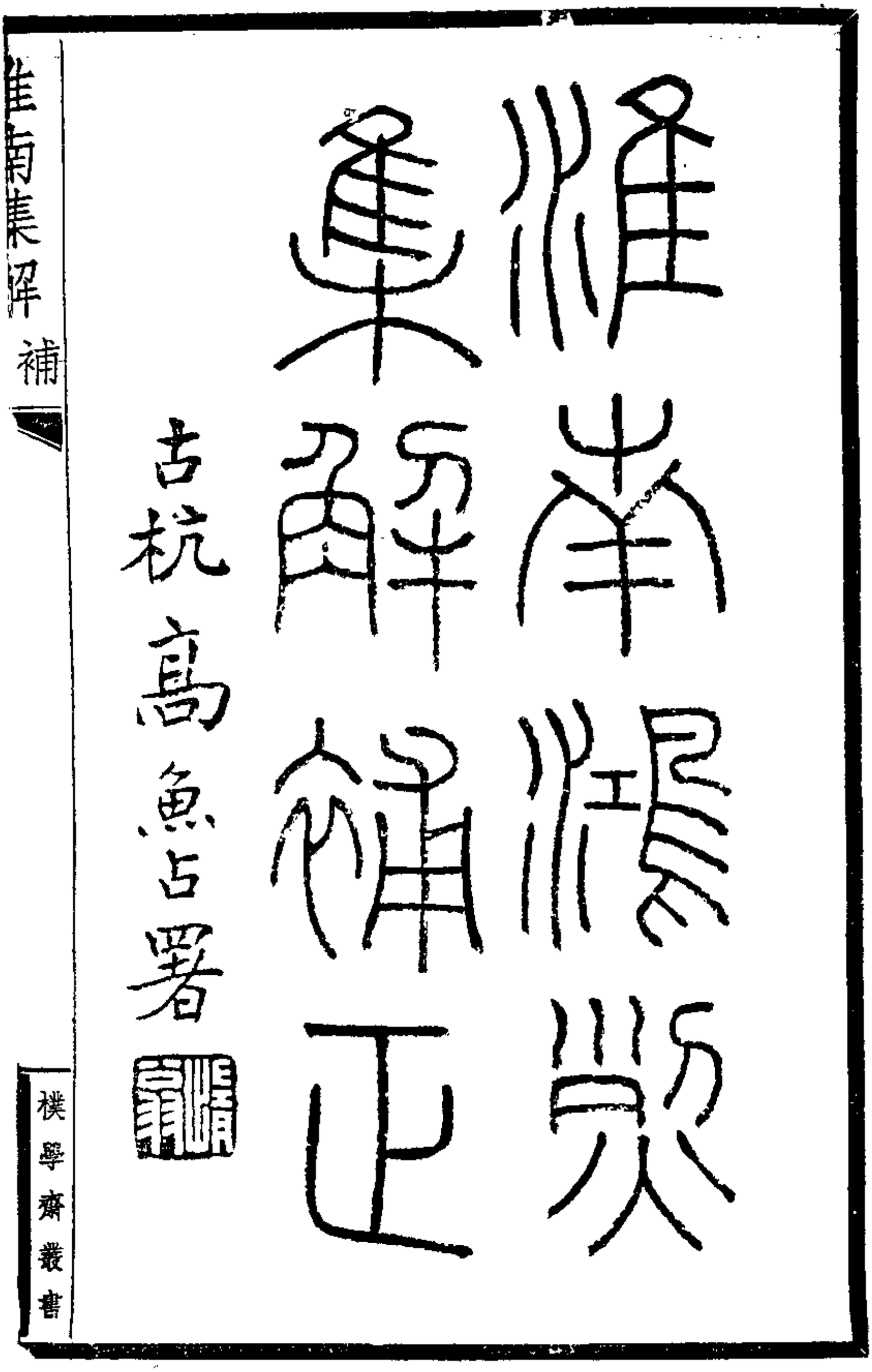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六〇

新文豐出版公司

叢書集成續編　第四〇冊目錄

哲學類

法家哲學

管子義證八卷……清　洪頤煊撰　積學齋　一
定本韓非子纂聞二十卷……日　松皋圓撰　崇文　五三

名家哲學

惠施詭辯新解一卷……民　胡懷琛著　樸學齋　二九五

雜家哲學

淮南鴻烈閒詁二卷……漢　許　愼記　郎園　二九九
鬼谷子陶宏景注三卷附篇目考一卷附錄一卷校記一卷……梁　陶宏景注　民　陳乃乾校　古書　三二五
嬾眞子五卷……宋　馬永卿撰　古書　三六一
海函萬象錄四卷附考證一卷……明　黃潤玉撰　民　馮貞群考證　四明　三七九
空同子一卷……明　李夢陽撰　百子　四二五
呂子校續補一卷……清　梁玉繩著　槐廬　四三五
適來子一卷……清　張潤貞著　昭代　四四三
呂氏春秋補校一卷……清　茆泮林撰　鶴壽堂　四六五
淮南鴻烈集解補正一卷……民　胡懷琛著　樸學齋　四七五

ED 66/05

理學

張子語錄三卷後錄二卷……宋　張　載撰　續古逸　四八一
事天譚一卷……宋　張　載著　留餘草堂　五〇九
龜山語錄四卷後錄二卷……宋　楊　時撰　續古逸　五一三
先聖大訓六卷……宋　楊　簡撰　四明　五七九

管子義證

吳姚孟起書

歲己巳頤煊在德州使署孫淵如觀察師以所校管子屬頤煊審定會王懷祖觀察暨令嗣伯申學士又以校本見遺於是刪其重複附以鄙說成管子義證八卷系以敘曰漢書藝文志管子在道家隋書經籍志管子在法家漢志本於七略班氏於兵權謀家言省管子七略不在道法兩家史記正義引七略管子十八篇在法家者誤也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劉向序錄亦云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與今本篇數同太史公敘管仲列傳云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其言之也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又引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數句皆在今本中足證今世相傳之本卽漢世所有之本今本管子闕王言謀失正言言昭修身問霸牧民解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凡十篇據文選注引江邃文釋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尙能耻之況與惡人同處管子無此文李善曰今檢管子近亡數篇恐是亡篇之內而邃見之史記封禪書索隱云今管子封禪篇是也尹知章注封禪篇云元篇亡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之言以補之則此篇之亡又在司馬貞所見本後故自漢魏以迄隋唐管子著錄以北堂書鈔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所引證之卽是今本其間有不在今本中者或在闕篇之中或是他書引管子之言非復有別本也余嘗謂子書流傳莫先於管子亦莫眞於管子其文義奧衍下士驟不能通故注家絕少而殘舛亦彌甚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管子有尹知章注今本譌題作房玄齡訓釋淺陋今並爲訂正而以逸文附於末若夫疏通而證明之則不能無俟於後之君子

嘉慶十七年太歲在申三月十二日臨海洪頤煊序

管子義證卷一

臨海洪頤煊

卷一

牧民第一

滅不可復錯也

星衍案藝文類聚五十二引復錯作得復太平御覽六百二十四引與今本同

四曰恥

頤煊案賈子新書俗激篇恥作醜

政之所由興

星衍案羣書治要三十二藝文類聚五十二太平御覽六百二十四引興作行

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畏作恐下句云故刑罰繁而意不恐此作畏字誤

積於不涸之倉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涸作凋文子精誠篇作積於不盡之倉

下令於流水之原

星衍案於字當依文子精誠篇作如

使民於不爭之官者

星衍案長短經八引民作士爭作諍

不偷取一世也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一作壹

毋曰不同國

念孫案國當爲邦生聽爲韻鄉行爲韻邦從爲韻今作國者蓋漢人避諱所改

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

星衍案韓非子難三篇言滿下俱省於字聖王作天下王

兵甲彊力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彊作勇•

形勢第二

山高而不崩

星衍案埤雅引崩作阤

抱蜀不言而廟堂旣脩

劉績曰蜀乃器字之誤書耳

念孫案劉以蜀爲器之誤是也後形勢解作蜀亦誤脩當爲循亦字之誤也事試爲韻循順爲韻循順也從也言人君抱器不言而廟堂之中已順從也

平原之隰奚有於高

念孫案此當作平隰之封奚有於高後解當作所謂平隰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隰之封奚有於高尹注云言平隰之澤雖有小封不成於高

是其明證也下溼曰隰故言下澤積土曰封故言雖有小封不得爲高後人既改此處平隰之封爲平原之隰遂并後解而改之弗思甚矣

裁大者衆之所比也

星衍案裁古通作材字故形勢解云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能比焉尹注非

訾食者不肥體

頤煊案訾當作䭆形勢解䭆食者多所惡也人䭆食則不肥字皆作䭆玉篇䭆嫌食貌義本此

邪氣入內

星衍案宋本入作襲文選長門賦注七發注引俱作襲形勢解亦作襲字文子九守篇邪氣不能襲此作入字非

天下之配也

念孫案天下當爲天地人君能定萬物則可以配天地上文之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即其證今作天下者因上文天下之人而誤

萬事之生也

星衍案形勢解生作任

烏鳥之狡雖善不親

念孫案烏鳥之狡當作烏集之佼佼與交同（說文佼交也明法篇民務交而不求用明法解交作佼趙策夫齊韓事趙宜爲上交史記趙世家交作佼）後解云與人佼多詐僞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佼是其明證也尹注非

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哀之役幾於不結

念孫案見與之交當從後解作見與之友見哀之役哀與愛古字通（呂氏春秋報更篇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淮南說林篇各哀其所生高注並云哀愛也樂記肆直而慈愛者鄭注云愛或爲哀）役當爲佼字之誤也（古文役字作役形與佼相似）佼與交同後解作見愛之交是其明證也尹注非

獨王之國

星衍案形勢解王作任

權脩第三

民無取也

頤煊案取當作恥謂民無愧厲雖衆而弱北堂書鈔二十八引下文則民無取文選射雉賦李善注引下文民無取取皆作恥其證也尹注非

必重盡其民力

星衍案民字因上文而衍

民衆而可一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一作壹

用之有止用之不止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止作正

家與府爭貨

星衍案北堂書鈔二十七引貨作貸

婦言人事

頤煊案當作婦人言事君臣上篇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又云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其證也尹注非

而求百姓之安難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無難字

上下夌節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作下陵侵節

則法不可不審

星衍案北堂書鈔四十三太平御覽六百三十八引

審作重

立政第四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作立君

則不可授以重祿

星衍案宋本以作與羣書治要引以亦作與無授字

道塗無行禽

頤煊案無行禽謂不作禽荒尹注非

大德不至仁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德作位長短經一引亦作大位

不仁

山澤不救於火

頤煊案救當作敬下文脩火憲敬山澤其證也敬古通作儆字謂儆戒山澤毋傷於火則草木植成下文同

築障塞匿

星衍案匿字衍尹注非

博出入

頤煊案博當作摶謂摶擊出入之不時者

圈屬羣徒

頤煊案圈讀如圈聚之圈屬附也羣徒謂朋輩言環結交遊之人故下文云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幼官篇彊國爲圈弱國爲屬卽其證也尹注非

五鄉之師

星衍案藝文類聚五十四引之師作五師

由田之事也

星衍案由田當作司田下文有大司田此脫司字由卽涉田字而衍

六畜人徒有數

星衍案春秋繁露服制篇六畜作畜產

舟車陳器有禁

星衍案服制篇陳作甲

脩生則有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分

星衍案服制篇生上無衍字覓下有之字穀作貴

雖有賢身貴體

星衍案服制篇身作才貴作美

天子服文有章

頤煊案當依服制篇作服有文章

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

頤煊案此有脫譌以服制篇證之饗字下當有公以廟將軍大夫不得以燕卿以十二字

不得服長鬈貂

頤煊案長鬈貂服制篇作狐貉貂貉字形相近

不敢服絻

頤煊案舊校云一本作絲服制篇作不敢服絲元纁別本絲字是

乘馬第五

百貨賤則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則百事治

星衍案百貨賤然後百利得百利得然後百事治未有百利不得而百事治也尹注非太平御覽八百二十七引無兩不字

奉車兩

頤煊案奉當作輂周禮鄉師治其徒役與其輂輦史記淮南列傳輂車四十乘說文云輂大車駕馬也謂載物之車

卷二

七法第六

若是安治矣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安治作治安

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

星衍案墨子非命上中下三篇俱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

猶倍招而必拘之

頤煊案招讀如孟子又從而招之之招趙岐章句云招罥也謂背縛而欲拘之是難行也尹注非

右七法右百匿四傷

宋本作右四傷右百匿

念孫案此當作右七法下篇當作右四傷其百匿二字則因篇首百匿傷上威而誤衍耳百匿乃四傷之一不得爲篇目也宋本不可從俗本亦誤

百匿傷上威

念孫案匿與慝同百匿眾慝也言姦惡眾多共持國柄則上失其威也尹注甚迂

人君泄見危

念孫案見當爲則故尹注云君泄其事則其位危

世主所貴者實也致所貴非實也

念孫案兩實字皆當爲寶下文云故不爲重寶虧其

命故曰令貴於寶是其證也今作賓者因上文言賓之士而誤

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是以欲正天下

星衍案通典百四十八太平御覽二百七十一引作此八者皆強故兵未出境而無敵八者悉備然後能正天下文義方明晰今本脫誤

故聚天下之精財

星衍案財當依下文作材

下怨上而器械不功

星衍案功讀爲工工巧也周禮肆師鄭注古者工與功同字

版法第七

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宥過以懲之殺僇犯禁以振之

念孫案宥過當從後解作有過此謂怠倦者頓卒之有過者罰罪之犯禁者殺僇之也今作宥過者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耳

植固不動倚邪乃恐

念孫案倚邪即周官之奇衺（奇與倚古字通後解及明法篇並作奇邪乃恐）言法立而不動則奇衺之人皆恐也尹注大謬

象法無親參於日月佐於四時悅在施有衆在廢私召遠在脩近閉禍在除怨脩長在乎任賢高安在乎同利

念孫案象法當爲象地象地與法天相對爲文尹注云地之資生無所私親是其證也佐於四時佐當爲伍伍與參相對爲文脩長在乎任賢高安在乎同利脩當爲備（俗書備字作俻形與脩相似）高安當爲安高與備長相對爲文並見後版法解

卷二

幼官第八

威之以誠

念孫案威當爲感

地辟散成

頤煊案散當作政尹注非

九本搏大

念孫案搏當爲博尹注非

十官飾勝備威

念孫案此在九本八分之下六紀五紀之上則十官當爲七官

藪澤以時禁發之

星衍案據下文幼官圖篇藪澤上脫毋征二字

流之焉莠命

星衍案呂氏春秋季春紀天子焉始乘舟高誘注焉猶於也公羊隱二年傳託始焉爾何休解詁云焉爾猶於是也焉於古字通用謂官處四體而無禮者以莠命流之與下文尙之於予官句文義相對尹注非

定綸理勝

念孫案綸理卽倫理（倫與綸古字通故漢書律厤志泠倫作泠綸） 尹注非

博一純固

念孫案博當爲摶卽專字也專一與獨行義正相承唯其專一純固故能獨行而無敵也古書多以摶爲專摶字俗書作搏因譌而爲博

則其攻不待

念孫案尹注甚謬此當讀則其攻不待權與爲句權與謂與國也言能愼號審章則攻人之國不待與國之相助也七法篇曰攻國救邑不待權與輕重甲篇數欺諸侯者無權與是其證也

數也動愼十號

星衍案數讀如計數之數總承上文爲句動愼十號爲句與下文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脩三官句法爲一例尹注非

善習五官

頤煊案兵法篇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明此五官當作五教

有天下之稱材

念孫案稱材當爲精材卽上文所云求天下之精材也七法篇云聚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小問篇云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此云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精材意並同也尹注非

經不知

念孫案經過也謂兵過敵境而敵不知也經不知發不意相對爲文經之言徑也兵法篇云徑乎不知發乎不意是其明證矣尹注非

則爲詐不敢鄉

星衍案爲讀作僞兵法篇則僞詐不敢嚮禮記月令毋或作爲注今月令作爲爲詐僞左氏定九年傳子爲不知釋文爲本作僞古字通用

則危危而無難

頤煊案上危字當爲居字之譌尹注非

幼官圖第九

夫之能傷也

星衍案夫當依幼官篇作莫

五輔第十

莫如教之以政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無以政二字

其君子上中正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中作忠下句同

上彌殘苟

劉績曰殘苟當作殘苛

念孫案劉以苟爲苛之誤是也凡隸書從可從句之

字往往譌溷故苛誤作苟下文薄稅斂毋苛於民苛字亦誤作苟

下愈覆鷙

念孫案覆讀爲愎愎鷙皆很也言上殘苛而不已則下很戾而不從也廣雅曰愎鷙很也愎字從心复聲故與覆通

愼津梁

頤煊案愼讀爲順

賑罷露

念孫案罷露謂室家疲敝也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三者義相近罷與疲同露之言羸也方言曰露敗也昭元年左傳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杜注曰露羸也韓子亡徵篇好罷露百姓秦策曰諸侯見齊之罷露呂氏春秋不屈篇曰士民罷潞高注曰潞羸也皆其證矣

貧富無度則失

念孫案失讀爲佚佚謂放佚也尹注非

大夫任官辯事

念孫案辯治也昭元年左傳曰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尹注非

士脩身功材

念孫案功成也謂脩身成材也爾雅曰功成也脩身成材與任官辯事任事守職皆相對爲文尹注非

故曰五經既布

星衍案故曰二字因上文而衍

雕琢釆

星衍案釆讀如釆椽不斲之釆

管子義證卷一終

管子義證卷二

卷四　臨海洪頤煊

宙合第十一

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

念孫案究當爲窕字之誤也窕不滿也塞不容也大戴禮王言篇布諸天下而不窕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淮南氾論篇舒之天下而不窕內之尋常而不塞俶眞篇處小隘而不塞橫扃天地之間而不窕皆其證也草書窕字或作究究字或作宄二形相似故窕誤爲究尹注非

涅儒

頤煊案涅儒當作温濡幼官篇藏温濡其證也温濡卽燥溼與動靜開闔詘伸取與爲一例儒濡古字通用

惠者知其不可兩守

星衍案惠與慧通

故曰欲而無謀

念孫案故曰二字因下文而衍

勸則告

念孫案告當爲吉與下文怨則凶相對尹注非

半星辰序

星衍案半星卽中星說文半物中分也列子力命篇得亦中亡亦中殷敬順釋文云中半也中半字形亦相近辰序十二辰之次序尹注非

薄承瀷而不滿

星衍案廣雅草叢生曰薄謂水草叢生之處尹注非

若鼓之有椁擿擋則擊

頤煊案椁當作桴左氏成十二年傳右援桴而鼓韓非子功名篇至治之國若桴若鼓字林云桴鼓椎也擿擋則擊當作擿擊則擋擋與鐺通言若鼓之有搥投擊之則鐺然而有聲也尹注非上文同

天地萬物之橐也

念孫案也字後人所加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二句已見上文此復舉上文而釋之不當有也字

不可名而山是

尹注是字屬下句讀劉績曰山乃止字誤

頤煊案山是當作由是言宙合之意散之至於無間不可名而民莫不由是故下文云大之無外小之無內尹劉注俱非

樞言第十二

是故先王慎貴在所先所後

念孫案貴在二字因下文慎貴在舉賢而衍

吾畏事不欲爲事吾畏言不欲爲言故行年六十而老

吃也

星衍案白帖三十太平御覽七百四十兩欲字引俱作敢而老吃也作如老吃耳

卷五

八觀第十三

以人猥計其野

星衍案猥計猶總計也謂以人總計其野文選潘安仁河陽縣詩注引許慎淮南注猥凡也凡有總義尹注非

則眾有大遺苞矣

頤煊案下文無大字此涉上文而衍遺苞當讀作潰

莩公羊隱八年盟於包來左氏作浮來漢書楚元王傳浮邱伯鹽鐵論作包邱子包孚古字通用孟子塗有餓莩趙岐曰餓死者曰莩謂年大凶則眾棄餓死之人於道旁尹注非

則道有損瘠矣

頤煊案損當作捐漢書食貨志國亡捐瘠孟康曰捐謂棄捐其證也公羊莊二十年傳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痢也注云痢者民疾疫也瘠謂疾疫未死者

博民於生穀也

念孫案博當作摶已見幼官篇

本求朝之臣

頤煊案當作求本朝之臣重令篇不逆於本朝之事荀子仲尼篇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淮南繆稱訓齊桓失之乎閨內而得之本朝本朝之臣謂朝廷尊重之臣尹注非

法禁第十四

受之者衰

星衍案衰當作褎即裔字隸釋張壽碑盛德之褎陳球碑有虞氏之褎裔皆作褎傳寫者譌而作衰

則大臣之贅下

星衍案以注文繹之贅字下當脫福字

聚徒威羣

頤煊案威羣當作成羣下文云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法法篇則人臣黨而成羣其證也尹注非

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

星衍案發讀為廢古字通用謂以貧窮自飾而廢其勤勞之事復不自安其居以爭權於貧賤故為聖王之所禁

隱行辟倚

念孫案版法篇植固不動倚邪乃恐樞言篇名正則治名倚則亂荀子榮辱篇飾邪說文姦言為倚事是倚為邪也隱行辟倚謂隱行其僻邪之事也尹注非

遁上而遁民者

念孫案遁欺也言上欺君而下欺民也廣雅曰遁欺也賈子過秦篇曰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史記酷吏傳序曰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皆謂上下相欺也

漁利蘇功

念孫案蘇者取也言漁利取功也楚辭離騷蘇糞壤以充幃兮王注云蘇取也淮南修務篇蘇援世事高注曰蘇猶索也索亦取也

重令第十五

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

星衍案太平御覽六百三十八三在字引皆作存

錦繡綦組

念孫案綦當爲纂字之誤也（隸書纂或作纂形與綦相似）七臣七主篇曰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窑也是其證漢景帝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淮南齊俗篇同）意皆本於管子

明王能勝其攻亂王不能勝其攻

念孫案兩其字皆六字之譌（其字古作亓形與六相似故六譌爲其史記周本紀三百六十夫索隱曰劉氏音破六爲古其字淮南地形篇通谷六今本六譌作其）後版法解云明君能勝六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是其明證矣

卷六

法法第十六

親人而不固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人作仁

毋怪嚴

星衍案怪嚴謂毋爲奇怪嚴急之命說文嚴教命急也下文易令二字正釋此句尹注非

則上尊而民從

星衍案長短經一引作則上尊崇

則卒輕患而傲敵

星衍案長短經引作則卒輕死

痤睢之礦石也

星衍案睢當作疽淮南說林訓潰小皰而發痤疽韓非子外儲說夫痤疽之痛也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廣雅痤疽癰也羣書治要初學記一又八白帖四十八太平御覽三百五十八又六百五十二引俱作痤疽礦石御覽六百五十二引作砭石

所以著貴賤所以守其服

星衍案羣書治要藝文類聚五十一文選羽獵賦注太平御覽一百九十八引兩所字俱作足

四者備體則胥足上尊時而王

念孫案足上尊三字因上文而衍胥待也言待時而王也尹訓胥為相失之叉君臣篇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頃時而王不難頃當為須須亦待也

文有三侑

頤煊案侑與宥通儀禮聘禮注古文侑皆作宥周禮三宥之灋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尹注侑寬也義亦作宥

故春秋之記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

頤煊案韓非子外儲說右上篇引春秋之記弒皆作殺古字通用

忠臣不用謂之塞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用作至

立儀以自正也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儀作義

明君公國一民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一作壹

正民之經也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經作徑

兵法第十七

器械不巧則朝無定

星衍案巧當作功定當作政七法篇器械不功朝無政其證也功巧字形相似政作正與定字相近因譌若奇巧之器則當為朝所禁矣尹注非

教其身以號令之數

頤煊案身當作耳號令之數耳所聽也因字形相似而譌尹注非

舉龍章則行水舉虎章則行林

星衍案白帖五十八引作水行林行

舉鵲章則行陸

星衍案北堂書鈔一百二十白帖五十八引陸作船

管子義證卷二終

管子義證卷三

卷七

臨海洪頤煊

大匡第十八

惕而有大慮

念孫案惕懼與有大慮義不相屬尹說非也惕當爲愓字之誤也說文愓放也今通作蕩言小白之爲人跌蕩而有大慮也跌蕩則爲人所不容故下句卽云非夷吾莫容小白也下文云臣聞齊君惕而亟驕惕亦當爲愓

無所歸死

念孫案當依左傳作無所歸咎字之誤耳

家人立而啼

頤煊案荀子禮論篇注引啼作謕楊倞曰古字通用

及齊君之能用之也

念孫案及猶若也言若齊君能用之則管子之事必濟也樂記曰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及夫大若夫也中庸曰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及其若其也尹注非

君必不能待也

引之案尹訓待爲擬於義無取今案待者禦也言鮑叔作難君必不能禦之也魯語帥大讎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楚語曰其獨何力以待之韋注並曰待禦也

其智多誨

星衍案誨當作悔謂其多悔故少胥其自及下文成而不悔爲上舉宙合篇故政事不悔其證也尹注非

三國所以亡者絕以小今君斬封亡國

星衍案斬當作蘄求也言三國所以亡者以土地小不足自存今君求封亡國是自盡其國也尹注非

季友

星衍案小匡篇作季勞

惰於糧

劉績曰小匡作公子舉博聞而知禮糧字是禮字誤

星衍案劉說是也糧禮字形相近

蒙孫

星衍案小匡篇作曹孫宿蒙曹聲相近毛詩還遭我乎峱之間兮漢書地理志峱作嶩爾雅釋言慒慮也釋文云慒本作悰皆聲近之證

戰於後故敗狄

星衍案戰於後三字爲句以卒先致緣陵故稱後尹注非

必足三年之食安

念孫案必足三年之食安甚爲不詞此當讀安以其

餘脩兵革爲句安語辭猶乃也必足三年之食乃以其餘脩兵革也內業篇曰精存自生其外安榮言精生於中其外乃榮也（尹訓安爲靜非是）山國軌篇曰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言下乃無怨咎也

無國勞

頤煊案無與毋通謂國事毋勞於一人卽孟子四命官事無攝下句毋專子祿卽士無世官尹注非

費義數而不當

頤煊案義當作儀謂費犧牲之數尹注亦當作犧字

出欲通

引之案出當爲士隸書出字或省作士（若數省作敖貴省作賣歀省作款之類）故諸書中士出二字往往譌溷（荀子大畧篇以其教士畢行今本士譌出又習容而後出今本出譌作士史記呂后紀齊內史上徐廣曰一作出）吏不通庶人七日囚不通士五日囚不通貴人子三日囚士在貴人子與庶人之間猶下文選舉之事士在貴人子與農工賈之間也尹注非

野爲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

頤煊案發讀爲廢謂開闢荒野爲原田又教以樹藝之功不廢其地利發廢古字通用起訟謂民起而相訟者不驕謂聽之無驕矜之色尹注非

耕者農農用力

念孫案此文內多一農字後人所加也耕者農用力此農字非謂農夫廣雅曰農勉也言耕者勉用力也下文云耕者用力不農亦謂用力不勉也

不事賢行

星衍案太平御覽八百二十二引作農不事賢行後人因上句用力不農疑衍農字刪之非也

卷八

中匡第十九

昔三王者既弑其君

星衍案太平御覽七十六引弑作殺

寡人自以爲脩矣

星衍案白帖十五引作以爲脫於罪矣

小匡第二十

君有加惠於其臣

星衍案文選陸厥答內兄詩注引加作嘉左氏莊九年正義引無其字

使臣不凍飢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飢作餧左氏正義作餒

治國不失秉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秉作柄

使百姓皆加勇

星衍案左氏正義引加作知

彼爲其君動也

星衍案齊語夫爲其君動也羣書治要引此無動字非左氏正義引作勤

頤煊案勤字是左氏僖二十八年傳令尹其不勤民周語不佞以勤叔父又楚語是勤民以自封也爾雅勤勞也杜預曰盡心盡力無所愛惜爲勤今本與齊語作動皆誤

以戮羣臣

星衍案左氏正義引戮下有於字

請受而甘心焉

星衍案左氏正義引作請受而戮之

君何不殺而受之其屍

星衍案左氏正義引受作授無之字

使臣不能受命

星衍案左氏正義引能作敢

夫鮑叔之忍不僇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

頤煊案尹注言多所容忍必不僇賢人其義甚迂左氏正義引作鮑叔之不忍僇賢人其知知稱賢以自成也義勝於今本下句上知字音智下知字如字今本刪一知字俱誤

將何如是昭德以貳君也

念孫案將何如爲句是昭德以貳君也爲句

管仲詘纓插衽

星衍案宋本插作捷太平御覽六百八十六引作撻衽捷卽撻字之譌

戎馬待游車之弊

念孫案戎馬當依齊語作戎車據尹注亦作戎車

十邑爲率

念孫案率當依齊語作卒下文二百人爲卒亦與齊語同也

國之石民也

星衍案文選陸士衡挽歌詩注揚雄劇秦美新注引作國之正民正民對閒民而言作石字非嵇叔夜絕交書注陳孔璋檄吳將校文注白帖八十三引俱作石民

比耒耜穀芟

星衍案穀芟當依齊語作耞芟宋本穀作殺卽耞字之壞

旦昔從事於此

星衍案白帖八十三引作旦暮

正旅舊則民不惰

頤煊案正依齊語作政旅陳也謂陳其舊政尹注非

正卒伍

頤煊案正當作定漢書刑法志引此作定下文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桓公曰卒伍定矣皆作定

字

則其削令

星衍案其字誤通典一百四十八引作有

五鄉一師

星衍案通典一百四十八引師作帥下文同

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

星衍案通典一百四十八引作卒伍定於里軍政定於郊

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

念孫案尹注大謬劉績依齊語以肉爲疢之誤是矣而未盡也肉與疢形不相近若本是疢字無緣誤爲

肉蓋其字本作㝀篆作㝀形與肉相似因誤爲肉說文㝀貧病也從宀久聲詩曰煢煢在㝀今詩㝀作疚未必非後人所改此㝀字若不誤爲肉則後人亦必改爲疢矣

曹宿孫處楚

星衍案大匡篇并此篇下文俱作曹孫宿

徐開封處衞

星衍案徐開封當依前後文作衞開方開方本衞公子皆字之譌

匽何處燕

星衍案卽大匡篇晏子

網山於有牢

念孫案齊語作環山於有牢韋注云環繞也後漢書馬融傳注引齊語繯山於有牢賈注云繯還也是賈本作繯與韋異也今管子作網山於有牢者蓋網字俗書作綱與繯字相似環誤爲綱又誤爲網耳尹注非

踰方地

念孫案當依齊語作踰方城霸形篇云踰方城濟於汝水望汶山文與此同也尹注非

星衍案太平御覽六百二十六作踰方城

方舟投柎

星衍案投當依齊語作設因字形相近而譌

懸車束馬

星衍案北堂書鈔一百十四引作乘馬

貝卑耳之貉

念孫案貉當作谿齊語作辟耳之谿辟卑古字通小問篇云未至卑耳之谿十里卽其證尹注非

賓謂爾伯舅毋下拜

頤煊案穆天子傳郭璞注引作伯咎無下拜士昏禮注古文舅皆爲咎此舅字後人所改

用此五子者何功

星衍案何讀如擔荷之何易何校滅耳毛詩百祿是

何廣雅釋詁云何擔也言用此五子者擔荷而成其功也尹注非

姑姊有不嫁者

星衍案意林白帖九十三引姊下有妹字荀子仲尼篇齊桓五伯之盛者也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何休公羊解詁齊侯亦淫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當有妹字

唯優與不敏優則忘眾

星衍案意林兩優字俱作不愛

請立爲大司田

星衍案羣書治要長短經一引無大字晏子春秋問下篇異日君過於康莊聞甯戚歌止車而聽之舉以爲大田又無司字

臣不如王子城父

星衍案韓非子外儲說作王子成甫

臣不如賓須無

星衍案韓非子作弦商晏子春秋問上篇呂氏春秋勿躬篇作弦章說苑雜事篇作弦甯上文弦子旗爲理卽其字

請立爲大司理

星衍案羣書治要長短經一引俱無司字

則五子者在矣

星衍案呂氏春秋在作足

卷九

霸形第二十二

有貳飛鴻而過之

星衍案北堂書鈔四十九藝文類聚九十太平御覽九百十六引貳作二

非唯有羽翼之故

頤煊案文義不應有非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俱無非字

盡不當言

念孫案當言讜言也讜言直言也蔡邕注典引曰讜直言也皐陶謨禹拜昌言爾雅昌當也並聲近而義同

仲父不一言教寡人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一作壹

市書而不賦

念孫案書當爲墨尹注非

紉胷

頤煊案楚辭離世篇情素潔於紉帛王逸章句云紉結束也謂以帛結束其胷而稱疾左氏僖二十八年傳魏犨束胷見使者卽其證尹注非

霸言第二十三

夫先王取天下也術

頤煊案術當屬下句讀作術術乎大德哉物利之謂也術古通作遂字（左氏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作遂禮記樂記術有序注術當爲遂聲之誤也）爾雅釋訓烝烝遂遂作也郭注皆物盛興作之貌尹注非

重宮門之營

星衍案八觀篇宮營大而室居小此句不誤羣書治要引作重宮闕之勞是俗人所改

壄近而攻遠

星衍案玉篇壄古地字

令行諸侯而不拂

星衍案羣書治要拂作咈

諸侯皆令己獨孤

念孫案令當爲合下文云諸侯合則彊孤則弱是其證也尹注非

夫上狹而下苴

念孫案苴與粗同（莊子讓王篇苴布之衣）上狹而下粗謂上小而下大也故下句云國小而都大尹注非

方而不最

星衍案方大也最聚也言心大而不知聚故下文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其立之也以整齊整齊卽聚之謂尹注非

一而伐之

念孫案一當爲二二與貳同僖十五年左傳云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尹注非

文武具滿

引之案滿當爲備字之誤也備字俗書作備滿字俗書作滿右畔相似尹注非

釋堅而攻麗

星衍案通典一百五十引麗作毳

問第二十四

問州之大夫也

星衍案也字衍

毋使讒人亂普而德

念孫案普當爲普（普本作普形與普相似）尹注普廢其德普亦當爲普普與替同廢也故注言普廢

邊信傷德厚和構四國

念孫案德厚二字連讀厚字上屬爲句不與和構相連德厚猶言仁厚樂記曰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鄉飲酒義曰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荀子君道篇曰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齊策顏斶曰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漢景帝詔曰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子虛賦曰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皆以德厚連文尹以厚字下屬爲句

非是

頤煊案形勢解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則國非其國亦德厚二字連讀之證

令守法之官日行度必明無失經常

念孫案日當爲曰字之誤也令守法之官曰爲句行度必明爲句無失經常爲句（舊本脫無字據尹注補）尹注非

管子義證卷三終

管子義證卷四

臨海洪頤煊

卷十

戒第二十六

我游猶軸轉斛

頤煊案斛當作轂言游之不已如軸轉轂中文子上德篇通於道者若車軸轉於轂中不運於己鹽鐵論刺權篇齊國轉轂游海者蓋三千乘尹注非

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

星衍案荀子內篇春省耕而補不足謂之游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孟子亦作一游一豫夕豫聲相近白帖三十六引夕作豫下同

期而遠者莫如年

星衍案而當作之與上文句法相同羣書治要文選陸士衡長歌行注引俱作之

唯君子乃能矣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乃能矣作爲能及矣

澤其四經

念孫案澤讀爲舍其路而弗由之舍（舍澤釋三字古同聲而通用）經常也四經即孝弟忠信內不孝弟外不忠信故曰舍其四經尹注非

弛弓脫釬

星衍案太平御覽三百五十引釬作捍禮記內則右佩玦捍注云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說文釬臂鎧也字從金旁作

非皆二子之憂也

星衍案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三非皆作皆非

雖鴻鵠之有翼

星衍案太平御覽六百二十七引作黃鵠引上文作桓公見黃鵠謂管仲仲曰鴻鵠東西南北倏忽千里所恃者六翼也亦與此不同

朔月三日

頤煊案當作三月朔日

門傳施城

頤煊案施城當作方城尹注非

出冬蔥與戎叔

星衍案列子力命篇釋文引出作得戎叔作菽菽毛詩生民正義爾雅釋器疏引作戎菽

握路家五十室

頤煊案握古通作幄字（爾雅釋言握具也釋文云李本作幄）路家謂露處之家逸周書皇門篇自露厥家路露古字通用言幄覆露處者五十家而不使其人知之故爲大仁尹注非

爲臣死乎

念孫案爲猶如也言如臣死則君必歸江黃於楚也古或謂如曰爲列子說符篇孫叔敖戒其子曰爲我死王則封女女必無受利地言如我死也秦策秦宣太后出令曰爲我葬必以魏子爲殉言如我葬也（呂氏春秋長見篇魏公叔痤對惠王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聽之也爲不能聽勿使出竟言如不能聽也韓子內儲說荊王新得美女鄭袖教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爲近王必掩口言如近王也秦策公孫衍謂義渠君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焫獲君之國中國爲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言中國如有事於秦也）尹說大謬劉說近之然亦未釋爲字之義

是所願也

頤煊案也字衍當讀是所願得於君者爲句

地圖第二十七

困殖之地

星衍案杜牧孫子注引困作圍謂圍地可種殖者或古圍字之省尹注非

叅患第二十八

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

星衍案禮記禮器眾不匡懼注云匡猶恐也尹注非

用日維夢

星衍案夢讀如洛誥汝乃是不蘉之蘉馬融云蘉勉也

頤煊案說文夢不明也毛詩視天夢夢古者師行早常在天未明時牧誓時甲子昧爽史記高祖本紀黎

明圍宛城三匝皆其證也尹注非

制分第二十九

攻堅則軔

星衍案軔當作韌說文云韌柔而固也

而刀可以莫鐵

星衍案莊子養生主篇釋文云管子有屠牛坦朝解九牛刀可剃毛

敵人雖眾不可止待

引之案止待卽止禦也止字承上不可止而言待字承上不可圍而言尹以待字下屬爲句大謬

君臣上第三十

丈尺一綧制

頤煊案周禮內宰出其度量淳制杜子春讀淳爲純謂幅廣也制謂匹長尹注非

卷十

君臣下第三十一

騰至則北

星衍案北古背字尹注非

施舍優猶以濟亂

念孫案施舍優猶以濟亂當作一句讀優猶卽優游荀子正論篇曰優猶知止是也濟止也施舍以厚之優猶以畜之則可以止亂矣尹注非

廢比黨淫悖行食之徒

頤煊案爾雅釋詁食僞也上文便辟不能食其意君臣上篇則有人能食其意皆謂詐僞其意行食之徒卽謂行多詐僞之人尹注非

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

星衍案制羣臣爲句百姓通爲句中央之人和爲句言爲人上者所以宰制羣臣而百姓得通於上者由於中央之人和也故下文云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

能易賢不肖而可威黨於下

念孫案威當作成謂成朋黨於下

兼上下以環其私

念孫案尹注未曉環字之義環之言營也謂兼上下以營其私也營與環古同聲而通用韓子五蠹篇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說文厶字解引作自營爲厶韓子人主篇曰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謂自營其私也

以刑役心

劉績曰以刑役心以一身言刑作形下同

頤煊案劉說是也形對心言故下文云心道進退而形道滔赶進退者主制滔赶者主勞滔與蹈通楚辭謬諫篇年滔滔而日遠兮王逸注滔滔行貌廣雅釋訓蹈蹈行也說文云赶舉尾走也皆與勞義相近尹注非

此宮亂也此家亂也

星衍案長短經十二引宮作家家作宗

則失族矣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族作疆

小稱第三十二

以來美名

念孫案來當爲求下文云以求美名又可得乎卽其證也尹注非

滿者洫之

頤煊案洫當作溢（莊子齊物論以其老洫也釋文云洫本作溢古字通用）形勢解天之道滿而不溢與上下句文義相對尹注非

吉事可以入察

念孫案察當爲祭

堂巫

星衍案史記齊世家索隱引作棠巫漢書古今人表呂氏春秋知接篇引作常之巫

夫易牙以調和事公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和作味

於是烝其首子

星衍案首子當作子首韓非子難一篇宋本作子首

不歸親其親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作於親之不愛焉能有於公

務爲不久

頤煊案爲當作僞古字通用與下句蓋虛不長文義相對韓非子難一篇作矜僞不長蓋虛不久其證也大匡篇公子開方之爲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小匡篇公子開方爲人巧轉而兌利皆務僞之意尹注非

公愲四子者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愲作召

遂堂巫而苛病起兵

念孫案苛病起下不當有兵字尹曲爲之說非也呂氏春秋知接篇無兵字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亦無兵字

乃援素幭以裹首而絕

念孫案幭謂帊幞也方言曰襎裷謂之幭郭璞曰帊幞也廣雅曰幭帊襎裷幞也說文曰幭蓋幭也呂氏春秋知化篇夫差乃爲幎以冒面而死事與此相類幎即幭字也帊幞可以覆面故云援素幭以裹首非車上之覆軨也

死十一日蟲出於戶

頤煊案十一當作七因字形而譌（周禮職方氏方三百里則七伯鄭注云則方三百里之積以九約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誤也）戒篇公死七日不斂其證也據史記齊世家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說苑權謀篇桓公死六十日蟲出於戶俱與此不同

闔不起爲寡人死乎

星衍案此闔字誤也羣書治要太平御覽五百三十九引俱作盍

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

念孫案時字後人所加莒與下爲韻若莒下加時字則失其韻矣藝文類聚人部七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引此皆無時字

四稱第三十三

以繬緣繬

念孫案繬當爲緇下文云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素與緇正相對是繬爲緇之譌也緇從甾聲繬從啇聲隸書啇字作啇甾字或作啇二形相似故甾譌爲啇矣

敖其婦女

星衍案爾雅釋天疏引敖作淫尹注非

不蘄亡已

星衍案蘄求也言不至於干求則不已尹注非

唯趣人詔

念孫案趣讀爲促詔當爲訟字之誤也（詔訟草書相似）不獨人爭唯趣人訟二句意主相承且訟與從爲韻（訟字古讀平聲召南行露篇何以速我訟與墉從爲韻管子問篇則人不易訟與功宗爲韻堯典嚚訟可乎訟馬本作庸史記呂后紀未敢訟言誅之訟一作公）若作詔則失其韻矣尹注非

入則乘等

念孫案乘者匹耦之名廣雅曰雙耦匹乘二也方言曰飛鳥曰雙鴈曰乘周官校人乘馬鄭注二耦爲乘廣雅曰等輩也人則乘等出則黨騈乘等與黨騈其義一也

卷十二

侈靡第三十五

頤煊案藝文類聚八十引周容子夏以侈靡見桓公桓公曰侈靡可以爲天下乎子夏曰可夫雕橑然後炊之雕卵然後瀹之所發積藏散萬物也又初學記二十六白帖九十七太平御覽八百九十二引武王爲侈靡（輕重乙篇有武王問於癸度）令人豹襜豹裘方得入廟故豹皮百金功臣之家羅千鍾未得一豹皮皆今本所無此篇一問一答以侈靡名篇又雕卵二句見下文二條疑皆此篇之闕文

不出百里而來足

念孫案來當爲求尹注非

一踦腓一踦屨

念孫案踦足也謂一足腓一足屨也爾雅釋蟲蠨蛸長踦謂小蜘蛛長脚者也廣雅曰踦脛也淮南齊俗篇男女切踦肩摩於道高注云踦足也尹以一踦爲一隻非

玉者陰之陰也

星衍案大戴禮勸學篇上陰字作陽

故天子臧珠玉

星衍案勸學篇臧作藏下同

大夫畜狗馬

星衍案勸學篇狗作犬

智者能牧之

星衍案勸學篇牧作秉

鰥寡獨老不與得焉

星衍案勸學篇作矜寡孤獨不得焉

藹然若夏之雲靜

星衍案當作若夏雲之靜與上句秋雲之遠相對

鴅然若謞之靜

頤煊案鴅古驩字古文尚書驩兜字如此作

若相爲

星衍案爲讀作僞言若詐譎相侚則生怨尹注非

六畜遮育五穀遮熟

頤煊案說文遮从辵庶聲易晉卦用錫馬蕃庶釋文

云庶鄭止奢反謂蕃遮禽也遮庶古字通用爾雅釋詁庶衆也尹注非

而雕卵然後瀹之雕橑然後爨之

頤煊案藝文類聚八十引作夫雕橑然後炊之雕卵然後瀹之與此不同淮南本經訓橑檐榱題高誘注橑椽榱也大戴記保傅篇二十八橑以象列星注橑蓋弓也一切經音義燎古文橑同

好緣而好駔

頤煊案古者禮服皆有緣玉藻云緣廣寸半謂衣邊飾也晏子春秋諫篇云聖人之服中侻而不駔今君之服駔華不可以導衆周禮典瑞駔圭璋璧琮之渠眉鄭注駔讀爲組以組穿聯六玉好緣好組皆謂衣服華飾尹注非

釋鬼之所當

念孫案當宜爲富字之誤也郊特牲云富也者福也故尹注云爲神所福助（大雅瞻卬篇何神不富毛傳云富福也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勞則富廬辯注云躬勞終福謙彖傳鬼神害盈而福謙京房福作富）富與宥戴爲韻

通然後成國

念孫案國當爲邦寶首爲韻下處爲韻通邦爲韻此亦漢人避諱所改

必從是嚻亡乎

頤煊案嚻亡疑喪字之譌

鄉丘老不通覩誅流散則人不眺

頤煊案丘讀爲區古者丘區同聲老不通老子所謂老死不相往來眺卽逃之借字廣雅云逃眺避也義本此尹注非

故不送公

念孫案故當爲胡尹注非

苴美於朝市國

頤煊案苴是莫字之譌與下文莫盡如市文相對言國中貧而邊鄙富莫美趨於朝以爲市於國中國中富而邊鄙貧莫若盡趨於都鄙之市以益其貧尹注非

善而末事起不侈

星衍案善字當屬上文所以起本善爲句

緣故脩法以政治道

念孫案脩當爲循緣亦循也政與正同言緣循故常遵循法度以正治道也尹注失之

必有萬世之寶

念孫案寶當爲實下文弃其國寶卽其證也實與道爲韻下文寶字亦與道爲韻

水鼎之汨也人聚之壤地之美也人死之

頤煊案汨當作汩言水者鼎投之則汩沒人有舟楫之利則聚居於上壤者本地之美往往爭奪而至於

死者皆杜事前不前之別承上文對言尹注非

求珠貝者不令

頤煊案令當作舍謂舍而去之文選蜀都賦劉淵林注引此作舍尹注非

人死則易云

星衍案云讀如運數之運言人死則易其運行之數戒篇云四時云下呂氏春秋圜道篇雲氣西行云云然高誘注云運也下文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豈云哉言士能自治豈爲運數所限若阨其道而薄其所予則士爲運數所限矣兩云字皆讀作運然後運可請也運卽云字通用之證

市塵之所及

星衍案塵當作廛尹注非

魚鼈之不食咡者

星衍案咡當作餌

將合可以禺

頤煊案禺古偶字心術篇其應物也若偶之此言將合可以如物之有偶尹注非

膂好下曲

星衍案下曲謂下里之曲見宋玉對楚王問

管子義證卷四終

管子義證卷五

臨海洪頤煊

卷十三

心術上第三十六

故必知不言

念孫案不言下脫之言二字下句不與萬物異理衍不字并見後解中尹注非

不怵乎好

念孫案尹所見本本作不休乎好故云休止也不止人好利之情且云下解中作怵則此不作怵明矣今作怵者後人據下解改之也但改注內休止也爲怵止也則於義不可通又案下解中作怵是也怵與訹通說文訹誘也漢書賈誼傳服賦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孟康曰怵爲利所誘怵也迫迫貧賤也此云怵乎好迫乎惡卽承上文好利惡死而言故下解云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怵於好則忘其所惡尹注非

闕其門

星衍案闕當依上文作開

心術下第三十七

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

念孫案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爲句實不傷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爲句實與名正相對尹注非

若存若亡

星衍案文選頭陀寺碑文注引存作有

金心在中

頤煊案內業篇作全心下文金心之形作心氣之形此作金字譌尹注非

害於戈兵

星衍案內業篇戈作戎

是故內聚以爲原泉之不竭表裏遂通

念孫案以爲原當依內業篇作以爲泉原表裏遂通通當爲達竭達爲韻涸固爲韻內業篇同

一言解之

念孫案當依內業篇作一言之解解地爲韻

白心第三十八

建當立有以靖爲宗

念孫案當爲常有當爲首皆字之誤也建常立首爲句以靖爲宗爲句首卽道也道字古讀若首故與寶久爲韻下文非吾當當字亦當爲常

其事也不隨

念孫案隨當爲墮字本作隓方言云隓壞也呂氏春秋必已篇注曰墮廢也不廢不墮義正相承今作隨者因上文不隨而誤尹注非

正名自治之

念孫案之字因上句而衍

其人入入於身

念孫案人字亦因上句而衍

兵之勝從於適

顧煊案適古敵字言兵之勝則從於敵德之來則從於身敵與身對言之上文兵之出出於人其入入於身亦人與身對言二句文義相承尹注非

故曰有中有中

念孫案有中有中當作中有有中上有字讀爲又（經傳通以有爲又）中又有中者中之中又有中也下句云孰能得夫中之衷乎是其明證矣

夫或撍之

念孫案撍者揞之壞字

上聖之人

念孫案四字意屬下不屬上尹注非

祥其神矣

念孫案其當作於上文祥於鬼者義於人即其證

毋提提

星衍案毛詩葛屨好人提提傳云提提安諦也淮南說林訓提提者射高誘注提提安也爾雅釋訓作媞媞言爲善者毋提提而安緩尹注非

不可以仕任

顧煊案依注當作任仕與下句合韻

卷十四

水地第三十九

具材也

星衍案水經河水注作其具材也而水最爲大

淖弱以清

星衍案文選運命論注引弱作溺

已獨赴下

星衍案海賦注引已作水

鄰以理者知也

顧煊案鄰讀如白石粼粼之粼謂玉堅而有文理者禮記聘義作縝密以栗知也鄭注縝緻也荀子法行篇作縝栗而理縝鄰聲相近皆謂玉文事類賦注九引鄰作粼尹注非

瑕適皆見精也

星衍案事類賦注九引精作情荀子法行篇精亦作情聘義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忠字義亦與情相近尹注非

其音清搏徹遠

星衍案太平御覽八百二事類賦注引搏作尃說文其聲舒揚尃以遠聞尃古敷字

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

星衍案太平御覽三百六十十引五生字皆作生

脾生隔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心生肉

星衍案五行大義三引作脾生骨腎生筋肺生革心生肉肝生爪髮

肺發爲竅

星衍案五行大義太平御覽引俱作肺發爲口心發爲下竅五行大義并爲申釋其義是今本誤也

欲大則藏於天下

星衍案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九事類賦注二十八引作欲大則函天地

欲下則入於深泉

星衍案太平御覽事類賦注引作欲沉則伏泉

乘小馬

星衍案太平御覽七十二引作乘水鳥

涸川之精者生於蟡

星衍案山海經北山經注引作涸水之精名曰蟡法苑珠林八引作涸小水生蚔蚔者一頭而兩身

可以取魚鼈

星衍案山海經注引作可使取魚鼈

愚疾而垢

星衍案意林引垢作姤

泔㝡而稽

星衍案意林引泔作泪

諂諛葆詐

星衍案困學紀聞十引諛下有而字

閒易而好正

星衍案困學紀聞引閒作簡

四時第四十

國家乃路

念孫案路與露同敗也見五輔篇尹注非

謹禱弊梗

頤煊案弊古通作幣字（孔宙碑彫弊作雕幣）周禮女祝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鄭注梗禦未至也此言將祭之時謹祭其禱祀牲幣梗乃其祭名也尹注非

舍有罪

星衍案藝文類聚二太平御覽十引舍作赦

脩封疆

星衍案藝文類聚引作治封洫太平御覽事類賦注三引作治封壃

無殺麑夭

星衍案太平御覽事類賦注引夭作卵

毋蹇華絕芋

頤煊案藝文類聚二太平御覽十事類賦注三引俱作無絕華萼蹇是衍字華絕二字誤乙芋卽萼字之

謂尹注非

五政苟時

星衍案太平御覽事類賦注引作五政徇時下引秋三月亦作徇時徇與循同義徇時謂循其時序白帖二引作順時順徇亦音義相近

順旅聚收

頤煊案順讀爲愼旅謂旅處在野之農下文五政曰愼旅農趣聚收其證也尹注非

禁博塞

星衍案初學記三太平御覽二十四引塞作賽古字通用事類賦注五引作簺白帖三十三引作禁博棊

周門閭

星衍案周是固字之譌初學記太平御覽事類賦注俱引作謹門閭謹與固義相近

德生正正生事

念孫案正與政同尹注非

五行第四十一

脩槩水上

念孫案上當爲土槩平也謂脩平水土也尹注非

奢龍

念孫案奢當爲蒼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一太平御覽皇王部四引此並作蒼龍

而天地治神明至

星衍案北堂書鈔四十九太平御覽七十九引作而天下治神明之至也

作五聲以政五鍾

星衍案北堂書鈔一百八引作下有立字政作正以下文作立五行以正天時句證之書鈔所引本是

水解而凍釋

念孫案水當作冰

草木區萌

念孫案區萌卽句芒樂記曰草木茂區萌達是也尹注非

農事爲敬

念孫案敬當作亟讀如亟其乘屋之亟亟急也言夏時不行誅罰唯農事爲急集韻亟或作茲因譌而爲敬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亟再其說今本亟再譌爲敬再是其證也

然則天爲粵宛

頤煊案粵古越字左氏昭四年傳風不越而殺杜注云越散也淮南俶眞訓精神已越於外主術訓精神勞則越高誘皆訓越爲散宛古通作菀苑皆謂鬱結言天散其鬱結之氣草木得以養長五穀得以蕃實秀大也尹注非

衍組甲厲兵

星衍案北堂書鈔五十一引作合組甲厲士衆藝文類聚四十七太平御覽二百九又二百九十七引作全組甲厲士衆全卽合字之譌

地競環

頤煊案環讀爲營謂可營盡其地利尹注非

命左右使人內御

念孫案此下衍一御字

羽卵者不段

頤煊案段讀作毈說文毈卵不孚也淮南原道訓獸胎不贕鳥卵不毈高誘注胎不成獸曰贕卵不成鳥曰毈段卽毈字之省

天子敬行急政

念孫案敬亦當作亟讀如亟稱於水之亟亟數也言天子數行急政則有旱札之災也

卷十五

勢第四十二

繆受其刑

頤煊案注云則被誅戮受其刑罪也繆當爲僇字之譌

慕和其衆以脩天地之從

念孫案此與下文脩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兩脩字亦當爲循循順也從行也言順天地之行順陰陽之行也道天地之常道與循義亦相近也

天地刑之

星衍案依下文刑當作形注云天地又見其意有從順之形字亦作形

動作不貳

念孫案貳當爲貣貣音他得反不貣不差也說文貣失常也字或作忒又作貸貣與下文極極德極力代爲韻貳則非韻矣貳於貣字相近故貣作貳

天地之形

念孫案當依上文作天地形之形與成爲韻尹注非

正第四十三

必脩其理

念孫案脩亦當爲循

九變第四十四

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

星衍案通典一百四十八太平御覽二百七十一引俱作州黨縣鄉二字是後人所加

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

頤煊案通典太平御覽引俱無不然二字墨子備城門篇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亦無此二字方合九變之數

任法第四十五

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

星衍案藝文類聚五十四引作善明法察令而已之字衍

無聞識博學辯說之士

念孫案聞識當爲聞識下文聞識博學之人卽其證尹注非

聖君失度量

念孫案失當爲矢矢陳也矢度量置儀法相對爲文尹劉二說皆非是

頤煊案藝文類聚五十二太平御覽六百二十四引倶作設度量失卽設字之壞

令出而後反之

念孫案後當爲復復反與還廢相對爲文

用金玉事主而來焉

念孫案來當爲求尹注非

明法第四十六

百官識非惠也

頤煊案明法解作百官論職此各脫其偏傍而并爲一字尹注非

令求不出謂之滅

念孫案求當爲本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衍求字并見後解尹注非

不淫意於法之外

星衍案韓非子有度篇淫作遊尹注淫遊也義本此

比周以相爲匿是忘主死交以進其譽

念孫案當讀比周以相爲匿爲句匿與慝同比周以相爲慝猶言朋比爲姦也是下當有故字後明法解作比周以相爲慝是故忘主死佼以進其譽是其明證也尹注非死交韓非子有度篇作外交外死字相近

非朝臣之衰也

星衍案韓非子有度篇臣作廷

故能匿而不可蔽

念孫案本無匿字義見後解據尹注亦無匿字

頤煊案韓非子有度篇作能者不可蔽亦無匿字

正世第四十七

治莫貴於得齊

引之案爾雅齊中也言莫貴於得中也尹注大謬

治國第四十八

民富則安鄉重家重家則敬上畏罪民貧則危鄉輕家輕家則敢陵上犯禁

星衍案藝文類聚五十二引作民富則安鄉安鄉則重家重家則敬上畏罪民貧則危鄉危鄉則輕家輕

家則陵上犯禁
則敢陵上犯禁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陵作凌
而亂國常貧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常作必
法制不一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一作壹
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
頤煊案兩文巧當依下文作奇巧
國富則安鄉重家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無重字下同

而民不惡也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惡作怨
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民貧則輕家易去輕家易去則
上令不能必行

管子義證卷五終

管子義證卷六

臨海洪頤煊

卷十六

內業第四十九

而可迎以音

念孫案音即意字也言不可呼以聲而但可迎之以意也音與力德德得爲韻明是意之借字若讀爲聲音之音則失其韻矣下文惡音與聲脩心靜音音以先言音然後形音字亦讀爲意心術篇意以先言意然後形是其明證也

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

星衍案文選辨命論注引作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者道也

神明之極照乎知

頤煊案照當爲昭乎字衍昭知萬物爲句與上下文極弍合韻心術下篇作神莫知其極昭知天下通於四極其證也尹注非

精將至定

念孫案至當爲自上文精將自來即其證也尹注非

能摶乎能一乎

念孫案古專字通作摶譌而作搏見幼官篇

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

念孫案吉凶當依心術篇作凶吉吉與一爲韻

傷而形不臧

星衍案傷上當有脫字

理丞而屯泄

引之案尹以屯爲屯聚非也丞讀爲烝烝升也泄發也屯當爲毛字之誤也（史記魯世家子屯立是爲康公漢書律歷志屯作毛漢書溝洫志河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師古曰隋室分析州縣誤以爲毛氏河乃置毛州）言得道之人和氣四達烝泄於毛理之間故匈中無敗也淮南泰族篇今夫道靜莫恬淡四枝節族毛蒸理泄是其證也淮南言毛蒸理泄此言理烝毛泄互文耳

封禪第五十

頤煊案封禪篇唐初尚未亡史記封禪書索隱云今管子封禪篇是也尚書序正義禮記王制正義文選羽獵賦注引此篇古者封泰山禪梁父以下皆作管子是孔沖遠司馬貞李善輩猶見之

炎帝封泰山

星衍案禮記王制正義引炎帝作少皡

小問第五十一

公曰吾聞之也

念孫案當作夷吾聞之也此管仲語非桓公語

百川道

念孫案道猶順也楚語曰違而道從而逆是其證百

川道年穀執糴貨賤三句相對爲文尹注非

發食稟

星衍案食是倉字之譌

其臣教

引之案教當爲敎（色介反）敎與豐正相對玩注意亦是殺字也殺字或書作敎形與教相近

公遵遁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

念孫案公遵遁繆然遠爲句二三子遂徐行而進爲句遵遁與逡巡同尹注大謬

先傳曲木先傳直木

星衍案意林兩傳字俱作搏

與若之多虛而少實

引之案若當爲君下文云又與君之若賢是其證也

尹注大謬

瞑目而視視皃已疵

念孫案瞑目當爲瞋目隸書眞字或作真冥字或作寘二形相似而誤莊子秋水篇瞋目而不見邱山瞋本或作瞑韓子守道篇瞋目切齒傾耳淮南道應篇佽非瞋目敎然今本瞋字並譌作瞑是其證也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

頤煊案放古字通作方尚書堯典方命圮族漢書傅喜傳王商傳俱作放命圮族荀子子道篇不放舟楊倞注放讀爲方尹注非

桓公北伐孤竹

星衍案水經濡水注按管子齊桓公二十年征孤竹

走馬前疾

星衍案太平御覽三百二十九引作馬前疾走

若右涉其大濟

念孫案劉逵吳都賦注水經濡水注藝文類聚戰伐部引此並作已涉大濟當據改太平御覽神鬼部二引此作已涉其大濟則所見本已誤衍其字唯已涉二字不誤（說苑辨物篇作已渡事果濟）

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

星衍案藝文類聚三十五太平御覽五百引作未有家室我將安歸甯子其欲室乎仲以其言告桓公

有執席食以視上者

念孫案視上當爲上視尹注云私目上視卽其證也北堂書鈔武功部二引此正作上視呂氏春秋重言篇說苑權謀篇亦作上視

東郭郵至

星衍案金樓子志怪篇作郝隸釋孫根碑郵本作郝說苑權謀篇作垂卽郵字之省北堂書鈔一百十四引作牙與呂氏春秋重言篇同

與之分級而上

念孫案上當爲立此因與上句相涉而誤呂氏春秋說苑及論衡知實篇竝作分級而立

小人善意

念孫案意讀爲億億卽度也尹注非

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

頤煊案顏氏家訓音辭篇云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爲矩東郭牙望見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莒矩必不同呼此伐莒以音而知非論字形尹注非

唯莒於是

念孫案尹注未曉於是二字之義於是二字與焉字同訓言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焉故曰伐莒也莊八年公羊傳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於是卽焉也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晉於是乎作州兵晉語作焉作轅田焉作州兵西周策君何患焉史記周本作君何患於是此其明證矣

卷十七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不許則國失勢

星衍案許卽俉字與腤通用謂不覺腤也下俱同尹注非

昏則緩急俱植

頤煊案植古置字（尚書金縢植璧秉珪鄭注植古置字論語植其杖而芸熹平石經作置其杖）謂緩急皆置而不行尹注非

國家踣

念孫案度路爲韻時畱爲韻今本路作踣乃後人不知古義而妄改之耳下文亡國路家今本路作踣亦是後人所改

故民有義不足

念孫案義當爲羨字之誤也後國蓄篇輕重已篇多言羨不足尹注非

倮大衍

頤煊案倮當作僇輕重已篇作毋戮大衍古通作勠謂盡其力也尹注非

傷伐五穀

念孫案五穀當爲五藏禁藏篇云冬收五藏是也今作五穀者因與注文相涉而誤注言五穀之藏是解五藏非解五穀也續漢書五行志注引此正作傷伐五藏

則百長不生

星衍案續漢書五行志注作春政不禁則五穀不成夏政不禁則草木不榮

大風漂屋折樹

星衍案漂當依續漢志注作飄樹下有木字

山多蟲蝱

念孫案蟲蝱卽蟲螟月令曰蟲螟爲害是也注內蝱卽蚉三字蓋妄人所加非尹注也

亡國之廡也

星衍案續漢志注引廡作廉

羽劍珠飾者

星衍案續漢志注引羽劍作翠羽

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窖也

星衍案續漢志注引作五采纂組者蕃功之室也

則人主道備矣

星衍案續漢志注引作則王道備也

禁藏第五十三

夫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

星衍案意林太平御覽二十二又三百九十五引濫作盥冰作水

夫先易者後難

星衍案依注者當作而

夜以續日

星衍案意林引續作繼

海深萬仞

星衍案意林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三引作百仞

就彼逆流

星衍案意林引作衝波逆流

葅笠

頤煊案葅當作苴注云取葅澤草以爲笠字亦作苴

則功戰巧矣

頤煊案功古通作攻字

萩室熯造

念孫案尹說甚謬輕重己篇教民樵室鑽燧墐竈泄井所以壽民也鑽燧泄井卽此所謂鑽燧易火杼井易水也樵與萩古字通萩室卽樵室也公羊春秋桓七年焚咸邱傳曰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樵室與熯竈意相近皆謂以火乾之也墐與熯字相似故熯譌作墐造卽竈字也

毋抈竿

引之案抈當爲折竿當爲芽言毋折萌芽也俗書折字或作扸因譌而爲抈鹽鐵論論勇篇推鋒折銳今本折譌爲抈是其證矣又隸書从艸竹之字往往譌溷故芽譌爲芊又譌爲竿也

夫法之制民也

星衍案後漢書黨錮傳序注引民作人無也字

果蓏素食當十石

頤煊案素古通作索字索盡也謂果蓏盡食當十石輕重乙篇素賞軍士亦謂盡賞軍士尹注非

如典之同生

星衍案典當作與尹注非

卷十八

入國第五十四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

頤煊案四旬四十日也五行行五次也史記管仲列傳正義引管子云相齊以九惠之教是約其義也尹注非

一日老老

星衍案北堂書鈔三十九引作一日養老

八日振困

星衍案史記正義引作八日賑北堂書鈔引作賑困

身之膌胜

念孫案胜讀如減省之省胜亦瘦也字或作眚又作省周官大司馬馮弱犯寡則眚之鄭注眚猶人眚瘦也釋名釋天篇曰眚瘖也如病者省瘦也並字異而義同

殊身而後止

念孫案說文殊死也猶言歿身而後止也尹注非

庯人瞢厲

頤煊案列子黃帝篇物無疵厲莊子逍遙遊篇使物不疵厲爾雅釋詁呰病也古字皆通用

九守第五十五

四曰上下前後左右熒惑其處安在

念孫案尹以熒惑爲法星非也熒惑猶眩惑也（逸周書史記篇曰熒惑不治趙策曰蘇秦熒惑諸侯）鬼谷子符言篇四曰作四方其處作之處於義爲長四方上下承天地而言左右前後承人而言熒惑謂不明於天地人之道

君因其所以來

念孫案來當爲求鬼谷子符言篇正作求尹注非

脩名而督實

念孫案脩當爲循循因也因名而責實也淮南主術篇曰循名責實官使自引後漢書王堂傳曰循名責

實察言觀效蜀志諸葛亮傳評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皆本於管子

星衍案文選晉紀總論注引作循名而案實

桓公問第五十六

黃帝立明臺之議

星衍案初學記十三藝文類聚十一引明臺作明堂

上觀於賢也

星衍案三國志魏文帝紀注引賢作兵

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唉

星衍案北堂書鈔九引作禹置敢諫之鼓太平御覽六十七引作而備訊謠也三國志注初學記九引作

備訴訟㖡字譌

武王有靈臺之復

星衍案三國志注引復作囿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俱作靈臺之宮與上湯有總街之庭句相對初學記作靈臺之候卽今本復字之譌

度地第五十七

經水若澤

星衍案經水見下文若順也尹注非

水別於大水

星衍案水經河水注別作引言引他水入於大水及海今本作別非

雨輂什二

念孫案說文輂大車駕馬也輂非所以禦雨輂皆當爲𨏥字之誤也𨏥謂車蓋弓也方言車枸簍西隴謂之𣟪郭璞曰卽車弓也𣟪與𨏥同釋名云𨏥藩也藩蔽雨水也故尹注曰車輂所以禦雨故曰雨輂

春不收枯骨朽脊

頤煊案周禮蜡氏掌除骴注故書骴作脊鄭司農云脊讀爲殰謂死骨也月令曰掩骼埋胔藝文類聚百太平御覽二十二又三十八引俱作朽胔古字通用

獨水蒙壤

念孫案獨當爲濁見下文

管子義證卷六八終

管子義證卷七

臨海洪頤煊

卷十九

地員第五十八

其木宜櫄擾桑

引之案尹以擾桑爲柔桑非也擾讀爲唐風隰有杻之杻爾雅曰杻檍西山經曰英山其上杻橿是也擾字古讀若狃故與杻通左氏傳公山不狃論語作弗擾是其證也

其泉黃而糗

星衍案後漢書馮衍傳注引作其水黃而有臭

其泉鹹

星衍案馮衍傳注引作其味鹹

如茅與走

頤煊案走非草名疑蓬字之譌

每州有常

星衍案困學紀聞四引州作上

蟲易全處

引之案易當爲豸豸與易篆文相似故豸譌作易爾雅曰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漢書五行志蟲豸之類謂之孽

其陰則生之楂藜其陽則安樹之五麻

念孫案安與則相對安亦則也言其陽則樹之五麻也今本安上有則字乃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

青怷以落及

引之案落與灰爲韻及字蓋衍文耳下文云五隱之狀黑落青怵以肥芬然若灰亦以落灰爲韻

羣木安逐

念孫案安於是也爾雅曰逐彊也言羣木於是彊盛也下文羣藥安生羣藥安聚羣木安逐鳥獸安施義竝同也尹注非

條長數大

星衍案爾雅翼二引大作丈上文兩言數大疑亦丈字之譌

大萯細萯

引之案此篇凡言其種某某者皆指五穀而言若草木則於五穀之外別言之不得稱種也萯讀爲大雅維秬維秠之秠上文云其種大秬小秬此云其種大萯小萯是萯卽秠也萯字從艸負聲負古讀若倍聲與秠相近秠之通作萯猶丕之通作負也（金縢是有丕子之責於天史記魯世家丕作負）

累然如僕累

頤煊案山海經中山經墠渚是多僕累郭璞注云僕累蝸牛也此上下文若糠以肥如屑塵厲如糞如鼠

肝皆舉物以喻其土尹注非

大穋杞小穋杞

念孫案穋當爲穋杞當爲秬穋卽黍稷重穋之穋秬卽維縻維芑之芑（上文云大重細重大秬細秬大蕢細蕢重卽穜稑之重蕢卽維秬維秠之秠）大荒南經維宜芑苣穋楊是食郭璞曰管子說地所宜云其種穋秬黑秀皆禾類也是其證尹注木名亦禾名之誤集韻秬禾名引管子其種穋秬義本尹注也

五殖之次曰五穀

念孫案五殖當爲殖土例見上下文

弟子職第五十九

如見賓客

星衍案文選絶交書注引見作有

顏色毋怍

星衍案文選注引怍作作

左酒右醬

頤烜案醬當作漿曲禮酒漿處右鄭注云兩有之則左酒右漿義本此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太平御覽八百六十一引醬作漿書鈔引注云漿右尙漱也不知何人所撰

周還而貳唯嗛之視

星衍案周禮酒正司農注賈公彦疏皆引此二句還作旋疏云周旋而貳者欲副益酒尊之時嗛謂不滿唯酒尊不滿者視之更益

執箕膺揲

頤烜案揲當依下文作葉禮記曲禮注引作擖儀禮士冠禮注古文葉爲擖毛詩小戎正義引作執箕膺揭傳寫之誤

右手秉燭左手正櫛

星衍案禮記檀弓注引右手折堲正義引作左手秉燭右手折堲釋文同堲燭頭燼也此左右誤乙又作櫛字誤

問所何趾

頤烜案說文引作問疋何止古文亦以爲足字或曰胥字此作所字與胥音相近

卷二十

形勢解第六十四

臣下隨而不忠

頤烜案隨讀爲怠墮之墮下文云解惰節慢以之事主則不忠宋本隨作墮古字皆通用

銜令者

星衍案形勢篇令作命此涉上文而誤

蜚搖而無所定

星衍案蜚古飛字後漢書明帝紀注引作飛字下俱

同形勢篇作飛字

犧牲珪璧

星衍案形勢篇牲作牷

善馭馬者也

星衍案太平御覽七百四十六引作善御者也

度量馬力

星衍案太平御覽引作量其馬力

奚仲之爲車器也

星衍案藝文類聚七十一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三引無器字

非斵削也

星衍案藝文類聚引作非斤刀也

於四方無擇也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方作旁

道之純厚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道之作導民

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

星衍案初學記十七引無兩有字

備利而偷得

念孫案備當爲循隸書循字作循備字作俻二形相似而誤荀子勸學篇聖心備焉今本備誤作循是其例也

蝚蝯飲焉

星衍案形勢篇作猨猱爾雅釋獸猱蝯善援說文蝯善援字皆作蝯猱字當从犬旁作

故事不廣於理者

星衍案太平御覽八百二十引無不字

主視民如土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主上有人字

不以其理動者下瓦

星衍案宋本無動者二字因涉下文而譌太平御覽六百四十九引作不以其理下瓦

後必相咄

星衍案意林引咄作吐

卷二十一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請謁任譽

星衍案譽當作舉立政篇本作舉任法篇亦兩言請謁任舉此譽字誤

版法解第六十六

則下饒

頤煊案饒當作撓屈也

無度則事無機

頤煊案藝文類聚五十四太平御覽六百三十八引

機俱作儀任法篇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又云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禁藏篇法者天下之儀也形勢解法度者天下之儀也此作機字誤

罪殺不赦

星衍案北堂書鈔四十三引作罪煞不疑

非斧鉞無以畏眾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畏作威下同

明法解第六十七

百官條通

頤煊案條讀曰脩漢書周勃傳乃封爲條侯地理志條作脩任法篇羣臣脩通輻湊以事其主卽其證

案其當宜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作案賞罰

故財貨不行於吏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財貨作貨財

雖貧賤卑辱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作卑辱貧賤

則民務佼

星衍案明法篇佼作交古字通用

佼眾譽多

星衍案明法篇佼作交

邪之所務事者

念孫案邪上當有姦字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邪上有姦字

主無悟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悟作寤

小臣持祿養佼

星衍案明法篇引佼作交

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功作攻

任人而不官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官作課

萬民驩盡其力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驩作歡

臣乘馬第六十八

秇稷

星衍案集韻秇古藝字

筴乘馬之數求盡也

念孫案此上當有管子曰三字

使農夫寒耕暑耘

星衍案藝文類聚五太平御覽二十四引暑俱作熱

管子義證卷七終

管子義證卷八

臨海洪頤煊

卷二十二

事語第七十一

泰奢之數

星衍案上文作泰奢二字必有一誤

海王第七十二

開口千萬也

星衍案開當依宋本作開揆度篇俱作開口通典十引亦作開口

今夫給之鹽筴

頤煊案今當作令

行服連軺輂者

念孫案輂當爲𨏥

星衍案通典十引作𨏥

國蓄第七十三

故民無不累於上也

星衍案通典十二引累作繫

民予則喜

星衍案通典十二引民上有夫字喜作憙

故民愛可洽於上也

星衍案通典十二引作民憂此愛字誤

租籍者所以彊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

頤煊案租籍當作正籍輕重乙篇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强求也正讀如征此亦作租者涉下句而誤

不可爲籠以守民

星衍案通典十二引無爲籠二字民作人

人君鑄錢立幣

念孫案人當作今

人有若千百千之數矣

星衍案通典八引作人有若千百十之數矣

利有所并藏也

念孫案利有所并藏也本無藏字（藏字因上文穀有所藏而衍）見輕重甲篇尹注非

頤煊案漢書食貨志亦作利有所并也通典八引作利有所藏也無并字

藏繦千萬

頤煊案通典十太平御覽八百二十三引繦俱作鏹說文無鏹字漢書食貨志作繈

鍾鑲糧食

頤煊案鍾鑲當作種饟漢書食貨志引此作種饟師古曰種五穀之種也山國軌篇尹注亦作種饟糧食

山國軌第七十四

民有過移長力

念孫案過當爲通地數篇輕重甲篇作通移國蓄篇作通施施與移同

捍竉纍箕勝籯屑椵

頣煊案此皆械器名竉疑作籠椵即稷字之譌

握以下者爲柴楂

星衍案楂即槎字

山權數第七十五

使蕃衰者

頣煊案玉篇裕作袞衰即褎字之譌

山至數第七十六

不曰貧之

星衍案揆度篇貧作用

秦之明山之曾青

星衍案揆度篇作秦明山之曾青上之字衍

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

念孫案還與環同謂自營也見君臣篇

泰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

頣煊案子當作予臣乘馬篇春秋予穀大登又曰幣之在予者以爲穀而廩之州里下文文義俱相同此作子字誤

卷二十三

地數第七十七

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

念孫案太平御覽地部一引此作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中山經同當據改

頣煊案史記貨殖列傳正義太平御覽三十八引出銅之山上皆有凡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一句今本脫之

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

星衍案據中山經此字下脫天地二字

刀幣之所起也

星衍案中山經幣作錣

上有陵石者

星衍案太平御覽三十八引作𥝩石八百十引作陵石與今本同

君謹封而祭之

星衍案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引謹作遥

葛盧之山發而出水

星衍案史記五帝本紀索隱引作蚩尤受盧山之金而作五兵盧上無葛字高祖本紀集解引作交而出水藝文類聚六十引作廢而出水廢發古字通用

以爲雍狐之戟芮戈

頣煊案荀子榮辱篇狐父之戟楊倞注狐父地名管

子曰蚩尤爲雍狐之戟狐父之戈豈近此耶路史後紀四引作雝狐之戟狐父之戈此作芮戈誤

玉起於牛氏邊山

念孫案牛當作禺見國蓄揆度二篇

金起於汝漢之右洿

星衍案揆度輕重乙篇洿皆作衢

十八唔鹽

星衍案太平御覽八百六十五引唔俱作舐

煮泲水爲鹽

頤煊案泲當作沸沸水清不能爲鹽且下文脩河濟之流字已作濟輕重甲篇乙篇丁篇并此篇此語凡

五見唯輕重甲篇作沸字不誤

丈夫毋得治宮室

頤煊案丈夫當作大夫輕重甲篇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毋得繕冢墓理宮室其證也太平御覽八百六十五引亦作大夫

脩河濟之流

念孫案脩當爲循言循河濟而南也

星衍案太平御覽八百六十五引脩作循

揆度篇第七十八

皆以雙武之皮

頤煊案武當作虎此唐人避諱字通典十二路史後紀十一俱作虎

發朝鮮之文皮

星衍案發北狄國名

吾非埏埴搖鑪橐

頤煊案橐當作囊埤蒼囊作鞴鍜家用吹火令熾者也

其徐遠

星衍案徐當作涂見上地數篇

國准第七十九

彼菹菜之壤

念孫案菹菜當作菹萊菹或作沮孟子滕文公篇注

云菹澤生草者也禮記王制注云沮爲萊沛周官縣師注云萊休不耕者是菹萊皆生草之地也輕重乙篇菹萊鹹鹵斥澤山間堁壘不爲用之壤萊字亦誤作菜唯輕重甲篇山林菹澤草萊萊字不誤

輕重甲第八十

端譟晨樂聞於三衢

星衍案太平御覽四百九十二引作晨譟於端門樂聞於三衢此有脫誤御覽八十二又引作晨譟聞於衢

故遷封倉邑

星衍案宋本倉作食上下文俱作遷封食邑此倉字

誤

金鏂之數

星衍案金是釜字之譌下文釜鏂無此其證也宋本作釜鏂之數

夫妻服簟

頤煊案服讀爲負（見考工記車人注）簟當依宋本作簞盛食之器言夫妻負簞而往者不以百里爲難今本作簟誤

天酸然雨

頤煊案酸通作霰說文云霰小雨也義本此

解匋弓弩

引之案說文玉篇廣雅集韻皆無匋字匋當爲衜讀與韜同弓衣也

不得棐撤

頤煊案荀子性惡篇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撤則不能自正棐排古今字

此何故也

念孫案此四字因上文而衍

一束十他

星衍案他是倍字之譌

天下倪而是耳

頤煊案倪通作睨是當作走言操之不工用之不善

天下之人皆斜睨而走耳今本作是字誤輕重乙篇同

請君伐菹薪

念孫案下文云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也尹注非

煮沸火爲鹽

頤煊案沸火當作沸水見地數篇輕重乙篇

乃以令使糶之

星衍案太平御覽八百六十五引使作吏

請以給其口食筁曲之鹽

頤煊案字書無筁字月令具曲植籧筐呂氏春秋籧作篆筁卽篆字之壞

遺財不可包止

頤煊案包當作拘拘留也揆度篇作貨財不安於拘包拘因字形相近而譌

崑崙之虛不朝

星衍案太平御覽八百九引無之字爾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又云河出崑崙虛此不宜有之字

卷二十四

輕重乙第八十一

玉出於禺氏之旁山

星衍案地數篇揆度篇皆作邊山臱旁因字形相近

而譌

一箴

星衍案箴當依海王篇作鍼太平御覽八百三十引作針

故見予之所

星衍案據國蓄篇所是形字之譌

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作朝軍

誰能陷陳破眾者賜之百金

星衍案史記李牧列傳集解引作能破敵禽將者賞百金

言能得者壘千人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壘作累

見其若此其厚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作見禮如此

農事且作

星衍案太平御覽十七引且作既

輕重丁第八十三

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

念孫案泉當爲帛輕重丁篇云五穀叔粟布帛文采是其證也通典食貨十二引此正作布帛

其出之鍾也一鍾

頤煊案上鍾字當作中下文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字皆作中此涉下鍾字而誤

帶山負海苦處

念孫案苦當爲谷上文山居谷處即其證隸書谷字作𦬉苦字作苦形相似而誤

纂茈

頤煊案纂當作綦綦雜色茈草染成之故稱綦茈下文萊失綦茈字不誤

溝瀆阮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

引之案阮當爲阬報當爲鄣皆字之誤也立政篇曰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藏又曰通溝瀆脩障防安水藏隘與阬同障與鄣同

五穀收粟

念孫案收當爲叔叔即菽字見下文

泉金

念孫案泉當爲帛見上文

此謂乘天菑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念孫案菑亦當爲甾甾即災字彗星天災也因彗星出而斂財物故曰此謂乘天災而求民鄰財之道

此何以洽

念孫案洽當爲給下文云國中大給即其證也洽給

草書相似故給譌作洽尹注非

表稱貸之家

念孫案表當爲旌故尹注云旌表也今作表者因注而誤

通之杭莊之間

念孫案杭當爲抗抗古讀若康（小雅賓之初筵篇大侯既抗與張爲韻後漢書班固傳典引尊無與抗與王爲韻李賢曰抗讀曰康）抗莊卽康莊

投翳蚍巨雄

星衍案蚍當依上文作虻

洊龍夏

頤煊案山至數篇龍夏以北至海莊禽獸牛羊之地也此洊字本海莊二字譌并作一字

輕重戊第八十四

虙戲作造六峜以迎陰陽

頤煊案峜當作佱佱古文法字

無茲朋之病

星衍案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二太平御覽七十九引茲朋作腸胃集韻胃古文作朋

循六峜

頤煊案峜當作佱

二十四月

星衍案通典十二引作周月

代人果去其本

星衍案藝文類聚五十九太平御覽九百九引本作農

離枝聞之則侵其北

星衍案藝文類聚九十五引作離枝聞而伐之又五十九引作齊聞而伐誤

輕重己第八十五

搢玉揔

念孫案揔當爲忽忽譌爲悤又譌爲揔耳忽卽笏字也皐陶謨在治忽鄭作曶注云曶者笏也士喪禮竹笏今文笏作忽

發出令

念孫案發下當有號字見下文

叉擾權渠繉絿

念孫案叉當爲乂乂與刈通齊語云槍刈耨鎛是也擾當爲櫌說文櫌鉏柄名鹽鐵論論勇篇云鉏櫌棘橿以破衝隆是也權渠當爲擭渠下文云擭渠是也繉卽繩字之誤隸書黽字或作黾又作黽形與兒相似黽之爲兒與鼂之爲兒其下半亦相類也緤亦繩也

誅大臣

星衍案誅上當脫毋字

祀於太宗

星衍案太平御覽二十三引作祈天宗據下文祀於

太祖此當作太宗

管子義證卷八終

定本韓非子纂聞

定本韓非子纂聞題言

一覽政丁巳之秋。予得謝病。屛居于青山之下。閒曠少事。專心斯業。顧諸子中。唯韓非書。尤切世情。能明是非。其文古峭簡深。固不易讀也。而句字之間。多參錯疑滯矣。舊注猥陋。姑且勿論。若明刻諸本。載何氏傍注。亦淺俗不足取也。至我先儒物山諸子。頗發其幽旨微文。而未悉矣。予爲發憤考校數本。因資諸家纂輯異聞。採摭典故。預是有益。隨見旁羅。及辛酉冬。始得畢業。題增讀。增物氏之讀也。凡四卷。初雖簡帙重大。倣經典釋文例。表擧正文一二字。而小書增讀。不

便誦讀。甚苦參索。旣梓行世。不可悔也。後復編一書。具載本文。散入諸說于其下。傍施國讀。以便童蒙。更名定本韓非子。恨家世貧。不能謀再擧。以頒同好也。文化戊辰之夏。卜居于白渠之上。因得初訪福山藩太田全齋。同好相投。一面如故。會其韓子翼毳活版成。見惠一部。予乃報以定本。旣無副本以備遺忘。因爲是擧。加以翼說。名曰定本韓非子纂聞。凡二十卷。殊以記所聞而已。如其序曰凡例總評附錄。別爲一卷。

一注家之要。在見善本。不見善本。則從文强說。承誤附會。時本蓋翻合刻本。所謂趙宗伯宗宋本者。趙如源王道焜同校本。蓋物氏所見。而宇氏具擧異同者。凌瀛初訂注本。關君長手校。趙世楷重訂本。井仲龍家藏。及予有增讀之擧也。竝見借與。其於獎成勸誘也。可謂厚矣。如太田氏所見韓非子神驥。雖翼舊注。略加傍注。吳勉學本則獨載正文耳。要之除時本外。諸家之刻。率蹈一轍。無甚異同。故今曰某一作某。不必具列諸刻之名。但擇其善者而從之。所以名定本也。其紕繆不足言者。還之標閒矣。時本無批評。今因重訂本具載。以供操觚者之覽焉。

一所引經傳百家之語。削其游辭。獨取要實。若舊注宋刻載者稱舊注。明本載者稱傍注。以別之。皆采其簡至切當者。餘悉削去。我先儒說亦沿此例。字我先儒。非敢妄也。注家自有法耳。江都物茂卿讀韓非子三卷。服于遷云。中歲作未成者。必須竢刪定而後視人者也。今觀其書。雖疎謬不少。然發明亦多。在物氏則未成者。在它人則未易成者。上毛山仲質考本無成書。披覽之次。輒爲標箋。證引諸書。闡幽探賾。其所益幾與讀敵抗。多有二氏之說者以此也。南總宇子廼讀韓非子補四卷。具擧物本異同耳。於文鮮所解說。

於讀無少添削。佐倉井子章韓子正誤一卷。說既不多。故少可據。非敢私意進退先輩也。見本書者當自辨焉。至若翊毳。亦刈其繁蕪。務取精要者。各有所見不同。非特爲異也。

一太田氏謂。初見秦存韓二篇。非韓子之筆也。故別爲附錄。予不取焉。臆斷于千載之下。妄意割裂。變亂篇章。恐非信古闕疑之道。若使試論全書之文。則如孤憤五蠹說林說難內儲外儲解老喩老八姦六反十過顯學說疑難篇。皆峭深無微瑕者。主道揚權八經等三篇。最奇古簡奧。味之愈有味者。已上諸篇。謂之內篇可也。如有度篇。多與管子文同。飭令篇與商子。微有煩省耳。何古人之相蹈襲如此。其他難言亡徵飭邪詭使和氏姦劫觀行大體心度制分諸篇。比諸上諸篇。似文詞頗淺近易見者。謂之外篇可也。初見秦存韓愛臣三守南面安危守道用人功名難勢問辯問田定法忠孝人主諸篇。間多過激之論。昔賢之指斥韓子者。多坐于是。而備內忠孝二篇。尤其甚者。謂之雜篇可也。案二世李斯竝稱引是書。其競尙可想已。毋乃或好事者投時好。而擬託攙入者乎。然此皆在觀者之宜潛心精覽也。非注家之所臆裁私論

也。是乃開卷第一義。取舍相異者也。餘不具論。若夫旁搜羣籍。廣閱類書。發先輩之所未發者。極衆可謂刻苦勤精熟者。予避三舍焉。

一案史記。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索隱曰。案韓子曰十日不知人。所記異也。楊愼希姓錄曰。諜子古賢人。見韓非子。本草狗部。李時珍曰。韓非云。蠅營狗苟。此類今本無載也。楊倞荀子注。李善文選注等。引是書文。與今本大異者。多有之。嗚呼。剞劂行。善本亡。可勝歎哉。（聖主得賢臣頌注引韓非子曰負長劍赴榛薄。刺虎豹赴深淵斷蛟龍。亡命注引韓非子曰解其長劍免其危冠今本無見疑胡非子訛也。）

一明世諸儒。嗜是書者。特豔乎文麗。以供作文之資耳。非有所見以發其義。抑亦未也。愚謂是書寔先秦之古書也。故多古事古言。前賢通儒。莫不援采以驗經傳。朱子易本義亦引此文。豈擯斥之而不讀乎。凡古文賴是書。而義明者亦多矣。今舉一二。詩曰。以按徂旅。孟子引詩文作徂莒。案韓子曰。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鄷。可見孟子作莒者近之。又孟子載曾子語。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韓子作行直則怒於諸侯。乃知朱注訓縮爲直者得之。至他莊列諸子史策諸書。疑文滯義。得韓子而始發明者。竝見纂聞中。此不悉言。此予之所取于此也。觀者察諸。

文化六年歲次己巳夏六月　江都　松皐圓識

韓子序

奎章閣侍書學士臣犴謹昧死言。（高祖紀注。張晏曰。秦以爲人臣上書。當昧犯死罪而言。故曰昧死。）臣犴所校讎中秘書。（校一作挍。）有韓子五十三篇。考之班固藝文志。韓子五十五篇。今已亡其二篇。又史記本傳小司馬索隱注。（一作註。）有說林上下篇。今止存上篇。亡其下篇。又第十卷內儲說下八微內。亡去似類一章。有反一章參疑一章。其廢置章亦有殘缺不全。與處士臣諫家藏本無異。（臣諫未考。）今因之不敢妄爲增定。舊有李瓚注。（李瓚未考。）鄙陋無取。臣犴盡爲削去。謹與臣諫考讎。略加傍注。既成。倣前漢劉向以殺青書可繕寫。（劉向列子序。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釋文。殺青謂汗簡刮去青皮也。）案韓子名非。七國時韓之諸公子也。以書諫韓王安。不用。退而發憤。觀往者得失之變。著書十餘萬言。秦王見其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韓王乃遣非入秦。秦王悅之。爲李斯姚賈所害。其書言法術之事。賤虛名。貴實用。破浮淫。督耕戰。明賞罰。營富彊。臣犴竊謂人主智略不足。而徒以仁厚自守。終歸於削弱耳。故孔明手寫申韓書。以進後主。孟孝裕亦往往以爲言。（此事又見楊愼孔明寫申韓書論。山仲質曰。蜀志孟孝裕名元。）蓋欲其以權略濟仁恕耳。今天下所急者法度之廢。所少者韓子之臣。伏惟萬幾之暇。取其書少留意焉。則聰明益而治功起。天下幸甚。

臣豣不勝惓惓。昧死上。至元三年秋七月庚午奎章閣侍書學士臣豣謹昧死頓首進上。

合刻管子韓非子序（見王弇州續稿時本載之頗有脫誤今爲校正）

汝師之爲諸子。（汝師趙用賢字也曾學于王元美與之相善爲治也孟子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於道好莊周列禦寇。於術好管子韓非子。謂其文辭毋論高妙。（毋又作亡）而所結撰之大旨。（山曰撰述也楚辭結撰至思）遠者出人意表。（人或作入誤梁袁憲引諸生與之談論新意出人意表）而邇者能發人之所欲發於所不能發。（人人欲有所出而其材思不足以發之惟韓子能發之）顧獨管子韓非子不甚行世。（顧念也）即行而其傳者多遺脫謬誤。讀之使人不勝也。往往不盡卷。而庋之高閣。（山曰韓愈詩春秋三傳束高閣）於是悉其貲力。後先購善本凡數十。窮丹鉛之用。而後授梓。（山曰韓愈詩丹鉛事點勘）梓成。謂世貞曰。子其序之。世貞曰。唯唯。夫敬仲欲存糾於齊不得。改而縛於小白。卒相之。爲天下萬世榮。非子欲存韓於秦不得。改而走秦。卒受僇。爲天下後世笑。夫見榮之與見笑於人也。奚啻隔霄淵。雖然是二君子者其始寧不欲出奇捐生。以殉所事哉。（史記陳平六出奇計殉營也又以死從事曰殉所事指君）然而奇有所不得不屈。奇屈而生有所不得不愛。愛生而欲有所自見。（見其奇材）則不得。終避讎敵甘心焉。（山曰左傳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而臣事之。夫二君子者。其所以愛生一也。（一無其字）然而有相有僇者。何也。齊不成霸形。而桓公之霸心發則機合。機合（元脫此二字）而仲不得不重。秦并天下之形成。亡所事非。（亡音無）而非以并天下之說說之。（元脫一說字）欲勝其素所任之臣而自抜功。則

機不合。（韓子初見秦王乃謂其謀臣皆不盡忠是其意欲勝之而出其上也山曰按卽擅字）機不合。非不得不輕。夫豈唯輕而已。秦之幸非之利秦。（幸猶寵也）以不若虞非之利韓遠也。（虞度也秦人意度韓子人說爲宗國之利然比諸其欲爲宗國之利必不如也故不用之史記李斯姚賈毀韓非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幷天下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不如以過法誅之）今夫始皇者。固暴伉嗜殺人也。然其明智寧出齊桓下。鮑子一薦仲而立相。李斯一間非而立僇。非二子之工於薦與間若是也。勢也。（必用之與必不用時勢使之異也）夫勢之所在則天也。天不欲南洚楚。北洚戎狄蠶食周。（洚亦大也孟子洚水者洪水也史記自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正義云蠶食桑葉漸進必盡）故委仲於齊。以爲周屛翰。（毛詩之屛之翰唐趙匡凝曰吾爲國屛翰敢有他志）天不欲碩果韓非五國。（齊楚趙魏燕垂亡之國令之再盛如瘣木之生芽蘖也山曰周易碩果不食）弃而授之秦。而轉授漢。（天生韓子而不用者以其厭七雄之亂也）故聽非子之瘐紲仰藥。（謂鴆）而不之恤。（集氏鄭乘引史記瘐死獄中說文束縛捽抴爲臾字又作曳漕確類書引漢書作庾紲紲也或抴字北山曰庾宜作瘐漢宣帝詔曰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瘐死獄中蘇林曰瘐病也或作瘉韻會漢律囚徒以飢寒而死者曰瘐）夫鮑子者助天爲福者也。非能爲福者也。李斯者助天爲虐者也。非能爲虐者也。然則管子與非子材班乎。（孟子注班齊等之貌）曰惡乎班。夫管子者太公亞也。太公所毘。父子皆聖辟。（毘毗同輔也尚書毗予一人辟君也指文王武王）其用國三分之一也。（論語三分天下而有其二）而以當必渙之受。（受紂也或說受命也）管子之毘中人也。（桓公中材之主）其用國九分之一也。（山曰孟子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而以當方勁之楚與戎狄。（管子之時最難爲力）然則太公伸而周王。管子抑而齊霸。周不太公不廢王。（文武聖君雖無太公必致王業）齊不管子不爲霸

固也。（桓公中材必待管仲乃始成業因謂其必然也）不然而管子之書尚在。其論四維。（管子國有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辨心術。亦寧無敬怠義欲之微旨一二乎。（山曰大戴禮引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孔子蓋深知之。故慨然而歎曰。如其仁如其仁。（見憲問篇）世固未有不仁其德。而仁其功者。非子之所爲言。（顯學）鑿鑿辨悍。衡名實。推見至隱。（一無辨悍二字衡貌毀也）而其伎殫於富彊而已。秦不用非。不害幷天下。以秦之守守之必亡。用非可以幷天下。幷天下而以秦之守守之。無救亡。夫幷天下之與亡俱等。亦安所事非子。是故非子之於霸若不足。而管子之於霸蓋有餘也。然則文殊乎。曰不殊也。管子齊鉅卿也。（鉅大也如孟子鉅室）諸法語名跡。門人家老能筆之。稷下之學士大夫能飾之。其於文也。辯而覈。肆而典。能爲戰國始者也。韓非子韓之疏屬公子也。有所著述。以發其蓄。而鳴其不平。其於文也。峭而深。奇而破的。（此下或有者也二字山曰世說云王武子賭王君之牛王武子先射一起便破的）能以戰國終者也。毋論吾洙泗家言。以較魯儒之左準右繩差不類。然何至推名法家。苛察徼繞錯若惠施公孫龍之汨濫詭誖哉。（推名法家捎推名法之人錯雜錯也一本作又山曰曒繳字誤太史公自序名家苛察繳繞注猶糾繞也）其言各十餘萬而贏。（言如老子五千言之言贏通晉爲餘也謂其書皆有十餘萬字之多也）度不能無傅而少有益者。（傅附同）要之非西京以後傅益也。吾故曰不殊也。蓋管子之言。後見汰於孟氏。（孟子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極於宋。韓

子之言。太史公若心喜之。而列之老子傳。唐以尊老子。故復合故析之。（析元作抑誤、史伯夷傳正義云、老子莊子開元二十一年奉勅升居列傳首、）宋以紬老子。故復合之。其析其合。要非以爲韓非子也。嗟夫儒至宋而衰矣。彼其睥睨三代之後以末世。無一可者。而不能不心折於孔明。乃孔明則自比於管子。而勸後主讀韓非子之書。何以故。宋儒之所得淺。而孔明之所得深故也。宋以名舍之。是故小遇遏小不振。大遇金大不振。孔明以實取之。是故蕞爾之蜀。與彊魏角。而恒踞其上。嗟夫汝師之所爲合刻也。其悠然而抱膝也。毋乃有世思哉。（蜀志注引魏略曰、諸葛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汝師曰。否否。吾嗜其文辭。若薦三臡者。以味薦而已矣。（山曰、周禮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臡落桓反、）吳郡王世貞撰。

實文章句恐有誤今姑從原

重刻韓非子序

文章家嘗論喜快之言毗於陽。哀怨之言毗於陰。（物茂卿曰、莊子、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陽則飄飛而曼衍。莊周列禦寇是已。陰則磯切而參差。屈原韓非馬遷是已。屈原怨而哀。韓非怨而憤。馬遷怨而悲。自吾夫子曰。可以怨。而大舜以怨慕孝。屈原馬遷以哀怨忠。韓非之書。十餘萬言。皆成於發憤感怨。賤虛言。貴實用。明賞罰。破浮淫。極法術之變詭而不失其正者也。蓋非爲韓疎屬公子。崎致乏援。至一見王棄不用。卒之秦。雖欲存韓。不可得。爲李斯所譖。身戮以死。其爲怨憤。寧忍言哉。今天下名法嚴而治功起。所急者不在權略。而正在仁恕。又與何犴之言異。安所事非之書用之。蓋文章之道。日峭而深。宜乎膾炙其詞。弇州所謂薦三臡者以味薦耳。（薦元作鑄誤、）余友趙濬之諸同社。（濬之名如源、錢塘人、）嗜古若渴。尤嗜非之書。始焉讎其訛舛。已而彙諸家異同箋評之。復請正諸先輩板行之。其爲好亦已甚矣。雖然昔馬遷傳韓非。附與老子。謂本原道德之意。孔明以非之書進後主。而自擬於管樂。其寄託不亦遠乎。則吾儕嗜非。不徒讎其文詞。而天下用非者。又寧止其法術已哉。漫次爲敘。武林王道焜昭平父題。

圓曰。王道焜不徒弄文墨者。蓋亦節義之士也。故爲

詳載其傳于左。案明史稿曰。王道焜字昭平。錢塘人。父國柱。擧人兗州同知。道焜以天啓元年擧於鄕。崇禎時。歷福寧州學正南平知縣。以薦遷南雄同知。會光澤寇發。其父老言。非道焜不能平。撫按爲請。詔改邵武同知知光澤縣事。撫勦兼施。部內底定。莊烈帝破格求賢。盡徵天下賢能吏。撫按以道焜名聞。吏部言。同知不當與考選。擬授職方主事。道焜不平。抗疏言。御史王孫蕃由知州改授。知州同知。秩皆五品。知州可改。同知獨不可改乎。疏奏。溫旨令假考方待命。都城陷。遂微服南還。及杭州不守。道焜慨然謂其子均曰。世受國恩。死固分也。遂投繯而死。

韓子凡例（壹汝師所識也）

一漢志隋唐志皆云。韓非子二十卷五十五篇。而王伯厚獨言今本五十六篇。元何犿至元中所進韓子。止五十三篇。謂姦劫亡一篇。說林亡下篇。內儲說下篇六微內似類以下亡數章。則世之不見全本。亦已久矣。今按古本說林下篇之首。尙有伯樂教二人相踶馬等凡十六條。近本俱自上篇田伯鼎好士章。遝接下篇蟲有蚘章。所以遂謂脫此下篇。其實未嘗亡也。又據近刻。六微篇後共闕二十八條。亦按古本校定。共爲五十五篇。獨伯厚本無從而考。然此書遂庶幾于大全矣。覽者幸無妄意子牽合割裂矣。

一按隋唐志云。韓子注不詳名氏。元何犿本獨謂舊有李瓚注。鄙陋無取。盡爲削去。不知犿又何據。而指爲李瓚也。今所載注語。果涉瑣猥無識。第因宋本具列。不敢輕加刪削。（第但也。）要以存舊章而已。

一按宋本和氏第十三。姦劫第十四。篇目既具。文亦無闕。時本乃自和雖獻璧而未美未爲王之害也。（王世本作主。）下遝接我以淸廉事上句。既脫和氏末章。又幷姦劫篇目而失之。讀者至此往往有殘缺之歎。近本乃不加詳考。至幷姦劫篇目亦行削去。使古人成書。幾爲

讎說所廢。今復校定。一准宋本。覽者究心。當自得其完闕之實。

一是書訛缺既久。歷考近本。無慮數十。皆出一軌。至閱道藏中所載。乃知近本又承此而訛也。（宋史王欽若傳。爲景靈宮使。閱道藏。得趙氏神仙事跡四十人。繪于廊廡。又老學庵筆記。閩中有習左道者。謂之明教。亦有明教經。甚多刻板摹印。妄取道藏中校定官名銜。贅其後。）獨宋板大篇。完整毋闕。而句字之間。參錯復多。今依諸本更定。其間或有舛謬不可解者。尚餘十一。不敢强爲之說。以俟博雅者重加采輯。庶幾此刻爲之先驅耳。

重訂韓子凡例

一先秦文莫如韓子古峭。今鉛槧之士。豔其文詞。珍爲帳中秘有以也。第諸刻舛駁。向稱陳氏洎趙宗伯二本最善。（載陳深批評者。號陳氏迂評本。）陳祖何犿。而趙宗宋本。茲刻互證於二家云。

一漢志隋唐志。韓子俱五十五篇。（物日王應麟玉海。韓子隋志唐志同二十卷目一卷。今本五十六篇。注不詳名氏。）元何犿所進。止五十三篇。謂姦劫亡一篇。說林亡下篇。今按古本說林下篇之首。有伯樂以下凡十六條。今本但自上篇田伯鼎章。遞接下篇蟲有蚘章。所以遂謂脫。其實未嘗亡也。今悉補入。

一按宋本和氏篇後。有姦劫弒臣一篇。文亦無闕。近本乃自和獻璧而未美未爲王之害也。下遞接我以淸廉事上句。既脫和氏後半。又并姦劫篇目而失之。今悉校定。

一內儲說六微爲亡其二十八條。今照古本補入。但篇目仍依何本五十三篇。似爲無害。

一批如陳氏迂評。海內所膾。邇如楊升庵孫月峯。俱有批本。併采他選評語雅馴深妙者。用爲鼓吹。裁定出家大人同社諸先生。而手爲讎校。則不佞世楷也。校成於天啓五年季夏朔日。錢塘趙世楷纈美甫識。

淩瀛初訂注本凡例（關君長曰。凡五條。若其二條。則因所謂漢志宋本舊例。稍爲刪略。故不更錄。）

一何本殘缺頗多。又失去二篇。無益參考。第其注釋可採。獨存其序。

一是書坊刻粗率。字畫不端。更有魯魚之謬。讀者不能無恨焉。玆嚴加考校。而尤酷意精工。煥然一新。非昔比矣。識者當自拭目。

一凡遇篇目。各成終始。不與後篇牽連爲一。以便嗜古者。隨己見以披覽焉。

案先秦之文。百氏倡說。韓于獸其的彀焉。今鉛槧之士。豔其文詞。珍爲帳中祕也。靡不家習而戶尊之第。是書自唐宋以來。病其峭刻。黜而不講。故其文字多舛駁。而不讎。市亦無售。幾于失傳也。不佞遍覽諸本。止陳氏迂評趙宗伯本稱善。陳祖何犿。而趙宗宋本也。不佞尤于二氏中互相究考。反覆讎校。訛謬之疵。什去其八矣。及閱何氏所載傍注。間有漏遺竊不自量。從而折衷之。要之彷彿舊章。何敢妄意牽割也。其間或有金根之謬。不能盡解者。則俟博雅君子刊定之。守柔子識。

韓子總評（蓋亦汝師所輯者也。）

太史公曰。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史注。礉胡卓反。謂用法慘急。而刻礉深刻也。）

○（此下元有漢志法家韓非子五十五篇。隋唐志二十卷。目一卷。注不詳名氏。一條。案此事已見凡例。且非評也。故爲削去。）

劉勰文心雕龍曰。愼到析密理之巧。韓非著博喩之富。（劉勰。南北朝東莞人。文心雕龍。所書書名。）

蜀志先主敕曰。申韓之書。益人智意。可觀誦之。

晁氏曰。（楊升庵外集云。晁公武讀書志。載人名地理。多誤。山曰。文獻通考云。晁公武著讀書記二十卷。）韓非喜刑名法家之學。作孤憤五蠹說林說難十餘萬言。書凡五十五篇。其極刻覈無誠悃。謂夫婦父子擧不足相信。（見備）（內篇）而有解老喩老篇。故太史公以爲大要皆原於道德之意。（以解老喩老二篇徵。韓子本出于老子。司馬貞索隱已有此說也。殊不知。主道揚權諸篇與老子旨正相合矣。如喩老解老二篇則其餘皆也。善讀韓子者當自知之。）夫老子之言高矣。世皆怪其流裔何至於此。殊不知老子之書。有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及欲上人者。必以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身後之等言。是出於詐。此所以一傳而爲非歟。（案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又曰。民多智巧。萬物滋起。又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此等語乃爲法術愚黔首之說所由出也。文子曰。智者不相教。能者不相受。故聖人立法以導民之心。各使自然。故生者無德。死者無怨。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夫慈愛仁義者。近狹之道也。又曰。聖人內脩其本。而不外飾其末。厲其精神。偃其知見。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此等語與主道揚權諸篇旨義相同。蓋古道家者流所傳如此。晁氏之論未爲得之。）

高氏子略曰。（山曰宋高似孫著子略）韓子書往往尚法。以神其用。薄仁義。厲刑名。背詩書。課名實。心術辭旨皆商鞅李斯治秦之法。而非又欲凌跨之。此始皇之所投合。而李斯之所忌者。非迄坐是。爲斯所殺。而秦卽以亡固不待始皇之用其言也。說難一篇。殊爲切於事情者。惟其切切於求售。是以先爲之說。而後說於人。亦庶幾萬一焉耳。太史公以其說之難也。固嘗悲之。抑亦有所感慨而發者歟。（有所或作忠憤）嗚呼士不遇。視時以趨。使其盡遇。固無足道。而況說難孤憤之作。有如非之不遇者乎。揚雄氏曰。秦之士賤而拘。（見法言。）信哉。

黃氏日抄曰。（宋黃震字東發慈谿人。）韓非盡斥堯舜湯武孔子。（見忠孝篇。此後人附託之尤彰彰者。黃氏未之考耳。）而兼取申不害商鞅法術之說。（見問辯定法諸篇。蓋亦後人之擬作者。決非韓子之筆也。）加深刻焉。至謂妻子亦害己者。（見備內篇）而不可信。蓋自謂獨智足舞一世矣。然以疏遠。一旦說人之國。乃欲其主首去貴近。（指初見秦篇議秦之謀臣不盡忠也。）將誰汝容耶。遂死秦獄。愚莫與比。然觀其書。猶有足警後世之惑者。方是時。先王道熄。處士橫議。往往故爲無稽寓言。以相戲劇。彼其爲是言者。亦未嘗自謂眞有此事也。後世襲取其餘而神之。流俗因信以爲眞。而異端之說。遂至禍天下。奈何韓非之辯具在。而不察耶。非之言曰。白馬非馬。齊稷下之辯者屈焉。及乘白馬之賦而籍之。（此句有誤。見外儲左上篇。）不見其非白也。蓋虛辭空辯。可以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一人。今人於異端。有嘗核其實者否耶。非之言曰。宋人有欲爲燕王削棘刺之端爲猿母者。（猿母字倒。）必三月齋。然後能見。知王之必不能久齋。而給之。爾王乃養之三乘。冶工言王曰。果然則其所以削者必小。今臣冶人也。無以爲削。此不然之物也。因因而問之。果妄。乃殺之。今人於異端。果嘗有訊其妄者否耶。鄭人爭年者謂。我與黃帝之兄同年。非能笑之。今異端自謂由於無始之前。其爲黃帝之

兄甚矣。而人莫不信。趙主父施鉤梯。而緣播吾。刻人蹟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此。非能笑之。今異端往往鑿蹟崖石之巔。其爲播吾之蹟愈悖矣。而人反以爲神。非之辨。誣若此者衆。姑取節焉以告惑者。

增胡元瑞筆叢曰。余讀韓非書。若孤憤五蠹八姦十過諸篇。亡論其文詞瑰瑋。其抉摘隱微。燁如懸鏡。實天下之奇作也。太史悲其作說難。而卒自罹于禍。余以戰國所稱游說之士。若儀秦睢衍之類。率揣摩時事。以行其術。外則挾諸侯强大之勢。內則結羣小昵嬖

之援。恫疑恍愒。激諷詭隨。故捷如轉圜。而亡弗響應。非之道。乃欲一切劃剔而掃除之。其與從橫家言。正如冰炭之反。若之何其弗至于殺其身也。卽微斯賈之譖。秦用非以取天下而相之。亦必不免商君吳起是已。夫又何疑焉。

又曰。秦漢間聖賢稱謂。與後世殊不同。臧紇聖于春秋。韓非聖于戰國。揚雄張衡聖于東西京。彼何人哉。推此則知孟稱惠夷。未足盡憑。自注云。韓非仲尼並稱。見孔叢子。（武臣問篇）世但知老子同傳。此更駭聞。

圓曰。延享丙寅時本刻成。平安芥彥章題其末曰。

古先聖王有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五刑之屬三千。有時乎行。然三宥八議。行以不忍人之心。此古先聖王所以仁覆天下也。申韓之徒。以忍人之心。立忍人之法。引繩墨。攻事情。循名責實。參伍不失。此可行乎一時富强之計。而非長世經國之道也。愚謂不然。夫良醫之除甚病也。施劇劑。聖人之刑亂國也用重典。公子生遭喪亂。宗國削弱。以爲非富國强兵。無以供軍應敵也。非信賞必罰。無以塞邪止姦也。而世之飾仁義爲迂弘。欲以治危亂垂亡之國者。猶之腐索而御馯馬也。其蹈徐偃燕噲之轍必矣。故曰時異備異。公子之言蓋救時病之藥石哉。但除史遷所記。及主道揚權解老喩老八說八經六反八姦說疑詭使顯學難等諸篇外。多爲後人擬託附益。試令讀者擇而用之。則於治國乎何有。此諸葛亮何幷之所以各進其主也。

太田氏語予曰。大學衍義補引朱子曰。法家者流往往常患其過於慘刻。今之士大夫恥爲法官。更相循襲。以寬大爲事。於法之當死者。反求之以生之。殊不知明于五刑以弼五教。雖舜亦不免教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人而天下知所勸戒。所謂辟

以止辟。雖曰殺之。而仁愛之實已行乎中。今非法以求其生。則人無所懲懼。陷於法者愈衆。雖曰仁之。適以害之。聖人亦不曾徒用政刑致德禮已行。天下旣治。亦不曾不用政刑。故書說刑期于無刑。只是存心期於無刑。而初非可廢也。朱子之言。與六反八說諸篇所說正同。朱子言之則爲仁愛。韓子言之則爲慘刻。其故何也。蓋濫于聲譽者多。而覈于情實者寡也。又曰。慈母有敗子。嚴家無格虜。此卽尚書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之意也。唐李靖對太宗曰。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

是也。若威加於前。愛救於後。無益於事矣尙書所以愼戒其終。非所以作謀於始也。愚謂讀韓子者。能觀先後弛張之用。而體李衛公之心。以行其術。則其功豈止富國强兵已哉。予聞此論。贊歎不止。

因錄于此。

韓非子目錄（一無非字）

第一卷（一作卷之一）

初見秦第一（一本不逐第而數之。）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愛臣第四
主道第五

第二卷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揚權第八　八姦第九
十過第十

第三卷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　姦劫弑臣第十四

第四卷

亡徵第十五　三守第十六
備內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飾邪第十九

第五卷

第六卷

解老第二十　喻老第二十七（一屬七卷）

第七卷

說林上第二十一、　說林下第廿三（或屬八卷。）
第八卷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體第二十九
第九卷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第十卷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第十一卷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第十二卷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
第十三卷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第十四卷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
第十五卷
難一第三十六　難二第三十七
第十六卷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第十七卷
難勢第四十　問辯第四十一
問田第四十二　定法第四十三
說疑第四十四　詭使第四十五
第十八卷
六反第四十六　八說第四十七
八經第四十八
第十九卷
五蠹第四十九　顯學第五十

第二十卷
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飭令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制分第五十五

目錄終

重訂韓子附錄（凡六條）

韓非傳（元載集解及索隱注今加删略焉。）　史記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索隱曰著書九十餘篇號曰韓子〇刑形通。史記張叔傳注韋昭曰有刑名之書。欲令名實相副也。索隱曰案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也漢書張歐傳注說者云刑刑家名名家也卽太史公所論六家之二也此說大矣。）而其歸本於黃老。（索隱曰案韓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大抵亦崇黃老之學也〇引解老喻老證韓子原於道德不熟讀韓子者也說見總評。）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索隱曰韓王安。）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强兵。而以求人任賢。反擧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〇疾字意管到此。）

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〇見五蠹篇。）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〇出顯學篇。謂所常養者名譽之人卽儒俠之類也。而有急難。則驅介冑之士赴之。是所用者與所養者常相反也。以謂學士劍客之無益于國也。）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索隱曰又悲姦邪諂諛之臣不容廉直之士也。〇法術之士與當塗之臣如仇而不相容見孤憤篇。）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索隱曰此皆非所著書篇名也。孤憤憤孤直不容於時也。五蠹蠹政之事有五也。內儲言明君執術以制臣。利之在己。故曰內也。外儲言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儲畜二事所謂明君也。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如林。故曰說林。今韓子有說林上下篇。說難者說前人行事與己不同而詰難之也。〇說難謂游說之道不容易也。詰難古人行事者。今見有難篇四篇。索隱何失之于目睫間。豈其所見本說難下更有難字因爲是說歟。）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索隱曰說音稅。難奴丹反。言游說之道爲難。故曰說難。其書詞甚高。故特載之。然此篇亦與韓子微異。煩省小不同。劉伯莊亦申其意。粗釋其微文幽旨。故有劉氏之說也。）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佚能盡之難也。（索隱曰韓子橫佚作橫失。）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索隱曰謂所說之人主中心本出欲立高名者也。說臣乃陳厚利。是其見下節也。旣不會高情。故遇卑賤。必弃遠矣。劉氏云。啻古義黃祖述堯舜。是爲名高也。）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索隱曰亦謂所說之君出意本規厚利。而說臣乃陳名高之節。則是說者無心遠於事情。必不收用也。故劉氏云。若秦孝公志於强國。而商鞅說以帝王。故怒而不用也。）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索隱曰韓子實字作陰。顯者陽也。謂其君實爲厚利。而詐欲爲名高之節。）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

（索隱曰若下文云鄭武公陰欲伐胡而關其思極論深計。雖知說當。終遭顯戮。）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索隱曰德亡韓子作則見忘。然見忘勝於德亡也。恩意未深。輒評詩致不爲所信。更致嫌疑。若下文隣父以墻壞不盜却爲見疑卽此類也。）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乃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則身危。（也字韓子作他。他故他事也。注史記者皆不言及。故今正之。）彊之以其所必不爲。（索隱曰劉氏云。若項羽必欲衣錦東歸。而說者强述關中。達旨忤情。自招誅滅。）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索隱曰劉氏云。若漢景帝決廢栗太子。而周亞夫强欲止之。竟不從其言。後遂下獄。）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

史記注涉上有博字。

化下史記有亦字。

爲間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索隱曰韓子作賣重。）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己。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索隱曰謂人主志在簡要而說者務於游辭汎濫涉文華則君上嫌其多迂遠文而無實也。）順事陳意。則曰怯懾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索隱曰說士當知夫人主之所敬而特以文飾之其有所避諱而醜之則當滅其事端而不言也。）彼自知其計。則毋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毋以其敵怒之。（索隱曰謂人主自勇其斷說士無以己意而攻問之是以卑下之謀自敵於上而致譴怒也。）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索隱曰概猶格也劉氏云秦昭王決欲攻趙白起苦說其難遂已之心拒格君上故致杜郵之僇。）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

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索隱曰拂音佛大忠志在匡君於善君初不從則止待君之悅而又進諫故無所拂悟於君也。）悟言無所擊排。（索隱曰謂大忠說諫之詞本欲歸於安人興化非別有所擊射排擯也案韓子作擊摩。）乃後申其辯智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索隱曰言人臣盡知事上之道難也韓子作得盡之辭。）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索隱曰言君臣道合曠日已久誠著於君也君之澤周浹於臣魚水相須鹽梅相和。）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索隱曰韓子作能士之所恥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

於君。君曰。是嘗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索隱曰庶幾於善諫說也。）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

王下史記有後字

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幷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太史公曰。申子卑卑。（索隱曰自勉勵之意。）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姚賈譖殺韓非　　戰國策

四國爲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爲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而百姓靡於外。爲之奈何。羣臣莫對。姚賈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按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金。衣以其衣。帶以其劍。（元帶作舞。今從國策劉本。）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爲交以報秦。秦王大悅。賈封千戶。以爲上卿。韓非短之曰。賈以珠玉重寶。南使荊齊。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爲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爲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爲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尙何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尙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聽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梁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不庸。（讎售同。義皆自售求傭而棘津之人。無願役之者也。太宰德夫曰。庸用也。不必讀爲傭。）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之賈人也。（鄙下元有人字。）南陽之幣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使若卞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爲己用。故可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羣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秦王曰。然。乃復使姚賈而誅韓非。

李斯督責之術（元載集解索隱。今加抄略。）　　史記

李斯數欲請閒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二世紀作刮。）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

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甌。（○二世紀作瑠。）啜土鉶。（音刑）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徐廣曰。觳音學。一作穀。推也。索隱曰。爾雅云。觳盡也。言監門下人飯猶不盡此。徐氏云一作穀。則字宜作較。鄒氏音角。○因案。荀子論墨子曰。瘠則不足欲。注。瘠非養薄也。莊子說墨子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郭云。觳無潤也。義與瘠同。今案史記一本作觳。觳亦與瘠義同。管子曰。剛而不觳。注。觳薄也。史注皆非。）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渟水。致之海。（○二世紀致作放。）而股無胈。（胈。膚毳皮。）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黧黑。遂以死於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者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索隱曰。督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督名責實。卽形名之術。）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

一記無責字

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索隱曰。恣音資二反。睢音呼季反。恣睢猶放縱也。謂肆情縱恣也。）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謬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責督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索隱曰。格。強悍也。虜。奴隸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韓子作殷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惟明主爲能深責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索隱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以言其少也。謂庸人見則取之不釋。以其罪輕也。故下云罰不必行。卽庸人弗釋尋常也。○案說山訓注。釋舍也。搏取也。）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索隱曰。爾雅云。鑠美也。謂百鎰之美金在地。雖有盜跖之行。亦不取者。爲其財多而罪重也。故下云搏必隨手刑。盜跖不搏也。搏猶攫取也。凡鳥翼搏物。必轉足取攫。故人取物亦云搏也。）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

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許愼曰。樓季魏文侯之弟。王孫子曰。樓季之兄。）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詩曰。牂羊羵首。毛萇云。牡曰牂。）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陗塹之勢異也。（索隱曰。陗峻也。高也。音七笑反。塹音漸。以謂陗峻則難登。故樓季難。五丈之限。平漸則易陟。故跛牂牧於泰山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耶。（索隱曰。舍猶廢也。止也。謂爲人主不能行聖人督責之術。則已廢止。何爲勤身苦心爲天下所役。是何故。可不哀哉。言其非也。○舍猶除也。言除爲天下之役外。復何所事乎。言其必以身爲天下百姓所役也。上文云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索隱誤。）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間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索隱曰。拂音扶弗反。摩音莫何反。拂世言與世情乖戾也。摩俗言摩礪於俗使從己也。）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途。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掩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

案李斯之文。爲絶品上乘之文。其在先秦。號稱第一也。然二世李斯皆能稱引韓子。當時百家之書盡火。而何韓子獨存。意其爲法律之書。故亦不去也。惜乎李斯以至妙之文。懷不仁之術。而投諸不令之朝。如置煙霄紛絶流眄耳。故曰。人以文爲表。文以人爲重。言不文行不遠。文不人亦不可行。（蓋此趙世楷所識。）

（原書句不今姑從原。）

韓非論

眉山蘇軾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

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形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値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術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

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韓非論

蘇轍

商鞅以法治秦。而申不害以術治韓。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愼法。罰加乎奸令。所謂法也。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羣臣之能。所謂術也。法者臣之所師。而術者君之所執也。及韓非之學。並取申商。而兼任法術。法之所止。雖有聖智不用也。術之所操。雖有父子不信也。使人君據法術之自然。而無所復爲。此申韓所謂老子之道。而實非也。彼申商各行其說耳。然秦韓之治。行於一時。而其害見於久遠。使非不幸獲用於世。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太史公悲韓非知說之難。而卒以說死。故裁其說難於篇。然古之君子循理而言。言之利害不存乎心。說言出而必合。雖有不合。要已無媿於中矣。豈復立法而求其必售邪。今非先立法而後說人。既已不知說矣。而況非之所以說秦。蓋求禍之道乎。太史公以李陵之事。不合於漢武帝。終身

廢辱。是以深悲之歟。

孔明寫申韓書（出于外集）

成都楊愼

宋儒論孔明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孔明不以經子輔導少主。而乃以刑名兵法。何邪。唐子西云。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制略爲貴。後主寬厚。襟量有餘。而權略智謀不足。當時識者咸以爲憂。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貴輕重。愼權衡。申子覈名實。韓子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金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此論見唐庚著三國雜事。）此言當矣。予又觀古文苑載。先主臨終勅後主曰。申韓之書。益人意思。可觀誦之。三國志載。孟孝裕問郤正太子淸尙。正以虔恭仁恕答之。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其知權略知調何如耳。然則孝裕之見。蓋與孔明合。而後主之觀申韓書。亦先主遺命也。獨以是病孔明。不惟不成人之美。亦不知時務矣。

附錄終

趙用賢曰。此篇與國策所載大異。相同是秦文之極佳[illegible]考

[illegible]曰。大約規模[illegible]范雎[illegible]范[illegible]此[illegible]繁[illegible]劇

汪道昆曰。此[illegible]初見秦。其策余任[illegible]破從一著。中間反[illegible]趙從約謀臣不忠[illegible]起伏[illegible]注作士[illegible]也[illegible]此篇[illegible]之人言也[illegible]本[illegible]非[illegible]見[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一（一無非字。一作卷之一。全篇同。篇題下不逐第而數之。下皆倣此。）

初見秦。存韓。難言。愛臣。主道。

江都　松皋圓纂聞

初見秦第一（物茂卿讀韓非子曰。秦策載此文。發端作張儀說秦王曰。鮑彪以所說皆張儀死後事。而刪去張儀二字。爲西周謂齊王之比。吳注詆其失考。言非以韓王安稱藩使秦。始皇十三年也。次年見殺。圓案吳注王應麟云。姚氏謂韓非子第一篇。呂成公麗澤集文取此。）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國策聞下有之字。不智不忠上有爲字。凡擧異同。他書文義劣者不復下。皆倣此。○太田[illegible]韓非子翼毳曰。凡言聞者。率稱古語舊事。吾聞嘗聞之類皆是。）爲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策作言不審。吳注。卽上云不智也。物曰。當看古文變化處。）雖然。（鮑注。謂已未能如言也。）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鮑注。悉。詳盡也。裁。制也。物曰。冀察其言當否。以裁其有罪無罪。）臣聞（國[illegible]卽[illegible]

上[illegible]謂[illegible]）天下陰燕陽魏。連荊固齊。收韓而成從。（[illegible]）（時山東國強。楚爲大。故從人結之。傳以爲固。物曰。案蘇秦傳。趙爲從長。故此不言。[illegible]韓最弱。蘇秦乃從家所擴。故曰收。且[illegible]之詞耳。[illegible]）（高誘曰。連關西曰橫。合山東曰從。春秋正義云。楚荊一木二名。故以國號亦得[illegible]者。又秦紀索隱正義皆云。楚稱荊者。以避莊襄王諱。策注亦云。爲始皇避其父諱。[illegible]）將西面以與強秦爲難。（一作秦強。策無強字。）臣竊笑之。（多見其不知量也。）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一作三亡。策同。吳注。作二亡。物曰。謂天下得二亡之道也。蓋謂秦必有天下而六國必亡也。）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illegible]）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高誘云。圓曰囷。方曰倉。吳注[illegible]府[illegible]府藏貨財者[illegible]倉藏穀粟者。）悉其士民。（悉。悉起。士民。兵也。）張軍數十百萬。（[illegible]）其頓首戴羽爲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一無此二十字。策同。吳注[illegible]韓有此文。山仲質曰。國語。綿叔虎被羽先升。注。羽。鳥羽。係於背。若今軍將負旄。又漢書注。[illegible]將背負雞鳥之毛。謂戴羽而爲將軍者也。[illegible]）

尚[illegible]由[illegible]諸侯之[illegible]此[illegible]者之得[illegible]民變也

[illegible]日文[illegible]如[illegible]

陳深曰[illegible]

（[illegible]也。國語。莊子[illegible]胡之纓。疏云。謂屯頭抹額也。飾首。卽屯頭也。羽[illegible]羽。從軍[illegible]死者上飾也。斷死於前。決死於未戰之前也。[illegible]羽絕句。[illegible]于左軍者。旗卒皆羽。若右軍白旗卒皆白羽。中軍黃旗卒皆黃羽。是也。若謂山東之民從軍者。能奉將軍之命。爲之奮鬬致死于軍前者。亦必多矣。[illegible]必死[illegible]然謂戰[illegible]則皆奔北不能如[illegible]也。謂非無勇之士。而[illegible]上者不能信賞必罰以鼓其勇耳。）白刃在前。斧鑕在後。（[illegible]策[illegible]不進戰者。故在後。）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舜策無此句。[illegible]行人燭過[illegible]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弊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山曰。荀子。秦人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圓案。事。役也。使有功者役無功者。所以勵戰士也。物曰。不論已有功未有功者。從事戰鬭。蓋言賞罰明之效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衽。策作袵。同。衣衿也。）生未嘗見寇。耳聞戰鬭。（一說國字。）頓足徒裼。（吳注。頓。踊也。徒。徒跣。[illegible]漢[illegible]陽[illegible]傳。頓足起[illegible]。案內頓足而[illegible]跳注。猶累足也。又遊仙窟。舉手頓足。雅合宮商。中山傳信[illegible]太平曲云。小頓足。又云。交手頓足。接節如前。張儀傳。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illegible]

[illegible]恐跳[illegible]字訛。張儀傳。秦帶甲百餘萬。跳[illegible]科頭。注[illegible]也。又云。偏擧一足曰跳。[illegible]則與頓足字[illegible]切[illegible]。謂戰上勇奮之狀也。）犯白刃。（中庸。白刃可蹈也。）蹈鑪炭。（鑪。策作爐。[illegible]）斷死於前者。（策注。以死自斷。吳注。斷死。[illegible]斷也。山曰。荀子。爲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illegible]）皆是也。（策作比是也。物曰。兩者蓋謂前言者然也。論語。滔滔者天下皆是。是字亦訓然。）夫斷死與斷生者不同。（者一作也。策同。[illegible]）而民爲之者。是貴奮死也。（策無死字。[illegible]）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剋天下矣。（[illegible]）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illegible]）名師數十百萬。（策注。名。謂有勇決之[illegible]）

言此四段起其處。

此言秦所以不王之故、始用當曰先總會謀臣之大意、後乃細究。

（名曰冒功之士、又有貂陳之士、勇鋭之士是也。）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策注、與、言與之爭也。）天下不足兼而有也。（圓萬人齊死、可勝天下、今有數十百萬、是并天下有餘力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剋、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策注、當、相値也。）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圓其、一作此、策同。）然而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策注、此頓、言其勞弊索盡也。疇、耕治之田、圓孟子注、一井曰疇。）此無異故。（策注、猶言無他事也。）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策無上其字。吳注、韓非謂張儀以秦殉韓魏、甘茂以秦殉周、穰侯、應侯攻他國以成其私、所謂非一人也。）臣敢言之。（圓識其父兄大臣之過、故曰敢、敢者冒昧之意。）往者齊南破荊。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策有之君二字。荀子說齊閔王事曰、強南足以破楚、中足以舉宋、西足以詘秦、北足以敗燕。注、史記齊閔王二十三年、與秦敗楚於重丘、南割楚之淮北、三十八年伐宋、宋王走死於溫、二十六年與韓魏攻秦至函谷軍焉、圓案史表閔十年破燕、吳氏云齊宣王二十九年伐燕取之、此據孟子爲說、然當韓史策皆云閔王、安知孟子必不謬乎。山曰、使、使令之、一作伏、又作服。）土地廣而兵強。（策無士字。）戰剋攻取。詔令天下。（詔令猶言號令也。鮑云、時未稱詔、此秦史之言耳。吳曰、詔、告命之也、下文詔之及後策趙王之教詔之使者明詔之類。）齊之清濟濁河。（吳注、左傳齊履西至于河。圓燕策、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以爲固。注、齊水色至清、尙書大傳河色黃赤、衆川之流蓋濁之積也。左傳疏、河之清、人壽幾何。魏都賦、濟沽如濟、濁謬如河、杜甫詩、濁河終不汙清濟。）足以爲限。（秦策高注、有險塞、故曰限。）長城巨防。足以爲塞。（策作鉅防。蘇秦傳同、注、濟北盧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後志注、防門即鉅防。圓竹書紀年、周顯王十八年、齊築房以爲長城、博物志、齊南有長城巨防陽關之險、北有河濟、足以爲固。）齊五戰之國也。（舊注、謂五破國。鮑注、上所謂南破東破之類。吳注、四面及中央受兵。物曰、齊地偏東、不可言四面受兵、吳注非。圓猶言五勝也。）一戰不剋而無齊。（舊注、謂樂毅破齊於濟西。）由是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舊注、謂秦宜以齊爲戒也。）且臣聞之。（一無臣字。）曰。削迹無遺根。（莊子、孔子削迹於衛、策作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物云、根、鄰、存、一叶。傍注、起下文秦破三國而不取、復與爲和、是不除根也。）秦與荊人戰。大

此言秦攻楚而不取失計。

第一段結。

此言秦攻梁而不取失計。

第二段結。

破荊。襲郢。取洞庭（策注、揚州記、大湖一名湖亭、一名震澤、一名洞庭。）五湖（吳注、五湖說不一、索隱曰、具區、洮滆、彭蠡、青草、洞庭、又說太湖、射陽、青草、丹陽、宮亭、宮亭即彭蠡、張勃吳錄謂太湖別名、或說太湖中自有五湖。圓汲冢周書、東南揚州、其藪澤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圓案此曰洞庭五湖、則似不可并太湖而數之。）江南。（策注、前漢志所謂江南地廣者。）荊王君臣亡走。（策無臣字。）東服於陳。（物曰、服、策作伏、是即伏匿意。山曰、荀子、楚父死焉、國舉焉、負三王之廟而辟於陳蔡之間。注、楚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鄢郢、燒先王墓夷陵、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當此時也。隨荊以兵。（策兵作追。）則荊可擧。（策注、拔其國、如擧物然、言易也。）荊可擧。（策無可字。）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山曰、詩、民之貪亂。貪猶欲也。）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齊燕勢弱、則皆親秦。凌、侵也。）然則是一擧。（策注、擧、行也。）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策注、使之朝秦。）而謀臣不爲。（舍此而不行。）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爲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策無稷字、下文同。令圓下語平世圓、禮郊特牲、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宗廟令、蓋掌陵園者、如漢時大廟令、祠祀令也。）牽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策以作已、通。）天下又比周。（策作比志。）而軍華下。（圓華陽之下也。）大王以詔破之。（史表、秦昭三十四年、白起擊魏華陽軍、芒卯走、得三晉將、斬首十五萬。物曰、國策詔作詐、吳注以韓爲是、案此謂此出於王獨斷、以見謀臣不盡忠也。）兵至梁郭下。（策注、改郭作郛。）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擧。（策注、梁以都言、魏全國也。）擧魏則荊趙之意絕。（策注、魏居二國之中、而爲與國、故擧魏則二國不通。）荊趙之意絕。則趙危。（策注、趙尤近秦。）趙危則荊狐疑。（狐性多疑、故曰狐疑、策作孤、一字。）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擧。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爲和。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反、復也。策無反字。）此固以失霸王之道

將曰此以却前

三段結

破趙不取又矣

榜曰秦戰最雄知長平之勝秦最悔莫如不乘取趙以致後來能王稽之敗故此痛切言之可秦王發寤此其遊揣摩處

方事過故言始特多

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魏冉相秦封於穰）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舊注穰侯營私邑謀秦故曰兩國策注秦及穰侯所封也如封剛壽以廣陶之類物曰史記穰侯傳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以自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言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昭王昭王於是用范雎。）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策作罷病）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舊注趙居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雜四國之人故曰雜）其民輕而難用也。（策注輕則其志不堅圓四通之國其民大抵輕剽好利難用於戰鬭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圓四方受敵。）下不能盡其民力。（上則政法不修下則民力像息無下作上）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萌。（萌策作氓同注在野曰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趙孝成王四年秦攻韓上黨道絕其民皆不欲降秦於是上黨守馮亭遣人請降於趙趙受其降爲發兵軍於長平以抗秦兵事詳史記）大王以詔破之。（圓史記韓桓惠王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殺馬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平）拔武安。（秦策趙王封蘇秦爲武安君注趙邑正義云洺州武安縣又趙奢傳注在邯鄲西）當是時也。（上文作此時古文不拘）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圓白起傳武安君破趙兵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然則邯鄲不守。拔邯鄲。筦山東河間。（策作完河間無山東二字物曰國策淖齒管齊之權注管猶管權之管專之也圓筦管斡通食貨志欲擅斡山海之利注斡謂主領也）引軍而去。西攻修武。（圓魏世家正義云懷州修武縣本殷之甯邑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勒兵於甯改名修武）踰羊腸。（圓趙世家注太行山坂道名）降上黨。（一作踰華絳上黨）代四十六縣。（四策作三）上黨七十縣。（策作十七趙策上黨之守馮亭曰今有城市之邑七十吳注史作十七）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策作皆秦之有也）以代上黨。不戰而畢爲秦矣。（一無以字策同畢下一有反字○以猶念也圓畢必通）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爲齊矣。（策注東陽屬清河此本趙所得齊地今趙弱故齊復取之則益弱矣）中山呼沲以

王志堅合雅引沙隨程氏云非書有存韓篇故李斯言非終爲韓不爲秦也後人誤以范雎書厠于其書之間乃有難韓之論通篇罪非議稱宗國則非也

第四段結

張榜曰復設趙患意行精神又於趙事中史作三段說調疊發

北。不戰而畢爲燕矣。（沲策作池周禮作惡池古字通吳注韓作呼沱○策注呼沲在代屬趙燕乘敝取之圓當時之勢利於魏齊燕故欲與之分趙地也）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亡上策有必字吳氏云非之言及於亡韓是豈可不爲寒心甚矣其忍也圓謂韓而言亡者以見其不黨于宗國也入說之道似有不得不然者矣）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詩傳壞瘣也謂傷病）蠹魏。（策注蠹者病其中也。）拔荆。（策作挾荆）東以弱齊燕。（燕上一有強字吳注引同案東以弱齊燕上文已兩見）決白馬之口。（山曰蘇秦傳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索隱曰案白馬河津在東郡決其流灌外黃濟陽也）以沃魏氏。（傍注沃灌也。）是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圓韓魏趙亡則合從之計不成）大王垂拱以須之。（策注須胥同待也）天下徧隨而服矣。（策作編隨注以繩次物曰編編隨言衆隨而降伏也諸本從之物曰徧最奇古吳注韓作則徧隨而服矣誤）霸王之名可成也。（一無也字○上云徧隨而服故此不復言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爲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弃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謂不得尺土也）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策注亡國以長平之敗言趙圓謂取欺猶見侮也上曰亡國之形下曰趙當亡故此喚爲亡國）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矣。（度其不盡忠圓量智多少）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圓秦昭王信應侯之言不果攻趙既而息民繕兵復伐趙不利強起武安君武安君不肯行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七月不降）弃甲負弩。（物曰謂棄甲及其所負弩古文辭法）戰竦而却。（却退也吳注韓作澤圓案澤釋通謂釋兵也亦通圓竦悚同考聲云戰竦心不安也懼也策作戰慄）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軍乃引而退。并於李下。（策注後志河內有李城趙封李同之父於此吳注韓作李下圓并如孫子并敵一向之并與屏通案秦策五國伐秦義渠之君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豈指此耶李帛之下云李下猶華陽之下稱華下也）大王又并軍而至。（策至作致屬下）與戰不能剋之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運一作軍策作又交罷却○此言進退俱窮其卒遂至罷兵也秦策秦使五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不利亡）

孫曰文勢甚似收末段而前四俱數妙于

（五校復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遂罷圍，是也。傍注：逆罷猶交罷也。）天下固量秦力三矣。（㩁叢上宜有已字。）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極疲極。策注：言盡其力之所至。）由是觀之，臣以爲天下之從，幾不難矣。（策作豈其辨矣。舊注：諸侯知秦兵頓，民疲則從益堅，故曰不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策注：比，密也。言其志親。）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策無曰字。○淮南子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蹪於山而蹪於垤。國說苑：戰戰栗栗，日慎其事。賈誼新書：執事而臨民者日戒慎一日。尚書：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馬融云：一日二日，猶日日也。博雅：戰戰、栗栗，懼也。）苟慎其道，天下可有。（物曰：栗日一叶，道有一叶。國句讖也。湯盤銘曰：苟日新。董仲舒曰：兢兢日行其道。）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率音帥。國尚書：紂有億兆夷人。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兆恰百萬。）左飲於淇溪，右飲於洹谿。（一作洹水。策同。國左右謂左右軍也。毛詩：淇水在右。世本古義：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相衡之山東面，故以北爲左，南爲右。方案殷都之右，於周爲左，故曰左飲。廣輿記：淇園，彰德府，古朝歌地。項羽記注：洹水在安陽縣北，去朝歌一百五十里。通雅：洹，戶千切。）淇水竭而洹水不流。（策注亦竭。）以與周武王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國語注：素甲，白甲也。策注：縞素。爲之非金革也。國武王在喪服，故用素甲。）戰一日（日，一作夜。）而破紂之國，（國周禮注：國謂城郭中也。）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無傷殷之亡也。）知伯率三國之衆，（國智氏及韓魏。）以攻趙襄主於晉陽。（策注：禮大夫稱主。）決水而灌之三月。（策作三年，十過篇同。晉陽三年。吳注：趙策亦兩云三年。）城且拔矣，襄主鑽龜（莊子：七十二鑽而無遺策。司馬彪曰：鑽謂命卜以所卜事而灼之也。）筮占兆，以視利害。（山曰：策作錯龜數筮。占兆，龜策傳：灼龜觀兆。飾邪篇：鑿龜數筴。荀子：錯龜陳卦。注：謂以火爇荊灼之也。詩云：爰契我龜。箋云：契灼我龜而卜之。策注：灼龜拆處曰兆。國周禮注：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也。）何國可降。（國命卜之辭也。）乃使其臣張孟談。（使如字。謂以事委之。）於是乃潛行而出，（城四面蕩水，故潛行。）反知

張榜曰退起處作收處妙絕

孫鑛曰亦是逆奕近攻汪道昆曰本段一正一反意通篇之意作祈

張榜曰四承上一反放計妙至末似方淺淺而一句已剪截矣

張榜曰非之武多碑而爲韓之情亦甚願至李斯雄辭奇策剝心難耳而發非之陞情如龍此豈非飢死役李斯之徒振暴非短初然不宜在韓子書中

孫鑛曰文氣甚遒勁有餘

趙本題注韓宗國也秦王欲得非於是急攻韓韓丁走非使秦秦七悅李斯患而間之

伯之約，（策注：使韓魏背之。）得兩國之衆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主之初。（使趙氏復常如初。策作成襄主之功。）令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上曰：若此曰如，古文不拘。）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一無而字。）臣昧死願望見大王，（國紫芝曰：獨斷，漢承秦法，群臣上書皆曰昧死。）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荊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言字蓋管到此。策注：舉猶拔也。齊燕二國去秦遠，未可加兵，故親之以寬兵力。其後秦滅諸侯，二國獨後亡，以此故也。國觀親齊燕語，恐非韓子之說也。此篇蓋合從者爲齊燕游說者耳。）大王誠聽其說，（國誠，策作試。是對韓子試聽臣之術。）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策注：徇，行以示人也。）以爲爲王謀不忠者也。（元脫一爲字，今從吳氏所引本補。）

存韓第二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爲扞蔽，（韓策：尚靳謂秦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爲隱蔽，出爲雁行。今韓已病矣。田齊世家：周子曰：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山曰：扞，楯也。管子：一馬其甲七，其蔽五。注：蔽所以捍車馬也。國左傳釋文引詩干城，下本作扞。案蔽亦楯也。難篇犀楯，呂春秋作犀蔽。）入則爲蓆薦。（物曰：蓆薦在下，猶言臣妾。但謂出入唯秦之從耳。）秦（衍文，不然上下必有缺文。）特出銳師，（趙策曰：昔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即此類。）取韓地而隨之，（每秦有事于他國，韓則悉起國中之兵以隨其役也。國取如取吾田疇而伍之之取，謂舉國地以隨其後。）怨懸於天下，功歸於強秦。（秦伐他國，而韓佐之，故韓受其怨，而秦常獨享戰勝得地之功也。國懸猶結也。韓雖諸國從秦之役，故與天下共結怨仇，而其事秦之功則獨歸于秦也。）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臣竊聞貴臣之計，（今下一有日字。）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徒，（物曰：蘇秦之徒爲從說者。）欲贅天下之

韓用贅曰非直拘
貴人之失計宜乎
斯之日爲侯旣而
韓不趙免也范睢
三見秦王面[illegible]略
左右之謀[illegible]先事
外事以齊韓王非
督不及此矣

兵。（舊注，贅，連綴也。山曰，說苑，梁王贅其羣臣，而議其過。詩傳，贅，屬也。圓詩[illegible]贅，贅綴也。謂贅綴而屬之也。孟子曰，屬其耆老。書傳曰，贅其耆老。是贅爲屬也。）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欲西而行其意。（圓秦強則六國必亡，明辨此說，以爲合從，秦在西，故西面。）非一日之計也。（物曰，蘇秦以來，趙爲從長。）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釋，舍也。攘，除也。）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山曰，明，猶信也。物曰，謂天下益明白合從之利也。）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趙世家，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與此意同。圓佩文韻府引作四擊，擊，小擊也。）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修守備，戒強敵，有蓄積。（有一作存。）築城池以固守。（一作守國。○物曰，謂韓雖小國，處天下之中，故常應四方來擊者，而習守禦之計也。）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物曰，權，秦權。我，亦秦也。山曰，詩傳，摧，沮也。一說，恐揣字訛。揣，度秦兵力也。）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爲原。（圓據以固其本，如川之有源也。）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物曰，資，助也。假，藉也。言韓魏叛秦，則與齊趙合，是助力於趙，藉勢於齊也。）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圓陷陳勇銳之士也。吳都賦，士有陷堅之銳。）懃於野戰。（懃一作勤，同。○列子，人有慰喻其懃者。原道訓注，勤，勞也。）負任之旅。（物曰，卽轉餉者。旅亦卒也。圓旅，衆也。荀子注，任，負車。任重之事也。又趙策，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鹽鐵論，甲士死於軍旅，中士罷於轉漕。）罷於內攻。（物曰，罷，疲同。圓呂氏春秋，趙孔青大敗齊人，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爲二京。寧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越聞之，古善戰者，莎隨賁服，卻舍延尸，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則合羣苦弱以敵。（謂連合羣困苦疲弱者，足以敵秦。卽指韓魏之屬也。楚策，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強也。）而共二萬乘。（楚策，是楚魏共趙也。注，共謂與魏共攻之。二萬乘，齊趙也。韓魏與齊趙共從親，則趙益強。）非所以亡趙之心也。（物曰，秦之本心欲離從孤趙，而後圖之也。）均如貴臣之計。（臣，一作人。○攻內臣之韓，而不親，舍外敵之趙，而不伐，皆失計也。故謂之均。列子，均，天下之至理也。圓相如傳，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國語，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注，鈞，同也。釋稱訓，鈞之哭也。注，鈞，等也。圓說苑，鈞若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則秦必爲天下兵質矣。（魏策，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我國爲天下質乎。又云，今我構難於秦，兵爲招質。呂子注，招，的，中攄皮者。荀子注，質，射侯，的正鵠也。物曰，質，的也。謂天下之鋒必聚于秦也。）陛下雖以金石相弊，則兼天下之日未也。（古詩，人生非金石。注，引此文，作雖與金石相弊，兼天下未有日也。七發注同。○山曰，以與通。魯仲連傳，與天壤相弊。物曰，謂陛下之壽雖使與金石同盡也，一統之業，猶在久遠，而不親自享之也。陛下字，可見秦未稱皇帝時已用之矣。後乃沿用其舊遺耳。圓孔叢子，乘由前訓，將與天地相敝矣。郭璞不死樹贊，不死之樹，壽蔽天地。敝，弊，蔽，通。弊，壞也。舊注，盡也。蔡邕獨斷，陛下者，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陛下者而告之也。）今賤臣之進愚計。（一無進字。）使人使荊，重幣用事之臣。（物曰，謂行重幣賂楚用事之臣也。）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趙數陵侮秦國，故今伐之，明親此事，令楚不援趙也。）與魏質以安其心。（先是魏黨于趙，今趙見伐，則魏必懼，將益協和以敵秦，故先送質子以與之和，令其意安。）從韓而伐趙。（韓周事秦，故發其兵。）趙雖與齊爲一，不足患也。（楚魏不動，則趙所恃者獨齊耳。）二國事畢。（舊注，齊趙。）則韓可以移書定也。（韓一作轉。○謂攻齊趙之事已終，則弱韓可發一紙檄而定服之，不須加兵。）是我一舉。（下云一動，意同。）二國有亡形，則荊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越語注，謂害人。山曰，見尉繚子，說苑。圓出孫子。）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以，猶念也。稱衡，見亡徵。提衡，見有度。圓謂匹敵，平衡也。）加以齊（齊同親趙。）今又背韓。（使韓背秦。）而未有以堅荊魏之心矣。一戰而不勝，則禍構矣。（構，結也。）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強弱，在今年耳。（韓字誤，當作趙。伐韓則趙強，攻趙則秦強，成敗強弱在此一舉。韓子蓋欲嫁禍於趙，使韓免於兵也。）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應上文非一日之計也句。）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攻韓而不能拔，則韓輕勢弱，故曰危事。）爲計而使諸侯有意我之心。（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諸侯內懼不敢事秦也。物曰，意，疑慮也。我，謂秦也。）至殆也。（殆亦危也。）見二疎。（卽上文均如貴人之計是也。疎一作疏。物曰，見，示也。疏，謂計拙也。示計疏拙者二也。）非所以強於諸侯也。（謂失霸術。）臣竊願陛下之幸熟

張榜曰，見二疎妙。

（[illegible]用賓曰、此是嘗時紀載之文、幷敘李斯語。）（陳深曰、斯與非同門、乃互相傾軋如此。）（孫鑛曰、斯二說與前非所說、文氣却一律、恐俱爲非學者所述。）（張榜曰、敘事畫然。）

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間焉。（一無夫字。間作閒。）不可悔也。（物曰、謂使合從之士得其餘、以伺之、雖悔之不及也。）

李斯上書。

（一本全篇連接、無此及下題。○宇子迪讀韓非子補云、李斯此書及上韓王書、蓋後人收於此。圓案、二書並繫後人擬作、恐非出于斯手也。前書釋秦策范雎之言、後書演趙策秦王之語、足附託之最易見者。）

詔以韓客之所上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一無書字。○文選注、章表奏駁、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臣斯甚以爲不然。（一無臣斯二字。或曰、甚字衍文。）秦之有韓。若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吳語、伍子胥曰、譬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齊魯疥癬也。秦策范雎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爲秦害者莫大於韓。）虛處則㤥。（舊注、㤥、妨也、音亥、傍注音改。物曰、謂虛曠無事以處、則但覺稍有妨礙已、心腹之病、蓋謂疝積之類。圓、一說、虛、丘墟、高燥之地也。莊子、民濕寢則腰疾偏死、木處則惴慄恂懼。）然若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然字、舊讀屬上。物曰、極劇同、有勞劇奔走之事、則發也。瀕、內經、濕氣勝者爲著痺、注、重著不移、濕從上化。說文云、痺、濕病也。詩傳、骭瘍爲微、腫足爲尰、箋云、此人居下濕之地、故生微腫之疾。荀子、賦、反覆甚極、注、極與亟同。又小學、范魯公詩、亟走多顚躓。此謂濕病重著而不移去、以此疾走則爲腫足之疾發矣。）

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爲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物曰、卒報、猶云告急變也。）秦與趙爲難。荊蘇使齊。未知何如。（物曰、荊蘇、人姓名、是時使齊、說欲其與趙絕矣、而未反命、故曰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趙之交。未必以荊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二萬乘、齊趙也。趙悉發其兵、而齊又助之、則是秦敵於萬乘之國二也。齊策、悉趙涉河關、注、悉、悉起其兵。）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强也。今專於齊趙。（專以攻齊趙爲事、如極走者。）則韓必爲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荊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崤塞之患。（趙策、昔歲崤下之事、韓爲中軍、以與諸侯攻秦。案、九國伐秦、以楚主盟、故曰韓與荊有謀、下文秦先報伐楚、亦由此也。又齊策、齊宣王西攻秦、秦爲齊兵困於崤塞之上、十年攘地、秦人遠迹不服。吳注、秦患後七年、五國擊秦、齊師獨後、不敢他戰、無考。圓、策又云、韓襄王五十四年、與齊魏擊秦於函谷、河渭絕一日。注、函崤地近。圓、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孔傳、崤、秦要塞。圓案、物氏亦謂、蓋指孟明敗績之事、非也。）非之來也。（非、韓子名。）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爲重於韓也。（未、一作大、一無不字。○謂欲使韓國安存、且有威重於諸國、故來說耳。西周策注、凡言重者、制人而不制於人者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主術訓注、釣、取也。圓、後漢劉傳注引、非作辯、秦下有也字。）而以韓利闚陛下。（舊注、闚伺王意、因陳入說、以求韓利。）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舊注、見重於二國也。）此自便之計也。（便、利也。）臣觀非之言。（卽前上書。）文其淫說靡辯才甚。（飾其淫靡之說、以惑人聽、才敏爲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淫、猶惑也。）而聽其盜心。（飾姦釣利、故曰盜心。物曰、縱其盜賊之心。）因不詳察事情。（情、實也。）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物曰、謂不聲言其伐何國也、下未名所之同。）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爲計矣。（舊注、懼其伐己。）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物曰、謂使韓王入朝。）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物曰、內、入也、留其身韓王。山曰、內、因字訛。）

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爲市。（社稷之臣、謂用事者。物曰、與韓人約、以地易王、如市易然。）則韓可深割也。（東周策注、割、謂出地。）因令象武發東郡之卒。（象武、秦臣姓名、希姓錄收此。東郡、秦所置、蓋伐魏取之。）闚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闚、猶闚也。之、適也。）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圓、謂與趙絕交。）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强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圓、賈誼傳、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荊人狐疑。必有忠計。（謂以事秦爲計也、自秦而言之、故曰忠計。）荊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世家正義、蠶食、桑葉漸進必盡也。）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察、一作審。）秦遂遣斯使韓也。（圓、此記者之詞。）

（茅坤曰、斯之忌正在此。）（陳深曰、李斯之深計、名爲忠秦、實乃間非。）

李斯上書韓王

先言秦之有施於韓，次言韓之報秦，集恩，其曲在韓。

陳深曰，此敘秦韓輔從之事，及諸侯不直韓。

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國語晉注，戮力竹切，字當作勠，從力者并力也。然諸本皆從戈，古字通用，舊康呂靜音留，又字林音遼。）前時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時一作世，先時字見趙策，五諸侯伐韓，未聞，或說五字衍文。）秦發兵以救之。（史記韓傳，王二十三年，趙魏攻我華陽，秦使白起救之，豈是耶。）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山曰，左傳族姓班位，孟子周室之班爵祿也，注，班，列也。）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此謂韓之地狹兵寡，恃秦以存，不能獨立于天下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秦策，五國伐秦，楚策，五國約以伐秦，注，秦惠文君後七年，韓魏趙燕齊共伐秦，圍案秦紀年表所記五國名各不一，楚世家，蘇秦約從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之，五國皆引歸，齊獨後，因考之，擊秦者實六國也，楚爲盟主，故不數之，而云五國歟。）韓反與諸侯，先爲雁行，以嚮秦軍於關下矣。（魏策，雁行頓刃，注，以次進也。或云，先共字訛，關，函谷關，嚮先，謂率爲前導也。韓世家，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雁行以來，蘇秦傳，使弱燕爲雁行而強秦敝其後，皆爲同心旅進之義，與王制兄弟之國雁行少異。）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杜倉相秦。（杜倉，秦臣。○秦策，呂不韋說楊泉曰，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士，十字訛，卽杜倉也，焦氏筆乘，十卽古杜字，省文，士姓，杜伯之後，左傳，士穀及士會，士燮，士鞅，士當作十，傳譌耳，又詩，徹彼桑土，土讀爲杜。）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發下疑少卒字。）而先攻荊。（楚爲從長，故先報伐。）荊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爲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爲雁行以攻關。（物曰，謂初韓以秦爲不義，後遂與秦爲兄弟，今又背秦，此卽所謂展轉反覆也。）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已上楚數韓罪之辭。）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上地，上黨之地，趙策，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殽下之事，韓爲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於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大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效上黨之地以和，卽此事也。○上地說不一，荀子，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具而趨趙，注，上黨之地也，始皇紀，王翦將上地，正義云，上郡上縣，今綏

集解曰，色澤。

州等，趙策，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注，韓之上流，與注，地之上者，魏策，芒卯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注，上流之近秦者，楚策，韓之上地不通，與注，後語作上黨，韓策，張儀曰，秦下甲據宜陽，斷絶韓之上地，又云，夫塞成皐，絶上地，則王之國危矣，案韓之上地，指上黨言也，物氏以爲書腴，失之，又見內儲說下，列子及呂春秋淮南子皆曰，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高誘曰，上地，樂地也，與此不同，釋名云，黨，所也，在山上，其地最高，故曰上黨，是也。）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人之浮說，不權事實。（人一作臣。○浮虛之說，指合從之計。）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爲事。（兵士卒三字一意。）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脣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一疊欲伐秦三字。○此段專祖宮之奇諫虞君之說。）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物曰，將，送也，魏欲攻韓以告秦，秦送其使者於韓，蓋言秦待韓意殷也。）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曩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左右云者，不敢斥韓王也，襲，重也，曩，昔也。）臣斯不得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絶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計之利於韓者。）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耶。（逆，猶拒也，謂不見也，國語，晉伐翟，翟人出逆之。○山曰，以陛下稱它國之王，它書未見。）臣斯願得一見前。（一作一得。）進道愚計，退就葅戮。（道，言也。山曰，漢志，梟其首，葅其肉於市，注，葅，謂醢也，集韻又作蒩，國楚辭，比干葅醢，韓策，其姊不避葅醢之誅。）願陛下有意焉。（請由意而見之。）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秦發兵不留行，（謂其疾進。）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聞於耳，（一說，聞字。）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國趙策，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周禮，族師以鼓鐸旗物帥而至。）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謂其寡弱。）

難用實曰文意蘊
衡字字奇贅
懷深曰聲聲十二
桂內知有長短卷
差句不同
劉良爵円轟然茂
古此先棄之辭西
滙便自別
趙本匯注此亦爲
初見秦之詞慎閑
孫抗放其文違頹
獨肆威忿特者
圍日疑做說辯而
鬱瓩者

（圓五國共敗而使韓獨割地其爲可知也）今又背强秦。夫弃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必襲城矣。（山曰夫字恐衍傍注反掖謂肘腋之欲叛者也圓字彙補掖與腋同）城盡則聚散。聚散則無軍矣。（積聚散則無以供軍）使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一字恐王字下畫誤分而衍也韓都滎陽圓此段折前修守備戒强敵有蓄積築城池以固守之說）道不通則難必謀。其勢必不救。（一無必字）左右計之者不用。（及其危急雖有智者不能施計）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照上不權事實）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心不在焉）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下有計也。（欲謀伐趙之計）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使其使臣不得引見則韓事秦之情未可信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圓佩文引賜作使後志宗室有犯法當死以上宗正以聞乃報決）

難言第三

臣非非難言也。（東周策注難畏限意圓臣非云者蓋上韓王也博雅云畏憚難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物曰此字蒙下十一柱）（澤一作潤〇物曰順比比序順下也山曰荀子使天下莫不順比從服注比親附也毛詩克順克比左傳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字書滑有光潤也荀子順非而澤注有潤澤也圓管子爲人弟者比順以敬論語義疏比是親狎之義楚辭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注順滑澤也博雅濇滑澤也管子順惡而澤注善潤飾之令有光澤孟子潤澤之在君與子）洋洋纚纚然。（舊注洋洋美盛纚纚有編次也山曰論語洋洋乎盈耳哉離騷索胡繩之纚纚圓尚書聖謨洋洋嘉言孔彰纚色蟹反所以韜髮也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注編編列髮爲之次次弟髮爲之亦纚弁總而已是纚有編次之義也）則見以爲華而不實。（祭屈原文注引見下有者字〇見以爲猶見謂也圓左傳陽處父華而不實注言過其行）敦祗恭厚。鯁固慎完。（謹愨廉密固執不回謂其朴直不輸利也物曰鯁硬同山曰鯁骨不下咽也世謂謇諤爲骨鯁者直言難受如骨之哽咽也圓爾雅疏敦厚相勉也徐鍇曰眞心爲慎莊子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則見以爲拙而不倫。（圓中庸毛猶有倫毛詩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傳倫道脊理也）多言繁稱。（圓秦策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言古言也古人有言先民有言之類荀子多言則文而類稱稱古言也由禮必則古昔稱先王鬼谷子繁稱文辭者博也）連類比物（圓史記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學記古之學者比物醜類）則見以爲虛而無用。總微說約。（總取精微務就簡約圓總括也說文聚束也約要也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約也淮南要略訓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徑省而不飾。（徑直遂也圓合類纂語引飾作煩荀子少言則徑而省論而法）則見以爲劌而不辯。（說文劌利傷也）激意親近。探知人情。（意一作急探一作深〇山曰激微字訛論語惡徼以爲知者物曰親近迫切也圓激徼通家語佐之徼其志注徼射其志也探知人情謂以意搜索知其內情也）則見以爲僭而不讓。（僭一作譖）閎大廣博。（圓鄒衍傳其言閎大不經中寬曰閎百家類纂作宏）妙遠不測。（山曰妙眇通遠也）則見以爲夸而無用。（圓莊子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纖計小談。（圓百家類纂作家計貨殖傳周人既纖注儉嗇也東方朔傳數書計注計謂用算也此說射利運籌瑣猥之事也莊子彼所小言盡人毒也注細巧入人爲小言也）以具數言。（物曰謂以錢穀爲言也圓疑算數誤算又作筭具又作昇故相混耶本黃帝時隸首作算數）

則見以爲陋。（圓荀子少見曰陋）言而近世。（物曰近世近俗也山曰荀子遠舉則病繆近世則病傭）辭不悖逆。（委曲遜順不危激也）則見以爲貪生而諛上。（圓荀子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言而遠俗。詭躁人間。則見以爲誕。（詭躁詭異躁詐違世也圓孔叢子請以人間近事喻之荀子易言曰誕〇物曰躁字未得其解閻案有度篇陰躁不得關其佞說疑篇謂詐之人說使篇險躁佻反覆又云躁險讒諛者任躁譟互用說文作趮疾也釋名燥也物燥乃動而飛揚七術訓狡躁康荒國語驕躁淫暴管子躁作姦邪僞詐之人又云民淫躁行私晉謝晦傳王弘見弟輕躁昧進五代蕭希甫性褊而躁進唐章渠牟爲人佻躁志向浮淺嚴選輕躁多姦謀呂渭性險躁諂詭而好利文藝傳杜甫性褊躁傲誕杜易簡李邕皆險躁荀子躁者皆化而愨愨躁反對假有欺詐之義論語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魯論荀子作傲則知躁傲義亦相近圓躁多言也繫辭傳躁人之辭多）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圓捷速給足也）則見以爲史。（山曰論語文勝質則史聘禮記辭無常遜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圓國語史猷書注周禮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學三皇五帝之書史者蓋虛文少實意）殊釋文學。以質信言。（信一作性）則見以爲鄙。（圓殊絕棄也管子質信極忠賤釋之傳其以質言注質誠也鄙與都反俗曰野樸）時稱詩書。道法往古。（物曰道部道中庸之）

趙用賢曰一篇東上關鍵機緊陳深曰每段變換各有章法不可羈制似漫無矩度者然齊而不齊不齊而齊古人矩度原如此

趙用賢曰文法變化無跡可尋又曰以智愚並說轉及文王絕無痕跡

結上起下又粘着文王楚文王又拓開文字異變化孫鑛曰排叙二十三人長短句錯出皆節崔續連類而不厭陳深曰用古人寔事實簡議說一推齊而不齊不齊之齊也妙妙柳子厚與韓韻實徵此者登人用筆響則苦實多時亦雜並無古人之博辨也

（道。國學記當其可之謂時。時稱詩書如孟子說齊梁之君也。周禮訓方氏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注道猶言也。傳道世世所傳說往古之事也。爲王誦之。若今論聖德堯舜之道矣。）則見以爲誦。（毛詩誦言如醉。箋云誦詩書之言則冥臥如醉。）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重憚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國以上文見以爲之事不信術士之言也。）則小者以爲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國說難篇厚者爲戮薄者見疑。）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國吳王夫差信讒賜伍子胥屬鏤之劍以死出史記。）仲尼善說而匡圍之。（國孔子狀類陽虎匡人以爲陽虎圍之事詳家語。又孟子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孔子兼之是善說也。）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國魯殺公子糾束縛管仲以致于齊見左傳。）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匡簡子宋大夫也。而幷曰三君屬文之宜。）上古有湯至聖也。（國有如有周不顯之有詩疏以周文毋故言有以助之。）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七十說爲宰雜家之說也。國國語注僅猶言纔能也。公羊傳注僅猶劣也。勤用力意。）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也。伊尹說湯是也。（至至前也。又有致意。山曰荀子凡說之難以至卑遇至高以至治接至亂未可直至也。國荀子大小至不至之變。注至猶當也。呂子理奚由至。注至猶得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殷紀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之女不憙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幷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案文王說紂書傳散逸其詳不可得而知也。然近得實夫見同列二人之死豈罪懍口不得已而竊歎爲黨自好者不爲也。史記所傳策士之談也。）翼侯炙。（史策云鄂侯。淮南子息侯。蓋一人也。晉世家索隱翼本晉都自孝侯以下一號翼侯。平陽絳邑縣東翼城是也。世本叔虞居鄂。正義云鄂地與絳州夏縣相近。案曲沃莊伯弑晉孝侯于翼晉人復立孝侯子郤爲君是爲鄂侯可見翼鄂本一邑也。）鬼侯腊。（史作九侯。注在鄴縣。國說文腊乾肉也。）比干剖心。（國比干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諸乃遂殺之剖視其心見史記。比干紂之諸父。）梅伯醢。（呂春秋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俶眞訓醢息侯之女葅梅伯之骸。注紂時諸侯也。淩稚隆史

案墨子從下無外字。

記評林以梅伯爲鄂侯未之考耳。）夷吾束縛。（見上。）而曹羈奔陳。（山曰春秋莊二十四年冬曹羈出奔陳。公羊傳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伯里子道乞。（鄒陽書百里奚乞食於道路。山曰見修務訓。國穀梁傳釋文百里奚百本或作伯。）傳說轉鬻。（舊注轉次而傭故曰轉鬻。國呂春秋百里奚未遇時飯牛于秦傳鬻以五羊之皮。文子百里奚傳賣管仲束縛合而觀之轉鬻者百里奚非傅說也。豈鬻與販築音近而誤混耶。轉鬻轉移而賣論衡竇廣國年四五歲爲人所掠賣傳賣十餘家卽此類也。日知錄引王逸九思云管束縛兮桎梏百貿易兮傳賣賣音鬻方案賣從儥通周禮司市徵儥釋文音育。）孫子臏脚於魏。（字書臏膝耑蓋骨也。剔去臏骨使不得行。國龐涓害與孫子同學兵法涓爲魏將軍自以所能不及因以法刖之。）吳起收泣於岸門。（國收泣猶揮涕也。博雅收振也。又案呂子今本作吳起抿泣而應之。抿拭同。洞簫賦撆涕抆淚。注抆亦拭也。收或抆字訛。）痛西河之爲秦。（丘遲書吳子之泣西河。注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王錯譖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吳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河泣數行下。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涕應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秦必亡西河。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爲秦取不久矣。）卒枝解於楚。（秦策注支解斷其四肢。案起傳宗戚大臣射刺起死。）公叔座。（國商君傳公孫座。索隱云在戈反。）言國器反爲悖。（國器治國之材。國悖惑也。毛詩箋用其良覆俾我悖。）公孫鞅奔秦。（商君傳公叔座疾魏惠王生問之公叔曰臣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擧國而聽之。惠王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豈不悖哉。公叔死公孫鞅西游於秦。）關龍逢斬。（希姓錄引譖夫論作豢龍逢。國桀爲酒池關龍逢進諫立而不去朝桀囚而殺之見韓詩外傳。）萇弘分胣。（舊注胣裂也。敕氏反。山曰莊子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子胥靡。文粹云萇弘周靈王賢臣。刳腸曰胣。林注胣裂也。釋文引淮南子曰萇弘鈹裂而死。鈹謂曰披。今案氾論訓作車裂。國又見內儲。）尹子穽于棘。（未聞。案說苑有秦始皇誅諫寘太后之事者從以蒺藜之事蓋古者戮辱人屍以荊棘蒺藜敷傍注投于棘穽也。國穽坎也。易坎卦繫用徽纆寘于叢棘。大學衍義補引程傳曰以其陷之深取牢獄爲喩也。臣案坎爲刑獄荀九家易坎爲叢棘。前漢翟方進傳云王莽壞翟義第宅汙池之。又云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幷葬之。蓋古有設此刑者。）司馬子期死而浮于江。（史記楚惠王十年白公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浮于江未聞。蓋投屍于江中也。楊升庵外集云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吳王死後越浮西子于江令隨鴟夷以終。蕉氏筆乘古人多倒語以浮訓沈也。國中山亦有司馬子期未知孰是。）田明辜射。（田明未聞。山曰辜射疑卽辜磔。見內儲。國案墨子中有司出其所治則從外淫之法其罪射。射磔古音相通。國過秦論有齊明豈卽田明耶。）宓子賤西門豹不鬭而死人手。（二子不令終未聞。）董安

栟曰一轉萬鈞力。

鳳曰辨用韻意。

趙本圍注人主不得積權人臣不得擅威。

曰則蹈孟子語見非韓子之手也。

于死。而陳於市。（左傳。知文子使告於趙孟。討先發難者。趙孟患之。董安于縊死。趙孟尸諸市。以告知氏。然後趙氏寧。）宰予不免於田常。（家語及呂子說苑人間訓李斯傳並有此說。索隱云。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闞止字子我。因爭寵。子我爲陳恒所殺。恐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爾。鳳又見史弟子傳。宋張淏雲谷雜記亦詳辯之。略云。說苑數諸御鞅諫齊簡公語。與左氏正同。獨以闞止爲宰予者。則後人誤以闞氏之子我。爲宰氏之子我。最分明。夫一名字之混。遂至負逆無辨。曾參殺人。眞可畏哉。）范雎折脅於魏。（詳于史記本傳。）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仁一作人。）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難言也。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倒。反也。山曰。家語。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又見呂子及淮南王傳。鳳至言。至誠之言。商君傳。至言實也。）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第四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貴一作擅。位一作命。○鳳愛臣。左右嬖臣。人大字誤。人主篇作大臣。孤憤篇。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秦策。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主妾無等。（鳳等。稱里反。叶下子。）必危嫡子。（舊注。主謂室主。山曰。漢書。袁盎諫文帝曰。今陛下既已立后。夫人迺妾。妾主豈可同坐哉。鳳謂趙策與注。齊侯使高張言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主君。大夫之稱也。秦策。甘茂引樂羊曰。主君之功。魏策。魯侯擇言。稱主君之尊。蓋三晉以大夫爲諸侯。故猶仍之。趙稱簡主襄主。是也。今案戰國時呼君王爲主君。呼國后爲主妻。呼君父爲主父。呼太后爲主母。呼相國爲相室之類。亦自三晉襲舊稱始也。韓子韓人。故書中多用之。）兄弟不服。必危社稷。（山曰。八經篇。權籍不失。兄弟不侵。鳳服。鼻墨反。叶下稷。）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物曰。徙其民。使民歸于己也。山曰。孟子。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太富。君主

之敗也。將相之後主而隆家。此君人者所外也。（後一作管。隆下有國字。○後主。忘君也。孟子。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隆家。私家隆盛也。八經篇。家隆劫弑之難起。山曰。外謂出奔它國也。下終於外同。）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也。主勢之隆也。（一脫也字。）此四美者。不求於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君自思議行之。乃得四美。）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鳳如魯昭公見逐。薨於乾侯也。）此君人者之所職也。（職一作識。○職。主也。人主富。主四美。不得借人。）昔者紂之亡。（西伯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周之卑。（東遷以後。諸侯力征。王室遂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并曰。從。由也。）晉之分也。（舊注。韓魏趙分晉國。）齊之奪也。（舊注。陳恒弑齊簡公。）皆以羣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皆此類也。（此多作以。今從一本。○燕公孫操弑惠王。宋皇喜劫弑宋君。皆太富之類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齊晉。下比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從山氏補比之齊晉下五字。○此術。謂博大富盛也。鳳比猶視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蓄畜同。養也。）盡之以法。（并曰。御之以法。必盡其罰。卽不赦死。不宥刑也。）質之以備。（并曰。正姦禁邪。各有戒備。不令大臣作威福也。卽是故大臣之祿以下文也。）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淫。（舊注。淫。散也。）社稷將危。國家偏威。（舊注。君威散。臣威成。）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城市謂都邑之有城市者。借以作威。史記。馮亭曰。有城市之邑十七。山曰。孔子世家。家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傍注。不得以君之士卒爲臣也。鳳黨與。屬官也。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國有大事。則使大夫率以出征。不得私役。）故人臣處國。無私朝。（私相朝謁。傍注。私家之朝。）居軍。無私交。（私愛懷衆。恐生姦謀。）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舊注。不欲令其樹福也。）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或云。宜有也字。卽上質之以備。令大臣不生覬心也。）是故不得四從。（傍注。私交四鄰。）不載奇兵。（物曰。奇邪之兵。乃兵器之非常用者。士民不得載之。山曰。奇宜作寄。）非傳。（國語注。傳。驛也。竹絹切。遽傳車也。其據切。）載奇兵

蒸斷日延當俱虛耳傲似建殊亦府用韓僕探日通篇論鈔臣之術純是老子作用精本國注人君惜遺靜無爲而事臣各敎其職不敎擅權而塞蔽其上此是一片文字

革。（物曰戰國時傳寫不得不載兵器山曰宜作載寄兵者）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

主道第五

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物曰韓子出老氏故所謂道者虛靜也萬物生於虛故曰萬物之始也虛靜則明故曰是非之紀也紀綱猶言主也舊注物從道生故曰始也國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字之曰道管子虛者萬物之始也羣書治要引尸子曰神也者萬物之始萬事之紀也管子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鶡冠子理也者所以紀名也呂春秋理也者是非之宗也紀字有數義呂子注猶貫因也樂記注總要之名爾語注猶綜理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國守始體道也虛靜以守則物自來應之故其源可知也）治紀以知善敗之端。（端事之端緒也物曰善敗成敗也國綜理其名則是非井然故知功罪所由也）故虛靜以待。（即守始也呂子去想去意虛靜以待山曰揚權篇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又云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令（山曰衍文）（國案有度篇順上之爲從主之法虛靜待令而無是非也彼說臣道與此不同）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名事即形名也言者名也事者形也二柄篇審合形名者言不異事也國管子靜心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賈誼新書明主者南面而正清虛而靜令名自宣令物自定如鑑之應知衡之稱晉世家師服曰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之正。（動下之字多作者○物曰上句應萬物之始下句應是非善敗實者物也動則有是有非是非不惑謂之正）有言者自爲名。（即自命也隨以其言授其事當否自效故曰自爲名）有事者自爲形。（即自定也國案其名責其實功罪自分故曰自爲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物曰參考形名皆歸于一也情即物情歸之物情則君不與焉國說文同合會也參同形名使名當其實實當其名也歸之其情謂萬物各反其所而得其情也管子循名而案實案實而定名名實相爲情又云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心不動使四支耳目而萬物情呂子今日南面而邪自正而天下皆反其情○方案益稷曰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左傳趙衰引夏書作明試以功此語即形名之學所由出也二柄篇爲人臣者陳事而言君以其言授其事是敷納以言也又云以其事責其功是明試以功也又云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是車服以庸也）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將自雕琢。（將自元作自將寫者殺式○物曰見猶示也國王氏合雜淵鑑類函鹽鐵論注並作將自老子我無

欲而民自樸樸與雕琢相反雕會小補引此文云琢叶都木切）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欲謂好惡意謂智知）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二柄篇舊注君無好惡則臣無因爲僞其誠素自見矣物曰素謂本實即雕琢之反也國去謂不示也好惡者情之見于外者也國策示情素注素愫通誠也莊子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去舊去智。臣乃自備。（各自戒飭守其職事物曰去舊去仁也去故舊之愛也國去舊去巧也舊故也管子恬愉無爲去智與故原道訓不設智故注智故巧飾也假眞訓不以曲故是非相尤注曲故曲巧也）故有智而不以慮。（井曰不用智也）使萬物知其處。（處所義同外儲子之處人之所欲也兵略訓諸侯江膽其處內儲乃悚懼其所也論語雅頌各得其所左傳不如早爲之所又曰患不孝不患無所尚書天罔盡我成功所荀子天下曉然皆知其所國謂使羣臣士民各知其分位也）有行而不以賢。（物曰不自賢也）觀臣下之所因。（臣下飭行以因君之好惡故審察之）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行者仁也八經篇行義示則主威分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人君之高行也任衆智盡慮則益明役衆賢盡仁則有功用衆力盡武則兵強是爲大智大仁大勇）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強。（舊注去君智則臣智自明去君賢則臣事有功去君勇則臣武自強）羣臣守職。百官有常。（各循國法不肯用私）因能而使之。（物曰因其材能而任使之）是謂習常。（國習如習坎習卜之習與襲通重複因仍之義也賈誼新書襲常緣道謂之道老子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樂書習常隸舊而已水經注風山上有穴如輪風氣蕭瑟習常不止）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漻乎莫得其所。（物曰漻寥同莫得其所謂莫有方所不可測識也國案此說人君體道虛靜無爲恬惔自守也道在不可見何由知其處所哉上林賦寂漻無聲國老子寂兮寥兮注無形體也管子位者謂其所立也孟子子產曰得其所哉）明君無爲於上。羣臣竦懼乎下。（乎一作於○竦悚同書孔傳悚慄懼也慧琳引字書云悚懼戰慄也鄧析子掩目塞耳萬民懼恐）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賢者效其材。（效一作敕○效呈見也）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能用衆智能役衆能何窮之有）有功則君有其賢。（國廣雅有取也詩傳有藏之也）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君下一有子字國名聲譽也）是故不賢而爲賢者師。不智

而爲智者正。（爲智間一有上字〇國周禮注師正皆長也師之言帥也正之言政也）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舊注君取臣勞以爲己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舊注經常法也）道在不可見。（一本別提）用在不可知。（既無形體豈得見之施設無方何由知之國道體玄虛求乃不得故曰在不可見用謂道之用可施行者六韜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說山訓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終以其無用者爲用矣又云走不以手縛手走不能疾飛不以尾屈尾飛不能遠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矣）虛靜無事。以闇見疵。（君去智巧深自韜晦則可以察彼態度觀其疵瑕也譬之如居闇室者內能見外而使彼不可見我也矜而自用則羣臣匿情飾行雕琢表異無不爲矣觀行篇鏡無見疵之罪齊策貌辨之爲人也多疵注疵病也謂過失）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見而爲不見者聞而爲不聞者知而爲不知者詭使挾知倒言反事人主操術用禮之事令人不得臆度窺伺矣道在不可見用在不可知卽是此意）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言者臣下所陳之言也下通言同謂人君聽臣言之後必令其言前後相符名實互當勿得變更以容詐矣參驗合考閱其當否以斷功罪君之職也聽言之道須先察知其情而後受之故不云聽而云知也物曰其言者名也知其言以往循名也以參合閱焉責實也唯循名責實四字敷衍成十四字勿變勿更謂閉守斯術也卽下文保吾所以往也曰參合曰稽同曰同合意同國孟子我知言出於口爲辭辭爲是非知斯術以從事也勿變勿更不易常經也闔如范睢傳關閭其寶器之閱事物至前一一而數之也繫辭傳愼斯術以往其无所失矣老子執大象天下往又云自古至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原道訓萬物之總皆閱一孔）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則萬物皆盡函。（庶官勵羣各守其業則萬事皆包容無所漏泄呈功于君也禮書注函音含謂包容也國官有一人謂每官中必有一人知陰事者也通猶漏也甲所知者不使漏之於乙也內儲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掩其跡。（一無掩字）匿其端。下不能原。（原謂本其意而忖度之國行事可蹤曰跡心情之首曰端禮記欲惡者心之大端也鄧析子爲君者滅形匿影羣下無私管子明君者閉其門塞其竇弇其迹使民毋由接於淫非之地）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管子君子善謀小人善意注以意度之也物曰意臆度也）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知其言以往固保守之不使易辭參考合同以斷賞罰）謹執其柄。而固握之。絕其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賞罰之權國之利器君獨操之不肯示人傍注執柄固則杜人覬心也）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大臣愼姦邪之意者作威作福衆所畏服故名曰虎國管子門者謂耳目也人主之心譬猶城也耳目譬猶門也姦臣以聲色百端攻之）不愼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左右近臣黨姦臣者每伺動靜以爲主害故名曰賊）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弑一作擅代一作道所指君位）處其主之側。爲姦臣。聞其主之忒。故謂之賊。（聞元作閒寫者謨耳側忒賊一叶爲去聲忒謂過失也外儲內閒主之情以告外管子姦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閒而日夜危之國忒匿通隱情也管子古有二言牆有耳伏寇在側此謂謀易漏姦臣常存也姦臣常欲閒君密謀因以成私者也）散其黨。收其餘。（物曰餘謂不黨者也收不黨者以爲君之私人）閉其門。奪其輔。（奪一作弃）國乃無虎。（大臣爵祿爲之節制以殺威重故曰奪輔）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審驗法式。擅爲者誅。國乃無賊。（刑形通凡刑名字後倣此擅爲者不待令也國六韜夫王者之道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形實也史張叔傳索隱引劉向別錄曰申子學號曰形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也字或作刑當讀爲形漢書張歐傳注說者云刑刑家名名家也卽太史公所論六家之二也非）

是故人主有五壅。（執柄不固則五患生）臣閉其主曰壅。（一作臣擅行主〇如魯三桓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以愚其君之類）臣制財利曰壅。（如齊田氏上請爵祿以予羣臣下大斗斛以貸百姓之類）臣擅行令曰壅。（亡徵篇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爲而無所請者可亡也）臣得行義曰壅。（八姦篇散公財以悅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己以塞其主而成其私也）臣得樹人曰壅。（亡徵篇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爲黨詭使篇大臣官人比周不法行威利在下則主卑而大臣重矣）臣閉其主。則主失明。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退以爲寶。（老子三寶一曰不敢爲天下先）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不親操計故能知之當局則暗）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山曰增當作會字之誤也國老子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管子不言之言應也應也者以其出爲之入者也執其名務其應）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會。（元作增）則操其

陳深曰非愼疾奸臣欲散其黨故名之曰虎曰賊

陵深曰。至此又説出賞罰。來者御臣之事也。

符。（此卽周合形名也。圖契執以責人者。符合以取償者。）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羣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以其事責其功。（元脫下以字。從二柄補。○卽執契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卽合符也。圖凡誅罰者不必殺戮。敗毀嫺怒。皆其屬也。禮記。曲路馬有誅。周禮司救。誅讓注。誅責也。古者重刑且責怒之。末卽罪也。周禮又云。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上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說文云。罰辠之小者。从刀从詈。未以刀有所賊。但持刀罵詈則應罰也。誅罰字義固本如此。讀者審之。庶幾乎免慘礉少恩之譏矣。）明君之道。不得陳言而不當。（一脫得字。）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物曰。曖藹同。圖諸淵碑文。曖有餘暉。注。溫貌。莊子曰。曖然似春。韻會。藹音靄。與曖同。雲貌。）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物曰。畏威同。圖雖有神聖之人。不能以智辯貨賄解其罪也。左傳。民奉其君。畏之如雷霆。尉繚子。今世諺曰。千金不死。百金不刑。試聽臣之術。雖有堯舜之智。不能關一言。雖有萬金。不能用一銖。）故明君無偸賞。無赦罰。（圖偸苟且也。申鑒云。明主不妄賞。不徒愛其財也。賞妄行焉則善不勸矣。）賞

偸則功臣墮其業。（圖百家類纂引臣作名。三略。善惡同則功臣倦。）罰赦則姦臣易爲非。（元作赦罰。從山氏正。臣一作人。○易爲非。輕犯罪也。圖百家類纂作姦人。合纂類語非下有也。）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疏賤必賞。（圖元無此句。鹽鐵論注引有之。）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一終

孫鑛曰敬古衞辰爲耳此等章句法者時子厚點愼之趙用賢曰不立戰目不盡分界遜叔命綱稍稍無匡而法度章茂具是先秦文字著然西漢則少遜矣又曰句法若奇都本固注事法則國要廣法則國弱群臣百官一於法而無私則國治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二

有度　二柄
揚權　八姦

江都　松皐圓纂聞

有度第六（國有法度之制者以加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僞故以名篇）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圓奉行也。行法者。指執政官吏也。家語。孔子曰。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奉法強。謂不曲法從私。）荊莊王幷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楚莊王滅國。史記載庸舒二國耳。物曰。開地下曰啓地。古文率多此。圓啓開通用。如微子啓公子啓方。或作開。）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荊以亡。（史記。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注。燕昭王三十三年。秦拔楚鄢郢。圓魏策注。凡言亡。非必國滅也。舊注。荊全之時。與其亡時。民及社稷未嘗改易。而全亡遂殊者。則由奉法有強弱也。）齊桓公幷國三十。啓地三千里。（國語。桓公即位數年。東南多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荀子。齊桓公幷國三十五。注。謂滅譚滅遂滅項之類。其餘所未盡聞也。）

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圓莊王舉孫叔敖爲令尹。桓公任管仲爲相。有法度之制者。以加羣臣之上也。故致霸強。至其後嗣不能用賢者行其法。故招削弱也。）燕昭王以河爲境。（昭元作襄。下同。從山氏正。）以薊爲國。（涿郡薊縣。燕之國都。圓周禮注。國謂城郭中也。）襲涿方城。（燕策注。後志。涿郡方城縣有督亢亭。刺客傳注引劉向別錄曰。督亢膏腴之地。蓋謂重襲矣。士以立國也。覽冥訓。重襲不室。圓襲如習坎重險之習。揚雄城門校尉箴。襲險重固。西京賦。重門襲固。姦宄是防。淮南子。閭門重襲。以避姦賊。備雅注。襲重也。此謂以涿郡方城爲國之重蔽也。）殘齊。（謂遣樂毅破齊。下其七十餘城。盡以屬燕。）平中山。（飾邪篇。東縣齊國。南盡中山之地。史表。燕昭十七年。佐趙共滅中山。）有燕者重。（舊注。鄰國得燕。爲黨名則勢重。）無燕者輕。昭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韓策。燕亡於齊。注。亡謂喪地。吳注。前此四年。齊人破燕。）魏安釐王攻趙救燕。取地河東。（舊注。河東故南燕國所在。時魏救燕。燕人德之。故以河東故國與魏也。）攻盡陶魏之地。（物曰。魏字恐誤。圓案。飾邪篇。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衞。魏策。朱己曰。東至陶衞之郊。注。衞在河淇之間。與陶接。故范蠡亦云。恐謂此書魏衞二字多混。內儲。陽山君相衞。又云。使齊韓約而攻衞。又云。宋石衞將也。皆指魏言。十過篇。齊衞之間。一本作齊魏。蓋戰國末。衞削弱屬魏。故謂魏爲衞。猶韓之稱鄭爾。）加兵於

孫鑛曰人今且寬說以下說國之亂弱由不審法度而臣下用非其人

齊。私平陸之都。（平陸齊地。大邑曰都。圓私謂獨專利也。孟子。私龍斷。家語。私于乘之魯。國策。私商於之地。以利也。）攻韓拔管。（魏策。秦攻韓之管。注。後志。河南管城。注。在京縣東北。舊注。管故管叔所都。）勝於淇下。（未聞。蓋敗韓兵。）睢陽之事。荊軍老而走。（舊注。魏與楚相持於睢陽。而楚師遁。師久曰老。左傳。老師費財。老字義同。）蔡召陵之事。荊軍破。（圓魏世家。右蔡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注。上蔡召陵二縣。並在豫州。）兵四布於天下。威行於冠帶之國。（史記國策。不載安僖王強盛之事。敗軍喪地。率無虛歲。但三十年。信陵君帥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豈指此歟。圓冠帶之國。謂諸夏也。以別於斷髮左袵。韓詩外傳。楚王曰。齊乃冠帶之國也。）安釐王死。（一無王字。）而魏以亡。（史記。信陵君卒之歲。安僖王亦薨。秦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韓策。魏亡於秦。注。孟子曰。西喪地。）故有荊莊齊桓。（一有公字。）則荊齊可以霸。有燕昭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強。（燕用樂毅。魏有信陵。故得威強。）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所以亂。私也。所以治。法也。國即奉法者弱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

法。而私其外。（非從則橫。私務外交。傍注。嘗私于國法之外。）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不明內治。而恃外援。爲亂更甚。）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以加羣臣之上。（一作加于。又作加以。）則主不可欺以詐僞。（傍注。守法之臣。使位羣臣之上。〇案。故審得失。已下至主讎法則可也。與管子明法篇文大同。）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有法度之制者。守法之臣也。委之裁決國政。修內治也。有權衡之稱者。智衡之士也。令其聽察外事。愼鄰交也。管子。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物曰。輕重從權衡之稱生。言天下之勢也。稱等子也。）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若以黨擧官。（擧疑當作與。）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謂黨私交。弃公法也。舊注。能由譽進。所以比周於下。求其虛譽也。官由黨擧。所以務交。求其親援也。）故官之失能者。（官還失譽。各謂材能。）其國亂。以譽爲

以下極言人臣徇私之弊

賞以毀爲罰也。（衆所譽不察而擢任衆所毀不察而降黜故庶官曠而國法廢管子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擧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是故官之失治也是主以譽爲賞以毀爲罰也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比周以相爲匿是忘主死交以進其譽故交衆者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爲也。（爲猶助也圖据管子也恐匿字訛謂匿姦掩非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舊注與謂黨與）則其下所以爲上者薄矣。（外交私交鄰國以藉其勢也薄謂不爲君盡力也）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舊注朋黨既多遞相隱蔽雖有大過無從而知）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物曰危死危且死也安利安且利也舊注忠臣橫以非罪而見昭邪臣輒以無功而獲利）忠臣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危上有之所以三字者非）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舊注進傷其類故良臣伏同氣相求故好臣進）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重私行輕公法矣（重私行元作行私重寫者殺矣從山氏正管子是以忠臣非罪而死而邪臣起於非功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國）數至能人之門不一至主之廷。（一或作壹下同物曰君以爲能故謂之能人）百慮私家之便不一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忘主營私不任國事也明法解曰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臣大臣私之而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多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舊注屬數謂君徒屬之數也任謂當其事也管子注所屬之數雖曰衆多無不黨私故非尊君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管無此語山曰左傳公室四分民食於他與此意同圖管子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是謂託食之君）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舊注無憂國之人也臣韓非自謂也山曰三守篇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則國爲亡國矣是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郎中虛而朝臣少哉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又左傳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列女傳江乙母曰所謂無人者非無人也無理人也皆與此意少異）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

以下言人主當審法以擇臣

以下言官得其人自能盡事于上也楊愼曰先秦古字如此西漢以下不能道隻字

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管子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故官失其能圖大夫稱家互相囑託虛踐官衆）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爲事。（奉持也養交務私交也墨子仕者持祿游者養佼禮書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荀子偸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注養其與君交接之道不忤犯使怨也非）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爲之也。（信任也任下毀譽以行賞罰也管無此語）故明主（管作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擧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明試以功則賢能自效形名相參則功罪自斷舊注擇人量功之條布在方冊謂成國之舊制也管子注設法者自書擇人量功之條不勞自擧度也二說意同皆未爲得之）能者不可蔽。（一作弊通）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非誹通管子故能匿而不可蔽敗而不可飾也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辯辨通別也賢愚功罪明白分別治功自成管子然則君臣之間明別明別則易治也主雖不身下爲而守法爲之可也）故主讎法則可也。（舊注讎謂校定可否）賢者之爲人臣北而委質無有二心。（圖質贄通）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順上之爲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卑賤卽辭危事卽避是不從上之役使者也奉官待令莫有擅行不敢以其私學誹議主之法令是謂忠臣）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而上盡制之。（不懷私心故其好惡皆宰於君）爲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修頭下以修足。（足雖賤不敢辭物曰修猶循也）淸暖寒熱不得不救。（字典淸凊同涼也）入（物曰恐衍）鏌鋣傳體不敢弗搏。（搏手擊也兵雖危不肯避舊注利刃近體手必搏之圖考工記刺兵同彈舉圖欲重重欲傳人傳近也搏當作搏老子搏之不得名曰夷莊子搏扶搖而上者陳圖南名搏字希夷卽取此李斯傳索隱搏猶攫也取也西京賦摭紫貝搏者龜注搏摭皆拾收之名然今本並從甫寸未知孰是）無私賢哲之臣無私智能之士。（傍注以公任人人無外望）故民不越鄉而交。（圖老子使民重死而不遠徙又云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無百里之慼。（慼一作戚物曰恐當作戚蓋百里之親戚卽不越鄉而交意圖管子借堯之時人民之俗不相知不出百里而來足以此推彼足證字誤）貴賤不相踰。

愚智提衡而立。治之至也。（愚智不淆相對而立。如持衡也。飾邪篇自以爲與秦提衡。八經篇大臣兩重提衡而不踦。陳琳檄。抗衡上國。注。毛萇詩傳曰。抗。舉也。鄭玄周禮注曰。稱上曰衡。抗衡謂對舉以爭輕重也。管子。與天子提衡。注。提。持也。合衆弱以事一強者。謂之衡。此說非。國張湯傳贊。相與提衡。注。臣瓚曰。衡。平也。謂二人齊。）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易去亡。謂去此他適。輕於去就也。宇曰。鵜士寧云。臣。韓非自謂也。）詐說逆法。倍主強諫。臣不謂忠。（倍音背。謂陵君。）行惠施利。收下爲名。臣不謂仁。（八姦篇。散公財以悅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己。以塞其上而成其所欲。）離俗隱居。而以非上。臣不謂義。（上一作主。）外使諸侯。內耗其國。（借外諸侯之威。以脅制之。令其國虛耗也。）伺其危亡。險陂以恐其主。（元作危險之陂。竊者誤耳。鄰敵來侵。危亡將至。乘時伺間。騁其險譎陂智之辯。以恐喝其君。不得不因己以謀事也。荀子。險陂傾側。注。陂與詖同。）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縱橫之說。率皆如此。）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以國事委任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謂使其主割地稱臣以事大國。而己乃圖富顯。取封爵也。孤憤篇。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而相室剖符。當戰國末。處士橫議。說客爲事。其害殊大。故詳言之。）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數物。指時俗所謂廉忠仁義智也。險世猶亂世也。國古者謂仁義孝悌名目爲物。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注。物猶事也。荀子。所以持險奉凶也。注。險謂不平之時。）而先王之法所簡也。（物曰。簡。斥也。山曰。楚潮傳。簡斥數嫌。國簡謂擇而去之。王制。簡不帥教者。）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此下疑脫毋或作好一句。）毋或作惡。從王之道。（見尚書洪範。文有小異。指旨通。國威謂刑罰殺戮。利謂慶賞賜予。能循公道者。不得以私之好惡愛憎人民也。）古者世治之民。（山曰。宜作治世。）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意行專一。不懷外私。鄙虛心以待令也。書其材能以供君之用也。論語。以待賈者也。家語。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荀子。欲脩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彼或蓄積而待之。舊注。治世之人所具意行。不用之於私。唯以待君之任耳。）夫爲人主。（爲下元有之字。從荀注刪。）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也。（也字從荀注補。）且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

撰錯曰。長短句錯便自有致。

飾聲。上用慮。則下繁辭。（此說人主矜而自用之害也。用目用耳。逞聰明也。用慮。役智也。）先王以三者爲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聰明智巧。難爲典常。故不足恃以爲治也。）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國四目。達四聰。所守者得要也。揚權篇。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聽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佞。（險一作陰。○佞口才也。佞幸傳。公卿皆因關說。索隱曰。關通也。通其詞說。劉氏云。有所言說。皆關由之。又梁孝王世家。有所關說於帝。索隱曰。關涉說於帝也。心度篇。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主術訓。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山曰。聖主得賢臣。須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注。關猶用也。國陰如陰謀陰邪之陰。尉繚子。雖有堯舜之智。不能關一辭。）姦邪無所依。（詐術詭辯。旣不得用。無可依因以成姦邪。以由法數審賞罰也。）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國俗書。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說苑。反言易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秦策。段產曰。今臣處郎中。注。郎。廊通。大事記謂此時郎中。職已親近。舊注。爲郎居中。近侍之官。）朝廷羣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湊。湊字訛。三王世家。西湊月氏。正義云。湊音臻。此謂上自朝廷諸官。徑至單孤微賤之人。各守其職。莫相侵也。漢書。王莽知中外殫微。因母后之權。與此義別。國王文憲集序。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注。單。謂孤寒也。）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荀子。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爲之也。注。治不足。謂所治之事少而不足。謂不足治也。日有餘。謂兼聽之日有餘也。尸子曰。堯南撫交阯。北懷幽都。東西至日之所出入。有餘日而不足於治者。恕也。舊注。任用之勢不違法數。使之然也。）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積漸以往。（積一作卽。）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國道路之勢。南嚮行者。乍已乍未。委靡旋轉。數百步外。不覺子午已易面矣。奸臣之侵陵其君者。亦復如之。管子。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賈誼新書。事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積漸而往。俄而東西易面。而人不自知也。外儲。臣殺君。子殺父者。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至矣。）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國崔豹古今注。越裳氏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文錦二疋。軿車五乘。皆設司南之制。鬼谷子。鄭人之取玉也。載司南之車。爲其不惑也。曰。設司南之制。曰。載司南之車。可見司南與車。二物。舊說。司南卽指南車。恐誤。司南。其制蓋如今南針盤者。故可以正朝夕也。考工記。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管子。猶立朝夕於運鈞之上。擔竿而欲定其末。注。立朝夕所以正東西也。）故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爲

劉民當曰句絕稍

孫鏘曰修以法之譽者誤

惠於法之內。（管子法謂不屈法以成私也■明法解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偸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意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爲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不爲也故明法曰不爲惠於法之內）動無非法。（凡其擧動必從法制）法所以凌過外私也。（過下一有避字一作滅私○凌猶王也管子作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舊注外遺也）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管無此語舊注遂通也）威不貸錯。制不共門。（管子威不兩錯政不二門說苑引管子威作權錯如刑錯而不試之措謂設施也八經篇賞罰下共則威分舊注威當主錯故不賞臣令錯制當主裁故不共臣同門■門謂所出也）威制共。則衆邪彰矣。（舊注謂衆邪顯用也）法不信。則君行危矣。（行當作位家語政不正則君位危外儲下上校則上位危）刑不斷。則邪不勝矣。（山曰勝如勝殘去殺之勝■衆邪益彰不可勝誅也）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爲度。（管子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山曰禮記目巧之室注謂但用巧目意作室）（不由法度也）上智捷擧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爲比。（井曰上智至智也■目視意度不外

繩墨巧之至也數捷擧行亦適事宜智之上也然守規矩因道法者爲智巧之不可恃以爲常也王制注比例也）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傍注夷平也舊注科等也削高等令就下山曰孟子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說卦傳離其於木也爲科上槁釋文科苦禾反空也蓋謂高卑皆削平也■說文科厄木節也疑與瘣通如科頭作魁頭可證毛詩壞木釋雅作瘣釋文木瘤腫也）權衡縣而重益輕。斗石設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國。擧措而已矣。（管子以法治國則擧措而已注但擧而置之無不行也又家語聖人明於禮樂擧而措之而已禮記注措猶施行也舊注減重益輕權衡乃平減多益少斗石乃滿擧法措之■治自平■商子臣聞古之明君錯法而民無邪擧事而材自練）法不阿貴。繩不撓曲。（阿亦曲也不爲貴者而枉不爲曲者而屈）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誠有罪雖貴近必誅誠有功雖疏賤必賞）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矯正也詰窮也）治亂決繆。（■紛亂者治之繆結者決之）絀羨齊非。一民之軌。莫如法。（羨有餘也非羨之反也有餘者裁而退之不足者進而齊之示民軌度令其平一歸于正也舊注絀其儉羨齊其爲非絀音黜山曰司馬遷傳天道之要

舊本■注賞罰不出于己而使人臣擅之故有篡弑之■陳深曰二柄語出愼子

陳深曰句甚妥

陳深曰服狗之句最語甚好

王維禎曰其兩段之文極有情

去健羨荀子無取健健貪也注健羨之人必多貪欲）屬官威民。退淫殆。止詐僞。莫如刑。（荀子勸屬之民注屬之欲反或讀爲厲山曰論語鄭聲淫佞人殆）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易輕也謂陵侮）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所守得要故君威強）故先王貴之而傳之。（一無上之字兩之字皆指法舊注謂傳之於後也）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二柄第七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唐類鑑作明王制其臣者藝文類聚同而臣下有下字）二柄而已。矣。（導道字訛道由也八姦篇作道）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爲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群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世之姦臣則不然。

（世上一有故字）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因私愛憎勸主從己借其刑賞以進退之）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己也。聽其臣。而行其刑賞。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舊注臣用罰則民輕君臣用賞則民去君）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思綺堂文集駢虎賦注引爪上有施字）（下虎反無反字）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於狗矣。（從山氏補於字）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群臣。（山曰左傳欒施高強奔魯陳鮑分其室陳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下大斗斛。而

張榜曰、刑當作形。

陳深曰、此言人君枉法而不賞罰其、故人臣不任立功、但當守法。

張榜曰、害皆于有大功、插一句、文奇而意盡。

陳深曰、注太察凡、太溥恐非人情。

施於百姓。（事見外儲。）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弑、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當受也。代君受惡。）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又見外儲、道應訓、呂春秋、韓詩外傳、說苑所載、大略相同。然左傳史記、樂喜字罕、宋良大夫也。事平公元公。無劫弑之事。山氏業亦疑之。圓案、內儲、皇喜與戴驩爭事、遂殺宋君、而奪其政。恐皇氏樂氏同出于宋戴公、子罕名喜、與皇喜相涉、故訛傳爾。猶宰予之於闞止也。一以同字而被誣、一以同名而見冤、可謂賢哲之不幸也。）田常徒用德、而簡公弑。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劫。（徒、獨也。謂不兼。）故今之爲人臣者、（之一作世。）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劫殺擁蔽之主。（殺弑通。擁讀曰壅。）兼失刑德、（兼元作非、字書殘缺耳。或云并字誤。）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不異事也。（人主以下別提、今更合之。注曰、言不異事、釋上文也。舊注言名也、事形也、言事以相考、則合否可知也。圓、上二句蓋古語、故云者以別之。）爲人臣者、陳事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主道篇之作其。）

專（圓、衍文。）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羣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爲不當名之害、甚於有大功。故罰。（之元作也。從山氏正。）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舊注、寢解曰覺。山曰、毛詩解寐求之傳、寤覺寐寢也。箋云、謂后妃覺寢則常求此賢女。圓、淵鑑引作寢覺、文順。）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圓、罪謂誚責之。）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

蒲演曰、分解作殺淺。

楊愼曰、引證直敘、無字不奇雅。

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圓、淵鑑有也字。○圓謂、典衣典冠、俱在左右小臣、而異職掌、猶尚沐尚浴之各置也。典冠而加衣、本出於忠愛也。然過而貴焉、恐他臣之微功生事也。君無令則典衣之不加衣、固無罪、然必加罰者、微他臣之不專事也。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不言。昭侯學于申子、故行斯術耳。）故明主之畜臣、臣（圓、月令疏義無臣字。）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以官爲己守業、謂盡力于其職也。山曰、左傳、盡驗能業其官。）所言者貞也。（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其言爲貞。謂其言事相符、無詐僞掩飾也。）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爲矣。（不能互相薦達、圖私利也。）人主有二患。（舊本別提、今接連之。釋法則二患生。）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圓、既無識人之鑒、徒擧名譽之士、則僞賢者得誣能以欺之。）妄擧則事沮不勝。（舊注、妄擧、謂不擇賢也。沮、毀敗也。圓、若舍名譽、妄意擧用、則愚不肖並進、官事廢沮、不勝其任。）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要、徼通。）則是羣臣之情不效。（舊注、效、顯也。圓、字彙、稍效、昔品事露也。韻會、呈見也。）羣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不能別其賢愚也。舊注、莫不飾行、故眞僞不分也。圓、說文、異分也。）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內儲、越王勾踐出見怒鼃而式之、民有自剄以頭獻者。主術訓、靈王好細腰、而民有殺食自飢也。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也。）

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墨子、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爲節、脅息而後帶、扶墻而後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楚策、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荀子、楚莊王好細腰、而朝有餓人。管子、楚王好細腰、而美人省食。愚謂、莊王賢君、豈有此僻好。恐荀子傳誤。婦女細腰、纖度可悅、蓋管子近情。解唐詩者、宜引管子、而皆以男子之事證之、不當。）齊桓公妬外而好內。（十過篇無外字。圓、百家類纂同。）故豎刁自宮以治內。（圓、宮割勢也。左傳、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韻會、房室曰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首子、長子也。史記、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也。列子墨子皆云、越之東有啖人之國、其首子死、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圓、易宜、詩適、大戴禮及論衡作狄牙。服紀、僖、狄、索隱曰、舊本作僖、易可見狄易古音同也。毛詩、建爾元子、傳、元、首也。）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外儲、潘壽說燕王曰、王不如以國讓子之。堯讓許由、許由不受。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蓋子之微使潘壽明說、已不受國之義、以愚弄燕噲也。）故

王維禎曰、人主
何讓任有力、

劉辰翁曰、用韻似箴銘、奇韻可尋、趙本題注、揚明揚也、闡揚人君用權之事、二篇皆用韻、乃四言古體、

君見惡。則羣臣匿端。君見好。則羣臣誣能。（舊注、匿其端、避所惡、誣其能、欲見用、）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物曰、欲見、好惡示也、羣臣以君之好惡爲取利之資、則千情萬態、從此起矣、）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桓公蟲流出戶而不葬。（戶一作尸、誤、山曰、呂春秋、蟲流出於戶、又云、用豎刁而蟲出於戶、）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國借猶示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爲重利之故也。（君臣之間、非父子之親也、唯爲爵祿之利所役使耳、）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則羣臣爲子之田常不難矣。（緣因也、舊注、緣其好惡之情也、物曰、上言豎刁易牙、下言田常、謂刁牙之禍所極也、國緣如緣木緣階之緣、）故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見上、）羣臣見素。則人君不蔽矣。（人一作大、非、○此篇始卒意脉貫串、舊本分爲三章、失之、）

揚權第八

（舊注、揚、謂舉之使明也、傍注、闡揚人君用權之事、國權者賞罰之柄也、）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國天有大命、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人有大命、謂人之所稟于天也、揚子法言、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爲也、中庸、天命之謂性、春秋繁露、人始生有大命、汲冢周書、天生民而有大命、又曰、天有常性、人有常順、六韜、天有常形、民有常性、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夫香美脆味。（七發注、脆作膬、）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病一作疾、國刺客傳、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曹參傳注、醇酒不澆、謂厚酒也、孟子曰、庖有肥肉、）曼理皓齒。（司馬相如傳索隱、理作服、）說情而損精。（損一作捐、呂春秋、肥肉厚酒、務以相强、命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曰伐性之斧、注、靡曼細理弱肌美色也、皓齒謂齒如瓠犀也、又張揖曰、曼澤也、）故去甚去泰。（山曰、語出老子、）身乃無害。（井曰、一節、○國案、飲食男女、大欲存焉、稟之于天、本之于性、人之所以不能必無而不可必絕者也、爲人君者、最當節抑以去泰甚、耽之過度、則不啻病形損精而已、害于而政、害于而國、好內則同牀之姦乘之、好味則在旁之姦因之、衆邪百害、從此起矣、雖有聰明之資、富强之實、必遇劫弒之難、壅蔽之禍、故須先務制色食之欲、然後治國之權、始可施行也、此篇首言此二者、以此故也、）權不

李坤曰[illegible]
要[illegible]
合乎[illegible]
立言各[illegible]

欲見。素無爲也。（道在不可見、故人主行賞罰之柄、亦不欲示于人也、國賈誼新書、道者所以從接物也、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不素而無設儲也、友人海鹽氏曰、無爲、不與也、猶言不關彼事也、非因股不動、思慮不用之謂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國管子、事督乎法、法出乎權、權出乎道、莊子、要在於主、詳在於臣、素問注、要、樞紐也、）聖人執要。四方來效。（效致也、謂羣臣各以其言與事、貢致于君也、有度篇、聖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虛而待之。彼自以之。（虛靜以待、則羣下各以其情來應也、國舊注、以、用也、君但虛心以待之、彼則各自用其能也、案莊子、道也者萬物之要也、爲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呂春秋、愉易平靜以待之、使夫自以之、因然而然、使夫自言之、意全同、）四海既藏。道陰見陽。（四方之事、來效于我、中心藏之、察其當否、以行賞罰、道之以刑、懲其姦慝、見之以德、勸其忠善也、曰道、曰見、用權之辭、主道篇、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會、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與此意互相發、舊注、四海、卽四方也、物曰、陰、刑也、陽、德也、國大戴禮、陽曰德、陰曰刑、刑德、賞罰也、鹽鐵論、王者南面而聽天下、背陰而向陽、前德而後刑、）左右既立。開門而當。（物曰、左右亦謂刑德、下文與二俱行、二亦刑德也、國案、開門發政令也、信賞必罰之道已設、則施政下令、賞當其功、罰當其罪也、）勿變勿易。與二俱行。（使臣之言與事、必相符合、勿得變易以容姦詐、因操賞罰以裁制之、主道篇、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卽是此意、國勿變勿易、謂此不易之道、必莫去此而它求也、文言傳、終日乾乾、與時偕行、）行之不已。是謂履理也。

（已止、同、能行此術、孳孳不懈、是謂履行道理之君也、井曰、一節、）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物有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分、而其施用、各有所宜、人材亦然、萬智萬能、各有所適、取長去短、人各自力、則庶事立、而衆功成、）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國君臣異道、各修其職、而不相關、是謂無爲、）使雞司夜。（國莊子、見卵而求時夜、說苑、猶狗之吠盜、雞之司夜、文選擬古詩、譬彼伺晨鳥、注、尸子曰、使雞伺晨、時視伺司、用字不同、而各有味、雞柄曰塒、亦取時夜之義、）令狸執鼠。（國鹽鐵論注、引狸作猫、猫一名家狸、狸一名野猫、二獸形性相類、故互名焉、爾雅、猫色有似狸者、通謂之狸、亦一說也、說苑、騏驥騄駬、一日千里、然使捕鼠、曾不如百錢之狸、）皆用其能。上乃無事。（國字典、引此云、事、疎語切、書上聲、叶上鼠、）上有所長。事乃不方。（所長、謂聰明智巧也、不方、謂凡事沮廢、不得方正也、主道篇、去智而有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强、）矜而好能。下之所欺。（矜而自用、好騁智能、代臣操事、則反爲臣所欺蔽也、主道篇、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辯惠好生。下因其材。（惠慧通、飭令篇、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八經篇、慈仁聽則法制毀、內儲、成驩以太仁弱齊國、卜皮以慈惠亡魏王、舊注、材卽辯惠也、國好生、謂以私愛赦有罪也、與尙書好生之德不同、商子、辯

穎曰。非著書徵之詞。觀此

（淫亂之實也。慈仁過之毋也。材質性也。中庸。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上下易用。國故不治。（物曰。故猶是以也。下文下故素正同。并曰一節。國以任人爲用者君道也。以自任爲用者臣道也。）用一之道。以名爲首。（名者言也。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故首正之。國用一謂執要也。要道莫二。故謂之一。曰用一。曰執要。曰執一。互變文耳。）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楊升庵外集云。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足與辱押韻。止與殆押韻。韓子此語亦以正押定。以倚押徙也。淮南子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故馳。亦是韻語。古人多用韻。八字之內而四韻者。僅見此三條耳。國治要引申子曰。昔者堯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而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亂。藝文類聚引尸子曰。一言正天下定。一言倚天下靡。）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國治要引尸子。君人者苟能正名。愚智盡情。執一以靜。令名自正。令事自定。佩文韻府引鄧析子。明君審一。萬物自定。）不見其采。下故素正。（主道篇。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采文采。謂好惡舊智之類。）因而任之。彼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因材而授任。彼智固能辨之。事功自成。因能而予官。彼力固能勝之。職務自舉。）正與處之。（與當作而。或古字通。）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人主正名。而處其上。則事物之情自然定乎下也。如是則舉臣所陳之言。反覆參察。功罪自斷。）

不知其名。復修其形。（舊注。形事也。循名以求事。則其名可知也。依注修循字訛。唐人書循如修。故古書多相混訛耳。上曰以名舉之。此曰復循其形。蓋謂以其言先考事之成敗。以其事反察言之當否。反覆考同。循環無端也。國尹文子。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驗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管子。索其端則知其名。注。端謂善敗之端也。）形名參同。用其所生。（國主道篇。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會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二者誠信。下乃貢情。（國二者賞罰也。賞信罰必。則羣臣莫敢飾行匿情以干其上也。貢上致也。管子。財力之貢於上也。必由中央之人。說苑。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子華子。直言者。直以情貢也。尸子。有虞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善。殷周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才。）謹修所事。待命於天。（所事謂君職也。信賞必罰以御羣下。是修君道者也。賞職無闕。國家平治。天欲霸則霸。天欲王則王。守成理。因自然。待天之命。無爲之極也。國事之成敗亦繫於天。故曰待命。）毋失其要。乃爲聖人。（國握要柄。修其所事。先王之所守者要也。并曰一節。）聖人之道。去智與巧。（國尸子。執一之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爲常。（有度篇。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慮則下繁辭。先王以三者爲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法制度數。可常行也。）民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

茅坤曰。道不同於萬物數句。深得玄理。

危亡。（深戒智巧之害也。國大智不智。大巧不巧。世所謂智。多姦智也。窮於所不知而姦生矣。世所謂巧。多僞巧也。窮於所不能而僞生矣。殃身害國。可不愼哉。）因天之道。反形之理。（因天之道。任自然也。反形之理。循名案實也。大體篇。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此即因道反理者也。物曰。反復也。國復理即上文履理也。如論語復禮。漢書作履禮。可驗。）督參鞠之。（督責參考推窮事情。即形名參同也。）終則有始。（山曰。有晉又物曰。謂其用不窮也。國督參鞠。如儀式刑字法。六韜聖人守此而萬物化。何窮之有。終而復始。）虛靜以後。未嘗用己。（元作以靜。窮者設文解老篇。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爲天下先。山曰。荀子。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家語。舜之爲君也。德如天地而靜。虛。虛靜君德也。不獨道家者流尚之。後宜作待。上文虛而待之。主道篇。虛靜以待。國謂後先之反也。即待字誤。奚必改作。）凡主之患。必同其端。（主一作人。又作上。〇君臣異道。故治功立。代臣操事。則爲大患。）信而勿同。萬民一從。（信任。貴成。則君威尊而臣民服。下文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內儲賞罰下。共則威分。所謂共者即同端也。物曰。信如信步之信。并曰一節。）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國老子。大象無形。）德者覈理而普至。至於羣生。（國明諭事實曰覈。至如如川之方至之至。普至謂其徧流。）

（無所不施也。羣生萬物也。管子。無爲之謂道。舍之之謂德。故道之與德無間。故言之者不別也。間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又云。理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又云。無形則無所位趚。無所位趚。故徧流萬物而不變。荀子。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斟酌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其指萬物。斟酌。道體廣深。萬物斟酌而資用之。并曰。萬物生于道。各致其盛。而不復與萬物同事也。國大道若水。大包羣生。而無好惡。萬物得之以盛。此道之功也。功成而不居焉。國語注。斟。取。酌。行也。）道者下周於事。（凡事必有道而存其間焉。故曰下周。）因稽而命。與時死生。（元作生死。今從注文韻諧。〇道寓於事。因以考成萬物之理。舊注。而汝也。死生猶廢興也。國平準書注。稽。滿。貯也。解老篇。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無常操。是以死生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此謂道者下流。周徧萬事。因時其命。可以死則死。可以生則生。無常操也。）參名異事。通一同情。（異分也。名與事即形名也。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因道按名則萬物之形自分明也。道體無二。能達此理。則萬類之情可齊同也。國莊子。唯達者知通爲一。又曰。恢恑憰怪。道通爲一。子華子。通於一。萬事畢。賈誼新書。明者神氣在內則無光而爲之明。則有輝於外矣。內外通一則爲得失也。）故曰。道不同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衡不同於輕重。繩不同於出入。和不同於燥濕。君

楊愼曰絕似小篆

不同於羣臣。（道先萬物德成陰陽衡知輕重繩正出入和均燥濕君制羣臣者由其不同于彼也物曰和主調聲律它樂器皆以燥濕變唯和不變國爾雅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注十三簧者也說苑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也）凡此六者道之出也。（國六者并道數之其本同出于道皆體致彼而不致於彼之理）道無雙。故曰一。（國韓古雙字原道訓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是故明君貴獨。（國六韜大哉聖人之德獨聞獨見樂哉又云一者能獨往獨來）道之容。（山曰貫獨字倒明君獨貫道之容虛靜無爲乃道之體也莊子宋鈃尹文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容字義同）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君授事責成臣承任勞力是異道也臣陳其言效功求賞故曰羣下以名禱求於君名者言也）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一有也字井曰一節）凡聽之道。（原本別提今接上文）以其所出。反以爲之入。（凡聽云者人主所聽聽政聽訟之類不啻聽言而已故下曰聽言之道以別之凡聽事者須以奈何爲道就事起問使彼能自盡其智辯窮其事情是乃以我所出問者還反以爲來入于我者之地也說難篇彼顯有所出事乃以爲他故也所出義同舊注事有未審必出言以推之彼必求其理以入於此也物曰君人之道唯務入己而不從我出之也國以其所出曰反以入于我耳也管子應也者以其出爲之入者也呂子人主出聲應容不可不

審凡主有識言不欲先人唱我和人先我隨以其出爲之入以其言爲之名取其實以責其名則說者不敢妄言而人主之所執其要矣）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辯辨通別也位者是非之處也舊注審察其名則事位自定明識其分則物類自辯通類謂事義之比類）聽言之道。溶若甚醉。（舊注溶閒漫貌凡聽言者欲闇以招明愚以求智故闇然若甚醉者則言者自盡而效奏矣國謂溶猶靜也毛詩誦言如醉）脣乎齒乎。吾不爲始乎。齒乎脣乎。愈惛惛乎。（惛昏通舊注脣齒可以發言語也吾不爲始彼自爲始吾愈惛惛彼愈唱昭國不爲始者彼先我隨也愈惛惛者吾惛不能進於是之謂也初曰脣齒大門齒脣一以諸韻一以演義欲其反覆察微旨也春秋繁露孔子曰書之重辭之複嗚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心有美焉）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舊注離謂分析也國左傳注離陳也）是非輻湊。上不與構。（湊一作輳構一作搆舊注所陳之言或是或非如輻之湊皆發自下情上不與之爲構構結也國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故事是非一歸于君也東京賦尚方輻湊注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於轂也井曰一節）虛靜無爲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荀子欲淨以深欲參以伍注參伍猶錯雜也繫辭傳云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國不可形容故謂之情實事可驗故謂之形汲冢周書殖貨以疑疑意以兩平兩以參參伍以權趙廣漢傳鉤距者設欲知馬賈

王先愼曰此當近莚而固閉內扃字譌視揚權篇文卓

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春秋繁露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五其比偶其類又云比而偶之弁合于其可敗也周禮司會以參互攷日成注故書互作巨今案巨如鉤距之距又可會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注逆受而鉤考之又以逆職歲注參互鉤考之）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荀子注及周易本義引作合參楊升庵外集比物合虛皆參伍考之以知物之虛實也荀注誤引朱子又自荀注見之原不自韓非子出也物曰只是參伍以比物合虛也虛者道也弄文如此方是奇羼國有形之物則參錯之以比類相準也無形之名則交互之以偶合可數也顧寧人日知錄反以作合參爲是者誤愚謂此文與歐法方程名義同參者相加錯雜也貴和賤多加少之類伍者互乘也比物者左右布置也合虛者空行因乘也）根幹不革。（舊注參三也伍五也所陳之事或三之以比物之情或五之以合虛之數常令根幹堅植不有移革也）則動溶不失矣。（溶元作泄從山氏正○根幹喻法數也法數治國之本也君能循之不亂以私智巧辯則其動靜得宜無所失也動溶猶動靜也山曰原道訓動溶無形之域而翱翔忽區之上國世事有時轉移制令隨宜損益皆國家通典則有一定大經不可革之譬如草木枝葉或彫而根幹不改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動之溶之。無爲而改之。（動靜舉止一皆循法節無爲也虛靜無爲而黎民於變時雍者子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物曰謂其所爲不可改易也上兩之字別是一法舊注雖有所改無爲而爲也國之字足句左傳鸜之鵒之公出辱之之法溶者

從容閒暇之意改化也莊子虛無爲而物自化國策子胥入江而不改史記作化素紀黔首改化字義可見）喜之則多事。（物曰賞名[illegible]）惡之則生怨。（國之字無意義言喜則怒可知言怒則愛可知許平仲曰人君推無喜怒也有則賞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怒也有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怒以復怨）去喜去惡。虛心以爲道舍。（去上一有故字國管子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莊子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解老篇爲之欲之則德無舍井曰一節）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上不與臣共事則民倚寵而敬服之外僞賞罰共則禁令不行國威權一出乎君故民皆寵貴之多門則下不堪命）上不與義之。使獨爲之。（字曰鶡士寧云義宜作議國荀子注義謂裁斷也獨爲猶專任也鶡冠子明主之治世也急於求人弗獨爲也）上固閉內扃。從室視庭。（舊注閉內扃閉心以察臣也由內以觀外猶從室而視庭也國扃者關戶之木喻內情也術不欲見故閉閉之文子中欲不出謂之扃外邪不入謂之閉從室視庭謂我能視彼而不使彼視我也易曰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堂室戶庭並喻心術也）參咫尺已具。（國一無參字）皆之其處。（參論諸咫尺謂執要也有度篇朝廷羣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此卽各適其所不相犯錯也舊注八寸曰咫國汲冢周書太子晉曰視道如咫注咫喻近也）以賞者賞。以刑者刑。

臣虎之變

（形名參同、功罪自斷。）因其所爲、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羣臣承任操事、各有所成、有功則必賞、有過則必罰、謂法明之効也。舊注、所爲善惡、既各自成、善必及賞、惡必及刑、刑賞不差、誰敢不信。）規矩既設、三隅乃列。（賞善刑惡、必及其身、法制既設于此、勸懲乃行于彼、謂形名之効也。井曰、一節。圝規矩、喩法度也。凡方物正其一隅、則餘三隅皆自正矣。淮南子繆稱、四隅還反於一。舊注、隅猶方也。案李陵贈詩、各在天一隅、蘇武答詩作一方、方隅義同。八經篇、名號賞罰法令三隅。）主上不神、下將有因。（因、因其好惡也。傍注、神者隱而莫測者也。既不神則可測、故可因也。）其事不當、下考其常。（君自操事、或有過失、則羣下輒引常理考校、以議其當否也。八經篇、說易不自神曰彈威、又云、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則不非、鬼則不困、曰神、曰天、曰鬼、皆謂其尊嚴周密、不可測度也。）若天若地、是謂累解。（舊注、天地高厚、不可測者也。君用意如天地、則下因下考之累可解也。山田曰、荀子和調累解、注、使嬰累解、釋也。圝解、附音記。莊子、哀樂不能入也、古者是謂帝之懸解。又云、惡欲喜怒哀樂者、累德也。累毒絕嗜禁欲、所以除累。）若地若天、孰疏孰親。（管子、如地如天、何私何親、如月如日、唯君之節。圝管子、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能象天地、是謂聖人。（井曰、一節。）欲治其內、置而勿親。欲治其外、官置一人。（國、置立也。周禮太宰、立其監、置其輔。官置一人、謂每官必立一人爲監察也。左右近臣則雖置之、亦不得肆誠情以泥變之。恐其人因近幸以爲壅蔽也。文武諸官州縣之吏、則必別置、使相督察、不得成私也。圝案此說近之、但主道篇云、官有一人、此云官置一人、可見多員之官、則別置之、若少員則擇忠實者以爲耳目而已。管子、上有五官、下有五橫。注、橫謂紀察之官也、亦是此意。）不使自恣、安得并移。（元作移并、從山氏正。圝謂○既有監督、不得擅行其私、豈有并兼移奪之事乎。）大臣之門、唯恐多人。（舊注、威權聚焉、故人趨之。井曰、一節。）凡治之極、下不能得。（無功者僥幸、有罪者或免、是謂之得。圝明主周密、故下不能得其情也。）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圝周亦合也。百家類纂作用。）去此更求、是謂大惑。（此指形名之術。）猾民愈衆、姦邪滿側。（猾亂也。去形名之害如此。）故曰、毋富人而貸焉、毋貴人而逼焉。（太富則作福、貸下。太貴則作威、逼上。）毋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亡徵篇、用一人爲門戶者可亡也。）腓大於股、難以趣走。（趣、趨通。一作趨。舊注、臣重於君、難以爲理。井曰、一節。圝釋名、疾行曰趨、疾趨曰走。左傳、末大必折、尾大不掉。）主失其神、虎隨其後。（圝六韜、可怒而不怒、臣乃爲虎。）主上不知、虎將爲狗。（舊注、失神謂可測知也。爲虎隨後、以伺其隙。主既不知臣之爲虎、則皆匿威藏用、外若狗然、所以陰謀其事也。圝外儲、大臣爲猛狗、而雖有道之士、古人常以猛虎猛狗、喩大臣作威者也。）主不蚤止、狗益無已。（舊注、謂君不知而早禁之、則皆爲狗、益其朋黨、無有已時。）虎成其羣、以弑其母。（弑一作殺。舊注、母謂君也。）爲主而無臣、奚國之有。（圝三守篇、人臣有不敢忠主、則國爲亡國矣。是謂國無臣也。）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自寧、謂守其分、無覬心也。）法刑徇信、虎化爲人、復反其眞。（徇、元作狗、山曰、宜作徇。○史記徐注、徇亦信也。反眞謂盡故奉上也。井曰、一節。）欲爲其國、必伐其聚。（舊注、聚謂朋黨交結。圝論語皇疏、爲猶治也。）不伐其聚、彼將聚衆。欲爲其地、必適其賜。（物曰、地國殊矣、謂制其采邑也。圝地井地、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適等也。周禮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不適其賜、亂人求益。（賜訛、叶國、當作錫求。）彼求我予、假仇人斧。（仇一作讎。荀子富國、借賊兵。李斯亦云。國聽其請謁、輒乃許之、彼益長大、我彌消弱、如假仇人以利器也。）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井曰、一節。）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君利在見功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上下異利、故百戰也。）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圝此說所以百戰之故也。路史載丹書、并此四句爲黃帝語、恐編纂誤。）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黨與之具、臣之寶也。（圝度量以公立、黨與以私具。）臣之所不弑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焦氏筆乘、扶讀爲膚、公羊傳曰、膚寸而合、注、側手爲膚、按指爲寸。山曰、投壺注、鋪四指曰扶。井曰、一節。圝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有國之君、不大其都。（山曰、左傳、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有道之臣、不貴其家。（忘家報國。舊注、大夫稱家。）有道之君、不貴其臣。（傍注、臣將貴盛逼己。）貴之富之、備將代之。（代一作伐。物曰、備預防也。圝之字足句。太貴作威、太富作福、威福俱備、篡弑之漸。）備危恐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恐、戒懼意。舊注、太子者君之副貳、國之重鎭也、必速置之、則禍端自息矣。井曰、一節。圝備國之危殆、恐身之殆、早立太子、以絕篡奪希望之心。三守篇、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內索出圍、必身自執其度。（圝度一叶。）量（恐衍。圝索者內求之義、說文作）

（禦人寇擾也秦紀關中大索二十日周禮方相氏以索室毆疫國禦通外防之義毛詩外禦其侮內索外圍謂入則索內宄出則禦外姦也禮記內以治宗廟之禮出以治道言之禮射雉賦內無固守出不交戰皆以出對內字法同我執一度世間無限長短無不可度焉我執一量世間無限多少無不可量焉權亦如之曰權曰要曰一曰度曰準一貫耳）厚者虧之。薄者靡之。（靡一作摩下同古字通用厚猶甚也薄次于甚者也太甚者虧損之不甚者靡刓之令其戒懼奉法度也八姦篇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薄者數內大使說難篇厚者爲戮薄者見疑史記厚作甚墨子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闕而薄者有爭考其字義猶言大小耳字曰徐子綽云靡讀若靡之靡國管子富者靡之貧者爲之此百姓之怠生）虧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有量謂中度也）虧之若月。（國卒奪則怨故漸虧之使不知也）靡之若熱。（舊注若鑽火之取熱不得中息）簡令謹誅。必盡其罰。（法令煩則易犯故擇而省之必盡謂不枉法而赦赦也家語慢令謹誅賊也又云緩令急誅是謂之暴與此義不同）毋弛而弓。（廢法釋禁臣將擬君嬴而汝也弓喻刑罰棲棲同）一棲兩雄。其鬭㘖㘖。（舊注爭鬭貌國案㘖斷音近書世家贊洙泗之間斷斷如也索隱云斷音五艱反斷爭貌楚辭猛犬狺狺而迎吠兮廣韻本作狺集韻本作啀又作嘊犬爭也又管子北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河書引洛水至商顏下服虔云顏音崖顧炎武云崖當作岸又魏略壺中三狗嘊嘊不可當惠琳云嘊喍犬鬭也）豺狼在牢。其羊不繁。（姦臣擅事則良臣去牢檻也山曰繁蕃息之蕃謂羊可牧養故以喻民舊注豺狼喻吏之貪殘者）一家二貴。事乃無功。夫妻持政。子無適從。（大臣擬主則下惑貳不知誰從也適主也左傳一國三公吾誰適從井曰一節）爲人君者。數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疏。（秦策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注披折也普靡反舊注木喻臣也披謂落其枝也喻削臣之威勢非令太盛也國說文云扶疏四布也）木枝扶疏。將塞公閭。私門將實。公庭將虛。主將壅圍。（舊注閭門也依注閭字誤注圍閭倒子至私人之門不至主之庭則將比周壅蔽以圍繞其君也國微魚通押）數披其木。毋使木枝外拒。（舊注拒謂枝之旁生者也）木枝外拒。將逼主處。（臣威太重將代君位）數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謂本喻君）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物曰風叶心唫山曰春多風呂春秋春之德風也不必以恩惠爲解國風俗通春者蠢也蠢蠢搖動也說苑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枝大本小末必折也一旦風至則將不勝動搖矣臣強君弱本必亡也一旦有施私惠爲春風者則將不勝劫奪矣）不勝春風。枝將害

鋤辰含其枝將害
心句佳甚古賸曰
見塞傳心

康深曰每段必用
何謂二字喚醒
趙本題注摹寫
姦臣作用精胄
壯詞千年如見
可詞古今奇絕
妙品文字國後
神氣有聲千秋
如遺使失人觀
之可讀面獵汗
法

心。（國木心喻國尚書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公子既衆。宗室憂唫。（井曰一節國公子枝黨宗室根本也唫古吟字）止之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父兄衆強大臣專權危國之道也宜加裁制早爲之所）木枝數披。黨與乃離。掘其根本。木乃不神。（秦策削株掘根無與禍鄰山曰神恐當作伸國神謂逞威也）塡其洶淵。毋使水淸。（權不欲見以闚見疵宜閉內扃以絕羣下奔競之路也舊注淵者水之停積水清鑒之者必衆以喻族強附之者必多也國塡塞洶涌也楚辭聽波聲之洶洶）探其懷。奪之威。（舊注探懷謂測知其所欲爲也國三略夫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良臣亡亡者非喪其身也謂奪其威廢其權也封之於朝極人臣之位以顯其功中州善國以富其家美色珍玩以說其心夫人衆一合而不可卒離威權一與而不可卒移還師罷軍存亡之階故弱之以位奪之以國是謂霸者之略）主上用之。若電若雷。（舊注威不下分則君命神而可畏矣）

八姦第九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道由也）一曰同牀。（同上元衍在字國合纂類）（語無在字）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貴愛皆謂被親幸者也國策注孺子婦人之美稱亦見外儲山曰僻辟曰嬖舊注好色美好之色國合纂類語此作凡文選注孺子宮人也便嬖美色謂閭嬖頑童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燕宴也虞娛通趙策客見趙王曰郭偃之法有所謂柔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柔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酣而求所欲於王者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爲之枉法於外矣舊注乘因也或說燕處退朝而居也外儲易鵲燕之處燕居不嚴醉飽易惑諸謂乞求無不聽國乘下疑宜有於字）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楊升庵外集引此云方氏曰唯唯辭速而質諾諾辭緩而文優笑又見難二篇及詭使篇案侍者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注倡俳也國觀貌察色合纂類語作觀察顏色舊注優笑謂俳優能嘲笑者上林賦注俳優侏儒倡人也周禮所謂夷樂者也家語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商君傳千人之諾）

愼曰。此篇暢達。古趣溢之。

（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羣書治要引尹文子曰。語曰。佞辯可以熒惑鬼神。探人之心。度人之欲。得之於眉睫之間。承之於言行之先。）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翻二皆字。讀爲偕。）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軌。迹也。進退應對。唯命之從。儉合苟容。無所可否也。）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玩好。外爲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化。改也。謂移君意。）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孫禮記公庶子生就側室。左傳注側室支子。公子母弟以下。非嫡者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爲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翻前曰側室公子。此曰公子側室。互文以見非側室之公子也。）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辭相約。餌以爵祿。未有實叙。故曰辭言處約。說疑篇陰相約結以相同也。虛相與爵祿以相勸也。舊注。收謂收攝其心。）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使其人進議於主。以便私計。主聽事行則請主之爵祿以賞其人。果前約也。父兄之臣亦取其利。屢犯主顏。爲姦人游說矣。）此之謂父兄。（側室公子。同姓之臣。其族於君爲伯叔父。同異母兄弟從父昆弟以下者。總稱父兄。）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樂。去音。）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爲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之謂養殃。（從讀曰縱。上補主慾。下竭民產。姦人居間。養成國殃。以營私利。）五曰民萌。（翻萌氓同。）何謂民萌。曰。爲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謂示私恩。收民心也。）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己。以塞其主。而成其所欲。（私延虛譽。以蔽主明。）此之謂民萌。（翻此條文法與前後不同。）六曰流行。（說客雖辯。如水流行無停滯也。）何謂流行。曰。人主者固壅其言談。（物口言談。壅而不前。爲人主之固然。）希於聽論議。（舊注。君門隔於九重。寶傲希得與接。故論議罕聽也。）易移

陳深曰。已上縷陳姦態。而此却又數之。備之之法。彌縫洞心矣。

以辯說。（易移。易誘惑也。易。以豉反。）爲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爲巧文之言。流行之辭。（翻毛詩。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欲有所納。示其勢安利以誘之。欲有所去。陳其害危以恐喝之。）施屬虛辭。（舊注。設施綴屬浮虛之辭。）以壞其主。（詩傳。壞。瘣也。謂傷病也。山曰。壞當作環。荀子。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注。環。繞其主。不使賢臣得用也。瓘案。環讀曰瘝。康誥。弗庸瘝其君。傳。瘝。病也。瓘環營誤。營熒通。詳見五蠹。）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強。何謂威強。曰。君人者。以羣臣百姓爲威強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世主專任下之誹譽。）爲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明名通。帶劍必死之士。謂俠客也。）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死。（謂以私劍窮之。）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爲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舉兵謂密招敵兵。令攻己國。如陳需招楚兵。公叔內齊軍之類。制斂謂辨制聚斂也。）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大使。重使也。魏策。信陵君大怒。遣人使之安陵。此言其小者則令所黨國屢致使者於己。以示交親。使君懼眈也。翻月令。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所有。謂國。）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舊注。所以防初姦之同牀也。翻行猶用也。）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八經篇。一用以務近習。使謂使令之。）必責其言。不使益辭。（益宜作易。音之誤也。有度篇。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

陳深曰。此處句似重複。然錯綜變互，不暴其重刪然有味，情激惡削。

（非舊注所以防二姦之在旁也。）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後。（舊注云：不當則罰之，謂任責也。）不令妄舉。（舉，行也。舊注所以防三姦之父兄也。）其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謂有官掌之者也。）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羣臣虞其意。（下不使衍，或宜移羣臣上。舊注所以防四姦之養殃也。虞，度也。必不令度君意擅有所進退也。）其於德施也，縱禁財，發墳倉。（東京賦：發京倉，散禁財。注：禁財，禁藏也。散發禁庫之財。墳當作蕡。毛詩：廼積廼倉。鄭云士世家：開禁倉，賑貧窮。羽獵賦：開禁苑，散公儲。案：墳，大也。京倉，京亦訓大。管子：開九墳，發故屋，辟故窌，以假貧。禁財，備非常之財也。）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人臣私其德。（舊注所以防五姦之民萌也。）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惡猶譏也。）必實其能，察其過，不使羣臣相爲語。（實有能者，舉之；誠有過者，去之。不得飾非誣能也。舊注所以防六姦之流行也。）其於勇力之士也，軍旅之功，無踰賞。（踰，偷字訛。主道篇：明君無偷賞，無赦罰。）邑鬬之勇，無赦罪。（邑鬬，私鬬也。）不使羣臣行私財。（舊注所以防七姦之威強也。不使行私財於勇士也。）其於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不法

則距之。所謂亡君者，（所謂以下，本別提非。）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己有也。（非己有者，即上文失其所有也。舊注：雖有其國，令臣執制而有之也。）令臣以外爲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姦臣假外諸侯之威以脅制其國，則君有人主之名而失其實者也。）聽大國，爲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故不聽。（事大國者，本欲恃以爲救援也。當時姦臣多藉其威以劫其君，則人主之亡也，比之不事大國者更爲急亡。故明三務，則內治不聽入國不法之索，蓋恐敵國廢置之害也。）羣臣（衍文。）羣臣知不聽，則不外市諸侯。（一說市牟外交取利，故曰外市也。）諸侯之不聽，（之字當何孟子徒[illegible]之爲[illegible]法。）則不受其臣之誣其君矣。（大國諸侯，我所畏也，猶且不聽，況於我臣欺蔽誣罔爲讒說者，豈被其惑而受用乎。）（已上所以防八姦之四方也。當時山東諸國之臣各樹外交，脅主誤國，其弊尤甚，故殊詳之，與上二條不同。）明主之爲官職爵祿也，（本別提非。）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故曰：賢材者處厚祿，

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稱，副也。國語：公屬百官，賦職。注：賦，授也。）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然，不課賢不肖，（山[illegible]試也。）不論有功勞，（從山氏補不字。）用諸侯之重，（說四方之害也。舊注詁：假以其勢位之重，有所要脅，而君用之。）聽左右之謁，（說在旁之害也。同牀之姦亦在其中。）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主，（上一作上。說父兄之害也。）而下賣之以收財利，（說民萌之害也。養殃亦在其中。）及以樹私黨。（說威強流行之害也。）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爲貴，（貨賄取官，如市買然。）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重，勢重。）功勞之臣不論，官職之遷失謬。（謂[illegible]材賢[illegible]。）是以吏偷官而外交，（不欲守官以進其業，惟務外交以尊顯。）棄事而財親。（棄事，不事其事也。[illegible]大國之索，聽左右之謁，故有此二弊也。物曰：財親，昵於貨也。）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勤，有功者隳而

簡其業。（不盡力于其職也。物曰：簡，略也。隳，又作墮，並與惰通。）此亡國之風也。（八姦競起，國不得存。）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二終

東北大學寄存圖書
E100　9　3/60

陳深曰。先有後十件事。方冠十共。

孫鑛曰。有波有瀾。陳深曰。每條俱以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三

十過。

江都　松皐圓纂聞

十過第十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賊害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殘猶敗也。國劉晝新論。小利大利之殘。）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行僻所行不正也。自用擅行己意也。其極必至亡身。）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國周禮大宰。王眡治朝則贊聽治。）五曰。貪愎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國愎戾也。）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

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國內。內怨。略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爲人笑之始也。（物曰。爲人笑。爲人所笑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士。則絕世之勢也。（國益稷。用殄厥世。呂刑。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荀子注。世謂繼也。又周禮注。父死子立曰世。）

奚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魏錡射王。中其左目。）酣戰之時。（酣戰猶言戰半也。）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豎豎同。楚語注。穀陽子反之內豎也。高誘曰。豎小使也。人間訓呂春秋作陽穀。國左傳作穀陽豎。淵鑑類函同。周禮內豎注。豎未冠者之官名。吳語。觴酒豆肉。注。觴爵名。呂子作黍酒。）子反曰。嘻。（國廉頗傳注。嘻乃驚而怒之辭。）退。（國句。）酒也。（國軍中禁酒。）豎穀陽曰。非酒也。（一無酒字。一無也字。）子反受而

孫鑛曰。妙論俊語。

陳深曰。語多枝冗。不及左氏遠矣。

塞淵。無一龍者。後人寧之飾。言寶。故曰。博聞乃饒。致之投。

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國尚書甘酒嗜欲。傳。甘嗜無厭足也。）戰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國淮南子作病。）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高誘曰。不穀不祿也。人君謙以自稱也。國禮四夷之國雖大曰子。自稱曰不穀。）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國亡忘通。）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爲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讎子反也。（國淮南子作欲禍。）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奚謂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

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公羊傳注。乘備駟也。國左傳注。屈地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爲名。國馬曰乘。自晉適虢。途出於虞。故假道也。）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國之一作我。）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吾幣。若受吾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國周禮。有內府外府。皆掌貨賄之藏。）馬猶取之內廐。而著之外廐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毛詩。迺棄爾輔。迺輔爾載。國輔兩旁夾車之木也。高誘杜預皆泥前有脣亡齒寒之語。以牙頰解車輔。失之。）虞虢之勢正

頭書曰。有興荀息意。又有情態。宜大是盡極之語。情境妙絶。

是也。（物曰。正是字古亦有。）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而還反。處三年。興兵伐虞。又剋之。（淮南子。還反伐虞。喩老篇。還反滅虞。▣公羊傳。還四年。反取虞。注。還復往。故言反。晉語注。處三年。後三年也。案僖二年伐虢。五年伐虞。閒隔四年。古四字。蓋誤脫爲三耳。）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穀梁傳注。言如故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晉世家。馬則吾馬。齒亦老矣。注。公羊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何休曰。以馬齒戲喩荀息年老也。▣禮記疏。齒年也。）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慮其害。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奚謂行僻。昔者楚靈王爲申之會。（▣左傳注。申在鄧州南陽縣三十里。）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左傳。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不見。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與此微異。舊注。狎輕侮之。）拘齊慶封。（▣慶封齊大夫。）中射士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大學。其機如此。疏。機。關機也。又說文。主發謂之機。中射士。左傳作椒舉。史記伍舉。舊注。中射士官有上中下。山曰。說林二下。並有中射之士。未見上射下射。案中如中涓中郎之中。射音謝。呂春秋。荆成王好制。有中謝佐制者。注。中謝官名。▣謂楚策鮑注。射人之在中者。吳注引韓子此。亦失考也。▣陳軫傳索隱。中謝。謂侍御之官也。又案儀禮射人納賓注。射人爲擯者也。秦紀正義引漢表曰。僕射秦官。射者。夜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也。）昔者桀爲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有戎。左傳作仍。史記有仍。杜預云。仍緡國名。▣古今韻會。扔字注。引古今人表在扔。君案。韻或作扔。亦省作仍。竹書紀作帝癸十一年。會諸侯于仍。有緡氏逃歸。遂滅有緡。）紂爲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黎丘。左傳作黎。史記黎山。服虔曰。東夷國名。案思玄賦。梁叟患夫黎丘兮。注。呂氏春秋曰。梁國之北地名黎丘。有奇鬼焉。▣春獵曰蒐。竹書紀年。帝辛四年。大蒐于黎。作炮烙之刑。）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意。（▣自用也。）居未期年。靈王南遊。羣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死乾溪之上。（申會在昭四年。乾谿之難。在十三年。此云未期年。謬矣。）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

身之至也。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藝文類聚。至下有於字。月令廣義。至作宿。舍。說文。濮水出東郡濮陽。南入鉅野。）税車而放馬。設舍以宿。（西征賦。税駕西周。注引作税馬而牧。法言曰。仲尼之駕税矣。李軌曰。税舍也。▣李斯傳索隱。税駕猶解駕。謂休息也。）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荀子注。分半也。王褒詩注。聞下有有字。養生論注同。登樓賦注。衛靈公泊濮水。夜分而聞有鼓瑟者。寡婦賦注同。而瑟作琴。）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樂書無使人二字。下問▣謂使數人往問傍水左右鄉里何者鼓之。悉白不有所聞之處矣。故下云似鬼神。内儲因問旁鄉左右。）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爲聽而寫之。（文選注引。寫下有我字。師涓衛樂太師。殷紀。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師涓乃師延之誤。因幷及之。▣凡以彼輸於此之謂寫也。）師涓曰。諾。因靜坐。（選注。端坐。樂書同。▣朝鮮版選注作靖坐。）撫琴而寫之。（樂書撫作援。）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論衡作請。矣宿而習之。）靈公曰。諾。（樂書作可。）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樂書明日報曰習矣。）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樂書施惠。正義云。一本虒祁之堂。山曰。施夷臺名。左傳。晉侯築虒祁之宮。注。虒祁地名。▣劉歆遂初賦。過下虒而歎息兮。悲平公之作臺。水經注。斷梁城即上虒亭。是虒有上下。猶居有南北也。施夷虒祁聲音相近。因轉訛耳。周禮釋文。虒音夷。穆天子傳注。虒音斯。所以進酒。因云觴耳。）酒酣。靈公起。［公］（衍文。樂書無起公字。）曰。有新聲。願請以示。（▣論衡。請下有奏字。）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鼓一作撫。▣藝文類聚作鼓。）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禮記注。撫抑也。▣晉語。平公說新聲。注。作師曠撫其手而止之曰。此亡國之音也。）平公曰。此道奚出。（道。從也。）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樂書。有也字。論衡有淫聲二字。）與紂爲靡靡之樂也。（▣晉語注。昔師延爲紂作靡靡之樂。水經注。聞濮冢。周書。商俗靡靡。上林賦。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韓詩外傳。昔者桀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列女傳。桀造爛漫之樂。可見靡靡爛漫淫邪之調總名。靡靡不獨指紂之樂也。）

楊慎曰求諸說未足折衷

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國上濱也。）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蓋世所傳說故述之。）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人下宜有之字。）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物口謂終其曲。）平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樂書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國淵鑑聽字作得聞。）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山海經風道北來天乃大水楊慎補注引作玄鶴二八道南方而來國淵鑑引韓子曰師曠鼓琴有玄鶴銜珠於中庭舞初學記同二八八隻二列也穆天子傳爰舞白鶴二八足用天子鼓道其下雨鳴注道從也引此文）

集於郎門之垝。（舊注垝棟端也國案樂書無之垝二字郎作廊通鑑世家及說苑范底同上屋騎危喪大記中屋履危注危棟上也）（代醉編鶴上高城之垝而巢於高檐之顛國風俗通作進於廊門之扂論衡作郭門之上危壟之類聚廊作郭漢書顏注廊堂下周屋也爾雅垝謂之坫嶢埒是宮角端）也。再奏之而列。（國風俗通作成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顏延之曲水詩注作師曠援琴一奏有玄鶴二八來集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攄翼而舞國廣雅攄張也遊仙窟注頸作頭）音中宮商之聲。（二字衍文琴賦注無之國風俗通同）聲聞于天。（國論衡聞作吁文作徵）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提一作提國淵鑑提下有焉字藝文類聚同）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一無坐字國諸書有坐字）師曠曰。不如清角。（南都賦注清徵之聲不如清角）（許慎曰清角絃急其聲清也）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赭白馬賦代驂象輿注引黃作皇無之上字國佩文韻府合作祭論衡泰上有西字）（淵鑑藝文同玉海大晟樂書黃帝鼓清角之琴以大合鬼神而鳳凰蔽日又引梁元帝纂要古琴名有清角黃帝之琴引此文黃帝下有作清角三字）駕象

楊慎曰瘠瘦色世甚也

車。（國論衡作象輿玉海引家語曰山出器車注出銀瓮丹甑之器及象車後漢書注引崔駰東巡頌登天靈之威輅駕太一之象車宋符瑞志王者至孝則出象車山之精也又孔叢子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幸予以遺孔子楚辭雜瑤象以爲車皆謂以象牙飾車也）而六蛟龍。（國論衡作立龍玉海交龍）（子虛賦乘鏤象六玉虯七發六駕蛟龍）畢方並鎋。（舊注畢方神名鎋當末切國案鎋一作轄齊策注鎋轄同車軸端鍵也羽獵賦蚩尤並轂注楚辭曰選乘以並轂又引此文作並轂並步浪切國氾論訓木生畢方注木之精也公羊傳注騈辟俠轂韻會俠並也）蚩尤居前。（管子黃帝六相）（蚩尤太常奢龍祝融大封后土又云黃帝得蚩尤而明乎天道故使爲當時當字誤注謂知天時之所當也誤案秦策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甚）（非此及管子所稱者歟國居前爲先導也荀子天子出門諸侯持輪挾輿先馬玉海引作並轂）風伯進掃。雨師灑道。（國應璩書風伯掃途雨師灑道國原道訓雨師灑道風伯掃塵山海經黃帝令應龍攻蚩尤蚩尤請風伯雨師以縱大風雨）虎狼在前。（國五帝紀黃帝）（教熊羆貔貅貙虎）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騰一作螣爾雅螣螣蛇注龍類能興雲霧而遊其中也友人福田子健曰螣騰通用子騰猿騰木作螣云昔騰又徒登反國案泰族訓螣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成形荀子螣蛇無足而飛文子作螣家語說苑皆云螣蛇游於霧露乘於風雨而行主術訓螣蛇游霧而動說山訓龜策傳皆云螣蛇游霧而殆於蝍蛆吳都賦躍龍蛇楚辭騰蛇兮後從考檢諸書螣騰互用難勢篇亦作螣）鳳皇

覆上。（國論衡作白雲覆上）大合鬼神。（蓋謂會諸侯也猶禹會羣神于會稽山也）作爲清角。（國穆天子傳注）（大謂盛作之莊子北門成問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是之以太清太清豈即清角耶）今吾君德薄。不足聽之。（吾元作主依上文正國後漢儒林傳注引無主字足下有以字藝文類聚同案主君大夫之稱也平公霸主師曠豈以主君稱之今本有主字者誤）聽之將恐有敗。（喻老篇扁鵲曰不治將恐深或云似文致大國藝文類聚敗下有也）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國藝文類聚作來）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國風俗通暴風亟至大雨灑沛）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間。（國風俗通作側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焦氏筆乘占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地赤貧赤族是也國後漢臧宮傳旱蝗赤地注謂在地之物皆盡也說苑云晉平公時赤地千里神異經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周禮犬赤股[illegible]股裡無毛謂之赤股非謂肉赤）平公之身遂癃病。（元作疲病覽冥訓昔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爲之下風雨暴至平公癃病晉地）

陳深曰此條累下餘言不辯枝冗先秦人作文不肯說字誠何好往返使與左氏檀弓不可

孫鑛曰著語曾也想色者自顧辭乃多華絢覺未並於法

（赤地。注瘫病篤疾。赤地旱也。圖案史記衛靈公五年如晉，當晉昭公二年，此云平公觴之，不合，蓋亦雜家之說，不足深辨耳。圖淵鑑及藝文類聚作瘫病，今本作瘙者非。風俗通作疾痛。周禮注癈疾謂瘫病也。）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上文無此二字。圖風俗通聽作德，無不已二字。）則窮身之事也。

奚謂貪愎。昔者智伯瑤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之。（舊注瑤智伯名。趙策吳注范氏士會之後，荀林父將中行，後因以官爲氏。）反歸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策注段規韓人。吳注姓譜段，鄭共叔段之後。圖日知錄後漢段熲其先出鄭共叔段，古人無以祖父名爲氏者，凡若此類，皆不通之說。案段氏當出自段干，史記老子之子名宗，爲魏將，封於段干，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明。）夫智伯之爲人也，（智一作知，下同。）好利而驁愎。（驁一作鷙。○驁傲同。國策鷙復，吳注韓子作鷙愎。圖匈奴傳天性忿鷙，注鷙狠也。又管子下愈覆鷙而不聽從。）彼來請地而弗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又將請地他國。（地下策有於字。）（舊注狃習也，得地於韓，則將生心它求也。圖爾雅狃復也，注狃忕復爲也。）他國且有不聽，不聽則智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策無其字。）康子曰：諾。（策作善。）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智伯。（圖縣策作邑，下同。）智伯說，又令人請地於魏。魏宣子欲勿與。（補一魏字。此及國策說苑作宣，諸書並皆作桓，故策注改作桓。）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策注趙葭魏人。物同恃其強，所以怒彼也。○趙葭淮南子作任登，說苑作任增，魏策說林任章，其人異而名同。）如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不如予之。宣子曰：諾。（從山氏補曰字。）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智伯。智伯又令人之趙，請蔡皐狼之地。（策注漢志西河郡有皐狼縣，又有藺縣，蔡或藺字訛。）趙襄子弗與。智伯因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約策

楊慎曰詞氣甚和

作結，義同。策叠趙字。國語張談，注趙襄子之宰也。此云孟談者，蓋配字而呼之。）曰：夫智伯之爲人也，陽親而陰疏。（親元作規，從國策正。圖百家類纂作親，策疏作疎，通。）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與音預。舊注三使陰以相約，知有異志也。）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可據何地以待敵也。○趙襄子自稱寡人者，後人所記，非當時語也。）張孟談曰：夫董閼于，簡主之才臣也。（閼本音遏。平澄爲安，他書多作安于。大夫稱主，策作簡子。）其治晉陽，（策其作世。說苑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國語注晉陽趙氏邑。）而尹鐸循之。（循其治迹，如曹參之代蕭何也。晉語趙簡子使尹鐸治晉陽，注尹鐸簡子家臣。策注趙臣繼安于者。舊注尹鐸安于之屬大夫，未知何據。）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策注君謂襄子。圖晉語簡子誡襄子，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由此觀之，則雖因孟談之進議，實簡子之貽謀也。）君曰：諾。乃召延陵生，令將車騎先至晉陽。（車上元衍軍字，從游俠傳集解所引劉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圖策無軍字，爲是。至作之。案延陵生趙臣，策作延陵君，非。）君因從之。君至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物曰五官之藏未詳。山曰月令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或是耶。圖案此云五官之藏，五蠹篇云犯五官之禁，誅國五官之制未聞。齊策五官之計，吳注案記曾子問諸侯出命國家五官而後行，注云五官五人夫典事者，此說差爲近之。五官制不一，并錄以備考。曲禮天子之五官，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又云五官之長曰伯。左傳五行之官謂之五官。楚語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莊子五官六府，辟草木，莅倉廩。文云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墨子城上吏比五官者，皆賜公乘。管子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又云四正五官，國之體也。又云君不爲五官，五官治。天文訓何謂五官，東方爲田，南方爲司馬，西方爲理，北方爲司空，中央爲都。兵略訓將軍不與五官之事，而爲五官督。說苑長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樂記伯子五官，謂耳目鼻口心也。又家語、漢元后傳五官謂女樂之官也。因附于此。）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此五者各有守吏嚮藏，圖五官之所分掌也。）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不藏於府庫。（山曰臣當作民，音之誤也。淮南子西門豹對魏文侯曰：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爲霸王者也，臣故蓄積於民。）務修其教，不治城郭。（孟子地利不如人和。）君其出令，令民自遺三年

（辰翁曰，著此色語甚雅。）

（折衝曰，車不雙則小設。）

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有奇人者。（有上一有遺字。）使治城郭之繕。（物曰，奇人，餘子也。舊注，奇，餘也。謂閒人。奇者謂餘。案司馬彪莊子注，木應丁夫曰，餘子，一說適有奇人者，謂除廢疾者，其餘恐發之也。奇，畸同。莊子，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圓周禮，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又云，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注，餘子謂羨也。疏，一家兄弟雖多，除一人爲正卒，正卒之外，其餘皆爲羨卒。平準書，浮食奇民。說文，繕，補也。慧琳引珠叢曰，凡治故造新，皆謂之繕。）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無積錢。（物曰，謂府無復積錢之所。）庫不受甲兵。（不容不受，言其充溢。）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已足。甲兵有餘。吾奈無箭何。（圓乃召張孟談至此百九十五字，策作召張孟談曰，吾城郭已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圓董子，藝文類聚作董安子，下董子同。）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楛楚牆之。（牆，策作廧。注，垣，牆也。荻，萑葦屬。爾雅，蕭，荻。注，即蒿。楚，荊也。圓案，書孔傳，楛中矢幹。釋文，音戶。圓荻蒿二草，楛楚二木，皆可爲矢。管子，地高則溥之，下則隄之，命之曰金城，樹以荊棘，上相穡著，所以爲固也。穡，音牆。舊讀牆之屬下。）有楛高至于丈。（謂其長度中用也。圓策作其高至于丈餘。藝文類聚作其高十丈。）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箘簬之勁。弗能過也。（書孔傳，箘簬，美竹也。一作箘簵。策作箘簵。注，箘，音窘。圓藝文類聚過作適。淵鑑同。增韻，勁，堅也。）君曰。吾箭已足矣。奈無金何。（孟子，扣輪去金。金，五金之總稱。策作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依上文補之字。策亦有。）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爲柱質。（策無令舍二字。堂作室。注，質，礎也。圓案，質、礩同。說林訓注，礎，柱下石礩也。物曰，令舍，縣令之舍。圓光武紀，皇考南頓君初爲濟陽令。注，蔡邕光武碑文，光武將生，皇考以令舍不顯，開宮後殿居之而生。）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三國，智氏韓魏。）至則乘晉陽之城。（策無果至二字。至則云者，見其鋒銳。圓乘，謂緣附而攻之。）遂戰三月。弗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陽之水以灌之。（策作晉水。無陽之字。圓舒軍謂

（劉辰翁曰，描摹有太史公筆意。）

移營舒開，不迫城也。又圍者然。物曰，舒張軍襲。）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一作巢居。淮南子作緣木。）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大夫羸病。（圓策作士卒。）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策注，謂將降。）何國之可下。（三國中孰爲可降也。策作何如二字。）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爲貴智矣。（智下，策有士字。國語，王孫雒曰，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知矣。圓此語亦見鬼谷子。無爲，猶無從也。史記伍子胥曰，假滅無爲也。范雎曰，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其義可見。）君失此計者。（謂欲降者君之失計也。淮南子無此句。策作君釋此計，勿復言也。文具。）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策有襄子曰諾四字。）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齒寒。（語出左傳。）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爲之次。（圓淮南子有不及今俗圖之禍將及二君之文。）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智伯之爲人也。麤中而少親。（策注，麤，粗同。吳注，粗，厲少仁愛。物曰，中心麤疏爾。麤中，鄙上陰疏也。淮南子作粗中。詩鄭箋云，疏，麤也。）我謀而覺。則其禍必至矣。爲之奈何。（圓而如也。策作我謀未遂而知。淮南子作謀而泄事必敗。）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圓淮南子有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之文。）二君因與張孟談約三軍之反。（三軍，趙及韓魏。一作二君。策作陰約三軍，無之反字。）與之期日夜。（某日之夜，約期之詞。下云至於期日之夜，即此。策注，日，既夜也。舊讀夜字屬下句，夜潛入城。令人不知也。亦通。淮南子無日夜二字。）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二君之反於襄子。（二君，韓康魏宣。一作三軍。）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且恐且喜。（恐謀泄，喜約成。）二君以約遣張孟談。（圓以已通。策無且恐且喜二君以約遣九字。）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策注，智過，智伯之族。圓謂國語智果。注，晉大夫。說苑，絺疵。蓋一人也。項羽紀注，軍行以車爲陣，轅相向爲門。通周禮注，轅門，謂王行止宿阻險之處，備非常，次車以爲藩，則仰車以其轅表門。）智過怪其色。因入見智伯曰。二君

貌將有變。（劉策貌作豹。）君曰。何如。（策注。君智伯。）對曰。（從策補此二字。）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君不如先之。（內懷叛謀。履視智氏。行步驕矜。志氣高傲也。物曰節。禮節也。韋周語注。節禮也。）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以親之。（策注。謂親與二國約。）必不侵欺。兵之著於晉陽三年。（策注。著謂附其城。）今旦暮將拔之而嚮其利。（策嚮作饗。物曰。嚮享同。）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勿出於口。明旦二主又朝而出。復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臣。（畏憚。）（其人驚遽失容。故曰色動。案集氏策乘屬注通。視屬目注視也。）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遂親之。君曰。親

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策注。宣康二諡。皆恐非當時之言。）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與其二君約。（策作其與。）破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策無國字。）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策作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聽猶用也。）出。（國句。）因更其族爲輔氏。（策有遂去。不見四字。吳注。晉語智宣子將以瑤爲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弗聽。知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通鑑取此。與策前後不同。國左傳疏。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聯屬。其傍支別屬則各自立氏。釋例曰。別而稱之謂之氏。合而言之則爲族。〇國策此下有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五十五字。上文又有張孟談因朝智伯。及智過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等之文。恐謂張孟談約期歸。城豈復出見智伯乎。注家乃以兵交使在其間爲回護者。遂爲不適當。以韓子所傳爲正。）至於期日之夜。趙氏

楊愼曰。如此筆力。兵法隊。左氏有之。而不多讀。

殺其守隄之吏。（國其指智氏。）而決其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策注。左右夾擊。淮南子作疏隊。）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之軍。而擒智伯。（一作智氏之軍。）智伯身死軍破。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故曰。貪愎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晉世家。出公十七年。知伯分范中行地。哀公四年。三晉殺知伯。而年表乃云。哀三年分地。弍年殺智伯。是史記自爲舛錯。今依韓子。智伯滅范中行。反歸休兵數年。又云兵之著於晉陽三年。則知年表所記之謬矣。）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謂唯聞道之名。未有以道之實相論者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常何以。（元作何常以。寫者誤。一無常字。說苑作常何以。當亦常字訛。山門。禮記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國孟子人恒過。又云。國恒亡。朱注。恒常也。猶言大率也。）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常以

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忘其不肖。）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鉶。（秦紀注。呂靜云。飯器謂之簋。如淳云。鉶飯器之屬。瓦器也。國淵鑑作啜於土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墨子。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阯。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逮至其厚愛民也。黍稷不二。羹胾不重。飲於土塯。啜於土形。斗以酌。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聖王弗爲。國案堯典。羲叔居南交。和叔居朔方。曰幽都。羲仲宅東。寅賓出日。和仲宅西。寅餞納日。）堯禪天下。（國淵鑑禪作釋。下同。）虞舜受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財之。（說苑財作裁。通。）削鋸修之迹。（齊俗訓。剞劂削鋸。注。剞兩刃勾刀也。之對下其揚權篇。探其懷。奪之威。字法同。國晉注。磨其斧跡。淮南子。剞劂無迹。人巧之妙。四聲字苑。鋸似刀有齒者。）流漆墨其上。（墨黑字誤。說苑作猶漆黑之以爲器。案流猶並。搽音詭。搽漆對上削鋸。國路史削鋸脩之迹。流搽其上。輸之宮。殺淵鑑作銷銅鐵。修其刃。猶漆黑之以爲器。）輸之於宮。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

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爲祭器。（一作酒器。）墨染其外。（圓說苑作墨漆。淵鑑墨漆。）而朱畫其內。縵帛爲茵。（說苑作紨帛爲茵蔣。圓淵鑑同。物曰、通雅云、縵無文之帛也。或說昔語乘殺不通。舉注縵事無文也。因謂此說後世漸得奢麗。似不宜爲無文之義。縵當作曼。氾論訓縵絲曼帛注、細布也。圓周官卿乘夏縵注、無緣也。茵蓐也。路史注作縵。）將席額緣。（舊注、將草名。國策原道訓、浸潭菰蔣注、菰者蔣實。其米曰彫胡。額加緣。額孝文紀正義引晉刑法志、布其衣裾而無額緣。宋策、宋王爲無顏之冠。注、冠不覆額。額顏義同。世呼扁額或亦稱顏。主衛訓、越席不緣。圓路史注作顏緣。淵鑑同。非。說文、蔣苽也。賈志、菰可以爲席。溫於蒲。王子淵僮約云、當編蔣織箔也。）觴酌有采。（說苑觴勺有彩。圓博古圖亦作彩。觴巵也。酌斗柄。采文采。）而樽俎有飾。（圓樽盛酒。俎載牲。）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說苑以沒曰沒。猶減也。繫辭傳、伏犧氏沒、神農氏作。）殷人受之。（圓淵鑑作殷周。）作爲大路。而建九旒。（路一作輅。圓大路玉輅。旒旌旗之垂者。）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圓淵鑑彫鏤雲雷之形。）四壁堊墀。（說苑四壁四帷。圓淵鑑同。堊白土也。說文、墀涂地也。徐曰、階上之地也。堊墀白土飾墀也。）茵席彫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圓淵鑑知作好。少作侈。）臣故曰。儉其道也。（圓謂儉爲得國之道。）由余出。公乃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敵國對鄰國言也。圓比語又見晏子。尚書睿作聖。又云、惟聖罔念作狂。孔傳、於事無不通之謂聖。此聖字本義也。周官六德、與智仁中和並言。莊子盜跖、其勇義智仁同稱。古公亶父於呂牙、孟軻於伯夷伊尹柳下惠、魯人於臧紇、荀卿於子弓、桓公於管仲、穆公於由余、皆以聖呼之。與後世大不同。）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嘗聞中國之聲。（一無聲字。）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圓汲冢周書、淫樂破正。武之毀也。）而後爲由余請期。（圓請緩歸期。）以疏其間。（間元作諫。音之誤也。從史記說苑正。圓穆天子傳、道里悠遠。山川間之。注、間音諫。）彼君臣有間。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史上史有內字。晉語注、女樂今伎女也。八人爲佾。備

劉辰翁曰此下缺積

茅坤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由余亦知是乎然卒去之秦則由余固早有必秦君矣

八音也。左傳注、十六人也。圓韓詩外傳作二列。藝文類聚作三人。楚辭注、二八二列也。邢昺曰、佾列也。長楊賦注、八列之舞。）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死。（物曰、不逐水草之利。故牛馬半死也。圓藝文類聚遷作還。誤。匈奴傳、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逐水草遷徙。唐書太宗貞觀二年、北頡利政亂。薛延陀使遣二日於上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爲候。）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不聽。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一不重秦字。）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以已同。）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奈臣有圖國者何。（臣一作人。呂春秋、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氾論訓作喙聚。史記濁鄒。孟子讎由。又左傳犁丘之戰、齊師敗績、智伯獲顏庚。注、齊大夫顏涿聚也。）君雖樂之將安得。（說苑云、君且安得樂此海也。）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援取也。）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說苑云、以臣參此二人者。）臣言爲國。非爲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趣音促。）至三日。（說苑作中道。）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圓至如公至自齊之至。此謂還後三日其事始聞也。）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圓說苑爲顏燭諫齊景公事。案齊景公海遊見外儲及晏子列諸子。且田成子齊卿。不宜自稱寡人。顏涿聚齊大夫。未必呼之爲君。當以說苑所傳爲正也。）故曰。離內遠遊。則危身之道也。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史記正義九合左傳云魯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十五年會于鄄十六年同盟于幽僖四年侵蔡遂伐楚五年會首止六年伐鄭八年盟于洮九年會葵丘是也。一匡謂定襄王爲天子之位也。圓五等諸侯論鳩合同志以謀王室。左傳召穆公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鄭生傳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案九與鳩糾通。左傳注糾收也。然國語及管子謂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偶符其數。故相傳爲九會之義也。晉世家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合諸侯。可見九是聚收之義也。一匡匡叛亂者而統一之。論語作一匡天下。）爲五伯長。（孟子五伯桓公爲盛。圓五伯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穆。）管仲佐之。（圓論語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於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卽不幸而不起此病。政安遷之。（一無此病二字。管子作此疾。圓仲字也。父男子之美稱。尊禮之爲仲父。猶魯哀公誄孔子稱尼父也。）管仲曰。臣老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鮑叔牙爲人。剛愎而上悍。（鮑上一有夫字。悍作捍。荀子注悍凶暴也。物曰上尙同。圓說文尙高也。悍如扞格之扞。上悍謂以强梁自高也。）剛則犯

民以暴。愎則不得民心。悍則下不爲用。其心不懼。（一作不共。圓臨事不從也。）非霸者之佐也。公曰。然則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公妬而好內。豎刁自獖以爲治內。（二柄篇作自宮。難一篇同。家語史記管子國語說苑類纂韋注唐固皆云雖雖未成者。字又作獖。易釋文劉云豕去勢曰獖。舊注獖猶豶勢也。）其身不愛。又安能愛君。公曰。然則衛公子開方何如。（無公字。無衛字。）管仲曰。不可。齊衞之間。不過十日之行。（圓一作齊魏。百家類纂同。）開方爲事君欲適君之故。（適順也。順適其意。）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公曰。然則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爲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爲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爲人也。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中心堅貞。外有廉隅。）夫堅中則足以爲表。廉外則可以大任。（物曰二句交互看。廉外而堅中足以爲表。堅中而廉外足以大任也。）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鄰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餘。管仲死。（一說此文誤倒。宜云管仲死居一年餘。）君遂不用隰朋。而與豎刁。（物曰與之以政。）刁莅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圓齊魯境。）豎刁率易牙衞公子開方及大臣爲亂。桓公渴餒而死南門之寢。公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蟲出于戶。（一作尸。誤。正義引呂氏春秋曰桓公有病易牙豎刁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墻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慨然歎涕衣袂而死乎壽宮。蟲流出于戶。蓋以楊

門之扇。三月不葬。物曰公守室名。井口守猶閉也。閉公于室也。圓管子易牙豎刁堂阜公子開方四人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是也。）故桓公之兵橫行天下。爲五伯長。卒見弒於其臣。而滅高名。爲天下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名。爲人笑之始也。

奚謂內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韓氏急。（韓襄王四年秦使甘茂攻我宜陽。明年拔之。斬首六萬。然公仲說和事。史策載在宣惠王十六年。而發端作秦韓戰于濁澤。與此異。）公仲朋謂韓君曰。與國不可恃也。（公仲韓相國。朋其名。史策作侈。策注與謂山東。）豈如因張儀爲和於秦哉。（圓時儀相秦。策有今秦之心欲伐楚句。）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圓策注名都都邑有聞於時者。案左傳注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鹽鐵論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菑。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內。皆爲天下名都。）是患解於秦。而害交於楚也。（圓謂嫁害于楚。）君曰。善。（君一作公。）乃警公仲之行。

（鬻策作儆。舊注假僞成也）將西和秦。（策作譏下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奈何。陳軫曰。秦得韓之都。而驅其練甲。（國簡練之兵也。策有秦之欲伐我久矣句）秦韓爲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物曰。祠禱求也。國策作禱祠。周禮注。求福曰禱。得求曰祠）其爲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趣促也。使所親任之臣奉致之者。蓋欲韓之信其事也。過秦論。信臣精卒。淮陰侯傳。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楊升庵外集。市居辦傳。遣信人馳至長安。劉虎傳。道路壅塞。信命竟不得通。其曰信人。可信任之人。劉虎傳滅去人字。謂信人之命。猶不可通也。晉人語稍備省。直以信爲使者。物曰。信臣使臣也。國丹鉛總錄。越絕書種曰。下臭使素忠爲信。古者謂使者曰信）曰。不穀之國雖小。卒已悉起。願大國之信意於秦也。（務作信小也。案策作遂肆意）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也。（敎使此言晥使）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國楚之北道也）謂韓使者曰。報

韓君言。（敎其歸報）弊邑之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韓君。韓君大說。（說一作悅）止公仲。（史有之行二字）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強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誣猶言侮也。史錄作絕強秦之敵）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趣疾也。督使疾救。東周策。卽且趣我攻西周）冠蓋相望。而卒無至者。（使者冠蓋相望於道。往來頻也）宜陽果拔。爲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國削上文作削國）

奚謂國小無禮。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曹君袒裼而觀之。（袒裼有二說。左傳。其裸浴。薄而觀其駢脅。國語。曹公聞其駢脅。欲觀其狀。止其舍。諜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呂春秋淮南子皆云使之袒而捕池魚）釐負羈與叔瞻侍於前。（叔瞻鄭文公弟叔詹。伯呂子作被瞻。此云諫曹君者。蓋鄭亦有觀駢脅之事。阿誤混耳。喩老篇。叔瞻諫鄭君。則與諸書合矣。晉語。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又云。叔詹曰。天禍鄭國。使淫觀狀。賈逵云。鄭復效曹觀公駢脅之狀。故伐之）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卽恐爲曹傷。（傷害也）君不如殺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我。（舊注。君之有福未必及己。其禍之至。當連予我也）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與音預）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主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亡過於曹。（窮謂遇驪姬之亂也）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自曹而始也。國語作首誅）

子奚不先自貳焉。（左傳注。別異於曹也）負羈曰。諾。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餐。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羣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羣臣。（物曰。謂死）出入十年矣。其嗣子不善。（自獻公死十年。內外之間。奚齊悼子見弒。而惠公立。亦不君也）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祓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周語。敬其祓除。注。猶掃除也。國說文。血祭所薦牲血也）如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羣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于晉。立爲晉君。（國革車兵車。五百乘三萬七千五百人。疇騎同伍相保精練之騎也。齊語。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

（子作人與人相保。案楚語臣能自壽也。注壽保也。疇壽通。荀子君疇。新序作尹壽。又與儔通。王逸楚辭注。四人爲儔。六韜陰戰之法。一騎當步卒四人。四人當一騎。又云置騎之吏數。五騎一長。十騎一吏。百騎一卒。二百騎一將。是猶綱有紀綱也。左傳所謂紀綱之僕或此。）重耳即位三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殺而以爲大戮。（山曰。懸縋也。）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違也。（薄迫也。山曰。違去也。圓汲冢周書芮良夫曰。無道左右乃違。注違畔也。）其表子之閭。寡人將以爲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閭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涖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二　終

孫鑛曰文氣甚奇
隨其筆鋒却以肆
筆以得之議論則
刺深亦快法度編
密之文有架杵有
興日有起結有拚
收有賬賦部勒齊
整何適平安雖頭
古文無紀律
趣本題注法術
之士與當塗者
不兩存當塗進
則法術之士退
法術之士進則
當塗者退然法
術之士疎而當
塗日親則終於
不勝也

孫鑛曰截然兩段
而其中廻翔分合
轉之不窮此扶風
同文隊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四

孤憤。說難。和氏。姦劫。

江都　松皐圓纂聞

孤憤第十一

（史記索隱曰、謂憤孤直不容於時也。舊注、法術之士、旣無黨與、孤獨而已、故其材用終不見明、卞生旣以抱玉而長號、韓公由之發謀而內憤、圓楚辭注、憤懣也。）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圓、今纂類諸見作鑒。）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燭、照也。矯、正也。）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所謂重人也。（從山氏補所字。圓、循上之令、奉主之法、是大臣之忠于國者、非我所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爲。虧法以利私。耗國以

便家。力能得其君。（謂其智力能得君之恩遇也。孟子、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舊注、其力尚能得君、從己況其餘乎。）此所爲重人也。（爲謂通。一作謂。）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且、將也。明察之智、勁直之材、爲君聽用也。毛詩、聽用我謀。物曰、聽猶待也。重人、當塗用事之臣威權重者。）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也。（舊注、必見割除。）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當塗卽孟子當路也。圓、郭璞詩、長揖當塗人。注、當仕路也。六韜殺及當路貴重之臣。是刑上極也。蘇秦傳、今秦已當路。）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爲之用矣。（事要、權柄謂賞刑也。圓、外諸侯、內百官。）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爲之訟。（不應、謂所求之事不聽也。物曰、訟、頌也。圓、稱其功美也。三略、佞臣在上、一軍皆訟。）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羣臣爲之用。（阿附重人、則雖無功、官業榮遷、故爭趨之。）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爲之匿。（近主、爲主親近也。舊注、匿、匿非也。）

陳深曰此兩段竟
是對偶而文氣變
化不滑

孫鑛曰兩派各五
事而長短句錯出
絕有算又渾然無
痕

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爲之談也。（禮卑、不見待禮也。外儲、夫人主之所藉厚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羽翼者、巖穴之士徒也。今巖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舊注、談謂爲重人延譽也。圓、百家類纂談祿作主情。合纂續語無也字。談謂蘇代爲子之游說之類。）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仇、指智法之士。）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圓、不能去四助之壅蔽、而知姦臣之內情也。）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弊蔽通。下弊主同。）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便習舊故、新旅之反也。楚策、法令所呢者。）若夫卽主心同好惡。（舊注、重人舉措常就主心、伺其好惡。）固其所自進也。（用此術取進幸於君、爲當塗者固然。）官爵貴重。朋黨又衆。而一國爲之訟。（皆爲重人延譽也。）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圓、干、要也。）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所近字誤。下作近愛信。澤、恩也。管子、近者以信近親愛有求其主。）又將以法術之言矯

人主阿辟之心。（阿、曲也。辟音僻。圓、欲格君非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其數不勝也。（疏一作疎。舊注數理。）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其數不勝也。（一口、一人之口。與下文一口惑主者義不同。一國、謂國中士民皆黨重人。）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物曰、謂得見之日少也。）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暮獨說於前。（謂其親密。）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物曰、道、由也。）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舊注、法術之人、旣資必不可勝之數、又與重人勢不相容、則必危而見害矣。）其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其所行事、似有過失、則誣罔而罪之。圓、佩文韻府公上有以字。）其

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窮、窮治也。圓私劍、刺客也。）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僇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逆、謂臣主之失也。山曰上上字當乃子宮國篇）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矣一作也。言曲、爲重人閥之類。）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其所行事、假有功勞、則借名而賞之。舊注、積功曰伐。）其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物曰、謂借外諸侯之權也。）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舊注、趨、向也。）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下篇周參驗而審言辭、周合義同。山曰、合宜作因。）不待見功而爵祿。（不合參驗、故可誣良臣以罰。不待見功、故可借私人以賞。）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山曰、蒙讀爲冒。）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或說、乘乖字誤。）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愈一作遇。）夫越雖國富兵強、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爲越也。（亦非吾所得制。也、與越無異。八姦篇、所謂亡君者、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己有也。令臣以外爲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知不類越、而不知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上知一作智。物曰、謂人主皆能知其國與越不相類、而不知其國今已非其有國也。）人主所以謂齊亡者、（山曰、主宜作之。）非地與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也。（一無也字。圓、呂氏姜姓、田氏媯姓、田恒之子田和纂呂齊自立、周安王命爲侯。）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圓、姬晉姓。晉世家、景公十二年、晉始作大卿。）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不知收、是人主不明也。（今指山東諸國、不必限韓也。舊注、人主不知收取其柄而自執之。）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山曰、尙書、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荀子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爲之、則亦亡。圓、潛夫

張榜曰、前二段二節、皆言其大臣太貴、總成一中段。

論有此語、而事作行。桓譚新論引傳曰、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爲醫。與亡國同政者、不可爲謀。）今襲跡於齊晉、（跡一作蹟。家語、人主不務襲跡於其所以安存。荀子、能擽跡於文武。舊注、襲、重也。）欲國安存、不可得也。（令臣事制其國、而君忘數遠其上、則臣爲田氏六卿必矣。）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萬乘、大國。千乘、小國。）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荀子、今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雖欲成功、得乎哉。呂春秋、新序亦有此論。）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說文、程、品也。物曰、謂評論其行事也。）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說人主悖左右毀譽之害也。人主篇亦有此論。）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潔固身。（荀子注、士者修立之稱也。精、清通。外儲顯學作清。又晉語、小心精潔。注、不忍辱也。）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辯、辨通、別也。荀子、上宣明、則下治辨矣。）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或說、其修士宜作其修智之士。恃其精潔四字、疑舊注文混入正文。）而更不能以枉法爲治。（舊注、智士不重說、假關文案、智士以治辯進業、故不能以枉法爲治也。此說修士、而智士攙在其中。修士智士、又見八說篇。）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恃其清潔。）不聽請謁矣。（不枉法也。）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精辯、清潔治辯。）治辯之功制於近習、（辯元作亂、寫者誤。）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如西門豹請復治鄴之類。）不以功伐決智行、（智、智士。行、修士。）不以參伍審罪過、（舊注、決智行、當以功伐。審罪過、當參伍之。參、比驗也。伍、偶會也。）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汙之吏處官矣。（舊注、左右近習既皆小人、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故所親愛皆無能與愚汙之人。）

張榜曰。高段皆言左右太信。總成一中段。

張榜曰。總成大臣太重。左右太信二中段。成前半一大段。

人臣大罪。人主大失。是後半一大段。

陳深曰。小段小結束。大段大結束。從來文字機寄無如此者。

（而必用之也。）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萬乘千乘互文。其實大小之國皆然。愛臣篇。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人主之所公患也。（荀子注。公。共也。公共有此患。物曰。通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物曰。與。相與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國事。任也。）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舊注。豪傑之人。有材能者。乃使用之。）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使君割地以事大國。而臣居間取富貴也。有以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利其家。）故主失勢。而臣得國。（倚藉外權。擅制國事。威勢之所以下移也。）主更稱蕃臣。而相室剖符。（物曰。謂主稱臣於他國。而臣乃受封也。相室。國相也。國史記蘇秦說魏襄王曰。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臣竊為大王恥之。李文紀注。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范雎傳。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漢書敘傳。與爾剖符。注。謂封之。〇舊注。相室。家臣也。漢志。董仲舒曰。李梅實。臣下強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顏注亦謂家臣也。國案。三晉以大夫為諸侯。猶仍舊號。故呼相國為相室也。八經篇。相室約其廷臣。內儲。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亡徵篇。相室輕而典謁重。皆指執政大臣。舊注以家臣為解。非也。漢志。相室在大夫上。亦謂相國。室實謂故稱相室。顏氏未之考耳。又秦策及平原君傳。相室諫公父文伯之母。正義云。謂傅姆之類。鮑彪云。室家之相。此女也。男曰家老。愚謂。家老諫其主。毋復何嫌乎。二注皆拘。并辯之。）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舊注。譎。誑也。設詐謀以誑誤其主。）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物曰。主變勢。只是主失勢也。舊注。變。謂行譎詐以移主意。非也。國謂。十無二三。言其少也。并曰主悟。重臣自取富貴。故黜竄之。國固故通。戰國策。魯仲連謂新垣平曰。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臣。而將軍又何得故寵乎。）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重人矣。（人一作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汙而不避姦

張榜曰。發臣之大罪三百餘言。而君之大失。承上點明而已。此文字變化奧。

司馬光曰孟非最得意之文最失意之過棄璞曰奇古精許齊法字句無簡

張榜曰。天地間乃有此等文字。鳳洲謂其人巧極天工。錯非虛也。

趙本四注。太史公曰。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揚子云曰。非作說難而卒死乎說難。何反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也。君子以禮進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司馬光曰探人心伺顏色而求合則邪佞說請無所不至適足取死說難精重非最得意之文最失意之過

孫鑛曰凡說之難句出荀子句不曾數語然亦工荀子者哲其師說

者也。大臣挾愚汙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舊注。侵奪百姓。如漁者之取魚也。國商子。秩官之吏隱下而漁百姓。此民之蠹也。）比周相與。（左傳注。比。近。周。密也。）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勞辱。謂藩事人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說難第十二

（索隱曰。游說之道為難。故曰說難。舊注。夫說者有逆順之機。順以招福。逆而致禍。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此說之所以難也。國案。太史公自序。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徐注。一云。差以毫釐。謬以千里。裴注。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又經解。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史記本傳。亦載此篇。閒有小異。附錄中收本傳。宜參看之。故不具舉其異同也。）

凡說之難。（荀子。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未可直至也。）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物曰。謂知未足以說之。則難欲說之。不可也。是知似難矣。然亦非韓子所謂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物曰。謂難智未有辯。則不得能明吾意也。是辯以難矣。然亦非韓子所謂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物曰。索隱云。韓子橫失作橫佚。謂弘放其說。無所忌也。鄉案。韓子自失而走。荀子。其馬將失。皆失佚通用。此句謂辯辭不勇。則不能盡言。是勇似難矣。然亦非韓子所謂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索隱曰。劉氏云。所說之心。謂人君之心也。審明人君之意。可以吾說投合其情。故曰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劉氏云。稽古羲黃。祖述堯舜。是為名高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所說之君。其本意在飾名譽。慕高節。而以營高厚。制財利之說說之。則君必謂其人志節凡下。而以卑猥賤俗之事待人者也。物曰。見遇皆見。以為之意。或云。七啓。當軌見藉。值足遇賤。字法同。國遇卑賤。對下遠事情。遇。待遇。以見以為解者。非。張景陽詩。陽春無和者。巴人皆下節。）必棄遠矣。（舊注。必棄遠而疏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舊注。所說之君。出意本規厚利。而今陳名高之節。彼則以為說者無相時之心。疎闊事物事情。必不收用也。劉氏云。若秦孝公志於強國。而商鞅說以帝王。故怒而不用也。）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史記。陰作實。索

方望溪曰隱知蓋知其事有以之謀也。

（隱曰、謂其君實爲厚利、而詐欲爲名高之節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徒見外貌、不知內情、故不親任。）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舊注。私用。）（其言、明棄其身、以飾其名高也。索隱曰、若鄭武公陰欲伐胡、而關其思極論深計、雖知說當、終遭顯戮矣。）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機事不密、語言漏泄、則功不成。）未必其身泄之也。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說者語次泛及陰事、則似先知其密謀、今以發動之、君疑其人泄之於外、必欲除之以滅口也。）彼顯有所出事。（一作事而出。曰、其猶之也。）乃以成他故。（故、亦事也。）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爲。如此者身危。（人主公然有所行之事、然其本意別有在焉、陽託其名、欲因之以成其私心所欲爲也、說者不獨能知借名之由、且又兼知其陰情所欲爲之事、則必猜忌而相危矣。或曰、如齊桓公惡蔡姬、乃以其附楚之名伐蔡、附楚顯出也、惡蔡姬乃其所以爲也。物曰、史記作彼顯有所出事、迺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以此推彼、也字當作他字、字畫殘缺爲爾、故字說不去。）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爲己也。如此者身危。（圖說者嘗爲君規畫而當事機、他時又有內謀、知謀之士自外意度而得其謀、因致發露、則疑說者不密而漏泄也。）（如齊桓公欲伐莒、密與管仲謀之、而東郭垂自外察其動貌而知之。）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周、親、澤、恩、渥、厚也。索隱曰、輙吐其誠極知其道也。圖極知、致言知也。）說行而有功。則見忘。（一作德忘。史記德亡。索隱曰、韓子作見忘。勝、）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索隱曰、恩意未深、輙評時政、不爲所信、更致嫌疑、若隣父以墻壞有盜、却爲見疑、卽此類也。）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一無下者字。過端、過失之端見于外也。舊注、挑謂發揚。彷注、正言以摘發其惡。）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得計、計事得宜也。物曰、得一計於他人也。）彊以其所不能爲。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舊注、不能而彊、不已而止、必謂說者不計事情、而興怒也。劉氏云、若項羽必欲衣錦東歸、而說者強諫關中、違旨忤情、自招誅滅、張之以其所必不爲也。若漢景帝決廢栗太子、而周亞夫強欲止之、竟不從其言、後逮下獄、止之以其所不能已也。）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閒己矣。與之

孫鏘曰上皆陳弊下乃舉術妙論。

論細人。則以爲賣重。（史作鬻權。大人與所說之主同等者、細人微者也。閒如閒然之閒、說貴人之事、則謂援引以閒讒害短也。說賤者之事、則謂薦擧以賣弄我權也。）論其所愛。則以爲藉資。（舊注、藉君所愛、以爲己取利之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己也。（舊注、嘗、試也、謂試己含怒之淺深也。物曰、史無也字。）徑省其說。（索隱曰、人主意在文華、說者徑捷省略其詞。）則以爲不智而拙之。（君謂愚陋而鄙拙也。拙一作詘、史作屈。）米鹽博辯。（酷吏傳、減宣爲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山曰、天官書凌雜米鹽、正義云、凌雜、交亂也、米鹽、細碎也。圖貲羅傳、米鹽靡密、初若煩碎。）則以爲多而交之。（君謂煩多而交雜也。舊注、米鹽之爲物也、積聚華以成詳、解謂博明細雜之物、則謂己多合而猥交之。物曰、史記米鹽作汎濫、交作久、久爲勝。索隱曰、人主志在簡要、而說者務於洋辭汎濫、博涉文華、則君上嫌其多迂誕、因久而厭之。）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舊注、略晉其事、粗陳其意、則謂怯懾懦弱、有所畏懼、不敢具言也。圖新序、荀息曰、宮之奇爲人也、達心而懦、達心則其言之略、懦則不能強諫。國語、齊國佐見、其語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慮、謀也、肆、放也。謀事廣放、無警檢也、則謂鄙俗傲慢、不知禮節也。舊注、肆、陳也。所說之事、廣有陳說、不爲忌諱、則謂凡鄙俗直而侮慢也。圖荀子注、廣讀曰曠。趙策、臣南方草野之人也。禮記、騷騷爾則野。疏、田野之人、急切無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舊注、知其所矜、則隨而光飾之、知其所恥、則隨而掩滅之、苟能知此、則順旨而不忤也。圖矜、自美也。）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私急、私心所急之事。物曰、強之、強壯之也。）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爲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爲也。（司馬貞云、少者不足之辭。物曰、謂其意頗自以爲卑下而不能已、是故不能舍己以從他、則說者因爲主飾其美、而勉爲之、反以其不爲爲少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爲之擧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高誘云、多猶貴也。謂其意有所景慕高仰、而其材實不能企及、是故不能奮發以行之、則說者就暴揚其事之過惡、反以其不行爲賢也。）有所矜以智能。（所一作欲。）則爲之擧異事之同類者。多爲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舊注、多擧與彼同類之異事、以寬所取之地、令其取說於我、而我佯爲不知者、所以助其智也。）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

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楚策注，微，不顯也。見，猶示也。相存之言，安利之所計也。明說能用此計，必得譽，譽則害與彼之所私利者相合，故不得不納其言也。物曰，微見，謂隱隱乎言外，使其愚而自得之。）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事之危害于國家者，顯論若行此事，必罹謗議，則害與彼之所私患者相合，故不得不去其事也。）譽異人與同行者。（乃所以譽彼也。）規異事與同計者。（乃所以謀此也。）有與同汙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異人之行與彼同汙，異事之計與彼同敗，說者盛爲文飾，以明其於義無所傷失也。圓孟子說齊宣王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王如好色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此亦救汙敗之類也。）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彼矜其力，自謂多大，則不得舉彼力難勝之事，以阻格之。舊注，概，礙也。索隱曰，概猶格也。劉氏云，若秦昭王決欲攻趙，白起苦說其難，遂已之心，拒格君上，致杜郵之僇。）自勇其斷，（其一作之。）則無以其謫怒之。（謫謂過失也。彼矜聽斷，自謂勇決，則不得引彼所失誤之事以激怒之。物曰，史讀作敵勝。）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彼矜計策，自謂多智，則不得說當所困敗之事。）

（以窮屈之。舊注，凡此皆所以諱其短而譽其長也。）大意無所拂悟，辭言無所繫縻，（所說大意順合莫逆，出詞發言，亦不犯觸也。繫縻猶言犯觸也。一作繫摩，史作擊排，索隱曰，韓子作擊摩，圓案擊摩亦排斥之義，墨子，相靡相投，相擊相摩。○史記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以此推彼，忠意字誤，辭悟殺文，悟當作牾，牾忤同，大意無所拂悟，辭言無所擊排，意義自明，司馬貞等從文強解，遂爲不經。）然後極騁智辯焉。此迺所以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迺所以，元作道所得，寫者誤，索隱曰，韓子作得盡之辭也。物曰，史記作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伊尹爲宰，（史宰作庖。）百里奚爲虜，（虜奴隸也。）皆所以干其上也。（圓干，要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也。（身執賤役，乃始進用。）如此其汙也。（如上一衍加字，汙謂宰虜。）今以吾言爲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物曰，謂辱身猶可，況於損訓言語乎。圓振，救也。）此非能仕之所恥也。（仕士通，荀子有致仕篇，索隱曰，韓子作能士。）夫曠日離久，（舊注，離猶經也。圓廣雅，離，遠也。晉語注，離，歷也。過秦論，曠日長久。）而周澤既渥，（既一作未。）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

方望溪曰，飾當作飭，謂直指是非以匡飭君身也。

（史引作交，圓管子，上下交引而不和同，引亦爭也。左傳引其封疆，注，引正也。）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舊注，割，斷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謂得直言極諫之名，以光飾其身也。舊注，直指謂無所迴避也。）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君容直言，臣盡忠計，以此互相保守，此談說之樂也。）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正義云，胡歸姓。在豫州郾城縣界。）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阮籍伐曹公書，陰有鄭武取胡之計，注引，無故字，女作子。）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選注作因而問其羣臣曰，吾所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圓竹書紀年，周平王八年，鄭殺其大夫關其思，胡鄭異姓，而曰兄弟者，晉語注，兄弟婚姻之稱也。張儀傳，秦楚娶婦嫁女，長爲兄弟之國。）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圓方言，凡尊老，南楚謂之父，或謂之父老。）暮而果大亡其財。（舊注，此夕盜至。）

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者，說皆當矣。（元作說者，傳寫殺文，史記作此二人說者，其知皆當矣。）厚者爲戮，薄者見疑。（史厚作甚。厚薄猶大小也。圓難言篇，小者以爲毀譽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舊注，處，用其知不得其宜，故或見疑，或見戮也。圓何書，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左傳，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故繞朝之言當矣。（左傳文十三年，注，繞朝，秦大夫。）其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也。（一無也字，傳注，晉人謫取士會於秦，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其言非不當也，晉人雖以爲聖，後秦竟以其言戮之，是亦處知失宜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宇曰，羣書治要刖作罰，下同。）彌子瑕母病，（文選注，無瑕字。）人閒往夜告彌子，（諸本及史記、選注、說苑、治要閒作聞。案閒，衛也。義爲長。人謂彌子家人。圓藝文類聚作其人有夜告彌子。叔孫通傳，閒往來，索隱曰，謂非時也。陳涉傳，又閒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索隱曰，閒音中閒之閒，鄭氏云，閒謂竊令人行也。）彌子矯駕君車以出。（中山王孺子妾歌，彌子矯後駕，注，說文曰，矯擅也。又引此文，出下有於門二字。圓治要出

趙本題注、以和氏獻玉難見人主不能御臣忠雖不分、則人臣之爲和氏者少矣。

劉辰翁曰、一結條波婿婷。

（作撟、呂春秋撟鄭伯之命、注、撟稱君命曰撟。）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其刖罪。（選注作犯刖罪、云、刖古刖字。圖史記治要藝文類聚並同選注。）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說苑、奉君。治要、啖君。圖淵鑑、啖君。史記、不盡而奉君。藝文類聚、以其餘獻君。）君曰。愛我哉。（圖藝文作忠、故佩文忠乎。）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圖史記、忘其口而念我。淵鑑、食我。治要佩文無味字。藝文同、而以作而。）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圖弛、解也。）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圖固、故通。治要作故。佩文同。）又嘗啗我以餘桃。（圖佩文餘上有其字。）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治要變作移。）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當作前所以前之見賢文錯誤也。史記說苑作前見賢三字。）愛憎之變也。（變上、史記有至字。說苑有生字。治要愛上有人主字。）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疏一作疎。治要無見罪字。）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

後說焉。（史記無談論字。）夫龍之爲蟲也擾柔。（蟲一作虫。元無擾字。從選注補。）可狎而騎也。（山曰、左傳、蔡墨曰、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圖毛詩釋文、蟲直忠反、本或作虫、非也。虫音許鬼反。論衡柔作嗚、誤。燕策注、狎作擾。史作擾狎、無柔字。佩文作可擾柔而騎。）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舊注、嬰、觸也。圖爾雅翼、龍之九有逆鱗一尺、而不可摩也、則爲能升而不及反、故曰亢龍有悔。）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圖事文要言有乎字。）則幾矣。（索隱曰、庶幾乎善諫說矣。三國名臣序贊注引此段。）

（與今本大異、龍之爲蟲也擾柔、可狎而騎、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之處、若嬰之則殺人、人主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不幾矣。圖臣軌注作龍爲蟲也、擾柔而可撫而騎、然而喉下有逆鱗徑尺之處、若嬰之則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不幾全矣。後漢李雲傳注作夫龍之爲蟲也、可狎而馴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嬰之則殺人、人主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亦幾矣。）

和氏第十三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盧諶詩注作楚人卞和得璞玉於荆山之中。七啓注、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

劉辰翁曰、何俊。

楊愼曰、題字理字妙絕。

（宦者傳論注及曹植書注二處皆同、而璞玉作玉璞。圖唐類鑑作卞和得石於楚山中。藝文類聚無璞字。後志注引荆州記云、州西北三十里有清谿、谿北卽荆山、首曰景山、卽卞和抱璞處。）奉而獻之厲王。（楚世家、霄敖子熊眴立、是爲蚡冒。十七年卒、弟武王熊通立、五十一年卒、子文王熊貲立。疑蚡冒追謚厲王歟。鄒陽書注、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刖和左足。武王薨、成王卽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刖其右足。答賓戲注、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成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之璧。曹植書注、文同而成王作文王。同出一手、同引一書、而其有異如此。豈傳寫誤使然乎。但云令王者甚謬。文王之子熊囏立、五年、弟熊惲殺之代立、是爲成王、則其去武王時、亦已遠矣。圖高誘云、厲王、共王之庶子熊虔也。）厲王使玉人相之。（物曰、玉人之玉、韻書皆音獄、正字通非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卽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卽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江淹書泣盡而繼之以血也。注引此文、云、卞和乃抱

其璞而哭於楚山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鄒陽傳注、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武王示玉人、玉人曰、石也、刖和右足。武王沒、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刖其左足。至成王時、卞和抱璞哭于郊、乃使玉人攻之、果得寶玉。索隱曰、事見國語及呂氏春秋。山曰、又見新序雜事。目也。治玉曰理。月令廣義引此厲王作懷王、文王作共王、文亦有異、而云王使取剖之、得寶玉、封爲陵陽侯、不就。蓋其說本出雜書、故語陋耳。雲谷雜記云、案楚世家、熊通自立爲武王、是楚之王、自熊通始、其先初無所謂厲王者、豈卽其先蚡冒耶。今姑置而勿論。且以武王初卽位之年言之、是歲爲周平王之三十一年、歲在辛丑、至文王卽位之年壬辰、已五十二年矣。若以厲王、尙不止于此、和雖三歲、不應歷年如是之久、疑有舛誤處、然此事見于他書者亦多、異同、新序無文王、而有共王、淮南子注及前漢鄒陽、並後漢孔融、及陳元三傳注、俱無厲王、而有成王、又趙壹傳注、引琴操、又有懷王及子平王。其不同如此、旣無明據、不敢以臆見定其是非。但武王至共王已六世、幾乎百年、平王在懷王之前、相去甚遠、初非父子、此乃謬妄顯然者也。）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

獻璞而未美。未爲主之害也。（凡例主作王。舊注所獻之璞設令未美亦無害於主也。）然猶兩足斬。而寶乃論。（物曰句法。）論寶若此其難也。令人主之於法術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羣臣士民之私邪。（邪音耶。謂人主欲禁下之姦私。非用法術則不可也。然世主求法術之心。未必如求和璧之急也。夫獻所急求之寶。猶犯兩刖。矧於法術。格其非心。自非明主。莫之能聽。苟不傾意以求法術。則將何以禁下之姦私乎。極言用法術之難也。）然則有道者之不僇也。特帝王之璞未獻耳。（有道者。法術之士也。法術可以致帝王。而未蒙採用。故曰帝王之璞也。夫法術爲治國之寶。其可貴重萬倍於和璧。而其獻納之難。亦萬倍於論寶。則懷法術于世主者。不見誅斥。必遭刑戮。極言獻法術之難也。）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敢賣重。官行法。則浮萌趨於耕農。（浮萌游民。謂商工也。）而游士危於戰陳。（游士游宦之士。謂儒俠也。墨子游者贅俠。）則法術者。乃羣臣士民之所禍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誹。獨周乎道言也。

（倍音背。人主篇周作合。義同。物曰道言有道之言。圖楚辭。雖不周於今之人兮。注周合也。）則法術之士。雖至死亡。道必不論矣。（圖鹽鐵論注引新序曰。荊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荊厲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謾。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卽位。和復奉玉璞而獻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爲謾。而斷其右足。武王薨。共王卽位。和乃奉玉璞而哭於荊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共王聞之。使人問之曰。天下之刖者衆矣。子獨何哭之悲也。對曰。寶玉而名寶曰石。貞士而戮之以謾。此臣之所以悲也。共王曰。惜矣吾先王之聽難。剖石而易斬人之足。夫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何聽之殊也。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故曰。珠玉者人主之所貴也。和雖獻寶而美。未爲玉尹用也。進寶且若彼之難也。況進賢人乎。賢人與姦臣猶仇讎也。於庸君意不合。夫欲使姦臣進其讎於不合意之君。其難萬倍於和氏之璧。又無斷兩足之臣以推其難。猶拔山也。千歲一合。若繼踵。然後霸王之君興焉。其賢而不用。不可勝載。故有道者之未戮也。宜白玉之璞未獻耳。）昔者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衆。（物曰戰國之士封者皆以君爲號也。）若此則上偪主。而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貧作貪誤。）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喩老篇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功臣之子。襲封如故。至孫收之。是再世食祿。三世則絕也。彼曰再世。此曰三世。其實同耳。莊王之時已有此制。經久廢弛。故重修之。非吳子所創也。）絕滅百吏之祿秩。損不急之枝官。（舊注。枝官非要急者。如樹枝然。善樹者必披落其枝。爲政者亦損其閑冗。圖宋景文詩。何言漢樸學。正似楚枝官。用此語也。案枝恐技字訛。技官。王制所云凡執技以事上者。宋順宗時。罷翰林醫工相工占星射覆冗食者四十二人。文宗時。省教坊樂官翰林待詔伎術官幷總監諸色職掌內冗員共一千二百七十人。是亦損枝官也。）以奉選練之士。（史記蔡澤曰。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功已成矣。而卒枝解。）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吳起枝解於楚。（枝解見難言篇。）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商君傳。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注五家爲保。十家相連。圖呂子高注。適責也。）燔詩書而明法令。（物曰觀此言則不始於李斯也。圖案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請令天下敢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廷尉雜燒之。斯蓋襲鞅之故術。以導天下也。）塞

（楊愼曰。看它用字法。何等工雅。）

私門之請。（不得私請謁也。）而遂公家之勞。（有功勞於公家者。不滯其賞。遂通也。）禁游宦之民。（謂儒俠類。舊注不守本業游散求宦者。）而顯耕戰之士。（顯謂重用。）孝公行之。主以尊安。

國以富强。八年而薨。商君車裂於秦。（史表秦孝公十年。公孫鞅爲大良造。定變法之令。後十五年。孝公薨。此云八年。不合。疑脫十字。山曰。此事又見下篇及秦族訓。圖商君嘗與太子有隙。太子立。公子虔之徒譖之。商君大恐。謀反事露。遂伏誅。）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强。二子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也。（獻法術固難。而行之亦不易。既能行之。守之更難。極言法術之士。孤危否窮。難乎免矣。）當今之世。大臣貪重。細民安亂。甚於秦楚之俗。（大臣皆圖富利。欲逞私威。小民尙安故俗。惡致治者。此之吳子用楚。商鞅用秦之時。其弊更甚。謂時俗之極濁惡也。）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聽。則法術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術哉。此世所以亂無霸王也。（帝王之璞掩沒不用。故世不治。人主孤憤並有此論。）

（趙本題注此下舜姦劫篇世本亡其書首四百五十六）

姦劫弑臣第十四

字今補其文補其目而合於和氏之後。

陳深曰。韓子受讒。尤數言世畏讒懼。意恐不得行其說。然卒死于讒。命也。

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親幸之勢者也。（字曰。治要親作寵。）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阿主）（好惡）凡人之大體。（物曰。猶大率也。）取舍同者則相是也。取舍異者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謂在下之誹譽）夫取舍合同。（從治要補同字。）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人臣之所以信幸之道也。（治要以作取。）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羣臣者也。（從治要補也字。毀譽進退既因姦臣。則羣臣皆趨附之。）人主非有術數以御之也。（一有作所）非參驗以審之也。（治要無二也字。圓佩文參上有上字。案上俗通。）必將以曩之合己。信今之言。（姦臣阿諛同其好惡。故其所言莫不信用。）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欺於上。而臣必重於下矣。（治要欺作蔽。）此之謂擅主之臣。（擅制其主）國有擅主之臣。則羣下不得盡其智力以陳其忠。（治要無上其字。）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治要法作令。功作力。）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爲臣盡力以致功。竭智以陳忠者。其身困而家貧。父子罹其害。（爲姦臣所危陷）爲姦利以蔽人主。（蔽一作弊。）行財貨以事貴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澤。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處哉。治國若此其過也。而上欲下之無姦。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求安。是猶盲而

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幾矣。（物曰。情實也。幾期同。圓雋不疑傳注。幾讀曰覬。慧琳引徐云。冀又作覬。同。羇致反。爾雅云。覬望也。又廣韻。覬或作幾。左傳。庶可幾乎。史記發字例。幾晉記。又冀望字也。商子。下官之冀遷者皆曰。多貨則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貨事上而求遷者。則如以狸餌鼠爾。必不冀矣。子華子。是縱擢於陸。而發軔於川也。其亦不可以幸而冀矣。張儀傳。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字法同。）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趨富貴。事上而求安。（道化法術可以化導天下者也。不趨富貴。謂廉潔也。）是猶聾而欲審清濁之聲也。愈不幾矣。二者不可以得。（一有安字。又有安我二字。我利字訛。）安能無相比周蔽主上。爲姦私以適重人哉。（適順也。）此必不顧人主之義矣。（孟子。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安下或脫利字。）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爲方圓也。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矣。（矣元作也。從山氏正。）二者不可以得。（或說。此下當有安利二字。）安能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爲重人者衆。而以法事君者少矣。（爲猶助也。圓百家類纂。重人作重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此田成之所以弑簡公者也。夫有術者之爲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是以度數之言。得效于前。則賞罰必用于後矣。（法度術數。所以審賞罰也。）人主誠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說苑。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山曰。苟拘字訛。）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因參驗按實也。審言辭循名也。循名按實以斷事之是非。即用度數也。山曰。鄧析子。循名案實。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職也。）是以左右近習之臣。知僞詐之不可以得安也。（一作詐僞。）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

愼曰句古雅共

愼曰句解逸多

盡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妄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知爲姦私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汙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之顚。墮峻谿之下。而求生也。（從山氏補也字。）必不幾矣。（顚巔同。峻谿深谷也。）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居下。（一無居字。）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蔽。（忠節上達無壅隔者。）下得守其職而不怨。（因能承任。故無伏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所以强秦也。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爲我也。（山曰。顯學篇。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呂子不侵篇亦有此論。）恃人之以愛爲我者危矣。（一無爲字。）恃吾不可不爲者安矣。（下之欲惡。皆制于君。則皆爲上盡力矣。外儲秦昭王曰。彼民之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以計合也。）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奉公者。信賞以示利。行私者。必罰以示害。）夫（國矣字尾誤分。）是以人主雖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姦。而國已治矣。（姦邪同。國不目索三字。佩文作無一字。）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爲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爲聰也。目必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治要無目必字。下耳必同。弊作蔽。通。）耳必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爲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術

楊愼曰古句

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視。天下不得不爲己聽。（治要天上有使字。）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闇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連作任賞告姦。則無壅蔽詐僞之患也。國治要用作爲。無者何二字。）故善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古秦之俗。羣臣廢法而服私。（羣元作君。從山。天正服行也。）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姦。困末作。而利本事。（困一作因。末作商工。本事耕農也。平準書。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國食貨志。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被刑者衆。民疾怨。而衆過日聞。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疾怨也。謗書滿篋。讒言盈耳。而能不惑聽。爲君難也。）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告姦者衆也。（告元作私。寫者誤。宇曰。宜作私姦者不容也。）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强。地廣而主尊。（廣一作一。謂威克愛。故刑期于無刑。而致富强。）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爲己視聽之道也。至治之法術已明矣。而世學者弗知也。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讘誺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灌夫傳。乃效女兒呫囁耳語。韋昭云。附耳小語聲也。案荀子注。古字口與言多通。則讘通誺。呫音近。又禮記呫嗶。義亦相類。淩瀛初本傍注。讘音聶。誺音頰。細語也。趙世楷本傍注。讘多言也。誺妄語也。國讘音攝。與啤通。誺與唊唓通。如左傳鄭伯捷。公羊作接。史記作唓。儀禮挾乘矢注。古文作接。列子釋文。唓或作詇。啤唊。嗚啤食也。妄誺細語之聲。似之。）智慮不足以避穽井之陷。（始皇紀楊愼評引無此句。山曰。中庸。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

（穿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又妄非有術之士。（妄、引上世之頌語。反誹敖時之要務。）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與有術之士。有談說之名。而實相去千萬也。此夫名同而實有異者也。夫世愚學之人。（仿注、指儒者稱先王。）比有術之士也。猶螘垤之比大陵也。（螘垤、蟻封。大阜曰陵。）其相去遠矣。而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强不淩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繫虜之患。（將字意管到此。潘岳關中詩注、淩作陵。云、蒼頡篇曰、陵、侵也。得遂、謂終天年也。）此亦功之至厚者也。（功一作公。）愚人不知。顧以爲暴。（顧、反也。）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者。（者元作耆。從山氏正。）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也。（補也字。）而國之所以危也。聖人爲法國者。（物曰、爲法於國也。或說、法治字誤。）必逆於世。而順於道德。（謂去世之私愛。而從法之嚴斷也。）知之者同於義。而異於俗。弗知之者。異於義。而同於俗。（圓、安于故俗也。）天下知之者少。則義非而俗勝矣。（從宇氏補而俗勝三字。先王之義。陳嚴刑者。世俗反以爲非也。圓、一有此三字。）處非道之位。（謂立于闇亂之朝也。自此以下至非明主弗能聽也三百八拾四字。或在上文此田成之所以弑簡公也之下。未詳孰是。）被衆口之譖。（即民疾怨而衆過日聞也。）溺於當世之言。（謂爲俗說所固蔽也。不順道德。以義爲非。故斥有術之士。）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哉。（幾讀曰豈。物曰、此段稍難解。當嚴天子、言犯人主之心也。山曰、嚴如孟子嚴諸侯、呂子萬乘之嚴主之嚴。趙岐云、嚴、尊也。又大學鄭注、嚴謂可畏敬也。圓、非其）

楊慎曰。辭令明暢。

孫鑛曰。妙句。

王維楨曰。酷寫人情。可謂殘刻無餘。

（道而處之。故曰非道之位。鹽鐵論、處非其位。行非其道。君子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顯於世者也。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物曰、言楚莊王之弟、則是一人、非黃歇也。）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中山策、立陰簡以爲正妻。余蓋其姓。甲恐非名。史記任少卿曰、某子甲何不來乎。成石君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注、史失其名。故曰甲乙。物曰、正妻、嫡妻。）余欲君之弃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傷其身、若被楚撻者狀也。物曰、視、示也。）曰。得爲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適、順適其意也。）身故不肖。（故、固通。）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夫人所、猶言夫人手。）妾以賜死。若復幸於左右。（一無此十字。以已同。謂妾已死後。左右被幸者。恐復如妾不免乎夫人酷毒。不特妾身不肖而得罪耳。不顧其身。而憤言後。蓋倒言以激之也。）願君必察之。無爲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爲弃正妻。（弃、廢也。）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親身衣、左傳云、衵服也。吾友林子博曰、裏宜作褻。字又作褏。楚策鄭褏注、褏袖同。圓、廣雅、褻、近也。字典、褻、近身衣也。玉篇、衵、女人近身衣也。）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不知也。今乃欲强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圓、而、如也。如此者、相示之詞。）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弃。而子以之死。（圓、之字亦指妾詐。）從是觀之。父之愛子也。猶可以毀而害也。（猶元作而。者誤。一無而字。圓、百家類纂作夫父之愛子也。猶可以害也。）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羣一作君。）何怪夫賢聖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誅。無

森儒曰。與孟子雖叢甞同。然孟精而此粗。

功者皆欲尊顯。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行於有罪者也。然則有術數者之爲人臣也。固左右姦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聽也。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衺之臣。而皆曰仁義惠愛而已矣。（圖孟子說魏王曰。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世儒祖之。）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國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割地。辨薺。）何以明之。夫施與貧困者。此世之所謂仁義也。（一無與字。從山氏補也字。）哀憐百姓。不忍誅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夫有施與貧困。則無功者得賞。不忍誅罰。則暴亂者不止。國有無功得賞者。則民外不務當敵斬首。內不急力田疾作。（元作不外。寫者殺次。）皆欲行

貨財。事富貴。爲私善。立名譽。以取尊官厚俸。（爲私善。謂脩曲學也。）故姦私之臣愈衆。而暴亂之徒愈勝。不亡何待。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衺。設其所惡。以防其姦。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吾以是明仁義惠愛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無捶策之威。銜橛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西征賦。懼銜蹶之或變。注。漢書音義張揖曰。銜。勒也。司馬彪莊子注。橛。騑馬口中長銜也。圖王吉傳顏注。橛。車鉤心也。）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本經訓注。王爾。古之巧匠。圖端。正也。繩墨所以正曲直也。）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爲治。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幾也。（一無欲字。）故能爲

主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見功則賞。不爲私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有罪必罰。不爲私赦。）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託於犀車良馬之上。則可以陸犯阪阻之患。（犀車。外儲難勢並作固車。義同。）乘舟之安。持檝之利。則可以水絕江河之難。（墨子。車以行陵陸。舟以行川谷。荀子。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注。絕。過也。圖匈奴傳注。直渡曰絕。）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檝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强。此三人者。皆明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强之數。而不以牽於世俗之言。（圖牽。

猶拘也。）適當世明主之意。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爲卿相之處。（處一作功。處。位也。外儲。子之處。人之所欲也。）處位治國。則有尊主廣地之實。此之謂足貴之臣。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爲天子。桓公得管仲。立爲五霸主。（十過篇主作長。山曰。主。首也。）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强。故有忠臣者。（一脫臣字。）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爲智伯臣也。上不能說人主。使之明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之患。下不能領御其衆。以安其國。及襄子之殺智伯也。豫讓乃自黔劓。敗其形容。以爲智伯報襄子之仇。（黔一作黝。同。黑也。山曰。黔當作黥。圖秦策。黥劓其傅。賈誼傳。與衆庶同黥劓髡刖。又云。豫讓釁面吞炭。注。釁。黑

楊慎曰。異論拼下字。別亦有致。

（也。以毒藥入之。案黥劓鉗並同以鐵束頭髮也。戰國時未有鉗罪山說得之。）是雖有殘形殺身以爲人主之名。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一無有字。謂無秋毫之末益于智伯也。）此吾之所下也。（下猶卑也。）而世主以爲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此事他無所見。蓋策士之談也。）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者。（一無者字。）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多猶賢也。）諺曰。厲憐王。（莊子厲之人夜半生其子。刺客傳注厲音賴。索隱曰。古多借厲爲賴。今癩字從病。故楚有賴鄉。亦作厲字。案自此至篇末見楚策。而云荀子爲書謝春申君曰。厲人憐王。注。厲雖惡疾。猶愈於劫弑。故反憐王。劉展翁曰。此韓非語。荀不應用。吳云。韓非正用荀語也。山曰。又見韓詩外傳國山海經注引作厲人憐者。哀不知己者之義也。莊子夔憐蚿。蚿憐蛇是也。）此不恭之言也。（所擬非倫。故曰不遜。）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察也。此謂劫弑死亡之主言也。（謂爲通。策作爲弑。一作殺。）人主無法術以御其臣。（一無主字。）雖長年而美材。大臣猶將得勢擅事主斷。而各爲其私急。（主斷見外儲。）而恐父兄豪傑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己也。（父兄同姓之臣。禁誅。謂禁其姦而誅之。）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適音嫡。一作的。不義。謂庶孽不宜立者。特推立之以結私恩也。國穀梁傳諸侯與正。注。正謂嫡長也。韓詩外傳作廢正直而用不肖。）故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問病。（入。入臥內。策無因入二字。）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策注。昭元年。）齊崔杼其妻美。（策其作之■韓詩外傳同。）而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之室。（如。往也。）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刃於廟。（左傳注。求還廟自殺。）崔子

楊慎曰。收得古壯。

孫鑛曰。韓遣辭近。

又不聽。公乃走踰於北牆。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落於牆也。）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斫音酌。斬也。死猶殺也。策作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策注。襄二十五年。）近之所見。（策之作代。國韓詩外傳作近世。）李兌之用趙也。餓主父百日而死。淖齒之用齊也。（案策注。淖齒楚相。楚使救齊因相之。索隱曰。淖姓也。音尼教反。愚案淖當音卓。呂春秋正名篇作卓齒。貨殖傳卓氏。徐注。卓一作淖。國小學句讀。淖音鬧。）擢湣王之筋。（湣閔同。策注。擢引也。）懸之廟梁。宿昔而死。（策昔作夕。秦策范雎說秦王曰。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淖齒管齊。擢王筋。懸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注。集韻。夕夜也。通作昔。事在周四十年。）故厲雖癰腫疕瘍。（厲疾。皮肉腫起如癰潰。楚策作癰腫。韓策臃腫。莊子擁腫。國疕瘍。策作胞疾。韓詩外傳作痂疵。莊子釋文引李注。擁腫猶盤瘻也。周禮醫師。疕瘍者造焉。注。疕。頭瘍。亦謂禿也。）上比於春秋。未至於絞頸射股也。下比於近世。（一作勢臣。策作近代。）未至於餓死擢筋也。故劫弑死亡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痛也。必甚於厲矣。（一無於字。他書亦有。）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策作雖厲。）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四終

陳深曰、前排後總、讀法甚奇、

四十七可亡也一律下、讀法甚奇、

趙本圍注、凡四十七亡徵、而末以數語結束之、亦古今奇觀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五

亡徵、三守、備內、南面、飾邪、

江都　松皐圓纂聞

亡徵第十五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大夫稱家。）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圓凡者不必之辭、羣書治要引尹文子、國貧小家富、大君權輕、臣勢重、亡國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簡猶慢也、務謀慮、用私智也、荒封內、怠內政也。）羣臣爲學、門子好辯、（務私學者必好空辯、傍注、門子謂門下人也、山曰、周禮、其王室皆謂之門子、注、正室嫡子也、左傳、鄭六卿及其大夫門子、注、卿之嫡子也。）商賈外積、小民內困者、可亡也。（內困一作右伏、財貨輸于外、不流通、故封內之民困弊也、圓周禮注、行曰商、處曰賈、外積、私藏也、說

林篇、衛人嫁女、敎之曰、必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常也、呂春秋記此事云、嫁不必生也、衣器之物、可外藏以備不生、外私之義可見也、徵賦無常、故皆私藏以避之也、孟子、市廛而不征、注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好宮室臺榭陂池、（圓書孔傳、澤障曰陂、停水曰池、李巡云、臺積土爲之、臺上有屋曰榭。）事車服器玩好、（以飾車馬服章器用玩弄之物爲事。）罷露百姓、（列子、氣甚猛而形甚露、注、有膽氣而體羸虛、秦策、諸侯見齊之罷露、注、在野曰露、管子、匡貧窶賑罷露、注、疾憊裸露者、孟子、是率天下而路也、注、路、勞弊也、呂春秋不屈篇、作罷潞、物曰、罷露疲羸通。）煎靡貨財者、可亡也。（外儲、罷苦百姓、煎靡財貨、備內篇、水煎沸竭盡其上、五蠹篇、衆沸靡之財、秦策、靡其財、注、集韻、靡、靡同、壞也、楚辭、精瓊靡以爲粻、注、靡、屑也、墨子、輟民之事、靡民之財、荀子論刀布賦斂曰、以相傾倒、以靡弊之、注、靡、盡也、或讀爲靡、散也、答客難、至則靡耳、注、說文曰、靡、爛也、亡皮切、靡與𪓐古字通用、此謂人主奢侈、毀用無度、貨財窮竭、如煎爛然、故曰煎靡、通雅、引枚乘傳、漸靡使然、漸煎通、引韓子此說、恐非、汲冢周書史記解曰、宮室破國、昔者有洛氏宮室無常、池囿廣大、工功日進、以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飢饉無食、成商伐之、有洛以亡。）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王制、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呂春秋、今世尙卜筮禱祠、故疾病愈來、圓逸周書、昔者玄都賢鬼道、廢人事天、謀臣不用、龜策是從、神巫用國、哲士在外、玄都以亡。）聽以爵、（聽人言則妄予爵賞。）不待參驗、（一作不以衆言參驗、無聽以爵三字。）用一人爲門戶者、可亡也。（出入皆由一人之言、圓令一人處要地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行財賄因重人則得遷擢。）緩心而無成、柔茹而寡斷、（見事遲緩則無成功、山曰、毛詩、柔則茹之。）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圓漢元帝紀贊、元帝少而好儒、及卽位、召用儒生、委之以政、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茹與懦軟義同、字彙引楊愼曰、古篆軟硬之軟、及儒之儒、老懶之懶、皆作耎、通雅引淮南子、蝡蠖之生蝡蝡然、日數寸、北魏呼柔然爲蠕蠕、卽蝡蝡也、北齊書作茹茹、耎音兗、卽軟字也。）饕貪而無饜、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論語、戒之在得、圓漢志注、貪甚曰饕、孟子注、饜、足也。）喜淫刑而不周於法、（一無刑字、周、合也。）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物曰、文章靡辭。）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事以密成、語以泄敗、圓通猶漏也。）狠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爲自信者、可

亡也。（好勝人者、不能舍己以從諫也、自信、自用也、圓袁紹傳引狠作很、注引無自字、說文、很、不聽從也、愎、戾也、逸周書、很而無親者亡、昔者縣宗之君、很而無聽、執事不從、宗職者疑、發大事、羣臣解體、國無立功、縣宗以亡。）恃交援而簡近鄰、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物曰、所迫、所密邇者、圓怙亦恃也、西周策、邾莒亡於齊、陳蔡亡於楚、此皆恃遠交而輕近敵者也。）羈旅僑士、（左傳、羈旅之臣、注、羈、寄、旅、客也、山曰、旅寓曰僑、圓周禮注、羈旅、過行寄止者也。）重帑在外、（左傳、送其帑于晉、注、帑、妻子也、殷紀、帑僇汝、索隱云、帑孥同、趙策、宮室小而帑不衆、注、帑、金帑所藏、吳注、帑與孥通、詩注、子孫也、圓謂妻子人所愛重、爲身重累、故曰重帑、墨子、井竈有處、重質有居、重質亦謂以妻子爲質者也、八經篇、外國之置諸吏者、誅其親暱、重帑則外不藉矣、物曰、明從它國來親者。）上間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山曰、左傳、諸侯釋位以間王政、注、間猶與也。）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能下疑缺戴字、晉語、民不能戴其上也久矣、山曰、其當作共、共、奉也、或說、能、好也、新序、吾兩君之不相能也、說苑、譬如水火之不相能也。）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上得主寵、下收民心、惡生異謀。）境內之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事用也。）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

（妄信誹謗。■間聞通。毛詩亦不顧厥問。）羈旅超貴。（超作起誤。）以陵故常者。可亡也。（羈旅卽封外之士。不次超用。謂越國之常典也。呂春秋。任登爲二人。趙襄子用爲中大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非晉國之故也。■故常故舊習常之臣也。左傳。單獻公棄親用羈。襄頃之族殺獻公。又申無宇曰。臣聞親不在外。羈不在內。）輕其敵正。（敵音嫡。姦劫篇。廢正適。）庶子稱衡。（物曰。謂與嫡子相抗也。）太子未定。而主卽世者。可亡也。（■君立曰卽位。其死曰卽世。言於世本也。魯語。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鄰敵者。可亡也。（大心猶放體也。春秋時。宋有樂大心。自多。自賢也。飾邪篇。國亂節高。亦謂不量其資力也。易。輕也。物曰。大心字見荀子不苟篇。韓詩角弓之傳。）國小而不處卑。（不以卑遜自處也。）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鄰。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拙交不善于鄰交也。）太子已置。（■雜記注。置猶立也。）而娶於強敵。以爲后妻。則太子危。（后妻后也。亦見內儲。）如是則群臣易慮。（謂改視以輕儲君。若費無極讒太子建類。）群臣易慮者。可亡也。怯懾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可上一有謂字。懦弱自守。無膽量也。韓信傳。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怯勇之反。懾失氣也。）出君在外。而國更置質太子未反。而君易子。（謂君出亡在外。而國別立君。太子爲質于他國。而君更立太子也。）如是則國攜。（攜謂離貳。亦倒語也。春秋衛多此亂。）國攜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狎謂輕侮。）刑戮小民。而逆其使。（井曰。逆虐之音。卽虐使也。或說使當作便。）懷怒思恥而專習則賊生。（怒當作怨。內儲。是懷怨而借之間也。謂使臣民懷怨思恥。而君專習狃無悛心也。■淵鑑作怨。）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父兄衆強。內黨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物曰。兩重。謂大臣爭權也。■內結黨與。外借交援。周禮。暴內陵外。注。內謂其國。外謂諸侯。逸周書。智能均而不親。並重事君者危。昔者有南氏有二臣貴寵。力鈞勢敵。競進爭權。下爭朋黨。而君不禁。南氏以亡。）婢妾之言聽。（■多內寵。）愛玩之知用。（■任外嬖。）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惋驚歎也。謂上下怨望也。）簡侮大臣。

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矯法。（矯曲也。一作驕。）時以私雜公。（以私智枉公法。以辯言亂禁制。）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逸周書。好變故易常者亡。昔者陽氏之君自伐而好變。事無故業。官無定位。民運於下。陽氏以亡。）地無固。（一作無地固。）城郭惡。（惡謂不修。）無畜積。（畜或作蓄。）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禮書。先祖者類之本也。正義云。類種類。）主數卽世。（世一作位。）嬰兒爲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爲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立私德於新臣。結私交於他國。令其黨于己也。山曰。待當作恃。）太子尊顯。徒屬衆強。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可亡也。（■羽翮早成。弒奪之漸。）褊褊而心急。輕疾而易動。發心悁忿。而不訾前後者。可亡也。（褊褊躁暴不平也。如邾莊公類。一作褊。褊悁同。怒也。山曰。訾量也。■悁躁急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本教。耕農。）貴臣相妬。（臣一作人。）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讎。而人主弗誅者。可亡也。（困與藉對。宜作因字。內外樹黨。私相攻伐。如魯季孫。齊田闞類。）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伉。（秦策。天下莫之伉。注。集韻。匹也。吳注。伉抗通。當也。）官吏弱而人民桀。（謂桀驁難制也。一作傑。）如此則國躁。國躁者。可亡也。（■袁紹傳注。太子作孺子。伉作亢。）藏怒而弗發。懸辠而弗誅。（懸謂舉示之也。難四篇。明君不懸怒。山曰。大學。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精神訓。不可懸以利。注。懸。視也。）使群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可知者。可亡也。（待罪經久。而其誅赦未可測知。故倖萬一以行亂賊。）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爲而無所請者。可亡也。（一無而字。請一作謂。○徑直遂也。私恣從事。不請君命。孤憤篇。無令而擅爲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主母。國太后也。畜穢。如宣太后愛魏醜也。）外內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

又難一篇大臣不因左右而見據此典謁近臣主賓贊之事出納君命者是後事傳謁閭紹貴幸公輸皆因關說即此類

也。（■周禮宮正掌糾內外而時禁注分別外人內人禁其非時出入逸周書內外相間下撓其民民無所附三苗以亡）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相室相國典謁掌外賓行謂謁者典主也）大臣甚貴。偏黨衆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重擅國謂招勢重專政柄也■壅塞蔽主明也逸周書昔者有巢氏有亂臣而貴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擅國而主斷君已而奪之臣怒而生變有巢以亡）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紬。（紬音黜謂功臣之家被黜退也一作絀物曰謂將帥世官也■舊注馬府軍馬之府立功者也方案馬幕字誤如下馬陵爲蝦蟆陵可証李牧傳市租皆輸入幕府索隱曰古者出征爲將帥軍還則罷理無常處以幕帟爲府署故曰幕府世謂子孫也列子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山曰鄉曲之善謂處士顯名者■國策注曲謂里之一曲如章曲杜曲也）公家虛而大臣實。（官帑空竭私家益富）正戶貧而寄寓富。（■正戶謂有正籍不移徙之民也周語國有寄寓注寓亦寄也）耕戰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自飾務虛譽也■太玄飾自好）不爲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君以社稷爲重唯主母之命是從淫行穢德內外無別婦寺預政釀成禍亂豈足以爲孝哉）

張榜曰進用可亡也而以亡徵二句故下仍疊一可亡也疑得攙羣

孫鏘曰凡四十亡徵至此方作一結案如洪江千里來以一灣寄截

趙本趙注守閨閣毋通宮禁嚴禁關不聽他人毀譽守自觀故毋移大臣

張榜曰情態畢肖

（八經篇任吏責臣主母不放）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君之多能代臣執事私辯邪智偶爲拒諫好勝之資）新臣進而故臣退。（新一作親一作故人）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者可亡也。（■逸周書昔者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者疾怨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以亡）父兄大臣。祿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太侈。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弗一作勿大臣富盛車馬衣服居處飲食僭侈過制）

（則其欲利之心益長不奪不饜也■周語爲車服旗章以旌之注上下有等所以章明貴賤爲之表識也又云服物采章注采色文章也左傳物有服章注尊卑別也）公壻公孫。與民同門。暴傲其鄰者。可亡也。（物曰同門同里閈也）亡徵者非曰必亡也。（一無也字）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也。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踦者也。（趙策齊秦非復合也必有踦重者矣注改作觭云角一俯一仰曰觭謂有一重也吳注公羊傳踦閭何休說開一扇閉一扇一人在內一人在外曰踦說苑男女切踦節）（倚字義訓偏說苑及齊俗訓作踦呂春秋作倚物曰踦奇也謂不兩立山曰呂春秋長攻篇有此論）本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說苑雜言篇有此語）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爲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服行也凡國有危亡之徵者遇賢明之君來討則亡譬如壞木敗牆待風雨而倒也○當時諸侯勢敵德鈞戰爭不已無有一入能行法術致一統者故著此篇其憫世憂民之情深矣）

三守第十六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之過。譽臣之情。（譽元作舉實者誤也南面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當途用事譽臣能人皆指重人得愛幸者交衆黨多廣聲虛譽君謂此人實有材能故據要津用事權也）人主不心藏。（中心藏之）而漏之近習能人。（亡徵篇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聞人主。（使字意管到此謂欲陳言進議者必先順適重人之意然後乃敢達于君也不則必爲重人見危陷因君之不周密也）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山曰人主泄言一守不全）愛人不獨利也。（物曰謂人主雖愛而不能獨利所愛之人）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二柄篇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

張榜曰，案此一句，恐後人竄入。

（利出於己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山曰，安危篇，三守不完。）惡自治之勞憚。（憚，難也。）使羣臣輻湊用事，因傳柄移籍。（籍一作藉。政柄權籍，傳移于下。）使殺生之機，奪予之要，在大臣。（謂賞罰之權。）如是者侵。（山曰，大臣擅制，三守不完。）此謂三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劫殺之徵也。凡劫有三，有朋劫。（圖朋元作明，佩文韻府作朋，義長。）有事劫，有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羣臣，（外字疑衍。圖要，政柄。）使外內之事，非己不得行。（孤憤篇，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內外爲之用矣。諸侯不因，則事不應；百官不因，則業不進。）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八姦篇，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然則羣臣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則國爲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郎中虛，而朝臣少哉。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一道作通。此段已見有度篇。佩文效作致。）此謂朋劫。（一守不完，故生此患。圖朋劫，朋黨劫君。）鬻寵擅權，矯外以勝內。（物曰，謂矯言外難，以嚇制國內。）險言禍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物曰，險言，危言也。圖劉向傳注，險詖阿曲從也。佩文主上有人字。）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資之，（有度篇，外使諸侯，內耗其國，伺其危亡險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用事之人，一心同辭以語其美，則主言惡者，（物曰，謂首發其罪惡者。）必不信矣。（信一作言。）此謂事劫。（二守不完，則構事難以脅劫之。）至於守司囹圄，禁制刑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臣作臧嚴。圖囹圄，牢獄也。）三守不完則三劫者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三劫者止則王矣。（者止一作止塞。）

趙本題注，備內者，父子夫妻骨肉相近之間，辭亦恐切，但人事之發，害賢所不道。

陳深曰，轉此一句，含蓄全甚。

孫鑛曰，說到此際，更覺刻心慘毒矣。

句法開闔極妙，後人群用。

王維禎曰，此輩悖理之言，歷代人主皆然。

字法。

備內第十七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借誠示情，則被脅制。）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爲人臣者，窺覘其君臣也，無須臾之休，（圖謂欲徼射君意而中之。）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弒主也。爲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傅趙王而餓主父。（乘因也。傅附同。李兌事見姦劫篇。）爲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傅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晉語，獻公之優曰施。注，施其名也。莊子，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毛詩釋文，麗本或作驪，同，力馳反。）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嫡子爲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一無上子字。）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夫音扶。）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山曰，留侯世家，母愛者子抱。圖正韻，抱，蒲報反，音暴。）然則其爲之反也，（物曰，謂就語之意而說其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圖韻補，釋，書遇切，音戍，叶上惡。）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物曰，解懈同。山曰，杜欽傳，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待於未衰之年，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嫡。）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見疏賤，而子疑不爲後。（謂所生子恐不得繼君位也。一作其子疑不爲主。山曰，子疑，疑殺矣。）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爲后而子爲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擅萬乘不疑。（謂有國母之權。）此鴆毒扼昧之所以用

一說左當作在挑在春秋猶云事在春秋

也。（圓釋名縊扼也方案昧蔑也如公子彭生拉魯桓公類衎子唐蔑注楚將唐昧昧與蔑同人間訓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蔑之則靡而無形矣）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桃一作挑物曰挑左春秋未詳疾死以疾死也）（圓主術訓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弑君三十六）人主弗知。則亂多資。（人主忽微不爲戒備則姦臣多因妻子以爲作亂之資）故曰。利君死者衆。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王勾踐愛人。爲戰與馳。（欲用之于驅逐戰鬭故愛之耳）醫能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欲得重糈故也圓初學記骨肉作肌骨利下有之字）故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不徒行也）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圓愼子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醜也漢志叢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山曰孟子矢人豈不仁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愼也）故后妃

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己死者。（圓一無以字加上有重字）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趙策暈作暉楊升庵外集）（范無宇曰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媒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並令禍之深者也故曰日月暈於外其賊在內蘊避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圓周禮眡祲有十煇覽冥訓）（君臣乖心則背譎見於天注曰旁五色氣在兩邊外出爲背內向爲譎）備其所憎。禍在所愛。（物曰謂內外愛憎相反也）（圓鴟冠子張軍衞外禍反在內所備甚遠賊在所愛）是故明主不舉不參之事。（主一作王物曰謂未嘗參驗之事也）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內外之失。（一作外內遠則鄰敵近則妻子皆審聽察以正其失）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八經篇觀聽之勢其徵在比周而賞異誅罰而罪同圓一辭同軌爲同分爭公直爲異）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一作三五荀子注與此同圓偶合也）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衆。衆端以參觀。（舊注衆事之端相參而觀）士

劉辰翁曰徭役多則民苦乃名言也天下之弊[illegible]權勢之資

謂末盡精奇然有餘

孫鏘曰蘇氏父子每言國法禁自貴近始蓋得之此也

無幸賞。賞無偷行。（偷元作踰寫者誤飾邪篇主過予則人偷幸主道篇明君無偷賞無赦罰）殺必當罪。有罪不赦。則姦邪無所容其私矣。（一脫有罪二字）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詭使篇士卒之逃事伏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徭賦而上不得者萬數重如重欲無厭之重重多也圓民不堪命則不得不趨附貴重之臣以避之是權勢之所由起也魯語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注力謂徭役老幼則有復除也周禮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注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史記發字例復音輻除役之也晉傳戚疏軍國未豐百姓不贍一歲不登便有菜色者誠由官衆事殷復除猥濫蠶食者多而親農者少也）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人臣。（人宜作大）非天下長利也。（民多行貨以求復除故借權勢以致富利也舊注權假借也）故曰（圓曰字衍）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民既無求晏然自安貴重之人無由作姦主恩下流而不壅矣）（圓帝範注引此而云徭役少則民安徭役多則民苦蓋約略此文也）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

鬵間之。（詩傳鬵釜屬疏又大釜也釋文音尋一作釜鬲下同間猶隔也）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於此。（治宜作法謂以水火之喻觀法姦之分則其理明白可知也又一作末）然守法之臣。（貴重之臣執法禁者與法術之士別）爲釜鬵之行。（居中成姦掩蔽主聽）則法獨明於胷中而已。（圓句）失其所以禁姦者矣。（物曰謂獨明乎人主之心而不行于下也圓謂法之禁姦猶水之滅火也而今不勝姦者由當途之臣爲之間隔也）上古之傳言。（家語上世之傳）春秋所記。犯法爲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犯一作枉從由也）然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圓刑不上極也）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爲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相爲耳目。以候主隙。（伺其間隙欲以危之）人主掩蔽。無道得聞。（道由也）主有

孫鑛曰通篇皆說御臣。又曰懸切。張榜曰文甚曲折。趙本題注前篇患在信人此篇患在不信人。

此轉更妙。

孫鑛曰此段亦曲折可思。趙用賢曰衆法未精作。

名而無實。（元作有主殺次。）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平王已後周室遂卑徒以空言彌縫天下如辯髮然。）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偏借言其專也。）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或說此十一字疑舊注文混入正文。）

南面第十八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之。（已任在臣謂既委任一臣也。并曰上在字當下十六字。）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爲讎。（謂其說相反也。）而主反制於其所不任者。（共議與備所以見制。）令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或說所與備者所不任者也所備者所任者也謂其所不任者今反制於主曩昔之所任也山曰與曩曰以圓謂人恐之字訛人主既無獨斷之明又乏識人之鑒已任甲而與乙備之又任乙而更與丙備之取舍失度進退無常今所與丙備之之乙則是昔者所嘗備甲者也。）人主不能明法而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臣之信矣。（矣一作也小臣皆畏人臣之威莫敢盡誠奉上也物曰道由也。）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荀子輕非譽而恬失民。集氏肇乘泰族訓繹誹譽以導之齊俗訓聽失于誹譽誹毀通用。）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爲威。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畏其禁誅故外假飾忠信之行。）三者惛主壞法之資也。（替私交植私威飾私行資此三者以成姦謀。）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國人主宜作明主。）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未有見功則無進用以取富貴況營虛空行私謁者何得踰功勞之臣而先賞乎。）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人主有誘於事者。有壅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必索資以事誣主。（易輕也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之類皆容易談事者也物曰索資求助也。）主誘而不察。因而多

孫鑛曰戰國人臣之賊諸侯如諸侯子其事如此。

之。（以其誣說爲資。）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於事。（此補二字。）誘於事者。因於患矣。（國一無矣字。）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進言所爲之事。少卽少得也退察所出之費多卽大費也。）雖有功其進言不信。（少得大費既不相應亦誣說也。）夫不信者有罪。有功者必賞。則羣臣莫敢飾言以惛主。（一無大字罪下有事字。）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復於後。後言不復於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論語注復猶覆也皇疏復猶驗也任下謂就陳言之責以責成功也。）人臣爲主設事。而恐其非也。（恐羣臣誹議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妬事者也。（心懷妬忌欲沮嘉謀故誹議之預述此言以閑主意防人議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羣臣。羣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物曰指上人主羣臣二勢此勢之所必至故曰二勢。）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譽臣見上。）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必一作知。）言無端末。辯無參驗者。（參一作所。）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流子我無言責。）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督其實用。）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爲之資。（物曰資助也。）則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爲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爲之意者。（欲有所爲之事不留意以察其始終成敗之理。）其爲不得利。必以害反。（物曰謂其所爲不得有利必以害應之也。）知此者。任理去欲。（一無此四字。）擧事有道（任理因以數也。去欲不循私也。）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爲也。（卽行事有道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

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爲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不知治者。必曰無變古。毋易常。（毋者禁止之詞。愚學之徒不知時權。其言如此。）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山曰正猶期也。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圓淮南子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廣雅正要也。）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可則因之。不可則改之。）伊尹毋變殷。太公毋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則桓文不霸矣。（變謂改革也。易更皆謂損益。而有輕重意不同。一本共作變字。山曰趙策郭偃之法。又見新序善謀篇。圓案晉語注郭偃卜偃也。呂春秋作郭偃。墨子作高偃。物氏謂孤偃者非。）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難憚皆畏阻意。圓愚民惡治。苟安故俗。）夫不變古者。襲亂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汙俗常變而不變者。重亂不治也。民心好亂而順之者。縱姦不禁也。）民愚而不知亂。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卽懦難而無勇決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物曰明嚴二字法家所尚。）故雖拂於民。必立其治。（拂於民逆民心也。氾論訓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殳重盾而豫戒也。（物曰謂其識見於商君之行。故曰說在也。鐵殳重盾。以豫備於民。在內如此。在外亦如此也。商君傳趙良曰。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騈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謂此也。并曰自此至篇末。疑儲說脫簡而失傳者也。圓商君變法。民多疾怨。故出入爲之備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左傳秦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豈是耶。）管仲之始治也。（之字從迂注補。圓玉海同。）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齊語桓公有革車八百乘。齊策齊車之良。五家之兵。注管仲軍令。始於五家爲軌。七命列輕武。注司馬彪續漢書曰。輕車古之戰車。不巾不蓋。案禹治河而民聚瓦石欲擊之。子產治鄭而民皆謗讟欲殺之。欲脩法正姦者。不得不爲謹身計也。圓六韜選車士之法。有武車之士。曲禮武車綏旌。）是以愚戇窳惰之民。苦小費而忘大利也。故

孫鑛曰。章法絕精。

[illegible]

趙本題進人主不立法度以御臣不用法度之臣以行法而勞羣臣以附法取亡

陳深曰。先王三國皆信龜策鬼神而不修明法度

夤虎受阿謗。（忘一作亡。疵病也。疵懶如病者。）而輒小變。而失長便。故鄒賈非載旅。（輒一作輒。物曰輒振驚也。山曰輒字字書無之。圓賈誼新書臨制不犯謂之嚴。反嚴爲輒。輒或作輒。）狎習於亂。而容於治。故鄭人不能歸。（容於治。不務治也。載旅字見詩。內考夤虎蓋鹹虎。黃鳥刺其殉死也。鄭人疑高克。詩序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也。物曰夤虎鄒賈鄭人非也。未詳。）

飾邪第十九

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鑽龜也。圓周禮作龜。注謂鑿龜令可爇也。龜策傳。諸鑿數劉。）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劇辛燕昭王時自趙來仕。燕世家燕王喜十三年。使劇辛伐趙。趙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蓋亦伐趙。爲趙大敗。士卒多死。千使燕國男女無別。故云國道絕也。然史策無考。圓穀梁傳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修教明諭。國道也。）趙代先得意於燕。（謂禽劇辛。趙幷代地。故曰趙代。）後得意於齊。（趙悼襄王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蕞。不拔。移攻齊。取饒安。謂此也。）國亂節高。（謂乘戰勝之勢。高大自飾。而不知國貧困弱。民力疲弊也。）自以爲與秦提衡。（提衡見有度篇。謂其力足抗秦也。亡徵篇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鄰敵者。可亡也。指此類。）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强可服弱。故趙勝。小不敵大。故燕敗。非龜筮之爲神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筴。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逆一作迎。又作遡。蓋當時秦方親燕。故伐之以逆秦意。卽飾高而與之抗也。晉語韋人出逆申生。注逆距申生也。秦策天下必爲從。將以逆之。齊策專志一力以逆秦。注逆謂拒之。）始攻大梁。（大梁魏都。非燕地。疑有誤。）而秦出上黨矣。（謂出兵於上黨。將伐趙以救燕。兵下之後。上黨屬秦。）兵至釐。而六城拔矣。（釐本齊地。後屬燕。魏策齊伐釐莒。而晉人亡曹是也。）至陽城。秦拔鄴矣。（趙悼襄王九年。趙攻燕。取貍陽城。矣未罷。秦攻鄴拔之。又燕策使燕攻陽城及貍。鮑注燕地。吳注據此策。則燕取之於齊者也。大事記引正義云。燕無貍陽。當作漁陽。案此策兩云陽城及貍。則正義說未可據也。今以韓子推之。貍貍並釐字訛。正義不考而妄改字。固非。吳氏亦不知此書正作釐。可惜。）龐援揄兵而南。（龐援趙將。史援作煖。揄引也。關秦深侵。故舍攻燕之事。引兵南歸也。）則鄣盡矣。（圓鄴本魏地。趙世家悼襄王六

孫語曰東得文孝拼寶

運用四非字課讀曰三換筆此姑應然却又不說明固有餘味

（年魏與趙鄴白起傳昭趙軍取二鄣索隱云鄣堡城也又史記燕孝王十九年秦拔趙之鄴九城方案六城二鄣并鄴正符其數屬鄴諸城悉爲秦拔取故曰鄴盡）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初卜伐燕逆秦示以大吉而今無功而多喪地是龜欺也）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闢地實利救弱美名卜兆有驗）趙以其大吉。地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史記悼襄王九年秦拔我閼與鄴九城是歲王卒）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强弱異勢吉凶自分猶燕之與趙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見有度篇圝初時謂安僖王時周禮注既刮殺而攻盡宿內乃禁之）數年西鄉。以失其國。（喪地于秦）此非豐隆。（思玄賦豐隆雲師注雷公也若曰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諸家之說皆曰雲師此賦別言雲師明豐隆爲雷也故留書說以廣異聞圝案天文訓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高誘云雷也可見豐隆爲雷非異聞也雷乘雲者而說者之云雲師恐謬物曰雷神以方位言者未詳）五行。（謂水火金木塡星也說苑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物曰五行當與王相連看）太乙。（物曰帝座也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索隱引春秋合誠圖曰紫微太帝座太一之精也圝天文訓太微太乙之庭也注太乙天神）王相。（王又作旺圝五行之氣行於四時更迭代謝號曰王相如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類其爲星名未聞）攝提。（物曰天官書太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也圝淵鑑引荊州星占云攝提東向天下無事）六神。（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豈是耶圝六韜六甲之分微妙之神淵鑑引黃帝問玄女兵法曰軍有六神乘之以克六神甲子旬在魁甲戌旬在勝光甲申旬在狐甲午旬在岡中甲辰旬在功曹甲寅旬在神后此六神爲戰主）五括。（物曰未詳疑大楷也圝括會晉近義同如會撮作括撮可見天官書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武備志五星同舍曰合同宿曰聚亦謂之會一曰光芒相逮曰會）天河。（天官書鉞北北河南南河索隱引宋均曰兩河六星知逆邪也又疑天阿歟天文訓四守天阿又云天阿者羣神之闕也注天阿星名圝晉天文志天高西一星曰天河主察山林妖變）殷槍。（槍一作搶物曰天官書歲星其失次舍以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棓長四丈末兌退而西南三月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兌豈是乎圝案天槍爲兵亂之祥非吉星也而云天槍色赤而有角其國昌色赤黃而沉所居野穰因考殷宜讀左輪朱殷之殷與黫同殷槍謂天槍黫然赤者）歲星。（圝天官書歲星所在國不可伐荀子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注尸子曰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非（恐衍下同）數年在西也。（傍注俱吉星也東向而勝）又非天缺。（缺一作歟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濞注列缺天門也思玄賦豐隆軯其震霆兮列缺曄其照夜注列缺電也物

陳深曰此始說出本旨

曰有殘缺不詳意）孤逆。（圝天官書狼下有四星曰弧不順主兵思玄賦彎威弧之拔刺曰不順曰拔刺皆是逆意）刑星。（物曰太白也）熒惑。（物曰天官書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圝廣雅熒惑謂之罰星）奎。（物曰天官書奎曰封豕命名圝凶圝蘇竟傳奎爲毒螫主庫兵）台。（物曰或三台耶然非凶星疑圝案天官書三台色不和爲凶戾漢興討星者甘石諸家與天官書天文訓頗有不同則戰國時星名候法必有與後世大異者淺學所未究焉）非數年在東也。（傍注俱凶星也西向而敗）故曰。龜筴鬼神。不足以舉勝。（補以字圝孫子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圝天文訓左前刑右背德擊鉤陳之衝辰以戰則勝以攻必克刑德皆星名尉繚子按天官曰背水陳爲絕地向阪陳爲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陳遂滅商）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務修人事）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秦修法而强山東舍法而弱）亂弱者亡。人之性也。（宜作今之勢也字皆轉此）治强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朋之龜。與吳戰而不勝。（朋或作明圝易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崔憬云大貝龜之最神者也玉海引公羊傳疏云禮記曰文王得白馬朱鬣大貝元龜不玄古者寶龜而貨貝後世君子易之以金幣漢志說王莽貨貝云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爲一朋）身臣入宦于吳。（見喩老篇雜記宦於大夫注宦猶仕也山曰宦當作宦）反國弃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爲擒。故恃鬼神者慢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荊而宋滅曹。（史記宋景公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晉宋伐曹晉不救遂滅曹）荊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荊。（荊字必誤或莒字誤）許恃荊而不聽魏。荊攻宋。而魏滅許。（左傳定六年鄭滅許因楚敗也哀元年許男從楚子圍蔡注許復見者蓋楚封之它無考）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荊而韓滅鄭。（魏策注周安王十一年魏韓趙敗楚師于大梁楡關鮑注鄭君乙二十一年韓哀侯滅之因案西周策宛恃秦而輕晉秦饑而宛亡鄭恃魏而輕韓魏攻蔡而鄭亡邾莒亡於齊陳蔡亡於楚齊策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滅魏策昔者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人亡

日垂此方略良

（曹緍恃齊而輕越齊和氏亂而越人亡緍鄭恃魏而輕韓魏伐楡關而韓氏亡鄭原恃秦而輕晉秦饑年穀大凶而晉人亡源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皆策士之談故其事多與史傳所記不合不足深辨矣。）今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魏。恃齊荊爲用。而小國愈亡。（慢謂侮法。亡謂喪地。）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不知此理。）荊爲攻魏。而加兵許鄢。（魏策吳注史作許鄢索隱曰潁川有許鄢二縣又有鄢陵縣故所稱多歧。）齊攻任扈而削魏。（任故國說當後所封演志扈在扶風。）不足以存鄭。而韓弗知也。（此鄭亦韓也互文耳韓世家索隱引紀年云魏武侯二十一年韓滅鄭明年晉桓公邑韓哀侯于鄭因改號曰鄭故國策謂韓惠王曰鄭惠王猶魏徙大梁稱梁王然也謂荊陽爲攻魏而取其許鄢齊亦爲攻魏而取其任扈當是時魏攻韓韓求援於齊荊故齊荊爲發兵伐魏名爲救韓而其實各營私利削取魏地而韓不知一國之亡是恃以存國也然此事史傳未有所考。）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賞罰敬信。民雖寡強。（信賞必罰。明治道也。）賞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有地不能治。有民不爲用。與亡同。）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強。（雖有堯舜禹湯武之聖賢。不能成帝王富強之功也。）人主又以過予。人臣又以徒取。（過予僭賞也。徒取無功而受也。）舍法律而言先王明君之功者。（一作言先王以明古君之功者。）上任之以國。（愚學妄稱先王必誤國事。）臣故曰。是以今之人。（從山氏補此四字。）願古之功。以古之賞。賞今之人也。主以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過予則人偸幸。（人一作臣。偸幸有且微倖也。）臣徒取。則功不尊。無功者受賞。則財匱而民望。（賞多濫則官爵乏。功不尊則民怨望。）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故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

法。荊恭王與晉厲公戰于鄢陵。荊師敗。恭王傷。酣戰而司馬子反渴而求飲。子反豎穀陽奉卮酒而進之。（子反元作其友。竊者誤。）子反曰。去之。此酒也。豎穀陽曰。非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爲人。嗜酒甘之。不能絶之於口。醉而臥。恭王欲復戰而謀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寡人目親傷。（晉魏錡射恭王中其目。）所恃者司馬。司馬又如此。是亡荊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亡忘通。）寡人無與復戰矣。罷師而去之。斬子反以爲大戮。故曰豎穀陽之進酒也。（十過篇無曰字。）非以端惡子反也。（舊注端故也圓案詩序無禮義故箋云故猶端也呂春秋明日端復飲於市注端故也東周策註稱故者特爲之■墨子失火者斬端失火以爲事者車裂。）實心以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若使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赦罪以相愛。是與下安矣。（苟順民心。不知治術。）然而妨害於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立辟從憲令行之時。（立辟從謂守建國之法也傍注明詔明法度也山曰說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以此推彼辟立殺矣當作立辟■懸法示人臣志。）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強匡天下。威行四鄰。（有度篇云兵四布於天下。威行於冠帶之國。謂此也。）及法慢妄予。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方明。國律從大軍之時。（律亦法也。大軍士卒多也。或疑缺一字■易曰師出以律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律者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曰望敵知吉凶聞律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人衆兵強。辟地齊燕。（蓋廉頗李牧等任用日。）及國律慢。用者弱。而國日削矣。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奉法之吏。審行官斷。謂昭王時也。官治必有賞罰故

陳深曰。又轉到人臣。

孫鑛曰。二事用先後字。撮得好。

曰官斷。東縣齊國。（燕策樂毅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而屬燕。）南盡中山之地。（史表燕趙王十七年佐趙滅中山盡[illegible]多取其地也。）及奉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謂作下之誹譽。）則兵弱而地削。國制於鄰敵矣。故曰。明法者強。慢法者弱。（故一作語。）強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爲。國亡宜矣。（舍法不行國之危亡固其宜也。）語曰。家有常業。雖饑不餓。（饑一作飢。傍注饑謂歲饑。）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下飾於智能。（一無下字。）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圖飾智能成姦邪。篇名因此。）是妄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治者。則不惑於智能。不矯於名譽矣。（矯曲也。）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吏謂鯀也。鯀在舜攝政時。夏紀鴻水滔天。索隱曰。鴻大也。物曰。謂吏不待令而治水有功。舜以其不待命而誅之。）禹朝諸侯於會稽之上。（侯下一有之君字。圖淵鑑有於字。）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圖防風汪芒氏之君名。詳見魯語。）以此觀之。先令者斬。則古者必貴如令矣。（山曰。胤征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傍注。如令者法也。圖百家類纂必作先。三墳曰。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管子。虧令者死。益令者死。左傳注。如從也。）故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不能蔽也。）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不能欺也。圖治要引申子。鏡設精無爲而美惡自備。衡設平無爲而輕重自得。）夫搖鏡則不得爲明。搖衡則不得爲正。法之謂也。（以私意枉公法。則不能禁姦也。）故先王以道爲常。以法爲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能守道法。功名自立。）凡智能明通。有以則行。無以則止。（以用也。其人存則舉。其人亡則廢。）故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單殫通。管子詩記。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注。殫盡也。智能明通盡其道也。然限一人之所資用。不可相傳以爲常也。）而道法萬全。智能多失。（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況不智乎。）夫懸衡而

運古故字法。

陳深曰。又說到人臣賣官。

孫鑛曰。此處文勢似弛慢。

知平。設規而知圓。萬全之道也。（設法斷事。萬舉不失也。圖有度篇。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爲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爲比。）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物曰。故事也。謂法術。）故佚而有功。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也。亂主使民飾於智。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圖老子。以智治國。國之賊。）釋法禁而聽請謁。羣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羣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爲交於上。（附炎趨利。）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而巧說者用。若是則有功者愈少。（一無則字。）姦臣愈進。而材臣退。則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道從也。）此廢法禁。後功勞。舉名譽。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之人。必設詐託物以求親。（物事也。圖求親幸於上也。）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人心賢佐之所以侵也。（爲邪說所侵陵。）故人臣稱伊尹管仲之功。則背法飾智有資。（伊尹放太甲。管仲忍纍紲。姦人舉爲口實。以爲枉法逞能之資。）稱比干子胥之忠而見殺。則疾爭強諫有辭。（補爭字。說疑篇。疾爭強諫以勝其君。）夫上稱賢明。下稱暴亂。不可以取類。（賢明如殷湯齊桓。智能如伊尹管仲。暴亂如商紂夫差。忠直如比干子胥。是皆世間所希有之事。非可以取比類者也。然必援引以飾其說。誣亦甚矣。難勢篇。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於中。與此論意類。）若是者。禁君之立法以爲是也。（疑當作禁君之法。立智以爲是也。謂制其君不得行法。）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爲非者。以邪爲智。（一作是邪以智。）過法立智。如是者。禁上之道也。（令人臣以下四十一字文義重複。疑有衍誤。物曰。過法以法爲過也。）明主之道。必明於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

趙用賢曰、謂君臣以計合、是上下交相賊以持也、此其爲韓非之說乎。

慶深曰、此戰國悖理之言。

私。信於朋友。不可爲賞勸。不可爲罰沮。人臣之私義也。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公私之義、各有其分。）人臣有私心。有公義。（人一作大。）修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人臣之公義也。汙行從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後君忘國、是從欲也。曲禮、欲不可從。）明主在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異心。（上下之心、所利不同。）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君垂爵祿以易下死、臣竭智力以取上賞。）害身而利國。臣弗爲也。害國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人君以國爲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至夫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爲法爲之也。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明。則民盡死。民盡死。則兵強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求得賞、濫也。幸免刑、過也。）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謂盡智力、以飾法令。）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先王知之矣。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五　終

匪本舊評解老刪出[illegible]陳深曰解無疏議且不得老子之心但取其文之反覆有條忽往來不可羈靮之勢趙本期錢非韓之學出於老氏故作解老篇升尾外集日嗣人舞閑子貫昭曰莊周韓非務日求道德而知巧入焉而日求眞實而浮僞入焉古之聖人也讀曰大有濟益之致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六

解老

江都　松皐圓纂聞

解老第二十（傍注。申韓之學。出於老子。故作解老。）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物曰。蓋以德取義於得。故且分德得於內外而言德而不見其得也。圓說文。德者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長門賦。神怳怳而外淫。注。廣雅曰。淫游也。引此文作神不淫放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圓不役耳目。則百度貞。）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山曰。樂記。德者得也。鄉飲酒義。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道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凡德者。以無爲集。以無欲成。（圓心無所繫則德來集。不殉於物。則能成立。）以不思安。以不用固。（不思則虛。不用則靜。虛靜則安。安則守固。外誘之私。不能引之。）爲之欲之。則德無舍。（物曰。舍。宅也。承上神不淫於外言也。）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圓思之者勞。用之者動。勤勞不已。則守不固。而外邪入。）不固則無功。無功生於德。（爲欲思用。以德爲務。則無集成之功。一作無功則生有德。）德則無德。（以德爲務。反失其德。）不德則有德。（有上元有在字。從顧君長說刪。）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所以貴無爲無思爲虛者。（張景陽雜詩注作無虛非。）謂其意無所制也。（圓周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荀子。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關尹子。人無以無知無爲爲無我。雖有知有爲。不害其爲無我。譬之火。躁動不停。未嘗有我。）夫無術者。（物曰。謂不知道術者。）故以無爲無思爲虛也。（故者。特爲之也。物曰。故。故常也。圓故。固通。）夫故以無爲無思爲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爲虛也。（圓齊俗訓。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爲虛矣。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是所慕而不能致也。）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今制於爲虛。是不虛也。（圓以心捉心。以心

張榜曰。制於爲虛。則不虛一語見道。

陳深曰。章法長短句法無一不妙。

意迫蹙。終身不得也。）虛者之無爲也。不以無爲爲有常。（圓并無爲無思而忘之。始爲眞虛。）不以無爲爲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圓繫辭傳。日新之謂盛德。老子。道盅而用之或不盈。大虛心以爲道舍。則和氣日入。以致其盛。猶盅器皿以爲用也。物或盈之。則不爲用矣。）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老子不作以。圓上德於彼。無所關也。而其於己。無不修成。故曰無不爲也。）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圓生心猶云性也。於文生心爲性。天命之謂性。人之於仁。心猶天之有元氣也。出於自然而不能已者也。元字仁字。从二从人。天地之大德。所以生生者。在天爲元。在人爲仁。此不云性而云生心者。唯人之生心能爲然。孟子。仁人心也。莊子。愛人利物之謂仁。可見萬類各有其性。而不有此心矣。）非求其報也。（山曰。孟子。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圓爲不能已而爲之耳。無有所作爲而求報也。）

義者。君臣上下之事也。（補也字。事一作禮。）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物曰。知交。知識交接之人。圓公羊傳。同門爲朋。說文。同志爲友。）親疏內外之分也。（圓管子。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臣事君宜。下懷上宜。（懷。歸也。）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交朋友之相助也宜。（一作友朋。）親者內而疏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圓管子。義者。謂各處其宜也。）宜而爲之。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義者衆外。故有爲也。）

禮者。所以貌情也。（一作情貌。謂因禮以見內情于外貌也。荀子。文貌情用。注。文謂禮物。貌謂威儀。情謂中誠。用謂語言。圓管子。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之體。謂之禮。說苑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者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抱鼓。淮南子注。貌謹也。）群義之文章也。（山曰。禮記。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群。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圓禮器。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樂書。禮自外作。故文。注。文猶動也。禮肅人貌在外。故云動也。晉語。貌情之華也。言貌之機也。身爲情。成於中。言身之文也。周語。變前

（之文章。注、章表也。）君臣父子之交也。（國曲禮、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國古詩、幸有枝歌曲、可以諭中懷。）故疾趨卑拜而明之。（國漢匡衡疏、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白虎通、人所以相拜者、以表其情意屈節卑體尊人事也。）實心愛而不知。（中心愛敬、而彼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謂使彼信敬愛之實。）禮者、外飾之所以諭內也。（飾作節誤。）故曰、禮以情貌也。（此故曰者、重言上文、非引老子也。謂以內情爲貌飾也。國管子、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文者也。故禮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或說、據上文以上、宜有所字。）凡人之爲外物動也。（謂被誘惑。）不知其爲身之禮也。（國其爲倒、宜作爲其身。）衆人之爲禮也。（國倚務訓注、衆、凡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國時者、常之反。）君子之爲禮。以爲其身。（國孔子曰、君子無不敬、敬也者、敬身爲大。）以爲其身。故神之爲上禮。（神者、中誠之謂也。物曰、突出一神字、難其解。國身神音通、故曰神之。爾雅、神、慎也。風俗通、神者、信也。此謂上禮不爲無人而少息也。）上禮神而衆人貳。（貳、謂別異。國君子行禮、中外一致、而衆人二之。不一矣。管子、一而無貳、是謂知道。毛詩、毋貳爾心。）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國君子爲實心之禮、衆人爲外貌之禮、故莫之能答也。）衆人雖貳、聖人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論語注、復、踐行也。物曰、復、反復也。國復猶覆也。論語、克己復禮。晉語、以克復其所是也。洪範、貌曰恭。孟子、禮人不答、反其敬。玉藻、足容重、手容恭。繇統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復上一有之字。）故曰、攘臂而仍之。（老子、仍作扔。傍注、仍、就也。奮而就之、強而納之于禮也。國攘臂而仍之、猶言拂衣從之。雖人不答、慎然自反、而因就之。孟子、馮婦攘臂下車。慧琳引考聲云、攘、拒捍也。玉篇、除袂出臂曰攘。心憤發而氣勇也。爾雅、仍、因也。論語、仍舊貫。又詩傳、仍、就也。因就義同。）道有積而德有功。（國尚書、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國春秋繁露、精神者、性之內充也。孟子、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周易、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毛詩、顯顯令德。箋云、顯、光也。呂春秋、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光有澤。而澤有事。（國賈誼新書、德者、道之澤也。大學、德潤身。）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

張榜曰、倩霄。

喚起妙。

孫鑛曰、名言。

抑揚得好。

孫鑛曰、此情激之詞。

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老子無下四失字。道者本也、其本既失、德仁義禮遂次散失、有名無實、皆屬虛僞。）禮爲情貌者也。文爲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好者、美之也。惡者、不修也。如誠郭惡之惡。國好如靜好之好、惡如惡衣服之惡。謂取內而舍外、急本而緩末也。）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須、待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國尚書、以五采彰施于五色。鄭注、性曰采、施曰色。）隋侯之珠。（隋宜作隨。國隋同。淮南子注、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傳而塗之。後蛇於夜中銜大珠以報之。論衡、隨侯以藥作珠、精耀如真、亦一說也。）不飾以銀黃。（銀黃、蓋一種寶物、如珊瑚、琅玕類。景福殿賦、點以銀黃、爍以琅玕。李善云、黃謂黃金、非也。銀黃與琅玕對、知是一物。非謂銀與黃金也。盧綰交論、早綰銀黃。漢書、武帝以璽書責樓船將軍楊僕曰、懷銀黃垂三組、誇鄉里。山海經、臬獲之水、其陽多丹粟、其陰多銀黃。又云、皐塗之山、其陰多銀黃。楊慎補注、銀黃、漢代用以爲佩。唐太宗賜房玄齡銀黃帶。宋人小說云、其物貴於黃金。楊說近之。但銀黃帶、非昉于漢。戰國有之。說苑、魯仲連謂田單曰、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金銀黃帶、馳騁乎淄澠之間。佩黃金印、垂銀黃帶、言其貴盛也。又吳任臣山海經廣注、引楊慎曰、銀黃、銀也。楊說見前。正作銀黃、不言黃銀。吳氏甚謬。圓案、世素無稱黃銀者。然唐本草載黃銀。李時珍綱目收之金部、因引瑞物圖及泊宅編、白氏六帖等爲證。不知黃銀本銀黃字、倒誤。所引諸書、元作銀黃、無一作黃銀者。李氏強誤倒作黃銀、以飾其說耳。自此之後、視本草者、或謂銀黃、或謂即黃銀。愈說愈失。故爲詳之。）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山口察常語。孔子曰、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彫、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樸而不明。（禮說、君臣之際、甚嚴而詳、父子則不然者、以其親有餘也。國考聲、樸、凡物未彫刻樸拙也。）故曰、禮薄也。（國下舉全文。故此略之。）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國春秋繁露、陰與陽相反之物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理一作義。國威謂刑罰、德謂慶賞。）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物曰、謂以擊混沌之毀爲務也。）衆人之爲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

峻超妙。

孫鑛曰。作兩般解。有態。

解得最好。

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老子乎作也。○首始也。）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圖識者意有所認也。與知字別。孫子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先知前識之分可見。）前識者。無緣而妄意度也。（妄作忘非。無緣不緣道理也。用人篇。夫規矩而妄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列子注。詹何蓋隱者也。楚人以善釣聞於國。）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題額也。）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圖論衡角作蹄。下同。淵鑑引列子。而今列子無載。）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蓋防犯觸者也。）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嬰攖同。莊子老聃曰。汝愼勿攖人心。）華焉殆矣。（物曰。謂以前識之術。攖亂人心。則人紛然用其智。所以危殆也。華焉猶紛然也。圖嬰謂縈絡飾之。越絕書。嬰以白璧。纏以黃金。荀子。處女嬰寶珠。此謂以前識之術。飾其智也。世俗以妄意而中爲聖。卽華也。非實也。盜跖所謂妄意室中之藏。聖也。華實之反。殆審之反。莊子。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又云。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林西仲云。殆字反。前審字。又公羊傳。相與往殆乎晉。注。殆疑也。齊人語。）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老子首作始。）

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圖禮記。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管子心術。慮必順言。言得謂之知。）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行情實而去禮貌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絕也。（管子兵法。徑於絕地。物曰。絕謂無路也。徑云者。就無路處而求路徑也。圖管子。緣義之理。韓詩外傳。夫水者。緣理而行。莊子崔注。直湧曰徑。漢書顏注。直渡曰絕。徑絕皆直渡之義。譬如望遠樹者。徑絕妄意以爲松則松也。以爲柏則柏也。假令得實。亦偶中耳。就近驗之。則始能知其爲何樹之眞也。荀子。心有徵知。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卽不徑絕之意。）所

陳深曰。句如貫珠。

孫鑛曰。前段論禍福者。正大且曲折。

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絕。（貌上疑脫禮字。）而取緣理好情實也。（并曰。好宜作行。）故曰。去彼取此。（宇曰。篇首至此。老子三十八章。圖謂去外貌之薄與徑絕之華。而取緣理之審。與行情實之厚也。）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與讀曰。而。）全壽富貴之謂福。（一脫貴字。）而福本於有禍。（山曰。本下宜有生字。圖繫辭傳。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與越春秋。禍爲德根。憂爲禍堂。）故曰。禍兮福之所倚。（圖老子無之字。）以成其功也。（直解因禍償事。遂得成功之義。或說。五字衍文。）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弃理。（擧動失理。）行邪僻則身死夭。動弃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夭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圖道者。人之所由。理者。人之所履。）無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弃道理而妄擧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倚頓陶朱卜祝之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倚一作猗。貨殖傳同。陶朱。陶之富賈。貨殖傳。謂范蠡變姓名者。其謂賢士已去。卜祝。未聞。卜姓也。有卜商。卜皮。或木叔。音轉。列子。有富人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物曰。謂卜祝多福歟。惜別有所指歟。圖孔叢子。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問術於朱公。朱公教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從之。遂興富于猗氏之南。）衆人之輕弃道理。而易妄擧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闊遠若是也。（物曰。闊遠。廣大也。）故諭人曰。孰知其極。（人疑之字誤。極至也。老子此下有其無正。邪正復爲）

深曰、妙處只在一句。

齊坤曰、此段論有道之士、自是迴明、至無滯礙、亦秀拔。

（奇者復爲妖三句、韓子不釋。）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夭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今貧賤死夭。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至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補至字。顧經籍纂詁引作行之則爲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衆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于今。故曰。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一無曰字。故以固已通。老子、民之迷也、其日固久。）

所謂方者。內外相應也。言行相稱也。（圖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周語中、能應外忠也。吾語、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之、合而後行、離則有釁。）所謂廉者。必死生之命也。輕恬資財也。（物曰、必、固守也。恬、不動心也。圖說文、必、分極也。賈誼新書、克行遂節謂之必。說苑、孔子曰、忠而不死、不廉。案知窮達之分者、死不苟辭、生不苟取、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

所謂直者。義必公正。立心不偏黨也。（一無立字。圖管子、正彼天植、植立也。）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裘壯麗也。今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誹謗窮墮。（物曰、窮墮、方之反。罷貪、廉之反。邪私、直之反。賤貧、光之反。圖信順、謂言信行順也。晉語、陽子之貌濟、其言匱、非其實也。若中不濟、而外彊之、其卒將復、中外易矣。若外內類、而言反之、瀆其信也。墮、惰通。呂春秋、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雖死節輕財。不以侮罷羞貪。（罷、罷弱不任事者、賢之反也。荀子、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又云、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頃而廢。說苑、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墨子、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齊語、罷士無伍。注、罷、病也。無行曰罷。罷如字。邇荀子、節者死生此者也。）雖義端不黨。不以去邪罪私。（義作異。義端、義必公正也。圖晉語、郤至曰、仁人不黨。又云、舉以其私黨也。）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賤欺貧。（山曰、欺猶陵也。漢高功臣頌、形可以夸、志不可陵。注、陵、欺也。）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卽不成迷也。（物曰、謂聽於慣習之人、而問於知識之士也。下以能代習可見。）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爲敗者。生於不

張榜曰、四語出老子。

舊本標注、老子有治人事天莫若嗇。

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則怨。（物曰、適、謫同。圖禍宜作過。）衆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衆數也。（數、理也。）今擧動而與天下爲讎。非全身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擧之。（擧、猶示也。物曰、所謂四不者、軌節也。圖賈誼新書、緣法循理謂之軌。伏義誠必謂之節。）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荀子注、廉、稜也。說文曰、劌、利傷也。但有廉隅、不至於兩傷也。家語注、劌、割也。不割傷也。呂春秋、廉而不劌。注、廉、利也。劌、缺傷也。傍注、道無係著、執之則非、不欲其察察以爲明也。字曰、自人有禍至此、老子五十八章。圖四不者、不爲太甚也。方言、凡草木刺人、自關而東、或謂之劌。）

聰明睿智天也。（圖聽之審曰聰、視之審曰明、思之審曰睿、知之審曰智。者稟於天、而出於性、非人之所得而爲也。）動靜思慮人也。（動爲明、靜爲聰、思爲睿、慮爲智。圖凡人之性、各有聰明睿智、而其中有上中下三等。其爲品也、千殊萬端、小大異器、而莫不具聰明睿智之性。此人之所以殊乎禽獸也。或謂性有三品、不知等品字義不同。三等萬品、而其爲萬物之靈者一也。）人也者。乘於天明

以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楊升庵外集、此古之格言、而韓非引之。山曰、書、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又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聽。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聽。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物曰、地、境也。山曰、地、所在也。圖[illegible]政傳、多人不能無生得失。七諫、惟往古之得失兮。八經篇、審利害之地。鶡冠子、理之所居謂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物曰、謂白日避險也。圖友人海鹽氏曰、險、說文曰、上下險也。脈經注、險、目眩也。主術訓、道有智則惑、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可見險有眩惑之義也。）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圖鹽鐵論、日月之明、而盲者不能見。雷霆之聲、而聾者不能聞。）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山曰、呂子重己篇亦有此論。）書之所謂治人者。適

陳仁錫曰文字精[illegible]玄妙必平日於[illegible]子書流[illegible]其骨[illegible]嚼拾其英華故[illegible]然隨筆舒寫說[illegible]如此微妙精神

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物曰。書即老子書。）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任用也。）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傍注。嗇者有餘不盡用之意。）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衆人之用神也躁。（釋名。躁燥也。物燥乃動而飛揚。）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於道理。（爲一作謂。）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圓服行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而一作嗇。）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一作患禍。物曰。蚤字以雖未見字解。）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以上疑缺是字。）故曰。夫唯嗇。是謂蚤服。（一作夫唯嗇是以蚤服。圓老子服作復。）知治人者。（一本別提。）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圓孟子。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文子。九竅者。精神之戶牖也。）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圓呂春秋。伊尹曰。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嗇其大寶。用其新。棄其陳。湊理遂通。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此之謂眞人。）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老子。是謂作謂之。）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圓大學。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安和義相近。得即計得也。）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兵者國之大事。故云及之。）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圓垓下歌。力拔山兮氣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於重積德。（圓和氣重積而後道心能克人心。至大至剛。塞于天地之間。）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

宋坤曰[illegible]者道母開口便說道字出來數段文畢不同道理却是一般範韓隱曰解得老子意道之令人神爽

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末。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者身行也。圓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毛詩。體無咎言。坊記引體作履。義同。）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物曰。會謂會極。處通。周禮注。會大計。趙世家。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其會遠。衆人莫能見其所極。唯夫能令人不見其事極。不見其事極者。爲能保其身。有其國。故曰。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老子無則字。一疊莫知其極四字。國下有母字。）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圓下母字疑衍。）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圓君長曰。六字衍文。）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旋者。（者一作也。）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樹木有曼根。有直根。（物曰。曼長也。謂橫根也。亦有蔓義。）直根者。書之所謂柢也。（補直字。正字通引此而云。直曰。曼橫曰柢。誤。圓淵鑑。直根曰根。曼根曰柢非也。曼作蔓非。）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柢。柢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老子作是謂深根固柢。呂春秋重己篇。荀子榮辱篇。家語賢君篇。說苑修文篇。並有長生久視語。非後世必以神仙爲言之比也。高誘云。視活也。字曰。耳聽明。）

（響智至此。老子五十九章。）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徒。則亡其功。（徒役也。元作徒。從山氏正。）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治要人作民。）凡法令更。則利害易。（一本別提。）利害易。則民務變。民務變之謂變業。（下民字從治要補。）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事役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徙作徒誤。）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物曰。賊害也。澤者味之和也。猶色之澤也。山曰。治要澤作宰。圏鮮生魚也。）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而重變法。（而元作不。從治要改。重憚也。圏百家類纂作而。藝文類聚淵鑑靜上有虛字。六韜。聖人務靜之。天有常形。民有常生。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老子無者字。旁注。治國者擾之則民亂。烹鮮者擾之則味變。治民若烹鮮。靜以治之而已。）

人處疾。則貴醫。（一接上文。）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擧動理。血氣治。則少疾病。（補此七字。）擧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痤疽癉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其輕恬鬼也甚。（痤癰也。山曰。左傳注。癉疽惡瘡也。）故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一無人字。老子無二也字。圏呂刑。乃命重黎。絶地天通。楚語。古者民神不雜。無相侵瀆。是謂絶地天通。）鬼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圏困學紀聞引莊子逸篇。游鳧問雄黃曰。今逐疫出魅。擊鼓呼譟。何也。雄黃曰。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趨步。以發陰

陽之氣。飲酒茹葱。以通五藏。夫擊鼓呼譟。逐疫出魅。黔首不知。以爲魅祟也。祟音遂。）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老子。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民。字作人。屬下句。）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以利民產爲務則反病之。山曰。荀子。爲事利。爭貨財。）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祟者。魂魄去而精神亂。（圏左傳疏。附形之靈爲魄。附氣之靈爲魂。洪範五行傳注。陰陽之神曰精氣。精性之神曰魂魄。）精神亂。則無德。鬼不祟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而精神不亂。（而一作則。）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老子則作故。字曰自工人至此。老子六十章。）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于民也。（圏重解之也。兩相加曰交。）

有道之君。（一接前章。）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讎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有禮義。（有上元衍外字。）內有德澤於人民者。其治人事也務本。（謂勸耕農。）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鬭逐北。而民不以馬遠通淫物。（奇技淫巧無用之物。一作遠通淫物。）所積力唯田疇。（說文。疇耕治之田也。蔡邕曰。穀田曰田。麻田曰疇。圏鹽鐵論注。）

（無通物所積四字）積力於田疇。（於一作唯）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也。（老子無也字。■鹽鐵論注。引許愼曰。却止也。糞田也。止馬不以走。但以田。行至德之效也。東京賦。却走馬以糞車）人君無道。則內暴虐其民。（君下一有者字）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物曰。畜生初見）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物曰。將馬。豈將車之馬耶。山曰。將走音訛。如逸迎作將迎。可見。■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有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軍危殆。則近臣役。（■驅其所愛以殉之也。左傳。左司馬沉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師此類也）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之宜作者）具於將馬近臣。（謂於將馬近臣。取其足也）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老子無矣字）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絕。（山曰。事經。事之常紀也。井曰。經當作徑。爲事徑絕不緣理也。■百家類纂作輕）事經絕。則禍難生。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爲姦。退則令善人有禍。（山曰。教平聲。魯語。不教魚長）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罪莫大於可欲。（罪作禍誤）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山曰。引猶誘也。■引下少於字）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淫不役耳目。禁奢侈也）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山曰。疑錯傳。根著之類。注。根著地者。■淵鑑。人上有凡字。易乾鑿度。根著浮流。注。根著者草木也。浮流者人兼鳥獸也）以腸胃爲根本。不食

傍注唯人無羽毛必資衣以禦寒也。

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列子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衞。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養性。任智而不恃力也。物曰。謂既不屬天地。則不得不自爲存活之計也。■獸有毛。鳥有羽。日月星辰。上繫於天。草木金石。下著於地。唯人不然。非借他物。則不能爲生活矣。飲食入腸胃。而氣輸乎腠理。若草木糞根本。而氣達乎莖幹。故曰根本）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呂春秋。其爲飲食酏醴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墨子。其爲食也。足以增氣充虛。物云。虛。飢也。■虛腹也）衆人則不然。大爲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論語孔注。得。貪得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謂因徒之役于官者。期限滿則免除。死罪之人。或幸遇赦。惟欲利之爲憂累也。沒世終身。無解脫也。賈誼傳。傅說胥靡。索隱曰。胥相。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也。師古云。謂刑徒之人。以鐵鎖相連繫也）故欲利甚則憂。（■則本多作於。吳本作則）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嬰。繞也）疾嬰內則痛禍薄外。（薄迫）痛禍薄外。則苦痛雜於腸胃之間。苦痛雜於腸胃之間。（一無此句）則傷人也憯。（主術訓。兵莫憯於志。而莫邪爲下。注。憯。利也）憯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憯於欲利。（老子憯作大。利作得。喩老篇同。■得字叶下足字。宇曰。自有道之君至此。老子四十六章）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稽。考也。■稽。或會計之計。平準書。稽市物。李奇云。滿貯也。韋昭云。留待也。家語。禮記皆云。占人以稽。王肅云。同也。鄭玄云。猶合也）理者成物之文也。（物曰。妙）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管子。別交正分之謂理。順理而不失之謂道）故因道理之者也。（因元作曰。寫者誤。謂萬物因道以得理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曰。薄。侵也。■薄。迫也。縱理者不可橫折。橫理者不可縱裂）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爲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萬

茅坤曰。此非不知足之禍。諷之惻然。

陳深曰。此段非關庠佳妙。

孫鑛曰。全用莊周章法。張榜曰。章法句法字法俱奇肆。

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化謂自然調理也。）不得不不化。故無常操。（■與時變化、故無一定之度也。莊子、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歟。）無常操。（一無此句。）是以死生氣稟焉。（■論衡、彊壽弱夭、謂稟氣渥薄也。）萬智斟酌焉。（資而用之、謂其廣深。）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莊子、維斗得之、終古不忒。物曰、斗之所向必敗、故曰威也。或謂、威如等威之威、與位同。■天文訓、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曲禮、招搖在上、急繕其怒。注、招搖、北斗七星也。柳文、招搖煒煌。注、北斗建指之星、術家謂之破軍。淮南子云、北斗所擊、不可與敵。）日月得之。以恆其光。（莊子、日月得之、終古不息。■易曰。恆、久也。尚書大傳、帝乃載歌曰、日月有常。）五常得之。以常其位。（■莊子、天有六極五常。內經、五常之氣、大過不及其發異也。禮記注、五常、五行也。）列星得之。以端其行。（■鹽鐵論、列星正則衆星齊。尚書大傳、星辰有行、四時從之。傳玄詩、列宿自成行。注、列宿、二十八宿。）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三候爲中、六候爲節、變化之氣、故曰變氣。內經、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管子、聖人御正六氣之變。）軒轅得之。以擅

四方。（物曰、謂朝萬國。圓案、莊子、黃帝得之以登雲天。■丹鉛錄、引石氏星經云、中宮黃帝、其精黃龍、爲軒轅。天文訓、其帝黃帝、其佐后土、執繩而制四方。）赤松得之。與天地統。（淮南子、作赤誦子。物曰、統謂與天地相終始也。■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也。易曰、乃統天。楚辭、與天地兮比壽。孫楚書、可與泰山共相終始。）聖人得之。以成文章。（■文章、謂禮樂刑政也。）道與堯舜俱智。與接輿俱狂。（山曰。尚書、惟聖罔念作狂、惟狂能念作聖。■論語、狂者進取。又云、古之狂也肆。）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爲近乎。遊於四極。以爲遠乎。常在吾側。（■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以爲暗乎。其光昭昭。以爲明乎。其物冥冥。（■周禮、以五雲之物。注、物、色也。天無正色、得日光而昭、失日光而冥。卽玄字意。）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情、實也。老子、大制不割、大象無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物得之以敗。得之以成。（■下萬物宜作萬事。萬物死生、萬事成敗、皆有道焉、非偶然也。）道譬之如水。溺者

多飮之卽死。渴者適飮之卽生。（卽一作則。）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道者至此、汎說道理。老子、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揚權篇、道無雙、故曰一。與此節意相發矣。鵜士寧曰、故下宜有曰字。今老子無此語矣。）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氾論訓、蛇擧首尺、而修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古今韻會引此而云、象南方之大獸、中國人不識、但見其齒、故言圖寫似之爲像。宋景文筆記引此、而骨作圖。案、上有乂字、想作相、下同。想、相也、目有所觀相、而心念其形狀也。寡婦賦、心存兮目想。梁書文學傳、臆想東都、鬱懷南岳。）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筆記無諸字。修務訓注、諸、衆也。大象無形。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也。佛書羣盲摸象之喩本此。○祖庭事苑引六度經、鏡面王令引羣盲摸象、問曰、汝曾見象乎。持足者對曰、象如漆桶、持尾者言如掃帚、持尾本者言如杖、持腹者言如鼓、持脅者言如壁、持背者言如高阜、持耳者言如簸箕、持頭者言如魁、持牙者言如角、持鼻者言如大索、因共訟言、眞如我言。王大笑曰、咄乎咄乎、汝猶不見、便作偈曰、

今爲無眼、會空諍、自謂諦觀、一云餘非、一象相怨。涅槃經、象喩佛性、盲喩衆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老子、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聖人執其見功。以處其見形。（元作見其、殺文。）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老子、物作象、而道應訓與此同。）凡理者。方圓長短麤靡堅脆之分也。（物曰、靡、細也。）故理定而物可得道也。（一無物字。）故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此下一有定字。）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常下一有者字。■謂下少之字。）而常者無攸易。無定理。（■爾雅、攸、所也。世本古義、攸之爲所、其義難詳。據說文、以攸爲行水、又引秦嶧山刻石中攸字、與此同文、疑爲滲泛不定之義、以所訓攸、亦是無定在之辭耳。）無定理。非在於常所。是以不可道也。（一無所字。主道篇、寂乎其無位而處、漻乎莫得其所。或說、所是殺文。）

陳仁錫曰爪角之
字是一段眼目
陳深曰借說虎兕
者妙

（宜云是所以不可道也圓常所者平生一定之境也）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楊權篇道者下周於事因稽而命與時死生玄虛道之體周行道之用也）強字之曰道。（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然而可論。（圓無始以前此物無名名立而後始可論說也）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一無之字老子無也字并曰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至此總是一章此篇皆解下經此章獨解上經圓謂世所稱道者是可履行之道也非吾所謂不死不衰之道也）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圓素問節之交三百六十五會）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此下元衍者字）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也。（一無也字）十有三者（此四字疑衍）至其死也。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物曰生生上生生出也下生生活也圓尚書汝萬民之不生生蔡注樂生興事則其生生也厚是謂生生）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爲死地也。（一無死字）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亦十有三。（亦作之誤老子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圓詩傳之至也）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虛靜。（虛元作處從山氏正）此甚大於兕虎之害。（此句上宜有不愛精神而貴虛靜八字并曰疑有缺文圓此八字疑宜移網羅之爪角害之下乃順）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故不免於萬物之害。（圓元脫故字爪角字暗解是字是古作虎从鬼頭爪鬼頭卽角也）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閒

孫鑛曰最深至有
原委
王維楨曰理亦深
到

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風露之爪角害之。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飾。（飾元作節從山氏正）憎愛無度。則爭鬪之爪角害之。嗜欲無限。動靜不節。則痤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弃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老子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物曰原源同）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傍注云德之人不爲種種所害以其無死地也）凡兵革者。（一本別提）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喩老篇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臞蓋謂外物攻之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入軍不備甲兵。（備一作被老子作避）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陸行不遇兕虎。（此句元與入軍不備甲兵句錯誤易地今從趙說正）遠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刃一作刀）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圓我無害心孰肯害之）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圓聖人德象天地能遠諸害以蹈長久之道故其動作無有死地老子天長地久）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人始於生至此老子五十章亦十有三下云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又兵無所容其刃下云夫何故以其無死地焉）愛子者孳於子。重生者孳於身。貴功者孳於事。（傍注慈者不忍之謂不忍者啇也）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一無此句）則事除其禍。（事亦務也）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

張榜曰、鬆擂周公曰三字奇特、又曰名言可味。

孫鑛曰、章法其奇肆。

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爲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明。（■句。）其從事亦不疑。（物曰、八字一句、謂其從事也明白無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山曰、仁者必有勇意。）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越絕書、方冬三月之時、地不內藏、則根荄不成、卽春不生。毛萇詩傳、豐年之冬、必有積雪。朱子曰、雪非能爲年、其所以然者、以凝結陽氣、在地至來歲發達、而生長萬物也。）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老子、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天地。天地尚不能久。）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山曰、雜記、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精盛德也。富潤屋、德潤身。卽儉用愛寶、閉不洩意。）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擧之曰、儉故

能廣。（擧示也。）凡物之有形者。（元別提、今接上。）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有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權議、權謀也。知、如乾知大始之知。物曰、謂王公發號令、必與大臣共議、亦不爲天下先意。權、權衡之權。知、主之也。）故欲成方圓。而隨於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於一作其。）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爲天下先。不敢爲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之謂爲成事長。是以

徑者大道之反也。

故曰、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事長。（老子、事作器。）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元別提、今接上。■慈之言、孳也。盡心盡力、孳孳不已意。）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於方圓者。不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以戰則勝。（以元作於、從老子正。）以守則固。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老子、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故曰天生也。）天生也者。生心也。（■生心、猶云性也。在天爲元氣、在人爲仁心。）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天地以生物爲常、故窮陰散、而初陽來、名之曰復、可見天下之道、悉在於生也。聖人則之、愛人利物、卽慈仁也。）若以慈衛之也。事必萬全。而擧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擧、擧爲著。守道保性、萬擧萬當、事無所失、則可爲寶矣。）故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人姑至此、老子六十七章、作吾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案保寶古字通。史記、九鼎保玉。）

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賈誼新書、衷理不辟謂之端。）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老子、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案今老子無貌字、豈謂外貌施文飾邪。■貌字衍文。施音迤。孟子注、施者、邪施而行也。齊俗訓、去非者、非批邪施也。去忤於心者、注、施、徼曲也。）所謂徑大者佳麗也。（大字疑衍。老子、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戰國策、宮他曰、佳麗好玩。漢嚴安疏、佳麗珍怪、順于耳目。此謂好徑趣利、必務佳麗也。■曹植詩、佳麗殊百城。注、戰國策曰、趙佳麗之所出也。高誘曰、佳、大也。麗、美也。）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外務佳麗、內無誠悃、所以遂歸於邪施也。）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傍注、除、糞除潔清也。■謝靈運詩、虛館絕爭訟。注、翼子曰、禹治天下、朝廷之間、可以羅雀也。）獄訟繁。則田荒。（■獄訟屢起、連累遷繫、男離耕耘、婦廢蠶織。）田荒則府倉虛。（傍注、外雖衒飾、而內實空虛也。）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采、飾文章。務淫侈也。■貨殖傳、文采千匹。注、文、文繒也。帛之有色者曰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廩虛。而有

楊用修曰。今本誤作盜夸。與竽字相近而誤也。

孝坤曰。彊有趣字。擬刪。韓子誤讀法帖者。

以淫侈爲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故曰帶利劍。（知采文者。儒以文亂法也。帶利劍者。俠以武犯禁也。）諸夫飾智故。以至於傷國者。其私家必富。（原道訓。不設智故。注。巧詐也。圖呂春秋釋智謀。去巧故。注。巧故僞詐也。）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老子作貨資。）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漢隸字源。術述通。謂祖述而倣之也。山曰。術當作怵。或古字通。怵誘同。廣韻。誘也。友人原子禮云。術如韓子時術之術。）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則小盜隨。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圖佩文無下者字。周禮注。竽三十六簧。）故竽先。則鐘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圖事文要玄。樂作色。淵鑑作音。）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物曰。有獨立之民。故曰俗之民以別之。圖之字語助。莊子屬之人。）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曰。服文采。帶利劍。厭飮食。而貨資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補曰。字書之所謂至此。老子五十三章。楊升庵

外集。老子盜誇。諸本亦皆作誇。今據韓子改作竽。韓子說已有誇文。與餘字韻叶。且韓去老不遠。當得其眞。故宜從之。雖使老子復生。不能易此字也。柳子厚押韻林甫翁。劉會孟皆作誇。蓋不考之過。河上公注亦作誇。豈有如此低神仙乎。）

人無愚智。（一接前章。）莫不有趨舍。（原道訓。趨舍指湊。莊子。吾辭受趨舍。趨取通。卽取舍也。）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凡人皆知就利避害。然惟平心無事之日。能察取舍之所宜。利害之所在。而行之耳。若外物誘惑之。則昏眩變亂。不得其正也。下分恬淡平安言之。屬文之宜。）得於好惡。（得。如貪得之得。一說。恐得字訛。）怵於淫物。而後變亂。（圖管子。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怵於所好。則忘其所惡。淫物。凡百尤物珍玩無用之器也。）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引。誘也。）恬淡有趨舍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拔。（拔一作校。誤。）至。（山曰。至宜作脫。拔脫連讀。老子。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圖佩文至字絕句。）聖人不然。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之謂不拔。一於其情。（一圖

趙本顧注。此章述竊以明老子之言。

下疑有脫字。）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爲動。（於恐效字誤。圖以禮制心。一壞其情。雖有食色之類。誘之。精神固守。不外馳也。）神不爲動之謂不脫。爲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宗廟不滅之謂祭祀不絕。身以積精爲德。（物曰。謂保精積之身也。）家以資財爲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爲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眞。（老子之下有於字。下皆同。）眞者愼之固也。（圖眞心爲愼。愼其獨者。所以保眞也。）治家而無用之物。（而字從物氏補。）不能動其計。則資有餘。故曰。修之家。其德有餘。（老子有作乃。）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衆。故曰。修之鄉。其德乃長。（行此節。謂去無用之物也。）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益衆。故曰。修之邦。其德乃豐。莅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

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修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治鄉治邦莅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則萬不失一。（廣雅。科。條也。謂鄉國天下之條。以觀其德長豐普之多少也。文子。息耗減益。過於不瞽。圖息耗猶消長也。董仲舒對策。察天下之息耗。易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

喩老第二十一（一本屬七卷。）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圖二字衍文。與下文不離位曰靜相涉而衍也。）遽傳不用。（遽傳見上。）故曰。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文選注作攻戰無已。）甲冑生蟣蝨。（長楊賦。鞮鍪生蟣蝨。）鷰雀處帷幄。而兵不歸。（氾論訓作不休息。注。生蟣蝨。不離體也。幄。幕也。處。猶巢也。圖周禮注。在旁曰帷。四合象宮室曰幄。釋名。帷。圍也。以自障圍也。四聲字苑。幄。大帳也。）故曰。

戎馬生於郊。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莊子豐狐文豹。說苑封狐玄豹。案左傳晉悼公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此云文公，蓋傳聞耳。圓山海經玄豹玄虎玄狐蓬尾。注，蓬叢也。阻留反。說苑曰蓬狐文豹之皮。案今本作封，蓋封豐蓬三字通。毛詩有芃者狐，芃昔蓬。又云有狐綏綏，何楷云，綏通作緌，冠結之餘散而下垂者謂之緌，狐尾之垂似之。）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爲罪。（圓藝文類聚無客字。說苑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莊子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逸周書文之美而以身剝。）夫治國者以名號爲罪。徐偃王是也。（圓水經注，徐偃王治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導溝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爲得天瑞，遂因名爲號，自稱徐偃王。江淮諸侯服從者三十六國。周王聞之，命楚伐之。偃王愛民不鬭，遂爲楚敗。）以城與地爲罪。虞號是也。（圓兩以上一有則字。）故曰罪莫大於可欲。（圓我有可欲之物，則人欲得之，得罪之道也。）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左傳注，高梁晉地，在平陽楊氏縣西南。人間訓，智伯死乎高梁之東。）遂卒被分。（三晉分智氏地。）漆其首以爲溲器。（撿戰

國策及淮南子說苑史記漢書等，並作飲器。韋昭云，椑榼也。晉灼云，虎子之屬。或云飲酒器。索隱云，皆非也，椑榼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晉氏以爲褻器者，以韓子呂氏春秋並云襄子漆智伯頭爲溲杯故也。正義云，酒器也，每宴會設之，示恨深也。匈奴傳，韓昌張猛與匈奴盟，以月氏王頭爲飲器者共飲共盟。董份曰，決非盛酒，死骨人所諱者，何以酒乎，蓋深怨而辱之爲溲器耳。圓案，雖三篇作飲杯，呂子義賞篇斷智伯頭以爲觴，蓋溲器形類酒杯，故曰飲器。椑榼亦褻器，非盛酒者。道應訓注，飲器溺器，椑榼也。吳師道從索隱說，未之考耶。潮海鹽氏云，溲器酒器，非溺器也。儀禮士虞禮明齊溲酒，溲醙通，集韻黍酒也。）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不聽宮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咎莫憯於欲得。邦以存爲常。霸王其可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可也。（圓可字疑衍。訓作寄，宜從之。常存常生，亦已足矣，伯王富貴，其餘事耳。）不欲自害。則邦不亡。身不死。（圓死亡之來，皆有自取。）故曰。知足之爲足矣。（老子作知足之足常足。）

楚莊王既勝晉于河雍。（一接上文。晉字元作狩，從下文及人間訓正之。史記莊王十七年，敗晉師于河上，遂至衡雍而

歸。高誘云，莊王敗晉荀林父之師於邲，邲河雍地也。圓藝文類聚淵鑑並作晉。）歸而賞孫叔敖。（圓歸行賞。）孫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漢間之地，寢丘。漢同始縣。案人間訓，滑稽傳，呂春秋，並爲孫叔敖死後封其子事。）楚邦之法。祿臣再世收地。唯孫叔敖獨在。（圓淵鑑在作存，藝文類聚同。）此不以其邦爲收者。瘠也。（邦下疑缺法字。物曰，不以邦法故收其邑也。圓瘠謂磽确。）故九世而祀不絕。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孫叔敖之謂也。（老子，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

制在己曰重。（不爲人制，故得威重。圓制謂殺生之柄。）不離位曰靜。（能守君位，故得虛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邦者人君之輜重也。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此二句元倒錯，從山氏正。老子君子作聖人。圓韓安國傳注，輜謂衣車，重謂載重物車也。行者之資，總曰輜重。左傳伯宗辟重。）主父生傳其邦。此離其

輜重者也。（史記，趙武靈王二十七年五月，大朝于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是爲惠文王。武靈王自號爲主父。物曰，生傳其邦，謂未薨之時已遜其位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代及雲中，趙所并地。圓老子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謂讓位也。圓老子，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也。趙世家，主父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此亦輕身之事也。）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主父幽囚餓死，事見前。）故曰。輕則失臣。（老子臣作根。）躁則失君。主父之謂也。

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物曰，謂君威獨行於其臣，故不可爲臣所奪也。）失則不可復得也。（勢重一失，難可再收也。亦見內儲。圓失字宜移在勢重上，乃穩。）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老子無深字。）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

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爲德。（樹私恩以自重）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爲威。（則字與左傳山有木工則度之同。法損益字與荀子可道而從之奚以損之而亂。不可道而離之奚以益之而治同。上物曰爲威於下也。圖見示也。損益字宜易。地管子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爲急。急可以取威。以急爲緩。緩可以惠民。注君雖曰緩。左右行之乃爲急。故能取威也。君雖曰急。左右行之乃爲緩。故能爲惠也。）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而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老子邦作國。）越王入宦於吳。而勸之伐齊以弊吳。（宦一作官。史記越使大夫種言吳王曰。竊聞大王閔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越竟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士卒受矢石。）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陵。（哀十一年。圖艾陵齊地。）張之於江濟。（吳語吳之起師北征。闕爲深溝於齊魯之閒。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于黃池。）強之於黃池。（杜預云。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故可制於五湖。（齊俗訓越王勝夫差於五湖。圖越語越王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波冢周書東南揚州。其藪澤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

弱之。必固強之。（老子翕作歙。固姑通。人間訓周試往復問之。列子作姑復問之。圖呂春秋固作先。穀梁傳注故猶先也。）晉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璧馬。（遺一作遣。圖掩其不備曰襲。）智伯將襲仇由。遺之以廣車。（宮云。遺之大鐘。載以廣車。見說林篇。周禮廣車之萃。注橫陣之車。左傳使御廣車而行。注兵車也。仇由狄國名。）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老子取作奪。說林篇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老子蓋引用周書語也。）起事於無形。（一接上文。）而要大功於天下。（物曰。要邀同。謂邀而求之。）是謂微明。（圖語出老子。起事於無形者微也。要大功於天下者明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處小弱而重自卑。（圖既自處以寡弱。而復能自卑下也。）是謂弱勝強也。（元無是字。弱上有損字。從老子正。）有形之類。（元別提。今合之。）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外儲凡姦者行久而成積。）族必起於少。（族猶多也。一作族。旅亦衆也。圖族讀曰湊。聚多也。莊子雲氣不待族而雨。）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

孫案曰。亦是借聲。

也。（及其末大易制。）故曰。圖難於其易也。爲大於其細也。（難下大下一有乎字。老子無兩也字。）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圖慧琳引爾雅曰。大者蚍蜉。小者螘子也。俗呼總名螘。一云大曰螘。小曰蟻。）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呂春秋巨坊容螻而漂邑殺人。突洩一熛而焚宮燒積。人間訓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烟焚。注突竈也。字又作㷯。說苑見竈直突傍有積薪。案輔燥竈窗也。圖淵鑑尺作丈。室作屋。烟作熛。）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孟子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注丹名。圭字。周人也。圖淵鑑圭作珪。）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丈人主人翁也。七命營匠斲其樸。伶倫均其聲。古人取對不必拘也。圖老人持杖。故曰丈人。猶論語杖者也。治要引尸子。屋焚而人救之。則知德之。年老者使塗隙戒突。故終身無失火之患。而不知德也。桓譚新論淳于髡至鄰家。見其竈突之直。而積薪在傍。謂曰。此且有火。使爲曲突而徙薪。鄰家不聽。後果焚其屋。鄰里救火乃滅。烹羊具酒。謝救火者。不肯呼髡。智士譏之曰。曲突徙薪無恩澤。燋頭爛額爲上客。蓋傷其賤本而貴末也。說苑載漢霍氏未滅時。茂陵徐福上疏言宜以時抑制。書三上不聽。既而果夷族。於是人或爲徐生上書曰。客有過主人。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案此

及尸佼。漢人皆取爲言者。蓋古有此語也。然桓譚獨謂淳于髡者。異聞耳。）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謂戒細事而遠大患也。）扁鵲。（史記正義黃帝時有醫扁鵲。又秦策扁鵲見秦武王。幷此爲三。皆時代異。）見晉桓公。（晉元作蔡。史記作齊。故標注云。疑當作齊。非也。今從古本作晉。桓公公一作侯。下文亦作侯。寫者誤。今悉改正。○七發注引此云。扁鵲謂晉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若在骨髓。司命不能醫也。桓侯初不信。後病遣召扁鵲。鵲逃。桓侯遂死。又養生論桓公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注引此云。扁鵲謂晉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史記曰。扁鵲療趙簡子。東過齊。見桓侯。東晳曰。齊桓在簡子前且二百歲。小白後齊無桓公。田和子有桓侯午。去簡子首末相距二百八年。史記自爲舛錯。臣瓚曰。魏桓公。新序曰。扁鵲見晉桓侯。韋昭曰。魏無桓侯。然此桓侯竟不知何國也。圖案。李善辨之未悉也。晉世家烈侯卒。子孝公頎立。索隱曰。紀年以孝公爲桓公。故韓子有晉桓公。因考扁鵲傳。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索隱曰。案韓子曰。十日不知人。所記異也。然則古本或亦載簡子事耶。又今新序雜二篇亦作齊桓侯。與臣瓚所見本別。）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山曰。將恐字倒。圖春秋後語齊桓侯六年。越醫扁鵲過齊。桓侯客待之。入朝見曰。君有疾云云。扁鵲已逃。桓侯遂卒。子威王立。又竹書紀年注及後漢郭玉傳注引此作晉桓侯。今本作公。與下文不合。公宜作侯。慧琳引儀禮鄭注。腠皮膚理也。又素

張持曰語語金石

（問注，腠謂津液滲泄之所。）桓公曰。寡人無。（公元作侯，下同。■新序無下有疾字。）扁鵲出。桓公曰。醫之好利。（補利字。）欲治不病以爲功。（一無欲字。山曰，史記作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病者爲功。新序同。■庸醫常棄於無病之人，而以治天病爲言，以釣名利，故桓侯云爾。）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益一作易，音之誤也。）桓公不應。扁鵲出。桓公又不說。（說一作悅，下同。）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公又不應。扁鵲出。桓公又不說。居十日。扁鵲望桓公而還走。桓公故使人問之。（故者，特爲之也。物曰，故姑通。■史記春秋後語作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扁鵲傳齊液毒熨，謂以藥湯熨斗安帖病處也。素問風寒客於人，或痺不仁腫痛，當是之時，可湯熨及火灸刺而去之。又有藥熨之法。本草砭石鍼石注，砭石如玉，可以爲鍼。案鍼，金針，砭，石針也。韓詩外傳扁鵲入砥鍼礪石。石卽砭也。火齊謂藥酒，本草所謂爆劑者也。史記後語作酒醪，所指一也。倉公傳飲以火齊湯。又云液湯火齊逐熱。又云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石氏星經酒醪五齊之屬。周禮注齊水火多少之量也。荀子注火齊得謂生熟齊和得宜也。月令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鄭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大酋酒官之長也。又周禮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注如今宜成醪矣。可見酒醪火齊非別物也。素問有湯液醪醴論，古多用之。）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禮記注，司命主督察三命。東方朔曰，司命之神，總鬼錄者。莊子，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管子，其爲殺生，急於司命。此謂司命之所主，非人力之可及也。史記雖司命無奈之何。物曰，屬，連也。謂司命連綴之，言其不可解也。■楚辭注，司命星名，主知死生。書孔傳屬，逮也。言司命之所逮，而人無奈何也。吳越春秋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上天。新序無屬字。）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公體痛。（■後語痛作病。）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後語索作召。史記秦作去。新序作扁鵲已逃之秦矣。）桓公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及其未大，引爭正之。）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聖人蚤從事焉。（故下元衍曰字，從新序刪。■扁鵲傳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昔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待之。（一無待之二字。）不若殺之。無令有後患。鄭君又不聽。及公子返晉邦。擧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見十過篇。）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脣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德，恩也。脣齒相倚，不得不相救也。）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見十過篇。）此二臣者。（叔瞻宮之奇。）皆爭於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物曰，未及其危曰安。■案，持猶守也。■老子無也字。）

昔者紂爲象箸。（一本接上。）而箕子怖。（索隱曰，箸持略反，周禮六樽有犧尊，箸壺泰山，箸尊者，箸地無足是也。劉氏音直慮反，則杯箸亦食用之器。■案，齊俗訓糟丘生乎象櫡，字正作櫡。劉說得之。箕子，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服虔杜預說紂之庶兄也。怖，懼也。說山訓作唏，注，驚號唏也。齊俗訓作悖，繆稱訓作嘰。■路史注，宋世家云箕子紂之親戚也，蓋外親也。說者謂諸父庶兄者，皆無正文，以意言之。龜策傳象箸而箕。後漢書微子垂泣于象箸。史表怖作唏。方言哀而不泣曰唏。然據下文怖字義爲長。）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鉶。（■鉶，羹器。■文類聚作刑。）必將犀玉之杯。（■將，用也。杯，盛羹器。索隱以酒杯解，誤。）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藿，鹿豆也。）則必旄象豹胎。（一無則字。呂春秋肉之美者，旄象之約。七命，玄豹之胎。七發，象豹之胎。注，六韜曰，武王伐紂，得二大夫而問之曰，殷國將有妖乎。對曰，有。殷君陳玉杯象箸，玉杯象箸不盛菽藿之羹，必將熊蹯豹胎。七命，髦殘象白。注，高誘曰，髦，犛牛也，在西方。象，獸也，在南方。取其遠方物也。■藝文類聚作必爲。豹胎淵鑑同。豹似虎圓文。）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說林裋作短，非。食作舍，是。過秦論夫寒者利裋褐。徐廣云，裋，小襦也。上音豎。索隱引趙岐云，褐以毛織之，若馬衣也。■唐詩解引茅作茆。）

李坤曰、吾畏其卒、故怖其始、蓋老成之言。

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纂九辯、君之門九重。注、天子九門。愚謂、九如九皐九天九泉之九、極言其深沈狀也。）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爲肉圃。設炮烙。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列女傳、爲膏銅柱、下加炭火、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中、紂與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荀子注、烙古覆反。山謂、炮烙本爲燔灸設、後以爲刑具耳。）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纂宋世家、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栝、玉栝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

勾踐入官於吳。（一接上文。山曰、官宜作宦、下同。）身執干戈。爲吳王洗馬。（洗宜作先。越語、越王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爲夫差前馬。注、前驅在馬前也。荀子、挾輿先馬。注、導馬也。道應訓、越王勾踐親執戈、爲吳王先馬走。注、先馬、前而走也。輟耕錄、前漢志、太子先馬、如淳曰、前驅也。國語、先馬、先、先之也。從先見反。今韻書作蘇典反、字作洗、愚意此類當從其正義、不當從其訛音。）故能殺夫差於姑蘇。（纂淵鑑、宦作臣、作破姑蘇。）文王見詈於玉門。（纂詈作罵、字書殘缺耳。玉作王、誤。竹書紀年、帝辛九年、作瓊室、立玉門、十一年、執王季于塞庫、羈文王于玉門。趙策、希寫曰、昔者文王拘於牖里、而武王羈於玉門。注、項羽紀、成皋北門。注、玉門、此事不經見。呂春秋、武王不忘玉門之辱。高注引道應訓、文王歸、乃築靈臺、作玉門、相女童、擊鐘鼓、示與紂同、武王以此爲辱、非矣。玉門之辱、謂見羈也。愚謂、文王囚於羑里、武王亦從囚焉、此曰、文王見羈於玉門、下曰、武王之王也不病羈、難四篇曰、武身受詈、以其父子共被羈縶也。楊升庵外集、玉門地在成皋、戰國策、武王有玉門之難、此文王有羑里之厄、其後漢高帝滎陽之敗、亦獨與滕公逃出成皋玉門、此一玉門、聖賢之君兩危矣。纂羈本字、六書正譌作羈、云、去宜切、俗作羈、非。案羈訛爲詈、遂誤爲詈耳。）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强。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病詈。（纂儀禮、思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注、病猶辱也。友人海鹽氏云、左傳、宋公靳南宮長萬曰、吾弗敬子矣、病之。又云、夏徵舒病之、皆羞慚之義也。）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老子、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纂聖人不羞衆人之所羞也、反羞衆人之所不羞、是故無羞也。）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爲君子器。不宜爲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爲寶。我以不受子玉爲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

列子說符。

李坤曰、此段原出列子、韓子分在先、此事建列以明老子之言。

陳深曰、此焚書之萌。

不欲。不貴難得之貨。（欲不欲、猶貴寡欲也。見六十四章。又老子、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子罕事、見精神訓。山曰、左傳襄十五年、新序節士篇、呂子異寶篇、並有此事。）

王壽負書而行。（一併前章。）見徐馮於周。（道應訓注、王壽古好書之人、徐馮周之隱者也。）徐馮曰。（徐元作塗、從道應訓正。）事者爲也。爲生於時。知者無常事。（知下宜有時字。道應訓、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物曰、知者無常事、謂不可爲典要也。圖過周書、欲鳥不得生羅網、欲彼天下是生爲。注、爲謂云爲之事也。周書又云、合爲在因時。應事則易成。繫辭傳、通變之謂爲。）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道應訓、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纂繫辭傳、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案書策所載、不如口訣、口訣所存、不如意授、意授所教、不如自悟、自悟者知也、故智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戰國策、蘇秦去秦而歸、負書擔橐。圖籍爲衆人不曉道者所權設也、既得其意、則所權設者、固爲筌蹄矣。）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舞之。（高誘云、自喜焚其書、故舞也。）故知者不以言談教。（物曰、謂不以言爲教也。）而慧者不以藏書篋。（纂慧者之篋、非藏書也、所祖者異矣。）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物曰、謂復古也。）是學不學也。故曰。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老子、無歸字、謂學衆人之所不學者、故不藏書。）

夫物有常容。（山曰、左傳、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因乘以導之。（纂因道理之數、乘天地之資、以利導之。）因隨物之容。（纂牛形壯大多力、因穿鼻引重。馬性善走易馴、因駕車行遠。）故靜則建乎德。（老子、廣德如不足、建德如偸。）動則順乎道。宋人有爲其君以象爲楮葉者。（列子、象作玉。泰族訓注、象、象牙也。）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芒繁澤。（豐殺、猶大小也。泰族訓、繁澤作顏澤、即色澤也。圖殺、衰小也、謂葉形本豐滿而末尖角也。列子作鋒殺。繁澤、猶肥澤也。樂記、曲直繁瘠。繁、瘠之反也。）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圖功巧字訛。列子名圖寇、鄭人。）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載一作成。物曰、載、事也。山曰、家語、周公載己行德。注、載、亦行也。）

陳深曰，徵言。王維楨曰，此段道理。

孫鑛曰，是精言妙論，可通於爲學忘助之戒。觀引文子曰，治臣之道，其猶造父之御馬也，內得於中心，外合乎馬志，故能取道致遠，氣力有餘。

（國荀子以國載之，注，載猶任也。）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物曰，羨，餘也。山曰，羨宜作美，此語見呂春秋首時篇。圖，種穀曰稼。羨字照下不足字。）豐年之禾，（之元作大，寫者誤。）藏獲不能惡也。（藏，臧同。司馬遷書，臧獲，奴婢。晉灼曰，敗敵所獲虜爲奴隸。韋昭曰，老人以婢爲妻，生子曰獲，以善人爲妻，生子曰臧。荊揚海岱淮濟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歸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也。荀子注，方言，燕齊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或曰，取貨謂之臧，擒得謂之獲，皆謂有罪爲奴婢者。故周禮，其奴婢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圓案，荀子禮論臧穀，莊子臧與穀，穀獲一聲之轉也。物曰，惡，荒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藏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老子恃作輔。圖，敢者，冒昧之義。）

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一接上文。傍注，空音孔。圓案，精神訓，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焦氏筆乘引周禮疏，其鑽空，空孔通。）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於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闚於牖，可以知天道。（老子無兩於字，下知作見。）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物曰，謂中有主也。圖，謂精神之不淫于外也。春秋繁露，古之道士有言曰，將欲無陵，固守一德。此言神無離形，則氣多內充，而忍饑寒也。）

趙襄主學御於王子期，（主一作王。襄大夫稱主。子期，王良字，詳見外儲。）俄而與子期逐，（圖，孫子傳，田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漢志注，晉灼曰，馳走曰逐，謂馳逐爭先後爲勝負也。）三易馬而三後。（圖，疑馬不良，故屢易馬也。）襄主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追速致遠。（追元作進，誤。荀子，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說林訓，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轡銜矣。主術訓，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也。案，難勢篇作追速。）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于

陳深曰，希有。

臣。（恐爲子期所追及也。）夫誘道爭遠，（誘道謂爲取道所誘惑也。山曰，誘一作誇。）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在于臣，（神明離其實也。）尙何以調于馬。（心下一有皆字。）此君之所以後也。

白公勝慮亂，（內儲無注。慮，謀也。圖，列子注，慮猶度也。謀度作亂。）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頤，（策銳，即策鐵也。頤，頤同。列子及道應訓作罷朝而立，到杖策，錣上貫頤。張湛曰，錣，杖末鋒。高誘曰，白公將爲父復讎，因思慮之，策馬捶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錣。或說宜作倒杖策而。）血流至于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爲忘哉。（物曰，謂不忘怨也。圓案，他書作何不忘哉。高誘曰，白公之父死，鄭人預之，故懼之。史記，白公父太子建亡在鄭，鄭人殺之。）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老子無者字，智作知。）此言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圖，道應訓，此言精神之越於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是以聖人無常行也。（物曰，謂不泥也。）能並知，（知元作智，誤。）故曰，不行而知。（鄒陽遣，公聽並觀，注，並觀謂無偏也。圖，隸辨引嵩山石闕銘，並天四海。金石文字記云，並天，普天也。古人省文。）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老子明作名，宜讀曰明。圖，聖主得賢臣頌，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夫無行而知者，神之至也。易曰，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鬼谷子，不見而命，不行而王。）

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能御萬物，各用其能，故得所利。）故曰，不爲而成。（井曰，趙襄主至此凡一章，世本白公勝別提者，非。）

楚莊王莅政三年，（一接前章。）無令發，無政爲也。（物曰，謂不發令不爲政也。圖，說命曰，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孔傳，除喪，猶不言政。案，莊王意蓋亦類之。）右司馬御座，（御，侍也。右司馬，呂春秋云成公賈，新序云士慶，楚世家云伍舉。人異而言同。又滑稽傳，楚策載淳于髡諫楚威王，語相類，所記異也。）而與王隱，（呂春秋隱作讔，音於謹反。廋語也。裴駰曰，隱，謂隱藏其意也。齊東野語，古之所謂廋辭，卽今隱語，而俗所謂謎也。圓案，古隱語並用韻，說苑載晉人咎犯與平公隱之類，可考矣。圖，據荀子賦篇，諸賦文法與此正類，隱者蓋賦之流耶。）曰，有鳥止南方之阜，（圖，呂春秋止下有於字。邑居曰止，鳥集亦曰止。荊楚南土，故曰南方。大陵曰阜，指楚都也。水經注，丹陽城據山跨阜，周八里餘，楚熊繹始封之所都也。）三年不翅，（圖，翅，鼓翅也。謂不舉動也。）不飛不鳴，（圖，喻不行一令，不言一政。）嘿然無聲，（圖，恭默思道。）此爲何名。（物曰，謂名之爲何也。）王曰，三年不翅，

（峯坤曰此確言是人主之患知之刑爲莊王之自反不知則尊夫者之壹窺以非辯）

將以長羽翼。（圝管子桓公曰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鳴之有羽翮也漢高祖見四皓輔惠帝曰羽翮已成）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呂春秋作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尚書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管子諫爭死節臣下之則也又云毋先物動以觀其則毛詩敬愼威儀維民之則楚語是知天與安知民則徐鍇曰則節也莊子醉之以酒而觀其則六籍則字作態遊仙窟自隱多態則注則態也此謂莊王不先物動其意在察臣下之態度也）雖無飛。飛必沖天。（圝韻會引說文翀上飛也从羽中聲通作沖楚世家一蜚沖天鸚鵡賦注沖中也列子曰穆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而止猶云傅于天也呂子注沖至也素問注沖猶升也）雖無鳴。鳴必驚人。（圝人音然叶上天）子釋之。（釋舍也）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擧處士六。而邦大治。擧兵誅齊。敗之徐州。（徐作徐誤齊策楚威王戰勝於徐州注魯之薛六國時曰徐州吳注徐詞余反左氏作舒說文作郐圝案莊王六年代宋十三年滅舒此云誅齊敗徐州者誤）勝晉於河雍。（見上）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爲小善。故有大名。（小下元衍害字）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晩

成。大音希聲。（圝後漢郎顗傳注聲罊字內謂之大音其動有時故希聲也無所不容謂之大器其功旣博故晩成也）

楚王欲伐越。莊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元作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從荀子注正之任昉代齊明帝表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注作莊子曰伐越何也莊子莊周也）曰。政亂兵弱。（遇注曰上有上字）莊子曰。臣愚患智之如目也。（一無愚字智之元作之智從遇注正）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遇注睫作䀹同山曰越世家齊使者說越王曰吾不貴用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王時無此事知今本誤圝楚史檮杌有愚字淵鑑）莊蹻爲盜於境內。（蹻作皆）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荀子莊蹻起楚分而爲三四注蹻初爲盜後爲楚將又見樂書索隱曰蹻其路反楚將之名呂春秋注莊蹻楚威王之時大盜也楊升庵外集引此文與今本同而云漢西南夷傳莊蹻者楚莊王之苗裔也以其衆王滇上莊王時百年此又一莊蹻也楊愼不考荀注因誤分爲二人耳）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謂過於越也）而欲伐越。（一無而字）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

（皓口舜已也憙不解書子復言機復也省韓書弃也本文貴見有莛厭老盡有耳莾書于故亦恳往冗無字者故反復其喩善寔有一復機文不之復字陳有不不復蠢往老亦假一事于翻字纏王書累深以言纂有有返二未妙事而前僊不于介自句纏含而興實味韓篤得在而數前有在在往甫進之辯善意美者故于驀老反數出甘味書賓曾敘辯）

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老子作自見者明）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精神訓榮作說圝樂書先王之義作夫子之道）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臞。（圝荀子志意修德行厚知慮明是榮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榮爵列尊貢祿厚形勢勝上爲天子諸侯下爲卿相士大夫是榮之從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勢榮此謂勢榮之人心攻外義榮之道心守內外物衆而內志孤故致臞瘠也臞少肉也）今先王之義勝。故肥。（高誘云精神內守無所思慮故肥圝佩文作夫子之義勝而肥也孔叢子子夏讀書章云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强。（老子作自勝者强此章一接前章）

周有玉版。（山曰竹書紀年帝辛四十年王使膠鬲求玉于周圝大戴禮周后娠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獨處不倨雖怒不詈胎敎之謂

也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爲後世戒太史公自序金匱玉版案問有玉版篇案金版玉版皆所以書冊命鍼箴戒者也若莊子金版六弢管子版法是也）紂使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擧太公於渭濱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也。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物曰謂不惡小人也）雖知大迷。（大一作太）是謂要妙。（內○儲云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傍令之間紂而亂其心愚謂聖人豈有此事哉呂覽戰紂使膠鬲來問師至之日武王與之期日犯雨而行恐其違期而紂殺膠鬲也聖人之愛賢者至厚如此佯拒玉版以疏間之斷無此理朱長春注管子曰史以陰謀誣文王太公管氏書又以陰謀誣成湯伊尹道德之家有激以非聖而名法權數之家有挾以誣聖此戰國策士之藉口哉愚於此等章亦云）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六　終

趙本題注說文說釋也以言論人使從己也戰國之時以遊說相高採以成書名說林則說所多術不齊實矣叢榛莽櫛互見迭出斧斤入之而皆可材也

幻眼

澤謀曰戰國之時游士從橫亦兒之舞湯武之一厄也

莊子。張榜曰此下多載戰國策文字。

[illegible]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七

說林上下

江都　松皐圓纂聞

說林上第二十二（索隱曰廣說諸事其多如林故曰說林）

湯以伐桀。（精神訓注無以字。物曰以已同。）而恐天下言己爲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光。（高誘曰務光湯時隱士。）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于子。（精神訓注湯弑其君將歸不義之名於子也。）故讓天下於子。務光因自投於河。（精神訓注因抱石投於深淵而死。○列子云昔者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此言一出而莊周劉安輩述之湯讓務光武讓伯夷皆戰國之詭言也。）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爲於僕與行事。（孟子注行事使事也。物曰行事行人也。僕大僕也。謂令就二官擇其所欲也。國書序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正。疏云與君同車最爲親近。故春秋隨侯寵少師以爲車右。漢書文帝愛趙同之爲御。）孟卯曰。公不如爲僕。（孟卯外儲作昭卯。秦紀芒卯。索隱曰魏將譙周曰孟卯也。）公所長者使也。公雖爲僕。王猶使之於公也。（物曰謂以公爲使也。）公佩僕璽。而爲行事。是兼官也。（始皇紀注引蔡邕曰璽印信也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左傳曰季武子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也。）

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商宋也。）孔子出。子圉入請問客。（人請事之次問之。物曰請問客何如也。客指孔子也。）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圉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太宰曰。（謂一作請。）君已見孔子。（君一作已。）恐君亦將視之猶蚤虱也。（恐君元作孔子一無此二字從初運正井曰之宜作子。）太宰因弗復見也。（弗一作勿。）

[illegible]

魏惠王爲臼里之盟。（韓策作魏王爲九重之盟。注一本九里。大事記引之姚同。）將復立於天子。（傍注復立謂更置也。）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策彭作房。鄭君作韓王。）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若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大小策作大國小國。吳注大事記引韓非子云戰國策所載與此同但止言魏王而不言惠王所謂將復立天子者是時七國既稱王不以周爲天子也盟不知何年附載於慎靚王三年魏惠王薨之前。）

晉人伐邢。（春秋莊三十一年冬狄伐邢次年正月齊人救邢此云晉人者誤。）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蚤早同。）邢不亡。（逗）晉不敝。（句）晉不敝。（逗）齊不重。（句）且夫持危之功。（荀子注持扶助也。）不如存亡之德大。（存亡國繼絕世德之大者。）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盡力攻邢晉兵罷敝。）齊實利。（晉敝則齊威重是吾利也。）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子胥出走。（史表楚平王七年伍員奔吳。）邊候得之。（邊候候吏守邊境者。）子胥曰。上索我者。（物曰上始見。）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吳越春秋子胥奔吳夜行晝伏出到昭關關吏執之子胥詐曰上之所以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矣我將告子欲取之關吏因舍焉又見史記。）我且曰子取吞之。（燕策載張丑謂燕境吏語與此同而吞之下云燕王必當殺子刳子腹及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絶境吏恐而赦之。）候因釋之。（圖藝文類聚者作也。索作求。因作憂而二字。）

慶封爲亂於齊。（史記齊景公三年慶封爲亂奔魯遂奔吳事詳于襄二十八年左傳。）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此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此心也。雖遠越。（物曰謂雖更遠於越也。）其可以安乎。（山曰說苑載此事同。）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見十過篇。）魏宣子弗予。任章曰。何故不

母　[illegible]而　[illegible]　孫鑛曰統而遊

予。（魏策注、任章魏人。）宣子曰。無故請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彼重欲無厭。天下必懼。（策注、重猶多也。）君予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伯之命不長矣。（伯一作氏、策同。）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吳注引王應麟云、此豈蘇秦所讀周書陰符者歟、老氏之言出于此、朱子曰、老子爲柱下史、故見此書、困學紀聞說同、又玉海引通史云、周書與尚書相類、卽孔子刪約百篇之外、凡爲七十一章。）君不如予之。以驕智伯。且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以與通、釋一作措、誤、策注、何舍此而不爲。）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質乎。（質字見存韓篇、謂智氏之鋒、棄于魏也、吳注、與之以地、猶質也、鮑注作資、云、舍此不圖、適足爲智氏來伐之資也、皆非。）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智伯大說。（說一作悅。）因索地於趙。弗與。（策叠趙字。）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氏自亡。（策自作遂、物同、自亡猶亡也。）

秦康公築臺三年。荊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飢饉疾疫勞役內亂、皆敵兵乘隙之資也。）君築臺三年。（謂民疲勞。）今荊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名爲攻齊。）而以襲秦爲實也。（圖汲冢周書伐亂伐疾伐役、武之順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荊人輟行。（輟止也。）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荊。荊王大說。（元脫王字、從宋策補。）許救之甚勸。（勸元作歡、竄者誤、策注勸力也。）臧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惡於大齊。（惡猶言仇也、本或作患非。）此人之所以憂也。而荊王說。必以

石而　孫鑛曰、此絕戰國文字

堅我也。（堅宋意、令不降。）我堅而齊敝。荊之所利也。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荊救不至。

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烈侯、策注、攻中山、魏十七年、此元年。）趙肅侯將不許。（策無肅字、魏文趙肅相去殆六十年、宜作烈侯爲正。）趙刻曰。君過矣。（策作趙利。）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音疲。）罷則魏輕。魏輕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必許之。許之而大歡。（歡謂示喜色也。）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

鴟夷子皮事田成子。（索隱引此而云、鴟夷子皮蓋范蠡也、圖謂蠡賢者也、報吳霸越業已足矣、何故更助篡弒之賊、以求顯乎、且田成子弒簡公之後八年、越滅吳、蠡乃去越、是時田氏篡齊之勢既成、倘誰爲難、而有出走之事乎、則知子皮之非蠡亦明矣、以子皮爲蠡者、史遷之厚誣賢者也、案春秋末稱鴟夷子皮者有三、一楚之賢人、說苑云、鴟夷子皮日侍於屈春、損頗爲友是也、一齊之姦商、號稱范蠡、變姓名者、太史列之貨殖傳是也、并齊人黨于田氏者爲三、氾論訓、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注殺簡公之難也、墨子、齊景公欲封孔子以尼谿、晏子止之、孔丘乃志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說苑、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吾欲爲賢者雪汙洗冤、故詳論之、友人原子禮嘗謂范蠡之扁舟於江湖、肥遯高蹈、不可蹤跡也、故越王邑之于會稽、以見追慕之切、猶晉文公之封介山子推也、案國語曰、蠡之去浮五湖、莫知其所終極、是爲得實、如史記載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居陶爲朱公、三致千金、事跡淺顯如此、越之君臣、豈有置而不問哉、廣輿記稱洞庭包山有蠡宅、鳳陽府蒙城有蠡冢、亦可以見其一隱而不再出于世矣、此言正與吾意合、并錄之、）田成氏去齊。走而之燕。（史記闕止之難、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子行止之曰、需事之賊也、遂殺簡公、立平公、此云去齊、傳聞之異也、）鴟夷子皮負傳而從。（傍注、傳信也、以繒帛爲之、出入關合信也、圖藝文類聚走而二字作亡、淵鑑同、周禮司關、凡所達貨財、則以節傳出之、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又古今注、凡傳皆以木爲之、長五寸、書符信於上、又以一板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爲信也、若今過所矣、）至望邑。（蓋揮望也、在鄆州向城縣西、圖風俗通云、春秋國語有寓望、謂今亭也、）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

權衍

莊衍

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圓藝文類聚作大蛇行小蛇隨之。淵鑑同。）人以爲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圓藝文類聚疊子字。）人必以我爲神君也。（一無必字。圓藝文類聚無君字。）乃相銜負。以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曰。神君也。（圓管子上下無時謂之神。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絶者生慶忌。其狀如人。又涸川之精曰蟡。一頭而兩身。其形如蛇。案涸澤有是神。固人之所服也。故常蛇伴爲之耳。晉志臨淄有大蛇負二小蛇入漢城陽景王祠中。五行家異而紀之。衆亦信之。古今一轍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爲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爲我使者。萬乘之卿也。（使者使令之人。卽下舍人也。大國之卿必富。故人敬之。）子不如爲我舍人。（齊策吳注引顏師古云。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遂以爲私屬官號。）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圓韋昭云。旅客也。逆客而舍之。）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君宜作父。逆旅之父見下。圓父篆文抒君篆文周相似誤耳。）

溫人之周。（溫屬河內。）周不納客。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東周策吳注姚云。一本周不內。問曰。客邪。韓非文同。）問其巷人。（策無人字。）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誦詩。（策也作而。）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毛詩小雅北山篇。普作溥。策注。普徧。率循也。圓率通作衛。猶云周邏也。濱猶上也。如海濱曰海上也。）今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爲人之臣。而又爲之客哉。故曰。主人也。君使出之。（送出境也。策作君乃使吏出之。）

韓宣王謂樛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公仲名侈。公叔名伯嬰。後竝爲韓相。圓韓宣惠王。策注。樛留韓人。吳注。樛居尤反。漢有樛氏。通鑑大事記作繆。山曰。又見內儲難一。）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後爲三晉。）簡公兩用田成闞止。而簡公殺。（策注。事見哀十四年。物曰。殺弑通。）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吳注。大事記。魏惠後十三年。張儀相魏。魏不事秦。秦以公孫衍代相。儀留魏四歲。後說襄王。久之乃去。二人更迭用。衍相儀留。猶兩用也。）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寡力者借外權。（借外諸侯之威。）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爲交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兩有字猶或也。策云。羣臣或內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爲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案驕主擅主義同。謂驕矜以制主也。或驕字誤。）

正衍

法衍

韓退之曰。聖賢之能多。蟻馬之智專。

謂語

紹績昧醉寐。而亡其裘。（紹績複姓。希姓錄收此。裘裘古文。）宋君曰。醉足以亡裘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今見酒誥。）彝酒者常酒也。（者字元在毋彝酒下。誤。）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齊世家。桓公二十三年。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地理志。令支縣有孤竹城。）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

老馬而隨之。遂得道。（圓佩文韻府用作師。舊注蒙求作從。齊桓公而伐孤竹國。春行冬還。迷失道。遂得道作遂得歸國。百家類聚作夏反。藝文類聚得道下有焉字。淵鑑同。）行山中無水。（圓藝文淵鑑無行字。）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圓山南曰陽。冬煖。山北曰陰。夏凉。）蟻壤一寸而仞有水。（謂蟻封高一寸。則其下深仞必得水也。圓月令廣義作蟻壤寸而有水。事文類聚亦無仞字。爾雅翼作蟻壤守而有水。壤守卽土封也。亦似有味。然李德裕蚍蜉賦驗寸壤而得泉。用此事也。未詳孰是。友人海鹽氏云。抱朴子山鳩知晴雨於將來。不能明天文。蛇蟺知潛水之所居。不能達地理。蟻性雖避水。而亦惡乾燥之地。故擇水氣所升而就焉。所以蟻封之下有水也。）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蒙求注無之聖而三字。圓而猶與也。脩務訓。又況贏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字法同。）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之以入。（楚策注。謁者。掌賓贊受事也。）中

[illegible]曰衍釋

盼誤

患衍

[illegible]

射之士問曰。可食乎。（中射見十過篇。國陳軫傳作中謝。）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策疊此二字。）曰可食。（謁者云爾。）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物曰。謂彝王之見欺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吳注。自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三神山。而方士熾。楚臣有獻不死之藥者。知當時此術蔓延浸淫。不獨燕齊然也。）

田駟欺鄒君。（田駟見趙策。）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睞其一目。奚如。（傍注。睞記洽反。與眄同。眄也。案。字書。睞目細睛也。蓋詐塞一目。如眇狀。謂不敬也。山曰。列子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釋文。睫本作睞。目瞬也。國偏目視人。蓋當時侮謾人之狀。趙策云。望我而笑。是狎也。卽此類。）

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目睞。君奚爲不殺。君曰。不能勿睞。（國藝文類聚作瞽睞兩目。淵鑑同。事文要玄不殺之不作弗。下同。）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荊王。（國慢謾通。欺也。）駟之於欺人。瞽也。君奚怨焉。鄒君乃不殺。

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荊。（宦一作官。傍注。兩宦蓋樹援也。）犁鉏曰。（犁黎音近。史記作黎鉏。內儲黎且。去仲尼卽此人也。豈初事齊後適魯歟。）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遊。子必不生矣。（遊一作游。通。山曰。此喩又見難勢用人。）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荊雖強。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謂簡近鄰。而恃遠交。不能救急患也。或讀近字句。）

嚴遂不善周君。（物曰。句。）患之。（物曰。句。井曰。有缺文。國案。宜疊周君二字。嚴遂重於韓。君嘗因事與周君相惡。恐其爲周

[illegible]之姚注[illegible]使之作死

策衍

雖衍

害。故患之。）馮沮曰。（東周策作馮且。鮑注。改作雎。云元作且。雎之省也。猶趙作肖。齊作立。故後唐且。史作唐雎。吳注。且當依本文。國謂且宜據韓子。諸爲沮。）（策注。失之。）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謂爲韓君所貴重也。）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爲嚴氏也。（以二人爭勢相惡也。國策。嚴氏爲賊。而陽豎與焉。道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韓使人讓周。周君患之。客謂周君曰。正語之曰。寡人知嚴氏之爲賊。而陽豎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小國不足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今據韓子考之。蓋周君用馮沮之言。與陽豎密謀。使之行賊。故來道于周。周君厚待之。使逃于他國。以免死耳。注策者不知。故幷及之。但陽豎宜作陽堅。國策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聶政刺韓傀。兼中哀侯。又云。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許異蹴哀侯而埳之。立以爲鄭君。故哀侯爲君。而許異終身相焉。案兼君。君哀侯也。前云兼中哀侯是也。而曰蹴哀侯。曰哀侯爲君。竊者誤。兩哀侯並宜作懿侯。又烈王五年。韓嚴遂殺哀侯。解題引正義云。紀年。晉桓公邑哀侯於鄭。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立韓若山。山堅乃韓嚴。若山乃懿侯也。案山堅乃陽堅也。謂韓嚴者誤。刺客傳嚴仲子事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使聶政刺累。俠累乃韓傀也。字吾鶴訛。而韓世家乃云烈侯三年。聶政殺俠累。又云哀侯六年。韓嚴弑哀侯。是史記自爲舛錯。分爲二事。而兩書之。馬遷之疏也。案嚴遂韓人。姓嚴名遂。字仲子。而史記或書韓嚴。或書韓遂。亦其疎也。通鑑書嚴遂弑哀侯。大事記因之。綱目書嚴遂。下注哀侯以韓傀爲相。而愛韓遂。二人相害。遂刺傀於朝。幷中哀侯。此與國策及內儲所記相合。蓋聶政行賊。嚴遂陽堅爲之內應。周君亦陰

助之。而刺客傳不言及者。欲專聶政之孤身直往刺相兼君。以見其勇耳。自韓世家誤記此事。溫公與劉道原書。蘇氏古史。皆疑之。吳師道國策注。亦仍史謬。遂臆斷以聶政之事爲嚴遂。在烈侯三年。而弑哀侯者。乃韓嚴。在哀侯六年。是以韓之嚴遂分爲二人也。果如其說。則韓傀俠累亦將分爲兩人。其謬彰然。故詳辨焉。）

張譴相韓。（張良傳索隱。韓有張弃疾。及張譴。恐非張良之先也。）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疾。（公乘官姓也。魏文侯臣有公乘不仁。見說苑。）居一月。韓王自問張譴曰。若子死。將誰使代子。（依標注補韓王二字。）答曰。無正重法而畏上。雖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公族而得民心。正中其忌。國國語楊食我。晉注食祥吏切。）張譴死。因相公乘無正。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國藝文類聚將而作文侯。魏策子下有時字。說苑云中山懸其子示樂羊。樂羊不爲衰志。攻之愈急。）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策注。啜飲也。國策云。烹之作羹。致於樂羊。人間訓遺之鼎羹。治要及初學記藝文類聚無羹字。治要無坐於幕下而啜之七字。）

孫鑛曰。二事相對。樂羊忍。孟孫慈。

[illegible]荒。

忠耶。歸情曰。先秦典籍如此。

盡一杯。（國人間訓。樂羊爲使者。醆而啜三杯。說苑中山見其誠也。不忍共戰。果下之。遂爲文侯開地。後漢書注引國策。此下有而攻拔中山五字。）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堵師姓也。春秋有堵師比。策作覩斯贊。春秋後語與此同。）答曰。其子而食之。（策云。其子之肉尙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麑。（此章元別提。從呂春秋乃中山策諸書連合之。高誘云。孟孫魯大夫。）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說苑及人間訓。忍下有縱字。國截之持歸。治要作持之以歸。後漢書注及藝文事文類聚。作持之二字。與之作與其母。）孟孫歸至而求麑。（國至如至自齊之至。亦歸也。諸類書並作適至。）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人間訓居一作。）復召以爲其子傅。其御曰。（人間訓左右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爲其子傅。何也。（元無其字。國治要召以爲作使字。諸類書作爲其子。）孟孫曰。夫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國人間訓。夫一麑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諸類書天下有子字。）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衞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劍者也。臣請爲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爲君刺之。衞君曰。子之爲是也。（元作爲之。從井氏正。）非緣義也。爲利也。吳强而富。衞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爲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

紂爲象箸。（見喩老篇。）箕子怖。（怖一作悑。箕上一有而字。）以爲象箸不盛羹於土簋。則必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則必錦衣九

危語。

詐信。陳深曰。此戰攻取之術。周公豈爲之。

重。高臺廣室也。（屋蓋曰茨。以茅覆屋也。短宜作裋。喩老作裋。荀子衣則豎褐不完。注。僮豎之褐。亦短褐也。齊俗訓。裋褐不掩形。而煬竈口。列子。朕衣則裋褐。釋文。裋音豎。方言。襜褕也。說文。粗衣也。又敝布襦也。又襜褕短者曰裋褕。有作短褐者。誤。又案。墨子舍其文軒。鄰有短褐。而欲竊之。宋策作鄰有裋褐。注。豎使之褐。吳注一本短褐。姚注引韓文考異。裋一作短。方云。貨殖傳用裋字。董彥遠。洪興善。皆辨古無短褐字。賈誼。貢禹。貨殖傳。班彪。劉平。張衡傳。凡六見。班彪論漢書作裋。文選則用下管切。是唐儒兩用之。故少陵以長鑱爲對。而史記孟嘗傳。國策墨子籍。皆傳寫之誤。今案國策短一作裋。史記士不得裋褐。司馬貞亦音豎。班彪王命論短字。韋昭曰。當作裋。又淮南子巫馬期絻衣短褐。高誘無說。未必皆傳寫之訛。柳子厚亦嘗用之。安知韓公之必不然乎。兩存以俟知者。圓案作短者非。齊俗訓必有菅屩跐蹻裋褐不完者。高誘云。楚人謂袍爲裋。褐大布也。謂高誘無說者失考。）稱此以求。則天下不足矣。（謂雖天下之富。不足供其欲也。）聖人見微以知明。（明元作萌。從山氏正。）見端以知末。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之不足也。（一無之字。）

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商蓋疑卽商奄也。墨子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於商蓋。孟子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注。奄東方無道之國。又左傳祝鮀說伯禽始封事曰。因商奄之民。注。商奄國名。與四國流言。或迸散在魯。又周紀正義云。魯爲大庭氏之故國。又是商奄之地。圓奄蓋奄皆訓覆。故一國而得二名。猶荆楚一木二名。故以國號亦得二名也。史記吳世家公子蓋餘。左傳作掩餘。可證。）辛公甲曰。（山曰。左傳言辛甲之爲太史也。注。周武王太史。國竹書紀年。帝辛三十九年。大夫辛甲出奔周。漢志有辛甲二十九篇。注。紂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之。）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之。（以威劫脅。）乃攻九夷。（馬融曰。東方之夷有九種也。）而商蓋服矣。（國毛詩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四國管蔡商奄。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商與奄本二國也。而此及墨子路史。似爲一國者。蓋奄小國附近若一。故竝稱耳。其實亦非以爲一國也。）

紂爲長夜之飲。（國殷記許引考要云。紂爲淫樂。以百二十日爲一夜。謂之長夜飲。車行酒。騎行炙。醉而忘其日辰甲子。又論衡云。傳語紂爲長夜之飲。言坐在深室之中。閉牖擧燭。故曰長夜。）懼以失日。（懼誤譌字。一作懽。國懼當作娛。劉昭漢志紂作淫虐。喪其甲子。）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人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舊注。僞獨醒也。）

語
[illegible]語
疑語
[illegible]語

魯人身善織屨。（顧事文要玄屨作履。）妻善織縞。而欲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履之也。而越人跣行。（顧事文要玄作履飾足也。）縞爲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游於不用之國。（顧游遊通。）欲無窮。其可得乎。（欲下元有使字。從說苑刪。又莊子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文身斷髮。無所用之。說山訓亦載之。與此章意同。）

陳軫貴於魏王。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執簡陳軫作田需。必上有子字。）夫楊（逍）橫樹之即生。倒樹之即生。折而樹之又生。（顧世本古義引草木志略柳曰天棘。斬其枝橫倒曲直揷之皆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則毋生楊矣。（矣一作王。）夫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一無夫字。策作故。）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子

者衆。子必危矣。（吳注此與孟子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云云語相類。而意在自樹矣。子必善事左右。則君子小人之用心可見矣。顧廣雅工巧也。又大戴禮注工能也。）

魯季孫新弒其君。（經世書云三桓作亂弒其君哀公。顧廣雅新初也。）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衄。（物曰衄死血也。顧後漢段熲傳注傷敗曰衄。廣雅衄縮也。音朒。）已衄而灰。（物曰死血色變似炭也。炭亦謂之灰。古語。）已灰而土。（顧論衡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反其土也。無可爲者矣。今季孫乃始血。（謂行弒逆。）其毋乃未可知也。（山曰毋音無也。耶通。或說毋恐衄字誤。謂已弒君其次或誅除賢者亦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

隰斯彌見田成子。（隰斯彌齊大夫隰朋之後。）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暢一作暘。時則訓暘月。音暢。月令作暢。物曰謂無障蔽也。）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毛詩斧以斯之。爾雅斯離也。謂斧析其樹。已創

劉辰翁曰。蔽六書抄。
邁語。楊愼曰。見莊子。
疑語。
孫鑛曰。斷案。
皆語。
陳深曰。與西門豹鄴子陽事同。

斷數處也。顧汲冢周書柯之美也。離其枝離析也。）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山曰數音促。雖二篇吾亡之數弊也。呂春秋作遽弊。顧集韻數音速。賈生傳淹數之度兮。注數速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山曰列子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吳王濞傳察見淵中魚不祥。索隱曰又見文子。）夫田子將有大事。（謂行纂弒。）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列子之下有於字。莊子作宿於逆旅。楊子楊朱也。宋東宋之東境。說苑云鄒桓公東會封於鄒。暮舍於宋東之逆旅。）有妾二人。其惡者貴。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答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列莊父作小子。物曰父老人謂主人也。山曰老子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是也。）楊子謂弟子曰。行賢而去自賢之心。（莊子心作行。）焉往而不美。（莊子作不愛哉。）

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氾論訓作宋人。）曰。必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氾論訓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爲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反者。（以一作自。）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知者智以其子多得財爲智也。氾論訓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爲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爲論如此。豈不悖哉。山曰又見呂春秋。）今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森賦得罪猶衛人之子也。）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舍。遂去中山。其御曰。及見。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管子客謂桓公曰臣聞取人以人者。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與此意同。山曰莊子云子列子窮。鄭子陽令官遺

解語　奇語　詐語

（之粟子列子不受笑謂其妻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爲趙來間。（惡猶譏也間諜也）中山君因索而罪之。

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其詳未聞）白公好士而亂荊。其好士則同。其所以好士之爲則異。（從山氏補好士之三字）公孫支自刖。而尊百里。（支作友誤說苑臣術篇載公孫支事詳而其自刖未聞）豎刁自宮而諂桓公。其自刑則同。其所以自刑之爲則異。（一無以字）慧子曰。（慧惠通惠施也而看姓錄收爲別人非）狂者東走。（狂作往刊考誤）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爲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

說林下第二十三

伯樂教二人相踶馬。（漢武帝詔馬或奔踶注聲類曰踶蹋也杜計切）相與之簡子廄觀

馬。一人舉踶馬。（舉猶示也物曰謂就馬羣而指命之也）其一人從後而循之。（圖謂旋繞往來也）三撫其尻。而馬不踶。此自以爲失相。（此指舉踶馬者）其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此其爲馬也。踒肩而腫膝。（踒讀痿痺之痿說苑踒人曰夜顚一起痿肩肩無力也）夫踶馬也者。舉後而任前。（前足據地用力而後得舉後足以踶跌也）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巧於相踶馬。而拙於任腫膝。（圖不知腫膝之不可任則拙也）夫事〔必〕有所必歸。而以有所腫膝而不任。（雖有賢者或有所牽制則不能騁材奏功也以字虛字無意義）智者之所獨知也。惠子曰。置猿於柙中。（假眞訓作置猨檻中）則與豚同。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文子衛卿公孫彌牟）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魯國語注延進也曲禮注延導之也又高紀謝之延上坐）正身於奧。（不起迎居上坐皆不敬也圖曲禮爲人子者居不主奧疏主猶坐也室中西南隅謂之奧正身坐如尸卽主也賈誼新書尋常之室無奧剽之位則父子不別奧上位也剽末位也荀子注剽末也）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爲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爲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僇。命也。（曾子雖浩浩驕富貴豈到傲慢如此亦策士之曲說也山曰命宜作牽形之誤也牽卽牽字圖僇猶辱也）

世語　理語　喩語

鳥有翢翢者。（傍注翢音周反入金谷世雄曰濟確居類書引禽經鶅鶅之信不如雁周周之智不如鴻又引此文亦作周周元稹詩周周尙銜羽蛩蛩亦念飢周周銜羽以免顚仆蛩蛩負蟨以求美草言鳥獸尙知相依也案周周蓋如蛩蛩距虛之類二鳥相比而飲于河者圖太平御覽埤雅並引禽經通雅今禽經無此語案慧琳云扇扇上設戢反下設旃反離騷上音利下音梨推此則知凡重首者上音去聲下音平聲也周周亦宜上音駐下音誅）重首而屈尾。（文選注作鳥有周周者首重而尾屈瑯琊代醉編同）將欲飲於河。則必顚。乃銜其羽而飲之。（選注代醉無其字金谷曰飲之謂使一鳥得飲也圖佩文翢作周屈尾作尾屈無其字）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代醉人上有今字飲作饑物曰不足以飲也謂不能以飲也）不可不索其羽也。（選注可下有以字也）

（作矣代醉作不可以不愛其羽也金谷曰謂求銜其羽者以喩事必待衆助以成也圖羽當作友友古作習博古圖商父乙鼎友史之友作羽可證毛詩嚶其鳴矣求其友聲是鳥求友之義也岑參詩願託周周羽相銜漢水湄通雅引韓注略周音誅莊子周周銜羽以濟）

鱣似蛇。蠶似蠋。（管子欲小則化如蠶蠋注蠋蠶中蟲說林訓今鱓之與蛇蠶之與蠋狀相類而愛憎異山曰又見說苑圖爾雅翼鱣作鱓蛇下有而字後漢楊震傳注鱣音善引此文續漢書謝承書並作鱓鱣古字通）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漁者持鱣。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爲賁諸。（楚策賁諸懷錐刀注孟賁專諸諸吳人刺王子慶忌者山曰內儲作孟賁圖淵鑑作皆賁育也漁上有而字）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千里之馬時一。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圖淵鑑作以千里馬世一有其利少駑馬多其利多也）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其言如卑下而用實高上者卽相駑馬類氾論訓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用者常也下言者權也注用可否相濟也周書周史所記之書幷曰惑字衍文圖文子引老子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

（者上用也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用也）

理語

桓赫曰。（戰國策有杜赫疑桓杜訛）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圓國策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舉行也）爲其必可復者也。則事寡敗矣。（必元作不寫者誤耳物氏山氏並爲衍文）

常語

崇侯惡來知不適紂之誅也。（謂不順適紂意則被誅也適一作遇）而不見武王之滅之也。比干子胥知其君之必亡也。而不知身之死也。故曰。崇侯惡來知心而不知事。比干子胥知事而不知心。聖人其備矣。

寓語

宋太宰貴而主斷。（謂其專決）季子將見宋君。梁子聞之曰。語必可與太宰三坐乎。（三坐宋君太宰季子同坐也齊策張儀因與公孫衍參坐於齊君之前注三人合坐）不然將不免。季子因說以貴主而輕國。（物曰主謂大夫國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意）

陳祿曰以素出以紆入狗且惡之況於人乎

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逗）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圓楚策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緇黑色儉而難汙也）其狗不知而吠之。（山曰列子而上有迎字）楊布怒。將擊之。楊朱曰。子毋擊也。子亦猶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黑而來。子豈能毋怪哉。

清語

惠子曰。羿執鞅持扞。（山曰鞅宜作抉抉決同鉤弦也井曰決以韋爲藉故或从革歟圓案東京賦注決以象骨爲之著右手巨指所以鉤弦闓體也扞或作捍內則注捍拾也可以捍弦又作釬管子施弓脫釬注所以扞弦又楚策注拾以皮爲之著於左臂以遂弦也又作杆漢尹賞傳注杆臂衣也圓毛詩注韘抉也能射御則佩之周禮注抉音決抉矢時所以持弦之飾也蔣魴切韻䪻音旱在臂避弦具）操弓關機。（關彎通機弩牙也圓說文主發謂之機）越人爭爲持的。（知其必中）弱子扞弓。（原道訓扞烏號之弓注扞張也尸子鴻鵠在上扞弓彊弩若發若否問二五弟知非二五難記也欲鴻鵠之心切也山曰呂春秋因扞弓而射之注扞引也圓山海經有人方扞弓射黃蛇注扞挽也音紆）慈母入室閉戶。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

法語

寄語

張榜曰轉旋書佳句奇甚

計語

激語

桓公問管仲曰。（圓富補曰字）富有涯乎。（圓謂富有際限乎）答曰。水之以涯。其無水者也。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山曰兩以字並宜作爲圓有水無水之際爲涯）人不能自止於足。（不知止足之分）而亡其富之涯乎。（山氏足字絕句案范睢傳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余有丁曰亡字轉語辭言無乃也圓讀亡字句亦通）

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毀之。負其百金。（物曰負償也）而理其毀瑕。得千鎰焉。（攻玉曰理玉病曰瑕二十四兩曰鎰）事有舉之而有敗。而賢其毋舉之者。負之時也。（謂舉事者或有始敗而終利者人見其始敗乃以無舉者爲賢不知此乃聽慧如監止子者償百金得千鎰之時也）

有欲以御見荊王者。衆騶妬之。（圓左傳使訓羣騶知禮周禮注每廐爲一閑有趨馬十八人）因曰。臣能撽鹿。（山曰撽宜作徼子虛賦徼𤜶受詘圓撽徼通封禪文徼麋鹿之怪獸徼遮也能遮擊鹿之技也）見王。（詭辭始得引見）王爲御。不及鹿。自御及之。（圓客代王御乃得及鹿）王善其御也。乃言衆騶妬之。（姦臣障距賢者亦復如之）

荊令公子將伐陳。（此事時代無考）丈人送之曰。晉強。不可不愼也。（晉將救陳故豫戒之）公子曰。丈人奚憂。吾爲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嗔其輕敵之詞）吾方廬陳南門之外。（井曰廬凶居也圓左傳廬於曹注廬舍也此謂吾方寄止其地而覩子之取敗矣）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句踐也。爲人之如是其易也。（爲猶若也易謂衆人視事爲容易也）已獨何爲密密十年難乎。（已指句踐也密如忠孝篇悅密惡之密密謂密勿勤）

疆語 滿語 評語 正語 傳語

（者也。山曰。越語范蠡曰。夫十年謀之而一朝棄之。其可乎。）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家人藏其皮冠。夫棄天下。而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代醉引唐子西云。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逆旅人疑其竊皮冠。此雖寓言。然人鮮見相遠類。嘗九牛一毛。其不知心者往往類此。）

三虱相與訟。一虱過之曰。訟者奚說。三虱曰。爭肥饒之地。一虱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燥宜作𤎅。若汝也。臘祭名。秦紀正義云。十二月臘日也。昔盧盍反。莊子。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己與豕俱焦也。山曰。耳字語助。東周策。夫鼎者。非效醯壺醬甀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也。■後漢楊敞傳。歲時伏臘。烹羊炰羔。茅音類。以茅燭去毛而炮之耳。當作耶。）若又奚患。於是乃相與聚。嘬其母而食之。（嘬昔怪反。孟子注。相與食之也。旋者虱所由生。故謂之母。）彘臞。人乃弗殺。（■佩文引五色綫。韓子曰。三蝨在豕上。相與語。一蝨過之曰。奚說。一虱曰。爭肥饒者。一虱答曰。）

（肥家不度。臞相與聚食。其瘦者人乃不殺。）

蟲有蚘者。（傍注蚘一作蚖。■蚖蚘誤字。蚖卽虺字。）一身兩口。爭食相齕也。（一無食字。）遂相食因自殺。（山曰。顏氏家訓。吾初讀莊子。螝二首。韓非子。蟲有螝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齕。遂相殺也。茫然不識此字何音。逢人輒問。了無解者。按爾雅諸書。蠶蛹名螝。又非二首兩口貪害之物。後見古今字詁。此亦古虺字。積年凝滯。豁然霧解。又韻會虺字注。引爾雅翼韓子文。與家訓同。■案字書。蚘胡恢切。人腹中長蟲也。與螝音近。宜作螝字。■佩文蚘作蜣。慧琳音義蛇虺注引同。蚖蛇注。虺一身兩口。頭尾相似。蛇蚖注。古文虫螝二形同。呼鬼反。引此文。齕作齧。虺毒注。引蚘作虺。方案天問。雄虺九首。九岐音近。如鬼候爲九侯。可證。博古圖蟠虺紋。或作〜。或作◎。辰巳之巳。篆文作♀。蓋兩頭蛇。或謂之虺。）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皆蚘類也。

宮有堊。器有滌。則潔矣。（■釋名。堊亞也。先泥之以灰飾之也。滌謂以漆流酒器也。）行身亦然。無滌堊之地。則寡非矣。（井曰。謂無可滌可堊之地。極其修潔。所以少過失也。）

公子糾將爲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

策語 疆語 評語 識語 孫讀曰與魯丹同晉

不見。（心不在焉。）必爲亂。（山曰。白公策。類實頤類。）乃使魯人殺之。（事在魯莊九年。■晉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注。猶相察也。下文吳使人來也。固視將軍。同。）

公孫弘斷髮。而爲越王騎。（中山策吳注。案戰國有兩公孫弘。一在齊。爲孟嘗君。見秦昭王者。一在中山。與漢平津爲三。韓子所言。又一人也。）公孫喜使人絕之曰。吾不與子爲昆弟矣。（愧其用夏變夷。）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爲人用兵。（■佩文人上有國字。）我將謂子何。周南之戰。公孫喜死焉。（周南周之南界。卽伊闕也。史記韓傳。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之師攻秦。秦敗我二十四萬。虜喜于伊闕。）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荀子注。悍凶暴也。）人曰。是其貫將滿也。（字曰。尙書商罪貫盈。左傳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注。貫猶習也。）子姑待之。（此句上一有遂去之。或曰勿之矣八字。非。）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物曰。謂殺我以滿其貫也。）遂去之。（一無之字。）故曰。物之

幾者。非所靡也。（舊注。幾危也。靡隨也。山曰。周易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靡讀爲縻。之縻。■淵鑑悍作猂。賣作買。將滿也作之滿矣。詩傳。靡靡猶遲遲也。荀子靡之儇之注。猶言緩之急之也。此謂事之幾微初發者。非所優游遲緩也。）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物曰。謂導之使其釣名也。■要略訓注。導諫也。公孫弘傳。誠飾詐欲以釣名。顏師古云。釣取也。若釣魚之謂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物曰。謂其落子貢計中。不復回意也。■子西有好名之癖。故子貢數導之。）孔子曰。寬哉。（數子西性寬厚也。字曰。此句上疑有脫文。）不被於利。絜哉。（絜潔通。務名者必疎於利也。物曰。寬哉。謂不寬也。不被於利不得謂之潔也。）民性有恆。（山曰。寬絜疑宜易地。）曲爲曲。直爲直。（■此章難讀。疑有脫誤。蓋謂寬裕廉潔。不被於利則疎濶於爲身計也。強直之不容於世者。此民性之常也。以此處世。非全身之道也。）孔子曰。（字曰。三字衍文。）子西不免。（句）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物曰。謂逆人情也。■五蠹篇。直於君而曲於父。家語。直己而曲於人。皆同例文。）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文子荀寅也。史記。晉定公二十二年。奔齊。）從者曰。此

松皐云透心樹

惟丙

劉辰翁曰宋無左氏辭命

策丙

要丙

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左傳鄭伯有居窟室、朝者曰公焉在、注家臣故謂伯有爲公。魏策注、嗇夫、君注主幣之官、秦制鄉有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漢有虎圈嗇夫、所職不同、皆小臣名。）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鳴琴謂之鳴者、取其遇風自成音響也。傳玄琴賦序、齊桓公有鳴琴曰號鍾、楚莊王有鳴琴曰繞梁。）吾好珮。此人遺我玉環。是不振我過者也。（補、不字、說苑是不非吾過者也。振救也、荀子武侯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注振舉也。）以求容於我者。（王肅家語注、作是不振吾過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圓其君、晉侯也。）

周趮謂宮他曰。（魏策作周肖、鮑注魏人、東周策高注、宮他周臣。）爲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事王。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策作是示齊輕也。注、魏臣而假重於外、是示齊以無魏之重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策無以字、怨作害。西周策、是公有秦也、注、有謂得其意。楚策、韓公叔有齊魏、注、得二國之援也。物曰、謂爲力能制魏者所怨惡也。）公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謂令周趮以此說齊。）齊王必以公爲有魏也。必因公。是公有齊也。因以有齊魏矣。（因齊之資以得魏重、是有二國之交也。）

白圭謂宋大尹曰。（大元作令、從宋策正。吳注、左傳哀二十六年、宋景公無子、取得與啓、畜諸公宮。又云、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注、大尹近官有寵者也。）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策注、知政言親國事。鮑注、無事謂失權也。）今君少主也。而務名。（圓策無此語。謝靈運詩矜名道不足、注引此文作宋君少主也而務矜名。）不如令荊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大敬重公。（公位策作太后之事。因考大尹蓋被幸於太后者。）則公常用宋矣。（策注、見用於宋。）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

趙用賢曰輔枯本上極明

惟若

王維楨曰明快婉約不讓左氏

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物曰、人猶各也。）先達者相收。（約相收用。）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弑君。（魯莊八年、齊公孫無知弑其君襄公、自立。公子糾奔魯、公子小白奔莒。）小白先入爲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效之、致之于齊。）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列子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曰巫咸。七發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圓楚辭巫咸將夕降兮、注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物曰、除除疾也、彈世言鍼砭鍼。山曰、六反篇夫彈痤者痛、外儲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圓謂秦醫扁鵲也。史記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秦策吳注、秦周禮釋文引史記云、姓秦名少齊、越人。今史記無少齊字、恐釋文爲是、彼時所見本未缺也。越人似非名字。圓案繆稱訓駱醫以治病、注駱醫越醫也、則知秦少齊爲駱越之人明矣。正義云、家於盧國、因號盧醫。西陽雜俎、盧城之東有扁鵲冢、云魏時針藥之士以卮臘禱之、所謂盧醫也。圓謂盧醫疑即駱醫之音轉耳。秦策扁鵲謁除、注欲去其病也。圓參同契云、扁鵲操鍼、巫咸叩鼓。治要引尸子曰、弱子有疾、燕冊之見秦醫也、不爭禮貌。方言云、病愈者或謂之除。）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自賣自譽其身、不因人也、甚賤。圓俗買奴僕以皮裘爲價、如百里奚爲虜鬻五羊皮之類。索隱曰、虜奴隸也。）

荊王伐吳。吳使沮衛蹶融犒於荊師。（山曰、左傳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注犒勞也。）荊將軍曰。縛之。殺以釁鼓。問之曰。汝來卜乎。（汝一作女。）答曰卜。卜吉乎。曰。吉。荊人曰。今荊將欲以女釁鼓。（一無以字。）其吉何也。（補吉字、說苑作其吉如何。）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故固通。又東周策注、故猶舊也。說苑是吾所謂吉也。）吳使人來也。固視將軍。（人一作臣、軍下一有怒字。）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卜。非爲一臣卜。（圓左傳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言字疑衍。）且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圓說）

[illegible]　陳深曰、倚相二策、所謂[illegible]其情[illegible]　[illegible]

文釁血祭也。周禮釁鼓、注、釁者殺牲以血之、神之也。司馬法、血于鼙鼓者、神我器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殺也。（傍注、楚人素信鬼、故攖而不殺。蓋人間訓荆人鬼。）知伯將伐仇由。（精神訓注、仇由近晉之狄國也。西周策昔者智伯欲伐厹由、遺之大鐘、載以廣車、因隨以兵、厹由卒亡、無備故也。注、夷國屬臨淮。漢志由作猶。又九域圖并州有仇猶城、引此。吳注括地志云、并州盂縣外城俗名原仇山。又史記樗里傳作仇猶、韓子仇繇、呂氏春秋劉氏外紀厹繇、高注或作仇酋。漢志臨淮乃酒之譌。水羅氏路史謂非智伯所伐者。厹音求、字又作叴仇。）而道險難不通。（樗里傳正義引有險字、今從之。）乃鑄大鐘。遺仇由之君。（正義作遺之、載以廣車。）仇由之君大說。除道將內之。（物曰、內入聲、下同。）赤章曼枝曰。不可。（正義章作蔓、呂覽與此同。）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物曰、謂大國以此來賂也。）卒必隨之。不可內也。（物曰、卒兵卒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枝因斷轂。而驅至於齊。（高誘云、山中道狹、故斷車轂而行去也。）七月（正義作十九日。）而仇由亡矣。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荆王。（說苑作莊王、非。）曰。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倚相見魯昭十二年、至此五十八年、荆王惠王也。說苑越甲至齊、家語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吳越之兵以甲爲名、並其軍制。物曰、大甲謂壯魁之士能衣大甲者。圖漢志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服虔云、作大甲三屬竟人身也。）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以分吳。（以一作與。）荆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物曰、謂就軍與戰也。）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以賂之。（露山蓋在江淮之間、史記越滅吳而不能正江淮之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

荆伐陳。（圖淵鑑、荆下有人字。）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圖星、程同。韻會引說文云、雨而夜除星見也。徐曰、今作晴。集韻或作暒。漢志天暒而景星見、注、孟康曰、暒、精明也。字典、玉篇、雨止也、晴明也、無雲也。字典總要作姓、又作㬈。）

[illegible]　[illegible]　楊慎曰、魏不助韓以得二國之心、奇甚。　[illegible]　孫鑛曰、妙算。

左史倚相謂子期曰。（子期公子結也。魯哀十年、楚公子結伐陳、吳使延州來季子救陳、交退、無破吳事、此蓋異聞。）雨十日。甲輯而兵聚。（避雨屯集、士氣鬱結、今忽遇霽、故知來襲也。說苑作吳必夜至、甲裂壘壞、彼必薄我。圖楚史檮杌云、楚莊王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甲列壘壞、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吳師至、見楚成陳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而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吳師大敗。說苑文有小異。）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爲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物曰、陳謂成陳。）左史曰。吳反復六十里。（復一作覆。）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謂追吳兵而尾之。）遂破吳軍。

韓趙相與爲難。韓索兵於魏。（韓下元有子字、從魏策刪。）曰。願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策作不敢從。）趙又索兵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

反。已乃知文侯以搆於己。（以與通、策作已。）乃皆朝魏。（物曰、搆講同、和也。內儲下又云、爲魏王搆之。國案策注、二國不伐、知魏和之。又西周策注、講和解也。吳注引甘茂傳索隱鄙氏講讀曰搆。又曰、史漢搆講兩字常雜。愚按搆搆講亦然。今凡爲和解之義者、定讀從搆、爲交結之義者、字當從才、後皆倣此。）

齊伐魯。索讒鼎。（左傳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注、讒鼎名。芥隱筆記引字書曰、贋僞物也。引此文曰、齊伐魯索贋鼎、魯以其贋往。古止用贋字。物曰、呂氏春秋作岑鼎。山曰、新序同。圖左傳疏、服虔曰、疾讒之鼎。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於甘讒之地。方案明堂位作崇鼎。讒鐵昔通、鐵又作鐫、鐫與岑崇字形相類。又字彙補讒崇甘切、音讒。周禮廛人掌斂市總布、杜子春注、總當作儳、謂無肆立持者之稅也。總崇音近、則知崇讒古音相訛。）魯以其鴈往。（傍注、鴈與贋同。圖魯下一有人字。）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眞也。齊人曰。（人字從山氏補。）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山曰、呂覽新序作柳下惠。）魯君請樂正子春。（請令說齊。）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眞往也。（圖胡何也。）君曰。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信。（圖淵鑑引韓子曰、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贋往、齊人知其詐也、曰、必以柳下惠之言爲信、魯人以告。）

[illegible]慎曰海大魚三字實出異聲人

惠曰奚不以賢者與之曰吾所愛也惠曰吾亦愛吾子

韓咎立爲君。未定也。弟在周。（韓襄王策吳注大事記韓世家襄王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虱爭爲太子蟣虱質於楚楚欲内之遂圍雍氏蟣虱遂不得歸韓立咎爲太子國策與世家所載參錯重複不可詳考也）周欲重之。而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入韓之三字從韓策補）綦毋恢曰。（西周策高注綦毋恢周臣）不若以車百乘送之。得立。因曰爲戒。（謂爲途中戒備）不立。（弟不得立）則曰來效賊也。（賊害也弟在它國樹黨爭位則害于韓咎故來致之蓋反辭以德韓咎也策云韓咎立因以爲戒者恐誤）

靖郭君將城薛。（人間訓注靖郭君齊威王子也封於薛鮑注田嬰謚吳注此據史文索隱曰靖郭或封邑號漢駟鈞亦封靖郭侯）客多以諫者。（齊策無者字）靖郭君謂謁者曰。毋爲客通。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illegible]言字也如老子五千言）過三言。臣請烹。（策過作益義同）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聞其說。（新序作少請進）客曰。臣不敢以死爲戲。（初約就烹）靖郭君曰。願爲寡人言之。答曰。君聞大魚乎。（聞上策有不字）網不能止。繳不能絓也。（諸書作釣不能牽也[illegible]繳弋射也絓挂同）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莊子呑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策注蕩放也言自放肆物曰蕩流蕩也言其失所）今夫齊亦君之海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君失齊。雖隆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隆高也壘千城爲隆五十丈）靖郭君曰。善。乃輟不城薛。（策無不字）

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說苑作楚公子午使於秦秦因之）中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委謂以事相託也此下一有叔向字）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在傳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注晉地河東東垣縣東南有壺丘案據此地則或有不利于秦者也）平公曰。何也。對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惡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爲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德荆。（東周策注德恩之也）彼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曰。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恐秦伯或秦人誤）曰。爲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荆王大說。以鍊金百鎰遺晉。（鍊金即鍱金詳見五蠹篇）

闔廬攻郢。（在魯定四年）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者。（物曰胥溺人於水也）一飲而止。（物曰言其人飲水一口也）則無溺者。以其不休也。（飲水不止故致溺死）不如乘之以沈之。（[illegible]以溺爲喩故曰沈之說苑吳王闔廬與荆人戰於柏舉大勝之至於郢郊五敗荆人闔廬之臣五人進諫曰夫深入遠報非王之利也王其返乎五人將鍥頭闔廬未之應五人之頭墜於馬前闔廬懼召伍子胥而問焉子胥曰五臣者懼也夫五敗之人其懼甚矣王姑少進遂入郢南至江北至方城方三千里皆服於吳矣）

鄭人有一子。將宦。（言官游它適也說難篇爲宋富人事）謂其家曰。必築壞墻。是不善人將竊。其巷人亦云。不時築。而人果竊之。以其子爲智。以巷人告者爲盜。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七終

趙本圖注，此六篇專論法術。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八

觀行。安危。守道。用人。功名。大體。

江都　松皐圓纂聞

觀行第二十四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圝後漢宦者傳注，作自規。）故以道正己。（圝後漢朱穆傳注，引武王鏡銘曰，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任昉序文，東雅之體，無待韋弦，注引作自緩。圝淵鑑同。上文怨作惡。後漢書注，藝文類聚，初學記並同。）董安于之心緩。（圝後漢第五倫傳注，心作性。）故佩

陳深曰，堯桀賁育離朱烏獲，蓋錯會史等語言，膝已甚矣，並奪飾之詞，雖修不害。

弦以自急。（李善曰，韋皮緩，喩緩也。弦弓弦，喩急也。）故以有餘補不足。（一無有字。圝治要，淵鑑，藝文類聚皆有。）以長續短之謂明主。（圝淵鑑，以上有能字。）天下有信數三。（元別提物曰信數，謂術數之必然者。圝齊策注，信猶恃也。）一曰。智有所不能立。（傍注在得人。）二曰。力有所不能擧。（傍注在求助。）三曰。强有所不能勝。（傍注在法術。）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擧。（圝若子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擧其身，非無力也，勢不可也。）有賁育之强。（圝孟賁夏育，皆古之勇士。）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勢有不可得。（勢一作世，治要與此同。）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孟子注，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索之，離朱卽離婁也。字曰治要作離婁。圝記檀弓，邾婁，釋文，邾人呼邾聲曰婁。）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

楊愼曰，體方事辨。

窮烏獲以其不能自擧。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物曰，勢之可者。）求易道。（易爲之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死生。人主爲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金石之士，謂耿介之士也。）聖賢之人。（補人字，之人形似而脫耳。）測淺深矣。（測一作揆。）（季布傳，有以闚陛下，韋昭曰，闚見陛下深淺也。吳質牋，初至承前，未知深淺，注，猶善惡也。此謂聖賢之人觀其喜怒不中，以窺測君之善惡也。）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己。明於堯不能獨成。烏獲之不能自擧。（一無之字。）賁育之不能自勝於法術。（於元作以，上文云，無法術不能長生，故知以字誤。）則觀行之道畢矣。

安危第二十五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

隨善惡。（善則福隨，惡則禍隨。）三曰。死生隨法度。四曰。有賢不肖。而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七曰。有信而無詐。危道。（一本別提。）一曰。斲削於繩之內。二曰。斷割於法之外。（繆稱訓，繩之內與繩之外，皆失直者也。）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危人之所安。（外儲，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則人失其所以樂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賞不足以勸之。）不重死。則令不行也。（一無也字。圝樂生則思賞，故主尊，重死則畏罰，故令行。）使天下（元別提。）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謂各盡智力，不用之於私也。物曰，儀表權衡，皆謂法令也。圝左傳引之表儀，儀身之則也，表位之識也。呂春秋，今夫射者儀毫而失牆，注，儀望也。）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爲是。

（陳深曰。治病在忍。衛擾亂在聞忠。）

愛身於爲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長立。國家久安。（長一作常。山曰。功名篇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圖常長通。）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友人金谷世雄曰。當危急之時。仲尼之智不能施計。故曰無仲尼。値變亂之世。伯夷之廉不得相讓。故曰無伯夷。五維祖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性之者也。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鬪。習之者也。其云性之非矣。下文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其義可見。）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圖鄧析子。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馬。民者君之輪。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爲國失此。必有奔馬覆車折輪敗軌之患。荀子。君者舟。民者水。水者浮舟。水者覆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饑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治理於竹帛。（一無治字。物曰。竹帛謂法令之書也。圖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道順。故後世服。今使人饑寒去衣食。（一無饑寒字。一作去饑寒。）雖賁育不能行。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強勇之所不能行。雖上不能安。（雖一作則。）上以無厭

責已盡。則下對無有。（物曰。謂下則已盡。而上之欲猶無饜。誅求無已。則下何以應上哉。對應也。）無有則輕法。（謂小人窮斯濫矣。）法所以爲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聞古扁鵲之治甚病也。（甚作其。刊者誤。）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忠言必逆於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福以拂耳。（元作以福。從山氏正。）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圖句。）壽安之術也。（病者能忍痛故得壽。忠臣不失身故國安。）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非有先生論。佛於耳。注引拂作佛。而云。字書曰。佛違也。佛扶勿切。）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人主不自刻以堯。（元別提。物曰。刻如克己之克。山曰。讀尅期之尅。莊子有刻意篇。）而責人臣。以子胥。（謂君不能容直言。如堯而

反欲下之盡忠謀。如子胥不可得也。）是幸殷人之盡如比干。（物曰。幸猶冀也。）盡如比干。（一脫此句。）則上不失。下不亡。（君不明則臣飾詐。試使殷人盡忠輔導。盡如比干。則紂雖無道。亦無所失亡也。）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臣盡如比干。故國不得一安。（臣一作身。誤。謂君不能盡力於權衡。用法術燭臣下。故臣下飾詐覷望。如陳恆。而君不知之。反冀臣下盡效忠直。所以危也。傍注謂人君以桀紂自待。而以比干子胥望臣。則國終不安。）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不可行於齊民。（圖如淳曰。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今言平人也。）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安危在是非。（元別提。）不在於強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衆寡。故齊萬乘也。（齊下一有故字。物曰。上言田成。故此擧齊國爲況。）而名實不稱。上空虛於國內。下充滿於名實。故臣得以成其簒弒。

也。（下作不誤。一作奪主殺天子也。傳寫訛舛。）而無是非。（上失賞罰。是非淆亂。）賞於無功。使讒諛以詐僞爲貴。誅於無罪。使傴以天性剖背。（謂誅無辜也。圖宋策。康王剖傴之背。罪一作事。傍注傴僂人也。）使讒諛以詐僞爲是。天性爲非。小得勝大矣。（傍注誅賞不明。是以召亂。）明主堅內。（元別提。）故不外失。（堅內明內治也。）失之近。（傍注謂近失正國之理。）而不亡於遠者。無有。（亡失也。墨子。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物曰。猶云未之有也。）故周之奪殷也。拾遺於庭。（圖拾遺謂其易也。庭廷通。公孫賀傳。朝廷多事。此謂殷紂無道。故周得行陰德以傾之。論衡。不求自至。不爲自成。是名爲遇。猶拾遺於道。擴棄於野也。）使殷不遺於朝。則周不敢望秋毫於境。而況敢易位乎。（不能秋毫侵取其地。況於易奪天子之位乎。）明主之道忠法。（元別提。物曰。謂盡於法也。）其法忠心。（物曰。謂盡於心也。）故臨之而法。去之而思。（謂臨民以法。則去後見思也。）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一句讀。下句同。圖春秋繁露。以德爲國者。甘於飴蜜。固於膠漆。古詩。緣以結不

陳深曰賞罰明則下盡力。

陳深曰刑慎故人不犯。

（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注韓詩外傳云子夏曰實之與實如膠與漆）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枚乘書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注引此文淮南子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天下趙策蘇秦曰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注此說士無據之辭且舜顓頊之後有國於虞其側微特在下耳枚乘及韓子所云皆此類也圖謂諸書所云實如吳氏之辯獨此文不然謂堯於當世之民嘗無膠漆之約而令行禁止如堅約者臨之而法也舜於後世之民嘗無置錐之地以行恩威而萬世稱其德不已者去之而思也堯舜盡心行法故德被萬世也李善注枚乘書冝引國策或淮南子前引此文義殊不當蓋舊讀分爲二句李吳二氏亦承其誤故耳）能立道於往古而垂德於萬世者。之謂明主。

守道第二十六

聖主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必完。（一無必字）法（與下治字相似而衍圖藝文類聚主作人無法字）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物曰極謂勤勞）情盡者名立。（物曰情謂情實）善之生如春。惡

之死如秋。（荀子流言止惡言死焉注死猶盡也鄭康成曰死之言澌澌猶消盡也物曰如春如秋謂無私也）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至於任鄙。（史記力則任鄙智則樗里）戰士出死而願爲賁育。（願一作懇物曰出死出死力也）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以死子胥之節。（皆一作出又作由圖謝玄暉詩既秉丹石心注引作皆字後漢王常傳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眞忠臣也管子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金石謂其守志堅固不可奪也）用力者爲任鄙。戰如賁育。守爲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古之善守者。（元別提）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山曰內儲說法刑棄灰傳曰無棄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爲易故行之）故小人與君子俱正。（君子小人元易地從山氏正）盜跖與曾史俱廉。（曾曾參史史魚）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赴谿而掇金。則身

孫鑛曰扶[illegible]戀切。

不全。賁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明主之守禁也。賁育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害於其所不能取。故能禁賁育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愿。邪者反正。大勇愿。巨盜貞。則天下公平。而齊民之情正矣。（圖申鑒云投百金于前白刃加其頸雖巨跖弗敢掇也善立法者若茲則終身不掇矣故盜跖可使與伯夷同功）人主離法失人。（元別提）則免於伯夷不妄取。（免元作危從并氏正物曰下皆伯夷亦危也伯夷則不妄取故云感謂物設似通然觀下不免字則牽强）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禍也。（也上一有何字）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世。故立法度量。（法與度量治國之本）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物曰不失衆名也）而盜跖不得非。（物曰不得爲非也）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强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

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物曰謂不失其所也）姦人不徼幸。寄千金於羿之矢。（物曰謂置千金於羿彀中也）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故天下無邪。羿巧於不失發。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售。而盜跖止。如此。故圖不載宰予。不舉六卿。（宰予闞止也齊之闞止晉之六卿皆亂臣也圖傳其事以爲世戒圖周禮秋官丹圖注雖畫蒍之屬有圖象者也）畫不著子胥。（畫元作書從并氏正下云忠臣無失身之畫）不明夫差。（下云君人者無亡國之圖并曰明亦著也）孫吳之略廢。盜跖之心伏。（孫武吳起皆善兵略者廢謂無所用也伏謂絕覬望也）人主甘服玉堂之中。（物曰甘服猶垂拱也圖老子甘其食美其服謂無外慕也陸賈新語耆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解嘲歷金門上玉堂其語本此）而無瞋目切齒傾取之患。（瞋一作瞑非魏策日夜搤腕瞋目切齒注瞋張目也刺客傳索隱曰切齒謂齒相磨切也奮怒之意物曰切齒下藏於字衆脫下亦衍）人臣垂拱於金城之內。（圖垂衣拱手謂晏然無事也管子命之曰金城三都賦金城石郭注）

（謂堅也。）而無扼腕聚脣嗟唶之禍。（索隱曰，掌後曰腕。勇者奮厲，必先以左手扼右手也。聚脣，蓋謂數者必聚脣吁唫也。或焦脣誤。呂春秋，焦脣乾肺。或聚眉誤。創攢眉也。傍注，唶子夜切，鳴也。此謂君臣晏然無事矣。圖嗟痛也。唶歎也。鄧析子，恬臥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治，豈在振目搤腕，手執鞭朴，而後爲治歟。）服虎而不以柙。（馬融云，柙檻也。）禁姦而不以法。（傍注，無法，聖人所難，法立，中人易守。）塞僞而不以符。（符節所以合信。）此賁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柙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備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爲符非所以豫尾生也。（史記，蘇秦曰，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燕策注，鮑，微生高也。物曰，豫備也。）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圖謾欺也。）不恃比干之死節。（不下一有獨字。）不幸亂臣之無詐也。持怯士之所能服。（持猶守也。一作恃。）握庸主之所易守。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爲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

此。（此上一有如字。圖東京賦，洪恩素蓄，人心固結。注，國語，寗莊子曰，民無結，不可以固。）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明於尊位必賞。（賞一作法。）故能使人盡力於權衡。死節於官職。（圖上文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通於賁育之情不以死易生。（一句讀，下句同。）明於盜跖之貪不以財易身。（明一作惑，誤。）則守國之道畢備矣。

用人第二十七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圖東京賦，應天順人。注，周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

松皐圓曰，此言廢法不可爲治。

茅坤曰，刑名家開口見不脫賞罰二字。

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各得其材能所宜也。物曰，如宜其室家之宜。友人鈑子道曰，如與子宜之之宜。圖揚權篇，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物曰，兼官則責多而力不給也。負荷也，任也。圖管子，必負以恥。注，負猶被也。）故內無伏怨之亂。（物曰，伏怨，蓄怨也。）外無矯服之患。（外詐服事，莫盡忠也。圖佩文作焉服。）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言。（言元作訟，從飭令篇。）爭訟止。技長立。則強弱不鬭力。（物曰，鬭角通。）冰炭不合形。（謂賢愚功罪自分也。）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釋法術而心治。（物曰，謂以心爲治也。）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奚仲見難勢篇。守曰，治要無度字。）廢尺寸而差短長。（物曰，差次也。）王爾不能半中。（半中二字宜作成半圓。姦劫篇，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下守字治要作執。圖淵鑑同。藝文類聚無尺寸二字。）君人者。能去賢巧之

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而字從治要補。）則人力盡。而功名立。明主立可爲之賞。（元別提。）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不見子胥之禍。不肖者少罪而不見傴剖背。（見安危篇。）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谿。（遇一作過。謂刑法正，則無辜者不陷也。）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中適也。山曰，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圖管子兵法，有三官，一曰鼓，二曰金，三曰旗。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君人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上云心治也。）如此則怒積於上。而怨積於下。（禁之不止，令之不行，故上怒也。言賞不信，言罰不當，故下怨也。）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

孫鑛曰、此等語、又最忠厚。

危矣。明主之表易見。（元別提。）故約立。（賞信罰必、故民服矣。）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爲。故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動。隨繩而斲。（圝治要引尸子、陳繩而斲之、則巧拙易知也、淮南子、循繩而斲、則不過矣。）因攢而縫。（山曰、攢鑽通、字典引韓書通云、劉通作攢、剪衣之形、隨其形而縫之也、圝嚴助傳張揖注、劉古剪字。）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之誅。故上居明而少怒。下盡忠而少罪。聞之曰。（元別提。）擧事無患者。堯不得也。（物曰、謂雖堯不能也。）而世未嘗無事也。（也一作之、秦策、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則橫也。）君人者。不輕爵祿。不易富貴。不可與救危國。（易亦輕也、圝重爵祿、而不能賞人、非所以厲廉恥也、徼富貴而不能下人、非所以招仁義也。）故人主。（一作明主。）厲廉恥。招仁義。（物曰、恥字下蔵以字、山曰、招猶揭也、莊子、自虞氏招仁義以亂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圝東京賦、招有道於側陋、注、招明也、雖一篇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昔者介子推無爵祿。而義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股。（股元作肌、寫者誤、莊子、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說苑、介子推從者懸書宮門曰、龍饑無食、一蛇割股、圝韓詩外傳、晉公子重耳之亡也、過曹里鳧須以從、因盜其資而逃、重耳無糧餒不能行、介之推割其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行。）故人主結其德。書圖著其名。人主樂乎使人以公盡力。而苦乎以私奪威。（私威竊柄、主之所惡。）人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乎以一負二。（舊注、謂一身兩役、君不諒也。）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授任責成、故公忠盡力、不負兼官之責。）上下之利。莫長於此。不察私門之內。（謂不能燭姦情也。）數以德追禍。（此句元在偸快下、從諸家說移置于此、蓋傳寫誤、舊注、禍賊當誅、而反以德報之、圝親幸姦人、若追禍而及之也、佩文、追作返。）輕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細過。長侮偸快。（物曰、重事而輕慮之、薄罪而厚誅之、細過而久怨之、偸快而長侮之。）是斷手而續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患。（物曰、謂易主也、自主言之、故不云主而云身、圝孟子、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不聽、則易位、案易身卽易位也。）

楊愼曰、鞭辟入裏。

孫鑛曰、設喩起下。

人主立難爲。（元別提、物曰、難爲之法也。）而罪不及。（物曰、不矜不能也。）則私怨生。人臣失所長。而奉難給。則伏怨結。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喜則譽小人。賢不肖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主。（傍注、人主喜怒無常、則臣下生心、足以召亂。）使燕王內憎其民。（元別提。）而外愛魯人。則燕不用。而魯不附。民見憎。不能盡力而務功。（爲君見憎、孰敢效忠。）魯見說。而不能離死命。而親他主。（物曰、離死命、不悶死生也。）如此則人臣爲隙穴。而人主獨立。（爲隙穴、謂挾姦盜之心也、備內篇、相爲耳目、以候主隙、孟子、鑽穴隙以相窺、物曰、如宮室有隙穴、謂內朽也、圝隙突、隙穴、蟻穴、見喩老篇。）以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此之謂危殆。釋儀的而妄發。（元別提。）雖中而不巧。（物曰、儀的的也、的爲射者表儀、故謂的爲儀、如井儀亦爾、圝呂春秋、今夫射者儀毫而失牆、注、儀望也。）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姦人不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有刑法。（山曰、極訓曰殛。）而死無螫毒。故姦人服。（傍注、聖人以無心行法、故人不怨。）發矢中的。賞罰當符。（圝主道篇、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堯復生。羿復立。（物曰、謂雖曰堯羿再生可也。）如此則上無殷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德極萬世矣。夫人主不塞隙穴。（元別提、物曰、隙穴者宮室所以傾覆也。）而勞力於赭堊。（物曰、外飾也、圝赭赤土、堊白土。）暴雨疾風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謂不能厲耕戰之士、而徒慕古之勇士也。）不謹蕭牆之患。而固金城於遠境。（圝論語鄭注、蕭之言肅也、牆謂屛也、方案記郊特牲、周人尙臭、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旣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愼諸此、卽蕭牆之義、如後世以椒塗壁曰椒房之比。）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旦起。（喩急。）

孫[illegible]曰、[illegible]無、

陳深曰、得天得人得技得勢、則功名身成。

孫鑛曰、公子同好用兩非字法、是波調、是唱腔、亦自可喜、合二篇一見、覺固佳。

（難也。）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於古。無使越人以救中國溺者。（下使元作思、音之誤也。山曰、此喻見說林上。）如此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功名第二十八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山曰、喻老篇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趣音促。）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進而名成。（進上元有推字、從治要刪。）若水之流。（號令行而不窮窒也。）若船之浮。（因其自然、不役私智。）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夫有材而無勢。（元別提此段、論勢位也。）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而下臨千仞之谿。（一作則臨十仞之谿。孟子、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山曰、荀子、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居者然也。）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為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為匹夫。不能正三家。（難勢篇作不能治三人、義同。）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沈。非千鈞輕。錙銖重也。（鈞一作金、非。藝文類聚、輕下有而字。）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山曰、載戴通、下不載於世同。國語注、載奉也。）故安。眾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

舊本題注、解既通、題意亦解、細不施、於道疏儀此篇。

御忠臣。（一疊主字、衍。）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待而成。形影相應而立。（待一作持。七啓注、立作生。謂臣輔君立功、如影之從形也。）故臣主同欲而異使。（便作使、寫者誤。內儲、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兼官則力難給、功不成也。山曰、此喻又見外儲。淵鑑、持作須、影作體、立作生、拍作拊、不能兩成作則不兩成、兩手俱書、心不得事、故不成也。）故曰。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國君倡、臣應。桴擊鼓杖。）技若車。事若馬。（物曰、技謂臣之材、事謂臣之職。）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便於事。（便一作易。）立功者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不足謂有餘也。足猶饜也。）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者也。（一無者字。名實相副、乃能及遠。）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世。（物曰、謂不為世所推奉也。）則功不立。名不遂。（遂成也。）故古之能致功名者。眾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誠。（誠作成、寫者誤。上云、親近者不足於信。）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尊者謂貴戚大臣也。傍注、人主德盛則勢尊、勢尊則多助、多助之至則功名成。）如此。故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解嘲注、太作泰、長一作常。太山喻高。）而日月之明。（文選注、明作名、通。）久著於天地。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名一作功。）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效一作收。）

大體第二十九

古之人君全大體者。（元無人君二字、從四子講德論注補。）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全大體、謂持治國之大要、無闕也。天地覆載無私、江海廣大能容、山谷高深莫測。物曰、望觀亦因字意。孟子、從其大體為大人。禮記、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日月所照。四時所行。（國治要無所字。）雲布風動。（國德澤雲布四

王棒讀曰。此書似禮記。軼書。騷新。超然上乘。

（方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已。（山曰治要私作心。）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謂不雜私智也。）不逆天理。（奉天時也。）不傷情性。（順人情也。）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淵鑑察難知作索瘢。）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荀子辨姦物引繩以持曲直南史張緬居憲司推繩無所顧望。）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必循法也。）守成理。（物曰現成之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在乎人。（賞罰隨是非。禍福隨善惡。）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散。（■絲之不雜曰純木之未斲曰樸莊子唐虞始爲天下梟淳散樸淮南子注梟澆同。）心無結怨。口無煩言。（尚書結怨于民左傳嘖有煩言注煩言忿爭。）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幢。（秦策天下駿雄■駿後音同字彙補創作戕幢作旛佩文創作戕釋名創戕也。）

（慧琳云創古文戧韓延壽傳晉灼注幢旌幢也顏注幢麾也此謂搴旗之勇士不賊害其命於戰陣也吳子教戰之令強者持旌旗尉繚子力卒謂經旗全曲六韜有拔距伸鉤強梁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力之士。）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廣絕交論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鐘鼎注墨子曰琢之盤盂銘於鐘鼎傳於後世又呂春秋功名著于盤盂銘篆著于壺鑑又云功績銘乎金石著乎盤盂注盤盂之器皆銘其功也趙策著之盤盂鮑注取太公爲武王作盤盂之銘非也漢忠及田蚡傳有孔甲盤盂與此不同。）記年之牒空虛。（國家平安無事可書■如竹書紀年類三代世表云余讀諜記。）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鉤視規矩。舉繩墨而正太山。（匠石出莊子■鉤所以爲曲也莊子直者中繩曲者中鉤一作鈞非。）使賁育帶干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威於壽。（威作盛寫者誤。）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

樹弔說同李瑚所駁。

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離如罹離於羅之離■內儲勢重者人主之淵也君者勢重之魚也。）如此。故天下少不治。（少一作無。）上不天（元別提。）則下不徧覆。心不地則物不必載。（物曰所君上之心當如天地也必畢通■治要作畢。）太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擇一作澤管子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李斯書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陳思王表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注墨子曰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己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爲天下器。）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寄形謂體之也論語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成焉。）歷心於山海。而國家富。（字書歷錯也莊子交臂歷指墨子非攻下篇歷爲山川歷籀義同藉因也又與措通置也置心如太山江海謂其高大無不容也物曰如因山谷也字曰治要歷作措。）上無忿怒之毒。（■治要毒作忘。）下無伏怨之患。（字曰治要怨作窓。）上下交樸。（樸無飾也一作順。）以道爲舍。（喻老篇爲之欲之則德無舍無有姦

許所以舍止于道也物曰舍宅也。）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此卷六篇文義綴屬一意貫串如後人強分立篇目者觀者詳焉。）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八　終

孫鑛曰是連珠之鑄句者絕精雋畫公子有此奇張榜曰讀此六韓大體奇可與管子宙合參觀誠連珠演連珠之源始猶本書注儲說華於辭人之進不相中藉賞傳可以數氣必罰可以禁邪巧詐可以得人之情權言可以悟主取其術而不敢其必用之亦可以助政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九

內儲說上

江都　松皐圓纂聞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一本七術二字別提下篇六微同○索隱曰明君執術以御臣下利之在己故曰內也舊注儲聚也謂其所聚說皆君之內謀也。圓謂儲蓄其說以備人主之用也儲說分內外外儲分左右皆以簡編重多非有他義例也猶老子經分上下莊子篇分內外也○圓案儲說古人或謂之連珠楊升庵外集云北史李先傳魏帝召先讀韓子連珠二十二篇韓子韓非子韓非書中有連語先列其目而後著其解謂之連珠據此則連珠之體兆于韓非任昉文章緣起謂連珠始於揚雄非也）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七術一曰。衆端參觀。（備內篇衆端以參觀舊注衆事之端相參而觀也）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固守其聽而不惑貳故曰一聽物曰謂一一聽之而一一責之）五曰。疑詔詭使。（物曰疑詔以疑事告命之舊注疑危而制之譎詭而使之則下不敢隱情也）六曰。挾知而問。（以我所知而佯問之與孟子挾貴挾知別）七曰。倒言反事。（舊注或倒其言或反其事則姦情可得而盡也）此七者。主之所用也。

觀聽不參則誠不聞。（圓觀行聽言不相參察則其實情不上聞也）聽有門戶則臣壅塞。（物曰謂君所聽信唯一人猶家所出入唯一門也圓案臣當要路則羣下出入皆由之如門戶然所以壅蔽君明也）其說在侏儒之夢見竈。與哀公之稱莫衆而迷。（與字元在惠子上從山氏移于此○此事具于傳故不煩說下皆倣此）故齊人見河伯。（物曰使王見河伯也）惠子之言亡其半也。（圓侏儒哀公二事觀聽不參聽有門戶也齊人惠子二事謂誠不聞與臣壅塞也）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而江乙之說荊俗也。（乙一作乞山曰說苑新序並作江乙楚策注江乙魏人後乃事楚圓案豎牛江乙二事皆證壅塞之禍也）嗣公欲治不知。（舊注謂不知治術也）故使有敵。（嗣公嗣君也呂春秋注衛平侯之子也秦貶其號曰君敵謂使其貴勢匹敵以相參也）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而察一市之患。（一有也字圓事文要立同積鐵喻周密也一市喻衆口也謂明主周衛事事有備不爲衆口所詐惑也）

張榜曰式怒蛙奇

參觀一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與子產之教游吉也。故仲尼說隕霜。而殷法刑弃灰。將行去樂池。（史記惠文君七年樂池相秦注池音他正義云樂音岳池徒河反又趙武靈王十一年使樂池送公子職於燕傍注將行官名圓案大人賦使勾芒其將行兮顏注領從者也物曰謂辭樂池而去也）而公孫鞅重輕罪。（物曰謂使輕罪重也）是以麗水之金不守。而積澤之火不救。成驩以太仁弱齊國。（物曰謂以齊國爲宮弱也）卜皮以慈惠亡魏王。（物曰亦謂以魏王爲必亡也）管仲知之。故斷死人。（物曰斷斬也）嗣公知之。故買胥靡。

必罰二

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物曰賞譽重而賞輕而譽也舊注謾欺也）賞譽厚而信者。下輕死。其說在文子稱若獸鹿。故越王焚宮室。而吳起倚車轅。李悝斷訟以射。宋崇門以毀死。（以居喪善毀見賞而人倣致死）勾踐知之。故式怒鼃。昭侯知之。故藏弊袴。厚賞之使人爲賁諸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鱣。是以效之。（效白也又光明知其理也舊注拾蠶握鱣而不懼者利在故也此得利忘難之效也物曰謂效其拾蠶握鱣也）

賞譽三

一聽則愚智必分。（必元作不下必參同傳寫訛耳八經篇聽不一則後悖於前後悖於前則愚智不分與此正相反也守聽不貳）

（能使臣言前後相符，不得容詐，則其智愚自分，不得掩也。）責下則人臣必參。（互相參督不成姦也。國八經篇一聽則毋墮壑之累。又云聽不參則無以責下。）其說在索鄭與吹竽。其患在中子之以趙紹韓沓爲嘗試。（趙一作道。非荀子嘗試之說錄起矣。注，謂假借以事試爲之也。莊子曰嘗試論之。又秦策，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注，嘗亦試也。）故公子汜議割河東。而應侯謀弛上黨。（魏之索鄭，素無此理。而韓王患之，可謂恐矣。混同吹竽，必三百人，其濫極矣。中子先使近臣伺主意而後發言。公子汜議和，設兩端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應侯受韓趙之賂，欲爲之移上黨之兵，而以臨東陽爲辭。又不肯堅執其議，留爲逃罪之地。反問王曰，王意如何。此皆挾詐爲嘗試之說，以愚弄其君者也。一聽責下，則臣下不得爲此行以欺主也。）

一聽四

數見久待而不任。（數經引見，待命已久，而未肯委任其人。謂選材能，察言行，用人之不輕忽也。）姦則鹿散。（物曰，節下龐敬事。）使人問他。則不鬻私。（舊注，鬻猶賣也。圓案，使私人先微探聞他事情，然後言之，則其摘發如神，衆皆畏懼，不肯賣其私也。）是以龐敬還公大夫。而戴驩詔視輼車。（驩一作讙。物曰，詔令也。）

周主亡玉簪。商太宰論牛矢。（商宋也。宋太宰即戴驩也。上云戴驩，故此云商太宰。舊注，故亡玉簪以求神明之譽，詭論牛矢以求聽察之名。）

詭使五

（舊曰僕語不實質。）

挾知而問。（知元作智，下同，從經文正。）則不知者至。（舊注，挾已所知而有所問，則雖不知者，莫不皆知也。圓案，韓昭侯知南門外黃犢食苗，下令禁之，而昭侯所不知之三鄉，舉而上之，是不知者至也。圓挾懷也藏也。）深知一物。衆隱皆變。（物事也。舊注，謂於一物知之能深，則衆隱伏所不知者，莫不變而露見矣。）其說在昭侯之握一爪也。故必審南門。而三鄉得。（審即上云深知之義。）周主索曲杖而羣臣懼。卜皮事庶子。（事猶役也。謂密役使庶子，令其佯愛御史之妾，探其陰情也。）西門豹詳遺轄。（傳文詳作佯，通。）

挾智六

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舊注，倒錯其言，反爲其事，以試其所疑也。）故陽山謾樛豎。（樛姓也。韓有樛留。人聞訓注，豎小使也。）淖齒爲秦使。（謂使私人詐爲秦使。）齊人欲爲亂。子之以白馬。子產離訟者。嗣公過關市。（圓市當作吏。）

倒言七

右經（一接前行）

㊀（一作傳一，下倣此例。傍注凡九事。）（侏儒之夢見竈）衞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衞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侏儒短人。文選注作朱儒。踐似人姓名。踐一作賤。難四篇作淺。皆誤。物曰，踐謂夢有驗也。圓左傳，亦晉之妖夢是踐。注，踐厭也。案王莽傳注，厭當也。周語，克厭天心。注，厭合也。又左傳，並襲於夢。襲亦合也。踐即夢協之義。）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圓詩傳，日君象。）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劉禎詩，衆燭八紘內。）一物不能當也。（傍注，當蔽也。山曰，八經篇，邪說當上。）人君兼燭一國。

（一有人字。）一人不能擁也。（舊注，一人不能擁君之明也。案擁壅通。）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列子，煬者避竈。釋文，煬音揚。司馬彪云，對火曰煬。淮南子云，富人衣纂錦，貧人煬竈口。舊注，謂一人煬則蔽竈之光，故後人不見之，煬然也。）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一無上者字。舊注，此言彌子瑕專擅蔽主明也。）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

（哀公之稱莫衆而迷）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物曰，謂莫衆之與，則迷也。圓與衆謀事，而迷惑者無之。）今寡人擧事。（擧行也。）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謂其直議，不比周也。）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軌迹也。一辭同迹，謂其阿比也。）擧魯國。盡化爲一。（舊注，擧國盡化爲一，則安得論其是非也。）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一曰。晏嬰

初潭李曰。妙語。

茅坤曰。此是戰國策士之談。

孫鑛月峯扶疏潤。

聘于魯。（元作晏嬰子聘魯。竄者誤。一作晏子聘魯。圓晏子春秋同。）哀公問曰。（山曰晏子春秋作昭公。似勝。）語曰。莫三人而迷。（山曰論語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圓衆篆文眾。國語人三爲衆。）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物曰謂一其言於季氏之私也。其言皆私季氏也。）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齊人見河伯）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河伯水神也。竹書紀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鬭。五雜俎云。洛伯河伯乃二諸侯也。而後世傳會之。遂以馮夷爲河伯之名也。山曰左傳昭大神要言焉。圓大神尊大之神。左傳用昭乞盟于爾大神。荀子居如大神。動如天帝。）王何不試與之遇乎。臣請使王遇之。爲壇場大水之上。而與王立之焉。有閒大魚動。因曰。此河伯。（舊注直信一人之言。故有斯弊。傍注。姦臣設事以愚其君。皆此類也。圓說文壇祭場也。場祭神道也。顏師古曰築土爲壇。除地爲場。上濱也。如川上汶上之上。）

（惠子之言亡其半也）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荊。（魏策作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而惠施欲以齊荊偃兵。（舊注謂以齊荊爲援。則秦韓不敢加兵。故兵可偃也。圓呂春秋古學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之所自來者上矣。管子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顯學篇宋榮子之議設不鬭爭。蓋惠施述寢兵之說也。）二人爭之。羣臣左右皆爲張子言。而以攻齊荊爲利。而莫爲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爲不可。攻齊荊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圓惠子未言。而王先發。故云王言曰。如家語孔子遂言曰。論語曾子言曰之類皆是。）攻齊荊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爲然。惠子曰。（曰元作因。誤。策作惠子謂王曰。）說不可不察也。夫攻齊荊之事也誠利。（補攻字。）一國盡以爲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荊之事誠不利。一國盡以爲利。何

張榜曰。當時利口之徒。俱是如此。

陳深曰。敘事不及左氏。

楊愼曰。與齊桓公事同。

愚者之衆也。凡謀者疑也。（呂春秋凡謀者疑也。疑則從事斷義。舊注有疑然後謀也。圓左傳耆難爲謀。）疑也者誠疑以爲可者半。以爲不可者半。（舊注若誠有疑。則半可半不可。）今一國盡以爲可。是王亡半也。（舊注無致疑之人。故曰亡其半。）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物曰固謂其固然之理也。圓策云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況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爲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耶。亡羣臣之智術也如是其同耶。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羣臣之智術也又非皆同也。是其有半塞也。所謂劫主者失其半者也。）

（豎牛之亂叔孫）叔孫相魯。貴而主斷。（主其制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見昭四年。）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圓玉藻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壬請之叔孫者敬父也。）豎牛欺之曰。吾已爲爾請之矣。使爾佩之。壬因佩之。豎牛因謂叔孫。

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豎牛曰。壬固已數見於君矣。（一無君矣二字。）君賜之玉環。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左傳云遂逐仲壬奔齊。）壬兄曰丙。豎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爲丙鑄鐘。鐘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爲請。又欺之曰。吾已爲爾請之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逐之。（左傳云又使拘孟丙而殺諸外。）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爲謝叔孫。叔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物曰去上聲。內入聲。）曰。叔孫不欲聞

淏陳曰。此是記喩。

人聲。因不食而餓死。（死一作殺。）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爲人僇。（人指豎牛。）此不參之患也。

（江乙之說荊俗）江乙爲魏王使荊。謂荊王曰。臣入王之境內。聞王之國俗曰。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山曰。家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王曰。有之。然則若白公之亂。得無危乎。（然上楚策有江乙曰三字。舊注。不言人惡。則白公得成其姦謀。故危。策注。白公太子建子勝。哀十六年。建以讒奔鄭。鄭人殺之。勝請伐鄭。子西不從。勝怒殺子西。劫惠王。）誠得如此。臣免死罪矣。（舊注。有惡不言。何罪之有。）

（嗣公欲治不知故使有敵）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省子注。君作公。世作泄。下同。假勝。案。泄姓也。陳有泄冶。魏世家。如耳見衛君。索隱。魏大夫。案。如耳初居衛。後乃事魏。）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己也。（省注。無乃下其字。）乃貴薄疑以敵如耳。（敵下一有之字。說山訓。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呂春秋。衛嗣君欲重稅。薄疑止之。外儲。薄疑謂趙簡主。蓋初居趙。後乃事衛。）尊魏姬以耦世姬。（省注。作魏妃。耦作偶。耦猶敵也。）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下偪上。（賤者得議貴者之過。是在下者使逼在上者也。一作下必坐上。圓管子。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鈞等也。物曰。勢重謂威權也。）則是益樹壅塞之臣也。（謂無御下之術。而兩用之。使其敵耦。則彼將各立黨以欺主也。爲敵更甚。）嗣君之壅乃始。（自是始也。衛世家。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一作乃殆。毛詩。殆與公子同歸。傳。殆始也。）

（明主推積鐵之類）夫矢來有鄉。（舊注。鄉方也。山曰。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物曰。鄉向同。下一鄉同。）則積鐵以備一鄉。（舊注。謂聚鐵於身。以備一處。即甲之不全者也。圓積鐵謂鍊鐵者。葉葉積累。更迭煅鍊。乃爲精鐵也。）矢來無鄉。則爲鐵室以備之。備之（二字剩衍。）則體不傷。（芥隱筆記。鐵室鐵甲之遍身者。因樹屋書影。案甲自面至足各有名。不聞稱鐵室。詳其意。恐如昔人所云油衣以瓦爲之。則不漏耳。山曰。室室屋。舊注。甲之全者。自首至足。無不有鐵。故曰鐵室。）故彼以盡備之不傷。此以盡敵之無姦也。（物曰。敵備也。之指臣。羅內情不見。外姦莫闞人主之鐵室也。故人主周密如鐵室。則賤能議貴。下必偪上。則姦無從起矣。此盡敵之術也。）

集坤曰。語意暇整。跌宕傷賊。

淵續曰。有波有態。

（察一市之患）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龐恭疑即龐敬。魏策作龐葱。注。太子魏太子。）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圓馬援傳注。恭作共。太上有魏字。謂上有共字。）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策作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圓今乃信之。故更端云王曰也。）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策有面字。）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山曰。新序。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龐恭自邯鄲反。讒口果至。遂不得見。圓後漢書注。三人言成虎。作三人言而誠有虎。議作誇。察上有熟字。）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策云。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注。史不書太子質事。）

㈡（傍注。凡十一事。皆言誅罰必而人不犯。）（董子之行石邑）董闕于爲趙上地守。（上地蓋指晉陽。見十過篇。）行石邑山中。（圓句。唐韓翃有宿石邑山中詩。蓋取此語作題。如綿上山中類。徐廣云。石邑在常山。又括地志。在恒州鹿泉縣。藝文類聚。闕作安。淵鑑。邑作阜。中作見。屬下讀。鹽鐵論注同。）澗深峭如牆。（王融策秀才文。訪游禽於絕澗。注。作深澗峭如牆。圓山夾水曰澗。）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物曰。謂其傍鄉邑在其左右者。）曰。人嘗有入此者乎。（選注。問其左右人曰。嘗有人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選注。嬰兒盲聾狂悖。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圓藝文類聚。太息作歎。）使吾法之無赦。（法一作治。選注。使吾法無赦也。）猶入澗之必死也。（選注。無也字。）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爲不治之。（選注。則民莫敢犯。何爲不治。圓藝文類聚。人作民。）

業坤曰。歷世立法不宜有先。禮記曰。殷人先罰而後賞。及湯尙書。般大抵尙嚴刑。

（子產之敎游吉）子產相鄭。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莅人。（圖論語。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包咸曰。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故人多溺。（一無故字。）子必嚴子之刑。無令溺子之懦。子產死。（子上一衍故字。）游吉不肯嚴刑。（肯一作行。又作忍行二字。）鄭少年相率爲盜。處於藿澤。（左傳作萑苻之澤。圖萑藿同音桓。）將遂以爲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僅能尅之。游吉喟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敎。必不悔至於此矣。

（仲尼說隕霜）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何爲記此。（山曰。魯僖三十三年。冬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又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梅李冬實。

（一梅作桃。）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晉注。人君失道。臣下陵之宜矣。圖穀梁傳曰。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注。重謂菽也。輕謂草也。輕者不死。則重者不死可知。）

（殷法刑弃灰）殷之法。（李斯傳作商君之法。）刑弃灰於街者。（正義。作棄灰於衢者刑。山曰。漢志。秦連相坐之法。弃灰於道者黥。孟康曰。商鞅爲政。以弃灰於道必坋人。坋人必鬬。故設黥刑以絕其源也。圖鹽鐵論注。街作道。淵鑑同。初學記。作弃灰於街者刑。案。弃播弃也。雖輿而投諸路衢。非委置死灰於壒地之謂。）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於街。必掩人。（正義。掩作燔。晉注。灰塵播揚。善掩翳人。圖道如生財有大道之道。謂知治之大體也。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之道矣。字法同。掩謂乘其不備而襲之也。韓詩外傳。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掩人人必怒。怒則鬬。鬬必三族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圖周禮注。三族謂父子孫。秦紀如淳注。父族母族妻族。）雖刑之可也。（因鬬起獄。連累被害。故設此刑。圖初學記。掩作播。殘作殺。雖上有然則二字。淵鑑。播作燔。非。）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之猶其也。）而無離所惡。（物曰。離罹同。）此治之道也。（一無也字。）一曰。殷之法。弃灰於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弃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物曰。毅忍也。）曰。無弃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物曰。關由也。）古人以爲易。故行之。

（將行去樂池）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者。以爲將行。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爲有智。而使公爲將行。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人。而利足以勸人。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少客猶言下客也。趙策。尊虞商以爲大客。少客大客之反也。山曰。少如太宰少宰之少。圖孟嘗君傳所謂客之居下坐者也。）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物曰。從自也。）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

以亂也。嘗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爲卿相。彼不善者。我能以斬其首。（使字急管到此。）何故而不治。

（公孫鞅重輕罪）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晉注。今重輕罪。輕罪易避。故能無罪而不生亂也。）一曰。公孫鞅曰。（圖見商子靳令篇。）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也。（晉注。以重刑去輕刑。）

（麗水之金不守）荊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圓機活法。韓子。麗水在益州永昌郡。中有金。如糖浮出於水中。此金勝於他金。又楊升庵外集。荊南麗水。今之麗陽也。案。荀子注。引作淮南。非。）人多竊采之。（荀注。民多竊采之。）采金之禁。（句絕。）得而輒辜磔於市。（得捕得也。荀注。作行屬上句。荀子。斬斷枯磔。注。枯弃市。辜屍也。磔車裂也。周禮。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注。疈

（被磔牲也。或者枯與磔辜義同歟。又引此而云。疑辜卽枯也。又莊子。有辜人。謂犯罪應死之人。）所辜磔甚衆。（從荀注補所辜磔三字。）壅離其水也。（荀注。無此句。山曰。離讀曰羅。舊注。又設防禁遮擁。不令人輕近。其水也。羅謂會輒每事卽然也。周禮。殺王之親者辜之。注。辜之言枯也。案。枯刳通。玉篇。刳。空物腸也。壅離謂刑屍甚多。壅閼水流。而附離岸際也。）而人竊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舊注。謂犯罪者不必一一皆得。而有免脫者。人幸其免脫。而輕犯重罪也。）故今有人於此。（從山氏補人字。）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爲也。（予與通。山曰。又見呂春秋。）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爲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雖予之天下。不爲也。（一無雖予之三字。）

積澤之火不救

魯人燒積澤。（管子。齊之北澤燒火。注。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天北風。火南倚。（舊注。火勢南靡。）恐燒國。（國。周禮注。國中城郭中也。事文類聚。無人字。淵鑑。倚作向。）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者。（物曰。趣促同。）左右無人。盡逐獸。而人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illegible]藝文類聚。無作不。）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字曰句。）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雖悉國資賞之。不能充當其人也。爾當一作賞。藝文類聚同。國上有盡字。人作民。下文賞作罰。淵鑑同是。）請徒行罰。（罰元作賞。誤。徒獨也。不兼賞也。）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孟子。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此齊也。魯亦有此制耶。周禮。山虞使地之民守其厲禁。又云。春秋之斬木不入禁。注。禁者虞衡守禽之厲禁也。）令未下遍。（事文類聚。作令下未遍。淵鑑同。）而火已救矣。

孫鏘曰。太仁不可。以爲國。

成驩以太仁弱齊國

成驩謂齊王曰。（荀子注。成作戴。而云戴驩宋臣。蓋爲唐鞅所逐奔齊。）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

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照上所字。不上去所字。照略法。）對曰。王太仁於薛公。（物曰。謂優禮也。）而太不忍於諸田。（諸田公族。物曰。謂有罪也。）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薛公獨重。則他大臣失威。）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士不用命。所以取敗。）父兄犯法。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政亂於內。此亡國之本也。

卜皮以慈惠亡魏王

魏惠王謂卜皮曰。予聞寡人之聲聞。亦何如焉。（物曰。聲聞謂外人所稱也。）對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去聲。）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予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刑賞俱濫。招亡之道。）

管仲知之故斷死人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爲蔽。（管子。一馬其甲七。其蔽五。注。蔽所以捍車馬也。物曰。幬帷之屬。軍中以遮敵望者。山曰。蔽讀爲幣。淵鑑作幣。）材木盡則無以爲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爲也。非名之則利之也。（物曰。謂非以此爲名。則以此爲利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物曰。謂喪主也。山曰。當掌通。甘泉賦。伏鉤陳使當兵。掌喪者相喪禮者。）夫戮尸無名。（尸元作死。從山氏正。）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爲之也。

陳深曰。小有忍則大有所稱。忍於焚宮。則有伐吳之利。忍於損財。則有攻亭之賞。皆不情之爲也。

【嗣公知之故買胥靡】衛嗣君之時。（衛策無之字。）有胥靡逃之魏。因爲襄王之后治病。（策注。靡忙皮切。晉灼曰。胥相。靡隨也。顏曰。連繫使相隨而服役之。猶今囚徒以鐵連綴也。莊子注以鐵鎖相連繫也。圓案。賈誼傳徐注。胥靡腐刑也。此云爲魏王后治病。宜從徐義爲長。圓莊子釋文引崔注亦爲腐刑。）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使者五往。而未許也。）乃以左氏易之。（外儲。吳起衛左氏中人也。舊注。左氏都邑名。策注。衛地缺。吳注。恥其失。致靡刑。故必贖之。）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胥靡。可乎。君曰。（君元作王。從策正之。）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策注。大小謂國。山曰。虞書。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商書。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否德罔大。墜厥宗。物曰。謂治法不以小忽之。則無大亂。）法不立而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圓策云。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爲治。民無廉恥。雖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舊注。徒獻胥靡。不取都金。）

㊂（傍注。凡十二事。皆言賞信而人自奮也。）【文子稱若獸鹿】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圓文子修老氏之道。著書數篇。）對曰。夫賞罰之爲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山曰。語本老子。）若如臣者。（圓猶左傳若而人。列子如而夫者之比。猶云凡庸也。）猶獸鹿也。（圓李斯傳。禽鹿視肉。）唯薦草而就。（管子。薦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注。薦茂草也。音子見反。莊子。麋鹿食薦。注。稠草也。舊注。獸鹿就薦草。人臣歸厚賞。）

【越王焚宮室】越王問於大夫文種曰。吾欲伐吳。可乎。（一無文字。吳越春秋。大夫種姓文。名種。字子禽。）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圓淵鑑。吾作君。）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死者。（元作者死敵。）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一作北降。圓救火者死。藝文類聚作救火而死者。）人塗其體。被濡衣而走火者。（走一作赴。圓淵鑑。人作民。之二字。無而字。）左三千人。右三

劉辰翁曰。商君徙木之令亦然。

以射決獄。

千人。（物曰。以泥塗體。以水霑衣而被之。皆所以防火燒也。左右蓋其軍制。）此知必勝之勢也。（墨子。昔越王勾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而進之。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越王擊金退之。圓左右越王好士。宮門左右舍食客也。韓詩外傳。昔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右千人。何爲不好士乎。卽此類也。事文類聚亦載此事。發端作越王思報吳。冬則抱冰。夏則抱火。其餘與藝文淵鑑所引韓子文同。）

【吳起倚車轅】吳起爲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物曰。亭亭障。圓大學衍義補。案班史武紀所謂城障列亭。匈奴傳所謂建塞徼起亭隧。是乃古人候望之所。今世所謂營堡墩臺之類也。）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時來蹂踐禾稼。）去之則不足以徵甲兵。（舊注。亭小故也。）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南門之外者。（從山氏補於字。）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還音旋。謂不遑延也。）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

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二字衍文。）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圓初學記作赤菽。困學紀聞淵鑑同。樊噲傳。賜爵國大夫。正義云。爵第六級也。山曰。呂春秋亦載此事。國大夫作長大夫。）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李悝斷訟以射】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史記。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漢志。李子三十三篇。注。李悝相魏文侯。富國強兵。）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圓漢書顏注。狐之爲獸。其性多疑。每渡冰河。且聽且渡。故言疑者稱狐疑也。）令之射的。（舊注。的所射質。圓藝文類聚的作狗。佩文淵鑑同。）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戰射也。（圓類林。無此七字。戰字疑衍。與善音近。）

【宋崇門以毀死】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莊子。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死

（者牛。物曰、崇門巷名。）上以爲慈愛於親。（物曰、上指宋君。）擧以爲官師。（顧居喪致瘠曰毀、師長也。禮記官師一廟、穆天子傳注、官師羣士號也。）明年人之所以毀死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爲愛之也。而尚可以賞勸也。況君上之於民乎。

勾踐知之故式怒鼃 越王慮伐吳。（舊注、慮謀也。）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鼃。（物曰、謂鼃勝者。）乃爲之式。（物曰、式軾同。論語疏、式者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爲敬名。）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爲其有氣故也。明年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譽之足以殺人矣。（殺一作勸。舊注、譽勇則人以頭獻。）一曰。越王勾踐見怒鼃而式之。御者曰。何爲式。王曰。鼃有氣如此。可無爲式乎。士人聞之曰。鼃有氣。王猶爲式。況於士人有勇者乎。（一無士字。）是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舊注、剄割也。）

故越王將復吳。（物曰、復報也。）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賞厚而信。則民不避水火。）臨戰而鼓之。（從翊說、補此二字。）使人絕頭刳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況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式怒鼃、避蟷螂、小術耳。猶可以鼓舞士氣。何況明主守法術、任賢智者、其所助成之功、豈止於是乎。）

昭侯知之故藏弊袴 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顧仁鄙之反畫。仲舒傳或仁或鄙。鵬虎曰、爲仁不吝。孫子、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不仁謂其鄙悋。）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主之愛一嚬一笑。（山曰、之字宜在聞下。顧嚬笑喜怒之小者、喜怒賞罰之小者、明主愼之不妄爲也。）嚬有爲嚬。而笑有爲笑。（物曰、爲者去聲。）今夫袴豈特嚬笑哉。袴之與嚬笑遠矣。吾必待有

茅坤曰、心有所利、則忘有所忘、此必然之義。

孫鑛曰、應對適中、機故靈。

王維楨曰、綜核之、則無其竽矣。

功者。故收藏之。未有予也。

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鱣 鱣似蛇。蠶似蠋。（郭璞云、蠋似蠶、大如指。）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鱣。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爲孟賁。（已見說林。顧百家類纂有矣字。）

㊃（凡五事、皆謂主聽惑而臣欺之。）**秦鄭** 魏王謂鄭王曰。始鄭梁一國也。（秦策注、新鄭、榮陽是時已爲韓、策凡言鄭者韓也。魏都大梁、因稱梁。）已而別。今願復得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羣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鄭公子謂鄭君曰。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爲故魏。而可合也。則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呂春秋載、魏惠王欲使韓復立昔後而韓對以魏先立之、魏王乃止。其事與此所記相類。此皆設事以試人智之說、秦策齊太后以玉連環、亦此類。）

吹竽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舊注、廩給也。顧佩文以作比。）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顧淵鑑引此而云、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齊吹南郭先生不善竽而濫於三百人之中、以食祿。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先生乃逃。事文類聚文同。不善竽作不知竽。）一曰。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而聽之。（顧事文類聚、田嚴曰、使一一吹之、乃知其濫也。）

申子之以趙紹韓沓爲嘗試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物曰、句。）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疑己外市也。（之下一有欲字。舊注、爲外請兵、取其貨利、故曰外市。）不則恐惡於趙。（不方有反。惡如字。謂失趙之交也。）乃令趙紹韓沓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許不之貌見於事動、可以偵察、故曰動貌。）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得趙謂得趙意與之交善也。韓策云、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

（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鼂曰子皆國之辯士也夫爲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

公子氾議割河東

三國兵至。秦王謂樓緩（秦元作韓寫者誤秦昭襄王策三國攻秦入函谷秦王謂樓緩注魏記魏襄三十一年與齊魏共攻秦樓緩趙人見穰侯傳昭王九年相秦而免）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何如。（策注河東大河之東非地名吳注講媾同國田齊世家湣王二十六年齊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關焉二十八年秦與韓河外以和秦世家昭襄王十年樓緩爲丞相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秦至鹽氏而還秦與韓魏河外及封陵以和十二年樓緩免魏世家哀王二十三年秦復予我河外及封陵以和據是則韓字誤明矣）對曰。夫割河東大費也。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公族與國同休戚故宜任此事）王何不召公子氾而問焉。（策氾作池）王召公子氾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策有王曰何也對曰六字）王今割河東而講。三國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

以三城送之。（策有此講之悔也句舊注三國自去又與之城是徒以三城爲送此悔之辭）不講三國入也。（一無入字誤入脫也）入韓（此二字舊注文混入正文）則國必大舉矣。（蘇秦傳王易國舉索隱曰舉猶拔也）王必大悔。（此下一衍王字）曰。不獻三城也。臣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爲我悔也。（爲猶若也如列子說符篇爲我死王必封汝呂春秋長見篇爲不能聽字法同下篇爲近王必掩口亦然）寧亡三城而悔。（句）無危乃悔。（元作無悔寫者誤倒兵入國危悔之無及故不爲也）寡人斷講矣。（策云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之兵乃退吳注緩之不自言池以兩悔言皆藉其主之術也案三城者武遂與韓封陵與魏齊城與齊武遂封陵在河東齊城無考事在年表秦昭九年下十一年書韓與齊魏擊秦與我武遂大事記謂卽此年事誤分也）

應侯謂弛上黨

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西周策注宛葉二縣屬南陽闕應侯秦相范雎也穰侯傳秦昭王十五年取楚之宛葉藍田陽夏皆楚地）斷河內。（國穰侯傳拔魏之河內）困梁鄭。（梁魏也鄭韓也）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弛上黨兵而已以臨東陽。（兵字元作在一二字字形似而誤分也已以晉同遂衍已字或不知已以通用而妄剩以字也弛弛同下文作弛易荀子境內之事有弛易齵差者矣弛移通案秦敗長平之眾取上黨發兵守之應侯意欲移易其戍兵以臨置之於東陽也東陽趙地見初見秦山曰爾雅矢弛也弛易也弛者移徙之義趙案白起傳秦昭王四十七年武安君坑趙降卒四十萬人趙人大震明年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卽是時事也應侯受蘇代之賂爲韓趙之請因爲韓趙游說欲移易守上黨之兵以緩韓趙之患也而特以臨東陽爲辭耳）則邯鄲口中蝨也。（謂可一嚙而盡也國爾雅蝨口上有齧字淵鑑同）王拱而朝天下。後者以兵中之。（物曰後者後至者舊注中傷也）然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荀子云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足而趨趙馮亭云上黨有城市之邑十七則雖被兵之餘其地繁劇富庶可知也國其處二字與甚劇字相似而剩衍也左傳行者甚眾釋文或本作其史孟荀傳劇子之言應劭注作處子二字形似故易混亂廣雅甚劇也）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奈何問之辭也上黨本韓地而近於趙應侯恐二國後或爭取其地因以爲己罪故卻問王使王自決也）王曰。必弛易之矣。（舊注謂移易其兵以臨東陽吾斷定矣）

⑤（傍注凡四事皆用伺察以得人之情）

龐敬還公大夫

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

夫而還之。（百官表公大夫秦爵第六等蓋魏亦置也物曰謂市數時悉放市人使去而特喚公大夫在市者使還也國案市者治市衆小吏也公大夫市者之長也國後漢明紀注商君爲秦制爵二十級其第七級有公大夫傳子曰領行伍兵）立有間。無以詔之。卒遣行。（物曰謂龐敬與公大夫同立少時而一無所告語之其卒悉皆放還也舊注不命而卒遣去使不測其由也）市者以爲令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姦。（物曰謂市人皆謂龐敬與大夫相語而大夫雖以實告之亦不信也國謂賤吏與其長互相猜懼故無阿同以爲姦利也）

戴驩詔覘輜車

戴驩爲宋太宰。（元無爲字從荀子注補）夜使人（物曰命人也）曰。吾聞數夜有乘輼車。至李史門者。（輼車車之有衣蔽者國說文輼臥車也）謹爲我伺之。（荀注有字在數上輼作轀下同至作之伺作司）使人報。（物曰所命之人來報白也）曰。不見輼車。見有奉笥而與李史語者。有間李史受笥。（荀注使人作使者無語者有間李五字舊注遺伺輼車故實奉笥本令伺奉笥彼當易其辭國說文笥飯及衣之器也）

周主亡玉簪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間。周主曰。吾知吏之不事事也。（舊注不事於臣之事也。案曹參世家。賓客見參不事事。注。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圝呂春秋注。事治也。周禮注。事任也。又案。事猶守也。論語。請事斯語矣。韓詩外傳。魏文侯曰。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於是吏皆聳懼。以君爲神明也。（元作爲君。從山氏正。圝聳音悚。一作悚。）

商太宰論牛矢

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始皇策高注。少庶子官名。圝商君傳。中庶子。索隱曰。周禮夏官。言之諸子。文王世子。謂之庶子。官有太中少。後世有左右中內外。）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衆牛車。僅可以行耳。（物曰。謂車衆塞路也。）太宰因誡使者。（卽少庶子。）無敢告人吾所問於女。（物曰。人下義以字。）因召市吏。而誚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圝主道篇。羣臣悚懼乎下。所猶分位也。呂春秋。四蛇得其所。）

⑥（傍注。凡五事。亦言伺察以得人之情。）

昭侯之握一爪

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圝人主翦爪。必收貯之。喪大記云。君大夫鬊爪。實于綠中。注。生時積而不棄。今死爲小囊盛之。而實于棺內之四隅也。）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圝效致也。）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臣不誠。（一無此字。圝爾雅翼作韓昭侯攦而佯亡一蚤。求之甚急。左右因取其蚤而殺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不誠也。淵鑑及佩文事文所載大同。攦下有痓字。其蚤作其蚤蝨。潛確類書亦爪作蚤。案爪蚤音近。蚤蝨之蚤。又作瓢。因誤解以爪作蚤也。遂少變文以適其說。杜撰甚矣。百家類纂。爪作瓜。不誠作誠。不割此以爪訛爲瓜。眛割爲副割之義。其無謂更甚矣。）

必審南門而三鄉得

韓昭侯使騎於縣。（物曰。謂命騎士。往縣巡視也。）使者報。（物曰。使者所命之人也。兩使字皆非行人之義。）昭侯問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山曰。毛詩。生于道左。箋云。道左道東也。圝儀禮注。凡

（楊倞曰。以臣伺君。陰陽狙詐之術。）

鄉內以入爲左右。鄉外以出爲左右。）昭侯謂使者。毋敢洩吾所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國有令。（圝百家類纂國作固。）而吏不以爲事。（事猶務也。）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爲明察。皆悚懼其所。而不敢爲非。

周主索曲杖

周主下令索曲杖。（蓋杖頭屈曲者。）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曲杖甚易得也。（元脫得字。圝淵鑑有得字。）而吏不能得。我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圝藝文類聚。忠下有我字。）吏乃皆悚懼其所。以君爲神明。

卜皮事庶子

卜皮爲縣令。其御吏汙穢。而有愛妾。卜皮乃使少庶子佯愛之。（物曰。佯愛妾也。）以知御吏陰情。

西門豹佯遺轄

西門豹爲鄴令。佯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之。而得之家人屋間。

⑦（傍注。凡六事。皆言用術。）

陽山謾樛豎

陽山君相衛。（衛魏也。此時衛削弱屬魏。如一國。故謂魏爲衛。猶韓之稱鄭也。下篇使齊韓約而攻衛。又云。宋石衛將也。皆指魏言也。陽山君。疑山陽君。魏人也。楚策魏策皆有此人。注。山陽屬魏。）聞王之疑己也。乃僞謗樛豎以知之。（此卽楚商臣。要江芊之故智。）

淖齒爲秦使

淖齒聞齊王之惡己也。乃矯爲秦使以知之。（矯詐也。謂使私人詐爲秦使者。佯謂淖齒則齊王必且以情告之。）

（齊人欲爲亂）齊人有欲爲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走王知之。（山曰、謂使走王所、而知其動靜也。）

（子之以白馬）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逗）白馬也。（詭言是何物也、因復詭言豈是白馬邪。）左右皆言不見。（是誠）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是詐）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

（子產離訟者）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謂繫之于別處）而無使得通辭。（使得一作得使）倒其言以告而知之。（一本外儲左上篇末有此章、使得作得使、倒作到之作也、倒反也、會注、謂倒此言以告彼、彼言以告此、則知訟者之情實。）

（嗣公過關市）衛嗣公使人爲客過關市。（關市宜作關吏、下並同。）關市苛難之。（一本外儲左上篇末有此章、爲作僞、無客過二字、苛作何、何難謂誰何譏難也、山曰、苛讀爲呵。）因事關市以金。（事謂賂之）與（衍文）

（一本無之）關吏乃舍之。（乃一作又）嗣公謂關吏。（謂一作爲）曰。某時有客過。而予汝金。（而下一有所字、予作與。）而汝因遣之。（此五字一作因賂之）關吏乃大恐。（一作關市大恐）而以嗣公爲明察。（一無而字、荀子注作衞嗣公使過客關市、賂之以金、後召關市問其有客過與汝金、汝廻遣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爲明察、又王世貞送劉憲謙序云、嗣公使人詐去、行金津吏、而抵津吏類、與今本所載異、抑別有見歟、關關吏乃大恐、百家類纂吏作市、非也。）

右傳（一無此二字）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九　終

一作直達去、若知諫練然却正、是以常爲變也。

陳深曰、事見左傳。

茅坤曰、上失其一、臣以爲百、是人主藥石。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

內儲說下

江都　松皐圓纂聞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物曰、在下臣也、謂以權借臣也、）二曰利異外借。（物曰、謂君臣所利各異、而臣必借外權以自重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爭。（物曰、參疑謂臣下勢相耦者也、）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爲百。（所謂上失扶寸、下得尋常者也、）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爲用。（外諸侯、內百官、皆爲之用、）內外爲用。則人主壅。其說在老聃之言夫魚也。（夫、元作失、誤、外儲左下、鄙臣將爲夫少室周、字法同、）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鬻懷尉。（謂人主愛其左右、溫言尉撫、則輒賣之以成威重也、懷、愛也、尉一作慰、圓、潤鑑同、非也、車千秋傳、尉安衆庶、顏注、尉、安之字、本無心也、是以漢書往往存古體字、）其患在胥僮之諫厲公。與州侯之一言。（山曰、宜作一口、）而燕人浴矢也。（圓、而猶與也、儲說前後尤多此法、須以義會、）

權借一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主利在公、正盡忠臣利在朋黨成私、故私義立則公義塞、）是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去害己者、）舉外事以眩主。（矯言外難、令主眩惑、必從己言也、秦策注、眩曰無常主也、故爲惑、）苟成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衞人之夫妻禱祝也。（元作妻夫、殺夾、）故戴歇議子弟。而三桓劫昭公。（劫一作攻、）公叔內齊軍。而翟黃召韓兵。（黃、傅文作璜、）太宰嚭說大夫種。大成牛教申不害。（成牛宜作成午、見傳、）司馬喜告趙王。呂倉規秦楚。（圓、規當作親、謂外交與之親也、）宋石遺衞君書。白圭教暴譴。

排語工隋、是漢書劉伍賛所自出。陳深曰、此段一句一事、如連環貫玉、每句用一而字、如讀之有貫串、此法則事實不能成患也、兩漢六朝多用此。

利異二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以門人捐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誅。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劓。費無忌教郄宛。而令尹誅。（忌、傳文作極、古音同、郄、史記左傳並作郤、案、集氏韻乘云、春秋宣九年晉郤缺、郤古郄字、漢有郄正、晉有郄超郄鑒、圓案、趙策郄疵、謂智伯注、郄、勅黎反、元和姓纂、已姓、青陽氏之後、據此則郄與郤本自不同、集氏合爲一、似誤、而韓子正作郄、則未可非也、）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楊升庵外集、走作逃、）故燒芻廥。而中山罪。（說文、廥、芻藁之藏也、）殺老儒。而濟陽賞也。（楊愼曰、古人文法、皆有所祖、班固漢書曰、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搆郤而晉厲弒、豎牛奔走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譖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宋景文唐書贊效之、爲姦臣贊曰、三宰嘯凶牝奪晨、林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謀元輿殲、崔柳倒持李宗覆、東坡贈宋書呂詩、用此法、又奇矣、其本並祖于韓子此文也、圓、門人、門者、公羊傳云、閽者何、門人也、）

似類三

事起而有所利。其君主之。（君元作尸、字畫殘缺、）有所害。必反察之。（反覆詳察、）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其反者。（圓、國有所害、則省察其享利者、臣有被害、則考覆彼徵利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圓、魏有兵害、而陳需享其利、）黍種貴而廩吏覆。（圓、爾雅、覆、審察也、）是以昭奚恤執販茅。（黍種貴則知廩吏必成姦、故覆治之、倉廩焚則知販茅者故火射利、故捕問之、皆國有患害、則察利之者也、圓、說文、販、買賤賣貴也、）而僖侯譙其次。（譙、責也、次謂其次當爲尚宰者、魏策、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文公髮繞炙。（圓、譙次繞炙二事、皆謂臣害也、）而穰侯請立帝。（秦立爲帝、則穰侯必益封、此亦有所利而爲之者耳、）

有反四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參謂其勢相參耦也。疑似也類也亦有擬意。）故明主愼之。是以晉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完。（完衛君名。）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以上五事后妻適子庶孽得勢因釀禍亂之證。）嚴遂韓廆爭。而哀侯果遇賊。田常闞止戴驩皇喜敵。而宋君簡公殺。（三事皆謂大臣兩重權勢參敵因致亂也。）其說在狐突之稱二好。與鄭昭之對未生也。（二事皆論好色之弊。）

參疑五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靡細也。謂深察敵情以成就其微細之謀也。山曰淫音深。列子淫思七日又云指河曲之淫隈是也。物曰謂察淫靡而成就之。）人主不察。則敵廢置矣。（置立也。謂我臣之用舍廢立皆出于敵謀也。）

故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干象沮甘茂。（四事皆言敵國廢置之害。）是以子胥宣言。而子常用。（集韻宣揚也。揚言以沮賢者。）內美人。而虞虢亡。（昭二國以利令賢者不用也。）佯遺書。而萇弘死。用雞猳。而鄶傑盡。（此末元題廢置六三字經移題廟攻七三字六微之外不宜有廟攻山氏嘗疑之案上文總叙六微止言六曰敵國廢置而無廟攻之目何非序云六微內亡去三章其廢置章亦有殘缺不全而未嘗言及廟攻章此蓋後人因章中有此謂廟攻之語妄意割裂以添此章名者耳今謹考正以復舊章。）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八經篇廢置之事生於內則治生於外則亂是以明主以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是故國治而敵亂卽亂亡之道臣憎則起外若眩臣愛則起內若藥。）資其輕者。輔其弱者。（卽施參疑廢置於敵國之術也。）此謂廟攻。（國呂春秋云修之廟堂之上折衝于里之外又孫子所謂廟算尉繚子所謂廟勝之論其義亦相近。）參伍既用於內。（絕之於內錯綜比驗無有參疑廢置之禍。）觀聽又行於外。（闢四目達四聰遠察敵情。）則敵僞得。（內政修外事治敵情僞皆得發見。）其說在秦侏儒之告惠

（孫鏘曰亦此章老子利器不可示人之意。）

文君也。故襄疵言襲鄴。而嗣公賜令蔫。（三章皆行觀聽於外之術。）

廢置六

右經

㊀（一作傳一下並同傍注凡五事皆言姦臣勢重而危國。）（老聃之言夫魚）勢重者人主之淵也。君者勢重之魚也。（君元作臣從山氏正。）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物曰以其言君臣之間也。）故託之於魚。（國商君傳鞅請終日正言西周策容謂周君曰正語之秦策注不敢正言以附藥之皆不願言之義。）賞罰者利器也。（元別提。）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壅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鬻之以爲德。君先見所罰。則臣鬻之以爲威。（喩老篇上鬻作損下鬻作益。）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見老子傍注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

（人主久語而左右鬻懷尉）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衆謂其人與君親暱因趨附之。）懷左右尉。則左右重。（因其懷愛慰藉之資外借以買威重。）久語懷尉小資也。（物曰謂所資者少也。）猶以成富重。況於吏勢乎。（國佩文富下有重字。）

（胥僮之諫厲公）晉厲公之時。六卿貴。胥僮長魚矯諫曰。大臣貴重。敵主爭事。（物曰敵主謂與主相抗也。）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魯成十七年十二月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物曰謂誅其一半也。）是懷怨而借之間也。（物曰謂使其懷怨而借之以間隙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夷滅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聽。居三月。諸卿作難。遂殺厲公。（成十八年春正月晉殺其大夫胥僮庚申晉弑

孫鑛曰季突至是無限生趣

（其君州蒲晉語長魚矯既殺三郤請公殺欒書中行偃不聽乃奔狄三月厲公弑）而分其地。（此傳聞譯）

州侯之一言

州侯相荆。貴而主斷。（策注謂其專決）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對曰。（荀子注無一左右）無有。（謂無專斷之事）如出一口也。（皆黨州侯爲之匿也楚策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又荀子楚之州侯可謂臣者也注楚襄王佞臣也而楚宣王策江乙爲魏使於楚章云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左右俱曰無有如出一口矣案江乙使楚事見上篇自宣王至襄王其間歷威王懷王江乙安得引數十年後襄王之臣州侯之事以對宣王哉國策合爲一章其謬昭著宜從韓子分爲二章餘與諸家會不論及何也■晏子春秋景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孔叢子衛君言計是非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無有謂無有私意也）

燕人浴矢

燕人無惑。故浴狗矢。（故特爲之物曰無故也■千金方驚者使人尿其面上可愈此厭禳法又云牛馬屎殺取汁飲之亦得以人溺解之）燕人其妻（山曰其猶之也）有私通於士。（毛詩求我庶士士如歸妻以穀士女皆指未娶者燕策某日夕某孺子內某士荀子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注士者未取妻之稱易曰老婦得其士夫■先略題事後詳演之下三桓劫昭公奔亦用此法）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

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因浴之以狗矢。（漢表欒平侯訢病狂易免注病狂而改易本性也物曰謂病惑而視聽變易也■周禮注惟民狂易隨音以豉反徐音陽柳子厚李赤傳豈狂易病惑耶淵鑑刑法總載狂易殺人注謂狂而易性也周語眩惑轉易又晉語注猶人有狂易之疾音注易音盈隻切又以豉切徐又音陽禮傳從此案漢書問答引姚察說病狂而易常性也又狂變而無慮易於去就字或作傷說文云傷輕也弋豉切又晏子春秋廢置不周於君前謂之易音義云易此傷字假音）一曰。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有私通於士。（元作私有從山氏正）季突至。（突然歸家也■方言江湘之間凡卒相見謂之棄相見或曰突）士在內中。（■韻會房室曰內）妻患之。其室婦曰。（物曰謂其奴之妻也）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物曰公子指假夫■文選注引博物志曰王孫公子皆古人相推敬之辭也赤體被髮像鬼形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爲之奈何。曰。取五姓之矢浴之。（舊注矢一作尿物曰五家之尿也或說姓當作牲■左傳注五牲牛羊豕犬雞淵鑑室婦作妾五姓之矢作五牲之水■藝文類聚同）季曰。諾。乃浴以矢。一曰。浴以蘭湯。（傍注以喻姦臣比周而蒙上也■楚辭浴蘭湯兮沐芳王逸云言己將修饗祭以事雲神乃先使靈巫浴蘭湯初學記引劉義慶幽明錄曰廟方四丈不墉壁道廣四尺宋樹蘭香祭者煮以沐浴然後親祭焉）

陳深曰三桓爲一故昭公奔

㊁（傍注凡十一事皆言人臣挾外交以自貴）

衛人之夫妻禱祝

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物曰若多於此數也）子將以買妾。（夫妻異利猶君臣之各務其便也■藝文類聚作妻曰益則子將取妾矣）

戴歜識子弟

荆公欲宦諸公子於四鄰。（荆公一作荆王荆字誤古作魯說林爲魯穆公黎鉏事）戴歜曰。不可。宦公子於四鄰。四鄰必重之。公子出者重。（公元作曰從山氏正）【重】（山曰衍文）則必爲所重之國黨。（物曰謂黨其所宦之國也）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便。

三桓劫昭公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與戮力劫昭公。（與字從山氏補戮勠通并力也）遂奪其國而擅其制。（山曰制政通呂春秋昨日之羊子爲制左傳作疇昔之羊子爲政■有度篇制不共門管子作政不二門）魯三桓偪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救之乎。叔孫氏之御者曰。我家臣也。（一無者字）安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皆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御者之詞）於是撞西北隅而入。（撞謂突圍）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爲一。昭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逐之三桓逐昭公也昭公二十五年己亥公孫于齊三十二年己未公薨于乾侯杜預云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境內邑案魯三桓偪己下見左傳疑脫一曰二字■呂春秋作昭公懼遂出奔齊卒於乾侯因考逐之二字當作遂之齊）

公叔內齊軍

公叔相韓而有功齊。（謂有得齊交之功也與上文有得趙之功意同）公仲甚重於

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衛。（衛魏也、一作魏、）公叔因內齊軍於鄭、（鄭韓也、）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

（翟黃召韓兵）翟璜魏王之臣也。（璜元作黃、誤、說苑、翟黃字璜、魏文侯臣、）而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因請爲魏王搆之。以自重也。（物曰、搆講同、和也、）

（太宰嚭說大夫種）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與吳。（與一作予、）吳不受。今天反夫差。（物曰、反報也、）亦天禍也。（越語、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也、）以吳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太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越世家、范蠡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又韓信曰、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注、狡猶猾也、秦鼎曰、吳越春秋作郊兔既盡、國策曰、東郭逡海內狡兔也、圓謂范蠡既隱、復何遺書以戒大夫種乎、果然則使謀臣悉去、越王孤立于上也、決無此理、史記所傳謬妄明矣、圓吳越春秋、吳王書其矢而射種蠡之軍、辭曰、吾聞狡兔以死、其犬就烹、敵國如滅、謀臣必亡、今吳病矣、大夫何慮乎、）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釋舍也、吳存則爲越患、謀臣猶見尊用也、）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書言合理、故爲慨歎、）曰。殺之。（殺宰嚭也、下篇直躬證父、荊令尹曰、殺之、同法、山曰、越世家、越王誅太宰嚭、伍子胥傳同、）越與吳同命。（天命滅吳、而反不取、則猶吳違天命、存越以取亡也、故曰同命、爲忠臣者、憂國忘身、今不滅吳、吳必報越、故不聽書言也、圓吳越春秋、大夫種書矢射之曰、吳與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而吳侵伐太過、據此考之、則此章尾恐有闕文。）

（大成牛教申不害）大成午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成一作臣、非、韓策、牛作午、趙下有交字、誤、案趙世家、成侯種三年、大戊午爲相、徐注、戊一作成、希姓錄、大戊午戰國策錄趙武靈王遷者、其後有大祚、案因考大姓也、則作戊午者字熟、宜從之、國策吳注、史記、申不害者荊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用爲相、）曰。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策有也字、）

（司馬喜告趙王）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鄒陽書、司馬喜臏脚於宋、而相中山、中山故鮮虞國、左傳定四年、荀寅曰、諸侯方武、中山不服、中山之名、初見於斯、）而善於趙。常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常一作嘗、微密也、）

（呂倉規秦楚）呂倉魏王之臣也。（一合前條、非、）而善於秦荊。微諷秦荊。令之攻魏。因請行和。以自重也。（諷一作風、）

（宋石遺衛君書）宋石衛將也。（衛魏也、一作魏、）衛君荊將也。兩國構難。（構結也、）二子皆將。宋石遺衛君書曰。二軍相當。（當猶敵也、）兩旗相望。唯毋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也。（一無也字、）善者相避也。（井曰、若許我言、則須相避而毋戰也、圓下篇、善者入門而左、與此義同、）

（白圭教暴譴）白圭相魏。暴譴相韓。（暴姓也、秦有暴鳶、又案說林篇、張譴相韓、豈卽此人、）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輔我於魏。我以魏待子於韓。（待禮待、亦輔字意、我以下一有請字、）臣長用魏。子長用韓。（二長字、一作常、圓四書釋地、引貨殖傳、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此一白圭也、圭其名、孟子、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此一白圭也、圭則字爾、先後自不同時、韓子、白圭相魏、鄒陽書、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魏拔中山、在文侯十七年癸酉、下逮孟子乙酉至梁、凡七十三年、爲國之將相者、尙能存於爾時乎、縱存於爾時、孟子與之晤對、其爵之尊、壽之高、當何如隆禮、而曰子之、吾子之云乎、故斷其爲兩人也、）

㊂（凡六事、）（門人捐水而夷射誅）齊中大夫有夷射者。（中大夫官名、）御飲於王。（御侍也、）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郎門見十過篇、）門者刖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說苑、正閭、刖跪諫齊景公、外儲左下、作刖危、危跪通、荀子、蟹六跪而二螯、注、跪足也、韓子以刖足爲刖跪、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也、以畫跪當黥、圓滑稽傳、淳于髡曰、親有嚴客、侍酒於前、時賜餘瀝、不過二斗、徑醉矣、廣雅、瀝酒也、案、說苑、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夷射叱曰。去。（元作曰叱去、焉者誤、纂、策、文信侯叱去曰、吳注、姚曰、曾本叱曰去、語勝、）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

（以下近本俱脫。今從宋板校定。顧曰。五段事相類。謂讒人計害。）

刖跪走退。及夷射去。刖跪因捐水郎門霤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訶責也。）刖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山曰。左傳載邾莊公夷射姑事。正同此記異聞。）

〔濟陽自矯而二人罪〕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濟陽君蓋魏嬖臣。蘇秦傳正義。濟陽故城。在曹州宛朐縣西南。）濟陽君因僞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己。（擅稱君命曰矯。）王使人問濟陽君曰。誰與恨。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問左右。左右曰。固然。（告叢濟陽君。）王因誅二人者。

〔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誅〕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惡猶仇也。）因微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爲季辛也。（素聞其相怨。故謂季辛殺之。）因誅之。

〔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劓〕荊王所愛妾有鄭袖者。（楚世家。鄭袖者。楚懷王幸姬也。楚策吳注。引周紫芝楚辭說云。鄭國之女。多美而善舞。鄭袖當是善舞。故名焉。袖者所以舞也。）荊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爲近王必掩口。（爲猶若也。）美女入見。近王。因掩口。王問其故。鄭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袖因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王言。（御者侍者也。）美女前近王。甚數掩口。（甚數猶言最頻也。）王勃然怒曰。劓之。御者因揄刀而劓新人。（劓者字。揄引也。）一曰。魏王遺荊王美人。荊王甚悅之。夫人鄭袖知王悅愛之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爲之。（楚策。有宮室臥具擇其所善而爲之句。）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策云。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袖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養親。（從策補之字。）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己爲妬也。（策不字在妬上。）因謂新人曰。王甚悅愛子。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則王長幸子矣。（長一作常。）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已知也。（策作妾知也。劣物曰。謂非我所知也。）（顧己之字訛。）王強問之。對曰。頃嘗言惡聞王臭。（策注。王蓋有臭疾。）王怒曰。劓之。夫人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從命。（恐新人自理而己反得罪。故預先囑之。）御者因揄刀而劓美人。

〔費無忌教郄宛而令尹誅〕費無極荊令尹之近者也。（謂其與令尹親近也。）郄宛新事令尹。（事者非必臣之。如左傳費弘事劉文公之比。左傳云。郤宛字子惡。）令尹甚愛之。無極因謂令尹曰。君愛宛甚。何不一爲酒其家。（物曰。爲酒置酒也。圓後漢袁譚傳注。爲猶置也。吳越春秋。令尹作平王。而云王愛幸宛一國所知。何不爲酒一至宛家。以示羣臣於宛之厚。下文亦有小異。毛詩疏。盍訓何不也。此相勸之辭。）令尹曰。善。因令之爲具於郄宛之家。無極教宛曰。令尹甚傲而好兵。子必謹敬。先亟陳兵堂下及門庭。宛因爲之。（爲之如其言也。下篇多有皆倣此。）令尹往而大驚曰。此何也。（怪其陳兵。）無極曰。君殆。（逗）去之。（句）事未可知也。（左傳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案殆危也。物曰。語辭。山曰。亟字訛。）令尹大怒。舉兵而誅郄宛。遂殺之。

〔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犀首與張壽爲怨。陳需新入。（自楚入魏。）不善犀首。因

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爲犀首也。乃誅之。（誅云者非必殺之。秦策注。犀首公孫衍也。陰晉人。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史記。衍初相魏。張儀已卒之後。入相秦。秦下篇犀首抵罪於梁王。走而入秦。謂此也。）

燒芻廥而中山罪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弊敗。）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爲之請王曰。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食。王不許。左右因微令夜燒芻廄。（據經文。廄宜作廥。）王以爲賤公子也。乃誅之。

殺老儒而濟陽賞

魏有老儒。不善濟陽君。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攻老儒殺之。以德於濟陽君曰。臣爲其不善君也。故爲君殺之。（恩之之詞。）濟陽君因不察而賞之。一曰。濟陽君有少庶子者不見知。欲入愛於君者。（上者疑衍。山曰。下者也誤。）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馬梨山名。所在未聞。）濟陽少庶子欲以爲功。入見於君曰。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名掘藥也。實間君之國。君殺之。（物曰。間諜也。）是將以濟陽君抵罪於齊矣。（高紀注。抵至也。又當也。此謂彼持執國陰事。歸告於齊。使濟陽君當罪也。）臣請刺之。君曰。可。於是明日得之城陰而刺之。濟陽君還益親之。

④（凡五事。）

楚兵至而陳需相

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荊王。而令荊攻魏。荊攻魏。因請爲魏王行解之。（解猶和也。）因以荊勢相魏。

黍種貴而廩吏罪

韓昭侯之時。黍種常貴甚。（山曰。常疑爲當。）昭侯令人覆廩吏。（守廩之吏。）果竊黍種。而糶之甚多。（圓淵鑑。常作嘗。廩下更有廩字。無甚多二字。）

昭奚恤執販茅

昭奚恤之用荊也。有燒倉廥窌者。而不知其人。（字典引此而云窌音義未詳。字曰。疑窌字誤。圓案。荀子有囷窌。注。窌窖也。地藏曰窖。窌匹貌反。圓考工記注。穿地曰窌。）

昭奚恤令吏執販茅者而問之。果燒也。（芻藁之蘊。焚則草料貴而售速。故密焚之。）

僖侯譙其次

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人之次。而譙之曰。若何爲置生肝寡人羹中。宰人頓首服死罪曰。竊欲去尙宰人也。（機耕錄。尙書秦官。在殿中主發書。故云尙猶主也。如尙方尙食等之尙並音時亮反。後世乃以尙書之尙訛爲辰羊反。德明亦音平聲。韻書遂兩收之。當從其正義。不當從其訛音。又焦氏筆乘。秦置六尙。又有尙沐尙席。古字少。故多省文。以韓注合周禮之言。則諸尙字皆古掌字。省文。）一曰。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尙浴免。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來。譙之曰。何爲置礫湯中。對曰。尙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圓淵鑑。前條欲去尙宰人也。作以爲有欲去上食宰也。事文類聚後條免作翦。章末有也字。）

文公髮繞炙

晉文公之時。（元脫晉字。一本有晉字。）宰臣上炙而髮繞之。（圓晉乘。臣作人。事文同。）文公召宰人而譙之曰。女欲寡人之哽耶。（圓藝文。事文。譙作誚。淵鑑作詰。下同。哽咽塞也。）奚爲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貫臠。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炭火盡赤紅。而炙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三也。（代醉引晉乘。上而作及。）堂下得微有疾臣者乎。（微無也。疾惡也。微上元有無字。晉乘無之。或宜云無有微疾。圓莊子得微往見跖耶。周禮醫無閭。楚辭作於微閭。可見微無聲近也。藝文。事文。淵鑑。請曰下有臣字。不斷作不絕。木作鐵。熾作炙。燒作焦。無無字。）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譙之。果然。乃誅之。（圓藝文。疾作嫉。事文。堂下二字作黨。謝承後漢書。魯國陳正叔爲大官令時。黃門郎宿與正叔有隙。因進食以髮貫炙中。光武見髮。勅斬正叔。正叔曰。臣有當死罪三。熾以爐炭。增冶灶炎。燥爛肉。而髮不銷。臣罪一也。拔出佩刀。砥礪五石。鋒肥截骨。不能斷髮。臣罪二也。臣與丞

（及虒人六目而視不如黃門兩目臣罪三也詔赦之收黃門）一曰。晉平公觴客。（穆天子傳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也山曰天官書張素爲廚主觴客）少庶子進炙。而髮繞之。平公趣殺炮人。（趣疾也）毋有反令。（物曰謂使莫有諱也）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物曰如風靡草）骨斷而髮不斷。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炙之。肉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二死也。（圖素問生桑炭炙巾又云以生桑炭涫之欸中毛詩樵彼桑薪朱子云桑薪薪之善者又雜記畢以桑注畢貫牲體之木也）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翳蔽也）殺臣不亦蚤乎。（圖淵鑒齋骨作滑蚤作枉）

（穰侯請立帝）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秦爲帝。而齊不聽。因請立齊爲東帝。而不能成也。（史表秦昭十九年十月與齊湣王稱帝十二月復皆稱王案史策蘇代說齊王曰願受帝號而勿備稱於是齊去帝稱王）

㊄（凡十事）（晉驪姬殺太子申生）晉獻公之時。驪姬貴擬於后妻。（物曰后妻后也）而欲以其子奚齊代太子申生。因惡申生於君而殺之。（惡猶譖也一作患非魯傳四年十二月戊申太子申生縊于新城）遂立奚齊爲太子。

（鄭夫人用毒藥）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爲後。夫人恐。因用毒藥賊君殺之。（毒藥謂鴆也西周策注殺人不以道曰賊殺弑通）

（衛州吁殺其君完）衛州吁重於衛。擬於君。羣臣百姓盡畏其勢重。州吁果殺其君。（魯隱四年）而奪之政。

（公子根取東周）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

以東周叛。分爲兩國。（公子根難三篇作公子宰說疑篇周威公身殺國分爲二豈是耶又國語王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左傳王子朝據王城曰西王敬王居狄泉曰東王與此所記略亦相類山曰周紀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爲桓公索隱曰世本名揭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于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索隱名班居洛陽與此所載異）

（王子職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楚成王以商臣爲太子。既而又欲置王子職。（置立也王元作公下同非）商臣作亂。遂攻殺成王。（山曰左傳文元年）一曰。楚成王以商臣爲太子。（從山氏補以字）既欲置王子職。商臣聞之未察也。乃爲其傅潘崇。（爲謂通左傳作告）曰。奈何察之。潘崇曰。饗江芊而勿敬也。（杜預云江芊成王妹嫁于江）太子聽之。（聽用其謀）江芊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廢女而立職也。（杜預云呼發聲役夫賤者稱）商臣曰。信矣。潘崇曰。能事之乎。（杜注問能事職不）曰。不能。能之諸侯乎。（之適也之上元有爲字從山氏删左傳作行乎明刻從之作能行乎）曰。不能。能舉大事乎。（杜注謂弑君）曰。能。於是乃起宿營之甲。而攻成王。（營宜作衛音之誤也左傳作宮甲）成王請食熊膰而死。（杜注熊膰難熟冀久將有外救）不許。遂自殺。（一有之字）

（嚴遂韓廆爭而哀侯果遇賊）韓廆相韓哀侯。（說林及韓策作韓傀吳注史作韓相俠累索隱引高誘云韓傀俠累也韓非作廆藝文類聚引作韓傀傀與俠累字音有差互訛轉也）嚴遂重於君。二人甚相害也。嚴遂乃令人刺韓廆於朝。韓廆走君而抱之。（策云走而抱哀侯）遂刺韓廆。而兼中哀侯。（元無中字從國策補侯下一有亡字蓋中訛亡因誤衍也）

（田常闞止戴驩皇喜敵而宋君簡公殺）田恒相齊。闞止重於簡公。二人相憎。而欲相賊也。田恒因行私惠。以取其國。遂殺簡公。而奪之政。（山曰事見左哀六年及十四年）戴驩爲宋太宰。（元爲別條者非）皇喜重於君。二人爭

陳深曰、處以胎諫名。

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他篇及諸書稱子罕者、即此皇喜也、說見二柄。）

（狐突之稱二好）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相室見孤憤篇、山曰、晉語狐突諫獻公曰、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注、好內多嬖妾也、嬖妾專寵、故適子殆、好艾多嬖臣也、嬖臣害正、故大夫殆、國案、五雜俎孟子曰、知好色則慕少艾、又引國語一說、謂艾者外也、妻子爲內、少艾爲外也、愚謂一說近是、而國語艾字乃外音訛耳。）

（鄭昭之對未生）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爲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

㊅（凡十一事。）（文王資費仲）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旁。（物曰、遊、游說也。）令之間紂。（間一作諫。）而亂其心。（此及喩老篇資玉版事、俱策士之談也。）

（秦王患楚使）荊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國之憂也。（十過篇秦穆公患由余、辭正同、此載異聞耳。）今荊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羣臣曰。（曰上一有諫字。）以王之賢聖。與國之資厚。患荊王之賢人。（患元作願、從物氏正。）王何不深知之。而陰有之。（東周策注、有言善之、國、左傳、公孫明知叔孫于齊、注、相親知也、深知猶深結也。）荊以爲外用也。（物曰、爲敵國用。）則必誅之。

（黎且去仲尼）仲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黎且謂景公曰。（史作黎鉏、左傳黎彌。）去仲尼猶吹毛耳。（言其輕易。）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山曰、哀宜作定、家語及諸書作定公。）以驕榮其意。（山曰、榮讀曰熒、惑也。）（家語其談說足以飾邪榮衆、荀子作營、注、營讀爲熒。）哀公新樂之。（新一作必。）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六遺哀公。（六字二八字、誤合下條、同。）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國、意林引、黎且作黎沮、後漢馮衍傳注作犂鉏、無謂景公三字、遺哀公女樂作遺魯公以女樂、無樂字、哀公新作魯公二字、諫下有而不聽三字、無六字、遺哀公作遺魯二字、果作公、去而之楚作遂去之。）

（干象沮甘茂）楚王謂干象曰。（史作范蜎、楚策范環、吳注、史楚懷王新與秦婚而驩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故有此問也、山曰、楚宣王策、有楚人干象、疑干子訛、然時代較遠、疑矣、國、干象即范環也、干范音近、象環易混、又世本古義云、蜎當通作蠉、凡偏旁用睘肙者多易混、如狷或作獧、蜎或作蠉也、據此則史蜎字、蓋環字誤从虫耳。）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謂以楚之重扶翊其人爲秦相也。）干象對曰。不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史舉先生。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史作下蔡。）大不事君。小不事家。（策作小不知處室、國、晏子春秋、進不能事上、退不能爲家、敵世樂業、枯槁爲名、不疑其所守者、可謂能行其道乎。）以苛刻聞天下。（策作苛廉、注、苛小節也、國、刻約也、管子小廉而苛忕。）茂事之順焉。（策注、謂不失其意。）惠王之明。（策有武王之察一句。）

張儀之辨也。（辨辯通、策作好譖。）茂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也。王曰。相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干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扶、邵滑爲越相。）五年而能亡越。（過秦論召滑、注引邵作召、亡越作滅之、又史記王前嘗用召滑而郡江東、注、召音劭、滑音依字。）所以然者。越亂而楚治也。日者知用之越。今亡之秦。（亡忘通、下同、史作而忘用諸秦。）不亦太亟也乎。（亟急也、史作臣以王爲鉅過矣、策云、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召滑於越而納句章、昧之難、越亂、故楚南塞瀨湖、而野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已用之於越、而忘之於秦、臣以爲王鉅速忘矣、注、鉅詎通、意謂甘茂賢、必不肯亂也、以問甘茂。）王曰。然則爲之奈何。干象對曰。不如相共立。（策作公孫郝、注、史作向壽、國、甘茂傳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王曰。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共立少見愛幸。長爲貴卿。（策云、夫公孫郝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眞大王之相也、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被王衣。（國、王玉誤、列子、日日獻玉衣、薦

孫詒曰、萇弘之死明矣、又載爲此說、以誤後世。

子、服五采、雜間色、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一說王衣與王同衣。含杜若。（圖神女賦、沐蘭澤、含若芳。如淳、漢郎官含雞舌香。）握玉環。（圖禮記、行則有環佩之聲。）以聽於朝。且利以亂秦矣。（舊注、共立、一云公子蘇。圖甘茂傳、作公孫奭。）

子胥宣言而子常用

吳攻荊。子胥使人宣言於荊（圖吳越春秋、使上有陰字。）曰。子期用。將擊之。（子期公子結也。忌其賢故間之。）子常用。將去之。（子常囊瓦也。栢舉之敗奔鄭。）荊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勝之。

內美人而虞號亡

晉獻公伐虞號。（一作欲伐虞、無號字。圖淵鑑、作欲伐號。）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六。（璧馬遺虞、女樂遺號。）以榮其意。而亂其政。（秦策、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居、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

佯遺書而萇弘死

叔向之讒萇弘也。（讒謂間之。彌讒當作殘。秦策、張儀之殘樗里疾也、注、殘害也。）爲書曰。（說苑云、數見萇弘於周、因佯遺書曰、文具。）萇弘謂叔向曰。（已上九字、一作爲萇弘書以謂叔向曰。）子爲我謂

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佯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疑宜作行去。）周以萇弘爲賣周也。乃誅萇弘而殺之。（一無此三字。說苑云、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又周語及范中行之難、萇弘與之、晉人以爲討、廿八年殺萇弘。與此不同。）

用雞猳而鄶傑盡

鄭桓公將欲襲鄶。（韋昭曰、鄶妘姓、徐廣曰、在密縣。）先問鄶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書其姓名。（書元作盡、與一無。其字今從說苑。）擇鄶之良田賂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設爲壇場郭門之外而埋之。（元作爲設、從山氏正。孟子、設爲庠序學校以敎之。）釁之以雞猳。（山曰、平原君傳、毛遂曰、取雞狗馬之血來。索隱曰、盟之所用、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用犬及豭、大夫以下用雞。）若盟狀。（山曰、此事與宋伊戾誣太子座相類。圖世本古義、引猳作豭。）鄶君以爲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鄶遂取之。

李云、奭。

秦侏儒之告惠文君

秦侏儒善於荊王。而陰有善荊王左右。（有音又。）而內重於惠文君。荊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

襄疵言襲鄴

鄴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常輒聞。而先言之魏王。魏王備之。（一無一魏王。）趙乃輟還。（輟作輒、寫者誤。）

嗣公知令席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有人謂嗣其人、寄我耳目、陰察其舉動也。孟子云、有人於穆公之側、亦是。）縣令有發蓐。（發起臥蓐也。墨子云、城上日一發席蓐、令相錯發、有匿不言人所挾藏在禁中者斷。王世貞送劉憲謙序、夫邑令不具籍、籍章旁士之賜、籍正用此事、而文大異、抑別有見歟。圖晏子春秋、發席傳薦。）而席弊甚。嗣公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蓐。而席弊甚。賜汝席。（山曰、遺音遺。）縣令大驚。以君爲神也。

右傳（一無此二字。）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　終

趙本舊注凡六圈並遺却此物隱括或文其辭在後孫鑛曰精簡冊內儁而更增注析。

匯增校折，章注三替如字，又三非字閒三皆字。茅坤曰，約擧精簡，此並工緻地法。

陳深曰，一句爲一叢，如雜珠細而有處入實。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一

外儲左上。

江都　松皐圓纂聞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索隱曰，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圓案，外者對內之辭，因以別篇，不必以在彼爲解。）

㊀（一本無圈，下皆倣此。）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宓子也。暗主之聽言也。（暗元作明，寫者誤。）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墨子其於仁義也則大其遠也。物曰，遠卽所謂離世也。）故羣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物曰，迂弘謂迂濶也，卽上文辯也。圓賢其遠八說篇所云身遠功之行也。道言對下行身，道說其言論也。傳云，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孝經，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字義可見。）其行身也離世。（問辯篇，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爲察，以博文爲辯，其觀行也，以離羣爲賢，以犯上爲抗。物曰，離世，與世離遠也，卽上文遠也。）其說在田鳩對

荊王也。故墨子爲木鳶。謳癸築武宮。夫藥酒用言。（物曰，藥酒。藥也，古多用藥酒也。圓謂，用言，有用之言，卽忠言也。圓素問注，醪藥謂藥酒也。又鹽鐵論，藥酒病之利也，正言治之藥也。）明君聖主之所獨知也。（君一作在，以一作所。）

㊁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爲的。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不以儀的爲關。則射者皆如羿也。（物曰，關彎同，謂彎弓也。圓謂儀的見用人篇。圓關貫通，鄉射禮不貫不釋，注，貫猶中也。）人主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物曰，謂說而不已也。）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荀子，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注，察，聰察也。）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李李克，見難二篇。李克惠施宋鈃墨翟四子之說，巧而非急務，如畫策之巧而與策同用也。山曰，李李悝也。又荀子愼墨李惠百家之說誠不詳。注，李惠惠施也。或曰，李卽莊子云李頤之莫爲者也。）

張榜曰，通書作諸。

陳深曰，收拾成一片。

孫鑛曰，章法更開。

（又曰，季子聞而笑之。韓侍郞云，季梁也。列子曰，季梁楊朱之友也。圓謂當注無適一之說，以此推彼，季乃李字訛。）論有迂深閎大非用也。（圓非上少而字。）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人主濫惑其論之深閎，而反忘其實用，譬如以畏懼震眩之心，見畫圖者，皆以爲鬼魅也。車當作畫，畫俗作畵，故相訛耳。畫狀卽圖畫鬼魅之形狀也。若作車字，則荀子所云，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爲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爲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爲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者，失氣而死。汜論訓所云，怯者夜見立表，以爲鬼，見寢石，以爲虎也。說山訓所云，以束薪爲鬼，㷊而走之類，其意皆協，而與傳文不合。案劉逵注三都賦序云，韓非所謂畫鬼魅易爲，好畫狗馬難爲工之類也。乃知古本相承如此，傳文非誤，故知車畫字訛也。）行而拂難堅确非功也。（行元作言，從翊說正。）故務卞鮑介墨翟（山曰，二字複衍。）皆堅瓠也。（務光卞隨鮑焦介之推四子之行，拂世難爲，主堅确之事，如學瓠之無用也。）且虞慶詘匠也而屋壞。（詘一作拙。物曰，詘謂詘匠使屈也。）范且窮工而弓折。（物曰，虞慶虞卿也，范且范雎也。）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虞范之虛辭，如塵飯塗羹，皆近兒戲而無益于事也。）

㊂夫挾相爲則責望。自爲則事行。（物曰，謂其事不盡也。責怨望也。圓爾雅，挾藏也。公羊傳

注，挾懷也。毛詩疏，相兩相之辭。後漢杜林傳注，望恨也。治要引愼子，用人之自爲，不用人之爲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謂因。又引尹文子，田子曰，人皆自爲，而不能爲人，故君人者使人使其自爲用，而不使爲我用也。）故父子或怨譟。（相爲之證。山曰，譟譏字誤。）取庸作者進美羹。（取庸作謂欲得傭作之功也。中山策吳注，此書取字多爲與之吝而得其心之義也。此取字亦然。圓淮南子，取傭而強飯之，莫之愛也，有所爲則恩不接矣。）說在文公之先宣言。與句踐之稱姑蘇也。（姑蘇元作如皐，乃字書殘缺爲爾。此二事皆名爲民，則其所以自爲也。）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名爲天子伐楚，而實自爲。）吳起懷瘳實而吮傷。（物曰，創瘳則有實用，吳起懷此心，故吮傷亦自爲也。圓藏懷字皆解上文挾字。）且先王之賦頌。鐘鼎之銘。皆潘吾之跡。華山之博也。（賦頌箴銘之類，率皆稱譽過實，蓋有所爲而爲之耳。後世不知，而謂實有此事，猶人主好誇大者，爲人跡博箭以欺後世也。圓祭統，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先王所行，皆要實利而任功力，故其事跡有經有權，後世稱譽亦過其實，此不可盡信之證也。孟子所云，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愚學盡信之，可謂

張榜曰。事懲而語寓。與他段說又別。陳深曰。尤精約。

（恐矣。）築社之諺。自辭說也。（先王隨時宜。行事權要。在期利用力以救世弊耳。猶行詐僞而反國者。引築社之諺以自解說。也。自一作自非。）請許學者而行。（山曰。句。）宛曼於先王。（試請唯聽用愚學者。從行其意。則必稱古昔先王以爲變延無用之說也。）或者不宜今乎。（學者所行。徒誦上世之頌語。不識救時之實務。所以失事宜也。）如是不能更也。（法度遷世損益。政令因事弛張。愚學專襲先古之迹。不達時變。所以爲愚誣也。）鄭縣人得車軛也。衛人佐弋也。卜子妻爲弊袴也。而其少者也。（已上四事。皆喩學者之愚惑誤事也。下篇鄭縣人賣豚事。當在此下。物曰。少者卽傳侍長者飮事。而語意過簡短。且傳買之事。不見于經。或有缺文。）先王之言。有其所爲小。而世意之大者。有其所爲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物曰。謂先王之細事。而後世以爲大事者有之。先王之大事。而後世以爲小事者有之。雖然其實邃遠之世。不可得知也。）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二事以喩記誦之學。謬解惑說。失先王本意也。）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世儒見古人過書失實之事。強爲之說。而欲施用以致治也。猶郢人誤書擧燭。而燕人聽說以爲尙明也。）夫不適國事。（不適治國之事宜也。）而謀先王。（必則古昔稱先王者。愚學之通弊也。）皆歸取度者也。（不能因世變施治術者。猶愚者不知以足試履也。）

㊃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凡人之所爲事。非名之則利之也。）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焉。則上不能得所利於下。（功必合法。然後國賴其利。）名外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不畜之於君。（法慢則民行私義。蓄讀聲譽。而無奉上之心也。物曰。謂士雖勸名。而君不能蓄其利于己也。）故中章胥己仕。（物曰。中章胥己兩人姓名。）而中牟之民棄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痺。而不敢壞坐。（物曰。謂倦坐而起也。）晉國之辭仕託慕者。國之錘。（託一作托。音通。物曰。託詞。景慕其人也。錘一作鈞。傳文作錘。案八說篇。死傷者軍之乘。注。乘言其半也。錘乘字似。或有一誤。山曰。錘疑與陲通。豈言國之邊陲。亦皆附託趙慕耶。圓案。呂春秋。今割國之錙錘。證言訓。雖割國之錙錘以事人。注。六兩曰錙。倍錙曰錘。荀子。割國之錘銖。注。韓詩外傳作國之錘垂。垂與陲同。圓記。儒行。雖分國如錙銖。莊子。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揚雄傳。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案。錙銖錙錘。蓋分割之稱也。檢字。鍾八銖也。以二十四銖爲兩。則鍾當三分之一。蓋假言國中三之一。附依思事也。）此三士者。（傍注。中章胥己叔向。）言襲法。則官府之籍也。（物曰。襲因也。圓周禮太宰以八灋治官府。謹案。國有固籍。兵有常經。又曰。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鮑注。籍猶令甲。吳注。因故通。）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物曰。如令奉法也。圓案。中適也。如令字見飾邪。）二君之禮太甚。（言行不拂法令。臣之道耳。何特尊禮之乎。）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物曰。謂不奉法也。）二君又何禮之。禮之當亡。（卽下李疵視中山章。）且居學之士。（卽學士不仕者。六反篇。文學之士。遊居厚養。圓居居士學學士。禮記。大學之敎也。時敎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莊子。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生之士。敎誨之人。遊居學士之所好也。）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惰修耕戰之功。（耕一作畊。下同。）不禮則周主上之法。（周上疑脫不字。賢下士主上之法也。故不禮之。則不合法也。亡徵篇。言淫刑而不周於法。周禮。國中賢者復除之。戰國時。尙沿用此制。學士免其徭役。亦優賢之遺也。）國安則尊顯。危則爲屈公之威。（晉語注。威畏也。）人主

奚得於居學之士哉。（物曰。不獲利也。）故明主論李疵視中山也。（圓。視覘也。）

㊄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詩小雅節南山篇。毛詩。不作弗。謂不躬行而親示之。則下不信從也。）傳說之以無衣紫。（物曰。傳官名。）子產之以鄭簡。購強之以宋襄。（子產一作授字。一無購強之三字。補下以字。以猶於也。）責之以尊厚耕戰。（二子皆知治術。故厲耕戰之士。而尊厚之。以此責其君也。）夫不明分。（君親細事。失其職也。）不責誠。（不能督下以務實用。）而以躬親蒞下。（蒞位同。臨也。）且爲下走睡臥。與夫揜弊微服。（物曰。揜弊微服。無傳。缺文也。）孔丘不知。故稱猶盂。鄒君不知。故先自僇。（物曰。僇辱也。）明主之道。如叔向賦獵。與昭侯之奚聽也。（山曰。獵宜作祿。音之誤也。晉語。叔向爲太傅。實賦祿。八姦篇。賦祿者稱其功。）

㊅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能積累而行之。故民信矣。）賞罰不

陳深曰、責實者法、

信。則禁令不行。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物曰、須待也。）文公會虞人而獵。故明主表信。如曾子殺彘也。患在楚厲王擊警鼓。（楚一作荊。一無此字。）與李悝謾兩和也。（揚升庵外集云、韓子兩和、軍門曰和、又云華表、漢書注作和表、禮記字林、倶作桓表、公室視桓楹、注、桓墓前表柱也、華和桓三音相混、尚書桓夷底績、水經注作和夷、桓譚新論、皆中經簿作華譚、又焦氏筆乘云、此三字古通用。圓案、國策、灤水嚙其墓、見棺之前和、注、和棺兩頭木也、案和即桓楹也、山曰、周禮大司馬以旌爲左右和之門、注、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案楚世家徐注、懷王六年、昭陽移和而攻齊、軍門曰和、又楚策、景陽乃開西和門、西征賦、距華蓋於壘和、李善注、和軍營之正門也、良曰、壘和軍門也、又孫子兵法、兩軍相對曰和、齊策、章子爲齊將、與秦軍交和而舍、是也、又孝文紀、非謗之木、韋昭注、盛政有闕失、使書于木、此堯時然也、後世因以爲飾、今宮外橋梁頭四柱木是也、索隱引崔浩云、以木貫表柱交互四出、名桓表、陳楚俗桓聲近和、又云和表即今之華表、則三字互相訛也、圖徐鍇云、華本音和、又云表雙立爲桓、漢法亭表四角建大木、貫以方板、名曰桓表、縣所治兩邊各一也、賈誼新書、期果言當謂之信、反信爲慢、慢謾音同。）

右經

㊀（一作傳、下同。傍注、凡五事、皆言學士善辯而無實用。）有若之愛宓子

宓子賤治單父。（宓音伏、漢伏生云、子賤之後、單父爲邑。）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物曰、賤不肖自稱辭。）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此下疑少之琴二字、他書皆云五絃之琴、證詩訓、舜彈五絃之琴、而歌南風之詩、注、古琴五絃、至周有七律、增爲七絃也、又樂記、昔者舜爲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注、南風長養之風也。）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家語載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檢家語及呂春秋、韓詩外傳、說苑等、宓子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與此不同。）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山曰、謂形不勞也。莊子綽約如處子。）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此條謂人主宜修其職、執術御下、不操細務、已下所陳數事、尙實用、黜虛辯、即其術也。）

作偶事受鴻

田鳩對荊王

楚王謂田鳩曰。（道應訓、墨者有田鳩者、欲見秦惠王、周年不得見、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圖呂春秋、田鳩齊人、漢志有田俅子三篇。）墨子者顯學也。（物曰、謂學術顯於世者。）其身體則可。（傍注、體行之也。）其言多而不辯。何也。（而字無意義。）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案、晉世家、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豈指此耶。）令晉（趙本爲衍文。）爲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七一作十、誤、揚升庵外集、作文衣、孔子世家、於是選齊國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圖佩文、無衣文之三字、詩傳、錦文衣也、說文云、媵送也、臧仲培集璞云、媵逆婚之名。）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桂椒薰木、爲之外櫝、物曰、櫝薰、桂椒也、圖本草、木蘭皮似桂而香、狀如楠樹、高數仞、去皮不死、七啓云、薰以幽若、初學記作爲之木蘭之匱、薰桂之櫝、飾以珠玉、綴以玫瑰。）綴以珠玉。飾以玫瑰。（圖唐韻、玫瑰火齊珠也。）輯以翡翠。（輯集也、圖古者飾器物、以爲羽、周禮注、翟韓飾翡翠是也、西都賦注、翡翠大小如爵、雄赤曰翡、雌靑曰翠、淵鑑引傅子云、漢末一筆之柙、彫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隨珠、語與此類、）

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圖佩文、未作不。）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圖友人顧田氏曰、覽當作濫、亡徵篇、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王一作正。）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懷愛也。）忘其直。（物曰、直實也、山曰、直作眞。）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墨子爲木鳶

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蜚古飛字、墨子公輸子削竹木以爲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爲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鵲也、不如翟之爲車轄、須臾斲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爲功利於人謂之巧、不功利於人謂之拙、列子、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注、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長笛賦注、淮南子曰、魯班古之巧人、公輸班也、爲木鳶而飛、論衡曰、魯班玄木爲鳶、飛三日不止、案、墨子削竹以爲鵲、鵲三日不行、韓子曰爲木鳶、三年成、飛一日而敗、抱朴子曰、墨子名翟、宋人、或云孔子時人、或云在後、今案其人在七十子後、圖案魯班

（與孔子相及、而墨子與魯班議論、則其去孔子不遠矣。）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至字屬上讀非。）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輗者巧也。（一無吾字。圖佩文、飛下有乎字。案、輗、轅端橫木。）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爲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爲輗。拙爲鳶。（圖以輗爲巧、以鳶爲拙。與老子大巧若拙之旨相同。故曰大巧。）

謳癸築武宮

宋王與齊仇也。（傍注、蓄王假時。）築武宮。（鑒宋王與齊戰而有功、故築武宮、以示子孫。左傳、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謳癸倡。（物曰、癸人名、善謳。故曰謳癸。圖陳暘樂書云、昔梁孝王築睢陽城、擊小鼓爲下杵之節、使相倡和。後世因爲睢陽操焉。案、倡發歌句也。）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於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傍注、勸力之歌、過者不顧。）築者知倦。（傍注、用力深也。）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勝如二字一意。楚策、夫梟之不勝不如五散亦明矣。并曰、如字宜移謳下。）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傍注、功多。）擿其堅。（擿謂勸發之也。）癸五寸。射稽二寸。（傍注、入堅也。圖詩傳、一丈爲板、五板爲堵。疏、五板謂累五板也。板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鄭箋引春秋傳曰、五板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依鄭說、是板廣一尺二寸也。史丹傳注、擿、碮也。佩文引其堅其作之。）

藥酒用言

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圖鹽鐵論注、苦作鹹。勸、勉也。）知其入而能已疾也。（物曰、已、痊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圖家語、孔子曰、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鹽鐵論、語同家語、而良藥作藥酒。）

㊁（傍注、凡十一事。棘言虛詞無實用。刺）宋人有請爲燕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者。（黃氏日抄、諸作欲、以作削。母猴作獼。凡非。案、棘刺之端、謂至細也。列子、紀昌與飛衛二人交射於野。飛衛之矢先窮。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物曰、母猴、沐猴也。山曰、母獼通借。書牧誓釋文、牧、如字、徐一音茂。說文作坶。字林、音母。汲冢紀年、作坶野。可證。呂春秋、玃似母猴、母猴似人。漢書張晏注、沐猴卽獼猴也。圖淵鑑引作沐猴。）

孫讓曰、有脉有態。

必三月齋。然後能觀之。（物曰、方始可見也。）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周禮、四丘爲乘。管子、方六里爲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此云三乘五乘、蓋以乘地計俸祿也。圖荀子、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注、禦法所謂適士立二廟也。又云、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注、古者十里爲成、成出革車一乘。五乘之地、謂大夫有采地者、得立三廟也。）右御冶工言王曰。（冶工、冶人。時爲右御。）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物曰、燕、宴也。）今知王不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爲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物曰、所以削、刀也。）今臣冶人也。無以爲之削。（物曰、謂棘刺作母猴極細、雖欲作之、而無其刃也。削、刀也。）此不然物也。（物曰、必無之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日抄云、必三月齋然後能見。知王之必不能久齋而始之爾。王乃發之三乘。冶工言王曰、果然則其所以削者必小。今臣冶人也。無以爲削。此不然之物也。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治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圖上二句、淵鑑作、土有虛名。）

一曰。（此條見魏都賦注。與今本文頗異。今多從選注。）燕王好微巧。（元無燕王二字。山堂肆考、亦有。物曰、微巧、纖微之巧。）衛人曰。（一無好字。曰一作有。）能以棘刺之端。爲母猴。（選注、能上有臣字。圖藝文類聚云、燕王徵巧衛人、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母猴成。）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奉。（選注、無中之字。奉俸同。○說苑、齊莊公且伐莒、爲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頡觀尾州關氏說苑纂注引韓子此文、爲證其義殊。爲不當。彼曰、車五乘之賓、謂選勇士五乘、而特賓禮之也。呂春秋云、晉文公造五兩之士五乘、銳卒千人、先以接敵。注、兩技也。五乘十五人也。此與說苑五乘義同。纂注謬妄、不一而足。予欲爲子政忠臣。悉改正之。力疲未能。因記于此。）王曰。吾試觀客爲棘刺之母猴。（選注、試作請。）衛人曰。臣爲棘刺之母猴也。（此十一字、元作客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月令、定晏陰之所成。注、晏安也。陰稱安。列子、孔周曰、吾有三劍。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又云、孔周求丹與齋七日。晏陰之間、援其下劍。釋文云、晏、晚暮也。圓案、晏如雜三篇晏室、獨處曾史之所慢也之晏、亦闇字意。晏陰、日色晦曖不明之時。上文所云、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者、指陰晏而言也。圖漢郊祀志晏溫、如淳曰、三輔謂日出清濟爲晏。案、晏微者非向微陰。）

（則難察視、故以雨新止、天清朗之時也。）燕王因養衛人。（圓藝文類聚此句上有燕王曰寡人不能觀也九字。）而不能觀其母猴。（元無而字。選注無其字。）鄭人有臺下之冶者。（元無人字。圓考工記、鄭之刀、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據此鄭地多良冶矣。）謂燕王曰。（選注無燕字。）臣爲削者也。（一無爲字。）諸微物必以削削之。（選注、物作巧。山曰、考工記、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成規。注、今之書刀。）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選注無此八字。一無此七字。）王試觀客之削。則能與不能可知也。（元無則字。）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爲棘刺之母猴。何以理之。（此十一字元作客爲棘刺之。）曰。以削。（一作客爲棘刺之端以削。）王曰。吾欲觀客之削也。（此九字元作吾欲觀見之。）客曰。臣請之舍取之。（選注無之舍二字。物曰之往也。）因逃。（今本此此。）治人謂王曰。上之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選注有此文。）

（白馬之說）兒說宋人善辯者也。（人間訓、兒說巧於閉結、無不解。注、兒說宋大夫。○此章元有缺誤。今考諸書補正。）持白馬非馬也。（也字宜作之說二字。）服齊稷下之辯者。（楊升庵外集、無服字。者下有屈焉二字。孟荀傳。索隱曰、稷齊之城門也。齊之學士集於稷門之下也。列子、白馬非馬。注、此論見存、多有辯之者、皆不弘通、故闕而不論。又云、白馬非馬、形名離也。注、離猶分也。白馬論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尋此等語、如何可解、而猶不歷然。）及乘白馬而過關。（元無及字。外集日抄皆有。）則顧白馬之賦而籍之。（而元作故。從他書正。山曰、顧如平帝紀顧金錢、季布傳顧直之顧。圓案、漢志貲者欲顧更錢者、式直者出錢顧之。吳王濞傳正義引漢書、並作雇。并曰、賦征也。雖操白馬非馬之說、不得不出馬賦也。圓謂籍猶取也。一作藉、通。荀子、好用其籍斂矣。又云、籍斂忘費。管子、古者輕賦稅、而弛籍斂。今本弛作肥、非。又云、厚籍斂于百姓。鹽鐵論、藉斂不過什一。墨子、其使民勞、其籍斂厚。又云、將必厚措斂于萬民。又荀子、窮籍而無極。管子、今君之籍取以正。籍之爲取義可見矣。圓鼂錯傳、顧其功。注、顧讎也。後漢宦者傳、賤買十分、雇一。注、雇謂酬其價也。慧琳音義、雇猶答賽償報之謂也。風俗通、太原郝子廉、每過姊飯、留錢十五錢、默置席下去。雖曰何有同生之家、而顧錢者哉。管子云、關賦百取一。）不見其非白也。（他書有此句。）蓋虛辭空辯。可以勝一國。（元作虛辭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

孫鏘曰暫侍。

又曰覆說而畫乃備

一人。（謾下元有於字。傍注、持白馬非馬之說、而服齊稷下之辯者屈焉。及乘白馬而過關、則馬之黑白是非明矣。言虛詞易勝、考實難欺也。初學記引劉向略記、公孫龍持白馬之論以度關。）

（用者皆如羿）夫新砥礪殺矢。（山曰、周禮、司弓矢、殺矢用諸近射田獵。考工記、冶氏爲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圓新如莊子若新發硎之新。砥礪、謂磨而利之。呂春秋、砥礪五兵。漢蕭望之傳、底厲鋒鍔。禮記、砥礪廉隅。韓詩外傳、扁鵲入砥鍼礪石。）㲉弩而射。（圓㲉引也。）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圓冥暝通。）然而莫能復其處。（山曰、列子、鏑矢復沓、方矢復寓。毛詩、四矢反兮。箋云、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不可謂善射。（可一作能。）無常儀的也。（山曰、呂春秋處方篇亦有此論。圓案、莊子、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設五寸之的。（圓毛詩疏引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者謂之槷、方六寸也。槷則質也。又王肅曰、質方四寸、可見古的之度、在四寸六寸之間、故曰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引猶去也。說山訓、矢之於十步也、貫兕甲。）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孟子云、逢蒙學射于羿。）有度難。而無度易

也。有常儀的。則羿逢蒙以五寸爲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爲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物曰、謂辯士得繁多其說也。）設度而待之。（待對上應字。元作持、傳寫訛。）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辯。（說音悅。）不度之以功。而譽其行。此人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物曰、養滌也。圓長常也。）

（燕王學道）客有教燕王爲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己。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身無死。（從列子補身字。）安

孫鑛曰。敘多爾訓。陳深曰。畫可照觀。而不可陳觀。如今皮燈。

能使王長生哉。

（鄭人爭年）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圖淵鑑此下有一曰吾與堯同年七字。案周禮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蓋以年齒高下爲坐次。因致爭也。）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決。（訟爭也。決一作訣。通。）以後息者爲勝耳。（圖氣衰而先息者爲負。聲闕而後止者爲勝。）

（李惠宋畫皆畫策也）客有爲周君畫筴者。（筴經文作策。同。馬捶也。一作筴。傍注。筋也。叫與挾通。）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筴者同狀。（傍注。髹赤黑色。圖景福殿賦注。刷漆爲髹。）周君大怒。畫筴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圖十版高二丈。說文。在牆曰牖。在屋曰牕。）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爲之。（爲之如其言也。見上篇。）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此畫筴之功。（一無此字。）非不微難也。（物曰。謂纖微甚難措也。）然其用與素髹筴同。（傍注。謂髹無用也。物曰。素平常也。蓋禮記注。凡物無飾曰素。）

（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客有爲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易者。（王再問也。）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汜論訓。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物曰。罄盡也。謂能盡觀其形狀也。圖罄磬音通。釋名。磬罄也。通典引禮記盧注。磬罄也。莊子。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係繫同。）不可類之。故難。（類似也。）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圖風俗通自序。昔有爲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孰最易。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不見。故易。藝文類聚淵鑑。犬作狗。暮下無罄字。鬼神以下作鬼魅無形。無形者不可覩故易。）

（務卞鮑介皆堅瓠也）齊有居士田仲者。（荀子注。田仲齊人。處於陵。不食兄祿。辭富貴。爲人灌園。號曰於陵仲子。物曰。居士初見。圖齊策趙威后曰。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案陳田古音同。孟子作陳仲子。）

楊慎曰。妙語爽而雅。

劉辰翁曰。語似國策。

宋人屈穀見之。（七命云。鍛屈穀之瓠。注引穀作穀。下並同。圖佩文亦作穀。）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選注。作謂之曰。穀有巨瓠。堅如石。厚而無竅。而敎之先生。圖後漢書孔融傳注。見上有往字。道作供。獻之作願獻之先生。）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謂爲通。圖後漢書注。田仲曰。夫子往謂我也。凡貴於樹瓠者。）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圖後漢書注。無剖字。無重字。）堅如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爲也。（選注。田仲曰。堅如石。不可剖而斟。厚而無竅。不可以受水漿。吾無用此瓠以爲也。圖後漢書注。剖作割。瓠上有此字。）曰。然。穀將以欲棄之。（雖一篇與將欲。亟齊國句法同。）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選注。屈穀曰。然。其棄物乎。曰。然。今先生雖不恃人之食。亦無益人之國。亦猶可棄之瓠也。田仲若有所失。愁而不對。案此與今本大異。而選注辭順事具。當見善本也。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與郭生嚼陳仲意同。〇圖呂春秋莊子皆云。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潁水而死。湯又讓務光。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列士傳云。鮑焦怨世不用已。採蔬於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採其蔬。此焦之有哉。棄其蔬乃立枯洛水之上。風俗通云。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於山中食棗。或曰。此棗子所植耶。焦遂强嘔吐而死。賈誼新書云。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祿。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子推不出而焚死。呂春秋說苑等所記殊。詳務卞鮑介其行拂難。無益于世。故比之堅瓠也。）

（虞慶詘匠而屋壞）虞慶爲屋。（人閒訓。虞慶作高陽魋。物曰。呂春秋作高陽應。）謂匠人曰。屋太尊。（太一作大。物曰。尊崇通。高也。）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圖椽屋角。）夫濡塗重。而生椽撓。（夫上一衍虞慶曰不然五字。）以撓椽任重塗。此宜卑。虞慶曰。不然。更日久。（物曰。更平聲。）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

陳深曰意老意緊意盡植意有味意不厭妙在曲折

以直椽任輕塗。（一脫以字）此益尊。匠人詘。（趙策魏王聽此言也甚詘注韻書訓辭塞也）爲之而屋壞。（淮南子云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而爲室其始成竘然善也而後果敗管子云椽生撓不勝任則屋覆而不怨者其理然也物曰爲之謂依虞言而作之也）一曰。（物曰凡言一曰者後人舉異本也前後諸篇倣此）虞慶將爲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橈。塗濡則重。以橈任重。今雖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成得乾。（成元作誠從翔說正）日以輕直。雖久必不壞。匠人詘。作之成。有間屋果壞。

（范且窮工而弓折）范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山曰盡猶終也）不於其始也。（且睢通史記唐睢國策說苑作唐且圞百川學海引東州冢閣碑古聖賢名云秦范且文衡策與注古人以且名者皆子余反如夏無且唐且龍且之類是也）夫工人張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毛詩角弓傳不善紲檠巧用則翩然而反疏檠者藏弓定體之器謂未成弓時內於檠中也釋文檠音景弓匣也物曰蹈弦謂蹈弓而弦之也）一日犯機。（物曰謂注箭也）是節之其始。

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此下元衍范且曰不然五字）伏檠一日。而蹈弦三旬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爲之弓折。（物曰其辭窮而不能勝范且之辯也依其教爲之而弓折）范且虞慶之言。（元別提案此及棘刺白馬皆連二事作一纖論亦一例也）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圞情實也）人主說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豔乎辯說文麗之聲。（豔一作艷物曰豔羨也山曰文麗字見齊俗訓圞增韻豔歆羨也）是却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物曰謂任虞范）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構屋張弓也。然而士窮乎范且虞慶者。（上謂有術之人）爲虛辭其無用而勝。（迺）實事其無易而窮也。（二其字猶之也物曰爲人音謂人之所以窮於虞范者以虛辭雖無用而能勝實事無變易而數屈故也圞實用之事千歲無易而反窮也）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

陳深曰三喩防人情切事理此人全不走濶

趙用賢曰事不奇以轉意妙

（多猶貴也少猶劣也）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爲范且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爲工匠也。（物曰謂賤知術之人）工匠不得施其技巧。（補工匠二字）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曰知術曰知治卽知治術之人也圞方法也）

（非歸餉也不可）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爲飯。以塗爲羹。以木爲胾。（圞胾切肉）然至日晚必歸饟者。（物曰饟餉同謂歸家而食也）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物曰去音）頌辯而不愨。（頌美也物曰頌誦同）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爲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強者秦也。然而秦強而未帝者。治未畢也。（物曰謂雖治未盡其術也）

㊂（傍注凡父子或十六事怨譙）人爲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圞誚古譙字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言相責讓曰譙）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爲。而不周於爲己也。（謂藏相爲之心者不如自爲之盡也物曰周盡也圞典引注周備也又孟子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

（取庸作者進美羹）夫買庸而播耕者。（元今前奪今從釋文別之買元作賣誤五蠹篇賣庸而決竇物曰庸傭同圞謂除稱也）主人費家而美食。（物曰謂務美餚者之食而不顧損貲也）調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魏都賦刀布貿而無算注刀布錢刀之訓也荀卿書曰省刀布之斂圞貨布蓋如今之楮幣與錢相權爲用難獨行也貨布比錢賤而不便故調貨之必求與錢交易而以錢與庸者亦厚待之意也廣雅調貿也又曰知錄調有更易之意猶季懲之更張乃調也周禮廛師里布注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又王莽傳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直貨錢二十五求易求貿易也賈誼新書鄒穆公有令食鳧雁者必以秕毋以粟於是求易於民者二石粟得一石秕）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孟子深耕易耨）庸客致力

而疾耕耘。著（衍文。）盡功而正畦陌疇時者。（功元作巧，從井氏正。對上力字。疇田隴也。時畦中有封也。）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傭者云爾，故為盡力。）此其養功力。（物曰，謂以功力自養。）有父子之澤矣，（澤恩也。）而心調於用者。（物曰，謂實心為之於事調適也。）皆挾自為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為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為心，則父子離且怨。（此章亦連事合論之例也。）

〔文公之先宣言〕文公伐宋。（宜作文王伐崇，經文亦誤。）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山曰，中適也，均也。家語，衣冠中，動作慎。）教令不信。余來為民誅之。（說苑，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之，唯為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塡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句踐之稱姑蘇〕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姑蘇之臺，（姑蘇元作如皐。）掘深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見亡徵篇。）以盡民力。余來為民誅之。（一無來字。墨子，吳王夫差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及如此，則吳有離罷之心，越王句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衆以復其讎。）

〔桓公藏蔡怒而攻楚〕蔡女為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賈逵云，蕩搖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國謂未之絕也。）因復更嫁之。（物曰，謂蔡。）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為規也。（謂不可以為法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杜預云，尚書，包匭菁茅，茅之為異，未聞。案括地志，辰州盧溪縣西南有包茅山。武陵記，山際出包茅，有刺而三脊。國管子，江淮之間，一茅而三脊，名曰菁茅。左傳，齊數楚罪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君不如擧兵為天子伐楚。

孫鑛曰，名實重句，先虛後實，固有體。

陳深曰，先王之賦頌，鐘鼎之銘，皆此類。

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為天子誅之名。（一無為字。）而有報讎之實。（傍注，上三事皆借名興師也。國齊策，微用兵而寄於義，注，謂隱其用兵之眞情而寄寓於義以為名也。上三事皆此類。）

〔吳起懷瘳實而吮傷〕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之母泣。（泣上元衍立字。國佩文無立字。藝文類聚作立而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若汝也。）尚何為而泣。（國藝文有乎字。）對曰。吳起吮其父之瘡而父死。（國藝文云，吳子吮其父之瘡，而殺之涇水之上，今安知不殺是子乎。）今是子又將死也。吾是以泣。（吾上元衍今字。悼其感恩死敵故泣。）

〔潘吾之跡〕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潘吾。（潘吾指常山也。蘇秦傳徐注，常山有蒲吾縣，正義云，番音婆，又音蒲，又音盤，則作潘亦通。或謂宜作番，黃氏日抄作播吾，恐非。國鉤梯可鉤引上高者，緣攀躋也。）刻疏人迹其上，（日抄迹作蹟，同。物曰，疏人巨人。）廣三尺，長五尺，（國玉海無此語。）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於此。（國常當通，玉海潘作番，佩文作趙主父使匠人施鉤梯，刻巨人跡于潘吾，勒其上曰，主父常遊于此。）

〔華山之博〕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為博，箭長八尺，（物曰，博箭博簺也。國說卦傳，其於木也為堅多心，禮記，其在人也如松柏之有心也。玉海無箭長八尺，棊長八寸八字。）棊長八寸。（古博經云，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為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為水，用棊十二，故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為之。）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字曰，李于鱗太華山記，東南行三里，望衞叔卿之博臺，在別巔，為埒不盡尾尺，中如砥，可坐十人，尾南北繙，繙繝也，欲度者先握繙自懸匡中，乃距尾自汰，令就繙，不得繙還距尾，自汰得而後釋所自懸繙也。此即秦昭王使人施鉤梯也。國佩文，此矣作此山。案穆天子傳，穆王五日觀於鍾山，乃為銘迹於縣圃之上，以詔後世。山海經，苦山之首曰休與之山，其上有石焉，名曰帝臺之棋。風俗通，漢武帝與仙人對博，碁沒石中，馬蹄跡處，于今尚存，好名之主，所為虛妄，率皆類此。）

陳深曰。此與左氏小異。

劉辰翁曰。語甚善謂。

（築社之諺自辭說也）文公反國。至河令曰。（元無曰字。鮑昭東武吟棄席思君幄注引有曰字。是。）籩豆捐之。席蓐捐之。（席一作蓆。下同。）手足胼胝。（玉篇。胼胝。皮厚也。手胼足胝。家語。手足胼胝。）而目黧黑者後之。（秦策注。集韻。黧黑黃色。吳注。黧黑色。集韻誤。又荀子。顏色黧黑。注。黧讀爲梨。謂面如凍梨之色也。選注作犂黑。圓治要作梨黑。）咎犯聞之而夜哭。（說山訓。文公棄荏席。後黴黑。咎犯辭歸。指此事也。注誤。）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圓聞之二字。與上文相混而誤衍也。說苑。咎犯作夫子。治要作咎氏。並無聞之二字。）意者不欲寡人反國耶。（元無者字。從選注補。）咎犯對曰。（咎字從選注補。）籩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此四字從選注補。）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捐之。（選注。捐作棄。圓治要同。）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選注。有勞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有音又。與音預。說苑作臣在所蔽之中矣。選注無有字。圓治要同。）不勝其哀故哭。（選注。有之字。圓治要有也字。）且臣爲君行詐僞。以反

國者衆矣。（晉語。臣從君還軫。巡於天下。惡甚多矣。物曰。衆謂多其事也。選左傳云。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是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臣尙自惡也。而況於君。（圓治要。有乎字。）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攐撅而置之。（攐一作攓。又作攑。）端冕而祀之。（攐撅其衣。非禮容也。築置之時。不得不然。以喩未反之日。多行詐僞。以求反國。亦權時宜也。毛詩。褰裳涉溱。曲禮。暑毋褰裳。褰字又作攐。人間訓。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攐裳而越也。內則云。不涉不撅。注。撅。揭衣也。詩傳。揭。褰衣也。說苑。猶倮而眷高撅者。呂春秋。子胥兩袪高蹶。撅蹶與撅通。圓墨子云。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倮謂撅者不恭也。置立也。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玉藻。公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左傳云。弁冕端委。以治民。淵鑑引記纂淵海云。魏太武謂古弼曰。吾聞築社之役。蹇蹙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與之福。）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鄭縣人得車軛）鄭縣人有得車軛者。（物曰。縣人。鄙人也。圓軛。轅端橫木。）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物曰。種。品也。物也。）對曰。此車軛也。俄又復得一。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軛。今又曰車軛。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鬭。（愚者聽實。反以爲妄。）

（衞人佐弋）衞人有佐弋者。（秦紀。誅佐弋竭。百官表。秦時少府有佐弋。漢武帝改爲佽飛。掌弋射者。）鳥至。因先以其裷麾之。鳥驚而不射也。（裷疑與絭通。閑居賦。異絭同機。注。張晏曰。連弩三十絭共一臂。然絭弩弓也。李奇曰。絭。弓也。字林。音卷。又李陵書。張空弮。弮。絭義同。井曰。裷。繳布也。圓說山訓。執彈而招鳥。與此意同。案射雉賦。屏發布而累息。注。屏除其布。不敢散氣。意者恐繳有所聞。便驚而逝也。案。發。鬮通。唐韻。弋射收繳具也。發布疑卽裷也。蓋謂弓繳之纏轉卷者也。）

（卜子妻爲弊袴）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爲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井曰。請其制也。）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此元在文公反國條下。今因經次移

置此。井曰。愚于故之一言。故毀新也。山曰。妻子。妻也。莊子載列子妻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孰昔以來。請妻爲妻子。有所本也。圓顧炎武日知錄。今人謂妻爲妻子。引此文爲證。又杜詩。結髮爲妻子。席不煖君牀。淵鑑作妻因毀新袴爲孔。）

（經缺）鄭縣人乙子妻之市。（之。適也。）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爲渴也。（物曰。其意謂鼈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

（經缺）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圓伍子胥傳。日暮途遠。）安暇語汝。（此條元在下篇傳五之末。而不經見。蓋謂唯恐肉之敗。而不知售之便也。其愚蔽與縱鼈事類。故移于此。）

（而其少者）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曲禮。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擧未釂。少者不敢飲。注。不敢先長者。盡爵曰釂。謂少者不達禮意。輒效長者之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者。（史記。景帝曰。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又曰好見顯學。）見長年飲酒。不能釂則唾之。亦效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亦欲效善。見長者飲無餘。

（見上一有則字）非堪酒飲也。（堪元作斟從山氏正。飲一作餘）而欲盡之。（酒飲各有量己不堪飲而欲必盡爵其不及亂者幾希）

（宋人之解書）書曰。紳之束之。（紳謂修飾不放縱之意也。圖論語疏以帶束腰垂其餘以爲飾謂之紳。）宋人有治者。（物曰學者也）因重帶自紳束也。（圖覆重二帶以束其腰也）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

（梁人之讀記）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莊子北宮奢曰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樸。原道訓已彫已琢還反於樸。齊俗訓同。而還作逐。山曰老子常德乃足復歸於樸。列子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圖爾雅玉謂之彫彫謂之琢。）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文。（物曰動作輒說所學舉事必文之也）曰。難之。（物曰自言故難之者是學也）顧失其實。（顧反也案難之猶難哉自難其行事之過文也）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

（此條一接前條誤）

楊愼曰妙喩。

（郢書燕說）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圖藝文作郢人）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云者其意將云爾而未發也如上文錢布且易云也圖古今韻會引郭璞曰古以人執燭後易之以鐙）而過書舉燭。（圖百家類纂旣而過作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傍注說解也圖淵鑑作悅下同）舉燭者尚明也。（圖舉上也燭照也故爲尚明藝文事文過作誤尚作高下同淵鑑同）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說。（一無一王字圖月令廣義任之作任也）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學者。多似此類。（學上一衍學字）

陳深曰迂而好詭。

（歸取度）鄭人有且買履者。（買元作置唐宋人謂收買或曰置然買義爲長圖釋名帥履曰不借注言賤易有各自置不假借也置字義同淵鑑作鄭人欲買履丹鉛錄引說郛開顏集作鄭人買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物曰是所學書中語圖淵鑑之市之作往反歸反作乃信度下有數字頃新錄而置之其坐五字作爲度二字至之市至作乃無已字無持字反歸反作亟無及反八字無作亡）

④（傍注凡五事）（中章胥已仕）王登爲中牟令。（呂春秋作任登圖王壬字訛任姓也左傳不敢與諸任齒魏人有任座秦人有任寡見說林篇又穀梁傳宋公王臣卒左氏公羊竝作王臣王壬字形相似易訛日知錄王姓引此相證失考）上言於襄主。（呂作上計於趙襄子）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已者。其身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主曰。子見之。（物曰謂汝須偕來謁見于我也）我將爲中大夫。（圖中大夫始見與春秋上中下大夫別漢武帝改爲光祿大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圖語注列位次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呂作非晉國之故也物曰謂違群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目邪。（徒聞其名未察其實）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終一作絕非呂子注謂耳登之名目登之實登之所舉崇復假耳目乎哉圖孔叢子晉舜臣堯官才任賢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也）

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齊策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王句法同謂薦達也）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矣。

（平公腓痛足痺而不敢壞坐）叔向御坐。平公請事。（物曰叔向侍坐平公而請事也山氏分爲二句云平公就叔向受教也晉語悼公召叔向使傅太子彪注彪平公也）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圖腓脛後肉脚肚也絕交書危坐一時痺不得搖著頡篇痿痺不能行也脚氣論轉筋由脚弱所生也）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錘矣。（圖嵇康高士傳晉平公與唐亥坐而出叔向入公曳一足叔向問之公曰吾侍唐子腓痛足痺而不敢伸叔向不悅公曰子欲貴吾爵子子欲富吾祿子夫唐先生非欲也非正坐無以養也淵鑑載此事謂出韓子者誤）

陳深曰、言貴虛名、而妄害用者可亡也。

（爲屈公之威）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物曰、句。）因死。恐已。因生。（物曰、皆二字句、謂其怯也。蓋屈公如愚公威公類、撓屈怯懦、因名屈公、如今之綽號也。方言、凡物老者、周晉秦隴謂之公、或謂之翁。淵鑑載、秦威公閉門而哭三日、泣盡繼之以血。鄭人聞之、威公曰、吾國且亡、吾數諫君、君不用、是以知將亡也。案威畏同、畏公綽號也。）

（李疵視中山）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其君好見巖穴之士。（元作見好、從宇氏正。）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巷之士。以十數。（中山策作七十家。注、傾者却不御也。與之同車、皆所以禮者。圓案、鄒陽書、傾蓋如故。索隱曰、家語、孔子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又志林云、傾蓋者道行相遇、軿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欹之義也。文選注、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伉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秦策注、集韻、伉匹也。吳注、伉抗通當也。）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圓、三略云、軍讖曰、主聘儒賢、姦雄乃遯、主聘巖穴士、乃得實。案禮賢下士、古之道也、故曰賢君。）疵曰。不然。夫好見巖穴之士而朝之。（見元作顯、晉之訛也。）則戰士怠於行陳。上尊學者。（物曰、上尙同。）下士居朝。（卑賤之士不次登用也。山曰、官作下。朝居士。）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陳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擧兵而伐中山。遂滅之。（之一作也。趙武靈王二十一年攻中山、惠文王三年滅之。○吳師道云、大事記據呂氏春秋、晉太史屠黍謂周威公曰、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別、聽其主弗之禁、此亡國之風也、居二年、中山果亡、若使賢佞盛多、尊禮無失、則當時風俗安得至此乎。圓謂、人主徒慕仁義之名、不察仁義之實、則所禮者皆虛譽也、而所用者皆僞賢也、僞足以爲取亡之資耳、燕噲亡於前、中山滅於後、未可一槩論也。）

㊄（傍注、凡傳說之以八事、）（無衣紫）齊王好紫衣。（一作衣紫、）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貴。傅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

劉辰翁曰、五素語佳。

民不信。今王欲民無衣紫者。王請自解紫衣而朝。群臣有紫衣進者。曰。盍遠。（盍元作益、從宇氏正、盍何不也。）寡人惡臭。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此條元在一日二字、案經云傳說之、則宜爲本傳、故移置前。）

一曰。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任昉策秀才文、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注作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山曰、蘇代遺燕昭王書曰、齊紫敗素也。正義引云、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試勿衣紫也。公謂左右曰、惡紫臭、公語三日、境內莫有衣紫者。圓、燕策注引五素作十素。）管仲曰。君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公曰。諾。（此三字元在下紫臭下、竄者誤混、今從宋本標注正。）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却。吾惡紫臭。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選注、告管仲、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自試勿衣也。謂左右曰、甚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有紫衣、三日、境內莫衣紫。圓、國中城郭中也。爾雅翼引境內莫下有有字。）

（子產之以鄭簡）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荊晉之間。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小國。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一曰。（補此二字。）子產相鄭。（見說苑。一本分爲別章、非。）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一有也字。）俎豆不大。鐘鼓竽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物曰、此結上數句、而謂其所職繁多也。圓、不一、說苑作也一字。）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圓謂、娛樂者予事也、而勞苦者子任也、蓋戲言以專任之。）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爲政五年。國無盜賊。

道不拾遺。桃棗蔭於街者莫有援也。（呂春秋、子產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注、援攀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物曰、援謂援枝而偸其實也。錐刀小物也。遺小物於道路、二日之後猶可反還也。）三年不變。（鳳、管子、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民無飢色。（色元作也。從井氏正。鳳、治要引尸子、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乂、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產治鄭、國無盜賊、道無饑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困學記聞王氏合雅引尸子、子之任也下、有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二句。子產治鄭下、有城門不閉一句。）

（購強之以宋襄）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穀梁傳、戰于泓水之上。山曰、左傳僖二十二年、作泓。鳳、淵鑑引作戰于泓谷之上。）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濟。右司馬購強趨而諫曰。（山曰、購強、左氏作公子目夷。傳寫轉訛。）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之、（一無之字。）君子不重傷。（子下一有曰字。）不擒二毛。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宋世家、迫作困。）不鼓不成列。（何休云、軍法以鼓戰、以金止。不鼓、不戰也。不成列、未成陣也。）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謂違君子之道。）請使楚人畢涉成陳、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鳳、詩云、赳赳武夫、公侯腹心。）特爲義耳。（物曰、云特云耳、可見無術也。）公曰、不反列、且行法。（物曰、且將也。）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陳矣。（撰結也。）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宋世家、襄公十四年夏、公病傷於泓、而竟卒。此云三日、與諸書不合。鳳、穀梁作七月。是。案、僖廿二年傷、明年五月卒。）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戰陳之間、不厭詐僞。拘束小義以誤大事、死固宜矣。）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三字一意。恃疑待誤。）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爲上、服戰鴈行也。民乃肯耕戰。（山曰、上宜作下。物曰、謂以耕爲上務也。服行也。謂躬親行戰、而與士卒雁行旅進也。）則人主不泰危乎。

孫鑛曰、多情妙狀。

妙情妙狀。

陳深曰、好自用而不任人之弊。

孫鑛曰、曲盡情狀。

而人臣不泰安乎。（物曰、泰太同。）

（下走）齊景公遊少海。（少海、詳見下篇。晏子作落、說苑作婺。）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物曰、傳驛也。謁告也。嬰、晏子名。）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趨、通遫、疾也。煩且、蓋良馬名。備騎曰乘。鳳、煩且、晏子作繁駔、繁煩並與蕃通、且駔通。明堂位、周人黃馬蕃鬣。尸子云、馬有騏驥駔駿。又劉廣世七輿云、駿駔之馬、影不及形、塵不暇輿。）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爲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爲不進、盡（衍文。鳳、進盡古晉同、見列子。此衍盡字。）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鳳、而猶與也。）而以爲不如下走也。（徐安陵昭王碑文、齊殯晏子、行哭致禮。注、晏子春秋曰、齊景公遊於淄、晏子死、公擧鞭而馳、自以爲遲、下車而趨、知不如車之駛、則又乘之、比至國、四下而趨、至則伏尸而哭曰、百姓誰復告我惡邪。案、此與今本晏子外編所載文異、故備錄之。）

（睡臥）魏昭王欲與官事。（物曰、與預同。）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史記、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臥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爲人臣所宜爲者也、睡不亦宜乎。一曰、田嬰相齊。（此條元在外儲右下、人齊則獨聞淖齒條之下、編者誤耳。）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謂王亦宜以數日之間暇爲一聽其計會也。）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卽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參、古累字。十黍爲累。小數之名。山曰、押、花押也。鳳、押書檢也。日知錄引此而謂、後世畫押之祖也。券、要約之書也。參疑區誤。參古作厽。醋似品字、因遂亡歟。）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一字句。）食後復坐。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群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偸怠之事

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群臣有爲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揄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揄引也。一作偸非。）王自聽之。亂乃始生。（山曰。又見齊策。圝通鑑。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而數覽也。王從之。已而厭之。悉以委嬰。嬰由是得專權。又唐太宗時。言事者多請上親覽表奏。以防壅蔽。上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惟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其言與此[illegible]意合。）

楊慎曰。精語。

（孔丘不知故稱猶盂）孔子曰。爲人君者猶盂也。（圝方言。盌謂之盂。治要引尸子。爲人君作君子。後漢宦者傳引尸子。君如杅。民如水。杅方則水方。杅圓則水圓。）民猶水也。盂方水方。盂圓水圓。（荀子。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圝西京賦注。字書曰。圝亦圓字也。）

（鄭君不知故先自變）鄭君好服長纓。（任昉策秀才文。長纓鄒好。且變鄒俗。注引無服字。）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曰。（選注。曰上有對字。）君好服。（選注。有之字。）百姓亦多服。是以貴。（選注。以作故。）鄒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鄒字從選注補）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下令爲百姓服度以禁之。（物曰。謂制爲百姓衣服之度也。）乃斷纓出以示民。是先戮以莅民也。（非有先生論。戮及先人。注。鄭玄注禮記曰。戮猶辱也。）

（叔向賦獵）叔向賦獵。（山曰。賦如呂子有度篇。賦兵之賦。謂分配也。下篇賦十孺子亦然。獵祿字訛。圝案。孺子播賦百事。晉語。公屬百官賦職任功。注。賦授也。）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昭侯之奚聽）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一無不字。圝江評本及焦氏類林引並有不字。）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授元作受。誤。定法篇。用任而授官。荀子。量能而授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物曰。不聽也。）一日。（圝日元作曰。誤。謂異日也。）申子請仕其從兄官。（申子已下見韓策。注。言使其從兄仕于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亡音無。用謂予官。則廢其教。故不聽也。）申子辟舍請罪。（策云。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申子乃避舍請罪曰。君眞其人也。案策與此同叙一事。然申子教昭侯語此在前。策置末。文體變化。各極其妙。）

陳深曰。二事皆不失信。

⑥（傍注。凡八事皆論信。）（文公之攻原）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道應訓注。原周邑。周襄王以原賜文公。原叛。故伐之。）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物曰。原中原城中。）曰。原三日卽下矣。群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道應訓。作溫人。）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圝晉策。有溫人聞之。亦降六字。）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山曰。攻原事見左傳及晉語。新序。呂氏春秋。）

（箕鄭救餓）文公問箕鄭曰。救餓奈何。（晉語注。箕鄭晉大夫。山曰。餓宜作饑。）對曰。信。（山曰。論語。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公曰。安信。曰。信名。（韋注。百官尊卑之號。）信名則群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韋注。謂使民事各得其時。）則不失天時。百姓不偸。（偸元作踰。圝國語作民從事有業。圝踰偸通。西京賦。敬愼威儀。示民不偸。我有嘉賓。其樂愉愉。是偸古有愉音也。天時不失則百穀升。民不偸怠則田野治。）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矣。

（吳起須故人而食）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今返而御。（今元作令。從山氏正。并曰。御。御食也。）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

待之。明日蚤令人求故人（蚤早同）。故人來。方與之食。

文侯會虞人而獵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魏策注虞人掌山澤之官。吳注孟子引字苑囿之吏。鮑誤以書注官言之。）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文侯。（諫止勿往。）不聽曰。不可。（宇曰治要抵不字。）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爲也。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物曰自往罷散之也。國策云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强。）

曾子殺彘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諭令還家。）顧反爲女殺彘。（顧亦反也。自市反也。顧反字見內儲趙策。）適市來。（物曰適往。來歸也。圖治要作妻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物曰謂汝雖與嬰兒戲也。嬰兒之心其實不與汝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敎。（圖曲禮幼子常視毋誑。）今子欺之。是敎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父一作母。宇曰治要作母欺子而子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敎也。（所字從治要補。）遂烹彘也。（治要烹作殺。無也字。）

楊愼曰有[illegible]有[illegible]

楚厲王擊警鼓 楚厲王有警。爲鼓以與百姓爲戍。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申明號令。）而民信之。（周幽王爲烽燧大鼓事頗亦相類。）

李悝設兩和 李悝警其兩和曰。謹警。敵人旦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而不信李悝。（而一作怠。）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物曰六字疑衍。）於是皆爭上。（新勇乘城。）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此末一有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衛嗣公使人僞關市二條。物曰並見內儲上。錯誤在此。）

右傳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一　終

陳深曰此割裂舫可觀

陳深曰疑文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二

外儲左下

江都　松皐圓纂聞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

㈠（一本無闕下同。）以罪受誅。人不怨上。跀危生子皐。（危跪通。見上。物曰。生活也。）以功受賞。臣不德君。翟璜操右契而乘軒。（韓策。或謂公仲曰。操右契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王。注。左契待合而已。右契可以責取。策田齊世家。執左契以責於秦韓。左右字訛。山曰。曲禮。獻粟者執右契。注。契券要也。右爲尊。老子。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物曰。謂其心不以乘軒爲君恩。如預與約契然也。）襄王不知。故昭卯五乘而履屩。（昭卯芒卯也。履屩與乘軒相反。謂賞不當功也。）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即臣將爲夫少室周。（夫作失。寫者誤。）

㈡恃勢而不恃信。故東郭牙議管仲。恃術而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勢術在我。貞信在彼。）故有術之主。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雖有駁行。必得所利。（舊注。駁行謂不貞白而駁雜者。）簡主之相陽虎。哀公問一足。

㈢不失臣主之理。（從山氏補不字。）則文王自履而矜。（物曰。矜謂以此爲是也。）不易朝燕之處。（舊注。朝堂當莊。燕居當肆。）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此下經文散逸。下傳所述數事。無係著也。臣主不失理。則優得過度。朝燕不易處。則尊禮失常。黍桃冥等。以辨貴賤。冠履有分。以明尊卑。匡倩之對。仲尼之話。皆論尊君卑臣之意。）

㈣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罰者所禁也。而譽存焉。賞者所利也。而毀存焉。公私相反。毀譽失實。雖有神聖不能行也。）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六反篇。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夫爲門而不使入。委利而不使進。亂之所以產也。（上懸慶賞以示民利。是爲門也。名實相悖。刑賞惑貳。則孰敢勸進而效公忠乎。是委弃而不使入也。詭使篇所說時弊即是也。）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聽譽者。而明察照羣臣。則鉅不費金錢。孱不用玉璧。（鉅者孱者。猶言大者小者也。假設以爲人名。）西門豹請復治鄴。足以知之。（舊注。足知左右能爲國害。）猶盜嬰兒之矜裘。與跀危子榮衣。（以喩左右之詐。害失實也。物曰。盜人之子。以其裘矜而示人。刖者之子。以其衣爲榮不愧。）子綽左右畫。（以喩不能專斷而信詐譽。其事必敗。不得俱成。）去蟻驅蠅。（以喩偏聽左右而禁姦邪。姦邪愈彰。）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官。與宣王之患臞馬也。（此下傳載桓公問置吏事。而經不見。疑缺文也。）

㈤臣以卑儉爲行。則爵不足勸賞。（勸一作觀。誤。）寵光無節。則臣下侵偪。說在苗賁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故仲尼論管

仲與孫叔敖。而出入之容變。（物曰。出過也。入不足也。謂儉者侈者容貌自別。而仲尼則之。則同也。舊注。管仲太奢。孫叔太儉。皆失中也。■論語。小德出入可也。荀子。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管子。上君全善。其次出入焉。）陽虎之言見其臣也。（見謂薦達。上篇。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物曰。謂陽虎說薦其臣於君也。）而簡主之應也失主術。（應下一有人臣二字。應答失義。即下樹枳棘事。）朋黨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羣臣公舉。下不相和。則人主明。陽虎將爲趙武之賢。解狐之公。而簡主以爲枳棘。非所以敎國也。（孔子議晏嬰事。傳闕。案雜記云。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下不僭上。上不偪下。■又出家語。發端作子貢問曰。管仲失於奢。晏子失於儉。其俱失矣。二者孰賢。不揜豆下有一狐裘三十年六字。其餘文大同。）

㈥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朋黨附私。則誰肯去姦效忠哉。）說在文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杖。子產忠諫。子國譙怒。梁車

（愿翁曰、然實心而非、幾刺吾僞之。）

用法。而成侯收璽。管仲以公。而封人謗怨。（封元作國、從傳文及舊注正。蓋封因言訛、邦又以義訛國耳。舊注、管仲不報封人之恩、唯賢是用。故封人怨謗也。）

右經

㊀（一作傳一。無闘。刖危生下同。案凡四事。子皐）孔子相衞。（據論語及左傳、無孔子相衞之事。蓋當是時孔悝作亂、逐出公輒、偶因同姓謬傳耳。家語、季羔爲衞之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衞有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是也。）弟子子皐爲獄吏。刖人足。所刖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衞君者。（惡猶讒也。）曰。仲尼欲作亂。（從山氏補仲字。）衞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皐從出門。刖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刖下之字、通稚作于。）吏追不得。夜半子皐問刖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仇一作讎。仇下一有怨字。）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

得此於子。刖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欲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燕策、莫爲臣先後者。注、先後爲之助也。物曰、傾側、枉也。先後、或先或後、保護者狀也。關周禮、上師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注、先後猶左右也、助也。尚書、相釋先後迷民。孔傳、先後謂教訓也。後漢伏湛傳、實足以先後王室。注、先後相導也。）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憱然不悅。形於顏色。（家語、憱作愀。勝）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孔子曰。（元在秦韓攻魏條下。山曰、宜移置此。連接前章。家語說苑等皆爾。）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槩者平量者也。（槩、平斗斛之木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翟璜操右契而乘軒）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舊注、既乘軒、又有輕騎。圜案、黃經作璜。魏文侯以大夫爲諸侯、以其所乘大夫車賜之、示寵榮也。說苑、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勒、約鎭簟席。其騶八十乘。子方望之以爲君也。）方以爲文侯也。（圜、子方名無擇。）移車異路避之。則徒翟黃也。（徒空也。）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圜、翟角見竹書紀年。）果伐之。臣薦樂羊而中山拔。（魏文十七年、攻降中山。）得中山憂欲治之。（中山新附、人心易搖。欲使治之而難其人、故憂慮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李克治中山、見難二篇。後使太子擊代之、見說苑。）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尚薄。（推薦賢材、圖報其利實。寵雖殊、以功稱量、猶且爲薄。）

（昭卯五乘。而履屩。）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齊荆攻魏。卯東說。而齊荆罷。（圜、西說強秦、東說強齊、而弱者自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舊注、養以五乘、使爲將軍。）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

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此策士假託之說、非實有此事也。謂己功大而貴祿薄、譬之伯夷節高而葬之以卑官。武王讓以天下、而不受、況於將軍之贈。反足爲汙耳。莊子云、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卯之寓言可知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贏縢而履屩。（贏宜作羸。縢元作勝、誤。秦策、羸縢履蹻。負書擔橐。注、羸、倫追反。縢、繩字通用。易羸其角。疏云、拘纍纏繞也。釋文、鄭虞作纍、張作纍。詩采菽云、邪幅在下。注、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疏云、說文、縢緘也。名行縢者、謂行而緘束之也。蹻、繫作屩、通。虞卿傳、擔簦。蹻、徐注、蹻、草履也。索隱、音腳。案、著行縢、穿草履者、賤人之事也。襄王不知信賞勸衆之道、故使卯自言己功大、宜貴顯、而未免卑賤也。圜、贏縢、通趙策、縢、負書擔橐。秦策注、方言、擔、齊楚陳宋曰攝。通作攝。偏文引勝作縢。案、勝縢字誤。唐韻、勝、囊之可帶也。氾論訓、蘇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鞮蹻嬴蓋。於陵子云、臣之足、辟跣而宜臣蹻。不稱大夫履也。臣之體、倚隅而宜臣之口、括噲而宜臣糟糠、不任大夫服與食也。此謂薄賞與大功、不相稱、當猶且賤人之囊靴耳、未稱貴人之衣履也。）

（卽臣將爲夫少室周）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慤者也。（少室姓、周其名。案山有大室少室、因以別族。作希姓錄者、不收何也。）爲趙襄主力士。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

孫蘗曰。餃閱羅似虜。

之襄主。以自代也。襄主曰。子之處。人所欲也。（處猶位也。力士車右。與君同車。最爲親近。左傳。隨侯寵少師。以爲車右。漢書。文帝愛趙談。命之爲御。可見其職親密。衆所羨欲。）何爲言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比臣爲多。）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爲罪也。（舊注。有蔽賢之罪。）一曰。少室周爲襄主驂乘。（晉語。襄主作簡子。）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子耕字也。晉語作牛談。）與角力而不勝。周言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驂乘者。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驂作騎。寫者誤。）

㊁（凡四事。東郭牙論用人。議管仲）齊桓公將立管仲爲仲父。（元脫此三字。說苑作立仲父。）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爲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爲仲父。

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爲中門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爲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爲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若知能謀天下。（若元作君。誤。）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以國柄焉。（一無以字。）以管仲之能。（一無之字。）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一無此三字。）

（渾軒非文公）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列子釋文。餐音孫。水澆飯也。）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立。（立元作泣。闡泣立字訛。禮記載孔子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與此義同。）寢餓而不敢食。（物曰。寑寢同。）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

趙用賢曰。此郡臣覬望之言。

顧深曰。叔得其旗狙詐作使。

以爲原令。（案。內外傳。爲趙衰事。）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渾軒寺人披也。內外傳又云勃鞮。史記之履鞮。）曰。以不動壺餐之故。知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知一作估。國晉乘。知作信。）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掴握刑賞之柄。則下不得欺叛也。）

（簡主之相陽虎）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魯定九年。）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爲非。以善事簡主。興主之彊。幾至於霸也。

（哀公問一足）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

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國據左傳。樂正后夔娶有仍氏之女。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封豕。然忿戾惡心者伯封也。非夔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物曰。而如也。）一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莊子。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趻踔而行。家語。山之怪夔。索隱曰。一足獸也。）彼其無他異。（無它伎能。）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爲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呂春秋。無有字。）非一足也。（國仲尼燕居云。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案。偏踦也。踦一足也。夔一足獸。見山海經。蓋后夔偏於樂。故諺稱夔。猶周棄善樹藝。爲后稷也。古人命名。或以所能。若殳斨熊羆之類亦是也。玉海引孔叢子。魯哀公曰。吾聞夔一足。有異於人。信乎。子曰。昔重黎舉夔而進。又欲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惟聖人能和六律。均五聲。和樂之本以通八風。夔能若此。一而足矣。又後漢曹褒傳。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衛雅翊云。降哀

（公問夔一足，孔子以舜語告之，見孔叢子。至子貢論夔不達於禮，疑其竊亂，孔子以爲古之人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蓋禮樂皆得，然後爲成人，而不學禮者，則無以立，夔自以達樂而不達於禮，若夔獸一足，然蓋有所不備，是故以爲名，說之至也。）

㊂（舊注，凡七事。）（文王自履而矜。）文王伐崇，至鳳黃虛，（虛一作墟，同。黃皇音通。治要作至黃鳳墟而韈繫解。）韈繫解，因自結。（圓說文，韈，足衣也。係，結束也。淵鑑作鳳凰墟而韈係解，因自結之。）太公望曰：何爲也。（小臣當卽充指顯之役，故問何爲自結也。）王曰：上君與處，皆其師。（元脫上字，皆上一有上字，趙淵鑑作上君。）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燕策郭隗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伯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治要，左右顧無可令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中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友也，下君之所與處者盡其使也，今寡人雖不肖，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故無可令結之者也。圓初學記作顧無左右令繫，文王乃自結之，餘與治要文同。案先君謂太王王季。）

一曰：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圓淵鑑楚下有人字，黃鳳作鳳凰，丹鉛新錄同，而陵作陸，履繫解作絲履墮，初學記作係履墮。）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

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畏謂嚴敬。孟子，曾西曰：吾先子之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謂相友愛。）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使役之材，可侮弄者。）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呂春秋，周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於前，莫肯之爲，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爲係。五雜俎，文王伐崇至鳳凰之墟，而襪繫解，武王伐紂至商山而襪係解，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而履係解，皆一事而異聞也。）

（季孫終身莊而遇賊。）季孫好士，終身莊。（蓋莊敬之道，欲終身行之。）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而不能長爲也。故客以爲厭易己，（易慢也。）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山曰：老子，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一曰：（補此二字。）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

此下不著纂文

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以能成其欲於天下。（從山氏補以字。）（尙書，俾予從欲治，四方風動。山曰：說苑載齊桓公事，正同。）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圓孔子之徒，謂冉有季路之屬。遇賊蓋指陽虎囚季桓子，此云殺季孫，誤。）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此章元爲別條，非也。）

（經缺）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家語，御作侍。）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曰：請用。（從家語補曰字。圓藝文佩文賜之作設。）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圓淵鑑啗作噉，而云出韓詩外傳者，恐誤。）左右皆揜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王肅曰：雪，拭也。圓內則云：桃曰膽之，注，桃多毛，拭治令青滑如膽。）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圓後漢明紀注，五穀，黍稷麥麻菽。）祭先王爲上盛。（物曰：謂粢盛中最貴者。圓黍稷在器曰盛。荀子。）果蓏有六。（說文，）

（饗尙玄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粱。案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與此異者，蓋周之先爲稷，正其祭，不得用稷，故以黍爲上盛。）（在木曰果，在地曰蓏。玉篇，有核曰果，無核曰蓏。家語作果屬。圓藝文，果作菓，無蓏字。周禮，籩人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橑榛實。）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廟。（家語作祭祀不用，不登郊廟。案左傳，使巫以桃茢先祓殯。疏云，茢，箒也。桃，鬼所惡也。桃實之不得入廟，蓋以此故耶。）丘聞之也。（一作之聞，殺字。）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圓佩文無聞字。）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圓爾雅翼，古人作履黏以黍米，謂之糗，其雪桃亦用黍，以黍黏去桃毛也。孔子先食黍，以黍爲五穀之先，桃爲五果之下。）丘以爲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經缺）簡主謂左右曰：（補曰字。）車席泰美。（泰太同。）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貴，足必履之。（貴賤謂價。說苑，冠雖故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屨以履之。（屨元作履，寫者誤。舊注，屨所履席太美，則更無美履以履之也。）夫美下而耗上，妨義之本也。（舊注，席美則屨又當美，屨美則衣又當美，求美不已，則居上者獨有所費。）一曰：費仲說

深曰。絕似象呂春

深曰。此段似春時文。

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爲殷患。紂曰。子言義主。（上篇主父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戴下似漏之字。顧丹鉛新錄引賈誼曰。古語云。履雖鮮不加于首。冠雖敝不以苴履。）今西伯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爲天下患。其必昌乎。夫人欲以其賢爲其主。（夫人一作人人。欲一作不圖。夫人猶人人也。文王至賢。衆心歸之。皆欲以爲己君也。）非可不誅也。（非讀曰不。古字通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此章元爲別條。經文殘缺。義不可知。然以前後例推考之。此章亦說冠履異用。上下之分。不可淆亂。其意與前章全同。故補一日以接前條。■淵鑑引六韜曰。崇侯虎曰。今周伯昌懷仁而善謀。冠雖敝。禮加於首。履雖新。法以踐地。可及其未成而圖之。）

經缺 齊宣王問匡倩。（■一作巨倩。淵鑑瑟條作康倩。又博條作莊賈。）曰。儒者博乎。曰。不也。

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貴梟。（■淵鑑博作博也者三字。魏世家。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注。博頭有刻爲梟鳥形者。擲得梟者合食其子。若不便則爲餘行也。案。字彙補。操居言切。音犍。唐韻。操子樗蒲采名。或作撿。同陸詞云。音軒。）勝者必殺梟。（古博之制未聞。蓋謂殺彼之梟。則我勝矣。）殺梟者是殺所貴也。（■淵鑑所上有其字。）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博也。（家語說苑載孔子對哀公語。與此類。而云博兼二道。故不博也。案。或貴或殺者。卽二道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弋也。（補也字。）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爲大聲。以大絃爲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爲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案。論語。子弋不射宿。禮記。君子無故不去琴瑟。孔門高弟。如季路曾皙者。亦皆鼓瑟。而今云不弋不鼓者。蓋宣王問博之次。偶然及之。故匡倩假辭以示其義耳。非謂儒者實惡之也。）

陳深曰。豹西門爲權懷推懷如是。此良吏所爲泣也。

劉辰翁曰。雖語耳。猶自奇險。

經缺 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元接前章。從山氏爲別條。諂下阿黨也。諂上恭敬也。去拜乎上之泰。從拜乎下之禮。亦是此意也。）

㊃（凡七事。鉅不費金錢。論近臣。孱不用玉璧。）詎者齊之居士。（詎經作鉅。通。山曰。呂春秋。墨者有鉅者腹䵍。又云。墨者鉅子孟勝。鉅大也。莊子。以巨子爲聖人。物曰。居士再見。）孱者魏之居士。（孱弱也。寡力者。山曰。張耳傳。吾王孱王也。）齊魏之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入仕也。

西門豹請復治鄴 西門豹爲鄴令。清尅潔慤。（■尅剋通。約也。貨殖傳。淸刻矜己諾。）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舊注。謂不事左右也。）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周禮。少宰。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注。若今上計。疏云。漢之朝集使。謂之上計吏。謂上一年計會文書及功狀也。）君收其璽。（物曰。璽。古者君臣皆稱。）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

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魯語注。古者大夫之印亦稱璽。）不當。（不稱君意。）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遂不受。（舊注。不受豹所納之璽也。山曰。晏子春秋。說苑。爲晏子治東阿事。）

蓋嬰兒之矜裘。刖危子之榮衣 齊有狗盜之子。與刖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吾父之裘獨有尾。（史記。孟嘗君客有能爲狗盜者。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金谷世雄曰。論衡云。世有衣狗裘爲狗盜者。人不覺知假狗之皮毛。故人不意疑也。物曰。其所著裘像狗。以盜。故有尾也。）危子曰。吾父獨冬夏不失袴。（從舊注。補夏字。寫者誤脫。舊注。刖足者必衣袴。雖移冬夏。無所損失也。）

陳深曰，蟻慕肉，蠅慕臭，人慕富貴。

孫鏘曰，[illegible]朋流便。

[illegible]見[illegible]文所叙。

[illegible]曰，[illegible]，[illegible]先秦之[illegible]不易解。

子綽左右畫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山曰，功名篇，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

去蟻驅蠅 以肉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元按，前條山曰，此語又見呂子功名篇。）（藝文淵鑑，肉作骨。）

桓公之憂索官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授祿。（授，元作受，從山氏正。）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焉。（■淵鑑，則作人。）

宣王之患臞馬 韓宣王曰。吾馬菽粟多矣。甚臞何也。寡人患之。（王，元作子。大夫不宜稱寡人，作子者誤，今從經文。）周市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雖下蓋欲字，下同。）名多與之。其實少。（名下一有爲字，一有與字。）雖無臞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呼君稱主，仍舊俗也。坐而患之，見其無術之知壅蔽也。）

經缺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管仲曰。辯察於辭。清潔於貨。習人情。夷吾不如絃商。（一本疊管仲二字。絃商，齊臣，檢呂春秋及晏子、說苑、新序，竝作弦章。）請立以爲大理。（■玉海云，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新序肅作揖，山曰，肅揖通，曲禮，主人肅客而入，又左傳，爲事之故，敢肅使者，杜注，肅，手至地，如今撎，其義亦通。）請立以爲大行。（■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墾草仞邑。辟地生粟。臣不如寗戚。（元作寗武，寗者誤，呂春秋作寗戚，亦非。山曰，新序仞作剏，是剏，創同，楚鄉反。■案，秦策，大夫種爲越王墾草剏邑，辟地殖穀，注，墾，耕，剏，造也，物曰，辟亦墾闢，■舊注，仞入也，案管子、史記竝作入邑，又案，仞剏通入，聞訓非其事者，勿仞也，非其名者，非就也，字典引此而云，仞與認通。）請立以爲大田。（補立字。）（或說田古農字。）三軍既成陳。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

陳深曰，獻伯之儉，可以勵民，何必以旌顯之也。

立以爲大司馬。（補立字。）犯顏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此條經亡，蓋謂必如管仲之論人任材，然後左右敎問之害始除矣。）

⑤傳注，凡五事，皆論人臣。

苗賁皇非獻伯 孟獻伯相魯。（■藝文類聚，獻作孫，淵鑑同。）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荊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晉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席下一有晉字，標注，當在叔向上，今從之，補晉字。■苗賁皇楚鬭椒之子，奔晉，食邑于苗。）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物曰，出謂出其分也，山曰，左襄五年及說苑爲季文子之事。）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飢色。是以不秣馬。（飢一作饑。）斑白者多徒行。（孟子注，斑白者，頭白斑斑者。）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物曰，助吾，偕吾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旂章。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異，分也，山曰，旂宜作旗，顧尚書旌別淑慝，疏云，旌旗所以表識貴賤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循一作脩，物曰，循，巡視也，比，比校也，國循次序也，周禮，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注，合比屬，謂次第相安習也。）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節儉。以潔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謂其不可也，物曰，與，平音。）又何賀。

仲尼論管仲與孫叔敖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

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高氏國氏。齊之命卿。）曰。臣尊矣。然而臣疎。乃立爲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偪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衣服壯麗。出入顯赫。）置鼓而歸。（補初學記引三禮曰。夏后氏足鼓。殷人楹鼓。周人懸鼓。注。置音植。亦作樹。歸饋通。論語。詠而歸。釋文。鄭本作饋。左傳。宋左師每食擊鍾。呂春秋。有娀氏有二佚女。飲食必以鼓。主術訓。堯舜禹湯武王伐鼙而食。奏雍而徹。此云置鼓而饋。謂每食伐鼓也。）庭有陳鼎。（所謂五鼎食者。）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禮器云。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

孔叔敖相楚。（元別提。今依經接前章。）棧車牝馬。（舊注。棧車柴車也。圖案。說苑。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毛詩。小戎俴收。傳。俴淺。收軫也。小雅。有棧之車。傳。役車也。疏云。庶人乘役車也。又周禮。士乘棧車。注。不革鞔而漆之也。列子。駕馬棧車。釋文。晏子春秋及諸書皆作棧車。謂編木爲之也。棧士限切。列子又云。乘其事幹。楚世家。蓽露藍蔞。注。服虔云。蓽露柴車素木輅也。）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列子。食則粢糲。釋文。糲令達切。粢稻餅也。味類乾米不碎。史記曰。陳平食糠乾。孟康曰。麥糠中不破者也。證言。粗舂粟麥爲粢餅食之也。圖淵鑑羹條引孫叔敖爲令尹。糲飯菜羹。裘條引孫叔敖相楚。衣羖羊裘。）冬羔裘。夏葛衣。（圖佩文作冬日黑裘。夏日葛裘。）面有飢色。（飢一作饑。）則良大夫也。其儉偪下。（此二句孔子語也。○三歸說不一。包氏云。三姓女。朱子云。臺名。事見說苑。皆似未穩。晏子春秋。晏子老辭邑。景公不許。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爲夫子三歸。澤及子孫。豈不可哉。尋此語意。包朱諸說。全爲難通。難一篇亦云。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說苑說此事而云。賜之齊國之市租。因考。歸饋古音相近。三歸卽三饋。猶論語三飯四飯之義也。每食設樂。非富侈者。則不能。蓋三饋之官。故論語曰。官事不攝。而此書亦對五鼎而言。大夫稱家。三饋之家。蓋謂有大夫之祿。而極富者。聊錄管見。以質後賢。）

（陽虎之言。見其臣也。而簡主之慮也。失主術以爲枳棘。）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爲令尹。（縣令官尹。與楚令尹別。物曰。令尹縣令也。）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一人爲候吏。（候吏邊候。守邊境者。）及臣得罪。近王者

陳深曰。虎所樹者。魯三人。齊三人。皆不忠於虎。而忠於公主。簡主答之失言。

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俛俯同。）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說苑。橘柚作桃李。枳棘作蒺藜。韓詩外傳。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謂簡主曰。吾不復樹德。簡主曰。夫春樹桃李。夏以得蔭其下。秋以得食其實。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愼所樹。

（趙武之賢）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季布傳文。帝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舊注。三國趙齊燕也。）邯鄲之肩髀。（邯鄲。趙都。）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邢伯子可。（邢作刑誤。圖左襄廿六年。晉大夫有邢侯。）公曰。非子之讎也。（山曰。也邪通。）曰。私讎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中府蓋卽內府。秦時趙高嘗爲中御府令。）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山曰。呂春秋。載祈奚薦解狐祈午事。正同。又見左傳襄三年。君子謂祈奚於是能擧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又襄二十一年。叔向曰。祈大夫外擧不棄讎。內擧不失親。其獨遺我乎。又昭二十八年。仲尼聞魏子之擧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擧。可謂義矣。）趙武所薦四十六人。（一本別提。非。）及武死。各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一有也字。圖初學記作趙武薦四十六人於其君。及武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其無私德者若此。又云。趙武以薦白屋之士。管庫者六十家。事文同。而無管庫二字。）

平公問叔向。（元別提。）曰。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人。（新序作子黨於子之師也。黨一作然。誤。舊注。向武之屬大夫。故曰師人。圖師長也。圖淵鑑。羣上有吾字。武下有賢字。）曰。（補）武立如不勝衣。（荀子云。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衣。）言如不出口。（圖孔叢子云。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非但體弱。辭氣又吶。韓詩外傳。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所擧士也數十人。皆得其意。（謂各得其意。行之所長也。圖淵鑑作盡其所擧者數十人。皆令德也。）而公家甚賴之。（賴用賢之利。）及武之生也。（武下元衍子字。）不利於家。死不託於孤。臣敢以爲賢也。（平公至此。解經文賢字也。檀弓云。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稱隨武子之德。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

（擧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疏云。謂臨死時不私屬其子於君及朝廷也。新序云。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於口。然其身擧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是以無私德也。臣故以爲賢也。白虎通說朋友之交曰。貨財通而不計。共憂患而相救。生不屬。死不託。）

（解狐之公）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爲相。其讎以爲且幸釋己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illegible]藝文送作迎。）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讎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擁壅同。）故私怨不入公門。（故下疑少曰字。）一曰。（一無此二字。）解狐擧邢伯柳爲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擧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說苑。咎犯薦虞子羔爲西河守。文公問曰。非子之讎也。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讎也。虞子羔往謝之。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之者私也。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左傳。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晉語。趙簡子將罪尹鐸。郵無正諫。簡子乃反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我死。敢不歸祿。曰。吾爲主圖。非爲子也。怨如故焉。此書爲解狐事。異傳聞耳。[illegible]潛鑑引此云。趙簡主問解狐孰可爲上黨守。曰。荊伯柳。主曰。非子之讎乎。曰。擧賢不避仇讎也。治要云。解狐與邢伯柳爲怨。趙簡主問於解狐曰。孰可爲上黨守。對曰。邢伯柳可。簡主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之擧賢也。不避仇讎。其廢不肖也。不阿親近。簡主曰。善。遂以爲守。邢伯柳聞之。乃見解狐謝焉。解狐曰。擧子公也。怨子私也。往矣。怨子如異日。藝文事文並同。○此亦元有鄒縣人賣豚條。不關經意。編者誤耳。故置上篇。）

⑥（傍注凡四事。）（文子之直言　武子之用杖）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曰。（補）夫直議者不爲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晉語。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于朝。擊之以杖。折委笄。五雜俎引三禮圖。笄士以骨。大夫以象。蓋即今之簪耳。古男子皆戴之。折委笄。蓋謂童子未冠時也。）

（子產忠諫　子國譙怒）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

之曰。夫介異於人臣。（物曰。謂介特自異也。）而獨忠於主。主賢明能聽汝。（聽用汝言。）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羣臣。離於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己也。又且危父矣。（[illegible]左傳。鄭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焉。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何言焉。將爲戮矣。韓子所傳。即此事異聞也。）

（梁車用法而成侯收璽）梁車新爲鄴令。其姊往看之。（姊一作妹。）暮而後門。（後去聲。呂春秋。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趙策。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注。郭門後至。不及其開時也。因考家語及毛萇詩傳。所謂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者。逮及也。不及門開時。故嫗而止之舍焉。或說不逮門名。非也。荀子大略云。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後門者。不逮門之女也。同衣。即呴嫗之意也。楊倞注誤。）閉。（一字句。謂拒而不入也。見持法嚴也。）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illegible]月令廣義作。梁車新爲鄴令。其姊往見之。値暮郭門閉。因踰郭而入。車薪刖其足。趙成侯奪璽而逐之。異今。）

（本頃異）（管仲以公而封人謗怨）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焉。（焉元作烏。誤。綺邑名。烏鄔通。長笛賦。平陽鄔中。注。鄔梁邑之名。服虔通俗文。營居曰鄔。潘岳作路。飢而泣綺邑。乞食封人。跪饗之。）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幸一作達。）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謂秉齊權。）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右傳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二終

（享坤曰。先制其目。而著其解。頭之連珠則連珠已弗于傳非矣。而璧山羽其體始于揚雄弄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三

江都　松皐圓纂聞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㊀（一本無㊀。下同。）勢不足以化。則除之。（物曰。勢謂賞罰。）師曠之對。晏子之說。皆舍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執賞罰以制下則易行。慈惠以懷民則難。二子皆道說行惠之事。是舍易御之道也。舍元作舍。竊者誤。難一篇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五蠹篇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句法同。）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患。（謂舍賞罰之權。而行惠以爭民。猶釋車輿之利。極力而逐獸也。謂其難及也。物曰。逐走與獸齊驅。角其足也。山曰。左傳諸侯競進。注。逐猶競也。）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姦萌。（此二句節說春秋意。）故季孫讓仲尼以遇勢。而況錯之於君乎。（讓責也。遇耦通。敵也。錯置也。子路行私惠。季孫人臣也。猶恐其勢對耦于己。故讓責之。人主能行斯術。則孰敢行私惠乎。）是以太公望殺狂矞。而臧獲不乘驥。嗣公知之。故不駕鹿。（不一作而。謂徒負虛名。而不爲世用者。猶驥之不可使。令鹿之不爲人用也。）薛公知之。故與二欒博。（畏之以殺客之威。誘之以賂客之厚。遂令二欒改。嚮爲己。是亦知持勢之術者也。欒一作孿。圓。欒孿同。大玄經。兄弟不孿。注。孿生爲欒。）此皆知同異之反也。（圓謂知臣主之利相反也。）故明主之牧臣也。說在畜烏。（示以恩威不得不懷君也。）

㊁人主者利害之軺轂也。（山曰。軺轂宜作招轂。圓案。穀鵠音訛。魏策。矢爲招質。招鵠質的也。圓呂春秋。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者。又劉晝新論。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管子。轂可得中也。注。轂謂射質擴皮者也。）射者衆。（物曰。謂射利者。圓謂徼射君慈而中之也。）故人主共矣。（下篇賞罰共則禁令不行。八說篇賞罰下共則威分。物曰。共謂與臣共之。）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物曰。因因好惡。）辭言通。（物曰。謂漏。）則臣難言。

而主不神矣。（恐漏而取禍。故慎口也。圓賈誼新書。密事端則人主神。）說在申子之言六慎。與唐易之言弋也。（二事周密不見。）患在國羊之請變。與宣王之太息也。（二事謂不周密。）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與犀首甘茂之道穴聞也。（二事姦臣窺伺之術。依傳犀首二字衍。）堂谿公知術。故問玉卮。昭侯能術。（能善。）故以聽獨寢。（二事不漏之術。山曰。以已同。物曰。聽堂谿而後獨寢也。）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㊂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媼之決蔡嫗也。（高紀注。媼婦人長老之稱。又趙策。左師觸龍謂太后曰。媼之愛燕后。注。媼老女稱。案。嫗亦老女也。滑稽傳。西門豹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是也。薄母之謀事。取決於卜巫。以喩人主不能獨斷聽賢而任左右也。）知貴。（山曰。依傳貴宜作如是。）不能以教歌之法。先揆之。（人主無一聽之術。則不能使其臣陳言而先度之以法。察其功用也。）吳起之出受妻。文公之斬顚頡。皆違其情者也。（能拂私情。故行公法。）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除惡創須忍痛。去姦臣宜違情。）

右經

㊀（一作傳一。下同。情注凡五事。）勢不足以化則除之　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其除之。（一無其字。）

師曠之對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飮。師曠侍坐。始坐。（一無此二字。）景公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晉之聞人。故殊問之。山曰。荀子云。太師掌修憲令。故問。）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從山氏補矣字。）中坐酒酣將出。（楚策。中飮。吳注。上林賦。酒中樂酣。注。飮酒半酣半醒也。中直衆反。）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奚以教寡

鼐曰。華因惠徵。定無鬻聲申惠。然恐無音妙經。

坤曰。與左氏小

左氏却賤。

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送至旅館。）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物曰句。）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未醒宜在歸思上。當時未悟。其旨歸國熟思乃始得之。）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公子尾。公子高之子。公孫蠆也。公子雅。公子欒之子。公孫竈也。二子皆齊惠公之孫。故晏子曰。二惠競爽猶可也。此云景公之弟。又云二弟出走。傳聞之謬也。）甚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耶。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衆貧。（賦分配也。）散府餘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毛詩。我取其陳。食我農夫。傳。尊者食新。農夫食陳。山曰。荀子。年穀復熟。而陳積有餘。食貨志。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府無餘財。宮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鬻德施惠於民也。（一作惠施。）已與二弟爭民。（已以同。一作不誤。）居二年。二弟出走。

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晉。

〔晏子之說〕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少海見上篇。地形訓。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注。東方多水。故曰少海。亦澤名也。東周策。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少海之上。注。改作沙海。云。九城圖。開封有沙海。山海經。舞臯之山。南望幼海。東望搏木。楊愼補注。幼海卽少海也。圖列子。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晏子春秋所記略同。案。少海孟子所謂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至于琅邪者也。牛山少海皆齊東南境。）登栢寢之臺。（左傳作路寢。史記與此同。封禪書。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栢寢。服虔曰。地名。有臺。瓚曰。晏子書。栢寢臺名。正義云。括地志。在青州千乘縣東北。）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封禪書正義引。無還字。無泱泱乎三字。將孰作孰將。爾左傳。美哉泱泱乎。表東海者其太公乎。越絕書。此邦堂堂。被山帶河。史記齊景公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栢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晏子對曰。其田氏乎。（田下元有成字。從正義削。下七處同。此雖記者之辭。然晏子不宜稱陳恆諡。）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氏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

大臣。（見二柄篇。）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貸。（貸作貣誤。）小斗斛區釜。以收之。（左傳。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注。四豆爲區。區十六升。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爲豆。五豆爲區。五區爲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宇曰。左傳。晏子春秋。皆云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陬周禮注。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物曰。謂僅取一豆肉。其餘皆與士食也。）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圖管子。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周禮淳制。杜子春讀爲純。純謂幅廣也。制謂匹長也。鄭玄曰。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䋽。據此二制三丈六尺也。說苑。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將以送之。）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之魚鹽龜鼈蠃蚌。不加貴於海。（蠃一作鸁。蚌一作蛘。一脫加字。吳誤。注。蠃蚌蛤之屬。宋庠云。蠃落戈切。亦作螺。蚌步項切。亦作蜯。左傳注。賈如在山海。不加貴。）君重斂。而田氏厚施。齊嘗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氏者。不聞不生。（皆得全活。）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聲響遠及。不止齊民。）

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子乎。（苞枹通。管子。衆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注。戰士飢則力屈。故戰不勝也。此謂謳歌田氏之德乎。其止乎。猶曰公室今君不恤歲荒。我爲餓莩乎。則往歸田氏而求活耳。史記作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疑文缺誤也。）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詩小雅車舝之篇。左傳注。義取雖無大德。要有喜說之心。欲歌舞之。式用也。）今田氏之德。而民歌舞。（民下一有之字。）民德歸之矣。故曰。其田氏乎。公泣然出涕。（禮記注。泣然垂涕貌。）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氏有之。今爲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正義。緩作卹。）振貧窮。而恤孤寡。（振救也。一作賑。）行恩惠。而給不足。（正義作崇節儉。）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氏。其如君何。

〔與歟逐走〕或曰。（一接前章。）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

鐘曰。善持勢者。得民心。景公已民心矣。蓋相持此論不當。

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物曰。疾足之獸。）今釋車輿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過秦論。樓季名緩。又見五蠹篇。）無時及獸矣。（時一作能。物曰。謂無及獸之時也。）託良馬固車。則臧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見難勢篇。）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施私德以招民者。宜禁而誅之。）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名。（■合纂類語。名作民。）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舍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也。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據左傳。晏子對景公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是與下文孔子曰。夫禮天子愛天下同意。未可遽難晏子矣。）

子夏之說春秋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殺一作弒。一接前章者非。）以

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至矣。（管子。春秋之記。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矣。注。春秋卽周公之凡例。而諸侯之國史也。又東周策。春秋記臣弑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文言傳。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爲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草之始生曰萌。）

季孫讓仲尼以遇勢

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孔子世家。叔孫氏先墮郈。左傳注。東平無鹽縣東南有郈鄉亭。案說苑作蒲宰。）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此之爲。（物曰。爲役也。■案。齊語。遂使役官。注。役爲也。屬濯羅。爲作時。戰國策。歷山之爲。注。爲役也。）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餐之。（禮記注。五父衢名。餐一作飡。物曰。要邀同。彌要遮也。孟子。使數人要於路。左傳注。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孔

陳深曰。此見齊君有民。而田常不得擅愛。禁之易也。

藤澤曰。以肆爲佳。

楊愼曰。太公望此舉。特設奇以駭世民耳。

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酈道元水經注引此云。魯以仲夏起長溝。子路爲蒲宰。以私粟饋衆。孔子使子貢毀其器焉。）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餐之。（■佩文曰。上有謂字。之下有也字。）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一無者字。）今以由之秩粟而餐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謂不知禮。）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物曰。言吾始謂汝已知此禮也。而汝特未及知也。■列女傳。吾謂汝知天下之理。今聞此言。故知汝未也。新序。臣以王爲已知之矣。王尙未知之邪。皆同法。）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故固通。）女之餐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賈誼新書。在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屬。士庶各愛其家。）

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肥季康子名。物曰。起民謂役民也。）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餐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弒之患矣。

太公望殺狂矞而臧獲不乘驥

太公望東封於齊。（荀子注。無望東二字。）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矞華士。昆弟二人者。（說林訓。狂譎不受祿而誅。華士。荀子作華仕。注同。而無曰字者字。）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荀注。作字井字也字皆無。）無上之名。無君之祿。（名謂爵號。）不事仕

孫鑛曰。先秦兩漢人作文。不肯減字。減句喜往復費複。何嘗自一明昧也。如今對人說話詳。意可證左氏檀弓。殊簡切上古之文。尤簡。

趙用賢曰。辯雖屈曲。其理亦正。

劉辰翁曰。折詰却好。

陳深曰。凡譬喩後。就設正意。就將譬喩字眼剪入正意內。

王維楨曰。此似稍勝。

而事力。（荀注、無上事字。）太公望至於營丘。（齊世家、封師尙父於齊營丘。括地志、在青州臨淄縣北。）使吏執殺之。以爲首誅。（荀注、執下有而字。）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傳、驛也。）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飮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荀注。無此八句。）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圖顧炎武曰。齊世家云、吾太公望子久矣。此妄爲之說也。周之太王。齊之太公。吳之太伯。有國之始祖。其義一也。顧說得之。案。博古圖周師望敦銘云。太師小子師望作𩱦彝。可見望爲呂尙之名。與韓子合。史記傳誤。）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飮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爲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爲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治、治事。任、任職。荀注無此六句。）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爲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非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爲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己自謂以爲世之賢士。而不爲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之。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矞。太公

陳深曰。喩甚精切。

孫鑛曰。此段事詭。文義俱奇警。

陳深曰。敍事縝密。矩度森然。

望聞之。往請焉。三却馬於門。而狂矞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旦曰。狂矞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爲誅之。太公望曰。狂矞也議。（也、如參也魯之也。謂狂矞之立議也。圖淵鑑、議作義。）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爲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足以旋其軫也。（旋一作施。非。晉語注、還軫猶回車也。還音旋。字書、軫車之前後兩端之橫木也。）

嗣公知之故不驚鹿

如耳說衛嗣公。（圖淵鑑、公作君。）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爲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山曰、題、品題也。同案。）（南都賦、馬鹿超而龍驤。注引此云。馬如鹿者千金。）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說山訓、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無千金之鹿。圖初學記此下有何也二字。）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亦不爲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薛公知之故與二欒博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薛公、孟嘗君田文也。相魏見上。）左右有欒子者。（脩務訓、夫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注、孿音香。山曰、欒宜作孿。生患反。一乳兩子也。）曰陽胡潘。（物曰、陽胡兄、潘弟歟。圖陽胡潘其句。淵鑑作有陽胡潘者。）其於王甚重。而不爲薛公。（爲、于僞反。下爲公爲文皆同。）薛公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圖淵鑑作令與昆弟博戲。）俄又益之人二百金。（啗之以利。）方博。有間。謁者言客張季子在門。（季下一有之字。張姓、季字也。子者、謁者敬客之辭。）公怫然怒。撫兵而授謁者曰。殺之。吾聞季之不爲文也。立有間。時（謁者躊躇未去。）季羽在側曰。不

此註不可曉。今姑從原。

陳深曰。此喻甚奇。

句法極妙。

劉辰翁曰。似銘似贊。句奇橫甚。

然。（羽作羽誤。圓羽篆文友。見博古圖。又案友古文作習。）竊聞季爲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物曰。陰如史記陰重。又曰。謂薛公殊未聞其陰。案。顧念也。萬石君傳。周仁爲人陰重不泄。注。陰密也。爲人密重不泄人言。）乃輟不殺客。（客謂張季。）而大禮之。（一無而字。）曰。曩者聞季之不爲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爲文也。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之粟。（圓周禮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告府獻五百金。告騶私廐獻良馬固車二乘。（謂命養馬者。饋薛公私廐車馬于季也。圓私。私告也。）因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遺季也。（奄巷伯。見詩。將送也。宮人疑宮中字誤。將殺季。畏之以威也。厚遺季。示之以利也。二樂在側聞之。安得不靡從乎。張季事蓋亦以術假設。非實有此人也。）欒子因相謂曰。爲公者必利。不爲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爲公。（我輩有何所惜。而不助薛公乎。）因私競勸而遂爲之。（私一作斯。又作斯私二字。）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示以恩威。故去欒子不爲己之害也。）况錯之人主乎。

（說在畜烏）夫馴烏。（元連前條。物曰。畜烏馴之。）斷其下頷焉。斷其下頷。則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馴乎。（焉於虔反。）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㊁（凡人事。）（申子之言六愼）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物曰。謂上之明也。見交人則備之也。）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飾之。（飾姦以誑其智。）不知見。人匿之。（匿非以欺。）（其惑）其無欲見。人伺之。（伺間誘之。）其有欲見。人餌之。（陳利釣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爲可以規之。（人主無由知下之姦態。惟務虛靜無爲。則下各自效情。故可規度也。圓規闚通。）

孫鑛曰。增此一轉有波。

一曰。申子曰。愼而言也。（物曰。而汝也。下倣此。）人且和女。（和作知。寫者誤。）愼而行也。人且隨女。（圓隨古音隋。與和字叶。列子愼爾言。將有和之。愼爾行。將有隨之。管子。人不倡不和。天不始不隨。）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意音臆。叶上匿。物曰。謂汝之有智可見。則人將自匿也。汝之無智可見。則人將臆度我也。）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物曰。臧藏同。正與行字對。謂汝若有知此數者。則人將韜藏其材也。汝若不知此數者。則人將發露其材也。圓佩文韻作慝。行作知。案論語用則行舍則藏。）故曰。惟無爲可以規之。

（唐易之言弋）田子方問唐易鞫曰。弋者何愼。對曰。鳥以數百目視之。子以二目御之。（御猶對也。）子謹周子廩。（管子。桓公明日弋在廩。注。廩所以盛米粟。禽鳥或多集焉。故於此弋也。非。山曰。射雉賦。塋場挂翳。又云。飛鳴薄廩。徐爰注。射者聞有雉聲。便除地爲場。挂翳於草。翳上加木枝。衣之以草。廩翳中盛飲食處。今俗呼翳名曰倉也。物曰。周周密之也。圓月令云。羅網畢翳。注。翳射者所以自隱。）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圓增韻。加施也。）鄭長者聞之曰。田子方知欲爲廩。而未得所以爲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山曰。漢志道家者流有鄭長者一篇。注。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顏注。別錄云。鄭人不知姓名。）

一曰。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不謹廩也。（佩文廩作懍。）故曰在於謹廩也。王曰。然則爲天下。何以異此廩。（異一作爲。）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爲廩乎。對曰。（以下一有不字。對曰作聞之。圓合纂類語。將何以自爲廩乎。作何可不自謹廩乎。）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爲而無見也。其可以爲此廩乎。（鄭長者又見難二篇。）

（國羊之請變）國羊重於鄭君。聞君之惡己也。（鄭君示其憎惡。故聞知之。）侍飲。因先謂君曰。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

陳深曰、此人臣之巧於伺君、而得君之情。

孫鑛曰、此前語稍簡、而節節有情、寫得意態生動。

則臣免死罪矣。

（宣王之太息）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歎其材也、已見上文。）左右引王之說之、以先告客以爲德。（上以字一作曰、非。物曰、引擧也、德恩也。還引猶告也。始皇紀、諸生轉相告引。左傳無所控告、注、控引也。）

（靖郭氏之獻十珥）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物曰、置立也。）乃獻玉珥以知之。一曰、薛公相齊。（道應訓注、薛公田嬰。）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子一作女。）皆貴於王。（貴謂親幸。齊策作七孺子。秦策注、孺子婦人之美稱。）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爲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物曰、置夫人、始立之夫人。）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山曰、楚策爲昭魚事、而云是智困而交絕立后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於是爲十玉珥、（策注、珥瑱也、所以充耳。）而美其一、（楚策令其一善。）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山曰、賦分配也。）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楚策無坐字。道應訓作因問。物曰、坐視瞟視也。）而勸王以爲夫人。

（犀首甘茂之道穴聞）甘茂相秦惠王、（秦策無惠字、下同。）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物曰、謂屏人議事也。）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穴聞之、以告甘茂。（道從也。一作通。策作道而聞之。注引作道穴。物曰、地穴道也。）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犀首公孫衍也。衍居魏爲此官。）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策注、逐衍。）一曰、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人臣也。（一作衍其人臣者也。）不敢離主之國。（對秦使者之詞。）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事見內儲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物曰、謂王平日密議事室地下鑿穴道也。）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爾史評林引、犀首下有先知樗里之反間也句。）於是樗里疾已道穴聽之矣。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爲將。（飛語泄之郎中。）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月也、境內盡知之。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匈匈也。（莊子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荀子、掩耳以聽者、聽漠漠以爲哅哅。又云、君子不爲小人匈匈也而輟行。注、匈匈喧譁之聲也。與訩同、又許同反。）何道出。（物曰、道從也。）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物曰、謂汝之以爲犀首者、以何故也。）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物曰、謂欲以此言求媚於衆也。）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入諸侯矣。

孫鑛曰、卮喩人主漏言。

（堂谿公問玉卮昭侯獨寢）堂谿公謂昭侯曰、（希姓錄、堂谿氏太伯之後、堂谿地名、在汝南西平。國案、堂谿氏有二、吳夫槩王奔楚、楚封之於堂谿、見左傳。堂谿公薦公儀伯於周宣王、見列子。此堂谿在夫槩之前也。）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可以盛水乎。（三都賦序、且夫玉卮無當、雖寶非用。注、卮紙移切。劉逵云、卮一名觶、酒器也。當底也。楊升庵外集引此云、廣韻當底當也。徐鉉云、今俗猶有匣當之言。又云、荀子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區藏覆物器、凡言可信者、如物在區蓋中不流溢也。易曰、有孚二缶、亦區蓋之義也。莊子卮言日出、正與區蓋相反。韓子人主漏言、如玉卮無當、卽流溢之謂也。宋儒語錄云、曾子之言、盛水不漏、義蓋如此。）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千金之玉卮、（卮下上一有乎字。）至貴而無當、

漏不可盛水。則人孰注漿哉。（盛一作乘。顧案集韻。韻會。正韻。乘承盛三字音同。）今爲人主。（人下一有之字。）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巵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賢者難行。）爲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謂軍國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物曰。夢言寢言也。）一曰。堂谿公見昭侯。（文選注。堂谿公見韓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巵而無當。有瓦巵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飮。（選注作君寧何取。）君曰。以瓦巵。（選注。以作取。顧佩文並同選注。而上見昭侯作謂韓昭侯。藝文。瓦巵並作瓦器。）堂谿公曰。白玉之巵美。而君不以飮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爲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巵之無當。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臥。惟恐夢言泄於妻妾。（顧淵鑑巵條。作堂溪。空戒愼條。堂作唐。）

（申子之勸獨斷）申子曰。（元接前章非。）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爲天下主。（故罔通。顧佩文申子下有之言二字。主作王。獨視者猶燈下之暗。不使彼見。獨聽者猶深夜之靜。不使人聞。是皆無爲自晦之術而已。）

㊂（凡八事。）（不殺其狗則酒酸。左右皆社鼠。）宋人有酤酒者。升槪甚平。（顧。酤沽通。槪量多少也。孔融傳注。及藝文類聚。作斗槪。）遇客甚謹。爲酒甚美。縣幟甚高著。（廣韻與淵鑑書注。引美作旨。無著字。楊升庵外集同。而云。幟謂之帘。帘謂之酒旗。唐韻帘字注。當云酒家懸幟。豈不雅乎。乃云酒家望子。俚甚可笑。顧晏子春秋作置表甚長。）然不售。酒酸。（選注。然下有而字。顧藝文。然下有而酒二字。事文引容齋隨筆。作而酒不售。遂至於酸。）怪其故。問其所知長者楊倩。（選注。長上有閭字。顧藝文同。而倩作靑。）倩曰。汝狗猛耶。（選注無耶字。顧漢書注。倩上有楊字。）曰。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選注。酒下有美字。）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

趙用賢曰。鼠喩中有狗。狗喩中有鼠。文勢相變。

孫鑛曰。比前群喩各有味。

錢挈壺甕而往酤。（佞幸傳正義。孺幼少也。顧選注作攜。壺甕。淵鑑作挈一甕。藝文無而字。）而狗迎而齕之。（選注無上而字。迎一本作逆。顧漢書注。無而字。）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顧佩文酒下有之字。）夫國亦有狗。（選注。夫國亦然。顧淵鑑狗上有猛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明謂曉諭也。選注作輔。）大臣爲猛狗。迎而齕之。（齕一作齚。）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曰。治國最何患。對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爲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燻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阤。（物曰。泥頽落也。）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相爲匿非。）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外謂大臣及鄰國。）外內爲重。（內結君側。外交外臣。藉以爲威。）諸臣百吏以爲害。（害元作富。寫者誤。）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說苑據下有腹字。晏子同。腹覆字訛。謂據伏覆育保有之。謂其親愛難誅除也。韓詩外傳作君又并覆而育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沈約彈王源云。狐鼠微物。亦蠹大猷。注。應璩詩曰。城狐不可掘。社鼠不可薰。晏子春秋曰。讒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薰也。去此乃治矣。）故人臣執柄而擅禁。（擅行法禁。）明爲己者必利。而不爲己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爲猛狗而齕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爲社鼠。而間主之情矣。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一曰。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山曰。家語。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句法同。）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其狗齕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佗家之酒。問曰。何爲不酤莊氏之酒。（爲一作謂。）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曰。

以鯀共工之諫爲堯之事戰國說士之論構假曰此戰國之說言

不殺其狗則酒酸。一曰。桓公問管仲曰。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圝晏子。木上有束字。僎文自作曲。）燻之則木焚。灌之則塗陁。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則爲勢重。以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謾侮蔽惡以欺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此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擅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術不行矣。

（堯之再誅）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祥善也。圝淵鑑。鯀上有伯字。哉作也。）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擧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圝墨子云。曰若昔者伯鯀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

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擧兵而誅共工於幽之都。（幽下一有州字。之字屬句。卽幽都也。）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圝路史。仲尼曰。堯知舜賢非難也。不以所間敗所察其難也。）

（莊王之應太子）荊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踐霤者。（圝楚史檮杌。踐作踩。說文云。霤屋簷前雨流下也。）廷理斬其輈。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蹄踐霤。廷理斬其輈。戮其御。太子怒。入爲王泣曰。必爲我誅戮廷理。（一無必字。）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

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尚校也。（乘陵也。尚上同。管子。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朱長春云。謂爭而犯上也。）臣乘君則主失威。下尚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死罪。一曰。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茆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茆門。廷理曰。車不得至茆門。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物曰。謂不能待雨霽廷潦乾之時也。）遂驅之。廷理擧殳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爲王泣曰。廷中多潦。驅車至茆門。廷理曰非法也。擧殳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說苑作不豫。屬同。謂不豫附託之也。）矜矣（諸本無此二字。說苑同。）是眞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

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薄媼之決蔡嫗）衞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爲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爲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爲能相萬乘所不窕也。（所下文作而。汜論訓。舒之天下而不窕。注。窕緩也。圝不窕。謂力有餘也。司馬法云。力欲窕。）然疑家巫有蔡嫗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或說信字衍文。）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蔡嫗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爲能相萬乘而不窕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嫗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

趙用賢曰。先以服子孝宛轉君及君之左右。孫鑛曰。極婉轉折曲折。

陳深曰。起之少恩。宜乎不得其死。

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嫗。人主之蔡嫗。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之所言。法之內也。繩之外與法之內讐也。不相受也。一曰。衛君之晉。（晉魏也。孟子。晉國天下莫强焉。亦指魏言。）謂薄疑曰。吾欲與子皆行。（孟子。予及女皆亡。朱本作偕。毛詩。與子偕行。）薄疑曰。媼也在中。（物曰。謂家。）請歸與媼計之。衛君自請薄媼。薄媼曰。疑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物曰。謂欲以從行也。）甚善。衛君曰。吾以請之媼。（以已同。）媼許我矣。薄疑歸言之媼也曰。衛君之愛疑。奚與媼。媼曰。不如吾愛子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媼也。曰。不如吾賢子也。媼與疑計家事。已決矣。乃更請決之於卜者蔡嫗。今衛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

必與他蔡嫗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爲臣矣。（矣一作也。）

（教歌之法）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詘之。（圖或曰。詘謂屈曲轉音聲也。）其聲反清徵者。乃教之。（反者變濁爲清。轉宮爲徵之謂也。圖反反覆。猶言合也。謂使其先呼爲曲而察其聲合律呂者。如宜何歌而後教之。周禮。大師以六律爲之音。注。以律視其人爲之音。知其宜何歌也。疏云。大師以吹律爲聲。又使其人作聲而合之。聽人聲與律呂之聲合。謂之爲音。或合宮聲。或合商聲。或合角徵羽之聲。聽其人之聲。則知其宜歌何詩也。）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圖法謂律。）疾呼中宮。徐呼中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爲教。（爲一作謂。通以喩其臣陳言之不中功用也。）

（吳起之出愛妻）吳起衛左氏中人也。（左氏衛地。）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物曰。謂組之闊狹在經之多少也。圖若不可更。則宜不諾。諾而不更。是前後之相悖也。故逐之。）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其兄曰。

孫鑛曰。句與末弗如山禽弗如霧同工而意更深妙。

吳子爲法者也。其爲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與讀如爲。）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圖左傳。踐修舊好。注。踐猶履行也。）子毋幾索入矣。（傍注。幾望也。）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荊也。一曰。吳子示其妻以組。（一子作起。）曰。子爲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效呈致也。圖效校通。比舊組也。）其組異善。（山曰。異如齊策異貴之異。圖案異殊也。趙策。婦人異甚。）起曰。使子爲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物曰。財謂料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物曰。謂非我所命也。）使之衣歸。（物曰。衣去聲。圖淵鑑。若一無若字。語作語。使之衣歸作歸之。）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不允其請也。）

（文公斬顚頡）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物曰。謂遍饋於堂上客也。）

卮酒豆肉集於宮。（物曰。至宮中妻妾。則僅卮酒豆肉也。）壺酒不清。（物曰。謂不久停。）生肉不布。（圖布宜作希。希晞也。文子。肉凝而不食。酒澂而不飲。方言云。澂清也。列子。酒未清。肴未晞。）殺一牛。遍於國中。一歲之功。（物曰。功女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郞中視事。（物曰。有喪資者。不資之家。其資足以舉喪者也。其無喪資者。攝在下貧窮不足者中也。山曰。喪宜作易。左傳云。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不足。此皆所以愼產也。（物曰。愼順通。謂不逹生產之道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爲愼產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爲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

舊用期字。左僖二十三年有此法。

王應麟曰。事欲得民之死力。在法必行。

孫鑛曰。文勢如連環。

得不戰。奈何。狐子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賞信則人自爲戰。罰必則民不奔北。）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爲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顚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顚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腰斬者伏鑕上。故曰斬脊。顚頡事與左傳所記大異。山曰。脊宜作首。下同。）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顚頡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有何所愛而宥罪乎。國商子云。晉文公將欲明刑以親百姓。於是合諸侯於千宮。顚頡後至。請其罪。君曰。用事焉。吏遂斷顚頡之脊以殉。晉國之士稽爲皆懼曰。顚頡之有寵也。斷以殉。況於我乎。）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伐原克之。（左傳。晉侯圍原。原降。遷原伯貫于冀。）伐衛東其畝。取五鹿。（左傳注。五鹿衛地。案呂春秋作東衛之畝。注。使衛耕者皆東其畝。以逐晉亡也。又左傳。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注。使壟畝東西行。晉之伐齊。循壟東行易也。物曰。東畝謂使衛不肯逆命也。）攻陽。（僖二十五年。晉侯次于陽樊。服虔云。陽樊。邑名。樊仲山之所居。故曰陽樊。）勝虢。（未聞。）伐曹。（僖二十八年。）南圍鄭。（僖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反之陴。（之猶其也。晉語作反其陴。注。反撥也。陴城上女垣。呂春秋。反鄭之陴。注。反覆也。覆鄭城陴而取之也。釋名。城上垣曰睥睨。亦曰陴。亦曰女墻。）罷宋圍。（楚圍宋。爲解之。）還與荊人戰城濮。大敗荊人。返爲踐土之盟。遂成衡雍之義。（成作城。誤。義謂推尊周室。取義名也。左傳。甲午至衡雍。作王宮于踐土。呂春秋。尊天子於衡雍。注。晉侯率諸侯朝天子于衡雍。衡雍。踐土。今之河陽。）一擧而八有功。（卽上所說八事。）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故物皆事也。墨子。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從狐偃之謀。假顚頡之脊也。

（彈疽忍痛）夫痤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除癰疽者。必須忍痛。使用針砭。深刺治之。不則煩悶不可支持也。）非如是。（非知忍痛之利。）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

彈之。（砥石。石針之砥礪者。）今人主之於治亦然。非不知有苦則安。（不字宜移安上。謂治國者必須違情勝苦。不則國不得安也。蓋世主非不知此理也。但不用心於治耳。）欲治其國。非如是。（非知先苦後安之理。）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亂臣者必重人。重人者必人主所甚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是同堅白也。（重人之於人主也。親密閉固。不可離間。猶堅白之論。不可分離也。公孫龍堅白論云。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二可乎。曰。可。謂目見石。但見白。不知其堅。則謂之白石乎。觸石則知其堅。而不知其白。則謂之堅石。是堅白終不可合爲一也。觀此等語。則如何可解。遂不分析。故取喩耳。晉太康地記。汝南西平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爲堅也。白所以爲利也。此論見呂春秋。）夫以布衣之資。（謂其踈賤。）欲以離人主堅白所愛。是猶以解左髀說右髀者。是身必死而說不行者也。（解如支解之解。墨子。其首子死則解而食之。左傳。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字法同。舊注。人主之於重人。猶左右髀也。今說右髀曰。必解左髀去。惡右髀必不聽也。匯慧琳云。髀古文作脾。同蒲米反。說文。股外也。）

右傳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三　終

本國注，纖隷命層見雜出不成。

陳深曰，整飭。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四

江都　松皐圓纂聞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

㊀（一本無圓。下同。）賞罰共。則禁令不行。（舊注，令臣操之，故曰共也。商子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何以明之。以造父於期。（一疊明之二字。）子罕爲出彘。（威分之證。）田恒爲圃池。（德分之證。）故宋君簡公弑。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車。田連成竅之共琴也。

㊁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舊注，法曲則國弱亂。）君明於此。則正賞罰。而非不仁也。（由法嚴斷則生治強，而止姦邪。此乃所以愛民也。）爵祿生於功。誅罰生於罪。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非忠君也。（盡力勤勞則致爵祿，而遠罪戾，此乃所以安身也。）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昭襄知主情。而不發五苑。田鮪知臣情。故教田章。而公儀辭魚。

㊂人主者鑒於外也。（人元作明。寡者誤。人主接四鄰之士，所以廣聞見也。）而外事不得不成。（四鄰之來使于我者，或失重人之意，則事必沮，不得成也。孤憤篇，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內外爲之用矣。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爲之訟矣。）故蘇代非齊王。人主者。（補者字。）鑒於士也。（謂禮賢下士，以資計謀也。士元作上。隨一本作士。）而居者不適不顯。（謂處士所說不順適重人之旨，則不得致富顯也。孤憤篇，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爲之談矣。）故潘壽言禹情。人主無所覺悟。（不察其姦詐者，無術故也。）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族。（族上元衍於字，字形似而衍。）而況借於權乎。吳章知之。故說以佯。而況借於誠乎。趙王惡虎目而壅。（虎目可惡，無害於治，重人瞋目，乃爲可畏。）明主之

孫鑛曰，明深。

張榜曰，中飽字奇。

孫鑛曰，二喩醒豁，可貴。

道。如周行人之却衛侯也。（虛假之事，猶且禁之。）

㊃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責成，授臣以事，責其成功。）聞雖有亂吏。而有獨善之民。（元作有吏雖亂，傳寫錯誤，從山氏正。孟子，古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舊注，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故明主治吏不治民。（漢文帝曰，與朕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卽亦此意。）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綱。（繆稱訓，譬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則莫得弗從。呂春秋，有紀有綱，一引其紀，萬目皆起，一引其綱，萬目皆張。）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此下元有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二十二字，是舊注文誤混正文。）故所遇術者。（遇寓通，託也。）如造父之遇驚馬。（此下元有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策則馬咸騖矣十九字，亦舊注文誤入正文。）是以說在椎鍛平夷。榜檠矯直。（椎鍛之夷不平者，榜檠之正不直者。聖人取法於此，舉用循吏，使其治政，一民之軌也。管子，彼十鈞之弓，不得排檠，不能自正。管子，不得排檠則不能自正，注，排檠輔正弓弩之器也。又魏都賦注，檠弓檠也。說山訓，檠不正而可以正弓，注，弓之掩牀也。音敬。脩務訓注，檠弓之材也。）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閔王。李兌用趙。餓主父也。

㊄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上高梁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薄疑之言國中飽。（謂稅吏收稅也。中如字。上空國帑，下竭民產，而姦吏居間致富也。）簡主喜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姦吏富也。（卽國中飽事。）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淮南子，秋士悲，春女思。怨讀爲蘊。蘊結之蘊。）不然敗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爲之泣也。（敗元作則，從上文正。）

右經

㊀（一作傳一。下同。傍注。一事而分爲五段。）造父於期　造父御四馬。（文選注，四作駟。）馳驟周旋。（赭白馬賦。）

陳深曰、出彘尤妙。騶驅整飭、天成。王良造父不能共轡。

蒙穰曰、與上節若相關若不相關、以分共字作眼。董異譎而同音。

（服御順志、騶隸合度。）而恣欲於馬者。（元無恣欲於馬四字、從選注補。舊注、意之所欲、馬必隨之。）擅轡策之制也。（選注作轡策制之也。）然馬驚於出彘。（驚一作趨。非。物曰、彘突出也。）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策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彘也。（舊注、彘亦令馬可畏。）王子於期爲騶駕。（山曰、說文、騶、副馬也。圓、騶駕蓋重駕也。駕十六馬也。晏子春秋、翟王子羨臣于景公、以重駕。晏子曰、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爲非制也。不滋甚乎。又西京賦、百馬同輿。注、陸賈新語曰、楚平王增駕百馬同行。又漢表顏注、非正駕車、皆爲副馬。）轡策不用。而擇欲於馬者。（稱）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騶駕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圃池水草、招渴馬也。）［共車］［共琴］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物曰、革、轡也。圓、案、聖主得賢臣頌、王良執靶、韓哀附輿。注、漢書音義云、靶、音霸、謂轡也。疑革靶義同歟。劉、唐韻、鞗革、轡也。又詩傳、革、轡首也。疏引郭璞曰、轡靶也。然則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也。項羽紀、暗噁叱咤。說苑、叱咤之聲、未嘗至于犬馬。）使造父操右革。

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擫下。（擫元作擪。）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圓、琴賦注引、擪作擫。是。說文、擫、一指按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爲治乎。（從山氏補乎字。）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鼓。（元脫鼓字。圓、合纂類語引有鼓字。）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其臣共勢。以成功乎。（一脫其字。）一曰。造父爲齊王騶駕。（秦策、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遇造父之弟子。弟子曰、馬不千里。此書亦云、造父爲齊王騶駕。疑造父春秋末齊御者。王良同時之人也。然爲周穆王時人者、恐秦人降妖、列子寓言也。史遷不察、而傳以爲眞耳。）渴馬服成。（舊注、令馬忍渴而服習之。圓、毛詩、維此六月、既成我服。莊子、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饑之渴之。案、饑之渴之、制其意欲、教習之術也。）效駕圃中。（曲禮、僕展軨效駕。物曰、服馬既成、使王試觀也。）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爲趙簡主取道。（糯白）

陳深曰、含得巧。

子罕田恒、結案前二喩。

（馬賦戒出豕之敗。御注引作王子期爲趙簡子御、取道爭千里之發。七發注同。楊升庵外集、韓子曰、王子期爲趙簡子御。子期、王良字也。左傳杜注、以王良爲郵無恤。未知孰是。然韓子去王良時近、或得眞。圓、案、於字語助、猶孟舍之爲孟施舍也。史記有樊於期、於期名也、與此不同。喩老篇亦作王子期。晉語注、郵無正、晉大夫郵良。又云、伯樂、王良字。王褒傳顏注、參驗左氏及國語孟子、郵無恤、郵良、劉無正、總一人也。今考呂子高注、孫明王良也。又云、王良晉大夫孫無正、郵良也。字伯樂。博字注、古有博勞善相馬。博勞蓋伯樂音轉。覽冥訓注、王良晉大夫郵無恤子良也。一名孫無正。合而觀之、郵良、郵無恤、郵無正、孫明、孫無正、劉無正、王良、王子期、王子於期、伯樂、博勞、子良、總一人也。一人而多異稱者、未見此比。并記于此。）爭千里之表。（物曰、表、標也。山曰、表猶外也。圓、蓋謂驅逐爲勝負也。五御有過君表。豈此語歟。取如論語進取之取。穀梁傳、肇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其始發也。彘伏溝中。王子於期齊轡策而進之。彘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選注作敗駕。）

［子罕爲出彘］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爲出彘。以奪其

君國。（此事已見二柄。舊注、子罕用刑、威國、是猶出彘用威懼馬。）

［田恆爲圃池］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斂而殺戮民。田成恆設慈愛。明寬厚。簡公以齊民爲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恆以仁厚爲圃池也。（舊注、以仁濟物、猶圃池也。）一曰。造父爲齊王騶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一無服成二字。）請效駕齊王。王曰。效駕於圃中。造父驅車入圃。馬見圃池而走。（或云、而上恐少駻字。）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池。駻而走。（駻、馬突也。字又作悍、扞。駻見五蠹篇。）雖造父不能治。今簡公之法。禁其衆久矣。而田成恆利之。是田成恆傾圃池。而示渴民也。（圓、佩文、法上有以字。無兩成字。）王

展翁曰、變作拚、有理。

一說、王良造父不共轡、田連成竅能共琴。

而注骨髓。孫深曰、人法寡恩。小情之害。

子於期爲宋君。爲千里之逐。（句頭元有一曰。）已駕。察手吻文。（物曰、未詳。圖案列子、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因考察手吻文四字、與際乎吻之四字全相類、豈傳寫相承、缺脫訛舛、存此四字、而主術訓又有此語、或說察手吻句文字屬下句、宜作手察吻、謂手循馬吻、察其氣息也。）且發矣。（且將也。圖文且發矣、發法字誤、荀子、禁發而不稅、司馬法、會之以發禁者九、劉寅直解云、發當作法、毛詩、君子之馬、既閑且馳、傳曰、行中節、馳中法也、此即文且法矣意。）驅而前之。輪中繩。（圖車轍直、如引繩。）引而却之。馬掩迹。（物曰、謂踏舊跡也。圖列子、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此即中繩掩迹之義。）拊而發之。（拊擊也。圖戰國策、拊驂無笞服。）兔逸出於竇中。馬退而却。筴不能進也。（進下一有前字。）馬駻而走。轡不能止也。（止一作正、非。）司城子罕謂宋君。（句頭元有一曰。）曰。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爲出彘。而田成恆爲圃池也。（恆一作常。）令令王良造父共車。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閭。（人猶各也。）駕必敗。而道不至也。（物曰、謂不能至道所盡處也。）令田連成竅共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必敗。而曲不遂矣。（令一作今、非。一無下而字。案自一曰造父爲齊王駙駕至此、一筆直敘、不宜分斷、舊本中間挿兩一曰字、遂使解經之意割裂不明也、今爲刪去。）

㈡（傍注凡四事。）昭襄知主情　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爲王禱。（圖佩文韻作羅。）公孫述出見之。（述宜作衍、衍因形訛衍、衍因音訛述。）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爲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字典、訾貲通、說文、小罰以財自贖也。齊語、輕過而移諸甲兵、注、謂輕其過、使以甲兵贖罪。氾論訓、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出三甲一戟。）夫非

太史公曰、韓子引繩墨、用是非、極慘礉少恩、正此類。

令而擅禱者。（一無者字。）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者宜作則、謂吾將舍法而以慈愛之心與民相從親、則是法廢也。）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爲治。一曰。秦昭襄王病。（補昭字。）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塞禱。（墨子、寇去事已、塞禱。管子、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又云、舉春祭、塞久禱。注、久禱而未報者、當亨塞之物。曰塞、賽同。圖封禪書、冬塞禱祠。索隱曰、報神福也。）郎中閻遏。公孫衍出而見之。（一無而字。閻姓也。二世時有咸陽令閻樂。）曰。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爲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閻遏公孫衍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其猶之也。）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爲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爲之。訾其里正與伍老。（里正、里長。伍老、伍長也。）屯二甲。（字典引說文曰、屯出也。）閻遏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閻遏公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爲過堯舜。非直敢諛也。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物曰、兩之字無義。圖我者自彼之謂、吾者自己之謂、爾雅、謂我身者、吾謂之躬、其義可見。）吾釋勢與民相收者。（者元作若、寫者誤。）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爲我用也。（收謂收攝民心。）故遂絕愛道也。（物曰、謂斷絕吾與民以愛相收之路也。）

[illegible]圓曰。不以蔬棗活民之無功者。恐亂法。秦之急功利如此。

（不發五苑）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舊注。草著謂草木著地而生也。山曰。鼂錯傳。根著之類。亡不穀也。注。有根著地者。著皆直略反。圓案。圓機活法引作秦飢。應侯謂王曰。五苑之棗蔬橡棗栗足以活民。請發與之。圓藝文類聚同。蔬菜。草之可食者。唐韻。橡櫟實也。）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果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弃棗蔬而治。一曰。今發五苑之蓏蔬棗栗。足以活民。（今作令。誤。）是用民有功與無功爭取也。（用猶使也。山曰。恐明字訛。圓藝文類聚用作使。爭上有互字。）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釋之。（物曰。謂舍置勿復言也。○昭王意忌應侯之得民心。故不允其請耳。猶蕭何請予貧民地而漢高囚之也。秦法雖峻嚴少恩。豈坐視民之餓死哉。）

（田鮪知臣情故教田章）田鮪教其子田章。（秦策。齊儥令田章以陽武合於趙。）曰。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而汝也。）一曰。田鮪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臣賣智力。（致智力取官爵。如市易然。難一篇。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故自恃。無恃人。（自恃智力。富貴自至。）

楊愼曰。三復斯言。人人可自警省。

（公儀辭魚）公儀子相魯而嗜魚。（元作公孫儀。與經及下文不合。故正之。道應訓作公儀休。史循吏傳同。高誘云。故魯博士也。）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卽受魚。必有下人之色。（卽猶若也。史記多此字法。一作旣。）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圓淮南子。弟下有子字。焦氏類林無諫字。何上無者字。淵鑑引云。公儀休相魯而嗜魚。國人爭餽魚。公儀子不受曰。夫受人之魚。必有下人之色。色下於人。將枉於法。法枉則免於相矣。）

初潭李云。眞切至到。非道學好名所知。

免於相。（一無此三字。）雖嗜魚。此必不能致我魚。（必不一作不必。能下一有自給二字。）我又不能自給魚。卽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不受魚。（元作雖嗜魚。從初潭正。）我能長自給魚。（圓焦氏類林作雖不受魚。我能常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一曰。（補此二字。）明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淮南子云。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爲人爲己者也。）

王維禎曰。此段甚曲折。凡爲吏者可自勉於[illegible]。

㊂（凡六事。）（蘇代非齊王）子之相燕。貴而主斷。蘇代爲齊使。（燕策。爲齊使於燕。又云。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燕王問之曰。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對曰。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桓公被髮而御婦人。（圓曲禮。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日遊於市。（此事又見難一篇。案燕策及呂春秋。荀子。與此同。爲齊桓事。而家語及孔子世家云。衛靈公與夫人同車。招搖於市。晏子及說苑云。齊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其事正相類。）今齊王不信其大臣。（策云。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於是燕

王因益太信子之。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所使之。（策無之字。）一曰。蘇代爲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賞賜又不出。（賞元作貢。字之誤也。物曰。貢貢。秦賜賜代。遂屬强解。）於是見燕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謂不專任。）燕王曰。其任何也。（問專任之道當何如。）曰。昔者齊桓公愛管仲。置以爲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張朝。設朝也。圓專聽其所爲也。）

潘壽說禹情潘壽謂燕王。（一接前條潘壽燕之處士史策作鹿毛壽春秋後語作厝毛壽）曰。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不受也。（或說必字衍）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之名。而與堯同行也。於是燕王因擧國。而屬子之。（子字從國策補）子之大重。（策注屬猶付也〇魏策犀首謂張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王爲堯舜矣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因令王致萬戶之邑於先生當時策士弄主如嬰兒不特潘壽也）一曰。潘壽隱者。燕使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不知其爲人名故問）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啓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啓。（物曰啓之人啓之臣也）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璽。

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弃羣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策注大事記以石計祿始見于此蜀秦紀自六百石以上正義云上時掌反案漢志其能耕者不過百晦百晦之收不過百石王莽傳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三百石曰下士莽之去古未遠其制應同也）一曰。燕王欲傳國於子之。問之潘壽。對曰。（已上十七字國策作或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史記愛作薦）已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遷史作交黨國策姚本作支黨）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上之字策作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璽。（策璽作印）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石下策有吏字效之下有子之二字）子之遂重。（國策云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此總蘇代潘壽二事而幷論之元在一曰潘壽隱者條下今移置此）諸侯之士徒也。（解經文人主者鑒於外也之義）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羽翮者。巖穴之士徒也。（解經文人主者鑒於士也之義羽翮爲之助也）今巖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舍人私屬之官見上）是何也。奪褫之資。（物曰謂奪之柄也）在子之也。（文獻注褫猶去也音直吏反〇此下元有故吳章曰條今加一曰更移置下此篇編纂舊多錯誤蓋爲後人妄所割裂易置也）

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族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不與同族者共家。（禮坊記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也國周禮大司徒同衣服疏云士以上衣服皆有采章庶人皆同深衣而已左傳同族於禰廟注同族謂高祖以下）而況君人者。乃借其

權。而外其勢乎。（外遺也）

吳章知之故說以伴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伴愛人。一日不可復憎。（伴誠之反也一日異日也物曰伴猶託也國伴猶假也）不可以伴憎人。（國佩文不上有人主二字）一日不可復愛也。故伴憎伴愛之徵見。（謂示于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況於以誠借人也。（也耶通）一曰。吳章曰。人主不伴憎愛人。（物曰不假一愛憎也）伴愛人。不得復憎也。伴憎人。不得復愛也。（此文元在上文奪褫之資在子之也之下吳上有故字後人妄加故字接上文耳今因經文之次正之）

趙王惡虎目而壅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輟觀之。（苑中檻圈畜虎也幷曰以菟示之而止不與之也國菟兔同輟收手也）盻然環其眼。（盻一作盼字書盼匹見反集韻或作盻又匹限反動目也物曰盻五）

（兮切。怒視貌。舊注環轉其眼以作怒也。圞說當作眴轉眼貌。字典引說文盻盻眄音義自別。韻補盻或作眄攣。要盻又同盻非。）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平陽君趙豹爲孝成王議上黨事見史記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七年封趙豹爲平陽君亦惠文王母弟。）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謂見危中。）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權臣擅殺不爲己者而不責問則從無忌憚。此主明之所以壅蔽也。）

（周行人之卻衞侯）衞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圞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對曰。諸侯辟疆。（圞曲禮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周行人卻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舊注辟疆土者天子之事也。）衞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偪。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舊注名辟疆未必能辟疆故曰虛也。山曰衞世家立戴公弟燬是爲文公。注引賈誼書云昔者衞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曰衞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衞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雖空名弗使踰焉。○圓案代醉編引賈子審微篇而云此周惠王時事也。然自古天子未聞有名此者。而春秋時有遠啓疆戰國時有齊王田辟疆亦未聞有議其僭也。圞漢書趙王遂弟辟疆。注謂辟禦强梁者猶辟兵辟非耳。案辟當音闢。漢書注非。）

④（凡三事。）（搖木之本引網之綱）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圞說文攝引持也。）左右拊其本。而葉徧搖矣。（舊注拊擊動也。）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此三句游辭也。只淵曰魚以呼起下文網乃弄文處。）善張網者引其綱。若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者也。（圞淵鑑無下者字。）故聖人治吏不治民。（吏循良則民自治矣。）

（圞後漢百官志注太公陰符曰武王問曰願聞治亂之要。太公曰其本在吏。）

（失火之嗇夫）救火者。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圞周禮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趣促也。）則制萬夫。是以聖

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

（造父之過御馬）造父方耨時。（元接上非。）有子父乘車過者。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父下推車。（下元作子從山氏訂。）請造父助我推車。（圞淵鑑我作之。）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傍注器農器。）援其子父乘。（父作之寫者誤。）乃始撿轡持筴。（撿从木誤。）未之用也。馬咸騖矣。（咸元作轡從經注訂。咸騖四馬齊進也。圞騖猶馳也。淮南子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爲整齊。卽此。）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使身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雖處勞。（一無處字。）猶不免亂。（舊注術則國之轡策。）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椎鍛榜檠）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夷亦平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矯正也。）聖人之爲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賞公忠者罰姦惡者見如法焉。）

（淖齒李兌）淖齒之用齊也。（一接上非。）擢閔王之筋。李兌之用趙也。餓殺主父。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椎鍛榜檠。故身死爲戮。而爲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聞齊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不操術。則威勢輕。而臣擅名。（此下元有一曰田嬰相齊條誤。今移左上。）一曰。武靈王使惠文王莅政。李兌爲相。武靈王不以身躬親殺生之柄。故劫於李兌。

⑤（凡四事。）（茲鄭之踞轅而歌）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橋勢隆拱不可支持。）茲

陳深曰此喻貴術。

鄭踞轅而歌。（山曰左襄二十四年張骼輔躒皆踞轉而鼓琴杜注無據以此推彼轉轅字誤）前者止。後者趨。輦乃上。（物曰前行者輟而不進後來者趨而赴之皆助茲鄭而推挽之樂其致故也）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至死。（至一作致）輦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以已同）有術以致人之故也。（一無人字）

（趙簡主稅遊疑右國中飽）趙簡主出稅者。（令吏出行收其賦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止矣。（止已同元作正寫者誤舊注王不自定其輕重之節曰勿輕重而已吏因擅意因以致富）薄疑謂趙簡主。（元爲別條說）曰。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主謂國內之民富足故喜）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姦吏居中致富故曰國中飽。山曰又見呂氏春秋。）

李坤曰以閒而用恩薄恩多亦謗。

（桓公巡民）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物曰自養自炊也）桓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說苑作五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及反。（及字衍說苑作使傭而未返也）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積有腐弃之財。則人飢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論宮中所有婦人而嫁之。（一無所字）下令於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一曰。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行巡行）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山曰句）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

古樂府載宋何承天詩鉛陵策良駟造父爲之泣所用此事也延作鉛與今本不同

桓公曰。善。令於宮中。（下令於宮中也）女子未嘗御。出嫁之。（山曰嘗宜作當曲禮大夫士去國婦人不當御注御接見也）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孟子注當使一國男女無有怨曠皆使無過時之思也）

（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而爲之泣）延陵卓子乘蒼龍桃文之乘。（月令天子駕倉龍注馬八尺以上爲龍案蒼龍桃文馬青質有赤文色如桃花也公羊傳注乘備駟也桃一作挑■挑銚桃三字集韻同他彫切淵鑑亦作桃文以蒲梢爲對案桃文桃花馬也秦紀溫驪徐本盜驪鄒本騄驪玉篇桃騄皆以音近轉訛不同而實則桃文也說者以盜爲竊遂爲淺青馬者誤）鉤飾在前。（山曰毛詩鉤膺鞗革傳鉤膺樊纓也疏云樊今馬大帶纓今馬鞅也莊子前有橛飾之患後有鞭策之威釋文引司馬彪云飾排衛也鄭周禮疏云鉤婁頷之鉤詩云鉤膺鏤鍚鉤連當胸明鉤在膺前也）錯錣在後。（脩務訓今有良馬不待冊錣而行案錯冊並宜讀爲策氾論訓作策錣注錣端頭箴也列子釋文引許慎云錣馬策端有利鐵所以刺不進也■原道訓勁策利錣劉注錣頭鍼燭之類集韻錣字注策端有鐵本作錣）馬欲進。則鉤飾禁之。欲退。則錯錣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爲之泣涕曰。古之治

楊愼曰貪吏安可爲也廉吏亦不可爲此吏之所以貧也

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儒俠之民法所外也而世尊之耕戰之士上所急也而世賤之是毀譽相反也）民中立而不知所由。此亦聖人之所爲泣也。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蒼龍爲服翟文爲驂故曰與也爾雅注驊色如華而赤也續博物志唐天寶中大宛進汗血馬其六曰桃花叱撥■翟文亦桃文也義同翟讀曰鑼鍒銚同原道訓晉宛注翟讀翟氏之翟毛詩佻佻公子韓詩作嬥嬥可見翟古有兆音也爾雅銚弋注今羊桃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華白子如小麥亦似桃唐韻作藐音遙）前則有錯飾。（錯宜作鉤又疑鏑字訛氾論訓注鏑口中央鐵大如雞子中黃所制馬口也或說樂書云前有錯衡所以養口也索隱曰錯鍍衡扼爲文飾也）後則有利錣。進則引之。（進一作筴）退則策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脚。（刎脚猶李陵傳剄身古人用字不必拘也）造父見之泣。（一無之字）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策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錣在後。今人主以

（桐齋曰雖佚而不若前之奥有致）

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爲泣也。

右傳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四終

本難法凡九浣難皆惜古人以己意要歸于刑也請內皆以故字起斷爲

榜曰齊難皆距釋之事設爲辨以春其據孫顯以見才耳利口拜非邪然可長篡巧並人事力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五（難一　難二）

江都　松皐圓纂聞

難一第三十六（索隱曰。難者說前人行事與己不同而詰難之也。凡事是非未盡。假往來之辭。則曰難也。舊注。古人行事。或不合理。韓子立議。以難之也。）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呂春秋注。舅犯。狐偃也。字子犯。文公之舅也。）舅犯對曰。（一無對字。）臣聞之繁禮。（句）君子不厭忠信。（舊注。禮繁縟。故曰繁禮。圓案。人間訓作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呂春秋作繁禮之君。不厭忠信。厭猶足也。務行忠信。無倦怠也。）戰陣之間。不厭詐僞。（[illegible]晉乘作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

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取多獸。後必無獸。（人間訓。田作獵。偷取多獸。作愈多得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失信於民。不可再行也。舊注。偷苟且也。[illegible]西京賦。取樂今日。遑恤我後。注。言且快今日之苟樂焉。東京賦。今公子苟好勦民以媮樂。注。媮僥倖也。僥倖一時之樂。媮音逾。韻會。他侯切。又與偷同。賈山至言云。媮合苟容。是媮有兩音也。管子云。與人交。多詐僞。無情實。偷取一切。謂鳥集之交。養生論。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注。一切猶一時也。漢志。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注。苟順一時。非正道也。平帝紀。一切滿秩。如淳注。一切者。權時之事也。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故曰一切。鹽鐵論。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之律也。治要引傳子云。競逐末利。而棄本業。苟合壹切之風起矣。吳漢傳云。一時之功也。注。一時言不可再遇也。李斯傳。請一切逐客。索隱曰。一切猶一例也。漢古注。爲權時之義。亦未爲得也。案一切一時義同。如索隱說。乃爲佛書一切衆生之義。似失古訓矣。）君其正之而已矣。（據呂春秋。淮南子等。並有此句。文勢完備。傳寫誤脫無疑。故爲補之。說苑新序亦載此事。晉世家雍季作先軫。而爲先賞。狐偃事。又呂子義賞篇與此同。而不苟篇。爲趙襄郤子虎事。）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賞。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

陳深曰。篇內皆以或曰字起辭難。

孫鑛曰。一層闢作兩層。更覺深有意。文曰辯難亦精細。

査法變關。

王維楨曰。論質處見勤。

城濮之事。舅犯之謀也。（一無之字。）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若所知也。（若汝也。元作君誤。）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諸書云。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戰國儒者引孔子語。其眞出于孔子者。什之一也。率多假先聖之名。以取信於世者。如下文仲尼評趙襄子事。可以見已。讀者察焉。）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因小大緩急而對也。（事有小大。時有緩急。當因其宜。獻替輔導。）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

不至。（霸業既成。晉國賴之。若此大功。難再有也。）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祓拂今日之死不及。（祓一作拔。周語注。拔除猶掃除也。音孛勿切。物曰巫祝祓除之。）安暇待萬世之利。（若宋襄公徒守小義。以傷於泓。無權故也。）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於詐敵。（元作詐於。寫者衍文。）詐敵萬世之利而已。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僞者。不謂詐其民。（非言以詐遇民。）謂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能殲滅之。不再舉者。乃爲大利。）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道說也。）此未有善言也。（以猶與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

難中又設難。

孫[illegible]曰。作解[illegible]近[illegible]是則[illegible]不然[illegible]恐大

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以已同。）言孰善於此。然曰出於詐僞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舊注。仲尼不知善賞之道。妄歎宜哉。○先聖嘗謂文公譎而不正。其無宜哉之褒可知也。案左傳有仲尼聞魏子之事也以爲義之語。世儒謬傳此事而欲駁破者歟。）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朞年甽畝正。（五帝紀正義引作歷山之農相侵略。）（舜往耕朞年耕者讓畔。山曰甽。畎同。○案周語注。一耕之發。廣尺深尺爲畎。百步爲畝。韋昭云。下曰畎。高曰畝。）河濱之漁者爭坻。（詩傳。坻小渚也。音直尸反。舊注。坻水中高地也。釣者依之。）舜往漁焉。朞年而讓長。（羅路史注。歷山在河東。乃首陽山。河濱在蒲陶城北。其南去歷山近。）東夷之陶者器苦窳。（齊語。辨其功苦。注。功牢也。苦脆也。荀子注。楛與苦同。惡也。凡器物堅好者謂之功。濫惡者謂之苦。西京賦。鬻良雜苦。或云楛讀爲沽。儀禮有沽功。鄭注。沽麤也。史正義云。苦讀如盬。音古。案楊升庵外集。楛盬蠱字異而義同。詩。王事靡盬。傳。不堅固也。左傳。皿蟲爲蠱。疏云。是亦不攻牢。不堅緻之謂也。史記索隱云。窳游甫反。裴注。窳病也。）舜往陶焉。朞年而器牢。（牢攻固也。趙注孟子。舜生於諸馮。東夷之人也。淵鑑引云。舜耕於歷山。農者讓畔。漁於雷澤。漁者讓長。藝文類聚引云。歷山農者侵畔。舜往耕朞年而耕者讓畔。河濱漁者爭坻。舜往漁。朞年而漁者讓長。東夷之陶者苦窳。舜往陶朞年而器以牢。鹽鐵論注。坻作壇。案壇坻同。宜作坻。卽坻字。）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乎美）（辭。圈故曰。孔子稱古語也。孟子。君子之所過者化。朱注。君子聖人之通稱。）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爲天子。（儒者答也。）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舊注。堯在上。容人爲惡。仲尼謂堯爲聖者奈何。）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令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

陳澧曰。戰國時爲此說以攻儒者。

[illegible]曰。弄之本意在[illegible]

而化。（舊注。若堯已在上。則自有禮讓。何須舜以化之。）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陷洞刺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此喻又見難勢篇。楊升庵外集。今人謂言不相副曰自矛盾。見尸子。）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朞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已止同。）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已者。（衆姦百僞。無有止時。若欲躬親操細事以化之。祇見其無術也。）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刑荀子。程者物之準也。注。程度量之總名。鄧析子。明君立法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謂改化之速也。）十日而海內畢矣。（天下雖廣。旬日乃遍。）奚待朞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使堯聽從其言。）已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爲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令下者。（令下行。令于下。）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爲政也。（○舜有國于虞。尚書云。側微者。特言其在下耳。虞侯而與農商雜處。親操鄙事。豈有此理哉。然孟子亦云。耕稼陶漁。固可疑也。蓋在虞日。能教其民。正經界。便漁釣。利器用。使其富庶。尚辭讓耳。）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物曰。天命死生。卽命之大者。）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管子作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注。謁謂有所告之。物曰。微無也。故固通。）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爲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嘗。（過嘗君之所未嘗食。惟人肉耳。管子云。惟蒸嬰兒

劉辰翁曰、君臣設作市道、說而奇、然傷頗甚裸。

孫鏘曰、上是折諸篇、下乃辨治理。

辨義巧。

（之末賓。）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蒸通作烝、主術訓、烹其首子而餌之。）夫人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妬而好內。（管子云、公喜宮而妒。）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弃其母、久宦不歸。（宦一作官。）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務僞不長。（務元作矜、誤。說苑作務。）蓋虛不久。（說苑蓋作壽。管子云、務爲不久、蓋虛不長。注、覆蓋虛妄、不得長掩。圖案務行詐僞、久必發露。管子僞作爲、誤。）顧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山曰、死衍文。）而桓公弗行。（一無而字。）及桓公死、蟲出戶不葬。（戶元作尸、下同、誤。管子云、死十一日、蟲出於戶。）

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去豎刁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

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爲其君者、管仲將弗用也。（舊注、盡死力亦不愛身也。）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欲君去忠臣也。（一無欲字。）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公子糾之難、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不死其君之難者、不愛其君也。）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爲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功勞之臣舉用、姦邪之臣屛退。）雖有豎刁、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舊注、君計臣力、臣計君祿。）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

陳深曰、蘇老泉管仲論本于此。

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戶不葬者、是臣重也。（君釋法、故姦臣竊其威柄。）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illegible]文子、治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又云、工無二技、士不兼官、人得所宜。淵鑑引愼子、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則事省、事省則易勝、士不兼官則職寡、職寡則易守。）卑賤不待尊貴而進、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羣臣輻湊。（羣臣各效忠於君、如輻之集於轂也。）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弊、蔽通。舊注、可賞賞、可罰）

（無所蔽塞也。）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不用此言、明論其君。）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氾論訓無中字。）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危、社稷殆矣。吾羣臣無不有驕侮之意者。（不有元作有不。因氾論訓正。人間訓同。）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淮南子無子字。）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矣。（晉陽之圍、在周定王十六年、距孔子卒二十七年。而云仲尼聞之、誣妄亦甚。）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

深曰。國新破。未行法。襄子之賞也。韓子之言常也。

正文巧。

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尙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穴竈生鼃。（穴宜作沈。晉語。襄子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沈竈産鼃。民無畔意。注。沈竈懸釜而炊也。産鼃。鼃生於竈。昔注。鼃與蛙同。又趙策作臼竈。山曰。穴當作突。）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也。爲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舊注。臣不驕侮。僅合臣禮。非有善可賞也。）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晉平公與羣臣飮。飮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

言而莫之違。（論語。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吳語。伍子胥曰。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余言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圃左傳注。衽裳際。）琴壞於壁。（披衽一作披衽。）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是非君人者之言也。（舊注。啞歎息之聲。兩啞惡同。孟子。惡是何言也。注。惡驚歎辭。師曠初爲不知者撞之。故驚歎也。）左右請除之。（除治也。或塗字訛。齊俗訓。昔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擧琴而撞之。跌衽中壁。左右欲塗之。平公曰。舍之。以爲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羣臣失禮而不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公曰。釋之。以爲寡人戒。（山曰。說苑爲魏文侯師經事。選淵鑑引十二國史同。）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善諫不聽。（善諫。屢諫。）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擧琴而親其體。（物曰。親猶犯也。）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爲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物曰。謂辭爵祿。以待君之悟也。）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擧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術道也。）臣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行也。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行也。使姦臣襲極諫。（襲因也。）而飾弑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謂兩過。故曰。平公失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圃小臣官姓也。周禮有小臣。）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易亦輕也。山曰。韓詩外傳作輕。圃皇甫謐高士傳作助。）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圃鹽鐵論。古者庶人耋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於是五往乃得見之。

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爲亂。道爲宰干湯。百里奚以秦爲亂。道爲虜干穆公。（虜奴隸也。）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與欲憂齊國。（外儲左上。將以欲亦之。句法同。）而小臣

鎌云此段甚精正當辨難無遺可通楊曰辯詰之文有加此者

不行見。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禽而朝。名曰臣。（禽作會誤。山曰。顯學篇作執禽。是曲禮凡摯。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臣吏謂庶人在官者。萌氓同。）今小臣在民萌之衆。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所謂懷寶而迷其國也。論語。予無隱乎爾也。）宜刑。（增管子。遁上而遁民者。聖王之禁也。）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是誣也。宜戮。（信陵君傳。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蔡澤傳。有驕矜之色。山曰。列子。方虛驕而恃氣。）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爲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斥世主禮遇儒者之失也。圓樂記。領父子君臣之節。注。領猶治理也。）

靡笄之役。（晉語注。靡笄。齊山名。魯成二年。晉郤克伐齊。從齊師於靡笄之下。戰于鞌。音注。靡或音摩。又索隱云。在濟南。與代地摩笄不同。又齊世家徐注。靡一作摩。左傳疏。靡音摩。笄音雞。）韓獻子將斬人。（韋昭云。獻子時爲司馬。將斬人以僇。罪在可赦之者。）郤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郤子因曰。胡不以徇。（胡何也。徇一作殉。下同。徇。司馬穰苴傳正義云。徇行示也。）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郤子曰。吾敢不分謗乎。（韋昭云。言欲與韓子分謗共非。謂能如此。故從事不乖也。）或曰。郤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而勸之以徇。勸之以徇。（圓四字衍。）是重不辜也。（舊注。斬既不辜。）

孫鑛曰但即主心翻出層無擬語補寬轉有勢味無不究最快

張榜曰議論縝密

（徇又不辜。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郤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郤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郤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郤子且後至也。（一脫子字。）夫郤子曰以徇。（胡不以徇。）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徇之謗。（舊注。徇不辜者。益得一謗。）是何言分謗也。昔者紂爲炮烙。（呂春秋。紂嘗熨爛人手。因作銅烙。布火其下。令人走其上。人墮地而死。觀之以爲娛樂。故名爲炮烙之刑。）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尚書。斮朝涉之脛。孔傳。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斬而視之。舊注。此助爲虐。更益謗也。）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且望郤子之得之也。（得得道也。）今郤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故曰。郤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郤

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爲非也。不道其所以爲非。而勸之以徇。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山曰。望絕宜作絕望。）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郤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臣卑。（有寵一作夜然。案。夜乃位字訛。）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爲仲父。（外儲左下。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逼上。）霄略曰。管仲以賤爲不可以治國。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爲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爲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

注元脫官字、據補。

便治也。（刪史正義引說苑云、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市租、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近。桓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而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稱伯也。）

或曰、令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詔、告命之也。）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舊注、謂擅出其令也。）是無君也。國無君不可以爲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獲之所以信也。（信、讀爲伸。）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丞之下徵令者。（行事、官名、見說林篇。舊注、都丞、官之卑者。）不辟尊貴、不就卑賤。（舊注、二官雖卑、奉命徵令、亦不以尊貴卽避、卑賤卽就也。）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相。（詩鄭箋云、巷伯、奄官。刪左傳注、寺人、掌宮內之事。）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詘乎民萌。（刪范雎傳、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太吏、下及王左右。）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霸略有過譽。

韓宣王問於樛留曰、（曰字從說林補。）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舊注、樓緩翟璜。圖案、說林作犀首張儀。）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舊注、昭景、楚之二姓。）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外交取利。）則國必憂矣。

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湣王

趙本題注凡七章皆借古人以[illegible]之說[illegible]然其[illegible]以攻[illegible]之力則[illegible]法術爲先仁義[illegible]後而元氣[illegible]平[illegible]矣

陳深曰、出左氏、然左傳深矣。

孫鑛曰、[illegible]新[illegible]之、[illegible]生之本行也、[illegible]子爲近正矣。

注太簡畧。

孫鑛曰、此小法入之說。

一用淖齒、而身死乎東廟。（身一作手。）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誠有術、兩用不爲患。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劫弑。今留無術以規上、（規、規諫。）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秦策、李兌用趙、減食主父、百日而死。）是樛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難二第三十七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山曰、左傳有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爲等語、故曰且、以承上文。晏子同此、失刪畧耳。）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踊貴而屨賤。（踊、踴同。杜預云、刖足者屨。）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物曰、造愀同。宇曰、晏子作公愀然改容。公爲是省于刑。山曰、道應訓、孔子造然革色。忠孝篇、其容造焉。注、愁貌。刪字彙補引忠孝篇而云、造音戚。又大戴禮盧公造然失容。注、驚懼貌。家語作愀然。賈誼新書作蹴然。新序作蹴然。）

或曰、晏子之貴踊、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舊注、卒問而應、非深患也。亂國重典、豈悪刑多、在當與不當耳、不在多少。山曰、周禮大司寇、刑亂國用重典。）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舊注、苟不當、雖少猶以爲多也。）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北且不止。卽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姦尚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爲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管子、草茅不去、則害禾穀。盜賊不誅、則傷良心。刪王符述赦論、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今緩刑罰、

補韻曰亦足重句注但中著而字而當更出

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爲治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囷倉。（一作倉囷。）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劉淵鑑。上胡其無其字。冠上有其字。藝文同。）

或曰。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使桓公發倉囷。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賞無功。赦有罪。反益恥耳。豈得洗白。）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見義不爲。無勇也。宜速行之。何待遺冠。遺冠然後行之。是宿留其義也。釋稱訓。文王聞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宇曰。宿如宿諸之宿。劉晏子。宿善者不祥。）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爲遺冠也。（也耶通。）是雖雪

遺冠之恥於小人。而亦遺宿義之恥於君子矣。且夫發囷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偸幸。而望於上。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爲非。（無功者冀得賜。有罪者輕犯罪。）此亂之本也。安可以雪恥哉。

昔者文王侵盂。（盂一作孟。山曰。盂邘通。周紀。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閔案。左傳。齊國夏伐晉取盂。注。盂晉地。）克莒。（毛詩。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傳。旅地名。案孟子引詩作以遏徂莒。蓋密人侵阮徂共。故文王興兵以按遏密之兵。而徂伐莒也。詩人押韻。不宜重用旅字。其爲莒字音訛無疑。朱注鄭箋以師衆解誤。）舉酆。（劉路史。莒今密之莒縣。又云。春秋初年。紀子莒子爲盟于密。莒紀密之近也。毛詩。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注。豐邑崇國之地。）三舉事。而紂惡之。（劉詩正義。雖引書傳所載。請紂囚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伐邘。伐密須。伐犬夷。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用兩請字。左傳。襄八年。宋以幣請於衞。請先相見。昭元年。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

疑脫聖人

字法同。）天下皆說。（馬融云。壤。天性和美也。此事又出殷紀。及齊俗訓。呂春秋。劉泰誓疏作赤壤之田。釋名。壤。瀼也。肥瀼意。地名有黑壤黃壤息壤。管子有赤壤白壤灰壤。禹貢疏。引九章算術。穿地四爲壤。五壤爲息土。則壤是上和緩之名。）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劉唐類鑑。仁作大。上里字作乘。藝文同。）

或曰。仲尼以文王爲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使字意管到此。）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解惡去紂之惛。）紂以其太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益得民心。則益疑懼。）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紂囚文王於羑里。）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爲無見也。（體身行也。山曰。已見外儲右上。）此最

宜於文王矣。不使人疑之也。（深自韜晦。去彼畏惡。）仲尼以文王爲智。未及此論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之力也。（山曰。也耶通。劉合璧類語。也作否。）君之力耶。（此四字。從文選注補。新序作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四子講德論。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歟。臣之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荀子。有補削。注。謂彌縫其闕。除去其惡也。）隰朋善純緣。（荀注。謂增飾也。劉治要新序作補緣。）衣成。君舉而服之。（新序云。桓公知衣而已。）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爲人臣者。猶炮宰。（物曰。炮庖同。）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强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本

陳深曰二句足提綱

張榜曰賊亂非亂絕[illegible]浮而有[illegible]

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國穆天子傳。草木碩美。又云。爰有大木碩草。）亦君之力。（似少之也字。）臣何力之有。

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干而干亡。處秦而秦霸。非蹇叔愚於干。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而無臣也。（下一作干。又作虞。而作與。楊升庵外集。論段干姓事。云。案詩有出宿於干。今開封有列溝。蹇叔處干。而干亡。之秦而秦霸。卽證此文也。案李斯書。迎蹇叔於宋。宜無所考。一作于。蓋乃邘字。左傳。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周紀。徐注。邘城在野王縣西北。山曰。作虞者是。蹇叔疑宜作百里奚。呂春秋。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處乎虞。知非愚也。其處乎秦。非加益也。有其本也。運命論。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材於虞。而材於秦也。通路史亦作于。音列。恐非。韻會。邘字注。漢有邘侯。或作邘。杜預注。自邘穿溝入海。今邘溝也。是邘溝。音于。非音列也。淮陰侯傳亦云。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于虞。音近而訛。當從山說。與諸書合。）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傍注以宮之奇僖負羈蹇叔觀之。則賢士必得聖主而立功。）昔者桓公宮中二市。婦閭二百。被髮而御婦人。（東周策。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注。閭。里中門也。爲門市於宮中。使女子居之。物曰。宮中作市者二處。市各有閭。皆婦人主之。山曰。蓋策作宮中七市。女閭七百。通鑑作。昔者桓公宮中有三市。婦唱三百。案二市如漢靈帝列肆後宮是也。帝王世紀。紂宮九市。東方朔上疏云。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初學記引尸子。人言居天下者。瑤臺九累。而堯白屋。黼黻九種。而堯大布。宮中三市。而堯鶉居。）得管仲。爲五伯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戶不葬。（戶作尸。誤。）以爲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爲霸。以爲君之力也。且不以豎刁爲亂。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亡歸。（亡一作忘。山曰。詩。曷維其亡。箋云。亡之言忘也。）咎犯極諫。故使得反晉國。（一無得字。山曰。事詳于左傳。僖二十三年。）故桓公以管仲合。（物曰。九合。）

孫鑛曰四辯分四節辯之各以原語噴起而轉去路無痛卓筆妙手。

文公以舅犯霸。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傍注以齊桓晉文觀之。則明君必待賢士而弘業。）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若是者三。（元脫若是二字。呂春秋新序皆有。舊注。有司三請。皆曰告仲父。）而優笑曰。易哉爲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山曰。優笑俳倡也。見說使篇。物曰。謂第一次而曰告仲父。第二次亦曰告仲父也。）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山曰。家語。賢君必自擇左右。勞於取人。佚於治事。荀子。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吾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得上一有又字。）何爲不易乎哉。

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爲勞於索人。何索人爲勞哉。伊尹自以爲宰干湯。百里奚自以爲虜干穆公。（國秦紀。奚作傒。）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逆迎也。或說。逆謂拒之。）索賢不爲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刑形通。）以事遇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山曰。遇猶合也。）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收攝羣臣。不得成姦。示以軌法。令其依傚。此御下者所必用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謂其言失理也。）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

王維楨曰、文字精覈、議論不究、[illegible]用實日文字徵、[illegible]家精指[illegible]不究。

陳深曰、故以疑駭公、[illegible]切拱主。

陳深曰、指管仲以伸己意、諷切時君。

張榜曰、此辯更奇。

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奚遽又見五蠹篇。案吳語、此志也、奚遽忘於諸侯之耳乎。列子、何遽遲速於其間乎。說苑、李克謂翟璜曰、予何遽失望於我。人間訓、此何遽不爲福乎。又云、塘有萬穴、塞其一、魚遽無由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遽無從入。魏都賦、奚遽不能與之踵武而齊其風。墨子、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字又作渠。荀子、豈渠得免夫累乎。史記、尉他曰、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陶淵明詩、壽考豈渠央。字又作詎。莊子、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乎。又作巨。列子力命篇、奚巨憂焉。又作距。難四篇、衛奚距然哉。又作鉅。楚策、范雎曰、臣以爲王鉅速忘矣。遽、渠、詎、巨、距、鉅、蓋古字通。義皆訓豈。奚遽、何渠、豈渠、庸詎、皆重語。猶言何其也。漢書、何遽不若漢。讀曰渠。史記作渠。顏注、有何促遽而不如漢也。誤。晉語、距非聖人。注、距猶自也。）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爲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爲天下計也。爲其職也。夫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字曰、不字疑衍。山曰、子指成王。洛誥、周公曰、朕復子明辟。圓謂難畏阻意。）必不背死君而事其讎。背死君而事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事不成。）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爲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爲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亦以明矣。（字曰、以已同。）然爲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爲湯武。有桀紂之危。爲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遽易哉。（遽一作處。）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己也。是知

孫鑛曰、層門新[illegible]、析得無遁避。

張榜曰、寃言寃貨字奇。

精到之文。

孫鑛曰、緊齊斬截、最見鍛煉之妙。

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借、借權。一作惜、誤。）蟲流出戶而不葬。（戶作尸、非。）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此論斥當世君臣之間也。）

李克治中山。（李克元作李兌。下並同。寫者誤。外儲左下、翟璜曰、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也。兌弑主父、與此別。）苦陘令上計而入多。（趙世家注、陘者山絕之名。常山有井陘。中山有苦陘。上計見前。入租入也。）李克曰。語言辨聽之說。（語言下文作言語。勝辨辯通。下同。聽元作難。下同。誤。說音悅。）不度於義。謂之窕言。（謂濫辭辯聽察之說。而不能以義理計其當否。是乃苟悅愛。而眩惑者也。魏都賦、牽膠言而踰侈。劉逵注、李克書曰、言語辯聽之說。而不度於義者。謂之膠言。李善注、廣雅云、膠欺也。舊注、窕苟且也。山曰、窕佻、佻通。圓、太史公自序、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因窾言膠言推之。窕是空虛甘欺之義也。）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窕貨。（謂無竹木魚鹽之饒。而多租入者。是乃苟厚斂而汙于貨利也。）君子不聽窕言。不受窕貨。子姑免矣。（免罷縣令之職也。）

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言語辯聽之說。（言語一作語言。）不度於義者。謂之窕言。辯在言者。（說客騁其雄辯。）說在聽者。（所聽之人、說愛其辯。）說非聽者也。（說元作言。）則辯非言者也。（言元作說。謂若言悅愛之非在聽其辯者耶。則是其辯聽亦非在說客也。謂悅辯異人也。）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言者。（言元作聽。）必謂所聽也。（察其言之當否者。必在所聽之人。以意裁之也。非說客之自度計之也。李子之意、蓋亦如此。此段文有謬誤。今正之。）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君子不悅無用之辯。）夫曰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眩辭辯聽。）入多之爲窕貨也。（慧而悅之者。小人也。不能度之以義。度之以義者。君子也。不必眩惑而悅之也。然則李子所說全出于假託也。）未可遠行也。（爲謂通。作謂。）（井曰、謂此語亦未可教人行世者也。）李子之姦。弗蚤禁。使至

劉長齋曰。文字變化。不可捉摸。

於計。（井曰。若知其奸。何不早禁。使遂其過而至。上計時也。）是遂過也。（過一作禍。）無術以知而入多。（而字無義。謂無知所以入多之術也。）入多者穰也。（舊注。穰豐多也。）雖倍入。將奈何。擧事愼陰陽之和。（山曰。愼順適。）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紝。則入多。（謂無兵役之事。省土木之勞。使民專力於田疇也。）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六畜牛馬羊豕犬雞。遂長也。圈。左傳。物土之宜。注。播殖之物。各從土宜。周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之類。）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莊子。有機械者。心有機事。圈。械器之總名。機械如桔槔翻車之類。）利商市關梁之行。（圈。周禮。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注。津梁相湊。不得陷絕。）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是利其行也。則天下之商賈願藏於其市矣。）

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周者苟取備足。不求其外意。）入多皆人爲也。（已上所說入多之事。皆出人爲。）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利也。（非性山林澤谷之利。爲旁入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窕貨者。無術之言也。

趙簡子圍衛之郛郭。（圈。郛城外大郭。）犀楯犀櫓。（齊策。擧衝櫓。注。戰陳高巢車。爲櫓。脅注。以犀皮爲脅櫓。櫓楯類。圓案。管子。兵尙脅盾。注。盾或書之脅。故曰脅盾。國櫓大盾。）立於矢石之所不及。（從山氏補不字。山曰。呂春秋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兵。及戰。且遠立。又居於犀蔽屛櫓之下。圈。墨子備城者。積石百枚。重十鈞已上者。閑居賦。礮石雷駭。激矢蝱飛。注。礮石今之拋石也。范蠡兵法曰。飛石重二斤。爲機發行三百步。）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音嗚呼。）吾之士數弊也。（枹擊鼓杖。山曰。數音速。呂春秋作遬。）行入燭過免冑而對曰。（此下元有臣聞之三字。圈。佩文引無此三字。周語。左右免冑而下。注。免脫也。）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弊者。（舊注。但君不能用之耳。）臣聞之。（從諸家說。移置于此。）昔者吾先君獻公幷國十七。（虞虢霍魏。耿應韓驪戎。臯落氏之屬。其餘未聞。）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有晉又。）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卽位。淫衍暴亂。（衍宜作行。）身好玉女。（呂子注。美女也。圈。祭統。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秦人來侵。（來一作恣。）去絳十七里。（絳晉都。）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受之。（受作授誤。）圍衛取鄴。（晉文公伐鄴。事見呂春秋及新序。）城濮之戰。五敗荊人。取尊名於天下。（謂霸諸侯。）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弊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圈。佩文作百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不說所以用衆之道。）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霸。（徒道說舊事耳。）未見所以用人也。簡子未可以速去楯櫓也。（舊注。文公能以信賞必罰。未必去盾櫓親立於矢石間。）嚴親在圍。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易曰。家有嚴君。父母之謂也。故曰嚴親。謂父親見圍。爲孝子者。奮敎不顧死也。）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山曰。謂百族之子奉上。如孝子之愛親者。百數中僅有一。謂至少也。但爲賞罰所使。而赴敵耳。難一篇。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今以爲身處危。而人尙可戰。是以百族之子愛於上。皆若孝子之愛親也。（謂以君臣之交。爲若父子也。）是行人之誣也。（一無之字。圈。周禮。司市。注。百族百姓也。）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謂人情皆然也。圈。左傳。夫人愁痛。注。夫人猶人人也。）賞厚而信。人輕敵矣。（好利之効。）刑重而必。人不

道用賢曰。奇句。

北矣。（惡害之徵。）長行徇上。數百不一人。（無賞罰而自能奮戰。如孝子之救父者。必稀少也。司馬遷書。以徇國家之急。注。徇從也。營也。長行未詳。蓋勵節操也。井曰。猶言忠實也。通猶高行也。管子。孝者人之高行也。謂孝者百善之長也。以此高行徇君上之事也。）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數理也。謂賞罰之道。）而道乎百無一人之行。（謂長行徇上也。或作失人。誤。物曰。道由也。）行人未知用衆之道也。（信賞必罰。可以鼓兵氣耳。行人未曉此術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五　終

趙本張注。然爲在。誤奪在術。凡八軍皆備動事。以明人主御臣不可無法術也。

孫楨曰。舊言書蔽之爲奇。立論亦正。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六（難三　難四）

江都　松皐圓纂聞

難三第三十八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繝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友人金谷世雄曰。論衡作龐欄。是之子。孔叢子作龍欄。字彙補引此云。繝音未詳。案。蓋卽繝字。如調之爲調。嫺之爲嫺。可見龐繝蓋龔欄。說文。龔檻也。以養獸。豈古有龐欄氏之官。養禽獸。因以爲姓者歟。）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擧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左傳有子服惠伯。惠厲字相類。然年代較差。）問龐繝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圓傍注。言不止不孝一節也。）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

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三世。昭定哀。）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及也。（孟子亦有此論。舊注。聞善聞姦俱當賞也。）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祖於商鞅告姦之法。）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荊俗不言人之惡。汪乙曰。然則若白公之亂。得無危乎。卽此意。）且此亡王之俗。（王主字訛。圓國語昔亡王之後也。又云。皆亡王之爲也。）取魯之民。（傍注。指三家。并曰。取鄒之音。）所以自美。（美謂詩飾。）而穆

劉辰翁曰。左氏附會。

公獨貴之。不亦倒乎。（倒反也。圓案。齊語云。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荀子云。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皆與此論意合。）

文公出亡。（避驪姬之難也。）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公元作子誤。）披斬其袪。文公奔翟。（國語注。伐蒲城在魯僖五年。袪袂也。）惠公卽位。又使攻之惠竇。（惠竇。內外傳竝作渭濱。）不得也。（文公先逃。故不得殺。）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左傳。令作命。下同。）而汝卽至。（圓卽日至。）惠竇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二。（二一作貳。）除君之惡。惟恐不堪。（國語。唯力所及。）蒲人翟人。（舊注。當時君爲蒲翟之人。）余何有焉。（國語注。於我有何義。而不殺君乎。）今公卽位。其無蒲翟乎。（國語注。獨無有所畏惡。如蒲翟者乎。）且桓公置射鉤。而相管仲。（國語。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於桓鉤。鉤近於袪。而無怨言。佐相以終成令名。圓漢書注。置釋也。）君乃見之。

或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弃斬袪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一無者字。）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以不忠之臣。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燕操子罕田常之賊。（山曰。操公孫操也。趙世家。惠文王二十八年。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弒其王。索隱曰。樂資云。其王卽惠王也。）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誅。而自以爲有桓文之德。是臣讎君。而明不能燭。多假之資。自以爲賢而不戒。則雖無後嗣。不亦宜乎。且寺人之言也。直飾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直但也。但以是戮。自蔽其惡。是飾言也。）死君復生。（復作後誤。一無後字。）

臣不愧而後爲貞。（宇曰。國語。荀息曰。死人復生不悔。生人不愧。貞也。山曰。左傳。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

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對。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物曰。之海。屢游海上也。山曰。不擇日。多不字。圓案。也字呼下句。說苑。晉人獄犯以隱于平公。申其左臂而詘五指。平公不能解。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堊。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敢達。平公曰。善。也字法同。圓或曰。不擇日。謂不及歷吉日也。謂速立太子也。）

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物曰。射隱。猜謎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俳優侏儒固人主之所與燕也。（燕謂游戲。）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爲治。非其難者也。夫處勢而不能用其有。而徒不去國。（夫一作失。勢一作世。皆非。○其有謂勢也。）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物曰。勝平音。）明能照遠姦。而見隱微。必行之令。（禁令必行。）雖遠於海。（物曰。言其所游。雖更遠於海也。或設於字。誤。宜作游。）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爲太子。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難。遂弒成王。（見內儲下。）公子宰周太子也。（山曰。公子宰內儲作公子朝。未知孰是。）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周反。（周一作州。）分而爲兩國。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皆早置太子。然反生禍亂。）夫分勢不二。（嫡庶之分。不疑貳也。）庶孽卑。寵無藉。（物曰。謂庶孽卑者。雖寵而不能藉勢也。）雖處耄老。晚置太子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又非其難

孫鑛曰。三節皆吹疵之近。然亦有理。

陳深曰。三段分論。精審其波瀾。

孫鑛曰。用賢人。不遠游。早置太子。管仲三對何害。今數之不無吹毛。

者也。（從山氏。補者字。）物之所謂難者。（物事也。）必借人威勢。（威一作成。）而勿使侵害已。（一無使字。）可謂一難也。貴妾不使二后。（傍注。內嬖六人。物曰。二貳同。）二難也。愛孽不使危正適。（傍注。五公子。）專聽一臣。（傍注。豎刁等。）而不敢偶君。（偶耦同。敵也。）此則可謂三難也。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荀子注。葉公楚大夫。沈尹戌之子。食邑於葉。名諸梁。字子高。楚僭稱王。其大夫稱公。葉音攝。）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圓論語。近者說。遠者來。）魯哀公問政於仲尼。（元脫魯字。圓後漢書注引有魯字。鹽鐵論注同。）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元脫齊字。圓後漢書注引有齊字。鹽鐵論注同。）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山曰。三字衍文。此非一時之事也。圓尚書大傳作在于節用。漢武紀注引韓子同。又後漢崔寔政論。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注引此云。此云臨人節禮。文不同也。）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說苑無大字。家語同。注。孟孫叔孫季孫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家語說苑。有以蔽其明句。）內比周而以愚於君。（於一作其。家語無而字。○尚書大傳作內比周以惑其君。）使宗廟不埽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雍門齊城門名。戰國時有雍門子周。蓋居此地。因以爲姓。）爲路寢。（晏子春秋。景公爲路寢之臺。令吏偶其期日。而不趣。要略訓。齊景公作爲路寢之臺。一朝以三千鍾贛。）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上三字衍。說苑無之。舊注。謂以大夫之業賜與爲寢者也。）故曰。政在節財。（圓尚書大傳。齊景公奢于臺榭。淫于苑囿。五官之業不解。一旦賜人百乘之家者三。）

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葉民有倍心。（葉一作恐。非。倍音背。）而說之以悅近而來遠。（一脫以字。）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爲政。無功

王維禎曰。此三難者。已在管仲對內。

陳深曰。章法句法。長短參差。因細爲工。

者受賞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政亂。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紹葉公之明。（紹。繼也。繼而明之。一作昭。誤。管子。周聽近遠以續明。注。遠近之事。周而聽之。則其明不絕也。文七命。繼明代照。注。周易曰。大人以繼明照。太史公自序云。能紹明世。又云。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天下行惠以爭民。非能持勢者也。（上篇所謂舍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是與獸逐走也。）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堯舜禹湯文武六王。堯居其首。）舜一徙而成邑。（元作一從而成包。包一作危。傳寫誤耳。管子。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國。又見史記。○享和壬戌之冬。增讀韓子書成。公于世。其書已載此說。後七年。文化戊辰。太田氏韓子翼毳活板成。引玉丹讀今世說云。陸麗京誦讀明敏。善思誤書。書國韓非子。至一從而戚危曰。是一徙而成邑也。後令射人習射。輒一合者。惟弟一在城中之。今世說所載。正與韓子符合。奇矣。因具記之。）而堯無天下矣。（謂舜德若此。而行惠以爭民。雖堯不勝。況中君乎。通鑑引尸子云。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簡而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妻之以娥。媵之以娣。九子事之。而託天下焉。）有人無術以禁下。（有人於此。固無禁下之術。）恃爲堯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堯元作舜。從宇氏正。）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者於其所易也。爲大者於其所細也。（山曰。老子。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德君。力之所致也。（翟璜操右契而乘軒是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刖危生子皐是也。）民知誅賞之皆起於身也。（賞一作罰。一無之字。爲善福起。爲惡禍起。皆身自取之。謂賞罰明之效也。）故智功利於業。（謂智其業以致功利也。智一作疾。）而不受賜於君。（致功受賞。非私恩也。）太上下知有之。（知作智。誤。山曰。出老子十七章。）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也。（太上之下。謂居明君之下者也。民知功必有賞。罪必有罰。以其無枉濫也。說音悅。即不德君意。）安取懷惠之民。（上君無私。豈行惠愛以懷民哉。）上君

劉辰翁曰。有桀紂之侈。而又能爲五伯之冠。言不亦過當乎。

孫鑛曰。若君明。則羣臣各畢其實以相進。不必自譽。

之民無利害。（智愚各安其分。無有僥倖之念。）說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已。（墨子亦論此事。云。葉公子高問曰。善爲政者。奈之何。仲尼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爲政者之遠者近之。舊者新之哉。問所以爲之若之何也。仲尼不以人之所不知告人。而以所知告之也。）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之所謂賢者也。（升曰。謂非知賢以功伐。徒以所悅爲賢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內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此以平常君臣之理言之。蓋哀公時三家秉柄已久。雖欲除之。末由也已。）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賢。故三子得任事。（謂以三子爲賢。）燕王噲賢子之。而非孫卿。（史記。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案。燕噲死。在閔王十年。去襄王元年。蓋三十年。因知荀卿少時。與燕噲頗亦相及矣。非孫卿事。未得其詳。顧日知錄引楚元王傳。孫卿師古曰。荀況。漢以宣帝諱。改之。案漢人不避諱。名荀之爲孫。知孟卯之爲芒卯。司徒之爲申徒。語音之轉也。）故身死爲僇。（燕噲之亂。孟子謂在齊宣王時。而與史策及荀子不合。）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不自賢功。功相徇也。（實功以有功者爲實也。有度篇。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相薦相從。即用法也。）論之於任。試之於事。奏之於功。（奏一作課。山曰。虞書。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又見左傳二十七年。）故群臣公正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以享厚樂。而獨儉於上。未免於貧也。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雖太侈者。亦莫論之。）齊國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荀子。桓公閨門之內。般樂奢汰。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注。分半也。用稅賦之半也。）然而能爲五霸冠者。知侈儉之地也。（爾管

陳深曰、言百姓咸以利歸於上、則不以節財而自富。

孫鑛曰、以知下二字結上三段。

（子知侈儉、則自用節。）爲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劫。不能飾下、而自飾者、謂之亂。（山曰、飾讀爲飭。）不能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一無能字。）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必禁。（從山氏補必字。以詐而食、謂儒俠之類、游散之民也。）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賞。（山曰、力盡殺文、宜作盡力。）汙穢爲私者必知、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公、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尅於上。（舊注、精廉尅己。山曰、精尅與清刻通。莊子有刻意篇。）侈倍景公、非國之患也。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物曰、此下當有缺文。圓謂、此無業公事、似爲缺文、而其實攝在禁於微則姦無積中。上文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即指此也。）知下明、則禁於微、禁於微、則姦無積、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公私分、則

朋黨散、朋黨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沐謂無塵蔽也。管子、沐路傍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此謂其所察見精細、沐澤也。物曰、謂精明如洗也。圓友人海鹽氏引太玄經、鬼祉禳哭、或得其沐。注、沐潔也。）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對、上文作言。）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東一作東。類淵鑑、晨上有嘗字、閭作門。案東匠衚名、蓋子產所宅。論語云、東里子產。）聞婦人之哭也。（一無也字。）撫其御之手而聽之。（物曰、謂促御者暫輟其馬也。圓曰、曲禮、撫僕之手、注、撫小止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淵鑑、問作訊、之作焉。）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其夫既死、哭之當哀。）是以知其有姦也。（類淵鑑作吏問故。子產曰、凡人於所親愛者、下文今哭已死、作今夫

文出戰國策。

王維禎曰、子產之智甚著、而非之論又過之。

孫鑛曰、佳語。

已死。餘同。論衡、其聲懼、作其聲不慟。）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也乎。（一無也字。）姦必得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周禮、大司寇、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注、邦成謂若今時決事比也。疏云、舊法成事品式、若今律。其有斷事、皆依舊事斷之。其無條、取比類以決之。故云決事比也。又趙策、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鹽鐵論注引鄙語曰、不知爲吏、視已成事。秦紀、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案、典成猶典刑也。家語云、刑、侀也、侀、成也。）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物事也。）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因物以知物。（謂參伍比類、以察事之情也。關尹子、太上神化、其次因物。文子、夫君子者不出戶以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此下元有者言二字、從山氏刪。）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上文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即亦此意。）是以形體不

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必得之、（一無羿字。）則羿誣矣。（舊注、羿雖善射、見雀未必一一得之。）以天下爲之羅、則雀不失矣。（莊子、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以此推彼、適過字訛、威惑字訛、此作誣、其義可見。）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大羅謂法。）不修其理、而以己之胷察爲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山曰、老子六十五章。）其子產之謂矣。（矣一作歟。）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強。左右對曰、弱於始也。（比昔爲弱。）今之如耳魏齊、（索隱云、如耳魏大夫。魏策注、魏齊魏相。）孰與曩之孟常芒卯。（常一作嘗。策同。毛詩、居常與許。箋云、常或作嘗、在薛之南。索隱云、孟字嘗邑名。案常嘗通。孟嘗君、自齊之魏、魏昭王相之。芒卯魏將。）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常芒卯率強韓魏、（策、有之兵以伐秦五字。）猶無奈

愚曰。事寫知伯驕在韓魏之怖。情狀如繪。

愚曰。與戰國策異。

愚曰。此說甚善。

寡人何也。（策云。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對曰。甚然。（物曰。謂甚當也。）中期推琴而對。（中一作鍇。又作仲。鮑彪云。秦武王時已出此人。至是四十四五年矣。吳師道云。史作中旗。說苑申旗。又云。此記其推琴而起對。蓋論語記舍瑟也。莊子云。孔子推琴。史作馮琴。索隱引後語伏琴。韓子推瑟。說苑伏瑟。圓案。今作推琴。與策同。與吳氏所引異。）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策注。料量也。）夫六晉之時。知氏最强。（圓聖賢羣輔錄。趙無恤襄子。范吉射昭子。智瑤襄子。荀寅文子。魏多襄子。韓不信簡子。此六族世爲晉卿。竝有功名。實弱晉國。號曰六卿。）滅范中行。而從韓魏之兵。以伐趙。灌以晉水。（策注。晉水出晉陽縣西。東南流注汾水。）城之未沈者三板。（策注。板高二尺。）知伯出。（策有行水二字。）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驂乘。（策宣作桓。注。徐無鬼說。在左爲驂。在右爲御。）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始吾諸書作吾始。）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高誘云。魏桓子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高誘云。韓康子邑。）魏宣子肘韓康子。（策注。不敢正語。以肘案之。）康子踐宣子之

足。肘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韓魏趙分其地。）今足下雖强。未若知氏。（齊策。張丐見魯君曰。臣來弔足下。劉貴嘗曰。古之國君。亦稱足下。與今大不侔矣。圓案。樂毅書亦稱燕惠王以足下也。）韓魏雖弱。未至如其在晉陽之下也。（在字從史策。補。說苑亦有。）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之字策在王下。）

或曰。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對也有過。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則雖强天下。無奈何也。（强天下。謂天下莫强焉。）而況孟常芒卯韓魏。能奈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如耳魏齊及韓魏。猶能害之。（一無上如字。）然則害與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問乎。自恃其不可侵。（自一作曰。）則强與弱奚其擇焉。（務修內政。鄰國强弱。於我何關。）夫不能自恃。而問其奈何也。其

劉辰翁曰。夫有事輒無便宜。此宋世之事。蓋世不實有。故問人不敢厭言。儻期擧驗。雖事何可不言。

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不察於理。徒信人言。反取疑惑之道也。）其昭王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滅其國。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爲飮杯之故也。（其國一作人國。飮杯。飮器。見上。）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强。其畏有水人之患乎。（畏一作未。）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近臣侍左右耳。非有鄰敵可畏惡者也。）安有肘足之事。而中期曰。勿易。此虛言也。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絃不調。弄不明。中期之任也。此中期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任。未慊昭王也。（物曰。謂未能滿於昭王之心也。圓莊子注。猶未足以慊其願也。釋文。慊足也。）而爲所不知。（爲謂通。山曰。知如知致之知。謂越職也。）豈不妄哉。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矣。（此二語猶無害。）其曰甚然。則諛也。

（甚然之對。是諂辭也。）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不言。（此語出定法篇。）今中期不知。而尙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中期之對。皆有過也。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管子注。必有恩錫。以驗見事。無空然矣。）見其不可。惡之有形。（形實也。對上證字。謂必施誅罰。以示憎惡之實也。）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爲之乎。（管子注。所見之處。賞罰既信。則所不見。懼而從教。不敢爲非也。）見其可。說之無證。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外恐化字誤。管子權修篇。欲爲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爲之化。不可得也。又九守篇。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闇化矣。）

猗曰。法術之辨斷

猗曰。論亦正當。韓之學術固於

或曰。廣廷嚴居。衆人之所肅也。晏室獨處。曾史之所慢也。（晏一作宴。晏閑也。梁紀簡文曰。弗欺闇室。豈況三光。又云。謝方明雖暗室。未嘗有惰容。南史。阮長之曰。一生不侮暗室。）觀人之所肅。非得情也。（各飾其外。難見中實。）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爲飾也。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必待所見以斷賞罰。故曰好惡在所見。一說在宜作有。謂示好惡也。）明不能燭遠姦。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謂以此術待下也。物曰。飾行臣下所飾之行也。）不亦弊乎。（弊敗也。謂無廣假耳目之術。獨行所見。必有枉濫之弊也。或曰。弊讀爲蔽。）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傍注。謂明白洞達。衆人所共見共聞也。圓案。管子牧民篇。毋蔽汝惡。毋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劉績云。室在內。堂在外。人君在內。言于室。在外言于堂。皆非私曲隱匿。充滿堂室。使人人皆知之。無所蔽異也。繫辭傳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孝經。言滿天下。亡口過也。論衡文貴。夫順合衆心。不違人意。百人讀之莫譴。千人聞之莫怪。故管子曰。言室滿室。言堂滿堂。）

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管子云。賢不肖。第擇衆。是貴大物也。劉周造遊先王之大物。以貢私德。注。大物謂隧也。隧先王之法也。荀子禮賦。爰有大物。注。夫人之大者。莫過於禮。故謂之大物。）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治國之事。莫急於法術者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胷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群臣者也。（偶合也。內儲衆端參觀。）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劉晝新論。術藏於內。隨務應變。法設於外。適時御人。人用其道而不知其數者術也。懸教設令以示人者法也。）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劉辰翁曰。言衛有不臣之臣。而於君不知君之不明也。君之不明。君之失也。今穆子但言臣而不言君。

學習院本劫作切

陳深曰。此說不正當。且不明白。

難四第三十九（此篇及難勢篇。先設或難。而復更辯之。與上三篇異例。）

衛孫文子聘於魯。（山曰。左襄七年。）公登亦登。（杜注。禮登階。臣後君一等。）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杜注。敵體竝登。）今子不後寡君。（一有一等二字。）寡君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杜注。安徐。悛改也。）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臣而不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圓漢五行志。趨上有相字。今子子其子上並有吾字。）

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代之。（代作伐。下同。從山氏正。）故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代之。故有齊晉。（物曰。田氏三卿。）臣而代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王。晉齊不立也。孫子君於衛。而後不臣於魯。（物曰。謂孫子於衛僭君。故於魯不臣也。）臣之君也。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物曰。謂臣之所以僭君者。君有失故也。）不命亡於有失之君。而命亡於有得之臣。（物曰。謂其於有失之君。則不言其當亡也。）不察魯不得誅衛大夫。而衛君之明。不知不悛之臣。孫子雖有是二也。以亡。其所以失。所以得君也。（不知不悛之臣。衛君有失也。是二謂不臣不悛也。井曰。謂得失在君。不在孫子也。物曰。不察字。直管到此。圓謂其得其失。皆在君之明不明耳。穆子不察此理。故誣孫子。）

或曰。臣主之施分也。（分扶問反。物曰。臣主之施。謂君臣之設也。）臣能奪君者。以得相踦也。（物曰。得得勢也。踦不兩立也。圓案。趙策。踦重。鮑一注作觭。云。角一俛一仰曰踦。言有一重也。吳注。公羊傳。踦閭。何休說。開一扇。閉一扇。一人在內。一人在外曰踦。說苑。切踦。節倚字義。皆訓偏也。案。亡徵篇。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踦者也。與此同。）故非其分而取者。衆之所奪也。（惡其貪亂。故衆心離。）辭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傍注。謂分所當得。辭而后取也。）是以桀索嶓山之女。（上林賦郭注。引汲冢紀年云。桀伐嶓山。得女二人。曰琬曰琰。桀愛二女。斲其名乎苕華之玉。案嶓山蓋卽有緡。見十過篇。）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離。湯身易名。（未詳。案說苑。昔者湯困於呂。文

孫鑛曰此言齊羣臣皆有陽虎之心宜防羣臣不必誅陽虎

（王困於羑里因考湯易字類而名呂字亦相似疑湯身困呂之訛歟又嫌昔曰予小子履又稱天乙易曰帝乙歸妹指成湯則乙與履皆湯名也似有易名之事又古史載湯滅桀國自謂曰予甚武號曰武王詩曰武王載旆傳武王湯也然於義不合涵白虎通云湯本名履後乃更變名乙子孫法之愚案夏桀名履癸湯亦名履或有犯諱抵罪易名之事矣。）武身受詈。而海內服。（晉韓字訛見喻老篇）趙咺走山。（山曰咺宜字訛左傳宣二年晉靈公將殺趙宣子宣子出奔趙穿弑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還注山晉竟之山也注毛詩赫兮咺兮韓詩作宣兮）田氏外僕而齊晉從。（外僕謂田成子出走爲鴟夷子皮舍人事見說林上）則湯武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立。非必以其君也。（謂非由僭君而得之也）彼得之。而後以君處之也。（物曰謂湯武田趙先得其勢而後天下以君位與之）今未有其所以得。（物曰勢也）而行其所以處。（物曰位也）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所以敗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尅而奔齊。（山曰左定九年）齊景公禮之。鮑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孫。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詐一作作誤物曰謂盡其詐僞以傾景公也山曰左傳竝陽虎所欲傾覆也）景公乃囚陽虎。

或曰。千金之家。其子不仁。（爲仁不富謂其貪鄙）人之急利甚也。（井曰不尚辭讓而至爭國）桓公五伯之上也。（上猶長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享國之利大故殺公子糾）臣主之間。非兄弟之親也。劫殺之功。制萬乘而享大利。則群臣孰非陽虎也。（功一作劫）事以微巧成。以疎拙敗。（微巧隱微巧密不令人知也說難篇事以密成語以泄敗）群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群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謂天下皆知陽虎之貪）以欲攻上。是疏而拙也。必使景公加

孫鑛曰此言宜責誅陽虎以懲勸羣臣鮑文子之言偏是

陳深曰前後二說皆以誅陽虎之說爲正

前說非後說是

誅於拙虎。（必一作不）是鮑文子之說反也。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群臣忠。君懦而闇。則群臣詐。知微之謂明。無救赦之謂嚴。（物曰救赦謂救其罪而赦之也）不知齊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巧臣蓋暗指田氏成亂既成之亂即陽虎也）

或曰。仁貪不同心。（人心不同各知其面實異也）故公子目夷辭宋。（宋桓公病太子茲甫讓其庶兄目夷目夷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事出左傳）而楚商臣弑父。（父成王也）鄭去疾予弟。（史記鄭靈公見殺鄭人欲立其弟去疾去疾讓其庶兄公子堅堅立是爲襄公此云予弟不同）而魯桓弑兄。（隱公桓公之庶兄也）五伯兼幷。而以桓律人。則是皆無貞廉也。（五伯之事吞弱幷小三王之罪人也齊桓公爲盛而殺兄爭國不可以則也以此例而論人則天下絕無貞廉之行也蓋謂人仁廉貪鄙不同不可一概論之前論引齊桓事爲證故此折之）且君明而嚴。則群臣忠。陽虎爲亂於魯。不成而走入齊。（山曰句）而不誅。是承爲亂也。（物曰齊受魯亂）君明則知誅陽虎之可以濟亂也。此見微之情也。（濟正也情實也）語曰。諸侯以國爲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此無救赦之實也。則誅陽虎所以使群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物曰明亂臣之彰彰者）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罪。此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物曰罪人也）以威群臣之有姦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三桓畏惡陽虎而齊誅之則三桓必德而親事齊也）鮑文之說何以爲反。

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左桓十二年）昭公惡之。（杜注昭公鄭莊公子忽）固諫不聽。（過秦紀彌作眛）及昭公卽位。懼其殺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亶也。（左傳亶作亹）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圉曰。高伯

王先謙曰，昭公既知所惡而不早誅，當斷不斷，是以見弑。

王先謙曰，此韓謂高伯之罪在昭公未即位之先，今既即位矣，容之可也。而有惡色，是以見弑。

其為戮乎。（左傳作公子達。注，魯大夫。）報惡已甚矣。（左傳報作復，義同。杜注，復重也。非。物曰，謂彼惡我而我報其仇也。）

或曰，公子圉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怒。（舊注，有怒不行，且舉之，曰懸怒。淮精神訓，不可懸以利。注，懸視也。）懸怒則臣懼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舉，亦行也。妄行發事，以僥萬一。）故靈臺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左傳，衛侯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公愈怒。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褚師遂作亂。衛侯出奔宋。）食黿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殺君。（楚獻黿於鄭靈公。子公謂子家曰，吾食指動，必食異味。及入，見進黿羹，相視而笑。公問其故，其以實告。公召子公，獨弗予羹。怒，染其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弑靈公。事在左宣四年。）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物曰，舉猶曰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物曰，曰謂也。）故曰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物曰，見惡，示憎惡也。稽，留也。）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

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刑獄之極嚴斷者也。）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以讎之衆也。（任意妄行。誅罰不當，則人不聊生。實怨讎者必多。故誅一渠彌，渠彌又至。然則大誅報小罪，以盡殺之為心者，固非所以除刑獄之患也。）是以晉厲公滅三郤，而欒中行作難。（見內儲。）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禍。（未聞。）吳王誅子胥，而越勾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弑，不以褚師之不死，而子公之不誅也。（而猶與也。）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言怒不中，所以招禍。）怒其當罪

蒲圓曰，三段各有一意，甚精密。

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為太子時，銜其有罪。）即位之後宿罪而誅，（物曰，宿罪，猶宿怨也。）齊胡之所以滅也。（楚語，昔者齊騶馬繻以胡公入於貝水。注，騶馬繻，齊大夫。胡公，齊太公玄孫之子，胡公靖也。胡公虐馬繻，馬繻殺胡公。今案，騶馬，養馬之官，見詩。繻其名也。齊世家，胡公立，當周夷王之時。與公之母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攻殺胡公。獻逐胡公子。繻盖山之黨也。）君行之臣，猶有後患，況為臣而行之君乎。誅既不當，而以盡為心。（物曰，謂欲盡之。）是與天下為讎也。則雖為戮，不亦可乎。

衛靈公之時，（公字從內儲補。）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侏儒衛策作復塗偵。）曰，臣之夢淺矣。（淺，一作踐，字誤。）公曰，奚夢。夢見竈者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見字從內儲補。）夢見日。奚為見寡人而夢見竈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兼當作徧，義同。）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竈，不亦可乎。（策注，煬炙燥也。吳注，煬餘亮反。莊子，煬者避竈。釋文，煬炊也。蓋炊而向竈者。）公曰，善。遂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左傳，季札適衛，說蘧瑗、史狗。注，史朝之子文子。○雍鉏，策作雍疽。鮑注，孟子有其人，蓋醫之幸名。吳注，癰醫也。韓子以為雍鉏，明誤也。此說非。案代醉編云，說苑引孟子曰，孔子於衛主雍睢。雍睢姓名也。與雍疽聲相近。趙岐云，雍疽之醫，設。東坡曾考正之。陳眉公十集亦載此說。人物考云，雍姓睢名，又名渠。圓案，孔子世家，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驂乘出。雍渠即雍睢也。此作雍鉏。因考左傳襄二十六年，孫蒯從衛師，敗之圉，雍鉏獲殖綽。注，雍鉏，孫氏臣也。據其年代，卽此人也。豈初事孫氏，後以宦者嬖於靈公耶。宜以此書作雍鉏為正，則與左傳合。鉏字古或作且，故訛作睢，遂誤為雍疽。其云雍渠者，亦疑且渠音轉，非別名也。策注反以韓子為誤者，未之考耳。）

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物曰，謂教示以君道也。）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

公[illegible]選不賢[illegible]以所賢[illegible][illegible]焬

眞知其賢不焬己也

所愛。而用所賢也。（不以功伐課試。而徒用其心所謂賢者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慶建人姓名。其事未聞。）燕子噲賢子之。而壅焉。（見前。）夫去所愛。而用所賢。（傍注。謂以所愛爲賢。）未免使一人焬己也。不肖者焬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知。而使賢者焬主。（主一作己。）則必危矣。（物曰。謂己之智不能明於昔。而以賢者焬己。己既不及賢者。故必危也。）

或曰。屈到嗜芰。（楚語注。屈到楚卿屈蕩之子子夕也。芰蔆也。）文王嗜菖蒲菹。（呂春秋注。菖本之菹也。案周禮醢人有昌本之菹。注。昌蒲根。切之四寸爲菹。說文。菹酢菜。和酢以漬菜也。）非正味也。而二賢尙之。所味不必美。晉靈侯說參無恤。（史記。晉靈公六年。與秦師。范無恤御戎。豈此人耶。宇曰。侯宜作公。）燕噲賢子之。（燕下一有王字。一疊之字。非。）非正士也。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用之。與愛而用之同實。（實作貫誤。）誠賢而擧之。與用所愛異狀。故楚莊擧孫叔而霸。（孫叔名敖。元作叔孫。從山氏正。）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霸滅異迹。）燕噲雖擧所賢。而同於用所愛。（同一作隨。）衛奚距然哉。（距詎通。見前。衛君用史狗。是眞賢也。何與燕噲同論。）則侏儒之未見也。（未下一有可字。）君壅而不知其壅也。（雍鉏彌子用事之時。）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既加其明。故用眞賢。）曰不加知。而使賢者焬己。則必危。（前論云爾。故下文辨其非。）而今以加知矣。（山曰。以己同。）則雖焬己。必不危矣。（謂去壅蔽之臣。而用賢者。賢者尊主盡忠。則雖用事焬主。亦無害已。）（傍注。所賢者誠賢則不危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六　終

趙本舊注此爲五反昔旨賢人必得動而捷行夫轉則言勢必舉賢人而權用三轉言贊勢相反勢治則不肖不肖亂勢亂則賢不肖治來又言有勢則中去亦可以數之不待賢賢許而枝棄扶舉擁積穗化文氣奇倖事理亦盡

孫鑛曰。文自奇特。且有感慨。

陳深曰。惜激之詞。

文字奇偉。諸難經精金出冶奇奇耳。千古未發之論也。

孫鑛曰。轉下輕婉。下鏗然字又佳。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七（難勢定法）（問辯說疑）（問田詭使）

江都　松皐圓纂聞

難勢第四十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說苑。騰蛇遊霧而升。騰龍乘雲而舉。騰蛇之騰。與螣通。）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螘同矣。則失其所乘也。（字曰。治要。螾螘作蚯蚓。山曰。隗囂傳作。）（引慎子同。爾埤雅同。而騰作螣。霽作除。乘下有故字。淵鑑。霽作散。鹽鐵論注。矣作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賢上一有故字。）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乎賢者。（乎一作於。）則權重位尊也。堯爲匹夫。不能治三人。（物曰。謂寡亦治不得也。）而桀爲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莊子說慎到曰。

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㶁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也。荀子曰。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又曰。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注。慎子齊宣王時處士慎到也。其術本黃老。歸形名。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故其說曰。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其意但明得其法。雖無賢亦可爲治。而不知法待賢而後舉也。漢志。慎子四十二篇。班固曰。先申韓。申韓稱之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隸屬。（物曰。謂身爲官師也。）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任賢者也。（主術訓。堯爲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爲治。而勢可以易俗明矣。韓治要引云。堯爲匹夫。不能使其鄰家。至南面而王。則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臣賢矣。）

應慎子曰。（物曰。答於慎子而云也。）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爲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釋賢而專任勢。（釋一作擇。）足

趙賢曰。難勢何等曲解。密不漏。皆人所未道。

以爲治乎。（慎子之論如此。）則吾未得見也。（不見其所以然之理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也。（美下一衍之字。）今雲盛而螾弗能乘也。霧醲而螘不能遊也。（醲濃同。）夫有盛雲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螾螘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爲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治天下。何以異桀之勢亂天下也。（下下一有者字。慎子所論者如此。）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己。而不肖者不用己也。（物曰。兩己字。皆指勢言。）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濟成也。謂資之。）則是以勢亂天下者

多矣。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周此語見汲冢周書寤敬。）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爲虎傅翼也。（解。無爲字。邑作宮。東京賦。嬴氏搏翼。注。引傳作搏同。賈誼傳。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應劭注引周書。與韓子文同。顏注。傅讀曰附。著也。）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乘肆行者。（乘一作成。乘乘勢也。管子。人臣之所以乘而爲姦者。句法同。）南面之威。爲之翼也。使桀紂爲匹夫。未始行一。（一一作行。）而身在刑戮矣。（謂行一事而已被誅。不得肆行惡也。）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未有位也。（謂賢不肖皆得用之也。未元作末。誤。忠孝篇。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順之道也。物曰。位者一定之分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井曰。語慎子語。）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

王[illegible][illegible]曰。一[illegible]間本意了然。

茅坤曰。提出眼中字眼。妙。

孫鑛曰。一句結。如千鈞。

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山曰。外儲右上。亦有此論。）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爲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爲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銜。以刑罰爲鞭筴。（國下元有位字。無銜字。今從治要所引。）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治要作追遠致速。誤。荀子。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說林訓。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轡銜矣。主術訓。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也。）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兩知字。治要作如。）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國淵鑑引尸子。夫馬者良工御之。則和順端正。致遠道矣。僕人御之。則遲奔敗車矣。）

復應之曰。（物曰。代愼子而辯也。○此段元接上文。今從前篇例別提。）其人以勢爲足恃以治官。（其人指愼子也。）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斥客論之非也。）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夫物有自然之形。不可移動者。則名曰勢。凡物遇事。各作其勢。變遷之態。固罔極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爲言於勢矣。（物曰。無爲猶無須也。）吾所爲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國賈誼治安策云。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今日堯舜得勢而治。桀紂得勢而亂。（補桀紂字。客論如此。）吾非以堯桀爲不然也。雖然非人之所得設也。（人上元有一字。依前後文誤衍。無疑。國謂客所謂勢者。非指人之所設禮儀法度也。）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國唐類鑑。上治作安。下治作化。）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國此語見商子定分篇。又潛夫論。勢治者。雖委之不亂。勢亂者。雖懃之不治也。）此自然之

王[illegible][illegible]曰。宋文要韓子論度中主守之抱法處勢方可以無亂。

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而已矣。（設元作勢。音之訛也。）賢何事焉。（謂何必以待賢爲務乎。○當戰國時。處士橫議。虛飾文學。務養名望。迂於事情。乏於功用。世俗從而貴之。世主從而禮之。韓子此論。蓋亦有爲而發者耳。）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井山諸家。並爲衍文。）人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物曰。陷。刺而穿之也。山曰。已見難一。）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於字從難一篇補。國淵鑑引有於字。）有應之（有猶或也。一作人。）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爲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爲名。（上爲字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爲勢不可禁。（若必待賢而後爲勢。不足以禁下也。）而勢之爲道也無不禁。（謂賞罰之權也。）以不可禁之勢。與無不禁之道。（以此並論。）此矛楯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至聖之與至暴。皆世之所希有者。雖隔千歲而一出。如比肩而立。隨踵而至也。今必如擧以飾其說。此不通之論也。山曰。呂春秋。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齊策。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傍注。中中主也。物曰。治者爲政者。謂中材之主。相繼而出也。）吾所以爲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爲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待賢之論。）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中主持勢。如愼子言。）（則治日多。而亂日少。）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駬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分馳。背馳也。駬。疑騄字訛。山曰。列子有赤驥綠耳。字亦作騄駬。云騄馬也。）夫弃隱括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爲車。不能成一輪。（隱括

曰、有治人、無治今欲待法而不人、此申韓之家也。

賢五反。文既奇。事理亦盡。先秦文如此。

本題往勝在辯士之言而伸其辯之說。

（同。括作栝誤。荀子。拘木必將待隱括。注。正曲木之木也。又云。示諸隱括。注。矯揉木之器也。山曰。奚仲見守道篇。說文。正邪曲之器。揉曲者曰隱。正方者曰括。）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客論）則亦不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粱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前論云爾。）吾不以為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游一作遊。山曰。已見說林。）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濟矣。（濟救也。）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山曰。置驛也。孟子。速於置郵而傳命。涵大學衍義補。許謙曰。字書。馬遽曰置。步遽曰郵。漢西域傳。因騎置以聞。注。即今驛馬也。）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謂計日而致也。荀子云。駑馬十駕。則亦及之。是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內則云。棗栗飴蜜以甘之。漢書注。以蘖消米。取汁而煎之。渜弱者爲飴。形怡怡然。）必苦菜亭歷也。（必上蓋則字。月令云。苦菜秀。詩傳。荼苦菜也。爾雅。葶亭歷。注。一名狗薺。山曰。本草。雷斆曰。葶藶子之苦。入項。）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末之議也。（累重也。兩末謂失中也。猶言兩端也。脩務訓。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此數訓之所喩也。而芳澤之所施也。又云。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道理之言。謂慎子也。）客議未及此論也。（謂智之淺也。）

問辯第四十一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軌猶順也。而字無義。涵而之古字通。論語。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何晏集解。而作之。）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物曰。接詐應接敵人之詐。）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形名之術。）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謂不爭言。）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上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而民以私行矯之。（矯曲也。）人主顧漸其法令。（顧反也。傍注。漸音尖。沒也。）而尊學者之智行。（尊一作遵。）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上所尊禮。下皆風靡。）夫言行者。以功用為之的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見外儲左上。）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儀的也。（元脫儀的二字。）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為巧。（巧一作功。）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為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為之的彀。（功一作公。）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為察。以博文為辯。其觀行也。以離羣為賢。以犯上為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作猶行也。）立取舍之行。（謂擇義去私也。）別辭爭之論。（謂明理闢邪也。）而莫為之正。（世無明主。不能定其是非也。）是以

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堅白見上。莊子。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荀子。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山曰。無厚又見呂子君守篇。物曰。章彰同。鄧析子無厚論云。天於人無厚也。君於民無厚也。父於子無厚也。兄於弟無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屛勃厲之氣。全夭折之人。使爲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凡民有穿窬爲盜者。有詐僞相迷者。此皆生於不足。起於貧窮。而君必執法誅之。此於民無厚也。堯舜位爲天子。而丹朱商均爲布衣。此於子無厚也。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推此言之。何厚之有。）而憲令之法息。（圃懸法示人曰憲。）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問田第四十二

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井曰。襲如襲殺之襲。謂不歷卑官而見遇於君也。）聖人不見功而接上。（圃說苑。聖賢之相接也。不待頃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今陽成義渠明將也。（今一作令。非。案燕地有陽成。燕將有將渠。諫燕王喜伐越者。或此人歟。圃佩文引作陽城。呂春秋子華子篇有陽城胥渠。蓋是人歟。）而措於卒伍。（元作毛伯。下同。寫者誤耳。措藉通。因也。謂自兵士積功而進爲將也。顯學篇。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公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何哉。（五蠹篇。州部之吏。操官兵。）（楚策。汗明謂春申君曰。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注。集韻。部統也。畀也。案關由也。謂由州縣之吏。歷級至相也。山曰。荀子。倜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異物亦他事也。見上。）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宋觚馮離皆人姓名。其事未聞。亡國謂喪地也。）二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卒伍。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卒伍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主下一有上字。）

堂谿公謂韓子曰。（堂谿公韓昭侯時人。在韓子前。較遠。且味其辭氣。不似戰國人。王世貞所謂後人傳会者。蓋指此類也。）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服行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物曰。退智藏智也。圃達遂名也。）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臣竊以爲危於身。而殆於軀。（圃軀以支體言。身總稱也。）何以效之。（效白也。）所聞先生術曰。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强。（山曰。吳語。卒伍既具。無以行之。注。行猶用也。圃案。和氏篇。秦行商君法而富强。此脫法字。）二子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爲先生無取焉。韓子曰。臣明先生之言矣。（物曰。謂吾請諭汝也。）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死生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生一作王。非。戰國時。稱學士年長者。爲先生。孟子呼宋牼爲先生。是也。山曰。莊子載孔子柳下惠互以先生相稱矣。）竊以爲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衆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貪鄙之爲也。（資利一作資夫利身誤）臣不忍嚮貪鄙之爲。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生有幸臣之意。（幸愛也。物曰。謂憐我也。）然有大傷臣之實。

定法第四十三

（趙本屬注申不害相韓主術商君相秦主法二家之說蓋爲韓非也[illegible]書曰此篇大意言申商偏于法術故不能盡治陳深曰以申商比之衣食戰國之事尚如此夫焉得不專）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物曰。謂不可優劣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

法與術不可相無。

申不害有術而無法。故韓不治。

所執也。（豪士賦序注。所執作勢。非。）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慎順通。）而罰加乎姦令者也。（姦干同。犯也。）此人臣之所師也。（一無人字。）君無術則弊於上。（弊蔽通。）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問者曰。（一接上文。）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徒獨也。謂不衆也。孟子。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山曰。道由也。）故新相反。前後相悖。（故上一衍利在二字。一作新故。）則申不害雖使十昭侯用術。（元作十使。山曰。十字宜移申上。）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要略訓。申子者。韓昭釐之佐也。韓晉別國也。地墽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形名之書生焉。）故託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七十殺矣。宜作十七。申不害傳云。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韓世家。昭侯八年。申子相。二十二年。申子卒。此差二年。）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山曰。飾讀曰飭。下飾其法同。下有飭令篇。）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物曰。告相坐三字。對下什伍二字。山曰。見和氏篇。）連什伍。而同其罪。（制分篇。國秦之道。蓋里相坐而已。琳友人鹽田氏曰。同當作司。商君傳。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管子。輔之以什。司之以伍。司伺通。）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却。（謂勸耕戰。）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偶爲姦臣取利之資。如張甘應穰之類。）及孝公商君死。（或說。商君衍文。）惠王即位。秦法

商鞅有法而無術。故秦不王。

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韓策。將以楚殉韓。注。殉言以死從之。國莊子。小人則以身殉利。）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史表。秦昭王二十二年伐齊。次年破齊。三十七年伐齊剛壽。范雎傳。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剛壽。欲以廣其陶邑。案昭王十六年。封魏冉於穰。復益封於陶。）而秦不益尺寸之地。（寸一作土。）乃城其陶邑之封。（索隱曰。陶定陶。）應侯攻韓八年。（史表。昭王四十二年。拔韓少曲高平。次年拔汾陘。因城河上廣武。次年攻取南陽。次年取十城。蓋秦攻韓。率無虛歲也。）城其汝南之封。（范雎傳。昭王三十七年。秦封范雎以應。號爲應侯。索隱曰。河東臨晉有應亭。又秦紀。以應爲太后養地。解者云。潁川之應鄉。未知孰是。愚案。秦策吳注。引括地志。在汝州魯山縣東。秦策應侯失韓之汝南。說者謂與應鄰。則在汝者爲是。昭王奪太后養地以封雎。亦惡矣。）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謂營私忘國也。魏策。謂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攻齊剛博以廣陶。攻魏。得許鄢陵以廣陶。）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十飾。謂其整飭之極也。秦法在臣。而行術在主。故上文云。十昭侯用術。與此不同。山曰。商君宜移十字下。）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雖勤飾於官。（雖作不誤。）主無術於上之患也。問者曰。（一本別提。）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法宜作術。亦一作術。）申子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此語又見難三。）治不踰官。謂之守職可也。知而弗言。是謂過也。（韓子論云。申子是言則過也。孟子論告子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句法同。）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令知而弗言。則人主尙安假借矣。（物曰。人主何所假耳目也。）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繼商子。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秦紀徐注。斬戰士一首。賜爵一級。其欲爲官者五十石。曰甲首曰戰士。明非厮隸也。）斬二首者爵

（本題注此篇事今世之權臣情著明心術徵歷君權闡之由說奸臣惡異先將古人臣實不背也。）（深曰辨言姦臣）（事先說賞罰賦則姦臣退職）

二級。欲爲官者。爲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爲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已愈也。）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藥也。（齊一作劑。同。■周禮。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疾醫以五藥養其病。注。五藥草木蟲石穀。）而以斬首之功爲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勇力也。（力下一衍之所加三字。）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爲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說疑第四十二

（疑擬也。說似類之事難辨。世主迷惑以至危其國也。）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一無非字。上君禁其心。賞一人而萬人勸。刑一人而萬人懲。若特事至而賞罰焉。無所勸懲。則不足以爲大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之民。非所謂明

也。（賞罰失當。君不明也。）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當。乃在於人者也。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止於受賞受刑之人而已。未若不賞而生功。不罰而止過者也。）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大明法制。杜其邪念。是爲上君之道也。心度篇。聖人之治民。度於本。又云。治民者。禁姦於未萌。潛夫論。上聖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大學衍義補引周禮。士師掌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賈公彥曰。凡設五刑者。刑期于無刑。於刑外豫設禁。禁民使其不犯於刑。是左右助刑罰。無使罹于民也。臣案。三代未有律令之名。而所謂禁者。即是豫爲法制。以禁之於未然。雖無律令之名。而律之意已具於此矣。）其次禁其言。（發於心。然後形于言。故見功授事。不用浮華虛飾之言。中君之道也。飭令篇。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國好言。此謂以易攻。）其次禁其事。（發於言。然後害于事。待事之至。而始禁之。則亦晚矣。此所以不能生功止過之故也。）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服行也。）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威宜作成。詭使篇。名之所以成。地之所以廣。戰士也。）

（陳深曰。韓書姦臣之事。先說直古人臣實姦不同。）

（[illegible]古人臣用者夫二字疑衍而[illegible]以）

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師也。（一無兩以字。）然使郎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以至於境內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法一作治。謂自近臣以至境內。使其日日聞道見法。是似難也。而非所謂難者也。道法國之常典也。主無識人授任之術。而徒數示道法。則無益于治也。術策注引作使郎中自聞道於郎門之內。物曰。文有缺誤。）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路史。戶氏不恭。信相失度。威侮五行。）讙兜氏有孤男。（■路史。驩兜以孽至孤攻專權亡國。）三苗有成駒。（未聞。）桀有侯侈。（墨子。桀染於推哆大戲。疑推哆即侯侈也。又晏子。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主術訓。桀之力別觡伸鉤。索鐵歙金。推移大犧。水殺黿鼉。陸捕熊羆。桀推移大犧即推侈大戲也。二人盡以多力事桀者。呂春秋。殷湯良車七十乘。以戊子戰於郕。遂禽推移大犧。高誘云。桀多力。能推大犧。因以爲號。恐非。■路史。桀以羊莘侯哆爲相。墨子云。桀染於于莘推哆。古今人表作于莘推侈。呂氏春秋作推多。）紂有崇侯虎。（■呂春秋。殷紂染於崇侯惡來。）晉有優施。（晉語。獻公之優曰施。注。施其名也。優上一有孤字。非。）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佞辯巧媚。變亂是非。）內險以

賊。（中心陰險殘賊。）其外小謹。以徵其善。（飾其外貌。似小心謹愼者。以爲己善之證兆也。說苑。內實頗險。外貌小謹。內實中心也。■說通。管子。小謹者不大立。與此微異。）稱道往古。使良事沮。（道說也。沮敗也。物曰。謂舉往古以沮嘉謀也。）善禪其主。以集精微。（主一作王。非。一無使良以下十二字。禪擅通。善擅其主。謂其力能擅制其主。以集成微密難知之姦謀也。管子。人臣之所以乘而爲姦者。擅主也。荀子。周公擁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注。擅與禪同。山曰。家語。卜商爲人。性不弘。好論精微。荀子。精微乎毫毛。而盈大乎宇宙。）亂之以其所好。（八姦篇。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之謂養殃。）此夫郎中左右之類者也。（謂當時人主左右。率多此類之人也。）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國存者。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萬也。故人主左右。不可不愼也。（謂宜擇人。）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肖。如黑白矣。（■此臣韓子自謂也。）若夫許由。續牙。（呂春秋。堯舜得伯陽續耳。然後成。注。皆賢人也。■路史云。續牙友舜於貫。）

今世之能用與否前後凡五段皆用不論者失

此十二人皆清介不汚之臣

王維禎曰詞亦頗工

此六人皆盡死之臣

（貴而遇之爲積氏注續牙人表又作積身一作續耳隸轉失之）晉伯陽。（呂春秋舜染於許由伯陽案晉蓋其姓）秦顛頡。（卽疑秦不空或作秦不虛路史作秦不字）衞僑如。（疑雒陶也人表作雒陶）狐不稽。（莊子大宗師狐不偕蓋卽是）重明。（疑卽靈甫字形頗類）董不識。（卽東不訾路史作東不識）卞隨。務光。（殷湯讓天下而俱不受者）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者）此十二人者。（○齊策顏斶曰舜有七友注引陶淵明聖賢群輔錄云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七人爲舜七友故爲歷山雷澤之遊又劉氏大記舜年二十孝友聞於人七友常輔翊之奚師道曰又見皇甫謐逸士傳不訾或云不識不虛或云不空尸子無靈甫愚謂此類不可深考或後人所妄造之）皆上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與之天下而不取。有卑辱之名。則不樂食穀之利。（出論語國有道穀孔安國曰穀祿也）夫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刑。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謂不可使令也太公誅狂矞藏獲不乘驥卽是此意）此十二人者。（一脫人字）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莊子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亦此類）或飢餓於山谷。或沈溺於水泉。有民如此。先古聖王。皆不能臣。當今之世。將安用之。若夫關龍逢。王子比干。隨季梁。（左桓六年注隨賢臣）陳泄冶。（諫陳靈公事見左宣九年）楚申胥。（申包胥強諫卑撫考證折乞援於秦數日立於秦廷歔）吳子胥。此六人者。皆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合。（合一作勢物曰如七十子之服從孔子也國司馬彪莊子注徒弟子也）一言而不聽。一事而不行。則陵其主以語。（物曰謂以言語陵辱其主）從之以威。（物曰謂抗威以從其語也從繼也威上一有其字）雖身死家破。要領不屬。手足異處。不難爲也。（要音腰手宜作首呂春秋要領不屬首足異處注屬連也魏策要領之罪注斬刑也禮記是全要領注免於刑誅也）如此臣者。先古聖王皆不能忍也。（物曰謂怨）當今之時。將安用之。若夫齊田恒。（一作田齊恒非）宋子罕。（蓋皇喜非）魯季孫意如。晉僑如。（晉字衍文）

此九人皆讒諛之臣

此十五人皆聖智之臣

（左傳成十年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不成奔齊通聲孟子立於高國之間遂奔衞亦閒於卿宣伯叔孫僑如也又）衞子南勁。（一無勁字周紀周子南君薛瓚曰汲冢古文謂衞將軍文子爲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衞命子南勁爲侯）鄭太宰欣。（未聞）楚白公。周單荼。（未聞）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偪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明借他國之威以撓君權）親下以謀上。（親一作昵）不難爲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主能禁之。若夫昏亂之君。能見之乎。（不能燭蔽情也）若夫后稷。皐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趙衰。范蠡。大夫種。逢同。（越世家索隱逢同越大夫故楚有逢伯）華登。（吳語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注華登宋司馬華費遂之子也華氏作亂於宋而敗登奔吳爲大夫）此十五人者之爲其臣也。（一無之字爲其一作其爲）皆夙興夜寐。卑身賤體。竦心白意。（一無白字說苑虛心白意進善通道莊子天下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管子有白心篇竦說文悚敬也東方朔傳寡人將竦意而覽焉）明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進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物曰通道法謂說道術法令以通達君上也）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勞。不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爲高天泰山之尊。而以其身爲壑谷鬴洧之卑。（物曰鬴洧水之潰洧如鬴之大者山曰爾雅九河有覆鬴注水中可居住而有狀如覆釜洧瀆源委之委）主有明名廣譽於國。（物曰明名顯名）而身不難受壑谷鬴洧之卑。（卑一作害）如此臣者。雖當昏亂之主。尚可致功。況於顯明之主乎。此謂霸王之佐也。若夫周滑伯。（蓋威公臣括地志在洛州緱氏縣韋昭曰姬姓小國）鄭王孫申。（蓋子陽黨王疑公誤）陳公孫寧。儀行父。（皆陳大夫與靈公通於夏姬）荆芊尹申亥。（芊尹申無宇之子也楚語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斃於鄢芊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君子曰從而逆盍）

此十人拘邪佞之臣。

（謂其與君同好惡，無所匡救也。此與少師竝彼與穀陽伍，其意可見。韋注引其楚靈王事，此奉舊君之善節也，豈可謂逆。其云隕於乾谿，必別有指。）隨少師。（左傳注，隨大夫。）越種干。（此三字與上文越大夫種相混而衍。）吳王孫雒。（墨子，吳王夫差染於王孫雒、太宰嚭。說苑，太宰嚭、王孫雒偷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伐吳二子，沉身江湖，頭懸越旗。左國史諸書作王孫雄。又王應麟曰，黃池之會，吳晉爭先，雄之謀也。然不能救吳之亡。故呂覽云，夫差染于王孫雄、太宰嚭。然則雄亦嚭之流耳。）晉陽成泄。（蓋智伯臣。）齊竪刁、易牙。此十人者之爲其臣也，（十下元衍二字。）皆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揜蔽賢良，以陰闇其主。（按後漢郎顗傳，正月以來，陰闇連日。）退則撓亂百官而爲禍難，皆輔其君，（逢君之惡。）共其欲，（共讀曰供。）苟得一說於主，（被君悅愛。）雖破國殺衆，不難爲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尚恐奪之，而況昏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殺，國分爲二。（史記無此事，豈周室衰，史官失載邪。）鄭子陽身殺，國分爲三。（史記，鄭繻公殺其相子陽，子陽之黨，共殺繻公。今參撿其列及呂覽新序，似鄭君遇弑，不識者。故高誘注氾論訓云，子陽，鄭君，或曰鄭相。）陳靈公身死於夏徵舒氏。荊靈王死於乾谿之上。隨亡於荊。（此下無越種干事，故定爲衍文。涵陳荊隨事見左傳。）吳并於越。知伯滅於晉陽之下。桓公身死，六十七日不收。（元脫六十二字。史記，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故曰，諂諛之臣，唯聖王知之，而亂主近之，故至身死國亡。聖王明君則不然，（王一作主。）內擧不避親，外擧不避讎。（山曰，左襄二十一年文。）是在焉從而擧之，非在焉從而罰之。是以賢良遂進而姦邪並退。（遂通也。山曰，並宜作進，或通。竊尙書，顯忠遂良。荀子，併己之私。並併與屛音通。）故一擧而能服諸侯。其在記曰，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莊子，滿苟得曰，堯殺其子，舜流母弟。孟子闢之，其說舊矣。）啓有五觀，（汲竹書紀年，帝啓十一年，放季子武觀于西河。注，武觀卽五觀。）商有太

評錢曰，自管蔡之外，如朱均太甲之例，皆受誅，此殺國之成言也。

劉辰翁曰，不以獨斷而聽衆覽擧，此奸臣所以要信左右而成其私也。

王維禎曰，文氣跌宕，抑中生有，淡事形容。

甲，武王有管蔡。（楚語作文王。注，朱，堯子，封於丹。均，舜子，封於商。啓，禹子。五觀，啓子，太康兄弟，觀洛汭之墟。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洛汭。傳曰，夏有觀扈。太甲，湯孫，太丁之子，不遵湯法，伊尹不能正，放之於桐。管蔡，文王子，周公兄也。）五王之所誅者，皆父兄子弟之親也。而所殺亡其身、殘破其家者何也。以其害國傷民，敗法圮類也。（堯典，方命圮族。族，卽類也。焦氏筆乘，圮古弊字。）觀其所擧，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間，（傅說、呂望之屬。）或在囹圄縲紲纏索之中。（纏作纆，誤。箕子、管仲之屬。纍絏何異糾纆。字林，纆，三合繩。史正義序，墨辯纆曰，索也。楊升庵外集，兩股曰纆，三股曰徽。古者獄中以墨索拘攣罪人。論語所謂縲紲也。涵，縲，黑索也。紲，攣也。莊子，約束不以纆索。）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伊尹、百里奚、甯戚之屬。）然而明主不羞其卑賤也，以其能可以明法、便國利民，從而擧之，身安名尊。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物曰，心行也。）而任之以國，故小之名卑地削，大之國亡身死。不明於用臣也。（死一作族。）夫無數以度其臣者，（物曰，謂無料臣之術。）必以其衆人之口斷之。（者一作而。一無必其二字。）衆之所譽，從而悅之；衆之所非，從而憎之。故爲人臣者，破家殘賥，（傍注，賥音粹，貨也。或曰，賥當作賕。說文，財字。）內構黨與，外接巷族，以爲譽從。（山曰，從讀曰頌。）陰約結以相固也，虛相與爵祿以相勸也。（一無與字。一無也字。物曰，私許爵祿，而未有實賜，故曰虛。）且與我者將利之，不與我者將害之。衆貪其利，劫其威。彼誠喜則能利己，（貪其利而歸之。）〔忌〕（衍文。）怒則能害己。（畏其威而從之。）衆歸而民留之，（物曰，謂民聚下彼也。）以譽盈於國，發聞於主，主不能理其情，因以爲賢。彼又使譎詐之士，外假爲諸侯之寵使。（假一作託。謂詐爲諸侯使者，自外來以貴寵己。如蘇代愚燕王噲，爲齊使之比。齊策，張儀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藉使之齊，亦此類。）假之以輿馬，信之以瑞節，

（孫鏘曰、出外使以奮己、欲其君之信也。）

（孫鏘曰、奇譎跌宕、作姦設去、據中生有、若此則文字共不雜矣。）

（剡玉曰瑞、竹曰節、皆所以爲信。）鎮之以辭令。（鎮重也。爲辭命以鎮重之。物曰、鎮塡通。塡補其空缺、以文飾之。）資之以幣帛。（幣一作弊。）使諸侯而淫說其主。（使一作侯。淫猶恣也、存韓篇。淫說、靡辯。物曰、淫當作遥。）微挾私而公議。（微不顯也。）所爲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爲談者、左右之人也。（近臣比周、爲之匿非。）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以此人者天下之賢士也。（以猶謂也。）內外左右、其諷一而語同。（外下一有之於二字。圖一辭同軌以擧姦臣。）大者不難卑身撙位以下之。（撙作尊誤。禮記撙節退讓。管子輕齊撙詘、注、撙節也、謂自節而卑屈也。）小者高爵重祿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祿重而黨與彌衆。（附炎者多。）又有姦邪之意、則姦人愈反而說之。（黨與中有述譽薦之事者、所當誅斥、而姦人反益悅愛之。人一作臣。）曰。（傍注、他好人之逢迎者。設言黨與之說姦臣如此。）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一作聖君明王者。）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謂非必生長於幼弱之中、以世次相及承也。晉

語公孫固曰、晉公子亡長幼。注、從幼至長也。長展兩反。又案、中也字或世字誤。世及、父子曰世、兄弟曰及。）以其構黨與、聚巷族、偪上弒君、而求其利也。（有姦邪之意者、勸姦人以此說。）彼曰、何知其然也。（一知作如。傍注、姦臣問也。）因曰、（傍注、黨與答也。）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四王之情、貪得之意也。（得下一有人字。）度其行、暴亂之兵也。然四王自廣措也、而天下稱大焉。（管子、讒俗異禮、大言放行、難其所爲而高自錯者、聖王之禁也。注、錯、置也。物曰、謂自廣大其擧措也。）自顯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利足以蓋世、天下從之。又曰、（黨與更增其說。）以今時之所聞、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單氏、上文云單荼也。左傳、單氏佐敬王以伐王子朝。上篇以王子朝爲周太子、故云取周耶。或周威公身殺、國分爲二、此時單氏作亂耶。）子南勁取衛、（子南勁元作易牙之誤。）韓魏趙

（孫鏘曰、通篇主旨在此一句、方說去。）

（王先慎曰、此言過當。）

（陳深曰、何至如此。豈有如此而不亡、蓋[illegible]其明於任人也。）

三子分晉。此八人臣之弒其君者也。（八作六誤。）姦臣聞此、蹙然擧耳、以爲是也。（莊子云、廣成子蹙然而起。司馬彪注、疾起貌。物曰、謂竦提其耳以聽之。）故內構黨與、外接巷族、（接作援誤。）觀時發事、一擧而取國家。且夫內以黨與劫弒其君、外以諸侯之權驕易其國、（驕一作矯。物曰、驕易、輕之也。）隱正道、持私曲、上禁君、下撓治者、不可勝數也。是何也、則不明於擇臣也。記曰、周宣王以來、亡國數十、其臣弒君而取國者衆矣。（一無而字。）然則難之從內起、與從外作者、相半也。（一無然字。彌佩文上從字作猶。猶由通。）能一盡其民力、破國殺身者、尙皆賢主也。（物曰、從外作難而亡者、猶爲賢也。）若夫轉法易位、全衆傳國、最其病也。（物曰、謂難從內起、而爲姦臣所轉易其法令爵位、擧其國土衆民以傳之者、是最下也。病謂可深痛也。山曰、一無此三十字。）爲人主者、

誠明於臣之所言、則雖罼弋馳騁、撞鐘舞女、國猶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雖節儉勤勞、布衣惡食、（布衣一作衣布。）國猶且亡也。（且作自、寫者誤。）趙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縱恣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所樂。冬日罼弋、夏日浮淫、（從山氏補下日字。）（國語、宣公夏濫於泗淵。注、濫、漬也。漬罟於泗水之淵以取魚也。案、浮淫卽濫也。）爲長夜、數日不廢御觴。（山本氏云、照御觴、長夜下罕飲字、照罕法。蔡邕獨斷、御、進也。凡加於身、飲食適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不能飮者、以筩灌其口、進退不肅、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飲食、如此其不節也、制刑殺戮、如此其無度也。然敬侯享國數十年、（享一作饗。案史記、敬侯名章、烈侯之子、立十二年卒。無富強淫侈之事也。）兵不頓於敵國、地不虧於四鄰、（頓義見初見秦。）內無羣臣百官之亂、（羣元作君、從山氏正。）外無諸侯鄰國

韓詩外傳卷之四。鐘石不解於懸

孫鑛曰。此五者之甘。

孫鑛曰。君無可疑之事。則羣臣無由而闚何。

之患。明於所以任臣也。（[illegible]韓子有取於敬侯。其意猶孔子稱衛靈公爲賢君也。）燕君子噲召公奭之後也。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十萬。（下十作千。誤。）不安子女之樂。不聽鐘石之聲。（鐘石。鐘磬。）內堙汙池臺榭。外不罼弋田獵。（內下元有不字。從物氏刪。）又親操耒耨。以修畎畝。子噲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甚於此矣。然而子噲身死國亡。奪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爲人臣者。有侈用財貨賂。以取譽者。有務慶賞賜予。以移衆者。有務朋黨。狗智尊士。以擅逞者。（狗智以智爲事。）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物曰。財貨賂解免赦。皆三言一物。如儀式。）

（刑字法。）有務奉下直曲。（物曰。奉行民所毀譽以取媚於下也。）怪言偉服瑰稱。以眩民耳目者。（瑰稱大言也。新序。瑰意奇行。荀子。倚魁之行。江賦。傀奇之所窟宅。注。說文曰。傀。偉也。管子。無偉服。無奇行。注。皆過越法度者。秦策。辯言偉服。注。偉奇也。山曰。荀子禹字鬼瑣。注。說文云。嵬。高不平也。周禮。大司樂。大傀裁。則去樂。鄭云。傀。猶怪也。晏子春秋。夸言傀行。嵬當與傀義同。通。莊子。達生之情者傀。司馬彪曰。傀。大也。音瑰。六韜云。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博聞辯辭。虛論高議。以爲容美。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是姦人也。王者愼勿寵。）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假賢而非賢。故明主猶或疑惑。不能去也。）而聖主之所禁也。（非孔子不能誅少正卯也。）去此五者。則謀詐之人。不敢北面談立。（謀義見難言篇。物曰。談立。立談。）文言多。實行寡。而不當法者。不敢誣情以談說。（物曰。文言繁辭。）是以羣臣居則修身。動則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誣事。此聖王之所以牧臣下也。彼聖主明君。不適疑物以闚其臣也。（物曰。適。主也。闚其臣。謂使其臣闚何也。[illegible]適偶也。對也。藝林學山云。古字窺作闚。）見疑物而無反者。

趙本遂注讒者相反包請住主本心發治術所爲當精反也層層推說皆懷疑之謂轉爲會使事重名雖法令讀士之懷二心亂學議上之法令者一氣說對底文字奇從不服實穎意說意有味。

張榜曰。一篇文字提說數項盡論意有味皆古人所未發口天下之奇也。

此下[illegible]說

天下鮮矣。（列子。夫顏回能仁而不能反。注。反。變也。）故曰。孽有擬適之子。（適。音嫡。）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擬疑義同。並假類之義也。楊升庵外集引此文作內有疑妻之妾。妾有疑適之子。外有疑相之臣。臣有疑君之權。比今本語勝。又管子。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山曰。左傳閔二年。辛伯諗周桓公之辭。枝作嬖。大臣擬主作大都耦國。道作本。）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山曰。穀梁傳僖九年。有此語。[illegible]玉海引漢志。周書七十一篇。注。周史記。顏注。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今所存者四十五篇。末引此文。）四擬者破。則上無意。下無怪也。（物曰。意。疑也。）四擬不破。則隕身滅國矣。（[illegible]淵鑑作四疑。不破損身失國。）

詭使第四十三

聖人之所以爲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物曰。道。由也。）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物曰。雖有之。不足以爲急務也。）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無功者受賞。故民不勸。）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有罪者或免。故衆不懲。）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枉法務私。）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常與其所以爲治相反也。（一無常字。世爲政者。每常如此。）夫立名號。所以爲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之高。（名。爵也。實。祿也。）設爵位。所以爲賤貴基也。（物曰。貴賤之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物曰。簡上。無禮於君上也。）威利所

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世謂之重。（物曰。無利蔑恩也。）法令所以爲治也。而不從法令。爲私善者。世謂之忠。（私善謂飾辭辯。）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大字當屬下。）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徇名求譽。比諸好利之心。更爲甚急。）則士之飢餓乏絕者。焉得無巖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爲治相詭也。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惇愨純信。用心一者。則謂之窶。（惇厚也。愨實也。）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

上畏罪。則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適。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二心懷私也。私學師文學也。）難致。謂之正。（不應徵辟。）難予。謂之廉。（不好利。）難禁。謂之齊。（不畏刑法。爾雅。齊壯也。）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愿。寬惠行德。謂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羣。謂之師徒。閒靜安居。謂之有思。（圂堯典。文思。馬云。道德純備。謂之思。漢書薛宣傳。性密靜有思。）損人逐利。謂之疾。（人一作仁。損害也。疾謂敏疾於事也。）險躁佻反覆。謂之智。（佻偸同。苟且也。）先爲人。而後自爲。類名號言。汎愛天下。謂之聖。（一無言字。圂類名號言。比類名號爲言也。難言篇以具數言篇以具數言。以質信言。句法同。汎愛如墨子兼愛。也。春秋繁露云。號凡而略。名詳而目。目者徧辨其事也。凡者獨舉其事也。享鬼神號一曰祭。祭之散名。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獵禽獸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無有不皆中天意者。物莫不有凡號。號莫不有散名。如是。故事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天人之際。合而爲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

（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迹。此之謂也。）言大不稱。而不可用。（所說今大。不副事行。）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乖於世。謂違俗。）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撓謂屈從。）下之漸行如此。（下之所行。漸攜令然。一無之字。）入則亂民。出則不使也。（入猶居也。不使不可使令也。一作便。）上宜禁其欲。滅其迹。（以法制敎。變其惡俗。）而不止也。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亂上以爲治也。凡上所治者刑罰也。（一無上字。）今有私行義者尊。（謂被顯用。）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而躁險讒諛者任。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陂知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也。不聽上而巖居非世者顯。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繡刻畫爲末作者富。（綦綺紋也。）名之所以成城池

之所以廣者。戰士也。今死士之孤。飢餓乞於道。（士或事字。說一作戰。）而優笑酒徒之屬。椉車衣絲。（椉古乘字。一作乘。）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此語又見顯學篇。）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霑。（霑一作占。）而卜筮視手理。狐蠱爲順辭於前者日賜。（蠱古蠱字者文山曰。左傳。夫孤蠱必其名也。物曰。視手理。韓子時有之。順辭諛辭也。○楊升庵外集。冶容誨淫。太平廣記引之冶作蠱。左傳。男惑女曰蠱。國語。蠱女維欲。西京賦。妖蠱豔夭。南都賦。侍者蠱媚。五臣注作冶媚。馬融廣成頌。古冶字作蠱字可證。或省作蠱。人姓也。詳希姓錄。）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物曰。嬰干也。）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偸倖世者數御。（軌宜作宄。或通。偸倖元作倖偸。殺夭飾邪篇。主妄予。則人偸幸。難二篇。僥幸而望於上。物曰。數御屢侍也。）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循繩墨。誅姦人。所以爲上治也。而愈疏遠。（刑形通。）諂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

習。（施讀曰訑。字書，訑多言也。孟子，施施從外來。注，喜悅貌。）悉租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府也。（備，一作避。）而士卒之逃事伏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傜賦，而上不得者萬數。（謂就權家，以得復除者，至多也。物曰，不得，不得搜也。）夫陳善田利宅，所以戰士卒也。（一無陳字。猶上有厲字。顯學篇，夫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下死命也。）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平原曠野者，無宅容身，身死田奪。（一無平曠二字。墨子，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冑，將往戰。副晉世家，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女妹有色，其女若妹有姿色，幸於君者也。副管子，近有色，遠有德。擇良田宅而取之。毛詩，俔天之妹。易卦有歸妹。皆取少艾之義。）賞利一從上出，所擅剬下也。（剬，古制字。一作制。）而戰介之士不得職。（山曰，戰介，敢介死戰之士。猶介甲也。顯學篇，雖王則用介士。）而閒居之士尊顯。（處士有私學者登用。）上以此爲教，名安得無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危位者。

危位者。（一脫危字。）必下之不從法令，有二心，無私學，反逆世者也。（無，一作務。古字通。墨子書多用惟務字。猶作惟無。物曰，反逆世，謂與世反逆也。副務無通，如列子伯昏務人，莊子作亡人，可見。）而不禁其行，以破其羣，以散其黨。（上以元作不。從山氏正。）又從而尊之，用事者過矣。上之所以立廉恥者，所以屬下也。（家語，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荀子，勸屬之民。注，屬，之欲反。或讀爲厲。）今士大夫不羞汙泥醜辱而宦。（奴顏婢膝，行貨賄，事權貴。）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宦。（次，一作文，誤。謂女妹入後宮，與君有私暱之家，不次擢任也。）賞賜所以爲重也。（重，恩重也。）而戰鬭有功之士貧賤，而便辟優徒超級。（超，一作招。辟讀曰嬖。優徒，俳倡之屬。超級，謂越次也。）名號誠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掩障。（主明蔽塞，所以威命不下究也。）近習女謁竝行，百官主爵遷人。（主爵，謂以私意進退爵祿也。遷人，謂從己者即遷擢之。此二句說君之所以掩障也。）用事者過矣。大臣官人。（樹私恩也。）比

[illegible]一篇之目。[illegible]此二句[illegible]人情[illegible][illegible]韓子[illegible][illegible]足矣[illegible]十言而又多[illegible]之

周不法，行威利在下。（大臣擅行恩威，故曰在下。內儲云，權借在下。說疑篇，與我者將利之，不與我者將害之。）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令者，所以廢私也。（從山氏補所字。）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巖居窞處，（山曰，窞處，猶窟處也。易曰，入于坎窞，凶。窞音徒感反。）託伏深慮，（物曰，託言隱居以便深慮。）大者非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實。（又從而尊之，前後兩見。此加以名二字，眩其虛名，而尊禮之也。化之以實，爵祿之利，變隱操也。）是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深慮勉知詐，與誹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反者耶。（一無上與字。物曰，勉知詐，勉用詐智也。耶，一作也，通。）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本言，本當所說之言。墨子書多用之。）法立則莫得爲私

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山曰，道，由也。）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辭，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無功幸賞。）聖智成羣，造言作辭，以非法令於上。（周禮大司徒，造言之刑。注，訛言惑衆也。）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不聽上、不從法也。（以之教下。）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賢者，即姦人隱居養名者。世主不察而用之也。）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謂不能制其姦私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七（終）

趙本圖註通篇分節華爲是一片文字主於儀世學之論雖盟名貴賞行是非妙並奇之文

陳深曰一正一反二什開形乎長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八（六反　八說　八經）

江都　松皐圓纂聞

六反第四十六

夫畏死遠難。降北之民也。（一脫夫字。）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此蓋斥子華子之徒。呂氏春秋有貴生篇。）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方亦道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上篇所謂士之有二心私學。與誹謗法令者也。）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荀子。恈恈然唯飲食之見。注。恈恈愛欲之貌。方言云。恈愛也。宋魯之間曰牟。又楚策下牟百姓。注。牟取也。案牟食猶素餐也。下牟知亦然。謂役私智爲誣妄也。物曰。牟蟊通字。曰。景紀。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注。李奇曰。牟食苗根蟲也。侵牟食民。比之蛑賊也。）語曲牟知。僞詐之民也。（詐一作委趙。此牟與務通。與牟食別。）而世尊之曰辯智

張榜曰。與同前篇。而益厲筆勢。

之士。行劍攻殺。暴憿之民也。（字書。憿古堯反。行險也。物曰。憿礉同。圖憿覈通。）而世尊之曰謙勇之士。（字書。磏音斂。廉潔也。一作磏。物曰。管子。磏石石有稜。者韓詩外傳有磏仁。音廉。字曰正字通。磏零年切。音廉。管子不敝者。辨疵之磏。石案。今本作敝者。辨疵之礦石。韓詩外傳有聖仁者。有智仁者。有德仁者。有磏仁者。山曰。磏宜作廉。毛詩無拳無勇。傳。拳力也。又齊語。拳勇股肱之力。注。大勇爲拳。吳都賦。覽將帥之拳勇。注。拳與權同。）活賊匿姦。當死之民也。（當一作嘗。誤。）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物曰。任譽任俠也。翮商子。任擧姦之鼠也。）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民一作臣。）赴險殉誠。死節之民也。（從山氏補也字。殉徇通。不避危難。誤誠從事。是以死守臣節者也。趙。佩文誠作誡。）（[illegible]文選注。以身從物曰徇。）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也。（凡萬物。貴若身之至貴。而今輕之。失計算也。背相國世家。）（索隱。少者不足之詞。）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物曰。全法不干法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穀之民也。（純粹無二心私學也。穀一作愨。同。荀子。愨祿多少厚薄之稱。穀愨通用。）

張榜曰二喩[illegible]疾病必有所有所忍爲治亦然

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懾之民也。（畏一作思。非。懾之涉反。）挫賊遏姦。明上之民也。（明上告姦察惡。使上耳目明也。）而世少之曰讇讒之民也。（讇古諂字。）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姦僞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此之謂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譽之。（私一作法。非。）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訾毀也。）世主壅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物曰。名賞名譽。）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已上先說六反之義。）

（已下數段。說除六姦之術。元逐段別提。今悉連合。）古者有諺（別提）曰。爲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爲之。（說山訓。今沐者墮髮。而猶爲之不止。以所去者少。所利者多也。）（愛衍文。）愛棄髮之費。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翔案。宋景文公筆記云。櫛之於髮。不去亂。不能治。譬法之於人。不誅有罪。不能完善人。此語）（損之而益。）夫彈痤者痛。（別提）飲藥者苦。爲苦憊之故不彈痤飲藥。（山曰。憊痛字誤。見詮言訓。）則身不活。病不已矣。（已愈也。）今上下之接。（別提）無子父之澤。（澤恩也。君臣之間。非父子之親也。）而欲以行義禁下。（旁注。無法而以道義相禁。）則交必有郤矣。（郤隙同。）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殺減也。毛詩。乃生女子。載寢之地。箋云。寢於地。卑之也。）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之猶其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今學者之說人主也。（別提）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

之道。是求人主之過於父母之親也。（一無於字。）此不熟於論恩。（論議恩慮。固不精熟。故爲此說也。恩一作思非。）詐而誣也。故明主不受也。聖人之治也。審於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必於賞罰。（謂羣臣奉法也。法者官之所師也。故曰官法。井曰。官法絕句。法治誤。）賞罰不阿。則民用。（井曰。謂爲上盡力也。）官（井曰。衍文。）官治則國富。（官治則百吏奉法也。）國富則兵強。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無私。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爵祿致。而富貴之業成矣。（下致一作至。案明字當到此謂使其明知致富貴之道也。物曰。明焉猶勉焉也。）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盡而不望。（行危不避難也。不望不冀望賞。唯盡力耳。物曰。望怨望也。雖危下少而字。）

此謂君不仁臣不忠則可以霸王矣。（可上元衍不字。矣一作也。外儲云。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君明於此。則正賞罰而非不仁也。爵祿生於功。誅罰生於罪。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非忠君也。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仁謂私恩。）夫姦必知則備。（謂自戒飭。）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物曰。輕貨貨之可懷者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五蠹篇。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則手不掇百鎰。故明主必其誅也。又見守道篇。圖傳子云。懸千金於市。人不敢取者。分定也。委一錢於路。童子爭者。分不定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敢攫懸金於市。（不敢攫一作不敢取。）故明主之治國也。衆其守。而重其罪。（案守謂告姦相關也。）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止一作耻。）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者十母。（物曰。十倍母也。）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父母積愛而令

孫鑛曰。一句而二情。而愈暢。

陳深曰。忍字強字。對立二柱。

窮。吏威嚴而民聽從。（吏下一有用字。一無從字。）嚴愛之筴。亦可決矣。（筴策同。）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不聽。（關由也。謂使其遠危害也。內儲云。不關所惡。）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子。（處養子之道也。）多敗。（少成立者。）推愛也。（舊注。推行也。物曰。推有推廣意。恩情廣也。）父薄愛教笞子。多成。（成一作善。）用嚴也。今家人之治產也。（別提。）相忍以饑寒。相強以勞苦。雖當軍旅之難。饑饉之患。（當一作犯。）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饑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

法之爲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爲道。偷樂而後窮。（物曰。偷樂習樂。）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出猶由也。）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憐也。學者之言。皆曰輕刑。（刑一作法。）此亂亡之術也。凡賞罰之必者。勸禁也。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惡之禁也急。（惡一作惠。非。圖司馬法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爲不善之害也。）夫欲利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今取於輕刑者。（儒者所取。）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者。此非特無術也。又乃無行。（物曰。謂其不仁。）是故決賢不肖愚智之分。在賞

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爲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山曰。孟子。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治賊非法所揆也。（法元作治。下句同。物曰。謂非止刑一姦也。）法所揆者。是治死人也。刑盜非法所刑也。（法元作治。下句同。趙重盜賊之罪。而欲使民不敢爲姦也。非爲惡盜賊而刑也。）法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莊子。殺盜非殺人。卽是此意。）故曰。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爲治也。重罰者盜賊也。（物曰。盜賊受之。）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一國。受賞者甘利。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衆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以止姦。何必於重哉。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

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盡止。（而猶則也。并曰。者字衍。）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所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傍注。刑弃灰之說。）民不以小利蒙大罪。（蒙一作加。）故姦必止者也。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姦不止。（傲慢也。謂易犯。）故先聖有諺。（山曰。諺言字誤。八說篇。先聖有言。）曰。不躓於山。而躓於垤。（人間訓。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愼一日。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呂春秋。人之情。不蹷於山。而蹷於垤。注。垤蟻封也。蟻封卑。小人輕之。故顚蹷也。楊升庵外集引古音略例。黃帝巾机銘云。予居民上。惴惴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不至夕。兢兢慄慄。日愼一日。人莫躓于山。而躓于垤。嘲。毛詩。鸛鳴于垤。垤。土高也。字或作凸。）山者大。故人順之。（愼順通。）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弃之也。犯而誅之。是爲民設陷也。是

（張榜曰。輕封刑而能言必所欲下。）

故輕罪者。民之垤也。是以輕罪之爲民道也。（一脫是字。物曰。謂取輕罪爲。爲民之道也。）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謂傷民矣。（謂一作爲。）今學者皆道書策之頌語。（別提。物曰。頌語。溢美之語。出曲禮。先生書策琴瑟。莊子。挾策讀書。）不察當世之實事。曰。上不愛民。賦斂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用。財用也。山曰。則宜作財。）故天下大亂。此以爲足其財用。以加愛焉。雖輕刑罰。可以治也。（一無此字。以一作而。此指學者。）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罰。（重下一衍賞字。）固已足之之後也。雖財用足而厚愛之。然而輕刑。猶之亂也。（物曰。謂民既富足。上又厚愛而輕刑之。則猶是亂之道也。）夫富家之愛子。（富作當誤。）財貨足用。財貨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侈泰。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雖財

用足而愛厚。（雖一作則。）輕刑之患也。（刑元作利。從宇氏正。）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隳於用力。（隳惰通。）上治懦。（懦一作治。）則肆於爲非。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呂春秋。神農之書曰。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一婦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文子。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已明矣。（一無已字。）老聃有言。（別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山曰。老子四十四章。）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爲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爲皆如老聃也。故桀貴在天子。（山曰。在宜作爲。）而不足於尊。富有四海之內。而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爲天子。（假令足民。不能使之富足如爲天子。天子者。足之極也。貪人猶以爲不足。）而桀未必以爲天子爲

孫鏘曰。排西耕有勢。

愼詳。

孫鏘曰。雙句收便義。

道本題注說立法篇。蓋綱擧句句精神。字字斟酌。小心之文。

足也。（一無上爲字。）則雖足民。何可以爲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羣治要念作望。）人皆寐。（別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喑者不知。（物曰。皆謂不可知也。）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喑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罷疲弱也。效白也。）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

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得謂自得而安其分也。物曰。者謂其以爲得計也。）言不用而自文以爲辯。身不任而自飾以爲高。庸主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庸一作世。）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喑盲者不得矣。（物曰。如秦盜不得之得也。）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舊之學不談。（虛舊謂稱先古而無實者。一作虛舊。）矜誣之行不飾矣。（謂鹽鐵論文學。桎梏於舊術。人物志云。矜奮侵陵者。毀塞之險途也。）

八說第四十七

爲故人行私。謂之不弃。（物曰。不弃故舊也。屬論語。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親已

楊愼曰。整飾精密。

孫鏘曰。補得好。

者曲宥之。世謂有行義之人也。）弃官寵交。謂之有俠。（有宜作游。音之誤也。如觀閑作觀游可見。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游俠。案弃官而愛交友者。如虞卿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舊友魏齊間行去趙之類也。或曰。有如有愚之有。愚謂此有字與上有行相混訛耳。或說非。）離世遁上。謂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行惠取衆。謂之得民。（此八者。世俗之所稱譽也。）不弃者。吏有姦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已上先說八說之義。下文詳述用人之術。乃所以去此八者也。此篇與六反篇同法。元每段別提。今不從。）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別提。）無

術以任人。無所任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修潔也。任人者。使有勢也。（任官用事。自然勢重。）智士者。未必信也。（世謂智者。或多姦詐。）爲多其智。因惑其信也。（恐以爲信。）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爲其私急。則君必欺焉。（私急見姦劫及說難。）爲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修士者。使斷事也。修士者。未必智。（通少也字。）爲潔其身。因惑其智。（行修潔者。或多愚暗。）以愚人之所惛。處治事之官。而爲其所然。（物曰。謂務爲其愚心所然之事也。）則事必亂矣。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修則事亂。此無術之患也。（事上一衍君字。）明君之道。賤德義。貴法術。倒言而詭使。參聽無門戶。（舊注。人莫能測。）故智者不得詐欺。（管子。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山曰。內儲云。聽有門戶。則臣壅塞。又亡徵篇。用一

孫鑛曰。進此四段。說古道之不可用于今。

（人爲門戶者可亡也。）計功而行賞。程能而授事。（說文。程品也。）察端而觀失。（衆端參觀。貴其過矣。）有過者罪。有能者得。（得謂舉用。）故愚者不得任事。（一無得字。）智者不敢欺。愚者不敢斷。則事無失矣。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爲令。（別提。）夫民不盡察。（察士。士之明察者。齊賢。明主精相。）賢者然後能行之。不可以爲法。夫民不盡賢。（渊此語見商子定分篇。又管子。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也。）楊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千世亂而卒不決。（楊墨之道相反。莫定其是非者。）雖察而不可以爲官職之令。鮑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莊子。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說苑。鮑焦抱木而立枯。）華角赴河。（荀子。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狄能之。注。負石自沉於河。）雖賢不可以爲耕戰之士。（五蠹篇。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爲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與此段意相同。山曰。賢下宜有而字。）故人主之所察。（一無所字。）智士盡其辯焉。（士下一有能字。）人主之所尊。能士盡其行焉。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遠功之行。（行奇之遠於功用者。）索國之富强。不可得也。博習辯智如孔墨。（別提。）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無益於國。）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錯措同。設置也。）而又貴文學。則民之師法也疑。（師上一衍所字。）賞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修。則民之產利也惰。夫貴文學以疑法。尊行修以貳功。索國之富强。不可得也。搢笏干戚（別提。搢插也。玉藻云。史進象笏。書思對命。穆天子傳注。笏長三尺。杼上椎頭。一名

紅獻　本作紅識

珽亦謂之大圭。干楯也。戚鉞也。干戚舞者所執。商子說湯武之事云。偃武事。行文教。倒載干戈。搢笏作爲輿。以申其德。樂記說武王克殷事云。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也。）不適有方鐵銛。（五蠹篇。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銛距者及乎敵。又云。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適音敵。苞注。方楯也。銛箭鏃也。山曰。鐵銛又見趙策。刪有如發彼有的之有詁助也。墨子云。人擅有方。又云。五十步一方。方尚必爲關籥守之。尚上通。初學記引何承天纂文云。銛鐵有距。施竹頭以之擲穢鐵。博雅云。鏵謂之銛。謂如鏵也。）登降周旋。（渊樂記。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此謂古者以禮取士之法也。）不逮日中奏百。（山曰。荀子。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軸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渊毛詩。予曰有奔奏。奏走通。括傳。北走邯鄲。索隱。走音奏。鄒氏音趨。淵鑑引漢志注。日中。一日之中也。）貍首射侯。（大射注。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射義。貍首詩云。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小大莫處。御於君所。渊樂記。武王克殷。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周禮。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鄉飲酒禮。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不當强弩趨發。（當敵也。楊升庵外集引荀子注。趨作趣。渊蘇秦傳。天下之强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渊通鑑錯傳。材官騶發。矢道同的。顏注。騶謂矢之善者。騶發。騶矢以射也。）干城距衝。（毛詩。公侯干城。傳。干扞也。箋云。干也城也。皆所以禦難也。墨子。扞土受賞賜者。守必身自致之。山曰。衙子是渠衝人穴而求利也。注。渠大也。渠衝攻城之大車也。詩曰。臨衝閑閑。韓干作距衝。蓋古可以距石矣。世播衆氾論。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幢以守。注。隆高也。衝所以臨敵城突壞之渠塹也。一曰。渠甲名。幨幰也。所以禦矢也。又尉繚子。古人曰。無蒙衝而攻。無渠答而守。是謂無善之軍。閒衆齊蔽。擧衝樽。注。衝陷陣。拔正。作韓。又築諸書所用渠距之器不一泰族訓。守不待渠塹而固。攻不待隨衝而拔。費孔傳。又嵩築攻敵壘。距堙之器。墨子。城上之備。渠譫藉車。行棧行樓。又云。城上二步一渠。渠立程。丈三尺。冠長十尺。辟長六尺。二步一荅。廣九尺。袤十二尺。又云。衝臨梯皆以衝衝之。渠長丈五尺。其埋者三尺。矢長丈二尺。渠廣丈六尺。其弟丈二尺。渠之垂者四尺。樹渠無傅葉五寸。梯渠十丈一梯。又云。迹弩之車。左右有鈎距。方三寸。輪厚尺二寸。鈎距臂博尺四寸。厚七寸。長六尺。又云。客即穴亦穴而應之。爲鐵鈎距長四尺者。財自足。穴徹以鈎客穴。考此距衝距宜詩之爲渠。通雅。渠衝臨衝也。）不若堙穴伏槖。（人衆者則築大堙以臨之。公羊傳。子反垂堙而類宋城。左傳。晏弱攻槖。堙之環城附於堞。注。堙土山也。圍築。墨子。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鈎衝梯堙水穴突。堙以灌水也。穴突。穿穴也。以突城也。又云。城上爲三四井。使聽耳者伏而聽之。審知穴之所在。穴而迎之。又云。古人有善攻者。穴土而入。縛柱施火。以壞城。又云。具鑪槖。槖以牛皮。鑪有兩瓶。以橋起之。又云。穴內口爲竈。令如窯。令容七八員艾。左右竇皆如此。衛用四槖。穴且遇。以頡皋衝之。疾鼓槖熏之。必令明習槖事者勿令離竈口。突穴且遇。穴中與敵相遇也。本經訓注。槖冶鑪排槖也。渊佩文韻。埋穴作埋內井。聾作

槐深曰。先以戰喻。又以沐喻。喻中有喻。

（橐是韻引作橐誤。案。伏鞴同字。又作韛。唐韻。鞴。薄拜反。韋囊吹火也。顧野王云。所以吹冶火令熾之囊也。祭統云。糒者備也。係辭傳。服牛乘馬。說文引作犕牛。可見伏古有備音也。南宋時。孟宗政守襄陽。金人募鑿鉅鑛石工。晝夜攻城。宗政穿井纔透。即施毒烟烈火。鼓鞴以熏之。此亦伏橐之意也。）古人亟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亟一作極。山曰。亟急也。五蠹篇。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瀬荀子。百工以巧盡械器。注。盡謂精於事。）故有珧銚而椎車者。（椎作推誤。下椎政同。秦策。無把銚推耨之勢。注。銚。芸田器。吳注。徐案。詩傳。錢銚也。七遙反。字與鍬同。耨亦芸苗器。莊子作耨。汜注。論訓。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注。蜃大蛤。摩令利用之耨。說林訓。古之所爲不可更。則椎車至今無蟬匱。注。蟬匱車類。山曰。爾雅。蜃小者珧。音遙。莊子。銚鎒於是乎始脩。齊策。操銚鎒與農夫居隴畝之中。審注。珧音堯。蜃屬。珧音挑。銚鎒劃削之器也。以蜃爲銚。即椎輪也。上古摩蜃而耨之也。案。注文宜作椎車即椎輪也。不然。意義涉兩端矣。瀬珧銚即蜃車也。周禮注。蜃車柩路也。柩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禮記作槫。或作輇。字書。輇無輻車。所直木爲之。如椎輪。案。銚音軺。說文。軺小車也。車之別名。又釋名。輿棺之車。其蓋曰柳。亦曰鼈甲。似鼈甲然也。陸機羽扇賦。夫創始者恆樸。而飾終者必妍。是故烹飪起于熱石。玉輅基于椎輪。鹽鐵論。諸生宴言議者。令可詳用。無徒守椎車之語。滑稽而不可修。注。椎音碓。文選序。椎輪爲太輅之始。注。椎輪古棧車。海篇。竹木車曰棧。儀禮既夕。賓奠幣于棧。柩車亦謂之棧。珧銚椎車蓋一物也。）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椎政也。（瀬謂上古質朴之政也。）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軌迹也。聖上或衍古字。瀬鹽鐵論注。亦無古字。）故智者不乘椎車。聖人不行椎政也。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立而有難。（世移俗變。則法令有難行者也。）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爲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之衆。死傷者軍之乘。（舊注。乘謂其半也。山曰。國之錄也。見外儲左上。乘垂字似。或有一誤。瀬管子。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注。乘亦三分之一也。）甲兵折挫。士卒死傷。而賀戰勝得地者。出其小害。計其

大利也。夫沐者有棄髮。除者傷血肉。（除者。彈治痤疽者。秦策。醫鵲請除。注。欲去其病也。山曰。二喻見六反篇。方言。病愈者。或謂之除。）爲人見其難。（爲猶者也。）因釋其業。是無術之事也。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權之言也。（荀子。是規磨之說也。注。猶差錯之說也。規者正圓之器也。磨久則偏盡而不圓。失於度程也。文子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平必有差。又引此文。摩作磨。與權上有於字。楊升庵外集引荀子云。今案。規磨猶云矛盾也。又引此文。此通權之言也。作此通於權者也。舊注。摩者旋而成圓也。物曰。規有摩。謂有痕迹也。瀬佩文。摩作磨。古字通。規若今西洋發子者。磨滅則規搖也。有磨有波。則不能正圓取平。當改易之。以喻舊法先令雖善。然歷年久遠。或不適宜。則當改易之。此乃通達於權變者也。）是以說有必立而曠於實者。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易之事。（易一作益。山曰。一作有益。物曰。無易。不可易之事。）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貞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爲人多少。衡不能爲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一無能字。管子。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其心非惡利也。權不能爲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爲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瀬後漢馮衍傳。蒙衡石而量量兮。注。衡秤衡也。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爲私利。貨賂不行。是境內之事盡如衡石也。（一無是字。）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慈母之於弱子也。（別提）愛不可爲前。（物曰。前先也。謂其愛莫厚焉。）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權筴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謂以計筴之心相待者。不嚴以臨之。則下慢也。瀬鹽鐵論注。持作存。）明主者通於富強。則可以得

（陳深曰。說在此處。甚他精細明白。）

欲矣。（人主之欲。霸王之業。）故謹於聽治。富強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謀計。法明則內無變亂之患。計得則外無死虜之禍。故存國者非仁暴也。（暴元作義。從山氏正。謂仁與暴。皆非安存之道。）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誅者也。（毅忍也。酷也。）慈惠則不忍。輕財則好予。（予作與。下同。）心毅則憎心見於下。（發忿惡怒）易誅則妄殺加於人。不忍則罰多宥赦。好予則賞多無功。（無功者多得賞）憎心見則下怨其上。妄誅則民將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偷幸而望於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亂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能爲活餓者也。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貧施賞賜。不能爲富民者也。（此喻承上仁人言也。）今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道虛惠以說民。此勸飯之說。勸飯之說。明主不受也。（本作耕農。末事商賈。說民。使民心悅也。）書約而弟子辯。（別提）法省而民訟簡。（訟作說。一說）是以聖人之書必著論。（物曰。明著其論。觀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明主之法必詳事。（見用人篇。明主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操愚者之所易。以責智者之所難。故智慮不用。而國治也。（慮下一有力勞二字。一有者字。）酸甘鹹淡。（別提）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則廚人輕君而重於宰尹矣。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則瞽工輕君而重於樂正矣。治

（趙本闕注謂內參伴句嘉子首言術也韓子嘗曰術者人主之所執藏於胸不得而知也故徵顯故謂之輕亂世之文也春秋之末戰國之初恐末參如此時御以之備盡於此篇）

（陳深曰。重臣者極。亦卽前言貴人也。）

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於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託食於國者也。（託食謂國非其國也。有度篇。士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飢不寒。又不惡死。（別提）則無事上之意。意欲不宰於君。則不可使也。（宰猶制也。）今生殺之柄在大臣。而主令得行者。未嘗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鼷鼠同威。（爾鼷鼠。小鼠也。）萬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荀子注。監門主門也。）有士之君。說人不能利。惡人不能害。（卽託食也。）索人欲畏重己。不可得也。（人欲殺夫。物曰。古句法。）人臣肆意陳欲曰俠。（別提）人主肆意陳欲曰亂。人臣輕上曰驕。（謂驕於富貴也。爾驕。曰強哉矯之矯。壯也。）人主輕下曰暴。行理同實。（物曰。行理猶行義也。）下以受譽。上以得非。（得亂暴之譏也。）人臣大得。人主大亡。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貴臣者爵尊而官大者也。（補者字。）重臣者言聽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國。遷官襲級。（物曰。級。資格也。）官爵授功。（授作受誤。井曰。授有功者。）故有貴臣。言不度。行而有僞必誅。故無重臣也。

八經第四十八

㊀（一本無圈。下同。）凡治天下。必因人情。（爾管子。因也者。舍己以物爲法者也。）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就賞之利。避罰之害。）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衆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瀆。（廢置猶黜陟也。無度。）

不坤曰逐段分敍（晳析）

（貨賂公行。請謁並聽。失法制也。）賞罰下共則威分。（下共。謂與下共之也。下一作可非。）是以明主不懷愛而聽。不留說而計。（物曰。說音悅。）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姦。（姦臣得奪主權。）智術不用。則君窮乎臣。（主道篇。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賢者效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是也。）故明主之行制也天。（以法從事。不雜私意。）其用人也鬼。（執術獨斷。神隱不測。）天則不非。（若天無私。孰肯誹議。）鬼則不因。（好惡不示。故無可因。揚權篇。主上不神。下將有因。曰鬼曰神。其盡一也。因元作困。窮者誤。）勢行教嚴而不違。（而上元有逆字。與違字形似而衍耳。）毀譽一行而不議。（無違議者。能從法也。）故賞賢罰暴。舉善之至者也。（舉一作譽。）賞暴罰賢。舉惡之至者也。是謂賞同罰異。（同。阿比者。指姦邪之臣。異。其反也。指修潔之士。）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恥之。然後一行其法禁。（一行。謂不疑貳。）誅於私家不害公罪。賞罰必知之。（謂有功者。必知而賞之。有罪者。必知而罰之。）知之道盡矣。（知之二字疑複衍耳。宜作治道盡矣。）

右因情（一無右字。下同。舊注。一曰收智。）

㊁力不敵衆。智不盡物。（難三篇。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因物以治物。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君不足以徧知臣。故因人以知人。）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舊注。用君一人之智力。不如任衆而用一國也。）故智力敵而羣物勝。（物曰。謂以智力敵衆之與物。則爲其所勝也。）揣中則私勞。不中則有過。（卽說羣物勝之義也。難三篇。不任典成之吏。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主道篇。明君之道。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故不賢而爲賢者師。不智而爲智者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物曰。謂用智之弊也。中害去聲。）下君盡己之能。（矜而自用。）中君盡人之力。（賞罰既立。羣臣不怠。）上君盡人之智。（任賢責成。人各自勵。）是以事至而結智。（衆結衆智。擇其善者。以斷事也。結會也。頭書曰。結又謂之會。氾論訓注。）

（結猶衆也。）一聽而公會。（一聽。聽言不惑貳也。公會不挾私而采擇之也。上文明主不懷愛而聽。不留說而計。是也。解老篇。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故欲成方圓而隨其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爲天下先。與此段意相發。物曰。會乃結也。謂會結臣所奏前後之言。須當以法令之公也。會如歲會計會之會。一聽則使臣之以智至者。後不悖於前也。）聽不一。則後悖於前。（主聽惑貳。不能用形名之術。則下飾私智。其言與事前後乖繆。不相當矣。）後悖於前則愚智不分。不公會則猶豫而不斷。（既無法度。何以斷事是非。）不斷則事留自取。（物曰。謂百事留廢。其卒必至君自以其意取裁之也。）一聽則毋墮塹之累。（物曰。謂爲臣所陷。如夜行者不覺墮塹中也。趙孟子注。塹。路旁坑塹。）故使之諷。（廣雅。諷。告也。家語。孔子爲魯司寇。斷獄訟。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爲奚若。某以爲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是使之諷也。唐有轉對之制。宋太祖因之。詔令百官以次轉對。亦諷告之遺意也。）諷定而不怒。（諷議詳審。是非判斷。則事功成。而無危陷之患。故君無怒也。下曰。同則君怒。物曰。謂衆告知此言之出於某也。如是則雖罰不敢怨矣。式課著故也。通左傳引逸詩曰。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定字義同。）是以言陳之由。必有筴籍。（物曰。謂羣下奏言者。不得徒說。必有簿籍。因以爲據也。管子云。有符璽與法籍。以相揆也。）結智者事發而驗。（待事發後。考其當否。而施賞罰。徒悅智辯。則被誘惑。）結能者功見而謀。（驗諸事後。智愚自分。待事成後。量其功大小。而議其賞厚薄。如此則有能者自勸。而無能者自退。不得誣其能也。）成敗有徵。賞罰隨之。事成則君收其功。規敗則臣任其罪。（使智者盡慮。能者盡材。而君不與焉。有功則君之譽也。有過則臣之咎也。物曰。規。謀也。）君人者。合符猶不親。而況於力乎。（主道篇。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會。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據此。合符君之事也。尚不躬親。）事智猶不親。而況於懸乎。（使夫自知其言事當否者自得賞。否者自得罰。因其所成。各以自取。則君不與焉。而益尊矣。若親操勞力之事。代大臣斷。則下君盡己之能者耳。事。役也。懸。如懸怒之懸。謂揭示也。用智術者。君之事也。尚不躬親。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有智且韞藏。況敢驕矜衒飾。示于下乎。主道篇。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是故去智而有明。卽是義也。事智字又見五蠹。）故其用人也不取同。（其作非。寓者誤。同謂衆人雷同譽之者也。說疑篇。爲人臣者。破家殘賥。內構黨與。外接巷族。以爲譽。從衆歸而民留之。是以譽盈於國。發聞於主。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以此人者天下之賢士也。內外左右。其諷一而語同。又下文云。觀聽之勢。其徵在比周而賞異。誅罰而罪同。此其義也。）同則君

朱坤曰備齊者人主之利害也齊於旁害事於色授是集之出

怒。（眾之所譽，不察而用之，則必敗失人，遂至危弱，雖怒莫及也。）使人相用則君神。（因人以知人，故所不知人，其舍諸得賢則爲者俱賞，失能則言者俱罪。所謂使法擇人，不自擧也。是故君心不測而神矣。上文其用人也鬼，與此意同。）君神則下盡。（物曰：臣盡心力。）下盡則臣不因君。（好惡不示，何因爲姦。臣下，一有上字。）而主道畢矣。

右主道（舊注一曰結智。）

㊂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主利在公，臣利在私。內儲云：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以異爲同者劫。（謂不審公私之分者。）與共事者殺。（賞罰下共則威分，故招篡弒之禍。圓文子：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故明主審公私之分，審利害之地。（主下一有者字，別一作蔣。內儲云：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其反者。是乃別利害之境也。得失之地，見解老篇。物曰：地，所在也。）姦乃無所乘。（公私既審，利害明辨，無可因乘以成姦也。）亂之所生六也：主母，（謂國太后。）后姬，（后妃姬妾，君所寵者。）子姓，（謂君之眾子也。漢書田蚡傳：酒酣，其跪起如子姓。孟子：子姓皆從，得厭列子。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注：子姓，種姓也。）兄弟，

（一作弟兄。君同異母兄弟也。）大臣，（同姓異姓尊貴之臣。八姦篇稱父兄者。）顯賢。（處士高名者。詭使篇：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又云：賢者顯名而居。舊注：主母者稱制，后姬倚寵，相害。子姓則強庶逼，兄弟則公子擅國，大臣代主執物者，顯賢則虛名掩君。物曰：顯，如顯學之顯。注：強庶，謂庶子之強者。物，柄也。）任吏責臣，主母不放，（亡徵篇：主母畜穢，卽淫放者。舊注：穢亂輒責於臣。物曰：放，放肆也。）禮施異等，（禮制設施，各別等級。）后姬不疑，（物曰：疑，貳也。）分勢不貳，庶適不爭，（分，扶問反。適，音嫡。舊注：不令庶子貳嫡也。）權籍不失，兄弟不侵，（舊注：權柄國籍，不失於下。）下不一門，大臣不擁，（擁塞同。亡徵篇：大臣甚貴，偏黨眾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圓權歸一家，必且塞君。）禁賞必行，顯賢不亂。（禁私行，賞公功，則資虛望者不得飾智辯以亂國法也。）臣有二因，謂外內也。（因此二者，以成姦謀。）外曰畏，（四鄰大國，君之所畏。）內曰愛。（后姬子弟左右，君之所愛。）所畏之求得，（八姦篇：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所愛之言聽，（八姦篇：貴夫人，愛孺子，便嬖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娛，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乃必聽之術也。）此亂臣之所因也。外國之置諸吏者，（謂藉外國之威以得官者。）誅其親暱，

陳深曰皆主亂臣多起此五患

重帑，則外不籍矣。（謂外因之姦發覺，則其罪及親戚妻子，則眾懼而姦止矣。帑孥通，妻子也。籍藉通，因也。重帑字見亡徵篇。）爵祿循功，請者俱罪，則內不因矣。（物曰：所請謂者，皆有罪也。）外不籍，內不因，則姦宄塞矣。（圓左傳：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軌宄通。）官襲節而進，以至大任，智也。（八說篇：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貴臣者，爵尊而官大也。重臣者，言聽而力多也。明主之國，遷官襲級，官爵授功，故有貴臣。）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節持之：（維持拘制，不得行姦。）曰質，曰鎮，曰固。親戚妻子，質也。（物曰：以親戚妻子爲質也。）爵祿厚而必，（物曰：必，如必罰之必。）鎮也。（鎮，重也。示以尊重，令之有恥。物曰：謂以鎮靜其心也。圓鎮，鎮壓。）父母墳墓，（元作參伍，蓋帑字音轉訛。）固也。（管子：桓公問曰：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注：人既戀本而哀墳墓，則其心固也。管子又云：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死而不我欺也。）賢者止於質，（物曰：賢者必仁，故爲其拘，故曰止也。）貪饕化於鎮，（爵祿之利，更略其欲，故曰化也。）姦邪窮於固。（懷土思親，以杜惡念，故曰窮也。）忍不制，則下失。（隱忍不斷，則姦逃匿，漏法網也。下文謂過貫失過誅。）

小不除，則大誅。（物曰：小姦不除，必至大誅。）名實當，則徑之。（物曰：徑，直遂也。謂不牽制之也。）生害事，死傷名，則行飲食；（物曰：姦人有不殺則妨事，殺之則妨名者，則行鴆毒以竊殺之，故諱而云飲食也。圓周禮：春行羔豚。疏云：行，用也。）不然而與其讎，（物曰：謂若不啟之，則使其仇殺之也。）此謂除陰姦也。（物曰：陰姦，謂不當顯戮之姦人，從法令行之，故曰陰姦。）翳曰詭，曰易。（一疊詭字。行舊：詭殺名之曰詭，易術與仇名之曰易。物曰：翳，是也。詭，變詭下事以欺上也。易，更易上令以欺下也。圓晉文公鴆衛侯。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反正曰詭。賈誼新書：緣法循道謂之軌，反軌爲易。）見功而賞，見罪而罰，而詭乃止。是非不泄，說諫不通，而易乃不用。（通，漏也。人主周密，賞罰得正，則臣盡誠，國無陰姦，詭易權變之術止而不用也。）父兄賢良播出，曰遊禍，（播亡遊放之士，作禍，故曰遊禍。）其患鄰敵多資。（圓如苗賁皇、伍子胥、申公巫臣，卒禍楚國之類。）僇辱之人近習，曰狎賊，其患發忿疑辱之心生。（圓如齊懿公刖邴歜之父，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後卒遇弒之類。）藏怒持罪而不發，曰增亂，（圓持若持滿之持。）

孫鑛曰。此篇搜造用術之事。

其患徼幸妄舉之人起。（劉如諸師逐衛侯。子公弒鄭君之類。）大臣兩重。提衡而不踦曰卷禍。（物曰。大臣二人。各有權勢。如提衡相持也。卷禍。謂爲禍所卷在內也。劉提衡見有度篇。見亡徵。）其患家隆劫殺之難作。（戴驩皇喜敵。而宋君劫。田常闞止爭。而簡公弒。卽此類也。物曰。家隆。謂私家隆盛也。）脫易不自神曰彈威。（自神猶云自重也。荀子。天子者。勢至重。居如大神。動如天帝。亦謂其尊嚴可畏也。容止無度。輕忽。不自愼者。是彈除人君之威重也。物曰。彈彈也。）其患賊夫酖毒之亂起。（賊夫。刺客之類。）此五患者。人主之不知。（之字無義。）則有劫殺之事。（已上說執術御下者。宜察五患以守其身也。）廢置之事。生於內則治。生於外則亂。（此至章末。覆說上文外因之義也。臣之用舍。一出於我。則臣盡公忠而國治。聽大國之請求而用舍。則臣務外交而國亂。）是以明主以功論之內。（所謂僻藏循功也。）而以利資之外。是故國治而敵亂。（內儲云。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弱者。此謂廟攻。參伍旣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僞得。與此段意相發。參伍旣用於內。卽此云以功論之內也。資其輕者。輔其弱者。卽此云以利資之外也。使敵國之臣。藉吾勢威之利以得其所欲。此乃假耳目於外之術也。）卽亂亡之道。（卽猶若也。）臣憎則起外若眩。（眩。瞑眩。對下藥字。劉內儲云。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臣愛則起內若藥。（無君寵者。外藉大國以震眩其君。得主愛者。內構黨與以壅塞行姦。如毒藥之自中發也。此乃人主不察。故敵廢置亂國亡主之道也。）

右起亂（舊注。一曰亂起。）

㊃參伍之道。行參以謀多。（行比驗以責言辭。則下不得比周飾詐。多黨者可謀知也。）揆伍以責失。（詳偶會以度事情。則臣不得相爲匿非。有過者可督責也。）行參必析。（朋黨雖散。皆奉公也。析一作折。）揆伍必怒。（激勵忠奮。各盡力也。）不析則瀆上。（黨與旣具。慢上弄權。）不怒則相和。（專務私交。黨比爲一。）析之徵。足以知多寡。（及其黨之未大而行參伍。多少尚可知也。）怒之前。不及其衆。（揆之於始。不至黨多。黨多則必蔽欺。參伍之術。不得行也。曰徵曰前。皆豫備之意也。）觀聽之勢。其徵在比周而賞異。誅罰而罪同。（異下一有也字。孤憤篇。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重人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汙而不避姦者也。故此云下比周而獨疾異者。修智之士也。是以賞之。其阿同者。愚汙之吏也。是以罪之。此乃用賢而去姦者也。故上文云。賞暴罰賢。舉惡之至者也。是謂賞同罰異。）言會衆端。（衆事之端。比驗偶會。反覆考察。則臣陳言之忠詐當否可見也。孟子。知言。亦此意也。）必揆之以地。謀之以天。驗之以物。參之以人。四徵者符。乃可以觀矣。（地利。天時。物理。人情。用此四者。度計比例。以取考證。然後是非善惡可斷也。一計與閱。片言訣事。故重愼之。劉禮記。言有物。而行有格。注。物謂事驗也。）參言以知其誠。（察其言。探其懷。人焉廋哉。）易視以改其澤。（不爲愛憎變操者。誠忠之臣也。故有時示威怒。改恩情。亦察忠邪之術也。物曰。澤利也。變易以示下。而改下所藉利。）執見以得非常。（物曰。見謂獨見。劉。非常難察之事。）一用以務近習。（物曰。專職以使令之。所以使近臣各有所務也。劉。一用。如韓昭侯罪典衣與典冠類。）重言以懼遠使。（其言當事則賞。不當則罰。所以使外廷之臣。知所戒懼。不敢妄言橫議也。遠使對上近習。謂遠臣也。莊子云。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舉往以悉其前。（劉。舉往事以窮盡其前言得失。）卽邇以知其內。（劉。邇如武王不泄邇之邇。就其親暱。以探內情。如卜皮知御吏陰情類。）疏置以知其外。（疏分也。就近臣以察內廷之姦。每官分置腹心之人。以察外朝之姦。皆假耳目之術也。劉揚權篇。欲治其內。置而勿親。欲治其外。官置一人。）握明以問所闇。（物曰。握明。謂握我所明知也。劉。謂內儲所云挾知而問也。）詭使以絕黷泄。（荀子。禍泄者人之殃也。注。泄與渫同。慢也。內儲云。疑詔詭使。劉。枚皋傳。好慢戲。以故得渫黷貴幸。）倒言以嘗所疑。（內儲云。倒言反事。以試所疑。則姦情得。）論反以得陰姦。（內儲云。利害有反。又云。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其反者。）設陳以綱獨爲。舉錯以觀姦動。（陳一作諫。陳設法令。舉而措諸。以爲獨爲者之綱紀。法令旣立。則姦之動靜可察也。劉揚權篇。上不與義之。使獨爲之。專任也。）明說以誘避過。（循法則賞。循私則罰。明說此義。指示誘導。使各自知逃過刑辟之道也。下云知罪避罪以止威。與此意同。）卑適以觀直諂。（卑下順適以試其人。則其直諂之態別矣。）宣聞以通未見。（宣聞謂使人互聞伺告密也。物曰。不壅所聞。以通隱僻也。）作鬭以散朋黨。（物曰。謂使下相怨。不比周也。）深一以警衆心。（物曰。深一。深刻專一。）泄異以易其慮。（物曰。泄異。漏泄異端。）似類則合其參。（內儲云。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劉孤憤篇。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陳過則明其固。（或有罔陋致過失者。其事明白則矜不能。）

（而從輕也。用人篇人主立難爲而罪不及則私怨生。）知罪避罪以止威。（用人篇明主立可爲之賞設可避之罰。又云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之誅。）陰使時循以省衷。（或使人陰伺或時自循察以省其人衷情也。圓省如省其私之省。）漸更以離通比。（謂假遷官以漸更易以絕官僚私交黨比之路。）下約以侵其上。（謂上者約束其下不得擅行。在下者使覆其上有姦必告。管子君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相室約其廷臣。（相室相國。）廷臣約其官屬。軍吏約其兵士。（元作兵士約其軍吏誤竊易地。）遣使約其行介。（行介副使。）縣令約其辟吏。（辟召也所辟除之吏。）郎中約其左右。（郎中近官貴者。）后姬約其宮媛。（姬指妾之貴者。圓文選注媛姬也。）此之謂條達之道。（條通也。上下通達無壅蔽成姦也。詳說下約則侵上可推知。故不說也。圓親策條達輻湊注。如木枝分布而四方湊之如輻於轂也。）言通事泄。則術不行。（通漏也。人君不聞姦。則治術廢矣。）

右立道（謂立條達之道。）

㊄明主其務在周密。（其猶之也。圓易曰君不密則失臣。管子先王貴周。周者不出于口不見于色一龍一蛇一日九化之謂周。）是以喜見則德償。怒見則威分。（傍作見謂不密。物曰德償則多所賞也。圓喻老篇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爲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爲威。）故明主之言。隔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見。（外儲云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也。明主兼行上下。故姦無所失。（謂盡一人之智力發十姦者下之道也。假十人之耳目知一姦者上之道也。明主有時用己智力以燭隱姦故曰兼行上下。管子知能聽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知能聽明者上之道也。）伍官連縣而鄰。（而如也。朝廷之官參伍互怨州縣之吏連及相糾下約上侵內外條通如比鄰然也。圓官一作宮或家字誤管子制五家爲軌十軌爲里四里爲連。周禮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又釋名五家爲伍。又謂之鄰。鄰連也。相接連也。）謁過賞。失過誅。（賞罰俱過所望。井曰謂告也。失不告也。）上之於下。下之於上亦然。（謂相告發。）是故上下貴賤。相畏以法。相誨以和。（圓說文誨曉教也。）民之性。有生之實。

顧禳曰此篇言巧詐以伺君行設術以御臣防之又防此處御臣之術。

有生之名。（物曰生謂生產。）爲君者。有賢知之名。有賞罰之實。名實俱至。故福善必聞矣。（謂富強繫下之衆成也。）

右主威（此目元在篇末一作上蓋今移置此以爲此章之目蓋謂周密之術所以養人主之威也。）

㊅聽不參則無以責下。（內儲云一聽則愚智必分責下則人臣必參。）言不督乎用。則邪說當上。（外儲云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爲的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物曰督責也。用效也。當敝也。）言之爲物也。以多信不然之物。（三人言爲市虎類不然之物已見外儲。物曰謂必無之事衆人言則可信也。）十人云疑。（物曰十人言猶可疑。）百人然乎。（物曰百人而似然。）千人不可解也。（物曰千人則殆不可解也。此謂以爲信也。）吶者言之疑。辯者言之信。（物曰謂人情聽吶則疑聽辯則信也。）姦之食上也。（物曰如月蝕日然。）取資乎衆。（謂得衆助以營私便也。敵國爲之訟羣臣爲之用左右爲之匿學士爲之談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見孤憤。）藉信乎辯。（謂借辯以信私議也。爲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爲巧文之言流

行之辭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見八姦。）而以類飾其私。（內儲云託於似類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人臣之所以成私也。）人主不饜忿而待合參。其勢資下也。（人主聽言當抑情忍怒必待符合參驗然後施行不則賞罰之權皆爲姦臣取利濟私之資也。合參卽上文四徵者符也。法術之士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私門之黨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其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不待見功而爵祿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見孤憤。）有道之主。聽言督其用。課其功。功課而賞罰生焉。（言當事功則賞不當則罰卽待合參者也。）故無用之辯不留朝。（物曰不留在朝廷也。）任事者。知不足以治職。則放官收。（井曰此下宜有傳字。）說大而誇。（卽無用者。）則窮端。（物曰謂窮極其端緒也。）故姦得而怒。（得謂無逃匿。怒謂不黨比。）無故而不當爲誣。（其言不副事功是虛罔之說也。）誣而罪臣。（誣而猶則也。）言必有報。說必責用也。（物曰報如報政之報謂效也。）故朋黨之言不上聞。（物曰謂不敢上奏也。）凡聽之道。人臣忠論以聞姦。

博論以內一。（難三篇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伺姦察罪衆怨之府非忠直者不能告發故曰忠論獻替之道竊其覺悟而不納之故博喩廣陳者要在微其言之善耳故曰內一）人主不知。（元作智誤上文云人主之不知）則姦得資。（借忠論以毀譽正人因博論以售其私計）明主之道已喜則求其所納已怒則察其所構。（物曰已我也謂臣之言使我喜則必有所欲納使我怒則必有所欲構也）論於已變之後以得毀譽公私之徵。（物曰謂我被臣論或喜或怒是已變也以已變之後而論之則毀譽之情或公或私皆可得其徵也）衆諫以效智使君自取一以避罪。（傍注雜陳衆說以待君之自擇欲以避罪）故衆之諫也敗君之取也。（物曰敗君敗政之君）無副言於上以設將然令符言於後。以知謾誠。（無謂曰務古字通用上猶前也姦臣之讒挾詐飾辯預先設爲將然之地務令其言與後事相稱副符合以蔽主聰不知其欺也如公子汜議割河東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應侯謂弛上黨反問王曰王意奈何是皆設兩端爲嘗試以持制其主姦臣衆諫之術也）明主之道臣不得兩諫必任其一。（使其堅執其議有過則任其罪物曰兩諫設兩端以諫也兩諫猶不得況衆諫乎）語不得擅行必合其參。（行一作施）故姦無道進矣。（道由也言當則賞不當則罪得容姦詐乎）

右參言（此目元在章前下二章同俗寫誤耳）

㈦官之重也毋法也法之息也上闇也。（物曰官之權重由無法也法之不行由上闇也）上闇無度則官擅爲。（百司循私）官擅爲故奉重無前。（術者主之所執也法者官之所師也主無術國無法故姦臣作威竊以自奉重無有過此人者前先也）奉重無前則徵多。（招權納貨）徵多故富。官之富重也亂功之所生也。（其迹似功而實非功故曰亂功卽姦臣徵招敵兵而顯往行和之類）明主之道取於任。（舊注能任事則取之）賢於官。（謂以曉官業者爲賢〇舊注能守官則賞擢據往賢本或作賞）賞於功。（待見功而爵祿）言程主喜俱必利。（物曰其言中程而君有慶則薦與所薦俱必賞也）不當主怒俱必害。（使人相用之道）則人不私父兄而進其

陳深曰兩往到來又曰去行義尊慈仁事行法制

仇讎。（望勢者之資畏敵賢之罪）勢足以行法。（因爵位以得勢）奉足以給事。（奉俸同臣之俸祿國相以下各有其制皆足以給官事也外儲云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亦此類也）而私無所生。（不得妄爲富重）故民勞苦而輕官。（羣臣無私則下民皆務耕農不得附託於有威之門以避徭賦故輕視而不趨附也官指大臣用事者備內篇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貴人富）任事者毋重。使其寵必在爵。（因爵爲重無私權也）處官者毋私。使其利必在祿。（因祿增富無私徵也）故民尊爵而重祿。（不可以無功僥倖故自然尊重）爵祿所以賞也民重所以賞也則國治。（臣民勸功故致富強）刑之煩也名之繆也。（物曰刑之煩亂由名繆而生也）賞譽不當則民疑。（外儲云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物曰不當卽名繆也）民之重名與其重賞也均。（好名好利無所低昂於其心也說使篇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賞者有誹焉不足以勸罰者有譽焉不足以禁。（說使六反諸篇所說卽是）明主之道賞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爲上。（奉公效績乃得名賞不得以私義成名也）賞譽同軌非誅俱行。（軌迹也非誅同五蠹篇譽輔其賞毀隨其罰）然則民無榮於賞之內。（物曰賞之內謂未及賞也）有重罰者必有惡名故民畏。（謂循上令）罰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則國治矣。

右聽法（因法聽斷則賞罰正）

㈧行義示則主威分。（行義士之有私行私義者示猶顯也行義之徒尊顯則治道廢故主權分矣說使篇凡所治者刑罰也今有私行義者尊）慈仁聽則法制毀。（慈仁世儒所唱先王之道也慈仁之說聽用則有罪不誅故國法敗）民以制畏上而上以勢卑下。（上有法制故民畏服君操賞刑故下卑攝物曰卑卑之也）故下肆狠觸而榮於輕君之俗則主威分。（狠觸謂抗上犯法也說使篇夫立名號所以爲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之高設爵位所以爲賤貴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世謂之重法令所以爲治也而不從法令爲私善者世謂之忠官

韓非八經每篇題段爲文節意末綱爲貫不繫關非一片起伏首尾之文也頗武子亦然一句一讀如串八貫[illegible]辭五闕錯而不斷[illegible][illegible]會一[illegible]若非之此齋期是也但其用字用句圖時暇講怪不可爲從學從講耳

（辟所以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已上所說儒俠之徒輕君之風世俗反以此爲榮名也）民以法難犯上。而上以法撓慈仁。（執公法枉私愛）故下明愛施而務賕紋之政。（明知君上私愛好施與則苞苴盛而公法枉矣猶傳受賕枉法紋義未詳尺牘雙魚云嘗爲養女當日得受紋銀若干又云典與某名下塞得紋銀若干聊備參考○猶說文賕以財枉法相謝也又呂刑惟貨惟來釋文來馬本作求云有求請賕也鶡冠子使下情不上通上情不下究謂之紋政紋賕通潛夫論事曲則詔意以行賕白氏六帖賕謂紛紜又云貝勢賕請紋問音通問遺也賕問之政謂賄賂公行也舊注務爲貨賕不說紋字佩文韻府引韓子注賕賄也紋帛也今本漏逸）是以法令隳。（謂廢格不行也）尊私行以貳主威。行賕紋以疑法。（疑亦貳也）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謗主。（五蠹篇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故君輕乎位。（主威分也）而法亂乎官。（法制毀也）此之謂無常之國。（常者法也法者治國之常經也）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爲功。（榮謂富顯家利私便也八說篇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私便也）

（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而又貴文學則民之師法也疑賞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修則民之產利也惰夫貴文學以疑法尊行修以貳功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功名所生。必出於官法。（試官定功循法得名）法之所外。雖有難行。（物曰行義之難及者）不以顯焉。（物曰其名不稱）故民無以私名。（不得以私名也）設法度以齊民。（問田篇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信賞罰以盡能。明誹譽以勸沮。（爲善者得譽故勸行惡者有誹故沮）名號賞罰法令三隅。（名號貴賤尊卑之稱也○使篇名號誠信所以通威也而士撰障近習女謁並行百官主爵遷人用事者過矣三隅三者各行於一方如鼎足而立也此云三隅猶管子四維也物曰名號卽誹譽法令卽法度并賞罰爲三隅猶隅方也三者皆方正也）故大臣有行則尊君。百姓有功則利上。（物曰有此三隅故大臣之行皆尊君之行百姓之功皆利上之功也）此之謂有道之國也。

右類柄（此處元有右主威三字一無主威之目蓋主威國法人主治國之柄也貳主威疑國法者人臣之類擬上柄者也故主曰類柄）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八 終

極本屬注非見五蠹之民浮言亂國蠹時書不知[illegible]律仁義不知耕戰至教去文字而以吏爲師以儒爲教者憤世之倒也其論雖爲[illegible]境之[illegible]而亦其不學其至此也書其文之怪奇蕭妙前西漢以後不細讀典又云通甚體量五蠹之害至尾方段出名目來

張榜曰五蠹篇最第[illegible]是韓子絕妙文字又曰起二句來得開大聲亮

孫鑛曰勁而多致辯而典肯確論奇構歸遠是韓子之[illegible]音入與孤憤說難兩轉當以今古立論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九（五蠹　顯學）

江都　松皐圓纂聞

五蠹第四十九（文學之徒，游說之客，武俠之士，近御之臣，商工之民，此五者爲國之害，譬如木之有蠹，以自壞也，故曰五蠹，因以命篇。案楊升庵外集云，晉庾峻曰，秦塞斯路，利出一官，雖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于朝者，商君謂之六蝨，韓非謂之五蠹。）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圓路史注作聖人有作。）構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說之。（說一作悅。圓宋庫[illegible]。語音注，喜說之說，轍云，說古悅字，可見其从心者，後人所改，非古也。）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禮記，昔者未有宮室，夏則居橧巢。東征賦，諒不登樔而椓蠡兮，注引作聖人作，構木爲巢，以羣居，天下號曰有巢氏。案有如有周之有。圓路史注引與選注同。唐類函引始學篇，上古皆穴處，有聖人教之巢居，號大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說文，在木曰果，在地曰蓏。玉篇，有核曰果，無核曰蓏。蜯，選注作蚌，同。曹植遷都賦，覽

乾元之兆域兮，本人物乎上世，紛混沌而未分兮，與禽獸乎無別，椓蠡蜯而食蔬兮，摭皮毛而自蔽。脩務訓，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蠬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貨殖傳，楚越之地，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以故呰窳，徐注，地理志隋作蓏，正義云，案食螺蚌之等物，故多蠃弱而足病也，淮南子云，古者民食蠃蚌之肉，多疹毒之害。圓案，以韓子推之，史記果隋，漢志果蓏，並蓏字誤，蓏音郎果切，與隋音近，與蓏形似，故誤寫耳，其云不待賈而足者，即林中不賞薪蒸，正義以足病爲解，非也，圓路史注，蜯蛤作蜯蠬。）腥臊惡臭，（圓通俗文，魚臭曰腥，豕臭曰臊。）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選注無此十字，遵生却病儀云，下尸蟲居腹胃，山曰，腹宜作腸，解老篇，民以腸胃爲根本，圓風俗通云，燧人取鑽木取火，炮生爲熟，令人無復腹疾。）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此十四字，選注作天下號曰燧人氏。案管子，黃帝作鑽燧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茲胃之病，蓋黃帝益修教之，實其用耳，圓白虎通，鑽木燧取火，教民熟食，養人利性，避臭去毒，謂之燧人。）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下文瀆作竇。）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

守備

陳深曰，每轉皆從古字義起。

王[illegible][illegible]曰，更明爽。

孫鑛曰，文字不費，理闡刺以近人情，得事實爲主，此文近之。

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禹湯武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禹字元在武下，從山氏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修宜作循，謂不必循行古事也。圓禮記，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商子，湯武不循古而王。商君傳，修作循。趙策，修古無愆，鮑注改修作循，吳注，姚云，一作循。史商君傳正作循，韓文考異引方氏云，唐人書修近循，楚辭亦有誤者，則此字古已混耳。）不法常行。（易，常故常也。商君傳，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論世之事，因爲之備。（物曰必論時，世異事爲備。）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圓張衡傳注，作耕者，無田字，藝文及祖庭事苑同，慧琳引考聲云，株，杌也，殺樹之餘也。）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圓祖庭事苑，觸作抵，其耒作耕，藝文同，而笑上有所字。○四書釋地云，孫季昶九歲時，讀宋人揠苗助長，笑問曰，宋人若是其愚，亦可概見乎，余曰，見莊列二書，如資章甫而適越，不知越人無所用者，宋人也，不龜手之藥，得百金，不知有時用之以封者，宋人也，即曹商爲宋王使秦，得車至多，莊子舐其痔，往問富於齊國氏，得其爲盜之實，遂眞爲盜，以贓獲罪者，宋之向氏也，自曝於日，願其妻，將以獻吾君，邀重賞者，宋之田夫也，得人遺契，歸數其齒，告其鄰吾富可待者，宋之游於道者也，雖

狙公羣衆狙以芋，自以爲智，三年爲其君成一葉，因以爲巧，鄭里華子中年病忘，取喩與至理相似，好仁義者，三世不懈，取喩於禍福相倚，含有愚意，至一則宋有蘭子，再則宋有蘭子，蘭妄也，所謂蘭子以技妄遊者也，何莫非宋人，即宋多愚人也，亦宜。圓謂寘引釋地，證守株之愚，案如嫁女而教私藏，爲其姑逐而不自非也，反智其甚富者，氾論訓爲宋人事，觀林，戴宋之賈人爭買美璞，戲其少毀，而不知監止子理其毀瑕得千鎰，內儲云，宋崇門之巷人，以善居喪得賞，人之所以毀死者，歲十餘人。此數事亦含愚意，諸子說愚，必取宋人爲喩者，猶之喩遠者，必稱越人，蓋當時語也。）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女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女一作人。）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借此以說人民逐世孳衍。）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

孫讀曰波讀辭采。

孫榜曰嗇也。

茅茨不翦。（司馬遷傳注。屋蓋曰茨。茅茨以茅覆屋也。爾雅。茨齊也。）采椽不斲。（徐廣曰。采一名櫟。淮南子作樸角。）（不斲。韓詩外傳。樸桷不斲。索隱。爾雅。樕樸心。疏云。槲樕有心能濕。江河間以作柱。玉篇。棌樕也。可見棌與樸樕一木而異名也。胡三省云。采椽者。蓋自山采來之椽。因而用之。不施斧斤。示樸也。此未考。采椽對上茅茨。采棌通用耳。）糲粢之食。（魏都賦注。粢作稷。七啓注同。糲音葛反。列子釋文。糲。令達反。粢。即實反。索隱曰。粢。稷也。糲。麤粟飯也。服虔云。粢。麤也。）藜藿之羹。（漢書顏注。藿。草似蓬也。藿。豆葉也。）冬日麑裘。（史記作鹿裘。後漢書注同。麑。鹿子。）夏日葛衣。（淵鑑作冬則鹿裘。夏則葛絺。）雖監門之服養。（史記。無服字。正義云。養以讓反。謂服冬夏之服。養食養之養。）不虧於此矣。（山曰。二世紀。虧作穀。李斯傳同。淵鑑虧作厭。格致鏡原同。而無雖服二字。）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爲民先。（史記。身自持築臿。正義云。爾雅。鍬謂之臿。音初洽反。）股無胈。脛不生毛。（胈一作胈非。史記集解。胈膚毳毛。山曰。莊子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注。胈白肉也。）雖臣虜之勞。（虜奴隸也。）不苦於此矣。（苦。史作烈。莊子云。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又見陸務觀○秦二世及李斯皆引用此篇語。見附錄。宜合看。）以是言之。

夫古之讓天下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得天下而不足多也。（多猶賢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舊注。絜駕。謂累世乘軒。不徒行也。物曰。絜駕猶駕也。山曰。絜宜作挈。即古乘字。挈訛作桀。再誤作絜。呂春秋。世世乘車食肉。又云。其爲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絜馬猶絜馬也。齊語。絜馬。注。良馬在閑。非放牧者也。）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波者。膢臘而相遺以水。（舊注。谷水難得。故節以水相遺也。字曰。武紀。太初二年春正月。令天下大酺五日。曰。膢五日。注。如淳曰。膢音樓。漢儀注。立秋貙膢。伏儼曰。膢音劉。劉殺也。蘇林曰。膢祭名。貙虎屬。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故有貙膢之祭也。又後漢律曆志。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武。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曰貙劉。物曰。注。節謂節時。如膢如臘。皆臘水也。圓案始皇紀。更名臘曰嘉平。索隱引廣雅。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亦曰臘。鹽鐵論。非鄉飲酒膢臘祭祀。無酒肉也。說文。膢楚俗以二月祭飲食之神也。臘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也。後漢書。欲以立秋日貙膢時。共勅吏。始注。冀州北方。八月朔作飲食爲膢。其俗曰膢臈也。）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物曰。庸傭同。圓）

孫讀曰遠五帝字有誤。

（謂下濕之地。患水害者。務治溝瀆。令通利也。）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饟。（舊注。幼弟可惜。猶不饟之。物曰。饟。餉同。注。可惜。可憐也。圓淵鑑作饑歲之春。從弟不讓。至春農家貯儲殆盡。其饑更甚。故曰春也。）穰歲之秋。疏客必食。（穰一作饒。物曰。疏客。客之疏遠者。圓笙賦注。必作畢。山海經。文鰩魚見。則天下大穰。注。穰。豐穰收熟也。引證此文。）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圓過客。行過之客。老子。樂與餌。過客止。佩文引慎子。家富則疏族合。家貧則兄弟離。亦此意也。）多少之實異也。（圓淵鑑實作心。上文膢臘而相遺以水。作膢臘而買水。風俗通同。後漢禮儀志。及玉海引風俗通。買字作賣。）是以古之易財。（圓鹽鐵論注。之作人。）非仁也。財多也。（易。輕也。仁者。慈惠好予。論語。爲仁不富。）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下謂志操卑汙。物曰。橐。行旅齎資也。謂之土橐者。縣令之資財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爲之政。（相時制宜。無所拘繫。）故罰薄不爲慈。誅嚴不爲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若欲以寬緩之政。御爭鄙之民。不知古今異俗者也。）古者文王處豐

鎬之間。地方百里。（文元作大。從下文正。圓文王自岐遷豐。武王居鎬。鎬在豐東。）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漢水名。秦紀裴注。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駰謂。號偃王由此。荀子注。徐國名。僭稱王。其狀偃仰而不能俯。故謂之偃王。愚謂其人柔懦仁弱。偃武事。故傳此稱耶。）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割地。謂納地結交也。人間訓作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劉氏外紀亦因之。又見氾論訓。）荊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史記云。周穆王命楚伐滅之。古史考辨其謬。淮南子云楚莊王。亦誤。）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而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答客難注。世作時。）當舜之時。有苗不服。（說苑云。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也。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書云。舞干羽于兩階。）

孫鑛曰、此篇是衡法家中分三節、眼最之略

（欒記、禹征有苗、三旬不降、禹乃班師振旅。誕敷文德、執干戚舞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共工之戰。（物曰、共工氏在女媧時、而前乎舜禹、而下云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可疑。案路史共工氏傳、太昊氏沒、俶亂天常、羲有實方、唐衰、言共工氏有地在弘農之間、豈舜禹之後、弘農間別有共工氏歟。又案路史勾龍生[illegible]臣、高辛爲堯、共工生噎鳴、是爲伯夷、生四岳、太岳生先龍、先龍生玄氐、玄氐乞姓、湯革夏伐氐、氐人來朝、而共工氏世官、則豈是歟。圖案外紀云、堯事矣、而除共工於幽之都。下分古今言之、屬文之宜、不必拘也。荀子、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注、禹伐共工、未詳。秦策亦有此語。吳注、此游士之辭、凡戰國言帝王事類如此、皆不足辨矣。此說近之。案文子、共工爲水害、故顓頊誅之。漢志、顓頊有共工之陳、虞夏之後有共工之戰、舊傳無聞。）鐵銛距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鐵銛見八說篇。距鉅通。史記正義云、鉅、鋼鐵也。甲一作中。物曰、路史引此、而距作矩、無中字。案荀子宛鉅鐵鍦。注、大鋼曰鉅。距當是鉅字誤。及乎敵、猶能傷敵也。）是子威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一無土字。）非斯言所謂也。（墨子作非此言之謂也。）遂舉

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爲界。（墨子門作都。）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荊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元別捍）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馯馬。此不知之患也。（馯、扞、駻通。家語、[illegible]焉、如御策持扞馬。汜論訓、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鏑銜橛策錣而御馯馬也。注、馯馬、突馬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儒稱先王、儒也。禮記、必則古昔、稱先王。兼愛、墨也。墨子有兼愛篇。）則民視如父母。（一作視民、殺文。）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山曰、左傳、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杜預云、去盛饌。）聞死刑之報、君爲流涕。（山曰、爲下宜有之字。文王世子云、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辟、在大辟、公曰宥之。有司三請、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illegible]王制云、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凡作刑罰、輕無赦。可見庶人在辟、徒曰三宥、而無去樂流涕之事、則與公族在辟者不同。世儒一例言之、以爲是則先王之道也。）此所舉先王也。（舉、猶稱也。下舉先王同。又難四篇、君子之舉、知所惡。）夫以君臣爲如父子則必治。（世儒所唱、君之愛民、如父之於子、則其國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果如世儒之言、可以悉愛爲治乎。父子之性愛也、然猶有子不從父教者、況於君臣以計相待、豈得無亂。）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一不重父母二字。見、去音。）君雖厚愛、（一作雖厚愛矣。）奚遽不亂。（奚遽、已見難二篇。物曰、奚遽、實言猶言何其也。）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爲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爲治也。（效、猶示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

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勝、如呂春秋在於勝理、在於行義之勝。八經篇、君以法撓[illegible]仁、即勝仁也。物曰、今法勝仁。）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懷義、貞信之士。竟內不什數也。）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爲服役者七十人。（爲役、役同。）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能、好也。說苑、譬如水火之不相能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而爲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爲臣、而哀公顧爲君。仲尼非懷其義、（非悅哀公之義而臣事之。）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勢者勝衆之資。）而務行仁義、則可

以王。（孟子以後儒生常談。）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晉注。即七十子。）此必不得之數也。（物曰。謂必不然之理也。）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師長教之。弗爲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謂一毫不悔也。）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物曰。謂以公法推鞫也。）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史注。許愼曰。樓季魏文侯之弟也。峭史作陗。同。索隱云。陗峻也。高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史注。詩曰。牂羊墳首。毛萇曰。牝曰牂。案荀子。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故明主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說山訓。琬琰之玉。在洿泥之中。雖廉者弗釋。弊箄甑瓾。在稠茵之上。雖貪者弗搏。注。釋舍也。）鑠金百鎰。盜跖不掇。（掇史作搏。鑠金說林作鍊金。七命云。乃鍊乃鑠。注。說文。鍊冶金也。賈誼國語注。鑠銷也。說文。銷鑠金也。金經鍊鑠。則金純粹精好。故曰鑠金。猶孟子兼金。注。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也。毛詩。於鑠王師。亦取光美之義。故廣雅。鑠美也。國語及鄒陽書。衆口鑠金。樂汁圖徵。鑠金爲鐘。與此義自不同。褚稚隱云。新鑄之金也。舊注謂金銷鑠雖多。跖弃而不掇也。並未得解。山曰。詩傳。掇拾也。六反篇。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韓古今韻會引。鎰作溢。小爾雅。猶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鑠金美金。對上布帛。舊說以鑠爲冶鎔義。恐誤。然鹽鐵論。夫鑠金在鑪。莊蹻不顧。錢刀在路。匹婦掇之。淵鑑引孫子。鑠金爲洪鑪。盜跖不探。劉子利害篇。銷金在鑪。盜者不探。非不欲也。掬而灼爛。大智度論譬如燒金丸。雖眼見其好。不可以觸。燒人手。皆與舊說意同。故并存之。）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則手不掇百鎰。（李斯曰。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庸人不釋尋常。索搏必隨手刑。即此云必害也。謂法嚴而闕者多。則雖有巨盜大姦。自杜其念。不敢爲非也。若謂鑠爲銷鑠。恐燒手而不掇。大失本意。）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

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謂不遷時。）行誅無赦。（不宥有罪。）譽輔其賞。（賞者必有譽。）毀隨其罰。（罰者必得惡名。）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一無以字。）而卑其士官也。（士官謂爲仕宦。）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務產業爲少。）以其不收也外之。（收謂錄用。）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一脫也字。）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舊注。世謂之有廉隅之人。）知友被辱。隨仇者貞也。（知友知識交友也。隨仇謂隨報其仇也。顯學篇。設不爭鬭。取不隨仇。）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物曰。程逞誤。蜀昌言云。角才智。程勇力。）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功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耕戰之士惰也。）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廉貞之行俠也。賢能之行儒也。）儒以文亂法。（游俠傳有而字。）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生作王誤。戰國時。謂學士年長者爲先生。）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罪。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罪作非誤。即上文夫離法者罪也。）法取上下。（取元作趣。從趙說正。）四相反也。而無所定。（謂法。法之所非。取。君之所取。上。上之所養。下。吏之所誅也。）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謂害耕戰。）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

鼎按曰。從蒼頡制字識鄣。更妙。乃孫中學者。

則亂法。（謂擅犯禁。）楚人有直躬。（人作之誤。莊子直躬證父。汜論訓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直躬似今之諱號者。代其辭。謂引呂覽曰。楚有直躬者。又曰。直躬請代父死。荊王將其信且孝。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再取名焉。故曰直躬之信不若無信。此以直躬爲人姓名。山曰。事出論語。）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井曰。殺直躬也。）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物曰。聞其告報即時誅之。鼎呂子報作執。勝。）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山曰。魯人指卞莊子。事見新序。圖甘魯釋文。軍走曰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稱舉而升諸公。）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每戰奔北。是背君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幾冀通。）古者

蒼頡之作書也。（呂春秋。蒼頡作書。荀子。好書者衆矣。而蒼頡獨傳者一也。注。蒼頡黃帝史官。又本經訓注。蒼頡始視鳥迹之文。造書契。）自環者謂之私。（環私見人主篇。物曰。私古文作ム。八背也。）背私謂之公。（說文。公平分也。从八从ム。音司。八猶背也。韓非曰。背ム爲公。古紅切。又焦氏筆乘引鄭夾漈六書略云。韓子曰。自營爲ム。ム非自營之義也。ム於篆象男子之勢。故又音烏與了。是象形之文。若自營之ム。音私。與了絕之了。並同音而借。亦假借之書也。翁宋景文筆記引云。八ム爲公。古今韻會引云。自營爲ム。背ム爲公。案環營形音並相近。故誤混耳。環篆作㠯。營篆作呂。韻會謂字注。江左謂音。淵媢營三字。皆从厶毋。烈。次滿之次。昔。故監韻以媢營切。營字以熒聲。讀營年切。淵媢二字。此一音遞相反切也。方謂媢嬛肖置相混。已詳論于內儲。案毛詩。子之還兮。漢地理志作子之營兮。世本古義云。齊詩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俱作營。又左傳。煢煢余在疚。周禮大祝注引作嬛嬛。背子。設掩面假見注。案與還義同。可見營與環與還古字通。用此云自環即自營也。）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以已同。說文作已。）今以爲同利者。不察之患也。（臣利在私。故八經云。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異爲同者劫。）然則爲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謂見舉用。）文學習則爲明師。爲明

陳濮曰。並舉儒俠。戰國游俠之風太盛。太史公爲傳之。

李坤曰。微妙之言。

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此下一有焉字。疑爲字訛。）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國有政。字出論語。書云。施于有政。）故不相容之事。不可兩立也。（一無可字。內儲云。君臣之利異。故臣利立而主利滅。）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兼愛之說。（兼元作廉。從趙說正。謂慈惠之行儒也。兼愛之說墨也。管子云。兼愛之說勝則廉恥不立。）堅甲厲兵備難。（秦策。繕甲厲兵。吳注。厲即礪。山曰。厲利。音義互通。堅甲利兵。出孟子。）而美薦紳之飾。（薦紳即搢紳。）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距拒通。）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謂必亂弱。）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史本傳作介胄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遊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

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爲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從由也。商子云。微妙意志之言。上智之所難也。夫不待法令繩墨。而無不正。千萬之一也。故聖人以千萬治天下。）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短裋字誤。）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國中庸。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將一作待。）貴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舍勢舍術。徒恃彼信。必爲所欺。外儲云。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厚一作貴。）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

茅坤曰條論七以纖切時事如痛疽而洞在膻

拔句

陳深曰百口號呼有節徇赴救之意後世數陳安危如此動人

張榜曰意激切

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修明其術以照隱微。術即七術八微。）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官多人寡。）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任職者不盈十、亂事者以百數。）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居官以法爲師、不貴私智。）固術而不慕信。（固執其術、不待彼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於行也、（其下元衍用字、從山氏削。）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聲名也。責一作貴、非。）是以天下之衆、其言談者。（元作談言、殽次。）務爲辯而不周於用。（周、合也。）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爲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歸祿猶言辭聘。一本標注、歸疑當作得。）政不免於亂、兵不免於弱。（一無此五字。）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趨私從而譽之、聽虛名而禮之、皆亂國者。）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衆、執耒者寡也。（[illegible]寡可爲。）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商管之法、法商鞅管仲。）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被一作披。）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淵鑑、曰可二字作何、藝文同、而無也字、下句皆同。）戰之爲事也危。（元脫爲字、增。藝文有爲字。）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貴也。

今修文學、習言談。（[illegible]藝文作談論。）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爲勇。（荀子評、孫鑛曰、捍悍通。荀子作悍、凶暴也。）是以境內之民、（從山氏補以字。）其言談者、必軌於法。（順法爲度、不敢妄言。）動作者、歸之於功。（效利於上。）爲勇者、盡之於軍。（盡力奮戰。）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强。此之謂王資。（管子、國修而鄰國無道、霸王之資也。）既畜王資。（謂儲富强之業。）而承敵國之亹。（亹一作釁。韓策、今强國將有帝王之亹。陳琳代曹公書、固非燕王淮南之亹也。山曰、正字通、亹通作亹。則承乘音通。鄧禹傳、欲乘亹幷關中。又敘傳云、乘亹而運。）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功出其上、與之齊名。）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爲勢於外。（藉外權以爲勢。制分篇、處士立名於內、而談者爲略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强敵、不亦殆乎。（稱、擧也。謂交行姦惡。）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謂與從衡之從、有交友之分、故助爲之說也。衡或作橫、同。秦策高注、連關中之謂橫、合關東之謂從。或黨於合從、或黨於連衡、各有其分也。）則有仇讎之患、而借力於國也。（借國之力、以報私怨。）從者合衆弱以攻一强也。（弱一作强、非。）而衡者事一强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擧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弱。（元作國削、誤。國削宜作小。）名卑則政亂矣。（名卑謂稱藩臣。）事大爲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

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爲强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爲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强。則以外權市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聽說於其臣。（一作人主之於其聽說也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爲用矰繳之說。而徼倖其後。（物曰。矰繳之說。謂射利也。）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乎一作於。）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從衡之徒。自衒飾售其說者。如此。）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强者能攻人者也。而治則不可攻也。（强者者元作則。而治元無而字。從山氏正。）治强不可責於外。（外一作朱。誤。治强之術在己。非所以求於外也。）內政之修也。（其國治强。敵國不能侵者。由務修內政也。▣管子。爲內政而寓軍令焉。）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强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爲工也。（▣廣韻。工。巧也。）故治强易爲謀。弱亂難爲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秦富强之資也。）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其國弱小。計事極難。）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

周去秦爲從。朞年而擧。（擧。拔也。史記周赧王五十九年。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秦昭王怒。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奔秦。盡獻其地。是歲王赧卒。周民遂東亡。）衛離魏爲衡。半歲而亡。（未詳。汲冢古文。魏惠成王如衛。命子南勁爲侯。蓋此時事也。衛君逆命。故殺之。更命勁爲侯。與亡同。衛受魏封之後。遂附屬之。如一國然。故此書呼魏或稱衛者。亦由此也。）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强敵裁其弊也。（兵疲國弊。則鄰敵乘其隙。自危之道也。頓下疑少兵字。淮陰侯傳。今將軍欲擧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晉語。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注。將見侵黷而頓弊之。陳琳檄吳文。兵不鈍鋒。注。淮南子曰。不勞一卒。不頓一戟。頓與鈍同。左傳。師徒不勤。甲兵不頓。注。頓壞也。管子。頓戟一譟。而靡弊之。賈誼傳。芒刄不頓。注。頓讀曰鈍。吳語。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山曰。頓與屯舍之屯同。越世家。頓刄接兵。正義云。頓刄築壘壁也。▣荀子。材伎股肱。健勇爪牙之士。彼將日日挫頓。竭之於仇敵。）此必不亡之術也。（謂恃己術。不恃外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振。救也。）民之故計。皆就安利。皆辟危窮。（物曰。故計。猶常計也。）今爲之攻戰。（爲猶使也。）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晉世家。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或曰。必擧通事。蓋也。）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弗一作爲。非。詭使篇。斷頭裂腹。播骨乎平原曠野者。無宅容身。身死田奪。又云。今死士之孤。飢餓乞於道。）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完解舍。謂復除也。詭使篇。士卒之逃事。伏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徭賦。而上不得者萬數。說疑篇。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成者。管子。上彌殘苛。而無解舍。與此義少異。▣管子。於是財用足。而飲食薪菜饒。是故上必寬裕而有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因權貴者。雖無功得利祿。）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

陳深曰，到此方說出五蠹名目。

韓評一篇數十萬言，胸中一如萬斛泉源，滾滾不竭，而機橫變化，無中生有，盡奇每段一意，並出不雷同，變中有變，喉中之彙，天下事勢如指掌，作長篇文字如此。

趙本題注，寬朗顯名齎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一篇主意在此數句，由折往復可喜，設譬說盡世情，字字精神，非胸襟瀾闊，不求透徹，如此不可落下。

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主治國之政。（主一作王。）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食貨志，今賈人不得衣絲乘車，以困辱之之類。）以趣本務。而外末作。（以下元衍事字，從山氏刪。外一作趣，非。圓管子，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遊食。賈誼疏云，今敺民而歸之農，末技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以貨取之。故云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圓或曰，也字衍。）姦財貨賈。（一作姦賈財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貨疑盜字誤。姦財盜賈，謂奇伎淫巧，非法制者。）聚斂倍農。（物曰，聚斂之利，倍於農穫也。山曰，倍宜作侔，下文云侔農夫之利。）而不貴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矣。（物曰，謂戰士也。）而商賈之民多矣。（商賈元作高價，廣絕交論，耿介之士，疾其若斯，注引作商賈，今從之。）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物曰，籍，藉同，因也。）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貳一作二。）

其言談者。（元作言古者，寓者誤，若作言古者，與學者實別。）僞設詐稱。（僞作爲誤。）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遺，忘也。）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管子，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衆不敢踰軌而行矣。下有五橫，以揆其官，則有司不敢離法而使矣。注，橫謂糾察之官，得入人罪者。又齊策注引禮記，諸侯出，命國家五官而後行。注，五官，五大夫典事者。餘詳于上過篇。）其近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重人，姦人。勞，有功者。）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苦窳，見難一篇。）聚沸靡之財。（無用之物，人主所聽沸靡盡者，買入貯著，以射利也。備內篇，水煎沸竭盡其上。亡徵篇，煎靡貨財。長賜賦靡沸靡著。注，如靡之沸也。廣雅曰，靡，饋也。山曰，荀子，天子諸侯無靡費之用。沸、費音近，或通。呂子愼大覽，比周作弗周。大學鄭注，拂讀爲費，可證。費用侈靡之財，謂其無用也。圓左傳鄭悼公費，鄭世家索隱引鄭本費作沸。靡，靡通。靡，爛也。）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侔，齊也。圓侔、牟通，平準書，言商大賈，無所牟大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

孫鑛曰，陡折轉峭有力。

陳深曰，識道末分，亦是自然之勢。張榜曰，從孔墨後，考見得古事不可行，道讀不可用。張榜曰，摘其辭謬，從情不可攷尋。

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顯學第五十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物曰，至，極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荀子，弟佗其冠，神禫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有子思之儒。（荀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子思唱之，孟軻和之。）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梁一作良。圓曰，據論注引良作梁，古音通。如王良，荀子正論作王梁，可證。詩傳引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鄭志云，魯人也，當六國時。正義云，春秋時魯有仲梁懷，故言魯人。）有公孫氏之儒。（元脫公字，圓玉海引有公字。漢志，子思子二十三卷。顏子五卷。漆雕子十三篇。公孫尼子二十八篇，注，公孫尼子，七十子之弟子。又隋志云，一卷，似孔子弟子。玉海云，禮記緇衣，公孫尼子所作。沈約曰，樂記取公孫尼子。）有樂正氏之儒。（圓曰，樂正子春。）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物曰，莊子云，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

有相夫氏之墨。（山曰，相一作祖。圓國史經籍志，高氏子略，作相芬氏。）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圓焦氏類林，之作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物曰，陶淵明聖賢群輔錄云，八儒，夫子沒後，散於天下，設於中國，成百氏之源，爲綱紀文儒，居環堵之室，蓽門圭竇，甕牖繩樞，併日而食，以道自居者，子思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動作順，大讓如慢，小讓如僞者，子張氏之所行也。顏氏傳詩爲道，爲諷諫之儒。孟子傳書爲道，爲疏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仲梁子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三墨，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名，不忮於衆，此宋鈃、尹文之墨。裘褐爲衣，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者，相里勤、五侯子之墨，俱誦墨經，而背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此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墨。圓案，荀子又有子夏氏之儒，子游氏之儒。）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眞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山曰，誠猶眞也。圓焦氏類林，儒墨作堯舜。）殷周七百餘歲。（山曰，一作千餘歲。）

張榜曰上下權威人所不辨化撓

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眞。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乎、疑詞。）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襍反之行。明主弗受也。（襍、一作雜。下同。雜八儒。反三墨。）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日。（元作三月。陶鴻慶作日。墨子云。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倮謂撅者不恭也。宋書禮志。引尸子。禹治水。爲喪法。曰桐棺三寸。制喪三日。）世主以爲儉而禮之。（補主字。薄葬儉也。墨子有節葬三篇。）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陶鴻慶作儒者破家而葬。賃子而償。執喪三年。毀而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不色撓。顏色不撓屈。孟子云。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注。人刺其目。目不轉睛。逃避之矣。）行曲則違於臧獲。（物曰。違。謂違而去之。）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臧獲。奴婢賤稱。詳見喻老篇。七命云。今公子違世陸沉。注引書孔傳。違。避也。〇孟子云。曾子謂子襄曰。自反而不直。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朱注。訓縮爲直。引禮記冠縮縫。爲證。案自反而縮。卽此云行直也。朱子何不引此。代醉編引蘇子由云。縮如王祭不供。無以縮酒之縮。是果何義也。皆坐不考韓子之過矣。）宋榮子之議。（荀子注。宋鈃宋人。鈃音刑。又胡冷反。孟子作宋牼。牼與鈃同。口莖反。山曰。莊子云。宋榮子猶然笑之。）設不鬬爭。取不隨仇。（取。如楊子取爲我之取。隨仇。見上。隨。一作墮。非。）不羞囹圄。見侮不辱。（此卽寢兵之說也。管子云。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荀子云。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又云。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鬬。人皆以見侮爲辱。故鬬也。知見侮之爲不辱。則不鬬矣。注。漢志有宋子十八篇。班固曰。荀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莊子說宋子曰。見侮不辱。救民之鬬。尹文子曰。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鬬。此人君之德。可以爲主矣。宋子蓋尹文弟子也。）世主以爲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

張榜曰以前言聽行以後言治人此三句最文

又曰韓子之文時轉道此則顯然畫快人

張榜曰因不可得本是平論錢而中間錯綜頓挫愈去陸離愈覺神采煥出

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襍反之辭爭。（學、一作辭。）而人主俱聽之。（愚誣之學。卽儒墨也。莊子云。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然且語而不舍者。非愚則誣也。誣字義可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儀。（儀。一作議。非。）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山曰。此語又出家語。顧後漢傳注引。兼作同。至下有也字。鹽鐵論。冰炭不同器。日月不並明。注。顏淵曰。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劉峻曰。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襍反之學。不兩立而治。（陶。侈儉相反。廉恕相讎。兩不相容。）今兼聽襍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同異之辭。卽墨者鄧陵子之徒。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也。荀子云。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注。莊子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言同在天地之間。故謂之大同。物各有種類。所同。故謂之小同。是大同與小同異也。故曰此謂小同異。莊子又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言萬物總謂之物。莫不皆同。是萬物畢同。若分而別之。則人耳目鼻口百體。草木枝葉花實。無不皆異也。此具畢同異。故曰。此謂大同異。）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語治者。（談治術也。）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世儒之論。率多如此。物曰。謂與貧窮之民以地。而使無資力者富實不乏也。）今夫與人相善也。（善宜作若。下同。相若。謂其產業與人無異也。井曰。善等字譌。）無豐年旁入之利。（旁入。竹木畜產之類。入。一作人。誤。物曰。豐年之利。收穫之多也。）而猶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若也。無饑饉疾疚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鹽鐵論。共其地。居此世也。非有災害疾疫。獨以貧窮。非惰則奢也。無奇業旁入。而猶以富給。非儉則力也。）侈而墮者貧。而力而儉者富。（六反篇。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饑寒。相強以勞苦。雖當軍旅之難。飢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飢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所喻意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物曰。布施始見。）是奪力儉。而與侈墮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假眞訓。雖以天下之大。易骭之一毛。無所槩於志也。）

（山曰孟子云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爲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陳良田大宅。設爵祿。（陳上元衍所以二字）所以易民死命也。（物曰謂懸爵賞以事民死也易換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出死出死力也殉徇通聲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一有也字）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名。（名一作明通）執操不侵。（物曰謂勵立節操參以名譽不爲人侵侮也墨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案參如參於前之參參名猶立名也韻會參立貌）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渦墨黨也必反之北宮黝之流）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爲自好之士。（荀子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說苑中公子倍自好也孟子鄉黨自好者不爲注自喜好名者也案外儲作自喜）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鬭之勇尊顯。（家鬭即私鬭也）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鬭。不可得也。（無一作毋）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見五蠹篇）且夫人主之聽於學也。（學謂文學之士）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官一作殺而大）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爲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爲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家語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與此合然史記乃云狀貌甚惡孔子以爲材薄也誤）仲尼幾而取之。（山曰幾期同）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一無字下）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

陳深曰蓋由觀察參驗既審最眞切

幾而取。（新序晏子曰嬰聞之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譏辭）與處久。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家語乎作則下句同）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語見論語）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聲名也）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今飾辯者沉濫博文過于宰我世主之智不及孔子故爲眩惑）爲悅其言。因任其身。（爲猶若也）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華下見初見秦秦昭王三十六年客卿胡傷攻魏擊敗芒卯于華陽之下）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馬服趙括也馬服君趙奢之子襲父封號故曰馬服趙孝成王六年秦將白起破趙將趙括軍四十五萬於長平）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青黃劍色也呂春秋相劍者論其黃白堅牣又越絕書薛燭曰夫寶劍者五色並見莫能相勝覽冥訓區冶生而淳鈞之劍成注區冶越人善冶劍工也音語又七命楚之陽劍歐冶所營注越絕書曰吳有干將越有歐冶淮本經訓鍛錫文鐃作晦作明注錄鍇鏤鐵文如脂膩不可剸也又云謂劍理之美也山海經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注引越絕書曰赤董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谷涸而出銅歐冶子因以爲純鈞之劍汲郡冢中得劍一枚長三尺五寸乃今所名爲干將劍汲郡亦非鐵也明古者通以錫雜銅爲兵器也荀子桓公之葱文王之錄注葱青色也錄與綠同二劍以色爲名曹植七啓說劍云彤以翠綠案葱綠卽青黃也）水擊鵠鴈。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趙策吳干將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盂蘇秦傳陸斷牛馬水截鵠鴈山曰說苑干將鏌鋣拂鍾不錚試物不知揚刃離金斬羽契鐵斧此至利也又見韓策荀子尸子水試斷鵠鴈陸試斷牛馬所以觀良劍也七啓云隨波截鴻水不漸刃七命云斷浮翮以爲工埤雅引陳琳武軍賦云陸陷犀兕水截輕鴻輕鴻鴻毛也今人試刀劍令髮浮轉於水以刀斷之觀其銛鈍水截輕鴻殆類是也臧獲已見上）發齒吻相形容。（元脫相字）伯樂不能以必馬。（物曰觀馬必發其齒故曰發也山曰呂春秋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管青相膹肳案七命注引呂覽作管青相脣吻埤雅引相書相馬上齒欲得鉤下齒欲得急上齒欲鉤鉤則壽下齒欲鋸鋸則怒韓詩外傳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淵鑑引此必作別）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物曰末塗馬疲之時也鼂錯傳秦能兼六國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國策云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此言末路之難也舞賦云後往先至遂爲逐末注言逸材之馬雖後往而能先至遂爲驅逐者之末也逐者）

陳澧曰。民當盡識。無實用者。

（以談足爲本。方謂據選注。與知末等畫貌選者所駐之末表所立也。）貌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州部之吏職也。積功至宰相。）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强。（列子釋文。木偶人形。故曰象人。圖周禮注。象人謂以芻爲人也。韓詩外傳。磐石千里。不爲有地。愚民百萬。不爲有民。案愚偶通用。王弼易注。磐山石之安也。）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强者。磐石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元脫石字。圖合纂類篇有石字。）今商官技藝之士。（上篇。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矣。管子。商官非虛亡也。注。必弃本逐末。故壞。案商賈以貨賄得官者不能治事。徒具其數耳。故云。非虛嚾無其人也。而實與嚾官同也。注誤。）亦不耕而食。（耕一作墾。）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任昉伐齊明帝表。毀書一貫。注。莊子云。老聃曰。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山曰。呂春秋。亡國之主一貫。圖一貫字見論語。又董仲舒傳。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歟。㳽獵賦。必同條而共貫。貫猶理也。）儒俠毋軍勞而顯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而顯元作圖而殺夫。）夫知禍磐石象人。（知禍。能知以之爲禍也。元作禍知。誤。）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爲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其爲國害而尊用之。）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縱能愛慕其臣節之。圖弗能使之事我也。）關內之侯。（墨子。封城將三十里地。爲關內侯。呂春秋。吾請比關內侯以聽。春申君傳。韓必爲關內之侯。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吾趙而關內兩萬乘之主。秦策亦載此事。作韓必爲關中之侯。部侯字訛。注。比之侯吏非。吳氏何不正之。圖魏策。王不若與寶屢關內侯。鮑注。侯於關內耳。此時未爲侯。吳注。關內侯之稱。不獨起於秦也。）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泰族訓。百姓歌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左傳。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注。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魏策。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爲臣。女爲妾。身執禽而隨諸御。注。禽鳥小贄也。吳注。執禽鳥。服役圖。謂吳說非。）是故力多則人朝。力

孫鏘曰。此說仁義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畢如此。

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謂營富强。）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山曰。李斯傳作格虜。索隱曰。嚴整之家。本無格悍之奴僕也。又呂春秋。家無笞怒。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六反篇。母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吾以此知威嚴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良信之士。韓國奉主。爲善行者。）而用其不得爲非也。（信賞必罰。雖有姦臣。不能蔽欺。）恃人之爲吾善也。境內不什數。（上篇。今良信之士。不盈於十。謂寡也。）用人不得爲非。（用法術也。）一國可使齊。爲治也。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歲無輪矣。（歲一作世。）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括宜从木。見難勢篇。）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荀子。天下有不以此爲隆正也。然而猶有能分是非治曲直者耶。用兩有字。與此同。）

（法。）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書注。適然謂偶然也。圖康誥。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文子。不用適然之數。而行自然之道。鬼谷子。事有適然。物有成敗。注。適然者有時而然也。）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爲狂。夫智性也。（圖上智與下愚不移。）壽命也。（圖死生有命。）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圖荀子。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而以人之所不能爲說人。（不能爲者。智與壽也。）此世之所以謂之爲狂也。謂之（有誤。）不能然。（謂雖說人。而不能使其人明智如言也。離騷。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王逸云。謂猶說也。覽冥訓。雖有明智。弗能然也。注。然猶明也。）則是諭也。（徒曉諭耳。無益于用。）夫以仁義教人。（夫下元有論性也三字。誤剩衍耳。或

孫鑛曰。不道民不尚儒。兩意偶有。

（舊注文數逸。而遺此三字誤混。）是以智與壽說人也。（一無人字。）有度之主弗受也。（知其無用。）故善毛嬙西施之美。無益吾面。（舊者謂羨而上譽之。藝文類聚著作言。西上有而字。吾作君。潤鑑音作若。美下有麗字。）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蔡邕女誡。傅脂則思其心之和。澤髮則思其心之潤。）（釋名云。臙脂以丹作。象臙赤也。黛。畫眉也。楚辭。粉白黛黑。）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顧明吾以下。一作必賞罰則國治。宜罰法度者。國之）（脂澤粉黛。藝文同。）故明主急其功。而緩其頸。（功元作助。從山氏正。）故不道仁義。（道也。）

說 今巫祝之祝人曰。使君千秋萬歲。（秋一作歲。下同。若汝也。阮雲谷雜記亦作千秋。無下千歲。周禮釋文。祝之考反。除大祝宗祝諸官。皆同。以壽求之。案毛詩傳。爾者而艾。萬有千歲。古頌語體如此。）千秋萬歲之聲括耳。（括聒通。焦氏筆乘引詩鼓言盈庭。鼓讀爲聒。可見古字音近者。可互通借。說文。聒。讙語也。）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徵。驗也。）此人所以簡巫祝也。（簡。疏斥意。如孟子是簡驩也之簡。）今世

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爲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擧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之故。不聽學者之言。（上之元作者。從物氏正。案飾邪篇。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故事也。說也。係辭傳。知幽明之故。）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施慈惠。收衆心。世儒之說。）欲（井曰。衍文。）得民之心。而可以爲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從民所欲。則苟安于故俗。而遺久遠之利。）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謂不剔髮則氣鬱結。致有腹痛也。剔薙同。音替。剃髮也。爾楚辭。接輿髡首兮。注。髡剔也。周禮鄭注。薙讀如鬀小兒頭之鬀。）不揊痤則寢益。（寢一作寖。舊注。揊。謂癰也。疈滅而潰之。疈破也。案揊注文作疈。蓋古字通。周禮疈辜注謂

顯學篇論甚警策。勢皆縱逸。然骨力却覺中間分六截。亦是水到渠成。末是篇法。

披磔牲也。字典引舊注。作痤癰也。當揊副以除其疾。勿費。猶沈毒也。曲禮。爲天子削瓜者副之。注。既削。又四拆之。鶡冠子。若扁鵲者。鑱血脈。投毒藥。副肌膚閒。淺益疾。漸加也。鑱。鐵錐。如人有疾。不治則寖以深。字彙補。揊。數敎切。音翩。引此。一音副。）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爲酷。修刑重罰。以爲禁邪也。而以上爲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且將也。）而以上爲貪。境內敎戰陣。閱士卒。并力疾鬬。所以禽虜也。（虜擄同。）而以上爲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一作知之而不悅也。非。已上說愚俗童心。好亂惡治之由。）夫求聖通之士者。（上云伊尹管仲。）爲民智之不足師用。（智一作知。）昔禹決江濬河。（書孔傳。深之使通利。）而民聚瓦石。（舊注。欲以擊禹也。山曰。呂氏春秋。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

已立。爲萬世利。禹之所見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擧始。而可以樂成功。）子產開畝樹桑。（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鄭人謗訾。（左傳。子產治鄭。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又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謗。毀也。）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擧士而求賢智。（鄙儒墨之徒。飾文學者。世謂之賢智。）爲政而期適民。（期。猶必也。必順民心。）皆亂之端。未可與爲治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九（終）

韓本删注是篇疑戰國時遊說賢人四士下及從橫之言維虞說不可用舊書以辭本師用爲先故書無益足老莊虛學讀者著之

陳深曰此篇殊不類騈辟所謂之辭怨之敗然離皆之詞時綴含而不傳識者別其譏眼者用賢曰悍辨強舜文勢如走

陳深曰、此篇是對秦王之書。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二十（忠孝人主飭令心度制分）

江都　松皐圓纂聞

忠孝第五十一（此篇蓋後人之所勸入者讀者須心當自知之）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爲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皆以堯舜之道爲是。而法之。是以有亂君。有曲父。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爲人君。而君其臣。舜爲人臣。而臣其君。湯武爲人臣。（一無爲字）而弑其主。刑其尸。（史記紂自燔于火而死武王遂入至紂死處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懸太白之旗荀子云紂首懸赤旆。）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職。以戴其君者也。今堯自以爲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爲賢。而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爲義。而弑其君長。（山曰長宜爲上。）此明君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也。故至今爲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爲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父而讓子。君而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聞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主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賢任智無常。逆道也。（圖上尚通。）而天下常以爲治。是故田氏奪呂氏

孫鑛曰、戰國時習。孟子亦有此言。

劉氏鑫曰、據章說去邊際爲悍。

於齊。（謂田恆弑簡公）戴氏奪子氏於宋。（戰國諸子誤以皇喜爲樂喜故曰戴氏左傳右師將不利戴氏注戴氏樂族毛詩必宋之子傳子宋姓皇喜劫宋君事見內儲。）此皆賢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廢常上賢則亂。舍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賢。（語出慎子。）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舊注愁貌據字彙補引此文云造音戚。）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造焉孟子作有蹙趙岐云岌岌不安貌案墨子云孔丘與其門弟子閒坐曰夫舜見瞽叟就焉此時天下圾乎就懼同楚策汗明懼焉注不安貌莊子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顏闔曰殆哉圾乎仲尼。）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記曰至此咸丘蒙問孟子之辭也孟子爲辨之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順之道也。然則有道者。進不得爲臣主。退不得爲父子耶。（一無兩得字。）父之所以欲有賢子者。（有一作其）家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君之所以欲有賢臣者。國亂則治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爲父。則父之處家也苦。有賢臣。而不爲君。則君之處位也危。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爲害耳。豈得利焉哉。（元作哉爲殺夫。）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今舜以賢取君之國。而湯武以義放弑其君。此皆以賢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賢之。古之烈士。進不臣君。退不爲家。是進則非其君。退則非其親者也。且夫進不臣君。退不爲家。亂世絕嗣之道也。是故賢堯舜湯武。而是烈士。天下之亂術也。瞽瞍爲舜父。而舜放之。象爲舜弟。而舜殺之。（補下舜字。）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仁義無有。不可

孫詒曰巧爲附會推敲鑿說

謂明。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瀕濱上也。與下字對。濱之訓上。如謂海濱或爲海上可見。）信若詩之言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山曰。妾御婢也。左傳。男爲人臣。女爲人妾。又定妻曰。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憂妾使余。又書妾在桑上。妾字義可見也。費誓。臣妾逋逃。孔傳。男曰臣。女曰妾。）故烈士內不爲家。亂世絕嗣。而外矯於君。（矯曲也。）朽骨爛肉。施於土地。流於川谷。不避蹈水火。使天下從而效之。（烈士徇名。而天下羣效之。）是天下徧死而願夭也。（重名而輕身者。世謂之烈士。則逐臭之徒。欲死夭取名也。）此皆釋世而不治者也。（者作是。寫者誤。）世之所爲烈士者雖衆。（爲謂通。）獨行取異於人。（離俗乖世。）以自介異。以釣名譽。爲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恬淡之學。謂楊墨列莊之類。隱居巖穴之士所尚也。恍惚之言。謂務爲空妙幽微之論。上智之所難知者也。蓋老子云。恬淡爲上。又云。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愚謂此篇似非韓子之筆。若以老氏之教。爲無用無法。則解老喻

老亦在所斥矣。且所引之記北山之詩並剽竊孟子之書。後人附託無疑。）臣以爲恬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法。數出於無用者。天下謂之察。（數謂術數。）臣以爲人生必事君養親。（此一疊四字。）不可以恬淡。必以言論忠信法術。（此一無六字。）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競取君之國也。夫爲人子而常譽他人之親曰。某子之親。夜寢早起。强力生財。以養子孫臣妾。是誹謗其親者也。爲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願之。是誹謗其君者也。（山曰。荀子云。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非其親者。知謂之不孝。（一作知其不孝。）而非其君

陳深曰此段意憤語意盡切

作一劍顛用字法

者。天下賢之。此所以亂也。故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湯武之伐。（大功曰伐。）毋言烈士之高。盡力守法。專心於事。主者。爲忠臣。古者黔首悗密惷愚。故可以虛名取也。（蠢作蠢寓者誤。史記。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應劭曰。黔亦黑也。密如鎮密之密。說林字有密密之謂。悗密蓋無心不暇事之意也。禮記。哀公曰。寡人惷愚冥煩。莊子。悗乎忘其言也。林注。悗無心貌。舊注。悗忘情貌。山曰。呂春秋。夫說以智通。而實以愚悗。又靈樞本神篇。志意悗亂。智慮去身。音釋云。悗音悶。此謂虛名。謂以仁義之說。收取民心。所謂道虛惠以悅民也。）今民儇詗智慧。欲自用。不聽上。（荀子。鄉曲之儇子。注。方言。儇疾也。又慧也。輕薄巧慧之子也。淮南王傳。爲中詗長安。徐注。詗伺候采察之名也。孟康音偵。）上必且勸之以賞。然後可進。又且畏之以罰。然後不敢退。而世皆曰。許由讓天下。賞不足以勸。盜跖犯刑赴難。罰不足以禁。臣曰。未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爲者。許由是也。（無以天下爲。謂其不欲也。）已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爲者。堯舜是也。毀廉求財。犯刑趨利。忘身之

死者。盜跖是也。此三者殆物也。（物曰殆物。危事也。殆危也。殆物猶言尤物。謂不常有也。）治國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三者爲量。（三者。許由堯舜盜跖。）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殆物妙言。治之害也。（殆物指烈士肥遯。爲恬淡之學者。妙言謂恍惚之言也。）天下太上之士。不可以賞勸也。（上作平誤。太上之士。巢許務光之徒。）天下太下之士。不可以刑禁也。（下元作平。刑上衍爲字。太下之士。盜跖莊蹻之類。）然爲太上士不設賞。爲太下士不設刑。則治國用民之道失矣。故世人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橫諸侯。（人一作臣。從橫諸侯。謂說諸侯以從衡之說也。或侯字衍。諸字屬下句讀。）言從者曰。從成必霸。而言橫者曰。橫成必王。山東之言從橫。未嘗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

趙本顧注。書內大臣左右近習貴臣權臣也。賢士智士能士法術之士。總謂法度之士也。立論自孤憤中來。

陳深曰。馬虎豹皆喻人主勢重。

楊愼曰。兼說二柄。知操變制。

孫鑛曰。正說內揭出篇中手眼。

陳深曰。二臣不並立。妄會當途之臣前。法術之士遂矣。

王不立者。虛言非所以成治也。王者獨行謂之王。是以三王不務離合而正。五霸不待從橫而察。（離合。離彼合此。即從橫之說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內政修。然後外事可斷矣。）

人主第五十二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太貴。左右太威也。（威元作威。一作成。從下文正。）所謂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所謂威者。擅權勢而輕重者也。（倚其幸愛。掩蔽主明。以爲輕重。故私威立。）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山曰。愛臣篇。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車致遠道者。以筋力也。（重。重載。）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勢。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山曰。此喻已見二柄。）而使虎豹失其爪牙。（而一作向。顧而讀爲如。盧纂論注。而作當。）則人必制之矣。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死國亡。今無術之主。皆明知宋簡之過也。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類者也。且法術之士。與當途之臣。不相容也。（見孤憤篇。）何以明之。主有術士。則大臣不得制斷。近習不敢賣重。（見和氏篇。）大臣左右權勢息。則人主之道明矣。今則不然。其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

王維楨曰。論功賞以散私黨。

孫鑛曰。這番乃孤憤中詞意。

楊愼曰。部勒整飭。

環其私。（五蠹篇。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管子云。兼上下以環其私。注。上則擅君之柄。下則用人材力。上下之利。皆用繞身。故曰環其私。因考。秦策。極身毋二。盡公不還私。注。還反顧也。非還環通。又荀子。不還私。不反君。今本私作秩字之誤也。荀子又云。比周以環主。又云。比周還主。注。還繞也。則環當作營。）左右近習。朋黨比周。以制疏遠。則法術之士。奚時得進用。人主奚時得論裁。故有術不必用。而勢不兩立。法術之士。焉得無危。故君人者。非能退大臣之議。而背左右之訟。獨合乎道言也。（見和氏篇。）則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而進說乎。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明主者。（主作王。非。）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事。所舉者必有賢。所用者必有能。賢能之士進。則私門之請止矣。（劉論語。官事不攝。大曰政。小曰事。）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處大官。則私劍之士。安得無離於私勇。而疾距敵。游宦之士。焉得無撓於私門。而務於清潔矣。（撓曲也。以私門爲曲者。知其爲邪也。舊注。私劍。俠客也。游宦。遊說也。）此所以聚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於人也。或有所智而聽之。（智一作知。）入因與近習論其言。聽近習而不計其智。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不必賢。人主之於人也。（一無也字。）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與當途者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故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奚時得用。而人主之明塞矣。（見孤憤篇。）昔關龍逢說桀而傷其四肢。王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鏤。（吳世家。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索隱曰。劍名。見越絕書。愚案。屬注通用。鏤懷情注。蠹毒淬之劍。所謂）

趙本題注通篇綜
核之辭篇體極怪
别是一局面戰國
僞書多類此

篇首曰項語陪精
於八説劣於揚稱
陳深曰此說三篇
體製各異其中五
有奇辯也危詞之毒
說不識人人知之
讀者亦不可以眼
目試之

（血注一轉則人立死。故曰注纒。）此三子者。爲人臣非不忠。而說非不當也。然不免於死亡之患者。主不察賢智之言。而蔽於愚不肖之患也。（一無於字。）今人主非肯用法術之士。聽愚不肖之臣。則賢智之士。孰敢當三子之危。而進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亂也。（此篇語多與孤憤二柄和氏等諸篇同者。蓋出後人之所附託也。）

飭令第五十三（此篇與商子靳令篇文多同。）

飭令則治不遷。（治作法。寫者誤。謂號令整飭則政治速斷。不遷延滯留者。由法度勤飭於官也。溯商子作治不留。）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售法。（善言猶巧言也。所謂因以辯言亂吾制也。物曰。善言仁義之言。售法易法也。溯商子售作害。）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待見功而爵祿。則不得以巧辯浮辭欺罔任事也。）行法曲斷。（曲心曲也。賞信罰必。則民自斷於其心。不敢犯法。所謂太上禁其心也。物曰。謂決斷委曲皆當也。溯商子法作治。一鄉一曲。其姦易知。任曲長而斷之。事無稽留也。平準書。兼并豪强之徒。以武斷於鄉曲。與此曲斷異而語同。）以五里斷者王。以九里斷者强。（井曰。五里九里。謂斷之早晚也。）宿治者削。（傍注。宿治停閣不斷也。溯五里郊也。九里井也。宿舍也。逸周書云。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是也。商子說民篇。有姦必告之。則民斷於心。上令而民知所以應。器成於家。而行於官。則事斷於家。故王者刑賞斷於民心。器用決於家。治明則同。治闇則異。同則行。異則止。行則治。止則亂。治則家斷。亂則君斷。治國者貴下斷。故以十里斷者弱。以五里斷者强。家斷則有餘。故日治者王。官斷則不足。故夜治者强。君斷則亂。故宿治者削。故有道之國。治不聽君。民不從官。荀子云。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凡人好敦慢小事。大事至然後興之務之。如是則常不勝夫敦比於小事者矣。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爲積也大。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也淺。其爲積也小。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以刑治。以賞戰。厚祿以用術。國無姦民。則都無姦市。（大邑曰都。必有城市。無姦市者。奇伎淫巧。苦窳無用之物不鬻賣也。五蠹篇。姦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物多末衆。農弛姦勝。則國必削。（物謂玩好之類。末衆謂末作者多也。）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溯商子爵上有官字。）必以其力。則農不怠。（農作置。官者誤。出如握粟出卜之出。謂貧

富民各隨貲力多少出粟取爵賞也。前漢晁錯上書。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民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其議蓋本於斯矣。溯商子必上有官爵二字。農作農。）三寸之管毋當。不可滿也。（說林云。三寸之管而無當。天下弗能滿也。注。當猶底也。）授官爵出利祿。不以功。是無當也。（無功者僥倖。則官遷失擇也。溯商子爵上有予字。）國以功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其國無敵。（威謂作怒以赴敵也。）國以功授官與爵。則治見省。言有塞。（見下元衍者字。一無此十五字。見省謂不煩也。有塞與上無當反對。謂不妄言也。中庸鄭注。塞猶實也。溯威當作成。成威二字。商子共作成。亦誤耳。溯商子作則治省言寡五字是。）此謂以治去治。以言去言。（去治一作出治。溯商子治作法。）以功與爵者也。（與上宜有授官二字。）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不攻必富。（富作當。誤。五蠹篇。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强。）朝廷之事。（物曰。枚也。）小者不毀。（庶務悉舉。雖小事必成濟。況大事乎。溯商子作朝廷之吏少者不毀也多者不損也。）效功取官爵。廷雖有辟言。不得以相干也。（羣臣所陳。言當其事。事當其功。乃始得賞。能合形名。執術不貳。豈得爲邪僻之議。犯干誤事乎。所以言有辟也。溯商子功下有而字。辟作辯。干作先。管子。邪說辟言之離正道。）是謂以數治。（任法數。去智辯。故致富强。）以力攻者。出一取十。（溯商子云。威以一取十。以聲取實。故能爲威者王。即是。）以言攻者。出十喪百。（國無所得。又多所失。此任智辯之患也。溯商子喪作亡。）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富强則能攻人。貧弱則被侵奪。）宜其能。（元漏宜字。）勝其官。（元作害。）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懷元作道壞。）莫負兼官之責於君。（兼元作秉。）內無伏怨。（用人篇。內無伏怨之亂。外無馳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元作使明者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言。（此節元多缺誤。從用人篇補正。○夫古人作文。豈特爲艱澀奇僻難讀難解之地。以虛誇于後人哉。其間或有之者。率多屬傳寫已久。字音轉訛。文句漏缺者。已說者承誤附會。爲說偶見。率聽似若可通。及至潛一味熟玩。發明正義。則其說之牽强固不俟辯。而予心之愉快。亦不可言。是讀古書之一樂也。如莫負兼官之責於君。物氏爲之解曰。負乘本易字。氏

趙本題注。權古法鑒于心度。篇論文亦議。又云。此篇謂嚴刑。主于利民。非以暴民。乃所期無刑之意。

（補曰。周易解卦。六三。負且乘。致寇至。其解說不當。而美說。惟負責者。謂之負乘。爲未穫耳。追閱用人篇。正作笑貪兼官之責於君。乃知乘兼字訛。意自分明。不必費解而不爲蘊解所欺矣。昔人云。須眼光透紙背。又云。一心兩眼。反覆考究。是讀古書之妙訣也。冀後之讀此書者。每遇盤根錯節。必斧而析其義。視作贅聞者。如仇求疵斥非。勿爲蘊說所愚。）「此謂易攻」（四字剩衍。）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上。（爲上致死。元作死賞。下同。誤。蓋上或作尙。因訛作賞。溯商子去彊篇作上。下同。）多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上。（下篇。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即此意。）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傍注。空音孔。）利出二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管子。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擧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注。凡言利者。不必貨利。慶賞威刑皆是。圓案。唐柳芳論氏族之事曰。管仲曰。爲國之道。利出一孔者王。二孔者强。三孔者弱。四孔者亡。故冠婚者。人道大倫。周漢之官人。齊其政。一其門。使下知禁。此出一孔也。故王。魏晉官人。尊中正。立九品。藏有司。政家有競心。此出二孔也。故强。江左代北。諸姓紛亂不一。其要無歸。此出三孔也。故弱。隋氏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鄕黨。政煩於上。人亂於下。此出四孔也。故亡。傍注。二孔則分矣。十孔則多門矣。溯商子作其國不守。荀子曰。權出一者强。權出二者弱。）重刑明民。大制使人。則上利。（物曰。重其刑罰。明喩於民。大其

法制。使役於人。則君上之利也。○商子。重刑明。大制不明者。六蝨也。六蝨成羣。則民不用。是故興國罰行則民親。賞行則上利。）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溯商子。有刑去事成四字。）罪重而刑輕。刑輕則事生。（元疊刑輕二字。衍誤。）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代醉編引商子云。國以功授官予爵。則治省言寡。以六蝨授官予爵。則治煩言生。六蝨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

心度第五十四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刑法者。治國之本也。）不從其欲。（民之所欲。喜亂而惡治也。）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導之以刑。不行姦惡。）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以重刑。去輕刑。是乃愛民之道也。）刑勝而民靜。（畏服而不犯。）賞繁而姦生。（謂犯。）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夫民之性。喜亂而不親其法。（溯一無其字。）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物曰。謂安於法。）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萌。故治民者。禁姦於未萌。而用兵者。服戰於民心。（溯孫子。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禁先其本者治。兵戰其心者勝。（山口。蜀馬謖曰。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本引韓子文。）聖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强。先戰者勝。夫國事務先而一民心。專擧公而私不從。賞告而姦不生。（商君傳。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强。不能用四者弱。（務先擧公賞告明法。所謂度於本也。）夫國之所以强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故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而不同。（積聚之久。治亂異迹。）其所以立異也。（明君尙嚴。亂主行愛。）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

政而國治。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愛之自也。（謂愛民之道。自此生也。中庸云。知風之自。山曰。自宜作首。）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天下者必塞。故欲擧大功而難致力者。大功不可幾而擧也。（難憚也。山曰。幾期同。）欲治其法而難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商君曰。聖人苟可以强國。不法其故。）故治民無常。唯治爲法。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故民樸而禁之以名則治。維之以刑則從。（名謂毀譽也。以刑維持。使其從上也。爾名謂禮義廉恥。）時移而治不易者亂。（俗薄民爭。而猶御以寬緩之政。所以亂也。）能治衆而禁不變者削。（法禁弛而不更張者。不知治術者也。）故聖人之治民也。法與時移。而禁與治變。能起力於地者富。（起作越。誤。）能起力於敵者强。（起者。勉勵。）

趙本韓往大得容明人大實之又云制者制刑賞也分者別白功罪分明也法賞者得人情刑輕者失事實故自言審之也其說起于商鞅文字亦奇講一句屬

孫鑛曰出此則入彼示有不實不刑之民

（超他之意）強不塞者王。（能行強道天下從之令行禁止無所壅塞）故王道在所開。在所塞。塞其姦者必王。（山曰商君傳贊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索隱曰案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謂王道在因時而開塞也當時之要在開公道而賞勵耕戰廢私義而禁言談也弱緯了今天下諸國十所率無不及二十萬之衆者然不能濟功名者不明乎禁令阻塞也）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恃其不可亂。也（謂務內政）恃外不亂而立治者削。（立治元作治立寫者誤惟資外交欲使鄰敵不肯亂我恃此以立政治故弱）恃其不可亂而行法者興（彼欲亂我。而不可亂者由我能行法也）故賢君之治國也適於不可亂之術。（從字氏稱可字）貴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爵任必勝其任然後授爵也關由也）好力者其爵貴爵貴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不事力而恃私學者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國用民之道也能閉外塞私。（閉外謂不恃外交也）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顧上尚通）

制分第五十五

（篇內有分爵祿制則法之語取以名篇）

夫凡國博君尊者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於天下者也。（國法嚴重。士民從命令行禁止。以及天下。人君能行此道則威名遠播國地廣而十位倖矣）是以君人者分爵祿。制則法（則亦法也）必嚴以重之。（嚴刑衆畏重則民信）夫國治則民安。事亂則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事實。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人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惡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祿而惡刑罰。上掌好惡以御民力。（傍法。掌好惡賞功罰罪也）事實不宜失矣。（法禁輕則無功得賞有罪免誅失事實也。罪賞既失孰肯盡力）然而禁輕事失者。刑賞失也。其治民不秉法

劉辰翁曰商君之法如此

爲善也。（唯任智辯而不知秉法故刑賞並失也飭令篇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善字義同）如是則是無法也故治亂之理。宜務分刑賞爲急治國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賞者有毀罰者有譽是以刑賞惑亂不明白也）治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皆知賞功誅罪）有特以異爲分。（特元作持從山氏正一作時亦非深以異爲分謂賞可賞罰可罰也）不可謂分（待事之至然後施行不能使民自知勸沮豈得稱分）（刑賞平說疑篇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之民非所謂明也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當乃在於人者也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至於察君之分。（物曰明察之君）獨分也。（越大臣之讒背左右之頌獨合乎道言故毀譽待賞而刑賞必於民心也獨分猶獨斷也）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願毋抵罪而不敢胥賞。（物曰胥須同）故曰。不待刑賞而民從事矣（知誅賞之皆生于身故也）是故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姦爲務。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關乎治理也。（關亦通也）然則去微姦之道奈何其務令之相闚其情者也（闚作規誤從下文正）則使相闚奈何。曰。蓋里相坐而已。（舊注同里有罪罪必相坐因案毛詩蓋云歸哉箋云蓋猶者也又疑與闔字通范睢傳不概於王心邪索隱曰戰國策概作闔而今本作闔注闔合同據此蓋里即合里也）禁尚有連於己者。理不得不相闚。（補下不字尚賞字誤。荀子賞賢使能以次之注賞當作尚。又焦氏筆乘尚古賞字省文尚賞或通數下文告過者免罪受賞失姦者必誅連刑此乃刑禁連賞皆來連於我也）惟恐不得免。（失姦猶誅況爲姦乎）有姦心者。不令得志。（志作忘誤）闚者多也。（告密既多姦念自塞）如此則慎己而闚彼。發姦之密。（隱微難知者亦悉露）告過者。免罪受賞。失姦者必誅連刑。如此則姦類發矣。姦不容細。私告任坐使然也。（物曰私告任坐二事傍法任保也同里相保之人則坐之故曰任坐）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不任人。（傍法數術數也）是以有術之國不用譽

而得人之情。境內必治。任數也。（山曰。學宜作察。察又作寄。故相訛也。）亡國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圉禁者。任人而無數也。（圉禁通。）自攻者人也。（任智辯則貪弱。自招侵敵。）攻人者數也。（任法數則富強。足以服敵。）故有術之國。去言而任法。（試事課功。以行誅罰。不爲巧言利辯所惑故也。）凡畸功之循約者難知。（率見行事。能立功勞。依順國約。無所乖戾。內情之惡。塞難察知。是姦臣之所以生事徼功也。畸偶之反。言不合事。事不合功。有功之名。無功之實。故曰畸功。下曰姦功。虛功變文耳。其實一也。）過刑之於言者難見也。（刑形通。徒辯談論。能陳情形。功辯麗辭。若可采用。過失之形。最難早見。是說客之所以騁詐誤事也。字曰。刑一作形。）是以刑賞惑乎貳。（難知。故無功者貳功賞。難見。故有罪者多宥赦。）所謂循約難知者。姦功也。臣過之難見者。失根也。（失根下曰。姦根可見。姦言邪說。爲過失之根本也。若聽其言。必試以事。則其失根可去也。國吳起。春秋公子光。謂專諸曰。天以夫子輔孤之失根也。）循理不見虛功。（姦臣行事。匿情營私。若循常理推之。徒見其有功而無實之跡。移不可得而見也。必過加賞。如陳需招楚兵。齊壞召韓兵。徵令敵國。攻其國者姦也。因往韓解。）

（却敵軍者功也。能去國患。似循常約。然論其本。則皆構謀要賞。豈容誅乎。）度情詭乎姦根。（辯士議乎巧言如流。若以常情度之。徒見其合理。而挾私之源。遂爲難得而察也。必被飾辭。如蘇代議齊王。潘壽說禹情。其實爲子之游說。而外託乎正論也。）則二者安得無兩失也。（二者刑賞也。刑賞並疑貳。故曰兩失。）是以處士立名於內。而談者爲略於外。（處作處。誤。謂人主尊私行而禮之。故處士飾私學以釣名譽也。略謀也。謂藉外交以使私計也。五蠹篇。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爲勢於外。外內稱惡。以恃強敵。不亦殆乎。）故愚怯勇慧相連。（相連謂無別也。）而以虛道屬俗。而容乎世。（物云。虛道徒者也。屬俗謂合于世也。）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加乎僇人。（如六反篇所論。公者宜貪之民。則世毀之。私惡當罪之民。則世譽之。國法之廢弛者由此。）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其二。（物曰。二貳同。傍注。功罪不明。疑賞疑刑。）故實有所不至。（從井氏補不字。謂賞多虛功也。）而理失其量。（失量謂不平也。）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法有一定之度。而以智辯亂之。慧飾善言。謂智辯也。飭令篇。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者。

安得其務。（法者官之所師也。既無師法。豈得成事務功乎。）務不與事相得。則法安得無失。而刑安得無煩。（刑濫則事生。所以煩濫也。）是以賞罰擾亂。邦道差誤。刑賞之不分白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二十（大尾）

韓非子纂聞跋

定本韓子纂聞二十卷。序目附錄一卷。凡廿一卷。爲小林君子駿而述。始乎五月之吉。卒乎十月之望。玆歲己巳之夏。子駿邀讀韓子。月六次以爲期。其所問難。出入意表。而其開悟之敏。若愚亦足以發也。其意每憾拙著增讀之書。略於解說。毋乃大簡乎。爲之操筆。更纂所聞。以作此學。學既不博。聞亦不廣。此編豈足使子駿無憾乎。假使子駿之材之美。因之發明。探賾闡幽。而無憾乎。又豈足使後之人無憾乎。夫子駿之爲人也。游藝乎射御。演武乎鎗劍。問道乎經行。寄情乎詩吟。最好國歌。既善其道。傍及史乘律令之書。莫不通涉。海内唱國歌復古者。推爲巨擘。開國剖符之采。足以比關内侯。老宰僮僕。足以給事也。而服不飾美。僅一妾。不衣帛。登其門者。疎客必食。而性不嗜飲。膳不二味。王官士爵之尊。列國大夫。不敢擬之也。而能下布衣韋帶之士。必與抗禮。不敢夸賤欺貧。夫方數十里之大都也。二百年不見兵之治安也。沃野千里。商車賈船。萬貨之所輻湊也。三百五等諸侯之朝宗列邸第也。六十六國四民之寄寓奉事也。億萬士女雜沓。衣食乎其中也。生此世。居此地。難乎去淫靡之習。而知侈儉之地也。而子駿獨能行之。其有

成也必矣。增予所纂。廣予所聞。能使後之人果無遺憾乎。此書乎。此予所以視書贈之。且有望乎子駿也。

己巳之冬　　江都　松皐圓謹識

青莊松皐先生之墓

先生諱圓。字行方。俗稱金三郎。號青莊。又號修文齋。姓蒲阪。江戶人。父曰忠成。西條藩世臣。先生其次子也。少時善病。不出。後有故冒松皐氏。仕幕府爲庖吏。天保五甲午七月七日。病歿于家。享年六十。葬于青山慈光寺。娶横山氏。生一男三女。女皆嫁。男夭。養族人清明。爲嗣。所著書。增讀韓非子。既行于世。其餘有定本韓非子纂聞。及大學孟子國語戰國策考。荀子謝校補正。墨子呂覽畢校補正。晏子孫音補正諸書。未梓。並藏于門人之家。唯國語考散亡。不知所在。可惜也。明年門人謀于清明。協贊立石。實乙未孟秋也。

門人川目直識。鈴本豐昌書。半山戶田光新題面。

惠施詭辨新解

高野侯

惠施詭辨新解

樸學齋叢書

第一集

惠施詭辨新解

樸學齋叢書

第一集

惠施詭辯新解

涇胡懷琛寄塵著

緒論

莊子天下篇載惠施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等若干事今人多謂之爲詭辯當代名人如胡適之章行嚴郭沫若諸先生亦均有所解釋別出新意爲舊說所未及然亦偶舉一二未能逐條加以說明也

余按惠施所舉各事中除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一條最易解釋而其義亦確切不移而外其他皆見仁見智各自爲說究爲確解與否尚不無有商量之餘地

余於讀莊之暇管見所及亦得雞三足輪不輾地龜長於蛇飛鳥之影未嘗動也四條之新義竊不自諒欲自附於作者之末因著此篇以說明管見藉以就教於通人焉

余昔草莊子集解補正曾謂別有惠施詭辯新解彼時意欲多得數條匯萃成篇今以私心以爲尚未安者暫棄去之先以此四條公之於世其他請俟異日焉

雞三足

按此利用人目錯覺爲詭辯也當雞疾走之時從側面視之如有三足因在未舉足之前其足映入人眼所留印象尚未消滅而已舉足之後其足又映入人眼另留一新印象一刹那間前者未滅後者又來同時並存一足遂幻成兩足再加原有之另一足遂成三足故曰雞三足

輪不輾地

按此係利用幾何學爲詭辯也輪謂車輪輪在幾何學爲圓周地謂車輪在地面所經過之路線在幾何學爲一直線輪之在地在幾何學爲圓周與一直線相切根據幾何學定例圓周與一直線相切其相切處只有一點輪之向前進展爲圓周之又一點與直線相切而其相切處仍只有一點進展不已皆是如此同時根據幾何學定例凡所謂點無長短闊狹厚薄有長短即爲線有長短闊狹即爲面有長短闊狹厚薄即爲體換言之凡所謂點在事實上不能有夫圓周與直線相切處只有一點而此點在事實上又不能有輪之輾地既爲壘次之圓周與直線相切而每次相切之一點在事實上又均不能有故曰輪不輾地

龜長於蛇

按此條有多種解釋今列舉如下

一利用原題文義不明而爲詭辯原題但云龜蛇而未嘗分別言明龜蛇大小之程度蓋大龜可以長於小蛇也

二亦利用原題文義不明而爲詭辯原題但云龜蛇而未嘗分別言明龜蛇之數量蓋十龜可以長於一蛇也

三利用數學爲詭辯設有一龜一蛇於此假定龜長五寸蛇長五尺是龜等於蛇之十分之一將蛇切成十段每段適等於龜若將蛇之最後一段十倍之則仍等於原蛇之長度仍比龜爲長此數學中普通情狀也今乃利用一種特別切法首先將全蛇均分爲十分而切去十分之一第二次將所餘賸者均分爲十分而切去其十分之一……如此屢分屢切至多次以後將最後之十分之一照其所分之次數而倍之必不能等於原蛇之長而可以短於龜

四利用人目錯覺及心理錯覺爲詭辯設有一大龜與一小蛇於實爲龜長蛇短然龜身胖人目視之似覺爲短蛇身瘦人目視之似覺爲長於是遂臆斷爲蛇長於龜又因常人心理恆以爲龜短蛇長是在考察事實之前已先有一種成見往往現象當前不及細察即臆斷曰蛇長於龜及實地度量之方知實爲龜長於蛇是龜長於蛇命題本不誤然驟聞此言者無不以爲誤

惠施故以此與人相戲也

飛鳥之影未嘗動也

按此亦利用人目錯覺爲詭辯也夫所謂影者普通認爲係一物加於地面其實非也實係日光加於地面而成光若有物遮蔽日光使之不能至地則被遮蔽處遂成爲影是影爲地面之本色而光乃臨時所加上者也但人目所見恰與事實相反以爲光爲本色而影爲臨時所加上者是所謂錯覺也根據上文所述原理影既爲地面之本色則影之生也滅也絕非影之本身之移動乃光之所射之地位有變動耳由是言之則飛鳥之逐步前進其影亦若逐步前進實非影之移動乃光之所射到之地位有變動耳故曰飛鳥之影未嘗動也

惠施詭辯新解終

跋

惠施學說不能純然謂之詭辨其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雛未嘗有母之說略同於公孫龍其他蓋嘗以事理物理而佐其辯才者也其爲事理之論者曰至大无外謂之大一至小无內謂之小一又曰大同而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其爲物理之論者曰飛鳥之影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絕輪不輾地日方中方睨南方有窮而無窮天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惠施生戰國時能爲此種事理物理之論殊爲可貴自解者不明事理物理遂多模糊影響之談惠施著書五車天下篇所載不及惠施之萬一寄塵所解僅有四條亦不及天下篇所載惠施學說之全然閱者得此亦可以稍稍窺見惠施之思想惟惠施新解亦有可以商量之處如飛鳥之影未嘗動也蓋曰鳥影成一直綫動者是鳥而非影影固未嘗動也余別有惠施學說足以與寄塵新解相參證嘗謂戰國學者思想爲中國思想最燦爛之時自學術統於一尊思想遂漸汩沒今日思想解放可以窺見周秦學者思想余與寄塵嘗欲從事此種之整理寄塵所成僅此余年過六十又半身不遂學術之慾望雖奢而爲病所困無可如何寄塵所著雖寥寥四條亟付諸排印後有好事者踵而行之未始非此寥寥四條啓其端也民國二十九年五月樸安

淮南鴻烈閒詁

光緒乙未春二月
長沙葉氏郎園刊

輯淮南鴻烈閒詁序

淮南子漢人注凡二家其標題云淮南鴻烈解經者高誘注也云淮南鴻烈閒詁者許愼注也隋唐志皆二家幷載舊唐志許本題作淮南商詁商詁卽閒詁之訛非異名也唐人注書及類書亦皆二家幷引字句音讀劃然不同北宋時二書淆亂蘇魏公集校淮南子題序已云崇文舊書與蜀川印本暨臣某家書凡七部幷題淮南子二注相參不復可辯又云惟集賢本卷末有前賢題載云許標其首皆曰閒詁鴻烈之下謂之記上高題卷首皆謂之鴻烈解經解經之下曰高氏注每篇之下皆曰訓崇文總目亦云如此又云今此七本皆有高氏訓敘題卷仍各不同或於解經之下云許愼記上或於閒詁上云高氏或但云鴻烈解或不言高氏注又云高注篇名皆有故曰因以題篇之語其閒奇字幷載音讀許于篇下粗論大意卷內或有假借用字以周爲舟以楯爲循以而爲如以恬爲惔如此非一又其詳略不同誠如總目之說據此則蘇氏所見已羼亂如此而晁陳二家書目乃有許注無高注殆以許書名重奪高屬許不復考其分合之故耶明本相沿亦題漢太尉祭酒許愼記上而首冠以高誘序書中音切有緩言急言等文亦與高注呂覽同例其決非許本可知而世人猶共珍祕以爲孤本廑存非深知此書源流者也余從說文解字唐本玉篇水經注齊民要術玉燭寶典史記集解索

隱前後漢書注羣書治要意林文選注北堂書鈔初學記埶文類聚開元占經元應一切經音義慧琳一切經音義希麟一切經音義華嚴經音義莊子釋文列子釋文詩正義李瀚蒙求注白孔六帖爾雅疏太平御覽太平廣記事類賦政和重修經史證類本草歲時廣記史炤通鑑釋文事物紀原等書輯得文注全者三百五十餘事有文無注者三十餘事皆明題許注塙然可據者也太平御覽引無名人注與今高誘注不同顧氏廣圻校道藏本淮南子附輯于後疑爲許注茲以別無他證未敢箸錄（其與高注幷引文名不同）（或上引許愼曰而下連引可以類推者不在此例）惟治要意林雖未明稱許注而證以他書同引者可以類推且唐人所見時許高二本尙未羼合則其異於高注者可灼知其爲許注矣開元占經或稱淮南閒詁或上稱淮南子下稱記曰自是許注原文近刻以記爲注謬矣說文艸部芸下虫部蜩下同引淮南王說今淮南無此文葢唐人讀說文箋識其旁久而迸入知者史記龜策傳集解兩引許君說淮南云云則說卽注文也天文訓高誘注引舊說許在高前舊說亦卽許注觀主術訓發鉅橋之粟高注下引一說鉅鹿漕運之橋與史記集解殷本紀漢書張良傳注引許注合卽此可得一證其餘諸書所引與高注異者旣無明文又無互證槩从捐棄以成一家之言讀者幸勿譏其陋略斯可矣光緒十七年辛卯歲四月長沙葉德輝敘

淮南鴻烈閒詁卷上

漢太尉祭酒許愼記、

賜進士出身員外郎銜吏部文選司主事加三級葉德輝輯刊

原道訓

庌廓四方八極（唐本玉篇引文高誘本作廓四方柝八極）

注庌拓也（唐卷子本玉篇广部　慧琳一切經音義十五引云屏拓也屏疑庌之异文）

夫道合吐陰陽而章三光（文選注引文　高誘本作橫四維而含陰陽紘宇宙而章三光）

注三光日月星也（文選潘岳西征賦注又司馬彪贈山濤詩注）

泰古二皇

注虙犧神農（太平御覽七十七）

鈞旋轂轉

注鈞陶法也（慧琳一切經音義十一）

賊星不出（太平御覽引文高誘本作賊星不行）

注五星逆行謂之賊星也（太平御覽七十七　此條未標許注因與上文泰古二皇遠引知之）

昔馮遲太白之御六雲霓遊微霧騖忽荒（文選注引文　高誘本作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雷車入雲霓遊微霧騖怳忽）

注馮遲太白河伯也（文選枚乘七發注）

澹然無慮

注澹猶足也（文選謝靈運石壁精舍還湖中詩注　慧琳經音義十引云憺心志滿足也）

陰陽爲騶乘雲陵霄與造化俱（太平御覽引文　高誘本作陰陽爲御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

注霄其霧（太平御覽八　其字疑誤）

出于無垠咢之門（唐本玉篇　文選張衡西京賦注引作出于無垠鍔之門張景陽七命注引同　高誘本作出于無垠之門御覽五十引高誘注云無垠鄂無形之皃也是宋時高本無垠下有鄂字今本蓋誤敓矣）

注無垠咢無形兆端之皃也（唐卷子本玉篇吅部　文選張衡西京賦注引作垠鍔端崖也張景陽七命注引作垠堮端崖也與玉篇所引不同疑選注有節刪堮鍔與引文不應蓋因聲近而譌）

知八紘九野之形埒（唐本玉篇引文　高誘本作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者何也）

注紘維也（唐卷子本玉篇糸部按慧琳經音義八十三引文及注綋作紘又八十五引文云知八紘九野之形埒也注紘亦維也）

陗法刓刑（唐本玉篇引文　文選潘岳西征賦注引作陗法刻刑　高誘本作峭法刻誅）

注陗陵也（唐卷子本玉篇阜部　文選潘岳西征賦注　羣書治要四十一　慧琳經音義九十三）

獸蹠實而走

注蹠踏也（文選傅毅舞賦注　慧琳經音義四十五引云蹠蹋也行也又九十九引云蹠蹈也又曰行也宋玉高唐賦注引云蹠蹈也）

剖者嫗伏（玉燭寶典引文高誘本作羽者嫗伏）

注嫗以氣伏孚卵也（玉燭寶典孟春）

精通於靈府

注人心以上氣所往來也（莊子庚桑楚釋文）

昔共工之力怒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爲帝（文選注引文　高誘本觸上無怒字）

注昔共工古諸侯之彊者也不周之山西北之山也（文選劉孝標辯命論注）

越王翳逃巫山穴

注翳越王之太子當立讓逃巫山之穴中（北堂書鈔地部穴）

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

注湍疾水也瀨淺水也（慧琳經音義八十五）

以曲隈深潤相與（唐本玉篇引文高誘本作以曲隈深潭相予）

注潤入之處也（唐卷子本玉篇水部）

席旃茵

注茵車中蓐也（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注引許注高誘本無注）

南遊江潯（文選注引文高誘本作故雖遊于江潯海裔）

注潯水涯也（文選郭璞江賦注沈約應詔樂遊苑詩注謝莊宋孝武宣貴妃誄注作潯涯也慧琳經音義八十八引同）

激軫之音（文選注引文唐卷子本玉篇車部玄應一切經音義十七慧琳經音義七十三同）

注軫轉也（文選枚乘七發注又王元長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唐卷子本玉篇車部元應經音義十七慧琳經音義十八又七十三）

揚鄭衛之皓樂（文選注引文高誘本皓樂作浩樂）

注鄭衛新聲所出國也皓樂善倡也（文選枚乘七發注）

此齊民所以淫泆流湎

注齊等之民也（莊子漁父釋文）

而彷徨于山岬之旁（水經河水注引文高誘本作而彷徨乎山峽之旁）

注岬山旁（文選吳都賦注水經河水注引淮南子而彷徨于山岬之旁注曰岬山脅不稱許愼今合二注引爲一條）

俶眞訓

欲與物接而未成兆眹（文選注引文高誘本兆眹作兆朕）

注眹兆也（文選魏都賦注）

物豈可謂無大揚攉乎

注揚攉粗略也（文選蜀都賦注郭璞江賦注魏都賦注引作攉揚攉略也陸機吳趨行注引作商攉麤略也慧琳經音義八十一八十四八十七均引作粗略也莊子徐无鬼釋文引作揚攉麤略法度）

二者代謝舛馳

注舛相背也（慧琳經音義八十九）

含哺而興（玄應經音義引文高誘注本作含哺而遊）

注口中嚼食與之似鳥與兒食曰哺（慧琳經音義四十一希麟一切經音義一玄應一切經音義一又九又十三十四慧琳經音義三十四五十七引作哺口中嚼食也慧琳經音義十五八十九引作口中嚼食與之也又十八引作口中嚼食啖與孩子也又六十引作口中嚼食吐與孩兒曰哺）

目觀玉輅琬象之狀

注璐美玉也（文選雪賦注但云淮南許注不引文以淮南二十一篇考之無可附屬則璐直輅之異文耳）

耳聽白雪清角之聲

注清角弦急其聲清也（文選南都賦注）

譬若鍾山之玉

注鍾山北陸無日之地出美玉（文選嵇康琴賦注任昉爲范尚書吏部封侯第一表注）

猶條風之時灑也（文選注引文高誘本時灑作時麗）

注灑猶汛也（文選陸機演連珠注）

湍瀨旋淵呂梁之深

注湍水行疾也（文選南都賦注）

神遊魏闕之下（莊子讓王釋文引文　高誘本作魏闕）

注天子兩觀也（莊子讓王釋文）一曰魏闕王之闕也（文選陸機弔魏武文注）

肝膽胡越

注胡在北方越在南方（文選蘇子卿古詩注　曹植求通親親表注）

決拏治煩

注拏亂也（慧琳經音義）

鏤之以剞劂（文選注據改　高誘本作鏤之以剞劂按說文剞剧曲刀也與淮南注同今選注引作剞劂當是聲近而誤非高本與許本有異也）

注剞劂曲刀也（文選魏都賦注）

騎飛廉從湻圄（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文　高誘本作騎蜚廉而從敦圄）

注湻圄仙人也（史記索隱卷二十六司馬相如傳）

贏蠡瘯燭睆（太平御覽引文　高誘本作虘瘯蝸睆）

注燭睆目內白翳病也（慧琳經音義四十二　玄應經音義卷二十又五又十七　慧琳經音義四十三引作獨疑誤）

擢德攓性

注擢引也（文選陸雲爲顧彥先贈婦詩注　曹植七啟注　華嚴經音義一　慧琳經音義二十一一）

莫鑒于流潦而鑒于澄水（文選注引文　高誘本作人莫鑒于流沫而鑒于流水）

注楚人謂水暴溢曰潦（文選郭璞江賦注）

足蹀陽阿之舞

注蹀蹈也（文選南都賦注　慧琳經音義二十四）

飛鳥鎩羽走獸廢足（文選注引文　慧琳經音義三十四引文作飛鳥鎩翼　今高誘本作飛鳥鎩翼走獸擠腳）

注鎩羽殘羽也（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　顏延年五君詠注作鎩殘羽也謝宣城於安城答靈運詩注作鎩殘羽也江文通雜體詩注作鎩殘羽也蜀都賦注引作鎩殘也元應經音義五慧琳經音義三十四引作鎩羽而飛也）

軵車奉餉（唐本玉篇引文　高誘本作奉饟）

注軵推也（唐卷子本玉篇車部）

夫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爲湖

注歷陽淮南縣也有一人告歷陽母曰見城門有血則有走無顧此後門吏故污血于門限母便上北山縣果陷水中母遂化作石也（意林）

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

注南方谿子蠻夷柘弩皆善材也（文選潘岳閒居賦注　太平御覽三百四十八　史記索隱十八引作南方谿子蠻出柘弩及竹弩）

越舼蜀艇（太平御覽引文　高誘本作越舲蜀艇此條御覽引不云許本以上條連引知之）

注舼小船艇大船皆一木（太平御覽三百四十八）

天文訓

火氣之精者爲日

注日者火也（開元占經二十三引淮南閒詁閒詁許注本也）

陽燧見日然而爲火（政和本草四蘇頌圖經引文按高誘本文與此同華嚴經音義一慧琳經音義二十一引作陽燧見日則爍而爲火慧琳經音義四十一希麟續經音義一引作陽鑒見日則爍而爲火也慧琳經音義四十引作陽鑒見日則爍而爲火均與本草圖經引文異蓋蘇氏所見爲許本原文經音義所引實高本羼亂也今高本同於蘇氏所引者蓋彼此互誤耳蘇魏公集有校淮南子序論許高二本極詳故以蘇引爲正）

注陽燧金也取金杯無緣者熟摩令熱日中時日下以艾承之則得火也（政和本草四蘇頌圖經引淮南子下引許慎記曰蓋許注原本如此今高誘注與此同者互誤也慧琳經音義二十一引作陽燧五石之銅精仰日則得火又三十三又四十引作燧五石之銅精圓以仰日則得火）

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

注方諸五石之精作圓器似杯仰月則得水也（華嚴經音義一）

諸珠也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太平御覽四初學記一引諸珠也方石也二句石作名慧琳經音義二十一引同華嚴經音義似杯仰月作以似仰月均有脫誤）

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

注虎陰中陽獸與風同類龍陽中陰蟲與雲同類（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九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引上二句）

麒麟鬬則日月蝕（太平御覽引文初學記一引作麟鬬則日月蝕高誘本作麒麟鬬而日月食）

注麒麟獨角之獸故與日（疑敓月字）相符（太平御覽四初學記一引作麒麟大角之獸故與日相動日下均敓月字）

鯨魚死

注鯨海中魚之王也（太平御覽九百三十八玄應經音義十九引無海中二字慧琳經音義五十六引亦無海中二字又八十一引云鯨魚海中最大魚也又八十三引云鯨者魚之王也又九十二引云鯨卽魚之王也）

而彗星出

注彗除舊布新也（初學記一）

奔星墜而渤海決（開元占經引文高誘本作僨星墜而勃海決）

注奔星流星也（開元占經七十四）

枉法令則多蟲螟

注穀惡生孽則蟲食心（開元占經一百十九）

東方木也

注木觸地而生也（開元占經二十三）

其帝太皞

注天神五帝太皞主東方（開元占經二十三）

執規而治春

注規者員也（開元占經二十三）

其帝祝融（開元占經三十引淮南閒詁高誘本作其帝炎帝）

注無考

其佐朱明

注舊說云祝融（高誘注舊說卽許注也）

執衡而治夏

注衡平也（開元占經三十）

其獸爲朱雀（開元占經三十引文高誘本其獸朱鳥與此文異）

注無考

執繩而制四方（開元占經引文高誘本作執繩而治四方）

注繩直也（開元占經三十八）

其神爲塡星（開元占經三十八引文高誘本塡星作鎭星）

注無考

太陰在四仲

注太陰謂太歲也四仲子午卯酉也（開元占經二十三）

則歲星行三宿

注假令歲星在卯星守須女虛危故曰三宿（開元占經二十三）

太陰在四鉤

注四鉤謂丑寅爲一鉤辰巳爲一鉤未申爲一鉤戌亥爲一鉤（開元占經二十三）

則歲星行二宿

注假令歲陰在寅歲星在斗牛故曰二宿也（開元占經二十三）

行列宿司無道之國爲亂爲賊

注衆星庶民之象與列星俱亡中國微滅也（開元占經七十四）

塡星以甲寅元始建斗（開元占經引文高誘本塡星作鎭星）

注甲寅元始歷起之年也建斗塡星起于斗也（開元占經三十八）

辰星正四時常以二月春分效奎婁

注效見也（開元占經五十三）

四守者所以司賞罰（初學記引文高誘本四守作四宮）

注四守紫宮軒轅咸池天河也（初學記一太平御覽六）

太微主朱鳥也（開元占經引文高誘本無也字）

注朱鳥太微之鄉（開元占經六十六）

日冬至駿狼之山（開元占經引文高誘本駿狼作峻狼）

注駿狼之山冬至所止也（開元占經六十七）

夏至牛首之山

注牛首之山夏至所止也（開元占經六十七）

天一元始正月建甲寅（開元占經引文高誘本作正月建寅）

注天一元始初有日月五星之時也（開元占經五）

日月俱入營室五度

注日月如連璧五星若貫珠皆右行（開元占經五）

無餘分

注餘分小分也（開元占經五）

日行危一度（開元占經引文高誘本一度上無危字）

注危北方宿也（開元占經五）

故不可以夷邱上屋

注夷平也（開元占經五玉燭寶典五月）

冬至則井水盛盆水溢羊乳（玉燭寶典引文高誘本作冬至井水盛盆水溢羊脫毛）

注乳古解字羊脫毛也（玉燭寶典十一月）

冬至氣種首（玉燭寶典引文高誘本作人氣種首）

注陽氣動故人頭種之也（玉燭寶典十一月此條未標許注因與上文羊乳注連引知之）

正月建寅月從左行行十二辰（開元占經引文高誘本左行下不重行字）

注越歷十二辰而行（開元占經六十七　文選謝莊月賦注引無越字）

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猛其雨（玉燭寶典引文　高誘本無猛字）

注豐隆雷神（玉燭寶典三月）

至于悲谷是謂晡時（慧琳經音義引文　高誘本晡作餔）

注日行至申爲晡時悲谷者日入處也（慧琳經音義三十四）

太陰在寅歲名攝提格

注太陰在天爲雄歲星在地爲太陰（開元占經二十三）

以十二月與之晨出東方東井輿鬼相對

注東井輿鬼在未斗牽牛在丑故爲對（開元占經二十三）

北斗之神有雌雄五月合午謀刑（開元占經引文　高誘本首句下有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一十七字）

注刑爲煞故薺麥死也（開元占經六十七）

十一月合子謀德

注德爲生故鵲巢始也（開元占經六十七）

堪輿行雄以知雌（文選注引文　高誘本作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

注堪天道也輿地道也（文選揚雄甘泉賦注　漢書藝文志注引許慎曰不云淮南注）

墬形訓

地形之所載

注地麗也（爾雅釋文釋地序目）

八殥之外而有八紘

注紘維也（文選歐陽堅石臨終詩注　班固畣賓戲注　慧琳經音義二十）

林氣多癃

注瘥癘疾也（慧琳經音義七十七又二引作瘥癘也）

土龍致雨

注湯遭旱作土龍以象雲從龍也（初學記二　白帖二　太平御覽十一　歲華紀麗注二　高承事物紀原十）

鷰雁代飛

注鷰春南而雁北也（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注雁下）

食水者善浮而耐寒（意林引文　高誘本作善游能寒）

注魚是也（意林）

食土者無心而慧

注蚯蚓是也（意林）

食木者多力而奰

注熊羆是也（意林）

食草者善走而愚

注麋鹿是也（意林）

食桑者有絲而蛾

注蠶是也（意林）

食肉者勇敢而悍

注虎豹是也（意林）

食氣者神明而壽

注龜蛇之類王喬赤松是也（意林）

食穀者知慧而夭

注人是也（意林）

自西南至東南有裸人國黑齒民（文選注引文高誘本作自西南至東南有結胷民羽民讙頭國民裸國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胷民反舌民豕喙民鑿齒民三頭民脩臂民自東南至東北方有大人國君子國黑齒民玄股民毛民勞民云云文選注于諸國或有節刪然黑齒民在自東南至東北方下不應孱入自西南至東南之下知高本與此不同）

注其民不衣也其人黑齒也（文選木玄虛海賦注）

百果所生

注果猶成周易艮爲果蓏（慧琳經音義五十四）

夸父棄其策

注策杖也（文選潘岳西征賦注）

燭龍在雁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

注不見日故龍以目照之蓋長千里開（御覽作視）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呼爲夏（初學記三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九）

日馮生陽閈（事物記原引文高誘本閈作閉）

注日馮木之先（高承事物記原一）

根拔生程若

注根拔生草之先也（同上）

海閭生屈龍

注海閭浮草之先也（同上）

時則訓

孟春之月其蟲鱗（文選注引文按此節刪去招搖指寅以下六句）

注鱗龍之屬也（文選宋玉對楚王問注）

具撲曲筥筐

注曲葦薄也（史記絳侯周勃世家索隱漢書周勃傳注）

果實蚤成

注在樹曰果在地曰蓏（齊民要術收種篇）

芸始生

注芸草可以死復生（御覽九百八十二爾雅釋草疏引淮南子說說文解字草部云淮南王說按史記集解徐廣引許慎淮南注皆稱許氏淮南說知淮南說即爲許注今本說文云云者蓋讀者引淮南說箋識其旁久而傳寫多啟遂并而爲說解之詞矣）

覽冥訓

庶女告天雷電下擊

注庶女齊之（御覽引無齊之二字）少寡無子養姑者也（選注無此一字據御覽補）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而殺母以誣告寡婦婦（御覽無此字）不能自解故冤（御覽無此字）告天（文選江淹詣建平王上書注又太平御覽六十按唐李瀚蒙求注引許慎曰庶賤之女齊之寡婦事姑謹敬無男有女女利母財令母嫁婦婦不肯女殺母以誣婦婦不能明冤結告天與今本高誘注同蓋許高二注混亂久矣）

景公臺隕海水大出（唐李瀚蒙求注引文）

注景公齊景公也雷擊景公臺隕壞之也景公爲雷霆所傷折（太平御覽六十不云許注因與上條合并知之）

魯陽公與韓搆難戰酣日莫援戈而麾之日爲之反三舍

注二十八宿一宿爲一舍也（文選郭璞遊仙詩注）

東風至而酒汎溢（太平廣記引文御覽九同高誘本汎溢作湛溢）

注東方震方也東風大風酒汎清酌酒也（太平御覽引作清酌酒也）

米物下沈木味酸酸風入酒故酢而沈者沸薀物類相感也（太平廣記一百九十一太平御覽九天文部）

畫隨灰而月暈闕

注有軍事相圍守則月暈以蘆灰隨暈（初學記御覽無此二字）環闕其一面則月暈亦闕于上（初學記一太平御覽四事類賦月部歲華紀麗二）

食薦莓（據注文更字高誘本作食薦梅）

注莓實似桑椹生江濱（慧琳經音義九十九按高注云薦梅草實也狀如桑椹其色赤生江濱）

鳳凰之翔至德也濯羽弱水莫宿風穴（文選注引文高誘本濯羽弱水作羽翼弱水）

注風穴風所從出（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

天下有道飛黃伏皁（開元占經引文高誘本無天下有道句）

注飛黃出西方狀如狐背乘之壽三千歲伏皁櫪而食焉（開元占經一百十五）

乘雲車（太平御覽引文高誘本雲車作雷車）

注雲雷之車（太平御覽九百三十）

服應龍

注服轅中也應龍有翼之龍（太平御覽九百三十）

驂青虯

注青虯青龍（太平御覽九百三十）

蓆蘿圖

注蘿圖車上席也（太平御覽九百三十）

雲黃路（太平御覽引文高誘本作黃雲路）

注雲黃所乘路車（太平御覽九百三十）

前白螭

注白螭先道（太平御覽九百三十　按此與上六條均未明稱許注因御覽同高誘注連引而文與高異故塙知爲許注其他無高注連引者雖與高異不敢濫採）

後奔蛇

注奔蛇馳蛇也（爾雅釋蟲疏）

黃神嘯吟

注鬼神失其臨（開元占經七十四）

裋褐不完（後漢書注引文高誘本作短褐不完）

注楚人謂袍曰裋（後漢書王望傳注列子力命釋文作楚人謂袍爲裋慧琳經音義九十九引作楚人謂袍爲短褐）

潦水不泄潢瀁極望旬月不雨則涸爲澤受瀷而無源也（唐本玉篇引文文選注引作潦水旬月不雨則涸而枯澤受瀷而無源者也高誘本同選注者下無也字）

注瀷湊漏之源也（唐卷子本玉篇水部文選郭璞江賦注引作瀷湊漏之流也）

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常娥竊而奔月（文選注引文高誘本作譬若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

注常娥羿妻也逃月中蓋上虛夫人是也（文選郭景純游仙詩注）

淮南鴻烈閒詁卷上　　零陵艾新吾繕刻

淮南鴻烈閒詁卷下　漢太尉祭酒許愼記

賜進士出身員外郎銜吏部文選司主事加三級葉德輝輯刊

精神訓

陶人之剋埏埴（元應經音義引文　文選注剋作克高誘本作譬猶陶人之埏埴也）

注埏揉也埴土也（元應經音義十三文選馬融長笛賦注作埏杼也埴土爲也疑有衍誤字　慧琳一切經音義三十一引亦作挻抑也埴土也並引桂苑珠叢云抑土爲器曰挻又五十七引玄應引仍作挻揉也埴土也又八十五引作挻抑也又八十八引云挻抑土爲器也）

平椓不斲搮題不枅（慧琳經音義引文　高誘本作樸桷不斲素題不枅）

注枅櫨也（慧琳經音義六十二）

鳳凰不能與之儷而況斥鷃乎

注鷃雀飛不過一尺言其劣弱也（文選曹植七啟注）

機發于踵

注機發不旋踵（列子黃帝釋文）

衰世湊學者不知原心反本（唐本玉篇引文　高誘本無者字）

注湊競進也（唐卷子本玉篇水部）

與守其篰笓

注篰笓也（慧琳經音義六十二又六十八又七十二引云篰笓也）

夫仇猶貪大鐘之賂而亡其國（史記集解引文　高誘本仇猶作仇由）

注仇猶夷狄之國（史記集解樗甘列傳七十一）

本經訓

芒繇紛拏

注拏亂也（文選左思吳都賦注）

夷羊在牧

注夷羊大羊也時在商牧野（開元占經一百十九）

衰世則聚蟲滿野（太平御覽引文　高誘本作飛蛩滿野）

注飛蟲蔑蠓（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五開元占經一百十九）

昔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蒙求引文　高誘本昔下有者字）

注蒼頡視鳥迹之文造書契則詐僞萌生天知其將餓故雨粟鬼恐爲文書所刻故夜哭（李瀚蒙求注　意林引作倉頡黃帝史臣也造文字則詐僞生故鬼哭也）

堯之時大風爲害羿繳大風于青邱之澤（文選注引文　高誘本作逮至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于疇華之野殺九嬰于凶水之上繳大風于青邱之上云云凡六十四字非高許二本不同選注乃節引耳）

注大風大鷙鳥也（御覽五十三　文選王元長曲水詩注引許注作大風風伯也與高誘注同疑誤）

而下殺猰貐

注猰貐類貙虎爪食人（文選長楊賦注引應劭淮南子注按應劭不注淮南應劭蓋引許注久而脫去曰許愼三字耳）

鴻水漏

注漏穿也孔也失也（慧琳經音義六十六又十八又四十七引云漏穿也）

桀爲象廊（唐本玉篇引文　高誘本作帝有桀紂爲璇室瑤臺象廊玉牀　按玉篇節引非許高異本）

注廊屋也（唐卷子本玉篇广部　文選張平子西京賦注　慧琳經音義六十三引作廊屋下也）

德之所總要

注猥總凡也（慧琳經音義一百）

大搆架興宮室雞棲井幹（文選注引文、高誘本架作駕宮室句下有延樓棧道四字）

注皆屋搆飾也（文選鮑明遠蕪城賦注謝朓銅雀臺詩注）

積牒璇石以純脩碕（唐本玉篇引文　文選注作積疊璇王以純脩碕　高誘本作積牒旋石以純脩碕）

注碕長邊也（唐卷子本玉篇石部　文選左思吳都賦注　郭璞江賦注）

抑減怒湍以揚激波

注湍水疾也（文選馬融長笛賦注）

若篿籧篨

注籧篨草席也（慧琳經音義八十三）

衰經苴杖

注苴麻（羣書治要）

古者天子一畿

注千里爲畿（羣書治要）

諸侯一同

注百里爲同也（羣書治要）

財用殫于會賦

注會計（羣書治要）

卜其子孫以代之

注天子不滅同姓諸侯不滅國自古之正也（羣書治要）

主術訓

壹動而不搖（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壹度而不搖）

注無考

而執政者進諫（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而執正進諫）

注無考

冕而前旒

注冕冠也前旒冕前珠飾也（羣書治要）

黈纊充耳所以揜聰（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黈纊塞耳所以掩聰也）

注黈纊所以塞耳（羣書治要）

揮棁而狎犬（意林引文　高誘本作捭棁　事類賦作袖棁　按說山訓作揮棁與意林同）

注揮挾棁杖也（意林）

故夫養虎豹犀象者爲之圈檻

注圈獸牢也（慧琳經音經六十八　文三十九引云圈牢也）

譬猶揚堁而弭塵

注堁塵塵也（文選宋玉風賦注）

鄒忌一徽琴而威王終夕悲（文選注引文　唐本玉篇作鄒忌徽而威王終夕悲　高誘本一徽下無琴字）

注鼓琴循絃謂之徽悲雅俱有所以成樂直雅而無悲則不成（文選陸機文賦注　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引首句　陸機弔魏武文注引首句唐卷子本玉篇系部引首句）

甯越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寤

注甯越衞人閭齊桓公興霸無因自達將車自往商秋聲也（王子淵四子講德論注　陶淵明夜行塗口詩注）

湯武聖達不能與越人乘舲舟而浮于江湖（唐本玉篇引文　羣書治

（要作湯武聖主也不能與越人乘舲舟浮江湖　高誘本作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幹舟而浮於江湖）

注舲小船也（唐卷子本玉篇舟部引治要不引注）

而不能與胡人騎原馬服騊駼（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原作騵服上有而字）

注原國名在益州西南出千里馬騊駼野馬（羣書治要）

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出險阻（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險上無出字阻下多也字）

注叢木曰榛（慧琳經音義七十五　又六十三引云榛木叢也又五十引云榛木榛）

而欲以炤海內存萬方（羣書治要引文　高氏誘本炤作照上有遍字）

注無考

鴟夜聚蚤察分毫末（莊子釋文引文　高誘注本作鴟夜撮蚤察分秋毫）

注鴟夜聚食蚤蝨不失也（莊子秋水釋文）

夫載重而馬羸

注羸劣也（慧琳經音義十一　又二十八　又三十　又四十　又四十七　又五十一　又六十三　又六十四　又六十七）

堯年衰志憫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卻行而脫屣也

注言其易也（文選孔稚圭北山移文注）

莫凶于奚毒（羣書治要引文意林同　高誘本奚毒作雞毒）

注奚毒附子（羣書治要　意林）

是故竹木草莽之材（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是故林莽之材）

注無考

是故審于豪氂之計者必遺天地之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于大事之舉（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首句氂作釐下作必遺天下之大數大事之舉作大數之）

（舉）

注無考

人事之間（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奧突之間）

注無考

是猶以斧鬋毛以刀伐木也（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是猶以斧劗毛以刃抵木也）

注無考

楚莊王好觟冠楚國效之也（太平御覽引文　高誘本莊王作文王好下有服字觟作獬之下無也字）

注觟冠今力士冠（太平御覽六百八十四　藝文類聚服飾部　事類賦冠部）

趙武靈王服貝帶鵕鸃（文選吳都賦注引文　高誘本貝上無服字鵕鸃作鵕鵜）

注鵕鸃鷩雉也（文選吳都賦注　按史記佞幸列傳郎侍中皆冠鵕鸃索隱曰許愼云鵕鸃鷩鳥也淮南子云趙武靈王服貝鵕鸃司馬先引許愼後引淮南疑是許注不知何以與選注異）

發城毀墮（唐卷子本玉篇引文　高誘注本作發城決墮）

注墮隄也（唐卷子本玉篇阜部　慧琳經音義六十七引作墮限也　又引作墮亦隄也）

然民無窟穴狹廬（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然民有掘穴狹廬）

注窟穴土室（羣書治要）

肥醲甘脆非不美也

注醲肥甘也（慧琳經音義七十七）

然民無糟糠菽粟（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無字作有字）

注無考

匡牀衽席（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衽席作蒻席）

注無考

敎民養育六畜

注元田爲畜（說文畜字下引淮南子曰按淮南無此文當是許君說讀者錢識其旁久而幷入如前芸字之例）

先王之制四海之雲至而修封疆（玉燭寶典引文高誘本制作政）

注海雲至二月也（玉燭寶典二月）

蝦蟇鳴鷰降而通路除道矣（玉燭寶典引文高誘本通作達道下無矣字）

注鷰降二月也（玉燭寶典二月）

陰降百泉則修橋梁

注陰降百泉十月也（玉燭寶典十月）

昏張中卽務樹穀（玉燭寶典引文高誘本作則務種穀）

注大火昏中三月也（玉燭寶典三月）

大火中則種黍叔

注大火昏中四月也（玉燭寶典四月）

湯有司直之人

注司直官名詩鄭風曰邦之司直（事物記原五）

發鉅橋之粟

注鉅鹿水之大橋有漕粟也（明監本史記殷本紀集解漢書張良傳注後漢書地理志注水經注十引許愼曰鉅鹿水之大橋也卽此注按高誘注云鉅橋紂倉名也又引一說云鉅鹿漕運之橋與各書引許注義同知一說卽許注也）

智過萇弘（羣書治要引文高誘本作智過于萇宏）

注萇弘周景王之史臣也通天下鬼方之術也（羣書治要）

勇服孟賁（羣書治要引文高誘本作勇服于孟賁）

注孟賁衞人（史記范雎蔡澤列傳集解羣書治要）

繆稱訓

自視歉如也（唐本玉篇引文高誘本作自視猶歉如也）

注歉不滿也（唐卷子本玉篇欠部）

心治則百節皆安

注治猶理也節猶事也以體喻也（羣書治要）

枝體相遺（羣書治要引文高誘本作支體相遺）

注遺忘（羣書治要）

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

注各得其所無所思念（羣書治要）

猶中衢而致尊耶

注衢六通尊酒器（意林）

凡人各賢其所悅而悅其所快世莫不舉賢

注賢其所悅者而悅其所行之快性人無不舉與己同者以爲賢也（羣書治要）

非自遁也

注遁失（羣書治要）

亦不幾矣

注幾近也（羣書治要）

若失火舟中

注同心救火（意林）

君子行斯乎其所結

注結要也（唐卷子本玉篇糸部）

子產謄辭（唐本玉篇引文高誘本謄作騰）

注謄傳也（唐卷子本玉篇言部）

魯酒薄而邯鄲圍

注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于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于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也（莊子胠篋釋文）

暉日知晏

注晏無雲也（史記索隱孝武紀四文選羽獵賦注引作晏無雲之處也）

城峭者必崩岸崝者必陁（唐本玉篇引文選注作岸陗者必陁）

注崝峭也（唐卷子本玉篇山部）陁落也（玉篇阜部）陗峻也陁落也（文選長笛賦注謝靈運七里瀨詩注）

大絃緪則小絃絕矣

注緪急也（林意）

齊俗訓

弱緆羅紈

注紈素也（唐卷子本玉篇糸部）

炮格始乎熱斗（原本北堂書抄引文高誘本作炮烙生于熱斗）

注熱斗熨斗也紂見熱斗爛人手遂作炮格之刑矣（原本北堂書鈔百三十五北宋本淮南子題許慎記上本文與書鈔引文正同御覽七百十二引許順注避諱改）

子路撜溺

注撜舉也（羣書治要）

而不受金于府

注魯國之法贖人于他國者受金于府（羣書治要）

其於致雨不若黑蜧

注黑蜧神蛇也潛于神泉能致雲雨（文選江賦注祇引至神泉止張景陽雜詩注全引而云高誘注　按高注作能興雲雨不作能致雲雨與此文小異）

沙石穢之（羣書治要引文高誘本作沙石藏之　按御覽亦引作沙石穢之與治要同知二書均據許本）

注無考

是故貴虛

注虛者無所載于哀樂（羣書治要）

中國妻血越人契臂其一也（列子釋文引文高誘本作越人契臂中國歃血也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

注刲臂出血也（列子湯問釋文）

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

注三月之服夏后氏之禮（事物紀原九）

五縗之服

注五縗之服謂三年期九月五月三月服也（事物紀原九）

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

注芻狗事以謝過土龍事以請雨（林意）

尸祝袀袨

注袨黑衣也（慧琳經音義十七）

武王伐紂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

注三年之喪始于成王（事物紀原九）

而刀以鬋毛（據注文改字高誘本作而刀以剃毛）

注鬋截髮也（慧琳經音義三十四、）

客有見人於季子者（羣書治要引文高誘本作故賓有見人於宓子者）

注季子子賤也（羣書治要）

是僊也（羣書治要引文高誘本作攓）

注僊慢（羣書治要、）

若院之見風無須臾之間定矣（唐本玉篇阜部引文系部綄下引同而云或作院字在阜部）

注院候（原誤作便據系部改）風羽也楚人謂之五兩（唐卷子本玉篇阜部院下又系部綄下并引北堂書鈔百三十八舟部下引羽上多一之字文選江賦注引作綄候風也楚人謂之五兩也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一引作綄候風扇也楚人謂之五兩扇疑羽之譌）

脩脛者使之踏钁（羣書治要引文高誘本作修脛者使之跳钁）

注長脛以踏插者使入深（羣書治要）

彊脊者使之負土

注脊彊者任重也（羣書治要）

傴者使之塗

注傴人塗地因其俛也（羣書治要）

輕重不失銖兩

注十二粟而重一分十二分而重一銖（慧琳經音義四十五又九十五又七十六引下句作十二分爲一銖）

而求之乎浣準

注浣準水望之平（羣書治要）

夫待要褭飛兔而駕之

注要褭飛兔皆一日千里者也（羣書治要）

待西施絡慕而爲妃（羣書治要引文高誘本作待西施毛嬙而爲配太平御覽八百九十六引作待西施落慕而爲妃不云爲高爲許按落慕卽絡慕之異文茲所引亦許注本也）

注西施絡慕古好女也（羣書治要）

智伯有三晉而欲不憺

注憺足也（慧琳經音義七十六）

爲行者相揚以高（羣書治要引文高誘本揚作揭）

注揚舉（羣書治要）

器用遽于刻鏤（羣書治要引文高誘本遽作逐）

注無考

調文者遽于煩繞（羣書治要引文高誘本作誣文者處煩撓）

注無考

其織不力者（羣書治要引文高誘本力作强）

注無考

衣食饒裕（羣書治要引文高誘本裕作溢）

注無考

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

注成荆古勇士也孟賁衞人（史記范雎蔡澤列傳集解羣書治要無孟賁衞人四字按史記范雎蔡澤列傳成荆孟賁下集解引許慎曰成荆古勇士孟賁衞人益可證治要注之爲許氏也．）

澆天下之滈

注澆薄也（唐卷子本玉篇水部　文選陸機招隱詩注　王元長永明策秀才文注　劉孝標廣絕交論注　慧琳一切經音義十八又八十引作澆猶薄也又九十七亦作澆猶薄也）

故其爲編戶齊民

注編猶列也（慧琳經音義七十七）

道應訓

惠子爲惠王爲國法

注惠王魏惠王惠子惠施也（羣書治要）

何異於梟子之食其母也（太平御覽引文　高誘本作何以異于梟之愛其子也）

注梟子大食其母（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七）

不過三日

注三日而滅（羣書治要）

日中不須臾

注言其不能終日（羣書治要）

孔子勁杓國門之關

注杓引也古者懸門下從上杓引之者難也（列子說符釋文　史記天官書索隱引杓引也三字）

是直聖人之糟粕耳

注糟有滓酒滓也漉糟曰粕也（慧琳經音義九　莊子釋文引作粕已漉粗糟也　元應經音義三引作糟酒滓已漉糟曰粕也　慧琳經音義七十七引作糟酒滓也粕已漉糟也）

今不果往

注果誠也（文選謝宣城于安城答靈運詩注　繁欽與魏文帝箋注　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注）

吳起爲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臼（臼高誘本作若據史記集解引許注改）

注屈宜臼楚大夫在魏者也（史記集解四十五）

大司馬捶鉤者年八十矣

注捶鍛也（慧琳經音義十一）

玄玉百工

注二玉爲工（唐卷子本玉篇工部）

願以伎道齎一卒（慧琳經音義引文　高誘本作願以技齎一卒）

注齎備足也（慧琳經音義七十八　又八十一）

薛公欲中王之意

注薛公田嬰（羣書治要）

期于九垓之外

注九垓者九天下也（慧琳經音義四十五　又三十　又八十八引作九垓九天也）

朝秀不知晦朔（文選注引文　太平御覽同　高誘本作朝菌不知晦朔）

注朝秀朝生暮死蟲也生水上似蠶蛾（文選劉孝標辯命論注　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九本有一日茲母四字）

宓子治亶父三年（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宓子作季子）

注宓子子賤也（羣書治要）

而巫馬期

注巫馬期孔子弟子也（羣書治要）

往觀化焉

注微視之（羣書治要）

見夜漁者得魚則釋之（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見得魚釋之）

注無考

約車申轅

注裝束也（文選七發注　謝玄暉京路夜發注　又謝靈運西陵遇風詩注　赭白馬賦馬融長笛賦注）

汜論訓

有鍪頭而綣領以王天下者矣

注鍪三皇所以鍪頭者兜鍪帽也（事物紀原九）

伯余之初作衣也

注黃帝臣也一云伯余黃帝也（事物紀原三）

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

注必稱父母兄弟（意林）

今儒墨稱三代文武而不行也（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

注儒墨之所言今皆不行也（羣書治要）

鬼魅無信驗而狗馬切於前也（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

注無考

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

注樓季魏文侯之弟也（文選七發注　按史記李斯列峭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集解引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也卽淮南注又引王孫子曰樓季之兄也語不可解疑有脫誤）

天下雄儁豪英

注才過千人曰儁（慧琳經音義八十八　又一百）

段干木晉國之大駔而爲文侯師

注駔市儈（太平御覽八百二十八）

明月之珠

注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文選班固西都賦注）

不能無纇

注纇朋纇也（唐卷子本玉篇糸部）

紂拘于宣室（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紂居于宣室）

注無考

嘗試處強大之勢（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二君處強大之勢）

注無考

而修道德之論（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修仁義之論）

注無考

故狠者類智而非智也（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智作知無也字）

注狠慢也（羣書治要）

愚者類君子而非君子也（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愚者類仁而非仁）

注無考

若玉之與石葵之與莧也（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

注無考

夫亂人者芎藭之與槀本也它牀之與蘼蕪也

注此四者藥艸臭味之相似惟治病則不同力（尒疋釋艸正義）

久血爲燐

注謂兵死之血爲鬼火（詩東山正義）

水生蝄蛹（據說文引淮南王說改　高誘本作水生罔象）

注蝄蛹狀如三歲小兒赤黑色赤目長耳美髮（說文虫部蛧下引淮南王說按淮南無此語所謂說者卽許注也此與艸部芸下例同　慧琳經音義六引作淮南子赤目下有赤爪二字又七同又二十六引作淮南說髮下有溺死鬼也一句又四十三引作淮南子）

詮言訓

行無迹游無朕

注朕兆也（唐卷子本玉篇肉部）

羿死于桃棓

注棓大杖也取桃爲之以擊殺羿由是以來鬼畏桃（陳元覯歲時廣記五事物紀原八引云棓大杖以桃爲之以擊殺羿由是以來鬼畏桃　慧琳經音義四十一又八十四又九十七引云棓大杖也　太平御覽三百五十七引許注六韜云棓大杖以桃爲之擊殺羿是以畏桃人也卽淮南注誤爲六韜也）

厭文搔法

注搔抓也手指把搔也（慧琳經音義七十九又八十八引上句）

一謂張之一謂欲之

注持船楫者謂近岸爲欲遠欲爲張也（唐卷子本玉篇欠部）

動之爲物

注動有爲也（羣書治要）

皆險也

注險言危難不可行（羣書治要）

無屈奇之服

注屈短也奇長也（唐卷子本玉篇可部　玄應經音義十二又十五同　慧琳一切經音義五十八引玄應舊音同）

兵略訓

養池魚者不畜猵獺（政和證類本草十八附蘇頌圖經引文　今高本作畜池魚者必去猵獺）

注猵獺類是也（政和證類本草十八）

縮袍而鼓（唐本玉篇引文　玄應經音義同　高誘本作袍縮而鼓）

注縮貫也（唐卷子本玉篇糸部　玄應經音義十八　慧琳經音義七十六　又九十八又九十七引作縮猶貫也）

發斥不忘遺此候之官也

注斥度候視也候望也（史記索隱二十四李將軍列傳　史炤通鑑釋文晉紀三十後梁紀四引斥度也候視也二句又唐紀四十四及四十九引全　按見可時許氏淮南注已亡蓋從史記索隱錄出也）

緜以方城（唐本玉篇引文　高本以上多之字）

注緜絡也（唐卷子本玉篇糸部　慧琳經音義九十引云緜猶絡也）

修鎩短鏦也

注鏦小矛也（華嚴經音義二　慧琳經音義二十一）

然而兵殆于垂沙

注垂涉地名（史記楚世家集解　按涉卽沙誤字）

若鞓之與鞈（鞓依注文當作閡）

注闟闟鼓韾聲也（慧琳經音義八十四）

陷其右陂

注陂西也（唐卷子本玉篇阜部）

若捲手之一挃

注挃搏也（慧琳經音義七十八）

藏志九旋之淵

注九旋之淵至深（文選江賦注莊子應帝王釋文引文作有九旋之淵引注至深也）

躁爲靜奇

注奇有出于人也（唐卷子本玉篇可部）

揚塵起堨

注堨埃也（文選西都賦注）

此善爲充幹者也

注幹強也（文選陸機辨亡論注）

說山訓

伯牙鼓琴鱏魚出聽（據說文魚部引淮南傳改文高誘本作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伯牙鼓琴而駟馬仰秣）

注無考（按說文魚部引傳曰伯牙鼓琴鱏魚出聽所謂傳者即許君所見淮南本與高不同）

淵生珠而岸枯（史記集解引云一本無不字即許本高誘本作岸不枯）

注滋潤鍾于明珠致令岸枯也（史記集解一百二十八龜策傳淵生珠而岸不枯下引徐廣曰一無不字許君說淮南以爲云云許君說即注也）

天下莫相憎于膠漆

注膠漆相抱不得還其本也（意林）

而莫相愛于冰炭

注冰得炭則解故得還其本也（意林）

弦高誕而存鄭

注誕謾也（唐卷子本玉篇言部慧琳經音義六十七引作誕慢也）

人有多言者猶百舌之聲也（寶典引文高誘本無也字）

注百舌鳥名能變易其舌效百鳥之聲故曰百舌（玉燭寶典五月注）

深則汏五藏（玉篇引文高誘本汏作達）

注汏達也（唐卷子本玉篇水部慧琳經音義九十三）

不能穿魯縞（史記集解引文高誘本作不能入魯縞）

注魯之縞尤薄（史記韓安國傳集解一百八）

見窾木浮而知爲周（初學記二十五引文不標許注據宋蘇頌校淮南序云許于篇內多用假借以周爲舟是也知初學記所引爲許本也）

注無考

乘桴入胡

注桴木筏也（太平御覽七百七十）

奏正樂者始于陽阿采菱（北堂書鈔引文御覽同高誘本作欲善和者始于陽阿采菱）

注楚樂之名也（北堂書鈔一百五太平御覽五百六十五）

貍頭愈鼠

注貍能執鼠故愈也（物類相感志）

蝱蛓精血以類推之也（御覽引文高誘本作蝱散積血）

注蝱食血（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五）

或斷臂而顧活

注顧反也（史記索隱十六）

晉文公棄荏席後黴黑咎犯辭歸

注晉文公棄席之黑者捐故舊也故咎犯辭去（意林）

說林訓

塞將翔水

注寒蟬蟬屬也（文選謝惠連擣衣詩注）

至味不嗛（慧琳經音義引文　高誘本嗛作慊）

注嗛銜也口有所銜食也（慧琳經音義九十五）

日出湯谷

注熱如湯也（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一百十七　漢書司馬相如傳注）

須臾而軳人之頸（玉篇引文　高誘本作須臾之間俛人之頸）

注軳戾也（唐卷子本玉篇車部）

璧瑗成器礛諸之功

注礛諸治玉之石也（唐卷子本玉篇石部）

黃帝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

注黃帝古天神所造人時化生陰陽上駢桑林皆神名（事物紀原一）

藺苗類絮（藺依注文當作荻藺荻假借字）

注荻亦藋也（慧琳經音義三十六　又七　又八引云荻亦藋也）

潰小皰而發痤疽也

注皰面氣之瘡也（慧琳經音義三十七　又七十二引作皰面氣瘡也）

以篙測江

注刺船竹長二丈以鐵爲鏃也（玄應經音義十三　慧琳經音義六十一引云篙謂刺船竹也長二丈或用木作　又五十八引玄應舊文與此同下句也上多一者字）

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

注展禽之家有柳樹身行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邑名（太平御覽九百五十七　藝文類聚八十九）

兔齧爲齸

注兔所齧沫著者爲齸如齴而斑色能齧人（物類相感志）

山雲蒸而柱礎潤（唐本玉篇引文　高誘本無而字）

注楚人謂柱舄也（唐卷子本玉篇石部　玄應經音義十八　慧琳一切經音義七十三　又七十七　又九十八引作楚人謂柱磶曰礎　又九十二引作楚人謂柱磶爲礎）

蘇秦以百詭成一信（唐本玉篇引文　高誘本作以百誕成一誠）

注詭謾也（唐卷子本玉篇言部　慧琳經音義六十二　又六十六　又六十七　又八十九引云詭

猶慢也　希麟一切經音義十作詭慢也）

有羅紈者必有麻蒯

注紈素也（文選潘岳藉田賦注）

人閒訓

以突隙之煙焚

注突竈突也（羣書治要）

莫蹪于山而蹪于垤

注蹪躓垤螘封也（羣書治要）

是猶病者已惓

注惓劇（羣書治要）

雖有扁鵲俞夫之巧（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俞夫作俞跗）

注俞夫黃帝時醫（羣書治要）

吳人鬼越人魕（說文鬼部魕下引淮南傳高誘本作荆人鬼越人禨）

注無考。

楚攻宋圍其城

注楚莊王時圍宋九月（列子說符釋文）

捷載粟米而至（玄應經音義引文高誘本作負轚粟而至）

注捷擔負也（慧琳經音義六十四又五十二引云捷擔之也七十九引云捷擔也玄應經音義十六十一引作捷擔之也）

中行繆伯攻鼓弗能下（羣書治要引文高誘本作穆伯）

注中行繆伯晉大夫鼓北翟（羣書治要）

餽聞倫曰

注餽聞倫晉大夫（羣書治要）

起波濤

注潮水涌起還者爲濤（慧琳經音義一又十二又百）

烏鵲知歲之多風去喬木而巢扶枝

注扶傍也（初學記一）

申椒土茝浸之滫中則不能保其芳（唐本玉篇引文高誘本作申菽杜茝美人之所懷服也及漸之于滫則不能保其芳矣）

注滫臭汁也（唐卷子本玉篇水部）

修務訓

櫛扶風

注扶風奔風（太平御覽九不云許注因與東風至而酒泛溢連引耳作許注故知之也）

不待脂粉西施陽文也

注陽文楚之好人也（文選枚乘七發注劉孝標辯命論注太平御覽三百八十一引云陽文楚好女也）

良馬不待策錣而行

注馬策端有利鐵所以刺不前也（列子說符釋文）

堯眉八彩

注眉理八字也（意林）

連比以像宮室

注坒相連也（文選左思蜀都賦引注不引文疑許注連比本作連坒）

唐碧堅力之類（唐本玉篇引文高誘本作唐碧堅忍之類）

注碧堅也（唐卷子本玉篇石部）

媮慢懈惰（據注文改字高誘本作偸慢懈惰）

注媮薄也（慧琳經音義四十五）

身淬霜露

注冒犯霜露也（唐卷子本玉篇水部）

百舍重趼

注足指約中斷傷爲趼（莊子天道釋文）

受教一言精神冷（玄應經音義引文高誘本精神下有曉字）

注冷然解悟之意也（玄應經音義十四）

邯鄲有鬻曲者託之李奇諸人皆爭學之

注李奇趙之善樂者也（太平御覽五百六十五按御覽此不稱許注因與陽阿采菱

（許注連引知此亦許注也意林引注作趙之善音者）

苗山之鋌羊頭之銷

注鋌銅鐵樸銷生鐵也（文選張協七命注　慧琳經音義四十九引上句　又二十九引云鋌者金銀銅等未成器鑄作兵名曰鋌）

豫章之生七年可知（文選注引文　高誘本作楩柟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小異）

注豫章與枕木相似須七年乃可別（文選養生論注引淮南正文下又引延叔堅云云　按延叔堅即許叔重之孏文漢書延篤字叔堅不云註淮南孫氏問經堂輯本以爲即其人注非也）

泰族訓

夫蛟龍伏寢于淵

注蛟龍龍屬（開元占經一百二十　史記一百二十八龜策列傳蛟龍伏之集解引徐廣曰許氏說淮南云蚗龍龍屬音決索隱云蚗當爲蛟注音決誤也即此注）

而卵乳于陵（開元占經引文　高誘本作而卵剖于陵）

注乳謂卵自乳者也（開元占經一百二十）

訟繆胸中

注訟容也繆靜也（唐卷子本玉篇糸部）

非券之所責也

注券契也（羣書治要）

田漁皆讓長

注長者得多（羣書治要）

而斑白不負戴（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斑白不戴負）

注斑白鬢有白髮（羣書治要）

故因則大化則細矣

注能因循則大矣化而欲作則小（羣書治要）

故男女有班（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男女有別）

注無考

敎之以孝（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敎之以順）

注無考

時蒐振旅（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時搜振旅）

注簡車馬也（羣書治要）

而不能爲孔墨之行（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而不能爲孔曾之行）

注無考

然越人爲之以求榮也（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越下無人字）

注越人以箴刺其皮爲龍文（羣書治要）

趨行蹐馳

注蹐相背也亦差也（慧琳經音義八十四）

聖王在位明好憎以示人（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位作上人作之）

注無考

口嚼滋味

注嚼咀也（慧琳經音義九十二）

闔閭伐楚破九龍之鍾（御覽引文）

注刻簴爲九龍縣鍾也（太平御覽五百七十五）

離先稻孰

注稻米落地而生爲離稻（意林）

智伯有五過人之材

注智伯美髯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伎藝畢極三材也巧文辨惠四材也强毅果敢五材也（羣書治要）

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

注力能使强走先馳馬超能越高（羣書治要）

而身虜于秦者不知賢也

注齊王建任用后勝之計不用淯于越之言（羣書治要）

覽取撟掇

注撟取也（慧琳經音義四十七引）

要略訓

所以緘縷縩之閒（唐本玉篇引文高誘注本作所以箴縷縩紩之閒）

注縩綃縠也（唐卷子本玉篇糸部）

齊景公族鑄大鐘撞之于庭下效雉皆雊（高誘本作呴）

注族聚也大（初學記大作其）鐘聲如雷震雉皆應之（初學記十六太平御覽五百七十五　原本北堂書抄百八引許注云鐘聲似雷震雉應疑有脫誤唐類函本書抄引同初學記）

補遺

涸日覆而無所絯

注絯挂也（唐卷子本玉篇糸部）

夫羨□小于度

注羨過也（唐卷子本玉篇㳄部）

緪履趹步

注緪敕也趹疾也（唐卷子本玉篇糸部）

淮南鴻烈閒詁跋

漢儒注書之名約有數家曰傳曰注曰解曰箋曰解詁而無閒詁之名或問閒詁之名義余應之曰此箋類也衆家之中傳注解詁皆各成一家言惟箋則必集諸說以折衷之此鄭氏詩箋所以昉也釋文引鄭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爲主其義若隱略必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已意使可識別此語說箋例最明說文云箋表識也卽鄭說所引中本書閒詁猶言夾注與箋同實而異名說文閒隙也墨子經說上閒謂夾者也又云閒不及旁也蓋其書爲許君未卒業之書僅約略箋識其旁若夾注然故謂之閒詁其書本傳不載隋唐志始著錄題作許愼注舊唐志有淮南商詁

二十一卷劉安撰不言注人下有淮南子注解二十一卷高誘撰則題商詁者是許注本矣商詁義不可通近人俞正燮癸巳類稾書開元占經目錄後云淮南閒詁者許愼所上也占經引至多程張學俗改作閒話閣本疑之改作淮南人閒訓云是以閒詁爲閒詰又趙之謙勇盧閒詰序云閒詰云者淮南之佚單文廑存散見他籍太史公所謂書缺有閒閒則詰之儒者之責亦與俞說同而不知皆非也古人箸書無以詰名者孔叢子有詰墨篇乃僞書不可信且詰者駁義之名非訓詁之名許君此書訓詁詳明何爲而名詰乎伯兄輯此書竭十年之力冥搜博採始克成編因据蘇魏公集校定淮南子序標題又据蘇魏公本草圖經引淮南許愼記結銜恐讀者不達其恉因余有荅或問之說命畢其義以爲之跋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讀者勿以俞趙之說搖惑于中則幸也光緒二十年甲午歲冬十月同懷弟德炯謹跋

鬼谷子陶宏景注三卷

嘉慶十年江都秦氏開雕

古書流通處景印

鬼谷子不見於漢志至隋唐始著録新舊唐書皆以爲蘇秦撰然漢書縱横家別有蘇子三十二篇其文與鬼谷不類使蘇秦託名鬼谷班固何以畧而不注陸龜蒙以鬼谷爲王詡王嘉拾遺記以鬼谷爲歸谷蓋歸鬼聲轉尒疋曰鬼之爲言歸也其謂蘇秦假託者以儀秦師事鬼谷而史記蘇秦傳有簡練揣摩之語鬼谷書適有揣摩二篇遂附會其說實無所據或云周時豪士隱於鬼谷者近是書凡三卷自捭闔至符言十二篇轉丸胠篋二篇舊亡又有本經陰符七術及持樞中經共二十一篇柳子厚嘗譏其險盭峭薄妄言亂世今觀其書抉

摘幽隱反覆變幻蘇秦得其緒餘即掉舌爲從約長真從横家之祖也攷說苑史記注文選注意林太平御覽諸書所引或不見於今書或文與今本差異蓋自五季散亂之後傳寫漸失其真陶陰帝虎譌脫相仍不僅轉丸胠篋也注鬼谷者舊有樂壹皇甫謐尹知章三家樂注一見於文選注中太平御覽數條亦不著注者名氏中興書目始列陶宏景注晁陳二家繼之貞白生於蕭梁書廼晚出讀者不無然疑同年海寧周耕厓孝廉以注中多避唐諱斷爲是尹非陶詞頗博辯然亦憑虛臆言絕無左證惟馬貴與文獻通考於陶注下云唐志以爲尹知章注未知孰是則在宋時已兩存其說幸賴華陽真逸之名得藉收於道藏無論爲陶爲尹皆可決其非宋以後之書矣是書刻於乾隆己酉僅據孫淵如觀察華陰嶽廟所録本讐校刋行盧抱經先生重加勘定至再至三最後郵示述古堂舊鈔始知道藏所存譌脫正復不少讀書固難校書亦不易也因重付剞劂一以錢本爲主其有錢本所無而藏本所有者審其異同互相攷證又刺取唐宋書注所引舊注掇而存之附於本文之下其或今本亡佚別見他書及稱鬼谷事跡足資參攷者附録於後以備觀覽焉嘉慶十年乙丑八月十五日江都秦恩復序

鬼谷子篇目考

隋書經籍志縱横家鬼谷子三卷（皇甫謐注鬼谷子周世隱於鬼谷）鬼
谷子三卷（樂壹注）
舊唐書經籍志鬼谷子二卷（蘇秦撰）又三卷（樂壹注）又三卷
（尹知章注）
新唐書藝文志鬼谷子二卷（蘇秦）樂壹注鬼谷子三卷尹
知章注鬼谷子三卷（尹知章不著録）
柳宗元鬼谷子辯曰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爲
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爲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録書
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盭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

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横者時葆其書尤者晚
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陿
使人狙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
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爲好術也過矣
中興書目鬼谷子三卷周時高士無鄉里族姓名字以
其所隱自號鬼谷先生蘇秦張儀事之授以捭闔下至
符言等十有二篇及轉圓本經持樞中經等篇亦以告
儀秦者也一本始末皆東晉陶宏景注一本捭闔反應
内揵抵巇四篇不詳何人訓釋中下二卷與宏景所注
同

宋史藝文志鬼谷子三卷
晁公武讀書志鬼谷子三卷鬼谷先生撰按史記戰國
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長于養性治身蘇
秦張儀師之受縱横之事叙（王伯厚漢書藝文志攷證引晁氏讀書志云尹知章）
（叙）謂此書卽授秦儀者捭闔之術十三章（攷證引注云一云十二章）
本經持樞中經三篇（攷證引注云一云受轉丸胠篋三章）梁陶宏景注（按馬
氏通考經籍志引讀書志此下有隋志以爲蘇秦書唐志以爲尹知章注未知孰是陸龜蒙詩謂鬼谷先生名
訓不詳所從出三十五字）柳子厚嘗曰劉向班固録書無鬼谷子鬼
谷子後出而嶮盭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尤者晚乃
益出七術怪謬異甚言益隘使人狙狂失守來鵠亦曰

鬼谷子昔教人詭紿激訐揣測憸猾之術悉備于章學
之者惟儀秦而已如捭闔飛箝實今之常態是知漸漓
之後不讀鬼谷子書者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也昔蒼
頡作文字鬼爲之哭不知鬼谷作是書鬼何爲耶世人
欲知鬼谷子者觀二子言畧盡矣故掇其大要著之篇
鄭樵通志藝文畧鬼谷子三卷（皇甫謐注鬼谷先生楚人也生於周世隱居鬼
谷）又三卷（樂壹注）又三卷（唐尹知章注）又三卷（梁陶宏景注）
馬端臨通考經籍志鬼谷子三卷
王應麟玉海引史記正義鬼谷谷名在雒州陽城縣北
五里七録有蘇秦書樂壹注云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

鬼谷也鬼谷子三卷樂壹注樂壹字正魯郡人有陰符七術有揣及摩二篇戰國策云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朞年揣摩成按鬼谷子乃蘇秦書明矣

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縱橫蘇子三十二篇〇鬼谷子三卷樂壹注云蘇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也史記正義戰國策云乃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鬼谷子有陰符七術有揣及摩二篇乃蘇秦書明矣東萊呂氏曰戰國游說之風蘇秦張儀公孫衍實倡之秦周人也儀與衍皆魏人也故言權變辯智之士必曰三晉兩周云石林葉氏曰蘇秦學出於揣摩未嘗卓然有志天下反覆無常不守一道度其隙苟可入者則爲之此揣摩之術也故始求說周周顯王不能用則去而之秦再求說秦秦孝公不能用則去而之燕幸燕文侯適合而從說行其所以說周者吾不能知若秦孝公而聽之則必先爲衡說以噬六國何有于周此蘇秦所以取死也（太平御覽引蘇秦曰天子坐九重之內樹塞其門旅以翳明衡以隱聽纊以抑馳後漢王符傳注引蘇子曰人生一世若朝露之宅于桐葉耳其與幾何御覽又引蘭以芳自燒膏以肥自焫翠以羽殃身蚌以珠致破〇按蘇子三條其文與鬼谷子不類則鬼谷之非蘇秦書明矣）劉氏涇曰老之翁張儒之闔闢其與鬼谷往來如

環鬼幽而顯者也谷扣而應者也藏幽露顯一扣一應信如其名哉（此條亦王伯厚考證所引故附錄之）

高似孫子畧曰戰國之事危矣士有挾雋異豪偉之氣求騁乎用其應對酬酢變詐激昂以自放於文章見於頓挫險怪離合揣摩者其辭又極矣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數術其變譎其辭談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闔一闢易之神也一翕一張老氏之幾也鬼谷之術往往有得於闔闢翕張之外神而明之益至於自放潰裂而不可禦予嘗觀諸陰符矣窮天之用賊人之私而陰謀詭秘有金匱韜畧之所不可該者而鬼谷盡得而泄之其亦一代之雄乎按劉向班固録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於縱橫家唐志以爲蘇秦之書然蘇秦所記以爲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族姓名字今攷其言有曰世無常貴事無常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其爲辭亦卓然矣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蹟者不亦幾乎郭璞登樓賦有曰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又遊僊詩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誰何云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注其書者樂壹皇甫謐陶宏

景尹知章（知章唐人）

陳振孫書録解題鬼谷子三卷戰國時蘇秦張儀所師事者號鬼谷先生其地在頴川陽城名氏不傳于世此書漢志亦無有隋唐志則直以爲蘇秦撰不可攷也隋志有皇甫謐樂壹二家注今本稱陶宏景注又云按唐書藝文志作二卷

錢曾讀書敏求記陶宏景注鬼谷子三卷鬼谷子無鄉里族姓名字戰國時隱居頴川陽城之鬼谷故以爲號其轉丸胠篋二篇今亡貞白曰或云即本經中經是也

鬼谷子卷上

梁　陶　宏　景　注

捭闔第一（捭撥動也闔閉藏也凡與人言之道或撥動之令有言示其同也或閉藏之令自言示其異也）

粤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閒也（若順稽考也聖人在天地閒觀人設教必順考古道而爲之）爲衆生之先（首出庶物以前人用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故爲衆生先）觀陰陽之開闔以名命物（陽開以生物陰闔以成物生成既著須立名以命之也）知存亡之門户（不忘亡者存有其存者亡能知吉凶之先見者其唯知幾者乎故曰知存亡之門户也）籌策萬類之終始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朕焉（萬類之終始人心之理變化之朕莫不朗然元悟而無幽不測故能籌策遠見焉朕迹也）而守司其門户（門户即上存亡之門户也聖人既達物理之終始知存亡之門户故能守而司之令其背亡而趣存也○案道藏本注門户上有司主守也四字）故聖人之在天下也自古及（○案及道藏本作之鮑本作至）今其道一也（莫不背亡而趣存故曰其道一也）變化無窮各有所歸（其道雖一所行不同故曰變化無窮然有條而不紊故曰各有所歸）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弛或張（此言象法各異施教不同）是故聖人一（案意林無一字）守司其門户審察其所（○案意林無所字）先後（政教雖殊至於守司門户則一故審察其所宜先者先行所宜後者後行之也）度權量能校其伎巧短長（權謂權謀能謂才能伎巧謂百工之役言聖人之用人必量度其謀能之優劣校考其伎巧之長短然後因材而任之也）夫賢不肖智愚勇怯仁義有差乃可捭乃可闔乃可進乃可退乃可賤乃可貴無爲以牧之（言賢不肖智愚勇怯材性不同各有差品賢者可捭而同之不肖者可闔而異之智之與勇可進而貴之愚之與怯可退而賤之賢愚各當其分股肱各盡其力但恭己無爲牧之而已矣）審定有無與（○案道藏本作以）其實虛隨其嗜欲以見其志意（言任賢之道必審定其材術之有無性行之虛實然後隨其嗜欲而任之以見其志意之眞僞也）微排其所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實貴得其指闔而捭之以求其利（凡臣言事者君則微排抑其所言撥動而反難之以求其實情實情既得又自閉藏而撥動彼以求其所言之利何如耳）或開而示之或闔而閉之開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開而同之所以盡其情闔而異之所以知其誠也）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同異（凡臣所言有可有不可必明審其計謀以原其同異○案凡臣道藏本作凡有）離合有守先從其志（謂其計謀雖離合不同但能有所執守則先從其志以盡之以知成敗之所歸也）即欲捭之貴周即欲闔之貴密周密之貴微（○案文選注引云即欲闔之貴密密之貴微）而與道相追（言撥動之貴其周偏閉藏之貴其隱密而此二者皆須微妙合於道之理然後爲得也）捭之者料其情也闔之者結其誠也（料謂簡擇結謂繫束情有眞僞故須簡擇誠或無終故須繫束也）皆見其權衡輕重乃爲之度數聖人因而爲之慮（權衡既陳輕重自分然後爲之度數以制其輕重得所因而爲設謀慮使之遵行也）其不中權衡度數聖人因而自爲之慮（謂輕重不合於斤兩長短不充於度數便爲廢物何所施哉聖人因是自爲謀慮更求其反也）故捭者或捭而出之或捭而內（○案內道藏本作納古字內通作納）之（謂中權衡者出而用之其不中者內而藏之也）闔者或闔而取之或闔而去之（誠者闔而取之不誠者闔而去之）捭闔者天地之道（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故謂天地之道）捭闔者以

變動陰陽四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橫（陰陽變動四時開閉皆捭闔之道也縱橫謂廢起萬物或開以起之或闔而廢之）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言捭闔之道或反之令出於彼或反之覆來於此或反之於彼忤之於此皆從捭闔而生故曰必由此也）捭闔者道之大化說之變也必豫審其變化（言事無開闔則大道不化言說無變故開閉者所以化大道變言說事雖大莫不成之於變化故必豫審之）吉凶大命繫焉（天命謂聖人稟天命王天下然此亦因變化而起故曰吉凶大命繫焉○案道藏本缺正文及注）口者心之門戶也心者神之主也（心因口宣故曰口者心之門戶也神為心用故曰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慮智謀此皆由門戶（○案意林作智謀皆從之出）出入（凡此八者皆往來於口中故曰皆由門戶出入也）故闔之以捭闔制之以出入捭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言上言八者若無開閉事或不節故闔之以捭闔者所以制其出入開言於外故曰陽也閉情於內故曰陰也）陰陽其和終始其義（開閉有節故陰陽和先後合宜故終始義）故言長生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案一本作榮顯名譽）愛好財利得意喜欲為陽曰始（凡此皆欲人之生故曰陽曰始）故言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誅罰為陰曰終（凡此皆欲人之死故曰陰曰終）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言法陰之類者皆曰終言惡以終其謀（謂言說者有於陽言之有於陰言之聽者宜知其然也）捭闔之道以陰陽試之（謂或撥動之或閉藏之以陰陽之言試之則其情慕可知）故與陽言者依崇高與陰言者依卑小（謂與陽情言者依崇高以引之與陰情言者依卑以引之）以下求小以高求大（陰言卑小故曰以下求小陽言崇高故曰以高求大）由此言之無所不出無所不入無所不可（陰陽之理盡小大之情得故出入皆可出入皆可何所不可乎）可以說人可以說家可以說國可以說天下（無所不可故所說皆可也）為小無內為大無外（盡陰則無內盡陽則無外）益損去就倍反皆以陰陽御其事（以道相成曰益以事相賊曰損義乖曰去志同曰就去而遂絕曰倍去而復來曰反凡此不出陰陽之情故曰皆以陰陽御其事也）陽動而行陰止而藏陽動而出陰隱而入陽還終陰陰極反陽（此言君臣相成由陰陽相生也○案君臣道藏本作上下下注同）以陽動者德相生也以陰靜者形相成也以陽求陰苞以德也以陰結陽施以力也（此言君以爵祿養臣以股肱宣力）陰陽相求由捭闔也（君臣所以能相求者由開闔而生也）此天地陰陽之道而說人之法也（言既體天地象陰陽故其法可以說人也）為萬事之先是謂圓方之門戶（天圓地方君臣之義也理盡開閉然後能生萬物故為萬事先君臣之道因此出入故曰圓方之門戶圓君也方臣也○案道藏本無圓君也六字）

反應第二

（聽言之道或有不合必反以難之彼因難而更思必有以應也○案太平御覽作反覆篇據本文當作反覆）

古之大化者乃與無形俱生（大化者謂古之聖人以大道化物也無形者道也動必由道故曰無形俱生也）反以觀往覆以驗來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此（言大化聖人稽衆舍己舉事重慎反覆詳驗欲以知來先以觀往欲以知今先以考古欲以知己先度於彼故能舉無遺策動必成功○案道藏本作覆以知己據注應作知己寫）是動靜虛實之理不合於今反古而求之（動靜由行止也虛實由真）

（僞也其理不合於今反求諸古者也）事有反而得覆者聖人之意也（事有不合反而求彼翻得覆會於此成此在於考彼契今由於求古斯聖人之意也）不可不察（不審則失之於幾故不可不察也）人言者動也己默者靜也因其言聽其辭（以靜觀動則所見審因言聽辭則所得明）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必出（謂言者或不合於理未可即斥但反而難之使自求之則契理之應怡然自出也）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觀其次（應理既出故能言有象事有比前事既有象比更當觀其次令得自盡象謂法象比謂比例）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辭也以無形求有聲（理在元微故無形也無言則不彰故無形求有聲聲即言也比謂比類也）以其釣語合事得人實也（得魚在於投餌得語在於發端發端則語應投餌則魚來故釣語則事合故曰合事明試在於數言故曰得人實也○案道藏本注釣語上有曰字釣語下有語字）其猶張罝網而取獸也多張其會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釣人之網也（張網而司之彼獸自得道合其事彼理自出言理既彰聖賢斯辨雖欲自隱其道無由故曰釣人之網也）常持其網驅之其不言無比乃爲之變（持釣人之網驅令就職事也或乖彼遂不言無比如此則爲之變變常易網更有以象之者矣○案象道藏本作動據下文以象動之則注文象動二字當並存）以象動之以報其心見其情隨而牧之（此言其變也報猶合也謂更開法象以動之既合其心則其情可見因隨其情慕而牧養之也）己反往彼覆來言有象比因而定基（己反往以求彼彼必覆來而就職則奇策必申故言有象比則口無擇言故可以定邦家之基也）重之襲之反之覆之萬事不失其辭（謂象比之言既可以定基然後重之襲之反之覆之皆謂再三詳審不容謬妄故能萬事允愜無復失其辭也）聖人所誘愚智事皆不疑（聖人誘愚則閉藏以知其誠誘智則撥動以盡其情）

（咸得其實故事皆不疑也）故善反聽者乃變鬼神以得其情（言善反聽者乃坐忘遺鑒不思元覽故能變鬼神以得其情洞幽微而冥會夫鬼神本密今則不能故曰變也）其變當也而牧之審也（言既變而當理然後牧之之道審也）牧之不審得情不明得情不明定基不審（情明在於審牧故不審則不明審基在於情明故不明則不審）變象比必有反辭以還聽之（謂言者於象比有變必有反辭以難之令其有言我乃還靜以聽之○案有言道藏本作先說）欲聞其聲反默欲張反斂（○案道藏本作瞼北史姚僧垣傳瞼垂覆目不得視與此義合）欲高反下欲取反與（此言反聽之道有以誘致之故欲聞彼聲我反靜默欲彼開張我反瞼斂欲彼高大我反卑下欲彼收取我反施與如此則物情可致無能自隱也○案瞼斂錢本作斂斂似誤今從道藏本改正）欲開情者象而比之以牧其辭同聲相呼實理同歸（欲聞彼情先設象比以動之彼情既動將欲生辭徐徐牧養令其自言譬猶鶴鳴于陰聲同必應故能實理相歸也）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牧下（謂所言之事或因此發端或因彼發端其事有可以事上可以牧下也）此聽眞僞知同異得其情詐也（謂眞僞同異情詐因此上事而知也）動作言默與此出入喜怒由此以見其式（謂動作言默莫不由情與之出入至於或喜或怒亦由此情以見其式也）皆以先定爲之法則（謂上六者皆以先定於情然後法則可爲）以反求覆觀其所託故用此者（反於彼者所以求覆於此因以觀彼情之所託此謂信也知人在於見情故言用此也）己欲平靜以聽其辭察其事論萬物別雄雌（謂聽言之道先自平靜既得其辭然後察其事或論序萬物或分別雄雌也）雖非其事見微知類（謂所言之事雖非時要然觀此可以知彼故曰見微知類也○案彼道藏本作微）若探人而居其內量其能射其意符應不失如螣蛇之

所指若羿之引矢（聞其言則可知其情故若探人而居其內則情原必盡故量能射意萬無一失若合符契騰蛇所指禍福不差羿之引矢命處輙中聽言察情不異於此故以相況也）故知之始己自知而後知人也（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智從明生明能生智故欲知人先須自知也）其相知也若比目之魚其見形也若光之與影（我能知彼彼須我知必兩得之然後聖賢道合故若比目之魚聖賢合則理自彰猶光生而影見也○案太平御覽引反覆篇云其和也若比目魚其伺言也若聲與響注曰和答問也因問而言申叙其解如比目魚相須而行候察言辭往來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鍼如舌之取燔骨（以聖察賢復何所失故若磁石之取鍼舌之取燔骨也）其與人也微其見情也疾（聖賢相與其道甚微不移寸陰見情甚疾）如陰與陽如圓與方（君臣之道取類股肱比之一體其來尚矣故其相成也如陰與陽其相形也猶圓與方○案道藏本正文如陰與陽下有如陽與陰句如圓與方下有如方與圓句）未見形圓以道之既見形方以事之（謂臣向晦入息未見之時君當以圓道導之亦既出潛離隱見形之後即以才職任之○案道藏本注無君臣二字）進退左右以是司之（此言用臣之道或升進或黜退或貶左或崇右一準上圓方之理故曰以是司之）己不先定牧人不正（方圓進退己不先定則於牧人之理不得其正也）事用不巧是謂忘情失道（用事不巧則操末續顛圓鑿方枘情道兩失故曰忘情失道也）己審先定以牧人策而無形容莫見其門是謂天神（己能審定以之牧人至德潛暢元風遠扇非形非容無門無户見形而不及道日用而不知故謂之天神也○案注之牧人至德五字據道藏本補）

內揵第三

（揵者持之令固也言君臣之際上下之交必內情相得然後結固而不離）

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疏（道合則遠而親情乖則近而疏）就之不用去之反求（非其意則就之而不用順其事則去之而反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分違則日進前而不御理契則遙聞聲而相思○案意林引或遙聞而相思或進前而不御）事皆有內揵素結本始（言或有遠而相親去之反求聞聲而思者皆由內合相持素結其始故曰皆有內揵素結本始也）或結以道德或結以黨友或結以財貨或結以采色（結以道德謂以道德結連於君若帝之臣名爲臣其實爲師也結以黨友謂以友道結連於君王者之臣名爲臣其實爲友也結以貨財結以采色謂若桀紂之臣費仲惡來之類是也）用其意欲入則入欲出則出欲親則親欲疏則疏欲就則就欲去則去欲求則求欲思則思（自入出已下八事皆用臣之意隨其所欲故能固志於君物莫能間也）若蚨母之從其子也出無間入無朕獨往獨來莫之能止（蚨母螲蟷也似蜘蛛在穴中有蓋言蚨母養子以蓋覆穴出入往來初無間朕故物不能止之今內揵之臣委曲從君以自結固無有間隙亦由是也）內者進說辭也揵者揵所謀也（說辭既進內結於君故曰內者進說辭也度情爲謀君必持而不捨故曰揵者揵所謀也）欲說者務隱度計事者務循順（說而隱度則其說必行計而循順則其計必用）陰慮可否明言得失以御其志（謂隱慮可否然後明言得失以道御君志也）方來應時以合其謀（方謂道術謂以道術來進必應時宜以合會君謀也）詳思來揵往應時當也（詳思計慮來進於君可以自固然後往應時宜必當君心也）夫內有不合者不可施行也（計慮不合於君則不可施行也）乃揣切時宜從便所爲以求其變（前計既有不合乃更揣量切摩當時所爲之便以求所以變計也）以變求內者若管取揵（以管取揵揵必離以變求內內必合）言往者先順辭也說來者以變言也（往事已著故言之貴順辭來事未形故說之貴通變）

也善變者審知地勢乃通於天以化四時使鬼神合於陰陽（善變者謂善識通變之理審知地勢則天道可知故曰乃通於天知天則四時順理而從化故曰以化四時鬼神者助陰陽以生物者也道通天地乃能使鬼神合德於陰陽也）而牧人民見其謀事知其志意（既能知地通天化四時合陰陽乃可以牧養人民其養人也必見其謀事而知其志意也）事有不合者有所未知也（謂知之即與合未知即不與合也）合而不結者陽親而陰疏（或有離合而不結固者謂以陽外相親陰內相疏也）事有不合者聖人不爲謀也（不合謂圓鑿而方枘故聖人不爲謀也）故遠而親者有陰德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陰德謂陰私相得之德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來也（謂所言當時未合事過始驗故曰事中來也）日進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遥聞聲而相思者合

於謀待決事（○案待決事三字據道藏本增）也（謂彼所行合於己謀待之以決其事故遥聞聲而相思也）故曰不見其類而爲（○案爲道藏本作說）之者見逆不得其情而說之者見非（言不得其情類而爲說者若北轅適楚陳軫遊秦所以見非逆也○案注爲說者道藏本作說之者）得其情（○案得字上一本有必字）乃制其術（得其情則鴻遇長風魚縱大壑沛然莫之能禦故能制其術也）此用可出可入可揵可開（此用者謂用其情也則出入自由揵開任意也）故聖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揵萬物（言以得情立事故能先知可否萬品所以結固而不離者皆由得情也）由夫道德仁義禮樂忠信計謀（由夫得情故能行其道德仁義已下事也）先取詩書混說損益議論去就（混同也謂先考詩書之言以同己說然後損益時事議論去就也）欲合者用內欲去者用外（內謂情內外謂情外得情自合失情自去此蓋理之常也）外內者必明道

數揣策來事見疑決之（言善知內外者必明識道術之數預揣來事見疑能決也）策無失計立功建德（既能明道數故策無失計策無失計乃立功建德也）治名入產業曰揵而內合（理君臣之名使上下有序入貢賦之業使遠近無差上下有序則職分明遠近無差則徭役簡如此則爲國之基日固故曰揵而內合也）上暗不治下亂不寤揵而反之（上暗不治其任下亂不寤其萌如此天下無邦域中賢主兼昧者可行其事偷亡者由是而興故曰揵而反之）內自得而外不留說而飛之（言自賢之主自以所行爲得而外不留賢者之說如此者則爲作聲譽而飛揚之以釣其歡心也）若命自來己迎而御之（君心既善己必自有命來召己則迎而御之以行其志也）若欲去之因危與之（翔而後集意欲去之因其將危與之辭矣）環轉因化莫知所爲退爲大儀（去就之際反覆量宜如員環之轉因彼變化雖優若莫知其所爲如是而退可謂全身大儀儀者法也）

抵巇第四

（抵擊實也巇釁隙也墻崩因隙器壞因釁方其釁隙而擊實之則墻器不敗若不可救因而除之更有所營置人事亦猶是也○案巇太平御覽引作巇劉逵注左思賦云鬼谷先生書有抵戲篇又作戲漢書杜業傳贊業因勢而抵服虔曰抵音紙巇音羲蘇秦書有此法顏師古注抵擊也巇毀也巇音羲一說讀與戲同許宜反亦險也言擊其危險之處鬼谷有抵戲篇也）

物有自然（○案文選注引樂氏注曰自然繼本名也）事有合離（此言合離者乃自然之理）有近而不可見有遠而可知近而不可見者不察其辭也遠而可知者反往以驗來也（察辭觀行則近情可見反往驗來則遠事可知古猶今也故反考往古則可驗來今故曰反往以驗來也）巇者罅也罅者澗也澗者成大隙也（隙大則崩毀將至故宜有以抵之也）巇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卻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謂抵巇之理也

（眹者隙之將兆謂其微也自中成隙者可抵而塞自外來者可抵而卻自下生者可抵而息其萌微者可抵而匿都不可捄者可抵而得深知此五者然後盡抵巇之理也）事之危也聖人知之獨保其身因化說事（○案太平御覽引身作用道藏本亦作用）通達計謀以識細微（形而上者謂之聖人故危兆萌形朗然先覺既明且哲故獨保其身也因化說事隨機逞術通達計謀以經緯識細微而以預防之也）經起秋毫之末揮之於太山之本（漢高奮布衣以登皇極殷湯由百里而取萬邦經始也揮發也）其施外兆萌牙蘖之謀皆由抵巇抵巇之隙爲道術用（言亂政施外兆萌牙蘖之時智謀因此而起蓋由善抵巇之理故能不失其機然則巇隙既發乃可行道術故曰巇隙爲道術用也）天下紛錯上無明主公侯無道德則小人讒賊賢人不用聖人竄匿貪利詐僞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離散乖

亂反目是謂萌牙巇罅（此謂亂政萌牙爲國之巇罅伐射謂相攻伐而激射也）聖人見萌芽巇罅則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則抵而塞之不可治則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如此謂抵而塞之如彼謂抵而得之反之謂助之爲理覆之謂自取其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五帝之政世猶可理故曰抵而塞之是以有禪讓之事三王之事世不可理故曰抵而得之是以有征伐之事）諸侯相抵不可勝數當此之時能抵爲右（謂五伯時右由上也）自天地之合離終始必有巇隙不可不察也（合離謂否泰言天地之道正觀尚有否泰爲之巇隙而況於人乎故曰不可不察也）察之以捭闔能用此道聖人也（捭闔亦否泰也體大道以經人事者聖人也）聖人者天地之使也（後天而奉天時故曰天地之使也）世無可抵則

深隱而待時時有可抵則爲之謀可以上合可以檢下（上合謂抵而塞之助時爲治檢下謂抵而得之使來歸已也）能因能循爲天地守神（言能因循此道則大寶之位可居故能爲天地守其神化也○案注神化鮑本作神祀）

鬼谷子卷上

嘉慶十年乙丑冬十月甘泉吳漣寫
江都秦伯敦父校刊計十二葉

鬼谷子卷中

梁　陶　宏　景　注

飛箝第五

（飛謂作聲譽以飛揚之箝謂牽持緘束令不得脫也言取人之道先作聲譽以飛揚之彼必露情竭志而無隱然後因其所好牽持緘束令不得轉移也）

凡度權量能所以徵遠來近（凡度其權畧量其材能爲作聲譽者所以徵遠而來近也謂賢者所在或遠或近以此徵來若燕昭尊郭隗即其事也）立勢而制事必先察同異（注○案同異下据脫之黨二字）別是非之語（言遠近既至乃立賞罰之勢制能否之事事勢既立必先察黨與之同異別言語之是非）見內外之辭知有無之數（外謂虛無內謂情實有無謂道術能否又必見其情僞之辭知其能否之數也）決安危之計定親疏之事（既察同異別是非見內外知有無然後與之決安危之計定親疏之事則賢不肖可知也）然後

乃權量之其有隱括乃可徵乃可求乃可用（權之所以知其輕重量之所以知其長短輕重既分長短又形乃施隱括以輔其曲直如此則徵之亦可求之亦可用之亦可）引鉤箝之辭飛而箝之（鉤謂誘致其情言人之材性各有差品故鉤箝之辭亦有等級故內感而得其情曰鉤外譽而得其情曰飛得情則箝持之令不得脫移故曰鉤箝故曰飛箝）鉤箝之語其說辭也乍同乍異（謂說鉤箝之辭或捭而同之或闔而異之故曰乍同乍異也）其不可善者或先徵之而後重累（不可善謂鉤箝之辭所不能動如此者必先命徵召之重累者謂其人既至然後狀其材術所有知其所能人或因此從化也）或先重以（○案以字疑衍）累而後毀之（或有雖都狀其所有猶未從化然後就其材術短者訾毀之人或過而從之無不知化也）或以重累爲毀或以毀爲重累（或有狀其所有其短自形此以重累爲毀也或有歷說其短材術便著此以毀爲重累也爲其人難動故或重累之或訾毀之所以驅誘之令從化

也）其用或稱財貨琦瑋珠玉璧帛采色以事之（其用謂人能從化將欲用之必先知其性行好惡動以財貨采色者欲知其人貪廉也）或量能立勢以鉤之（量其能之優劣然後立去就之勢以鉤其情以知其智謀也）或伺候見澗而箝之（謂伺彼行事見其澗隙而箝持之以知其勇怯也）其事用抵巇（謂此上事用抵巇之術而爲之）將欲用之於天下必度權量能見天時之盛衰制地形之廣狹岨嶮之難易人民貨財之多少諸侯之交孰親孰疏孰愛孰憎（將用之於天下謂用飛箝之術輔於帝王度權量能欲知帝王材能可輔成否天時盛衰地形廣狹人民多少又欲知天時地利人和合其泰否諸侯之交親疏愛憎又欲知從否之衆寡）心意之慮懷審其意知其所好惡乃就說其所重以飛箝之辭鉤其所好乃以箝求之（既審其慮懷又知其好惡然後就其所最重者

而說之又以飛箝之辭鉤其所好既知其所好乃箝而求之所好不違則何說而不行哉）用之於人則量智能權材力料氣勢爲之樞機（○案一本有飛字）以迎之隨之以箝和之以意宣之此飛箝之綴也（用之於人謂用飛箝之術於諸侯之國也量智能料氣勢者亦欲知其智謀能否也樞所以主門之動靜機所以制弩之放發言旣知其諸侯智謀能否然後立法鎭其動靜制其放發猶樞之於門機之於弩或先而迎之或後而隨之皆箝其情以和之用其意以宣之如此則諸侯之權可得而執己之恩信可得而固故曰飛箝之綴也謂用飛箝之術連於人也）用之於人則空往而實來綴而不失以究其辭可箝而從可箝而橫可引而東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覆（用之於人謂以飛箝之術任使人也我但以聲譽飛揚之故曰空往彼則開心露情歸附於己故曰實來既得其情必綴而勿失又令敷奏以言以究其辭如此則從橫東西

（南北反覆惟在己之箝引無思不服也）雖覆能復不失其度（雖有覆敗必能復振不失其節度此飛箝之終也）

忤合第六（大道既隱正道不得坦然而行故將合於此必忤於彼令其不疑然後可行其意若伊呂之去就是也）

凡趨合倍反計有適合（言趨合倍反雖參差不齊然施之計謀理乃適合也）化轉環屬各有形勢反覆相求因事爲制（言倍反之理隨化而轉如連環之屬然其去就各有形勢或反或覆理自相求莫不因彼事情爲之立制也）是以聖人居天地之閒立身御世施教揚聲明名也必因事物之會觀天時之宜因知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與之轉化（所多所少謂政教所宜多所宜少也既知多少所宜然後爲之增減故曰以此先知謂用倍反之理知之也轉化謂轉變以從化也）世無常貴事無常師（能仁爲貴故無常貴主善爲師故無常師）聖人無常與無不與無所聽無不聽（善必與之故無不與無稽之言勿聽故無所聽○案注無所聽當作無不聽）成於事而合於計謀與之爲主（於事必成於謀必合如此者與衆立之推以爲主也）合於彼而離於此計謀不兩忠（合於彼必離於此是其忠謀不得兩施也）必有反忤反於是（○案一本作此）忤於彼忤於此反於彼其術也（既忠不兩施故宜行反忤之術反忤者意欲反合於此必行忤於彼忤者設疑似之事令昧者不知覺其事也）用之於天下必量天下而與之用之於國必量國而與之用之於家必量家而與之用之於身必量身材能氣勢而與之大小進退其用一也（用之者謂用反忤之術量者謂量其事業有無與謂與之親凡行忤者必稱其事業所有而親媚之則暗主無從而覺故得行其術也所行之術雖有大小進退之異然而至於稱事揚親則一故曰其用一也）必先謀慮計定而後行之以飛箝之術（將行反忤之術必須先定計謀然後行之又用飛箝之術以彌縫之也○案錢本無彌字據道藏本增）古之善背向者乃協四海包諸侯忤合之地而化轉之然後求合（言古之深識背向之理者乃合同四海兼并諸侯驅置忤合之地然後設法變化而轉移之衆心既從乃求其眞主而與之合也）故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而不能有所明（○案錢本無桀字道藏本無而不能有所明六字）然後合於湯呂尚（○案一本作望）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於文王（伊尹呂尚所以就桀紂者所以忤之令不疑彼既不疑然後得合於眞主矣○案太平御覽引忤合篇云伊尹五就桀五就湯然後合於湯呂尚三入殷朝三就文王然後合於文王此天知之至歸之不疑注云伊尹呂尚各以至知說聖王因揲鈞行其術策）此知天命之箝故歸之不疑也（以天命係於殷湯文王故二臣歸二主不疑也）非至聖達奧不能御世非勞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心見情不能成名材質不惠不能用兵忠實無眞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己必自度材能知睿量長短遠近孰不如（夫忤合之道不能行於勝己而必用之於不我若故知誰不如然後行之也）乃可以進乃可以退乃可以縱乃可以橫（既行忤合之道於不如己者則進退縱橫唯吾所欲耳）

揣篇第七（○案太平御覽引作揣情篇）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量權不審不知强弱輕重之稱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何謂量權曰度於大小謀於衆寡稱貨財有無之

數（○案道藏本作稱貨財之有無）料人民多少饒乏有餘不足幾何辨地形之險易孰利孰害謀慮孰長孰短揆君臣之親疏孰賢孰不肖與賓客之智慧（○案道藏本作知睿）孰少孰多觀天時之禍福孰吉孰凶諸侯之交（親○案道藏本作親一本作疏）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變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側孰辯（○案道藏本辯作便）能知此者是謂量權（天下之情必見於權也善於量權其情可得而知之知其情而用之者何適而不可哉）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案二句文選注引上有藏形二字似誤）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能隱其情情欲必出（○案出道藏本作失）其變（夫人之性甚喜則所欲著甚懼則所惡彰故因其彰著而往極之惡欲既極則其情不隱是以情欲因喜懼之變而生也○案生當作出）感動而不知其變者乃且錯其人勿與語而更問其所親知其所安（雖因喜懼之時以欲惡感動而尚不知其變如此者乃且置其人無與之語徐徐更問斯人之所親則其情欲所安可知也）夫情變於內者形見於外故常必以其見者而知其隱者此所以（○案一本無以字）謂測深探情（夫情貌不差內變者必外見故常以其外見而知其內隱觀色而知情者必用此道此所謂測深揣情也○案探情道藏本作揣情據注此則探字似誤）故計國事者則當審權量說人主則當審揣情謀慮情欲必出於此（審權量則國事可計審揣情則人主可說至於謀慮情欲皆揣而後行故曰謀慮情欲必出於此也○案太平御覽引揣情篇云說王公君長則審情以說避所短從所長）乃可貴乃可賤乃可重乃可輕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

可敗其數一也（言審於揣術則貴賤成敗唯己所制無非揣術所為故曰其數一也）故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非揣情隱匿無可索之此謀之大本也而說之法也（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雖宏曠元妙若不兼揣情之術則彼之隱匿從何而索之然則揣情者誠謀之大本而說之法則也）常有事於人人莫能先先事而生此最難為（挾揣情之術者必包獨見之明故有事於人人莫能先也又能窮幾應變故先事而生自非體元極妙則莫能為此矣故曰此最難為也○案道藏本注應變作盡變）故曰揣情最難守司言必時其謀慮（人情險於山川難於知天今欲揣度而守司之不亦難乎故曰揣情最難守司謀慮出於人情必當知其時節此其所以為最難也）故觀蜎飛蠕動無不有利害可以生事美生事者幾之勢也（蜎飛蠕動微蟲耳亦猶懷利害之心故順之則喜說逆之則勃怒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以利害者理所不能無順逆者事之所必行然則順之招利逆之致害理之常也故觀此可以成生事之美生事者必審幾微之勢故曰生事者幾之勢也）此揣情飾言成文章而後論之也（言既揣知其情然後修飾言語以導之故說辭必使成文章而後可論也）

摩篇第八（○案太平御覽引作摩意篇）

摩者揣之術也（○案太平御覽引摩意篇云摩者揣之也）內符者揣之主也（謂揣知其情然後以其所欲切摩之故摩為揣之術內符者謂情欲動於內而符驗見於外揣者見外符而知內情故內符為揣之主也○案道藏本注無切字）用之有道其道必隱（揣者所以度其情慕摩者所以動其內符用揣摩者必先定其理故曰用之有道然則以情度情情本潛密故曰其道必隱也）微（○案別本微字接前隱字為句）摩之以其所欲測而探之內符必應其所應也必有為之（言既揣知其情所趣向然後以其所欲微切摩之得所欲而情必動）

（又測而探之如此則內符必應內符既應必欲爲其所爲也）故微而去之是謂塞窌匿端隱貌逃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而無患（若因欲爲事必可成然後從之臣事貴於無成有終故微而去之爾若己不同於此計令功歸於君如此可謂塞窌匿端隱貌逃情情逃而窌塞則人何從而知之人既不知所以息其僭妬故能成事而無患也○案注僭字疑作譖）摩之在此符應在彼從而用之事無不可（此摩甚微彼應自著觀者但覩其著而不見其微如此用之功專在彼故事無不可也）古之善摩者如操鉤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案太平御覽引焉作矣）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鉤者露餌而藏鉤故魚不見鉤而可得者顯功而隱摩故人不知摩而自服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也兵勝由於善摩摩隱則無從而畏故曰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潛謀陰密日用不知若神道之不測故曰神也功成事遂煥然彰著故曰明也）所謂主事日成者積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積善也（○案也字錢本作習）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聖人者體神道而設教參天地而施化韜光晦迹藏用顯仁故人安德而不知其所以利從道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比之神明也）主兵日勝者常戰於不爭不費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善戰者絕禍於心胸禁邪於未萌故以不爭爲戰師旅不起故國用不費至德潛暢玄風遐扇功成事就百姓皆得自然故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比之於神明也）其（○案別本無其字）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凡此十者皆摩之所由而發言人之材性參差事務變化故摩者亦消息盈虛因幾而動之）平者靜也正者宜（○案

道藏本作直）也喜者悅也怒者動也名者發也行者成也廉者潔也信者期（○案道藏本作明）也利者求也卑者諂也（名貴發揚故曰發也行貴成功故曰成也）故聖人所以獨用者衆人皆有之然無成功者其用之非也（言上十事聖人獨用以爲摩而能成功立事然衆人莫不有之所以用之非其道故不能成功也）故謀莫難於周密說莫難於悉聽事莫難於必成（○案二句太平御覽引悉聽作悉行又引注云摩不失其情故能建功）此三者唯聖人然後能任（○案道藏本無任字）之（謀不周密則失機而害成說不悉聽則違理而生疑事不必成則止簣而中廢皆有所難能任之而無疑者其唯聖人乎）故謀必欲周密必擇其所與通者說也故曰或結而無隙也（爲通者說謀彼必虛受如受石投水開流而納泉如此則何隙而可得故曰結而無隙也○案注受字別本作更盧抱經學士云儀禮燕禮更爵古文更爲受大射儀同左傳昭二十九年傳以更豕韋之後史記更作受周禮巾車歲時受讀杜子春曰受當爲更又一本如受石作如運石）夫事成必合於數故曰道數與時相偶者也（夫謀成必先考合於術數故道數時三者相偶合然後事可成而功可立也）說者聽必合於情故曰情合者聽（進說而能令聽者其唯情合者乎）故物歸類抱薪趨火燥者先然平地注水濕者先濡此物類相應（○案意林引作此類相應也）於勢譬猶是也此言內符之應外摩也如是（言內符之應外摩得類則應譬猶水流就濕火行就燥也）故曰摩之以其類焉有不相應者乃摩之以其欲焉有不聽者故曰獨行之道（善於摩者其唯聖人乎故曰獨行之道也）夫幾者不晚成而不拘久而化成（見幾而作何晚之有功成不居何拘之有久行此二者可以化天下）

權篇第九（○案太平御覽引作量權篇）

說者說之也說之者資之也（說者說之於彼人也說之者所以資於彼人也資取也）飾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損也（說者所以文飾言語但假借以求入於彼非事要也亦既假之須有損益故曰假之者損益也）應對者利辭也利辭者輕論也（謂彼有所問卒應而對之但便利辭也辭務便利故所論之事自然利辭非至言也）成義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驗也（數實事務以成義理者欲明其真偽也真偽既明則符驗自著故曰明之者符驗也）言或反覆欲相却也難言者却論也却論者釣幾也（言或不合反覆相難所以却論前事也却論者必理精而事明幾微可得而盡矣故曰却論者釣幾也求其深隱曰釣也○案錢本無言或反覆欲相却也八字道藏本有當是正文觀注可見）佞言者諂而干忠（諂者先意承欲以求忠名故曰諂而干忠）諛言者博而干智（博者繁稱文辭以求智名故曰博而干智）平言者決而干勇（決者縱舍不疑以求勇名故曰決而干勇）戚言者權而干信（戚者憂也謂象憂戚而陳言也權者策選進謀以求信名故曰權而干信）靜言者反而干勝（靜言者謂象清淨而陳言反者他分不足以窒非以求勝名故曰反而干勝）先意承欲者諂也繁稱文辭者博也縱舍不疑者決也策選進謀者權也他（○案他道藏本作先注並同）分不足以窒非者反也（已實不足不自知而內訟而反攻人之過窒他爲非如此者反也）故口者機關也所以關閉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窺覸姦邪故曰參調而應利道而動（口者所以發言語故曰機關也情意宣否在於機關故曰所以關閉情意也耳目者所以助心通理故曰心之佐助也心得耳目即能窺見間隙見彼姦邪故曰窺覸姦邪也耳目心三者調和而相應則動必成功吉無不利其所以無不利者則以順道而動故曰參調而應利道而動也○案注開閉道藏本作關閉）故繁言而不亂翱翔而不迷變易而不危者觀要得理（苟能觀要得理便可曲成不失故雖繁言紛葩而不亂翱翔越道而不迷變易改常而不危也）故無目者不可示以五色無耳者不可告以五音（五色爲有目者施故無目者不可得而示五音爲有耳者作故無耳者不可得而告此二者爲下文分也）故不可以往者無所開之也不可以來者無所受之也物有不通者聖人故不事也（此不可以往說於彼者爲彼暗滯無所可開也彼所以不來說於此者爲此淺局無所可受也夫淺局之與暗滯常閉塞而不通故聖人不事也）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者有諱忌也衆口爍金言有曲故也（口食可以肥百體故可食也口言或有招百殃故不可以言也言者觸忌諱故曰有忌諱也金爲堅物衆口能爍之則以衆口有私曲故也故曰言有曲故也）人之情出言則欲聽舉事則欲成（可聽在於合彼可成在於順理此爲下起端也）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智者之短不勝愚人之長智者之拙不勝愚人之工常能棄此拙短而用彼工長故不困也○案道藏本注之長下有故用愚人之長也句之工下有故用愚人之工也句）言其有利者從其所長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人能從利之所長避害之所短故出言必見聽舉事必成功也○案太平御覽引量權篇云言有通者從其所長言有塞者從其所短注云人辭說條通理達即敘述從其長者以昭其德人言壅滯即避其短稱宣其善以顯其行言說之樞機事物之志務者也）故介蟲之捍也必以堅厚螫蟲之動也必以毒螫故禽獸知用其長而談者亦知其用而用也（言介蟲之捍也入堅厚以自藏螫蟲之動也行毒螫以自衛此用其所長故能自勉於害至於他鳥獸莫不知用其長以自保

（全談者感此亦知其所用而用也○案太平御覽引量權篇云介蟲之捍必以甲而後動螫蟲之動必先螫毒故禽獸知其所長而談者不知用也注云蟲以甲自覆障而言說者不知其長）故曰辭言有五曰病曰恐曰憂曰怒曰喜（五者有一必失中和而不平暢）病者感衰氣而不神也（病者恍惚故氣衰而言不神也）恐者腸絕而無主也（恐者內動故腸絕而言無主也）憂者閉塞而不泄也（憂者快悒故閉塞而言不泄也）怒者妄動而不治也（怒者鬱勃故妄動而言不治也）喜者宣散而無要也（喜者搖蕩故宣散而言無要也）此五者精則用之利則行之（此五者既失其平常故用之在精而行之在利其不精利則廢而止之也）故與智者言依於博（○案博者道藏本作搏者太平御覽作博）與博者言依於辨與辨者言依於要與貴者言依於勢與富者言依於高（○案高鄭析子作豪）與貧者言依於利與賤者言依於謙與勇者言依於敢與愚（○案愚道藏本作過別本作通鄭析子作愚）者言依於銳此其術（○案術太平御覽作說）也而人常反之（此量宜發言之術也不達者反之則逆理而不免於害也）是故與智者言將以此明之與不智者言將以此教之而甚難爲也（與智者語將以明斯術與不智者語將以此術教之然人迷日久教之不易故難爲也○案道藏本迷字下有罔字）故言多類事多變故終日言不失其類而事不亂（言者條流舛雜故多類也事則隨時而化故多變也若言不失類則事亦不亂也）終日不變而不失其主故智貴不忘（不亂故不變不變故存主有常能令有常而不變者智之用也故其智可貴而不忘也）聽貴聰智貴明辭貴奇（聽聰則眞僞不亂知明則可否自分辭奇則是非有詮三者能行則功成事立故須貴也○案詮道藏本作證）

謀篇第十（○案太平御覽引作謀慮篇）

凡謀有道（○案道藏本凡謀上有爲人二字）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得其所因則其情可求見情而謀則事無不濟）審得其情乃立三儀三儀者曰上曰中曰下參以立焉（○案太平御覽引謀慮篇云乃立三儀曰上曰中曰下參以立焉注云三儀有上有下有中）以生奇奇（○案一本作計）不知其所壅始於古之所從（言審情之術必立上智中才下愚三者參以驗之然後奇計可得而生奇計既生莫不通達故不知其所壅蔽然此奇計非自今也乃始於古之順道而動者蓋說於順也）故鄭人之取玉也載司南之車爲其不惑也（○案載字上藝文類聚有必字宋書禮志同）夫度材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南也故同情而相親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疏者其偏害者也（同情謂欲共謀立事事若俱成後必相親若乃一成一害後必相疏理之常也○案太平御覽引鬼谷子曰肅慎氏獻白雉於文王還恐迷路問周公作指南車以送之今按全書無此文疑是司南句下注文也）同惡而相親者其俱害者也同惡而相疏者（○案別本有其字）偏害者也（同惡謂同爲彼所惡後若俱害情必相親若乃一全一害後必相疏亦理之常也）故相益則親相損則疏其數行也此所以察異同之分也（異同之分用此而察○案道藏本正文異同之分下有其類一也四字）故墻壞於其隙木毀於其節（○案意林引二其字作有）斯蓋其分也（墻木壞毀由於隙節況人事之變生於異同故曰斯蓋其分也）故變生事事生謀謀生計計生議議生說說生進（○案太平御覽引注曰會同異曰議決是非曰說）進生退退生制因以制於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數也（言事有根本各有從來譬之升木因根而有枝條花葉故因變隙然後生於事業事）

業（者必須計謀成計謀者必須議說議說者必有當否故須進退之既有黜陟須別事以爲法而百事百度何莫由斯而至故其道數一也○案注成字疑衍）夫仁人輕貨不可誘以利可使出費勇士輕難不可懼以患可使據危智者達於數明於理不可欺以不誠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使輕貨者出費則費可全使輕難者據危則危可安使達數者立功則功可成總三才而用之可以光耀千里豈徒十二乘而已）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懼也貪者易誘也是因事而裁之（以此三術馭彼三短可以立事立功也謀者因事興慮宜知而裁之故曰因事裁之）故爲强者積於弱也爲直者積於曲也有餘者積於不足也此其道術行也（柔弱勝於剛强故積弱可以爲强大直若曲故積曲可以爲直少則可以得衆故積不足可以爲有餘然則以弱爲强以曲爲直以不足爲有餘斷道術之所行故曰道術行也）故外親而內疏者說內內親而外疏者說外（外陽相親而內實疏者說內以除其內疏也內實相親而外陽疏者說外以除其外疏也）故因其疑以變之因其見以然之（若內外無親而懷疑者則因其疑以變之彼或因變而有所見則因其所見以然之）因其說以要之因其勢以成之（既然見彼或有可否之說則因其說以要結之可否既形便有去就之勢則因其勢以成就之）因其惡以權之因其患以斥之（去就既成或有惡患則因其惡也爲權量之因其患也爲斥除之）摩而恐之高而動之（患惡既除或恃勝而驕者便切摩以恐懼之高危以感動之）微而證之符而應之（雖恐動之尚不知變者則微有所引據以證之爲設符驗以應之也）擁（○案擁疑作壅注同）而塞之亂而惑之是謂計謀（雖爲設引據符驗尚不知變者此則惑深不可救也便擁而塞之亂而惑之因抵而得之如此者可以爲計謀之因也○案注錢本無引字據道藏本增）計謀之用

公不如私私不如結結比而無隙者也（公者揚於王庭名爲聚訟莫執其咎其事難成私者不出門庭慎密無失其功可立故曰公不如私雖復潛謀不如與彼要結二人同心物莫之間欲求其隙其可得乎）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正者循理守常難以速進奇者反經合義因事機發故正不如奇奇計一行則流通而不知止故曰奇流而不止也）故說人主者必與之言奇說人臣者必與之言私（與人主言奇則非常之功可立與人臣言私則保身之道可全）其身內其言外者疏其身外其言深者危（身在內而言外泄者必見疏也身居外而言深切者必見危也）無以人之所不欲而强之於人無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於人（謂其事雖近彼所不欲莫强與之將生恨怒也教人當以所知今反以人所不知者教之猶以暗除暗豈爲益哉）人之有好也學而順之人之有惡也避而諱之故陰道而陽取之（學順人之所好避諱人之所惡但陰自爲之非彼所逆彼必感悅明言以報之故曰陰道而陽取之也）故去之者從（○案從道藏本作縱下文及注並同）之從之者乘之（將欲去之必先聽從令極其過惡過惡既極使可以法乘之故曰從之者乘之也）貌者不美又不惡故至情託焉（貌者謂察人之貌以知其情也謂其人中和平淡見善不美見惡不非如此者可以至情託之故曰至情託焉）可知者可用也不可知者謀者所不用也（謂彼情寬密可令知者可爲用謀故曰可知者可用也其人不寬密不可令知者謀者不爲用謀也故曰不可知者謀者所不用也）故曰事貴制人而不貴見制於人制人者握權也（○案也字錢本無）見制於人者制命也（制命者言命爲人所制也）故聖人之道陰愚人之道陽（聖人之道內陽而外陰愚人之道內陰而外陽）智者事易而不智者事難以此觀之亡不可以爲存而危不可以爲

安然而無爲而貴智矣（智者寬恕故易事愚者猜忌故難事然而不智者必有危亡之禍以其難事故賢者莫得申其計畫則亡者遂亡危者遂危欲求安存不亦難乎今欲存其亡安其危則他莫能爲惟智者可矣故曰無爲而貴智矣）智用於衆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於衆人之所不能見（衆人所不能知衆人所不能見智獨能用之所以貴於智也）既用見可否擇事而爲之所以自爲也見不可擇事而爲之所以爲人也（亦既用智先已而後人所見可否擇事爲之將此自爲所見不可擇事而爲之將此爲人亦猶伯樂教所親相駑駘所憎相千里也○案可否否字疑衍）故先王之道陰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與深聖人之制（○案制字疑衍）道在隱與匿非獨忠信仁義也中正而已矣（言先王之道貴於陰密尋古遺言謚有此理曰天地之化唯在高深聖人之道唯在隱匿所隱者中正自然合道非專在忠信仁義也故曰非獨忠信仁義也）道理達於此之義（○案別本作此義者）則可與語（言謀者曉達道理能於此義達暢則可與語至而言極也）由能得此則可以穀遠近之誘（穀養也若能得此道之義則可居大寶之位養遠近之人誘於仁壽之域也）

決篇第十一

凡決物必託於疑者善其用福惡其有患善至於誘也（有疑然後決故曰必託於疑者凡人之情用福則善有患則惡福患之理未明疑之所由生故曰善其用福惡其有患然善於決疑者必誘得其情乃能斷其可否也）終無惑偏有利焉去其利則不受也奇之所託（懷疑曰惑不正曰偏決者能無惑偏行者乃有通濟然後福利生焉若乃去其福利則疑者不更其決更使託意於奇也趨異變常曰奇○案注更道藏本作受更使以下十三字道藏本缺）若有利於善者隱託於惡則不受矣致疎遠（謂疑者本

其利善而決者隱其利善之情反託之於惡則不受其決更致疎遠矣）故其有使失利者有使離害者此事之失（言上之二者或去利託於惡疑者既不更其決則所行罔能通濟故有失利罹害之敗焉凡此皆決事之失也）聖人所以能成其事者有五有以陽德之者有以陰賊之者有以信誠之者有以蔽匿之者有以平素之者（聖人善變通窮物理凡所決事期於必成事成理著者以陽德決之情隱言僞者以陰賊決之道誠志直者以信誠決之姦小禍微者以蔽匿決之循常守故者以平素決之）陽勵於一言陰勵於二言平素樞機以用四者微而施之（勱勉也陽爲君道故所言必勱於一一無爲也陰爲臣道故所言必勱於二二有爲也君道無爲故以平素爲主臣道有爲故以樞機爲用言一也二也平素也樞機也四者其所施爲必精微而契妙然後事行而理不壅矣）於是度之往事驗之來事參之平素可則決之（君臣既有定分然後度往驗來參以平素計其是非於理既可則爲決之）王公大人之事也危而美名者可則決之（危由高也事高而名美者則爲決之）不用費力而易成者可則決之（所謂惠而不費故爲決之）用力犯勤苦然不得已而爲之者可則決之（所謂知之無可奈何安之若命故爲決之）去患者可則決之從福者可則決之（去患從福之人理之大順故爲決之）故夫決情定疑萬事之基（○案基道藏本作機）以正治亂決成敗難爲者（治亂以之正成敗以之決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故曰難爲）故先王乃用蓍龜者以自決也（夫以先王之聖智無所不通猶用蓍龜以自決況自斯以下而可以專己自信不博謀於通識者哉）

符言第十二

（發言必驗有若符契故曰符言）

安徐正靜其被節先肉（被及也肉肥也謂饒裕也言人若居位能安徐正靜則所及之

（節度無不饒裕也○案先肉道藏本作無不肉）善與而不靜虛心平意以待傾損（言人君善與事接而不安靜者但虛心平意以待之傾損之期必至矣）右（○案右道藏本作有下並同）主位（主於位者安徐正靜而已）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目明則視無不見耳聰則聽無不聞心智則思無不通此三者無壅則何措而非當也）以天下之目視者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者則無不聞以天下之心思（○案心鄭析予作智道藏本無思字）慮者則無不知（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蓋用此道也）輻輳並進則明不可塞（夫聖人不自用其聰明思慮而任之天下故明者為之視聽者為之聽智者為之謀若雲從龍風從虎沛然莫之能禦輻輳並進則亦宜乎若日月之照臨其可塞哉故曰明不可塞也）右主明（主於明者以天下之目視也）德之術曰勿堅而拒之（崇德之術在於恢宏博納山不讓塵故能成其高海不辭流故能成其深聖人不拒眾故能成其大故曰勿堅而拒之也）

許之則防守拒之則閉塞（言許而容之眾必歸而防守拒而逆之眾必違而閉塞歸而防守則危可安違而閉塞則通更壅夫崇德者安可以不宏納哉）高山仰之可極深淵度之可測神明之德術正靜其莫之極（高莫過山猶可極深莫過淵猶可測若乃神明之德術正靜迎之不見其前隨之不見其後其可測量哉）右主德（主於德者在於含宏而勿距也）用賞貴信用刑貴正（賞信則立功之士致命捐生刑正則更戮之人沒齒無怨○案更道藏本作受）賞賜貴信必驗耳目之所聞見其所不聞見者莫不闇化矣（言施恩行賞耳目所聞見則能驗察不謬動必當功如此則信在言前雖不聞見者不闇化也）誠暢於天下神明而況姦者干君（言每賞必信則至誠暢於天下神明保之如赤子天祿不傾如泰山又況不逞之徒而欲奮其姦謀干於君位者哉此猶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右主賞（主於賞者貴於信也）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

曰人之（天有逆順之紀地有孤虛之位人有通塞之分有天下者宜皆知之）四方上下左右前後熒惑之處安在（夫四方上下左右前後皆有陰陽向背之宜有國從事者不可不知又熒惑天之法星所居災眚吉凶尤著故曰雖有明天子必察熒惑之所在故亦須知之）右主問（主於問者須辯三才之道）心為九竅之治君為五官之長（九竅運為心之所使五官動作君之所命）為善者君與之賞為非者君與之罰（賞善罰非為政之大經也）君因其所以求因與之則不勞（與者應彼所求求者得應而悅應求則取施不妄得應則行之無怠循性而動何勞之有）聖人用之故能賞之因之循理固（○案一本作故鄭析予亦作故固古字通）能久長（因求而與悅莫大焉雖無玉帛勸同賞矣然因逆理禍莫速焉因之循理故能長久）右主因（主於因者貴於循理）人主不可不周人主不周則羣臣生亂（周謂徧知物理於理不周故羣臣亂也）家于其

無常也內外不通安知所開（家猶業也羣臣既亂故所業者無常而內外閉塞觸途多礙何如知所開乎）開閉不善不見原也（開閉即捭闔也既不用捭闔之理故不見為善之源也）右主周（主於周者在於徧知物理）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用天下之目視故曰長目用天下之耳聽故曰飛耳用天下之心慮故曰樹明）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是謂洞天下姦莫不闇變（言用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故千里之外隱微之中莫不元覽既察隱微故為姦之徒絕邪於心胸故曰莫不闇變更改也○案道藏本正文闇變下有更字與注意合）右主恭（主於恭者在於聰明文思）循名而為實安而完（實既副名所以安全）名實相生反相為情（循名而為實因實而生名名實不虧則情在其中矣）故曰名當則生於實實生於理（名當自生於實實立自生於理）生於名實之德（無理不當則名實之德自生也）德生於和和生於當（有德

（必和能和自當）右主名（主於名者在於稱實）

轉丸胠亂（○案亂當作篋一本作轉九第十三胠篋第十四下注亡字）二篇皆亡（或有取莊周胠篋而充次第者按鬼谷之書崇尚計謀祖述聖智而莊周胠篋乃以聖人爲大盜之資聖法爲桀跖之失亂天下者聖人之由也蓋欲縱聖棄智驅一代於混茫之中殊非此書之意蓋無取焉或曰轉丸胠篋者本經中經是也○案唐趙蕤長短經反經篇引鬼谷子經曰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爲之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代俗之所謂智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智者有不爲盜積者乎其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里者曷常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朝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幷與聖智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代而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幷與其聖智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盜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矣其文與莊子小異即注所云或有取莊周胠篋而充次第者也竊疑鬼谷篇目既經陶宏景刪定不應唐世尚有此篇趙蕤生於開元與尹知章同時可爲是尹非陶之證錄之以俟博考）

鬼谷子卷中

嘉慶十年乙丑冬十月甘泉吳蓮寫

江都秦伯敦父校刊計十九葉

鬼谷子卷下

梁　陶　宏　景　注

本經陰符七術（陰符者私志於内物應於外若合符契故曰陰符由本以經末故曰本經）

盛神法五龍（五龍五行之龍也龍則變化無窮神則陰陽不測故盛神之道法五龍也）盛神中有五氣神爲之長心爲之舍德爲之大養神之所歸諸道（五氣五藏之氣也謂精神魂魄志也神居四者之中故爲之長心能合容故爲之舍德能制御故爲之大然則養神之所宜歸之於道也）道者天地之始一其紀也物之所造天之所生包宏無形化氣先天地而成莫見其形莫知其名謂之神靈（無名天地之始故曰道者天地之始也道始所生者一故曰一其紀也言天道混成陰陽陶鑄萬物以之造化天地以之生成包容宏厚莫見其形至於化育之氣乃先天地而成不可以狀

貌詰不可以名字尋妙萬物而爲言是以謂之神靈也）故道者神明之源一其化端是以德養五氣心能得一乃有其術（神明稟道而生故曰道者神明之源也化端不一則有時不化故曰一其化端也循理有成謂之德五氣各能循理則成功可致故曰德養五氣也一者無爲而自然者也心能無爲其術自生故曰心能得一乃有其術也）術者心氣之道所由舍者神乃爲之使（心氣合自然之道乃能生術術者道之由舍則神乃爲之使）九竅十二舍者氣之門戶心之總攝也生受於天謂之眞人眞人者與天爲一（十二舍者謂目見色耳聞聲鼻臭香口知味身覺觸意思事根境互相停舍舍有十二故曰十二舍也氣候由之出入故曰氣之門戶也唯心之所操舍故曰心之總攝也凡此皆受之於天不虧其素故曰眞人眞人者體同於天故曰與天爲一也）内修練而知之謂之聖人聖人者以類知之（内修練謂假學而知者也然聖人雖聖猶假學而知假學

即非自然故曰以類知之也）故人與一生出於物化（言人相與生在天地之間得其一耳但既出之後隨物而化故有不同也）知類在竅有所疑惑通於心術心無其術必有不通（竅謂九竅也言知事類在於九竅然九竅之所疑必與心術相通若乃心無其術術必不通也）其通也五氣得養務在舍神此謂之化（心術能通五氣自養然養五氣者務令神來歸舍神既來舍自然隨理而化也）化有五氣者志也思也神也德也神其一長也靜和者養氣（○案道藏本有養字）氣得其和四者不衰四邊威勢無不爲存而舍之是謂神化歸於身謂之眞人（言能化者在於全五氣神其一長者言能齊一志思而君長之神既一長故能靜和而養氣氣既養德必和焉四者謂志思神德也是四者能不衰則四邊威勢無有不爲常存而舍之則神道變化自歸於身神化歸身可謂眞人也）眞人者同天而合道執一而養

產萬類懷天心施德養無爲以包志慮思意而行威勢者也士者通達之神盛乃能養志（一者無爲也言眞人養產萬類懷抱天心施德養育皆以無爲爲之故曰執一而養產萬類至於志意思慮運行威勢莫非自然循理而動故曰無爲以包也然通達此道其惟善爲士者乎既能盛神然後乃可養志也）

養志法靈龜（志者察是非龜能知吉凶故曰養志法靈龜）養志者心氣之思不達也（言以心氣不達故須養志以求通也）有所欲志存而思之志者欲之使也欲多則心散心散則志衰志衰則思不達（此明縱欲者不能養氣志故所思不達也）故心氣一則欲不徨欲不徨則志意不衰志意不衰則思理達矣（此明寡欲者能養其志故思理達矣）理達則和通和通則亂氣不煩於胷中（和通則莫不調暢故亂氣自消）故内以養志外以知人養志則

心通矣知人則職分明矣（心通則一身泰職明則天下平）將欲用之於人必先知其養氣志知人氣盛衰而養其志氣察其所安以知其所能（將欲用之於人謂以養志之術用人也養志則氣盛不養則氣衰盛衰既形則其所安所能可知矣然則善於養志者其唯寡欲乎）志不養則心氣不固心氣不固則思慮不達思慮不達則志意不實志意不實則應對不猛應對不猛則志失而心氣虛志失而心氣虛則喪其神矣（此明喪神始於志不養也）神喪則髣髴髣髴則參會不一（髣髴不精明之貌參會謂志心神三者之交會也神不精明則多違錯故參會不得其一也）養志之始務在安己己安則志意實堅志意實堅則威勢不分神明常固守乃能分之（安者謂寡欲而心安也威勢既不分散神明常來固守如此則

威積而勢震物也上分謂散亡也下分謂我有其威而能動彼故曰乃能分之也）

實意法螣蛇（意有委曲蛇能屈伸故實意者法螣蛇也）實意者氣之慮也（意實則氣平氣平則慮審故曰實意者氣之慮也）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神策生（○案神策生道藏本作神明榮）慮深遠則計謀成神策生則志不可亂計謀成則功不可間（智不可亂故能成其計謀功不可間故能寧其邦國）意慮定則心遂安心遂安則所行不錯神自得矣得則凝（心安則無爲而順理不思而元覽故心之所行不錯神自得之得則無不成矣凝者成也）識氣寄姦邪而倚之詐謀（○案道藏本邪下謀下並有得字）而惑之言無由心矣（寄謂客寄言識氣非真但客寄耳故姦邪得而倚之詐謀得而惑之如此則言皆胷臆無復由心矣）故信心術守真一而不化待人意慮之交會聽之候也（言心術誠明而不虧真一守固

而不化然後待人接物彼必輸誠盡意智者慮能明者獻策上下同心故能謀慮交會也用天下之耳聽故物候可知矣）計謀者存亡之樞機慮不會則聽不審矣候之不得計謀失矣則意無所信虛而無實（計得則存計失則亡故曰計謀者存亡之樞機慮不合物則聽者不爲己聽故聽不審矣聽既不審候豈得哉乖候而謀非失而何計既失矣意何所信惟有虛僞無復誠實也○案注計既失矣十七字道藏本缺）故計謀之慮務在實意實意必從心術始（實意則計謀得故曰務在實意實意由於心安故曰必在心術始也○案道藏本誤以此節正文爲注又缺注實意以下十八字）無爲而求安靜五臟和通六腑精神魂魄固守不動乃能內視反聽定志慮之太虛待神往來（言欲求安心之道必先寂澹無爲如此則五臟安靜六腑和通精神魂魄各守所司澹然不動則可以內視無形反聽無聲志慮宅太虛至神明千萬往來歸於己也○案宅道藏本作定）

以觀天地開闢知萬物所造化見陰陽之終始原人事之政理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不見而命不行而至（唯神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能知於不知見於不見豈待出戶窺牖然後知見哉同於不見而命不行而至也）是謂道知以通神明應於無方而神宿矣（道無思也無爲也然則道知者豈用知而知哉以其無知故能通神明應於無方而神來舍矣宿猶舍也）

分威法伏熊（精虛動物謂之威發近震遠謂之分熊之搏擊必先伏而後動故分威法伏熊也）分威者神之覆也（覆猶衣被神明衣被然後其威可分也）故靜意固志神歸其舍則威覆盛矣（言致神之道必須靜意固志自歸其舍則神之威覆隆盛矣舍者志意之宅也）威覆盛則內實堅內實堅則莫當莫當則能以分人之威而動其勢如其天（外威既盛則內志堅實表裏相副誰敢當之物不能當則

（我之威分矣威分勢動則物皆肅然畏敬其人若天也）以實取虛以有取無若以鎰稱銖（言威勢既盛人物肅然是我實有而彼虛無故能以我實取彼虛以我有取彼無其取之也動必相應猶稱銖以成鎰也二十四銖爲兩二十四兩爲鎰也）故動者必隨唱者必和撓其一指觀其餘次動變見形無能間者（言威分勢震物靡猶風故能動必有隨唱必有和但撓其指以名呼之則羣物畢至然徐徐以次觀其餘衆循性安之各令得所於是風以動之變以化之猶泥之在鈞羣器之形自見如此則天下樂推而不厭誰能間之也）審於唱和以間見間動變明而威可分也（言審識唱和之理故能有間必知我既知間故能見間而所見間即莫能間故能明於動變而威可分也）將欲動變必先養志伏意以視間（既能養志伏意視知其間則變動之術可成矣）知其固實者自養也讓己者養人也故神存兵亡乃爲之形勢（謂自知志意固實者此可以自養也能行禮讓於己者乃可以養人也如此則神存於內兵亡於外乃可爲之形勢也）散勢法鷙鳥（勢散而物服猶鳥擊禽獲故散勢法鷙鳥也）散勢者神之使也（勢由神發故勢者神之使也）用之必循間而動（無間則勢不行故用之必循間而動）威肅內盛推間而行之則勢散（言威勢內盛行之又因間而發則其勢自然布散也）夫散勢者心虛志溢（心虛則物無不包志溢則事無不決所以能散其勢）意衰威失精神不專其言外而多變（志意衰微而失勢精神挫衄而不專則言疏外而多譎變也）故觀其志意爲度數乃以揣說圖事盡圓方齊短長（知其志意隆替然後爲之度數度數既立乃復揣而說之其圖事也必盡圓方之理齊短長之用也）無間則不散勢者（心○案道藏本者上有散字盧抱經先生云疑不散下勢字不當有下句作散者爲是）待間而動動而勢分矣（散不得間則勢不行故散勢者待間而動動而得間勢自分矣）故善思

間者必內精五氣外視虛實動而不失分散之實（五氣內精然後可以外察虛實之理虛實之理不失則必可知其有間故能不失分散之實也）動則隨其志意知其計謀（計謀者志意之所成故隨其志意以知其計謀也）勢者利害之決權變之威勢敗者不以神肅察也（神不肅察所以勢敗也○案敗字疑散字之誤）轉圓（○案孫季逑云疑即轉丸）法猛獸（言聖智之不窮若轉圓之無止轉圓之無止猶獸威無盡故轉圓法猛獸也）轉圓者無窮之計也無窮者必有聖人之心以原不測之智而通心術（聖心若鏡物感斯應故不測之智可原心術之要可通也）而神道混沌爲一以變論萬類說義無窮（既以聖心原不測通心術故雖神道混沌如物杳冥而能論萬類之變說無窮之義也）智畧計謀各有形容或圓或方或陰或陽或吉或凶事類不同（事至然後謀與謀然後事濟事無常準故形容不同圓者運而無窮方者止而有分陰則潛謀未兆陽則功用斯動吉則福至凶則禍來凡此事皆反覆故曰事類不同也○案注動道藏本作彰）故聖人懷此用轉圓而求其合（此謂所謀圓方以下六事既有不同或多乖謬故聖人懷轉圓之思以求順道合也）故與造化者爲始動作無不包大道以觀神明之域（聖人體道以爲用其動也神其隨也天故與造化其初動作先含大道之理以稽神明之域神道不違然後發號施令也）天地無極人事無窮各以成其類見其計謀必知其吉凶成敗之所終（天地則獨長且久故無極人事則吉凶相生故無窮天地以日月不過陵谷不遷爲成人事以長保元亨考終厥命爲成故見其事之成否則知其計謀之得失知其計謀之得失則吉凶成敗之所終皆可知也）轉圓者或轉而吉或轉而凶聖人以道先知存亡乃知轉圓而從方（言吉凶無常準故取類轉圓然雖聖人坐忘遺鑒體同乎道故能先

（知存亡之所在乃後轉圓而從其方棄凶而趨吉方謂吉之所在也）圓者所以合語方者所以錯事轉化者所以觀計謀接物者所以觀進退之意（圓者通變不窮故能合彼此之語方者分位斯定故可以錯有爲之事轉化皆改禍爲福故可以觀計謀之得失接物者順通人情故可以觀進退是非之事也）皆見其會乃爲要結以接其說也（謂上四者必見其會通之變然後總其綱要以結之則情偽之說可接引而盡矣）損兌法靈蓍（老子曰塞其兌河上公曰兌目也莊子曰心有眼然則兌者謂以心眼察理也損者謂減損他慮專以心察也兌能知得失蓍能知休咎故損兌法靈蓍也）損兌者機危之決也（幾危之兆動理之微非心眼莫能察見故曰損兌者機危之決也）事有適然物有成敗機危之動不可不察（適然者有時而然也物之成敗有時而然機危之動自微至著若非情識遠深知機元覽則不能知於未兆察於未形使風濤潛駭危機密發然後河海之量堙爲窮流一簣之積疊成

山嶽不謀其始雖悔何追故曰不可不察也）故聖人以無爲待有德言察辭合於事（夫聖人者勤於求賢密於任使故端拱無爲以待有德之士士之至也必敷奏以言故曰言察辭也又當明試以功故曰合於事也）兌者知之也損者行之也（用其心眼故能知之減損他慮故能行之）損之說之物有不可者聖人不爲之辭（言減損之說及其所說之物理有不可聖人不生辭以論之也）故智者不以言失人之言故辭不煩而心不虛志不亂而意不邪（智者聽與人之訟採蒭蕘之言雖復辯周萬物不自說也故不以己能言而棄人之言既用衆言故辭當而不煩還任衆心故心誠而不僞心誠言當志意豈復亂邪哉○案注訟道藏本作頌訟頌古字通）當其難易而後爲之謀因自然之道以爲實（夫事變而後謀生改常而後計起故必當其難易之際然後爲之計謀失自然之道則事廢而功虧故必因自然之道以爲用謀之實也）圓者不行方者不止是

謂大功益之損之皆爲之辭（夫謀之妙者必能轉禍爲福因敗成功沮彼成我也彼用圓者謀令不行彼用方者謀令不止然則圓行方止理之常也吾謀既發彼不得守其常豈非大功哉至於謀之損益皆爲生辭以論其得失也）用分威散勢之權以見其兌威其機危乃爲之決（兌所以能分威散勢者心眼之由也心眼既明機危之威可知之矣既知之然後能決之也）故善損兌者譬若決水於千仞之堤轉圓石於萬仞之谿（○案而能以下十二字道藏本缺）而能行此者形勢不得不然也（言善損慮以專心眼若見事審得理明意決而不疑志雄而不滯其猶決水轉石誰能當禦哉）

持樞

（樞者居中以運外處近而制遠主於轉動者也故天之北辰謂之天樞門之運轉者謂之戶樞）

（然則持樞者執運動之柄以制物者也）

持樞謂春生夏長秋収冬藏天之正也（言春夏秋冬四時運行不爲而

自然也不爲而自然所以爲正也）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雖成必敗（言理所必有物之自然靜而順之則四時行焉萬物生焉若乃干其時令逆其氣候成者猶敗況未成者乎元亮曰含氣之類順之必悅逆之必怒況天爲萬物之尊而逆之乎）故人君亦有天樞生養成藏（言人君法天以運動故曰亦有天樞然其生養成藏天道之行也人事之正亦復不別耳）亦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雖盛必衰此天道人君之大綱也（言干天之行逆人之正所謂倒置之故曰逆非衰而何此持樞之術恨太簡促暢理不盡或簡篇脫爛本不能全故也）

中經

（謂由中以經外發於心本以彌縫於物者也故曰中經）

中經謂振窮趨急施之能言厚德之人救拘執窮者不忘恩也（振起也趨向也物有窮急當振趨而向護之及其施之必在能言之士厚德之人若能拔彼拘

（執則窮者懷德終不忘恩也）能言者儔善博惠（儔類也謂能言之士解紛救難不失善人之類而能博行恩惠也）施德人者依道（言施德之人動能循理所為不失道也）而救拘執者養使小人（言小人在拘執而能救養之則小人可得而使也）蓋士遭世異時危或當因免塡坑或當伐害能言或當破德為雄或當抑拘成罪或當戚戚自善或當敗敗自立（塡坑謂時有兵難轉死溝壑士或有所因而能免斯禍者伐害能言謂小人道長讒人罔極故能言之士多被殘害破德為雄謂毀文德崇兵戰抑拘成罪謂賢人不幸橫被縲紲戚戚自善謂天下蕩蕩無復紀綱而賢者守死善道貞心不渝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者也敗敗自立謂天未悔過危敗相仍若子窮而必通終能自立若管敬仲者也○案悔過道藏本作悔禍）故道貴制人不貴制於人也（○案於人下錢本缺一字）制人者握權制於人者失命（貴有術而制人不貴

無術而為人所制也）是以見形為容象體為貌聞聲知音解仇鬭郤綴去郤語攝心守義（此總其目下別序之）本經紀事者紀道數其變要在持樞中經（此總言本經持樞中經之義言本經紀事但紀道數而已至於權變之要乃在持樞中經也）見形為容象體為貌者謂文為之生（○案生道藏本作主）也（見彼形象彼體即知其容貌者謂用文卦占卜而知也）可以影響形容象貌而得之也（謂彼人之無守故可以影響及貌占而得之）有守之人目不視非耳不聽邪言必詩書行不淫僻以道為形以德為容貌莊色溫不可象貌而得之如是隱情塞郤而去之（有守之人動皆正直舉無淫僻浸昌浸盛輝光日新雖有辯士之舌無從而發故隱情塞郤閉藏而去之○案浸昌浸盛道藏本作厥後昌盛）聞聲知音者謂聲氣不同恩愛不接故商

角不二合徵羽不相配（商金角木徵火羽水遞相剋食性氣不同故不相配合也）能為四聲主者其唯宮乎（宮則土也土王四季四者由之以生故能為四聲之主也）故音不和則悲是以聲散傷醜害者言必逆於耳也（散傷醜害不和之音音氣不和必與彼乖故其言必逆於耳）雖有美行盛譽不可比目合翼相須也此乃氣不合音不調者也（言若音氣乖彼雖行譽美盛非彼所好則不可如比目之魚合翼之鳥兩相須也其有能令兩相交應不與同氣者乎）執（○案道藏本作解）仇鬭郤謂解羸微（○案道藏本作徵注並同）之仇鬭郤者鬭強也（辯說之道其猶張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故羸微為仇從而解之強者為郤從而鬭之也○案正文作微注作徵未知孰是）強郤既鬭稱勝者高其功盛其勢也（鬭而勝者從而高其功盛其勢也）弱者哀其負傷其卑汙其名恥其宗（鬭而弱者從而哀其負劣

傷其卑小汙下其名恥辱其宗也）故勝者聞其功勢苟進而不知退（知進而不知退必有亢龍之悔）弱者聞哀其負見其傷則強大力倍死者是也（弱者聞我哀傷則勉強其力倍意致死為我為是也）郤無強大禦無強大則皆可脅而并（言雖為郤非能強大其於扞禦亦非強大如是者則以兵威脅令從己而并其國也）綴去者謂綴己之繫言使有餘思也（繫屬也謂己令去而欲綴其所屬之言令後思而同也）故接貞信者稱其行厲其志言可為可復會之期喜（欲令去後有思故接貞信之人則稱其行之盛美厲其志令不怠謂此美行必可常為必可報復會通其人必令至於喜悅也）以他人庶引驗以結往明欵欵而去之（言既稱行厲志令其喜悅然後以他人庶幾於此行者引之以為成驗以結已往之心又明己欵欵至誠如是而去之必思已而不忘也）郤語者察伺短也（言郤語之道必察伺彼短也）故言多

必有數短之處識其短驗之（言多不能無短既察其短必記識之取驗以明也）動以忌諱示以時禁（既驗其短則以忌諱動之時禁示之）其人恐畏（○案道藏本作其人因以懷懼誤作注文）然後結信以安其心收語蓋藏而卻之（其人既以懷懼必有求服之情然後結以誠信以安其懼以收其向語蓋藏而却之則其人之恩感固以深矣）無見己之所不能於多方之人（既藏向語又戒之曰勿於多方人前見其所不能也）攝心者謂逢好學伎術者則爲之稱遠（欲將攝取彼心見其好學伎術則爲作聲譽令遠近知之也）方驗之道驚以奇怪人繫其心於己（既爲作聲譽方且以道德驗其伎術又以奇怪從而驚動之如此則彼人必繫其心於己也）效之於人驗去亂其前吾歸誠於己（人既繫心於己又效之於時人驗之於往賢然後更理其日前所爲謂之曰吾所以然者歸誠於彼人之己如此則賢人之心可得而攝亂者理也）遭淫酒色者爲之術音樂動之以爲必死生日少之憂（言將欲探愚人之心見淫酒色者爲之術音樂之可說又以過於酒色必之死地生日減少以此可憂之事以感動之也○案探道藏本作攝下同）喜以自所不見之事終可以觀漫瀾之命使有後會（又以音樂之事彼所不見者以喜悅之言終以可觀可必淫於酒色若能好此則性命漫瀾而無極然後終會於永年愚人非可以道勝說故惟音樂可以探其心）守義者謂以人探其在內以合也（義宜也探其心隨人所宜遂所欲以合之也）探心深得其主也（既探知其心所以得主深也得心既深故能從外制）從外制內事有繫曲而隨之（內內由我制則何事不行故事有所屬莫不由曲而隨己也）故小人比人則左道而用之至能敗家奪國（小人以探心之術來比於君子必以左道用權凡事非公正皆曰小人反道亂常害賢伐善所用者左所違者公百度昏亡萬機曠紊家敗國奪不亦宜乎）非賢智不能守家以義不能守國以道聖人所貴道微妙者誠以其可以轉危爲安救亡使存也（○案道藏本有注道謂中經之道也七字）

鬼谷子卷下

嘉慶十年乙丑冬十月甘泉吳連寫
江都秦伯敦父校刊計十二葉

附録

說苑善說篇引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辨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辨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于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

史記太史公自序云故曰聖人不朽時變自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索隱曰此出鬼谷子遷引之以成其章故稱故曰也又漢書司馬遷傳朽作巧顏師古注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

史記田世家索隱引鬼谷子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按莊子胠篋篇文與此同）

太平御覽治道部引鬼谷子曰事聖君有聽從無諫諍中君有諫諍無諂諛事暴君有補削無矯拂又曰君得名則羣臣恃之

意林引鬼谷子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能固能去在我而問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憂累去則心平心平而仁義著矣又曰以德養民猶草木之得時以仁化人猶天生草木以雨潤澤之（以上七條鬼谷子佚文）

文選注鬼谷子序曰周時有豪士隱於鬼谷者自號鬼谷子言其自遠也然鬼谷之名隱者通號也

太平御覽禮儀部鬼谷子曰周有豪士居鬼谷號爲鬼谷神生蘇秦張儀往見之先生曰吾將爲二子陳言至道子其齋戒擇日而學後儀秦齋戒而往（此條疑是鬼谷子序文）

晁公武讀書志尹知章叙儀秦復往見先生乃正席而坐嚴顏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

史記蘇秦列傳索隱曰樂壹注鬼谷子書云蘇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以上四條鬼谷子序）

史記蘇秦列傳蘇秦東師事于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徐廣曰頴川陽城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因爲號駰案風俗通義曰鬼國先生六國時從横家索隱曰鬼谷地名也扶風池陽頴川陽城并有鬼谷墟蓋是其人所居因爲號○集解鬼谷子有揣摩篇也王劭云揣情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名非爲一篇也

法言云蘇秦學乎鬼谷術

論衡荅佞篇蘇秦張儀從横習之鬼谷先生掘地爲坑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耐分人君之地蘇秦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又明雩篇蘇秦張儀悲說坑中鬼谷

先生泣下沾襟

王嘉拾遺記曰張儀蘇秦二人遞剪髮以相活或傭力寫書行遇聖人之文無以題記則以墨書於掌中及股裏夜還折竹寫之二人假食於路剝樹皮爲囊以盛天下良書每息大樹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問曰二子何勤苦若是而儀秦共與言論曰子是何人答曰吾死生於山谷世論謂余歸谷子也秦儀後遊學復逢歸谷子乃請其學術則教以干世俗之辯乃探胷中韋秩三卷書言輔時之事故儀秦學之以終身也古史考云儀秦受術鬼谷先生歸之聲與鬼相

亂故也

金樓子曰秦始皇聞鬼谷先生言因遣徐福入海求金菜玉蔬（別有眞隱傳錄異記二條乃後人妄託其辭鄙俗今不錄）

鬼谷子附錄

綠飲鮑君購得鬼谷子注鈔本屬余是正注甚明白簡當自非五季宋人可及乃其卷首題曰東晉貞白先生丹陽陶宏景注則非也陶係梁人大同初賜謚貞白東晉之誤無待深辨案鬼谷錄自隋志有皇甫謐樂壹注各三卷新舊唐志無皇甫而增尹知章注三卷不聞陶也陶注始見于晁氏讀書志潛溪諸子辨繼之卷如樂尹而亡轉丸胠篋二篇是本篇卷適與相符當即宋氏所見者其書不類古本如以捭闔反應內揵抵巇列上飛箝忤合揣摩權謀決事符言幷亡篇列中本經陰符七術及持樞中經列下與近刻無異凡文之軼見於史

記意林太平御覽諸書者此皆無之其篇名舊有作反覆抵巇飛鉆湼闇午合揣情摩意量權謀慮者今亦不然至盛神養志諸篇正柳子厚所譏晚乃益出七術怪謬不可考校之言梁世寧遽有此縱有之隱居抗志華陽安用險詭之談梁史及邵陵王碑銘亦絕不言其注鬼谷而僞託焉可乎困學紀聞載尹知章序鬼谷子有云蘇秦張儀事之受捭闔之術十三章復受轉丸胠篋三章晁氏則但言序謂此書即受秦儀者雖詳略不同可證其皆爲尹序序出於尹安見注不出尹觀其注文往往避唐諱如以民爲人世爲代治爲理縲紲作縲絏

之類而筆法又絕似管子注是爲尹注無疑尹生中宗睿宗之世卒於開元六年故於隆基字不復避也其注亡篇云或有取莊周胠篋充次第者以非此書之意不取注持樞云恨太簡促或簡篇脫爛本不能全故也蓋自底柱漂沒之後五部殘缺不能復覩文德舊本故注家以爲憾事若果係陶注則同時劉勰作文心雕龍明言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矣此豈不見原文者可遽云轉丸已亡乎庾仲容亦梁人其所鈔子今在意林人動我靜及以德養民二條顯有完書可据何是本獨以脫爛爲恨此亦是尹非陶之明徵矣乃其譌尹爲陶莫解其由以意揣之尹注在舊史雖云頗行於時而新志却自注云尹知章不著録意其本在宋初原無標識而持樞篇注中嘗一稱元亮曰元亮係晉陶淵明字或錯認陶淵明爲陶通明遂妄立主名而讀者不察致成久假耳抑或諂道之徒既詭鬼谷子爲王詡强名爲元微子復以貞白寓情仙術矯託以注未可知也然是注世已罕傳大可寶貴似宜改題曰唐國子博士尹知章注與趙蕤長短經合梓以行其裨益人神智正不少也乾隆辛丑閏五月七日海寧周廣業書

鬼谷子小人之書也凡其捭闔鉤箝之術祇可施於闇君耳其意欲探厥意指之所向從而巧變其說以要結之使得親悅於我膠固而不可離千古姦邪之愚夫其主者莫不如是彼豈待教之而後知學之而後能哉其用術一一與此書闇合未必皆見此書也來鵠有云捭闔飛箝實今之常態不讀鬼谷子書者皆得自然符契也茲言信矣及觀其施於常人亦必在於昏邪庸怯之輩其言曰有守之人目不視非耳不聽邪言必詩書行不淫僻以道爲形以德爲容貌莊色温不可象貌而得也如是隱情塞郤而去之觀此言是其術遇正人而窮也又其抵巇篇云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此非遇明君治世所挾之術皆無所可用乎或問曰如此則是書何以不毀曰凡夫姦邪之情狀畢見於斯爲人主者不可不反覆畱意焉庶幾遇若人也洞見其肺肝然彼欲以其術嘗我而我得以逆折之是助上知人之明也何可毀也吾甚惜其方寸之間神明之舍惟詭譎變詐之是務而終不免於窮亦何苦而爲此且其術亦有至淺至陋而斷不能轉移人者如遭淫酒色者爲之術音樂之可悅謂足以移其所好夫聞正樂則唯恐臥必將以靡靡之樂庶或動之靡靡之樂適足以助其情欲耳其

術不更疎乎是書余年家子江都秦太史敦夫曾依道藏本繡梓爲校一過今年甲寅始見錢遵王手鈔本乃知藏本之譌脫不可勝計内揵篇内至脫去正文注文四百十有二字余亟借以補正之噫若使無此本不即以藏本爲善本哉校既竟因爲書其後東里盧文弨跋

陶宏景注鬼谷子爲道藏舊本吾鄉秦編修敦夫博覽嗜古精于校讐因刺取諸書考訂譌謬梓行之其畧見自序中元讀鬼谷子中多韻語又其抵巇篇曰巇者罅也讀巇如呼合古聲訓字之義非後人所能依託其篇名有飛箝按周禮春官典同微聲韽後鄭讀爲飛鉗涅韽之韽箝鉗同字賈疏即引鬼谷子證之又揣摩二篇似放蘇秦傳簡練以爲揣摩之語爲之然史記虞卿傳稱虞氏春秋亦有揣摩篇則亦游說者之通語也竊謂書苟爲隋唐志所著録而今僅存者無不當精校傳世況是編爲從横家獨存之子書陶氏注又世所久佚誠罔羅古籍者所樂觀也乾隆戊申冬月儀眞阮元跋尾

古書流通處景印

鬼谷子校記

明鈔鬼谷子蘇州文氏舊藏乾隆甲寅嚴九能以述古堂鈔本校過又經盧召弓覆校明年徐北溟再校咸豐丁巳勞平甫又校今歸江安傅氏繆小珊嘗借校于秦刻本上佳處甚多古書流通處既影印秦本因錄其異同為校記付之俾附印于后壬戌五月陳乃乾

卷上

注聖人（之下有）在天地間　注故為衆生（之下有）先也（下有）　注能謂才（勞改財）能　夫賢不肖智愚勇怯仁義（繆曰仁義二字疑衍與賢不肖知愚勇怯不同）（注亦本及）有差　注股肱各（成）盡其力　注以原其同異也（下有）　注更求其反（反）也　富貴尊榮顯名（繆曰兩節皆四字句名下脫二字如以榮顯名譽為句則富貴尊三字不可解）　由此言之（無之）　苞（包）以德也　注君臣所以能相求者（事）　常持其網（下有而）驅之　注報猶（由古通）合也　別雄雌（雌雄注同）　如舌之取燔（蟠同）　注骨　圓以道（勞改導）之　注謂臣向（勞改嚮）晦　注即以才（方）職任之　是謂忘（亡）情失道　注謂以友道結連於君（勞補若）王者之臣　注故則能固志於君　注待之以決其（無其）事　注則出入自由捷開任意也（句上有用其情三字）　注然後損益時事議論去就也（無也）　注乃（有可以二字）立功建德也　注入貢賦（賦貢）之業　注如此（下有則）天下無邦　注故曰挑而反之（下有也）　注如員（圓）環之轉　注可謂全身（下有之）大儀　注因而

除（勞改賒）之　上（勞改上）無明主　則為之謀（下有此道二字）

卷中

立勢而（無而）制事　引（別）鉤箝之辭　注人或（勞補知）過而從之　或稱財貨琦瑋（瑋）珠玉璧帛采色以事之　注謂人能（勞改既）從化　材能知（勞改智）睿　注夫人之性（勞改情）　此所以謂測深探（揣）情　故計國事者（無者）　此謀之大（繆曰大因注而衍）本也　注故能成事而（勞改亦）無患也　注彼應（符）自著　如操鉤（勞改釣）而臨深淵　不背而民不知所以服（句上勞補閑）　注皆有所難能（句上勞補三者二字）　注如受（勞改運）石（下有而）投水　注夫謀成（事）必先考合於術數　注自然（勞補易言二字）利辭　所以闢（開）門情意也　注其不精（勞補不）利　其偏害（繆改或）者也　注今按全書無此文（乃乾按孫詒讓曰按高承事物紀原九引樂臺注鬼谷子曰肅慎氏獻周公恐其迷路造指南車送之則此為樂注文今本是篇注故無此文也）　注後（情）必相疏　其數行一也　注須別（制）事以為法　是（下有謂）因事而裁之　注少則可以（無可以二字）得衆　注愚（不智）者猜忌　注惟（無惟）智者可矣　注智（勞補者）獨能用之　注教所憎相千里（下有馬）也　注誘於仁壽（勞改義）之域也　注既不更（勞改受）其決　注沛然（勞補而）莫之能禦　德之術曰勿堅而拒之（當于九守作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　注因求而與（勞改應）　開閉不善不見原也（乃乾案開當作闔善上脫開字）　注乃（勞改方）以聖人為大盜之資　注或曰轉丸胠篋（勞補二章二字）

卷下

盛神（下有者）中有五氣　注無為而自然者（無者）也　出於（與）物化

注是四者能不衰（勞補誠）　注此明縱欲者不能養氣（無氣）志

必先知其養氣（無氣）志　注此明（謂）喪神始於志不養也　注則（下有事）多違錯　注我有其感（勞改戚）待人意慮之交會（下有者）

注精虛（勞改靈）動物謂之感　無間則不（下有行）散勢者　注乃後（勞改役）轉圓而從其方　注使風濤潛駭（句上有終字）　注用其心服（章鈺曰服乃眼之誤）　注強者（勞改大）為鄰　以他人（下有之）焦　注如是而去之（下有人）　注則（即）以恩諱動之　注然後更理其目（勞改日）前終可以（勞改以可）觀

壬子之歲予於虎邱萃古齋錢氏得此舊鈔本閱有新刻本未之見也今春寄示盧抱經學士為校一過云新刻注中脫十餘字得此補之孟秋之月過知不足齋向以文先生假得舊鈔本字甚老艸據以文云是錢遵王述古堂本予亦未之信歸而以三本對校新刻本脫落錯誤極多上卷內捭篇白文注文共脫四百十有二字（勞校云實四百五十一字當以正）而此本亦同其餘更不必言不有錢氏本則無以見其真矣大抵此本少愈于刻本而大段皆同予既取刻本校閱一過復以餘力校此本正譌補闕不一而足庶可讀矣嗚呼書籍佳否故不可以鈔手精粗論若不以兩本對校則幾乎不棄彼而留此又重歎夫刊刻古書者之不可輕率當博訪善本以資參攷也乾隆五十有九年秋八月望前一日芳椒堂主人嚴元照校罷識

予既得善本校此一過亦殊漏略季秋之月抱經學士過予芳椒堂取去校閱一過又指出數處良足是正吁予年二十二耳而心且粗率如此視抱經先生真不啻霄壤之別矣孟夏廿三日元照又識

甲寅夏鮑君以文出所藏鬼谷子注鈔屬余與坊刻對勘坊刻出道藏其譌脫至多不可校舉鮑君所藏為錢遵王舊物乃據宋本傳錄者如卷首所題東晉貞白先生丹陽陶宏景注一行係沿南宋中興書目之誤似即當時館閣著錄之本余既依本

細勘復手錄清本一通且屬吾友錢君廣伯證定之因綴數語於簡末嘉慶元年臘月蕭山徐鯤識

此先友歸安嚴修能手校復經盧學士泉徐北溟先生重校北溟補校甚為精粲學士所校尚有遺漏惜江都秦氏於嘉慶乙丑重梓此書但據學士校本耳秦氏初用藏本校刊在乾隆己酉即嚴跋所云新刻本也咸豐丁巳六月校秦本一過并識數語丹鉛生仁和勞權記

鬼谷子世以嘉慶乙丑石研齋刻本為最佳秦本出於盧抱經所據鮑淥飲藏述古堂本秦氏又自輯古今論鬼谷子者為附錄較乾隆己酉刻道藏本高出不啻倍蓰壬子二月傅君沅叔

以明鈔藍格本見眎正文頂格注文低一格原出道藏末有嘉靖乙巳三月九日校畢一行又有小字此本原係蘇州文氏所藏乾隆甲寅嚴九能以錢述古堂本校過又經抱經先生覆校九能有跋明年徐北溟再校咸豐丁巳藏勞平甫所亦跋之可謂善本矣徐北溟於嘉慶元年手寫一本今在沉蘷生處曾錄其跋亦按次寫入此書之注錢氏本次行則云東晉貞白先生丹陽陶弘景注弘景梁人非東晉其誤不足辨注中多避唐諱如以民為人世為代治為理縲泄作縲絏之類昔人又以為尹知章注因其為唐人也然尹注管子今具存此書符言篇與管子九守篇大略相同因以彼校此譌脫甚多注皆望文生義果出尹知章手豈有自注管子而略不省勘乎然則今本題陶注固難信而非尹注則無疑義并同以朱筆志於眉間佳字尚不少也清明後三日繆荃孫校訖因識

嬾真子

嬾真子卷之一

宋　廣陵馬永卿撰

溫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每日與本縣從學者十許人講書用一大竹筒筒中貯竹簽上書學生姓名講後一日即抽簽令講講不通則公微數責之公每五日作一暖講一盃一飯一麪一肉一菜而已溫公先壠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用瓦盆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羹眞飯土簋啜土鉶也公享之如太牢既畢復前啓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為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略說公即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奉答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書曾難倒司馬端明公聞之不介意

廬州東林寺有眞讚菩提像如人許大梵相奇古筆法簡易眞奇畫也題曰戊辰歲樵人王翰作此乃本朝開寶四年畫也南唐自顯德五年用中原正朔然南唐士大夫以為恥故江南寺觀中碑多不題年號後但書甲子而已後戊辰七年歲次乙亥遂收江南

僕友人陳師黯子直嘗謂僕云漢諸儒所傳六經與今所行六經不同互有得失不可以偏辭論也王嘉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敖慢佚欲但當戒愼危懼以理萬事之幾也敖音傲今尚書乃作無敖逸欲有邦恐敖字轉寫作教字耳若謂天子教諸侯逸欲恐非是也僕曰書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為隸古更定以竹簡寫之所寫訛或有此理

自唐以來呼太常卿為樂卿或云太常禮樂之司故有此名然不呼為禮卿何也然此二字古有之前漢食貨志武帝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第八級曰樂卿故後之文人因取二字用之亦自無害耳

元城先生有言魏徵傳稱徵仕所為碑停叔玉昏顧其家衰矣此言非也鄭公之德國史可傳何賴於碑而停叔玉昏乃天以佑魏氏也且房杜何如人也以子尚主遂敗其家僕後考魏氏之譜鄭公四子叔玉叔瑜叔琬叔璘而叔瑜生華華生商商生明明生馮馮生謩至此五世矣使其家尚主而其禍或若房杜豈有再振之理故先生曰停叔玉昏乃天以佑魏氏也信哉

杜牧傳稱牧仕宦不合意而從兄悰位將相怏怏不平卒年五十僕以杜氏家譜考之襄陽杜氏出自當陽侯預而佑蓋其後也佑生三子師損式方從郁師損三子詮愉羔式方五子惲慥悰恂恂從郁二子牧顗羣從中悰官最高而牧名最著豈以富貴聲名不可兼乎杜氏凡五房一京兆杜氏二杜陵杜氏三襄陽杜氏四洹水杜氏五濮陽杜氏而杜甫一派不在五派之中豈以其仕宦不達而諸杜不通譜系乎何家譜之見遺也唐史稱杜不過襄州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遠裔審言生閑閑生甫由此言之則甫佑同出於預而家譜不載未詳

陝府平陸主簿張昀孫子訓嘗問僕魚袋制度僕曰今之魚袋乃古之魚符也必以魚者蓋分

左右可以合符而唐人用袋盛此魚今人乃以魚為袋之飾非古制也唐車服志曰隨身魚符左一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皆盛以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景雲中詔衣紫者以金飾之衣緋者以銀飾之謂之章服蓋有據也

天道遠矣漢稱受天命其兆見於孝景程姬之事然長沙定王發凡有十五子並載於王子諸侯年表元光六年七月乙巳受封者四人元朔四年三月乙丑受封者六人元朔五年三月癸丑受封者一人其年六月壬子受封者四人內春陵侯買乃其一也而春陵侯者乃光武之祖也春陵節侯買卒戴侯熊渠嗣卒考侯仁嗣卒侯敞嗣建武二年立敞子祉為城陽王蓋以祉者春陵之正統也故光武立為王然則國之興廢豈偶然哉僕以光武出於春陵買之後而長沙定王發本傳中不載其詳因備載之

張子訓嘗問僕曰蒙恬造筆然則古無筆乎僕曰非也古非無筆但用兔毛自恬始耳爾雅曰不律謂之筆史載筆詩云貽我彤管夫子絕筆獲麟莊子云舐筆和墨是知其來遠矣但古筆多以竹如今木匠所用木斗竹筆故其字從竹又或以毛但能染墨成字即謂之筆至蒙恬乃以兔毛故毛穎傳備載之

田敬仲田穉孟田湣田須無田無宇田開田乞田常五世之後並為正卿謂田無宇也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謂田常也自齊桓公十四年陳公子完來奔歲在己酉至簡公四年田常弒其君凡一百九十二年其事始驗史記但云田敬仲完世家不謂之齊不與其篡也與莊子胠篋篇同義

元城先生嘗言古之史出於一人之手故寓意深遠且如前漢書每同列傳者亦各有意楊王孫武帝時人胡建昭帝時人朱雲元帝時人梅福成帝時人云敞平帝時人為一列傳蓋五人者皆不得其中然其用意則皆可取王孫裸葬雖非聖人之道然其意在於矯厚葬也胡建為軍正丞不上請而擅斬御史然其意在於明軍法也朱雲以區區口舌斬師傅然其意在於去佞臣也梅福以疏遠小臣而言及於骨肉權臣之閒然其意在於尊王室也云敞犯死救師雖非中道然忠義所激耳稍近其中故敘傳云王孫裸葬建乃斬將雲廷訐禹福逾（注云遠也）刺鳳是謂狂狷敞近其衷（注云中也）言此五人皆狂狷不得中道獨敞近於中耳此其所以為一列傳

世言五角六張此古語也嘗記開元中有人獻俳文於明皇其略云說甚三皇五帝不如來告三郎既是千年一遇且莫五角六張三郎謂明皇也明皇兄弟六人一人早亡故明皇為太子時號五王宅寧王薛王明皇兄也申王岐王明皇弟也故謂之三郎五角六張謂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張宿此兩日作事多不成然一年之中不過三四日紹興癸丑歲以三日四月五日角七月二十六日張十月二十五日角多不過四日他皆倣此

王禹玉年二十許就揚州秋解試瑚璉賦官韻端木賜為宗廟之器滿場中多第二韻用木字云唯彼聖人粵有端木而禹玉獨於第六韻用之上睎顏氏願為可鑄之金下笑宰予恥作不雕之木則其奇巧亦異矣哉

世所傳五柳集數本不同謹按淵明乙丑生至乙巳歲賦歸去來是時四十一矣今遊斜川詩或云辛丑歲則方三十七歲或云辛酉歲則已五十七而詩云開歲倏五十皆非也若云開歲倏五日則正序所謂正月五日言開歲倏忽五日耳近得廬山東林舊本作五日宜以為正又舊氣和天象澄作此篆訛耳集中如此類極多今特舉此一篇

詩書之序舊同在一處不與本篇相連如堯典舜典以下關雎葛覃以下並一簡牘而書之至孔安國乃移之故曰書序序所以作者之意昭然易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後毛公為詩傳亦復如是故逸書逸詩之名可以見者緣與今所存之序同此一處故也若各冠其篇者則亡之矣蓋其餘則簡編浸多故或逸之今之逸書逸詩是也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注云太甲太丁之子湯之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於先王注云成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據此文意則成湯之後中間別無君也然孟子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據此則中間又有兩君矣史記湯崩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為帝外丙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是為帝仲壬帝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以此考之然則書所謂成湯既沒太甲元年者蓋為伊尹欲明言成湯之德以訓嗣王故須先言成湯既沒非謂中間無二君也而注誤認此語遂失之當以孟子史記為正

五柳與商晉安別詩舊本十韻第九韻云才華不隱世江湖多賤貧第十韻云脫有經過便念來存故人今世有本無第十韻故東坡詩送張中亦止於貧字云不救歸裝貧又今本云遊好非久長一遇盡因勤而舊本云游好非少長一遇定因勤蓋其意云吾與子非少時長時遊從也但今一相遇故定交耳此語最妙識者自知之

唐秘書省吏凡六十七人典書四人楷書十人令史四人書令史九人亭長六人掌故八人熟紙匠十人裝潢匠六人筆匠六人且世但知鄉村之吏謂之亭長殊不知唐諸司多有之尚書省志云以亭長啓閉傳禁約則知三省亦有也然裝潢恐是今之表背匠然謂之潢其義未詳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日並行詩賦經義書題中出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注云任佞也難者拒之使不得進也難任人則忠信昭而四夷服東坡習大科日曾作忠信昭而四夷服論而新經與注意同當時舉子謂東坡故與金陵異說以為難於任人則得賢者故四夷服及東坡見說怒曰舉子至不識字輒以難（去）為難（平）盡黜之惟作難（去）字者皆得高等東坡元不曾見新經而舉子未嘗讀注故也聞之於柴慎微

古今之事有可資一笑者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也然宋玉楚詞云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匡合東方朔云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噫太公老矣方得東方朔減了八歲卻被宋玉展了十歲此事真可絕倒

古人吟詩絕不草草至於命題各有深意老杜獨酌詩云步屧深林晚開樽獨酌遲仰蜂粘落絮行蟻上枯梨徐步詩云整履步青蕪荒庭日欲晡芹泥隨燕觜花蕊上蜂鬚且獨酌則無獻酬也徐步則非奔走也以故蜂蟻之類微細之物皆能見之若夫與客對談急趨而過則何暇視詳至於是哉僕嘗以此理問僕舅氏舅氏曰東山之詩蓋嘗言之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疃鹿場熠燿宵行此物尋常亦有之但人獨居閑時乃見之耳杜詩之源出於此

吳興老釋子野雪蓋精廬詩名徒自振道心常晏如想子棲禪夜見月東峯初清磬落巖谷焚香滿空虛叨慕端成舊未識豈為疏願以碧雲思方君怨別餘茂苑繁華地流水野僧居何當一遊詠倚閣吟躊躇右蘇州招畫公詩畫公即皎然也居於湖舊說皎然欲見韋蘇州恐詩體不合遂作古詩投之蘇州一見大不滿意繼而皎然復獻舊詩蘇州大稱賞曰幾誤失大名何不止以所長見示而輒希老夫之意耳蘇州詩格如此高古而皎然卒然傚之宜乎不逮也士欲迎合者以此少戒

同州澄城縣有九龍廟然則一妃耳士人云馮瀛王之女也夏縣司馬才仲戲題詩云身既事十主女亦妃九龍過客讀之無不一笑才仲名棫兄才叔名穡皆溫公之姪孫豪傑之士咸未四十而卒文季每言及之必慘然也

聖人之言何其遠哉雖弟子皆可與聞而又擇其中尤可與言者言之仲尼之弟子皆孝也而曾子為上首故孔子與之言孝經佛之弟子皆解空也而須菩提為上首故佛與之言金剛經餘弟子不與也

楚辭山鬼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僕讀至此始悟莊子之言曰西施捧心而顰鄰人效之皆棄而走且美人之容或笑或顰無不佳者如屈子以笑為宜而莊子以顰為美也若醜人則顰固增醜狀而笑亦不宜矣屈莊皆方外人而言世間事曲盡其妙然亦不害為道人也

襄鄧之間多隱君子僕為淅川令日與一老士人鄭正字楚老往還楚老之言可取者極多今但記其論天一說楚老之言曰古今言天者多矣皆無所考據獨一說簡易可信列子之言曰終日在天中行止張湛注曰自地以上皆天也此言可信僕初未信其言後被差為金州考試官行金房道中過外朝雞鳴馬息女媧諸嶺高至十里或二十里然則自下望之豈不在天中行乎後又觀抱朴子言自地以上四十里則乘剛氣而行蓋自此以上愈高愈清則為神靈之所居三光之所懸蓋天積氣耳非若形質而有拘礙但愈高而愈遠耳若曰自地至天凡若干里僕不信也

杜工部送重表姪王砅評事詩云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又云次問最少年虯髯十八九然十八九三字乃出於南史傳云武帝曾孫在掖庭外家者至今十八九矣其語蓋出於此始信老杜用事若出天成其大槩如此今特舉此一篇

縣尉呼為少府者古官名也漢百官表云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則奉養天子名曰禁錢府是別藏少者小也故稱少府以亞大司農也蓋國朝之初縣多惟令尉令既呼明府故尉呼少

府以亞於縣令

東坡至黃州遇一隱士相見但視傳舍不言而去東坡曰豈非以身世為傳舍相戒乎因贈以詩末云士廉豈識桃椎妙妄意稱量未必然此蓋用朱桃椎故事也高士廉備禮請見與之語不答瞪目而去士廉再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乃簡條目州道大治東坡用事之切當如此皆取隱士相見不言之意也

今之夷狄謂中國為漢者蓋有說也西域傳載武帝輪臺詔曰匈奴縛馬前後足言秦人我丐若馬注謂中國人為秦人習故言也故今夷狄謂中國為漢亦由是也

鄭吉傳云威振西域并護西北道故號都護中西域而立幕府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始自張直成於鄭吉僕以西域傳考之烏壘距龜茲國三百五十里而烏壘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於西域為中然烏壘戶百一十口千二百勝兵三百人而西域五十餘國威聽指揮蓋漢積威之所致也始信女寡以三五胡人守中國一大郡而人不敢圖者良有以夫

沈傳師游嶽麓寺詩云承明年老輒自論乞得湘守東南奔蓋用嚴助故事也嚴助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今以傳師傳考之穆宗時召入翰林為學士改中書舍人翰林闕承旨次當傳師穆宗欲面命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次為宰相臣自知必不能願治人一方為陛下長養之因稱疾出遂以本官兼史職俄出為湖南觀察使故傳師於詩以見其志

元城先生曰某之北歸與東坡同途兩舟相銜未嘗一日不相見嘗記東坡自言少年時與其父并弟同讀富鄭公使北語錄至於說大遼國主云用兵則士馬物故國家受其害爵賞日加人臣受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勸用兵者乃自為計非為北朝計也虜主明知利害所在故不用兵三人皆歎其言以為明白而切中事機時老蘇謂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東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但不如此明白老蘇笑以為然

嬾真子卷之一終

嬾真子卷之二

宋　廣陵馬永卿撰

仁宗皇帝道德如古帝王然禪學亦自高遠僕遊阿育王山見皇祐中所賜大覺禪師懷璉御書五十三卷而偈頌極多內有一頌留懷璉住京師云虛空本無礙智解來作崇山即如如體不落偏中位又有一頌後作一圓相下注兩行云道著丧身失命道不著瞞昧佛性仰窺見解實歷代祖師之上宜乎身居九重道超萬物外則不為姦邪所蔽內則不為聲色所惑而享永年推其緒餘燕及天下昆蟲草木咸受上賜故宸奎閣記云古今通佛法者一人而已至哉言乎

本朝宰相銜帶譯經潤文使蓋本於唐也顯慶元年正月玄奘法師在大慈恩寺翻譯西天所得梵本經論時有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問古來譯儀式如何師荅云符堅時曇摩羅譯中書侍郎趙整執筆姚興時鳩摩羅什譯安城侯姚嵩執筆後魏時菩提留支譯侍中崔光執筆貞觀中波羅頗那譯左僕射房玄齡趙郡王李孝恭太子詹事杜正倫太府卿蕭璟等監閱今獨無此正月壬辰勑曰大慈恩寺僧玄奘所翻經論既新傳譯文義須精宜令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杜正倫時為看閱有不穩當處即隨事潤色之右出藏經三藏法師傳

官中隱士駱耕文道常言修養之士當書日月令置坐左右夏至宜節嗜欲冬至宜禁嗜欲蓋一陽初生其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特節也且嗜欲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至陰陽爭之時尤損人耳僕曰不獨月令如此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此亦可為座右銘也耕道曰然

舊說載王禹玉久在翰苑曾有詩云晨光未動曉驂催又向壇頭飲社盃自笑治聾終不是明年強健更重來或曰古人之詩有此意乎僕曰白樂天為忠州刺史九日題涂溪云蕃草席鋪楓岸竹枝歌送菊花盃明年尚作南賓守或值重陽更一來亦此意也但古人作詩必有所擬謂之神仙換骨法然非深於此道者亦不能也

六一先生作事皆寓深意公生於景德之四年至慶歷五年坐言者論張氏事責知滁州時方年三十九矣未及強仕之年已有醉翁之號其意深矣後韓魏公同在政府六一長魏公一歲魏公諸事頗從之至議推尊濮安懿王同朝俱攻六一故六一遺令托魏公作墓誌墓誌中載言初議推尊時乃政府執議共入文字欲令魏公承當此事以破後世之惑耳或云張氏事雖下六一千百輩人猶且不為至若推尊則遽亡前朝盛德而大違典禮故諸公攻之不少貸也然六一深以此事為然故於五代史義兒傳極致意焉噫人心不同猶其面也此言得之

溫公熙寧元豐間嘗往來於陝洛之間從者財三兩人跨驢道上人不知其溫公也每過州縣不使人知一日自洛趨陝時陝守劉仲通諱航元城先生之父也知公之來使人邀之公已從城外過天陽津矣劉遽使以酒四樽遺之公不受來使酷云若不受必重得罪公不得已受而壹行三十里至張店鎮乃古傅巖故地於鎮官處借人復還之後因於陝之使宅建四公堂謂召公傅公姚公溫公此四公者皆陝中故事也唐姚中令陝之硤石人今陝縣道中路旁有姚氏墓碑徐嶠之書并撰

僕少時在高郵學讀送窮文至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腳失笑相顧僕不覺大笑時同舍王抃彥法問曰何劇（笑至甚為劇）僕曰豈退之真見鬼乎彥法曰此乃翻轉之深喻也頓蓋想當然耳且古人作文必有所擬此擬楊子雲逐貧賦也僕後以此言問於舅氏張奉議從聖舅氏曰不然規矩方圓之至也若與規矩合則方圓自然同也若學問至古人自然與古人同不必擬也譬如善射後矢續前矢善馬後足及前足同一理也昨日讀韓文忽憶此話今三十年矣撫卷驚歎者久之

詩人之言為用固寡然大有益於世者若長恨歌是也明皇太真之事本有新臺之惡而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不識故世人罕知其為壽王瑁之妃也春秋為尊者諱此歌真得之

謚之曰靈蓋有二義謚法曰德之精明曰靈亂而不損曰靈若周靈王衛靈公是美謚也若楚靈王漢靈帝是惡謚也莊子曰靈公之為靈也久矣此褒之也漢贊之曰靈帝之為靈也優哉此貶之也故曰此一字兼美惡而謚

唐世士大夫崇尚家法柳氏為冠公綽唱之仲郢和之其餘名士亦各修整舊傳柳氏出一婢婢至宿衛韓金吾家未成券聞主翁於廳事上買綾自以手取視之且與駔儈議價婢於牕隙偶見因作中風狀仆地其家怪問之婢云我正以此疾故出柳宅也因出外舍問曰汝有此疾幾何時也婢曰不然我曾伏事柳家郎君豈忍伏事賣綾牙郎也其標韻如此想是柳家家法清高不為塵垢卑賤故婢化之乃至如此雖今士大夫妻有此見識者少矣哀哉聞之於田亘元邈

僕友王彥法善談名理嘗謂世人但知韓退之不好佛反不知此老深明此意觀其送高閑上人序云今閑師浮屠氏外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觀此言語乃深得歷代祖師向上休歇一路其所見處大勝裴休且休嘗為圓覺經序考其造詣不及退之遠甚唐士大夫中裴休最號為奉佛退之最號為毀佛兩人所得淺深乃相反如此始知循名失實世間如此者多矣彥法名抃高郵人慕清憲之為人卒於布衣僕今日偶讀圓覺經序因追書之

退之感二鳥賦云貞元十五年五月戊辰愈東歸又云讀書著文自七歲至今凡二十二年以文集詳考之是年乃貞元十一年也今按貞元十一年退之年二十八是年三上書宰相不遇而出關故曰自七歲至今凡二十二年至十二年七月從董晉平汴州至十五年二月晉薨退之護喪歸葬洛陽半道聞汴州亂退之既至洛陽徑走彭城省視其家遂復在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幕下是年五月作董晉行狀其後書云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故吏前汴宋亳等州

觀察推官將士郎秘書省校書郎韓愈狀是時退之年三十二則知作感二鳥賦時貞元十一年明矣但後人誤書十五年也

杜牧之華萼樓詩云千秋佳節名空在承露絲囊世已無唯有紫苔偏稱意年年因得上金鋪金鋪出甘泉賦云排玉戶而颺金鋪注云金鋪門首也言風之所至排門搖鋪擊鼓鈕蓋此樓久無人登而苔蘚生其門上矣漢以金盤承露而唐以絲囊絲囊可以承乎此不可解

襄鄧之間多隱君子僕嘗記陝州夏縣士人樂舉明遠嘗云二十四氣其名皆可解獨小滿芒種說者不一僕因問之明遠曰皆謂麥也小滿四月中謂麥之氣至此方小滿而未熟也芒種五月節種讀如種類之種謂種之有芒者麥也至是當熟矣僕因記周禮稻人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注云澤草之所生其地可芒種種稻麥也僕近為老農始知過五月節則稻不可種所謂芒種五月節者謂麥至是而始可收稻過是而不可種矣古人名節之意所以告農候之早晚深矣

莊子之言有與人意合者今輒記之莊子之言曰地非不廣且大也今之所用容足耳然側足而墊之致黃泉解之者曰墊者掘也地亦大矣人之所用不過容足若使側足之外掘至黃泉則人戰慄不能行矣僕因從而解之曰所以然者以足外無餘地也今有人廉也而人以為貪正也而人以為淫何也以廉正之外無餘地也若云伯夷之廉也柳下惠之正也則人無不信者以有餘地也故曰君子能為可信不能使人之必信人若未信當求之己不可求之人

政和中僕為鄧州淅川縣令與順陽主簿張持勛權同為金州考試官畢同途而歸至均州界中宿於臨漢江一寺寺前水分兩股行十餘里復合主僧年六十餘極善談論因言股河主僧曰不獨江漢如此天漢亦復如是因取天漢圖相示天漢起於東方經箕尾之間謂之漢津乃分為二道其南道則經傅說星天籥星斗星河鼓星其北道則經龜星南斗魁星左旗下至天津而合為一道故知股河天地皆然也僕曰凡水之行前遇堆阜則左右分流遂如股之狀今天漢乃水象亦有高卑坳平之狀乎其僧笑曰吾不知也後有知星者亦不能答

天下之事有一可笑者今輒記之子路在弟子中號為好勇天下之至剛強人也而衛彌子瑕者至以色悅人天下之至柔弱人也然同為友壻故孟子曰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夫子主我衛卿可得也更考其時正衛靈公之時何二人賦性之殊也爾雅曰兩壻相謂為亞注云今江東人呼同門為僚壻嚴助傳呼友壻江北人呼連袂又呼連襟

壯士感恩起覆服不變姓朋友改舊觀僮僕生新敬右孟東野贈韓退之為行軍司馬詩以傳考之非也東野卒於元和九年時退之為史館修撰至元和十二年冬乃以右庶子為彰義軍行軍司馬而東野不及見也前詩乃退之從董晉入汴州為汴州觀察推官時詩也退之年二十五及第四五年不得官至貞元十二年乃為董相從事故有舊觀新敬之語其後為中書舍人左遷右庶子乃為行軍司馬位望隆盛久矣何新敬之說哉

曹成王碑句讀差訛說不可解又為人輒易其字故愈不可解僕舊得柴慎微善本今是正之一本云觀察使殘虐使將國良戍界良以武固叛柴本作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戍界本無殘字蓋虐使其將國良往戍界故良不往以武固叛也又一本云披安三縣誅其州斬偽刺史柴本誅字作誅披音鹿非反蓋言披剝安州之三縣故以威名誅懼其州人使斬其不當為刺使者蓋當時刺使李希烈之黨也今之僧尼戒牒云知月黑白大小及結解夏之制皆五印度之法也中國以月晦為一月而天竺以月滿為一月唐西域記云月生至滿謂之白月月虧至晦謂之黑月又其十二月所建各以所直二十八宿名之如中國建寅之類是也故夏三月自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謂之頞沙荼月即鬼宿名也自五月十六日至六月十五日謂之室羅伐拏月即柳星名也自六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謂之婆達羅鉢陀月即翼星名也黑月或十四日或十五日月有大小故也故中國節氣與印度遞爭半月中國以二十九日為小盡印度以十四日為小盡中國之十六日乃印度之初一日也然結夏之制宜如西域記用四月十六日盡四月十五日乃屬道癸叱月乃印度四月盡日也僕因讀藏經故謾錄出之

朧石詩云瓬大瓶甖小所任各有宜考工記摶埴之工陶瓬注云瓬讀如甫始之甫鄭玄謂瓬讀如放音表甫兩切韻畧甫兩切與紡同音注云摶埴工以此考之則瓬者乃摶埴之工耳非器也而退之乃言瓬大瓶甖小者何也考工記瓬人為簋實一觳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觳崇尺注觳受斗二升豆實四升故云豆實三而成觳然則瓬人所作器大者不過能容斗二升小者不過能容四升耳考工記前作陶瓬後作瓬人當以後為正

退之石鼓歌云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簡選撰刻留山阿或云此乃退之自況也淮西之碑君相獨委退之故於此見意此說非也元和元年退之自江陵法曹徵為博士時有故人在右輔上言祭酒乞奏朝廷以十橐駝載十石鼓安大學其事不從後六年退之為東都分司郎官及為河南令始為此詩歌中備載此事明甚後元和十二年春退之始被命為淮西碑前歌乃其讖也又云日消月鑠就埋沒而淮西碑亦竟磨滅恐亦讖也

曹成王碑云王姓李氏諱皋字子蘭諡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又云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今按曹王明之母楊氏乃齊王元吉之妃也後太宗以明出繼元吉後此人倫之大惡也故退之為國諱既言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又云太支十三曹於弟季其言弟季尤有深意蓋元吉之變在於垂年及其暮年乃有曹王故曰弟季蓋非衆嫡之比也前輩用意深遠學者當識可法哉

李方叔初名豸從東坡遊東坡曰五經中無公名獨左氏曰庶有豸乎乃音直氏切故後人以為蟲豸之豸又周禮供具豸亦音治乃牛鼻繩也獨玉篇有此豸字非五經不可用今宜易名曰廌方叔遂用之秦少游見而嘲之曰昔為有脚之豸今作無頭之廌乎豸以免私腸以況翁方叔亦無以答之終身以為恨

長安慈恩寺塔有唐新進士題名雖妍媸不同然皆高古有去唐遠人不能及也宣和初本路漕擲城集而刻之石亦為奇玩然不載建塔本末嘗讀藏經因讀記之言玄奘法師以貞觀三年

八月往五印度取經至十九年正月復至京師得如來舍利一百五十粒梵本六百五十七部始居洪福寺翻譯至二十二年皇太子治為文德皇后於宮城南晉昌里建大慈恩寺寺成令玄奘居之永徽二年師乃於寺造甎浮屠以藏梵本恐火災也所以謂之鴈塔者用西域故事也王舍城之中有僧娑窣堵波僧娑者唐言鴈也窣堵波者唐言塔也師至王舍城嘗禮是塔因問其因緣云昔此地有伽藍依小乘食三淨食三淨食者謂鴈也犢也鹿也一日衆僧無食仰見羣鴈翔飛輒戲言曰今日衆僧闕供摩薩埵宜知（好施謂之薩埵）其引前者應聲而墮衆僧欲泣遂依大乘更不食三淨仍建塔以鴈埋其下故師因此名塔先是師先翻瑜珈師地論成進御太宗製大唐三藏聖教序時皇太子治又製述聖記有弘福寺僧懷仁集王右軍字勒二文於碑及鴈塔成褚遂良乃書二帝序記安二碑於塔上其後遂為游人咸集之地故章八元詩云七層突兀在虛空四十門開面面風却訝鳥飛平地上自驚人語半天中回梯暗踏如穿洞絕頂初攀似出籠落日鳳城佳氣合滿城春樹雨濛濛此詩人所膾炙然未若少陵之高致也杜詩人所易見此更不錄

唐人欲作寒食詩欲押餳字以無出處遂不用殊不知出於六經及楚辭也周禮小師掌教簫注云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餳者所吹也管如邃併而吹之招魂曰粔籹蜜餌有餦餭些注云餦餭餳也但戰國時謂之餦餭至後漢時亦謂之餳耳

尚書謂之八座其來久矣然學者少究其源或以六曹二丞為八座或以六曹二僕為八座皆

非也此書載於晉書職官志其詳今錄於左漢光武以三公曹主歲盡考課諸州郡事改常侍曹為吏部曹主選舉祠祀事曹主繕修功作鹽池園苑事客曹主護駕羌胡朝賀事二千石曹主治地者得此序石刻題云前鄉貢進士韓愈撰乃知作此文時年未三十故能豪放如此今接退之年二十五及第後三試博學宏辭科皆被黜故曰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繼而以鄉貢進士三上書宰相復不遇即出關時年二十八矣且以退之文辭宏放如此而被黜何哉蓋唐人之文皆尚華麗妥貼而退之乃聱牙如此宜乎黜穎也

嬾真子卷之二

宋　廣陵馬永卿撰

藝祖既平江南詔以兵器盡納揚州不得支動號曰禁庫方臘作亂童貫出征許於遂州軍選練兵仗既開禁庫而方將士皆見所貯弓挺直大喜曰此良弓也因出試之宛然如新是日弓數千張立盡嘗問之乙亥至宣和之辛丑一百四十七年而膠漆不脫可謂異矣女直犯闕東南起勤王之師僕時為江都丞師臣翁彥國令揚州作院造神臂弓限一月成皆不可用當時識者以為國初之弓限一年成而今成於旬日之間宜乎美惡之相絕也僕考考工記然後知弓非一年不可用也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凡為弓冬析幹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灂春被弦則一年之事鄭氏注云朞年乃可用且三代之時百工傳氏孫業祖業子受父訓故其利古如此謹書藝祖奮起於五代之後而制作之妙遠合三代不亦聖謩之宏遠乎

洛中邵康節先生術數既高而心術亦自過人所居有圭竇甕牖圭竇者墻上鑿門上銳下方如圭之狀甕牖者以敗甕口安於室之東西用赤白紙糊之象日月也其所居謂之安樂窩先生以春秋天色溫涼之時乘安車駕黃牛出遊於諸公家諸公者欲其來各置安樂窩一所先生將至其家無老少婦女良賤咸迓於門迎入窩爭前問勞且聽先生之言凡其家婦姑妯娌婢妾有爭競經時不能決者自陳於前先生逐一為分別之人人皆得其歡心於是酒殽競進厭飫數日徐遊一家月餘乃歸非獨見其心術之妙亦可想見洛中士風之美聞之於司馬文仲擇

前漢百官表少府之屬官凡五十餘人有導官掌米穀以奉至尊然學者多疑導字之義僕考唐百官志導官令掌導擇米麥凡九穀皆隨精麤考其耗損而供然漢導字下從寸唐導字下從禾今按韻略瑞禾一莖六穗謂之𥝠恐唐以瑞禾名官也僕嘗以此問舅氏笑云此蓋讀司馬長卿封禪書誤耳書云導一莖六穗於庖注云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加禾之米也後人誤以瑞禾為𥝠遂併官名失之可一笑也舅氏張文林相茂實端方不偶卒於銓曹

前漢初去古未遠風俗質略故太上皇無名母媼無姓然唐宰相世系表敘劉氏所出云昔士會適秦歸晉有子留於秦自為劉氏秦滅魏徙大梁生清徙沛生仁號豐公生煓字執加生四子伯仲邦交邦漢高帝也噫高皇之父漢史不載其名而唐史乃載之此事亦可一笑煓音湍

唐史韓退之傳擢監察御史上疏極諫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此說非也集中自載御史臺論天災人饑狀故退之寄三學士詩云是年京師旱田畝少所收適會除御史誠當得言秋拜疏詣閤門為忠寧自謀上陳人疾苦無令絕其喉下言畿甸內根本理宜優矜積雪驗豐熟幸寬待蠶麥天子惻然感司空歎綢繆謂言即施設乃反遷炎州以此驗之其不因宮市明矣然退之所論亦一時當事而遽得罪者蓋疏中有云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故執政者惡之遂遭貶也既貶未幾有八司馬之事使退之不貶與劉柳輩俱陷黨中則汝身亦痼矣或云退之豈與柳劉輩同乎僕曰退之前詩又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使其不去未必不落黨中然則陽山之貶其天相哉司空謂杜佑也宰相年表十九年二月佑檢校司空

俗諺云一絢絲能得幾時絡以諭小人之逐目前之樂也然絢字當作緰大玄經絡之次五曰蜘蛛之務不如蠶一緰之利緰音七侯反與絢同音今以太玄證之故絢當作緰

唐時前輩多自重而後輩亦尊仰前輩而師事之此風最為淳厚杜工部於蘇端薛復筵簡薛華善醉歌首云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復得之名譽早又云坐中薛華善醉歌歌辭自作風格老一篇之中直呼三人之名想見當世士人一經老杜品題即有聲價故當世願得其品題不以呼名為耻也近世士大夫老幼不復敦篤雖前輩詩中亦不敢斥後進之名而後進亦不復尊仰前輩可勝嘆哉

陳待制（邦）先字應賢初仕差作試官發解進士程文中犯聖祖諱衡替問之云因用莊子飾小說以干縣令而疏云縣字古懸字多不著心懸高名令聞也然僕以上下文考之揭竿累以守鯢鮒其於得大魚亦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道亦遠矣蓋揭竿累以譬飾小說也守鯢鮒以譬干縣令也彼成玄英膚淺不知莊子之時已有縣令故為是說史記莊子列傳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史記年表秦孝公十二年并諸小鄉聚為大縣縣一令是年乃梁惠王之二十二年也且周嘗往來於楚魏之間所謂監河侯乃西河上一縣令也時但以侯稱之耳而疏乃以為魏文侯不知與惠王之時相去遠矣且監河侯云我得邑金是以知為縣令也若晉申公巫臣為邢大夫而其子稱邢侯之類是也

唐人字書見於經幢碑刻文字者其楷法往往多造精妙非今人所能及蓋唐世以此取士而吏部以此為選官之法故世競學之遂至於妙唐選舉志云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或曰此繳政也豈可以字畫取人乎難之者曰今之士人於此狀貌奇偉言辭辯博判斷公事既極優長而更加以字畫遒美有歐虞褚薛顏柳之法士大夫能全此美者亦自難得況銓選之間乎聞之者皆服

天聖中鄧州秋舉舊例主文到縣鄉中長上率後進見主文是年主文乃唐州一職官年老鬚髮皓然說贊見有輕薄後生前曰舉人所係甚大願先生無渴睡既引試賦桐始華以姑洗之月桐始華矣依次用韻滿場閣筆不下乃復至簾前啟曰前日無狀後進輒以妄言仰瀆先生果以難韻見困願易之主文曰老人渴睡不能卒易可來日再見訪諸生諾而退是夜主文遂遁去申運司云鄧州滿場曳白是年遂罷舉聞之於南陽老儒李億億又云昔待監司極小又士人多自重不肯妄求故多老於選調

今印文榜額有之字者蓋其來久矣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為歲首色尚黃數用五注云漢用土數五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之僕仕於陝洛之間多見古印於滿氏見廷尉之印章於司馬氏見軍曲侯丞印此皆太初以後五字印也後世不然印文牓額有三字者足成四字有五字者足成六字但取其端正耳非字本意

五柳與子儼等疏云汝等雖不同生又云況共父之人則知五子非一母或云以五柳之清高恐無庶出但前後嫡母耳僕以責子詩考之正自不然詩云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固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茍如此且進杯中物且雍端二子皆年十三則其庶出可知也已噫先生清德如此而乃有如夫人亦可一笑醒軒云安知雍端非雙生子

富鄭公留守西京日因府園牡丹盛開召文潞公司馬端明楚建中劉几邵先生同會是時牡丹一欄凡數百本坐客曰此花有數乎且請先生筮之既筮曰凡若干朶使人數之如先生言又問曰此花幾時開盡請再筮之先生再三揲蓍坐客固已疑之先生沉吟良久曰此花命盡來日午時坐客皆不答溫公神色尤不佳但仰視屋鄭公因曰來日食後可會於此以驗先生之言坐客曰諾次日食罷花尚無恙洎烹茶之際忽然羣馬廐中逸出與坐客馬相踶嚙奔出花叢中既定花盡毀折矣於是洛中逾伏先生之言先生家有傳易堂有皇極經世集行於世然先生自得之妙世不可傳矣聞之於司馬文季朴

元城先生嘗言異哉盧杞之為人也不獨愧見父祖又且愧見其子也盧氏唐甲族也而懷慎一派為盛懷慎以清德相玄宗號為名相而生東都留臺弈弈為祿山被害在忠義傳弈生杞相德宗敗亂天下在姦臣傳杞生元輔元輔傳云端靜介正能紹其祖故歷顯劇任而人不以杞之惡為異亦附忠義傳故曰杞不獨愧見其父祖又且愧見其子也元城先生劉待制安世字器之云

龍灰秋吹季月管日出卯南暉景短友生招我佛寺行正直萬株紅葉滿光華閃壁見神鬼赫赫炎官張火傘然雲燒樹火實駢金烏下啄赬虬卵魂翻眼倒忘處所赤氣沖融無間斷有如流傳上古時九龍照燭乾坤旱右韓退之遊青龍寺詩僕舊讀此詩以為此言乃諭畫壁之狀後見長安志云青龍寺有柿萬株此蓋言柿熟之狀火傘赬虬卵赤氣沖融九龍照燭皆其似也青龍寺在長安城中白樂天新昌新居詩云丹鳳樓當後青龍寺在前以此可知長安諸寺多柿故鄭虔知慈恩寺有柿葉數屋取之學書僕仕於關陝行村落間常見柿連數里欲作一詩竟不能奇每嗟火傘等語誠為善諭

東坡詩云剩欲去為湯餅客却愁錯寫弄麞書弄麞乃李林甫事湯餅人皆以為明皇王后故事非也劉禹錫贈進士張盥詩云憶爾懸弧日余為座上賓舉箸食湯餅祝辭添麒麟東坡正用此詩故謂之湯餅客也必食湯餅者則世所謂長命麵者也古今之語大都相同但其字各別耳古所謂阿堵者乃今所謂兀底也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之以錢遶牀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謂口不言去卻錢但云去卻兀底爾如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蓋當時以手指眼謂在兀底中爾後人遂以錢為阿堵物眼為阿堵中皆非是蓋此兩堵同一意也然去有兩音一郤據反乃去來之去世常從此音非也當作口舉反韻略云撤也然此義亦非也蘇武掘鼠所去草實而食之乃鼠所藏者也蓋衍之意以謂此錢不當置於此當屏藏之於他處也

蔡忠懷確持正少年嘗夢為執政仍有人告之曰吳女父作狀元時汝為執政也持正覺而笑曰鬼物乃相戲乎吾父老矣方致仕閑居乃云作狀元何也後持正果作執政一日侍殿上聽唱進士第狀元乃黃裳也持正不覺失驚且嘆夢之可信也持正父名黃裳乃泉州人清正恬退以故老於銓曹嘗為建陽令及替橐無建陽一物至今父老能道之最後以贊善大夫為鎮安軍節度推官鎮安陳州也官滿貧不能歸故忠懷遂為陳州人此聞之於忠懷之孫禪子正僕問子正為幕職而帶贊善大夫何也子正云此祖宗時官制蓋以久次而得之自不可解

僕仕於關中嘗見一方寸古印印文云關外侯印其字作古隸氣象頗類受禪碑僕意必漢末時物也然疑以關有關內侯不聞有關外侯後於魏志見之建安二十三年始置名位侯十二級以賞軍功關外侯乃其一也注云今人虛封蓋始於此

楊州檢法冠中大庠河朔人也好為大言以屈座人一日於客次中問坐客云左傳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注云如在山海貴不加貴何也庠乃以此八字平分作兩句故座客卒然不能答庠意氣甚自得時僕為江都丞獨後至見諸人默然庠復舉前語問僕笑曰此乃一句何為分為兩句也庠笑曰果然護不得晏子之意以謂陳氏施私恩以收人心故低價以授與民是以山木魚鹽之類雖在齊國如在山海之中不加貴也賈讀如價非商賈之賈

今之同席者皆為之客非也古席面謂之客列座謂之旅主謂之獻客謂之酬故宋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注云客一座所尊也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潔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注云獻酬禮畢而通行為旅然則古者主先獻客客復酬之然後同席皆飲不如今之時不待獻酬而同席皆飲也

韓退之上宰相書云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宅其可懷僕嘗惟貞元七年兵部侍郎陸贄知禮部貢舉退之是時及第八年四月贄拜相而退之以宰相門生連三年試於吏部而不得何也十年十二月贄罷為太子賓客十一年退之於正月二月三月連上三書於賈耽輩不亦疎乎衹取辱耳後世之士可以為戒

本朝取士之路多矣得人之盛無如進士蓋有一榜有宰相數人者古無有也太平五年蘇易簡下李沆向敏中寇準王旦咸平五年王曾下王隨章得象淳化三年孫何下丁謂王欽若張士遜慶曆三年楊寘下王珪韓絳王安石呂公著韓縝蘇頌元豐八年焦蹈下白時中鄭居中劉正夫其餘名臣不可勝數此進士得人之明効大驗也或曰不然以本朝崇尚進士故天下英才皆入此科若云非此科不得人則失之矣唐開元以前未嘗尚進士科故天下名士雜出他塗開元以後始尊崇之故當時名士中此科者十常七八以此卜之可以見矣

佛果禪師川勤極善禪纔可聽嘗云閻浮提雨清淨水具諸天相方時大旱雨時忽降莫知其價此兜率天上雨摩尼也方欲收禾霖雨不止害多人命此阿修羅中雨兵仗也甘雨得時人皆飽足此護世城中雨美饍也但名不同其實一也坐客云經中所言皆譬喻也豈有雨寶

珠等事乎僕曰不然雨金雨血雨土皆斑斑載於前史何况六合外事其有無不可億料也坐客咸以為然其上因緣出華嚴經第十五卷

二十八宿今韻略所呼與世俗所呼往往不同韻略宿音繡亢音剛氐音低皆兩音皆非也何以言之二十八宿謂之二十八舍又謂之二十八次次也舍也皆有止宿之意今乃音繡此何理爾雅云壽星角亢也注云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有高剛之義今乃音剛非也爾雅天根氐也注云角亢下繫於氐若木之有根其義如周禮四圭有邸漢書諸侯上邸之邸音低誤矣西方白虎而觜參為虎首故有觜之義音嘗誤矣彼韻略不知但欲異於俗不知害於義也學者當如其字呼之

國初親令猶有漢唐之遺風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三日天書降大赦改元東都賜酺三日此蓋漢遺事也漢律三人以上無故飲酒罰金四兩故漢以賜酺為恩澤令得聚飲酒也酺音蒲注曰王德布於天下而令聚飲食為酺或問賜酺起於漢乎僕對曰趙世家載武靈王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則自戰國時已如此矣

祥符詔書聖祖殿有石刻吾祖僕射忠肅公嘗知荊南府日常苦嗣續寡少因聞玉泉山頂有道人草菴其上就白骨觀道人年八十矣宴坐菴中常想自身表裏洞達惟見白骨以觀它人亦復如是如此五十年矣忠肅因使人問訊亦不答贈遺亦不受輒頻如此亦累受公繼而入山訪之道人亦喜因請出山暫至府第延之正寢安下經月乃歸一日忠肅夢道人策杖徑入

正寢方驚悟聞夢覺左右歎訝之急使人往問訊曰昨夕已遷化矣既毗荼骨有舍利後遂生給事子山仲南兩歲已能趺坐方學語時但言口口見人皆是白骨後至七歲已往漸不見噫其性移矣給事學佛有見處古君子也僕以此語長廣子老子老云吾門謂之空門今作白骨觀己何墮落况有人誘引之乎僕以此言為然

俗說以人嚏噴為人說此蓋古語也終風之詩曰寤言不寐願言則嚏箋云言我願思也嚏當為不敢嚏咳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如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乃古之遺語也漢藝文志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卷內嚏耳鳴雜占十六卷注云嚏丁計反然則嚏耳鳴皆有吉凶今則此術亡矣

山濤見王衍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寧作去聲馨音亨今南人尚言之猶言恁地也前宋廢帝悖逆太后怒語侍者曰將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此兩寧馨同為一意

僕仕於關中於士人王（悊）君求家見一古物似玉長短廣狹正如中指上有四字非篆非隸上二字乃正月字也下二字不可認問之君求云前漢剛卯字也漢人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乃知今人立春或戴春勝春幡亦古制也蓋剛者強也卯者劉也正月佩之漢國姓也與陳湯所謂強漢者同義

蘭亭序在南朝文章中少其倫比或云絲即是絃竹即是管今疊四字故遺之然此四字乃出張禹傳云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絃始知右軍之言有所本也且文選中在蘭亭下者多矣此蓋昭明之誤耳

蔡忠懷確持正其父本泉州人晚年為陳州教官遂不復歸持正年二十許歲時家苦貧衣服稍敝一日與羣士人張湍師是同行張亦貧儒也俄有道人至注視持正久之因揖問曰先生能相乎曰然又問曰何如曰先輩狀貌極似李德裕持正以為戲己因戲問曰為相乎曰然南遷乎曰然復相師是曰當為卿監家五十口時指持正云公當死矣道人既去二人大笑曰狂哉道人以吾二人貧儒故相戲耳後持正謫新州凡五年一日得師是書云以為司農無補然闔門五十口居京師食貧近蒙恩守汝州持正讀至此忽悟道人之言遂不復讀數日得疾而卒聞之於忠懷之孫褋子正

有客問僕曰古今太守一也而漢時太守赫赫如此何也僕曰漢郡極大又屬吏皆所自除故其勢炎炎非後世比只此會稽郡考之縣二十六吳即蘇州也烏傷即婺州也毗陵即常州也山陰即越州也由拳注云古之檇李即秀州也大末衢州也烏程湖州也餘杭杭州也鄞明州也以此考之即今浙東西之地乃漢一郡爾宜乎朱買臣等為之氣焰赫赫如此也

前漢凡三處載召平蕭何傳召平即東陵侯也項羽傳召平即廣陵人也齊悼惠王傳齊相召平不知何許人為魏勃所紿至自殺乃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僕頃在海州常與任景初陳子直論之景初曰此必非東陵侯且淮陰侯在蕭何術中而東陵常為何畫策其術高矣必不為勃所紿子直曰不然夫為人畫策則工若自為計多拙故曰傍觀者審當局者

迷二人爭論不已僕從傍解之曰謂之非東陵侯既無所據必為東陵侯恐受屈子直曰獨廣陵召平不在論中何也僕因大笑曰僕廣陵人也上不敢望東陵下不肯為齊相况僕平生處己常在於才與不才之間宜乎不在論中也子直由此號余為廣陵召平

僕自南渡以來始信前人言之可信也蓋胡人長於騎射其所以取勝獨以馬耳故一胡人有兩馬此古法也北征詩云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鶻其王願助順其俗喜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疋是知一胡人兩馬也中國若不修馬政豈能勝之蓋用兵之法弓馬必有副詩云交韔二弓異毀折也與兩馬同意

元城先生與僕論唐十一族事先生曰甘露之事蓋亦疎矣考其時乃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是時李訓謀以甘露降於禁中詔百官入賀因此欲殺宦官耳十一月末豈甘露降之時耶其謀之疎想見大抵色色如此吾意宦官知此謀久矣故不可得而殺且天下之事有大於死者乎凡可以救死者無不為也若當時只貶黜之其禍未必至此今乃以死遺人而疎謬如此宜其敗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聖人之言信矣

嬾真子卷之三終

嬾真子卷之四

宋　廣陵馬永卿撰

章聖皇帝東封禮成幸曲阜縣謁先聖廟時丁晉公扈從前一日與同輩兩三人先馳至廟省視觀其圖入後殿乃孔子妃也問其孔氏族孔氏之妃何姓延祐延渥同對曰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亓官氏女而生伯魚伯魚年五十而卒時孔子七十矣次日上至妃殿亦問其姓衆人未及對晉公以延祐之言對上曰出何典據晉公錯愕不及答延祐徐前曰出孔子家語時扈從者皆以此事為恥聞之於許州下寨老儒俞汝平

清時有味是無能閑愛孤雲靜愛僧獨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右杜牧之自尚書郎出為郡守之作其意深矣蓋樂遊原者漢宣帝之寢廟在焉昭陵即唐太宗之陵也牧之之意蓋自傷不遇宣帝太宗之時而遠為郡守也藉使意不出此以景趣為意亦自不凡況感寓之深乎此其所以不可及也

元城先生與僕論禮記內則雞鳴而起適父母之所僕曰不亦太早乎先生正色曰不然禮事父與君一等一體父召無諾君命召無諾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今朝謁者必以雞鳴而起適君之所而人不以為早蓋以刑驅其後也今世俗薄惡故事父母之禮得已而已爾若士人畏犯義如犯刑則今人可為古人矣僕聞其言至今愧之

余中行老朱服行中邵剛剛中葉唐懿中夫何執中伯通王漢之彥昭彥昭常於期集處自歎曰某獨不幸名字無中字故為第六行老應之曰只為賢不中時以為名答

陽翟瀨上丈人陳恬叔易一日忽改名欽命或者疑之曰豈非欽若王之休命而有仕宦之意乎叔易曰不然吾正以時人不畏天故欲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建中閒京西都運宋喬年以遺逸薦授文郎李方叔以詩嘲之曰文林換卻山林興誰道山人索價高晁以道嘲之曰處士何人為作牙書攜猿鶴到京華今朝老子成長笑六六峯前只一家聞之於王元道穀古

淳化二年均州武當山道士鄧若拙善出神嘗至一處見二仙官議曰來春進士牓有宰相三人而一人極低如何一人曰高下不可易也獨科甲可易耳不若以第二甲為第一甲道士既覺與其徒言之明年唱名上意適有宮中之喜因謂近臣曰第一甲多放幾人言止即止遂唱第一甲上意亦忽忽忘之至三百人方悟是年孫何牓三百五十三人而第一甲三百二人第二甲五十一人丁謂第四人王欽若第十一人張士遜第二百六十人後士遜三人入相致仕歸鄉遊武當山若拙弟子嘗為公言之僕為鄧州淅川令日聞之於鄉鄉士人劉可道

僕嘗問元城先生先儒註太玄經每首之下必列二十八宿何也先生曰周天二十八宿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太玄經凡七百二十九贊乃此數也僕曰七百二十九贊分而為二合三百六十四度有半而不相應何也先生曰揚氏之意以謂其半不可合也故有踦贊贏贊以應周天之數漢之正統以象歲也莽之僭竊乃閏位也故先儒於踦贊贏贊之下注以為水火之閒而王莽傳贊所稱餘分閏位者蓋謂是歟子雲之意深矣

同年小錄載小名小字或問有故事乎或曰始於司馬大子僕曰不然離騷經曰皇覽揆予于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名予曰正則兮字予曰靈均且屈原字平而正則靈均則其小字小名也所謂皇者三閭稱其父也後人遂以皇覽為進御之書誤矣

唐外戚傳云外家之成敗視主德之何如耳至哉此言也明皇之寵太真極矣故有馬嵬之事故老子云甚愛必大費孟子云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惟老杜於此事殊為得體詩云不聞商周衰中自誅褒妲謂若此事自出於明皇之意與夫君王掩面救不得相去遠矣

僕友司馬文季朴極知星嘗云前漢天文志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大星上將左右星左右將此說非也且何鼓乃牽牛也今分為二則失之矣爾雅云何鼓謂之牽牛注云今荊楚人呼牽牛為檐鼓檐者何也蓋此星狀如鼓在右兩星若檐鼓之狀故謂之何鼓何者如何天之休之何人但見何鼓在天漢之閒故易謂河非也

僕為夏縣令寄居司馬文季朴家出藏先聖畫像示僕傳云王摩詰筆也僕因令善工摹之眼中神彩殊不相類使人意不滿畫象上長下短其足微僂以傳考之相當然爾莊子載老萊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此脩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注云長上而促下耳卻近後而上僂末僂謂背微曲也然此皆可畫若夫視若營四海乃聖人憂天下之容非摩詰不能作

關中名醫駱耕耕道曰莊子之言有於孫真人醫方相合者五苓散五味而以木豬苓為主故曰五苓莊子之言曰藥也其實堇也桔梗也雞壅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郭注云當其所須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故此數種若當其時而用之則為主故曰是時為帝者也疏云藥無貴賤愈病則良斯得之矣故藥有一君二臣三佐四使且如治風則以堇為君堇烏頭也去水則豕零為君豕零木豬零也他皆類此彼俗醫乃以本草所錄上品藥為君中品藥為臣下品藥為佐使可一笑也

禍福茫茫不可思大都早退是先知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顧索素琴應不暇憶牽黃犬定難期鼓龍作醢麟為脯何似泥中拽尾龜右白樂天遊玉泉寺詩李訓鄭注初用事公知其必敗輒自刑部侍郎乞分司而歸時宰相王涯好琴舒元輿好獵故及之而拽尾龜所以自喻也龍醢事見左氏麟脯事見列仙傳

晉史乃唐時文士所為但託之御撰耳天文志云天聰明自我民聰明以民為人且太宗不應自避其名又洛書乾曜度以乾為甄則太宗又不應為太子承乾避名也以此足見乃當時臣下所為爾臣下之文篤其名於人主已為失矣而人主傲然受之而不辭兩倂失矣

僕之故友宋慎微嘗云開元太平宰相七人五人出太平公主門下謂岑羲竇懷貞蕭至忠崔湜陸象先也二人明皇自用謂張說郭元振也且象先賢者也何為預五人之列按象先傳太平公主欲相崔湜湜乃薦象先於主故遂相之嘗以象先何為公結崔湜也開元元年七月太平

公主既敗而宰相出門下者如岑羲等四人皆被誅獨家先兄侯其不幸與四人者皆死豈不痛哉然則士大夫之所處宜以此為戒

老杜遣悶詩云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所說不同筆談以為鸕鷀能捕黃魚非也黃魚極大至數百斤小者亦數十斤故詩云日見巴東峽黃魚出浪新脂膏兼飼犬長大不容身又有小白詩云小白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沾水族風俗當園蔬蓋言魚大小之不同也僕親見一峽中士人夏侯節立夫言烏鬼猪也峽中人家多事鬼家養一猪非祭鬼不用故於猪羣中特呼烏鬼以別之此言良是僕又見浙人呼海錯為鮭菜每食不可闕始悟風俗當園蔬之意

始元五年春正月夏陽男子張延年詣北闕自稱衛太子然雋不疑傳云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且廷尉逮召鄉里識之者張宗祿等則人識之者多矣不應如此差舛然若以紀傳不相照誤立兩姓名則不疑傳末又云一姓張名延年則是當時廷尉驗問之時一人已有兩姓名矣則是非未可定也故史家於此微見其意初不疑縛送詔獄之時已自云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天子與大將軍聞而嘉之史著此語亦欲後人推原其意耳

漢時送葬之禮極厚武帝之葬昭帝幼弱霍光不學取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以後宮守園陵於是園妾自此始矣後世因之遂不復變白樂天有園陵妾詩讀者傷之

今之闕角謂之觚稜蓋取其有四稜也僕友柴慎微云觚酒器也可容二升腹與足皆有四稜漢宮闕取其制以為角隅安獸處也故曰上觚稜而棲金爵爵觚皆酒器名其腹之四稜削之可以為圓故漢書曰破觚為圜

南方朱鳥蓋未為鶉首午為鶉火巳為鶉尾天道左旋二十八宿右轉而朱鳥之首在西故先曰未次曰午卒曰巳也然南方七宿之中四宿為朱鳥之象漢天文志柳為鳥咮星為鳥頸張為鳥嗉翼為鳥翼軫附朱鳥而獨取於鶉何也僕對曰朱鳥之象止於翼宿而不言尾有似於鶉故以名之然謂之鶉尾者常聞元城先生先生曰蓋以翼為尾云故甘氏星經云鳥之闕咮其尾鶉之闕咮其翼以此知之

柴慎微言春秋載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其為簡冊無幾耳故多從省文後世專行穿鑿故其說不勝繁蕪且如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左氏曰稱族尊君命也舍族尊夫人也殊不知乃經之省文也經中若此書者多矣成十八年公孫歸父如晉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十四年意如至自晉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至自晉皆省文也譬之水性本清塵泥汩之則濁也若復去之則水性明矣今讀春秋者但不為諸家所汩則聖人之意見矣

古人重譜系故雖世胄綿遠可以考究淵明命子詩云天集有漢眷於愍侯赫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風邁顯茲武功書誓山河啟土開封今按漢書高帝功臣表開封愍侯陶舍以左司馬從漢破代封侯昔高帝與功臣盟云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所謂書誓山

河謂此盟也高帝功臣百有二十八舍其一也又云亹亹丞相允迪前蹤渾渾長源蔚蔚洪柯羣川載導眾條載羅時有語默運因隆窊此蓋謂陶青也今按漢高帝功臣表開封侯陶舍封十一年薨十二年夷侯青嗣四十八年薨漢百官表孝景二年六月丞相嘉薨八月癸未御史大夫陶青為丞相七年六月乙巳丞相青免太尉周亞夫為丞相所謂羣川眾條以喻枝派之分散也語默隆窊以言自陶青後未有顯者也淵明乃長沙公之曾孫然侃傳不載世家獨於此見之後世衆經亂離譜籍散亡然又士大夫因循滅裂不如古人所以家譜不傳於世惜哉

亳州祁家極收本朝前輩書帖僕嘗見其家所收孫宣公奭書尺有云行李非來蓋古之行李乃今之行使也魯僖公之三十年燭之武見秦伯曰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困乏注云行李使人也魯襄公之八年鄭及楚平晉責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箇行李告於寡君注云一箇獨使也行李行人也然古之李字從山下人人下子作李後人乃轉作李也一箇行李謂一介行使今人以行李為隨行之物失之遠矣

司馬溫公祖塋在陝府夏縣之西二十四里地名鳴條山有墳寺曰餘慶山下即溫公之祖居也僕為夏縣令日屢至其處及十許里有涑水故溫公號涑水先生鳴條山即湯與桀戰之地去解州安邑縣五十里乃禹之都也呂相絕秦書曰伐我涑川俘我王官以此見秦晉兩國境上二邑也涑川即涑水也王官屬今河中府虞鄉縣唐末司空表聖隱於王官谷有天柱峯休休亭乃一絕境也

韓退之三上宰相書但著月日而無年今按李漢云公生於大歷戊申而退之書云今有生人二十八年矣大歷三年戊申至貞元十一年乙亥退之時年二十八以宰相年表考之是年宰相乃賈耽盧邁趙憬也但不知退之所上為何人耳且以前鄉貢進士上書而文格大與當時不同非賢相不能舉也豈耽輩所能識哉

今之士人簡尺中或以解后字易邂逅字非也離騷經云製芰荷以為衣今王逸注云芰蔆也秦人作薢茩薢音皆茩音苟僕往於關陝之間不聞此呼正恐王逸別有義爾後又讀爾雅薢茩光注云英明也或云蔆也關西謂之薢茩以僕所見英光者即今之草英明也其葉初出可以為茹其子可以治目疾蓋謂可以解去垢穢或恐以此得名又爾雅云蔆蕨攗注云蔆也今水中芰然則蔆自有正名不謂之薢茩明矣或曰然則王逸郭璞皆誤乎僕曰古者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郭璞多引用離騷注故承王逸之疑而又出此注所以廣異聞也學者幸再考之

夜夢神官與我言羅縷道妙角與根挈攜陬維口瀾翻百二十刻須臾間右退之記夢詩殊為難解僕嘗考之此乃言二十八宿之分野也爾雅曰壽星角亢也注云數起角亢列宿之長又曰天根氐也注云下繫於氐若木之有根娵訾之口營室東壁也注云營室東壁星四方似口故以名之所謂百二十刻者蓋渾天儀之法二十八宿從右逆行經十二辰之舍次每辰十二刻故云百二十刻所謂壯非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語一字難者只八上所謂哦字也退之欲神其

字故隱其語

元城先生與僕論十五國風次序僕曰王黍離在邶鄘衛之後且天子可在諸侯後乎先生曰非諸侯也蓋存二代之後也周既滅商分其畿內為三國即邶鄘衛是也自紂城以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故邶以封紂子武庚也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商民謂之三監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故邶詩十九篇鄘詩十篇共三十九篇皆衛詩也序詩者以其地本商之畿內故在於王黍離上且列為三國而獨不謂之衛其意深矣以毛鄭不出此意故備載之

鄱陽湖水連南康軍江一帶至冬深水落魚盡入深潭中土人集船數百艘以竹竿攪潭中以金鼓振動之候魚驚出即入大網中多不能脫惟大赤鯉魚最能躍出至高丈餘復入他網中則不能復躍矣蓋不能三躍也故禹門化龍者是大赤鯉魚他魚不能也杜子美觀打魚歌云綿州江水之東津魴魚潑潑色如銀魚人漾漾沉大網截江一擁數百鱗衆魚常材盡却棄赤魚騰出如有神僕親見捕魚故知此詩之工

亳州士人祁家多收本朝前輩書帖內有李西臺所書小詞中羅敷作羅紨初亦疑之後讀漢書昌邑王賀妻十六人生十一人男十一人女其妻中一人嚴羅紨紨音敷乃執金吾嚴延年長孫之女羅紨生女曰持轡乃十一中一人也蓋採桑女之名偶同耳

自古中國與夷狄戰多用弩晁錯上疏曰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平城之歌曰不能控弩李陵以連弩射單于馬援用弩陣取涼州蓋中國各用所長夫騎射夷狄所長也弩車中國所長也蓋車能作陣而騎不可突弩能遠而入深可以勝弓且得其矢而夷狄不可用近世獨不用弩當講求之

孝經序云魯史春秋學開五傳韓退之云春秋五傳束高閣然今獨有三家今按前漢藝文志序云春秋分為五注云左氏公羊氏穀梁氏鄒氏夾氏而鄒氏夾氏有錄無書乃知二氏特有名爾然王陽傳稱能為騶氏春秋何也豈非至後漢之初此書亦亡乎故曰有錄無書前漢鄒騶同音通用

韓退之列傳云從余遊者若孟郊張籍亦皆有名於時以僕觀之郊籍非輩行也東野乃退之朋友張籍乃退之為汴宋觀察推官日所解進士也而李翺皇甫湜則從退之學問者也故詩云東野窺禹穴李翺觀濤江又云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張籍學古淡軒鶴避鷄羣故於東野則稱字而於羣弟子則稱名若孔子稱蘧伯玉子產回也由也之類而唐史乃使東野與羣弟子同附於退之傳之後而世人不知遂皆稱為韓門弟子誤矣

老杜贈李潮八分歌云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嶧山之碑至於苦縣光和人多未詳王內翰亦不解謹按老子苦人也今為亳州衛真縣縣有明道宮宮中有漢光和年中所立碑蔡邕所書僕大觀中為永城主簿日緣檄到縣得見之字畫勁拔且奇筆也且杜工部時已非嶧山真筆況於今乎然今所傳秦本亦自奇絕想見真刻可偉哉

涑水先生一私印曰程伯休甫之後蓋出於司馬遷傳曰重黎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宣王時官失其守而為司馬氏故涑水引用之耳伯休甫者其字也古字一字多矣如叟縣房喬顏籀之類三字無之獨本朝有劉伯貢父劉中原父或云二人本字貢甫原甫以犯高魯王諱故去甫而加伯中時人因併三字呼之此說非也六一先生作原甫墓誌云公諱敞字中原父姓劉氏熙寧元年四月八日卒以此可知彼但見錢穆甫以避諱人或呼為錢穆或呼為穆四遂併二劉失之誤矣

曹成王碑句法嚴古不可猝解今取其尤者表之大選江州羣能著（直略反）職王親教之搏（徒官反）力勾卒贏越之法曹誅五畀（必利反）今釋於此著職者各安守其職也搏力者結集其力也勾卒者伍相勾連也贏越之法贏當為嬴謂秦商君越勾踐教兵之法曹誅五畀者曹朋曹也若有罪則凡與之為朋曹者咸誅之伍什伍也凡有所獲則分而畀其什伍之兵也蓋利害相及則戰不敢潰而居不敢盜此乃勾卒嬴越之法或曰贏謂衰贏也越謂超越也凡戰將其衰贏實其超越也然無勾卒之義當從前說

日臨公館靜畫滿地圖雄劍閣星橋北松州雪嶺東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興與烟霞會清罇幸不空右杜工部嚴公廳詠蜀道畫圖是時武跋扈微有割據之意故公於詩諷之云山不斷水相通以言蜀道不可割據也幕下有益於東道者如此

魯臧武仲名紇孔子之父鄹人紇乃叔梁紇也皆音恨發反而世人多呼為核有一小說唐蕭穎士輕薄有同人誤呼武仲名因曰汝紇字也不識或以為乾字也不識誤矣

亳州永城縣之七十里有芒碭山山有巖曰紫氣此蓋高帝避難所也復有梁孝王墓僕嘗與宿州知錄邵渡同遊入隧道中百餘步至皇堂如五間七架屋許大周迴有石門子十許上鐫作內臣宮女狀中有大石柱四所以懸棺椁不復見矣入時必用油囷以為燭其中盛夏極涼如暮秋時山下有居民數百家今謂之保安鎮蓋當時守塚之遺種也土人呼墓為梁王避暑宮故老云前數年時有人入其中嘗得黃金而出今不復有矣孝王傳云未死財以鉅萬計不可勝數及死府藏餘黃金尚四十餘萬他財物稱是則可見當時送葬之物厚矣魏武帝置發塚中郎摸金校尉如此塚蓋元不發者然古人作事奇偉可駭為非後世比也

嬾真子卷之四終

嬾真子卷之五

宋　廣陵馬永卿撰

紹興三年夏六月明州阿育王山住持淨曇以宸奎閣所藏仁宗御書詣行在所獻書凡五十三軸字體有三一曰真書二曰飛白三曰梵書且上二書世多見之而梵書亦自奇古可駭愕也又有團摺扇二柄皆有御書一長柄者三尺許恐是行扇用白藤縛竹而三扇皆以青綾紙為上下承莖制度極草草今中產之民所恥也大哉仁宗之盛德也

唐史載鄭虔集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目其書為會粹老杜哀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詩云薈蕞何技癢又按韻畧薈蕞外切草多貌如薈兮蔚兮之薈蕞祖外切小也如蕞爾國之蕞虔自謂其書雖多而皆碎小之事也後人乃誤呼為會粹言為會聚其純粹也失之遠矣蓋名士自所著書多自貶若鷄肋脞說之類皆是意也技癢者謂人有技藝不能自忍如人之癢也老杜以謂虔私撰國史亦不能自忍爾蕞一音在外切小也兩音一意

楚子問齊師之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注云馬牛之風佚蓋末界之微事故以取諭然注意未甚明白僕後以此事問元城先生曰此極易解乃醜詆之辭爾齊楚相去南北如此遠雖馬牛之病風者猶不相及今汝人也而輙入吾地何也僕始悟其說即書所謂馬牛其風注云馬牛其有風佚此兩風字同為一意

僕讀史記因嘆曰天道遠矣吁可畏也秦昭王四十八年始皇生於邯鄲年十三即位是歲甲寅然是年豐沛已生漢高皇帝矣後十五年己巳項羽生二十七年始皇南巡會稽時年已二十三矣其年七月始皇崩二世元年九月沛公起沛時年三十九項羽起會稽時年二十四漢元年高帝至灞上時年四十二十二月羽繼至遂殺子嬰而滅秦高帝在位十二年五十三而崩時歲在丙午噫消長倚伏其運密矣

政和中僕仕關中於同官蒲氏家乃宗孟之後見漢印文云轄灌丞印文奇古非隷非篆在漢印中最佳轄灌乃水衡屬官轄讀如楫灌讀如櫂蓋船官也水衡掌上林上林有船官而楫灌有令丞此蓋丞印也然皆太初元年已前所刻太初已後皆五字故也

元城先生嘗與僕論魏丞相不能救蓋寬饒之死今追錄之神爵二年九月司隷校尉蓋寬饒有罪下有司自殺三年三月丙午丞相相薨議者以謂有天道焉且相嘗謂次公醒而狂且以宰呼之是必平日朋友也平日以狂待之則宣帝之怒相必無一言以救之宣帝初下其書中二千石議也執金吾議以為大逆不道然則中二千石共議以為大逆不道獨執金吾一人耳百官表神爵二年南陽太守賢為執金吾不知賢者何人也必親邪惡正常為蓋司隷所劾者也賢不足道也獨相號為賢相又與寬饒彼此皆儒者平日交友獨不能為地相可責哉

禮記載曾子數子夏之罪云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汝罪三也注云言其不稱師也蓋古之君子言必稱師亦有所校且不忘本也故子張一篇載羣弟子之語子夏之言十一而未嘗稱師曾子之言二而三稱曰吾聞諸夫子則子夏為曾子所罪固其宜矣禮記樂正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是曾子亦稱師故子春亦稱師也又知古人注解各有所本不若後人妄為穿鑿也

淵明之為縣令蓋為公田耳非為酒也聊欲絃歌以為三徑之資蓋欲得公田之利以為三徑閑居之資用爾非謂旋創田園也舊本云公田之利足以為酒後人以其好酒遂有公田種秫之說且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此非種秫時也故凡本傳所載與歸去來辭序不同者當以序為正

高郵老儒黃移忠彥和僕幼稚常師之嘗謂予孟子去齊三宿而出晝讀如晝夜之晝非也史記田單傳後載燕初入齊聞晝邑人王蠋賢劉熙注云齊西南近邑音獲故孟子三宿而出晝時人以為濡滯

今之書尺稱人之德美繼之曰不佞不佞意謂不敢諂佞非也左氏昭公二十一年載魯楊之言曰臣不佞注云佞才也漢文帝曰寡人不佞注云才也論語云不有祝鮀之佞注亦云才也古人佞能通用故佞訓才左氏載祝鮀之言行極備蓋衛之君子也衛之宋朝姿貌甚美衛靈公夫人南子通之孔子之意蓋為無祝鮀之才而有宋朝之容則取死之道故曰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僕友孫亞之自呼曰稚朱者卿自呼曰刑或問有故事乎僕曰孟施舍之養勇也又曰舍豈能為必勝哉注曰施舍自呼其名但曰舍蓋其好勇而氣急也恐起於此

僕任夏縣令一日會客於蓮塘上時苦蛙聲坐中有州官乃長安人以微言相戲妄謂僕南人食此也僕答曰此是長安故事客曰未聞也僕取東方朔傳示之客始伏武帝欲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為上林苑朔諫以謂此地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師古曰鼃即蛙字似蝦蟆而小長腳蓋人亦取食之

僕嘗與陳子直論仲本論將無同仲本曰此極易解謂言至無處皆同也子直曰不然晉人謂將初初無同處言各異也僕曰請以唐時一事證之霍王元軌與處士劉平為布衣交或問王所長於平曰王無所長問者不解平曰人有所短則見所長蓋阮瞻之意以謂有同則有異今初無同何況於異乎此言為最妙故當時謂之三語掾二子皆肯之

揚州天長道中地名甘泉有大古塚如山未到三十里已見之土人呼為瑠璃王塚按廣陵王胥武帝子也都於廣陵後至宣帝時坐謀不軌賜死謚曰厲後人誤以劉厲為瑠璃爾漢制天子諸侯即位即立太子起陵塚故能如此高大胥雖以罪死尚葬其中故胥且死謂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旁有居民數十家地名甘泉或恐胥附擬云

文房四物見於傳記者若紙筆墨皆有據至於硯即不見之獨前漢張彭祖少與上同研席書又薛宣思省吏職下至筆研皆為設方畧蓋古無硯字古人諸事簡易凡研墨不必硯但可研處只為之爾不有螭蚴載於前世不若今世事事先欠故只為之研不謂之硯然任緝之北征記孔子廟中有石硯一枚乃夫子平生物非經史不足信

荆公字解妙字云為少為女為無妄少女即不以外傷内者也人多以此言為賞殊不知此乃郭象語也莊子云綽約若處子注云處子不以外傷内公之言蓋出於此

退之以毛穎為中山人者蓋出於右軍經云唯趙國毫中用蓋趙國平原廣澤無雜木唯有細草是以兔肥肥則毫長而銳此良筆也

孟子云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又云引而置之莊嶽之閒數年蓋莊嶽乃齊國繁會之地孟子在齊久故知其處今以左傳考之可見莊嶽之地襄公二十八年齊亂十一月丁亥慶封伐西門弗克伐南門克之又伐内宮弗克又陳於嶽注云嶽里名也哀公六年夏六月戊辰陳乞鮑叔以甲入於公宮國夏高張乘如公戰於莊敗注云莊六軌之道也以最繁會故可令學齊語若今馬行界身之類

古以右為上且以左相言之謂非正相如輔佐之佐耳左氏傳薛宰之言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又齊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蓋伊尹者湯之相也而仲虺特輔佐伊尹耳故曰左相崔杼慶封亦復如此故漢孝惠時王陵為左丞相王陵既免徙平為右丞相文帝初立周勃功高陳平謝病上視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不如勃願以相遜勃於是以大尉勃為右丞相位第一平為左丞相位第二非獨如此周昌自御史大夫左遷為趙相貴霸以財入官而府不與右職於此同類今人亦以降為左遷

古人姓名有不可解者文公十八年季文子云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注云高陽顓頊帝號也八

人其苗裔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注云此即垂益禹皋陶之倫庭堅皋陶字也然有可疑者文公五年楚滅六蓼臧文仲聞六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注云六蓼皆皋陶後也且既云庭堅即皋陶字則文仲不應既曰皋陶又曰庭堅也若據其意則皋陶庭堅又似兩人山谷老人名庭堅字魯直其義不可解或云慕季文子之遜也僕故曰魯直

唐史載崔湜執政時年三十八嘗暮出端門緩轡諷詩張說見之嘆曰文與位固可及其年不可及也僕初讀此謂說之年遐暮與湜相去絕矣及以二人本傳考之相去纔四歲爾今按宰相年表湜執政時乃景龍二年戊申推而上之生於咸亨二年辛未張說傳稱說開元十八年卒年六十四推而上之乃生於乾封二年丁卯至景龍二年戊申說本年四十二歲而歎慕之如此藉使宋廣平見之必無此語廣平嘗見蕭至忠出太平公主第謂至忠曰非所望於蕭傳非獨不慕且以為戒

眉山蘇氏文集著權書衡論衡論世皆知出處獨權書人少知之漢哀帝時欲辭匈奴使不來朝黄門郎揚雄上書諫曰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横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於是大臣權書遺之注曰以權道為書順辭以答之權書之名蓋出於此衡取其平權取其變衡為一定之論權乃變通之書

柴慎微云淮陰信可謂忠矣漢待之何其薄也贊曰天下既定命韓信申軍法此乃信為淮陰侯在長安奉朝請時也漢五年二月漢王即皇帝位六年十二月執信於陳十二年九月伏誅且信之長安也漢實困之而乃能為漢申軍法即其忠可知矣蓋漢實畏其能故信卒不免田肯有云陛下已得韓信又治關中則知此兩事乃當時安危存亡之機且信之聲名使人畏之如此其不亡何待

李百藥父與友陸乂等共讀徐陵文有刈琅邪之稻之語歎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鄅子籍稻杜預謂在琅邪客大驚歎奇童今按昭公十八年傳鄅人籍稻注云鄅妘姓國也其君自籍稻蓋履行之昭公十八年經書邾人入鄅注云鄅國今琅邪開陽縣也蓋籍當呼為典籍之籍謂履行之而記其數也周之六月夏之四月稻方生也而徐陵以為刈非矣

莊子之疏有可以一大笑者徐無鬼語武侯相馬曰直者中繩曲者中鉤圜者中規方者中矩謂馬步驟迴旋中規矩鉤繩也故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矩同一意也疏乃以直為馬齒曲為馬項方為馬頭圜為馬眼且世間豈有四方馬頭乎故可以一大笑

唐中興頌云復復指期或云以復兩京故曰復復非也此兩字出漢書今按匡衡傳云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注云下復扶目反又何武為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與翟方進共奏罷刺史更置州牧後皆復復故注云依其舊也下復扶目反蓋上音服下音福謂復如故也唐中興頌宜亦如此讀之

玉子紋楸一路饒偏宜簷竹雨蕭蕭羸形暗去春泉長猛勢横來野火燒守道還如周伏柱鏖兵不愧霍嫖姚得年七十更萬日與子同於局上消右杜牧之贈國

手詩也棊貪必敗怯又無功羸形暗去則不貪也猛勢横來則不怯也周伏柱以喻不貪霍嫖姚以喻不怯故曰高棊詩也牧嘗云棊於貪勇之際所得多矣七十更萬日者牧之是時年四十二三得至七十猶有萬日韓魏公父諫議大夫國華嘗仕於蜀蜀中士人胡曆善相術見諫議而奇之曰是必生貴子請納女焉後諫議出守泉州祥符元年戊申歲七月二日生魏公於泉州州宅僕與韓氏交遊嘗見諫議胡夫人畫像皆奇偉宜其生貴人也世言魏公世居河朔故其狀貌奇偉而有厚重之德然生於泉州故為人亦微任術數深不可測有閩之風皆其土風然也聞者以為然

或問漢臣朝服僕云張敞議云敞備皂衣二十餘年注云雖有五等服至朝皆著皂衣又谷永書云擢之皂衣之吏廁之諍臣之末則知漢朝之服皆皂衣也周禮衮冕九章鷩冕七章毳冕五章絺冕三章玄冕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故曰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則皂衣者乃周之卿大夫玄冕也漢之皂衣蓋本於此

金陵詩云歲晚蒼官聊自保日高青女尚横陳蒼官謂松也青女謂霜也言日高而松上霜猶不消也横陳出楞嚴經六欲界中云我無欲心應女行事當横陳時味如嚼蠟以言道人處世間雖有欲而無味也蓋荆公自謂如蒼官自保但青女横陳不能已耳此言近於雅謔殊有深意

元城先生嘗論及漢高帝功臣曰屠狗販繒之徒呼繒字與鄫相近後檢漢灌嬰傳注云繒之總名而已今按韻略繒慈陵切注云帛也增音登切則世人以繒為增誠非也尚書厥篚玄纖

繒注云玄黑繒也繒白繒也釋音云似陵反及禮注云屈繒注云繫帛曰繒釋音似仍反左氏衛文公大帛之冠注云大帛厚繒繒音疾陵切今書地理志繒才陵反以諸書義考之當以疾陵為正

許洛之間極多奇士宣和中崔朝奉鶠德符與陽翟田公稱一日送客於會節園官客佐椅入會節以為京華御苑德符不知也既而從騎者與老兵由園內坐梅下啜詩其間有曰去年白玉花結子深林間少與藉清影低可遠微酸次日佐入園見地有馬糞知是崔朝奉是時府官尊佐恐不及而德符未嘗為之回此效衆搜入御苑作踐遂勒停德符徧食於諸人家久之欲復歸陽翟聞之田元邈云

洛中士人張起宗以教小童為生居於會節園側年四十餘一日行於內前見有西來行李甚盛問之曰文樞密知成都回也姬侍導騎馬錦繡爛靡溢人眼界起宗自歎曰我丙午生相遠如此傍有瞽卜輒曰秀才我與汝算命因與藉地卜者出棊子約百餘布地上幾長丈餘凡闔兩時曰好笑諸事不同但三十年後有某星臨某所兩人皆同當並案而食者九箇月起宗後七十餘歲時文公亦居於洛起宗相其交遊飲宴者皆一時貴人輒自疑曰余安得並案而食乎一日公獨遊會節園聞其下曰吾遠來聞園側教學者甚人對曰老張先公曰請來及見大喜問其甲子丈與之同因呼為會節先生公每召客必預召赴人會無先生則不往公為主人則拱於左公為客則拱於右並案而食者將及九月公之子及甫知河陽府公往視之

公所居私第地名東田有小姬四人謂之東田小籍共升大車隨行祖於城西有伶人素不平之因為口號曰東田小籍已登油壁之車會節先生暫別耿近之客坐客皆笑自此潞公復歸洛不復召之矣嘻亦異哉聞之於司馬文季

蘇秀道中有地名五木出佳酒故人以五木名之然白樂天為杭州太守日有詩序云錢湖州以若下酒李蘇州以五酘酒相次寄到詩云勞將若下忘憂物寄與江城愛酒翁鎗腳三州何處會甕頭一盞幾時同倘如竹葉盈樽綠飲作桃花上面紅莫怪殷勤最相憶曾陪西省與南宮僕嘗以此問於僕之七舅氏云酘字與投同音乃今之羊羔兒酒也詳其詩意當以五酘為之以是酒名故從酉云樂天詩云竹葉盈樽綠謂若下酒取竹有綠之意也桃花上面紅謂五酘酒取桃花之意也後人不知轉其名為五木蓋失之矣僕撿韻中酘字乃竇同音注云重釀酒也恐酘難轉而為木

溫公私第在縣宇之西北數十里質朴而嚴潔去市不遠如在山林中廳事前有棣華齋乃諸弟子肄業之所也轉齋而東有柳塢水四環之待月亭及竹閣西東水亭也巫咸榭乃附縣城為之正對巫咸山後有賜書閣貯三朝所賜之書諸處牓額皆公親指書其法以第二指尖拄第一指頭指頭上節微屈來書之字亦尺許大如世所見公生明字惟巫咸榭字差大爾園圃在宅之東溫公嘗於閣下東畔小閣侍史惟一老僕一更二點即令老僕先睡看書至夜分乃自掩火滅燭而睡至五更初公即自起發燭點燈著述夜夜如此天明即入宅起居其

見且或坐於非前門旁詩畢門函入

駙馬都尉之名起於三國故何晏尚魏公主謂之駙馬都尉然不獨官名以駙馬給之蓋御馬之副謂之駙馬從而給之亦親愛也故杜預尚晉文帝妹高陸公主至武帝踐祚拜鎮南大將軍給追鋒車第一駙馬且安如此稱宜為甚貴蓋顧乃覆如孫瀚何晏娶帝之女也始信前所帝婿唯擇人材不專以貌也後世或失此意惜哉

後漢以來方書中有五石散又謂之寒食散論者曰服金石人不可食熱物服之則兩熱相激故名謂之寒食則可也然晉史載裴秀服寒食散當飲熱酒而飲冷酒遂卒年四十八據此則又是不可飲冷物也後閱一名醫答云食物則宜冷而酒則熱飲僕初不信後讀千金方第二十五卷解五石毒一切冷食唯酒須令溫然則裴秀傳所謂當飲熱酒亦非

王元道嘗言陝西子仙姑傳云得道術能不食年約三十許不知其實年也陝西提刑陽翟李熙民逸老正直剛毅人也聞人所傳甚異乃往青平軍自驗之既見道貌高古不覺心服因曰欲獻茶一盃可乎姑曰不食茶久矣今勉強一啜既食少頃垂兩手出玉雪如也須臾所食之茶從十指甲出凝於地色猶不變逸老令就地刮取且使嘗之香味如故因大奇之

紹興六年夏僕與年兄何元章會於錢塘江上余因舉東坡詩云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元章云立字最為有功乃水踴起之貌老杜三大禮賦云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欲立東坡之意蓋出於此或者妄易為至祇可一笑

嬾真子卷之五終

海涵萬象錄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海涵萬象錄又名南山雜錄吾鄉黃南山先生之所作也先生以儒學吏治稱於明成化間儀禮戴記皆有注又有經書補注庸學通旨考定深衣古制寧波簡要志幷注老子陰符孫子兵法及南山集六十卷而此錄則尤其精神所萃者也書凡四卷馮君孟顓彙集諸本比而校之且補綴焉校既竟付諸梓乃爲敘曰秦火燃而聖學晦漢老師守抱殘缺傳之於世厥功偉矣然大義猶有未明宋賢興而紹聖人之道所謂賴漢人之竺守而宋人恢宏之也世之學者得漢儒導於前而踵循宋人爲途轍其至于道也不遠矣吾觀先生之言曰天道流形一理氣而已天道以理爲體以氣爲用人道以性爲體以情爲用曰理氣曰性情皆道也道寓於器卽理氣性情寓於人曰人曰物皆器也性卽理也天下豈有不善之理故孟子曰性善道有體用體卽理用卽事人得是理於心曰德服是事於身曰行何謂德知仁聖義中和也何謂行孝友睦婣任恤也仁是熟恕恕是生仁故忠恕去道不遠嗚呼斯言也可謂有契於聖學者矣

抑其所蹈循之途正也夫以鄉三物教民周公之治道也一以貫道忠恕而已聖門之宗傳也性善之說子輿氏所持以排異端張聖學者也子貢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宣尼未之許朱子以爲此仁者之事程子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子貢或能之朱子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爲仁恕之別又謂仁恕分於生熟難易之間而先生確然有以見其然豈非默契於聖道而知所從入之途哉人無知愚莫不蹈道焉蹈而由者或正或邪或近或遠及其至也聖跖判焉謹其所蹈于始而冀其止於至善猶之識途矣而又有舟楫之利焉鮮不至矣若夫迷失道者或枉或由徑焉雖有舟楫亦將何之故知所止者聖人立吾前焉迷失道者盜跖立吾前焉學而知所止學之善者也至於迷失道害不勝數也如先生者可謂知所止矣誠來學之鏡也刊此書而布之畀來學之借鏡而審所從入之途聖學雖晦於秦火庶幾復明之終有日也若以筆記雜錄視此書淺之乎矣覽者辨焉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後學張壽鏞序

海涵萬象錄考證

司馬泰文獻彙編九十六卷雜識

海涵萬象錄　黃潤玉

祁承爜澹生堂餘苑子之餘

海涵萬象錄四卷　黃潤玉

鄭梓明世學山

海涵萬象錄　黃潤玉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子部儒家類

黃潤玉海涵萬象錄三卷又南山錄

曹溶學海類編子類

海涵萬象　明黃潤玉　六葉

陶珽說郛續卷三

海涵萬象錄　黃潤玉

王亶望浙江采集遺書總錄已集儒家類

海涵萬象錄四卷　刊本　右明黃潤玉撰摘辨性理經傳子史及古今人物詩文雜說書頗賅博

清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存目

海涵萬象錄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黃潤玉撰潤玉有四明文獻錄已著錄是書乃潤玉孫溥錄其平日言論分四十類其中閒有新意然舛誤者多如引禮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則世世祖是人遂謂宋太祖當居始祖廟其祖父宜另立六廟信如此言則周之后稷不當居始祖廟武王不當列二世室矣其說甚謬又謂春官大司樂其祭祀之樂不用商聲朱子與蔡西山俱不說出案周禮太師曰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則周未嘗不具商聲且大司樂曰凡樂圜鍾爲宮又曰黃鍾爲角乃謂黃鍾爲夷則宮之

角又曰太簇爲徵姑洗爲羽乃謂林鍾宮之徵及羽非謂圜鍾之宮止有角徵羽三聲而闕商聲也後韓邦奇苑洛志樂論之甚詳潤玉未詳考經文也又謂周禮別無北郊之文其北郊字出緯書案天官內宰文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何嘗無北郊字耶又謂爾雅有不律筆之文謂蒙恬始造筆證非周公之作不知蒙恬造筆事出張華博物志小說雜書不足爲據魯語有以死奮筆之文固在張華先也如此之類頗傷舛駁至所載羅銓路交東楊求陞

都御史諸傑尤語涉恩怨益不足徵信矣

海涵萬象錄序

海涵萬象者南山雜錄之重名也南山雜錄者我溥孫聞吾平日談論之言及書籍見吾標題之語得即錄之總若干言既又覺錄之紛然雜出而不便觀覽也乃區別其類分錄成編凡爲卷有四茲請其名與序予名以海涵萬象而序之曰蓋凡立名宜於小者必極其大以張之於其大者則極其小以藏於密夫宇宙間有日月地土三大質皆一氣舉之而四海混涵無外然陸地所產之物無一不具乎海而天象晝夜循環之而無窮盡若轉云萬象海涵則止乎天漢星宿而不足以包地土之萬類故曰海涵萬象予之書雖不敢冒此美名而於小者必極其大而張之亦庶乎獲免取哂於大家也於是乎序

成化八年龍集壬辰九月重陽日四明黃潤玉識

海涵萬象錄目錄

卷一

太極　天地　天文　五行
時令　地理　潮　鬼神

卷二

道　性情　命　心
仁　仁義禮智信　誠敬
忠恕　經權

卷三

爲學工夫　禮制　音樂　學校
用人　取士　田賦　理財
賑恤　兵制　法律　禦邊
治道總論　喪葬　祭祀

卷四

見聞　經傳子史　古今人物　古今詩文
字義　異端　雜說　自述

約園既以余所藏鄞徐氏煙嶼樓鈔本海涵萬象錄付梓寫定寄校發篋出山陰祁氏澹生堂節鈔本補其脫簡凡二千六百言有奇及陳半湖槐跋於末復取明儒學案續說郛所引校正如干字南山自序謂溥孫聞吾平日談論及書籍見吾標題之語得卽錄之分錄成編案古今人物門東坡條劉元城條並以南山說作先生曰（又宋高宗條予觀二字宋氏本亦作先生曰）則非出於溥一手明矣蓋南山書耑信筆題識尙未論定子姓門人愛其手澤不知取捨網羅無遺然披沙鍊金往往見寶白璧微瑕不得累其全體也溥字存吾以貢授蕪湖訓導著有明經

濟錄簡籍遺聞閒中今古錄南厓一得稾校讎告畢復採諸家書目爲考證冠之卷首郵致約園乞是正之二十二年壬申歲不盡五日馮貞羣記

海涵萬象錄卷一

明鄞黃潤玉孟清撰

太極

上天之載一理氣流行耳無可聞鼻無可嗅渾淪無象之可極故曰無極然理氣混一未分之名曰太極故理氣動則曰陽理氣靜則曰陰

太極云者猶曰一年也分陰分陽猶分寒暑爲兩段也四氣五氣卽四時也八卦猶八節也分而爲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三百六十日皆太極一理氣之

流布非別有太極在一年之外也

太極者理氣混一之名無極者言理氣無象無際也若只云理則動而所生之陽氣從何而生故朱子曰不離乎陰陽爲當

易有太極是理數混一之名無極太極是理氣混一之名

太極二字只是未判一陰一陽混淪理與氣之名豈可說太極只是理分出陰陽纔有氣

理氣混融大處小處都有故曰物物具一太極

滿宇宙都是此理氣充塞故名曰太極以其無形狀又曰無極不必引在中爲義陳北溪云以其在中有極極之義非也

予所論渾淪無際卽朱子所謂無形狀無方體也理氣在天地間本無極際因名曰太極然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猶云學而時習之時習本只是學也

太極只說理不說氣所以成兩截去了性理大全書載朱子論太極曰萬物四時五行只是從那太極中來太極只是一箇氣迤邐分做兩箇氣裏面動底是陽

靜底是陰又分做五氣又散爲萬物（載第二十六卷論太極第三條）

（當云太極只是一箇理氣從中出）

或問無極太極答曰太極者陰陽未分混一之名無極者謂其無象之可窮

太極一陰陽二漸漸分作八八卦定吉凶而生大業易之道也

漢志謂太極函三爲一函三者一奇二耦也

天地

天包地外而地是大氣載之東西近天上面與天遠故

日月星宿出沒則大到中天則小地不浮沈若浮而上三萬里則海水必竭若沈而下三萬里則海必沒了地何世儒之謬論也

予幼時戲將豬水胞盛半胞水置一大乾泥丸於內用氣吹滿胞畢見水在胞底泥丸在中其氣運動如雲是即天地之形肰也此太虛之外必有固氣者

予幼時昏坐於庭忽覩滿庭明晃仰視之則見天體自艮斜貫坤方大裂如機梭肰內盡黃金色倏忽合如金線而沒亟呼家人已不及見衆謂之天眼開云其

理莫究

天之南北二極如倚杵天體如磨二極如磨心天體渾是一團氣如磨轉但近心處不大轉在外氣愈遠愈轉其星爲天體在最遠處次日次緯星次月在內氣中至緩人在地中見月掩日則日食是日在月之外也

混沌中一氣充塞運動者總名天萬象皆隨天運獨地質靜而氣貫其中猶人之肺七曜之遲速因寓氣之內外不同愈在外則愈速故知天如輪轉而心不動也

天只氣地只質天地之生萬物如人身生毛髮都任其氣化自然也而人獨有心中一竅氣寓得理而靈故曰心神然太虛中亦有一團氣靈如人心者則曰天神而能如人心震怒也

只看子午定鍼便知天地自然之運

天地間一氣右旋如車輪之轉地如車之軸居轂之中轂轉運輪轉疾此天之氣近地者緩漸遠地者漸急七政行遲者在緩氣中行速者在急氣中也

天文

六合中一氣右旋極高遠處氣急轉至近地處氣緩轉日月五星皆隨氣轉但在上者行速在下者行遲故月在日下則行遲何謂月行一日十三度日行一度也

天地間物有光者何疑乎日星故曰天秉陽垂日星然鬼燐螢熠亦有光況日星乎但月之質無光而受日光爾陰陽互體之妙於此在

或問月中之影先儒以爲地影如何答曰月中自有其

影非地影也

曆家推日月食度分毫必知其妙蓋有定法世儒何必強論又曰曆家有法算暗虛食月分毫多少時刻近久自有定法

星必日暮而見故月令中星候於昏也

星土猶地有金木水火土之形則天有金木水火土之星象此制始於周末蓋天象圜轉不常難比地形一定之說故星或在東而土在西星或南而土在北不必直臨其地在古必有其法而今亡矣論星土者何

汨一定之見乎

班固陳卓費直蔡邕皇甫謐一行六家各有分星之譜惟唐一行之說詳密

星有光陽也京房云月與星辰陰者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此言非是

雷皆氣也在天成形入地則化石吾嘗轉所得雷石左轉則跳躍有聲右轉則滑旋無聲

世儒論陰陽激而雷何神是豈知一物必有一神乎許敬觀四明衛兵也事母孝一日拉十兵駕舡販私鹽至邵江北渡忽霹靂一聲挈人舡上江塗十人皆震死獨敬觀昏絕中默念我死了我母靠誰即有神拔之去死所三丈地而甦惟雷火燎髮半禿母沒卒於屯所此雷之有神如此

雪凝爲六出冰消時六出霜結成六出皆陰數也

予嘗夜行至曉星出時極寒此冬至一陽生後倍寒也

五行

五行四時水貞爲冬木元爲春火亨爲夏土居中金利爲秋水資金而生木木資水而生火火資木而生土

土資火而生金金資土而生水此相生之序也若水間木而剋火火間木而剋土火間土而剋金土間金而剋水金間水而剋木此制剋之序也生之序非資則竭剋之序非間則絕此皆造化自然之理也

天地間一氣運化而已氣初化水水能滋木木能出火火能化土土中孕金金之氣復生水此造化相生之道而水即貞也以圖書言則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此以陰陽對待言非始生也

古人制字妙處天干一年四季春甲乙者是萬物甲坼

而乙則木之形也夏丙丁者丙是火之開發而丁則火之明也中戊己人身爲主也秋庚辛者庚是金更改而辛則辣之味也冬壬癸者壬是孕而癸是女之月水之來而又生甲木也地支一年十二月子鼠夜物也丑牛早耕也寅虎出嘯卯兎出遊辰龍曉而龍升也巳蛇巳而蛇隱也午馬未羊二物宜出芻草也申猴申時猴得伸暢食物也酉雞宜放食也戌狗黃昏狗宜警盜亥豬夜則豬不食也

人之面備耳目鼻口舌猶天之五行也腹備肝肺脾腎

心猶地之五行也耳鼻縱而孔竅凹靜而陰也目口橫而睛舌凸動而陽也肺屬耳脾屬鼻反動而爲陽肝屬目腎屬口反靜而爲陰心屬舌居動靜之間而心聲形於舌舌音發於心是心舌者又一身之主也然頂圓而額方天地定位也鼻岳聳而口淵深山澤通氣也眼外耀而舌下津水火不相射也喉出響而耳收聲雷風相薄皆與天地造化相肖也

時令

周禮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正月之吉始和布教縣法於象魏周人建子爲歲首乃冬十又一月也商書始卽位惟元祀十又二月則商周不易夏月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詩人未必合時王之制況四月在周亦季夏也六月暑亦猶七月暑也

小暑則萬物歸根對夏初節氣名小滿此時萬物皆滿實故小暑對小滿大雪對芒種節氣取田稻有芒之種名之記農時也（種上聲）

周正建子改正朔朝會爾若敬授民時猶循夏時月氣秦漢去春秋不遠但各用亥子月爲首朝會仍有正月

在寅月也恐春秋公卽位只在正月而子月爲首耳

時者春夏秋冬也觀夫子行夏之時一言則周之易冬爲春可知觀獻子正月日至之一語則周之子月爲正可見元年乃列國之改元春王正月則宗周之正朔也豳風七月以武王有天下周公追言前事非侯國已改正朔也

地理

天形圓覆地缺東南淮海惟揚貫中天體惟揚之域鎮曰會稽地屬江南形跨淮海是其形勝喉舌漢洛襟

帶江淮西南則蜀嶺諸番泛江而來東北則閩遼外國浮海而至道里適均舟車易集乃天地之心臍誠帝王之畿甸也嘗考吳晉宋齊定鼎建業而京郡刺史皆曰揚州更歷世代非今廣陵之地所以六朝立國皆在金陵是猶宅洛以宅中在德不在險也

汴為天下之中不如金陵江夏漕運之易集也又曰金陵據江之要會揚之可都者惟此地

黃河衝突為患因河南北之地無山障一遇洪水泛濫必水道變易皆天數也非人力所能壅塞但宜因其

勢而疏導之入海

三越皆句踐後而會稽為之本會稽為揚州鎮山則三越為揚州荒服

幽州易水以西皆冀州境也今西安府是冀州帶太原府皆并州是大同府地

禹時洪水汎濫於兗則黃河出於碣者決為九河又曰禹時言江指川水一條若嶓水即名漢數淺原必大別山對江武昌之地

蠡北大澤中有洲凡鴈至五六月皆到洲中褪羽毛再生羽毛則南來也

朝鮮在遼地之東今臣貢甚謹後日必有所藉也

潮

海潮之論先儒辨論之詳矣或不能究其底蘊焉予嘗即物理而格之大海之潮汐必隨月之出沒是月之與水皆生乎陰而氣類相感晝夜之間陰陽再升再降早曰潮晚曰汐凡物之鹹澤潮時入甕若糟醬之類遇潮則溢不爽毫釐此可見天地間一氣升降雖金石必貫也然而春秋二仲潮汐洪大者蓋因卯酉

之月陰陽適平不寒不熱非如夏陽之酷謂之曬殺冬陰之沍謂凍殺正猶每月初三十八之潮皆值卯酉一時而不當子午也若夫夜潮常大於晝潮是乃日陽沒海水沸而助其勢亦猶水面火則湧之譬至如錢塘曹娥二潮一時浪捲者則因海口山隘而江淺必待他江潮平而湧入猶激水之入港汊必驟起而漸殺所以比他潮候常遲一時焉

潮只是隨氣升降夫月者陰之精也水者陰之液也水與月陰氣相感故晝夜二潮隨月升降惟潮屬陰故

夜潮必大而春秋二分陰陽之中亦大冬夏至潮小謂之曬殺潮涑殺潮亦春秋水旺冬夏水涸也舟人謂潮從西北來者蓋地形東南缺下如沙隄大海潮漲流湧入地上潮退則復流入大海內也如今舟人只在地有山礁處行舡不曾到無底海內其海外諸國亦在地上若地外無底海則天體日月所轉處也月出海月入海一日兩潮隨月出入氣相感也在地氣升降相合虹影吸水如水見水犀角則飛亦氣相感也

鬼神

盈六合之間混淪一氣而已人物賦形同稟是氣惟心氣一點動物以之而靈植物由之而生所謂氣至而伸者爲神是神者陽之靈也故有一物必有一神故人心之靈謂之心神然則太虛混淪之中必有若人心一處而靈者爲天神矣由是推之凡是氣之散而爲風爲雷爲雲爲雨者莫不各有其神焉此理之必然者也

或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陳北溪謂樂以祀神禮以祀鬼其說信乎答曰非也樂記論聖人制作禮樂合於陰陽鬼神蓋謂禮之和即爲樂樂之節即爲禮鬼之伸即爲神神之屈即爲鬼禮樂是政之張弛鬼神是氣之往來推而言之在人當和不和當節不節則違禮樂當屈不屈當伸不伸則違鬼神可不愼乎故易曰知進退存亡得喪者其惟聖人乎

氣至而伸者曰神反而歸者曰鬼事行而和者曰樂成而序者曰禮有氣則有鬼神有事則有禮樂陰陽之在天人也徒見其寒暑男女殊不知明而在人則禮

陰樂陽幽而在天則鬼陰神陽此禮樂鬼神天人之妙用也

心者氣之靈也滿腔子都是氣獨心竅中氣能靈故曰心神又曰聰明是精嗅味是氣知覺是神

人身中二氣氤氳而成精液其心神莫知其然猶天地間二氣氤氳而降雨露在天神亦莫知其然

鬼神無形聲漢武帝見李夫人之事只是道士弄怪燭理明則鬼怪之事亦明鬼神有與無在人體認難說

天台王侍郎一寧宗人祀廟闔戶閧祖先歎聲椀上筯

響而落卓開戶視之筋果在卓末幾以方氏黨沒籍凡人家祖宗魂靈相聚如此

李大觀四明奉化人其父葬茲山訖大觀尋病蠱脹百藥不療期年有一士道經父墓曰此墓水滿槨聞而開視其柩側於水亟遷之其病即愈父子骨氣蔭休如此

江西尹翰林鳳岐有鄉人求官不遂死於尹家其靈不散附託尹之子言人陰事期年而散去

廟所以聚人心今欲去淫祀者不考祀典一切除去

致使後人又立愈見紛紛不如明教化使人知義又曰王假有廟萃如今閭里置一里社亦可聚人心

海涵萬象錄卷一　孫溥類編

海涵萬象錄卷二

明鄞黃潤玉孟清撰

道

凡論道字須兼體用說且以天道言則理爲體氣爲用以人道言則性爲體情爲用曰理氣曰性情皆是形而上者故謂之道然道寓於器即理氣寓於物性情寓於人曰人曰物皆是形而下者故謂之器先儒謂道即理說氣是形而下者故論道不明學者體認道與器明白方有入門路

天道流行一理氣而已氣寒而陰氣熱而陽寒來暑往分爲四時時而春爲元之發也時而夏爲亨之發也時而秋爲利之形也時而冬爲貞之形也故生育者元之端長養者亨之端收斂者利之端閉藏者貞之端四端發見四時循環中氣定時無過不及此天道之中也人具天德自然有中君子時中是曰王道當仁而仁惻隱中節當義而義羞惡中節當禮而禮辭讓中節當智而智是非中節藹然四端隨感而應猶天四時無不中節法天之功要在謹獨獨而克謹無

時不中天德既全王道斯成凡百君子克念作聖聖在執中中即性情體用兩全此即所謂人道也

道之得名本指人之所當行者而言而當字即循理也不當即是非理佛老之徒上不事君王無忠中不事父母無孝下不育妻子無慈然無是事而空知此理所謂有體無用也

道有體用體即理用即事人得是理於心曰德服是事於身曰行何謂德知仁聖義中和是也何謂行孝友睦婣任恤是也

仁是體孝是用合體用曰道道寓於器乃仁孝在父子上形見出來若曰理即道器亦道皆非也

未發之中只是仁義禮智之性渾然在中乃本然之天理也各發於喜怒哀樂而當於理此情之正也故周子曰動而正曰道

道字包一二三萬物猶易包兩儀四象八卦蓋一即太極二即陰陽三即陰陽與沖氣乃孕出萬物然天道即理氣流行之名

理是體事是用本無二致惟世人事親孝事長弟於其處固皆行之但不明孝之體是仁弟之體是義稟於天爲命具於心爲性率性而行即是道行道於身而不失即是德

或問陳北溪謂道是萬世通行理是萬世不易其說如何答曰道理二字不是通行不易上立名理只是道之體占得道的一半事便是道之用合著理方謂之道又曰理只是一箇是而已處事得是了便名道

道無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循理而行

天道之體即理用即氣故曰道理人道之體即德用即行故曰道德然天道流行而人得是理於心曰德

耳目是器視聽是事聰明是理合事理曰道君臣父子是器仁義是理忠孝是事合事理曰道

道有體用一性情合德行而言也以人物之生稟言通曰性情以聖賢之成功言則曰德行歧而二之則不可

天性有是仁發出來即是孝此道只在日用常行若說求而得則誤了人去高遠處摸索

明道先生言語只是俗說活潑潑地明子思鳶魚一節

於植物器物上都推得去莫非此理所寓如川流皆可見道體所以說活潑潑乃不滯一隅爾

天道只理氣人道只理寓事上自羲黃下至孔孟周程只是行事合理便爲道要在心得躬行而德行兩全斯聖賢相傳之統也

道本無形可狀故云形而上者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是道於耳目口體上形見出來仁而孝弟義而忠敬禮而謙讓智而分別是道從父子君臣長幼夫婦上形見出來故云形而下者也推之天下事物

處己接人之間莫不有體有用斯謂之道

在天爲理與天常存在人爲性氣散則亡

夜之氣靜所以存心

春夏秋冬是氣喜怒哀樂亦是氣大概情不出此喜從仁發怒從義發哀從禮發智從樂發故曰智者樂與其易也寧戚

氣以成形惟氣有清濁故質有厚薄然人物之生生亦有種類

性情

性卽理也天下豈有不善之理故孟子曰性善

天循天之性運不定人循人之性動而正牛循牛之性善於耕馬循馬之性善於乘鳶率鳶之性飛戾天魚率魚之性躍於淵火率火之性炎上燃水率水之性潤下川

性如人面仁義禮智如耳目口鼻其形雖萬萬不同只是相似故曰性相近也

性是仁義禮智人稟是性但有多寡之不同若清濁以氣言厚薄以質言蓋性卽理也理無清濁厚薄之殊

故曰人稟是理全者爲聖稟之以次爲賢爲愚雖動植之物各稟是理如虎狼父子蜂蟻君臣但塞而不通爾

性本難知但因發出來情上方知心中具性

七情不以聖愚而有間惟聖人喜怒當於理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今老氏遇憂怒則曰我無是也然逆於中是繫於心也

天之道理與氣人之道性與情夫道費而隱因四時之氣而見其理因四端之情而見其性凡人喜怒之氣

猶天生殺之氣也

六合中只是一團氣人身中亦只一團氣若氣貫通卽是生理之仁故性字從心生若氣不貫則手足痿痺爲不仁

性卽理也理卽生理豈有不善天與人心只是天理流行爲性之仁凡言惡者被人欲間斷了孔子曰性相近言生之理無甚異但被人欲昏故曰習相遠也

告子若曰生理之謂性便不起人爭端天地間只是生氣中有此生理在人亦然故名曰性而總謂之仁是

仁卽係天地生物之心又只是生生之理又曰氣質之性又卽告子生之謂也故張子曰君子弗性也

命

天之形積氣而已一氣渾淪磅礴人物皆從氣化生生不息有此氣卽有此理故天理流行而人物所受者曰命

人物稟氣雖在天又要人敬愼若受胎時父母不愼忽遇雷風陰霾則不好又古有胎教又看生產時天氣如何近鄭大參阜義日者算命問其出胎時天猜月明斷其官三品

莫之爲如漢高祖所居常有雲氣是也莫之致如光武滹沱冰合是也凡非人所能爲非力所能致者皆天命也

凡事宜論命理窮則當論數

陸宣公謂人事盡處是謂天理此言非也理寓於事凡人事循（闕）

天人一理而已人生之有榮辱猶天運之有盛衰蓋人之心孰不欲福壽康寧而貧窮夭折疾病疴瘍之或

戕其生天之心豈不欲淸靜寧謐而陰霾日蝕山崩川竭之或戾其道是皆人命天象繫其數而不可致力於其間所謂莫之致而致也

有一人之命有一家之命有一國之命若長平坑卒一國之命也氣數也

心

凡人有生精氣神三者而已夫氣周於一身而心竅之氣獨虛精聚於五臟而心竅之精獨秀神發於七竅而心竅之神獨靈蓋所謂心乃神明之舍也然孟子

所謂操存舍亡者神之所爲也神之出入其妙無方要必敬以存之則不放矣

人身卽小天地也人之氣卽天地之氣人之五臟六腑十二絡猶五岳四鎮十二州人之七竅猶天之七曜

凡人之臟腑十二絡有病則面色因之而變常猶岳鎮十二州有災則天象隨之而變異惟心臟之病面色易形故以養心爲要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心自不放

心之量宇宙間事皆能推其理而知但天下形勢古今制度必須考視而知難意度也

程張所謂心皆指其虛靈之氣而言氣本寓理爲性理從氣發爲情而心能主宰者亦氣也

聖人誠意豈得無意此意字卽料想義事未來而迎之也若依集註何不云子絕無私意

仁

仁者有天地之仁有人之仁有動物之仁有植物之仁蓋植物皆生氣中寓仁理如桃李核中名曰仁者若瓜仁砂仁之類故云仁如穀種也動物亦生氣寓仁理如麒麟角端不踐生草鷹隼必縱溫爪之雛與凡生乳者皆知母子相愛死離者必在雌雄躑躅之類雖虎狼猶有母子恩也夫人本生氣寓生理而心有識解故孩提知愛其親及其長而能推親親之心而仁民愛物天理流行無私欲之間而視人猶己物吾與者皆仁也故醫書云手足痿痺爲不仁至如天地之仁正生氣中寓生理萬物皆一氣發生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然仁也非大德而何

生之理是仁只天理純全私欲淨盡處是仁若接人處事物我無間是仁又曰以愛子之心愛民則仁矣

天地間生生不息爲仁此天理流行也人心只天理流行便是仁私欲間斷便是不仁

仁義禮智信

仁如黃鍾律義如尺必方直禮如衡均平智如鏡圓明尺制長短衡權輕重鑑照妍媸三者皆準於律信則四者無僞也

太極圖說以中正代禮智蓋有次序則無過不及故曰中有辨別則無非僻故曰正

世儒謂知覺爲智殊不知禽蟲也有知覺豈可謂智只是心中一箇知覺蓋智能辨別而存生理去非禮然知克己方能爲仁故周官六德先智

誠敬（互見後爲學工夫圖）

仁義禮智信五者皆是德性乃道之體也誠只是五者眞實無妄表裏如一合道之體用而言也

誠與敬字相關誠是實心心若不實安能敬敬只是心在此而不放

持敬是一動一靜事事要謹愼

學者先從動處用工主一無適則靜時自然安定

忠恕

忠恕純熟便可至道忠恕比一貫在學者親切

仁是熟的恕恕是生的仁故忠恕去道不遠

人能盡己之心則萬事萬物上都推去故曰恕

內而一身一家必恕而克脩齊大而一國天下必恕而克治平故孔子言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此之謂也

仁者立己立人不用推絜矩之道乃是恕又曰推字與化字不同聖人過化學者絜矩

經權

理之常經以體之也事之變權以處之也父子而仁君臣而義兄弟而友夫婦而和此理之常也此所謂經而道之體立也父子不仁君臣無義兄弟不友夫婦不和此事之變也此所以權而道之用以行也蓋天下之理一定而不易天下之事萬變而不齊一定而不易者猶衡之有錙銖分兩之定刻萬事之不齊者猶權之有進退前卻之適乎平也聖人之應事變猶商賈熟夫權衡不思不勉而權之無過不及之差也

經者萬世常行之道也權者一時處變之宜也蓋變乃常之反漢儒謂權爲反經合道是也事有反常處之而合乎宜卽權也父父子子娶妻必告經也舜不告而娶反經而合乎宜也君君臣臣天冠地履經也湯武征誅反經而合乎宜也夫夫婦婦男女不相授受經也嫂溺必援權也兄兄弟弟怡怡和悅經也周公誅管蔡權也是皆處變而合乎義也

天下之事有常有變夫父子繼王君臣守分常也堯舜之子不肖故授賢桀紂不君爲獨夫故放伐變也常

為經變爲權權秤合中以從道也

海涵萬象錄卷二

孫溥類編

海涵萬象錄卷三

明鄞黃潤玉孟清撰

爲學工夫

聖賢之學用誠敬爲入門踐履爲實地然涵養須用敬

一進學則在致知

心

誠　敬

工夫

自不妄語始　言忠信　行篤敬　自不放心始

切要

不欺　思無邪　動而正　愼獨

名義

眞實無妄之謂誠　一念表裏無二　一事始終無二　主一無適之謂敬

學聖人先學顏子學顏有入處故周子曰學顏子之所學

顏子

博文　陋巷　約禮

博文：行夏之時　乘殷之輅　服周之冕　樂則韶舞

擇乎中庸得一善服膺勿失

以能問不能　以多問寡

有若無　實若虛

見其進　未見退

㊂終日不進

語而不惰

陋巷：一簞食　一瓢飲

屢空

不改其樂

約禮：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

㊁三月不違

犯而不校

願無伐善　無施勞

不遷怒　不貳過

無祇悔　不遠復

欲罷不能既竭力如有卓爾

孔門所教所學皆於用處發明而體在其中蓋理是道之體事是道之用然孝弟見於日用只從仁上發出來仁是孝弟之理孝弟是仁之用如今學者鶩於高遠不盡孝弟之事只是去探高妙論心論性卻全不識道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能盡孝友睦姻任恤之六行也人能以敬官府之心敬父母何患不孝人能以愛兒女之心愛兄弟何患不友人能以利妻妾之心和宗族何患不睦人能以好財利之心好親戚何患

不姻人能以保子孫之心保鄰里何患不任人能以□□□之心□□□何患不恤

爲人須要讀書讀書所以致知致知所以明理明理所以應事應事所以治人治人所以盡爲人之道也

學聖人一分便是一分好人

誦横渠先生以禮教學之語因曰舜蹠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宋元以來所謂師友者中多舉業授受一是較得失售富貴惟利之圖然於道義也何有吁世惟利趨而義路榛荒此師友之道所由否也

弗聞弗見只在須臾獨知獨處正在隱微

教學者於自己體認性情發見處便能知道

須臾之頃己無見聞性之靜也自不能離故當存養隱微之際人不見聞情之動也自不能掩故當省察

靜不昏於慾剛不昵於私明不蔽於物

師正人務正學說正話循正理行正事是名正人

日對聖賢之書自然心正一看非書則便被邪欲引動了

譽我者疢疾也毀我者藥石也

惟能明諸心則胸襟洒然瑩潔如光風霽月而私欲不能汨吾中惟能正夫己則言動確然端重如白日坦途而非横不能干吾外

善行不蹶善言不缺天事在天法於自然人事在人在於自勤

明理而昧謂之自棄識欲而冒謂之自暴

明理務在讀書制行要當慎獨

集小善者昌積細惡者亡

無欲則靜有欲則躁又曰寡言者吉多言者失靜爲躁

乜善爲惡師

見欲而欲此爲蔽物

善而自矜斯爲不善過而自訟乃爲寡過

學者自擇師最好

小學一書晉齋許先生敬之如神明今爲師者不知所以教而弟子不知所以學皆因世俗溺於舉業忘其本根故也使凡考官於大比之時問策內旁及小學疑難或於第一問御製書語引此明倫篇及嘉言善行所著五倫言行爲問庶學者一讀

小學一書朱子喫緊爲人之要典也采經書子史之精華立人倫日用之準的俾天下童稚習而行之如射者必志於彀而期以中鵠也在易之蒙彖蒙以養正聖功也其斯書之謂歟何今之爲父兄者莫之教爲弟子者莫之讀而書坊亦視之爲長物而莫之刊爲嗚呼下民惟草偃之在風使五經四書不爲取士之具則斯人亦莫之講習澆風薄俗可勝歎哉有司者誠能詳議科條去諸無用不急之目置小學於論策庶使養正之書不爲廢興而學古入官者得有所本

云

小學書一部皆述做人底樣子熟讀而知行兩盡則頂天立地做箇大丈夫不習此書而惟東吟西詠終不濟事何異牛馬襟裾空過一生耳

問上蔡別程子一年工夫去得一矜字如何曰亦顏子之學也顏子無伐善即大禹謨所謂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之意

禮制

古人制禮威儀三千中曰冠禮三加三醮賓禮三揖三

讓昏禮三飯三酳鄉飲之三獻三賓射禮之三耦三射聘禮之三辭三退聲樂之三終三成是禮樂之節多以三爲度則適乎中而無過不及之疵也

士之冠昏喪禮皆重於長子冢婦而輕於庶子介婦此古人有禮以維持之則兄弟長幼之朋習行有序不致亂倫今人不知禮意務欲冠昏一般財禮漸致乖張者無禮然也

古者廟制一直衡列隔以門牆故有每門每曲揖之文後人不知妄創六廟分別祖廟之南大爲都宮所以

無地可容只得同堂異室至今失制

古者大夫三廟衡列中祖廟左昭右穆今祠堂三間宜置三室中祖室左昭室右穆室凡祔而遞遷各以昭穆庶可從禮意

士酒尊有禁大夫尊有棜君尊有豐皆藉酒尊之器也禁如今酒架棜似禁無足豐似木豆而矮

前人因不悟深衣有內外四裾衽有六幅幷身材兩袖又六幅之制卻裁添裳十二幅以應十有二月渾不說著衣上卻去倣喪服之制又不悟喪服制度中衣

帶下尺四字繫帶之下增一尺之長爲衣制卻將下文袂屬幅衣二尺二寸一句分作兩句使衣身短而添一橫腰也

今之履古謂之屨有絇繶純三飾絇者古云有采絲綴屨頭爲行戒今之履頭另綴青紵絲響板也繶者履面雙縫中白紵絲紃也純者履圈上赤緣邊也今當用青紵絲綁鞋面而皮襯之難乎專用布帛也

今之履古屨也繶者屨面雙縫中紃純者屨口緣邊絇者裁似靈芝綴屨頭爲行戒也履用玄綺襯以皮三飾紃黃緣白絇玄內則云屨著綦恐是襪帶于內也此綦屨之著也用之裹足非是幅可纏足詩云邪幅即偪上廣下省裹膝下至踝且客登席必脫屨若長者在堂脫於階下在室脫於戶外豈可赤腳必有著也跪左納右跪右納左易於脫納必無繫帶在屨之理

朱文公言今之公服上衣下裳相屬者也如此言則深衣豈宜兩折裁裳而綴之乎

幞頭始于北周武帝名折上巾其後以漆紗爲之橫展兩角

周禮跪坐拜說內四曰振拜是跪一膝著地而手微至地即起如振也非古註戰栗振動之云九曰肅拜是頭俯而雙手垂下卑中拜也非婦女拜蓋古者婦人拜伏地古樂府云長跪問故夫至唐則天方令婦人立拜

文中子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尚正色也君服黃而朝服赤庶人謂之白衣故深衣白體而黑緣青青子衿雖幼猶正其色惟冠也自天子至於庶人豈是指以玄

爲飾夫老氏尙紫佛氏尙緇異端非正閒色是宜

喪服禮云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因尊別於卑者也今國大夫別子爲祖世世不遷

始祖——二世——三世　四世　五世（此大宗之子世世不易）或三世子孫封爲國君．其子孫世世祖是人不祖公子若爲王則郊祀始祖以配天禘祭所出於祖廟以祖配之推此意則宋太祖當居始祖廟其祖父宜另立廟立宗子爲公

奉祀．

曾南豐爲人後議專爲藩王入繼大統而言推而下達則本生父母四字不可易但庶民不知宗子絕而以宗人立後卻於支子無子者皆立後爲失禮制也藩王繼統禮宜稱所生父曰王伯叔父母曰王伯叔母沒則易父母曰考妣而心喪如父在爲母齊衰期

國亡而屋其社不惟蔽其陽且以爲戒也

程子謂周公營洛爲犬戎與鎬京相邇知後必有患是不然蓋營洛宅中也後人亦有東西二京豈預備患難之事

唐明皇制九室非九廟也范氏不言其失制乃曰逾制亦非也

子於父之姊妹稱姑姑呼兄弟之子曰姪則伯叔呼之姪亦宜但喪服章俱曰兄弟之子惟姑姪相呼也

音樂

古者律度量衡之法不傳而聲樂因之不定世欲審音以知律則得宜集天下瞽者通誦古今律呂書中間必有靈瞽思索聲律得夫天地之和如聞牛鐸音之中黃鍾者其必能置管調律以定樂則度量權衡之器亦適乎中而無長短大小輕重之不倫矣

樂章宜四字一句若今七字一句則聲容俱促迫故商周之頌只四字句

昔女媧氏列管於匏以應立春故八音有匏自隋笙瑟易匏以木而漆之遂缺匏音風雅中多以笙瑟並言朱子所謂先以合字管色定宮絃是也蓋絲聲尙宮琴瑟第一絃爲黃鍾竹聲尙商笙雖第一管爲夾鍾而黃鍾最長亦主於宮也古者必取曲沃匏汶陽竹

爲笙今湖南五溪蠻月下跳笙仍用匏爲母其音清正爲樂工者可不復之

樂只古淡自和古用瞽者爲樂官能審音也今日當瞽者定樂又曰樂聲宜清緩方和若急而濁則不可

或問周禮春官大司樂其祭祀之樂不用商聲朱子與蔡西山議論樂書俱不說出何也答曰是不看陳暘樂書引荀卿太師審詩商之言蓋周以木德王天下商聲屬金也因金尅木故音樂之間不用商音及佩玉左徵角右宮羽亦去商聲

學校

古者司徒掌教必有閭塾今宜每鄉於申明亭左立社學置師生每歲正月望鄉飲酒禮會書其父兄子弟行藝上於縣而達於郡以考其上下周知賢能

學法但宜課教不宜三舍以校優劣

府縣學校遵依提調憲臣考課外每季令教官諸生互書德行藝業呈報以憑獎勸有司定撥木匠二名坭匠二名常川修葺學宮其六隅四鄉準例入社學選師生以廣士君子之行補入庠校

用人

古時官人多用世族如舜命官皐陶稷契多黃帝子孫至湯時纔立賢無方

高宗知傅說之賢欲取爲相而加之勳舊之上故託夢而相之

周制六官統尊冢宰宮府一體兵農兼知然而權非獨任職並諸卿復置諫臣以匡不軌秦更置相六職不分勢壓諸司權歸一己漢晉唐宋因習生奸仗馬一鳴即叱而去固知統衆務於天官是有歸一之政若

能付公論於六官何憂獨任之權是指輕重失倫制伏撫法也周官之制其可廢歟

天地間未嘗不生才亂世之奸雄即治世之良臣要在處之何如耳又曰用人因其才而久任但重其祿可也

爲政在人然作法於涼其弊尤貪

立法易得人難久必生弊

去宰相而陞六部任法不任人也任相得人則大治非其人則大亂不任相而任法則循規守矩扶持以俟

聖王出是任法雖不甚治亦不甚亂此守成之常也譬乎不改祖宗舊制雖少有更變亦不致亂使民無所措手足也

洪武中天下官吏尤多而貫朽粟陳蓋地廣力衆爲政有人也

昔儒有論內重外輕宜均其任初士而有才者任在京七品六品要職滿三年出署縣令州正再六年選能者任京掌事五品六品要職再三年出署郡守又六年舉能者任六官法司佐貳又三年出署藩臬掌印

官又六年舉能者任六卿法司正官其署縣而平者六年陞郡佐署郡而平者陞藩臬佐署藩臬不平者從原品調京雜職四品以上官其不稱者量降他職考課之法後世之士少廉退之節多脩於家而壞於朝知人之難古今所慎要必量才授官之後內而憲臺外而監司長貳同心歲加考察賢否黜陟則居官者人人自檢而患失之心自然警惕勉於職事矣

天下教化未孚多因仕者貪饕不飭兵農失業雖有庠序風俗難移若立法內外臺臬每歲遞相考察則貪雖盜跖寧肯冒法去官上下庶平則教化行矣

取士

周官司徒以六德六行教民宋初道學未明以中和加六行而曰八行薦士殊不知士以六德爲體六行爲用然行而克孝於親則忠可移於君克弟於兄則順可移於長克睦於宗則和可移於衆克姻於戚則愛可移於疏克任於鄉則友可移於庠克恤於近則恩可施於遠

聖朝稽古凡三載一開科興賢能一科必三試而去取

之也其初試經書取其明體也再試雜體取其能言也三試策目取其適用也是三試者惟適用爲要而適用之要亦有三焉曰國政曰民情曰邊務而已然經書誠學者常所講誦中或少戾於旨趣而大體必明詔誥論表所謂詞章之學至於策試斯見其通才達識有用世之學在此五策何如也今之有司所策者猶覆射猜謎幸其記誦之一二途塞問目而於國政之得失民情之休戚邊務之利害一無加之意者間有破色者雖以陳言而不切於事情爲士子者雖

欲有所言不可得而敷暢也可勝歎哉

古者士農工商各一其業子孫世守而民志定今也農工商之貪黠者皆奔競仕途而謀吏胥出身往往恣其貪黠卒獲仕途以終其身所以濫溢銓曹汙衊民社者多此途也爲今之計莫若自民間俊秀取入庠校者三年大比約計藩臬郡縣司吏額分上中下取士之中式者上等命爲藩臬閫司之吏中等爲各郡吏下等爲縣司吏三年考滿送禮部會試亦依上法取送在京衙門歷役三年都試出身則使儒法兼通胥之民社而去貪黠之風矣

田賦

治道本於井田今田不可復井宜限民名田庶無兼并之患名田不限雖欲言治皆苟而已故立限田之法分上中下戶給田不許典賣凡江北地廣人稀上戶丁田百畝中戶丁田六十畝下戶丁田四十畝若江南地窄人稠上戶丁田五十畝中戶丁田三十畝下戶丁田二十畝田如不足則遷狹鄉民於寬鄉郡縣令民二十成丁受田六十免丁退田上戶膺上役中戶中役下戶下役並成丁者膺役凡丁耗者許養子戶絕者俾繼嗣雖異姓同籍同姓分籍者聽其寺觀田地悉給民爲限田如寺觀原有山蕩止於山蕩納租

古者任人不任法今者任法不任人故法立而弊生差役法立而害生雇役法立而害生均徭法立而害生者皆不得人之所致也若監司得人則州縣可清也

曾南豐記吾鄞廣德湖有益於民甚溥豈樓公异守鄉郡私徇民情不知大體而廢湖爲田歟杭州西湖若

無東坡奏不可廢亦猶吾鄞西之湖田矣位居守令心於民者水利無不興也又曰雇役便民本不宜改

理財

大學平天下之道不過理財用人二者而已夫生財大道國無遊民而農不失時則生之者衆矣戍無冗兵而仕惟其人則食之者寡矣商有常平而市無滯稅則爲之者疾矣工有制禁而役不妄興則用之者舒矣然農者本也商者末也要在本末相須財用斯足故程子嘗言有田者納穀有地者納絹而處取錢於

農桑及朱子理財凡國用金幣不動倉糧悉取之於商稅是皆重本抑末之道且周官圜法名錢爲泉天下流通不可暫竭故歷代著之法律四夷求之中華誠商稅之不可易而國用之不可無者也

商稅郡縣核定市鎮大小去處量立稅局巡攔藩司季降赤曆由榜令商賈赴局報貨計稅總數即時附寫榜曆常川掛榜諭衆凡有匿稅者許諸人首告就將入官貨物十分爲率五分入官二分給賞

天下洪武錢純銅且厚較之古錢最善

茶鹽皆令商人入粟塞下給引於山場例支茶鹽此助農之法也或謂恐茶鹽挾鐵物出塞何其隘歟昔武王以百里之國伐紂而前徒倒戈則兵械悉爲武有也

倉庫空虛亦因河運抵京盤費數多官民兩損宜依初年河海兼漕減民腳耗仍於小直沽西岸立百萬倉收漕酌取車錢候地凍雇車進京庶留耗糧郡縣積貯

南京浦子口入天長六合縣有河出高郵湖水勢相平只移邵伯兩閘置湖口亦可則漕舡免勞儀眞過壩前陳御史具奏二次俱被儀眞人囑部不行

永樂中瓜洲有百萬倉沿江置各衞船廠自平江伯私心遷置淮安窰溝卻自大江五百里運木到彼做船造倉收糧今宜移置沿江抽分客木造船

永樂初取船匠九十三戶住臨清置廠造船俱是江南截木到廠其害百端宜移前匠幷廠於青縣抽分勁松修船

予治含山只是事事簡便如收兌軍秋糧立定程額止

擇老人曉事篤實者二人監收民甚便之及兌軍例委官與千百戶交量只得差陰陽官去兌此官初怨不委收糧及去即於支用內取銀九兩入已

凡收糧稅則當先催大戶完納則小戶不催而完

常平等倉雖弊多不當緩其法但令法司淸其弊可也

含山每年夏麥納鈔至有甲首賣兒女賠納者景泰癸酉予檢縣庫有閑鈔數千貫每年算祭祀等項里甲該支官錢若干命里長寫領狀就將該支鈔納完本年夏稅每里付鈔五十貫而已

予令含山時總督漕運王都御史竑按撫江北州縣含山一十七里長景泰末造淺船和州與含山共造六隻含山止該一隻八分上年縣吏赴和州同廠造甚費工料盤纏次年予湧溪自造此年予收里長雜木修蓋六鋪就移此木用青蒿搭廠打牽鋸六張每張俾甲首二人鋸板依工部勘合松木底杉木上傍王都堂要民申用松木鄰縣輒用松板後拆換甚艱予令造船底完即舩下水裝釘兩傍平穩相停半月訖工艚官爭作坐船盡免使用和州廠買蒿蓋奸吏失火重蓋週年船完

振恤

荒政凡小戶五斗糧者免取供踏勘則小戶安也

宣德景泰中山東等處旱有司煮粥濟之餓死甚眾又曰濟飢民不宜煮粥當立栅散處見口給米

往年山東旱民多就臨青乞食中有老父在新開河邊謂妻子曰我縊死免累汝等

予令含山時遇值旱澇興築敗塘課民種大麥官貸其種三升一畝收麥石餘乃倍所貸收貯社倉復貸之食每石舂米七斗且大麥貯之年遠作飯愈香美比他穀麥不蛀甚足利人今官倉收小麥者若易以大麥不惟久藏不耗實使兵民兩利蓋在民易得而輸在兵則月舂多米又此芒種免爲鳥獸食毀收時不慮浥傷誠嘉種也

吾郡養濟院存無籍千餘人天順閒陞守阜去之十九甚當

兵制

古者寓兵於農而無養兵之費宋立保甲法凡上戶戶出一丁每里長十戶出十丁爲一小甲五十丁立總甲並依軍制自置器械於朔望各總甲於本鄉申明亭立場習藝至農隙臘月正月率赴郡縣教場會習行陣有衞所去處隨軍操習年六十則易二十以上者替役防護本境若邊塞征戍止調官軍其腹裏非要害衞所減輳要害務選精壯者餘退屯田古者春振旅夏茇舍秋治兵冬大閱卿大夫人相出將故師還則將歸於朝兵歸於農無擁兵跋扈之患唐制禁兵於城內教閱不立總帥則權歸於上勢莫下移

今天下多調兵操備不如結士民爲團保守護鄉井最好然妄人卻恐士民作亂不知陳涉等曹結團否乎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元來不讀書

東坡謂弓箭社自守骨肉墳墓今廣東西亦宜倣此給團

今府軍二十以上從軍六十歲還鄉不立軍戶但於民戶丁多者抽一丁又曰兵貴精不在多

寓兵於農古制也寓農於兵今屯田法也足食足兵莫大於此

荊公保甲法其法人俱令事農但冬月一操習武藝此寓兵於農法後溫公亦與他廢了荊公歎曰這法做五年始成今亦廢之嗟歎良久

守封疆者世襲則有跋扈借兵如五季者要在擇人制馭有方而已

例定籍兵遠戍句補戶絕宜置保甲屯田不離鄉土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若衞禁邊戍酌量郡縣丁數二十以上赴役六十還鄉另選則戶口不耗

事有多端有天命當興而勝者有人心順助而勝者惟用兵中覆者非計也又曰兵不可爲天下先

法律

大明律一卷人動涉其禁者固多法雖嚴而守法者靜以鎭之則告訐者少矣

宋朝新書卽今律外之條例也條例多則吏胥得以倚法爲奸而居官者不能悉知變易之條例也善今之法不若悉依律例而任官以情之輕重而張弛之專令監司歲考州縣諸司之當否而黜陟之庶足任人而行法而不出吏胥之手也

予嘗論強盜不殺人者刖其兩足淫人者去其勢竊盜三犯亦刖其足餘各有論今觀陳羣之謀智謀之士所見略同如此

戶律一條人戶虧兌課程年終不完過限而納曰兌故喪服小功過時不補服曰小功不稅又曰以有本爲稅注云稅變易也（稅卽兌）

漢高祖約法三章於秦法內取三篇爲約殺人一傷人一盜一皆抵秦所定罪

東坡乞醫病囚狀云毋罪獄官而課醫者功罪此言極

知獄情

曾南豐禿禿記言孫齊殺子此必司法枉人之報也今湖廣黃州屬邑有刑房主文被交友殺一家妻子三人而友越獄而逃皆天報也

禦邊

禦邊惟西北為要漢趙充國屯田上策寇來則防去則不追多置城堡分將帥之權有警務互相應援有勞均賞毋徇小利毋逞邊功以生邊患

禦邊之法擇將分守地方用其邊民為兵置屯田以養寇來則拒寇去不追莫容貢附

北狄宜以術驅計當多置城堡於要害時其弓勁清野以待去則勿追又曰禦夷狄之道謹防以禦其來鎮靜不追其去

若廣西蠻賊每歲秋收後往廣東擄掠春月回家可於春五月調田州思恩等府土兵潛赴廣賊往來要隘去處埋伏截其歸路一殺為上所獲財物盡給土兵償債

凡海外夷人但令如商人入中國貨易而榷其貨不貢

其入貢而擾民可也又曰南蠻可以義感論邊防之患因舉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誰敢侮予

江統徙戎論當寫置座隅

治道總論

當今要務在乎屯戍不分兵農則戶口繁河海兼漕則倉廩實內外廉察則風俗美

龜山先生曰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此言牧民者宜書之座右

天德以生物為心王道以養民為政

限民以田則均育士以行則厚制國以禮則和

急斂為國斂怨猶大貪為家積殃

禍莫大於犯忌福莫善於識時

王道由仁義而行伯道假仁義而行

喪葬

凡衰者衣前綴方布而得名負者衣背綴橫布而得名適者開辟衣領左右四寸反摺向外斯適體可服而得名自斬至緦五服皆綴衰布故云五衰但布別精

纔爲輕重爾

子生二十五月謂之三歲親歿二十五月亦曰三年禮中月而禫蓋禫衣似墨衰而色淡再服閒一月而行禫祭釋服是二十七箇月也然曰是月禫正指中閒一月徙月樂是禫祭後之月方業樂也

高祖曾祖俱服齊衰三月又曰喪服傳小記云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是説適子或疾或死而絶而庶子承後則姑爲之小功

喪服首經鄭注謂象緇布冠之缺項此注非是凡冠直耳後曰項缺卽緇也綴緇紐於冠項以貫組也首經非其象

信齋楊氏士喪禮始卒禮圖君使人弔襚圖陳具沐浴圖俱差並宜改左右房

喪禮女子適人者卒哭而吉笄折首爲舅姑則惡笄以終喪故曰終之也

吉冠有梁喪冠無梁厭帖然故曰厭冠繩纓之條綴於不梁之厭此士喪禮之記有纓條屬厭之文

古人上衣縫在外後人致飾縫在內者爲吉服外者爲

凶服今予制五衰只如古服用內外衽尖頭向上非帷裳必殺之凡帷裳前三後四幅若內小裳殺去一幅只用六幅非上尖下闊碎裂作十二幅又同今婦人頭帬卽首經也

治棺不宜大但容身爾今之銘旌士庶僭分長九尺者

廣西彭都司但於壙土四圍掘作牆槨中閒棺土不勦臨葬方掘起土下棺免人作歹

近有士人其妻同其母其日出殯舉妻之棺於母棺之前人問何禮答曰先輕後重殊不知先輕後重之文下柩入窆之文如父母同亡先葬母後葬父非以柩在路分先後也

遷舊主祔新主宜祫祭而行其祠堂止宜作三室始祖百世不遷左室曰昭右室曰穆新主各從昭穆而祔若婦先亡且祔於祖姑之旁待夫亡而遞遷其主於始祖之旁列遞遷至宗子親盡之主則遷於祖墓而埋之

祭祀

初祖如周時禘其祖之所自出若始祖只指別子爲祖

昔大傳注一諸侯庶子二公子立家他國三庶姓起為卿大夫即是始祖有三様立春祭先祖自祖以上至高祖故下文特云季秋祭禰

古者廣祭束茅為苴置於神几之東佐食取物祭於苴今朱子家禮束茅於食案前酹酒亦代神祭也

朱子家禮以四世祠堂而祭祔主殤主似不勝其多也又因后土之名似過尊宜云司墓之神

庶人禮祭〇祠堂（一間兩舍北一架置三室無財住屋東間棟前閣三室中祔室奉始祖左昭室奉祖主右穆室奉禰祖子孫易世依昭穆遞遷主於祖室左右列如世遠葬遷主於祖墓）月朔

薦新（隨時新物望日亦可）春秋二祭（依俗清明七月望日就祠堂出主通祭）冬至祭始祖（宗子奉有始祖者祭）立春祭先祖（高曾祖三世正月旦亦可）季秋祭禰（依俗九月九日亦可）祖禰忌日（已上皆遷考妣主祭於寢）祭儀（今時用椅卓不必遷豆止依時因果或五果案考妣其卓祔者旁坐）

禘祭只在始祖廟祭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一主配非如祫祭合會羣廟之昭穆主又因廟制室最狹小若祫祭必在堂上所以有向明向幽之分

室制止一架雖祭本廟主亦難行禮朱子中牖或間乃云祫祭於室太祖東向自如其各廟主南向為昭北向為穆蓋不量度堂制按周時昏禮祭禮而尸祝佐食席位皆在室中如屋而五架室中雖丈二長椽亦不可容賓尸主祝之席進退行禮豈古制施梲於各架之上而室縱廣有今二丈之寬庶可行禮事於事中今予圖每架施梲一於上

按諸侯多用豆獨特牲少牢二祭於主婦姑加籩及掌客夫人致禮有籩乃籩重於豆也觀周官籩人內加籩為重

社祭地朱子之言是也周官大司樂章云夏至澤中方

丘即大宗伯章血祭社稷五祀五岳之禮謂之祭地祇也別無北郊之文其北郊字出緯書〇周官旅上帝天神也四望地祇也

八蜡祭虎祭貓為其食豕與鼠也然虎食野豬世所常見而田鼠米之靚也宣德中予按衡湘民訴上年田稻黃熟忽小鼠分布食稻鄉民捕鼠積如陵阜愈捕愈多數日食稻至盡忽夜化去不見一鼠造化如此方知祭貓之有至意

宋太祖祭感生帝太宗祠太一皆非禮

海涵萬象錄卷三

孫溥類編

海涵萬象錄卷四

明鄞黃潤玉孟清撰

見聞

嘗聞括蒼清虛王先生云元末台州方國珍肇亂有孔子裔孫官浙者避亂過淮道阻見淮上推車挑擔者多公侯容貌因曰紅巾必成事時括人劉伯溫棄官歸家與括婺豪傑十數人先看國珍非成事者皆去投陳友諒獨伯溫於鎮江見太祖奉小明王治兵因說曰如此後有項羽義帝之釁大丈夫當自立成事

太祖允之自立爲吳王表年龍鳳當時歸附州郡若稅田契文憑皆云皇帝聖旨裏低第二行云吳王令旨裏某州稅課司俱書龍鳳年號予亦於黃州見之故旗幟皆用紅□方用黃爾

舊制無巡鹽御史宣德中予在內臺時東楊先生命高郵千戶販私鹽事發繫獄千戶乃言蘇州大戶沿海上大船販私鹽不拿楊先生聞之奏命御史來蘇州巡鹽幸差御史何公文淵巡蘇州不生事擾民從此至今差御史各處巡鹽永爲常例

舊制不許奏差御史行事宣德中兵部尚書張本奏命御史清軍設宴於部堂餞別諸清軍御史從此起三年一替永爲定例本一年一替可行

舊制無巡撫侍郎等官宣德中吏部止有蹇尚書左右侍郎久缺後蹇奏保文選鄭郎中誠陞右侍時本部趙郎中新事蹇媚且久因觖望日言於蹇曰鄭誠做得趙新如何做不得蹇欲奏保難於士論久之假以巡撫各處爲名保陞十二人爲侍郎趙得預列巡撫江西此巡撫之名自趙新始而蹇公之心實欺君矣

舊制太廟同堂異室凡后崩奉主中宮待大行同祔於廟後太宗時亦循此禮后崩時輔臣奉主入廟而奏知上怒繫輔臣於獄十寒暑又南都有謫官經過留之輔皆被提而連表乞宥反遭戮

正統初張太后不允垂簾誠女中堯舜

淮安羅銓任湖廣按察使賂交東楊先生求陞都御史後病危在牀念念望來取所舉賈都御史諒進勸羅養病不聽攣攣臨終方罷吾鄞徐公訓任雲南按察副使亦賂東楊待取陞內臺念念不輟而卒於官窮通有命可不戒哉

元末江西程國儒任餘姚州判官因亂來依方國珍與呂元英爲友國儒有鶴傍牡丹圖索呂題云牡丹花畔鶴精神飛並雲林似倚人萬里青霄不歸去洛陽能有幾時春程得詩卽日趣裝回番陽

吾鄞友鄭參政阜義二十三歲時南京會試有豐城監生與扶鸞云藩府聲名重家邦氣象新行年逢八九天地一閑身又云之子青年氣不凡九重深處受恩覃如今若問之官去南後永樂十年北京殿試中進士時上親選方面官問吏部尚書蹇義小秀才寫兩名進來當除鄭山東參政張鸞廣東參政次日又問兩箇秀才那箇有學問蹇以鄭對就調鄭廣東張山東後鄭任八九十七年甫四十歲卒於北京其官職南北死生壽夭莫不有命存焉宣德閒予與慈溪王公來俱以教職同薦入憲臺王巡按北直隸時予少保謙任兵部侍郎欲舉王自代王附予書問消息予復詩云出處雖同調睽離各一方只因交最厚常是念難忘賈誼曾陳策曹參解促裝明年二三月延佇

看翱翔西楊先生甚奇此詩王在職幾五年陞山西參政予未滿六年受敕任廣西督學僉事嘗奏保明經潘存彝章致和潘凱福州陳子熙堪任教職不報作詩云氣味日相便交游四十年自甘楊炯後誰意祖生先散地宜藏拙明時肯蔽賢殷勤一封疏消息竟茫然是以出處窮通有命存焉故記之以戒不知命者

慈溪王尹實先生善籀書由中書舍人出任澤州判官凡見人家玩器可意者必索取之後生一不肯予似凝非凝將前玩器白送與人況居官強取人錢物如黃翰而不敗者乎予平生好愛文字雖妻家鮮于樞帖不敢白取矧他人之玩物乎

世人寵辱不驚者最少惟河東薛公瑄與予同官內臺公巡按山東嘗建言有內外風憲緘默不言之云因忤顧都堂佐公後考滿緣此考不稱職不得進階及封贈所生予時與公朝夕相處絕不以此介意其寵辱不驚如此公丁繼母憂予輓詩云熊膽有丸貧苦學蘆花無絮袍偏憐天順初公入閣尋去位予懷之

以詩曰一聲鳴鳳振朝陽從此文林莫授耶寵辱不驚忘得失窮通皆好見行藏時來勉就三公位勇退貞成百鍊鋼千載董狐今日事汗青誰謂發幽光

正統丙辰予按湖廣有茶陵衛軍在湘潭縣屯田其鄉王老人常往屯所生事索錢一日茶陵軍族人來屯看望王老人見之問無文引將他拿回家得錢放免不料軍族病死其屯軍男婦八人擡屍到老人家討錢還老人謀計反捉屯軍八人行劫打幾死送湘潭獄兩三日俱死予聞其事到縣見有軍族二人赴京訴囘中途一人死一人禁府獄官屬參後予審一正直老人具實令供狀發府理冤當有御史代予囘朝予尋陞廣西道經湘潭詢王老人全家疫滅湘潭令陞平定知州死於京獄天網不漏報應如此

經傳子史

易字本古篆合日月二字爲文伏羲畫卦時未有易字但其象有陰陽變易之體後聖因卦畫作占辭斯有易之名今觀周易起純陽卦卽變純陰卦餘如屯蒙六十二卦一順一逆必兩卦對易直至終篇故名曰

周易繫辭傳云作易者其於中古乎蓋有所指也

易逆數也數往者順知來者逆順知已往事逆知未來事

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此吾夫子專主易而云爾故說卦傳天地定位等句先天之學伏羲則河圖之卦位也帝出乎震等句後天之學文王則洛書之卦位也觀戴九履一是坎離之位餘位皆然世儒但見漢志禹治洪水錫洛書而指禹爲言禹固則之爲洪範九疇殊不究說卦傳文王則之而定八卦方位也邵子但言此卦位乃文王所定而不明所由定朱子又云所推卦位多未詳者致後儒紛紛之論不一予今作後天圖由洛書位序以協說卦之傳何所推未詳之有

易之道扶陽而抑陰卦之位貴中而賤極陽過乎極雖剛不吉陰得其中雖柔不凶

易圓而動範方而靜八卦中虛故圓九疇中實故方

武成篇如二典史臣記述武王伐紂始終之事故稱太王王季文王追尊之號豈應伐紂之日就追王也考

之大學論語孟子其稱孟獻子哀公梁襄王亦曾子萬章之門人記述而稱其謚惟中庸一書是子思手筆

漢王嘉封事引尚書無教逸欲有邦作有國蓋邦字漢祖諱也

比興多在風若雅頌間有一二故周官之教目云然

以意逆志謂看詩未得其趣宜念念不絕思之久自然得作詩之意

聖人筆削魯史然如人之名之字之官之國之各立例若其間亦有不立例者當以義裁之

看春秋經當看正月正歲之說

周禮若劉歆撰不應缺冬官擬入考工記蓋周官是王朝之制不通侯國故天下後世無聞

禮記曾子問一篇事事問了非以魯得之故傳道子思

詩書禮樂經也易者權之經春秋經之權又曰詩書狀道之器春秋酌道之方

無孔子無以知堯舜之心

孔子之言如天孟子之言如地

大學之道問學之宏規論語之言踐履之實理孟子七篇擴充之全功中庸一書感化之大義

大學脩身以上皆當用敬字齊家以下皆當用恕字

孝治天下風化之本中庸一書多半言孝又曰中庸只是尋箇是處又曰周公追王等事禮也仲尼祖述憲章等事春秋也

中庸一書實五經之樞要也隨時處中易之要也允執厥中書之要也用歸于中詩之要也品節得中禮之要也而權衡適中春秋之要也然君子時中易也用中於民書也發而中節詩也

學者讀大學當明乎善讀中庸當思夫誠明善知其性也思誠盡其心也

大學一書六經之名例也中庸一書六經之淵源也

爾雅一書爾邇同此書必漢儒訓詁經書而作蓋以詩之雅得名決非周公作中訓筆曰不律筆是蒙恬所造又釋衛詩如大學傳文

老子之語變化荀子之言支離

老子云無之以為用蓋轂之中空可運軸也然於輻轂曰有之以為利也豈可偏雖荊公聰明也不識文義

通書曰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動即率也正即性也率性之謂道也用者性之發也和者情之德也發而中節謂之和也

周子稱顏子亞聖蓋視富貴如浮雲此顏子肖夫子也

朱子一著程氏遺書開卷便先論禪學所謂闢楊墨而明聖道也又曰學者讀書識義理方可看程氏遺書非如看論語句句好解說有入頭處然看孟子書句句是事實尤易解釋故後學曉得中庸一書纔能看遺書

遺書立德進德先後之說蓋學優而仕是進而立仕優而學是立而進也

張子正蒙書言有迫切程子將孔顏孟子譬之

皇極經世書云惟變是用惟化是體蓋變有漸故曰用化則成故曰體

窮理者道之體斯明盡性者道之體斯行至命者道之原斯達故邵子曰非道而何

邵子曰八卦之象不易者四反易者二重卦之象不易

者八反易者二十八蓋謂乾坤坎離此不易者四卦也震反艮兌反巽此反易者二卦也重乾重坤大過頤小過中孚重坎重離此不易者重八卦也餘二十八卦反易通前八共三十六卦也

楊誠齋著易傳一書猶異書也觀之則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亦外變而克行權以得中也

文中子判心迹之言恐集者誤也

莊子云爲善無近名三言爲善必有大名爲惡必有大刑緣夫督脈以爲養生之經必有大成或詆其三言爲依違利害之詭計非也又曰莊子逍遙遊一篇安於所寓也

呂覽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之言且如今瞽者能卜而衣食童子不能衣食然瞽者必託童子而行卜也

莊子云游方之外蓋方矩也出於矩之外故云

老莊所謂道只以天道言猶孔子云天何言四時行百物生云爾

孫子十三篇宜分經權爲之綱也用之必敗去之以上謂之經以下十三言謂之權

陰符經一書乃方外士脩煉法三百言內有神仙抱一之道有富國安民之法有強兵勝戰之術故上者知之脩煉謂之聖人中者君子用之固窮下者小人得之輕命其語棒棒見血必商周時人所作讀者試詳之

參同契參者三也同者相也契者類也謂大易黃老爐火三相類也又曰坤坎爲牝乾離爲牡又曰覆冒二字正是用功處又曰匡郭正指空處能運轂正軸也

勉齋也不識大學序所云補程子闕略況他人乎

楚左氏倚相能讀三墳五典然三墳爲伏羲神農黃帝之書則三墳爲三皇五典爲五帝書且伏羲始有書契前此豈有三皇之書

秦法父子分戶則征役者多今軍與匠不分戶徒避役也

朱子通鑑綱目開卷初命晉大夫者蓋周室壞禮之始故曰初安王十六年初命齊田和爲諸侯不稱大夫以其還君貶之也顯王四十四年秦初稱王諸侯僭王之始

秦始皇置守尉監守猶今藩尉猶今閫監猶今梟又曰六尺爲步自秦始又曰三族伯叔兄弟子姪也

荀卿謂欲潛以深窺敵也謂欲伍以參觀釁也

漢祖只欲王諸子大國以強天下

文帝除收帑相坐令蓋收帑即今籍家財相坐即同產也又曰衆冈下從不花蔕膍檽也又曰文帝殺薄昭當究其殺之所

武帝元朔六年官名武功爵級十七萬其萬字乃凡字誤

朱子尊昭烈承漢統不當書司馬公之論於綱目

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下從事樊佃誘道諸夷西附漢（可）中外白遣萬人討之集覽注作漢中非是蓋中指權之近臣外指荊州將吏

山濤外寧內變之言蓋外既破敵內必荒政勢然也及太康二年三月選其伎妾入宮濤之言驗矣

唐武宗毀佛寺兩都毀四千六百餘所去僧尼二十六萬五百八時會昌乙丑也越一百十年爲五代周世宗顯德乙卯又廢天下佛寺三萬三百二十六區又

禁度僧尼寺廢百年之間而又廢僧禁度而又度何人君好惡不同如此

大事記書屈原作離騷於赧王二年之下蓋作離騷亦關楚之興衰

古今人物

或問管仲夫子稱其仁董仲舒謂其詐何處是其詐答曰且如古者三載考績管仲則期而書伐又如作內政以寓軍令之類都是詐處若明白制軍政則鄰國亦制軍以防之矣焉得強

燕昭王使方士入海求三神山此因貪心生成癡心也

宋襄公學智而實愚

蘇秦縱衡之術蓋縱以抗秦

張良用高祖爾既送高祖入關若韓王成不死豈肯再從漢惟始終報韓仇故天下定便從赤松子遊又曰子房先欲立韓而後諫復六國者非棄韓也勢不可也

周勃問左袒料軍士必從但後來作事多愚爾又曰龜山評陳平周勃極是

董仲舒一正字公孫弘一和字便見其正譎

子雲言性善惡混毛萇仲舒若明得道卽到孟子毛萇
董之下揚之上

孔明收拾人才次第作相

王弼注易有好處如括囊無咎斯愼不害犯時之忌巽
不在大過不在深卽鹿無虞惟入于林失其所適

杜預議論好又曰羊祜陸抗之事古今所難能者

義之書楷之聖也

李太白居德安府水西寺之日多

胡安定善教學者門人善學

黃太史謂周子光風霽月和而瑩也無纖毫凝滯

司馬公天資好未得心學又曰溫公不恥下問作相必
開言路

程伯子一語一默各當其可觀其對溫公欲除一人給
事中之類可見叔子論事委曲俱合理如范堯夫權
帥府一節可見

程伊川云只爲來求者與之遂成風俗持國聞此服義

或問伊川先生朝廷屢召屢辭如何答曰程子豈不欲

事君但同朝者忌之只然辭去

二程先生之言皆要躬行心得方是學又曰程子千言
萬語只要令儒而釋者明道理又曰程先生論到人
物生死成壞各有有與無足破佛學

東坡論高麗買書利害先生曰爲天下在德不在書又
曰東坡論避寇遷都南渡之事如逆見

黃東發謂東坡議論正大謂伊洛義理精微此言殊不
是蓋議論正大卽義理精微所著見不可歧而二之
也但伊洛實踐而東坡逸轍爾

歐陽子性理不明觀其答李翺書言性非學者所急

程子謂堯夫猶空中樓閣只是譬喻他是箇明快的人

荆公初逢君後得君便執己見執己見則逆天下人情
又曰介甫聰明過人所以自是其愚又曰荆公平日
有要君意又曰王安石蔡京都好諂諛人晚年皆自
悔

曾南豐譬揚雄合箕子之明夷蓋未盡道者此所以爲
文人

謝上蔡論明道先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是說先生所

存卽天地生物之心所過卽天地生物之迹疾痛疴
癢舉切吾身非所存者神而何鰥寡孤獨各得其所
非所過者化而何

周行己邪恕本程門高第而朱子於伊洛淵源錄置之
錄末蓋因周之偶娼邪之傾師不無微意讀是錄者
宜內自省云

尹和靖與秦檜書進君子遠小人所謂鬼門貼卦也

羅仲素先生極好靜坐此正一念不興心如止水故孔
子恭而安

朱文公自言傷急不容耐必得伯恭相處當得減損觀
此言呂成公度量必寬於文公

宋高宗親征劉豫喻子才請趙鼎須留後門使進退有
據於是張魏公復用後羅大經論曰兵法置之死地
而後生豈預留後門哉留後門士不死戰必如項羽
救趙故能破秦予觀大經之言可論將不可論親征

呂東萊嘗言處兩不足之間凡應和語須對兩人皆可
說此是東萊和解人法又言聽人語不中節者擇其
略可應一語推說應之此是東萊與人說話法又言
權職便當以正官自處但不可妄有支用此是東萊
權官法

張魏公預殺岳飛一事最不可

劉元城謂姬周姓漢初取爲嬪嫱之號已可笑今乃以
郡主爲宗姬縣主爲族姬則又以嬪嫱之號名其女
尤可笑先生曰若如此說宋子姓豈宜因其姓而不
稱于乎隨時立號惟其是而已矣

劉靜脩先生在前元爲講官傳介而講無北面

楊文貞公士奇上仁宗廟號曰昭廟謚宣德上位曰宣

宗他分明任一箇擁昭立宣的意思

福州陳憲副伯偉文豪也在廣西託吾作傳而歸老

吾在富戶時獲知朱逢吉陳宗問二先生後出仕前友
鄞縣張參議聰晚遇劉僉事克彥知己若布衣交則
郭用禮章致和也

古今詩文

離騷云落英菊老而不落曰落英乃大英也訓大字落
蕊如字

夔峽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呪句尾皆稱些乃楚人

舊俗西域咒末皆云挲摩訶亦二合為些字哀些是挽者齊力之聲

蔡琰被虜去北後和戎贖回而別二子故作此十八拍

柳子厚空齋不語坐高舂注云日出於淵隅曰高舂又云日入處皆非乃巳時也

論天下事則蘇文勝韓歐文

讀東坡表忠觀碑因曰雖云厚賦而錢王飽煖之外皆他人物又曰宸奎閣碑載懷璉焚龍腦鉢盂事宋仁

宗自用漆唾盂而以龍腦鉢賜僧人懷璉焚之逢其善也何害

龜山乞罷茶鹽奏議此論甚當論詠蔡京李邦彥一奏議極平正論榷鹽一條正合大明鹽律

南豐詩有霧淞二字卽雨木稼也又曰南豐序梁書目錄有云佛不能觀聖人之內此言非佛教只是為我虛名兼要恁與時中之聖比方

堯夫諸詩皆有理莊周爲到此

南軒勸農文蓋謂下盡力上聽天中之人事則在官又曰南軒仁說好

東萊作橫山吳氏佚老菴記推言佚老菴若鄉里飢荒不能獨佚必須族黨振濟一鄉緩其逋欠則譏橫山一鄉皆佚老菴也誠仁人之言哉

王義豐賦館娃宮言吳之亡在殺士楊誠齋賦浯溪碑言唐之失在用人

辛稼軒有北固亭懷古調寄永遇樂岳珂病其尾腔多用廉頗故事稼軒喜欲易之經句不得而罷予乃易之曰從頭數六朝冠蓋幾抔黃土云

岳公珂謝吳畏齋一啓大忤當軸將相且才大難用所

以終身委吏而已

吳草廬東岳碑文好議論理婉而辭正其顏冉銘則雜而不純

近世蘇平仲分野論有理

東坡嘗有詩云時遶麥田求野薺強爲僧舍煮山羹予續韻云（闕）

杜荀鶴詩云欺春只愛和醅酒諱老猶看夾註書夾註兩行細註也

律詩之拘拘不出自然若性情曠達者律詩亦別

唐時書籍未有刊板者只是手鈔到五季蠻夷來中國求書方刊於板印行

字義

君稱王公尊之也子稱士夫賢之也德產而賢德成而尊賢且尊之故曰君子

格物之格字如堪輿家格盤格地之格故語錄云如合格之格其謂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者以理度物之謂也如曰格物者卽吾心之理度物也如格君心之非云爾物格者乃物理合於吾心也如神之

格有苗格云爾

易曰閑邪存其誠孟子曰閑先聖之道兩閑字可作一義說閑邪如程子說脩其垣牆以禦寇則閑道如脩其垣牆以防異端也

變化二字其義異吾幼時見蜈蚣變蟋蟀及其變盡了万是化故曰化生

擊節二字謂擊几為節若擊缶為節之謂也世人不曉此義往往以彈指為擊節何其謬歟

古人訓於字曰嗚借作於字用朱圈作平聲不字本乎字圈作入聲

凡言脩道脩身之脩皆是品節之使無過不及也正是克治偏處故大學脩身章只說要克治過偏之病中庸取人當先脩身然脩身以道只在五達道脩道以仁當於五達道上克去其親愛畏敬等僻然僻是私意私意既克則慈愛惻怛之意流貫於達道中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此仁字兼體用言下文仁者人也人之有身具此生理自然便流出生意來親親為大仁之施莫先乎親義者宜也亦兼體用言人之有心能

制乎事自然便合其宜尊賢為大義之務莫急於賢親親之殺有父子兄弟夫婦族屬之親疏尊賢之等有公侯伯子男師友之上下禮所生也等殺中生出許多節文儀則便是禮禮記品節斯之謂禮亦卽脩道之教也

異端

楊朱宗老子而為我是無用之義墨翟猶佛氏之兼愛是無體之仁蓋仁者愛之理義者事之宜也老與楊但愛身而於睦親利人濟物拔一毫不屑為墨與佛

又兼愛而於親親仁民愛物分二本無差等然爲我疑於義其弊流於不仁兼愛疑於仁其弊流於無義然楊墨之路不塞聖人之道不明故子思明吾道之有體有用孟子辨異端之非義非仁

異端莫甚於佛氏之徒其言曰無欲而大欲是肆無心而詐心是熾貪酒欲色固不足論若夫博衣而蠹女紅之純美食而蠶田夫之力猶小欲也及乎恐伊說之不行則區區獵取吾儒言之近似者以文之是大欲也甘言而市勢利之財飾行而襲愚頑之敬猶小

詐也及乎憪伊道之不立則滔滔亂譜先賢與之辨論者以宗之是大詐也

今人皆云三教止宜曰儒釋者而道字各道其所道蓋因老子著道德經獨將道字歸之然儒之道有體有用仁理具於心是體而其用則親親而推於民物老之道卽楊之爲已有體無用佛之道猶墨之兼愛有用無體也

南軒先生有云世固有不取異端之說者然不知其說乃自陷於異端而不知誠嘉言也

梁武時西僧達磨入中國面壁坐九年雙修性命並無一言傳教今佛氏盤據中華千餘年滅他不得了吾儒不必苦闢但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今之僧不能尊不能行也

娶妻生子而出家釋迦之教門也臣周友孔而出關老聃之行徑也孰謂釋老滅絕父子君臣夫婦之倫乎

時有明聖欲毀佛寺卻被巧佞云恐名山與人葬墳出英雄不便遂止嗚呼若改其佛像置三皇五帝之像以奉之亦可也

佛老居於世不能滅絕但宜立額土著不遊方俾限田自種自食作例於後又曰宋時度牒錢入官用今之度牒錢入胥吏凡僧土著自種而食可也

佛氏迹本異言或同人心之理一

吾道自足何事旁求又曰物我無間吾儒語也無人我相佛氏語也不以人廢言吾道自足何事旁求

物寓一道釋氏毀人倫去四大烏得謂之道

佛本無甚說因唐宋有智人爲僧說入高妙故士人從之者衆今士人不談道又無高僧好說話免此儒釋

相混止是俗僧依様論來生禍福皈向者紛紛不可
破

雜說

以勢親者勢去則疏以財交者財亡則除不若忘勢利
而一以義則終始而不渝

以色交者色衰則棄以勢交者勢窮則去以位交者位
祟則忌以利交者利空則潰

寵辱不驚肝木自寧動靜以敬心火自定飲食有節脾
土不泄調息寡言肺金自全恬淡無慾腎水自足

貪而多藏必致傾囊積而能散斯無土崩之患

臨財而喜貪心未已見色而峻好心未盡

禍而能悔其福自至福而能懼其禍自去

人類正生本乎天也植物倒生本乎地也動物橫生清
濁之氣溷也

凡卵生之物育而毛則飛陽之屬也毛而育則走陰之
屬也貓胎三月形質具魚卵一時肌骨成此造化也

華池有泉沃於丹田勿燥於欲可以長年

計口而田度身而蠶量入爲出存餘以備不測

人家中饋必婦女親之勿使僮僕爨薪

脩養之法愈疾可也壽夭自有命

陰陽家可信不可全信惟義是比

魚千里陶朱術也黍一炊邯鄲夢也

國是乃閒言路之說

時物所尙則商旅奔之

尤物移人醜婦益壽

居富莫忘貧居安莫忘危

妄想貪多其如義何

如今法器全不見未審九有山林如何

零陵香卽畹蘭也乾而可佩凡作香帶用合之

自述

仕宦而拯下民之將溺著述而申先哲所未言斯不辜
上帝降衷而枉在天地間走一遭也予少也賤涉歷
世途沈潛古道或有一得之愚不敢不致力以竭降
衷之帝心庶幾生無愧於天沒不朽地下也

海涵萬象錄卷四　孫瀞類編

海涵萬象吾鄉先正南山黃先生以日見自得授諸孫蕪湖文學溥也先生於道則造詣有卓行己能壁立萬仞心光潔而情和暢所論有關於治體身心者鑿鑿皆足爲世準繩居外臺以忤當道力辭政務家居二十年養益充德益邵而學益精博所著有儀禮附註經書補註以遡聖賢立言之旨皆極闡奥尚未大行於時槐晚學竊有師焉一日得此書於蕪湖莊誦數過知其發先賢欲發而未能已發而未盡至於治世之術皆足以袪時弊而躋太平眞傳者經濟之

學之識也惜乎時不先生而莫究世用致使執此以往之言今古竟成空說此書雖不類於儀禮經書附補其發祕蘊闡道要譬之日月星辰縣象於天而南北二極各有隱見惟海於四外靡不涵燭而見所未見也故曰海涵萬象先生命名見意已序之首簡槐再拜稽首而颺之於末遂命工梓行使不得爲黃氏私書以隱先生之賜時正德十六年八月吉旦賜進士湖廣提刑按察司副使前江西南昌等處兵備晚學半湖陳槐謹識

空同子

空同子

明　北郡李夢陽撰

化理上篇第一

或問雷霆空同子曰吁胡叩淵乎淺人雖然竊聞之矣是陰陽擊之為也曰有鬼神形者何也曰氣動之也氣散則散凡神怪隨氣之妖祥亦有人物形者皆變也星之妖為欃槍天狗彗孛等亦氣之生散唐一行北斗化七豕是也

正德二年正月一日日食既空同子曰予蓋親覩焉月體不過蝕日大而月小乎凡月食既則輪盡黑無餘欠乃益知月體小于日

天與水違行訟天一生水天水一耳違行訟者訟辭兩而事一也

五行金木水火四氣不內邪邪入則壞惟土內汙汙變則化化則神是故貫四時而獨功也在人脾為土游溢精液輸灌肺腎肝心不然百物食之腥羶臭味穢襍于胃中何以發神明而行變化莊子神化為臭腐臭腐復為神化蓋言土也

用先土生先水天一生水資始之道也故人命門在腎

極黑之夜久坐亦明陰中之陽也猶水之中明歟

負勁氣者有非感之感是故松檜不棲蟬熊豹之皮不上蟻

天道以理言故曰虧盈而益謙地道以勢言故曰變盈而流謙鬼神以功用言故曰害盈而福

謙人道以情言故曰惡盈而好謙盈謙以分限言耳非謂消長升沈也而俗儒不知類以日月草木等當之悲哉月有虧而無益草木有益而無虧若以凋落為虧則謙者不凋不落邪

天地間惟聲色人安能不溺之聲色者五行精華之氣以之為神者也凡物有竅則聲無色則敝起乎此而不離乎此謂之不溺

德者必福天人相與之際若求焉者無心之心也求福不回人際天也介爾遐福天際人也壽考不忘言壽考之求德如念念在之也禍福之機捷于影響祭之乎察之乎

十月無陽故曰陽月非無陽也陽生而未成也消長之道盡於上則生於下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董仲舒雨雹對謂十月真無陽又謂月內一日無陽何哉

易獨言衆衆者總一以會萬者也又一一者衆之所由始也一一以會萬故得衆而忘言萬以會一故得意而忘衆究經言一理則止一理言一事則止一事

兩一也春則生秋則枯風一也春則展秋則落雪一也冬六出則益春五出則損水一也鶩鴨則宜雞濡則傷土一也至夏則重戾一物且爾況殊哉況殊哉

或問人性上人何也空同子曰陰陽必爭也二氣旋轉埃丸以負勝為寒暑是故晴和之日少而風曀之時多斯陰陽之爭也人秉其氣得不上人哉

或問化權空同子曰陰陽代更必爭而主之者行如春主生即惡風淒霜無損於拆萌如冬主藏非無晴和之辰而黃落愈增故曰化權權者謂主之也有官之義焉官之者權也能推移輕重之也

東方蒼龍七宿中曰火心星也心旨中則夏不生火也人心屬火故名火為心詩七月流火是也斯皆自然之數也火秋則流而下以火不生金故不復中於西而二十八宿西者虎北者龜蛇東者龍南者鶉皆自然此象非人假借之也

北之象二陰二也空同子曰予往在玉虛觀見其像設問道士此何神答曰皆星也慮人不敬畏故假名像耳如王靈官即心星故焰而火輪北者至陰之地陽之根窟故日照三面如人之背至陰不自見至靜而動者出焉非此則無根無根則其用窮也人五臟系在背背有神舍故膏肓病則無醫膏肓者根也

夏易首艮山天下不止不動動根止商易首歸藏天下無陰無陽陽根陰周易首乾天下非陽不續故後天尊陽

化理下篇第二

夏則伏者傳其所尅也秋冬春不伏者子承母也伏則蒸濕者土氣也助金生之也木生火故日東出日不照非以水也夏至日照三面亦不非月西生者金生水也月不非者從日也又借日而光者也又陰不獨成者也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錯不相妨耳桃李而梨枯麥秀而穀槁則妨矣百步之內茂草各遂一不遂則妨矣虎肥而鹿瘠馬健而牛羊羸則妨矣

斗七故天之數多準七二十八宿皆七也左氏天以七紀是也日月五行璣政亦七易曰七日來復極承之晝時七則回夜亦如之詩曰終日七襄是也僧家竊其晝夜義是故數七人用七

人皆曰中國天地東南隅耳又曰萬物齊乎巽故中國文物聲教獨懿然燕之土盧盧龍塞是也盧黑也江之南石之色皆青中國之四方不見乎又星歷驗之測景臺郭守敬量天尺亦樹嵩洛間則中國不有中乎佛者竊其意乃曰天下有數洲中國者南贍部也

或問海市李子曰此處偶有此怪異氣耳天陰陽五行氣化不齊滄海之邦海錯萬殊唐之珠滇之石北之蝗南之蠶淮之蝌吳之蛤能盡究所來邪事有不必辯者以其非急也有不能辯者以其非理也不必辯如海市鳥鼠同穴象膽四時在四脛之類是也不能辯如豕立人啼人死託生之類是也人不能自見其腦與背病之來也忽而痛忽而止忽而寒忽而熱自不能知之而好奇者每每辯其非急求之理之外乎

夏之初月高其圓也低冬之初月低其圓也高進退之義也

人之五臟各具喜生腎虛者嗜鹹肝虛者嗜酸凡食脾胃喜之則味佳不喜則咽之不下亦自喜生之道臧口脾之屬臧

濟之性勁源于晉伏流地中乍見乍伏一丈穿太行為百泉為衛水一丈為滴源出山東為七十二泉大抵天地勁氣在山西人之性勁天下其鐵亦如之所謂并州剪刀者也漢之性曲其流十里凡濮鄖沔之間瀦為澤藪皆漢之漾也語曰勁莫如濟曲莫如漢

五行火無體在物則藏然物則用用盡則息五臟心為火炯然中伏遇動則發不動則已

千丈在時五日一周在日兩月一周在月五年一周在歲六十年一周朱子謂六十節者此也

十二支子鼠丑牛等初謂取義於性木入見漆則殆猫見寅人則銜其兒走彼其寅時問劉南宮劉曰是真有之也不但取象朱子論乾馬坤牛震龍巽雞坎豕離雉艮狗兌羊曰此取象亦自有來歷非假譬之由是觀之十二支亦真有之邪

項氏曰六子始氣也末形也中精也雷風氣也山澤形也水火精也空同子曰雷霆先陰地則石氣非不形也山澤通氣形非不氣也水火非氣何來氣非不精也形氣精一而三三而一者也朱子本義主揲蓍乎

陰陽肖錢四時一蟠錢亂而成蟠已矣向背上下難仍也四時成歲已矣明晦雨暘難仍也

離為科上槁木盛火藏乎內助其盛木槁大然其外灰其槁人水火濟而生者也生則神棲目離為目也水絕則死以槁而焚也人槁則神先去目

空同子看槁坐其場參將颶候風焉曰老曰風之來視雲雲之方無風也已而四方雲風來矣詰之田老曰風即來無定方斯謂斷斷之風也不信今颶焉參果四落乎曰左斯可以心嶽矣夫風無不入者也雲猶格之況心乎況心乎

後天之易退乾西北長子用事退坤西南長女代壯與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傳稱觀志焉成無成又家有主母則悍奴奪氣如漢高不廢呂雉者斷何也空同子曰用事者六主之者二是故

六氣代謝而乾坤常行也故曰役乎坤戰乎乾

秋之雲淵而滯故其雨微夏之雲獨而湧故其雨注化氣亦專而後壯者勢然也霹雷徧四海湊澍盡八埏天地能之乎故言仁智者必曰勇勇者專壯之義也

風行水上渙天下之至文也渙者文隨之而生者也亦天下之至變也天地之道一再齊生而聚斂則其功不普物之生斂有先後而興棄道者變化之漸也故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化極而不生不斂則崩者始枯實者始槁斷傾者毀之也非變化之罪也

小人多君子少何也陽一陰二也陽生於陰也小人必壞者邪也福善禍淫之道也陽生於陰者男自女生其証也

元氣正行已矣成歲功已矣非無邪慝妖孽之氣任之矣任之者俟其盡自滅也彼即涸涸無損於歲功斯天地之大也堯舜之治亦其大焉矣非戶戶人人者論也

時甲子五日一周周六而成月月甲子兩月一周周六而成歲歲甲子六十歲一周周六而為三百六十倮蟲三百六十而人長之毛蟲三百六十而麟長之羽蟲三百六十而鳳長之介蟲三百六十而龜長之鱗蟲三百六十而龍長之皆六之則也木水用陽六甲六壬火用陰六丁六乙而土金不用

或問舜入井以孔出空同子曰既入井顧安得斯孔哉即有孔象獨不之知邪曰若是舜胡由出曰坤為之也漢高大風破圍光武六月之冰宋康王泥馬渡河苟求真天子怪異多矣況舜哉此等不可知亦不可窮

物理篇第三

道理一橫一直爾十字是也數盡十理亦盡之矣王子真草篆隸不變挺三才而獨立者也變之非王也

人食蔬穀不害食果蓏害木尅土也木味酸木生火故食果蓏多則酣而內熱（木實曰果草實曰蓏）

雉乳雛四月四五月五六月六夫恩者聖人節天者也鳥知四時已矣知月乎哉

麥種於秋而焦於夏火尅金也麥穗直而芒有兵象焉穀種之春而焦于秋金尅木也穀穗垂而毛有木象焉

環慶無麥秋大梁無螢無寒蟬然寒蟬螢北京有之矣地之異邪今使之邪江之南不產荊棘山不產標桑之義邪孔林不產荊棘仁邪

空同子之廬有蝠焉多而穢令撲焉撲者無始而有終問焉曰始撲之逐焉逐逐撲撲其獲也少終立廬之中俟焉至則撲之故其獲多甚哉一之應萬也

宋人不言理外之事故其失拘而泥玄鳥生商武敏肇姬尹之空桑陳搏之肉搏斯於理能推哉空同子曰形化後有氣化焉野產之鼠醯甕之雞其類已

桃杏人以致內含生生故曰人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人也以生生言之也

髮血之餘血陰也髮黑者水之色也白者反從母氣也凡物極則反

松栢蒼然梧竹疏秀茶梅冷淡荊棘針楞槭槭臃腫芝菌靈異荼蘼猥弱鹿葱海棠艷而有向生氣之變化然也文固難以拘論也故文必曰如此如此者皆拘之類也

嬰生以後為兄者昧化理者也凡產必前動謂之回轉無碍則首始下首下則生矣即以受氣先後疑則回轉時先氣者先出矣斯造化至妙之機所以全母子者也予亦嬰生子先生者體大差長亦獨先亂

橄欖為楫撥魚則浮亦磁石引針琥珀起草之類鰍骨鯁以玉簪花根汁滴之則化

庸具化理其從一橫一直者二儀也一顛一伏者陰陽也一箋顯伏者陰陽一道也從必錯三而成文者三才也織之必自中起者極也形必方者四方也制器尚象孰不由之而人知之乎

北之土厚故其人信南之水廣故其人智土厚故其鼻隆水廣故其口闊鼻隆故北人不相鼻口闊故南人不相口信而偏故其性戇智而流故其性節

水尅火然水火既濟木生火然火焚木何也天下有一氣之害二性之交也

海翁忘機則鷗狎百里奚忘祿則牛肥祿亦機心乎

禽鳥先氣者也凡噪聚處則旺而興空同子曰弘治初予筮仕侍朝焉每鐘鼓鳴則烏鵲以萬數集於龍樓予退而問諸長老曰此百鳥來朝也然久矣朝朝常常如此後正德間不復見此矣嘗聞獻皇帝之國也舟泊龍江關烏鵲以萬數集江柳向天舟啼噪亦今中興之應歟今人家喜鵲噪鴉亦氣之先歟宣陵符生舊稱老鴉符家言環庄樹皆鴉每鳴噪婦人語今多事求鵲

亦不之求

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惟君子而後知樂空同子曰聲言直音言曲樂言律直者單而粗者也音者方而文者也律者比而諧者也如啄啄呼雞落落呼豬咄咄呼馬驢茁呼貓噓呼雀呼之則應者知聲也人人能謳如今里巷之詞曲不學而能之疾徐高下皆中板眼所謂知音也及問其出某呂某律孰宮孰商則不知也故曰惟君子而後知樂解者未達乃以爲匏巴鼓瑟游魚出聽伯牙彈琴六馬仰秣爲禽獸知音夫作樂而獸舞鳳儀斯感通之妙非聲音之末也昔有鼓琴於池上者調及蕤賓而蕤賓鐵躍之出亦謂知音邪

天道虧盈而益謙繪事其證乎凡繪不及則是過之則非如繪人分寸亦人若六七尺則非人以人長五尺也物皆然又如繪朴野幽寂之形則惟如草村茅廬疏松片石疲驢破帽則惟若繪樓閣金碧凡富貴事則俗矣吁天之盈虧不顯哉不顯哉

鳥之性南向鶴鵲巢南俗非蝸窗南晨北南出而北還也鴈之南也鸛鶴亦南即鵓鴿鴟鵂梧國黃雀之徵亦南不問遠近但見其南耳

生性難移如草木之曼之直故人剛柔之偏變之爲剛善柔善有之矣若欲剛爲柔柔爲剛能之乎

天之生物主於用龍用天故雲馬用地故健虎用山故風牛主耕故柔馬主行故不寐豕主食故一乳十七八雉之物皆然而仙釋之徒乃欲棄人倫絕群類高飛遠翥哉如生才亦主用大

受小受即有湮淪者鮮焉用之時義大矣哉

王生善聽聲聞丁公馬蹄聲曰必出而西行皆驗以是觀之小人名位素定矣易謂小人道長不以是乎又以知宋宰相乘馬今達官肩輿行謂馬卑也唐宋拜相則築沙堤或以便於馬

禹貢山川多與今不合何也空同子曰自河之入淮也破蒙濠孟諸芒碭諸陂今皆耕牧地耳流湮變盈滄海而桑田古今能合哉

車陵象偽舟水象魚蓋不能不圓席不能不方智者行其所無事已矣私意鑿之哉

空同子圍爐而觀銅瓶之水熱極則響轉微乃喟然而歎曰嗟至寵不耀至聲無聞天之道哉

天之道哉凡欲人知者非足者也凡人不知而問者欲知者也

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天下之毛多矣繁令必曰牛毛者何也空同子曰牛之毛於人獨無用用之無益也然則繁令者不可鑒哉

味生色故染絳必以酸義生味故吟詩必用色

嘉靖六年四月鮮陽之野麟生於牛其夜火光又其聲雷又見其角而麟以爲妖擊之口吐火燄項又蘇瘞之土又自起聲轉雷擊碎首乃死見者謂麟也野人懼杠之者城然誠麟也古謂麟一角然此則雙肉角麟馬蹄此則蹄牛古謂鵰胎生今鵰卵生豈角者誤邪抑有形變邪此似麟非麟者邪古又謂牛馬交而生麟此牛馬交者邪龍與馬交則生千里馬汗則腹下麟

嘗疑大學絜矩又疑平天下不言染而言矩今乃知方圓平直一道矩盡之也矩爲方削其角則圓矩爲平直其尾則平尾不直不平也陣法五變亦方變圓或問方能圓圓不能方何也李子曰陽根陰也

矩之盡太平直則入本不行必有齟齬俗謂之料斷濟變之譬也覂駕之馬不羈之才用之易致

聖人貴智不貴藏以智者善藏也鰥魚性痴見人則樹其鬣謂人懼已也又其性畏寒而方有鳥曰半翅者亦痴見人飛不過三五尺可以杖擊之得也鯉魚入網輒伏者惜鱗也孔在窠其尾滑則露尾錦雞愛其毛羽自照水因而有溺死者皆不智不藏者也

虓爲駁駁鉅牙食虎豹一名茲白空同子曰凡物食物天生相制之義非但力之也駁未必力虎豹虎豹食鹿豕牛馬鹿豕牛馬見之則顫而尿斯有制之者非力之罪也如豺小而降虎豹是也在人如君制民夫制妻在禽如鵲搏兔鶻擊鳶

治道篇第四

或問衰帝屢誅大臣而卒不威何也空同子曰人主以無威爲威有代天之相則百官自正有執法之吏則百度自貞君何爲哉故自用者小侵下者煩煩小之政使之誅戮則人心離矣衰非正己之君乎賈氏曰廉遠地則堂高

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遏者止之之義而揚者彰之之名也火在天上既無所不照物無遁

形善惡畢露使遇賞罰之則四海兆民勝罰之邪又能盡罰之邪故聖人不曰罰而曰遏遏之不遏則罰行不曰賞而曰揚揚之又揚則賞行天命有善而無惡又火在天上故曰順天言有非我者遏之揚之吾何心哉真偽兩在不迷其偽功罪具疑則重其功上之道也

群居而和一君子每益數小人陽旣陰也私起而爭一小人每害數君子陰賊陽也反復之道也天地能使陰無哉在統之有道耳

衆美容惡群醜不容美如華座有穢只見其華而芳座之下著一點穢則託眼難觀矣故衆君子中不無小人而群小人內絕無君子故治朝君子又而小人三不害其治而亂世容一君子不得

言治者必曰唐虞何也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堯在位一百一年舜在位八十年又禹繼之則二百餘年矣即有堯舜而年或不及則於變亦難孔子王者必世而後仁謂此也

郊上辛社稷上戊祭孔子上丁戊在丁後故先丁如十日丁則一日戊當先戊而後丁以丁不常十故人鮮知一日之戊弘治間吏部主事楊子器上言戊從初十之丁則次戊非上戊也時無語禮者竟寢不行

大人以天下爲度書云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言度也論相者曰鼻吸三斗醋曰腹內好撑船亦以度言也相必言度者以狹人氣勝也氣勝則偏偏則窒窒則害天下之務大人恒岩明澄明則鑒物也今人但知宰相包容不知包容中有鑒也不然模稜胡塗亦謂天下之度可乎

天地父母萬物聖人父母萬民其心無一息忘之故孔有莫知之歎孟有不得已之辯卽如父母育嬰兒有一息忘之邪

莊周齊物之論最達天然亦最害治使人皆知彭殤孔跖同盡同歸則孰肯自修或又知清濁混沌金石銷鑠孰彭孰殤孰孔孰跖肯自修乎故曰害治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人之病疢火八九老人不宜盡去火虛人不宜盡去疢去之則愈病斯救世之譬也

書曰汝惟風下民惟草又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政之行風行之也關羽咸張華夏陶侃千里不拾遺亦其風耳李斯論囚渭水為赤而關東盜愈繁漢武令直指使者誅捕無道而海內愈擾以不知風耳傳曰知風之自

甘誓以君行故其詞嚴亂征以臣行故其言泮一君二民之道也

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命之天者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秉之人者也命一也湯之世乃辟乃匪諶乃有初無終皆詩人疑怪之辭也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言酗酒者不制之義酒伐德故經彌止又亂性故無明晦號呼俾晝作夜者靡明靡晦也斯自事耳非天湎之也

顛沛之揭者本實先撥也非枝葉之害也治天下有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也

人無賢愚嗜酒必踰然紂甚是故詩書言酒禍於紂切也

居上貴寬太寬則弛臨事貴簡太簡則漏故曰寬而栗又曰居敬而行簡

聖人重祿位者本人情而順天心也天之禍福主德人之好惡主利孔子稱舜曰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又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書曰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是以名位歆之也詩亦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聖人豈內好爵而外隱約哉民之所好好之又天以是口德也故今將喬其官則高廣紅黃夢寐嘉美星命拱吉國知天未始不祿之重也又曰朝人以名位不若勉人以德業空同子曰無其德無其業無其業無其位無其位無其名卽有之幸耳矣

空同子曰使孔子得位二帝三王之治難哉或問何難也曰堯舜禹之世則有益稷皐契夔龍湯有伊尹萊朱文武有太公周召孔子惟一顏子王佐才不幸而蚤死設使孔子得位則參雍游夏季路輩能為益稷諸人事否乎以沛中豪傑南陽貴人觀之則佐命未生亦孔子不王之兆也

為政在人非其人而用之則不官取人以身非其身而取之則不人不人而曰世無人不官而曰世無官有是理哉孟子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劉基徐達董固元生之也我太祖用之而興世無人邪有人邪

鮑終政曰今欲乎治先三要或問何謂三要曰內閣掌印一要吏部尚書一要左都御史一要

空同子曰內閣之要大而公吏部之要明而執都御史之要貞而無回大生公公生明明生執執生貞貞無回

閑之先生曰銷元氣者苛吏也苛則刻刻則不恕則把己凌人則訐人則伺察人譬無疢而藥焉五臟之未形

今之弊官不久任國初臺省不甚遷如御史陞按察僉副或徑陞使使久則入為左右都副則左右副僉則左右僉如知府久則陞左右布政使或參左右使久則入為部侍郎尚書等如此則法吏敢持雞斜之權民吏如不更事之嫌今臺省既大相通融而法又弗久也益官非良久必敢故今之官利數遷太相貴緣求速故私奸見規避大事無了絕途路迎送糜費甚者一官至民不知姓名去矣猶過客也今又為小轉法如知府轉按察副使按察僉事轉參議等或年資未應轉又為吏調如此府調彼府此縣調彼縣此臬調彼臬此省調彼省等甚者拋都御史亦調法愈巧而官愈廢故曰今弊

古之良久任獲之也漢世為吏者不長子孫乎凡治朝皆然

孝廟不立貴妃是時言官有以匹夫之行言者或誚之者不讀禮者也古者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諸侯一娶九女皆廣嗣之道也是故一傳絕

曹志秦秀庾純父子皆切實之才晉武怒而不采郤詵阮种華譚直辯博之士則上第登庸斯取人以身之證乎

太宗時鄱陽一老儒詆斥濂洛之學上己所著書上覽之大怒閣臣楊士奇力營救得不殺遣人卽其家盡焚其所著書空同子曰盛世之君有道哉記曰一道德以同俗故異言亂政

詔令足以占朝廷言有道處則知野有遺賢矣故朝有王臣則其言王朝有霸臣則其言霸尉佗得漢文書卽撤黃屋奉正朔賓獻得光武璽書戰服曰天子明見萬里孰謂詔令不足占朝廷哉

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如聚財強兵非不為上然非為德執引私昵非不為下然非為民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孟子所謂若固有之者註曰不以位為樂非也樂者對憂之名不以位樂以位憂乎既若固有則憂樂具泯豈必不樂而後為不與哉獨言舜禹者以其得天下之易也

成康刑措之治召畢壽考夾輔之功也不然康之世其難哉或曰任之而不疑二王不賢乎

春秋諸侯出告廟則書至則有飲至策勳之禮所以敎孝敬而防游佚也聖人之制禮不其微邪是故僖伯憂如棠

和氣致祥而治世亦當天心仁愛之欲乖氣致異而叔世亦瑞燈滅必光耳或曰治世當在朝廷而瑞在天下叔世瑞在朝廷而當在天下

論學上篇第五

知易者可與言詩比興者懸象之義也闔闢者陰陽之例也發揮者情往來者時大小者體悔吝者驗之言吉凶者寤乎氣

陽已回則寒愈劇人將寤則困益至故禍敗萌而氣焰愈熾福祉臨而拂亂益至三代之學必論天人之際以消長倚伏非斷然而來也嗚呼易備矣詩書詳焉今之學者知之否乎

空同子曰暑日但靜坐則心便定心定則涼然老人不能也道心者借血氣行者也孔子曰甚矣

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身衰則行之難孟子亦曰壯而行之

昔人謂文至檀弓極退史序驪姬云云檀弓第曰公安驪姬納而譏故其文極如此論文天下無文矣夫文者隨事變化錯理以成章者也不必約太約傷肉不必該太該傷骨夫經史體殊經主約史主該譬之畫者形容之也貴意象具且如非驪姬食不甘味寢不安枕之類是也經者文之要者也曰安而食寢備矣自檀弓夫極之論興而天下好古之士惑於是惟約之務爲湔洗爲聱牙爲剜剔使觀者知所事而不知所以事無由彷彿其形容西京之後作者無聞矣

或曰今之材松柏故易摧古之材金玉故難朽予曰金不鑄玉不琢古而今矣松柏非棟梁不斲今而古矣或曰斲之人推之已今之材自棄哉予曰不鑄不琢無害於質斲之推之質斯毀之歟

涉疑而徑詢於長則濆開謇而專叩於己則損故夷齊知仁桑戶知簡謂之善問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君子不下帶而道存焉記曰視不下帶其言至近然道存者何也視上於帶則傲下則戚傾則奸無是三者非道乎故曰善言

或問詩集自序謂真詩在民間者風耳雅頌者固文學筆也空同子曰吁黍離之後吁雅頌微矣作者變正靡違音律固諧即有其篇無所用之矣予以是專風乎言矣吁予得已哉

張衆海韻辯東冬青清何以殊虞模麻遮何以同天東冬青清反切本殊而人自不殊虞模麻遮調協本同而人自不同韻歸罪韻者嗚呼人之蔽至此哉韻母子相生五音互之自然而成聲智不能加愚不能損信如此言則冬江眞先虞尤不得通押而說不得說黠哲不得哲黠邪今人因前人云四聲出於沈氏遂不復根究便立訓教人不知茲韻其來也已遠沈特校定之耳

王維詩高者似禪卑者似僧奉佛之應哉人心係則難脫

惟聖罔念作狂斯反之之聖乎衛武公抑詩如履薄冰臨深淵是也或曰甚矣念罔乎曰生而知者無哉然有惕心焉詩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激生於情五音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人自聾自盲耳音色使之哉陰陽消長五行生尅發之聲爲音吐其采爲色臊之爲氣滋之爲味天以之成人以之生貪者戕淫者荒音色之罪哉毀量折衡而民不爭民之爭量與衡使之哉黃鍾者累黍而成陽八相生萬事因之自然之數也量與衡所由起也聖人則天訓民已耳非忿心爲之也凡此皆忿人之辭耳故曰忿之辭激

元結之文激亦忿人非邪

枚氏七非必於七也文溢而成七後之作者無七而必七然皆能語也天宮室服食游獵□□君子恥言之而乃侈之又相襲言之邪漢之崔傅魏之王曹晉之張陸皆一代之偉也亦爾爾邪今能人作院本名一文錢賤別底祖曹植七而爲之也

序卦有過物者必濟然過曰賢智則過亦難矣過猶不及思中行而與之者立教之經歟

志不在單而不力以求之思而不學者也有終身焦勞而不獲者矣力以求之而心無違焉學而不思者也有終身研磨而弗獲者矣

敬生於愛者厚生於畏者嚴生於德者久生於尊者暫愛生於公則徧生於私則偏生於眞則淡而和生於偽則穠而乖生於義則疎而切生於欲則昵而疑

特立之士必無狗人之爲狗人者必同也心無義理則狹隘自無可爲事故曰盡心知性

宋儒興而古之文廢矣非宋儒廢之也文者自廢之也古之文文其人如其人便了如畫焉似而已矣是故賢者不諱過愚者不竊美而今之文文其人無美惡皆欲合道傳志其甚矣是故考實則無人抽華則無文故曰宋儒興而古之文廢或問何謂空同子曰嗟儒言理不爛然歟

章韓能談馬濮尚知性行有不必合邪

流行天地間即道人之日爲不悖即理隨發而驗之即學是故攄陳言者屬立門戶者偽有所主者偏

古人言必合先王不合則疑疑則闕今人弗合則詆詆則仇程子曰自有穢不暇尚敢點檢人邪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詆人者必好爲師者矣

杜甫見道過韓愈如白小群分命文章有神交有道又如隨風潛入夜水流心不競出門流水住等語信手拈來頭頭是道

或問漢譔訓詁不言權呂刑輕重諸法有權空同子曰天權者權其變以適中者也故變而後權夫聖人在位允執厥中又用其中於民矣何權之言哉曰舜不告而娶唐虞禪湯武放伐非權乎曰夫身或過之行之矣又何言哉曰孔子毋言權何也曰高而無位於是發其微以詔來且春秋之世何世矣曰孟子七篇太半言權何也曰戰國之世又何世矣孟子不發其微天下不以謀數爲權乎吁大哉予何敢忘孟氏之功也孟不生孔其熄乎別帝王之心傳或又問漢儒空同子曰反經無道無道何權矣聖人之權輕重之以適中者也非反之也問宋儒曰宋人不知孟子又安知權故心帝王之傳者必孔孟心孔孟者必知權可也曰若是則宋儒得位不興三代之治乎空同子曰吁難言哉周程其大矣宋之開國者誰致太平者誰致愿寶頌者誰轍固非斷人之流也吁難言哉然周程其大矣

孔門曾子傳大學子思傳中庸孟子傳權非權則中不中非中則大學不大學

情者性之發也然訓爲實何也天下未有不實之情也故虛假爲不情

論學下篇第六

術異者終罔吉泄化機也京房郭璞其人也文異者終罔吉發神秘也還國參稱韋陵其人也

貪藏者終罔吉犯止戒也好訐者終罔吉悖厚訓也好殺者終罔吉戕生道也

古詩妙在形容之耳所謂水月鏡花所謂人外之人言外之言宋以後則直陳之矣於是求工於字句所謂心勞日拙者也形容之妙心了了而口不能解卓如躍如有而無無而有

小子何莫學夫詩孔子非不貴詩言之不文行而弗遠孔子非不貴文乃後世謂文詩爲末技何歟豈今之文非古之文今之詩非古之詩歟閣老劉閣人學此則大罵曰就作到李杜只是

菌酒徒李杜果酒徒歟抑李杜之上更無詩歟誚曰因噎廢食劉之謂哉

色厲而內荏內柔而外剛也色取仁而行違內陰而外陽也

趙宋之儒周子大程子別是一氣象胸中一塵不染所謂光霽風月也前此陶淵明亦此氣象陶雖不言道而道不離之何也以日用即道也它人非無講明述作之功然渉有意矣

大人赤子心一耳擴之為大人未擴則赤子如草木始於萌以出土時分量具也培之使之足已耳非能揠之使增也如松參天柏盤石桃李能之乎

人之目一塵不著而心亦然一塵則礙見道亦然一塵則不透又如鏡然一塵則不瑩鏡無妍媸人自妍媸鏡不塵人自塵月不雲天自雲

晉人字傳之今無不精妙者然比之羲之則下矣神不如也羲之字輕重操縱獨神而十七帖為最

理故同行而異情故正則仁否則姑息正則義否則苛刻正則禮否則拳跽正則智否則詐飾言正則辭否則善色正則信否則莊笑正則時否則諂正則載色載笑稱焉否則輯柔爾顏諓焉凡此皆同行而異情者也

人之偏甚於蔽蔽易通偏難回難回則堅堅則僻易通則開開則復

多言畔道故曰訥曰慎曰謹曰寡曰默曰時凡與人談簡言少失矣張訂頑足矣乃又正蒙故於道或有畔駁

六經言利而孔孟不言利經言利利正也孔孟不言利謂非正者也公私之別也然夫子戒利辭更嚴謂多怨謂小人喻故於利則罕言以利非貞解不壞者

書之言多西土之音如呼我為台本奴來切至今西人音猶然而訓者為怡又如西人謂都是為純而純其藝黍稷謂都是黍稷也今訓者為全又西人善力幹此事則呼為所而所其無逸王敬作所今訓者以為居處

古人重威儀而詩為詳威儀棣棣不可選也以身言者也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以德言者也朋友攸攝攝以威儀以事神言者也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以治民言者也大學赫兮烜兮者威儀也以學言者也旁見之六經遠譜之三代儀禮三千皆敬人制其外以養其中書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詩曰顒顒卬卬萬民之望而今無知之者悲夫

孟子論好勇好貨好色朱子曰此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是言也非淺儒之所識也空同子曰此道不明于天下而人遂不復知理欲同行異情之義是故近裏者諱養利務外者黷貨色諱者為寂為約黷貨色者從侈從矜吁君子素其位而行非孔子言邪此義惟孔知之孟知之朱知之故曰非淺儒之所識也

有恃必壞恃勇者亂亂必亡恃才者凌凌必傷恃壯者縱縱必夭恃勢者驕驕必戕孟子所謂生憂患而死安樂者也

高必自卑大必由衆故自高無卑無卑則危自大無衆無衆則孤得丘民為天子衆之謂也無

得罪於羣臣百姓卑之謂也孔子曰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

麴蘖為酒酒成而麴蘖棄詩書求義義精而文字捐故泥書者謂之糟粕

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漢以下儒者則言富貴如浮雲過矣斯中庸之鮮也周茂叔君子以道充為貴而曰塵視金玉銖視軒冕其義亦塵銖之乎

孟子不談易以孔門不易言也論語加我數年與不恒其德耳孔子傳之參大學不言易參傳之思中庸不言易思傳之軻孟子不言易以是知孔門不易言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言也

春秋終始為麟魯西狩獲麟孔子乃始取魯史筆削起自隱元故曰始於麟筆至獲麟之文遂止不復修故曰終于麟

道貴簡默非但防易與煩也有道者其言自簡聽言亦簡不貴辭說而情偽了然也言約而義盡故自簡易曰吉人之辭寡

象與義至精者莫如頤頤口輔也養也象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口之出惟言語入惟飲食故其象視它卦獨精養德莫如慎言語養身莫如節飲食故其義更精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著也顯之義也故曰上下察也至者極至之義精而微者也全體言非也即以夫婦言之二五妙合聖人知之乎孔子不幸而出妻聖人能行之乎故一事有一至全體有全至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即上下察也天言天地言淵也察者飛之躍之也所謂之至亦全體乎

大風歌而霸心存秋風辭而悔心萌詩外哉否乎

作事謀始然坤成始則曰無成知終終之然訟成終則曰終凶由是言之孰一者可與言易乎

事勢篇第七

論樂毅者謂不即下即墨莒而歎空同子曰細人哉斯言周之克殷也周公君陳畢公繼撫其餘民多士多方彝懇未服也乃毅能旬月而收齊界墟其城郭夷其宗廟食其倉庾稅其畝畝役其丁夫郭即使無單之火牛大牛不止一單矣孟子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

柳氏謂其子佯狂意紂或崩武庚幸立無人輔之空同子曰細人哉斯言箕子洪範數學之源也乃獨不知天命去留邪微子去之亦為輔武庚去邪武庚可輔之君否邪

家曰齊恩斷義也如刀切草國曰治緒而分之也如理亂絲天下曰平因其好惡而均之也如平道塗斯大小遠近之義乎

子孫貴而賢上也賢而不貴次也貴而不賢則下矣貴不期驕不賢則淫淫則菑其身不然必其子孫矣子孫非生而不肖則覲效為之矣人家世修積而後貴子子貴而不賢則家未有不破者富貴淫之也

天地間皆性也獨人貴者自貴之也失其貴則賤禍至矣有草芥犬馬之者矣夫草芥犬馬不猶有愛之者乎

汗箭之器管仲之器雖小之然器也今之材雖小無之矣雖大無之矣何也成而後器今未成

而毀之奚其罵

人有未學而仕者矣有初試而壞者矣女有未笄而歸者矣有未歸而穴窺者矣瓜果未熟而市鬻之矣五穀未充而采之食焉矣始秋而萑葦諂矣十歲而冠者有矣布帛日短矣斗升日巨矣工日粗矣商日偽矣農日惰矣士日媮矣官日營矣其代謝矣消長起落促促矣悲哉嗟嗟王制用器不中度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五穀不時果食未熟木不中伐禽獸魚鱉不中殺皆不鬻於市而今不之見矣悲哉嗟嗟俗靡靡矣無弗詭者矣無弗饕者矣無敢者矣

空同子曰關張死而蜀之事去矣傷哉或曰蜀存亡孔明哉曰惡何言也湯非尹不商文非姜不周何也撥亂世反之正其才殊也夫蕭張非信劣者也然卒成漢者信也由是觀之將必有殊才不然萊朱周呂非聖人邪而鳴條牧野之師必尹與姜行哉

凡勢進而上則難語曰從善如登是也日之行過午則疾以下也日月尚然而況於它乎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者實也李廣口呐呐不能吐而亡之日無識不識哀焉以實也黃憲郭林宗無功業實文辭于世而天下誦之後世信之者以是也故名者非言貌襲取之也

有開必先秦其開漢乎隋其唐乎五代其宋乎成則王敗則寇幸乎抑道乎竊國者侯竊鉤者誅然乎不然乎空同子曰道天佑之矣故曰天賜天啟天授

皮以為裘雖聖必服貍狐是也言以為訓雖惡必錄陽虎是也蛇蝎蚍硝藥皆入之世欲無小

人得乎

禮重主器非私之也所以示尊昭一養體定勢者也如此而奸人豪奴猶有覬覦之者況輕之乎

病而後知安之獲患而後知平之益過益則傷故病而後知安太盛則損故患而後知平

聚必散散之不善則惡矣善者仁行而義施惡者禍生而家破者也吁慎聚哉

祀禮發油然之心者也崇祖考者所以廣愛敬而交神人也聖人之意微矣故遏慢止悖莫先於祀嚴祀立教莫大於祖考愛敬者孝弟之所由生也今士大夫於祀也忽故其教廢教廢則風偷風偷則俗惡故其子孫視其祖考猶秦越也吁甚矣聖人之微意遠乎

忠者通上下而言者也獨於臣切者利達之逵其心易欺也左氏上思利民忠也不忠不足以使民況事君乎

孔子出妻亦不王之兆也三代興廢皆判於婦人文王刑於寡妻亦天成之也詩曰天作之合

孟子氣象非止巖巖說大人便藐之皆多便厚葬其親得位便車乘臺僕傳食於諸侯使曰辭受尭天下攘霍赫灼難量哉

接之以文雖惡必答孔子之於陽貨是也隆之以貌雖仇必酬關羽之於曹操是也吁斯可與俗人道哉

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非止悼傳亦以占廢也凡王之興天必與之佐孟子所謂其間必有名世者故益稷佐禹尹朱佐湯呂佐文武天豫生之翼鳥冰牛巷空桑寂漏必全成之而置之王側夫孔門王佐一顏子耳今也早死不天喪予而誰喪哉

空同子曰古今人見同乎偶哉或問何也曰周以文弊宜忠與質以矯之予序戰國策言之矣然陸士衡嘗述焉不偶同乎

時能輕重人或問何也空同子曰桓榮曲謹之學遇盛漢而重賈誼大賢之具當衰晉而輕是故今之人知榮而不知循非時使之乎

空同子曰岳武穆全人乎得正而斃矣或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曰惡何言也不受命者其身猶將也閫亞夫是也非召之使還也使之還者奪之也奪之而不受命是叛也以叛代叛夫誰其與之曰閫以外將軍制之乎曰制之者其身將軍也言有位也汲黯發倉粟之類也非召而奪之也召之而不赴則騎劫代毅矣代之而不赴則陽周之鐲鏤下矣嗚呼岳也得正而斃矣春秋之義也

處難進之時可高不可大高者何危行是也不大者何言遜是也危謂孤峻遜謂謙晦孤峻如避世避地息交絕遊斯之謂高謙晦如不譏議不圭角不問朝報差除不言官府得失斯之謂不大凡禍自口出故言貴遜道不可貶故行貴危

戰國策周之衰乎論祖論絕凡宋之亡乎或問何謂也其氣萎以索其文刻以峭

或問趙苞徐庶之事空同子曰苞傷勇哉不戰而死可也不戰而死猶足以存母

或問男女授受之禮而舉嫂叔者何也禮嫂叔無服又不通問斯別之又別嫌之又嫌者貌直辯雄哉大抵戰國橫議堅白非孟子不能破

求勝者必敗君子不為物先即見群龍無首也故項弊於劉智氏趙滅

天生才必用孔孟弗遇為萬世師不謂之用何邪子陵淵明世遺之矣然聞其風者必起塵外之思不謂之用邪

今人論行藏太易是故逸風微矣孔子謂顏淵惟我與爾有是夫則行藏易邪不易邪

據詩書載記文王非無意於商也曰文王受命曰大業未集如後車載姜三齡與武勘黎伐崇等事誠非無意者特時未可耳然孔子則謂文王無意

春王正月係王正月之上明子月非寅耳初無它意義而儒先每以大一統言鑿矣今秦權徃徃人見之亦有王春或王正月文亦謂之大一統乎或問秦權何有此文空同子曰秦奉周正朔故云王以別子寅以是言之春秋王正月必魯史本文也非孔子故加之矣大一統也曹無劉久矣然銅雀瓦有建安年秦無周久矣然權有王正月

予謂關張死而蜀事去或云蜀人不幸龐士元死士元不死關張未必死然乎

惟聖人能通天下之變其次莫如守守身守官守禮守法皆是也或謂琴瑟改絃何也空同子曰調琴瑟者必能操琴瑟者也否則愈更而愈亂故曰其次莫如守

操不代漢者欲挾天子以平吳蜀也或謂操身受臣之名而使子孫享君之利者非也亦操欺

之也操嘗曰死題慈道曰漢征虜將軍曹侯足矣此敗之由也操征馬超斫樹而血流操惡之急遷敬受漢禪而死於途

異道篇第八

或問風水空同子曰有哉無哉風氣聚則靈異自發何謂無富貴可遇而不可求天之秘非人之能爲也何謂有故吉以善獲非善之家雖遇弗遇矣曰若是則廢之乎雖然焉可廢哉卜其安焉乎焉者可矣

或問子平空同子曰小數哉包括造化未之盡也是故得失半焉如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者推之有不準哉河圖洛書伏羲之易是也徐昇字子平今星命家宗其學

空同子曰仙者以能久視耳然猶夫人也吾百年死渠二三百年死渠固猶吾也天仙者軒翥塵氣之表下小區寰攬擾溷涵焉耳吾靜觀高覽吸日月之華挹雲霞之變閱寒暑之代沿消息之用何仙之弗若也乃其狹小寰內哀憐蠢蠢者吾固亦如之矣斯所謂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故曰猶夫人也

或問仙有死空同子曰氣消之也氣旋轉消息息則臭腐而神化消則精靈而枯朽也仙結天地日月亦消而況出神焉耳然如消何元會數窮天地日月亦消而況於仙乎

或問導引采取之法空同子曰小法耳殺人哉心動則疲精下無返人體如天血脉固貫脈絡周流無壅無欠外氣入之灌之紅鉛安容哉

邪術邪人不能用必强正而後行邪術邪物不能用必假正而後行如濟源妖氣收卻拋獻必假之濟如術人役鬼心于皆邑則鬼反弄之是也

釋言怪主於有故妄宋儒言怪主於無故泥怪者鬼神之變也有而無者也

高釋名儒靜同而色異釋之色幽沉儒之色和晬又靜同而意異釋之意抑儒之意活釋强而止故抑儒而順用故活

儒義取故其地高釋旨取故其教汙儒有揮千金而不顧者而釋則望人施儒非其力不食而釋則食人之食廬人之廬衣人之衣

人言釋有體無用夫體者對用之名也無用而有體哉吾儒寂然不動者體也感而遂通者用也人之動常活故感則通所謂敦化而川流斂之一而散之萬者也釋毀心人也夫心既死而有體哉

釋亦有至言如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即易之不遠復書之狂克念詩之誕先登是啓人自新之門而闢其反觀之機也可以人廢之哉

嘉靖丙戌夏倍熱戊子更熱其年皆倍寒故曰大熱之歲必大寒言陰陽之爭也五運六氣不違而欲治醫者可鑒哉

陰陽氣畢違伏陰在內謂綠絲未絕之陰潛伏待時夏至焉始如冬至之復也驗之井泉則陰之伏亦九淵之底而病暑者大順散治之薑桂大熱意蓋遏飲冰水者設如王安道之議非謂伏陰能使人瘧也

英奇之氣流顯沙漠無發異人然竟舉於中華帝王之世鑾輿率從玁狁之難周漢後之無大患也衛霍橫行匈奴漢威以振英衛提兵深入唐業是成使宋任李宗岳劉諸人即百元亦足道哉我明于石執柄也先旋醜故胡虜勢熾者非其才無敵也非中華無人也用不用也如其奇氣生佛號西方聖人能識吾周孔道哉

神貴藏人五臟真色見則病劇以其神露也脾病劇則黃疸黃者脾之真色也臟之名藏之義較故肝病則色青肺病則白心病則赤腎病則黑故曰望而知之之謂神言察乎露者也

呂子校續補一卷

吳江施紹書題

光緒丙戌年春三月
朱氏槐廬樷書校刊

諫菴先生爲山舟學士嗣子自號清白士夙承祖父風訓且家有　賜書性無襍嗜以故九踏省闈不遇遂棄舉業而專心著撰枕葄經史讐訂爲娛當日父子昆弟自爲師友若處素匠誨諸君皆摯季之俊者至於一時老宿如杭堇浦陳句山盧紹弓錢辛楣孫頤谷諸先生俱得接其謦論互相砥礪而問學乃益深焉夫以先生席祖父之蔭克守清白家風頤谷先生稱之云以貴介而勵布衣之操者君殆有焉以視夫高門世胄專務外緣而汲汲於利達者相去爲何如耶生平著書凡六七種合栞之爲清白士集別撰有史記志疑自栞成後續有增加又復筆之於栞本上其呂子校補二卷蓋與畢

秋帆督部校栞是書時檢讎未及而續有所得者觀其攷譌訂異互證旁參洵爲高氏功臣其續補一卷則從先生所著瞥記暨喆嗣學昌所輯庭立紀聞二書中檢錄得之因寄朱君懋之附栞於後亦具見先生之用心學求靡已爾栞既成爰述先生之學行爲之序其簡端如此

光緒丙戌春正月嘉興陳其榮書於盛澤之陽春室寓廬

呂子校續補

槐廬叢書第　函

錢塘梁玉繩著　（嘉興陳其榮桂舲甫輯　吳縣朱記榮懋之甫校）

高誘注書　曾南豐戰國策目錄序言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云三十二篇

重已篇烏獲　蔡鐵耕云史秦紀志疑人表攷五等及此篇竝據文子以爲古有兩烏獲案柳宗元謂文子多竊取他書陳直齋亦謂自班固時已疑其依託似未足據

仲春紀注生子必有瘖躄通精狂癡之疾　畢尚書校云通精未詳嚴九能云此與淮南時則注仝（躄作躃）案釋名疾病云眫子明而不正曰通視蓋卽通精之謂後漢書梁冀傳洞精矘眄章懷注洞猶通也

當染篇寅泰　中行寅染於黃藉秦高彊墨子無黃字宜衍注中荀子當作荀文子中行寅卽荀寅亦稱中行文子也

尊師篇索盧參　范書獨行傳有索盧放章懷注索盧姓也

古樂篇商人服象爲虐於東夷（高注象獸名）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　案宋于庭曰案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賦韶濩武象之樂注張揖曰象周公樂也南人服象爲虐於夷成王命周公以兵追之至於海南迺爲三象樂也文選上林賦注同其

說當本古樂篇所謂南人如論語南人有言謂南蠻之人也桼象郡在海內葢取此則此文商人當作南人江南當作海南詩以雅以南毛傳南夷之樂曰南左傳舞象箾南籥葢指此三象也（此一條附錄宋氏翔鳳說）

音律篇黃鐘大呂太蔟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爲下注律呂相生上者上生下者下生　畢校云蕤賓不當爲上當在林鐘之首注當作上者下生下者上生許周生云十二律上生下生班孟堅志與呂不韋書淮南子及鄭注周禮不同班志自黃鐘始一下生一上生依次至中呂故黃鐘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律皆下生林鐘南呂應鐘大呂夾鐘中呂六律皆上生高誘呂注所謂上者上生言黃鐘等七律由上生而得如蕤賓上生乃爲大呂故云上也下者下生言林鐘等五律由下生而得如黃鐘下生乃爲林鐘故云下也鄭注太師職云黃鐘下生林鐘之初六林鐘又上生太蔟之九二太蔟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鐘之六三應鐘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鐘之六五夾鐘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並從月令疏所引）孔仲達云五下者謂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皆被子午已東之管三分減一而下生之（即高注下者下生）六上者謂大呂太蔟夾鐘姑洗中呂蕤賓皆被子午已西之管三分益一而上生之（即高注上者上生）子午皆屬上生應云七上而云六上者以黃鐘爲諸物之首物莫之先似若無所稟生故不數黃鐘也據此則鄭注即本呂子惟呂兼數黃鐘爲七上五下耳淮南天文訓數十二律上下生與鄭仝後漢志及范望注太玄並重蕤賓上生宋書律志與淮南合惟晉書志謂後代之音律多宗呂覽而又言算術無重上生之法以淮南爲非梁武帝鐘律緯則謂京馬鄭蔡至蕤賓並上生大呂而班志仍以次下生班義爲乖是則鄭注之合於呂覽淮南而不合於班志明甚今明北監本汲古閣本永懷堂本周禮太師注自蕤賓至中呂上下生皆互易其字蓋校者誤以漢志改之而不知其本不合也浦聲之十三經注疏正誤反據太師注以改月令疏舛矣畢尚書所校呂子但知蕤賓之上生大呂而不知蕤賓本律爲應鐘所上生如其所數則除黃鐘外五上六下與鄭注政相反

音初篇佚女　蔡鐵耕云佚女猶言處子不當作泆解吳縣陸棐仲云見有娀之佚女見楚騷注佚美也又作美字解

季秋紀月令　宋史張慮傳亦云月令之書出於呂不韋

審己篇越王授　諸譪堂云授卽前貴生篇之王子搜亦卽句踐五世孫王翳也畢氏校本於貴生據三世弒君之說疑爲無顓究屬臆斷當從審己校語爲是

安死篇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　案左傳三十二年疏上壽百二十中壽百下壽八十又莊子盜跖及意林引王孫子云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淮南原道凡人中壽七十歲）

當務篇立紂　宋書元凶劭傳前代以來未有人君卽位後皇后生太子唯殷帝乙既踐阼正妃生紂前校

失檢宋書故以帝乙立紂爲疑

務本篇公功　大戴禮記禮察篇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漢書功作公

本味篇空桑　歸藏易云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可證其爲地名古樂篇云顓頊處空桑則其地古矣

肉之美者旄象之約高注約飾也一曰美也　畢氏輯校引楚辭招魂九約王逸注約屈也疑屈爲屈之譌（諸譪堂云屈卽屈非譌字玉篇屈短尾與說文訓無尾合淮南原道注屈讀秋雞無尾屈之屈畢校以說文無字爲衍亦非）而象尾不聞與牛尾竝稱珍美明謝肇淛五雜俎云象體具百獸之肉惟鼻是其本肉以爲炙肥脆甘美約卽鼻也此說似勝然則旄亦以鼻爲美

平

必已篇不衣芮溫注芮絮也　嚴九能云釋名首飾云毳冕毳芮也畫藻文於衣象水草之毳芮溫煖而潔也芮溫之義如此高氏訓絮義亦相類

愼大篇釁旗甲兵　蔡鐵耕云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見樂記是經傳言及釁甲也

辛穆子　晉語趙襄子使新穉穆子伐翟韋注晉大夫新穉狗也此注辛穆子有譌脫

江河之大四語　列子說符載襄子此語呂襲列子也

權勳篇齊達子軍於秦周　注秦周齊城門名東吳惠氏據之謂左傳襄十八年秦周卽此以杜注晉大夫

爲非其說似勝曰惠氏是也舊從晉伐齊師師者爲季武子孟莊子卽有秦周其人亦偏稗下僚安得主兵且傳云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壬寅焚東郭北郭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文法一例則秦周之非人名審矣唯秦周當是近雍門之地名高誘以爲城門名恐未然考齊記古齊城其西曰雍門西北曰楊門杜注亦欠明

知接篇楊門之扇注門名　仲弟處素云楊門乃楊木之門非門名也南史恩倖傳敘掩陽門之扇楊陽古通嚴九能云釋名釋車陽門在前曰陽兩旁似門也

畢氏疏證云考工記車人羊車鄭仲師注云車羊門也陽羊古通廣雅釋器陽門蔽帶也是所謂陽門者乃車中之蔽簹門名未名兩解俱非

審應篇魏昭王　昭王襄王之子高注不誤史記誤分襄王哀王爲二王也畢氏校本反據史改襄爲哀謬矣

不屈篇罷潞　管子短語十四天下乃路左傳昭元年以露其體注羸也韓子亡徵云罷露百姓風俗通第九大用羸露蓋三字古通

高義篇乾谿　諸譪堂云此指楚靈王自縊乾谿也注乃云靈王作乾谿之臺百姓愁怨不引左氏而引公羊非作書之意

貴信篇抽劒自承　諸譪堂云釋上下文乃莊公自劫也與他書言曹子劫桓公異粱仲子校云曹劌以劒自向非

舉難篇甯戚歌　蔡鐵耕云列女傳甯戚商歌曰浩浩乎白水蓋歌白水之詩浩浩白水儵儵者魚（管子作育育者魚）其歌未畢故管仲待婧語始解或是詩當管仲時已缺佚邪

召類篇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蘧伯玉爲相史鰌佐焉　案蘧史不與趙簡子仝時伯玉亦未爲相記事之譌爾淮南主術亦誤襲之諸子書往往有此乖剌

疑似篇喜劾人之子姪昆弟之狀　宋于庭曰案子姪當作子姓漢人尚無言子姪者何況於呂史記武安侯傳跪起如子姪漢書作子姓知史記姪字亦誤（此條附錄宋翔鳳說案粱仲子亦疑此篇子姪之稱以爲未安欲改爲姓）

求人篇人正　諸譪堂云北至人正之國注作今正攻淮南時則訓令正之谷御覽引作令止並引注云令止丁令北海胡地尚書大傳政作丁令則人令二字皆令之譌脫正與止未詳

任地篇大月　蔡鐵耕云陽大陰小詳易泰卦孟冬稱大猶爾雅十月爲陽純陰用事嫌於無陽而名之

光緒歲在閼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錢唐梁燿北先生以名門貴胄中年謝去舉業專以經史自娛一門之中相爲討論與弟處素輒相證合校語中所稱伯子仲子卽先生與其弟是也處素名履繩纂於左氏學著有左通一書書凡六種惟補釋三十二卷聞已刊行而今已尠見矣此呂子校補二卷讀畢氏刊本者有可藉資訂證焉至續補二十八條則別裁於讐記中及先生喆嗣所輯庭立紀聞者陳君荄盦屬爲補刊於後俾尋覽先生校語者獲覩其全又別見吾鄉宋于庭先生校語二條亦碻有證據爰附錄於篇次亦所以掇拾賸義云爾至近時蔡氏有呂子校補獻疑一卷嗣當覓得之刊附於下不尤足以備參互攷證者歟丙

戌春日槐廬主人朱記榮題後

適來子

適來子

補編卷第三十八

華亭張潤貞作霖著

子定問于靈明子曰道何在曰無在他日問南郭子綦曰道何在曰無不在又問無爲子曰不知所在子定惘然退三日不食以告子思曰吾聞三人者有妙道之行者也今其言乃爾差池哉子思曰道非有無髣髴道非無故體物天吾不知其高地吾不知其厚萬物吾不知其紀極又惡知道之所至哉靈明子曰無在乃所以無不在也子綦曰無不在乃所以不知

所在也夫風起于東海而行于西海也達乎萬竅周乎六虛以手搏之無有以目覩之無有披襟當之乃得夫道亦在以身當之而已矣

門人問于子夏曰弟子欲入道而未能也意者道其遠邪曰道不遠人自遠之耳曰然則道其近邪曰道不汝近也子近之則近耳是故君子之于道也望而不求愈遠而不近矣求而不迫雖近不親矣迫而不時雖親不永矣君子之于道也若體膚雖有他物不以易其愛也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夫惟君子能篤于學其道始能碩大于躬未有不篤而能碩大者也

赤霞子率其徒遊乎漆山之巖其始至也其意欣欣其既登也其足遂遂弟子問曰夫子若有畏邪何足行之不前也赤霞子曰始吾之至也離平原披蒙茸吸雲氣接蒼穹探日出沙鴻濛齊會在目溟渤在東其遊無竟其樂矣窮及其既也處乎萬仞之高臨乎不測之深意謂可以極天下之大觀而不知一蹶將裂我之身故曰高者危下者安弟子曰然則毋履焉

可乎赤霞子曰我不能謝世世自有以高下我矣我不能違天天自有以安危我矣任乎世委乎天然而不能不戒者道也故君子道莫大乎保身禍莫大乎失足

人未執繳鳥見形而已飛有繳之心也人未持竿魚見影而已逝有竿之意也必待執繳而後知持竿而後避不亦失之晚乎

雞有翼而不能高飛人有智而不能遠害是有翼而不知用翼有智而不知用智也夫不知自用則必用

于天下矣其欲免于寇竊也難哉

人之生有性猶石之中有火也火不自發擊之斯出性不自見觸之斯呈文中子曰不可以不養也貯水于器淆之則濁澄之則清旣澄而復淆之將不復清矣人皆有本然之性亦時有一隙之明日以其身出沒于浩浩之波猶以衆斧伐蘖栽也不亦悲哉夫石初斫于山其鋒全也故微擊之火卽發至于不善擊之且屢擊之鋒盡火不復發人而不善養性則善亦不復發矣以其不發而曰性無善可乎哉

去家數年及其還也見其妻子則欣然喜識其田園廬舍歷歷在目宛如昨日蓋所遇皆故物也人之性旣溺當其返而舍乎徑寸之地不亦有覩焉而樂者乎何也吾故宅也

天下之業未有不積而成者農夫積粟以養其口商賈積財以養其家志士積學以養其德哲人積精以養其神聖人積賢以養天下積愈豐養愈厚故曰土積則高水積則深

鐘鼓之音宏以遠由其中虛且大也以物實之則其聲詘然人非虛中其能應天下事而無遠弗及乎

鄭之鄙人樂氏好養雞專其利數年矣出入與雞羣也飲食與雞馴也久之樂氏夢遊于洛水之濱至乎太室之山有羣雞伏乎山梁其羽五色樂氏愛之羅之以行而樂氏寤起視雞羣無有也急走出適乎洛水之濱至乎太室之山周視山隅求之弗得哭之累日家人往勸之歸歸則羣雞或攜之去矣夫是之謂因幻以喪眞君子曰因幻以喪眞上士不爲也

盜入室主人覺而走主人呼其鄰人其逐之盜自度

不能脫與其鄰人並呼逐盜乃逸去主人莫之察也君子曰盜非獨能盜財也幷其主人與鄰而俱盜之矣非至明者其孰能辨之

鏡機子曰鳥鳴之惡自取憎人言之惡自取滅不能有累于當世也適來子曰其爲當世累也亦多矣是以君子惡之

齊有鴟將翼其子以適楚雀謂之曰子將何之鴟曰將之楚雀曰奚爲鴟曰吾惡夫齊人之惡我也故去之君子曰已弗能改行而人是咎獨鴟也與哉伯宗

之妻曰盜憎主人其是之謂與

匠伯至乎梁父之陰遇大木焉弟子曰盍伐諸匠伯曰以爲棟梁則易腐以爲犧樽則無文此不材木也齊景公將遊琅琊轉附有大木當車左右曰由他道以進可也景公曰吾嗅其氣若狐此不材木也盍薪之命左右伐之于是轉附木之神夜往謂梁父木曰子以不材終其天年我以不材喪生是果命邪梁父木曰世奚有材不材處之安地則安處之危地則危子孰與我終日處乎山之陰逍遙乎無人之境不敢與世攖乎夫惟擇地可以藏身藏身可以遠累

天隱先生衣鶉衣冠敝冠食不及飽絃歌不輟面無憂色門人問曰先生之貧也而樂何與天隱先生夷然笑曰吾何貧哉吾固未始貧而世固未始富也吾悲夫世之貧者不暇奚知己之貧哉吾聞之肥其腹者必餒其心煖其體者必寒其德吾以仁義爲稻粱以道德爲章服漱詩書之液以悅口佩先聖之訓以守身是天所以厚吾生也吾何貧哉且世之不足者專之有餘者兼之吾何貧哉

天隱子曰修我靈氣勿爲世俗所淪汙遂我自然勿爲邪見所凝滯適來子曰自然者靈氣所由聚也是故任人則滯任天則靈

孟嘗君悅鳥或獻燕焉其語喃喃孟嘗君愛之飼以粟覆以華屋戒曰毋驚其巢他日門下有獻鸚鵡者孟嘗君大悅曰是能人言愛之有加俄而齊國有兵孟嘗君與馮煖議于深室鸚鵡洩其謀于庭孟嘗君大怒殺之而愛燕如故君子曰鸚鵡之受禍不亦甚乎彼其以言悅人而適以亡其身悲夫

子華子遊于齊威王之門三年而不得用威王謂之曰吾將授子以國政吾見子之無能故止子華子曰君不見騏驥乎騏驥一日而行千里人皆愛之然方其未授之策則不能十里非材不足無所可見故也今臣自謂天下之騏驥矣策臣者誰哉王無患天下無騏驥威王于是舉以爲相賞一人誅一人齊國大治威行三十六年皆子華子之力也

室至密也有開則風入之舟至固也有開則水流之木至完也有開則蟲蝕之君子曰禍患之來也豈必

其大哉忽而不察其害必鉅害至而消之所傷必多

醫之視病不視其形之肥瘠而視其神之衰王神王則形雖瘠亦安君子治國不視其民之多寡而視人心之向背人心向則雖寡亦足以恃

吉雲子遊于吳吳王問曰先生奚爲不仕吉雲子曰臣受教于東鄰之女矣王曰何謂吉雲子曰臣東鄰之女朱脣若丹皓齒如犀膚潤如玉色若芳菲綴明珠披羅衣姿態横出修短合宜然行年二十有五矣而未聘鬻其父母私謂媒氏曰吾急欲嫁王以爲何

如王曰然則先生奚爲不隱吉雲子曰臣亦受教于東鄰之女矣臣東鄰之女行年二十有五矣而未聘謂其父母曰不嫁吾將毀形而老王以爲何如吳王默然

醜女視美人不若甚矣然入室而猶思脂粉弗以醜而不自好也惰夫視志士不才甚矣然對人而猶談詩書弗以惰而不自託于才也夫醜者天也不可爲也惰者人也猶可奮也以可以奮之人而果于自棄其亦醜女之不若也夫

傳曰君子以悔過遷善悔而弗知遷奚益哉善奕者舉棋一定而無悔不善奕者子已下而悔之悔之而復舉棋旁觀者笑曰是又將悔也已弗克善其道而但思悔以求勝焉有終身于悔而已矣悔何補于奕哉

河水濁淮水清河與淮並流而舟人能別之由清濁之殊質也君子善小人否君子小人並進而明者能判之由善惡之殊質也

日月雖無所不照而不能照曲室霜露雖無所不潤

而不能潤牆陰君子雖無所不容而不能容姦邪姦邪不容不失其爲仁牆陰不潤不失其爲養曲室不照不失其爲明

非有先生道遇乞者容貌甚偉非有先生呼之曰觀子之容不類乞者易子之求何事不可爲奚故有求于世乞者忿然曰吾惟無求于世故乞也非有先生仰天大笑曰子乞矣奚故無求乞者曰以我求富富可得以我求貴貴可得昔我在齊齊王將授我上卿之印食粟萬鍾我食不甘味坐不安席我退而行乞

三十年終日陶陶而樂是故其欲彌深其求彌大其求彌大其心彌苦今約而至于乞可謂無多求矣惟約之不得故乞也然則吾奚求哉非有先生謝焉

有粥果者往來于市迨莫人無問者適來子怪而啟其筐果黑而多刺笑曰是佳果邪客曰試嘗之于是剖之文理若縷液自內流食之甘甚膏可澤腹客曰此赤松也生于山陽世罕得見今人但覩其外未覩其內適來子嘆曰吾乃今知人不可以皮相也客曰子不見甿之負薪者乎夫薪生于山惟所材焉入山愈深則薪愈多若遠而望山薪胡可得邪故曰置內以相人天下始有遺人矣置內以相物天下始有遺物矣適來子曰然傾其筐而去

門人問鶡冠子曰鳥獸不能言矣故鶡冠子曰奚故不能言昔東方有介氏之國其人能明獸語今人罕得其術非物之不能言也今夫楚人不能知吳語吳人不能知齊語異國之人猶不相知而況于鳥獸乎然而有殊方者必無殊性有殊音者必無殊欲順其性通其欲雖鳥獸猶不難馴而況于能言之人乎

天下事莫不有分君子處世如分而止不敢有所過也商人載粟于舟舟盛千石而或逾其二三則沈二三石非多也然而必沈者其分有所溢也人勿極其欲而求過焉則庶乎可免于患夫

城上之草植身雖高而秋風先殞之何者高而不可久也簷下之木近牆多隱而秋霜不遽摧之何者隱而善避也

晉平公之嬖人曰鄭餰白晳而美其輔生瘿平公愛之晝則與同食夜則與同寢他日公戲焉或以巾拭其瘿君子嘆曰傳所謂好而不知其惡者平公并其惡而亦好之惑莫大焉他日公謂餰曰吾故愛若若去瘿則吾愛滋甚命醫割之不夕而死豈非所謂愛之乃以害之者與

主人飲賓命脯雞饔人竊更之以鶩主人食鶩而以爲雞曰美哉左右曰鶩也主人怒命覆之饔人曰甚矣主人之弗知味也雞鶩非淄澠而弗能辨且既以爲美矣而又棄之是棄美也是皆起于蔽而溺于欲也

庚桑楚臨河無梁有獨木浮水一丈夫履而渡焉提若烏問曰子奚術之操與丈夫曰吾奚術哉吾惟無畏故能渡也今以獨木置平地雖五尺童子皆能履之能于平地而不能于水者氣先餒也吾之履乎木也無畏無畏則氣不餒氣不餒則起之也勇而乘之若萬斛之安顧謂門人曰小子志之若夫人者其可以任道夫夫大道之孤也無人焉任之大道之興也有力者勝之惟無畏故也不然其何能登于岸

天隱子曰六籍者羣聖相因之書也其人亡其道存

適來子曰其道既存其人不亡亡者形也存者神也

石甃子曰命有否泰遇有屈伸命至于屈才通即塞遇及于伸才塞即通適來子曰遇之不能無通塞也人之心向于通則塞者亦通人之心向于塞則通者亦塞南溟多大魚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然在大海之中猶夫尺寸耳春三月將生子並岸而行意不舒海非加小也自向于塞也沼沚之間儵魚掉尾而行由由然也沼沚非加大也自向于通也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其斯之謂與

人有言曰吾素不喜人諫入市而聞談已之善則不覺頤之解矣人有言曰吾素不拒人諫入室而見規已之過則不覺色之改矣此二者皆人之易忽而不及持者也能于此自持焉其履聖賢之域不難矣

空中游塵人不能見照之以日則毫末可覩明之至也萬物之情千態萬變聖人照之以天而物不得遁亦明之至也

徐子曰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爲法

象適來子曰容貌者外也君子有內心焉夫惟內心者之無所往而不可以感物也

鄭之北郭有㐫人橫于里號曰如鷹父老苦之或告諸于產子產懲之未數月如鷹戒而之善矣入其里少年猶擯不顧謂其有夙慝也適來子曰噫甚矣少年之不知子善也北奈多鳩衆鳩晨夕相與處少焉鷹搏一鳩衆鳩避之既而鷹亦化爲鳩入于鳩羣衆鳩安之君子曰其鷹也衆鳩不知其將爲鳩也故惡之其鳩也衆鳩不知其嘗爲鷹也故安之夫鳩則何

心哉

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于野而獲獸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夫子往觀之出涕曰麟也然後取之適來子曰麟于是乎可無憾矣君子之于世也千百人毀之不如得一士譽之爲貴也賢人譽之又不如得聖人譽之爲貴也聖人譽之雖千百人毀之不以爲玷也麟也而祥于叔孫氏之口奚貴爲自夫子麟之吾乃今知有麟矣

徐子曰一尺之錦足以見其巧適來子曰巧雖見一尺之錦何所賴哉然而君子愼其寡也尺寸相續往而莫窮是以君子勿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

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適來子曰遠福卽禍遠禍卽福善惡之間不容毫髮其必愼于雞鳴時乎

魯有勇士顏闔偕其弟固自稷門負母將之汶上而食焉道遇齊師顏闔曰齊人將伐魯乎固曰然闔曰今退而不能死于師非忠也往鬭以傷其身非孝也忠孝不立非人也將奈何固曰吾聞之夫孝始事親

終事君子能死吾能養吾釋母而終其天年孝也子死而全君以成其名孝之大者也何愛焉闔曰諾遂自伏乎山側固反其母以告魯君魯遂興兵與齊師遇三戰顏闔自山奔而下大呼以馳齊師齊師夜驚亂魯從之大敗齊師君子聞之曰古之義人也又可多乎

漢濱之野人日涉水而采芹三閭大夫行吟澤畔見而問之曰子旦旦而采芹奚爲野人曰家貧老母在吾以奉吾親也明日三閭往遺之豕野人辭之三閭曰吾觀子之孝而憐子之貧何故辭之野人曰芹雖微吾竭力以致之潔也豕雖肥人憐我而遺之不潔也吾聞孝子以潔者享親詩曰白華菅兮白茅束兮吾雖貧將自儕于白華之孝子矣三閭歎且歌曰孝子潔兮親志怡忠臣潔兮君心疑漢滔滔而東趨兮無日返芹蕩漾于白波兮將何依

小荀子曰君子終日言如未嘗言無言之累者也君子終日不言如未嘗不言有言之實者也無累者以理爲準也有實者以身爲敎也

4 100
27B

善爲屨者不必視足善爲車者不必視轍善學聖者不必襲其言

楚王田于雲夢狡兔皆避于穴有一兔善走疾行王之車前王命左右逐之不得命養由基射之矢中其足持兔獻王曰是兔也宜其及也恃能故也恃則驕驕則禍至齊莊嶽之市人取妻而美日令其妻倚于門人喁焉市人曰吾妻洵美矣閉之室中人曷知其美哉聞者皆粲然笑其後果有少年私之君子曰市人之蒙辱也不亦宜乎見美故也是故君子之遊于世也有能不自恃也有美不自見也其孰能害之

鬻子曰天地闢而萬物生萬物生而人爲政焉適來子曰人也者爲政于萬物者也君相者又爲政于人者也人物相生君民相得是故天地闢而不壞

關尹子曰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遊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不窮也適來子曰惟止有觸惟遊不窮莊生逍遥遊言遊無所往而不得也

楚郢之邑有悍婦其夫畏之他日夫出與少年鬬傷而歸謂其妻曰子嘗辱我矣今我辱于他人子能復乎妻出詈少年少年承之以笑其妻說之少年挑之反謂其夫曰子實不德夫少年何咎焉君子曰楚郢之人其身下于妻而思與人鬬難哉適來子嘆曰己德不立欲因婦勢以蓋人者適足以辱其身而已矣

關尹子曰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蹟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勿以能觀聖人道無爲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適來子曰知道無形者可以貌觀聖人知道無爲者可以能觀聖人知道無言者可以言觀聖人知道無蹟者可以行觀聖人

書不及鍾王畫不及張吳偶工其一二人爭求之至于冬呵凍夏揮汗此無他彼之所能人之所不能也故夫有能者用于天下者也無能者用天下者也

粤多奇山水有鍾敏者日往遊焉俄而以事入豪家豪者畚土爲山累石爲峯坎地爲沼樹木爲林指謂敏曰此假山也敏悅之歸而亦爲之由是粤山無敏迹俄而與善畫者交善畫者出所畫山水觀之敏大悅遂日事畫山水而昔之所爲高高者蕪矣君子曰鍾敏之好山此之謂一再傳而失其本也其由眞以

及假由假以及幻者真常而假析假難而幻易也

負邱之漁者齊乘善泅能晝夜伏水中人號曰水子他日與其侶釣于呂梁之下呂梁之流悍有富人舟行失足墮舟人呼曰若非水子乎亟救諸齊乘不應其侶亦曰亟救諸齊乘曰子姑待之彼溺之深吾利之多也何亟焉舟人急而號曰與爾百金可乎齊乘乃徐步入中流負富人以出則氣將絶矣既甦齊乘指富人言曰不遇水子若其魚乎取百金而還適來子曰傳所謂濟人之急者必仁人也若漁者仁人耶以不仁行其仁是謂盜仁

遇風波之險者終身不敢行舟嘗銜橛之變者終身不敢乘馬之二人者但知其前之有害而不知其後之有利者也但知舍乎此者之有利而不知之乎彼者之亦有害也是故聖人之垂法制以利天下也不能使之無害也必求其無害而後行而聖人亦窮矣聖人者亦唯是盡其利而不攖其害焉

岐山之民多盜有善盜者入山射虎得虎皮歸語妻曰自今以往吾取貨有術矣他日伏山側有大賈過

盜嘗虎皮躍而出賈大驚仆地以爲眞虎也盜取其貨去良久賈甦曰吾今日幸離虎口盜聞而笑之適來子歎曰虎之所以能噬人者非以其皮也今得其皮者猶足以取貨而況得其爪牙者乎

子路適野有男子哭于林而哀子路問之曰吾父死而不及養是以悲也然而男子尚有母蔬食不能供

石邱之少年謂其宗黨曰惜我貧也吾志于學而無書有長者憐其志與之以書已而束書不觀由是觀之天下之以言相市者皆此類也

嘗有富人入山見小猨攜歸家衆曰猨也富人曰吾第擾之可使勿復猨矣以粟與肉食之數月形漸庬而帖然富人笑曰吾固知其性已馴也富人有二子其長者方五歲日與猨戲或以石擊其首輒曳其尾以行猨益帖然富人益愛之不數月父死猨殘其二子而逸適來子曰天下貌人而心猨者雖君子不能回其猨心以復乎人富人之愛猨欲易之以人也亦惑矣故君子用愛莫先用知

齊有惠虛公子者每食必茄子是稷下之市人皆嗜

茄有蘮茄者曰茄之爲物性非中和味不甚美宜若無可好而羣好之何也市人曰我非好茄聞憑虛公子之好之也故好之公子我國之望人也獨行子聞而嘆曰市人不能好其所好乃以人之好爲好是徇名者也人不志道因時爲取舍者其諸市人之耆茄與

無能子性不勝酒而以善飲聞人與之酒則喜及其宴也又戒人毋飲其友曰子不好飲又戒人飲而以善飲聞殆竊其名者乎無能子曰不飲則情枯多飲則神亂是故君子之于酒也飲而不貪有餘量也量而不極有餘歡也歡而不縱有餘德也君子之于物也接之而情無動也適之而情無戀也樂之而情無溺也莊子聞而嘆曰非得全于天者其能若是乎

南禺之山其上多金其下多水越二少年聞之相與語曰吾曹不任貧矣若入山取金可爲富人于是裹糧而入山行卄餘里有大溪阻焉甲曰水淺可涉也中流而沒乙反謂家人曰非金不可得不善水故也于是求善水者與俱既渡喜曰余在矣仰顧大石高

千尺乙援木而上折其左足反謂家人曰非金不可得我不愼于履也足愈復往既踰大石喜曰金在矣虎聞人聲出噬之少年握金而死雲門子曰禍之發常于不意少年備水矣而不知要有石也備石矣而不知要有虎也是之謂利一而害百利一而害百利卒弗可得而害已至焉嗚呼好利而不喪其身者鮮矣哉

鄙夫拾一金面有矜色富貴之子家累千金其心泰然所見者大也君子學貫天地古今而未始加諸人者亦所見者大也

與敦厚之士交初若不足悅久而後知其旨矣與聲氣之士交初若可悅久而後乃憎之矣口悅天下之味終不若五穀之可常也

越人有養馬者蹏噭千百衆馬相得也及其散而之乎他國則不復識矣茂樹蔚然枝相綴葉相扶秋深葉脫散不復屬何則馬之聚也暫而葉之本已中乾也今夫野人目不覩詩書口不談仁義然而恒有腹心之交生死膠漆固結而不可解其交者眞也故君

子不以多寡論交而以眞僞論交眞長而僞暫也里有富者盜欲入而患其犬夜乃毒圂豕而啖之而犬斃富人于是大亡其財猴善視鷹欲攫之而不得乃灰其羽下擊之故曰雖有勇士見利而怯雖有智士因察而亂然則將奈何曰不貪小利不矜小智

雖有駑馬策之則走雖有病鳥弋之則飛雖有怯夫辱之則怒雖有惰士鞭之則學安在囿于質哉是故玉以琢而成劒以試而精學以勇而生不勇不進不奮不勇君子愧以生志志以生勇春竹之生也以石壓之其筍則從罅而出氣之勃然者爲之也

或入市而問曰物何者貴乎吾擇貴而業焉有屠者對曰肉貴其人行而販豕不數日則肉賤而粟貴矣于是棄而之糴不數日而粟又賤利未獲而財損十之八九矣人責之曰爾無定業而欲不貧豈可得乎夫物之在市也貴賤無常知守其業而已矣是故君子之學也窮達無常知守其道而已矣

山有木百鳥巢焉巢多則木不長室已富百人食焉食衆則室不豐學者涉世多則學不進君子未能謝之節之而已矣風行而水不加損順故也人能順物以遊世其于學也又何損乎

夫道若巨室然萬有藏焉自外望之無所見也自內視之則物莫能遁矣夫物道之散也道物之綜也登山者自下視上不明自上視下不遺其理一也

道與其言之于口孰若識之于心與其識之于心孰若體之于身言而弗識猶取金于家而棄之塗也識而弗體猶富者聚財而不能享其用也

靈壁子曰以有限之性命遂無窮之嗜慾安得不困苦哉適來子曰性命無窮者也嗜慾有限者也以無窮制有限則幾于道與

羣蟻負蠅入穴得食而已矣羣兒笑之羣兒爭餠于市悅口而已矣市人笑之貴人入市市人分金貴人笑之達人遠俗貴人昏乞達人笑之由是觀之吾之笑彼者在此而人之笑吾者亦在此雖所取有奢約之不同均之未免乎笑也貪也若夫無所貪于世者其惟至人乎萬鍾弗視千駟弗屑彼且與物遊而忘乎物人自無由餌之則亦無由笑之

韓非子曰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適來子曰人必先有正鬚眉之心而後鏡可得也人必先有去迷惑之心而後道可得也

公羊子高製新衣而衣焉其友之貧者謂之曰子衣新盍以其舊者與人公羊子高蹷然不應明日又言公羊子高與新衣焉其友怫然曰子以吾爲利子之新也哉是何子之薄我也公羊子高曰不然衣雖新吾未與處也衣雖敝吾盡其美矣其新也吾愛之其敝也吾棄之吾不忍爲也非嗇也以誌吾之不舍故舊也新者吾之所輕人之所重也故者吾之所重人之所輕也吾不以人之所輕者與人則庶乎能愛友矣吾不以已之所輕者易已則庶乎無忘舊矣（[illegible]）

子張爲室丹漆而爽塏子皮弔之曰財者人之欲也富者財之積也室者富之表也富已不可子復鳴富於人是以形也子張不懌子皮出子羽入賀曰吾聞君子無諛悅之交小人不聞直諒之言吾賀子皮之能規過也吾又賀子之得良友也子張悅遂復其舊君子謂子皮善弔子羽善賀子張善補過（[illegible]）

吳之杜氏善釀沽者甚衆名曰杜氏酒居其利數十年子孫衰落其後吳中酒肆皆曰杜氏非是氏弗貴也市之東北隅有老生者實善釀人莫往焉或曰子盍名杜氏生笑曰吾無其實而敢有其名乎吾不可以欺人也且吾將杜氏吾先人邪是滅吾先也吾將杜氏吾宗妥邪是亂吾宗也急區區之小利而自埋以就他人其爲無人心者乎且杜氏以酒得名如以酒貽吾辱杜氏也後數年酒遂大售而杜氏酒無聞焉君子曰若老生者可謂不沽名者矣（[illegible]）

孫叔敖爲楚相盡忠保廉同朝或饋之菜不受其僕曰主人唯聞大夫之廉故饋之菜也孫叔敖曰子歸告主人曰大夫唯廉故不敢受其僕去孫叔敖之子曰菜奚傷于廉乎孫叔敖曰天下之貪一也使菜可受肉亦可受矣今我受菜楚國聞之盡以菜饋其利豈與肉殊乎是使我獲肉之利竊廉之名吾不忍爲也楚人聞之夜不閉戶道不拾遺至死猶曰吾思孫叔敖之教也

晉悼公時有野人樵于山既伐其木又束其草入公問

曰蔓草無所可用樵者對曰雖不爲薪亦佐薪之用焉木未及然草則先之猶之我君任卿卿所欲行必百執事先之而後功以集焉是小人者未始不爲助于君子也故曰野無棄材晉侯悅

含眞子門外有鬭者弟子出諭止之反問曰君子貴力乎曰貴弟子曰尼父不語力恐戕人也先生奚取焉曰貴君子之力耳古之君子閉戶而居聰能徹天下之蔽耳力也明能燭萬物之理目力也排百氏之說言立而道行口力也躬行仁義身力也夫然後可以紹先王之後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力之謂也

人之貴才也貴利物而已矣才之能利物也觀其自處而已矣有可用之才而自棄于無所用之地則竟無用矣不自棄于無用雖未始有才者于物亦將有濟而況才者與木生于山其大者無慮千數其小者蓋不能以一指非無軼羣之材抱朽質以終者多矣大江之濆有孤木焉亭亭而立颶風作舟人號呼而而繫舟其上所活人不亦普乎其所繫則然也故才能利物與否君子貴善其所繫焉

人者天地之心聖賢者又人之心

莊生曰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有用之用用于人者也無用之用能自用者也用于人者必有世禍能自用者必無天災

邵子曰聖人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適來子曰聖人無心觀物物變自窮所謂一心者無心也

嬰兒願得一李而不願得一金野人願得一金而不願得雙璧富人願得雙璧而不願爲仁義其亦狃于目前而不知大其用于異日者矣夫其所見止乎是則其所取亦止乎是而其力之所能用者亦止乎是若夫君子見高故取大及遠故用全豈一名一利所得而搖其見者乎

呂梁之丈人持竿而釣終日不得魚其色甚樂或問之曰我利魚魚不利我釣者吾之所樂魚之所疾也我行年八十心不與世攖終日逍遙焉而無事我無意于魚吾特寓意于釣則吾未始不釣魚未始爲所釣也夫唯無意故可寓意

魯人操舟于泗水子貢行遊見之泗濱多石舟行甚猛石觸舟破魯人大怒碎其石而還子貢笑曰夫夫也爲不達于理矣我觸石石不我觸也夫舟行中流則順水而往側行則多阻石何怒焉

楚有富人食客數百及其貧也士無一人至者富人怨之曰非余無德人實不德其妻曰君不見夫釣者乎水多魚則釣者雲集無魚則轉而之他漁者利魚不利水也主有財則來無財則散客利財不利主也妾聞之君子之交以義小人之交以利義無盡故交

亦無盡利必盡故利盡則交疏且夫木折而鳥悲水枯而魚困主貧而僕餒人固怨君之無財君無怨人之不來富人欣然笑曰有是哉乃盡散其財于宗黨夫妻相與易姓名而隱于楚山之中

條邱公子好夜讀書三年而膏火不繼客曰公子亦知夫螢火乎曰不知也客羅數百以獻公子悅之自夏徂秋舍火而聚螢秋深螢盡客之野無所得不敢見公子適來子曰小人之有才也猶螢火之末光也未始不可以悅主然而蹈險則束手無他才盡也君富貴之人高其居美其衣甘其食寒暑弗出然而微風中之則疾何也中虛也野人櫛風沐雨夏襏襫而冬牛衣終歲無病何也神完也野人非能養神者嗜欲淺故能弗褻其神而固其身古之聖人亦唯是完其神而已堯舜勞心禹孔勞形形勞而不瘁心勞而不攖以物樂物以物憂物爲天下勞而曾弗自傷其精故也

邵子曰任我則情情則蔽蔽則昏矣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明矣適來子曰徇物則情情則蔽蔽則昏矣

見我則性性則神神則明矣

邵子曰發于性則見于情發于情則見于色適來子曰見于色當思正其情正其情乃得符于性

或問小人亦爲善乎曰然曰善矣何名小人曰是小人之善也君子有不善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其善也如珠之藏于淵如玉之韞于山小人不然諺曰乞金以莫與金以市莫則惟恐人見也市則惟恐人不見也小人之爲不善乞金者乎其爲善也與金者乎

子其猶火乎可隱可見顯晦順乎時而不改其常度也

趙簡子好玉野人獻玉簡子指曰璧有瑕或取岷山之石以獻之簡子悅君子曰簡子非好玉也好似玉也簡子未始不好玉而所好乃在石者樂庸材之無累故也操無累以相豪傑庸材進豪傑去矣

以硯承墨然後得硯之利焉以墨磨硯然後得墨之利焉兩用則濟獨用則窮

適來子讀二南之詩觀乎貞女喟然而歎曰此君子之行乎于如玉見君子植品之芳也于多露見君子不犯小人之鋒也于標梅見君子行道欲及時也于秣馬見君子服人深也于訟不女從見君子之不畏强禦也見君子于不可以枉致也

空峒子曰君子有吾有耳而不敢驕人之無能吾能耳而不敢傲人之拙實吾實耳而不敢乘人之虛適來子曰君子不自知其有也故不驕不自知其能也故不傲不自知其實也故不乘良賈若虛盛德若愚其是之謂乎

鏡能照置之暗中則無光何也日光有以射之也心能燭不讀詩書則無光何也詩書有以發之也

傳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雖然禽鳥之飛必巢于木蛟龍之騰必潛于水天尊而地親也

天下禍患始于機智機智始于飲食其在周易蒙次以需蓋人所以鑿其天眞者皆始于此焉

君子之學莫大于寡過集義未有不寡而能集者也未有不集而能寡者也一損一益其道相須

震爲足坤爲腹足居腹下一陽在重陰之下雷在地中之象也震動故足能行

火必待油而後明旣濟之象也

元衲子曰一鉅細吾大秋毫而小泰山一顯晦吾闇日月而朗深谷一高卑吾峙九河而流五岳一伸縮吾近九極而遠一睫一升沈吾飛淵泥而沈飄羽一榮辱吾貴役夫而賤軒冕一豐嗇吾富史雲而貧陶朱適來子曰人之心何所有哉一而已矣天下之境何必執哉安之而已矣是故小大貴賤升沈朗闇遠近聽其在乎物者而我不與之爲攖則幾矣有意顛

倒其閒則吾喪吾而心不一

天下之善必從中出乃可以終身譬如泉不中湧而注之者從外來夫豈能終日哉

茂林之下無豐草可以見專已者不能及物也故君子損己以利世焉

人之精氣雖盛屢用之必竭雖薄善用之必固是故川源不能實漏巵山海不能贍谿壑

回中子曰貧窮由于愒日適來子曰其愒日也不能愛日故也

雲門子曰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蕚振適來子曰水性虛而有至實者存故淪漪結焉木體實而有至虛者存故花蕚振焉

人厭雨而喜晴然則人心之喜陽而惡陰也

青黎子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榱非一木之枝適來子曰狐皮雖多何以製之木枝雖多何以成之是故君子不任天而任人

月有盈虛海潮之來往應之皆陰類也陽卦常滿陰卦常缺陰者必虧凡物皆然此自然之理也

圖書有生數有成數天地生萬物生數也聖人成萬物成數也故聖人不可無天地天地不可無聖人

物生于溼積雨而蜉蝣生人之身燥則膚槁汗則蟣虱生乃知無始之先莫非一氣氣蒸而爲水萬物以次而生也

物之養生莫盛于穀壽之以水炊之以火薪木也釜金也穀則土之精也五者備而人之生賴焉他物雖足以益人五行未全不足恃也

五行有相制相救之道焉是故火能克金實水于釜則金不傷是取我之所生者以救我也取彼之所畏者以制彼也

木之膚潤而其中能然蓋自水來自火往也金之性烈而其流爲液蓋自火來自水往也故水火又爲五行之綱

火克金金克木皆以成之也土克水水克火皆以制之使不爲害也天之好生其至矣乎

金生水將以復其讐木生火或至焚其身此陰險之所以展轉滋害而仁柔者每不能自保也

木蘊火而火生土以培之然木近火不免于烖君子所以不市德不望報

土德最厚何乃生金以爲殺不知土非特生金也木克土土反生木然則生金非殺也伐之正以成之而土德信乎厚矣

木有質陰也其性浮陰中陽也春也陽未盛也火無質陽也其性烈陽中陽也夏也陽盛于外也金性烈陽也其質沈陽中陰也秋也陰未盛也水性下陰也其質柔陰中陰也冬也陰盛于外也當其純陽而離

之卦中虛則未始無陰也夬姤之象也當其純陰而坎之卦中實則未始無陽也剝復之象也是故陰陽未有離而二之者一陰一陽循環倚伏而天地之道不窮矣

月令曰田鼠化爲鴽腐草爲螢自走而之飛也自無情而之有情也陽氣勝也春夏也爵入大水爲蛤雉入大水爲蜃自天而之淵也自有情而之無情也陰氣勝也秋冬也

時有四天地之心一春而已矣夏春之盛也秋春之斂也冬春之藏也斂藏者所以爲來春地也故天地一春聖人一仁

耳目手足之官體雖二而用惟一體陰也故二用陽也神也故一人身百體莫非一神運之而已矣物有萬天地亦一神運之而已矣

耳鼻之體縱口目之體橫交錯之象也耳目鼻之竅二而口獨一奇耦之義也

造物者畀人五官皆兩而口獨一唇以爲郭齒以爲城蓋嚴乎其閉之也

鼻屬土土至靜故能生物由此氣之升降子中而不已也故鼻司氣之出入焉

肉土也血水也水滋則土潤血充則肉榮精猶水之源也源盛則流不竭人之津液涕唾亦皆水也寶而守之則所以養其精者至矣

或云夜而不寐則晝將愈有功矣適來子曰夜而不寐則晝將不繼矣夫人之精勞于晝息于夜所以節之也不節則病是氣之有呼而無吸也是車之屢馳而不止也是馬之數奔而不駐也其亦不可以幸存

矣

嬰兒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聖人終身勞而不瘁亦和之至也

木遇風而搖久之則折人涉世而動久之則夭譬室中之有器也寶而藏之雖脆不敗狎而用之雖堅不久故君子養身以靜

能見天下之見者不遺衆視能聞天下之聞者不遺衆聽能知天下之知者不遺衆慮故聖人無身以天下之身爲身聖人無心以天下之心爲心

貯水于器以養魚魚非不活而不能長也盛土于器以蒔草草非不生而不能盛也得水土者淺也

人皆期穀賤而爲富者患之人皆樂明月而爲盜者惡之以其利天下而不利一已也君子不以利一已而廢其利天下故其惠人也如凶年穀如昏夜月

水至平而有時波濤不測者激于風也人至柔而有時奮不顧身者激于辱也

恭敬不衰于妻子則可謂能敬矣驕矜不逮于僕隸則可謂不驕矣

好以言譽人者必善毀者也好以勢加人者必畏勢者也欲報仇而言于其人之後者必怯夫也不惜財而施之富人之門者必吝之徒也

敗醬蟲生之腐草螢生之朽木蠹生之物至朽敗腐造化猶有生生之意而況于人乎人靈于物生理全具而卒至于促其命者自戕其生故也戕之既久生機以絕雖造物亦如之何哉

器既缺而復完之雖完不久不如愼之于未缺也身既敗而復救之雖救莫贖不如持之于未敗也

飽不思食腹飢而後知穀之美也安不思學智困而後知學之美也

終身爲農必遇歉歲然農夫不因歉歲而輟耕者歉在一時而食在終身也終年學道必有窮時然君子不因遇窮而廢學者窮在一時而達在後世也

曷言乎適也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故曰適也莫之致則已至矣其至者誰邪莫之爲則已爲矣其爲者誰邪有其爲之不必至者之定我至也而我適至焉有其至之不必爲者之定爲我也而適爲我焉其

斯爲適來也與哉適來子渺焉長思睪然高望而遠志有笑于列者曰異哉南華恢詭譎怪儒者弗道而予以之自命曷故曰固哉問也夫孟氏莊氏其生也同時孟氏皇皇乎仁義莊氏逍遥乎無爲其迹之異也曰養氣曰養身曰養心曰養性夭壽不貳修身以俟其與莊氏之旨異乎否邪莊氏之視天下幾于無適故其言不免憤俗嫉時之已甚而舉世咸詫爲恢詭譎怪茫洋無當而曾不知其寓言也夫莊氏亦適爲是言而已矣曰是則然矣若予之繼晷焚膏綴文轉字是亦所云適也邪曰曷爲非適也吾適有覩于目則吾得文于目而即濡吾毫焉使前乎此覩焉後乎此覩焉不必其文之然也吾適有聆于耳則吾得文于耳而即染吾翰焉使前乎此聆焉後乎此聆焉不必其文之然也吾適有感于心則吾得文于心而即弄吾墨焉使前乎此感焉後乎此感焉不必其文之然也其在周易之渙乎風無意乎相求水不期而相遭而天下之至文出乎其間誰謂非適也者然則古王者之治天下是亦適也邪曰曷爲非適也聖人者當斯時履斯境得斯人建斯政未至者不復留將至者不必執是謂因時之聖而誰謂非適也者曰若是則耳目開之隨在一禽一獸一花一木何莫非適焉有適焉無而于何以異于是曰嗟乎禽獸花木猶得全其天而若其性而人之生也或適名之場或適利之藪如盜之逐如兒之鬬如風之奔如鼎之沸梏其耳目汩其天寘是適人之適而不自適非吾所謂適也是適有適無與禽獸花木同歸澌滅吾竊悲其有與來莫爲去也若夫其來也有自其去也有歸而當其既已來倘未去之時則有言而不能不吐之于口有文而不能不付之于手彼百家之技天不我工也而獨文我是我已適如其爲之者而至焉我即適如其至焉者而文焉已矣其文也爲諸爲莊層見迭出或以爲鴻聲或以爲蛙鳴一任其適乎人之口適乎人之意吾不暇舍所適以適其適也今吾自顧此賅而存者自無適有可以言有無而不可以言去來適來子于此求其爲之者而不得惟養其至焉者而不敢忘不敢助而已矣有欲問以何謂者則將應之

日且退而讀南華養生之篇

適來子跋

歷代僞書迭出毛漸作三墳張昇作元命苞孫定作關尹子阮逸作元經宋咸作孔叢子而麻衣子出自戴師愈吳越春秋出自袁康天祿閣外史出自王逢年於陵子出自姚士粦以僞亂眞儒者羞之今張氏之書至論名言如霏玉屑是宗孔孟之旨而行以莊列之文者所謂自成一子非諸僞書所得比倫也至其命名之故則篇終已自言之矣壬寅初夏吳江沈楙悳識

吕氏春秋補校

呂氏春秋禮記鄭注所云今月令是也孔穎達作月令正義所見呂氏本必皆如是故於孟春即爲疏明今日所見呂氏本正文及注多經後人改易朱子經傳通解附注呂本與今本多有不同孔所見本宜更不同學者攷訂禮注正不必以周書月令明堂月令爲疑近呂氏春秋畢校本最稱完善而十二紀各首篇於朱子所據之本絕不一取校正故特錄出以俟參攷茆泮林識

呂氏春秋補校

孟春紀

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

朱子謂呂帥作率無三九及諸侯字今本帥作率餘同禮月令泮林案呂下句作還乃賞卿諸侯大夫於朝無三九字高誘注亦無則朱子所見本是也無諸侯字當是朱子所見本脫去今有者是後人據禮月令增入

反執爵於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朱子謂呂無大夫皆字同禮月令

仲春紀

昏弧中

朱子謂呂弧作孤今本作弧

上丁命樂正入舞舍采

禮月令作習舞釋菜朱子謂呂習作入釋作舍泮林案高誘注云采帛朱子不言菜作采疑偶失之

季春紀

天子乃薦鞠衣於先帝

朱子謂呂無乃字今同禮月令

命舟牧

朱子謂呂無命字今同禮月令

田獵畢弋罝罘羅罔餧獸之藥

禮月令作田獵罝罘羅罔畢翳餧獸之藥朱子謂呂罔作網獵下有畢弋字無畢翳字今本作田獵畢弋罝罘羅罔餧獸之藥泮林案月令鄭注云今月令無罘翳爲弋是呂無罘字今有者當是後人依禮月令增入高誘注罘射鹿罟也五字又後人見俗本有罘字據他書增入耳不則高誘注罘不當在羅字之下

毋出九門

朱子謂呂九作國今本作九泮林案恐是依注改

具挾曲蒙筐

禮月令作具曲植籧筐朱子謂呂曲植籧作狹曲蒙畢本校云挾是扶之譌蒙乃篆之誤泮林案朱子所見本已然挾又作狹

省婦使勸蠶事

禮月令作省婦使以勸蠶事朱子謂呂勸作力泮林案朱子不言無以字今本無以字仍作勸

毋或不良

朱子謂呂或作有今本作或

監工日號毋悖於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

朱子謂呂爲作僞泮林案月令鄭注云今月令無于時作爲爲詐僞朱子所見本爲作僞當近古今同禮月令

國人儺九門磔禳以畢春氣

禮月令作命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朱子謂呂無命字國下有人字泮林案朱子不言攘作禳者禮釋文字本作禳

孟夏紀

旦婺女中

朱子謂呂作旦須女中今本作婺女

其性禮其事視

畢本校云月令無此二句此書前後亦無此例當爲衍文泮林案朱子不云呂有此語唯唐明皇御刊定月令有之疑即原本呂氏此則經後人依刪改未盡者耳抑或呂本傳鈔時因唐月令竄入不得但依禮月令校正謂爲衍文

王善生

禮月令作王瓜生朱子謂呂瓜作善畢本校云舊本並注王菩皆譌作王善泮林案鄭注云今月令作王

賁生賁菩古通用朱子所見本已誤

還乃行賞封侯

禮月令作還反行賞封諸侯朱子謂呂無行及諸字反作乃今本無諸字有行字

命大尉

禮月令作命大尉朱子謂呂尉作封泮林案呂當異字若作大尉則高誘不當無注

決小罪出輕繫

朱子謂呂無此句泮林案高誘注當有疑朱子所見本脫去

蠶事既畢

禮月令作蠶事畢朱子謂呂無此三字今本反增一字

仲夏紀

命樂師修鞀鞞鼓

禮月令作是月也命樂師修鞀鞞鼓朱子謂呂無是月也及鼓字今同案高誘注無鼓字今同禮月令

天子以雛嘗黍

禮月令作乃以雛嘗黍朱子謂呂雛作雞今本作雛

日長至

朱子謂呂作長至日舊本作長日至今同禮月令

則縶騰駒

朱子謂呂無則字縶作執今同禮月令

季夏紀

是月也命漁師伐蛟取鼉升龜取黿

禮月令作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朱子謂呂命上有是月也字命作令無登龜字泮林案今本登龜作升龜有此二字正文及高誘注疑後人竝依淮南竄改更案月令鄭注云今月令漁師作榜人文選子虛賦注亦云月令曰命榜人當是呂氏古本朱子所見本疑已依禮月令改

乃命虞人入山行木

朱子謂呂命作令今本作命

命婦官染采

朱子謂呂無染字今同禮月令

水潦盛昌

朱子謂呂無昌字今同禮月令

其蟲倮

朱子謂呂倮作螺今同禮月令

其器圜以揜

禮月令作其器圜以閎朱子謂呂圜作高閎作揜今本圖仍作圜唯閎作揜

孟秋紀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斗中旦畢中

禮月令作昏建星中朱子謂呂月下有長日至四旬六日字建星作斗畢中下有則立秋字舊本與朱子所見本同今本並刪去

始用行戮

禮月令作用始行戮朱子不云呂作始用所見本蓋與禮月令同

繕囹圄

朱子謂呂繕作謹今本作繕

命百官始收斂

朱子謂呂無收字今同禮月令

修宮室坿牆垣補城郭

禮月令坿作坏朱子謂呂坏作坿修宮室上有是月也字無補城郭字今坏作坿餘同禮月令

民多瘧疾

禮月令鄭注云今月令瘧疾爲疾疫今同禮月令

仲秋紀

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朱子謂呂其有作其或今作乃勸種麥無或失時行罪無疑畢本校云無或當從淮南作若或如從月令作無或失時則下其有失時四字亦不可去泮林案朱子所見本有此四字唯其有作其或

雷始收聲

朱子謂呂雷下有乃字收下無聲字今本作雷乃始收聲畢本校云乃始二字當衍其一泮林案高誘注云雷乃始收藏其聲不震也作注時自是以雷乃始收爲句聲字是後人依禮月令增入聲當衍字

齊斗甬

禮月令作角斗甬朱子謂呂角作齊斗作升今本作齊斗甬畢本校云舊本作升角者訛泮林案角當爲字之譌升字與朱子所見本正合文選陸佐公新刻漏銘注袁本引呂氏春秋中春角升桶引高誘注亦作升桶尤本引作斗引注仍作升今呂本作斗桶注亦作斗唯仲秋紀舊本有升角之文升斗形近易譌朱子所見本是升非斗校選注者不得據今本呂氏春秋以爲選本皆譌校呂紀者亦不得率依禮月令改也

國乃有大恐

禮月令作國乃有恐朱子謂呂乃有作有火令本增大字泮林案月令鄭注云以火訛相驚呂氏春秋高誘注金木相干有兵象故曰民有大惶恐也疑朱子所見本作有火誤

季秋紀

藏帝藉之收於神倉

朱子謂呂無之收字今同禮月令

獀馬

禮月令作班馬政朱子謂呂班作獀無政字今本作

獀馬無政字泮林案說文獀嘗求也古音與班同部相近又廣雅廋謏仝訓求也廋與搜同義謏與獀同義今呂本作獀高誘注獀擇也選擇嘗求義亦通也畢本校云呂無政字避始皇諱泮林案所校非也史秦本紀正義引宋衷云始皇以正月旦生故名正呂氏仲夏紀有班馬正之文高誘注馬正掌馬之官呂何以不諱正於彼而諱政於此也呂本蓋無政字與仲夏紀不同

天子乃以犬嘗稻

朱子謂呂無以犬字今同禮月令泮林案高誘注似與孟秋升穀注一例不當有以犬字有者是後人依禮月令增入

孟冬紀

是月也以立冬

朱子謂呂無以字今本有

命大卜禱祠龜策占兆審卦吉凶

禮月令作命大史衅龜筴占兆審卦吉凶朱子謂呂史作卜衅作禱祠筴作策無占兆字卦下有兆以察字泮林案據此則呂氏春秋當作命大卜禱祠龜策審卦兆以察吉凶今本與朱子所見本互有同異攷

禮月令鄭注云今月令曰衅祠祠衍字則呂氏古本作衅無祠亦無禱字

飭喪紀

朱子謂呂喪作哀今同禮月令

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

朱子謂呂無或爲必字今同禮月令

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饗先祖五祀

禮月令饗作臘朱子謂呂割下有牲字臘作饗禱今作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饗先祖五祀校云舊本大割下有牲字月令無案注亦與月令同今刪饗月令

作臘舊本先祖作禱亦據月令及本注改正泮林案
大割下有牲字與朱子所見本正合禱字亦存古本
之舊今校刪牲字並改禱作先蓋不審朱子所見本
祭禱下仍作先祖後脫去先字也

仲冬紀

乘元路
禮月令鄭注云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爲袗字之誤
也今同禮月令

牛馬畜獸有放佚者
朱子謂呂馬牛作牛馬佚作失今本作佚

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朱子謂呂此作所所見本蓋無此字今本作此所以

季冬紀

水澤復
禮月令作水澤腹堅朱子謂呂腹作復今本同畢本
校云舊本於此下又有一堅字今刪去泮林案禮月
令鄭注云今月令無堅不言腹作復腹復古義通

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
禮月令作命宰歷朱子謂呂命作令歷作磨今本命
作令仍作歷校云月令正義宰小宰鄭注歷猶次也
此注以宰歷連文似誤或衍字泮林案朱子引作磨
磨當作磿音歷古字通周禮遂師抱磿音歷史記樂
書磿室徐廣注磿歷也戰國策新序作歷室今作磨
者皆形近筆畫之譌遂師疏謂抱持役名之版竊思
卿大夫庶民因土田而賦犧牲亦必有版籍故謂之
磿而百官萬民皆雖太宰得主之故高誘注云宰歷
於周爲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八法以御其衆故命之
也高氏之解自異於鄭非誤亦非衍字

呂覽（附）

愼人篇共伯得乎共首高誘注云共國伯爵也棄其國

隱於共首山而得其意也不知出何書也畢本校據
竹書紀年無棄國歸隱之事且云高誘時竹書未出
故誘云不知出何書而所言皆誤也泮林案注不知
出何書也六字乃後人校語傳鈔者並錄爲注遂致
近校疑爲高誘之誤不思呂氏全用莊子讓王篇文
注中棄國歸隱之說正與許由虞乎潁陽同意高誘
必有傳授故取以爲注豈有箸書不知其事而如此
妄說者至後人見竹書逍遙得意共山之首云云與
誘注不合故有此校而近校乃因其語謂誘時竹書
未出故不知而誤誘時不見竹書豈亦不見莊子中

有此語耶

離謂篇周公召公以此疑高誘注云以管蔡流言故疑也論語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畢本校云此引論語不解所用意泮林案論語孔注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疑誘引卽指管蔡

用民篇宋人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谿水高誘注云倒殺投棄之泮林案御覽引呂氏春秋正文兩作剄引注剄殺今本倒恐剄之譌

淮南鴻烈集解補正

古杭高魚占署

淮南集解補正

涇縣胡懷琛寄塵著

淮南書浩繁淵博在諸子中爲不易讀注家自許高而還以近人劉叔雅集解爲最備余於民國二十年讀集解一過覺可商者二十餘則隨筆記之以備遺忘並錄副寄呈叔雅焉其中校正所引王石臞語及孫仲容語余別有讀書雜志正誤及札迻正誤二書今兩存之有已見於讀書雜記者亦兩存焉民國二十年七月胡懷琛記

千羊之羣

俶眞篇雖目數千羊之羣余按此當爲古語之遺留於漢初者何也目視羊羣而知其數乃游牧時代情形非淮南時語也

趨

俶眞篇目數千羊之羣耳分八風之調足蹀陽阿之舞而手會綠水之趨高注趨投節也余按高解趨爲投節則與上文舞字意複竊以爲趨卽曲也曲趨爲一聲之轉淮南言手會者謂彈綠水之調也庾信春賦陽春淥水之曲淥水卽綠水淮南綠水之趨卽庾信淥水之曲洛陽伽藍記魏高陽王姬有雍修容能爲綠水歌歌亦曲也杜詩浩歌淥水曲清絕聽者愁（奉同郭給事湯東靈作）亦作淥水曲又馬融長笛賦取度於白雪綠水注云二曲名

食葉者有絲而蛾

墬形篇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無心而慧食木者多力而奰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葉者有絲而蛾食肉者勇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知慧而夭不食者不死而神食葉有絲句高誘注云蠶是也王念孫云食葉本作食桑後人以蠶之食葉多化爲蛾故改食桑爲食葉不知正文本作食桑故高注專訓爲蠶若作食葉則與高注不合矣劉文典云上文食木者食草者下文食肉者食穀者木也草也肉也穀也皆共名也此似不應獨舉專名曰食桑者蟲之食葉者多化爲蛾此生民所共見且據藝文類聚高注實作蠶屬是也乃許注也既曰蠶屬則非專訓爲蠶可知王說泥矣余按王念孫謂食葉應作食桑其意是矣而未知其詳陸游詩云滿箔春蠶待葉歸自注吳人直謂桑曰葉淮南用吳楚方言所云食葉卽食桑也不必謂本作桑而被後人改作葉陸游時代雖晚然此種方言大抵相傳甚久可謂在漢代已如此至如劉文典謂上下文水也草也肉也穀也皆共名也此似不應獨舉專名亦未必然蓋如劉氏說認葉爲共名然草木穀皆有葉葉不能與草木穀對舉也藝文類聚引高注蠶屬是也或高誘亦不知葉卽是桑云又按稱桑爲葉在唐詩中已有之提籠忘採葉昨夜夢漁陽是也又吾鄉至今養蠶者亦稱桑曰葉

諸稽攝提

墬形篇諸稽攝提條風之所生也通視明庶之所生也赤奮若淸明風之所生也共工景風之所生也諸比涼風之所生也皐稽閶闔風之所生也強隅不周風之所生也窮奇廣莫風之所生也今按諸稽攝提通視赤奮若共工諸比皐稽強隅窮奇高注皆曰天神也竊謂諸稽攝提卽爾雅之攝提格強隅卽爾雅之強圉赤奮若亦見於爾雅爾雅上此廿二名詞舊解穿鑿可笑今人多謂爲好來語之譯音余以爲觀淮南此文而益信蓋諸稽攝提卽攝提格然或上多二字或下多一字其爲好來語之譯音分明可見矣

髯蛇

精神篇越人得髯蛇以爲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御覽九百三十三引髯作蚺余按越與粵通此處所謂越指漢時南粵今廣東尙有食蛇之俗唐人段公路北戶錄劉恂表錄異皆言蚺蛇北戶錄謂其肪腴甚肥美又兩書同謂取其膽爲藥云

騊駼

主術篇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騵馬而服騊駼高注騊駼野馬也胡人所習云云余按騊駼見於爾雅兩字連稱郭注音陶徒引山海經云北海內有獸狀如馬名騊駼色青郭氏又云如馬而小出塞好竊疑騊駼卽駱駝淮南時尚不作駱駝亦不作橐駝是作騊駼亦蒲桃苜蓿之例耳諸書所言產地及高注胡人所習云云皆合惟色青如馬而小不甚合史記匈奴傳橐駝騊駼並列亦不合姑記之以待再攷

鵕鸃

主術篇趙武靈王貝帶鵕鸃而朝趙國化之高誘注云鵕鸃讀曰私鈚頭二字三音也而孫詒讓云趙策作黃金師比史記匈奴傳作黃金胥紕索隱張晏云鮮卑郭落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延篤云胡革帶鉤也班固與竇憲牋云賜犀比黃金帶頭也漢書匈奴傳作犀毗師古云犀毗胡帶之鉤也一曰鮮卑一曰師比余按師比胥紕鮮卑犀比犀毗乃胡語譯音之歧異也其

實物卽胡帶之鉤淮南高注私鈚頭私鈚卽師比胥紕之類而多譯一頭字淮南原文鵕鸃鸃讀爲濤與私鈚頭相較鸃卽頭字而少譯一紕字故與趙策史記漢書不合

則聖者衆矣

繆稱篇故帝王者多矣而三王獨稱貧賤者多矣而伯夷獨舉以貴爲聖乎則聖者衆矣以賤爲仁乎則賤者多矣何聖仁之寡也余按則聖者衆矣聖應作貴方與下文則賤者多矣文同一例

其衣煖而無文其兵銖而無刃

齊俗篇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王念孫謂致字戈字皆衍文其說是也洪頤煊謂銖卽殊之借字殊死也亦是也蓋四句皆言有實而無名煖也銖也樂也哀也皆其實也文也刃也轉也聲也皆其名也許注謂刃頓無殊王念孫謂依文事應作兵鈍而無刃俞

樾謂衣煖應作衣綏綏通緩亦無文也劉文典駁洪頤煊說竊以爲四人之言皆非也蓋未知淮南原意謂有其實無其名耳不然下文樂而無轉哀而無聲又何說乎

窮廬

齊俗篇譬如舟車楯肆窮廬故有所宜也許注水宜舟陸地宜車沙地宜肆泥地宜楯草野宜窮廬余按窮廬二字諸家皆未注按說文穹窮也是窮與穹通窮廬卽穹廬匈奴人所居氈帳也見史記許注謂草野宜窮廬或指匈奴人逐水草以居而言友人丁穀音云王先謙後漢書補注蘇建傳穹廬淮南作窮廬

枕

道應篇明日又復往取其枕北堂書抄廿七引枕作帎余按故以木爲枕故其字從木必至以布類爲枕以後始改從巾今疑帎字爲隋唐閒新字虞世

南信筆寫入書抄不必淮南原文如是也

朝秀

道應篇朝菌不知朔晦王念孫據太平御覽及文選辨命論李善注引謂朝菌本作朝秀朝秀卽朝蟜蟲名也今作朝菌乃是後人據莊子改之耳然兩書互異不必強同也余按莊子朝菌不知晦朔釋文引司馬注菌大芝也然楚辭山鬼采三秀兮於山閒王逸注三秀芝草也是菌芝也秀亦芝也莊子作菌淮南作秀實同物異名耳未必朝秀爲蟲名也

之于

氾論篇今不審其在己者而反備之于人羣書治要引之于作諸乎余按今本之于二字切作諸字（于音烏）是羣書治要諸字卽之于也其下不當再有乎字

則必有繼之者

氾論篇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羣書治要引作殺一人卽必或繼之者矣余按則卽可通必有肯定詞或爲未定詞旣言必不當復言或羣書治要不可從

枝葉美者害根莖

詮言篇故羽翼美者傷骨骸枝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孫詒讓云莖文子符言篇作荄與骸之協韻是也荄莖形近而誤余按此言未必然前兩句可以不用韻如同篇故木之大者傷其條水之大者害其深是也爲一句之字尤不用韻文子雖作荄不必據以訂正淮南也

履幽而戴明

兵略篇所謂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御覽引戴明作戴暘余按此段自體圓而法方至兩明字御覽所據本或以此改一明字爲暘字敗

廣廣如夏

兵略篇滔滔如春廣廣如夏北堂書抄引廣廣作闊闊余按廣卽今曠字曠明也大也引申之有虛空之義闊疏也遠也引申之亦有虛空之義故曠曠可作闊闊然以作曠曠於義爲長

飛鳥之摯也

兵略篇夫飛鳥之摯也俛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書抄御覽引摯並作鷙余按摯鷙均文義不明摯爲擊之誤此句應作鷙鳥之擊也文選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夫鷙鳥之擊先高攫鷙之勢也五臣作鷙鳥之擊可與余言互證李善摯作擊而無之擊二字亦通若淮南原文則其義不明

聽雷者聾

說山篇視日者眩聽雷者聾王念孫云觀日則眩聽雷者未必聾也據玉篇謂聾應作聵聵然耳中聲也余按此言失之拘泥所謂聽雷而聾者謂聞雷時耳爲之震同時不聞他物是暫若聾也非謂永聾也非謂眞聾也王說泥矣

桑葉落而長年悲

說山篇故桑葉落而長年悲也王念孫云桑葉當爲木葉長年見木落而悲不當專指桑葉言之余按念孫言非也淮南語有所本毛詩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又云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言沃若以桑之潤澤比己之容色光麗也言黃而隕以桑之黃落比己之容色凋謝也淮南此語本之毛詩而亦饒有詩意安得謂桑葉當爲木葉乎念孫於此處拘泥極矣卽謂淮南語非本於毛詩亦當與毛詩一例看信如王氏言毛詩之桑亦將改爲本乎

有然之者也

說林篇兎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御覽引無足作不足有然之者也作自然之音也余按不字古讀作無如華

不注是也不卽無也淮南有然之者也總結上文四事御覽作自然之音也乃專指蟬而言其說不可從有然之者也謂兎絲雖無根而有所以生者蛇雖無足而有所以行者魚雖無耳而有所以聽者蟬雖無口而有所以鳴者如御覽所引是專指蟬而言行文不當如是也

蠹啄剖梁柱

人間篇故蠹啄剖梁柱昏忙走牛羊此之謂也余按新序作蠹啄仆柱梁蚊芒走牛羊剖與仆同聲通借梁柱應依新序作柱梁蓋此二句是引諺語梁與羊爲韻故也

延路

人間篇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許注延路陽局鄙歌曲也王念孫謂應作不若延露以和李善注文選吳都賦月賦舞賦長笛賦並作不若延露以和不若延露以和謂不若歌延露以相唱和也余按延露

不知何曲疑卽薤露姑記之以待再攷

此卷旣成得叔雅七月六日來書謂日內當逐條奉答爲之欣慰他日叔雅書來再爲補刊於後焉八月十八日記

淮南集解補正終

跋

淮南子一書清高郵王氏臨海洪氏寶應劉氏德清俞氏瑞安孫氏皆有校讀札記而會稽陶氏專爲許高二注異同之詁然皆未有全書注解至民國時合肥劉文典以淮南子全書爲之集解寄塵此書卽補正劉之集解也劉此書本爲作總帳式之整理未能字字悉注解如而手會綠水之趣高注趣投節劉氏集高注別無注解寄塵謂趣卽曲其說極確而手會綠水之趣卽手彈綠水之曲也其他諸條皆可爲劉書之補正惟僅二十餘條似乎可補正者當不止此北平劉家立有淮南集證與劉文典之集解不相上下除集錄古人之說外絕少自己之發見亦類乎總帳式之整理余於淮南子未嘗肄業但覺此書除文字聲韻訓詁外初無學說可研究蓋以撰述於衆賓之手爲類書之權輿不過周秦各家學說可假此爲參攷之資料耳自半身偏廢以後學業遂輟今印此書旣傷寄塵已逝學業未能成就余雖後死而亦長此終古也民國二十九年五月樸安記

宋本張子語錄

續古逸叢書之二十七

戊辰冬日上海
涵芬樓據宋福
建漕治本景印
遠近翻刻必究

上智下愚不移充其德性則爲上智安於見聞則爲下愚不移者安於所執而不移也

毋固者不變於後毋必者不變於前毋四者則心虛虛者止善之本也若實則無由納善矣

先之勞之身先之必勞之愛之能勿勞乎愛之則已須勤勞以求其養之之道

子貢謂夫子所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云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爲己任不以苟知爲得必以了悟爲聞因有是說明賢思之

生知有小大之殊如賢不肖莫不有文武之道也忠信如丘生知也克念作聖學知也仲尼謂我非生知豈學而知之者歟以其盡學之奧同生知之歸此其所以過堯舜之遠也

舜好問仲尼每事問德同矣學亦同否

仲尼發憤而化至于聖耶抑每有悟而忘食（一作飢）遺老耶

仁者壽安靜而久長壽之象也

信近於義猶言近於義則信可復也復踐也

仲尼自志學至老德進何晩竊意仲尼自志學

固已明道其立固已成性就上益進蓋由天之不已爲天已定而所以爲天不窮如有成性則止則舜何必孜孜仲尼何必不知老之將至且歎其衰不復夢見周公由此觀之學之進德可知矣

擇不處仁焉得智是擇善也孔子所擇亦不過乎（仁然）而仁也又有守得處在求之

舜非致曲而至于聖人何以以孝聞曰不幸舜之父母異於人之父母故以孝著也

夫子之門父子共學而賢者點與參也點好學

樂道

禹吾無間然無間隙也故其下所舉之事皆善
也聖人猶看之無隙衆人則可知

顏子問爲邦（云云）　三代之文章顏淵固皆知之
故於其所知而去取之曰行夏之時乘商之
輅服周之冕又曰放鄭聲遠佞人此則法外
意如道千乘之國之意不與已舉行者故事
相干鄭聲佞人最爲治之害亦人之所難

論語問同而荅異者至多或因人才性或觀人
之所問意思言語及所居之位

誦詩三百止亦奚以爲誦詩雖多若不心解而
行之雖授之以政則不達使於四方言語亦
不能如此則雖誦之多奚以爲

大武可以爲也盡見武王之事便可爲看了武
特地知虞舜舜之時又好德性又備禮文又
備
文而静孔子言弗可及也更不説可知

揖遜而升下或以爲絶句謂揖遜而升降也及
以射禮不勝者亦飲之堂上故不言下而飲
非也升而遜可也下而遜無此理也禮文雖
不説下而飲不勝者自下而請飲勝者又不
可（飲之）於下故升飲也

吾之於人也誰毁誰譽（止）試矣言於人之毁譽
誰爲毁誰爲譽若有所夾譽者則我將有所
試矣不言試所毁此義正與采苓問人之爲
言者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惟下言
人之爲言胡得焉亦不考其舍旃之言獨於
人之爲言者考其實仲尼未嘗見毁人其於
弟子有所進退者止是言其實耳

聖之時當其可之謂時取時中也可以行可以
止此出處之時也至於言語動作皆有時也

顏孟有無優劣同異

顏子用舍與聖人同孟子辨伯夷伊尹而願學
孔子較其趨固無異矣考孟子之言其出處
固已立於無過之地顏子於仁三月不違於
過不貳如有望而未至者由不幸短命故歟

時雨化之春誦夏弦又言當其可之謂時成德
因人之有心當成説之如好貨好勇因爲其
説以教之私淑艾大人正己而物正

形色如生色也睟然見於面（云云）

舜三十而徵庸是有聞于朝也成聖之速自古無如舜也舜爲仁之大端也

學者至于與孟子之心同然後能盡其義而不疑

告子不動心必未有以取材也

必有事焉四字更求之

四詞以溢侈偏妄四字推之

賢人當爲天下知聖人尚受命雖不受知不受命然爲聖爲賢乃吾性分當勉耳

事實到如此則更何須言天何言哉

成德者如孟子語宋牼之言是也本有是善意因而成之荅問者必問而後荅也

古之人亦有仕而不受祿者仕者未嘗遽受其祿以觀可否在上者亦不欲便臣使之

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不爲不爲不義也不爲不義則可以爲義

孟子於聖人猶是粗者

以善服人者要得以善勝人也然其術未至者又烏能服人以善養之者凡教之養之皆養人也

夷子謂愛無差等非也謂施由親始則施愛固由親始矣孟子之說闢其無差等也無差等即夷子之二本也彼有取焉耳謂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所取者在此

存心養性以事天盡人道則可以事天

忘勢之人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若資仰其富貴而欲有所取則不能忘人之勢五人者能忘獻子之家也不能忘獻子之家則爲所輕獻子亦不肯與之爲友矣

盡天之物且未須道窮理只是人尋常據所聞有拘管局殺心便以此爲心如此則耳目安能盡天下之物盡耳目之才如是而已須知耳目外更有物盡得物方去窮理盡心了性又大於心方知得性便未說盡性須有次叙便去知得性性即天也

富貴者貧賤者皆命也今有人均爲勤苦有富貴者有終身窮餓者其富貴者只是幸會也求而有不得則是求無益於得也道義則不可言命是求在我者也

賢者在堯舜之世亦有不得遇者否亦有甚不

幸者亦有命也臨時却智之於賢者則不獲
知也

學者須要識所惡

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
性

不常者與常者處則十事必十次怒爲他常是
過九次未怒巳是大段包忍十次則須怒

觀虞書禮大樂備然則禮樂之盛直自虞以來
古者雖有崩壞之時然不直至於泯絶天下
或得之於此國或得之於彼國互相見也

假令宮縣雖鐘鼓四面同設其四隅必別各有
鼓

人有陰疾者先雨必有驗斯可候雨此動乎四
體也

天地之道可以一言而盡也凡言是皆能盡天
地但不得其理至如可欲皆可以至聖神但
不嘗得聖神滋味天地之道以術知者却是
妄

又有人語恠爲人所難理不勝則就上更說將
去是質疑事如此則過益過非可遂非也

祭用分至啓閉取其陰陽往來又得其氣之中
又貴時之均也

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爲恠且難之
甚者至于怒之疾之故禮亦當有漸於不可
知者少行之已爲多矣但不出户庭親行之
可也毋強其人爲之已德性充實人自化矣
正已而物正也

食則遇毒不悟凡食不義便是遇毒

其出處則出而足以利天下亦可出爲免死之
仕亦可出

今人過憂盜賊禍難妄動避之多致自傷者又
禍未必然而自禍者此惡溺而投河之類也

古之衣服器皿之類必要知者以其作之者
古人道古物故盡物之象然後經義可說也無
證不言

感亦須待有物有物則有感無物則何所感
若以聞見爲心則止是感得所聞見亦有不聞
不見自然靜生感者亦縁自昔聞見無有勿
事空感者

聞見不足以盡物然又須要他耳目不得則是

木石要他便合得内外之道若不聞不見又何驗

訂頑之作只爲學者而言是所以訂頑天地更分甚父母只欲學者忠於天道若語道則不須如是言

理不在人皆在物人但物中之一物耳如此觀之方均故人有見一物而悟者有終身而悟之者

以己孝友施于有政之人是亦已爲政之道如以溫良恭儉遜化於國君猶國君重信之是以溫良恭儉遜施于有政也

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言泰山之神不歆享也路鼓鼓鬼享必在北近堂天子五門路正在北路大也路門路寢皆特大路鼓之名恐由此得之

擊石拊石獨擊謂之擊若編磬則聲有高下擊之不齊故謂之拊今謂之拊響然也琴瑟亦謂之拊以其聲不同也

物怪衆見之即是理也神也偏見之者非病即僞豈有有一物有不見者有見者偏見者即病也人心病則耳目亦病今日月之明神也誰有不見者又如隕石于宋是昔無今有分明在地上皆見之此是理也

人言不信恠須是於實事上不信又曉其理方是了當苟不然者才劫之不測又早是信也

質疑非遁辭之比也遁辭者無情只是他自信元無所執守見人說有己即說無反入於太無見人說無己則說有反入於至下或太高或太下只在外面走元不曾入中道此釋老之類故遁辭者本無情自信如此而已若質疑者則有情實遂其非也

凡言自信與不動心同亦有差等告子不動心孟子亦不動心勇亦然

孔子所不語恠者只謂人難信所以不語也

十詩之作信知不濟事然不敢决道不濟事若孔子於石門是知其不可而爲之然且爲之者何也仁術也如周禮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豈不知無益於救但不可坐視其薄蝕而不救意不安也救之不過失數矢而已故此詩但可免不言之失今同者固不言不同者又

一向不言不言且多故識言之亦使知不同者不徒閑過而已極只是有一不同耳

禮但去其不可者其他取力能爲之者

寒食周禮禁火惟季春最嚴以其大火心星高其時禁之以防其太盛野人鄉里尤甚既禁火須爲數日糧既有食因重其祭祀十月一展墓亦可用以其草木初生初死

老子言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此是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此則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慮也天地則何意於仁鼓舞萬

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爲能洪道也

人則可以管攝於道道則管攝人此人能洪道非道洪人也人則可以推洪於道道則何情豈能洪人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隔日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必自嬰孩始鞠之使得所養令其和氣乃至長性美教之便示以好惡有常至如不欲犬之上堂則時其上堂而扑之若或不常既撻其上堂又食之於堂則使孰適從雖曰撻

而求不升堂不可得也是施之妄莊生有言養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有殺之之怒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有決之之怒養異類尚爾況於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人言四月一日爲麥受胎殆不知受胎也久矣草木之實自其初結時已受胎也

教之而不受則雖強告之無益譬之以水投石不納也今石田雖水潤之不納其乾可立而待者以其不納故也莊子謂內無受者不入外無正者不行

知之爲用甚大若知則以下來都了只爲知包着心性識知者一如心性之關轄然也今學者正惟知心性識不知如何安可言知知及仁守只是心到處便謂之知守者守其所知知有所極而人知則有限故所謂知及只言心到處

狎大人大人寬容有德度者以其有德度容人故狎狎侮之也侮聖人之言聖人之言直是可畏少犯之便有君子小人之別

張子語録上

張子語録中

温良恭儉遜何以盡夫子之德人只爲少他名道德之字不推廣見得小温良恭儉遜聖人惟恐不能盡此五德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聖人惟憂不能盡忠恕聖人豈敢自謂盡忠恕也所求乎君子之道四是實未能道何嘗有盡聖人人也人則有限是誠不能盡道也聖人之心則直欲盡道事則安能得盡如博施濟衆堯舜實病諸堯舜之心其施直欲至于無窮方爲博施言朔南暨聲教西被于流沙是猶有限此外更有去處亦未可以言衆然安得若是修己以安百姓是亦堯舜實病之欲得人人如己然安得如此

某比來所得義理儘彌久而不能變必是屢中於其閒只是昔日所難今日所易昔日見得心煩今日見得心約到近上更約必是精處尤更約也（尤一作必）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於禮庶人之禮至略直是不責之難責也蓋財不足用智不能及若學者則不在此限爲己之所得所（一作爲）行已

之所識也某以爲先進之說只是行己之志不願乎其外誠盡而止若孔子必要行大夫之祭當其退時直是不可爲也故須爲野人無奈何又不可不爲故以禮樂爲急刑不上大夫雖在禮有之然而是刑不上大夫官有士師而已

有虞氏止以其身而得天下自庶人言堯舜只是納于大麓元不曾有封大麓如後世尚書之任夏后氏謂以君而得天下商人周人謂以衆而得天下以君者止以其君之身以衆者謂以其國之衆有此分別各以其所以得天下名之

昔謂顏子不遷怒爲以此加彼恐顏子未至此地處之太高此則直是天神顏子未必能寂然而感故後復以爲不遷他人之怒於己不貳過不貳己之過然則容有過但不貳也聖人則無過

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此聖人取善顏子亦在此術中然猶着心以取益比聖人差別聖人則所見是益

毋意毋常心也無常心無所倚也倚者有所偏而係着處也率性之謂道則無意也性何嘗有意無意乃天下之良心也聖人則直是無意求斯良心也顔子之心直欲求爲聖人學者亦須無心故孔子教人絶四自始學至成聖皆須無此非是聖人獨無此四者故言毋禁止之辭也所謂倚者如夷清惠和猶有倚也夷惠亦未變其氣然而不害成性者於其氣上成性也清和爲德亦聖人之節於聖人之道收得最近上直隣近聖人之德也聖人之清直如伯夷之清聖人之和直如下惠之和但聖人不倚着於此只是臨時應變用清和取其宜若言聖人不清聖人焉有濁聖人不和聖人焉有惡

禹稷顔回易地皆然顔固可以爲禹稷之事顔子不伐善不施勞是禹稷之事也顔子勿用者也顔子當禹稷之世禹稷當顔子之世處與不處此則更觀人臨時志如何也雖同時人出處有不同然當平世賢者自顯夫子豈有棄顔子而不用同室鄉隣之別有責無責之異耳孔顔出處自異當亂世德性未成則人亦尚未信苟出則妄動也孔子其時德望天下已信之矣

作者七人伏羲也神農也黄帝也堯也舜也禹也湯也所謂作者上世未有作而作之者也伏羲始服牛乘馬者也神農始教民稼穡者也黄帝始正名百物者也堯始推位者也舜始封禪者也堯以德禹以功故別數之湯始革命者也若謂武王爲作則已是述湯事也若以伊尹爲作則當數周公恐不肯以人臣謂之作若孔子自數爲作則自古以來實未有如孔子者然孔子已是言述而不作也

果哉末之難矣言爲言之果容易發言也無所難是易其言也彼之有心哉亦未必知音如此蓋素知孔子德望故往來云耳（又作來往言耳）

爲命云云猶成人之爲我爲命則須是討論修飾潤色乃善取此衆人之長方盡其善鄭介於大國之間其時得以不亟辱特由爲命之善也言此時未有能兼備此衆善以爲命者成人之義亦謂兼此衆善可以爲成人孟公

綽趙魏雖大家然令不出家事不至大滕薛雖小國蓋具國體有禮樂征伐之事其事亦大須才足以治之此評人品也

林放問禮之本禮之本所以制奢也凡禮皆所以致奢獨喪則情異故特舉之喪只爲人易忘所以勉人之難孔子猶曰喪事不敢不勉

二十博學內而不出不敢遽爲成人之事也三十博學無方猶智慮通達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言戰栗孔子罪其穿鑿也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若以不知爲知則所知亦不知也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此皆言其不可救且言有淺深事已成何須說事已遂不可復諫止既往何必咎之

近臣守和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顧對不可徇其喜怒好惡

紅紫不以爲褻服近身衣也以紅紫爲之不宜也非爲以間色而賤之雖褻服不用也禮服非止用五色之正雖間色亦有爲之者

甯武子其愚不可及也言非所取也無道則愚近於詐不可學也

攻乎異端攻難闢之義也觀孔子未嘗攻異端也道不同謂之異端若孟子自有攻異端之事故時人以爲好辨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小道道之小成者也若言必信行必果是也小人反中庸亦是也此類甚多小道非爲惡但致遠恐泥信果者亦謂士之次反中庸而無忌憚者自以爲是然而非中庸所謂小道但道之小耳非直謂惡

笙鏞以間謂東西鏞磬間作也

樂言拊者大凡雜音謂之拊獨者爲擊笙鏞鍾磬皆可言拊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

所思所存益以堅瑩

萬物生死成壞均爲有知

不礙於物而物亦不能礙

學者當須立人之性仁者人也當辨其人之所謂人學者學所以爲人

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奥

學者觀書每見每知新意則學進矣

義理有礙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

權量宜而行義之精道之極者故非常人所及取名則近取材則難即道也不可妄分

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吾學不振非強有力者不能自奮足下信篤持謹何患不至正惟求（一作來）自粹美得之最近

萬物皆有理若不知窮理如夢過一生釋氏便不窮理皆以爲見病所致莊生儘能明理反至窮極亦以爲夢故稱孔子與顏淵語曰吾

與爾皆夢也蓋不知易之窮理也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

學須以三年爲期孔子曰朞月可也三年有成大凡事如此亦是一時節朞月是一歲之事舉偏也至三年事大綱慣說學者又且須以自朝及晝至夜爲三節積累功夫更有勤學則於時又以爲恨

義理無形體要說則且說得去其行持則索人工夫故下學者所以鞭後而趨齊也

人與動植之類已是大分不齊於其類中又極有不齊某嘗謂天下之物無兩箇有相似者雖則一件物亦有陰陽左右譬之人一身中兩手爲相似然而有左右一手之中五指而復有長短直至於毛髮之類亦無有一相似至如同父母之兄弟不惟其心之不相似以至聲音形狀亦莫有同者以此見直無一同者

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如此不至者猶難罪性語氣可也同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氣與

遇性與命切近矣猶未易言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日用隱不知也匹夫匹婦可以與知與行是人所常用故曰費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是隱也聖人若夷惠之徒亦未知君子之道若知君子之道亦不入於偏

望道而未之見望太平也

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言其體也言其大則天下莫能載言其小則天下莫能破此所以見其虛之大也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言美輕重不同（近思作程語）

鄉原徇欲而畏人其心乃穿窬之心也苟徇欲而不畏人乃明道耳遁辭乃鄉原之辭也無執守故其辭妄

當自立說以明性不可以遺言附會解之若孟子言不成章不達及所性四體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此是心解也

世學不明千五百年大丞相言之於書吾輩治之於己聖人之言庶可期乎顧所憂謀之太迫則心勞而不虛質之太煩則泥文而滋弊此僕所以未置懷於學者也

凡可狀皆有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體物而不可遺也

志於道道者無窮志之而已據於德據守也得寸守寸得尺守尺依於仁者居仁也游於藝藏脩息游

利利於民則可謂利利於身利於國皆非利也利之言利猶言美之爲美利誠難言不可以槩而言

樂山樂水言其成德之　仁者如山之安靜智者如水之不窮非謂仁智之必有所樂言其性相類

詖淫邪遁之辭古語熟近詖辭徇難近於並耕爲我淫辭放侈近於兼愛齊物邪辭離正近於隘與不恭遁辭無守近於揣摩說難四者可以盡天下之狂言

孟子之言性情皆一也亦觀其文勢如何情未必爲惡哀樂喜怒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不中節則爲惡

可欲之謂善凡世俗之所謂善事可欲者未盡可欲之理聖賢之所願乃爲可欲也若夷惠尚不願言君子不由也清和亦可言善然聖賢猶以爲未足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釋氏之說所以陷爲小人者以其待天下萬物之性爲一猶告子生之謂性今之言性者汙漫無所執守所以臨事不精學者先須立本

陰陽者天之氣也（亦可謂道）剛柔緩速人之氣也（亦可謂性）

生成覆露天之道也（亦可謂理）仁義禮智人之道也（亦可謂性）損益盈虛天之理也（亦可謂道）壽夭貴賤人之理也（亦可謂命）天授於人則爲命（亦可謂性）人受於天則爲性（亦可謂命）形得之備（不必盡然）氣得之偏（不必盡然）道得之同理得之異（亦可互見）此非學造至約不能區別故互相發明貴不碌碌也

大率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愈遠

子夏未盡反身處可更求之（題不動心章）告子所止到己言所不及處孟子所止到已所難名處然則告子所見所言與孟子所守所見可知矣（同上）

不知命則大無信故命立而後心誠（題盡心章）

誠則實也太虛者天之實也萬物取足於太虛人亦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實也

誠者虛中求出實

虛者仁之原忠恕者與仁俱生禮義者仁之用

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

太虛者自然之道行之要在思故又曰思誠

虛心然後能盡心

虛則生仁仁在理以成之

虛心則無外以爲累

人生固有天道人之事在行不行則無誠不誠則無物故須行實事惟聖人踐形爲實之至得人之形可離非道也

與天同原謂之虛須事實故謂之實此叩其兩端而竭焉更無去處

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由有物榛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岳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即易壞惟太虛處無動搖故爲至實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言虛者未論陰陽之道

靜者善之本虛者靜之本靜猶對動虛則至一

氣之蒼蒼目之所止也日月星辰象之著也當以心求天之虛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今不可知也以其虛也

天地以虛爲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

張子語錄下

中央土寄王之說於理非也大率五行之氣分王四時土固多於四者然其運行之氣則均同諸見金木水火皆分主四時獨不見土之所主是以有寄王之說然於中央在季夏之末者且以易言之八卦之作坤在西南西南致養之地在離兌之間離兌即金火也是以在季夏之末

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獨此五星動以色言之又有驗以心取之亦有此理

謂五帝皆黃帝子孫於理亦無黃帝以上豈無帝王

大雩龍見而雩是也當以孟夏爲百穀祈甘雨有水旱則別爲雩

禮文叅校是非去取不待已自了當蓋禮者理也須是學窮理禮則所以行其義知理則能制禮然則禮出於理之後今在上者未能窮則在後者烏能盡今禮文殘缺須是先求得禮之意然後觀禮合此理者即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即是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學者所以宜先觀禮者類聚一處他日得理以意叅校

八蜡以記四方八者先嗇一也先嗇是始治稼者據易是神農也司稼是修此職者二也農三也郵表綴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百種八也百種百穀之種祭之以民食之重亦報其穡所成舊說以昆蟲爲百種昆蟲是爲害者不當爲百種或至此百種而祭之或只祭穡而已此蜡是報成之祭故所祭甚有重祭之者

知之於賢者知人之謂知賢者當能知人有於此而不受知於賢者知不施於賢者也晏嬰之賢亦不知仲尼於仲尼猶吹毛直欲陷害孔子如歸女樂之事

隱居以求其志求志欲盡道也問學求放心於其失而已

時雨化之者如春誦夏弦亦是時及而教之亦是時當其可之謂言及而言亦是時言及而言非謂荅問也亦有不待問而告之當其可

告而告之也如天之雨豈待望而後雨但時可雨而雨

私淑艾者自修使人觀己以化也如顏子大率私艾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但修此以教人顏子嘗以己德未成而不用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也至於聖人神道設教正己而物正皆是私淑艾作於此化於彼如祭祀之類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大率時措之宜者即時中也時中非易得謂非時中而行禮義爲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又不可一槩如此如孔子喪出母子思不喪出母不可以子思爲非也又如制禮者小功不稅使曾子制禮又不知如何以此不可易言時中之宜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眞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今學者則須是執禮蓋禮亦是自會通制之者然言不足以盡天下之事守禮亦未爲失但大人見之則爲非禮非義不時中也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畜

其德者以其看前言往行熟則自能比物醜類亦能見得時中

禮亦有不須變者如天叙天秩之類時中者不謂此

時中之義甚大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何以有亨以九二之亨行蒙者之時中此所以蒙得亨也蒙無遽亨之理以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蒙卦之義主者全在九二彖之所論皆二之義教者但只看蒙者時之所及則導之是以亨行時中也此時也正所謂如時雨化之若既引之中道而不使之通教者之過也當時而引之使不失其正此教者之功也蒙以養正聖功也是養其蒙以正聖人之功也

孟子言水之有本無本者況學者有所止也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此是有本也思天下之善無不自此始然後定止於此發源立本樂正子有本者也日月而爲至焉是亦有本者也聲聞過情是無本而有聲聞者也向後僞迹俱辨則都無也

明庶物察人倫庶物庶事也明庶物須要旁用

人倫道之大原也明察之言不甚異明庶物察人倫皆窮理也既知明理但知順理而行而未嘗以爲有意仁義仁義之名但人名其行耳如天春夏秋冬何嘗有此名亦人名之爾

某比年所思慮事漸不可易動歲年間只得變得些文字亦未可謂辭有巧拙其實是有過若果是達者其言自然別寬而約沒病痛有不是到了是不知知一物則說得子細必實聖人之道以言者尚其辭辭不容易只爲到

其間知得詳然後言得不錯譬之到長安極有知長安子細者然某近來思慮義理大率億度屢中可用既是億度屢中可用則可以大受某唱此絕學亦輙欲成一次第但患學者寡少故貪於學者今之學者大率爲應舉壞之入仕則事官業無暇及此由此觀之則呂范過人遠矣呂與叔資美但向學差緩惜乎求思也求思雖似褊隘然褊不害於明褊何以不害於明褊是氣也明者所學也明何以謂之學明者言所見也大凡寬褊者是所

稟之氣也氣者自萬物散殊時各有所得之氣習者自胎胞中以至於嬰孩時皆是習也及其長而有所立自所學者方謂之學性則分明在外故曰氣其一物爾氣者在性習之間性猶有氣之惡者爲病氣又有習以害之此所以要鞭後至於齊強學以勝其氣習其間則更有緩急精麤則是人之性則同氣則天理無兩物一般是以不同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則寬褊昏明名不得是性莫不同也至于習之異斯遠矣雖則氣之稟褊

者未至於成性時則暫或有暴發然而所學則却是正當其如此（其一作不）則漸寬容苟志于學則可以勝其氣與習此所以褊不害於明也須知自誠明與明誠者有異自誠明者先盡性以至于窮理也謂先自其性理會來以至窮理自明誠者先窮理以至于盡性也謂先從學問（理會）以推達於天性也其自是以仲尼爲學而知者某今亦竊希於明誠所以勉勉安於不退孔子稱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苟惟未止則可以竊冀一成

就自明誠者須是要窮理窮理即是學也所觀所求皆學也長而學固所謂之學其幼時豈可不謂之學直自在胞胎保母之教已雖不知謂之學然人作之而已變以化於其教則豈可不謂之學學與教皆學也惟其受教即是學也只是長而學庸有不待教習便謂之學只習有善惡（只一作但）其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爲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即上去上去即是理明矣又何求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灑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所謂長而學謂之學者謂有所立自能知向學如孔子十五而志於學是學也如謂有所成立則十五以前庸有不志於學時（一本云如孔子五十而學是學也如謂有所成立則五十以前庸有不至於學）若夫今學者所欲富貴聲譽博聞繼承是志也其只爲少小時不學至今日勉強有太甚則反有害欲速不達亦須待歲月至始得

音訓雖眞僞未可知然從之不害爲經義理所主義則音使不動如地名名從中國號從主人名者文字號稱呼也

雞鳴雞不能如時必老雞乃能如時蟻鬬必有大者將領之恐小者不知鬬然風雨陰晦人尚不知早晚雞則知之必氣使之然如蟻之鬬不知何緣而發

言不下帶是不大聲也人發聲太高則直自內出聲小則在胷臆之間不下帶者氣自帶以上也

湯征而未至怨者非言史之溢辭是實怨令郡縣素困弊政亦望一良吏莫非至誠平居亦

不至甚有專當其時則傾望其上之來是其心若解倒懸也天下之望湯是實如父母願耕願出莫非實如此至如朋來而樂方講道義有朋來悅盡是實可樂也

武成取二三策言有取則是有不取也孟子只謂是知武王故不信漂杵之說知德斯知言故言使不動

縱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見周公不踰矩也

問智愚之識殊疑於有性善惡之報差疑於有

命荅曰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爾

顔子知當至而至焉故見其進也不極善則不處焉故未見其止也知必至者如志於道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顔子方求而未得故未見其止也極善者須以中道方謂極善故大中謂之皇極蓋過則便非善不及亦非善此極善是顔子所求也所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高遠處又要求精約處又要至顔子之分必是入神處又未能精義處又未至然顔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學者須是學顔子發意便要至聖人猶不得況便自謂不能雅意則然非宜見於議論

性美而不好學者無之好學而性不美者有之蓋向善急便是性美也性不美則學得亦轉了故孔子要好仁而惡不仁者只好仁則忽小者只惡不仁則免過而已故好惡兩端並進好仁則難遽見功惡不仁則有近効日見功若顔子是好仁而惡不仁者也云未見者或此道近或顔子後言見不善如探湯此惡不仁者也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同此義

盡得天下之物方要窮理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到其間方可言知未知者方且言識之而已既知之又行之惟鄭萬物皆備於我矣又却要強恕而行求仁爲近禮自外作故文與孟子義內之說如相違孟子方辨道故言得造深作記者必不知內且據掠淺知

知之於賢者彼此均賢也我不知彼是我所患彼不知我是命也鈞聖人也舜禹受命受祿舜禹亦無患焉

顔子樂正子皆到可欲之地但一人向學緊一人向學慢

言盡物者據其大揔也今言盡物且未說到窮理但恐以聞見爲心則不足以盡心人本無心因物爲心若只以聞見爲心但恐小却心今盈天地之間者皆物也如只據己之聞見所接幾何安能盡天下之物所以欲盡其心

也窮理則其間細微甚（有分）別至如徧樂其始亦但知其大揔更去其間比較方盡其細理若便謂推類以窮理爲盡物則是亦但據聞見上推類却聞見安能盡物今所言盡物蓋欲盡心耳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孔子曰繪事後素子夏曰禮後乎禮物因物取稱或物之後而不可常也他人之才未善故宜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故宜素以爲絢二素字用不同而義不相害倩盼者言其質美也婦人生

而天才有甚美者若又飾之以文未宜故復當以素爲絢禮之用不必只以文爲飾但各物上各取其稱文太盛則反素若衣錦尚褧禮太盛則尚質如祭天掃地繪事以言其飾也素以言其質也素不必白但五色未有文者皆曰素猶人言素地也素地所以施繪子夏便解夫子之意曰禮後乎禮所以爲飾者也素字使處雖別但害他子夏之意不得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子曰不占而已矣此當通爲一段中有子曰隔不得論語中若此者多中行固善也狂狷亦是有恒德若無恒不可以測度（鄉原是其一）故曰不占而已矣

張子語錄下

後學天台吳堅
刊于福建漕治

張子語錄後錄上

遺事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以下並見程氏遺書）

子厚則高才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子厚聞皇子生甚喜見餓莩者食便不美

橫渠言氣自是橫渠作用立標以明道

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西銘顥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已後未有人及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

問西銘如何伊川先生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智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楊時致書伊川曰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子比而同之過矣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見程氏文集）

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如何伊川曰由明至誠此句却是由誠至明則不然誠即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然見北斗不可謂不是也（程氏遺書）

子厚言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正叔言自是關中人剛勁敢為子厚言亦是自家規矩太寬

子厚言十詩之作止是欲驗天心於語默間耳正叔謂若有他言語又烏得已也子厚言十篇次叙固自有先後

子厚言今日之往來俱無益不如閒居與學者講論資養後生却成得事正叔言何必然義當來則來當往則往爾

張子厚罷禮官歸過洛陽相見其閒云在禮院有甚職事曰多爲禮房檢正所奪只定得數箇謚并龍女衣冠問如何定龍女衣冠曰請依品秩曰若使某當是事必不如此處置曰如之何曰某當辨云大河之塞天地之靈宗廟之祐社稷之福吏士之力不當歸功水獸龍獸也不可衣人衣冠子厚以爲然（見程氏遺書）

呂與叔作横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言之伊川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頤兄弟則無是事屬與叔删去不謂尚存斯言幾於無忌憚矣（遺書）

問横渠之書有迫切處否伊川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寛舒之氣（同上）

横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見上蔡語録）

歎息斯文約共修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無復蒼生望西土誰供後學求千古聲名聯棣蕚二年零落去山丘寢門慟哭知何限豈獨交親念舊遊（明道哭子厚詩）

張子語録後録上

張子語録後録下

心妙性情之德妙是主宰運用之意（朱子語録）

伊川性即理也横渠心統性情二句攧撲不破

惟心無對心統性情二程却無一句似此切

心統性情統猶兼也

性對情言心對性情言今如此是性動處是情主宰是心横渠云心統性情者也此語極佳

大抵心與性情似一而二似二而一此處最當體認

心統性情者也寂然不動而仁義禮智之理具焉動處便是情有言靜處便是性動處是心如此則是將一物分作兩處了心與性不可以動靜言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虚如飲食中雞心猪心之屬切開可見人心亦然只這些虚處便包藏許多道理彌綸天地該括古今推廣得來蓋天蓋地莫不由此此所以爲人心之妙歟理在人心是之謂性性如心之田地充此中虚莫非是理而已心是神明之舍爲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許多道理得之於天而具於心者發於智識念慮處皆是情故曰

心統性情者也

性情心惟孟子橫渠說得好仁是性惻隱是情須從心上發出來橫渠曰心統性情者也性只是合如此底又曰性只是理非是有這箇物事若性是有底物事則既有善亦必有惡性其無此物只是理故無不善

心統性情性情皆因心而後見心是體發於外謂之用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惻隱之心性情上都下箇心字仁人心也是說體惻隱之心是說用必有體而後有用可見心統性情之義

問心統性情先生云性者理也性是體情是用性情皆出於心故心能統之統如統兵之統言有以主之也且如仁義禮智是性也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本是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遜之心是非之心以此言之則見得心可以統（性情）一心之中自有動靜靜者性也動者情也

問心統性情統如何曰統是主宰如統百萬軍心是渾然底物性是有此理情是動處又曰人受天地之中只有箇心性安然不動情則因物而感性是理情是用性靜而情動且如仁義禮智信是性然又有說仁心義心這是性亦與心通說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情然又說道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是非之心這是情亦與心通說這是情性皆主於心故恁地通說問意者心之所發與情性如何曰意也與情相近問志如何曰志也與性相近只是心寂然不動方發出便喚做意橫渠云志公而意私看這自說得好志便清意便濁志便剛意便柔志便有立作意思意便有潛竊意思公自子細看自見得意多是說私意志便說匹夫不可奪志

橫渠云心統性情蓋好善而惡惡情也而其所以好善而惡惡性之節也且如見惡而怒見善而喜這便是情之所發至於喜其所當喜而喜不過（謂如人有三分合喜底事我却喜至七分便不是）怒其所當怒而怒不遷（謂如人有一分合怒底事我却怒至三四分便不是）以至哀樂愛惡欲皆能中節而無過這便是性

先生取近思錄指橫渠心統性情之語以示學

者力行問曰心之未發則屬乎性既發則情也先生曰是此意因冉指伊川之言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

或問通蔽開塞張横渠呂芸閣說孰爲親切先生曰與叔倒分明似横渠之說看来塞中也有通處如猿狙之性即靈猪則全然蠢了便是通蔽不同處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如人頭向上所以最靈草木頭向下所以最無知禽獸之頭横了所以無知猿狙稍靈爲他頭有時也似人故稍向得上

横渠先生曰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閉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别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别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于天道與聖人一先生曰此段不如呂與叔分别得分晓呂曰蔽有淺深故爲昏明蔽有開塞故爲人物云云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巳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之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云云）先生曰此繼之者善也指發處而言之也性之在人猶水之在山其清不可得而見也流出而見其清然後知其本清也所以孟子只就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處指以示人使知性之本善者也易所謂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先此所以引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後蓋易以天道之流行者言此以人性之發見者言唯天道流行如此所以人性發見亦如此如後段所謂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嘗謂易在人便是心道在人便是性神在人便是情緣他本原如此所以生出來箇箇亦如此一本故也

問張子云以心克己即是復性復性便是行仁義切謂克己便是克去私心却云以心克己莫剩却以心兩字否曰克己便是此心克之公但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心而何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這不是心是甚麽凡此等皆心所爲但不必更看心字所以夫子不言心但只說在裏教人做如喫飯須是口寫字須是手更

不用說口喫手寫又問復性便是行仁義復是方復得此性如何便說行得曰既復得此性便恁地行纔去得不仁不義則所行便是仁義那得一箇在不仁不義與仁義之中底物事不是人欲便是天理不是天理便是人欲所以謂欲知舜與蹠之分者無他利與善之閒也所隔甚不多但聖賢把得這界定爾

問橫渠說以道體身等處曰只是有義理直把自家作無物看伊川亦云除却身只是理懸空只有箇義理

問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一章先生曰未知立心則或善或惡故胡亂思量惹得許多疑起既知所立則是此心已立於善而無惡了便又惡講治之不精又却用思講治之思莫非在我這道理之內如此則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蓋急於可欲之善則便是無善惡之雜便是立吾心於不疑之地人之所以有疑而不果於爲善也以有善惡之雜今既有善而無惡則若决江河以利吾往矣遜此志務時敏須是

低下着這心以順他道理又却抖擻起那精神敏速以求之則厭倦乃來矣這下面（云云）只是說一敏字

橫渠云學者識得仁體後如讀書講明義理皆是培壅且只於仁體上求得一箇真實却儘有下工夫處也

問橫渠觀驢鳴如何先生笑曰不知他抵死着許多氣力鳴做甚良久復云也只是天理流行不能自已

先生云橫渠說道止於形器中揀箇好底說耳

謂清爲道則濁之中果非道乎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有兩截之病聖人不如此說如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或者別立一天疑即是橫渠

清虛一大形容道體如此道兼虛實　言虛只說得一邊

橫渠清虛一大却是偏他後來又要兼清濁虛實言然皆是形而下蓋有此理則清濁虛實皆在其中

問横渠清虚一大恐入空去否曰也不是入空他都向一邊了這道理本平正清也有是理濁也有是理虚也有是理實也有是理皆此之所爲也他説成這一邊有那一邊無要將這一邊去管那一邊

問横渠有清虚一大之説又要兼清濁虚實曰渠初云清虚一大爲伊川詰難乃云清兼濁虚兼實一兼二大兼小渠本要説形而上反成形而下最是於此處不分明如參兩云以參爲陽兩爲陰陽有太極陰無太極他要強索精思必得於己而其差如此又問横渠云太虚即氣乃是指理爲虚似非形而下曰縱指理爲虚亦如何夾氣作一處問西銘所見又的當何故却於此差曰伊川云譬如以管窺天四旁雖不見而其見處甚分明渠他處見錯獨於西銘見得好

問横渠言十五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説若不知得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似他動容周旋中禮曰也是如此更有多少病良久曰人便是被一箇氣質局定變得些子了又更有些子變得些子又更有些子又云聖人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直是一刀兩段千了百當聖人固不在説但顔子得聖人説一句直是傾腸倒肚便都了更無許多廉纖纏繞絲來線去問横渠只是硬把捉故不安否曰他只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曾熟不是學箇恭又學箇安

問横渠説遇曰他便説命就理説曰此遇乃是命曰然命有二有理有氣曰子思天命之謂性是理孟子是帶氣曰然

横渠言遇命是天命遇是人事但説得亦不甚好不如孟子某又問曰但不知他説命如何

問近思録横渠語范巽之一段如何先生曰惟是箇人不能脱然如大寐之得醒只是捉道理説要之也説得去只是不透徹又曰正要常存意使不忘他釋氏只是如此然他逼拶得又緊直卿曰張子語比釋氏更有窮理工夫在曰工夫固自在也須用存意問直卿如

何説存意不忘曰只是常存不及古人意曰設此語者只不要放倒此意爾

問横渠物怪神姦書先生提出守之不失一句曰且要守那定底如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此是鬼神定説又如孔子説非其鬼而祭之謟也敬鬼神而遠之等語皆是定底其他變處如未曉得且當守此定底如前晩説怪便是變處

横渠所謂物怪神姦不必辨且只守之不失如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此是理之常也守之勿

失者以此爲正且恁地去他日當自見也若要之無窮求之不可知此又溺於茫昧不能以常理爲主者也伯有爲厲別是一種道理此言其變如世之妖妄者也（文集）

問横渠説敦篤虚靜者仁之本曰敦篤虚靜是爲仁之本

胡叔器問横渠似孟子否先生曰一人是一様規模各不同横渠嚴密孟子宏闊孟子是箇有規矩底康節

横渠工夫最親切程氏規模廣大

張子語録後録下

後學天台吳堅
刊于福建漕治

事天謨

事天說

張橫渠先生著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

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愚讀論語於畏天命一語深有所契故每論學舉以爲宗然暢發斯旨無如西銘一篇篇首便以乾坤爲父母夫以人視乾坤邈然遼闊一以父母稱之則於此身親切無二體矣又推原其所以然以見吾身之氣即天地之氣分來吾身之理即天地之理散見此理此氣充塞兩閒混淪一本以爲殊視之則有人我形軀之異以一本視之則無彼此毫髮之差爭奈人生世閒只認自己私小之形軀不識原本公共之理氣以故起心發念喜怒愛憎只知自己痾癢疾痛不顧他人眞有如所謂一膜之外皆爲胡越者也曷不反顧此形軀之所從來則知分別熾然祇成迷妄如人之於身肢體髮膚均此血氣愛此惡彼豈非大癡故張子提出父母二字直推而下自民吾同胞至顛連無告一段將天下尊卑老幼聖凡苦樂等輩聯爲一家之人一姓之親使人復還公心破除私見自於保之至錫類一段則謂人之事天當如子之事父母故分別修身行己工夫賢否智愚人品見予職中有如是等級使人知所從違不至誤用心力做壞人品陷爲不孝之子其挈要尤在於時保之子之翼也二

語與中庸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論語造次顛沛必於是同一謹嚴細密自不弛勞而底豫至伯奇也一段又將古人四箇孝子事親之事以比人之事天隨境遇常變皆當以古之孝子爲法自富貴福澤至寧也一段又見人生有順有逆皆天之愛我猶父母之愛子有喜有怒無非至教喜則當勵竭力克家之圖怒則當懷自怨自艾之憤此身存則承順父母之愛而自盡子職此身沒則子職已竭而於心無憾事天之學如是而已斯道原委吾儒學業闡發透露學者但能口日誦而事事體勘則孔門之求仁程門之識仁瞭然如指掌矣篇名原曰訂頑程子易爲西銘愚謂

此篇立義精深宏大允爲學者究竟旨歸篇名不可不尊因易之曰事天讃以示崇信之意

宋本龜山先生語錄

續古逸叢書之二十八

戊辰冬日上海
涵芬樓據宋福
建漕治本景印
遠近翻刻必究

龜山先生語録卷第一

荊州所聞（甲申四月至乙酉[illegible]）

先生曰自堯舜以前載籍未具丗所有者獨伏羲所畫八卦耳當是之時聖賢如彼其多也自孔子删定繫作之後更秦歷漢以迄于今其書至不可勝紀人之所資以爲學者宜易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年求一人如古之聖賢卒不易得何哉豈道之所傳固不在於文字之多寡乎夫堯舜禹臯陶皆稱若稽古非無待於學也其學果何以乎由是觀之聖賢之所以爲聖賢其用心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察之也

觀孔門弟子之徒其事師雖至於流離困餓瀕於死而不去非要譽而規利也所以甘心焉者其所求也大矣流離困餓且瀕於死有不足道者學者知此然後知學之不可已矣

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爲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則必以爲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

問曾西不爲管仲而於子路則曰吾先子之所畏或曰羞管仲之所已爲慕子路之所未就此說是否曰孔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爲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如之何曰管仲之功子路未必能之然子路譬之御者則範我馳驅者也若管仲蓋詭遇耳曾西仲尼之徒也蓋不道管仲之事

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惟揚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修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佛氏和順於道德之意蓋有之理於義則未也

聖人以爲尋常事者莊周則夸言之莊周之博乃禪家呵佛罵祖之類是也如逍遥游養生主曲譬廣喻張大其說論其要則逍遥游一篇乃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而養生主一篇乃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而已

問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何也曰至所謂極也極猶屋之極所處則至矣下是爲不及上焉則爲過或者曰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處人如此則是聖賢所以自待者常過而以其所賤者事君親也而可乎然則如之何曰高明即中庸也高明者中庸之體中庸者高明之用耳高明亦猶所謂至也

問或曰中所以立常權所以盡變不知權則不足以應物知權則中有時乎不必用矣是否曰知中則（一作冲）知權不知權是不知中也曰既

謂之中斯有定所必有權焉是中與權固異矣曰猶坐於此室室自有中移而坐於堂則向之所謂中者今不中矣堂固自有中合堂室而觀之蓋又有堂室之中焉若居今之所守向之中是不知權豈非不知中乎又如以一尺之物約五寸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爲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小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唯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蓋所謂權也一（連下段）舜跖之分利與善之間也利善之間相去甚微學者不可不知

爲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温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於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荊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

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於自然若

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着力之所能成

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老子曰公乃王

儒佛深處所差杪忽耳見儒者之道分明則佛在其下矣今學之徒曰儒者之道在其下是不見吾道之大也爲佛者既不讀儒書或讀之而不深究其義爲儒者又自小也然則道何由明哉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說者曰飲食必有祭是也曰如是則造次顛沛之際遑遽急迫甚矣欲不離仁仁之道安在且飲食必有祭小人

亦然豈能仁乎

孔子以其子妻公冶長以其兄之子妻南容說者曰君子之處其子與處其兄之子固不同也曰兄弟之子猶子也何擇乎誠如所言是聖人猶有私意也聖人不容有私意若二女之少長美惡必求其對所妻之先後未必同時安在其厚於兄而薄於己耶記此者特言如是二人可託以女子之終身且聖人爲子擇配不求其他故可法也

或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此

言勝物而小之曰使聖人以勝物爲心是將自小安能小物聖人本無勝物之心身之所處者高則物自不得不下耳

葉公以證父之攘羊爲直而孔子以爲吾黨之直者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夫父子之眞情豈欲相暴其惡哉行其眞情乃所謂直反情以爲直則失其所以直矣乞醯之不得爲直亦猶是也

周禮王燕則以膳夫爲獻主說者曰君臣之義不可以燕廢曰是不然此孟子所謂養君子之道也禮受爵於君前則降而再拜燕所以待羣臣嘉賓也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勞是以犬馬畜之矣故以膳夫爲獻主而主不自獻酬焉是乃所以爲養君子之道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之義也

周禮凡用皆會唯王及后不會說者曰不得以有司之法制之曰有司之不能制天子也固矣然而九式之職冢宰任之王恣其費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九式論於王矣故王后不會非蕩然無以禁止之也制之有冢宰之

義而非以有司之法故也

或曰書之終秦誓以見聖人之與人悔過也故凡過而能悔者取其悔而不追其過可也今有殺人而被刑者臨刑而曰吾惟殺人以至此也仁者於此亦必哀而捨之曰書之有秦費二誓以誌帝王之誥命於是絕故也其大意則言有國者不可廢誓於誓之中其事又有可取者則如秦之罪己而不責人是也若曰取其悔而已不咎其過其既悔而有過也亦不當罪乎聖人以恕待人於人之悔也嘉

之可也如以悔為是而不問其改與不改則改過者鮮矣故君子之取人也取其改不取其悔且殺人至於被刑而自狀其過蓋傷其死之不善也使殺人而不必死其肯悔乎崤之戰不敗則秦自以為功矣何以知之以濟河之師知之也濟河之師何義哉

君子務本言凡所務者惟本而已若仁之於孝悌其本之一端耳蓋為仁必自孝悌推之然後能為仁也其曰為仁與體仁者異矣體仁則無本末之別矣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無待乎推之也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推之也推之所謂為仁

問子貢貨殖誠如史遷之言否曰孔門所謂貨殖者但其中未能忘利耳豈若商賈之為哉曰樊遲請學稼學圃如何曰此亦非為利也其所願學正許子並耕之意而命之為小人者蓋稼圃乃小人之事而非君子之所當務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先生嘗夜夢人問王由足用為善何以見語之曰齊王只是朴實故足以為善如好貨好色好勇與夫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其朴實可知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

狼跋之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之遇謗何其安閑而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其氣味則詩之意得矣

孟子言說大人則藐之至於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若孔子則無此矣觀鄉黨一篇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以至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如此何暇藐人禮曰貴貴為其近於君也敬長為其近於親也故孔子謂君子畏大人

孔子言由求為具臣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由求如是而已乎曰弒父與君言其大者蓋小者不能不從故也若季氏旅太山伐顓臾而不能救之之事是已然則或許其升堂且皆在政事之科何也曰小事之失亦未必皆從但自弒父與君而下或從一事則不得為不

從若弑父與君則决不從矣進此一等便爲大臣如孔孟之事君是也故孔孟雖當亂世而遇庸暗之主一毫亦不放過

事道與禄仕不同常夷甫家貧召入朝　神宗欲優厚之令兼數局如登聞鼓染院之類庶幾俸給可贍其家夷甫一切受之不辭及正叔以白衣擢爲勸講之官朝廷亦使之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道也則今日之仕須是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禄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鮮

能知之故常公之不辭人不以爲非而程公之辭人亦不以爲是

王逢原才高識遠未必見道觀其所著乃高論怨誹之流假使用之亦何能爲春秋昭如日星但説者斷以己意故有異同之論若義理已明春秋不難知也春秋始於隱其説紛紛無定論孟子有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據平王之崩在隱公之三年也則隱公即位實在平王之時自幽王爲犬戎所滅而平王立於東遷當是時黍離降而爲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矣此春秋所以作也

易於咸卦初六言咸其拇六二言咸其腓九三言咸其股九五言咸其脢上六言咸其輔頰舌至於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心其説以謂有心以感物則其應必狹矣唯忘心而待物之感故能無所不應其繇辭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思皆縁其類而已不能周也所謂朋從者以類而應故也故孔子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

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或曰思造形之上極過是非思之所能及故唯天下之至神則無思也無思所以體道有思所以應世此爲不知易之義也易所謂無思者以謂無所事乎思云耳故其於天下之故感而通之而已今而曰不可以有思又曰不能無思此何理哉

或曰聖人所以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天下之弊耳昔伊尹之任其弊多進而寡退苟得而

害義故伯夷出而救之伯夷之清其弊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故柳下惠出而救之柳下惠之和其弊多汙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故孔子出而救之是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任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清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故孔子集其行而大成萬世之法然後聖人之道無弊其所以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爲終始也使三聖人者當

孔子之時皆足以爲孔子矣曰何不思之甚也由湯至於文王之時五百有餘歲其閒賢聖之君六七作其成就人才之衆至其衰世尤有存者使伊尹有弊當時更世之久上之爲君下之爲臣皆足以有爲獨無以革之乎由周至于戰國之際又五百有餘歲文武周公之化不爲不深使伯夷之弊至是猶在則周之聖人所謂一道德以同風俗者殆無補於世而獨俟一柳下惠耶況孔子去柳下惠未遠若柳下惠能矯伯夷之清使天下從之其弊不應繼踵而作而孔子救之又何其遽也且孔子之時荷蕢荷蓧接輿沮溺之流必退者尚多也則柳下惠之所爲是果何益乎故爲聖人救弊之說者是亦不思而已矣夫伊尹固聖人之任者然以爲必於進則不可也湯三使往聘之然後幡然以就湯不然將不從其聘耶則伊尹之不必進可見伯夷固聖人之清者然以爲必於退則不可也方其辟紂居諸海濱以待天下之清聞西伯善養老者則歸之則伯夷之不必退亦可見若柳下

惠孔子蓋以謂直道而事人孟子亦稱其不以三公易其介夫亦豈以同爲和乎由是觀之其弊果何自而得之耶若曰孔子之道所以無弊者四人者相爲終始使三聖人當孔子之時亦皆足以爲孔子此尤不可孟子曰伯夷伊尹不同道又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而伯夷伊尹不足以班之而其所謂同者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而已彼爲任爲清爲和一節之至於聖人者

也其可以爲孔子乎夫以三人爲聖者孟子發之也而孟子之言其辨如彼今釋孟子之言安得强爲之説乎雖然此孟子之言也學者於聖人又當自有所見自無所見縱得孟子之旨何與吾事

問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何也曰其就湯也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然則何爲事桀曰既就湯則當以湯之心爲心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不得已而伐之也人歸之天命之耳方其進伊尹以事桀也蓋欲其悔過遷

善而已苟悔過遷善則吾北面而臣之固所願也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意而伊尹遂相之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

問伯夷伊尹柳下惠之行固不同矣使伯夷居湯之世就湯之聘乎曰安得而不就然則湯使之就桀則就之乎曰否何以知其然曰伯夷聞文王作興則歸之宜其就湯之聘然而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使之事桀蓋有所不屑矣然則其果相湯也肯伐桀

乎曰至天下共叛之桀爲獨夫伯夷伐之亦何恤哉

或曰湯之伐桀也衆以爲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是聖之清者也曰非也湯之伐桀雖其衆有不悦之言憚勞而已若夏之人則不然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故攸徂之民室家相慶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湯雖不往不可得矣文王之時紂猶有天下三分之一民猶以爲君則文

王安得而不事之至於武王而受罔有悛心賢人君子不爲所殺則或爲囚奴或去國紂之在天下爲一夫矣故武王誅之亦不得已也孟子不云取之而燕民不悦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悦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由此觀之湯非樂爲任而文王非樂爲清也會逢其適而已

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其善心而革其非不止就事論事如論齊王之愛牛而曰是心足

以王論王之好樂而使之與百姓同樂論王之好貨好色好勇而陳周之先王之事若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而其君肯聽豈不能堯舜其君

又曰孟子對人君論事句句未嘗離仁此所謂王道也曰安得句句不離乎仁曰須是知一以貫之之理曰一以貫之仁足以盡之否曰孟子固曰一者何曰仁也仁之用大矣今之學者仁之體亦不曾體究得

齊王顧鴻鴈麋鹿以問孟子孟子因以爲賢者

而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桀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爲臺沼苑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唯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廷則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君易行也

或曰居今之世去就之際不必一一中節欲其皆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者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如孔孟雖在戰國之時其進必以正以至終於不得行而死是矣顧今之世獨不如戰國之時乎使不恤其去就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或曰以術行道而心正如何曰謂之君子豈有心不正者當論其所行之是否爾且以術行道未免枉己與其自枉不若不得行之愈也

宋牼以利說秦楚使之罷兵以息兩國之爭其心未爲過也然孟子力抵之蓋君子之事君

其說不可惟利之從苟惟利之從則人君所見者利而已彼有軋吾謀者其說又利於我吾說必見屈矣故不若與之談道理道理既明人自不能勝也所謂道理之談孟子之仁義是也王霸之佐其義利之間乎一毫爲利則不足爲王矣後世道學不明人以顏子伯夷只作一節之士若孟子之論則是兩人者豈清修介潔者耶如伯夷直許之以朝諸侯一天下顏子直許之以禹稷之事

方太公釣於渭不過文王特一老漁父耳及一

朝用之乃有鷹揚之勇非文王有獨見之明誰能知之學者須體此意然後進退隱顯各得其當

或曰德而已矣奚取於聰明曰徒取其德或有有德而不聰明者如此則人得以欺罔之何以濟務故書稱堯舜禹湯文武皆言其聰明爲是故也

黄叔度學充其德雖顔子可至矣

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與故能祿之以

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自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予人爲太吝一介不以取諸人爲太潔然君子之取予適於義而已予之嗇取之微雖若不足道矣然苟害於義又何多寡之間乎孔子於公西赤之富不恤其請於原憲之貧不許其辭此知所予者也孟子言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此知所取者也

孟子稱舜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此語最宜味之夫舜之意唯恐不獲於象也則象喜舜自喜夫豈有僞乎是之謂不藏怒不宿怨

問象日以殺舜爲事而舜終不爲所殺何也曰堯在上天下豈容有殺兄者乎此語自是萬章所傳之謬據書所載但云象傲而已觀萬章之言傲何足以盡之其言殺舜之時堯已妻之二女又使其子九男百官皆事舜於畎畝之中象必不敢但萬章所問其大意不在此故孟子嘗時亦不暇辨

孟子言舜之怨慕非深知舜之心不能及此據舜惟患不順於父母不謂其盡孝也凱風之

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孝子之事親如此此孔子所以取之也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若乃自以爲能則失之矣

顔子所學學舜而已蓋舜於人倫無所不盡也以爲父子盡父子之道以爲君臣盡君臣之道以爲夫盡夫道以爲兄盡兄道此孟子所謂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也孟子所憂亦憂不如舜耳人能以舜爲心其學不患不進

問將順其美後世之說或成阿諛恐是引其君

以當道曰然此正如孟子所謂是心足以王若曰以小易大則非其情以謂見牛未見羊而欲以羊易牛乃所以爲仁引之使知王政之可爲是謂將順又曰詳味此一章可見古人事君之心

韓信用兵在楚漢之間則爲善矣方之五霸已自不及以無節制故也如信之軍脩武高祖即其卧內奪之印易置諸將信尚未知此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但信用兵能以術驅人使自爲戰當時亦無有以節制之兵當之者故信數得以取勝也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敗後世惟諸葛亮李靖爲知兵如諸葛亮已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壘不覺歎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爲得法制之意而不務僥倖者也古人未嘗不知兵如周官之法雖坐作進退之末莫不有節若平時不學一旦緩急何以應敵如此則學者於行師御衆戰陳營壘之事不可不講

史言成安君儒者故爲韓信所勝成安君豈眞儒者哉若眞儒必不爲韓信所詐如曰吾行

仁義云耳人得而囿之是木偶人也夫兵雖不貴詐亦人所不得而詐然後爲善觀戰國用兵中原之戰也若今之用兵禦夷狄耳力可以戰則戰勢利於守則守來則拒之去則勿追則邊鄙自然無事今乃反挑之且侵其地已非理矣其決勝必取而至於用狙詐也又何足怪若賢將必不以窮鬪遠討爲事何用狙詐蓋夷狄之戰與中原之戰異夷狄難與較曲直是非惟持力耳但以禽獸待之可也以禽獸待之如前所爲是矣

問今之爲將帥者不必用狙詐固是奈兵官武人之有智畧者莫非狙詐之流若無狙詐如何使人曰君子無所往而不以誠但至誠惻怛則人自感動曰至誠惻怛可也然今之置帥朝除暮易若以至誠爲務須是積久上下相諳其效方見卒然施之未必有補曰誠動於此物應於彼速於影響豈必在久如郭子儀守河陽李光弼代之一號令而金鼓旗幟爲之精明此特其號令各有體耳推誠亦猶是也

正叔先生過范堯夫治所謂堯夫曰聞公有言作帥當使三軍愛之如父母是否曰然非歟曰公第能言之耳未必能行也曰何以言之曰聞舊帥方卒公始代之便設筵張樂犒軍此所以知公之必不能使三軍愛之如父母也曰當時自合打散設筵張樂却是錯曰打散亦不可彼卒伍之所利者財食也使其不得財食則知新帥之所以不給賜財食者爲舊帥之亡也夫舊帥亦父母也今其亡未久而給賜如常卒伍之愚忘其上以此耳然則不能使之觀舊帥如父母則必不能使之以我爲父母矣堯夫是日追送正叔曰若不遠出不聞此言

祖宗能用人命故　太祖嘗曰我以一縑易一胡人首不過十萬匃奴之衆可盡唯能如此此所以能取天下令獲一刼盜亦須以數十千賞之若只使一縑欲易一胡人首人必不爲用唯不能用人命此所以必至於厚賞也觀祖宗時江南擅強河東未服兩浙川廣尚守巢穴方是時所有財賦特中原之地耳其

聚斂科配蓋不若今之悉也其後祖宗削平僭亂只用所有不恚之財使如今日厚賞安能取天下

陸宣公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觀其奏議可見欲論天下事當以此爲法宣公在朝自以不恤其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遷貶唯杜門集古方書而已可謂知進退者

呂晦叔眞大人其言簡而意足孫莘老嘗言裕陵好問且曰好問則裕晦叔曰好問而裕不若聽德而聰人有非劉向強聒而不舍者

呂晦叔曰劉向貴戚之卿此語可謂忠厚然向之眷眷於漢室而不忍去則是也至於上變論事亦可謂不知命矣

問以匹夫一日而見天子天子問焉盡所懷而陳之則事必有窒礙者不盡則爲不忠如何曰事亦須量深淺孔子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易之恒曰浚恒凶此恒之初也故當以漸而不可以浚浚則凶矣假如問人臣之忠邪其親信者誰歟遽與之辨別是非則有失身之悔君子於此但不可以忠爲邪

以邪爲忠語言之間故不無委曲也至於論理則不然如惠王問孟子何以利吾國則當言何必曰利宣王問孟子卿不同則當以正對蓋不直則道不見故也世之君子其平居談道甚明論議可聽至其出立朝廷之上則其行事多與所言相戾至有圖王而實霸行義而規利者蓋以其學得之文字之中而未嘗以心驗之故也若心之所得則曰吾所以爲己而已是故心迹常判而爲二心迹旣判而爲二故事事違其所學

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

或曰特旨乃人君威福之權不可無也曰不然古者用刑王三宥之若案法定罪而不敢赦則在有司夫惟有司守法而不敢移故人主得以養其仁心今也法不應誅而人主必以特旨誅之是有司之法不必守而使人主失仁心矣

荆公在上前爭論或爲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似不至無廉耻如何不足信且論事當問事之是非利害如何豈可以素有廉耻劫人使信己也夫廉耻在常人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耻亦淺矣蓋廉耻自君子所當爲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贓不受贓豈分外事乎

理財作人兩事其說非不善然世儒所謂理財者務爲聚斂而所謂作人者起其奔競好進之心而已易之言理財詩之言作人似不如此

周官平頒其興積說者曰無問其欲否槩與之也故假此爲青苗之法當春則平頒秋成則入之又加息焉以謂不取息則舟車之費鼠雀之耗官吏之俸給無所從出故不得不然此爲之辭耳先生省耕斂而爲之補助以救民急而已方其出也未嘗望入豈復求息取其息而曰非以漁利也其可乎孟子論法以謂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使民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是爲不善今也無問其欲否而頒之亦無問年之豐凶而必取其息不然則以刑法加焉周

官之意果如是乎朝廷設法賣酒所在吏官遂張樂集妓女以來小民此最爲害教而必爲之辭曰與民同樂豈不誣哉夫誘引無知之民以漁其財是在百姓爲之理亦當禁而官吏爲之上下不以爲怪不知爲政之過也且民之有財亦湏上之人與之愛惜不與之愛惜而巧求暗取之雖無鞭笞以強民其所爲有甚於鞭笞矣余在潭州瀏陽方官散青苗時凡酒肆食店與夫倡優戲劇之罔民財者悉有以禁之散錢已然後令如故官賣酒舊嘗至是時亦必以妓樂隨處張設頗得民利或以請不許往往民間得錢遂用之有方

常平法州縣寺舍歲用有餘則以歸官賑民之窮餓者余爲瀏陽日方爲立法使行旅之疾病飢踣於道者隨所在申縣縣令寺舍飲食之欲人之入於吾境者無不得其所也其事未及行而余以罪去官至今以爲恨

錢塘內造什物守臣不知其數悉官所爲至數年未已傷財害民莫此爲甚使其器用一一得以奉御茲固無嫌其實公得其一私得其十其十者非以自奉則過爲奇技淫巧以自獻於上與夫宮嬪之賞幸者此弊尤不可言使予守錢塘必先奏上乞降所造之數付有司爲之以進庶幾官不得容其姦是雖於事未有大補亦守臣安百姓節國用之一端也如此而得罪則有名矣

或勸先生解經曰不敢易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夫傳而不習以處己則不信以待

人則不忠三者胥失也昔有勸正叔先生出易傳示人者正叔曰獨不望學之進乎姑遲之覺耄即傳矣蓋已耄則學不復進故也學不復進若猶不可傳是其言不足以垂後矣

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爲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爲無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

今所謂博學者特通歷代之故事而已必欲取堯舜三代之法兼明而黙識之以斷後世所

爲之中否而去取焉蓋未能也孟子之學蓋有以爲不足學而不學者矣若諸侯之禮是也未有當學而不學者也余觀熙寧元豐之君子皆通曉世務而所取以爲證者秦漢以下之事而已故有爲秦漢以上之說者與之爭輙不勝若今之論事者多以三代爲言其實未必曉有能以三代之法一一與之剖析是非有不戰而自屈者然此須深知三代致治之意方可若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不可不講若有意於世須是事事明了胷中無疑方能濟務如馬周以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官於朝若非嘗學來安得生知因論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線路終是不如魏證之正如諫太宗避暑事親之道甚善然又曰鑾輿之出有日不可遽止願示還期若事非是即從而止之何用如此此正孟子所謂月攘一雞者豈是以堯舜望其君乎

褚遂良修起居注唐太宗曰朕有不善亦當記之乎或爲之言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當記之曰此語亦善但人主好名則可以此動之耳未盡也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慎縱使史官不記而民之應違如此雖欲自掩其不善其可得乎

試教授宏辭科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行己似不如此今之進士使豪傑者出必不肯就然以謂舍此則仕進無路故爲不得已之計或是爲貧或欲緣是少試其才既得官矣又以僥求榮達此何義哉

龜山先生語錄卷第一

爲之中否而去取焉蓋未能也孟子之學蓋有以爲不足學而不學者矣若諸侯之禮是也未有當學而不學者也余觀熙寧元豐之君子皆通曉世務而所取以爲證者秦漢以下之事而已故有爲秦漢以上之說者與之爭輒不勝若今之論事者多以三代爲言其實未必曉有能以三代之法一一與之剖析是非有不戰而自屈者然此須深知三代致治之意方可若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不可不講若有意於世須是事事明了胷中無疑方能濟務如馬周以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官於朝若非嘗學來安得生知因論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線路終是不如魏證之正如諫太宗避暑事親之道甚善然又曰鑾輿之出有日不可遽止願示還期若事非是即從而止之何用如此此正孟子所謂月攘一雞者豈是以堯舜望其君乎

褚遂良修起居注唐太宗曰朕有不善亦當記之乎或爲之言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當記之曰此語亦善但人主好名則可以此動之耳未盡也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慎縱使史官不記而民之應違如此雖欲自掩其不善其可得乎

試教授宏辭科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行己似不如此今之進士使豪傑者出必不肯就然以謂舍此則仕進無路故爲不得已之計或是爲貧或欲緣是少試其才既得官矣又以僥求榮達此何義哉

龜山先生語錄卷第一

龜山先生語錄卷第二

朝廷立法臺察不許言天下利害諫官不許論人才命爲臺諫是使之言也而又禁之何理哉如命以中書舍人或升黜不當繳還詞頭則更屬他中書舍人爲之命以給事中或有必行之事則不復過門下而所謂中書舍人給事中者亦更不整理且如此是不得其職矣不得其職則當去而今之君子安爲之其義焉在常平司有支用雖是執取法當執奏近又免執奏之法關防甚密何可免也使吾輩得爲常平官如此等事亦當辨明則知今之要路大抵難處也先王之時工執藝事以諫自此推之則當是時凡有職者皆得執其事以諫矣若人人有職事皆能思其利害以諫法度何憂不守政事何憂不成且古者百工猶能信度以申其說而今之侍從監司蓋內外之達官人主所親信者反未嘗知諫此又何理也

天生聰明時乂所謂天生者因其固然而無作之謂也無所作聰明是謂憲天聰明憲天云者任理而已矣故伊尹曰視遠惟明聽德惟聰知此然後可與論人君之聰明矣或曰爲人君須聰明有以勝人然後可以制人而止其亂曰天聰明期於勝人非也如人聽訟必欲即揣知其情狀是非亦或屢中若不任理只是億度而已非所謂聰明故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人君如不聽德每事即揣知情狀是非所中雖多失人君之道矣謂之不聰明可也

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譎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爲有補若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温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之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淳和温公諸人禊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温厚也

考槃之詩言永矢弗過說者曰誓不過君之朝非也矢陳也亦曰永言其不得過耳昔者有以是問常夷甫之子立立對曰古之人蓋有

視其君如寇讎者此尤害理何則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讎以爲君言之也爲君言則施報之道此固有之若君子之自處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心蓋如此考槃之詩雖其時君使賢者退而窮處爲可罪夫苟一日有悔過遷善之心復以用我我必復立其朝何終不過之有大抵今之說詩者多以文害辭非徒以文害辭也又有甚者分析字之偏傍以取義理如此豈復有詩孟子引天生烝民

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曰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其釋詩也於其本文加四字而已而語自分明矣今之說詩者殊不知此

郭汾陽不問發墓之人雖古之齊物我者不能過

問謝安屐齒折事識者不信是否曰此事未必無但史於此亦失之億度安知其非偶然乎若破賊而喜在謝安固不足怪然屐齒必不爲一時遑遽而致折也

或謂人當無利心然後爲君子曰以此自爲可也以此責人恐不勝責矣人但能於得處知辨義理亦自難得故孔子以見利思義稱成人而以見得思義稱士爲此其辨也

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溝洫之量不可以容江河江河之量不可以容滄海有所局故也若君子則以天地爲量何所不容有能捐一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十金能捐十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百金此由

所見之熟與不熟非能眞知其義之當與否也若得其義矣雖一介不妄予亦不妄取

世之事鬼神所以陷於淫諂者皆其不知鬼神之情狀祭祀之深意也學者當求知之漢儒言祖有功宗有德不毁所以勸也曰非也子孫之祭其親豈爲其功德而後祭之乎若以爲有功德然後祭是子孫得揀擇其祖宗而尊之也豈事親之道哉秦少游以韋元成爲腐儒惡其建毁廟之議其說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夫營宮之先

親而後身則毀之先身而後親可知矣漢之離宮別館長楊五柞已大侈靡未聞其毀乃取韋元成毀廟之說亟行之此元帝寢疾所以夢祖譴責也其後又復豈終可改乎曰審宗廟也則不容以所未當毀者而毀之矣先王之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支子不祭有事則祭于宗子之家明非繼體也如是則祭與不祭皆不可苟矣漢之廟在郡國蓋以千數歲時皆諸侯王主祭豈古禮哉使漢祖宗有靈當不享矣立無度之廟致不享之祭以此事神尚不欲毀邪以夢寐而復既未知鬼神之情狀引之爲證其說陋矣且誠如所論先王當行之矣先王豈不敬神哉

耳餘之交相責之深相知之淺耳故不終

知合內外之道則顏子禹稷之所同可見蓋自誠意正心推之至於可以平天下此內外之道所以合也故觀其意誠心正則知天下由是而平觀其天下平則知非意誠心正不能

也茲乃禹稷顏回之所以同也

問師也辟何以見曰語云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蓋幾於辟然此其初也學於孔門者皆終有進焉若子張後來論交曰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此豈介僻之流

孟子曰人之有四端猶其有四體也夫四體與生俱生身體不備謂之不成人闕一不可亦無先後之次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是特見後世爲禮者之弊耳先王之禮本諸人心所以節文仁義是也顧所用如何豈有先後雖然老子之薄而末之者其意欲民還淳反樸以救一時之弊而已夫果能使民還淳反樸不亦善乎然天下豈有此理夫禮文其質而已非能有所增益也故禮行而君臣父子之道得使一日去禮則天下亂矣若去禮是去君臣父子之道也而可乎唯不可去此四端所以猶人之有四體也

今學者將仁小却故不知求仁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孔子尚不敢當且罕言之則

仁之道不亦大乎然則所謂合而言之道也何也曰由仁義行則行仁義所謂合也洪範傳曰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唯天下至神爲能與於此此爲不知道與命也孔子之言道曰誰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其言命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夫道非能使人由之命非能使人聽之人自不能違耳聖人雖至神以謂體道而至於命則可也若曰無所由無所聽將焉之乎且聖人未嘗不欲道之興以無可奈何故委之於命如使孔子必可以爲周公之事其不爲之乎可爲而不爲則是欲道之廢矣豈孔子之心哉故曰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者不知道與命之言也又洪範傳論水火金木土自然之數配諸人之一身皆有先後之序此有序乎夫五行在天地之間有則俱有故曰闕一不可令曰有水然後有火有火然後有木有木然後有金有金然後有土雖常人皆知其不然矣然則謂精神魂魄意爲有序失之矣

或問臺諫官如何作曰剝之彖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夫君子之於小人方其進也不可以驟去觀剝之象斯可見矣剝坤下而艮上坤順也艮止也此天理之不可易者也順而止之其漸而非暴之謂乎陰陽之氣消息盈虛必以其漸君子所尚蓋在於此

君子之治心養氣接物應事唯直而已直則無所事矣康子饋藥孔子既拜而受之矣乃曰丘未達不敢嘗此疑於拂人情然聖人慎疾豈敢嘗未達之藥既不敢嘗則直言之何用委曲微生高乞鄰醯以與人是在今之君子蓋常事耳顏亦何害然孔子不以爲直以所以辭康子之言觀之信乎其不直也維摩經云直心是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理學者必欲進德則行己不可不直蓋孔子之門人皆於其師無隱情者知直故也如宰我短喪之問之類

范濟美問讀論語以何爲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處最宜玩味曰孔子說處甚多尤的當

是何語曰皆的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只如言剛毅木訥近仁自此而求之仁之道亦自可知蓋嘗謂曾子在孔門當時以爲魯魯者學道尤宜難於他人然子思之中庸聖學所賴以傳者也考其淵源乃自曾子則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矣豈非魯得之乎由此觀之聰明辨智未必不害道而剛毅木訥信乎於仁爲近矣

呂吉甫解孝經義首章云是曾子力所不能問故孔子以其　而盡告之曰豈有人未之曉而可以盡告之乎觀孔子門人問爲邦者惟顏子一人其他敢爲國者尚少今孝經所論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無不及者若其力有未至而盡告之在孔子爲失言於曾子爲無益其豈聖賢教與學之道哉孔子云參也魯蓋其初時而後語之以一以貫之曾子於此默喻則其所得深矣猶以爲魯是學於孔門者獨無所進乎觀論語所載曾子將死之言孟子推明不事有若之意又詳考子思孟子傳道之所自是特以魯終其身者耶學有所患在

守陳編而不能斷以獨見之明此其於古人是非所以多失之也

京師所聞（丙戌四月至六月）

李似祖曹令德問何以知仁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爲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似祖令德尋常如何說隱似祖云如有隱憂勤恤民隱皆疾痛之謂也曰孺子將入於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已也而爲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二人退余從容問曰萬物與我爲一其仁之體乎曰然

問論語言仁處何語最爲親切曰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爲親切

豐尚書（稷）嘗言少時見雪竇教人惜福云人無壽夭祿盡則死昔元厚之死而復生於陰府見主吏謂之曰君祿未盡他時官至兩府然須惜福乃可延年厚之一生雖一杯飯亦必

先減而後食其餘奉養皆不敢過故身爲執政壽逾七十雪竇之言於是可驗今日貴人相髙以侈視其費用皆是無益畢竟何補公聞之曰此猶以利言也若以義言之則簞食萬鍾顧吾所得爲者如何耳

吳審律儀勸解易曰易難解曰及今可以致力若後力衰却難曰某嘗觀聖人言易便覺措辭不得只如乾坤兩卦聖人嘗釋其義於後是則解易之法也乾之初九潜龍勿用釋云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此一爻耳反覆推明至五變其説然後已今之釋者其於他卦能如是推明乎若不能爾則一爻之義只可用之一事易三百八十四爻爻指一事則是其用止於三百八十四事而已如易所該其果極於此乎若三百八十四事不足以盡之則一爻之用不止於一事亦明矣觀聖人於繫辭發明卦義尚多其説果如今之解易者乎故某嘗謂説易須髣髴聖人之意然後可以下筆此其所以未敢苟也

問邵堯夫云誰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删後更無詩畫前有易何以見曰畫前有易其理甚微然即用孔子之已發明者言之未有畫前蓋可見也如云神農氏之耒耜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蓋取諸噬嗑黄帝堯舜之舟楫蓋取諸渙服牛乗馬蓋取諸隨益噬嗑渙隨重卦也當神農黄帝堯舜之時重卦未畫此理眞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故通變以宜民而易之道得矣然則非畫前元有易乎

問牆有茨之詩若以爲勸戒似不必存曰著此者欲知此惡不可爲耳所以不可爲以行無隱而不彰雖幽闇深僻之中人亦可以知其詳也人之爲惡多以人莫之知而容爲之然終不能掩容爲之者其初心也至於不能掩蓋已無如之何耳豈其所欲哉此君子所以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也

自非狙詐之徒皆知義足以勝利然不爲利疚而遷者幾希如管仲亦知義故其所爲多假義而行自王者之迹熄天下以詐力相髙故常溺於利而不知反由孔子而後爲天下國

家不以利言者唯孟子一人守得定

九月丁卯子同生曰子同者正名其爲桓公之子也猗嗟之詩序曰人以爲齊侯之子其詩曰展我甥兮則明莊公非齊侯之子矣以經考之莊公之生桓公之六年也至十八年始書夫人姜氏遂如齊而左傳因載申繻之諫與桓公適齊之事則前此文姜蓋未嘗如齊也未嘗如齊而人以莊公爲齊侯之子春秋安得而不辨乎此春秋所以爲别嫌明微也

閔二年書鄭棄其師觀清人之詩序可見矣文公惡高克使之將兵禦狄久而不召遂使衆散而歸豈非棄其師乎蓋惡其人而使之將兵以外之兵何罪故止罪鄭

齊桓公攘戎狄而封衛未嘗請命于天子而專封之也故春秋書城楚丘而不言其封衛蓋無取焉然則木瓜美桓公孔子何以取之曰木瓜之詩衛人之詩也衛爲狄所滅桓公救而封之其恩豈可忘也欲厚報之不亦宜乎在衛人之義不得不以爲美其取之也以衛人之義而已若春秋襃貶示天下之公故無

取

鄭季常作太學博士言養士之道當先善其心今殊失此意未知所以善之之方曰由今之道雖賢者爲教官必不能善人心曰使荆公當此職不知如何曰荆公爲相其道蓋行乎當年今日學法荆公之法也已不能善之矣季常良久曰如是如是

與季常言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着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可去荅之以去兵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子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人問政使之足食與兵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子曰知人是蓋甚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於智之道不其庶矣乎然遲退而見子夏猶申問舉直錯諸枉之義於是又得舜舉皐陶湯舉伊尹爲證故仁智兼盡其說子夏問巧笑倩

兮美目盼兮直推至於曰禮後乎然後已如使令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荅便不復疑矣蓋嘗謂古人以爲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季常曰其平生爲學亦常自謂無疑今觀所言方知古之學者善學

問中庸只論誠而論語曾不一及誠何也曰論語之教人凡言恭敬忠信所以求仁而進德之事莫非誠也論語示人以其入之之方中庸言其至也蓋中庸子思傳道之書不正言其至則道不明孔子所罕言孟子常言之亦

猶是矣

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僞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爲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

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第甚高何以見曰觀其死猶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邪苟非其人則遑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問宰我於三年之喪猶有疑問何也曰此其所以爲宰我也凡學於孔子者皆欲窮究到無疑處方已三年之喪在他人於此不敢發之宰我疑以朞斷故必求質於聖人雖被深責所不辭也

四科之目不盡孔門弟子之賢非可指爲定論

揚雄作太元準易此最爲誑後學後之人徒見其言艱深其數汗漫遂謂雄眞有得於易故不敢輕議其實雄未嘗知易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既不可忘又不可助長當如何着力曰孟子固曰至大

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雖未嘗忘亦不助長

温良恭儉讓此五者非足以盡孔子然必聞其政者以此耳

毋意云者謂無私意耳若誠意則不可無也

所謂時習者如嬰兒之習書點畫固求其似也若習之而不似亦何用習學者學聖人亦當如此大槩必踐履聖人之事方名爲學習又不可不察習而不察與不習同若今之學者固未嘗習而況於察

問何謂屢空曰此顏子所以殆庶幾也學至於

聖人則一物不留於胷次乃其常也回未至此屢空而已謂之屢空則有時乎不空億則屢中非至誠前知也故不足取

問操則存如何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佩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故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夫博奕非君子所爲而云爾者以是可以收其放心爾說經義至不可踐履處便非經義若聖人之言豈有人做不得處學者所以不免求之釋老爲其有高明處如六經中自有妙理却不深思只於平易中認了曾不知聖人將妙理只於尋常事說了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人須能弘然後有容因言陳述古先生云丈夫當容人勿爲人所容

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宰相之任也今宰相欲擢任一人必令登對然後取旨用之夫人之賢不肖一見之頃安能盡知此蓋起於後世宰相不堪委任之過

荆公云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義者陽也陽當宣著此說源流發於董仲舒然此正王氏心術之蔽觀其所爲雖名爲義其實爲利

春秋正是聖人處置事處他經言其理此明其用理既明則其用不難知也

聖人作處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故以孔子之聖孟子止言其不爲已甚而已

或問操心曰書云以禮制心所謂操也如顏子克己復禮最學者之要若學至聖人則不必操而常存揚雄言能常操而存者其唯聖人乎此爲不知聖人論及莊周言天人處曰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曰是亦天也若絡牛首穿馬鼻則不可謂之天論西銘曰河南先生言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且以一身觀之四體百骸皆具所謂體也至其用處則履不可加之於首冠不可納之於足則即體而言分在其中矣

吾從周非從其文也從其損益之意而已

易言利見利用而終不言所以利故孔子罕言利或謂死與鬼神子路所不得而問蓋不曉一致之理故錯認聖人之言

宰我問三年之喪非不知其爲薄也只爲有疑故不敢隱於孔子只此無隱便是聖人作處

問伯夷聖人猶有隘何也曰此自氣稟不同耳若觀其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此是甚力量

餘杭所聞（丁亥三月自侍下來）

周公東征邦君御事皆以爲不可周公徒得十夫之助决意征之禹征有苗會羣后誓之既巳出師朝廷上下宜無不以爲當者而益以一言贊之禹遂振旅而還而苗亦隨格豈周公之德不逮禹乎蓋舜之時在廷莫非君子而天下已大治矣其敢逆命者獨有苗而已縱而不治未足爲害如必欲誅之則太平之民自受其病矣故與其勤師遠伐不若修德以待其來之爲愈也若夫三監之叛其變起王室非可以夷狄待之也況又成王幼冲涖政之初君子之道不勝小人不誅而縱之其禍將不勝救矣當是之時雖無十夫之助周公亦不可已此所以必征之也易曰莧陸夬夬中行无咎其舜之事乎如往年靖州之師其出固有名若以舜之事言之其孰爲得自靖爲郡荊湖至今被其害

問帝乃誕敷文德則自班師之後然後敷之也敷文德之事何以見曰舞干羽是也古之時文武一道故干戈兵器也用之於戰陣則爲武用之於舞蹈則爲文曰敷文德云者已不

爲武備矣

人之生也直是以君子無所往而不用直直則心得其正矣以乞醯證父爲直不得其正者也古之於幼子常示毋誑所以養其直也其養之也有素如此以怨報怨以德報怨皆非直也所謂直者公天下之好惡而不爲私焉耳曰如是則以德報德何以辨之曰所謂德非姑息之謂也亦盡其道而不爲私焉耳若姑息則不能無私矣曰人有德於我不幸而適遇所當施之者非吾意之所欲能不少有

委曲如庾公之斯之於子濯孺子不亦可乎

曰然

問舜之時在廷之臣多矣至傳禹以天下而禹獨推皐陶何也曰舜徒得此兩人而天下已治故也禹揔百揆而皐陶施刑内外之治舉矣古者兵刑之官合爲一觀舜之命皐陶蠻夷猾夏是其責也則皐陶之職所施於外者爲詳故皐陶雖不可以無禹而禹亦不可以無皐陶是以當舜之欲傳位禹獨推之餘人不與焉孟子曰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而

子夏亦言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蓋有見乎此

忠信乃爲進德之基本無忠信則如在虛空中行德何以進

問孔子於舊館人之喪遇於一哀而出涕遂說驂以賻之曰吾惡夫涕之無從也而顏淵死子哭之慟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而不與何也曰遇於一哀而出涕者不期然而然也然哀有餘也故必有以文之此說驂之禮所由起乎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天喪予則其存亡與之爲一矣故其哭之也不自知其慟也其於此奚以文爲文非所以施於顏淵則車之與不與也惟義所在而已

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弗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弗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今之君子欲行道以成天下之務反不知誠其身豈知一不誠它日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乎故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夫以事上則上疑以交朋友則朋友疑至於無往而不爲人所疑道何可行哉

蓋忘機則非其類可親機心一萌鷗鳥舞而不下矣

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户其取道至徑故二程多令初學者讀之蓋大學自正心誠意至治國家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謂合内外之道也若内外之道不合則所守與所行自判而爲二矣孔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思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孟子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皆明此也

伊尹所以事君更無回互唯知忠而已所以能

爲放太甲之事然如此而天下不疑者誠意素著故也因問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後世之爲人臣者不幸而適遇此事而有伊尹之志不知行得否若行不得是伊尹之事不可法於後也曰若有伊尹之志其素行足信何爲不可但觀蜀先主當時以其子屬諸葛孔明曰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君自取之備死孔明操一國之權當時軍國大務人材進退唯孔明是聽而蜀之人亦莫之疑也蓋孔明自非篡弑之人其素行足信也若如司馬懿其誰信之伊尹之事自後世觀之以爲異其實亦所謂中道

問成湯放桀惟有慙德何也曰橫渠嘗言湯武之功聖人之不幸也若論君臣之義則爲臣而事其君當使其君如堯舜乃是旣不能使其君如堯舜至其君得罪於天下而放之豈其所欲哉成湯之事以言順乎天而應乎人何慙之有然自人情觀之旣以堯舜之禪爲盡善則征誅而有天下安能無愧乎

問文姜與齊侯淫詩人以不能防閑其母刺莊公莊公固當深罪乎曰固可罪也觀載驅之詩言魯道有蕩則魯之君臣蕩然無以禁止之也夫君夫人之出入其威儀物數甚矣其曰齊子夕發又何其易乎禮婦人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旣曰從子子乃不能防閑之恣其淫亂於誰責而可乎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而義不得其賦載馳之詩曰大夫君子無我有尤是雖欲歸不可得也曰凱風何以美孝子曰不能安其室是求嫁也嫁猶以正非如姜氏之淫于齊也又此詩之所取特美其負罪引慝而已若叔于田之詩序所謂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其刺之蓋與猗嗟之刺莊公同意

或曰呂吉甫云管仲今人未可輕議之如列子所載仲論隰朋之爲人上忘而下不叛愧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又如論語稱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則其所能所爲可謂高矣如仲者但不如孔子耳何可輕議曰此未見仲小器之實也若管仲只不如孔子曾西何以不爲

艮止也止其所也故繫辭曰止萬物者莫善乎艮又曰成言乎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止於此矣復出乎震不終止也故艮卦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誠意所寓故也古人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本於誠吾意而已詩書所言莫非明此者但人自信不及故無其效聖人知其效必本於此是以必由也或曰正心於此安得天下便平治曰正心一事自是人未嘗深知之若深知而體之自有其效觀後世治天下皆未嘗識此然此亦惟聖人力做得徹蓋心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一毫少差即不得其正自非聖人必須有不正處然有意乎此者隨其淺深必有見效但不如聖人之效著矣觀王氏之學蓋未造乎此其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脩身之潔宜足以化民矣然卒不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君實諸人者以其所為無誠意故也明道常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深達乎此因問顏子克己欲正心耶曰然

或問經綸天下須有方法亦須才氣運轉得行曰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先王經綸之迹也其效博矣然觀其作處豈嘗費力本之誠意而已今鹿鳴四牡諸詩皆在先王所歌以燕群臣勞使臣者也若徒取而歌之其有效乎然則先王之用心蓋有在矣如書堯典序言克明俊德以至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法度蓋未及也而其效已臻黎民於變時雍然後乃命羲和欽若昊天之事然則法度雖不可廢豈所宜先

未易見而玩易之文以言易若說得深即不是聖人作用處若說得淺常人之談耳

因言秦漢以下事曰亦須是一一識別得過欲識別得過須用着意六經六經不可容易看了今人多言要作事須看史史固不可不看然六經先王之迹在焉是亦足用矣必待觀史未有史書以前人何以為據蓋孔子不存史而作春秋春秋所以正史之失得也今人自是不留意六經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學愈博而道愈遠若經術明自無工夫及之使有

工夫及之則取次提起一事便須斷遣處置得行何患不能識別

盥而不薦初未嘗致物也威儀度數亦皆未舉而已有孚顒若其所以交於神明者蓋有在矣又云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灌蓋求鬼神於幽陰之時未致其文於此而能致誠以格鬼神則自灌而往其威儀度數足觀矣若不既其實而徒以繁文從事何足觀乎故孔子嘗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蓋歎時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又曰二簋可用享其不貴物而貴誠如此又云古人所以交神而接人其道一主於誠初無二也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幽明本一理故所以感之者亦以一理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所謂神道誠意而已誠意天德也

又云無誠意以用禮則所爲繁文末節者僞而已故老子絕滅禮學而曰忠信之薄亂之首也

予欲觀古人之象汝明非謂明其禮意也衣服所以章有德五服五章或非其稱不明孰甚焉

棠棣之言朋友不可相責望蓋君子恕以處朋友也若爲人朋友所以自處則不可爾周官以孝友睦婣任恤考人之行若不可責人聖人何以制法夫鄰里鄉黨力足以相助相持猶不敢不勉而況於朋友乎

問所解論語犯而不校處云視天下無一物非仁也故雖犯而不校此如四海皆兄弟之義看否曰然仁者與物無對自不見其有犯我者更與誰校如孟子言仁者無敵亦是此理

龜山先生語録卷第二

龜山先生語錄卷第三

餘杭所聞

揚雄云多聞守之以約多見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不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爲無病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以約卓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守見此理分明然後知孟子之後其道不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於掌爲不妄正心到寂然不動處方是極致以此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於平天下也何有

曾子聞不以顏色語言假借人其慎重爲得大臣之體於今可以庶幾前輩風流者惟此一人耳

齊戰在聖人何以慎曰齊所以事神戰所以用民命固當慎也曰孔子云我戰則克祭則受福何也曰此非聖人之言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敢自謂其能克乎夫祭之爲道初不爲致福故祭祀不祈君子於其親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其他所祭報本反始而已何求福之有又曰武王三分

天下有其二度德量力皆足以勝受而無疑焉而曰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是不敢必其戰之勝也而記稱孔子之言曰我戰則克必不然矣

問或謂人主之權當自主持是否曰不爲臣下奪其威柄此固是也書稱湯曰用人惟己而孟子亦曰見賢焉然後用之則人君之權豈可爲人所分然孟子之論用人去人殺人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之毀譽亦不聽國人之公因國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權常在我矣若初無所見姑信己意爲之亦必終爲人所惑不能固執矣

問或謂衞於王室爲近懿公爲狄所滅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當是時夷狄橫而中國微桓公獨能如此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爲其功如此也觀晉室之亂胡羯猖獗於中原當是時只爲無一管仲故顛沛如此然則管仲之功後世信難及也曰若以後世論之其功不可謂不大自王道觀之則不可以爲大也今人只爲見管仲有此故莫敢輕

議不知孔孟有爲規模自別見得孔孟作處則管仲自小曰孔孟如何曰必也以天保以上治内以采薇以下治外雖有夷狄安得遽至中原乎如小雅盡廢則政事所以自治者俱亡四夷安得而不交侵中國安得而不微方是時縱能救之於已亂雖使中國之人不至被髪左衽蓋猶賢乎周衰之列國耳何足道哉如孟子所以敢輕鄙之者蓋以非王道不行故也曰然則孔子何爲深取之曰聖人之於人雖有毫末之善必録之而況於仲乎若使孔子得君如管仲則管仲之事蓋不暇爲矣

問或謂今世直道難行必有術焉若事事要是自立不任道如何行得觀周勃狄仁傑之在漢唐必須優柔浸灌蒙恥忍垢俟時而後發故功成事遂如必危言極論則速禍無補矣曰學者當以聖王爲師如周勃何人而可取法勃之不爲禄産戮也幸矣觀其提北軍而入也號於衆曰爲劉氏者左袒此最爲無謀設使當時呂氏之黨先有以固結衆心皆爲之右袒何以處之非唯皆右袒只使左右袒者相半亦不能决勝矣豈不危乎曰勃須知衆皆爲劉氏故爲此説曰既知其爲劉氏則此説尤爲贅語爲勃之計但當問義之所在以義驅之可也如當時平勃兩人俛首以事呂后其在平則或有謀在勃驅之爲亂亦固從之矣此何可保觀勃初無學術亦無智略庸謬人耳方文帝諭之就國畏帝以事誅之至使人以兵甲左右爲衛若果君命見誅勃殆將以所自衛者叛乎此尤可笑也後之人多以成敗論人物故如勃者得與忠賢之列亦可謂幸矣狄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謂之社稷臣可也然亦何嘗挾數任術觀史氏所載其議論未嘗不以正當時但以母子天性之説告武后其濱於死者亦屢矣卒至武后怒而言曰還汝太子夫豈嘗姑務柔從以儌幸事之成乎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臣之事君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可也豈可枉己以求難必之功乎又言西漢之士多尚

權謀戰國餘俗也觀高祖時只有一張子房乃君子人其他少有可取者又言班固稱高祖謂王陵少戇可以佐陳平然安劉氏者必勃此語蓋未驗也陳平獨任事甚久王陵一言而免終不曾佐得陳平平獨任亦無變

孟子言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蓋人與政俱不足道則須使人君心術開悟然後天下事可循序整頓然格君心之非須要有大人之德大人過人處只是正己正己則上可以正君下可以正人今之賢者多尚權智不把正己爲先縱得好時節終是做不徹或謂權智之人亦可以救時據某所見正不欲得如此人在人君左右壞人君心術

因言人君喻臺諫言事若事當言可以言否曰英宗朝傳欽之奏劄子上不從因曰臺諫有合理會事却不理會欽之曰不知方今合理會者是何事上曰何不言蔡襄欽之云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竟正典刑責之安用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欽之云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蔡襄辨山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爲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

因言特旨及御筆行遣事曰　仁宗時或勸云陛下當收攬權柄勿令人臣弄威福　仁宗曰如何收攬權柄或曰凡事須當自中出則福威歸陛下矣　仁宗曰此固是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如有不是難於更改不如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以爲不便則臺諫得言其失於是改之爲易矣據　仁宗識慮如此天下安得不治人君無心如天　仁宗是也

曾子開端嚴可畏有大臣之風若其輩流雖位崇望重少不以言語禮貌牢籠人者殊爲失體

章郇公在私第子弟有夜叩門禀事者公曰若是公事明早來待漏院理會若是私事即於堂前夫人處禀覆在中書一日坐處地陷徐起使人塡之不以爲怪家人聞之甚憂及公還家亦不言至晚公與弟虞部者對飲虞部

問公今日閑中書地陷是否曰中書地何干汝事竟不言前輩大抵有此氣象卒乍揺撼不動

爲政要得厲威嚴使事事齊整甚易但失於不寛便不是古人作處孔子言居上不寛吾何以觀之哉又曰寛則得衆若使寛非常道聖人不只如此説了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覺見寛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寛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唯務寛

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己操縱予奪揔不由人儘寛不妨伯淳作縣常於坐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愧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錯決撻了人古人於民若保赤子爲其無知也常以無知恕之則雖有可怒之事亦無所施其怒無知則固不察利害所在教之趣利避害全在保者今赤子若無人保則雖有坑穽在前蹈之而不知故凡事疑有後害而民所見未到者當與他做主始得州縣近令勸誘富民買鹽勸誘即須有買者但異時令百姓買鹽其初亦令勸誘百姓名一入官以後便不可脫爲民父母豈可暫時困之使之終身受其害

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説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説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

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列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内全無見處更説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問如管仲之才使孔子得志行乎天下還用之否曰管仲高才自不應廢但紀綱法度不出自他儘有用處曰若不使他自爲或不肯退

聽時如何曰如此則聖人廢之不問其才因言王道本於誠意觀管仲亦有是處但其意別耳如伐楚事責之以包茅不貢其言則是若其意豈爲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齊耳尊齊而不尊周管仲亦莫之詰也若實尊周專封之事仲豈宜爲之故孟子曰五霸假之也蓋言其不以誠爲之也今蘇州朱沖施貧度僧置安樂院給病者醫藥人賴以活其衆其置物業則厚其直及其收息則視衆人所取而輕之此皆是好事只爲其意正在

於規利而竊譽於人故人終不以好人許之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而孟子直截不比數之其意亦猶此也又言自孟子後人不敢小管仲只爲見他不破近世儒者如荊公雖知卑管仲其實亦識他未盡況於餘人人若知王良羞與嬖奚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之意則管仲自然不足道又言管仲只爲行詐故與王者別若王者純用公道而已又言霸者之民驩虞如也治民使之驩樂有甚不得但如所謂皡皡如也則氣象便與霸者之世不同蓋彼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教人喜亦不教人怒

學中言乘舟事最好然元祐舟不知爲甚橋得太重及紹聖時不知却如何亦偏多載了據此兩舟所載者因何物得重今當減去何物則適平若彼人問到此須有處置始得如是本分處置得事之人必須有規矩繩墨一一調和得是不令錯了若只說得撥腦便休亦不濟事孟子言天下可運於掌如彼所言天

下誠可運於掌也

謂曾見志宁云上合下便執得繼述兩字牢更不可易因言繼述兩字自好但今用之非是當時自合說與眞箇道理且好貨好色孟子猶不鄙其說而推明之而況上有繼述之意豈容無所開道而使小人乘閒謬爲邪說以進則其末流激成今日之弊不足怪矣夫繼述之說始於記所稱武王周公今且舉周公一二事明之文王耕者九一至周公則更而爲徹文王關市譏而不征至周公則征之武

王克商乃反商政政由舊逮周公七年制禮作樂昔者文武所由之政安在聖人作處唯求一箇是底道理若果是雖紂之政有所不革果非雖文武之政有所不因聖人何所容心因時乘理欲天下國家安利而已且如神考十九年間艱難勤苦制爲法度蓋欲以救時弊便百姓也便百姓則其志救時弊則其事此獨不當繼述乎今繼述足以救時弊便百姓也是亦　神考而已釋此不務乃欲一二以循熈豐之迹不然則爲不孝此何理也且如祖宗有天下百有餘年海內安樂其法度豈皆不善　神考一起而更之　神考亦謂之不孝可乎自唐末至五代禍亂極矣太祖　太宗順人心定天下傳數世而無變此豈常人做得然而法度不免有弊者時使之然爾若謂時使之然則　神考之法豈容獨能無弊補偏救弊是乃　神考所以望乎後世也何害於繼述而顧以爲不孝乎今之所患但人自不敢以正論陳之於上恐有滯礙妨嫌若吾輩在朝廷須是如此說始得其

聽不聽則其去就之義焉議論不知道理所在徒有口辯即勝他識道理人不過如戰國說士遇孟子便無開口處

問或謂荆公晚年詩多有譏誚　神考處若下注脚儘做得謗訕宗廟他日亦拈得出曰君子作事只是循一箇道理不成荆公之徒箋注人詩文陷人以謗訕宗廟之罪吾輩也便學他昔王文正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了印萊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吏不問如今日所罪謗訕宗廟毀謗朝政者自是不是先王之時惟恐不聞其過故許人規諫至於舜求言乃立謗木是眞欲人之謗己也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蓋聖人之於天下常懼夫在己者有所未至故雖小人怨詈亦使人主自反詩三百篇經聖人刪過皆可以爲後王法今其所言譏刺時君者幾半不知當時遭謗訕之罪者幾人夫

禁止謗訕自出於後世無道之君不是美事何足爲法若祖宗功德自有天下後世公議在豈容小己有所抑揚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夫爲人子孫豈不欲聖賢其祖考但公議以惡名歸之則雖欲改之不能得也其曰名之曰幽厲當時諱實名之兹豈獨其子孫之不孝乎如此在人主前開陳乃是正理今之君子但見人言繼述亦言繼述見人罪謗訕亦欲求人謗訕之迹罪之如此只是相把持正理安在如元祐臣寮章疏論事今乃以爲謗訕此理尤非使君子得志須當理會今分明令反謂他門亦嘗謗訕不唯效尤兼是使元祐賢人君子愈出脫不得濟其事

言季常在京時嘗問正心誠意如何便可以平天下與之言後世自是無人正心若正得心其效自然如此此心一念之間毫髮有差便是不正要得常正除非聖人始得且如吾輩還敢便道自己心得其正否此須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於喜怒哀樂之後能得所謂和致中和則天地可位萬物可育其於平天下何有因論孟子直以禹稷比方顏子只顏子在陋巷時如禹稷事業便可爲之無難若正心誠意不足以平天下則禹稷功巍巍如此如顏子者如何做得

問伯夷柳下惠如何見得能朝諸侯一天下曰只看顏子在陋巷便做得禹稷事業則夷惠之能朝諸侯一天下可知聖人之得邦家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自是力量不同如夷惠之風能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鄙夫寬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下聞者莫不興起則其未有爲之時人固已心悅而誠服之矣使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其效宜如何

叔孫通作原廟是不使人主改過而教之耻過作非也此爲萬世之害今大廟却閑了只嚴奉景靈宮是舍先王之禮而從一謬妄之叔孫通也豈不過乎

毋意只是去私意若誠意則不可去也（重見）

因讀東坡和淵明形影神詩其影答形云君如煙上火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

滅曰影因形而有無是生滅相故佛嘗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正言其非實有也何謂不滅他日亦嘗讀九成臺銘云此說得之莊周然而以江山吞吐草木俯仰衆竅呼吸鳥獸號鳴爲天籟此乃周所謂地籟也但其文精妙讀之者或不之察耳

言荆公云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是未知性命之理其曰使我正所謂使然也然使者可以爲命乎以命在我爲性則命自一物若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性即天命也又豈二物哉如云在天爲命在人爲性此語似無病然亦不須如此說性命初無二理第所由之者異耳率性之謂道如易所謂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也

謂常問志寧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其理是否志寧曰是曰若爾公何不殺人放火志寧無語

揚雄云學所以修性夫物有變壞然後可修性無變壞豈可修乎唯不假修故中庸但言率性尊德性孟子但言養性孔子但言盡性

因論荆公法云青苗免役亦是法然非藏於民之道如青苗取息雖不多然歲散萬緡則奪民二千緡入官既入官則民間不復可得矣免役法取民間錢雇人役於官其得此錢用者蓋皆州縣市井之人不及鄉民鄉民惟知輸而已而不得用故令鄉民多之於財也青苗二分之息可謂輕矣而不見有利於百姓何也今民間舉債其息少者亦須五七分多者或倍而亦不覺其爲害曰惟其利輕且官中易得人徒知目前之利而不顧後患是以樂請若民間舉債則利重又百端要勒得之極難故人得已且已又青苗雖名取二分之息其實亦與民間無異蓋小民既有非不得已而請者又有非不得已用之且如請錢千須置小小不急之物只使二百錢已可比民間四分之息又請納時往來之用與官中門户之賂遺至少亦不下百錢況又有胥吏追呼之煩非貸不行而公家期限又與私家不同而民之畏法者至舉債以輸官往往沿此

遂破蕩產業者固多矣此所以有害而無利也或云官中息輕民得之可以自爲經營歲豈無二分之息乎蓋未之思也若用之商販則錢散而難集正公家期逼卒收不聚失所指準其患不細往年富家知此患也官中配之請不得已請而藏之比及期出私錢爲息輸之官乃無患然使民如此是無事而侵擾之也何名補助之政乎

翟霖送正叔先生西遷道宿僧舍坐處背塑像先生令轉倚勿背霖問曰豈以其徒敬之故

亦當敬耶正叔曰但具人形貌便不當慢因賞此語曰孔子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蓋象人而用之其流必至於用人君子無所不用其敬見似人者不忽於人可知矣若於似人者而生慢易之心其流必至於輕忽人

孟子言仁者如射蓋生於子思射有似乎君子之說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蓋生於孔子以言必信行必果爲硜硜然小人之說

學校養士反不如居養安濟所費之多如餘杭學今止有三十人而居養安濟乃共有百餘人居養安濟人給米二升錢二十爲士者所給如其數加四錢耳而士未必常在學也則其所費固寡於彼矣若其所養實是窮民疾病者誠善然所養止浮浪游手之徒耳夫厲良民而養游手是何政事近詔又收養年五十者自此往往來者益多所費當益廣夫年五十則子自可昏女自可嫁安得爲無告之窮民乎又其所養多聚異鄉之人不許根問

來處則雖有父子夫婦官吏何緣得知故其弊爲甚若只許士着人就本貫收養亦易爲檢察而其弊戢矣

因看合浦論無爲軍役法曰天下役法多有不同處如所論與潭州處置全別潭州紹聖間所定皆出公之手又言吏有祿本要養其廉耻及不廉故可從而責之此爲待之盡然亦須養得過方得若養他不過不如勿給徒費財耳何則彼爲吏於此蓋欲以活父母妻子故爲之今也養之不過雖有刑戮在前寧免

其受賕乎如法曹之俸月十千而法司乃十二千則法吏之禄爲過於法官又常平吏人月給六千此乃可責之以不受賕其餘千錢或二三千而已給紙札尚不足安能活其家則其勢須至乞覔如必若法司常平吏人重其禄則財用之費無所從出兼是吏禄亦有不用多給者如學士茶鹽司吏人近制禄皆不減十千彼有何事繁難作何情弊而可以當此禄乎若此雖謂之妄費可也

民之於上不從其令而朝廷惟以言諭之宜其以爲虛文而莫之聽也令天下非徒不從上令而有司亦不自守成法覩官吏所奉行惟奉行朝廷之意而已若皆守法則法亦自足以致治且如役法者長許募而不許差輙差者徒二年然法當募上户其傭二千錢（逐州縣定）（此餘杭所定）豈有上户肯利若干錢而願役於官乎上户不願則其勢須至強使爲之是名募而實差也其如法何又如日近買翎毛郡不敷諸縣令買者以於法不許抑配故也然翎毛非人所常有而郡中文移督責諸縣但使之催人以其所収藏翎毛輸之官若縣中只依法行遣安得辦集其勢亦須至抑配是名和買而實抑配也如此者皆法之不可行者也法至於不可行則人惟意之從而已

立法要使人易避而難犯則必行而無赦此法之所以行也令法太嚴密直使人於其閒轉側不得故易犯是以犯法之人官吏多不忍行法必宛轉爲犯者之地法如何行得

人各有勝心勝心去盡而惟天理之循則機巧變詐不作若懷其勝心施之於事必以一己之是非爲正其閒不能無窒礙處又固執之不移此機巧變詐之所由生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知命只是事事循天理而已循天理則於事無固必無固必則計較無所用

神考問伯淳王安石如何人伯淳云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嘗問是聖人否伯淳云詩稱周公公孫碩膚赤舃几几聖人蓋如是若安石剛褊自任恐聖人不然

問子思之不使白也喪出母也是乎曰禮適子

不爲出母服曰何也曰繼體也

問陳莊子死赴於魯縣子謂繆公哭之而曰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夫哭之也以畏何也曰以言世有然也非古之禮也若古之大夫則束脩之問不出竟故生無相問其死也何赴告之有哉後世國亂而君皆爲臣者交政於中國故生則同盟死則赴告非禮也故春秋因其卒而書之所以著其罪也

仲素問橫渠云氣質之性如何曰人所資稟固有不同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無不善而人則受之以生故也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和則爲安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和而然也然氣不和非其常治之而使其和則反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橫渠說氣質之性亦云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強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清者其常然也至於湛濁則沙泥混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水清之義歟

因見王逢原文集曰此高論怨誹之人也他日嘗曰此子才則高矣見道則未

中庸深處多見於孟子之書其所傳也歟

徐師川歸洪州欲不復來先生問之曰公免得仕宦否若端的有以自贍不必復來固好第亦須着仕官如何師川曰亦以免仕宦未得曰如此則當復來供職仕官處處一般既未免得須復爲他官逃此之彼彼亦宜有不安處是無地可以自容也師川曰來此復爲人所羅織陷於禍奈何曰顧吾所自爲者如何耳苟自爲者皆合道理而無愧然而不能免者命也不以道理爲可憑依而徒懼其不免則無義無命矣師川曰極是亦待來此若做不得去之未爲晚又言人只爲不知命故纔有此事便自勞攘若知得徹便於事無不安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固嘗解云使孔子不免於桓魋之難是亦天也桓魋其如何哉蓋聖人之於命如此夫富貴死生人無與焉何尤人之有孟子分明爲臧倉所毀不遇於魯侯而以爲不遇非臧倉之力蓋

知命也列子曰桓公非能用讎也不得不用管仲非能舉賢不得不舉此說得之矣曰列子此說似知命然至其論夷惠以爲矜清貞之尤以放於餓死寡宗以公孫朝穆之事爲得計以堯舜桀紂之事爲不足較茲豈非其過乎曰其過也若聖人所謂知命義常在其中矣然則彼亦豈得之而不盡者乎曰然

仲素問知微之顯莫只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否曰然因言有僧入僧堂不言而出或曰莫道不言其聲如雷莊周之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可謂善言者也

孟子直是知命滕文公以齊人築薛爲恐問救之之術而對以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矣以竭力事大國則不得免問安之之道而對以太王居邠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而繼之以效死不去之策自世俗觀之可謂無謀矣然以理言之只得如此說捨此則必爲儀秦之爲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天理即所謂命

語羅仲素云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着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愨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畧無毫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通古今爲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愨不爲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仲素問詩如何看曰詩極難卒說大抵須要人體會不在推尋文義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者情之所發也今觀是詩之言則必先觀是詩之情如何不知其情則雖精窮文義謂之不知詩可也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

禮後乎孔子以謂可與言詩如此全要體會何謂體會且如關雎之詩詩人以興后妃之德蓋如此也須當想象雎鳩爲何物知雎鳩爲摯而有別之禽則又想象關關爲何聲知關關之聲爲和而通則又想象在河之洲是何所在知河之洲爲幽閒遠人之地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居幽閒遠人之地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體會惟體會得故看詩有味至於有味則詩之用在我矣

語仲素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因論蘇明允權書衡論曰觀其著書之名已非豈有山林逸民立言垂世乃汲汲於用兵如此所見安得不爲荆公所薄曰大蘇以當時不去二虜之患則天下不可爲又其審敵篇引晁錯說景帝削地之策曰今日夷狄之勢是亦七國之勢其意蓋欲掃蕩二虜然後致太平耳曰纔以用兵爲事只見搔擾何時是天下息肩時節以　仁宗之世視二虜豈不勝如戰國時然而孟子在戰國時所論全不以兵爲先豈以崇虛名而受實弊乎亦必有道矣

問秦少游進卷論所以禦戎乃欲以五路之兵歲出一路以擾夏人之耕如此是吾五歲一出兵而使夏人歲歲用兵此滅狄之道也當時元祐間有主此議者此果可用否曰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必不得已誅其君而弔其民可也豈容如此兼是亦無此理今常以五路之師合攻夏人尚時有不支歲出一路其傾

國而來攻城破邑吾其可止以一路之衆當之乎大抵今之士人議論只是口頭說得施之於事未必有效

言朱公掞上殿　神考問欲再舉安南之師公掞對願陛下禽獸畜之蓋夷狄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得已且已須要廣土闢地何益自紹聖崇寧以來所以待夏人大是失策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今不務德以致人徒得其空地又運中國之財以守之是何所見

君臣之間要當一德一心方作得事古之聖賢相與以濟大業蓋無不然者觀舜命禹征有苗已誓師往伐而益以一言贊禹禹遂班師舜以禹之班師便爲之誕敷文德而有苗格矣舜命禹徂征禹既行而益有言宜告之舜不告舜而告之禹禹承命於舜及其不遂行也宜先稟之舜乃擅反兵而不疑舜於二人者無責爲可也乃徇其所爲從而相之益之意豈不曰禹猶舜而禹之意豈不曰舜猶己也歟夫是之謂一德一心自今觀之則益之言可以謂之沮壞成事而禹之事爲逗留君命矣然古之君臣各相體悉如此古人立功所以易而後世成事所以難也

語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閑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爲者如此

又云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爲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

仲素問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心底道理曰未言盡心須先理會心是何物又問曰心之爲物明白洞達廣大靜一若體會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未理會得心盡箇甚能盡其心自然知性不用問人大抵須先理會仁之爲道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是三者初無異也橫渠作西銘亦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論及陽城事謂永叔不能純夫取之其言曰陽城蓋有待而爲者也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此論似近厚曰陽城固可取然以爲法則不可裴延齡之欲相其來非一朝一夕何不救之於漸乎至於陸贄之貶然後論延齡之姦佞無益矣觀古人退小人之道不然易之姤卦曰女壯勿用取女夫姤一陰生未壯也而曰壯者生而不已固有壯之理也取女則引而與之齊也引而與之齊則難制矣陰者小人之象也小人固當制之於漸也故當陰之生則知其有壯之理其有壯之理則勿用取女可也是以姤之初爻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金柅止車之行

也陰之初動必有以柅之其制之於漸乎蓋小人之惡制之於未成則易制之於已成則難延齡之用事權傾宰相雖不正名其爲相其惡自若也何更云待其爲相然後取白麻壞之耶然城之所爲當時所難能也取之亦是但不可以爲法耳

龜山先生語錄卷第二

龜山先生語録卷第四

餘杭所聞

神宗賜金荆公荆公即時賜蔣山僧寺爲常住了翁云嘗見人說以此爲曠古所難其實能有多少物人所以難之蓋自其眼孔淺耳曰荆公作此事絶無義理古者人君賜之果尚懷其核懷核所以敬君賜也所賜金義當受則受當辭則辭其可名而受之而施之僧寺乎是賤君賜也金可賤君賜不可賤書曰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於義當受而家已足不願藏之家而班諸昆弟之貧者則合禮矣

眞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啓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曰祖宗時宰相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因說唐明皇欲取石堡城王忠嗣不可李光弼勸之忠嗣曰石堡城非殺數萬人不可取忠嗣今不奉詔縱得罪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黜中上佐忠嗣豈以一官易數萬人之命哉忠嗣如此極知輕重曰忠嗣

意其善然不能無過夫人臣之事君苟利於國死生以之不應以官職之不足顧計爲言也謂官職之不足道此猶以利言若是古之賢聖處事只論是非而已如以利言則禍患有大於一將軍宿衛黜中上佐是將從之乎惜乎忠嗣之處此未盡也然則其言合如何曰當云今得罪主上不過一身之利害危辱耳豈可以一身之重而輕數萬人之命哉如此則其言無病

因言　眞宗朝有百姓爭財以狀投匭其語有比上德爲桀紂者比奏御　眞宗令宮中録所訴之事付有司根治而匿其狀曰百姓意在爭財其實無他若并其狀付有司非惟所訴之事不得其直必須先按其指斥乘輿之罪百姓無知亦可憐也曰祖宗慈仁如此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祖宗分明有此氣象天下安得而不治言　眞宗時監司有以羨餘進奉者議賞内批云國家賦有常數安得羨餘果有之若非入時大量即是出時減刻安可賞因曰祖宗不爲文章然似此語

言萬世可傳誦也

謂揚子雲作太元只據他立名便不是既定却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八卦所以可變而爲六十四者只爲可相錯故可變耳惟相錯則其變出於自然也

問正叔先生云或說易曰乾天道坤地道正是亂說曰乾坤非天地之道邪曰乾豈止言天坤豈止言地又言問乾坤不止言天地而乾卦多言天坤卦多言地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乾卦言天坤卦言地只爲語其類耳如說卦於乾雖言爲天又言爲金爲玉以至爲駁馬良馬爲木果之類豈盡言天故繫辭曰伏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若此者所謂類萬物之情也只如說卦所類亦不止此爲之每發其端使後之學易者觸類而求之耳蓋作易者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故孔子繫辭推明之曰此卦於天文地理則爲某物於鳥獸草木則爲某物於身於物則爲某物各以例舉不盡言也學者觸類而求之則思過半矣不然說卦所敘何所用之

論橫渠曰正叔先生亦自不許他曰先生嘗言自孟子之後無他見識何也曰如彼見識秦漢以來何人到得論與叔曰正叔先生嘗言與叔只是守橫渠說更不肯易才東邊扶得起又倒從西邊去此二人爲常有疑焉故問

謂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今天下上自朝廷大臣下至州縣官吏莫不以欺誕爲事而未有以救之只此風俗怎抵當他

謂學校以分數多少校士人文章使之胷中日夕只在利害上如此作人要何用

謂正叔云古之學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二十餘年得盡力於學問無他營也故人之成材可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學綴文覓官豈嘗有意爲己之學夫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長民治事宜其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下不足道以此

謂毛富陽云士人如張孝伯眞可謂恬於進取者因說張孝伯好曰愿人也然終無使他處

若據此人天資直是美惜其少學耳問孝伯樂正子之流否曰非也彼已無進爲撫世之意若樂正子將爲政於魯孟子聞之爲之喜而不寐孟子不徒喜也蓋望其能有爲也如孝伯恐不足以當人望只是一箇愿慤可尚耳問愿與善人如此其異乎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豈愿者之事因又問九德曰愿而恭蓋愿必濟以恭然後能成德也然愿者自應恭謹何謂相濟曰愿者自爲之人耳如孟子所謂責難於君愿做不得責難於君愿特貌恭而已

謂與季常言王氏只是以政刑治天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之事全無他日季常曰細思之實如公言但道以德齊以禮之事於今如何做曰須有會做只爲而今不用着此等人若是他依本分會底必有道理

君子陽陽之詩序以謂閔周蓋言君子至於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於周不足刺也可閔而已夫賢人才士苟以得祿養父母活妻孥爲事而無致君行道之心誰與爲治此所以亂

益亂也尚足刺乎

二南爲王道之基本只爲正家而天下定故也

問共姜之父母不知夫婦之義不當責邪曰以共姜之自誓不嫁爲守義則彼欲奪而嫁之者爲不義可知取此則去彼矣

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驚怛人不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能也

問父子之間不責善固是至於不教子不亦過乎曰不教不親教也雖不責善豈不欲其爲善然必親教之其勢必至於責善故孔子所以遠其子也曰使之學詩學禮非教乎曰此亦非強教之也如學詩學禮必欲其學有所至則非孔子所以待其子故告之學則不可不告及其不學亦無如之何

因論特旨曰此非先王之道先王只是好生故書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爲天子豈應以殺人爲己任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曰國人殺之也謂國人殺之則殺之者非一人之私意不得已也古者司寇以獄之成告

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致刑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刑之者有司之公天子以好生爲德有司以執法爲公則刑不濫矣若罪不當刑而天子必刑之寧免於濫乎然此事其漸有因非獨人主之過使法官得其人則此弊可去矣舜爲天子若瞽叟殺人皐陶得而執之舜猶不能禁也且法者天下之公豈宜徇一人之意嘗怪張釋之論渭橋犯蹕事宜罰金文帝怒釋之對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令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此說甚好然而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以謂爲後世人主開殺人之端者必此言也夫法旣曰天子與天下公共則得罪者天子必付之有司安得擅殺使當時可使人誅之令雖下廷尉越法而誅之亦可也

因論爲政曰書云毋忿疾于頑若忿疾于頑便失之嚴嚴便非居上之道

問有人問正叔周公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其知命乎正叔曰只是要代兄死豈更問命此語

如何曰是也曰聖人不應不知天理天理旣不然而必行之其誠不幾於無物否曰聖人固知天理然只爲情切猶於此僥倖萬一也故至誠爲之又曰金縢之事有之然其間亦有言語可疑者如云元孫不若旦多才多藝聖人似不應如此說

因言正叔云人言沛公用張良沛公豈能用張良張良用沛公耳良之從沛公以爲韓報秦也旣滅秦於是置沛公關中辭歸韓而已見沛公有可以取天下之勢故又從之已取天下便欲棄人間事從赤松遊良不爲高祖之臣可見矣此論甚好以前無人及此曰此論亦未盡張良蓋終始爲韓者方沛公爲漢王之國遣良歸韓良因說沛公燒絕棧道此豈復有事漢之意及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先是良說項梁以韓諸公子橫陽君成可立梁遂使良求韓成立爲韓王良爲韓司徒良以成見殺之故於是又間行歸漢其意蓋欲爲韓報項羽也至漢高祖用其謀已破項

羽平定天下從高祖西都關中於是如有導引辟穀從赤松子之語蓋爲韓報仇之心於是方已故也據良先說高祖絕棧道然後歸韓此亦似有意使韓王成若在良輔之并天下未可知良意以謂可與之平天下者獨高祖高祖既阻蜀不出其他不足慮矣不幸韓王成爲項羽所殺故無以自資而卒歸漢也如高祖亦自用張良不盡良之術亦不止於此須更有事在其臣高祖非其心也不得已耳

因言曾與季常論鑄鼎云鼎之爲說左傳曾道來後之人得以藉口者以此爾然使如丘明之說不誣亦不過象物之形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而已後之人主用方士厭勝祈禳之法此何所據丘明云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卜年天所命也然而洛誥周公所作當時所爲無不載者若鼎之爲物乃社稷重器當載而莫之載者何也鼎鑄于夏時夏之法制莫詳於禹貢之書豈有九牧貢金成此重器欲以協上下承天休而禹貢曾無一語及之乎易六十四卦其在鼎也取象爲備如丘明之說畧無毫髮相類而況於後之紛紛者乎故凡事無徵者皆不可爲也後世如曹參可謂能克己者攻堅陷敵是其所長至其治國爲天下乃以清靜無爲爲事氣質都變了

因論寒士乍得官非不曉事便是妄作大抵科舉取人不得間有得者自是豪傑之士因科舉以進耳問李德裕言公卿大夫家子弟可用進士未必可用此論不偏否曰德裕爲此論至今人以爲偏當時人以德裕用資蔭進身不由科舉故爲此論此最無謂以德裕之才應唐之科目極容易自是不爲耳且資蔭得官與進士得官孰爲優劣以進士爲勝以資蔭爲慊者此自後世流俗之論至使人耻受其父祖之澤而甘心工無益之習以與孤寒之士角務於場屋僥倖一第以爲榮是何見識夫應舉亦自寒士無祿不得已藉此進身耳如得已何用應舉范堯夫最有見識然亦以資蔭與進士分優劣建言於有無出身人銜位上帶左右字不可謂無所蔽也其言

曰欲使公卿家子弟讀書耳此意甚善但以應舉得官者爲讀書而加獎勸焉可也彼讀書者應舉得官而止耳豈直學道之人至如韓持國自是經國之才用爲執政亦了得不可以無出身便廢其執政之才曰堯夫所別異者莫非此等人否曰執政不是合下便做亦自小官以次遷之如後來吳坦求等在紹聖中被駁了博士以無出身故也彼自布衣中朝廷以其有學行賜之爵命至其宜爲博士乃復以爲無出身奪之此何理也資蔭進

士中俱有人惟其人用之加一右字亦自沮人爲善

朝廷作事若要上下小大同心同德須是道理明蓋天下只是一理故其所爲必同若用智謀則人人出其私意私意萬人萬樣安得同因舉舊記正叔先生之語云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猶面其蔽於私乎

自孟子沒王道不傳故世無王佐之才既無王佐之才故其治效終不如古若要行道才說計較要行便不是何故自家先負一箇不誠

了安得事成劉向多少忠於漢只爲做計較太甚才被看破手足俱露是其模樣

言季常曾問揚雄來應之曰不知聖人何足道季常駭之淵因語後世學道不明爾被流俗之蔽只如他取揚雄亦未能免流俗也卓乎天下之習不能蔽也程正叔一人而已觀正叔所言未嘗務脫流俗只是一箇是底道理自然不墮流俗中先生曰然觀其論婦人不再適人以謂寧餓死若不是見得道理分明如何敢說這樣話

南都所聞（己丑四月自京都回至七月）

薛宗博請諸職事會茶曰禮豈出於人心如此事本非意之所欲但不得已耳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荀子曰禮起於聖人之僞眞箇是因問之曰所以召茶者何謂薛曰前後例如此近日以事多與此等稍踈闊心中打不過須一請之曰只爲前後例合如此心中自打不過豈自外來如云辭遜之心禮之端亦只是心有所不安故當辭遜只此是禮非僞爲也

問易曰乾坤其易之門耶所謂門莫是學易自此入否曰不然今人多如此說故有喻易爲屋室謂其入必有其門則乾坤是也爲此言者只爲元不曉易夫易與乾坤豈有二物孰爲內外謂之乾坤者因其健順而命之名耳乾坤即易易即乾坤故孔子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蓋無乾坤則不見易非易則無乾坤謂乾坤爲易之門者陰陽之氣有動靜屈伸爾一動一靜或屈或伸闔闢之象也故孔子又曰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所謂門者如此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夫氣之闔闢往來豈有窮哉有闔有闢變由是生其變無常非易而何小蔡云輕清者上爲天神應之爲乾重濁者下爲地神應之爲坤似此解釋夢也未夢見易大抵看易須先識他根本然後有得夫易求之吾身斯可見矣豈應外求張橫渠於正蒙中曾略說破云乾坤之闔闢出入息之象也非見得徹言不能及此某舊曾作明道哀辭云通闔闢於一息耶尸者其誰蓋言易之在我也人人有易不知自求

只於文字上用功要作何用此等語若非以見問終說不到如某與定夫相會亦未嘗及從可某常疑定夫學易亦恐出他荆公未得荆公於易只是理會文義未必心通若非心通縱說得分明徹了不濟事易不比他經須心通始得如龔深父說易元無所見可憐一生用功都無是處問乾坤即陰陽之氣否曰分明說乾陽物坤陰物既是陰陽又曰乾坤何也曰乾坤正言其健順爾識破本根須是知體同名異自然意義曉然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坤本無體天地之位定則乾坤斯定不有天地乾坤何辨問天地即輕清重濁之氣升降否曰然天地乾坤亦是異名同體其本一物變生則名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亦此物也但因變化出來故千態萬變各自陳露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變化神之所爲也其所以變化孰從而見之因其成象於天成形於地然後變化可得而見焉因云舊常解此義云無象無形則神之所爲隱矣有象有形變化於是乎著因問乾

坤毀則無以見易如此則易不屬無矣曰易固非無張橫渠深闢老子有無之論莫有見於此否曰然才說無便成斷滅去如釋氏說空又曰非空到了費力聖人只說易最爲的當因言孟子論養氣到此方見有功於前聖曰如孟子者方是能曉易如說必有事焉非見得分明此說如何撰得又問正叔先生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一句其嘗疑勿正心似非聖賢語意及見此乃知正叔先生讀書有力曰事說勿正則可心說勿正則不可正叔讀書直是不草草他議論方是議論伯思言正叔以至大至剛以直爲一句養而無害爲一句或云伯淳曾言至大至剛之氣須以直養正叔堅云先兄無此說若曰以直養而無害莫不妨曰嫌於將一物養一物不如養而無害較渾全他門說話須是與他思量體究方見好處

問易有太極莫便是道之所謂中否曰然若是則本無定位當處即是太極耶曰然兩儀四象八卦如何自此生曰既有太極便有上下

有上下便有左右前後有左右前後四方便有四維皆自然之理也

人君所以御其臣只有一箇名分不可易名分既正上下自定雖有幼冲之主在上而天下不亂若以智籠臣下智有時而困則彼不爲用矣其勢須至於誅殛之然後已觀西漢之君臣多尚權謀當時大臣少有能全身者蓋以此其舊作十論曾有一篇及此朝廷上做事須先令學術粗明然後可以爲不然人人說一般話如何做得事

王章論王鳳當時人君非不悟但以力弱被王鳳才理會起便推從王章身上去章終被禍人君如此誰敢與他放脚手做事

正叔在經筵潞公入劄子要宰相以下聽講講罷諸公皆退晦叔云可謂稱職堯夫云眞侍講又一人云不知古人告其君還能如此否只爲諸公欽服他他又多忤人所以後來謗生因說正叔經筵開陳故及此所論列有處記

圓覺經言作止任滅是四病作即所謂助長止

即所謂不芸苗任滅即是無事

解經大抵須得理會而語簡舊嘗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云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如是則天下之理得矣又言行其所無事一以貫之只是一箇自然之理繫辭中語言直有難理會處令人注解只是亂說

問正叔云詩非聖人所作當時所取只以其止於禮義至如比其君狡童碩鼠則已甚其說如何曰此理舊疑來因學春秋遂知其意春秋書突之奔及其歸皆曰鄭伯突其書忽止曰鄭忽蓋不以忽爲君故也不以爲君故詩人目之爲狡童觀褰裳之詩云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其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言人心已離若大國見正國人必從之矣人之視忽如此尚誰以爲君若猶以爲君則比之狡童誠不可矣碩鼠如何曰魏之重斂至使人欲適彼樂國則人心之離亦可見矣又云人心合而從之則爲君離而去之則爲獨夫

學者若不以敬爲事便無用心處致一之謂一無適之謂一

人言春秋難知其實昭如日星孔子於五經中言其理於春秋著其行事學者若得五經之理春秋誠不難知又云伯淳先生嘗有語云看春秋若經不通則當求之傳傳不通則當求之經某曾問之云傳不通則當求之經何也曰只如左氏春秋書君氏卒君氏乃惠公繼室聲子也而公羊春秋則書曰尹氏傳云大夫也然聲子而書曰君氏是何義須當以尹氏爲正此所謂求之經

問乾坤用九六荊公曰進君子退小人固非自然之理而正叔云觀河圖數可見何也曰此多有議論少有分明繫辭分明說云參天兩地而倚數九參天六兩地也

因言了翁說易多以一字貫衆義如何曰易卦用字有如此者有不如此者如云習坎重險也又言天險地險王公設險則險爲善睽乖也又言天地睽而萬物通男女睽而其志同則乖爲善蓋一字兩用字非此類則不可如

師是師旅之師豈可說爲師友之師以來書云爾故及之

形色天性也有物必有則也物即是形色即是天性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履也體性故也蓋形色必有所以爲形色者是聖人之所履也謂形色爲天性亦猶所謂色即是空

毗陵所聞（辛卯七月十一日自沙縣來至十月去）

劉元承言相之無所不用其敬嘗掛真武畫像於帳中其不欺暗室可知曰相之不自欺則固可取然以神像置帳中亦可謂不智曰何以言之曰果有真武則敬而遠之乃所謂智帳中卧之處至褻之所也何可置神像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所謂喻於義則唯義而已自義之外非君子之所當務也夫然後所守者約如孟施舍知守氣可謂約矣所以不及曾子者以曾子唯義之從故也

或曰文王所謂至德以不累於高名厚利故也所謂不累於厚利者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所謂不累於高名者有其二而弗辭曰如是則武王之取天下以爲累於利而可乎孟子之言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此論盡矣蓋文王所謂至德者三分天下有其二矣以取天下何難之有而文王勿取者視天而已初無用心於其間也夫是之謂至德

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慎徽五典則五典克從納于百揆則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則四門穆穆以至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施設舜之所以爲舜其才其德可謂大矣宜非深山之中所能久處而爲舜者當堯未之知方且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若使今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已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爲然後能有爲也非有爲之難其不爲尤難矣只如伊尹耕於莘非湯三聘則必不起諸葛亮卧草廬非先主三顧亦必不起非要之也義當然也以諸葛之智尚知如此又況不爲諸葛者乎然則居畎畝之中而以天下爲己憂可也或不知消息盈虛之運犯分妄作豈正理哉

舜可謂無爲有天下初無所與其任九官去四凶視其功罪如何舜無毫髮之私也

劉向之所謂忠可以爲戒不幸似之非所以全德大抵人能住得然後可以有爲才智之士非有學力却住不得

孟子言大人正己而物正荆公却云正己而不期於正物則無義正己而必期於正物則無命若如所論孟子自當言正己以正物不應言正己而物正矣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知正己而已若物之正何可必乎惟能正己物

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荆公之學本不知此

張茂則宦官之賢者也元祐間曾請諸公啜茶觀畫惟正叔不往辭之曰某素不識畫亦不喜茶如正叔直箇不去得他人到此須容情與他去

或問正叔先生云邵堯夫易數至今無傳當時何不問他看如何先生曰若是公等須打不過必問他

字說所謂大同於物者離人焉曰揚子言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閒不知是同是不同若以爲同未嘗離人又所謂性覺眞空者離人焉若離人而之天正所謂頑空通摠老言經中說十識第八庵摩羅識唐言白淨無垢第九阿賴耶識唐言善惡種子白淨無垢即孟子之言性善是也言性善可謂探其本言善惡混乃是於善惡已萌處看荆公蓋不知此

蕭山所聞（壬辰五月又自沙縣來至八月去）

橫渠言性未成則善惡混亹亹而繼善者斯爲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

之者性伯思疑此以問公曰不知橫渠因何如此說據此說於易之文亦自不通却令伯思說伯思言善與性皆當就人言繼之爲說如子繼父成乃無所虧之名矣若非人即不能繼而成之曰不獨指人言萬物得陰陽而生皆可言繼之善亦有多般如乾之四德有仁義禮智之不同後人以配四時若如四時則春固不可爲秋冬固不可爲夏其實皆善也元者特善之長也固出於道故曰繼之者善性則具足圓成本無虧欠要成此道除是

性也今或以萬物之性爲不足以成之蓋不知萬物所以賦得偏者自其氣稟之異非性之偏也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性特貴於萬物耳何常與物是兩般性

伊川語録云以忠恕爲一貫除是曾子說方可信若他人說則不可信如何曰明道說却不如此問明道說曰只某所著新義以忠恕爲曾子所以告門人便是明道說問中庸發明忠恕之理以有一貫之意如何曰何以言之曰物我兼體曰只爲不是物我兼體若物我兼體則固一矣此正孟子所謂善推其所以爲者乃是參彼己爲言若知孔子以能近取譬爲仁之方不謂之仁則知此意曰即己即物可謂一否曰然

孟子言孔子集大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夫仁且智斯之謂聖今以聖之事或不足於智何也曰聖則具仁智矣但此發明中處乃智之事聖則其所至也未必皆中曰孟子曰智之於賢者則智但可語賢者若乃大而化之則雖智而忘其智矣如所謂

從容中道縱心不踰矩智何足以名之曰如伊尹伯夷柳下惠只於清任和處中其他則未必皆中則其智容有所不周

智便是用處曰用智莫非所以言聖人若曰行其所無事則由智行非行智者也曰觀此却是以智爲妙曰聖人之於智見無全牛萬理洞開即便是從容處豈不謂之妙若伯夷伊尹柳下惠於清任和處已至聖人但其他處未必皆中其至與孔子同而其中與孔子異只爲不能無偏故也若隘與不恭其所偏歟

充類至義之盡言不可以謂之盜也猶較猶可則取於民猶禦者受其所賜何爲不可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此與聖人之和互相發耶乃所以爲和耶曰若觀其和疑若不介故此特言之曰何以知其介曰只不卑小官之意便自可見如柳下惠之才以爲大官何所不可而樂於爲小官則其剛介可知矣

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將做天下一人看曰固是

東坡言直方大云既直且方非大而何曰直方

蓋所以爲大然其辭却似不違孔子云敬義立而德不孤德不孤乃所謂大德不孤則四海之内皆兄弟之意夫能使四海之内皆兄弟此所以爲大也

東坡云萬物覩乃是萬物欲見之言欲見之便非聖人作而萬物覩如日在天萬物便見聖人惟恐不作作則即時覩矣作與覩同時事也啐啄同時

乾之九三獨言君子蓋九三人之位也履正居中在此一爻故文言於九四則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於九三止言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已其曰君子行此四德者蓋乾之所謂君子也曰所以爲君子者乃行此德之人耳

上治如所謂正己也

讀書須看古人立意所發明者何事不可只於言上理會如萬章問象日以殺舜爲事孟子答舜所以處之之道其意在說聖人誠信無僞此尤不可不知若從枝葉上理會只如象欲使二嫂治朕棲之語此豈可信堯在上不容有此等人若或有之不知則已然堯於舜旣以女妻之其弟如此豈有不知知則治之矣

若使死可以救世則雖死不足恤然豈有殺賢人君子之人君子能使天下治以死救天下乃君子分上事不足怪然亦須死得是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如必要以死任事爲能外死生是乃以死生爲大事者也未必能外生死

鄭季常問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然而燔肉不至不脫冕而行豈得爲遲遲曰孔子欲去之意蓋久待燔肉不至而行不欲爲苟去乃所謂遲遲若他國則君不用便當去豈待燔肉之不至然後行曰何以見其去他國之速曰衞靈公問陳一語不契明日遂行

孟子所言皆精粗兼備其言甚近而妙義在焉如龐居士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般柴此自得者之言最爲達理若孟子之言則無適不然如許大堯舜之道只於行止疾徐之間教

人做了

龜山先生語錄卷第四終

龜山楊先生語錄後錄上

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甫之學大抵支離伯淳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見程氏遺書）

伊川答楊中立論西銘中立書尾云判然無疑伊川曰楊時也未判然（見祁寬所記尹公語）

舊在二先生之門者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二人氣象亦相似（見上蔡語錄）

龜山楊先生語錄後錄上

龜山楊先生語録後録下

宋興百有餘年四方無虞風俗敦厚民不識干戈有儒生於江南高談詩書自擬伊傅而實竊佛老之似濟非鞅之術舉世風動雖巨德故老有莫能燭其姦其說一行而天下始紛紛多事反理之評詭道之論日以益熾邪慝相承卒兆者夷之禍考其所致有自來矣靖康初龜山楊公任諫議大夫國子祭酒始推本論奏其學術之謬請追奪王爵罷去配饗雖當時餘黨猶夥公之說未得盡施然大統

中興論議一正到于今學者知荆舒禍本而有不屑焉則公之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孟氏者其功顧不大哉是宜列之學宮使韋布之士知所尊仰而況公舊所臨流風善政之及祀事其可闕乎瀏陽實潭之屬邑紹聖初公嘗辱爲之宰歲饑發廩以賑民而部使者以催科不給罪公公之德於邑民也深矣後六十有六年建安章才邵來爲政慨然念風烈咨故老得公舊所爲飛鴻閣繪像於其上以示後學以慰邑人之思去而不忘也

又六年貽書俾熹記之熹生晚識陋何足以窺公之蘊惟公師事河南二程先生得中庸鳶飛魚躍之傳於言意之表踐履純固卓然爲一世儒宗故見於行事深切著明如此敢表而出之庶幾慕用之萬一云爾（飛鴻閣畫像記）

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某嘗謂這般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如龜山極是簡易衣服也只據見定終日坐在門限上人犯之亦不校其簡易率皆如此

喜怒哀樂未發龜山敬而無失之說甚好

問龜山云消息盈虛天且不能暴爲之去小人亦不可驟如何曰只看時如何不可執天亦有迅雷風烈之時

又言龜山先生年少未見伊川時先去看莊列等文字後來雖見伊川然而此念熟了不覺時發出來游定夫尤甚羅仲素時復亦有此意

龜山往來大學過廬山見常總總亦南劒人也與龜山論性謂本然之善不與惡對後胡文定得其說於龜山至今諸胡謂本然之善不

與惡對與惡爲對者又别有一善常總之言初未爲失若論本然之性只一味是善安得惡來人自去壞了便是惡既有惡便與善爲對今他却說有不與惡對底善又有與惡對底善如近年郭子和九圖便是如此見識上面書一圈子寫性善字從此牽下兩邊有善有惡或云恐文定當來未甚有差後來傳襲節次訛舛曰看他說善者賛美之詞不與惡對已自差異

理不外物若以物便爲道則不可如龜山云寒衣饑食出作入息無非道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哉即耕於有莘之野是已恁地說却有病物只是物所以爲物之理乃道也

龜山言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天命之善本是無人欲不必如此立說胡子知言云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自是他全錯看了

問横浦語録載張子韶戒殺不食蟹髙抑崇相對故食之龜山云子韶不殺抑崇故殺不可抑崇退龜山問子韶周公何如對曰仁人曰周公驅猛獸兼夷狄滅國者五十何嘗不殺亦去不仁以行其仁耳先生云此特見其非不殺耳猶有未盡須知上古聖人制爲罔罟佃漁食禽獸之肉但君子遠庖厨不暴殄天物須如此說方切事情

草堂先生及識元城劉器之楊龜山龜山之出時已七十歳却是從蔡攸薦出他那時却是覺得這邊扶持不得事勢也極故要附此邊人所以薦龜山初縁蔡攸與蔡子應說令其

薦舉人才答云太師用人甚廣又要討甚麽人曰縁都是勢利之徒恐緩急不可用公知有山林之人可見告他便說其只知鄉人鼓山下張觷字柔直其人甚好蔡攸曰家間子姪未有人教可屈他來否此人即以告張張即從之及教其子姪儼然正師弟子之分異於前人得一日忽閑諭其子弟以奔走之事其子弟駭愕即告之曰若有賊來先及汝等汝等能走乎子弟益驚駭謂先生失心以告老蔡老蔡因悟曰不然他說得是蓋京父子此

時要喚許多好人出已知事變必至即請張公叩之張言天下事勢至此已不可救勢只得且收舉不賢人出以為緩急倚仗耳即令張公薦人張公於是薦許多人龜山在一人之數今龜山墓誌云會有告大臣以天下將變宜急舉賢以存國於是公出謂此張後為某州縣丞到任即知虜人入冠必有自海道至者於是買木為造舡之備踰時果然虜自海入冠科州縣造舟倉卒擾擾油灰木材莫不踴貴獨張公素備不勞而辦以此見知於帥憲即辟知南劒會葉鐵入冠民人大恐他即告諭安存之即率城中諸富家令出錢米沽酒買肉為蒸糊之類遂分民兵三替遂替燕犒酒食授以兵器先一替出城與賊接戰即犒第二替出先替未倦而後替即得助之民大喜遂射殺賊首富民中有識葉鐵者即厚勞之忽令執兵只令執長鎗懸白旗令見葉鐵即以白旗指向之衆人上了弩即其所指而發遂中之後都統任其欲爭功亦讓與之其餘諸盜却得都統之力放賊之叔父

以成反間

論及龜山先生曰龜山彈蔡京也是只不迅速林擇之曰龜山晚出一節亦不是先生曰也不干晚出事若出來做得事也無妨他性慢看道理也如此平常處看得好緊要處却放緩了做事都沒散無倫理將樂人性急麤率龜山却恁寬平此是間出然其麤率處依舊有土風在

或問龜山晚年出處不可曉其召也以蔡京然在朝亦無大建明曰以今觀之則可以追咎當時無大建明若自家處之不知當時所當建明者何事或云不過擇將相為急曰也只好說不知當時事勢如何擇將相固是急然不知當時有甚人可做當時將只說种師道相只說李伯紀然固皆嘗用之矣又況自家言之彼亦未便見聽據當時勢亦無可為者不知有大聖賢又如何耳

問龜山晚年出得是否曰出如何不是只看出得如何當初若能有所建明而出則勝於不出曰渠用蔡攸薦亦未是曰亦不妨但當時

事急且要速得一好人出來救之只是出得來不濟事耳觀淵爲諫官將去猶惓惓於一對已而不得對及觀其所言第一正心誠意意欲上推誠待宰執第二理會東南綱運當時宰執皆庸繆之流待亦不可不待亦不可不告以窮理而告以正心誠意賊在城外道途正梗縱有東南綱運安能達所謂雖有粟安得而食諸當危急之時人所屬望而著數乃如此所以使世上一等人笑儒者以爲不足用正坐此耳問圍城時李伯紀如何曰當時不使他更誰使士氣至此蕭索無餘他人皆不肯向前惟有淵尚不顧死且得倚仗之問姚平仲劫寨事是誰發曰人皆歸罪伯紀此乃是平仲之謀姚种皆西方將家師道已立功平仲恥之故欲以奇功取勝之劫不勝欽廟親批令伯紀策應或云當時若再劫可勝但無人敢主張問种師中河東之死或者亦歸罪伯紀曰不然嘗親見一將官說師中之敗乃是爲流矢所中非戰敗淵親見之甚可怪如种師道方爲樞密朝廷倚重遽死此亦是氣數伯紀管　御營　欽廟授以空名告身自觀察使以下使之自補師道只用一二小使臣誥　御批云大臣作福作威漸不可長又遣救河東伯紀度勢不可辭不行御批云身爲大臣遷延避事是時許崧老爲右丞與伯紀書杜郵二字與之伯紀悟遂行當危急時反爲姦臣所使豈能做事問种師道果可依仗否曰師道爲人口訥語言不能出上問和親曰臣執干戈以衛社稷不知其他遂去不能反覆力執大抵是時在上者無定說朝變夕改縱有好人亦做不得事

道夫問龜山晚歲一出爲士詬罵果有之否曰他當時一出追奪荆公王爵罷配饗夫子且欲毀劈三經板士子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輙欲毀之當時龜山亦謹避之問或者疑龜山此出爲無補於事徒爾紛紛或以爲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

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公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蓋龜山當此時雖負重名亦無殺活手段若謂其懷蔡氏汲引之恩力庇其子至有謹勿擊居安之語則誣矣幸而此言出於孫覿人自不信

坐客問龜山先生立朝事先生曰胡文定論得好朝廷若委吳元忠輩推行其說決須救得一半不至如後來狼狽然當時國勢已如此虜初退後便須急急理會如救焚拯溺諸公今日論蔡京明日論王黼當時蔡黨各已行

遣了只管理會不休擔閣了日子如吳元忠李伯紀向來亦是蔡京引用免不得略遮庇只管喚議論龜山亦被孫覿輩窘擾

龜山銘誌不載高麗事他引歐公作梅聖俞墓誌不載布文詩事辨得甚好孰能識車中之狀意欲施事見韓詩外傳

伯夷微似老子胡文定作龜山先生墓誌主張龜山似柳下惠看來是如此

龜山與廖尚書說義利事廖云義利卻是天理人欲龜山曰只怕賢錯認以利為義也後來被召主和議果如龜山說廖初舉鄭厚與某人可見其賢此二人二人皆要（上恐脫不字）主和議及廖被召卻不問此二人卻去葉孝先商量及為中丞又薦鄭轂然廖終與秦不合而出但初不能別義利之分亦是平時講之不熟也鄭博士某舊見之年七十餘云嘗見上蔡先生先人甚敬之

國說胡珵德輝所著文字問德輝何如人曰先友也晉陵人曾從龜山游故所記多龜山說話能詩文墨隸皆精好嘗見先人館中唱和

一卷惟胡詩特佳趙忠簡人當國與張嵲巨山同為史官及趙公去位張魏公獨相以為元祐未必全是熙豐未必全非遂擢何掄仲李似表二人為史官胡張所修史皆標出欲改之胡張遂求去及忠簡再入相遂去何李依舊用胡張為史官成書奏上弄得都成私意

龜山雜博是讀多少文字

龜山楊先生語錄後錄下

後學天台吳堅
刊于福建漕治

正統戊辰仲夏在全谿義塾重裹

先聖大訓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先王之道至周室東遷而後漸毀壞無餘故夫子有乾坤幾熄之歎官師失職講學風起禮失求之野聖人豈得已哉夫子所修訂七十子所傳播一亂于諸子之邪說再燬于秦火之一炬自始皇三十四年燒禁詩書百家語直至漢孝惠四年始除挾書之律數十年間天下幾于無書又豈止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哉至于文景之世書始稍稍出齊魯古文論語遂傳于世微言大義可得而聞然今世所行皆魯論三書篇

第弗同而問王知道今皆無傳以此證之聖言亡逸者多矣即家語戴記諸書所載固未必備也且亦不能無羼亂故欲輯錄夫子言行為專書大非易事宋楊慈湖先生嘗輯先聖大訓五十五篇漢人本以傳視論語今若以論語為內傳此書為外傳則夫子之言行亦可謂略備矣嗚呼世變今益異于古風俗敗而情欲肆一切取恣意相臨相劫詭詐爭殺禍之所極如洪水猛獸而莫之禦焉雖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有聖人者出正人心維風俗既使大原大本昭然不沒于天壤之間然後撥亂而反之正則亦須臾間事耳子思子以非聖無親為大亂之道且曰心之精神謂之聖又安得家說戶曉盡人而讀此書尊崇信守寖以化被其于世道豈小補哉是尤刊之者之意也民國二十年八月後學張壽鏞

序

四庫全書提要

先聖大訓六卷

宋楊簡撰簡有慈湖易傳已著錄是編蒐輯孔子遺言排比成五十五編而各爲之註箋時作簡行狀曰其歸自冑監也家食者十四載築室德潤湖上更名慈湖始取先聖大訓閒見諸雜說中者刊譌別誣萃成六卷而爲之解卽此書也簡之學出陸九淵其嘉泰二年擬陛辭劄子稱臣願陛下卽此虛明不起意之心以行勿損勿益自然無所不照嘉定三年面對稱舜曰道心明心卽道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案此據孔叢子之文其實尚書大傳先有此言不云孔子僞撰孔叢子者剽劉其文竄言先聖耳謹附訂於此）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心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爲無非變化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考其立言宗旨已開新會餘姚之派故註是書往往借以抒發心學未免有所牽附然秦漢以來百家詭激之談緯候怪誕之說無一不依託先聖爲重龐雜蕪穢害道滋深學者愛博嗜奇不能一一決擇也簡此書削除僞妄而取 其精純刊落瑣屑而存其正大其間字句異同文義舛互亦皆參訂斟酌歸於一是較之薛據集語頗爲典核求洙泗之遺文者固當以是爲驪淵矣

序

宋大儒楊慈湖先生纂集先聖大訓自論語孝經易春秋而外散見於家語庸孟禮記大小戴記者悉爲採集編次而註之凡六卷五十五篇原刻久燼鮮得而傳往得之吾友俞仲濟仲濟得之焦弱侯太史會軫出守明州表章鄉先正乃守土者之責謀之仲濟復以精校善本見示因捐俸付剞人將歸楊氏子孫守之而慈令君陳玄素忻然助成顧軫於先生之學未之能窺也蓋先生之言曰學者當先讀孔子之書俟心通德純而後可

以觀經史旨哉乎其言之也後世九家興二氏熾各以其浮華小辨爭鳴於世或偏焉而不該或駁焉而不純譬之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羣星列宿各有所屬而不能如日月之經天故非聖之書不可以輕游目也我朝屈衆說尊六經獨以表章孔聖爲主絜載功令凡二百五十年來上以享重熙累洽之運而下以顯宗工鉅儒經緯天地之業間有信口而背傳記師心而非往古者即三尺童子皆能搖筆而議之蓋先聖之澤其淪肌入髓一至於此論語孝經易春秋詎有以遺言爲恨然得大訓而後孔子之精微始全精金美玉一不爲少布帛菽粟百不爲多此書非特先聖之功臣抑亦後學之導師矣或云禮記大小戴半出漢儒未必盡由聖訓夫禮失而求之野聖言不猶愈於野乎信而傳之不猶愈於疑而廢之乎識大識小若存若亡微言絕學所存幾何而忍使之散漫而無所統哉吾朝有皇明寶訓凡祖宗語無一不書今慈湖有先聖大訓凡宣師語無一不備得寶訓而治統明得大訓而道統著此於經世功相表裏非小補也故薰沐而敘之以志幸云皇明

萬曆乙卯夏日雲間後學張翼軫宿父甫拜手謹書

序

宋寶謨閣學士楊公敬仲生與紫陽同時紫陽嘗稱其學有爲己功夫一時學者師宗之尊爲慈湖先生蓋先生慈人也殁而崇祀於鄉俎豆治今不廢柱承學未窺大道幸叨慈令甫視篆卽攝衣冠謁祠再拜肅瞻遺像已乃獲先生纂註先聖大訓讀之卒業作而歎曰懿哉是編眞聖經之羽翼而紫陽氏之同調也夫聖言若化工然一元渾淪七政旁洽而後晦明闔闢條理不亂而化工成聖人之道廣大精微猶是也窮聖道者致廣大

盡精微止矣論語一書於凡三才之綱領萬化之權輿約其歸趣要言不煩令人咀之有餘味而遵之莫竟其途轍自得紫陽傳註而微言炳於日星萬古不爲長夜紫陽固聖道之功臣也若夫列國之咨諏門弟子之問難條分縷析義精旨微固卽廣大中之悉備而散見於家語戴記諸書者惟慈湖先生爲之訂其同異彙爲大訓一編時出獨解詮釋之奧衍宏深洵足羽翼聖眞以絜紫陽幾相亞者儻謂論語之外無庸演繹遂與驗商羊識萍實遺沙丘之讖發鍾離之笥諸芴渺不經之譚同類而其棄可乎是編刻燬久矣寧郡前守雲間張公購善本將去郡時捐俸付梓以嘉惠四方語云善道者不勦說以立名善言者不附同以著見先生有焉又云篤古者辨乎志尚友者存乎識張公有焉公治郡多惠政既去而士民懷之是編梓於舊治且可以當甘棠之愛也郡庠鄭生光弼好古士也實董梓事以公命來索序柱下吏不敢辭敬以卮言附公之後萬曆乙卯季秋上澣之日吳門後學陳其柱薰沐拜書

自序

世碍先聖謂孔子簡祗惟先聖大訓自論語孝經易春秋而外散落隱伏雜聞見於雜說之中而不尊不特有訛有誣道心大同昏明斯異毫釐有間雖面覿無覿明告莫諭是無惑乎聖言則一而記者不同也又無惑乎承舛聽謬遂至於大乖也夜光之珠久混沙礫日月之明出沒雲氣不知固無責有知焉而不致其力非義也是用參證羣記聚爲一書刊誣闕疑發幽出隱庶乎不至滋人心之惑非敢以是爲確也敬俟哲人審訂爲正

明州楊簡敬仲書

先聖大訓目錄

卷第一

蜡賓第一　哀公問第二
哀公問禮第三　五儀第四
孔子燕居第五　孔子閒居第六
入其第七　哀公問取人第八
哀公問政第九

卷第二

問冠第十　廟制第十一
曾子問第十二　檀弓第十三
周公第十四　言樂第十五
少連第十六

卷第三

主言第十七　君子第十八
中庸第十九　隱而第二十
入官第二十一　定公問郊第二十二
喪禮第二十三　問康子疾第二十四
子產第二十五　齊景公第二十六

中都宰第二十七

卷第四

始誅第二十八　五刑第二十九
仲弓第三十　樂山第三十一
千乘第三十二　四代第三十三
虞戴德第三十四　誥志第三十五

卷第五

小辨第三十六　用兵第三十七
少閒第三十八　適周第三十九
管仲第四十　知者第四十一
斷獄第四十二　讀史第四十三
自吾第四十四　讀詩第四十五
臣諫第四十六

卷第六

子路問第四十七　中人第四十八
晏子第四十九　顏子第五十
楚昭第五十一　五帝第五十二
命性第五十三　孔文子第五十四

寬猛第五十五

先聖大訓卷之一

宋慈溪楊　簡敬仲輯

蜡賓第一

小戴記家語並名此篇曰禮運此名學者所加非聖人本言蓋謂禮其迹爾必有妙者運之不悟道實無二孔子言禮本大一分爲天地轉爲陰陽變爲四時列爲鬼神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又言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皆謂名殊而實一道無精粗今名蜡賓庶不分裂害道

孔子爲魯司寇與於蜡賓事畢出游於觀之上喟然而歎（蜡音乍）

小戴記於是曰仲尼之歎蓋歎魯也殊爲害道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孔子之心卽道其言亦無非道舉六合通萬古一而已矣無他物也喟然而歎歎道之不行也後雖言魯之郊禘非禮亦所以明道也爲道而歎非爲魯而歎小戴不知聖人之心今無取取家語所載

言偃侍曰夫子何歎也（言偃字子游）孔子曰昔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志願也家語誤以爲記不承上文家語多誤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

堯舜與賢不與子公也諸侯大夫亦然

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姦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旣隱天下爲家

非謂禹湯武王也禹薦益於天湯未必不授伊尹武王未必不授周公蜀先主尙能屬之諸葛孔明而況於三代之英乎書序曰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不曰夏王啟其以不能遜于益而致有扈之戰故貶歟下言禹湯文武由此而選明其特異

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常

家語人作大小戴記常作禮

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

自天下爲家以來風俗寖不如古故禮制益立以防民之非聖王制禮皆因人心著其本義紀言其詳矣以其有不正不篤不睦不和者故立禮以正之篤之睦之和之以人欲滋熾故制度滋設以侵爭者衆故立田里以息爭

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侵爭不已必有殺伐故勇能去害知能見幾者見謂賢至于以功爲己不及彼則私矣

禹湯文武周公成王由此而選

小戴記有也字而作其今從家語以小戴記文勝失眞後同

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

禮而著其人心之本義則禮非虛文皆道心之正用又考察其忠信則禮出於誠而非僞其過失違禮不義不誠則著之謂懲之刑罰之其有仁者則儀刑之使居位爲則於民使民有所懲而不爲非有所慕而歸於正又自其閨閫發諸朝廷以達於閭里冠婚喪祭賓射田狩軍旅所講之事無非禮讓以示其民有常而無改純而不雜如有不由此者雖居位勢必去之衆咸以爲殃禍至是道亦明矣亦可謂治矣雖不及大同之世亦謂小康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相視也遄疾也視鼠猶有儀體鼠有能拱者人無禮

則不如鼠何不速死言生不如死人心惡無禮如此則失禮者誠有死之理孔子以明禮之急禮卽天之道人性之所同有情動於邪始失本有之正故先王治之使復其正

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婚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必者確定無疑之辭人探疑禮無與乎天地故孔子爲必定之辭痛掃其疑禮者乃道之見於品節文爲之名卽道也故天地鬼神無所不通曰本於天殽雜

於地列於鬼神孔子以爲必然洞見六合之間無二道也是道之淸明健行不息名曰天是道之化生萬物殽雜名曰地是道之變化感應不測名曰鬼神是道之見諸人事名曰喪祭射御冠婚朝聘其爲道一也庸眾以喪祭射御冠婚朝聘爲粗近以天地鬼神爲幽遠失其所自有者矣失其道矣禮者人心之所自有聖人因其所自有而還以示之故人心默感而化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歟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

杞夏后氏之後徵驗也無所考證惟得夏時之書今存者亦有小正見大戴記

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

宋殷之後坤乾熊氏云殷易以坤爲首周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鄭康成云殷坤乾之書其存者有歸藏據康成此言則坤乾之書不止於歸藏豈康成不審其詳而姑爲疑辭歟杜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其以殷人用之故曰殷易歟

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事有等倫義無不通一也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燔黍捭豚（家語捭作擘）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鄭康成云中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今北狄猶然汙尊鑿地爲尊也抔飲手掬之也摶土爲桴築土爲鼓孔穎達云築地以當鼓節皐氏云桴擊鼓之物杜註周禮籥章云以瓦爲匡不須築土蕢塊也以蕢音之誤歟小戴記猶下有若字家語無

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皐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

苴或爲俎皐發聲招之於上飯含也腥謂珠貝歟謂奠饌歟苴包也取遣奠有苴歟然朝夕奠其薦孰久矣

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魂氣則上

小戴記魂作知未安魂者凡眾之通稱知則神聖同之淸明無所不通無所不在何止於在上今從家語

作魂

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

已上皆從古初則然

昔之王者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

鄭康成云寒則累土暑則聚薪柴居其上王肅云掘地而居謂之營窟有柴謂橧在樹曰巢

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

鄭康成云孰治萬物世本云燧人出火鄭六藝論云

燧人在伏羲之前凡六紀九十一代廣雅云一紀二十六萬七千年後聖修之其利用備

范金合土

家語作範范金謂鑄金於模範之中而成利用合土燒成器用瓦瓴甓及甎大之屬

以爲臺榭宮室牖戶

爾雅釋宮無室曰榭四方高曰臺然則臺者巧於橧巢榭則屋之惟無室爾至於宮室牖戶則詳備矣

以炮以燔以亨以炙

鄭康成謂炮裹燒之也燔加於火上亨煮之鑊也炙貫之火上家語亨作煮

以爲醴酪

鄭康成云烝釀之也酪酢酨王肅云醴醴酒酪漿酢

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

朔猶初也後聖修火利爲宮室爲醴酪治麻絲雖不同古初而養生送死事鬼神上帝則從其初矣

故玄酒在室醴醆（側眼反）在戶粢醍（醍音體）在堂澄酒在下

儀禮有玄酒無明水周禮無玄酒有明水然則明水即玄酒歟孔穎達云玄酒謂水也大古知飲水而已後世始造酒逐於味矣聖王不忘古始尊玄酒於室置醴醍於外澄酒於下深賤逐味之去道遠也周禮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三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周禮之泛齊其古禮歟曲禮稷曰明粢江東呼粟爲粢而鄭康成讀粢爲齊引周禮五齊爲證鄭說未安孔子曰黍可爲酒禾爲醴也古先以黍爲醴醆故尚之在戶後

又以稷爲醍故次之在堂本草粟米在中品稷米在下品則粟與稷二物矣本草唐註云本草有稷不再穄穄即稷也今觀粟穄相似惟穄大而粟小

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天人感二道同于一正

作其祝號

周禮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祇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

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越音活字書作趏春秋傳大路越席杜元凱云結草）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鄭康成王肅皆云練染以爲祭服）醴醆以獻（醴醆雖不如古之玄酒然後世用之安之聖王不得而違）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

嘉者敬愛之謂

是謂合莫

與冥莫合

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

薦孰則體解說文簠黍稷圜器也簋黍稷方器也從竹則知古以竹爲之賢以木矣鉶器也或作鈃鬲羹焉

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家語自言偃問夫子之極言禮至是乃再請問禮詳觀上下文不類今從小戴記特牲饋食禮祝東面告利成少牢饋食禮尸命祝嘏主人是祝亦以慈告然則此惟言大略歟抑此言君禮故異歟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

家語於是有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簡觀上言魯之郊禘非禮殆後人誤加小戴記無此

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

假嘏字之訛曾子問不旅不假亦謂嘏也古書之傳訛若此類多家語作大嘉

今使祝嘏亂說徒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

此從家語文小戴記作辭說明堂位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此命已失其常而魯君又因緣僭郊禘祝嘏之說初以不安而隱藏

是謂幽國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

鄭康成云僭禮之君也醆斝先王之爵也惟天子與王者之後得用之耳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魯僭用醆斝

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

魯君僭故其臣亦僭周禮司服卿大夫得服玄冕士得服皮弁而此謂非禮者其以僭鷩冕或袞冕不敢明言歟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曰禮乎子曰諸侯皮弁以告朔然後服之以視朝若此然則皮弁亦有僭者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與子游私言故直指魯君大夫之非非言於廣眾也亦并言當時之大夫僭管仲官事不攝孔子謂不儉曲禮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凡家造祭器爲先然則祭器可造而不可備與曲禮雜後世之文家語造祭器或後世之禮歟周禮閭共祭器州共賓器鄉其吉凶禮樂之器鄉有大夫州黨皆有大夫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

家語臣與君共國有三年之喪者期不使則無以衰裳入朝者矣并及新婚者以本禮同條故因及之禮公門脫衰齊者敬君也而士喪禮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眾賓豈獨此時爲可而常事則不可歟抑公門脫衰禮之常士衰禮不復別言歟其成服杖拜君命者不於朝歟臣與僕雜居齊齒不分尊卑不尊公卑家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言其有以處之而已非必任之以政也默識魯任三桓以政失制度故亂其國

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

　此總言上之人先亂其禮制故亂從之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

　君得禮則得其柄矣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且子孫惟當有以處之養之不可以私愛而任之以政其始甚微至末流則不可救矣敬鬼神足以感人之敬心敬則怡慢則亂禮卽心心卽道卽大一卽天清明無所不照考制度則是非自明至靜常明曰仁其間固自有別等殺曰義其間亦自有別家語作立政教安君臣上下也

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倍背也音同而字訛大臣公然背畔小臣則竊有姦作一失正禮庶事皆亂刑亂而過於嚴肅俗愈亂而敝法失其常禮亂其列士當任事今不安分故廢職不事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

　惟天生民有欲無禮則亂而君據其崇高富貴豈不危哉漢高觀秦皇帝喟然而歎曰大丈夫當如此矣此乃生於秦焚詩書棄禮樂人欲肆行而不已故至此也惟禮行義明人心安於禮義惟有尊君敬上之心無犯分干正之意故聖人謂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政卽禮周以禮廢故衰魯以禮廢故亂

是故夫政必本於天郊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

　此據家語小戴記郊作殽教亦作殽未安郊以祀天明有尊也社以祀地明有敬也王者行尊敬之禮于上而天下皆尊敬矣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惟上有以感動之則下默然而應矣此非王者之私術也此天下之大義也自郊而始皆天命也命降于社又因地以致教天命卽天道三才之道一

降於祖廟之謂仁義

　親親之道仁也禮節之制義也

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

天地祖廟之禮人心斷斷不能自已者至于山川之祀乃作而爲之敬心之廣也故曰興作至于五祀詳矣故言制度皆天命也天命人心名異道同

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

孔子憫衰周之際人君廢禮以危其身故此發藏身之義非聖人私其身而爲是術也遵道而行參於天地並於鬼神言其與天地鬼神爲一以是而治政也

處其所存尊尊卑卑各安其義有序而不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中正之音足以感民善心民安其禮而至於樂焉則治矣禮樂刑政一道而四達也

天生時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所以立於無過之地君者人所明非明人者也人所養非養人者也

易曰觀民書曰養民而此曰君者非明人非養人何也此明乎君道也人君清明在躬無所不照中心無爲而人民皆視上之所好惡而從之矣君失其清明無爲而汲汲乎外則反不能觀民養民矣清明照臨自能觀養聖言當通其旨

人所事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明君以自治養君以自安事君以自顯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

人心安於禮義其有義在於死則愛死義不在於生則患生以此甚難以明人心之安義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不得行其道則去位何至于死然禮有變焉義有不得而去至於亂不可救而至于死故曰變

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非意之也

鄭康成云耐古能字家語作能簡疑方音有以能爲耐者能耐音近同母

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

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尙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禮者天下之大順人心之所同有因其所同有順以道之故翕然順聽如一家如一人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心之惡者於禮必不能行

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也

此用家語小戴記作秀氣夫人與天地陰陽鬼神五行一體殊名人形則小其性則無限量古志有云生天生地易曰範圍天地曲成萬物天地施生之德陰陽交合之妙鬼神感通之會五行參錯之秀無二道也無二物也故歸妹天地之大義哀樂相生不可得而見不可得而聞此皆孔子之言可以證吾心之同然人皆有此至廣至大至神至明之性而自不知不信也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即三五之數有以驗月者）

五行和而後生聖人於是明天地陰陽日月星辰四時五行一氣通融因人心疑其殊異不一故指其事實以驗其一

五行之動共相竭也

小戴記共作迭迭有異義其有同義故從家語作共

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主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至哉聖言其循循善誘善啟道人心如此將發揮人與天地陰陽五行本一之妙故言天陽地陰同播五行於四時則天地一矣五行和而後月生即三五十五之數證月即五行之和則五行與月又一矣木氣動則水氣竭盡火氣動則木氣竭盡五行雖相竭而回旋無窮則知實不竭盡繼言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則五行未始不一而四時十二月亦一矣又推之於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則五聲六律十

二管又一矣又推之於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則五味六和十二食又一矣又推之於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主則五色六章十二衣又一矣又言人者天地之心則古志所云生天生地於是益信矣人者五行之端端猶本也自天地由我以生而況於五行乎繼言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則人又與五聲六律十二管五味六和十二食五色六章十二衣通合而爲一矣此皆助明乎一循循漸誘至於此自此而推則萬殊無不通一嗚呼人自生而執如此者爲我如此者爲物如此者爲天爲地自此紛然牢不可解不悟吾心之本無際畔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人物萬化萬事萬理通一無二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鄭康成云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其管陽曰律陰曰呂布十二辰始於黃鍾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終於南事更相爲宮凡六十也五味酸苦辛鹹甘也和之者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皆有滑甘是謂六和漢元帝使韋玄成等親試問京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等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王肅云十二食十二月之食考工記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攷此則五色青赤白黑黃加玄而爲六章歟十二衣諸儒皆無說孔穎達云似月別衣食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

天地爲我之本體則其中之萬物蠢舉之矣其作則治政則職方氏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觀此則周官之所以維持化育於覆載之內者可知矣鳥獸魚鼈咸若斧斤以時入山林仁及艸木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德澤矣

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

萬化萬慮非陰卽陽

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

四時各有可舉之事勸諭趨赴柄者執以用物此使人趨事如之

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

考日之運而昏旦之中星寖移如月令所紀紀時益詳隨時趨事事可敘列矣至於積日紀事則人事益有敘列月生與日異行積二十九日半有奇復與日

會是爲一月量者限則也藝猶作爲也事功程限宜稍寬故月以爲限日星時月具在乎聖王政事之中于以助證天人一貫之道也

鬼神以爲徒故事有守也

百神受職各有守也

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

五行卽聖人之質故聖人於事無所不通終而復始五行循環無端

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考成也）人情以爲田

以禮義治人情猶以器治田故起器與田之喻禮義人心之所有耘去放逸之穢莠而良苗暢達矣

故人以爲奧也

奧主也室西南隅曰奧尊者所居禮爲人子者居不主奧故此取主義

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

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則極和極順聖王可以享天下之大奉矣鱗羽毛介之屬皆可飲食故因以云明不素食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

鄭康成云淰之言閃也獝狘飛走之貌也

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

龜知吉凶與人情通歟自聖人作則云云亦明人者天地之德鬼神之會五行之秀縱言橫論靡不貫通萬化萬物萬理通一無二亦猶自天秉陽而下皆助明一致

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

聖人因言四靈其後言龜於是因及祭祀之禮其初卜筮祭日與尸故曰先王秉蓍龜列祭祀蓋聖人縱言因緣掇綴人之常言亦有此類

瘞繒宣祝嘏設制度

禮祭爲大瘞繒祝嘏舉其大略孝慈之情略見於此繼乃總言凡禮之制度以統包之

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此詳言制度條理人或疑禮之不足以包事故言官言事至于各有職則事詳矣末又總言禮之有節序則詳備矣

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故饗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

天子必有尊則尊卑長幼之禮達於下矣

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禘祖廟所以本仁也旅山川所以儐鬼神也祭五祀所以本事也

國皆有社故曰列地利養人祀社所以報德也孝者人心之所發是謂仁山川稍降於天地矣儐猶賓也五祀則有降矣中霤門行戶竈皆有事焉所以報之也夫道惟其正而已矣郊社祖廟山川五祀事雖不

同而皆正也義也義行於事而禮達於下矣末知道者以靜爲本用爲末故此言禘祖廟本仁明其非末末知道者以五祀之祭爲小爲末故此言本事明其非末觀此則萬事可通矣定天位列地利儐鬼神皆本而不言可知矣互舉參明屬辭之法

故宗祝在廟（宗人與祝）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

廟中之事委諸宗祝朝廷之事聽諸三公於學乞言則受之三老王弔則巫前內史爲王左右手左右史書王言動凡國事有卜筮鄭康成謂侑四輔未安與卜筮瞽非類瞽樂吏御瞽幾聲之上下亦幾察王之音聲侑勸尸飯者卜筮瞽侑皆祭祀執事於王左右者此泛言王左右前後皆有輔佐王中心可以無爲無爲即至正無爲即守無思無爲天地自此生鬼神自此行萬物自此生人心自此化萬事自此理故百

神於是受職百貨於是可極孝慈於是服法則於是正夫道一而已矣郊社宗廟山川五祀義之所當然而禮在其中矣曰義曰禮曰心曰正曰守曰無爲名殊實一難者曰動靜無二何必專於無爲曰聖人立言垂教不爲聖人設爲學聖人之道者設孔子未至從心之妙也自曰我學不厭學無爲以守至正也舜命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勉以守至正也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蒙卽無爲也此作聖之功也孔子謂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易者萬變不窮之書至五十而後學易則是時未五十正無爲以守至正學不厭之時也孔子所學卽動靜無二之妙而蒙養之功必熟乃成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必者確定無疑之辭人探疑禮無與乎大一故孔子爲是必然之辭痛釋其疑前言禮必本於天政必本於天其旨同大言其至大而無外一言其無二大一所以發明此道道不可名不可言唐虞之際惟曰時

是也亦猶易曰此古本無道之名後乃有道之名道若道路明人皆由之無所不通天健行變化卽此道故亦曰天此明其至大而一曰大一睦德明音太非也太對少謂道爲太則少非道乎孔子必不作太音淸濁分是謂天地天地卽大一言其運轉流化曰陰陽言其變而爲暄涼寒暑曰四時列而爲天神地示人鬼與夫四方山川羣神曰鬼神皆禮道也名殊而實一其降曰命則其尊其卑其貴其賤其富其貧其壽其夭其大其小皆命也其統而司之曰天地在天中而況於餘乎然天未離乎氣不能以通大一故天止言官大一者道之異名不可以形氣言不可以心思索無思無爲而大一在我矣人人之所同有也亦不可以有無求而恭敬辭讓撙節文爲由是而出造化生成萬事萬化萬理由是而出亦不可以本末精粗論初破蔽蒙姑言其本姑言次第其實一體無二孔子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達乎此則信矣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

藝其居人也曰養

聖人諄複發明一貫之道蓋以人情蔽固故于再于三啟諭之覬其或發蓋不至于融明通一而無纖疑則終不知禮分言其殊藝言其事皆此道也鄭康成拘於文類故欲改養作義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則禮所以養人也于以益明聖言縱橫不拘之妙

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

禮不止於辭讓亦不止於飲食姑舉此可以類通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故禮義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

脩睦

忠信和睦即禮義

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

禮義有如此神用人心違禮乖義則放逸惰慢肌膚不固筋骸解弛

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

或謂養生送死事鬼神不可無禮義則失之矣即吾養生送死事鬼神之誠心即禮義已其間有節文名曰禮得其宜名曰義名殊而實一尊而言之曰大端

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

天道無思無為人情有喜怒哀樂疑不可合而知者知其未始不一也孔子哭顏淵至於慟矣而不自知哂由疾求君召使擯而色勃如升堂屏氣似不息迅雷風烈必變情狀萬態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終年變化云為而未始不寂然此惟心通內明者自知之至於眾人則樂而淫哀而傷怒而暴聖王制禮所以節人情之放逸復天道之正中竇喻通達

唯聖人為知禮之不可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

其禮

人自禮而生失禮則危亡壞乎怪反陸音怪乃好異之過乎怪反取也怪音毀也

故禮之於人猶酒之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故聖人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

柄喻其本義達於事為禮

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

通而言之禮即道之異名為甚大析而論之治人之始修其文為則止可以喻耕未及其本至於訓之以

義有以感人之義心則始可喻種立言之道不一而
足達之則無所不通

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設庠序師儒使之講學講學大要改過而已故喻耨
耨除穢也孔子曰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孟子取耘
苗之喻謂改過也人心本善起意生過過去則本心
自善自正自清明此心卽道故書曰道心此心雖善
過習或有間雜則善猶未咸聚過習不作無間雜則
衆善咸聚矣非自外至本心所自有也人心和樂則
安矣播諸中正和平之音與道心中正和平之樂合
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
斯也子游聞諸夫子以弦歌爲學道孔子又曰成於
樂和樂之妙不知手舞足蹈也

故禮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
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

藝猶事也仁人心也心之品節合宜曰義

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順之體得之者尊

仁義道一名二互相發明然學者有得義而未仁者

矣非道有二人自不通然得乎義者事無不宜人心
無不服故強仁則達禮義之本大一在我矣融明和
順心無間斷故不止於人心咸服而已又敬之尊
之如天矣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爲禮而不本於義猶耕而
弗種

禮則文爲義則發於人心析言則異其道則一

爲義而不講於學猶種而弗耨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
仁猶耨而弗穫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
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

義心初生未能無過差阻蔽故講學以除治之雖除
治而心未通悟則衆善未合一通貫仁雖已有猶未
至于安而樂則未爲深入毫釐之間猶爲未食嗚呼
聖人之講道也精矣道學之中誠有若是等級淺深
之序至于安則在己者盡矣苟達之事用有未順焉
則猶有虧焉故喻以弗肥其講也詳矣順亦樂之道
又精而析之則又有區別雖然學者之序則爾自道
觀之則一不知其爲一則終不足以言道百姓日用

而不知人自不知道未嘗改嗚呼聖人治國其教人精至至於此教官之屬三公爲鄉老教之中教之和自漢以來不復知有此矣

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

孔頴達云膚是薄皮革是膚內厚皮

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

德而至於醇和孫出則可及物

諸侯以禮相與

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然則諸侯賢歟禮賢者之所及通達則一

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考成）百姓以睦相守

隨所宜言互相發明德樂禮法信睦道一名殊

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苑如字宂雜也）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閒連而不相及動而不相害此順之至也

自上所言衆善庶事庶理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日月之代明天地之變化水鑑中之萬象誠有大積而不苑並行而不繆深而通茂而有閒連不相及動不相害之狀於澄然融一之中雖有曲折條理之細不可勝窮而非思非爲此道心之本妙也人人之所同有也聖人不失其全賢者所失輕寡衆人所失多矣苑者宂雜之地不苑不宂雜也繆者兩絲相著也其曰紕繆者絲相比近曰紕猶有閒未相著也繆則相著如一矣謂紕繒欲壞者蓋以繒之不善者濯之則絲幷比其曰繆戾者以繆者繒之不善絲不正直而

繆也大積疑於宂雜今不宂雜而常處並行疑於繆今不繆所行至于細小疑有失今不失雖無思無爲深不可測而亦通物茂密而亦有閒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井井不亂也連者一體無二而亦有不同者是謂別仁義仁雖融一無閒而義有可否禮有變常參錯似相反而實不相害此妙用惟明覺通達者自知自信

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故禮之不同不豐不殺

孔子亦嘗答子夏之問有曰禮不同不異不豐不殺

稱其義以爲之宜

所以持情而合危也

書曰人心惟危人不能皆聖哲苟無禮以維持之則入於亂人心皆亂則禍不可救矣故禮不在於同異豐殺之閒維持人情使無離乎正使危者不危是謂合危

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必當年德皆所謂順也

前既言順之大者此又及其詳及其細當無所不順也故三才之氣和災害不生祥瑞畢至如下文所云居山原者安於山原居川渚者安於川渚易之則人心氣血皆失其安用水灌溉有時虞人入澤梁有時司爟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鄭司農說以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卝人以時取金玉錫石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取用非其時則其氣亂天地萬物同此一氣氣或亂則相感相傷孔子不時

不食飲食不時生疾今俗猶有是言月令春食麥與羊夏食菽與雞中央土食稷與牛秋食麻與犬冬食黍與彘孔子曰十二食始十二月各有食也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過此則失時德有大小爵位有尊卑失其當則不順人心不安不和

用民必順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

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

昆蟲之災螟螽之屬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家語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棷（素口反或作藪）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

鄭康成云器若銀甕丹甑也王肅亦云出銀甕丹竈簡謂銀瓮不知何祥然今掘山得器瓮亦聞有金銀器者乃宿藏或壚墓中物若夫世傳丹竈乃脩養家幾於仙者煉丹之物小道所爲非天地大瑞多聞昔

有得器於山者貨物於其中即盈亦異矣但此器多以爭取而毀此或是歟銀甕丹甑雖援神契文未可遽從孔頴達云按禮緯斗威儀云其政太平山車垂鉤注云山車自然之車垂鉤不揉治而自圓曲河出馬圖啟玄氏曰河出圖洛出書伏羲演之案中候握河紀堯時受河圖龍銜赤文綠色注云龍而形象馬故云龍馬是龍馬負圖而出夫馬義惟始於注非本文銜非負按大戴禮云洛出服河出圖疑得馬以爲車之服馬以祥瑞故貴重之不以爲旁驂歟漢曰襄

河淮曰淮河洛宜亦曰河

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此順之實也

此卽前言六君子謹於禮以著其義考其信之成效也禮由義而達本體於忠信由中心而達和順而樂至是則天道人情通一而無間故天地和應祥瑞畢至此和順之事實言有祥瑞之物可驗也此無他道貫三才通萬物其名曰禮曰義曰信曰順其致一也

哀公問第二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信（小戴記信作嚴非）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知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婚爲大大婚至矣冕而

親迎敬之也敬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

不敬則遺失親愛之道

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至矣哉孔子之善於啟道其君也惟其知道也明故其告君也的道在不遠人心之所自有其發於夫婦父子君臣之閒甚著也顧昧者日用而不知夫婦之際人多流於色然有道焉其相親相愛皆道也其流人於色則不敬矣愛而敬則不失其道則夫婦者天

地之大義政之大本

公曰寡人願有言也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

孔子嘗言魯郊禘非禮此欲大其義故通言王禮地

或作下

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乎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

鄭康成云夫婦配天地有日月之象

出以治直言之禮

夫婦正而不淫則道心不失出而臨朝直心直言以治其禮其心不改苟其閨門之內其心不正則出而臨朝姑爲正言乃揉曲爲之非直矣

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

物事也物恥即國恥弒逆淫亂三家專國爲諸侯弱此皆可恥欲深感公心故申言更辭

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得禮即得道正朝廷正國無不正矣振恥興恥乃其緒餘此豈惟魯哀公未知自漢以來此道不明久矣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必敬其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其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修此三者則大化愾乎天下矣

聖言深中人心身與子與妃此常情重愛聖人因之以發明道心愛而敬則無邪矣無邪即道愾太息也天下歎服之矣

太王之道也

太王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如此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謂議其非）過動則民作則（民亦則而象之）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若是則可謂能敬其身能敬

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其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之君子則是成其親爲君而爲其子也孔子遂言曰爲政而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

不愛人則人怨之甚則害之矣故曰不能有其身不能保有其身則雖有土地不得而安處矣如此則雖有天命不能享其樂矣如此則不特不能有其身亦不成其身言不足以爲人也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不過乎物合天道也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而能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幸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

家語作孝子不過乎親其旨同言不過事親而已不離乎事物

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是臣之福也

夫成身不過乎事物之間而已不必求之遠所謂事物不過夫婦父子君臣日用政事之間不過乎合天道此世俗易曉之言及公再問天道則言貴其不已恐公未解又曰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是天道也亦甚易曉夫人心自善自正自清明廣大人心即道故舜曰道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惟起意生過而本心之善始有間斷而不能不已至是始與天不

相似今能不已則合乎天道矣此心之靈本無間斷何止於如日月相從而已而孔子云者知哀公必未達曉故啟之以漸也若哀公用力久而純即精神之本聖也常情必閉而不出不動乎思爲故靜止而能久是人爲也今雖不閉而明白四達應酧交錯如鑑中之萬象如四時之錯行常一常久是天道也無所爲而物成即此心也雖有思爲而實無思爲虛明而應庶政自不失其道而國治民安矣即天無爲而物成之道也所謂已成者我未始不全成也以昏爲蔽

故以不昏爲成曰成曰明皆所以申明此道也天人之道本一哀公昏故姑告以合天道至于不閉而久無爲物成則天人一矣公至是莫曉故自謂惷愚冥煩孔子又謂雖仁人亦不過事物之間而已孝子亦不過事親之間而已不必求諸幽遠於是又引而通之曰仁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自此忽通則本一之妙未始不在我矣孔子循循善誘至簡至易明白坦夷故公亦心曉使公自是不失道在公矣惜乎其後昏惰

哀公問禮第三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公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婚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而後治其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

既順百姓所能因聚會時節因其成事又繼治其文章黼黻以順其情制禮皆因順

然後言其喪算

算數也喪服有輕重之數禮有貴賤之數言以立制

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卽安其居節醜其衣服

卽所居而安不務崇大醜類也禮有節有類不亂不踰

卑其宮室車不雕幾

音奇君不乘奇車音同而字非歟家語作璣

器不刻鏤食不貳味心不淫志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也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利無厭（大戴記作好色小戴記作好實）淫行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忤其衆（小戴記忤作午）以伐有道

衆心豈欲伐有道忤其意強使之

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虐殺刑誅不以其治（治理也）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

五儀第四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爲治敢問

38 B

如何取之孔子對曰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公曰然則章甫絇屨

鄭云絇著屨頭狀如刀衣鼻賈云絇以條爲履頭鼻簡攷禮物罕有特設多因本有古者屨形方左右前後合而成屨所謂絇者以條組繫兩旁而束之卽今之繫鞋世以繫鞋爲禮亦曰帶鞋但鞋形如古方履古履無絇後加絇益善繫束亦有刀衣鼻之狀鼻在屨頭喪屨無絇從略

紳帶而搢笏者皆賢乎孔子曰不必然丘之所言非此之謂也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軒者志不在於食葷（大戴記軒作路）斬衰菅菲杖而歠粥者志不在於酒肉（大戴記酒肉作飲食）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公曰善盡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何如則可謂庸人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邑邑猶深潛）不能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以爲己憂

親近小人故致憂患

動行不知所務止立不知所定

庸人如醉如夢之狀如此

日選於物不知所貴

其心日日隨物選擇美者利者自智者觀之乃反取其惡取其害實不知所擇不知所貴

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鑿爲政心從而壞

五鑿五竅也耳二竅鼻二竅與口而五

若此則可謂庸人矣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順之若天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

肌膚未嘗變易此據大戴記大戴記每驗其不改作家語多更改多誤於此言性命之於形骸非

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若此則可謂士矣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躬行忠信其心不覺

家語作覺大戴記作買皆通書曰厥德修罔覺不覺

者純誠壹壹之謂不貫者今俚俗亦有之不交攙外物之謂

仁義在己不害不知聞

不以不知聞於世爲害

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

舜以不矜不伐稱禹然則不伐人情所難我明彼蔽論辨而必至于爭

猶然若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謂君子矣公曰敢問何謂賢人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好惡與民同情

取舍與民同統

賢人則能及物矣好惡取舍無私無我一與民同

行中矩繩而不傷於本

勉強遵規矩繩墨者雖中而傷其本矣本心之妙非思非爲而自中繩矩聖人則盡乎此賢人則入乎此

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害其身

言雖可法而不免害身者智不周而德不備也

躬爲匹夫不願富貴爲諸侯而無財

不願富貴非專好貧賤謂躬爲匹夫而心其安焉不起富貴之願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然則爲諸侯者必賢人矣故此言爲諸侯諸侯而無財則心不留於外物

如此可謂賢人矣公曰敢問何謂聖人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天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天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

此再釋天道聖人天道一貫無二言通乎天道非二也哀公知不足以知此故漸啟之通亦通貫無二之義

情性也者所謂理然不然取舍者也

此再釋萬物之情性萬物情性有然者有不然者有取者有舍者然是也不然非也或好而取之或惡而舍之情性萬狀不可勝言而大略不出然不然取舍己之情性易知萬物之情性難知雖賢人不能盡知也惟聖人能盡測而理之

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參乎日月離於雲蜺

一本離作雜雲作陰蜺覽通說文屈虹青或白陰氣也

總要萬物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若天之司莫之能職

百姓淡然不知其善若此則可謂聖人矣

聖人之事大矣於事無所不盡則於道無所不盡賢人雖得道而未盡故於事猶有未盡賢人未能測萬物之情性事即道名殊實一人心自神自靈自清明自廣大無際量自無所不通自無所不照孔子曰人者天地之德又曰人者天地之心此心無際生天生地古志亦云云配者言於哀公之前循循善誘也參猶配也孔子於是縱言之及於雲蜺或當時有虹霓就指而言離麗也亦猶參配自天地無二而況於日

月乎虹霓乎不惟天地變化盡在吾量中而萬物亦總要於我矣何思何慮穆穆純純無始無終其孰能循究其端緒夫起乎意則有始有終故可得而循不起乎意則穆穆純純何從而循若天然非如士君子特可任一職而已言無所不可

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丘亦無所聞焉公曰非吾子寡人無以啟其心吾子言也孔子曰君子入廟如右

謂入廟門而右門以外爲主禮客入門而左主人入門而右右則阼階矣如而通用大戴記多見之今俗語如今即而今

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物事也）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于中冥（冥昏也）諸侯子孫往來爲

賓

哀公繼世之君其所與往來爲賓者皆諸侯之子孫

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亦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覩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於政治何有失矣公曰善孔子出公送之

孔子燕居第五

孔子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言至于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

人心之禮本周流無不徧三子未明今啟諭之教之故曰使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子貢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子貢問曰何如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

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家語味作物下同）樂得其節車得其式（奇車非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黨類也）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眾之動得其宜言游退子張進曰敢問禮何謂也子曰禮者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策數也什五有數凡法度皆有數）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眾

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眾也（祖猶主也君也洽和也君和其眾）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家語作舞）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家語作薺）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於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言以啟人因言而後生名而人以名而致惑天下之名眾矣不可不思其故也曰道曰德曰仁曰義曰禮曰樂悉而數之奚有窮盡所謂道者聖人特將以言夫人所共由無所不通之妙故假借道路之名以名之非有實體之可執也所謂德者特以言夫人之直心而行者即道之在我者也非道之外復有德也所謂直心而行亦非有實體之可執也仁者知覺之稱疾者以四體不覺知爲不仁所謂仁者何思何慮人心虛明如月之照是亦非有實體也禮者特理而不亂之名樂者特和樂而不淫之名以是觀上數名者則不爲名所惑不爲名所惑則上數名者乃所以發明本無名言之妙而非有數者之異也是故道即禮禮即樂樂即詩書易春秋孔子又曰禮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又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孔子不爲名言所惑洞見通貫至一之妙故確然曰禮周流無不徧也人即禮禮即人人之周流無不徧也夫子貢越席以請孔子當開明無所不徧之說乃惟以中禮爲言何也至哉聖言切中機會正足以解人情不能周徧之蔽人之所以不能周徧通達者人欲爲之阻也人欲者私意之謂人之所以不中禮者私意賓作之也何謂私意人欲野是也給是也逆是也昏而不明故野以口給爲恭故奪仁逆之去道也遠矣何謂禮慈仁是也慈仁之心悠然而生而非思也非爲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此豈私意之爲至於爲口給則意生矣私作矣失其誠矣舉此一端而言他可通矣是故微作乎意即不中禮孔子所以諄諄與羣弟子言每每止絕其意言之多不勝其書故記者總而記于絕四之首意之變態無窮有利之意有害之意有柔之意有強之意有彼之意有此之意有眾之意有寡之意有進之意有退之意有過之意有不及之意又有中之意有意則有所倚雖曰中實無中中非意也所謂慈仁之心者中也所謂誠敬之心者中也孔子於此亦難於言曰禮乎禮難言之辭也

曰禮所以制中觀先王之禮皆所以爲中人欲私意舉不得而入焉而孔子亦不能指言中之爲何狀子游謂禮者領衆惡而入乎道而全其本善者歟好善也子游之言是也故孔子不得不以爲然而子游之心未爲達者未知皜皜之妙則猶未明乎善也孔子言郊社之禮所以行吾心之仁於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行吾心之仁於昭穆也饋奠食饗射鄉之禮皆所以行吾心之仁孟子曰仁人心也仁者吾心之誠是謂道心是謂本善之心心卽禮禮卽義郊社卽禘

嘗禘嘗卽治國曰指諸掌姑明易簡吾心卽禮奚俟他求至哉人心之禮乎心無質體惟有變化無作於意天則自昭天秩自敘居處自有禮長幼自辨三族自和庶事自序此豈人爲之所能哉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星辰之森列深而通茂而有間大積焉而不宛也並行而不繆也嗚呼何其妙也是人心之所同然不惟聖賢有之愚不肖咸有也上之人行其同然之道于上而下之人靡然從之是謂祖洽之道洽合也無所不合也三子者猶未達聖人於是又垂切至之誨使三子愼聽之曰吾語女禮猶有九大饗有四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也何其巧於敢諭也禮有九節大道於是乎書明大饗之禮於九者之中有四焉兩君揖讓而入門一也縣興二也升堂三也下管象武而下四也夫揖者何物讓者何物入者又何物嗚呼何其妙也縣興金作也鏗然之音何自而發不可以二觀也揖讓而升堂升者又何物也又何其妙也卽入門之機也卽縣興之機也可言而不可思也於是樂闋而堂下管象武舞夏

籥文舞次序而興薦俎陳焉百官備焉禮樂交作又何其至妙而不可以言語道也君子於是而知仁者知其卽吾心之妙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也行中規中規者可言而不可思還中矩中矩者可言而不可思和鸞車之和鸞也而卽吾之中采齊也客出也以雍其徹也以振羽莊敬和樂之妙又何其始始終終而不可致詰也畎畝之中無兩君相見之禮也而卽兩君之禮也無金聲之樂也而卽金聲之樂也無管象夏籥也而管象夏籥之音舞未嘗不日奏乎其前

而昧者不知也耒耜之器耕藝之勤良苗之欣榮耘耔之親睦兩目散日月之明四體運天地之神步中和鸞之節聲諧韶濩之音此豈說合而強同之哉默而識之當自知自信也不可思也不可言也孔子於是又言入門而金作所以示吾之情也不可以為彼而非我也升歌清廟所以示吾之德也不可以為清廟者所以頌文王之德而非我也天下無二聲也無二德也下而管象所以示吾之事也不可以為管象而已非吾之事也天下無二事也學道者率以言而離默而近此兩君相見之禮不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禮樂卽吾之言也內外一物動靜一體離物我製語默判本末者不足以與此也孔子引三子歸之一默之中使默成聖人之德行可謂至簡至要至斂三子者雖未皆領聖人之旨而萬世之下獲見大道之大全何其幸也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

此記與上章之旨同此不可以言語解惟心通者自知自信

孔子閒居第六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詩其或作基）無聲之樂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

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於孫子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

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矢其文德協此四國（一本矢作弛協作洽）大王之德也（家語大作文）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子夏蹷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禮樂之原卽五至五至卽三無三無卽五起五起卽能先知四方之敗者道不可言孔子欲無言不得已有言曰原足矣何必言五至五至多矣又何必言三無子夏沈揚於文義之淵藪斷非一語之所能曉數而明之曲而暢之庶幾或觸其機也何謂至人皆有心志卽志卽至無所復至凡志有所思焉有所感焉倏然而思思無所起思而又思思無所止人自以爲止所止者何所厥思亦何物執之而無得覩之而無覩莫究厥始莫究厥終莫執厥中是之謂大同倏然而感感無所起感而又感感無所止人自以爲止所止者何所厥感亦何物執之而無得覩之而無覩或曰氣氣亦中無有或曰心心亦無本體莫究厥始莫窮厥終莫執厥中是之謂大同由志而爲詩詩亦然

也發諸禮儀禮亦然也播之於樂樂者樂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樂亦然也人情亦豈能終月樂終年樂亦有哀焉或哀焉或樂焉哀樂相生其變萬狀於戲至哉孔子曰此雖使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哀雖至于哭顏淵慟矣而不自知樂雖至於孟子喜而不寐亦不可見不可聞也哀樂必有物非不可見也哭笑必有聲非不可聞也而聖人斷然曰不可見不可聞也衆人之樂皆不可見不可聞也而衆人自以爲可見可聞也

衆人之哀皆不可見不可聞也而衆人自以爲可見可聞也哀與樂名也聞與見亦名也惑其名者失其實也是名卽實是實卽名名與實亦名也惑其名者失其實也志卽詩詩卽禮禮卽樂樂卽哀哀志氣卽天地謂之充塞非過論也謂天地合德可也謂範圍天地可也其曰充塞乃因人心狹固井蛙不可以驟語海爲是循循善誘也聖人之言不可以一定論也或曰禮樂之原或曰五至或曰三無或曰致或曰行縱而言之錯而論之無不可者聖人曰五至雖益而曰

六曰七可也聖人曰三無雖益而曰四曰五可也詩與禮與樂類也乃先之以志又繼之以哀疑非其類何也深明夫至一無二縱而言之錯而論之無不可者是故無聲之樂卽無體之禮無體之禮卽無服之喪樂未嘗無聲必曰無聲非無聲也卽聲也禮未嘗無體必曰無體非無體也卽體也喪未嘗無服必曰無服非無服也卽服也聲卽無聲體卽無體服卽無服本無所異何必言同惟人徒執其聲故曰無聲徒執其體故曰無體徒執其服故曰無服詩曰夙夜基命宥密命何所基匪思匪爲純明寬宥不可窮際不得而見不得而識是謂至密曰基曰宥曰密皆名也惑其名者失其實也舜曰道心惟微惟精惟一者此也禹曰安汝止者此也伊尹與湯咸有一德者此也文王不識不知者此也聲卽無聲天下之至實也而徇名與聲者惑之聖人曰無聲所以破學者牢不可破之定見也非以無聲爲定論也無聲卽聲無體卽體無服卽服無本末無精粗威儀實無體其曰不可選也是誠不可選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是固無服

之喪也卽齊斬功緦之道也於父斬衰於母齊衰兄弟期降而功緦哀誠有等差皆一心之爲也卽匍匐救喪之心以喪其親則爲齊斬爲擗踊爲毀瘠一也非人之所爲也天也天卽人人卽天卽日月卽四時卽鬼神卽禮樂之原原無所本亦無所末本末之名因人心而生本末之實不以人心而異人謂之本則亦姑從而謂之本人謂之末則亦姑從而謂之末人謂之天則亦姑從而謂之天人謂之地則亦姑從而謂之地人曰日月吾亦何得不謂之日月人曰四時

吾亦何得不謂之四時人曰禮則曰禮人曰樂則曰樂人曰人則曰人人曰道則曰道曰氣則曰氣曰志則曰志曰有曰有曰無曰無名號紛然意慮雜然而未嘗不渾然寂然也人自以爲紛然雜然也故曰卽哀樂之相生而實不可見不可聞也此非徇名者之所知也亦非徇實者之所知也徇無所徇實無所實棄名而求實非實也棄實而言名非名也實非學者之所知也名亦非學者之所知也知則不知不知則知知則亂則昏不知則清明則無所不知孔子曰吾

有知乎哉無知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子貢以爲多學而識之聖人以爲非孔子又曰天下何思何慮學者苟有意焉夫子必曰毋有必焉必曰毋有固焉必曰毋有我焉必曰毋徹有意象如雲氣之蔽太虛矣四方有敗安能先衆人而知之先知四方之敗者必其不識不知者也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而亦先覺何也意慮不作而本清本明之性自無所不照也此非口舌之所能道也此非思爲之所能到也人心自清人心自明人心自無思無爲思未嘗思人

自以爲思爲未嘗爲人自以爲爲清也明也無思也無爲也知也皆名也藏其名者失其實也四方有敗何由而知之也舜命龍作納言納四方之讒說殄行而知之也周官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而知之也小行人以諸國之禮俗政事治教逆順爲一書而知之也然君心不清明則雖有所聞不知其將有敗也是故四方禍敗之幾雖日至於其前而不悟也大抵日用非憂樂則平而已矣舉樂則凡其所欲可通矣舉喪則凡哀憂惡懼之類可通矣平時所履則禮盡之

矣故三無禮樂喪嗚呼孔子五至之論至矣子夏不復致疑遂問三無及是聞三無之論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是子夏猶未領吾聖人之旨也道無盡不盡故孔子又啟之曰君子之服之也又有五起焉服而事之習而熟之亦不可思亦不可爲五起非有五者之不同也今方言談論一節謂之一起五起猶五節加焉而六可也損焉而四亦可也縱而言之無不可者無聲之樂氣志不違氣志卽樂匪異匪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威儀遲遲不可度思

無服之喪內恕孔悲其恕其悲孰得而知無聲之樂氣志既得得匪有得亦匪無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威儀翼翼孰視莫識無服之喪施及四國三者一旨三者一德無聲之樂氣志既從何異何同昭明渾融無體之禮上下和同此敬此恭何所不通無服之喪以畜萬邦有安無危有福無殃無聲之樂日聞四方人皆聞之而曰不知無體之禮日就月將不勉不強從容有常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皜皜精白禮樂同情無聲之樂氣志既起斯起斯止變化不已無體之禮

施及四海此道大通無遠弗屆無服之喪施于孫子禮亦如此樂亦如此三王之德如此天地之德如此日月之明如此本無可疑何以復問爲子夏復問是又未達也聞志氣塞天地之誨雖自謂不疑而終不無疑故又有三王參於天地之問嗚呼學者多自謂吾已解而其實猶未解心有解意而道非意孔子知子夏之蔽生於私故言無私夫人之蔽皆有我之爲害於寂然無體之中而置己私焉則內外裂藩籬固始覺我與天地日月爲異矣不立我焉洞然大公本廣本大無私無限凡意皆私無私則無所不通矣曰以勞天下者明無私足以安利天下也商之先王皆無所私帝皆不違至于成湯則德則齊湯降不遲繼繼無違得此爲聖聖無不敬敬非人爲純誠匪思是謂日躋格假音近格假同辭昭假匪棘上帝是祗帝則在斯故帝不違帝則至近齋生則離人惟知申甫輔相穆宣不知乃文王武王之德配合天地故嶽降神而生申甫也天人一道正直是依文德遜讓四國悅隨三代同德匪異匪離實德自孚名不可爲令聞

之訓應病而施小人之譏西河之疑令聞之虧由實之非子夏曰承吾不知之

入其第七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

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淸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是章家語載之問玉小戴所記篇曰經解而自天有四時以下乃載之孔子閒居攷孔子閒居大旨已通明無俟復加天有四時以下之言此入其國章至深於春秋者也未至昭明而遠已則未安家語繼載天有四時一章則六學之旨始昭明通達又上言六教繼言天有四時風雨霜露無非教足以明其道文旨相承爲宜今從家語家語大凡於文句或改撰而大略則存此小戴所傳蓋脫簡斷編之差小戴於文句凡百謹於改撰故今句文從小戴家語改嗜欲將至爲有物將至與上下文理不相應小戴以經解名篇失孔子本旨聖人凡言皆以明道今以首文名篇亦猶論語名篇學而爲政之類庶不至害道近世學者弗克靜觀遽謂易何止於絜靜精微春秋何止於屬

辭比事遂疑非孔子之言而不詳考孔子首言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特言國俗之所教習者然爾非謂六經之道如是也孔子之時未有六經之名自孔子沒世益尊尙其道知孔子尊稱詩書推明禮樂讚易作春秋又書與禮出孔壁故後世其尊之曰六經此所謂春秋特國史之通稱而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然晉語云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亦云春秋孔子所謂屬辭比事特謂國俗教習爲史爾非謂孔子因魯史而筆削者也孔子繼言六學之失愚誣奢賊煩亂則前所言非孔子六經之道昭昭矣嗚呼溫柔敦厚本道心之所著見惟其自知者寡天地之間草木鳥獸無非天地之性惟不自知故爲草木鳥獸今人而不自知亦何以異於彼易傳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知之謂愚然則何以爲不愚不愚者非能有所加也能自知爾是知亦非有所思慮有所鉤索道心我所自有忽覺忽明如日月無所不照而非思也非爲也又如鑑焉萬象畢見外內不殊而明光渾然澄然變化云爲明智察微是謂無

思之思無爲之爲觀往古事變之屢遷則疏通見上古以來之事則知遠然以今揆古以庸愚度聖賢必不能每事盡得其實每見其多誣天下之道惟聖人知之大賢知之而未盡其次焉者固不得而知也而況於衆人乎古今學者不能皆大聖大賢夫不能皆大聖大賢則不能知道雖有古聖賢言行治化必不能知古聖賢之旨在東後學強以爲西古聖賢之旨在南後學強以爲北心通則千載可通不通則雖提耳而誨之莫諭故後學觀古聖賢之言行治化多失其實失實之謂誣自子貢之賢既受書於夫子既已油然有樂于中不知憂患與死而夫子猶謂未覩其裏而況於他人乎然則何以不誣不愚則不誣孔子曰成於樂子游聞諸孔子以樂爲學道孟子曰樂則生矣故樂之教廣博易良廣博易良幾於道矣或失之奢則幾爲小人無忌憚之中庸矣絜靜精微學道者大略則同而實得易之道何止于無一萬無一其溺於意說陷於虛蕩者往往而是窺見廣大惟一無所不可之境潛起非僻欲肆之情遂至于小人無忌

憚之中庸是爲賊孔子七十而從心之所欲不踰矩道雖屢遷而實行典禮全體忠信何思何慮全體孝弟焉支焉離恭儉莊敬無非道者至于煩而不一貫則失禮之道矣經禮三百其致一也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是非強合而一之也本一也是一也惟賢者自知其深思力索者不知卽心卽體變化云爲一猶不知而況於二況於十百千萬自然而不煩譬猶天之變化不可勝窮而天不知地之化生不可勝窮而地不知屬辭比事未爲害道若教習止於屬辭比事而已矣則無乃徒溺於文辭事爲之紛紛而不知道乎故得其所以不亂則爲探於春秋事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是中有非非中有是曲折萬狀紛擾萬端苟非聖智必迷必亂褒貶必差不亂卽不煩不煩卽不愚不愚卽不誣不誣卽不奢不賊一也是故六經一經也六經一旨也孔子至是謂斯旨猶未昭白又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知此之爲教則知六經一貫之道矣又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知此之爲教則知六

經一貫之道矣或曰孔子惟言其教不詳言其所以教吁已詳矣不可得而又詳矣加詳焉則非矣智者觀之以爲其教甚明愚者觀之以爲不可解不可解者即教也人以紛紛人欲擾擾思慮之心讀之誠不見其所謂教不知夫道非思慮之所可到可思則可言不可思則不可言故孔子曰默而識之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天下何思何慮惟忽覺大通自知自信不可解說視聽言動不可度思終日思爲實不微動顏子覺此故三月不違曾子覺此故曰皜皜乎不可尙已曾點窺之故欲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覺此故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孟子猶未覺此而曰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嗚呼使水哉之旨果在是則孔子何所嗇於天下後世而不言其曰水哉水哉已自照自正猶曰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神氣風霆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即不愚不誣不奢不賊不煩不亂之教也即忠信即孝弟即日用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此教也是教也孔子謂之禮則曰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變而爲四時謂之孝則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謂之人則曰人者天地之德又曰人者天地之心謂之樂則曰無聲之樂日聞四方謂之哀樂相生則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謂之心則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心誠實無他無作好無作惡無造爲無回曲何思何慮常淸常明自靈自神隨世而言姑曰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欲降雨山川先雲神心將用朕兆先形簡雖未學意有將動自未知其何意而有如雲方興之朕簡不欲興而遽已澄然如初不知此亦有開必先乎亦妙矣無思無爲變化神用不可度思矧可繹思風霆在斯覺者自知雖知匪思

哀公問取人第八

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於官無取捷捷無取鉗鉗無取啍啍捷捷貪也（輕捷貪逐）鉗鉗亂也（健於鉗制用之生亂）啍啍誕也（多言寡信）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者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邇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攻其道如何孔子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和親

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將誰攻之苟違此道民畔如歸皆君之讎也將與誰守公曰善哉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公曰何爲對曰爲其有二乘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孔子曰爲其兼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間復問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至甚也孔子曰君子之惡惡道不甚則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則百姓之親上亦不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甚也如此公曰善哉

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惡微吾子言焉吾弗之聞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惟人也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己而已矣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公曰善吾子之言豈有其事乎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帝紂）有雀生大鳥於城隅焉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王而名必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介助也）不脩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國以亡此以己逆天時詭福反爲禍者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時道缺法圮以致天櫱桑穀于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穀野木而生朝意者國亡乎太戊恐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明養民之道三年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此以己逆天時得禍爲福者也故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也災妖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極也惟明王達此公曰寡人不鄙固此亦不得聞君子之教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知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己自取也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欲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

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強忿怒不類動不量力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知士仁人將身有節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宜乎

哀公問政第九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方板策竹）其人存則其政舉（有行其政之人人者君臣之通稱）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得其道而後可以爲人）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以成

鄭云蒲盧蜾蠃謂土蜂也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螟蛉桑蟲也蒲盧取桑蟲之子以爲己子久而化成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

在人通言因專言取人之道以身取之身非其身必不能知在彼之人而用之

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非有道又有仁也謂脩身必有其道其道仁而已矣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禮者政之本也是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仁者人而已矣初無遠外亦無奇巧百姓日用而自不知今欲知之乎卽親親之心是已莫非仁也而親親爲大莫非義也而尊賢爲大親親尊賢等殺皆此心之變化其名不同其道則一脩身事親人道也人道卽天道不知天必不知人孔子於是漸誘進哀公也天道不可思覬公忽覺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

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孔子能言其一不能言其所以一非嗇之不以告公也不可得而言也可言則可思可爲不可思不可爲則不可言故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毋意毋我曾子惟能言其皜皜無義無說老子雖未至于大通亦曰我獨怕兮其未兆夫未兆者意象未起也老子於是怕焉者皐陶所謂兢兢業業也禹所謂克艱所謂安女止者是也孔子所謂爲之不厭此所謂行之者皆是也

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知卽所謂一者卽所謂無思無爲者知不可言所可言者好學爾好學不已則知之衆知之常不昏常明者謂之仁仁亦不可言所可言者力行爾孔子曰用力於仁此力行亦未易言有知而後可以言仁故孔

子曰未知焉得仁力行卽兢兢業業卽安女止卽爲之不厭哀公未足以知此然力行有精粗亦足勉公之無怠夫進德至於仁至矣而又曰勇者非仁之外復有道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夫道一而已矣而必又曰勇者進德之初舊習未忘利害或得而移之及其久也利害雖不得而動而死生之變或得而亂之於是名不動不變者又曰勇此三者皆非心外之物知者此心之明仁者此心之常明勇者此心之不動不亂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此心卽道故書曰道心心雖可言而不可思心雖能思而其能思者不可得而思思之始不可得而知思之中不可得而知思之終不可得而知故孔子謂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聖人之言通乎上下雖哀公初學亦可與聞三德至於爲物所屈無勇又教之以知恥知恥則此心之勇自生其至也雖死生不得而亂嗚呼此道心聖愚之所同也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

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家語子作重）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存

百姓日用此道而不自知則雖有與亡同存者亡之反小戴記存作立

尊賢則不惑

得賢其謀則無疑惑

親親則諸父兄弟不怨（小戴記兄作昆）敬大臣則不眩（不眩猶不惑）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

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

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德懷諸侯諸侯心服則天下之遠未親德者亦觀勢而畏

公曰爲之柰何孔子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尊賢也

好色與貨其親賢必不固

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

小戴中庸篇爵其能作尊其位不如家語爵其能義正親族不必皆賢能擇其能者爵之斯可矣能亦賢能之通稱其餘則重其祿以養之而已同其好惡親親之意非同其邪也

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

盛其任使之屬不敢勤勞大臣所以尊敬大臣也

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

德之大者爲大臣其次賢者爲羣臣不忠信者皆不可用故仕必忠信

時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既廩稱事所以來百工也

鄭云既讀爲餼餼廩稍食也槀人職曰乘其事考其弓弩以下上其食

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平居無事時不修習則事變之忽至必敗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下位非所以言公也孔子不敢正指公而言之將以盡言恐傷公也故汎指下位而言使公默諭倘正指公則其後不信不順不誠不明之論將不敢發何以暢明其旨

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之定體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也

夫誠天道又曰明乎善者非復有異道也誠者人心之所同而明者千無一萬無一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門之明善者顏子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而已有子子夏子張子游子路子貢宰我皆不可以言明曾子明之故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夫誠者誠實無他無奇無巧直心無二

而已矣人皆有之而自不知其善知其善則明已通矣一矣大矣無思無爲而變化不窮矣然而非於誠實之外有加焉也以明者寡故雖有誠而昏昏則亂故聖人又曰明乎善矣別之至矣哉至矣哉誠實無他之心無較計無思慮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雖動而未嘗動雖靜而未嘗靜是謂一定不移之妙體其從容中節如水鑑中之萬象水鑑未嘗動也故此曰定體易曰寂然不動此寂然不動之心體無內外無始終卽人所同有誠實無他之心特聖人明

之而無虧賢者明之而有虧眾人不明爾擇得此善斯能固執不明此善雖執不固固而純純而化則全明而無虧矣

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而民貴用命民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

誠者公所自有孔子告以不思不勉慮公忽覺而無先證也公既未覺問行之所始故孔子於是又云愛敬卽道愛親敬長己行其道而民從之矣曰民順聽命欲以切公之心知民之從違國之安危在此而不在他也曰措諸天下尊公以莫大之業覬公膺而勉行也

公曰寡人既得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哀公問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於高年何也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將天下實賴之豈惟魯哉公曰何也其義可得聞乎孔子曰虞夏商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是故朝廷同爵

則尙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

鄭云錯鴈行也兄弟之黨鴈行父黨則隨行

見老者則車徒辟班白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眾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

言古之道則知今不然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以爲出役之法五十始衰不從力役之事

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獀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脩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公曰善哉寡人雖聞之弗能成

嗚呼孔子言之如此明白如此平易如此切於治亂安危而公曰弗能成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哀公之時國雖甚危三家雖強而猶未盡廢事君之禮人性皆善公能行道則感化之妙猷然轉移可以易危而安易亂而治而公不悟也昭公之出季孫懼焉叔孫死焉孰謂其不可感化

先聖大訓卷之一

先聖大訓卷二

宋慈溪楊　簡敬仲輯

問冠第十

邾隱公既卽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者以著代也（東序爲阼以明代父）醮於客位加其有成

鄭康成謂戶西爲客位蓋本於士冠禮既冠則筵于戶西而醮孔子曰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三加彌尊導諭其志（每加皆有祝辭）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祼享之禮以將之（祼灌鬯也）以金石之樂節之

世子冠禮與士同惟祼享金石樂異故特言於其末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卽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卽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

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亦爲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遠長也祝其壽）嗇於時（嗇惜也惜時言勤于進德）惠於財（財者人之所嗇令使惠以及人）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元首也）去王幼志心服袞職

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是爲十二章周升三辰于旂而袞九章司服云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鄭康成謂周袞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絺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康成惟言其名不言其義諸儒皆無說夫以大舜之聖猶使禹明其義則後世學者奚敢遽言然此云心服袞職則其義不可以不明人心卽道故書曰道心此道聖愚之所同有百姓之所日用學者不明乎道無以修身無以事君無以輔君而行道竊姑以所覺略言之道心無體變化無方而利澤萬物龍似之雖變化云爲而實寂然不動山靜止而生物似之由是心而發諸禮樂政事煥乎其有文章華蟲似之徒質而無文非道之全火之明象道心之照用火之溫燠象道心之惠和民非水火不生活火能熟物以養民象道心之惠養萬物宗廟之彝尊象道心之孝德藻其以水之難形容姑爲藻以寓其象歟水之爲德至矣水流行不息而無心焉清明洞徹而潤澤萬物實象道心之妙米以養人君之所以養人者常患乎不溥博粉而散之則所被廣矣黼爲斧形鈇黑而刃白如道心之剛斷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剛雖非道之所尚而亦道之所有徒柔而無剛亦足召亂是剛是斷匪生於私匪動於意此心明照當斷自斷如雷如霆西色白北色黑二者之間乾卦序焉有天道之象威斷不可出於人爲當同天道黻形如兩己相背其色半黑半青北黑東青東北艮位萬物之所成終成始是爲冬春之際一歲之分象道心之辨察是是非非也自夏后氏而上

建寅周雖建子猶兼用夏時曰正歲衮職如此奚可不心服之服事也當從事乎斯道也周雖升三辰於旂其在旂猶在服也九章即十二章之道也夫道一而已矣舜起於畎畝雖未詳明其義而舜之道心已明矣敘陳其義舜必心合而首肯

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為賓主何如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為賓無介公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阼諸侯非公而自為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玄端與皮弁異朝服素韠

士冠禮始加緇布冠服玄端再加皮弁服三加爵弁服醴畢冠者降自西階此曰異朝服素韠者謂異於士朝服公衮侯伯鷩子男毳皆素韠不加爵弁服

公冠四加玄冕祭

王肅云著祭服玉藻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玉藻玄端以祭祭先君也此加玄冕祭服裨冕祭於王之服也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則知公助

祭於王必非玄端簡謂玄冕在衮冕之下在四加之中爾三加玄冕四加衮冕與末特言公冠四明惟此與諸侯異及前所言降自阼

其酬幣于賓則束帛乘馬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

擬其酬賓束帛乘馬之禮

皆天子自為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

大戴禮記公冠篇公冠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既醴降自阼其餘自為主者其降也自西階以異其餘皆公同也公玄端與皮弁皆韠朝服素韠公冠四加玄冕饗之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皆玄端其酬幣朱錦采四馬其慶也天子疑焉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為主其禮與上同其饗賓也皆同大戴禮記是篇不言孔子孟懿子問答其甚異者太子庶子冠皆自為主夫冠禮既行之於廟則天子自為主也宜大戴所記其後世尊君卑臣之習改雜於其間歟

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吾未之聞

鄭云緌纓飾太古質蓋無飾白布冠今之喪冠禮喪

冠不綏纓之餘垂者曰綏

今則冠而敝之可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積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鄭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冔名出於幠幠覆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未聞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毋發聲也追猶堆也以形名之其制之異同未聞章文明也甫美也大也釋氏語無或作謨今閩音亦然史記帝堯黃收純衣虞夏因之歟鄭云皮弁

者以白鹿皮爲冠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質素象道故三王不變

廟制第十一

衛將軍文子將立先君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設祖宗乃爲親疏貴賤多少之數是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近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焉享嘗乃止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曰皇考廟享嘗乃止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合而享嘗乃止庶人無廟四時祭於寢此自有虞以至于周之所不變也凡四代帝王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太祖其廟不毀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

非謂有功者無德謂其以功著也創始者必有功

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子羔問曰祭典云昔有虞

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

此謂夏后氏殆啟以後若禹之時則往往宗舜

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異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廟可也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

大戴記帝繫篇黃帝產玄囂玄囂產蟜極蟜極產高辛是謂帝嚳帝嚳產放勳是謂帝堯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謂帝顓頊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謂禹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蟜牛

蝸牛產瞽叟瞽叟產重華是謂帝舜據此帝繫所載則堯舜皆雖本於黃帝而異枝闊遠則亦可以言異代至於謂顓頊產鯀鯀產禹則正其祖非異代而此子羔所問孔子所答乃爲異代何耶又家語宰我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史記亦本此文然則必有一是一非間觀家語宰我所問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禹一篇大有可疑言旨殊覺淺陋殆非孔子之言謂帝舜承受大命依于二女淺陋太甚家語此類亦多然則謂禹爲高陽之孫未可遽謂孔子之言故

闕不敢錄錄此子羔所問孔子所答司馬遷亦謂帝繫姓儒者或不傳此千古同然之心也況姑舉帝繫自顓頊六世而後及舜而又謂顓頊生鯀鯀生禹世次長短斷斷乎非矣

孔子曰善如女所問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憩周人之於召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況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與

曾子問第十二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鄭云聲噫歆警神也）（某夫人之氏也）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鄭云衆主人君之親也房中婦人也）盡一哀反位遂朝奠（鄭云反朝夕哭位）小宰升舉幣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

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鄭云奉子者拜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鄭云踊襲衰杖成子禮也）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鄭云因負子名之喪於禮略也）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未葬不告宗廟宗廟同哀可略也不告社稷殆闕文也諸儒曲說不通葬後不言五祀其告甚明不言可知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

鄭云皆奠幣以告之互文也鄭說殆未安孔子繼曰凡告用牲幣鄭又云牲字誤當爲制幣鄭蓋以覲禮侯氏釋幣于禰不言牲故也不思覲禮者當時所行之禮孔子所言垂教於萬世之禮亦猶相司徒敬子之喪多變禮答顏子爲邦之問曰行夏時乘商輅舞韶樂康成於禮學雖詳博惟不知道率多牽合奠之爲義何止於幣於祖言告於禰言奠非不告于禰也尊無二上既告于祖則次乃告禰告不主于禰也故特曰奠以明斯義祖言告則奠可知矣繼言凡告用牲幣明凡告皆奠況卿大夫出聘猶釋幣于禰則國君宜加牲事理甚明康成信覲禮而疑孔子之言不可

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於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後行道而出

鄭云祖道也聘禮記出祖釋軷祭酒陳

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必告于禰

下言反必親告于祖禰此不及祖非略於祖其適諸侯之禮當略也

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

既親告于禰則命祝史所告實四廟而曰五廟者慮或者以爲其禮殺而不徧告五廟也

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後聽朝而入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啟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

鄭云殯當爲賓聲之誤也辭於賓謂告將葬啟期也康成每輕於改經文康成惟據既夕禮既夕哭請啟期告于賓及夙興設陳之後商祝升西階聲三啟三而已不聞有辭故改曰辭於賓不思夫先輕後重乃變禮不可執常禮以論其反葬也奠于室而後辭于殯其辭告以輕喪之既葬今將啟歟凡禮皆緣情而制若夫既奠而告賓以啟期乃禮之常奚以特言爲況葬先輕後重孔子於此不言并卜二日則至是始

當卜後葬之日豈得遠告啟期也哉使卜先葬之時并卜二日無乃不專敬乎使先葬者雨不克則後葬之日尤難預卜況孔子初無并卜之文今定從經文不改其先葬自啟及葬不奠者以盛奠不可特及其輕而遺重也今反葬其重則奠如常孔疏云行葬不哀次者次謂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之處葬柩車出門至此孝子悲哀柩車暫停今為父喪在殯故行葬母之時出門外孝子不得為母伸哀於所次之處遂行而去

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鄭云冠者賓及贊者）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於此當有曾子曰斷文與）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

冠禮以醴為正若不醴則醮用酒鄭云服此賜服酌用酒尊賜也不醴明不為改冠皇云謂諸侯及大夫幼弱天子賜之孔疏云此孔子引類答不答改冠諸侯幼弱未冠總角從事因朝天子天子賜冕弁服於天子大廟之中歸設奠於己宗廟服此賜服不改冠也郊特牲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然則今賜大夫冠服衰世之禮也雖衰世之禮而不改冠合於義故孔子取焉

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為乎（疑輕己喪服而重其相為）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

反之者謂執一事已反而再執事

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

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

鄭云執事於人之神爲其忘哀疾也鄭說殊未安禮三年之喪祥則可以鼓琴可以笙歌謂與奠爲忘哀疾甚非禮意禮惟有服及朋友與奠今相識非朋友

故曰非禮擯相則輕矣故可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

鄭云父使人弔之辭云某子聞某之喪某子使某如何不淑母則若云宋蕩伯姬聞姜氏之喪伯姬使某如何不淑

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卽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

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菲扶義反）示未成婦也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

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辨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攷春秋魯哀公二年衛靈公卒三年秋七月季孫斯卒蓋桓子康子卽位然則非靈公乃出公也傳錄之誤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子游問曰諸侯之世子喪慈母如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魯孝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公弗忍也欲喪之

孔子家語魯孝公小戴記作魯昭公按昭公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比及葬三易衰年十九而卽位猶有童心則安能不忍於慈母卽位十一年其母齊歸始薨則公已年三十矣不爲少鄭康成亦謂必非昭公康成未見家語

有司曰禮國君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孝公始也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太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

周禮有救日之弓是射以救之也日有食之陰侵陽也然則射其所食之方之陰也凡兵皆攻其所食之

方之陰也夫陰氣之食日疑非人力之所能救而古先聖王不廢斯禮知其有此理也三才同此一氣此感則彼應不明者以爲遠不相及明者信其相應之速君德不善故日食亦猶腹心有疾疾見首面天子之於日食也誠能知過痛改則已足以感天地之和氣而又率諸侯諸臣以兵救之則隨兵所指陰邪退伏陽光亟復實有此理天者吾之陽地者吾之陰日亦吾之陽月亦吾之陰此心無體天地日月皆在我範圍之中何遠何近各以方色者以五色五行之和

氣正氣感天地不和不正之氣爲和爲正也救火不以方色與兵者火人也當以人事救不可以氣感也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太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鄭云不迎尸）如牲至未殺則廢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啟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惟五祀之祭不行則郊社之祭山川及餘羣神之祭行故王制曰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不敢廢大祀也惟宗廟不祭天子崩諸侯薨祝取羣廟之主藏諸大廟禫月雖吉祭猶未配則三年不祭宗廟甚明餘祭非盡廢也惟殺禮耳既葬漸吉故至於獻祝畢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至于殯自啟至

于反哭奉帥天子（謂上所言五祀之祭）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室中之事謂賓長獻）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

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觀此節辭旨殆承上文勿字疑後人觀之不審者加之上言有君不敢除私服至君服除雖殷祭終不備除喪之禮曾子以父母之喪至重疑不可不再行除喪之禮孔子答以過時弗舉又曰過時不祭皆以明除祭之時已過則不復行除喪之禮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啟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

鄭云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諡諡當由尊者成春秋公羊說天子讀誄制諡於南郊

諸侯相誄非禮也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椑蒲歷反）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

服事也凡殯事咸共之以待鄭云謂已大斂

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

菲扶畏反禮殯後方成服此未成服之服也疏衰齊衰之衰不言裳舉其略也鄭謂布深衣未必然也菲草屨也杖輔病也鄭云麻弁絰者布弁而加環絰也

入自闕升自西階

毀垣而入者重君喪備重棺扶護者眾欲寬便也其葬也亦毀宗躐行升自西階者已大斂已成喪正尊者之位也殯于西階之上尊之也尊者居室常東面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奧室之中西南隅也親居室奧而面東故人子不敢居奧其在堂則主人升降自阼階賓升降自西階者尊賓也

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

鄭云不括髮者行遠不可無飾

入自門升自阼階

士喪禮尸在柩則已大斂此在柩而未爲大斂者國君重棺未備則猶未爲大斂歟未備重棺故可不毀牆垣而自門入升自阼階者未大斂未成喪未忍遽以死事之也

君大夫士一節也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

封謂實土而崇之也鄭改讀爲窆非也蓋因檀弓篇縣棺而封康成不善屬文謂縣棺而窆窆而後封土故注云封當爲窆不知言縣棺則窆可知也康成不善屬文每每而見子嗣君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音墮）祭不配

鄭云皆辟正主厭厭飫神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于西北隅是也但鄭又謂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爲陰厭未安豈有迎尸之前一奠而遂可爲厭飫乎蓋誤認孔子陰厭陽厭之說而差其義也下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曾子之旨謂尸謖之後設俎敦于西北隅是爲厭祭是無尸故云也孔子曰祭殤必厭蓋弗成也孔子之旨謂殤不成喪故祭必無尸如厭也孔子又曰有陰厭有陽厭宗子爲殤而死其祭是謂陰厭已祭宗子之殤於奧奧西南隅幽奧不當室之白故曰陰也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是爲陽厭孔子於此所謂陰厭陽厭皆謂無尸爲厭非謂迎尸之前未厭飫之時爲厭也鄭因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之時無尸亦比於陰厭則差其義矣不旅不旅酬也假者嘏字之訛也蜡賓篇是謂大假亦嘏字之訛也此不假不嘏主人也綏者妥字之訛妥者墮之音而字非也士虞禮祝命佐食墮祭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鄭謂下祭曰墮士虞禮記無尸則不綏祭鄭注亦云綏當作墮特牲饋食禮祝命挼祭又云佐食授妥祭少牢饋食禮皆作綏祭皆轉而訛異皆本於墮也不配不言以某妃

配某氏皆辟正主不敢備禮也

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

鄭云布奠謂主人酬賓奠觶于薦北賓奠謂取觶奠於薦南也此酬之始也奠之不舉止旅

不歸肉

鄭云肉俎也謂與祭者留之共燕

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

此辭謂其初宿賓及此不敢歸肉而留燕皆有辭辭不同故總曰辭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

鄭云至子可以稱孝

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

鄭云祔當爲備聲之誤也雜記云有父母之喪尙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攷此則鄭說誠有理然古書異同或難牽合冠禮有醴不醴昏禮有親迎不親迎祭禮有尸有無尸喪禮或曰嫂叔無服或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禮有古今之異俗有彼此之殊不可必也喪服小記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豈殤惟從祖祔食不特設祔祭歟殤不祔祭是爲禮略何謂陰厭陽厭疑其說之反詳也孔子答以宗子爲殤而死其祭謂陰厭陰以居奧不當室白也厭者無尸之稱也其非宗子而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則不於奧當室之白故謂陽厭宗子殤死不告利成則不改饌西北隅不爲厭飫此則謂陰厭者言其無尸故曰厭非謂厭飫也其謂陽厭亦然鄭因曾子之問遂曲推迎尸之前爲陰厭殊爲贅辭

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

殤不舉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鄭云舉肺脊）是謂陰厭（釋見上）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不於奧）尊於東房是謂陽厭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堩古鄧反）則有變乎且不乎（鄭云堩道也變謂異禮）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

鄭云已止也數讀爲速按醫書遲數數音朔義猶速也又哀公問禮疏數數猶近也亦音朔然則亦不改讀矣

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

鄭云舍奠每將舍奠行止

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吾聞諸老聃云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

凡公所造爲之宇舍雖非賓客之正館或以賓多而館焉亦曰公館公館無所嫌惡故可以行皐某復之禮卿大夫士之家則有妨嫌故不敢復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

鄭云土周堲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下殤於園中機輿尸之牀也以繩絙其中央又以繩從兩旁鉤之禮以機舉尸輿之以就園而斂葬

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不敢違禮）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

聖人達禮之道故能變以從宜

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鄭康成謂史佚失指康成固矣康成失指非史佚失指史佚豈輕率而行者使孔子以爲非禮則當曰下殤之不復輿機於園自史佚始也辭情無譏意禮緣

人情豈有墓遠而可以不棺斂與尸而往乎周公曰豈不可亦猶孔子曰祭哉曾子問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哉者猶豫審度而决之辭禮所未有聖人以道心起義從容審度而决故其辭情如此康成不知道又不善屬文屢見康成有此蔽今不取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

君事既迫而齊衰情微殺則出舍公館以待事此情

理之自然非私心之所爲也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歟初有司與（鄭云疑有司初使之然） 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既卒哭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

鄭謂徐戎作難卒哭而征之作費誓及攷書序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是伯禽始受封之國之時也時周公未薨論語云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是伯禽已就國臨臣民史記云伯禽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然則伯禽卒哭而親金革未必作費誓之時康成之言亦難遂信王肅謂伯禽有母之喪不言作費誓

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檀弓第十三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

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家語於此有周制二字）立孫

夫檀弓之問必其孫之未有大惡可立而不立故問也其孫若有大惡則禮雖立孫亦當權而從宜檀弓必不疑而問孔子亦必不曰立孫觀書必通其道達其情今以私情而不立孫故孔子云康成謂子服伯

子蟄仲孫蔑之玄孫子服景伯檀弓趨而就之於門右則知同姓門自外入爲左右同姓位在東方故康成謂公儀蓋魯同姓喪服記云朋友皆在他邦袒免免象冠廣一寸康成知同姓則非他邦禮不當免檀弓免遂謂檀弓以非仲子然喪服記失之所爲兄弟服妻皆降一等而禮嫂叔無服喪服傳婦人不杖而喪大記則杖異代異禮則亦未可盡據喪服以爲一定不易之制檀弓重爲哀痛之禮以哀其不立孫而發其問則亦不可知而不可必也謂之故爲非禮則非康成謂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之閒語助也然箋詩於日居月諸不改讀爲姬何也簡曰越人方言亦有何居其音如京語之飢姬其字則作居

今正音居九魚反非方音有居云語助

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稽顙於孔子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頽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鄭云先觸地無容哀之至）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夫子之毋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夫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愼也蓋殯也雖略知其墓而未審未敢遷合葬以其愼重故也鄭云孔子之父郰叔梁紇與顏氏之女徵在野合而生孔子徵在恥焉不告殯於五父之衢欲有所就而問之孔子亦爲隱焉五父衢名蓋郰曼父之鄰鄭意可

從容審問歟

問於郰曼父之毋然後得合葬於防（郰又作鄹）將葬子曰古者不祔葬爲不忍死者之復見也詩云葬則同穴自周公以來祔葬矣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吾從魯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及二十五月而祥五日孔子彈琴而不成聲十日過禫而成笙歌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子路與子羔仕於衛衛有蒯聵之難孔子在魯聞之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衛使至曰子路死焉孔子哭於中庭有弔者孔子拜之既哭

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南宮縚之妻孔子之兄女喪其姑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

諸儒謂從從高也扈扈廣也鄭於從字不改讀而陸音總又音崇又士江反簡竊意從本叢字以從字記音古書多此類事作士截作節卬作我皆記音也惟方音不同古異方則莫曉惟士江反近之非也潀字音崇音琮又有士江反簡越人方言有何居亦以從為叢音作檀弓者方音同歟後世求其說而不獲撰字作鬃唐韻附潀音云高髻也正謂此從從爾從字正音疾容反故諸儒莫曉陸集音凡三無一中理叢叢謂高也方言謂叢而起實高髻之狀方言率以從為叢音惟士子觀韻書者從疾容反耳

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

喪服傳於斬衰布總箭笄傳曰總六升長六寸觀此則知齊衰榛笄總長八寸鄭云總束髮垂為飾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過禫而成笙歌

則知獻子過於禮曰比御而不入則知禫後可以御婦人矣而獻子猶不入獻子雖過於禮而夫子不言其非為善辭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以其過於厚也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當時魯人朝祥莫歌其在月終乎故曰踰月則善孔子惟以此心行之以此心言之此心即道故舜曰道心此心即禮既禫而樂如四時之變萬世中制不拘於必踰月也若是時踰月在既祥十數日之外則孔子必不曰踰月則善學者當原情達旨聖人豈有自處以十日笙歌之禮而使人必行十日外踰月之制乎必不然也後儒不達聖人之情惟執踰月之言遂謂祥而縞是月禫踰月樂使孔子之意不問祥後日數之多寡必拘踰月則於孟獻子不曰禫縣而不樂當曰踰月而不樂筮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卒哭以吉祭易喪祭禫祭非喪事故筮禫用近日在十日之內歟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間傳曰又期而大祥

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士虞禮記曰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中月者祥之中也亦猶詩之中逵謂逵中也中林謂林中也書無逸云文王受命中身謂身之中也鄭康成必曰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而作樂者葢以雜記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由是通之於三年之喪也又戴德喪服變除禮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康成據此又喪服小記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中年考校皆謂中爲間故鄭謂間一月而禫二十五月大祥間一月則二

十七月而禫不思雜記喪服變除非孔子之言厚則厚矣而非萬世之中制古今異禮衰世則異國異禮異學異說而康成必欲牽合而爲一說故反違聖人之旨孔疏又從而爲之解曰夫子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幷此獻子禫縣之屬皆省樂忘哀非正樂也其八音之樂工人所奏必待二十八月其朝祥莫歌亦非正樂嗚呼曲矣惟達道者可與言禮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之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據奔喪篇哭師於廟門外而孔子曰哭於寢者何也大哉孔子孔子由道心而行之言之無不中節夫師者所以傳道也道非自外至所以啟吾心之所自有也此心卽道舜曰道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易大傳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所謂日用者心也然則哭師於寢自爲宜其哭於廟門外者不知道者之所爲也世習行之遂傳以爲禮自古及今不知道者滔滔皆是也孔子得道故不從聾俗之所爲孔子大聖職當破百世之昏昏垂萬代不易之法最其至妙超出

乎規矩繩墨之上隨宜時措哭伯高於賜氏蓋禮文之所無以心而揆之此心即道故無適而非道無適而不中節如四時之錯行也嗚呼至矣而不知道者惑於世禮異說則曰此殷禮此周禮奚足以知聖人之心其知伯高者自當往弔伯高之家不當弔子貢子貢不當受其弔故使勿拜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

涕予惡夫涕而無以將之小子行焉

驂旁馬騏騮是中騧驪是驂錢財曰賻聖人遇於一哀而出涕出涕而說驂猶天地之變化四時之錯行陰陽寒暑不無過差而皆妙也皆神也皆不可測也皆善也此不可測之神不惟聖人有之愚夫愚婦咸有之而不自知也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小戴記曰予惡夫涕之無從也不如家語曰惡夫涕而無以將之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速反而虞逐於禮文者也雖欲速祭以定死者之神猶爲失其本心也故孔子曰我未之能行若夫道心之常則其往如慕其反如疑雖已迎精而反而其體則藏諸彼故疑疑者人情之常道心變化之妙而非放逸於外者也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

祥之鼓素琴若喪子而無服孔子之哀樂若天地之節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然特牲少牢吉祭皆載右胖士虞禮祭凶事載左胖者何也取義不同也自尊者主奧奧爲右故人子居不主奧尊賓故賓位亦在右故吉祭右胖而反用左胖者則凶也亦猶吉洗當東營至虞禮則反之設于西階西南

41A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干盾）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鬭（鄭云雖適市朝不釋兵）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鬭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遜於文爲則去道遠哀敬者道心也

卞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家語弁作卞小戴記作弁）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而變除有期仲憲言於曾子（家語仲憲作原思）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子游問於孔子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是故竹不成用（王肅云謂籩之無緣）瓦不成滕（此據孔子家語

其謂無下體乎小戴記滕作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鄭云不縣之也橫曰簨植曰簴）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以人從死而葬曰殉）子游問於孔子曰葬者塗車芻靈自古有之然今人或有偶（木人小戴作俑）是無益於喪孔子曰爲芻靈者善矣爲偶者不仁（小戴記偶作俑）不殆用人乎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荅他日又問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女何疑焉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

鄭云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孔疏云歸還之

夫子曰可也

鄭云善其能廉孔疏云賻布本助喪用今既有餘故歸之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居處言語飲食衎爾（衎者和平之貌）於喪所則稱其服而已敢

問伯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期而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若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期宜踊絕於地而不絕者義親而情殺者大功而踊絕地者本期而降情本親也不知道者之於禮率執文而不通至此期而踊不絕地則斷不可以文論矣故曰若知此者由文矣哉再言之者所以甚言禮文之不可執當通其道也道不在外心而已矣此心卽道故舜曰道心心之變化不可勝窮重中有輕輕中有重如四時之錯行故曰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嗚呼妙矣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喪夫不夜哭）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孔子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春秋魯宣公八年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猶者寓其可已之意也左傳亦曰襄仲卒而繹非禮也萬舞也去其有聲者亦以著人心之不忍也

齊師侵魯（小戴記云戰于郎）公叔務人（小戴記作禺人鄭王皆曰昭公之子）遇負杖入保者息務人泣曰使之雖病任之雖重（任上稅賦）君子弗能謀士弗能死不可也我則旣言之矣敢不勉乎與其鄰重汪錡乘往奔敵死焉皆殯魯人欲勿殤重汪錡（小戴記錡作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勿殤也不亦可乎（禮者人心之所自有也）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

孔子家語首言楚伐吳魯昭公八年楚公子棄疾帥師滅陳楚封戌爲陳公史記楚使棄疾定蔡因爲陳蔡公此曰陳棄疾者其以滅陳之功最著故楚人稱之歟小戴記無楚伐吳三字魯昭十二年楚圍徐以懼吳楚靈王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鄭康成謂於時有吳師陳或作陵

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斃一人韔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不忍視之）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

孔子聞之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子路怫然進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惟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何善此子曰然如女言也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三還其封）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自執文者觀之必以爲不合故孔子特曰合破其固孔子往觀其葬而知其斂服者其聞而知之歟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無不之也再言之也者其讐魂而招之歟不招之使歸而惟曰無不之者神魂之妙無所不通廣大靈明惟昏故小故拘此啟之通之

孔子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治之光澤如沐）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木之文采如貍首）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孔子過太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

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子貢問於孔子曰殷人既窆而弔于壙周人反哭而弔於家如之何孔子曰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斯爲甚故弔之死人卒事也殷已慤吾從周殷人既練之明日祔于祖周人既卒哭之明日祔于祖祭神之始事也周已戚吾從殷

卒哭而遽以神事之戚然不忍也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夫人未改服則不絰子夏問於孔子曰客至無所館夫子曰於我乎館客死無所殯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敢問禮與仁者之心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館人使若有之有之而不得殯乎夫仁者制禮者也故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異不豐不殺稱其義以爲之宜故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禮者大道之文爲不可以同異豐殺言禮者不知禮者也是故禮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變而爲四時列而爲三百之經用而爲三千之儀又有三百三千所不能盡者心通此道謂之知常覺常明謂之仁故惟仁者爲能制禮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不知道者之習於禮不知其所以然也故禮不可不省也達之則天地自我而生四時自我而變萬物自我而成鬼神自我而行九州四海九夷八蠻自我而安則無不得其道矣戰必克祭必受福此事之必至者也至于以我爲言者師弟子之間開誠而明告之也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爲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喪之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周公第十四

子夏問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莅祚周公攝政而治抗世

子之法於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能親父尊君然後可以兼天下而君之矣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

一物謂齒於學善謂父子君臣長幼之義

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矣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于卽迂字曲也以臣攝政非正也權也故曲也）再求曰昔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於今不亡可謂知禮矣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不止

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左氏傳曰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孔子曰臧文仲縱逆祀

燔柴於竈以祀焉（小戴記竈作奧鄭云奧當作爨）夫竈者老父之祭也盛於瓫（小戴記作盆同）尊於瓶非所柴也故曰禮也者由體也

體不備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孔子觀鄉射喟然歎曰射之以樂也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

百姓日用而不知者皆道心之妙也而於是乎益昭曰循聲而發旣聽且射一心而兩應非由擬議不思

而捷應嗚呼妙矣而人猶莫之覺孔子喟然而歎曰以何而聽也以何而射也嗚呼妙矣雖孔子於此亦惟能發其問端而已卒不能言其所以聽所以射之者爲何物何狀何道也人於是往往皆謂之心而此心無體無所不可得而執不可得而思借曰其思可思思有時而息而此心不思而常淸明者非思爲也如日月之明無所不照而非思也賢者無思無爲而自不失其正鵠不賢者雖思雖爲而反失其正鵠彼習乎射之精者雖非賢而亦不假思爲而自中何也

曰方不假思爲而自中之時卽賢者之心也

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辭其養也是故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焉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不絕冉有問於孔子曰孝子之祭也散齊七日愼思其事三日致齊而一用之（小戴記作一日用之）猶恐其不敬也而二日伐鼓何居衞莊公之反國也改舊制變宗廟易朝市

高子皋問於孔子曰周禮繹祭於祊祊在廟門之西朝而後市今衞君欲其事事一更之如之何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市朝於西方失之矣（小戴記作朝市）孔子食於季氏食祭主人不辭不食亦不飮而飡子夏問曰禮也孔子曰非禮也從主人也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食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飡作而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子之性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盡禮則客不敢不盡禮也

言樂第十五

周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

武周舞備戒擊鼓警衆鄭康成王肅皆云

對曰病不得其衆也詠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軒左何也（右膝至地左膝軒起）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孔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孔子曰惟丘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

商殺音其聲寖及於殺非武音也非武王之志也武
王殺紂愛民之志也非殺也必無殺音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矣
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
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
奮武必伐仁心所發
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
周師始由北出
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

周既北滅商餘諸侯多在南皆聽命盡在疆域之中
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
家語分下有陝字然則周公所統廣矣況鎬京亦隸
於周公關雎太姒之詩首周南周公所分其由周而
東至陝又分其東歟
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爲尊崇天子之容王肅亦云
眾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國也
王肅云四伐者伐四方與紂同惡也

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女
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政未及下車而封
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
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
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
武成云式商容閭此謂使御王車者行商容之閭以
式之以禮其賢而又復其位也
庶民弛政（鄭云弛去紂時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
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

藏之府庫（家語衅作釁字同）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
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家語建作鞬建具展反）然後天
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修郊射
郊射左右學爲禮射
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
裨冕羣臣禮服六服大裘爲上其次皆爲裨裨冕者
衣裨衣而冠其冕也裨有副義曾子問大宰大宗大
祝皆裨冕
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

侯知所以臣耕耤然後民知所以敬親

王肅云親耕耤所以奉祠祀之粢盛

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

鄭云冕而總干親在舞位

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如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子路鼓瑟孔子聞之謂冉子曰甚也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

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厲之動不在于體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于體夫然者乃所以爲亂亡之風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惟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於今王公大人舉以爲戒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爲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于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孔子學琴於師襄子十日不進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眺焉曰丘迨得其爲人矣黯而黑頎而長眼如望羊（家語

眼作瞷王肅云視遠）奄有四方（史記作如王四國）非文王其孰能爲此師襄子辟席葉拱而對曰吾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心清明而神或者昏亂之故有所不知聖人不失其

清明故其知如神王肅曰葉拱兩手薄其心

孔子吹律自吹殷後

少連第十六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其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

敬非不哀本體敬爾敬與哀非有二心

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

顏色由情而發非特致其顏色爲僞也戚容一不稱其服則其心之放失也孔子之言皆所以明道心之本有

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

是時古書未散亡亦謂功之喪殺矣

子夏問曰凡喪小功已上虞祔練祥之祭皆沐浴於三年之喪子則盡其情矣孔子曰豈徒祭而已哉三年之喪身有瘍則浴首有瘡則浴（小戴記瘡作創）病則飲酒食肉毀瘠而病君子弗爲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且祭之沐浴爲齊潔也非爲飾也子貢問曰管仲失於奢晏子失於儉與其俱失也二者孰賢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棁賢大夫也而難爲上

鄭云言其僭天子諸侯冠有笄者爲紘紘在纓處兩端上屬下結旅樹門屏也反坫反爵之坫也山節薄櫨之爲山棁侏儒主畫之爲藻文爾雅疏云山節者刻柱頭斗拱形如山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修

王肅云馳道君之行道

祈不幣玉祭祀不懸（不作樂）祀以下牲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

蜡黃衣黑冠而祭息田夫也迎貓迎虎山服艸笠饗農咸醉故曰若狂

孔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

農百日勤一日息之使蜡而醉之

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子夏問曰官於大夫既升於公而反爲之服禮與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游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官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小戴記於是有爾也二字）

孔子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

貢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孔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

鄭云漆漆讀如朋友切切自反猶言自修整也陸佃云漆讀如字陸意謂靖歟今方言有之濟濟者閑遠之容漆漆者沈靜不外用之容故曰自反也若猶及也容以遠及容以自反者平居無事之容也非奉薦於神明之容

反饋樂成

祭終徹其所饋而反之樂於是節止

進其薦俎（此據家語）序其禮樂備其百官於是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慌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於是乎薦則濟濟漆漆然歟孔子平居與祭之時其容不同此道心之變化如四時之錯行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魄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魄氣歸天此之謂神合鬼與神教之至也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以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間以俠甒（俠古洽反甒音武）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反始上下用情禮之至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不敢不盡也此之謂大教

人道大矣通三才貫萬古分而言之有氣有魄合而言之一也魂氣輕清其死也復于天體魄則降而復于土天地之分也志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天者吾之清明非特吾之魂氣歸于天而已地者吾之博厚非特吾之體魄復于地而已人心虛明無體廣大無際天地人物變化萬狀不出吾心量之中其曰範圍天地又曰發育萬物不特聖人如此聖人先覺我

心之所同然爾無二道也此道昭然而不可亟語於衆人之前惟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情知魂氣歸天如彼其高體魄歸地如此其下斷斷乎不可合而爲一而今曰合者疑在甚難而明者觀之未始不一也合之爲言猶爲教誘之漸也人之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此吾之地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吾之天百物皆具此地皆有此天天地之精妙名之曰鬼神曰祖曰考爲則於民黔首民也使民知祖考一之精神終不泯滅制爲祭祀之禮聖人以是爲未足又築宮室以爲廟設宗祧以序親疏遠近順人心親愛等殺所以教民反念古始追思祖考不忘其所由生也皆因乎人之本心之孝故衆心咸服其聽命從敎也速二端謂鬼神早朝祭事有燔燎羶薌蕭光見爲以此報氣氣神也此教衆反始所以通祖考之神也卽人心之清明無體範圍天地發育萬物者也至於薦黍稷羞肝肺首心間以俠甒齊酒加以鬱鬯臭陰所達此以報魄魄鬼也此教民相愛及通祖考之魄上下用情孝事其親鬼神合一氣魄無二是謂禮

之至君子反念古始祖考不忘其所由生是以致敬發情竭力從事不敢不盡此不惟行吾道心之孝而其教民也大矣鄭謂俠甒兩甒也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

由道心而行自有倫理其名曰禮心有說樂播諸八音未嘗放逸是謂節其名曰樂二者正心之所發正心卽道心心不正何以爲禮樂也行禮而樂中心樂而行之則成矣素者徒有質素而未全之稱徒禮而未至於樂則非本心之所自有之禮薄於德而爲禮虛文而已德卽道心

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

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

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人亦曰物萬物謂九州四夷之人不惟其心服從而以身服事致敬而聽命也

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德之感人如神故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故先言諸侯萬物後乃言百官

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

鄭云但用巧目作室不由法度猶有奧阼

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列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矣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次矣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上矣行而無隨則亂於階塗矣列而無次序則亂於著矣

著明也爾雅中庭之左右謂之位中庭明著故位曰著歟小戴記著作位

昔者明王聖人辨貴賤長幼正男女內外序親疏遠邇時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塗出也

夫貴賤長幼男女內外親疏遠近非人之所能爲也（皆天道也故天性之所自有也天性中自有三百之經禮自有三千之曲禮是性至善至正至大闕

先聖大訓卷之二

先聖大訓卷之三

宋慈溪楊　簡敬仲輯

主言第十七

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之聞也其至於君子之言者甚希矣於乎吾主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

此取諸大戴記家語曰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家語多改作竊截就文記者不知道多失聖人本旨記者唯見孔子多言王罕言主故改曰王然孔子之時周室衰微諸侯盛強孔子豈不欲興周知其難輔多游侯國覬其一遇王者王侯之通稱故曰主言歟此孔子與門人私言其中心故云孔子言此之時衰老道終不行深憫斯民之無以安全之教養之故歎而哀之自是曾子屢請問主言孔子再不應是主言未發不應先遽告以不出戶牖而化天下之道

曾子起曰敢問何謂主言孔子不應曾子懼肅然摳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遜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也孔子不應曾子懼退負序而立孔子曰參女可語明主之道歟曾子曰不敢以為足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孔子曰居吾語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遵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

道德非二道者通達之謂至妙不可名姑假道路以明其無所不通天地人物通此一道人心之善謂之德此德卽道也苟不通達則己雖有德而不自知故曰道所以明德非德外復有道道外復有德也然人亦有雖明乎道而己德猶有不善則眾志終未服故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又曰不在乎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所不貴君子行思可樂德義可尊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方外之士未必無道而德之不修故人咸賤之

雖有國馬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雖有博地眾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霸主

言霸則知孔子亦有志於輔諸侯以霸尊王

是故昔者明主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可以守三

至行可以征七教不修雖守不固三至不行雖征不服是故明主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還師是故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主之道也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可以爲明乎孔子愀然揚麋曰（麋一作眉）參女以明主爲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

唐虞之時猶有黜幽

明主奚爲其勞也昔者明主關譏而不征市鄽而不稅

稅十取一使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

一作入山澤以時而不禁夫圭田無征

此六者取財之路也明主捨其四者而節其二者明主焉取其費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

下民本有孝悌上有以導之則益興起

上樂施則下益諒

人性本善本直諒上樂施實心愛民故下實心感服

無敢飾僞

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隱慝

惡慝隱伏皆上感之

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強果則下廉恥民皆有別則貞則正

上強立果實則下廉恥有別貞正皆強果之類也家語作上廉讓則下恥節雖與上文相似齊整而非孔子當日實語之詳

亦不勞矣

總言上修德而下自應是不勞

此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是正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愨女憧婦空七者教之至也七者布諸天下而不窕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

孔子於此明七者之卽道學者只知七者之爲教不知卽道道無精麤無大小無廣狹不可以思不可以執道心常明曰仁仁卽忠信之心無二心也孔子於此破惑者之固蔽究遣也

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棄惡也如灌曾子曰弟子則不足道則至矣

前言仁爲教本此言等之以禮則及施教之詳矣孔子曰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爲禮而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禮本於義禮義人心之所自有上之人舉而導之則人心之所有者自明而況又行之以順而不拂乎人性有善而無惡此心本清明無滓因物有遷而動乎意故流入於惡惡非清明性中本有之物也今善心興起則其非本有之惡自然消止矣

孔子曰參姑止又有焉昔者明主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以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如而通音）歲誘賢焉

賢者靜重無求唯以禮禮之乃就是謂誘則賢者親不肖者懼使之哀矜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賢舉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保子之見慈母也上下之相親如此然後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邇者服悅遠者來附然後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而索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

家語三井而埒埒三矩

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乃爲畜積衣裘焉處者恤行者有與亡

自布指知寸以往言由己以達人卽近而知遠雖積至於甚遠皆由是以達之我欲飲食則使人必有飲食我欲衣裘則使人必有衣裘我欲畜積則使人亦有畜積以至于恤行者之有亡則使處者恤之舉此

一事而餘可以咸通矣而其幾自我分屬而治之由近而達之前言其略此及其詳周官職方氏周知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與其利害者卽孔子之意也小行人以邦國及萬民利害逆順禮喪凶荒康樂和親安平類而爲五書者亦此意也又遺人有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有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有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者亦此意也凡六官之屬其詳曲不可具述皆所以養之教之古明主之治天下也如此

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至朝覲於王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違畢弋田獵之得不以盈宮室也徵斂於百姓非以充府庫也慢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故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

爲禮不出於誠則具文而已終於廢

其信可復其跡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其博有萬民也如飢而食渴而飲下士之人信之若夫暑熱凍寒遠若邇非道邇也及其明德也

人信其上如飢必食渴必飲其不疑如此又如暑則

遠邇皆熱凍則遠邇皆寒明民信之無遠邇之異遠方非道邇也而民咸信之者明德之所及也

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主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

世謂敵之來衝我能折之曰折衝此則不動而威其折衝也遠矣

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主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昔者明主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

數謂詳也謂知其德行才藝之詳

既知其數又知其所在明主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

風由道而行皆謂之禮此禮之大不在乎揖讓之間而天下治矣

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

之士說天下之士說則天下之名譽興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知者能合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有士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拱而俟

言有士之君者通稱王侯

然後可以征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

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袵席之上乎還師

行施並如字所行施彌博則所德之感入也彌深故得民之親愛彌衆故師行周還乎天下如在袵席之上言雖彼被征之國其民亦仰我如父母簞食壺漿以迎我師敢有敵我害我者哉苟非明主則人心未咸服師行他境多罹此害用師者深以爲慮孔子知其情狀故於是有袵席之上還師之言

君子第十八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則防與

大戴記作譬小戴記作辟

夫禮之塞亂之所從生也猶防之塞水之所從來也故以舊防爲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鬭之獄繁矣聘射之禮廢則諸侯之行惡而盈溢之敗起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亡生者衆矣子云貧而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

鄭云大族衆家多爲亂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

鄭云慊恨不滿之貌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袵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後存者則民可以託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

民作忠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子云父子不同位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子云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子云

禮非祭男女不交爵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子云婚禮壻親迎見於舅姑

爾雅云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

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

中庸第十九

孔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至矣乎聖人之爲中庸之名也中庸者道之異名人之求道率求諸高遠聖人名之以中則謂不必求諸過高也又名之以庸庸常也平常也易繫辭又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孔子又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舜曰道心知夫心之卽道也此心無體質無鄉域忽焉思天至于九霄之上則卽至于九霄之上忽焉思地至于九地之下則卽至于九地之下其無思也則無畔無際無始無終非內非外既無體質則千萬載之已往猶是也千萬載之未來亦猶是也

思非動無思非靜以此事親以此事長上以此事君以此與妻子以此交朋友以此莅官臨民應酧萬務何適之有捨其內己之靈而乞靈於彼鈎深於外者冥冥之徒也捨其平常而求奇於高上者甚卑者也時中者無時而不中也亦猶論語時習無時而不習也無時不習卽無時不中是心平平何思何慮起而私意始流於邪是心平平何偏何倚起而私意始倚而著小人不可大受或略窺其無所不通之妙知喜怒哀樂之皆妙遂流而至於無忌憚故孔子曰小人

不可大受知其有是患也不思孔子十五而學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七十而從心之所欲不踰矩嗚呼百姓日用此道而知者寡也能知而行者又寡也

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至哉聖言其善於明德如此於行當言賢不肖於明當言知愚今也反之苟非洞達大通奚以至此所以

洗人心之固礙也曰道曰中庸姑假以啟人心皆所以去人之礙破人之意意破礙去而吾本有清明無思無爲無意無我之妙昭昭矣愚不肖罔然不自明固爲不及賢知又加之意故又過之聖人歷觀自古及今人心不失之不及卽失之過故爲之屢言再歎而深念之也愚不肖之不及不足多論賢知之過是當辨明賢知之過皆於清明無體無思無爲之中而加之意或有此意或有彼意或有內意或有外意或有難意或有易意或有異意或有同意或有虛意或有實意或有動意或有靜意或有博意或有約意或有繁意或有簡意或有精意或有麤意或有古意或有今意或有可之意或有不可之意或有知之意或有行之意意態萬狀不可勝窮故孔子每每止絕學弟子之意亦不一而足他日記者欲記則不勝其記故總而記之曰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必如此必不如此固滯而不通行我行坐我坐衣我衣食我食塊然有我者存凡此皆意中之變態不省中虛牢執血氣堅持意態守焉而不知其非固焉而不省其妄

雖賢雖知難以逃此顏子自知其受病之所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自知欲從之意去道猶遠至于三月不違仁則脫此患矣默覺寂然不動之妙何思何慮自清自明何高何堅無勞鑽仰何今何曩無體無際夫如是故三月而如一日莫究厥始莫窮厥終變化云爲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渾渾融融又如萬象畢見于水鑑之中夫是之謂仁又謂之道謂之中庸此道可以默識而不可思可以略言而不可指議自覺

自信則終日思爲而實無所動未覺未信則雖終日靜默而未嘗少間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於此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視聽言動聖人與他人同一明一不明聖人與他人異孔子雖諄誨如此知心通者大難其人終非告語之所及故亘久而復歎曰道其不行矣夫或者終疑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是明者不如行者簡將應之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孔子則云孔子所謂知者好者皆非言其至者至于此之所謂明則直言其明道非未至者大明非思至行非爲無爲即無思無思即無爲曰明曰行皆名也非道之實也道尙不可以言而況於明行之間乎於是大通則通三才貫古今舉形氣名言事物交錯之紛紛非同非異非一非二而尙可以置明行之意乎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世俗以下問於人爲無能無知而舜則好問孔子乃稱其大知舜中心虛無我是以好問世俗率好高而忽近而舜則好察乎近之言知道不必求諸幽遠惟至近者實甚遠事理一貫而事不可以不戒謹而忽易故有問有察人心本善而無惡起而爲意斯流於惡舜之治每隱人之惡臨以簡御以寬而惟揚人之善者知其本有之善心與起則外起之惡自不留矣愚不肖之不及爲邪爲惡固舜之所不與其議說紛行雖高怪足以驚衆而舜亦堅執不容其縱而遏絕之堯之治民正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其以道治天下與舜同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內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日用逐逐縱好肆惡皆足以召禍敗取死亡是謂罟擭陷阱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此語爲日至者設也日至者已至乎道衆人心放意逸頃刻無定而日至者終日未嘗轉移亦可謂萬中無一萬萬中無一矣惟繼以怠惰故不能期月孔子於此痛誨之顏子好學故三月不違仁此心清明不動三月而不違夫

中庸大矣而曰得一善何也嗚呼惟深入其中者知之等曰知道而知有淺深有偏全德有大小有備不備故顏子之中庸猶爲一善而已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惟聖人有之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惟孔子備之中庸之善不可能也人之爲道而遠而此曰拳拳服膺而弗失者何也孔子大聖而曰我學不厭惟知道惟知學之不可已舊習尙深應物易昏孔子曰用力於仁舜命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學道每難於精一故戒之勉之拳拳者所以用非思非爲之力惟學道者自知之而未知所以用力者不知也孟子謂勿忘勿助長者此也易所謂默而成之者此也孔子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者此也忠信無意說之可言篤敬亦無意說之可言孔子所以誨學者至詳明易曉矣而學者肯用其力者寡也故孔子謂顏子死後未聞好學者朱云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坎也

孔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論語載孔子之言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及子思所記則曰民鮮能久矣加一能字殊爲失眞已爲起意有意則必有所倚非中庸夫事親從兄事君事長上莅官從政日用萬務心思力行無非中庸而曰不可能者何也是心卽道故曰道心心無體質無限量神用無方如日月之無所不照而非爲也如四時寒暑錯行而非爲也如水鑑萬象具有而非爲也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孔子非僞實心以爲未能謙不敢伐人之同心而況於聖人乎故謙爲有道務伐無道謙則不立我伐則生於我意我消盡本心常虛曰我能則失之微起意則失之不起意亦失之道心如日神用獨妙道心如火蚊蚋不可泊止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孔子猶無所知而況於能乎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而爾）

也寛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袵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南方陽和之氣北方肅殺之氣先教後刑彼以無道加我我不報之此道也世所罕儷是謂南方之強周禮犀甲兕甲至孔子時有以金爲甲袵衣也左右袵勇於殺人雖已死猶未厭足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子路北方之強也而能事孔子有志乎君子之道故

誘而進之曰抑而強與既以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啟之此又詳明其道子路往往以和則有隨流之失故自以強爲是和則多流今不流豈不甚強矯者勉子路矯而歸此道也有意則必有所倚著惟無意無思無爲斯無倚豈不甚強夫矯非無思無爲用力以矯去倚著之意虛明博照乃矯乃道心之變化易曰變化云爲此非大通者不達此妙子路以窮通爲二故雖德行多虧而出仕國雖無道而亦仕道心虛明本無窮通之異雖國有道可仕而已德未修德雖修而上之人不我用雖義當仕而仕皆不動其心與窮塞之時無變改豈不甚強孔子以季氏無道而不仕於季氏仲弓德行微虧故爲季氏宰而況於子路其不能不動心也固然而況於至死其心略不變改豈不甚強孔子所言每每導子路矯而歸諸道道心子路所自有一日覺之動靜一致有不學而能之妙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履卦之初曰素履謂窮在下孔子謂之素王亦以道不行無文明之業然孔子之出處無意無必此素隱之意則必於隱處而不出非道也行怪非常舜謂之殄行爲絶異之行足以震驚師衆皆作意爲之非道也高怪驚衆故後世容有述焉而孔子弗爲聖王所禁此謂過之至于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則又不及孔子亦弗爲進進而弗敢已是故中庸民鮮久矣君子依乎中庸亦猶論語依於仁依猶由也此心自中非外依中言不盡意當通其道舉世不見知惟聖者則

不悔此無它聖則中虛無我固自有無窮之至樂知不一常一本文於此有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云云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云云簡深疑皆子思之辭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初無至不至之分費卽隱上卽下何必加察此惟覺者心通非告語所可及子思分喜怒哀樂之未發爲中爲大本發而皆中節爲和爲達道夫子未嘗如此分裂曾子謂夫子之道忠恕而子思曰忠恕違道不遠末又特指無聲無臭爲至不知孔子言哀樂相生明目不可見傾耳不可聞卽喜怒哀樂未嘗不至何必特指無聲臭爲至故此疑皆子思之言豈子思以意會而誤記歟或自爲之歟疑故闕亦深恐誤後學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至哉聖言破萬世學者心術之蔽可謂切中矣人心卽道學者自以爲遠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惟其不

知故以道爲遠反求道於心外求則爲此心卽道而求諸彼道不俟於爲而求諸爲夫是以愈求愈遠愈爲愈遠此萬世學者之通患也孔子曰心之精神是爲聖易又曰百姓日用奚俟復爲棄心而他求棄道而生意意慮紛然作爲雜然而益昏益妄矣是謂日用而不知是終日懷玉而告人以饑終日飲食而自謂飢渴也至近而自以爲遠自有而自不認其有吾心清明無體廣大無際神用無方加之意則如雲氣之翳太虛矣如塵之積鑑矣意生爲爲生違爲之害道也如此爲道如執柯伐柯終於與道爲二然而有過不可不改過改卽止無庸他求如有病斯用藥病去則藥可止然而爲過失者此人也治其過失而改者亦此人也人則一改過乃變化亦無二苟過已改而猶不止則反亂其心孟子亦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縱有揠苗耘苗之喻有事耘苗勿正心不可揠苗助長孟子又曰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事父事君事兄先施朋友人皆以爲已能而聖人自謂未能非僞不能也謙德由中而發實不敢自以爲能也中庸不可能而曰我能者皆己私也非道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知尚不可有而況於能乎能生於意意生如霧之興矣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道不外乎庸常特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自謂爲之不厭爲行也南容三復白圭孔子取焉又曰君子謹言學者多不知中庸卽道而求之空虛寂滅故去道愈遠而自道心已明者觀之卽日用庸常其行其謹皆變化云爲乃道心之神用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惟洞達大道者自知自信有餘不敢盡亦慮不可以傳於後言之必可行行必可言言行相顧人自謂有思有爲皆非思非爲皆大道之變化君子胡不卽此庸常慥慥而行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素質也本也位者我所居之處也願乎外則爲動心放逸違天言及夷狄則天下事理盡包括矣道一而已無入而不自得者虛明變化其樂不可言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陵下援上求人怨尤皆動乎意意不動則平易小人設術徼幸至于行險傾危君子反之惟平易安於天命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射而不中反求諸己己盡射之道則發無不中矣君

子行而不中節亦反求諸己已盡其道則行無不中節矣道不必求諸遠求諸身足矣求諸閨門之內足矣蓋邇者遠之始孔子引妻子好合兄弟和樂曰父母其順矣乎明其道一也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生則爲人死則爲鬼神孔子言鬼神之德如此其盛所以明人心之神其盛德亦若是初無死生之殊初無幽明之間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心無體質則亦不可見不可聞無體無方之神萬物以此發育四時以此運行非體物而不可遺乎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明有無莫測之妙而人心出入應用之神其有無莫測之妙一致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人之心神亦然忽焉而視忽焉而聽又忽焉而言忽焉而動莫究厥始莫窮厥終莫執厥中非不可度不可射乎思語助此言鬼神而曰誠者誠

卽鬼神誠亦視不見聽不聞體物卽誠之顯一以貫之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言福祿之盛大以驗其德之大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材質也其質善固培之保佑命之宜民宜人卽大德故舜得位得祿得名得壽周公位冢宰名垂萬世孔子稱王萬世祀之名垂無窮

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舜禹則不能無憂矣舜父瞽母嚚弟象傲禹之父鯀孔子無他意

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子孫

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因言祭之達禮遂及喪之達禮期之喪達乎大夫此據周禮而言未必孔子深以爲然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文王事殷武王伐之周公誅管蔡達孝之道故通變如此天下後世皆以武王周公爲聖人信其大公無私之誠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

三昭三穆父爲昭則子爲穆子爲昭則父爲穆面南曰昭面北曰穆以太祖居奧面東而坐左昭右穆

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

以其賢可任以職事

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

旅酬於下下亦得獻於上

燕毛所以序齒也

旣祭而燕乃以序齒尊老毛髮白位于上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備盡衆義皆大道之妙用不可度思惟達之者寡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卽治國之道一也至易至簡如示諸掌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生乎亂世雖善猶恐不免況反古道乎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言上下無別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

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後世無其德則必求盛德之士而作禮樂

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

語云宋不足徵恐傳之差孔子殷人嘗隱

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謂三王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

謂五帝文籍罕存無徵驗

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謂五霸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民言可徵

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

凡所建立不悖天地

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又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又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其繫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

而天下服此心之神無所不通其應也如響蓋三才同此一道舉天下之人同此一心此心即道故曰道心君由道心以行而下民之道心靡不畢應矣斯道之神自然若此禮樂刑政所以行君心之德使禮樂刑政具備而君失其道民亦不化故聲色之可聞見皆末也道德爲本

隱而第二十

孔子曰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矜與厲道心所無動乎意則有之吾心虛明意慮不

作唯有自然之莊敬自然之德威雖無所思爲至隱矣而有自然之光自然之文顯著於外故不言而人自信彼中心之放逸者雖諄諄告人曰我善我誠人終不信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

君子至于此則純矣以曾子之戰戰兢兢終其身而猶失口於出祖失口於裼裘而弔而況不逮於曾子者乎必進於舜之精一文王之純而後能每每無所失此心神明如日月自無所不照自無所失其有失

者皆因乎舊習未之消意欲之或起故本明之或虧必也又進乎顏子之三月不違仁至于百年如一日融融純純神光四達靡不照矣

孔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倘辭非其人弗自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

鄭云陳其過於外

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

自可循序而進不至無位

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而不可使爲亂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愼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尙其事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

彼辭有所隱不可窮盡其言

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

言致曲不敢太直而隱

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用是餤（餤進也）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已不許也）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

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

鄭註襲因也大事則卜小事則筮

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

已上皆出表記皆稱子所言其可疑者多今錄如前其害道之甚著人皆可曉知斷非孔子之言者如曰仁天下之表夫仁不可得而言也仁覺也醫書謂四體不仁不知覺也孔子欲言仁者之所樂不可得而言姑取象於山使人默覺而可以表言乎覺非思慮之所及故門弟子問仁者不一而孔子答之每不同以仁即人心人心自仁唯動意生過故昏今隨羣弟子動意生過而啟之使過消則心自明實無可言者不可生微意奚可言表又曰畏罪者強仁仁豈可強爲也又曰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言覺道言通名殊而實一豈可分仁有用道無爲裂而爲二又曰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夫仁不可思不可言不可知而可以寬身言哉以德報怨孔子不取而謂子言之乎誣

聖人太甚又曰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孔子曰以直報怨聖言奚可改以怨報怨小人之亂也而以誣聖人乎餘不甚明著姑置不備論

入官第二十一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

論語曰子張學干祿蓋鄙之之辭此言入官子張自言故其辭婉孔子答以政從矣其情可睹

孔子曰安身取譽爲難也

子張所以未能入官者譽之不善也安身明其未免於獄

子張曰安身取譽如何孔子曰有善勿專

子張有專善於己之失聖人設教因人而啟之

教不能勿搢

搢進也搢亦進之使入也故通用家語搢作怠者家語多以疑而輒改勿搢勿強進也

已過勿發

人既已有過勿復發之

失言勿踦

王肅云有人失言勿掎角之

不善辭勿遂

人有言辭不善勿遂之遂謂成之也彼辭不善猶未十分明著不可又從而發明之使無隱此意成人之惡也

行事勿留

子張有怠惰稽留之失已上六者皆子張之過故多毀而無譽眾多不樂之則身亦將不得安矣而況於政乎

君子入官自行此六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

六者亦人之通患故泛言君子入官之道特亦默中子張之心過

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者事之所以不成也歷者獄之所由生也君子入官除七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

此篇始略指六路今切指七路皆使子張求諸己季康子問從政唯及子路子貢冉求得非子張有前所陳之過失譽故與孔子言不虛施皆有所啟門人問同所答輒異因隨其蔽而啟之故異與子張忿厲綦數故縲絏於獄距諫不受故知慮蔽塞遠想子張堂堂之容則慢易距諫往往有之怠惰人之通患堂堂者多專不肯諮謀自任故多失事多不成歷者獄事之經歷戒其凡百於事宜務省約子張以多事致獄辭所經歷故戒之若夫公治長則無俟乎致戒矣

故君子南面臨官

因問入官故此始言臨官之道

大城而公治之

家語作臨官大城之中家語多以疑而改作殊未安城者殆誠字之訛與孔子誨子張多曰忠信蓋其所少焉

精知而略行之

孔子知子張以太察失民譽故教之以知察精詳無害唯當略行之行之不可詳

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進是利而除是害而無求其報焉而民情可得也

修己主於忠信臨民亦當由忠信行之凡萬事悉當由忠信以行之總合盡由忠信其考察唯當及其大倫類不亂辨其美惡大概而興利除害足矣不必責其詳不必責其報寬裕而民情斯得矣

故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

民吾之赤子不可有抗拒之意今以忠信寬裕行之則無抗民之志矣蓋官與民交貢賦征役爭辨鬬訟之間不能一一皆順聽故或有抗民之志卒於民理屈而服是謂勝之勝之而又自矜而有犯民之言則

失民情矣今以忠信寬裕行之則無是失矣是皆捄子張之過也

量之無狡民之辭

民未從服唯大體量度之不復以狡猾之辭取其服大抵好察者或未得民之情往往或施狡之術此亦中子張之隱與

養之無擾於時

悉數者急躁往往使民多非其時

之勿寬於刑

子張雖悉數至于當刑又或寬縱大抵人欲用事不失之猛則失之寬

言此則身安譽至而民自得也

言其如此則身安譽至而民心自得矣

故君子南面臨官所見邇故明不可蔽也

家語作蔽大戴作弊邇者遠之始書曰邇可遠在茲孔子所告子張之言皆使子張求諸己是謂邇所見邇則明白易見求諸遠則渺茫難明矣

所求邇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眾而譽至

也

約亦邇之意求諸己唯治己之過豈不甚約故行不用多端而譽自至矣

法象在內故不遠

周禮曰乃縣治象之法昧者求治於外唯明者知法象在內而不在外民唯從上之心上心不善雖有法象民弗從也

源泉不竭故天下積也

源泉亦在內之意謂吾之道心也心動乎意則爲人

欲則有竭則不常雖不動乎意無諸過失是爲道心故常故不竭亦猶源泉不竭則天下積水甚廣且深道心不動乎意故應用不竭此心常一布諸事業無不咸善

而木不寡長短人得其量

而繼辭也又爲之喻也亦猶木材不寡則或短或長人皆得而用之滿足其意量有大小隨其量之所容而滿足之曰得其量不寡猶不竭稱物而施大小多寡輕重人心咸得而悅矣

故治而不亂故六者貫乎心藏乎志

六者六言云爾亦猶孔子閒居五至三無五起其實一也志猶心也貫通也既曰貫乎心又曰藏乎志非有二也暢而明之故重複也今人之常言亦多此類

形乎色發乎聲

言自心志而發誠而非僞

若此則身安而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不治則亂至亂至則爭爭之至又反於亂

前言故治而不亂謂如孔子之言則有道則治而不亂若臨官不治則亂至矣亂至則爭者以行事不合乎民情民不從故辨而爭前言勝之無犯民之言者謂與民辨而勝之也後言民不辨法謂民聽而不爭也爭之至甚將以辨其理直而治之也而民愈不從反亂

是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民自得也已故躬行者政之始也

前所言皆教子張躬行也政本於躬行不必求諸後

調說者情之道也

和調說豫者人情之道也不可忽數爭辨

善政行易則民不怨

易者平易和樂

言調說則民不辨法

爭辨多因於激言辭調說則民自順聽不復辨矣

仁在身則民顯以佚之也

仁者躬行調說之道顯者民咸譽之尊之故榮顯也

佚者政簡民說不爭辨故佚也

財利之生微矣貪以不得善政必簡矣苟以亂之善言

必不聽矣詳以納之

財利之生微矣憫民之貧也子張奢侈則財不足將貪而取於民曰不得者戒之也善政必簡知子張苟然亂之矣善言民必聽子張必徒詳言而民不聽以子張未明在我之道心而動於人欲求諸外求諸詳也前言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又言略行之于以知子張奢侈又失之太詳大抵本心未明多有此患家語多好改作乃供己而不節財則財利之生者微矣貪以不得則善政必簡矣苟以亂之則善言必不聽

也詳以納之則規諫日至屢見家語於辭旨稍疑輒以意改作此類甚多

規諫日至煩以不聽遂已矣

規諫日至顧煩躁不聽而遂已矣者遂已之辭言其不復諮問

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爲

勉予張以聽善言行善行以改過

故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邇臣便辟者羣臣僕之倫也

便者近便也辟者側也謂近便辟側左右之臣也

故儀不正則民失誓表弊則百姓亂邇臣便辟不正廉而羣臣服汙矣

誓戒敕之也上不正則不能誓民雖誓之民亦不從是謂失誓服事也邇臣不正廉則羣臣咸從事乎汙下也蓋邇治則遠治源清則流清

故不可不慎乎三倫矣故君子修身反道察說而邇道之服存焉

修身也反道也察說也是謂三倫修身言其大略反

道言其精至修身而未反乎道雖善而未至亦未能以感化下民雖修身雖反道而不能察言說知人則雖有善道爲小人所障蔽不得下達矣道者人心之所自有此心卽道故曰反言其非外也三倫皆在我者爲邇近之道服事也三倫備而邇道之事存矣存謂不失也

是故夫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士必自擇齎財

齎謂資也

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始故佚諸取人勞於治事勞於

取人佚於治事故君子欲譽則謹其所便

順便適意之處易於迷惑而失

欲名則謹于左右故上者辟如緣木者務高而畏下者滋甚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衢民之離道必於上之佚政也故上者尊嚴而絕百姓者卑賤而神民而愛之則存惡之則亡也（亡謂逃也）故君子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而能恭有本能圖

不驕不侈富恭敬一道也記者不善爲辭而不明白歟抑有闕文歟不驕不侈富恭敬唯有本者能圖之

本者道也

修業居久而譚

譚者覃字之訛歟日用云爲皆事也業也不驕不侈富恭敬皆業也修業居久則誠純浸深廣而及遠矣情邇暢而及乎遠察一而關乎多一物治而萬物不亂者以身爲本者也

修身邇道也本乎心故曰情一者本也即身也即所謂一物治者也

故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達諸民之情既知其以生有習然後民特從命也

民生有血氣目視耳聽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有喜有怒有哀有懼有愛有惡有欲有習於善習於惡習於俗習於學有習於正有習於怪有習於富貴有習於貧賤紛紜萬狀不可殫述必咸知其性情順以導之故民從命也特有甚義

故世舉則民親之

謂舉世之民親之言辭有如此者

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莅民不臨以高不道以遠不責

民之所不能今臨之明王之成功則民嚴而不迎也

子張堂堂故孔子告之以恭敬以不驕戒其尊嚴而絕此又曰不臨以高遠者邇之反前屢言邇此又曰不道以遠子張不寬周衰世亂俗壞遽欲責民如明王已成功之時不以漸圖之故民嚴憚而不迎承也迎順也

道以數年之業則民疾

數年而後可成之業今遽道之使即成則民疾怨疾則辟矣

疾其上則亂其心邪辟矣

故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紘紞塞耳所以弇聰也故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故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

民枉矣固當直之然未可遽絕其枉雖當隨其所枉而直之使民自得之優而柔之優裕也寬也柔者不加之以嚴也臨官者固當揆度人情事理必使民自索之索猶求也書曰御眾以寬

民有小罪必以其善以赦其過

既有罪雖小亦不可徒赦也必以其有善補其過而赦之

如死使之生其善也

如殺人罪當死然其情有出於誤殺偶然而非其本情者則不可置之死是謂宥過是亦小罪其有如此類則甚善也善猶美也

是以上下親而不離故惠者政之始也政不正則不可教也不習則民不可使也

子張嚴而不惠故孔子告以惠子張於修身反道有未至焉其於政則有不正不正則民不服不可教矣

民情不相親不相習則難使

故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者莫若先虛其內也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也者莫若以道御之也

言之不見信於民由立己私而不虛也虛其內而後能修身以先民是謂道

故不先以身雖行必僯矣

説文僯行難也引易曰以往遴僯音吝

不以道御之雖服必強矣故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矣外內不相應則無可以取信者矣四者治民之統也

此言四者亦猶前言六者言雖有四其道實一欲暢而明之故重復而言之子張堂堂用志多外故外內不相應故多過尤故未得道故民多不信服

定公問郊第二十二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於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

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冬至而日漸長

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

祭義亦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郊特牲唯言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不言配以月

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啟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

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

在者觀祭也滌者洗濯之

后稷之牛唯具

有牛足以具禮斯已矣不必繭栗也具猶備也今人有曰備禮足矣亦有降殺之意

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牲用騂尚赤也

周禮牧人職云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郊陽祀尙赤故用騂

用犢貴誠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萬物無可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

誠者如斯而已一無所知犢似之質猶誠也不文之謂也古者質而已矣陶亦質以匏瓜爲器亦質而又因其自然而非人爲之器於掃地而祭已明其質故於此不復再言而發其自然之旨自然猶質也天地之性道之異名也此郊天而并言地者因以明天地無二性也曰誠曰質曰自然一也皆所以明道也夫

道一而已矣人之所以違道者以失其本然誠實之性而起意也起意則支則離則變詐則浮外趨文而失其質君子之文質彬彬者由質而生文非逐外也起乎意則作則爲非自然也不起乎意雖視聽言動如日月之照臨如四時之錯行如水鑑中之萬象交錯而非思也非爲也是謂自然又謂之誠謂之質天以此健行地以此發生日月以此明四時以此行故亦謂之天地之性三才同此一道君以此尊臣以此卑父以此慈子以此孝夫婦以此別朋友以此信一

也今將以祭天而不以天道行之安能格天陽位尙赤蓋因古始

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

卜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

射義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

既卜獻命庫門之內所以誡百官也

小戴記郊特牲不言定公孔子問答無此既卜之文誡作戒戒百官也之下又曰大廟之命戒百姓也孔疏云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百姓王之親屬孔子不言射以擇士豈略之耶抑孔不欲以中不中擇士耶孔子嘗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孔子於禮亦有所變有所略孔子之時周衰王政不行故孔子得以申其本志以明道與

將郊則天子皮弁以聽報示民嚴上也

郊特牲將郊作祭之日

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入國門氾埽淸路行者畢止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

郊特牲無郊之日三字埽作掃淸作反無行者畢止四字而有鄉爲田燭四字鄭云田首爲燭聽下有上字無敬之至四字

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袞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袞以臨燔柴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

郊特牲作王被袞以象天無天子大裘以黼之七字而繼曰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無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袞以臨燔柴之文按周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祭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夫周官周公所作之書道明義詳非他人所能爲而與此所記孔子之言不合何耶燔柴正所以祀上帝而不以大裘至泰壇而脫裘服袞竊有疑焉詳考家語諸書所記至疑阻則輒以意改作以大戴記參驗則

家語多人改爲今唯存疑以俟聖哲王肅注云大裘爲黼文也節觀以黼之之文知大裘本無黼然則黼之者謂裳黼者白與黑之文西白北黑西北乾之次其明天道歟大裘無文正合天道而王肅曰大裘其有象天之文殊未安

臣聞之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大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也

自誦詩以下亦見於禮器首孔子曰夫道一而已矣

而等級有若是不同者何也道則一而人自不一人心即道故曰道心因物有遷起而爲意始蔽其本心所蔽寡者則於道所失亦寡所蔽多者則於道所失亦多故衆人不如賢人小賢不如大賢大賢不如聖人鬼神若是不同唯道同而後可祭人君之道未與上帝同則亦安能饗上帝祭義曰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是亦孔子之旨孔子自言我祭則受福蓋自知其道大無所不通故知必受福

喪禮第二十三

孔子曰禮之所以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故喪禮有舉焉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母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掩恩

小戴記載諸喪服四制無孔子曰作義斷恩

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

不修除服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凡此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此以權制者也親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哀或作號）三年憂哀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也

喪服四制於百官備之上有曰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

輔病而喪大記曰君之喪三日子大人杖五日旣殯授大夫世婦杖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旣殯主人主婦老皆杖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由是觀之則與四制及喪服異禮四制及喪服其衰世之禮歟二篇皆無孔子曰非孔子言歟孔子曰杖而起者輔病也而曰爵者非人子之情也

顏淵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算也公西華問曰大夫以罪免其葬也如之

何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則葬之以士禮老而致仕者死則從其列子罕問曰始死之設重也何爲孔子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人徹重焉

祔而作主殷練而祔神之依重也久矣故雖作主而綴重周卒哭而祔神之依重也未久故作主而遂徹重神即依主不患其猶戀重也

問喪朝子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故至於祖考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子路問曰魯大夫練而杖禮與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爲夫子無所不知夫子亦有所不知也子貢曰子所問何哉子路言之子貢曰止吾將爲子問之（止子路以待）遂趨而庭曰練而杖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子謂夫子而弗知之乎子問非也禮居是邦則不非其大夫叔孫武叔之母死旣小斂舉尸者出戶武叔從之出戶乃袒投其冠而括髮子路歎之而問孔子孔子曰是禮也子路曰將小斂則變服今乃出戶而夫子以爲知禮何也子曰由女問非也君子不舉人以質事齊晏桓子卒平仲麤衰斬苴經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

枕艸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

當時大夫廢禮者多老習見以爲常故謂平仲非大夫喪父之禮

晏子曰唯卿大夫

其意謂唯卿大夫故當如此盡禮無禮何以爲卿大夫而其言婉而隱

曾子以問孔子子曰晏平仲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駮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璵璠斂贈以珠玉孔子初爲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

43 A

曰送死而以寶玉是猶暴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乃止孔子之弟子琴張與宗魯友衛齊豹見宗魯於公子孟縶孟縶以爲參乘焉及齊豹將殺孟縶告宗魯使行宗魯曰吾由子而事之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

僭差也使子言差失

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中公孟皆死琴

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也

於齊豹之盜宗魯實爲孟縶之賊罪其不忠告公孟雖以背蔽而死之實通謀其殺之故曰賊公孟郎縶

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

宗魯自言公孟雖不善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

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

家語疚作病夫齊豹之殺公孟是回邪也宗魯聞其謀而不忠告公孟又是回邪也大體在回邪之中尙何謀利謀害爲哉疚病害也

不以回待人

知公孟不善而不諫知齊豹之不善而以事周之皆待人以回邪不救

不蓋不義

齊豹怨孟縶奪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不能去而爲亂是不義宗魯蓋之不諫豹又不告公孟如公孟不善不諫而蓋之既已事公孟而與齊豹通謀而共殺之是大不義又蓋覆之不明告

不犯非禮汝何弔焉琴張乃止魯昭公夫人吳孟子卒不赴于諸侯孔子既致仕而往弔焉適于季氏不絰孔子投絰而不拜子游問禮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絰焉禮也孔子在衞司徒敬子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請曰衞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霤而浴毀竈而綴足襲於牀及葬毀宗而躐行出于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

本於是有殷道也孔子行之簡謂非孔子之志故不

敢書孔子不私於殷

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矣

禮非自外至人心之所自有也喪事從其質者生乎人之哀也綴足欲令不僻戾也毀宗躐行者已飾柩設披屬引毀宗則寬便專於死者祭猶廢之則宗可毀也所毀其宗廟之牆垣歟周衰有婦人從男子皆西向之俗時禮四十待盈坎則主人不待封之既而歸孔子葬母雖曰先反然已既封矣以既封故謂門人曰女來何遲也

季桓子之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既練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無衰衣者不以見賓何以除焉邦人以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將爲之服因顏克而問禮於孔子曰繼父同居者則異父昆弟從爲之服不同居繼父且猶不服況其子乎子路問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于狐駘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

問康子疾第二十四

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其疾禮與孔子曰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則不晝處於內是故夜居外雖弔之可也晝居於內雖問其疾可也衛公使其大夫求婚於季氏桓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同姓爲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桓子曰魯衛之先雖寡兄弟

寡者謙辭也王侯自稱孤寡不穀

今已絕遠矣可乎孔子曰固非禮也夫上治祖禰以尊尊之下治子孫以親親之旁治昆弟所以敦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教也有若問曰國君之於同姓如之何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世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族人之親而不敢戚君所以謙也

戚親也不敢親者君自卑謙而尊君不敢盡如其親也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母康子往焉側身而與

之言曰皆不踰閾

婦人不可專故立門之側國語則作闞闞也音爲慮康子不知禮或踰門限故曰皆不踰閾膚情於此往往不敢如此言恐忤康子然皆者彼此之辭矧敬言之宜無怨

文伯祭其祖悼子康子與焉進俎而不授

王肅云進俎康子而不親授

徹俎而不與燕宗老不具則不繹

王肅云不具不在也繹又祭也

繹不盡飫而退

國語韋昭解曰立曰飫坐曰宴繹畢而飲不盡飫而退王肅曰飫厭神其義未安

孔子聞之曰男女之別禮之大經公父氏之婦動中德趣度於禮矣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子曰諸侯皮弁以告朔然後服之以視朝若此禮者也

皮弁色素其服亦素孔子隱之恐傷康子諸侯服以視朝則卿大夫朝服不可以縞明矣云若此禮者爲辭甚婉矣

孔子爲大司寇國廄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爲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爲有司故拜之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乎夫子曰既死而議謚謚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況自爲之哉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子游侍曰敢問何謂

如此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將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而後循禮施散焉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謁曰君使求假於田將與之乎季孫未言孔子曰吾聞之君取於臣謂之取與於臣謂之賜臣取於君謂之假與於君謂之獻季孫色然悟曰吾誠未達此義遂命其宰曰自今以往君有取一切不得復言假也

子產第二十五

子游問曰夫子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

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

子游在孔門猶未知愛與德教之異

子曰夫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車濟冬涉是愛而無教也

遵道而行則無非德教子產愛民如此知其未得道故知其無德教況使庶人而用大夫之車非正是教之爲不正也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

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其以歜爲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邪（而爾也見洪範）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居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佚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

周禮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

陽爲德陰爲刑故日食修德從其氣類也此宜曰天德而曰地德何也天地之德一也知天而不知地則不特不知地亦不知天矣故此特曰地德祖者本也徇末者不足以識地德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其朝日也所以行順天之禮使民之敬也苟不知天地日月一貫之妙徒曰朝其至陽之精則實不知朝日之道亦不識天地之德也

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

旅衆也師尹則甚衆矣謂考政亦有下關師尹之事

牧州牧也相凡輔相之官也其職亦大凡卿大夫任其職者爲相娛以其大故復異其辭

少采夕月

韋昭曰少采其三采也

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

月食修刑刑陰類太史掌六典掌法掌則凡辨法者攷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法不信者刑之司載謂司盟職之官周官司盟掌盟載之法邦國

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爲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摯之約次之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鄭康成注云珥讀曰衈謂殺雞取血釁其戶司約司盟總謂之司載

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

九御即九嬪周禮九嬪凡祭祀贊玉齍世婦帥女宮而濯摡爲粢盛然則九嬪使世婦以下爲之歟摡許既反取也一曰拭也

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

說云紞冠之垂前後者韋昭謂紞所以縣瑱當耳者王肅云冠垂者

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

韋昭曰冕曰紘紘纓之無緌者也從下而上綖冕上之覆也

卿之內子爲大帶

韋云卿之適妻曰內子大帶緇帶也

命婦成祭服

韋云命婦大夫之妻也祭服玄衣纁裳

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

韋云列士元士也朝服天子之士皮弁素積諸侯之士玄端委貌司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

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孔子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國語作仲尼）郯子朝魯昭公與之宴昭子問焉

曰少皡氏以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皡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皡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杜預云鳳鳥知天時）玄鳥氏司分者也（杜云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伯趙氏司至者也（杜云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氏司啟者也（青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夏止）丹鳥氏司閉者也（杜云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上皆歷正之屬官）祝鳩氏司徒也

爾雅釋某氏引此鳲鳩氏司徒鳲鳩卽鵻其夫不耆故爲司徒也郭璞云今鵓鳩詩曰翩翩者鵻毛傳云鵻夫不也一宿之鳥陸機云今小鳩也幽州人或謂之鷱鳩梁宋之間謂之隹楊州亦然杜云祝鳩鵻鳩也鵻鳩孝故爲司徒主教民

鴡鳩氏司馬也

鷙而有別故爲司馬主兵兵法嚴而有別詩鴡鳩在河洲

鳲鳩氏司空也

爾雅鳲鳩鴶鵴郭璞謂布穀非也杜云鳲鳩平均司空平水土

爽鳩氏司寇也

杜云爽鳩鷹也鷙故爲司寇謂鷹能逺視取小物甚精故曰爽鳩用刑宜明

鶻鳩氏司事也

杜云鶻鳩鶻鵰也春來冬去故爲司事爾雅鵰鳩鶻鵃郭云多聲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簡謂鵃音始長而緩終急音似鶻鵰事必緩審無失卒不可不敏

爾雅邢疏謂舊說及廣雅皆云班鳩也非某見班鳩色褐頸班非青黑又不爲小

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

爾雅雉南方曰翯東方曰鶅北方曰鵗西方曰鷷杜預并取爾雅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爲五雉

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

爾雅春鳸鳻鶞夏鳸竊玄秋鳸竊藍冬鳸竊黃桑鳸竊脂棘鳸竊丹行鳸唶唶宵鳸嘖嘖郭云諸鳸皆因

其毛聲色以爲名竊藍青色杜預以此八扈并上扈鴳爲九扈鳸作扈郭謂諸鳸皆因其毛色聲音以爲名謂竊藍青色而注竊脂又謂之青雀邢疏云諸儒說竊脂皆謂盜人脂膏下云竊玄竊黃者豈復盜竊玄黃乎案下篇釋獸云虎竊毛謂之虦貓虥如小熊竊毛而黃竊毛皆謂淺毛竊卽古之淺字但此鳥其色不純竊玄淺黑也竊藍淺青也竊黃淺黃也四色皆具則竊脂淺白也爾雅鶨鵙老扈鷃也舍人李巡孫炎郭氏皆斷老上屬扈下屬唯樊光斷鶨鵙爲句

以老下屬賈逵云春扈分五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夏扈竊玄趣民耘苗者也秋扈竊藍趣民收斂者也冬扈竊黃趣民蓋藏者也棘扈竊丹爲果驅鳥者也行扈唶唶晝爲民驅鳥者也宵扈嘖嘖夜爲民驅獸者也桑扈竊脂爲蠶驅雀者也老扈鴳鴳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也舍人樊光注爾雅其言亦與賈同夫農官相五土之宜非每春爲之者賈此言未安邢疏以郭杜皆不用賈說故盡謂賈說爲非又太過亦不詳觀賈旨郭杜以疑故不載其說未必全非

之簡謂竊者淺音之輕急者爾亦猶忌者居音之重

輕音之重者止又截音節則音曾

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孔子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

攷史記及左傳是年孔子年二十七蓋以世家言孔子七十三而終年表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推之世攷孔子家語終記則謂孔子終而言七十二矣審如終記則孔子於是年二十六而杜預謂年二十八

旣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晉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杜云言鄭在甸服外）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杜云行理使人通聘問者也）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旣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

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
　詩云無競維人競強意也以強者好爭競故世以競爲強此亦強立無懦云爾
孔子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子產不苟於承貢而爭懼國不給而亡不亡則樂矣子產求是樂也孔子因是言晉合諸侯制貢事於王禮也時晉奉王人劉子爲會

齊景公第二十六

齊景公田于沛（杜預云沛澤名）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
　孟子及孔子家語皆作招虞人以旌不至唯左氏傳旃作弓簡思齊景公雖未爲賢然能用晏子能釋虞人則亦未爲甚昏何至以大夫之招招虞人左氏傳春秋乃據諸國史而孟子家語或得之世傳而失實邪嘗詳驗家語所記多失實而孟子言禹排淮泗而注之江與禹貢不同亦非實
孔子聞之曰善哉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觀書當觀其旨夫道一而已矣守官即守道而夫子別而言之何也道有言其大體者有隨事而言者此隨事而言君命召即往此道也然齊景公先失其道使虞人遂從其失道之招是上下相與爲亂故孔子取虞人之不往
晉魏獻子爲政（魏舒）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鄔祁平陵梗陽塗水馬首孟）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銅鞮平陽楊氏）司馬彌牟爲鄔大

夫（太原鄔縣）賈辛爲祁大夫（太原祁縣）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戊魏舒庶子梗陽在太原晉陽縣南）知徐吾爲塗水大夫（塗水太原榆次縣）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孟大夫（太原孟縣）樂霄爲銅鞮大夫（上黨銅鞮縣）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平陽楊氏縣）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辛烏帥師納敬王）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非適子曰餘子）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鬷子紅反）（惡醜貌）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

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孔子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晉趙鞅

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孔子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

被廬之法既正矣而又易之非正則亂矣趙盾雖有善而未盡正道故終亂

中都宰第二十七

孔子初仕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

周官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

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

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先時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至是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

貶君者季平子至是已卒六年矣季氏益衰政在陽虎

由司空爲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定公與齊景公會于夾谷（地名）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

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爲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兵之

王肅曰雷鼓曰譟史記孔子歷階而進不盡一等舉袂而言無以公退士以兵之之文此據家語所謂以兵之者以兵禦之歟

吾兩君爲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

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怍麾而辟之（家語辟作避）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爲之奈何有司進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鄆讙龜陰之田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

王肅曰高丈長丈曰堵三堵曰雉杜預同又云雉長三丈

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於是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侯犯以郈叛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再圍郈左傳云武

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反齊師復圍郈弗克至是墮郈孔子蓋因其情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史記及家語皆云公山弗擾或作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于季氏宮登武子之臺費人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眾下伐之費人北遂墮費而論語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與此事情矛盾史記載公山不狃以費畔召子時夫子未爲中都宰

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公圍成弗克初魯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愼氏者妻淫不制有愼潰氏者奢侈踰法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愼氏出其淫妻愼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男忠信女貞順四方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皆如歸焉

先聖大訓卷之三

先聖大訓卷之四

宋慈溪楊　簡敬仲輯

始誅第二十八

孔子爲魯司寇於是（此疑有闕文史記曰與聞國政）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女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醜者不善之類）五曰順非而澤

其和順之貌亦有光澤之可觀而非也非謂非道似是而實非

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眾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有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

同狴執之（狴邊迷反狴獄牢）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季孫聞之不說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之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

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者以子路信義足以感人心人不敢欺故片言而囚卽以誠對然則獄犴之不治當反求諸己己之德禮猶有闕不可惟以刑加之也

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卽汝心惟曰未有遜事言必教而後刑也

尙書康誥曰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卽猶次也王肅注家語云卽就也刑殺當以義勿用以就汝心之所安當謹自謂未有順事且陳道德以服之以無刑殺而後爲順是家語作順事僞考家語多差誤

旣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尙賢以勸之又不可卽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持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毗輔也俾使也）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其後遲緩而不急峻）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言上失其道禮樂刑政廢壞人心流放之久

五刑第二十九

冉有問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爲至治也凡民之爲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大戴記盛德篇不言冉有孔子問答其間有大略同者靡作止）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偷惰（大戴記作墮）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禮

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致仁愛則服喪思慕祭祀不懈人子饋養之道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

內則篇首曰後王命冢宰降德于眾兆民繼言子事父母饋養之禮甚詳蓋施禮於民使民遵行孔子曰所重民食喪祭喪祭禮之大者饋養之禮乃其同類

故此并及饋養之禮皆使民遵行

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弑上者生於不義義所以別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覲之禮所以明義也義明則民不犯故雖有弑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鬬變者生於相陵（大戴記變作辨）相陵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鬬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婚禮聘享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別夫婦既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從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爲民設穽而陷之也刑罰之源生於嗜欲不節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慾而明好惡順天道也禮度既陳五教畢修而民猶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其犯姦邪靡法妄行之獄者則飭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

其飭人子饋養之禮不言可知矣

有犯弑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鬬變之獄者（大戴記變皆作辨）則飭鄉飲酒之禮有犯淫亂之獄者則飭昏聘之禮三皇五帝之所以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不用不亦可乎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止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矣

鬼神人之所尊敬今也敢謀之非一世之積也故并罪其父至於逆人倫則其罪又大故罪及三世逆人倫之罪雖大然其間或其在上者之不德以致逆亂至於文王武王聖人大君天下之所同尊同敬而忽有妄言誣之者故罪及四世至於天地人心之所尊敬又過於文武矣敢逆焉其惡益大其積習必益久而後至於此故罪及五世自身之外餘所及者當有

等差文王罪人不孥以此知餘所及者有等差

冉有問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耻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不廉坐汚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汚穢則曰簠簋不飭有坐淫亂男女無別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幙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

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爲之諱所以媿耻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是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蹴然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

仲弓第三十

仲弓問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疑不下有闕文）化之而弗變導之而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顓五刑必即天論

顓剬也剬裁制也以剬記音古書多此類以女爲汝

以士爲事以搢爲縉以尤爲郵以胥爲又王制云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鄭康成注云論或爲倫簡觀下言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已見依人倫以權度定刑之意而未及乎天凡制五刑之道當即天心以論之有毫毛不與上天同則其制刑也必有差此用刑之大要豈論字之誤歟

行刑罰則輕無赦

王制云凡作刑罰輕無赦刑罰雖盡心致愼至於無疑情必不可不刑必不可不罰則罪雖輕不可赦若

至是而又赦則爲不善者無所懲矣

刑侀也侀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仲弓曰古之聽訟尤罰麗於事不以其心可得聞乎

王肅云尤過也麗附也王制尤作郵亦猶製作顓尤

罰罪之小者事狀明白即加罰焉不必更原其心以罰輕可略也若大罪則必原其心此古意歟

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正其忠愛以盡之

本心之正自有忠愛王制正作致

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有指無簡則不聽也

王制指作旨訟辭必書諸簡無諸簡而空以口陳旨意不麗於事事狀不明白則不聽也

附從輕赦從重疑獄則泛與眾共之（王制泛作汎）疑則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之

王制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鄭康成云已行故事曰比

是故爵人必於朝與眾共之刑人必於市與眾棄之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也士遇之塗弗與之言屏諸四方惟其所之弗及與政

與以也下文執左道與亂政者殺亦以作與記音者之訛

弗欲生之也仲弓曰聽獄獄之成成何官孔子曰成獄成於吏吏以獄之成告於正

王肅云吏獄官吏正獄官正王制云成獄辭史成告於正正聽之

正既聽之乃告大司寇聽之乃奉于王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棘木之下

外朝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

然後乃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之以聽命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

王制云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後制刑周官卿士辨其

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遂士則要之二旬而職聽于朝云云就郊而刑殺之各於其遂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縣士則要之三旬而職聽于朝云云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夫自吏與正與大司寇與三公卿士節節聽其辭節節得其成至于再奉于王而猶以疑爲言其恤刑之誠篤至如此

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巧言破律遁名改作執左道與亂政者殺

與以也王制云析言破律遁名改作執左道與亂政者殺

作淫聲造異服設奇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行僞而堅言詐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此四罪非殺人也而必殺者何也其在後世習亂之久滔滔者天下皆是又甚於衰周之時則固難於殺若夫古昔大治禮樂刑政備具君民皆安於正而忽有此四罪則不可不殺矣夫民皆安於正而忽有亂之使君民皆失其正開大亂之門豈容不殺所謂非正者言其大體爲邪衆人之心本正本善今也使惑焉疑焉則其非正也可知矣王肅云不聽赦木之下

仲弓曰其禁盡於此而已孔子曰此其急者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服命車不粥於市

粥賣也車服君所命而粥之是不敬也

珪璋璧琮不粥於市

寶玉世所貴用以祀神用於盛禮不可輕粥於市

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義同上） 兵車旍旗不粥於市

大夫猶不藏甲此非臣民用器或國工情其事而取之亦不可

犧牲秬鬯不粥於市

非臣民所可用者固不可粥於市雖古大夫得用索牛士得用羊庶人用狗雞皆當自牧養致誠不可取諸市

戎器兵車不粥於市（義見上）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

不中度數此敗亂之門端不可長

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於市

啟人侈靡之心故禁之

衣服飲食不粥於市

衣服飲食所當自造若取諸市長其怠荒苟亂

果實不時不粥於市五木不中伐不粥於市鳥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

果實不時不惟不利於人或生疾而失其正是人心失正之一苟開其端則寖滋不已王制木上無五字然今匠者猶有五木之稱意謂柱桁梁楣桷之屬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伐不以時亦失正周禮四時之仲月始田乃取鳥獸春獻鼈蜃秋獻龜魚其取之非時及殺之不以其道者皆謂之不中殺不中殺不仁足以起人不仁之心故禁之已上皆治古之法後世習亂之久未嘗過而問焉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志曰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大禹謨之三事曰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和合三者蓋寓正德於利用厚生之中卽民之所日用而教之以正也自漢以來君臣皆不知治道當如此皆苟道也故人心不善天下多亂國祚不永積習久固士大夫遂不復知有古者治民之道其視四誅十四禁一不知其故往往謂迂闊不切於事矣

凡執此禁以齊眾者不赦過也

其罰既輕故不赦過以防人心

樂山第三十一

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他日子張問曰仁者何樂山乎子曰夫山者巋然高子張曰高則何樂爾子曰夫山草木殖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

此章見孔叢子孔子曰未知焉得仁今欲言仁當先言知明乎知則明乎仁矣明乎樂水則明乎樂山矣

不明乎道不足以爲知知者之所樂孔子不能言之將以啓誘學者不得已惟曰水知學者必未悟其旨故又曰動而其所以爲動之旨孔子又不能詳言惟曰樂而止參是三者亦明白可通矣然而自孔子以來學者能通之者有幾顏子能通之故視聽言動三月惟一一者何也如水焉流行不息而水無思也無爲也無思無爲而視聽言動四達惟一是謂動中之妙非如木如石頑無動用故特曰動彼陷於虛空之穽沈於止靜之滓者何足以知道何足以爲知知尙

無之何足以言仁人心自仁有蔽焉故不仁人心卽道故書曰道心此心虛明實無一物昏者立我生私故窒塞而不虛故不明無我無私虛明無際視聽言動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是道也思則失之爲則失之故甚難於言雖孔子亦難於言然旣曰樂水矣而又曰樂山者何也山之草木生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而雨露降澤潤萬物百姓咸饗此亦水之無思無爲而流行不息澤潤萬物之道也惟知者初明乎道舊習尙未盡釋日與萬物交舊習忽動則亦不能不隨以暫動故猶未及乎仁者之靜故又取山以爲喻山亦非徒靜而無用惟以別知者之猶未至靜非謂水自有水之道山自有山之道也非謂動自有動之道靜自有靜之道也道一而已人自有淺深之殊道一而已孔子姑別其動靜之殊惟知者而後知此惟入其中者而後可以語此顏子則知此矣日月至者則知此矣未至者必不信孔子斯言爲日至已上者發爲萬世之至乎道者發嗚呼至矣子張之問

夫子惟答曰夫山者巋然高嗚呼至矣可謂至語實語直以盡告子張之語而子張不領也然則何謂巋然高高者高也巋然者巋然也惟難於解釋孔子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無非教也知此則知巋然高矣孔子又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知此則知巋然高矣孔子又曰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知此則知巋然高矣聖言如此明告而學者猶莫之解者非孔子之祕其說也學者以思爲

之心觀之故不解也不立我不起意生私則本無可疑者矣及子張再問夫子不得已雖言之頗詳往往學者亦不能不疑惟知者則不疑矣如何而植如何而蕃如何而出如何而興吐如何而和合又如何而成此無說也無思也無爲也是謂直而無私又謂之忠信忠信無思也無爲也思之則不忠信矣爲之則不忠信矣則私矣則不直矣世以疾之頑不知覺爲不仁然則知覺爲知常覺常明爲仁常覺常明何思何慮如水如山如月如日又如鑑萬象畢照虛明寂

然又如四時變化雜然而無所思爲無所爲焉草木以此而植鳥獸以此而蕃財用以此而出風雲以此而興吐而通乎天地之間陰陽以此和合雨露之澤以此降萬物以此成百姓以此饗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嗚呼至哉

孔子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

孔子之旨備見前釋孟子曰何取乎水哉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此孟子之旨爾非孔子之旨也孔子之旨無本末非動靜不可以口說宣惟曰水哉水哉終不能詳言其故孔子大聖而猶不能言而孟子乃能言之乎孟子深信本心之善而未大通也孔子亦嘗言水矣曰以其不息徧與諸生而不爲也嗚呼至矣如此言水則無間然矣

孔子觀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子曰以其不息且徧與諸生而不爲也夫水似乎德其流也卑下倨居不必循其理此似義浩浩乎無屈盡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之嵠而不懼此似勇至量必平

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概此似正綽約微達此似察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以化潔此似化

君子之觀之非既思其徧與諸生而不爲又思其流不必循其理又思其無屈盡之期又思其赴百仞之嵠而不懼又思其至量必平之又思其盛而不求概又思其綽然微達又思其發源必東似志萬物就以化潔似化也使觀必徧思亦勞矣而孔子云云如右者何也此心清明何思何慮有叩斯應衆妙必形至妙無彼此清明非動靜知其不息徧與諸生而不爲

則知之矣義道勇法正察志化皆人爲之名至妙不可以言而盡學者多執道以爲大體之全名以其餘爲枝葉則失之矣是妙無精粗無本末無偏全致本末偏全之說者皆意也非妙也不息偏與諸生而不爲水之妙也水何待於聖人言其妙聖人將即水以明人人皆有此不息應酬萬物而不爲之妙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百姓日用此不息不爲之妙而不自知也故繼曰夫水似乎德人日用云爲或謂之義或謂之道或曰勇或曰法曰正曰察曰志曰化雖日

用不息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

子思問曰物有形類事有眞僞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物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

心無體質德本虛明如日月照臨如水鑑燭物不必勞神自能推見自能究知若馳神於彼周悉致察雖聖人猶難何則勞動則昏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而自能先覺在彼之詐者爲善也孔子所以明人人自有本心之聖至于逆詐億不信則反昏矣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孔子非貴操而賤舍後學不達遂謂常操者爲聖人不覩夫出入無時孔子亦未嘗貴入而賤出辭旨坦然孔子與顏淵至於慟矣而不自知謂之操存可乎負手曳杖莞爾而笑謂之操存可乎變化云爲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感而遂通而亦未始不寂然也心者天下之所同然操之則在舍之則無忽然而出又忽焉而入卒莫知其鄉域人心之神如此惟

昏惟蔽自迷自亂一日而覺本神本明無勞外求學者不知愈操愈失操無所益舍無所損貴操賤舍斯失之矣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孟子又深言正心之爲害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言乎心無不正無俟乎復正復加正之之意是猶未明本心之善人之所以爲不善者非其心之罪也一昏而動於意則差矣孔子惟戒學者以毋意未嘗戒學者以無心此心無我惟有至神雖以孔子之聖猶不能自知其鄉而況於他人乎今或獨取操存則有其

鄉矣不能如四時之變化矣孔子何以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貴操舍是猶未離乎意孟子所以必有事焉者改過也芸苗也非正其心也此心之靈豈容微置其意孟子此論有所自來蓋傳之子思子思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孔子者然孟子前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而遂繼以孔子操存舍亡之言則孟子猶不能無蔽心無體質不可以消長言有消有長未脫乎意始小而終大始弱而後強者非心之有小大強弱也此心虛明無方無體尙不可以大言矧可以小言尙不可以強言矧可以弱言始梏乎意故小故弱所梏既釋故強故大如日月本明雲氣蔽之故昏日月之本明未嘗失也如鏡積塵故昏而鏡之本明不息及塵漸去則漸明大去則大明非始明小而後明大也明則一特塵積之去後多寡前後之不同爾孟子猶未覺此心之神本不可以小大消長言也故誤認孔子操存之旨每每以存心操心爲言雖知勿正心之理而又不能無蔽於此學者未至於大通故有若是差雜

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孔子因魯春秋筆削成書凡以明道而已矣不知道者觀春秋自天子以下皆致其貶又可恕者不恕可貶者不貶是爲罪其知道者謂孔子之作春秋豈得已而不已孔子之時周道大衰道久不明於天下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私意橫生異端並作臣弒君子弒父天下大亂孔子不得已作春秋大明其道深明乎疑似之間取天下後世之私意盡去之不留毫髮蓋挽天下後世人心盡歸諸道蓋大道人心之所自有人心卽道故書曰道心動乎意而失其正爲昏爲亂春秋不作則天下後世盡胥而爲夷狄禽獸矣自子路好義著於天下而猶曰名不必正亂父子之大倫而況於他乎春秋之義一而已矣明此以南面則堯之所以爲君也明此以北面則舜之所以爲臣也以此而爲父則父父以此而爲子則子子以此而爲夫則夫夫以此而爲婦則婦婦禮樂刑政衆善萬行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而

無二道也其曰竊取之者謙辭也非取之外也取之心也此道人心之所自有而天地萬物盡在其中者人皆昏而孔子獨明則孔子不得不明其道以開人心是義之所不可已是天命孔子作春秋孔子不得而達也春秋之義惟得道者能知之惟得大道備盛德而後能盡知之其餘則知其略而已孔子之志即孔子之行孝經即春秋而孔子必別而言之者以春秋之貶削迹疑於嚴或者不達則流於嚴將寖失本心所自有慈愛恭敬也故曰行在孝經

孔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此旨其謂作春秋乎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

孟子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謂仁不可以衆敵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孔子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此謂其義一者何也禹未嘗不薦益於天及其後天下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啟在當時往往固辭辭不獲而後嗣位則啟之繼即唐虞之禪也至于有扈氏不服啟不遜於有德不辭于益而往伐戰于甘孔子於此亦不與啟其作書序著其情焉湯未必不以與伊尹伊尹以太甲悔過而復君之伊尹義當立太甲則商之繼即唐虞之禪也自餘不能讓于有德繼世少肯生民被其禍則與唐虞之義不同矣

萬章問於孟子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齊滰淅而行（今孟子滰作接說文云孟子曰夫子去齊滰淅而行滰其兩反浚乾漬米也字亦有作撓者接誤）

孟子曰去魯遲遲去父母之道也去齊滰淅去他國之道也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

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乎五十而慕

衆人雖孝至年長大則心放逸寖異乎幼稚之時矣舜年五十而其戀慕父母之心一無以異於幼稚之時嗚呼至矣此精一無二之心即道故舜曰道心文王之德之純者此也孔子不知老之將至者此也孔子夫孝天之經地之義者此也

孟子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

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論語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史記謂魯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别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爲先并矣犂鉏請曰先當沮之於是選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觀此則孔子之行乃因季桓子受女樂人謂孔子爲苟去故因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則魯國之罪微孔子非苟去孟子之言當矣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

孟子謂鄉原之言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

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孟子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汚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張大光曰神女賊愿字作平聲則鄉原爲鄉愿古音蓋通

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縮直也惴恐之也以威加人也禮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

千乘第三十二

公曰千乘之國受命於天子通其四疆教其書社循其灌廟建其主設其四佐列其五官處其朝市爲仁如何

周通四疆皆所統治周禮詳於比閭族黨之制書社者其黨有庠術有序之謂乎學校政之大者皆致其教祀廟首灌鬯宗廟祭祀禮之大者灌廟其當時之常談乎旣循其禮而行之卿大夫謂之主建而立之設四佐列五官面朝後市政治之大略舉矣不知如何而爲仁也

子曰不仁國不化公曰何如之謂仁子曰不淫於色

人心未始不仁動而生意意欲亂其淸明故不仁魯君之大蔽在色故云

子曰（良久而又言故再書子曰）立妃設如太廟然乃中治中治不相陵不相陵斯所嬪遹（音適）遹則事上靜靜斯潔信在中朝大夫必愼以恭出會謀事必敬以愼言長幼小大必中度此國家之所以崇也

立妃設喻如太廟然則有敬愛而無淫縱則中治中猶內也無淫則無妬忌無妬忌則不相陵犯不相陵犯則庶嬪遹進退聽則事君上不以色而靜靜則潔潔不亂事理之勢由中以達外其在中朝信其果能敬愛靜正而潔則大夫必愼必敬長幼小大必中度蓋有源必有流有諸中必有諸外君不惑於色則德性昭明賢否自辨小人自退聽君子益敬益愼諸侯有出會之事或使大夫出會有所謀事必敬而愼言言不愼則致禍速敗故及於愼言大禹謨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治亂安危在愼不愼敬不敬而已人有長幼事有小大言無不治矣國治則尊崇

子曰設如宗社宗社先示威威明顯見辨爵集德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志莫敢援於外

孔子旣言立妃中治以答爲仁之問矣而又及乎立子設喻如宗廟社稷且曰先示其威者何也孔子灼見魯國之勢在君弱臣強故因言立妃遂及立子今之世子卽他日之君宜及今爲之所何者凡威勢當

以漸致不可亟成宗社之尊嚴蓋人情事理之自然未嘗用威而人自尊敬畏服魯政在三家魯君微弱爲日久矣而況於世子乎必其衰索沮喪無復有威明之可畏孔子之治國如良醫之治病治其本源扶其尤弱之處故設宗社示威之喻周官諸子之職國有道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惟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此理王世子之事然諸侯之世子宜略同魯雖失正而虛文未盡廢故孔子因致其事助使辨爵爵當其德集其有德之人集其有德之事德人心之所共服則毋弟官子咸臣服之莫敢援於外毋弟者世子之諸弟官子者羣臣之子時魯多強臣力足以援其子若世子有德足以服其官子之心則官子莫敢援於外自世子言之則爲外置有司則有爵矣故言辨爵孝經世保爵祿則大夫士皆稱爵

大夫中婦私謁不行此所以使五官治執事者也夫政以教百姓百姓齊以嘉善故蠱佞不生此之謂良民國有道則民昌此國家之所以大遂也

子之所以辨爵集德固惟無私而後能而君之欲以與邦而振衰亦本於無私夫人心之所以服者公也所以不服者私也大夫中婦私謁皆不行則公矣公者道也未有由道而國不治民不化者也是時魯國公室既衰私謁又盛行故益衰人心益不服故國益不振聖人醫國灼見受病之處在此故因言立子而及此今欲振衰起弱但私謁不行則五官治矣執事正矣五官言其大執事言其小政正通言正卽治卽無私正本於君心達於五官執事以及於百姓教百姓以正百姓同歸於善嘉猶善也蠱佞不生是謂良民國有道不特民良而已民咸歸之故昌盛國家大遂蓋根本於不受私謁而已

卿設如大門大門顯美小大尊卑中度開明閉幽內祿出災以順天道近者閑焉遠者稽焉君發禁宰受而行之以時通乎地散布於小理天之災祥地實豐省及民共享其祿其任其災此國家之所以和也

爲國急務莫如善任大臣故言卿設喻如大門大門必顯美喻德不顯美則無以爲卿矣其小大其高卑

咸中法度則爲大門矣微意喻魯卿太強太大太尊不敢明言故託諸喻託諸隱庶諸卿聞之或有感動而改過遷善也門闢則明閉則暗喻君臣之情開通無疑閒則善不通和則生患三家根固不可去況因君失政三家寖專非一人之罪今爲魯計爲當通和不可疑阻此則爲魯之道也道不可以一端而盡惟不用己私則在道一無己私與天同則在道故曰天道由此而行則福祿至災害去故曰內祿出災以順天道人物皆由門出入故因喻焉閑習也卿順天道誠實無僞近者習知而信之無疑遠者則觀而效焉君發禁令宰受而行之王朝謂之冢宰侯國止稱宰歟上卿也君令臣行天道也務農重穀政之大者欲教民必先富之家給人足而後可使爲善地者地政也謂農穀也農時最不可失故言時禮樂刑政其事多矣此則達乎地者略舉大政不復悉言小理者治之小事言大政既舉散布于小理無不得理天災行則地寶寡省天祥至則地寶豐多有祥則與民共饗其祿有災則與民共受其災憂樂與民同之不自豐

而不恤下則上下和矣不和則禍將及之矣此公室與三家之所同患也

國有四輔輔卿也卿設如四體毋易事毋假名毋重食凡事尙賢進能使知事爵不世能官之不愆凡民戴名以能食力以時成以事立此所以使民讓也民咸孝弟而安讓此所以怨省而亂不作也此國之所以長也

孔子言卿甚詳者魯之政在卿欲卿聞言省過而改也再設喻如四體卿爲君之四體則當君臣如一身無輕易其事以政在三家季氏尤專勢強故肆志輕易其事其名則臣其實不臣有假名無眞實人性本善庶聞聖言而心感動也重其祿食吝於養士此當時實事故孔子致戒是時三家能尙賢進能則國治家亦安使知爵稱其事當其德官人不以世能則官之無有愆忒未有不能而獲爵者爵不當事是之謂愆此亦有以默感三家世襲之心使知愧也能亦賢能之總稱四民名不同能亦異觀其戴士之名則知能士之事戴農工商之名則能農工商之事時是也以是各食其力必責其事之成立事不成立則食不

給矣困窮矣自上及下皆不可怠於事皆不可有名而無實卿假名則卿無其實矣凡爵不稱其事則爵者無其實無其實者怠於政事也無怠無荒之謂道怠荒則失道未有無道而能治者未有無道而不亂者民皆不亂於事而食足食足則善心易興所以可使遜讓孝弟民本有孝心凍餒迫之或不能安而或失之今食足則安乎讓矣自上而達乎下皆由乎道安乎善則怨尤寡省禍亂不作此國之所以長久也國長久則臣民皆被其福季孫失之故囚於家臣

下無用則國家富上有義則國家治長有禮則民不爭立有神則國家敬兼而愛之則民無怨心以爲無命則民不偷昔者先王立此六者而樹之德此國家所以茂也

權歸君上下無專用則國家富矣時公室之政在季氏季氏之政又在陽虎皆下者用事故國家貧治國家之道不可以私盡去其私意惟義之徒則無不治矣禮者敬而已矣位有尊卑貴賤心無不敬禮者義之達於文爲制度者而已矣無私意也民安於禮義

故無爭時魯之君臣失禮義多矣故國家不治民好爭立神而敬事之諸侯祭社稷祭境內之山川祭五祀祭宗廟上修禮敬則其下皆敬矣時魯豈不祀神必不敬故及之歟時魯國之民分矣必不能兼而愛之又其視國之民與鄰國之民天下之民有異矣必不能兼而愛之義雖有遠近親疏之不同而泛愛則同也仁者兼愛故民無怨天下無敵時無兼愛之心故民有怨心時魯公室衰弱往往公以爲命偷安怠惰不復進德修業季氏衰弱往往季孫亦以爲命不

可推移偷安怠惰不復進德修業上之人偷怠民亦化之皆偷惰當時魯國情狀可考而知也國家之不治皆上之人自取之從孔子之言固可復治而復興也此六者皆當時魯國之切務而曰本之先王者治國理民之道古今之所同也備而列之雖不勝其多舉其切於時之六者謂先王之所立可也此六者皆所以樹德也

設其四佐而官之司徒典春以教民之不則時不若不

全

時上疑闕不字民有不循典則者教之春農事方興最不可失時患其不時也故教之患其雖教之而有不順令也若順也又患其雖順令而猶有不全盡也故皆教之

成長幼老疾孤寡以時通于四疆

長幼老病孤寡六者或任其勞或輕其任或助其事或安其所或補其所不足使慈幼養老寬疾恤孤寡各有以成之宜之四疆之內通如一家周禮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愛四閭爲

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施其法于邦國

有閡而不通有煩而不治則民不樂生不利衣食

閡者閉也閉而不相通融四疆之內境土廣民多或煩亂而不治則民不樂生衣食將闕矣比鄰以上皆有長宰分治

凡民之藏貯以及山川之神明加于民者發國功謀齊戒必敬會時必節日曆巫祝執伎以守官俟命而作祈王年禱民命及畜穀蟄征庶虞草

民之藏貯及山川皆有神明凡神明之加于民者國皆祀之發作也國作其祀事功事也謀思慮也事功必思慮乃成齊戒以祀必敬與祀事者其人不一故必會祀必有其時其時其禮皆不踰節日曆之官審祀日之甲子巫祝之官所以接神各執伎能以守官俟命而行禮祈王年愛上之誠也禱民命及六畜九穀庶虞蟄蟲之害稼者皆所憂虞故曰虞乎蟄飛也有不飛而惟能征行者草者稂莠之類皆禱之畜穀欲其不蕃愛民之至其詳盡如此

方春三月緩施（施用刑）生育（刑則緩之惟有生育之事）動作百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朝孤子八人以成春事

方春天地生育萬物陽氣發動人事當順之亦致凡生育之事動作百物朝孤子必有以惠撫之必八人者八木之成數春屬木亦順之也前言成長幼老疾孤寡則四疆之內孤子必不止於八人其惠恤之則均其朝其人以應天數則其體異其八人得非大夫士之孤子歟天地人同此一氣宜和順而無乖且人一身之內不容有二氣必和同無乖違而後無疾而

安平據此則諸侯四時皆有廟祭而禮又曰諸侯禴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四時惟有二祭按周禮春祭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則禴不禘禘不嘗之禮異代之禮歟諸侯五廟而此曰皇祖者曾高而上總稱祖歟

司馬司夏以教士車甲凡士執伎論功修四衛強股肱質射御才武聰慧治眾長卒可以爲儀綴於國出可以爲率誘於軍旅四方諸侯之遊士國中賢餘秀興閥焉方夏三月養長秀蕃庶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爵

士之有慶者七人以成夏事

自五家爲伍而上皆有長士率之教士則率伍從之矣士各執伎司馬論其功蓋次第論之司馬總之四疆之內凡民皆軍伍也皆所以衛吾國也修其教具故曰修四衛質者驗其實也既教閱之則或射或御伎能咸可覩矣既閱習之則才武聰慧其能治眾長卒之才可覩其可以爲儀表於國出可以爲將率能導誘軍旅者皆有其質狀可驗矣於是四方諸侯之游士及國中之賢者及其餘秀士皆可以興起考閱焉其賢士可施慶賞者爵其七人成數所以順天地長養蕃物之氣

司寇司秋以聽獄論治民之煩亂執權變

叔向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然則古者非如今皆有定法故曰執權變謂隨情定罪

民中凡民之不刑萌本以安（或萌作崩安作要非）閒作起不敬以欺惑憧愚作於財賄六畜五穀曰盜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媄餝（媄者妖媚也餝音飾飾也謂女專貞而美飾也）五兵及木石曰賊以中情出小曰閒大曰講利辭以亂屬曰讒以

財投長曰貸凡犯天子之禁陳刑制辟以追罔民之不率上教者

民人之中凡民之不法者其萌不言之本初未至于甚自不覺其非安而行之及其久也縱也閒或作起不敬至於欺惑憧愚憧亦愚愿柔順之謂音童作於財賄畜穀之閒曰盜謂欺惑之而濟取之又有誘引居室家之良男女當時孔子對語之次盡情詳說曰彼自居室家之中有君子曰義子謂循義理之子有專貞之女曰媄餝謂美而飾而爲賊者誘導之取子

之財取女之色其甚者有脅取之以五兵傷之權之或以木以石傷之權之強取其財色此大惡名之曰賊記言者雖詳記當時孔子所言而記者不善於屬文辭肎不明白難遽解然審觀則辭情已著矣又有內情偏愛小者特出之謂表之是謂閒大謂右其小者使加諸大者不順也又有日月講習險利之辭以亂屬類天下事理自有倫類之常而險人以利口巧辭故亂之是謂讒舜曰朕塈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者謂此也易曰正辭者正此等之辭也舜命禹納言者

虛其或有此等利口亂正之言辭也又有以財與人而取其長息者投與也長去聲謂之貸右舉其大略凡犯天子之禁則司寇陳刑制辟追罔民之不率上教者罔民非民也常民不如此故謂犯禁者爲罔民故追而治之

夫是故一家三夫道行三人飲食哀樂平無獄

自司徒教民典則治其農政民足衣食司馬教士與賢司寇又治其不刑之民大略舉矣故言其居家也大略得三夫之地其養之也有餘其出而行于道路其行三人有別而不亂飲食哀樂養生送死安平而無獄井田之法曰夫三爲屋一夫百畝寬以計之故大略一家三夫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其無車則人亦行焉男近右女近左故曰三人歟四則亂矣

方秋三月收斂以時於時有事嘗新于皇祖皇考食農夫九人以成秋事

農夫多矣惟食九人者自近而始自長而輪次之歟抑皆食之取九人異其禮以順金氣歟九者金之成

數秋屬金故數用九以順天地之氣

司空司冬以制度制地事準揆山林規表衍沃畜水行衰灌浸以節四時之事治地遠近以任民力以節民食太古食壯之食攻老之事

井地溝洫皆有制度水之可畜者畜之可行者行之畜水行水必觀地勢先揆度大體兼用平準之法以審定高下又規模其大略表其平衍水勢所注沃之地畜水而行之行於衰下磽瘠之地以待浸灌之用度四時所用水而節之不妄開塞治地遠近以便民

居而任其力言不以大水阻隔司空治溝洫與司徒治井田稼穡之事相關通矣司空司冬故司水伯禹作司空故治水冬則禾稼盡納宜於此時制節民食民食或不能自節則必有以節之愚者不計後縱口腹之欲則後饑餓故上之人必制其節先王之慮之其詳至於此太古亦非三皇五帝之世具見下文

公曰功事不少而餱糧不多乎子曰太古之民秀長以壽者食也在今之民羸醜以胔者事也

胔者脇腹枯瘠腸臟隱然露見故或謂胔人子腸或作胔月令掩骼埋胔疾智反凡字從肉者爲月而云人子腸者疵雌二音以義推之當通月令鄭注云肉腐

太古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各安其居樂其官（或作宮室者非）服事信上上下交信地移民在今之世上治不平民治不和百姓不安其居不樂其官老疾用財壯狡用力於茲民游薄事貪食於茲民憂

古者雖攻老之事然而無游民雖食壯之食然而食亦有節不貪食後世雖老疾用財壯狡用力竊民之力也而有游民不肯盡心服事而薄於事雖不得食壯之食而上亦不節之故貪食大抵治得其道則每事皆善治失其道則每事皆不善古者任民以事有時非如後世使民不以時使民數數則民不得安其居古者雖服役於官而樂之者以使民有時民咸信其上也民雖有移地而居而不之他國民猶在國中

古者殷書爲成男成女名屬升于公門此以氣食得節作事得時民勸有功夏服君事不及暍（暍音謁熱也）冬服君事不及凍是故年穀不成天之饑饉道無殣者在今之

世男女屬散名不升于公門此以氣食不節作事不時天之饑饉於時委民不得以疾死

古者子生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男女皆書名屬屬謂某之子某閭某州此書甚盛故曰殷書（殷盛）也此以氣食得節作事三十而娶國中自七十以及六十野自六十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食人四鬴或三鬴士不貳糞截庶人耆老不徒食民皆有時而不妄故民相勸勉服事故事功成夏服君事不及暍暍

大暑也冬服君事不及凍凍大寒也其恤民如此是故雖年穀不成饑饉而亦道無殣者今男女之生其屬散而不收名不升于公門是故幼壯老之氣食皆失其節政失節則皆亂作事不時使民無時及饑饉則盡委弃其民不加恤民不得以疾死而餓死

是故立民之居必於中國之休地因寒暑之和六畜育焉五穀宜焉辨輕重制剛柔和五味以節食時事東辟之民曰夷精以僥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僥堅堯反健也）南辟之民曰蠻信以朴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西辟之

民曰戎勁以剛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北辟之民曰狄肥以戾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及中國之民曰五方之民咸有安居和味咸有實用利器知通之信令之及量地度居邑有城郭立朝市地以度邑以度民以觀安危距封後利先慮久固依固可守爲奧可久

孔子因言古者遂及王者之事因發明君人者之本職愛民之至治其民如一家教養之如子古之王者至于四方之大遠不火食者亦養之教之而況於國中之民乎周官職方氏掌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貊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使同貫利合方氏掌通天下之財利除其怨惡同其好善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小行人以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古王者之教養其民如此故其立民之居必於中國休美之地因寒暑之和周官大司徒辨其多暑多寒之地求地中陰陽之所和而物阜安

乃建王國焉職方氏云豫州其畜六擾皆宜其穀五種皆宜其在四方亦各擇其國中之休地中國國中也詩曰中林林中也中逵逵中也就彼偏方亦有寒暑之和其六畜五穀雖不皆宜亦就其所宜之地居其民辨其民俗之尤重於此或輕於彼民性之剛者制之使毋過以暴柔者使之安立所以教訓和調其僥勁剛戾凡不正之性不特此又和其五味以養其氣無傷其生食皆有節使不至乏絕其役之也以時辟偏也四方皆其偏地故曰辟至于大遠有不火食

者咸教養之使五方之民咸有安居和味咸有實用利器實用其五帛皮革衣服之類乎利器其釜鼎槃盂几席之類乎以知慮周通之思其遠近大小無所不盡以信令之言所令民咸信之至于衰世則雖令之下不信矣又量地度居邑有城郭立朝市量地之廣狹可建國邑多寡可以居民多寡若地少民多地多民少皆失其宜又觀其安乎危乎至于封建之後果利乎距至也必先慮其可久可固其固可守爲邑必深奧山水之深處皆謂之奧今爲邑奧果可久乎

嗚呼古王者其慮民如此其詳其審無所不盡及後世大槩私其己而已其民之安不安治不治視之亦薄乎云爾任其自安自危自生自死建國居民乃周官大司徒之職孔子因公問古者之事遂及大體而漢博士乃悉歸之司空蓋觀此篇辭旨之不詳審故也

能節四時之事霜露時降方冬三月草木落庶虞藏五穀必入于倉於時有事蒸于皇祖皇考息國老六人以成冬事

節四時之事王朝則六官咸有之侯國則四輔咸有之四輔雖分司四時而合事聯治率相關通各有四時之節此則合司空司徒之事因復終言司空司冬之事老之當息者何止六人以六人行禮以順應天地之氣爾一二三四五爲五行生數六七八九十爲五行成數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六人外當息皆息

夫人民咸知孤寡之必不末也

司徒咸其孤寡是以孤寡爲先不末之也

咸知有大功之必進等也

司馬爵士所謂大功蓋由德性而發諸事者也不由乎德雖偶有功不可以言大功雖偶有大功惟當厚賜或漸進等而教之必不可以爲大夫

咸知用勞力之必以時息也

老則息又役之有時

推而內之水火入也弗之顧矣而況有強敵在前有君長正之者乎公曰善哉

後世亦知有恤孤寡之爲善而恤之者矣而詔書徒掛牆壁後世亦有有大功而進者矣而不能以皆然或爲小人所攘所誣而無德無功者受上賞故雖賞功而人不信或偃息在牀或不已于行勞者不得息而不勞者無時而不息下不信其上惟怨其上此其根源由人君不改過遷善故昏而不明賢不肖不分不肖者進賢者退而政亂政亂則民怨矣

四代第三十三

公曰四代之政刑論其明者可以爲法乎子曰何哉四代之政刑皆可法也（四代虞夏商周）公曰以我行之其可乎子曰否不可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聞也

知者心有知也公雖聞四代政刑而未嘗深入其心則安能行故願先立知而以觀所聞

四代之政刑君若用之則緩急將有所不節不節君將約之約之卒將棄法棄法是無以爲國家也

今未立知而遽用之則緩急將不能節節適其法不能節則將約之約少也略行之不能多行之也不能多行之則卒於將棄其法此蓋由不深入其心

公曰巧匠輔繩而斷胡爲其棄法也（公猶自謂巧匠也）子曰心之未度習之未狎此以數踰而棄法也（狎熟）夫規矩準繩鈞衡此昔者先王之所以爲天下也小以及大近以知遠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耶水火金木土穀此謂六府廢一不可進一不可民並用之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耶昔夏商之未興也伯夷謂此三帝之眇

大抵人之常情泛聞不如心知而況公生長深宮汨汨袞袞雖習聞四代政刑如水沃石爾心實未知今公欲行之故孔子欲公先立知自其眇少甚易知之事使公心親之心知之規矩準繩鈞衡先王所以爲天下也故書曰同律度量衡語曰謹權量小者用此大者亦用此不惟在近有此雖甚遠必知其有此甚易知者今日行規矩準繩鈞衡可以知古必如此可以知今必如此此四代之政耶六府廢一進一不可民並用之此亦四代之政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如此知今亦如此此有虞氏之政伯夷嘗言此眇少之政乃三帝之政三帝其堯舜及古帝歟謂者言論也

雖三帝猶謹此眇少之政此雖甚易知甚眇少孔子知公實未之知

公曰長國治民恒幹論政之大體以教民辨歷大道以時地性興民之陽德以教民事上服周室之典以順事天子脩政勤禮以交諸侯大節無廢小眇其後乎子曰否不可後也

長國君國也恒常也公謂君國治民者常幹治辨論政之大體以教民歷歷辨明其大道又以時治其地性稼穡作民之陽德五穀益氣氣屬陽血屬陰故大

宗伯以天產作陰德以地產作陽德民事農事也孟子謂播百穀爲民事公曰吾又上服周室之典以順事天子修政勤禮以交諸侯大節無廢小眇者其可後乎夫公言似有理而孔子確然以爲不可何也德必務實必切乎心實知實行乃克有成徒務大體而無實德實心何以立政今欲使公切實切心以自其眇少至易者啟之則公心始樂從而實德興矣

詩云東有開明（大東毛詩東有啟明西有長庚謂天欲明時東方有大星）於時雞三號以興庶虞動蟄征（庶虞眾蟲也釋見千乘篇）作畜民執功百草咸淳地傾水流之

雞鳴而眾蟲興動畜民咸作而執功事百艸咸淳百穀長育淳和䅘莠不害稼地傾水流之脩治溝洫也孔子此言蚤作之事則足以感公不怠惰之心言農事則使公知稼穡之艱難不怠惰知稼穡之艱難皆善心也善心即道心孔子知道故自其甚易者啟之

是以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以教敬示威于天下也（威嚴也）是以祭祀昭有神明燕食昭有慈愛宗廟之事昭有義率禮朝廷昭有五官無廢甲胄之戒昭果毅以聽天

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昭哀哀愛無失節是以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此昔先王之所先施於民也君而後此則爲國家失本矣

凡孔子自上所言皆甚易知甚易行皆公已行時公心未深知其爲四代之政也公心實忽之以爲眇小而別圖其大者似大而實虛未有實德惟聖人知道甚明明知事有大小道無大小故即公所已知已行者發明之惟欲切公心言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以教敬公之敬心興矣祭祀昭明其有神明也甚易知

也燕禮昭慈愛公所自知也宗廟之事明其義當如是也朝廷之上有五官焉甚昭明也甚易知也甲胄武備公亦已自知其不可廢其戒備所以明果毅戒有司謹備以聽命已上皆公之所已知已行忽繼之以崩薨卒死亦以警公消公之意欲放恣死者人之所哀天屬人之所愛生則愛之死則哀之哀愛無失節則父慈子孝兄愛弟恭此先王所先施於民者而公之所務者皆不及此以爲眇小而後之故孔子謂之失本嗚呼卽公所已知已行者啟之非孔子孰能灼知其道在此

公曰善

已上皆公已知行雖有未盡亦甚易知易行故曰善

子察教我也

公既喜其易知易行故又欲孔子察教我察詳切也

子曰鄉也君之言善就國之節也（就或作執）君先眇而後善中備以君之言可以知古可以察今與然而興民壹始

善啟導人主者率因人主之所已知已行者道之則易故孔子曰鄉也君之所言自善乃成就其國之事

節也但君今先自眇小者行之而後善也其中卻備用君之言可以知古者亦如此察今亦當如此公切心立知其自眇小實履而行之然後備行君鄉之言由實心實德而發則與然興民道心一由此以始與然油然也詩云泮與爾游矣音換一者齊也皆也

公曰是非吾言也吾一聞於師也子吁焉其色曰嘻君行道矣公曰道耶子曰道也

公聞夫子稱美鄉所言之善乃曰是非吾言也乃一聞之於師者孔子於是吁焉有吁歎之狀其色動焉卒作嘻音蓋敬歎之至也曰君今行道矣公駭焉不自知其爲道也問孔子曰此爲道耶孔子對曰此道也嗚呼至哉非孔子孰能發明人主之道心如此耶自有載籍以來未見有發明大道如此之平易明白者他書載聖人之言多矣道雖無二而言因事發惟此明白簡易爲甚此篇載書大戴記以所記不精擇久不行于世簡編散亡傳訛承誤滋甚遂使大聖人之言明道之深切平易者不行于世無以開萬世之明道豈心外之物哉人心卽道故舜曰道心孔子曰

心之精神是謂聖心無體質淸明無際畔變化云爲無非大道惟因物遷動起而爲意始昏始亂始失本有之道道無實體意起而爲不善始失之然則舉天下之人心無非道者惟人不自知不自信且人不敢自矜推善於師亦多有之而人自不以爲道也何獨此凡人苟不爲不善則人人心皆道也人人皆能事親事上皆有敬有愛苟不以私意亂之則道心人人所同也人人皆可以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人不自信也嗚呼安得孔子斯言行于世哉

公曰吾未能知人未能取人子曰君何爲不觀器視才公曰視可明乎（言視其才疑於難明）子曰可以表儀（可以即其表儀觀之）公曰願學之子曰平原大藪瞻其艸之高豐茂者必有怪鳥獸居之且草可財也如艾而夷之其地必宜五穀高山多林必有怪虎豹蕃孕焉深淵大川必有蛟龍焉民亦如之君察之此可以見器見才矣公曰吾猶未也（猶未解）子曰羣然戚然頤然睪然踖然柱然柚然首然僉然湛然淵淵然淑淑然齊齊然節節然穆穆然皇皇然見才色脩聲不視聞怪物怪命不改志舌不更氣君見之舉也得之取也有事事也事必與食食必與位無相越踰昔虞舜天德嗣堯取相十有六人如此公曰嘻善哉子道廣矣曰由徑徑吾恐惛而不能用也何以哉

表外也即其外之儀狀可以知其中矣且平原大藪見其草之高豐茂則知其中必有怪鳥獸焉怪異也喻人之大才必有異於衆也且草高茂可取之爲財用如芟艾而夷之則其地必宜五穀此皆即其外儀之異知其財之美即其高山多林知其中必有怪物虎豹蕃孕焉怪物虎豹亦喻人之大才觀其淵之深

川之大知其中必有蛟龍民人也人才如之可以即外而知中孔子告公以觀器視才之法可謂甚要亦易曉而公猶未曉解故孔子又詳言人才之狀曰羣然者衆人羣然從遂隨之也戚然者道德之威人自尊憚之也頤養雍容和緩睪然如目視之精明有光也英華之發於外者自光明也踖然敬之至也如柱然安止不動也柚然者應萬變如輪軸之圓轉不窮也如首然自是與羣衆不同有穎異之狀也僉然者衆論皆與之歸之也如水之澄湛不動淵深難窺見

淑淑者善美之至也齊齊然有道之容自有此整整之妙也節節者衆善變化之不一而一一中節也不亂也穆穆然和靜也皇皇然有高大之德容而非子張之堂堂也嗚呼道心中虛何思何慮而光華外著自有若是衆言難盡之妙然公道心終未明孔子又慮其或未解又指事實告之曰見才美之色與聲音之修長者皆聲色之異者衆人皆視而此人不視怪物怪命衆無不震駭者而此人不動不改其志人驚駭甚者舌氣爲之變更令舌氣亦略不更改如上所

陳詳矣備矣君見此人卽舉之得之卽取用之若有事使任其事旣任以事必與之食以公有重以食與人之失故云也旣與之食必與之位以公任焉有疑貳不決之失也又謂無令他人與越之欲其任之專也備詳觀此視才之才惟孔子足以當之孔子雖不敢謂天下無人然孔子亦自知罕出己右矣而孔子言之者亦天下後世之公言也亦羣才皆可以此法參驗之全者大才不全者亦中才公聞孔子之言詳明漸解其旨歎曰美哉子道廣矣又曰由此路以觀人頗覺有其徑路可由而終疑也故曰徑徑又曰忩

不能用何以哉

公曰請問圖德何尙子曰聖知之華也

聖者無所不通之謂謂之知之華

知仁之實也

知至於仁而後爲實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仁信之器也

仁之爲德大矣然不過忠信而已矣當時蓋曰所謂

仁者卽不欺罔之信是也卽此物也非有高奇也記者其文辭微失眞爾嗚呼非聖人孰能發明仁道乎易如此

信義之重也

此誠信之中義爲重公舍義從利者多矣故云

義利之本也委利生孽

人之所以棄義而從利者謂義無利也不知義乃利之本也初雖似未利而利實由義而生故曰本人之義者人心皆與之鬼神與之天與之而人之棄義從

利者人心皆不與之鬼神不與之多生災孼然則棄

義者是委棄其利而生災孼

公曰嘻言之至也

孔子言之明白利害甚著故公喜而歎

道天地以民輔之聖人何倘子曰有天德有地德有人德此謂三德三德率行乃有陰陽陽曰德陰曰刑・

孔子信義之論其明道也著矣公猶未覺雖歎服其言之至而實不得於心故又別問嗚呼夫道即信義而已矣天地亦即信義之道矣公既未達而又問道天地以民輔之孔子亦隨順答之公謂道者天地也又治民事以輔之聖人於此三者何倘孔子灼知公未知三才一貫之道姑隨公心而曰三德以事迹觀之誠可言三而孔子不敢有所取舍而勉公率行公誠躬行則入道矣既導公以行又致陰陽之說庶公漸知天地之陰陽乃在公躬行中矣聖人之循循善誘如此

公曰善哉再聞此矣

曰再聞則知公未進進則通矣

陽德何出子曰陽德出禮禮出刑刑出慮慮則節事於近而揚聲於遠

禮者德性之節文違禮則入刑刑者所以約人歸諸禮於是漸啟公一貫之道刑不可以不慎故出慮慮刑則事有節而不妄仁聲遠聞公之所大關者思慮也前言立知其旨同故此因言刑又及於慮又詳言之善且有聲聞

公曰善哉載事何以

公知思慮之爲要矣又問欲載之於事則何以

子曰德以監位

當以德監察在位之臣必曰德者明不可他求也

位以充局局以觀功功以養民民於此乎上

事各有局局設官不一充足其事局各有事功事功雖各局不同同於養民夫君臣同心悉力皆注乎養民則民之所以戴其上也當如何上倘通猶君之也記是篇者不善屬辭

公曰祿不可後乎

公本重於與士祿食因聖言啟導故本心漸明

子曰食爲味味爲氣氣爲志

言味養氣氣養志明羣臣之志所以成事功祿不可後也

發志爲言發言定名名以出信信載義而行之祿不可後也

言公發志爲言命某人居是位職位職有名名於是乎定矣既命以是位而不與之祿是不信是非義故總結曰祿不可後

公曰所謂民與天地相參者何謂也

古多有是言孔子前言三德亦不異是

子曰天道以視地道以履人道以稽廢一曰失統恐不長饗國公愀然其色

天道所視者是也地道所履者是也人道皆可稽觀也是三者廢一則曰失統失其大體也失其大體而國有不亡者幸也夫孔子前之所言於公者皆甚平易而此忽致其嚴使公愀然者何也非嚴也以實告公公亦欲切公心切於心庶乎恐懼而思所以入道公之所蔽在循循汩汩無所思慮故不知道也然所謂視者何也履者何也稽者又何也夫道一而已矣而三言者隨人之常情而言也有一不盡焉雖謂之不知道可也故曰失統此言通徹上下知道雖有淺深苟未至于全有一之廢其失統則均孔子之言何獨啟公所以啟天下後世之心也公昏愚疑未足語此然道無淺深雖自開闢以來千無一萬無一倍萬無一至於知全者又何止於萬萬無一也且自孔子以來知道之全者有幾然而不離乎所視也不離乎所履也不離乎所稽也不離乎前所謂信所謂義也天

之所以覆者在是地之所以載者在是人之所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者在是禮樂刑政皆在是而不離乎所視所履所稽則甚近矣惟知道者乃知

子曰君藏玉惟慎用之

孔子見公愀然切心矣故又順導之謂此統乃自在君胸中喻以藏玉特未自知未自信爾君既自有玉今惟當慎用其玉人心即道故舜曰道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心自神自明惟放逸而昏故入於

不善若信此心之卽道而縱欲亦非道

雖敬愼而勿愛

至哉聖言孔子之啟告魯君盡言無餘至於此因公之庸愚而卽告之以聖人之大道者以人皆有道心初無淺深惟當去人之蔽不可增人之蔽使公敬愼則足以防公放逸然因是有寶愛其玉之心則又失之盡寶愛則心有所留止之意孔子每每止絕學者之固每每止絕學者之我記者總書曰絕四者此也

民亦如之執事無貸五官有差喜無並愛卑無加尊淺無測深小無招大此謂楣機楣機賓薦不蒙昔舜徵薦此道於堯堯親用之不亂上下

民亦如之者民亦雖當敬而不可私愛也孔子非謂民不可愛也以公有姑息愛之不以其道故也言無定法惟以啟敬執事無貸虞載德篇曰民亦無貸以公嘗有過於愛而貸其所不可貸者故救其蔽也道無精粗事理無二也所以繼言於藏玉之次者此也五官才德有等差而公待之一無等差則國何由治故戒以喜無並愛公又以卑而加尊愛其膚淺之才而使謀測其深以小而使招致其大機者枅育之訛而字亦訛歟楣大枅小喻大才居大任小才居小任薦進也若如賓客之並進無擇無別顧不昏蒙乎徵證也言而證驗於往事也徵薦此道於堯堯親用之不亂上下其謂誅四凶歟

公曰請問民徵

前言羣臣徵驗之事故公於此因問民徵

子曰無以爲也難行

夫公己德未明尙未能知人而欲遽求民之治甚難矣

公曰願學之幾必能子曰貪於味不讓妨於政願富不久妨於政慕寵假貴妨於政治民惡衆妨於政爲父不慈妨於政爲子不孝妨於政大縱耳目妨於政好色失志妨於政好見小利妨於政變從無節撓弱不立妨於政剛毅犯神妨於政鬼神過節妨於政幼勿與衆克勿與比依勿與謀放勿與遊徵勿與事臣聞之弗薦非事君也君聞之弗用以亂厥德

右所條皆公之過也願富而不久者無固志也慕大

者之寵己欲假貴大之勢而不能自求多福既曰治民而又惡衆往往於民衆聚之時輒不樂不孝於其考廟墓見之歟或於言笑間見之歟失志者荒淫而昏亂歟多變以從人而無節守舍己從人何害公則昏愚有所聞即變以從後有聞又變以從而不復審詳輕變而無撙節大抵撓弱不立既剛毅犯鬼神又有過節以奉鬼神之事任意妄作之狀可覩矣幼弱者勿與以衆以公嘗使幼弱臨衆也公又嘗親比小人之好勝克者所與謀者皆依從公意之人所與游

者多放逸之徒君聞之而弗用則君自亂厥德

臣將爲其節者蓋人有可知者焉貌色聲衆有美焉必有美質在其中者矣貌色聲衆有惡焉必有惡質在其中者矣此者伯夷之所以後出也

孔子前言知人之道甚詳公既未深解故此又進其簡要之說覩其貌色聲於衆人中覺其獨有美焉則知其中必有美質於衆人中覺其有惡焉則知其中必有惡質伯夷前言三帝之眇後亦言此觀人之法

子曰伯夷曰建國建政脩國脩政

此亦引伯夷之言爲獻謂欲建國則必建政欲脩國則必脩政言必用心建脩不可無爲而止伯夷以此進之於舜孔子今乃進之於公雖聖愚不同而伯夷之言亦正中公之病公之所蔽在乎未立乎知未切乎心未親用心脩爲孔子前既累言此復申其意意謂不可泛泛悠悠即當用心脩建

公曰善哉

虞戴德第三十四

公曰昔有虞戴德何以深慮何及高舉安取

公聞有虞氏之盛德曰戴者尊其德歟當時之常言歟抑傳流訛誤歟公問有虞之德何以深慮而得此高舉而不可及也安取此此問知公未得

子曰君已聞之惟丘無以更也君之問如未成也

公之所蔽在乎泛聞而未切用心不在乎他故不復他言徒支離公心然亦非欺公公之未知即孔子之知即有虞之德此惟知道者信此故曰丘亦無以更也如而也特公雖聞而未成也未成者由公未切用其心也

黃帝慕循之曰明法乎天明明施教于民行此以上明于天化也物必起是故民命而弗改也

夫公方已爲問曰安取而未知也而孔子既因而是之曰上無以更又曰黃帝亦慕循乎此嗚呼非孔子深明乎大道何思何慮疑信一致正實無餘之妙則何以及此又舉黃帝之言曰明法于天明明施教于民孔子釋之曰行此以上明于天化也此謂卽君之所聞也卽天之明也卽所施之教也黃帝所謂法于天明者甚明而無疑也施教于民者亦甚明而無疑也所以無疑者不動乎思爲融融恰恰自不見天人之有二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卽此道也天之所以運化無窮者卽此也孔子又謂凡物必由是而起天地萬物誠無二道也是故民咸聽命而弗改也所以咸聽命而弗改者以民心之所同然者卽此道也公雖未達孔子就以啟之人心自蠱庶其或通也當時孔子對語甚明白坦夷故公卽曉曰善哉以記者不善屬辭故人每患其難曉

公曰善哉以天教與民可以班乎子曰可哉雖可而弗

由此以上知所以行斧鉞也

公既聞以天道教民之言問民與天可以班齊乎子曰可哉民雖可與天齊而弗由此以上知天道不循天道妄行逆施所以致有司之行斧鉞也道雖一苟失之則爲無道甚則獲大罪言此所以防小人無忌憚之中庸也

父之於子天也君之於臣天也有子不事父有臣不事君是非反天而到行耶故有子不事父不順有臣不事君必刃順天作刑

孔子於此益明道之卽天又明不事父不事君之反天又明反天之必刃則公之天性庶乎漸明人欲庶乎漸釋矣因言作刑亦必順天用刑而不同於天心必私必濫

地生庶物是故聖人之教于民也率天如祖地能用民德是以高舉不過天深慮不過地質知而好仁能用民力此三帝之禮

四代篇三帝或作三常此三帝亦三常之誤歟

明而名不變（明上疑更闕一禮字）禮失則壞名失則惛

孔子節節明人事即天道於是又言地生庶物明地亦此道也當時對語之辭必不止於此情狀必甚明白記者不善屬辭不能盡寫之辭或忘脫致辭旨不甚明白如而通用前屢見之率天而祖地非天地有二道也能用民德即天地之道也有二道則無以為三才矣率即祖即用也高舉不過天深慮不過地彼淺者好論六合之外不知道無內外遠近也故不必求諸遠外但所知質實而好仁仁非有異道即知之常不惛也如此則能用民力受命而無遺者以由道而行十一而稅役不過三日故民樂之也此即古者三帝之禮禮明而名聞不蹇滯即播行于四方矣禮失則壞矣名失則惛矣惟惛故名失即其無名知其必惛

是故上古不諱正天明也天子之官四通正地事也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正民德也斂此三者而一舉之戴天履地以順民事

上古不諱能受羣臣之諫此正天明也言即天清明之道也天子之官四達分職雖多皆地事也地道臣道也周禮典瑞王搢大圭玉藻云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之狀似之故以為名歟君子比德於玉方正之道屈遜之道竹笏正節之道皆所以正民之德也合此三者而一總舉之曰戴天履地無他所為一以順民事而已民事皆正德也前惟言德慮或又曰事公既知以天道教民天人班齊之大略孔子又每明三才一貫之道於是又一歸諸民事者慮公求之遠也

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諸侯內貢於天子率名斅地實也是以不至必誅諸侯相見卿為分以教士畢行使仁守會朝于天子天子以歲二月為壇于東郊建五色設五兵具五味陳六律品奏五聲聽明教置離抗大侯規鵠豎物九卿佐三公三公佐天子天子踐位諸侯各以其屬就位乃升諸侯諸侯之教士教士執弓挾矢揖讓而升履物以射其地心端色容正時以教伎時有慶以地不時有讓以地天下之有道也有天子存國之有道也君得其正家之不亂也有仁父存是故聖人之教于民也以其近而見者稽

其遠而明者天事曰明地事曰昌人事曰比兩以慶違此三者謂之愚民愚民曰姦姦必誅是以天下平而國家治民亦無貸居小不約居大則治眾則集寡則繆祀則得福以征則服此惟官民之上德也

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循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嚴而不可違者亦此道也諸侯內貢於天子率循名籍以教其地實者亦此道也不至必誅亦此道也諸侯卿爲分分何卿守何卿行以其所教之士畢行使仁者守國守國至重必選仁者凡此亦皆道也其朝會于天子天子以歲二月爲壇于東郊建五色設五兵具五味陳六律品奏五聲聽明教者亦此道也離偶也易曰離麗也禮曰離坐離立者謂偶坐偶立也天子六偶諸侯四偶置立離偶抗張大侯鵠爲規圓之形豎立其物九卿佐三公三公佐天子天子踐位諸侯各以其屬就位乃升諸侯及諸侯之教士教士執弓挾矢揖讓而升履物以射心端色容正時以教其伎皆此道也時是也時是音近而記者或不同歟時者禮容無失中多也故有慶以地不時者不是也謂禮容失不中也故有讓以地謂削之也謂諸侯不能教士也大射所以習禮樂觀德行也廢禮樂無德行亂之道也故先王謹之嚴之夫天下之有道也以其有天子存故也天子有道故天下服之君之天子無道則天下叛之不以爲君國之有道也以其有國君存故也君有道一國皆服之君之尊謂之無君可也孔子爲之隱惟泛言之又轉其辭曰君得其政家之不亂以有仁父此三者亦皆道也遠而明者天也聖人之教民近而可見卽近而可以稽遠道無二故也在天則曰在上清明在地則曰生物而蕃昌在人則曰比兩者偶也慶者禮容無失而中多有慶也前言射故因此以爲言他事之正者亦猶是也天下無二正也無二道也三者一也違此三者是違道也是謂愚民愚則姦皆邪道也故必誅誅其反道者也誅姦則正矣是以天下平而國家治民亦無貸四代篇亦曰執事無貸以公縱姦貸其所不可貸者有害治道故每言之也無貸姦則正則爲由道而行道無大小故無所不利故居小不約人咸歸之居大則治居眾則

衆心咸集居寅則人心輯睦繆睦也祀則受福征則服以其得道故無所往而不利也此惟官民之上德

也官猶君之也惟者語助歟抑即爲字歟

公曰三代之相授必更制典物道乎子曰否猷德（或作猶）保保惛乎前以小繼大變民示也

公泛言道乎不切故子曰否非謂非道也道之在人曰猷又曰德創業大政既保安斯民也又更制典物以保安之故曰保保雖曰人心咸服其閒豈無異物布于天下於人心疑貳未定之時新令既布有不得

不遵從者一從則定矣此定亂保民之至慮以前者之惛聖人以小國而統大統故更制典物所以變民視也示即視

公曰善哉子之察教我也

感孔子教我之察盡

子曰臣於君惟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公曰教他人則如之何子曰否臣則不能

君父至情豈他人比子曰否者言不與君同也於他人情輕故不能盡告

昔商老彭及仲傀（此疑闕曰字　傀姑回反）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

謂於蒐田寓軍政教之武事技藝

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

三者教之雖不同而教之以中則同揚則太過故必抑之抑則不及故必揚之皆使無失中蓋中爲德行不中皆人欲綴者不斷絕之謂也抑之揚之所以綴其德行使不斷絕未嘗專任言以教民

任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祔懷袍褐也行不越境

人惟可以德教不可專以言教苟專以言人必不從故任庶人以言猶用夏后氏之時腐壞袍褐也服此以行不越境即破敗矣喻其不可行之甚也祔者腐字之訛歟懷者壞字之訛歟

公曰善哉我則問政子事教我

公謂我則問政子乃事事教我公猶未知道無二也裂事與政爲二

子曰君問已參黃帝之制制之大禮也

孔子知公猶未明又舉初問以啟之初問即黃帝慕

循之道言公已聞之是爲大禮不必他求也

公曰先聖之道斯爲美乎子曰斯爲美雖有美者必偏屬於斯昭天之福迎之以祥作地之穡制之以昌興民之德守之以長公曰善哉

公問先聖之道獨此爲美乎孔子曰此爲美餘雖有美者必偏爾亦統屬於此嗚呼聖言正矣雖昏庸如公孔子亦未嘗淺薄之卽其初問方疑未決之際而遂稱善之大善之蓋孔子深明道無疑信無思慮故因以就之道本無偏全公既未洞達尙分彼此故孔

子告以他美皆偏皆統屬於此則彼此亦一矣夫公問尙疑而孔子卽謂之黃帝之道餘皆偏者正以道無二故也道無偏全因公裂彼此故始曰統屬於此以一之孔子言孝卽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言禮卽曰禮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名稱雖殊而實一孔子於此方尊稱公問不必他求故餘所稱皆偏無不可者最不可執一執一定之說不可推移者皆牿於名不知實者也孔子亦嘗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五行四氣十二月還相爲本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明乎此則物物皆本事事皆實本末偏全之名姑因人而言初無二也孔子於此又贊稱斯道之美謂斯道可以昭天之福卽有祥之可迎可以作地之穡百穀蕃昌者斯實制之作之可以興民之德曰守之以長者以人情多勤始而怠終況公則尤甚前言願富而不久變從無節則公之情狀可覩矣故卒勉之夫孔子每言公每稱善者以公心曉悉無疑也而自千乘篇四代篇及此虞戴德篇皆取諸大戴所記者辭旨多不明白入難遽解使當時孔子之言如

此則安能曉公公每稱善翛攷大戴所記他篇與家語同者知戴記不失眞無剪截就文失旨之患家語則甚有之由是觀之則自千乘篇以來多不明白者乃記者不善屬辭而其本語則存今靜思之則大旨未嘗不明著翛於是反喜斯記之不失眞也

誥志第三十五

公曰誥志無荒以會民義齊戒必敬會時必節犧牲必全齊盛必絜上下禋祀外內無失節其可以省怨遠災乎子曰臣未知其可以省怨也公曰然則何以事神子

曰以禮會時夫民見其禮則上下不援不援則樂樂斯無憂此以怨省而亂不作也夫禮會其四時四孟四季五牲五穀順至必時其節已未知其可以遠災也

誥者所以告諭臣民之典令志者所以記錄庶事之書志公謂誥志無荒與舉政察以會民義謂凡政事之合義當施行者又齊戒必敬凡四時以禮而會不失其節犧牲全而無虧齊盛必精潔上下禋祀與凡外內無失節可以省怨遠災乎而孔子曰已未知其可以省怨何也公之言大略亦善而其情則未有實

德失其本矣何以省怨怨不寡省則災可遠乎孔子不以公言禮義之事全非惟公之行禮未能使民見其禮而上下不援無援上之心則士民安分而無貪則樂樂則無憂此實德非公之所能也此則省怨止亂之道夫禮會其四時或四孟或四季五牲五穀順奉而至必時其節違此未爲遠災之道也

公曰然則爲此何以子曰知仁合則天地成天地成則庶物時庶物時則民財儆

庶物時物也儆謂聚歟或作徵疑似歟似敘也次敘皆足歟

民財儆以時作時作則節事節事以動衆則有極有極以使民則勸勸則有功有功則無怨無怨則嗣世久世久惟聖人是故政以勝衆衆以勝事非以傷事事以靖民非以微民（微或作徵）故地廣而民衆非以爲災長之祿也

知者知道徒知未爲盡道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道無二而人有盡不盡故世有仁知之名聖人因世有二名故曰合知仁則道無不盡

矣天地由此道而成三才同此道人失其道則乖戾之氣感觸天地故陰陽寒暑失節而庶物不得時令知仁合常覺常淸明不乖戾乎天地之氣則庶物皆得時而民財足民財足而後可使以時作之則事節而不妄節事以動衆則有極極猶法則之謂有極以使民則民樂從更相勸勉則有功有功則民無怨無怨民則國君嗣世久傳世之久者爲聖人惟者爲之訛歟抑惟者語助歟故政以任衆勝任也非以陵衆衆以任事非傷事其有用衆而敗事者不得衆故也

國之有事皆所以安靖其民非徵其民而忽之勞之也故有廣土衆民非爲災也所以長其祿也（長去聲）今俗語盛有也欲使民見禮而上下不拔其本乃在於知仁合知仁合則天地猶成而況於人乎

巨聞周太史曰改不率天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知仁合卽天之道

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

明音萌萌孟音微轉而實同明其同類也天清明地幽陰卽人事之孟幼雌雄

明幽雌雄也（孟雄幼雌）雌雄迭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

道至近至易至簡人事卽天道魯君雖至昏庸孔子每啟之以大道以道卽事事卽道不必深求而遠索天下事物非孟卽幼非雄卽雌陰陽迭興互作而順則無非至正之統如日月互興天人無二而人自疑

虞夏之曆正建于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權輿瑞雉無釋物乃歲俱

權輿始也百草春始發生當時有瑞雉無釋不散去也虞夏之時每春皆有瑞雉物乃俱豐歲歲皆如此

生于東（次）順四時卒于冬方於時雞三號卒明載于青色撫十二月節卒于丑日月成歲歷再閏以順天道此謂虞汁月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駕蒼龍載青旂仲季月同孟夏則駕赤駵載赤旂仲季月之季曰中央土駕黃駵載黃旂秋三月駕白駱載白旂冬三月駕鐵驪載玄旂歷五歲再閏汁音協此謂有虞氏協時月典歟

天曰作明日與維天是戴地曰作昌日與維地是事人曰作樂日與維民是嬉民之動能不還厥事民之悲色

悲者妃之訛歟亦猶明孟幽幼

不遠厥德此謂表表裏裏時合物之所生而蕃昌之道如此

人曰天之作爲此明者以其日與無日則天無由而明人曰地之所以作昌萬物者又豈非以日之陽氣無陽氣則物無由昌所謂人者其日用凡以作樂而已皆求樂也其所以得作其樂者亦以有日也無日則純於暗夜何樂之能作凡非憂者皆樂也嬉嬉無

夔卽樂也孔子言及此極其平近人所甚忽而實道也自言虞夏歷自孟春冰泮發蟄百草權輿瑞雉無釋物乃歲俱又泛言生于東卒于冬又言虞汁月之制雖三號天卒明帝乃載青色順春氣其撫順十二月之天氣咸有節文終於丑月於是成歲其無窮之閏皆再閏也皆所以順成天道又繼言及於日之功言天以日而明又繼言人維天是戴言地得日而昌又繼言人維地是事謂稼穡之事孔子泛言雜言多不切之事其後總曰道如此嗚呼非聖人孰能發明

大道坦夷平常不祕如此其間言民之動能不遠厥事民之妃色不遠厥德又曰時合物之所生而蕃昌之謂此等爲道常情猶以爲然至於三言日與則全無謂無義也而亦總謂之道嗚呼此正足以明大道之實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禹安女止者正謂不作于意也禹曰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爾隨山決川暨益稷播奏庶食懋遷有無爾而皋陶曰師爾昌言者知日月常行之正皆道也謂事爲表謂德爲裏猶因公未明姑隨俗而爲言卒總之曰道如此無二道則表裏一矣此亦洪範會極歸極之謂也事不一故曰表表德亦不一稱故曰裏裏

天生物地養物物備興而日用常節曰聖人主祭於天曰天子天子崩步于四川伐于四山卒葬曰帝天作仁地作富人作治樂治不倦財富時節是故聖人嗣則治文王治以俟時湯治以伐亂禹治以移衆衆服以立天下堯貴以樂治時舉舜舜治以德使力在國統民如怨在家撫官而因安之勿變勸之勿沮民咸廢惡如進良上撫善而行罰百姓盡於仁而遂安之此古之明制之

治天下也仁者爲聖貴次力次美次射御次

孔子前旣泛言雜言以明平常一貫之道總曰道如此猶縱言未已又曰天生物萬物資始於天地養物生而長養之物備興而時用之撙節有常是謂聖人然則聖人之道亦平夷無難矣其主祭于天則曰天子天子崩則步于四川伐于四山以供喪葬曰四者謂四方之川之山也卒於葬則曰帝此皆適意泛言及此益以明平常無非道天者道之大體其曰作仁也宜地作富則以百穀貨財也出焉故云人羣居天

地之間則所作宜治不宜亂樂於爲治而不倦財雖富而用之有時有節乃聖人之道是故聖人嗣則治文王治以俟時以三分天下其二分已歸餘猶未盡歸故服事殷非謂獨一節爲合於道而他非道也孔子縱言偶及於俟時湯治以伐亂非謂獨伐亂一節爲合於道而他非道也姑舉其大事爾禹治以移衆以衆乃舜之衆後移於禹禹能使衆服故立于天下爲王堯雖貴爲天子而樂於治時舉舜舜治德以使民之力使禹治水孔子又告公曰在國統民而怨在

家撫官而因夫人世婦之屬皆官也因其常安之勿變其以公變從無節故因云歟勸之勿阻人情樂勸而惡阻如此則民咸廢惡而進於善良矣如而也撫善而行罰罰惡也以公好縱姦故言此行罰歟如此則百姓盡化於仁而永遂安寧矣古之明制古之治天下者如此仁者爲聖人最上其次凡善而未仁者止可以言美其末則射御伎藝此則次序不可亂所以誘公於神聖歟人雖昏其心怨明則可以盡釋其舊習以人性本善本與堯舜禹湯文王同故也

故古治天下者必聖人（謂天子）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勃海不運河不滿溢川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弛川洛不處深淵不涸龍至不閉鳳降亡翼鷙獸亡攫爪鳥亡距蜂蠆不螫嬰兒蟁蝱不食天駒洛出服河出圖自上世以來莫不降仁國家之昌國家之臧信仁是故不賞不罰如民咸盡力車不建戈遠邇咸服胤使來往地賓畢極（此賓其海濱之賓歟）無怨無惡率惟懿德此無空禮無空名賢人竝（竝疑無字）憂殘以時省舉良良舉善善恤民使仁日斅仁賓

推本人生之初羣居乎天地之間未有君長人皆有欲欲而不得則爭爭而不已則相與聽命於長上之公平者此五家爲比比有長之因也所至皆有長及羣長之不能相統一則又推其賢者相與尊之而聽命自此等而上之於是乎有國君而其彊場之爭會禮之節又不能無爭必至相侵相伐不已於是求平於大國之君其德之足以服諸國之君者而聽命焉是爲天子則古之治天下必聖人乃人情事勢之所必至又推本混沌未判之初一氣而已及重濁者下

凝輕淸者上浮浮陽凝陰陰陽之氣交而人物生焉故三才之氣常相感通人事亂乖戾之氣達于上下故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鳥獸亦乖戾惟聖人有國斯國統天下而言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勃海不運河不滿溢川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弛弛圮也川洛不處處止也淵而止也深淵不涸龍至不閉藏而常見鳳降而亡其翼飛鷙獸亡攫取之殺爪鳥亡距蜂蠆不螫嬰兒蚉蝱不食天駒洛出服馬也用爲車之服欸河出馬圖今淮曰淮河漢曰襄河則洛宜爲洛河孔

子兼言河洛也以祥瑞貴重之以爲服馬不以爲旁驂欸其曰洛出龜書者緯書爾未可變字嗚呼此道之通達神靈感化至於此而衰世之説謂日月食乃曆數之前定不本諸君德不思唐虞及夏初將二百年不聞日食雖曆家之所共服唐一行之精算一行亦謂有非籌算之所及者然算亦多中者君德不正乖戾之氣所通此衰世之常故也本朝乾德三年二月朔司天監言日當食不食仁聖之君人尊之謂自天而降詩云湯降不遲昌盛也臧善也人心感其上之仁故仁德所感化不賞不罰而民咸盡力無違命如而也車不建戈遠邇咸服戈兵生於不服肅繼也使者相繼往來畢盡也極盡地濱海隅無有怨惡率皆懿德無有不善所致禮敬非虛禮乃誠實之禮其稱名曰仁曰聖非空爲此名乃實有此德是時皆賢人在位無憂其殘毒也自鷙獸猶亡攫爪鳥猶亡距而況於人乎是時以時省祭興舉良善重言之者明良善之不一也則恤民則使仁言所任使者仁人也不止於小善而已凡四方之賓來數於王庭者亦皆

仁人也日日日也古者萬國引聖人在上宜其仁賓之多也

先聖大訓卷之四

先聖大訓卷之五

宋慈溪楊　簡敬仲輯

小辨第三十六

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子曰否不可社稷之主愛日日不可得學不可以小辨是故昔者先王學齊大道以觀於政天子學樂辨風制禮以行政諸侯學禮辨官政以行事以尊事天子大夫學德別義矜行以事君士學順辨言以遂志庶人聽長辨禁農以行力如此猶恐不濟奈何其小辨乎

孔子進言於公多矣公終不明故此又欲學小辨以觀政意謂孔子之言大難行其餘人辨論雖不如孔子之大意以爲可行故欲學之疑而問於孔子子曰否不可社稷之主愛日惜陰謂業業修德學禮豈遑學小辨乎不可學不可以小辨記者再書曰以孔子默然良久乃有是言故再書曰周書立政篇再書周公曰者亦以默然良久也於是知當日孔子聞公言痛念公心之不明故爲之默然者良久也愛日之言亦痛切矣公之不明如此孔子亦不兼絕復啟之曰

先王學齊大道以觀於政齊一也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子游因弦歌而舉以爲證是孔子以樂爲道也子又曰成於樂此言大道而亦曰樂孟子亦曰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蓋人心卽道故舜曰道心起而爲意始有思爲始流於邪樂者中正之音故足以感人中正之道心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風者詩之始言風則賦比興雅頌盡包之矣辨詩良難惟聖人能辨之孔子曰人而不爲周南

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詩之道無所不通如此先儒之爲詩者不勝其紀而不正牆面者不多見然後知辨詩亦良難矣辨風卽辨詩也詩卽樂和樂卽知道禮者此道此道之節文達諸事謂之政政者正也諸侯所學者此禮也所辨者此政也所行者此事也以尊事天子者亦此事也此道也大夫所學者此德所別者此義所矜持者此行士所學者此順所辨古言以遂好善之志者此言此志也庶人聽其長之命辨其禁令者此禁也農以行力此力也何則道一

而已不容有二也二則邪矣失正矣學小辨者則離道矣

公曰不辨則何以爲政

意謂彼雖小亦辨明是非可否也不辨明何以爲政

子曰辨而不小

君子非無辨惟不小爾

夫小辨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簡

公謂小辨亦有義亦有道故欲學之孔子於是明言小辨之破言破義破道道小則必不通必有礙通道

則必簡易公不知其簡易故心謂難

是故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傳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謂簡矣夫道不簡則不行不行則不樂夫十棊之變由不可既也而況天下之言乎

甚矣夫正音之妙也中正和平至樂油然而生生不知其所始亦不知其所成舉弦則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音同矣六詩之正卽此正也卽此和平之妙也道心之明者知之矣至易也至簡也古言多矣邇近乎雅正之言則言可辨矣爾邇也夫傳言皆以象其所欲言者然天下之象無窮故天下之言亦無窮然反舌不言則天下之事理言象皆到而無餘蘊至到也到無所到人之常言曰至曰到因以爲言明其極也不假一言豈不甚簡惟由是而行謂之道惟由是道而行則通而無阻無所不通故樂不由是簡易之道則必有礙而不行之處至於不行則不樂矣樂無二樂油然有樂於中而非邪卽道卽天子所學之樂卽禮卽政卽德義卽順豈不至一而簡夫十棊之變

猶不可盡而況天下之言乎明不得簡易之道必不能盡通而無阻

曰微子之言吾一樂辨言子曰辨言之樂不若治政之樂辨言之樂不下席治政之樂皇於四海夫政善則民說民說則歸之如流水親之如父母諸侯初入而後臣之安用辨言

甚矣夫辨言之足以惑亂人心敗亡國家也蓋小辨之言似有理而實非似有利而實害自三代之衰以來士大夫不昭乎是者有幾漢唐略定而多亂國祚

亦短此非孔子善於開陳於公必樂於辨言孔子如此善言明白公如此開悟公猶終於不明而況於無孔子辨明則天下後世無開明之日矣孔子之時所謂小辨者特未知道爾猶不至如秦漢以來士大夫多妄論也自唐以來滋甚夫小辨之言至於使人主聽之而樂豈不爲大害哉小辨之說其權術之說乎近利之說乎似是而實非之說乎權術近利而實非正乎不正乎不正則民說乎不說乎正則民說歸之如流水親之如父母諸侯初入以鄰國之禮至其後心說其德自然臣服之夫四海之民咸歸之親之如流水如父母諸侯比肩而卒臣之豈權術小辨所能致哉

公曰然則吾何學而可子曰行禮樂而力忠信君其可乎公曰多與我言忠信而不可以入患

公謂多有與我言忠信者而公思忠信不可以入患難當患難勢須變詐乃免故疑而問

子曰毋乃既不明忠信之備而又倦其居則不可有明忠信之備而又能行之則可立待也君朝而行忠信百

官承事忠滿於中而發於外刑於民而放於四海天下其孰能患之公曰請學忠信之備

孔子謂慮忠信之不可入患者既不明忠信之患備又倦於居忠信故忠信不可得而有諸己君明忠信之患而備之又能行之則可立待也立待其效也下所言者其效也如此則何患之有

子曰惟社稷之主實知忠信若臣也綴學之徒安知忠信公曰非吾子問之而焉也（焉問之也）子三辭將對公曰彊避子曰彊侍臣聞大道不隱臣言之君發之於朝行之於國一國之人莫不知何一之彊避

夫忠信者不欺詐誠實而已人之所共知豈有孔子而不知列國君請問宜卽以對而曰惟社稷之主實知忠信臣綴學之徒安知忠信公三問而子三辭何也忠信卽大道而忠信不過不詐僞誠實而無他慮公忽之而不知其爲大道故不可輕言首曰惟社稷之主實知忠信亦欲公知忠信在己也及將對公極其敬曰必避席以聽彊剛也堅必之辭也子曰必侍公側必不敢失臣體言大道不隱臣言之者明忠信

即大道常人雖知忠信之爲不僞而不知不僞之即大道也孔子故云大道不隱又云君發忠信於朝行之於國一國莫不知君之忠信何一之彊避因公彊避之言而及此謂人皆知公忠信則公皆不得而避雖欲避一人亦不得也

丘聞之忠有九知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知德必知政知政必知官知官必知事知事必知患知患必知備若動而無備患而弗知死亡而弗知安與知忠信（安謂之知忠信）內思必曰知中中以應實

曰知恕內恕外度曰知外外內參意曰知德德以柔政曰知政正義辨方曰知官官治物則曰知事事戒不虞曰知備毋患曰樂樂義曰終

獨曰忠者明忠信無二道忠本無可言而敘陳九知何也方明其爲大道當詳其言以著其大忠者中心也其中若何欲公內思而知之中本無物忠亦無說強名曰道變化四發發而爲恕中實以應是謂知恕由恕而達外度無慾是謂知外參其齊之詭歟古齊爲叁內外意齊融明齊一是謂知德德政和柔曰知政德義溥正官各有方曰知官官治事物物各有則曰知事事戒不虞曰知備有備無患曰樂所樂者義非樂乎私言至于此則終盡無復可言者矣初曰九知終益其二曰樂曰終嗚呼聖言適意而言亦破定見示無定言

用兵第三十七

公曰用兵者其猶不祥乎（由猶）子曰胡爲其不祥也聖人之用兵也以禁殘止暴於天下也及後世貪者之用兵也以刈百姓危國家也公曰古之用兵何世安起子曰

傷害之生久矣與民皆生公曰蚩尤作兵與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及利無義不顧厥親以喪厥身蚩尤惛慾而無厭者也何器之能作蜂蠆挾螫而生見害

蚩尤如蜂蠆螫人故生而見害於人

而校以衛厥身者也

校者以木爲欄格也所以爲衛也言蚩尤不能如校以衛其身

人之生有喜怒故兵之作與民皆生（怒甚則用兵刃）聖人利用而彌之（彌弭通用弭止也聖人用兵利民而用之終於弭止也）亂人興之喪厥身

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逸詩此喻亂人用兵志在於利）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小雅蓼莪大戴注云困於兵革之詩）校德不塞嗣武孫武子（此亦逸詩歟）聖人愛百姓而憂海內及後世之人思其德必稱其人故今之道堯舜禹湯文武者猶威致王今若存

猶歎也威德威也以道德致王業今思之若其人之存不亡

夫民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聲聞皇天上神歆焉故永其世而豐其年也夏桀商紂贏暴於天下暴極不辜殺戮無罪不祥于天（天不祥之）粒食之民布散厥親

孟子所謂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者此也

疏遠國老幼色是與而暴慢是親讒貸處穀（貸慝音同字訛穀祿）也

法言法行處辟

小人得祿君子罹刑亂世之常

殄替天道（天道正道也正道廢棄也）凡逆亂四時（乖亂之氣感通四時）禮樂不行而幼風是御（任用幼少）曆失制（政荒官怠故曆失制）攝提失方

天官書曰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名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因曆失閏歲攝提失方

鄒大無紀

大戴記注云邦字誤爲鄒樓尙書云史記曆書太史公曰重黎二官咸廢厥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鄒大疑即孟陬（陬音鄒）

不告朔於諸侯玉瑞不行

祭祀朝聘軍旅與諸大禮皆用玉瑞今政亂故不行

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征政通用）六蠻四夷交伐於中國

此言蠻夷之數與周職方八蠻不合者蠻夷種落離合分併增損不同此言夏商之季大略爾明堂位曰

九夷者此篇後所作多妄周衰東夷有九論語子欲居九夷爾雅同後儒多依用之

於是降之災水旱臻焉霜雪大薄

雪亥飛大相薄古者太平不然歟薄或作滿

甘露不降百草殟黃（殟音煙俚語謂色惡）五穀不升民多天疾六畜餼胔（大戴記注云痵字誤而爲餼月令掩骼埋胔凡字從肉者皆作月疾智反或曰背人子腸又朓雌二音）此太上之不論不議也

此在大古上世之所不論不議也意謂此大亂之世不足論議也

殀傷厥身（不以壽死曰殀）失墜天下夫天下（此下字疑衍）之報殃於無德者必與其民公懼焉曰在民上者可以無懼乎哉

少間第三十八

公曰今日少間我請言情於子子愀然變色遷席而辭曰君不可以言情於臣臣請言情於君君則不可公曰師之而不情焉其私不同（與其私不同一本私作和）乎子曰否臣事君而不言情於君則不臣君而言情於臣則不君有臣而不臣猶可有君而不君民無所錯手足

曰否者以公未達子之意也曰民無所錯手足則子

之情益白矣初公以少間而欲言情於子雖未言其情已可知矣魯君念念之所不樂者三家強而已矣夫子知其不可言言則生禍故愀然變色遷席而辭云云公猶未達夫君臣通情何不可之有而公今所言之情則不可言爾子亦不敢如此言而隱其辭

公曰吾度其上下感（或作咸非）通之

公於是乎知子之情矣公謂吾度上下感通其情而順行之

權其輕重居之

公又謂吾權其事宜輕重不率然也

准民之色目既見之

魯人咸不平三家之陵公室見諸言色吾見之

鼓民之聲耳既聞之

此事久不平鼓動民聲聲謂言也

動民之德心既和之

公謂民不平三家之心德心也既和同

通民之欲兼而一之

民既欲去三家一心無二

愛民親賢而教不能民庶說乎

公謂吾又撫愛其民又親任賢才雖有不能亦可教之如此庶幾民說乎公雖情露而辭亦隱矣

子曰說則說矣可以爲家不可以爲國

大旨不以公言爲然魯失政久矣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在於家如此久一旦欲去之甚難致禍必矣

公曰可以爲家胡爲不可以爲國國之民家之民也子曰國之民誠家之民也然其名異不可同也同名同食

曰同等

今君之名與三家之名不同也君與三家各爲食是不同食也同食同名曰等此語無他意惟言今家國不同爾

唯不同等民以知極、

予於是因以明不同等之禮禮有差等民以知極極則也明魯無君臣之等而辯婉

故天子昭有神於天地之間以示威於天下也

威者嚴敬之謂天子尊事有神則下亦尊事其上此等威不同之道也

諸侯修禮於封內以事天子大夫修官守職以事其君士修四衛（四疆之衛）執伎論力以聽乎大夫庶人仰視天文俯視地理力時使以聽乎父母

觀風雲以知雨暘觀星象以知時節之類孝經言庶人之孝曰因天之道視地之肥磽高下土邑之類竭力以時聽父母使令以時

此唯不同等民以可治也

上言各有等民安於義分明魯無等難治

公曰善哉上與下不同乎

公豈不知上下之不同此言亦感三家之無君無等亦漸知子曰可以爲家不可爲國之情也

子曰將以時同時不同

時是通子曰公意將以謂是同乎是不同乎

上謂之閑下謂之多疾

閑者防禍患欲公之慎密勿言也若在在下者言之則多疾患謂禍亂至皆隱辭以見其情

君時同於民布政也民時同於君服聽也上下相報而終於施

君若是同於民惟布政於民則同也民若是同於君惟服事聽命於君則同也其餘則不同矣此亦隱辭以明不同之意以明前言可以爲家不可以爲國不、同之說因布政服聽而曰上下相報亦微寓上施不以其道則下亦無道報之之意終於施者施惠也此惟惠順上下相安斯無禍公誠能用孔子之言道德四達則諸侯皆來臣而況於三家乎

大猶已成發其小者遠猶已成發其近者將行重器先

其輕者先淸而後濁者天地也

道之在人者爲猶猶豫不急躁者有道故曰猶後人欲別其爲道故作猶犬卽才也大道已成而後可以發其小者小者小事道德及遠方而後可以發其近者將行重器喻將大有爲成大業也先其輕者亦猶小者近者輕而易舉者又譬之天淸而上地濁而下淸輕濁重上猶先下猶後也皆所以重復申言治三家之爲大事重事不可忽也

天政曰正地政曰生人政曰辨苟本正則華英必得其節以秀孚矣此官民之道也

孔子於是告公以本道因上言天地而曰天政曰正者此道也地政曰生者此道也地生萬物故曰生非與天有二道也人政曰辨以其有尊卑長幼男女之辨凡事物皆有倫理之辨故正曰治三才無二正也無二道也言天地則道易明人與天地爲一則得道矣國君苟明此道則有本矣無放無逸則不失正矣苟本正則華英自發節節自秀孚矣此官民之道也官民言大體不指三家本正則凡百自治自無患

公曰善哉請少復進焉子曰昔堯取人以狀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以聲文王取人以度此四代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如此

上言本其次取狀貌顏色聲非言笑歌號哭吁俞噫嘻之類度者有禮度當時皆有其事非專以此取人也人心發見于此數者偶於其一而得之故傳于後世惟聖知聖惟賢知賢得之於心難以語人

公曰嘻善之不同也子曰何謂其不同也公曰同乎子曰同公曰人狀可知乎子曰不可知也公曰五王取人各有以舉之胡爲人之不可知也子曰五王取人比而視相而望五王取人各以己焉是以同狀

比近也近而視相而望則稍遠視之五王之觀人不以術也此心淸明自能照燭淸明者五王之己也淸明則同

公曰以子相人何如子曰否丘則不能五王取人丘也傳聞之以委於君丘則否能（委猶獻也謂傳其所聞而言於君丘不能自言也）亦又不能

謂不特不能言亦又不能取人也是皆謙辭也自謂

能則不遜矣況言能則公將以某人某人問言之則生禍不言則爲隱公欲取人則求諸己足矣子前言本正者取人之道也此言五王取人各以己者卽本也心明自能知人

公曰我聞子之言始蒙矣子曰由君居之成於純胡爲其蒙也

前孔子謂君之所聞上無以更則君但居之足矣居之久而成於純一則清明不蒙矣居非其道必不能純伊尹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雖古之治天下者豈生於異州哉昔虞舜以天德嗣堯（一本此闕二字）布功散德制禮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俾使也聽使也）西王母來獻其白琯粒食之民昭然明示

民昭然明見舜之功德禮制四方遐遠莫不率俾西王母來獻白琯漢明帝時於舜廟下得玉琯一

民明教通于四海

教行乎民民皆曉悉周縣治教之象又每讀法又布而訓四方亦此道也後世民不知上教故冒法犯刑者多

海外肅愼北發渠搜玄羌來服

玄或作氐後同前旣言出入日月莫不率俾而此又言肅愼北發渠搜玄羌者前未及此諸國故此復言之此夫子對君之言異乎後世文士之言大戴記注云北發北狄地名其地土迅足麈

舜崩有禹代興禹卒受命乃遷邑姚姓于陳作物配天修德使力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愼北發渠搜玄羌來服禹崩十有七世有末孫桀卽位桀不率先王之

明德乃荒耽于酒淫佚于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汙池土察（說文察覆也從宀其土室歟）以民爲虐粒食之民惛焉幾亡（幾近死亡）乃有商履代興履循禮法以觀天子天子不說則嫌於死成湯卒受天命不忍天下粒食之民刈戮不得以疾死故乃放移夏桀散亡其佐乃遷姒姓于杞

湯循禮法以覲示天子覬其感化桀乃不說則湯嫌近於死桀有殺湯之勢湯不忍民之刈戮故放桀

發厥明德順民天心（民心卽天心）嗇地（稼穡賊稼穡正道也）作物配天制典慈民（物事物湯所作事物合乎天心）咸合諸侯作八政命於總章

（大戴記注云洪範所云是也）服禹功以修舜緒爲副于天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玄羌來服成湯卒崩殷德小破二十二世有武丁卽位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服近者說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武丁卒崩殷德大破九世有末孫紂卽位

自湯至武丁總二十二世自武丁至紂九世自湯至紂通三十世外丙仲壬在其中書序云成湯旣歿太甲元年書序雖出孔壁中其孔氏所爲非孔子所爲歟禮記亦出壁中多非孔子之言此少間篇見大戴禮記大戴記多不善屬辭本多乃字乃記者不善屬辭故也今削之

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荒耽于酒淫佚于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汙池土察以爲民虐粒食之民忽然幾亡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紂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則嫌於死乃退伐崇許魏以客事天子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制無用（無用猶無益也制之使不作書曰不作無益）行三明

康誥曰文王庸庸祗祗威威顯民庸用也可用者必用之謂用才能可敬者必敬之謂敬賢其有不善者必威之威其所可威此三者顯于民民明知之信之故咸遷善遠罪

親親尙賢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玄羌來服君其志焉或俟將至也

志猶記也勉公志諸心欲公慕列聖之德公果修德政則可俟待四方之至亦與列聖同曰或曰將非必然之辭者以公之修德不可必故也

公曰大哉子之教我政也列五王之德煩煩如繁諸乎

煩繁也字訛繁諸珠歟字訛歟大戴記注云如萬物之繁蕪非也

子曰君無譽臣臣之言未盡請盡臣之言君如財之（如而也財裁度）曰於此有功匠焉（意謂公雖有志於五王之德又必有功匠宰制之謂大賢）有利器焉

利器功匠所制也任大賢使修禮樂刑政猶是也

有措扶焉（揄眾賢其持扶）以時令其藏必周密發如用之

以公變從無節輕脫不謹密故設此喻

可以知古可以察今

言古今之道同慮公疑子特爲公言而非古道故云

可以事親

發明此道無所不通故又及於事親事君生死以公不孝故及此以公本性本善故孔子不棄

可以事君（以前言五王之德疑於不事周王故云）可用于生又用之死吉凶並興禍福相生卒反生福大德配天

公以輕易不持久故及此亦知盛德大業決非公身所能就必繼世繼志故曰死又曰吉凶並興禍福相

生卒反生福則大德配天矣以文王猶必武王繼乃成

公愀然其色曰難立哉子曰臣願君之立知如以閒觀也（公浮外故孔子前言立知此又言願君立知而靜閒以觀之也）時天之氣用地之財（時魯猶順天時修稼政故子云）以生殺於民民之死不可以教

始公欲言情於孔子子雖變色而辭又導之以德次第啟告至此立知以閒觀則告公以德政大體盡矣而孔子猶慮公始者欲言情之意故終不泯則久將復作生禍故於是又曰時天之氣用地之財有財可用遂謂君可以生殺於民殺之死不可以教乎子不敢明言三家託諸民以隱其辭欲公以德教之

公曰我行之其可乎（公此意果不泯猶欲治三家也）子曰唯此在君君曰足臣恐其不足

子見公意猶欲行曰此在君非任公爲之也辭雖似任公行之其情實深不可之之辭也今世俗猶有此言君曰足以行臣恐其不足以行也辭婉情切

君曰不足舉其前必舉其後舉其左必舉其右君既教矣安能無善

子謂君必曰不足可也君知其己德之不足國政之未善賢才之未用在位之未皆賢德教之未孚言之不盡曰前後左右則詳備之意明矣卒曰君既教之彼安能無善言三家將化於德矣

公吁焉其色曰大哉子之教我制也政之豐也如未之成也

公聞子之言詳明切至又知教三家亦可使之善則公有利而無害深中公之心故吁歎動之於色曰大哉子之教我制也制者以能使三家善是亦所以制

之之道也能制三家則國政隆矣豐盛矣公知勢綏

而未遽成也

子曰君知未成言未盡也凡草木根鞁傷則枝葉必偏枯（鞁七吉反皮也玉篇又皮彼切鞁上皵廣韻集韻皆無此字）偏枯是爲不實穀亦如之上失政大及小人畜穀

根本也其本諸君心可見矣鞁者用賢及禮樂刑政之喻也枝葉者安危治亂之迹也政卽根鞁也偏枯三家強之喻也不成實之喻亦然上失政則凡事大及小人民六畜九穀皆隨之失矣

公曰所謂失政者若夏商之謂乎子曰否若夏商者天奪之魄不生德焉公曰然則何以謂失政子曰所謂失政者疆蔓未虧（蔓力俱反蔓少也蔓猶未虧言虧土未見侵虧）人民未變（未叛）鬼神未亡（神依民民未叛則鬼神未亡）水土未絪（絪陻也國將亡則水土陻塞）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

未爲糟者曰實實粒之白者如玉故曰玉其盎然赤如血者曰血酒則淸者也已上喻凡百未至於大亂猶各有別也

優以繼愖政出自家門此之謂失政也

人主有優閒無事一無思慮又繼以癡愖故政在大夫

愖知鴆反

非天是反人是反

政失則權去勢危或者至此多歸諸天曰天反乎我也不悟優愖故失政政失故勢危乃人主自反反人自取之也非天反也

臣故曰君無言情於臣君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

孔子意謂已往者不可追咎君無假人以器以名意指上世也名器者政之所繫似緩而實急名器失則

政失今難遽取

公曰善哉

適周第三十九

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萇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其亦正其統紀而

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爲義也丘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

子貢曰東郭亥欲爲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

今世所行老子之書皆曰老聃之書也簡觀老子書深有疑焉蓋入乎道而猶有蔽焉者也何以明之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又曰我獨怕兮其未兆嗚呼非入乎道者斷不及此今人心逐逐不休不能斯須止靜有能寂然不動乎意而久者乎兆謂意起而象兆也怕者兢兢業業也雖兢兢業業而非意

也孔子所謂用力於仁者嗚呼至矣及乎曰此三者不可致詰復混而爲一夫道未始不一何以復混爲此其大蔽也此意之所爲也道不如是也又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離動而之靜此蔽也非道也又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觀孔子與老聃言禮甚詳殆非此老子也豈亂首學語後人附益之邪權說邪設權說而亦好靜而惡動取無爲而舍有爲非道之大也孔子無常師師其是者不師其非也

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曰臣受先臣之命云孔子聖人之後也滅於宋（王肅云孔子之先去宋奔魯）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而授厲公

史記宋湣公共卒弟煬公熙立湣公子鮒祀弒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爲厲公而此云始有國而授厲公者傳聞異辭邪王肅注家語云弗父何緡公世子厲公兄也讓國以授厲公

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宋戴公武公宣公）三命茲益恭故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

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其口（史記余在敢下又其作余）其恭儉也若此臧孫紇有言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則必有明君而達者焉（達謂得行其道於明君也）孔子少而好禮其將在矣（將在孔子）屬臣曰女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疋豎子侍御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

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辨閎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無以有己爲人子者無以惡己爲人臣者（身者父母之遺體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此不特人子之道如此凡人皆不可立我爲人臣者無使君惡己）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所以安存而急忽所以危亡是猶有以異於卻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惑焉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參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扎拔）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口曰是何傷哉）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

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眾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河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降監於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音志）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

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

管仲第四十

子路問曰管仲之爲人如何子曰仁也子路曰昔管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辨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慚心是無醜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若是乎孔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受公之闇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慚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才裁也）管仲不死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與取仁（過於取仁與者語辭歟）未足多也（不非召忽但不多之爾）季羔爲衛之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闕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旣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今吾在

難此正子之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公言明子羔樹德非作意）子路爲蒲宰爲水備與其民修溝瀆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餓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女以民爲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私以爾食饋之是女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美矣女速已則可不已則女之見罪必矣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悋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子貢問曰死者有知乎將無知乎子曰吾欲言死之有知將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吾欲言

死之無知將恐不孝之子棄其親而不葬賜欲知死者有知與無知非今之急後自知之（子路亦嘗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不知者謂子不答其問知者謂子真答其問也不知者皆謂生有知死無知知者謂生非有知死非無知生與死皆不可以有知無知言之人能自知則知之矣子貢方以夫子之文章與言性與天道裂而爲二離而爲三是宜未足與語此而曰後自知之）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子曰懔懔焉若持腐索之扞馬（王肅云扞突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御之皆人也（逢其達之誠歟抑謂通達之衢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如之何其無畏也魯國之法贖人臣妾于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

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之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爲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往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子路治蒲請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懾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困者困而不學之困本心之善不伸雖非剛強而不好義）溫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加之則正不難矣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夫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爲何器

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歟（宥右）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戒故常置之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

知者第四十一

子路見於孔子子曰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路出子貢入問亦如之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出顏淵入問亦如之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士君子矣

此顏子已聞夫子克己復禮爲仁由己之誨之後之語也嗚呼至矣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道之謂知守道之謂仁此心卽道故舜曰道心此心虛明廣大無際神用變化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因物有遷爲意爲妄一日自知自信我乃卽道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此心雖明舊習猶在日用雖妙舊習潛應苟不用力終失其道用力非思用力非爲思爲非道舊習則然內心發光本妙常一是之謂

仁自愛故用力用力非外故曰自愛嗚呼至矣

子貢曰子從父命孝臣從君命貞乎奚疑焉

乎者疑辭既自疑又曰奚疑以決之人言亦有如此者

孔子曰鄙哉賜女不識也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故子從父命詎爲孝臣從君命詎爲貞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矣子路盛服見於孔子子曰是倨倨者何也（有倨傲之貌）夫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于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唯下流水多邪今爾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女乎

盛服盈色比之下流多水孔門諸賢皆有若無實若虛唯子路子張異也

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若也（顏色充盈不改）子曰由志之吾告女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有矜伐之貌）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仁且智惡不足哉言知之曰知則不知曰不知之意已見矣言不能曰不能則能曰能之意可見矣孔子謂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此言之要也謂能曰能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甚矣夫孔子之善於明道也子路雖有所知能其未至於道確矣而孔子遂指之曰此言之要行之至何也嗚呼非聖人豈能發明大道如此此道何思何慮不識不知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知曰知不知曰不知能曰能不能曰不能如此則誠實而已矣誠實至矣妙矣無所不通人皆有之而自不知也知此謂之知道不失此謂之行道要猶至也知道曰智行道曰仁仁智聖人之道也惡有尙不足者哉言其道之已全也論語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子路行行然必有以不知爲知不能爲能者矣

魯哀公問曰昔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於子而子無言何也對曰以君之問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爲對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爲君也其政

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好生故也君舍此道而冠冕是問是以緩對

夫舜若天地而靜虛授賢而替不肖不止於好生而已而孔子首稱好生又總稱好生何也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曰周人以栗而公曰使民戰栗是有誅三家之微情形見孔子意謂宰我之不諫止也而尤之曰事已成則不說已遂則不諫既往則不復追咎今哀公事未成遂而亦不諫乎事非既往尚可救止祿去公室五世矣公不懲昭公之覆轍故孔子因問而詳言好生庶潛消公意不召禍

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不知道者謂於宗廟起敬孝而已非道也孔子知其蔽於此故明曰道也嗚呼孔子告人如此明白而人猶莫之悟也胡不又觀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又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人惑於名迹自作樊牆自聖人觀之未見其二

斷獄第四十二

孔子爲魯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爲奚若某以爲奚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

衆議如有是者則夫子曰當從某子幾近也幾是云者猶未敢斷定某子所議確然是猶以審問於衆人也

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及武仲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憑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所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魯公索氏（先落反）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子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於其親將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多矣若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楚恭王出遊亡烏嘷之弓

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之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虞芮之君曰吾儕小人也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自相與讓而退咸以所爭之田爲閒田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哀公問曰紳委章甫

委貌周冠章甫殷冠孔子殷人冠章甫學者從之多

冠章甫魯士委貌章甫雜

有益於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乎然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衮冕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介胄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然也且臣聞之好肆不守折

王肅云言市弗能爲廉好肆不守折也

長者不爲市竊夫其有益與無益君子所以知

竊以爲夫其有益無益君子所以知歟意承上所言

孔子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

以其中懷深曲不賓直可畏也

子曰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矜能傲人）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爲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遜以爲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已

先之謂彼無求我我斯從之如此則不以進退動其心故無怨

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釐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釐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釐婦自牖與之

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

嫗喚也字訛音同喚痛念聲威遇反

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爲可謂智乎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強氣則刑戮洊臻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

向也賜觀於太廟之堂未既輟還觀北蓋皆斷焉彼將有說耶匠之過也子曰大廟之堂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功巧蓋貴久矣尚有說也

蓋者屋之上覆其體貴重久矣當有說也尚亦非決定之辭

讀史第四十三

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歎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達其義匪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

楚莊以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莊王使讓之曰夏徵舒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反之可乎對曰可哉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春秋魯宣十一年書曰楚子入陳

孔子覽晉志晉趙穿殺靈公趙盾亡未及山而還史書趙盾弒君盾曰不然史曰子爲正卿亡不出境返不討賊非子而誰盾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乎孔子歎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

謂越境而往非謂越境而復返董仲舒亦云大抵春秋名卿賢大夫多以戀族固位既不能格君於道又不能去其末流遂至於坐視弒逆或能去或不能去盾若越境遂去而不返猶可以免記者微不盡孔子之旨學者疑焉

晉邢侯與雍子爭田叔魚攝理（叔魚叔向弟理獄官之名）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弊獄邢侯（弊即蔽斷也斷罪歸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問罪於叔向（宣子名起）叔向曰三姦同罪施生戮死可也

內則施羊施麋施鹿施麕之施與此義同謂肆之歟

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默（王肅云默猶冒苟貪不畏罪）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默賊殺咎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叔魚於市孔子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罪不爲末減由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由義也夫鄭有鄉校鄉校之士非論執政鬷明（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以毀爲也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弗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鬷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孔子聞之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鄭伐陳入之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

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元女武王長女）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陳佗）蔡人殺之（欲立其出故）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戴謂尊而立之）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鄭桓公友者宣王庶弟初封於鄭）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眾（家語介作家）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臆也不敢以己意私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未得伐陳命）則又有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陳知其罪授首于我（左傳首作手）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致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士莊伯士弱）復於趙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孔子聞之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

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小子慎哉（家語闕之下有子貢左傳無小子慎下有辭字）孔子弟子有宓子賤者（宓音伏）仕於魯爲單父宰恐魯君聽讒言使己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宓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而歸矣二史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子決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曰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尙篤敬施至仁懇誠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穫傳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

齊寇逮于麥季孫聞之怒使人以讓宓子曰民寒耕熱耘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有以告者而子不聽非所以爲民也宓子蹙（子六反）然曰今玆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敝裘入單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爲得何以得魚卽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鱄（鱄音儔）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鱦（鱦弋證反）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反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誠於此者形於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術者道之異名）

自吾第四十四

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主人聞之以成

孔子之言無非道者而於威儀之誨其開明學者益
著威儀非勉而至自然而然非思慮之所及此禮樂之原本諸大一分而爲天地變而爲四時達於冠昏喪祭射御朝聘者也貌以所擴之禮而轉禮以所擴之辭而明主人聞擴賛而威儀以成言主人一無所思聞擴而成嗚呼人心卽道故舜曰道心此心無體清明無際動乎意則昏不動乎意則清明變化出生萬善故孔子平居日用不逆詐不億不信不知老之將至又曰無知也而威儀三千不思而得不勉而中

道心初無聖愚之分因意起與不起始有聖愚之分

孔子曰高柴執親之喪則難能也開蟄不殺則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也恕則仁也湯恭以恕是以日躋也

高柴字子羔執親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見齒笑也不殺不折不忍之心油然以生湯之所以聖敬日躋者由是心以往也此心人皆有之而不自知其善不能自保故復失之離善則之惡矣

子貢言所對衛將軍文子問二三子之行於孔子子曰是女所親也吾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思之所未至智之所未及者乎

家語所載辭旨大差屢見家語遇疑阻則輒以己意加損大失孔子之旨大戴所記雖多有不善屬辭不能明白而靜思之則孔子之旨亦著家語加損之文雖明白而淺陋多失本眞

子貢曰賜願得聞之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晉平公問於祁徯曰羊舌大夫晉國之良大夫也

羊舌大夫叔向之祖父也申生伐皐落氏羊舌異於

羣議曰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

其行如何祁徯對辭曰不知也公曰吾聞女少長乎其所女其闇知之祁徯對曰其幼也恭而遜恥而不使其過宿也（有過而恥卽日改之不使過宿）其爲侯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也（蓋行悉善而謙德特盛故表見）其爲公車尉也信而好直其功也至於其爲和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也公曰嚮者問女女何曰弗知也祁徯對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illegible]羊舌大夫之行也畏天而敬人服義而

行信孝乎父而恭於兄好從善而斅往蓋趙文子之行也（文子名武）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亡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士會字季初封隨後改封范）其爲人之淵泉也多聞而難誕也（誕欺也大言欺陵也）不內辭足以沒世

不內辭非不受人言之謂也謂其聰明無蔽無疑聞人言辭如雲氣往來太虛不能以入其心也夫有蔽有辭破我之蔽則此辭入吾之心矣吾有疑而有辭足以釋吾之疑則此辭足以入吾之心矣言辭萬狀逆順深淺當否體狀無窮孰能不爲之動惟虛明本無疑蔽自然外辭不能深入嗚呼苟非大聖未有能不內辭者未有能一不爲言辭所動者言足以沒世謂終其身無有一辭能入之者孔子善於明人之德此舉其他人之所不及者淵深泉出無窮多聞博知本末具備至矣大矣孔子閒處喟然而歎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死則天下其有定矣此情亦可覩

國家有道其言足以生

言者其道行生者明其不死明其孫出不犯況時有

道故不死

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

默而容則禍不及之然不言不死者國家無道亦難保其必不死

蓋銅鞮伯華之行也（羊舌赤字伯華邑於銅鞮）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栝之中（孔子曰隱栝之中多曲木）直己而不直人以善存亡汲汲（存亡者死生不變也）蓋蘧伯玉之行也孝子慈幼允德稟義約貨（去怨義出於性稟非勉而能）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量於臣臣不可以不量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橫命（家語橫作衡）蓋晏平仲之行也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蓋老萊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位而不援其上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學爲己終身之憂蓋介山子推之行也子貢跪曰請退而記之哀公問曰當今之君孰爲最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

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靈公無遊放之士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衛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王肅云所以退者欲以容賢於朝）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孔子適衛顏子驕（名刻）爲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梁參乘（史記梁作渠）使孔子爲次乘遊過市孔子恥之子驕曰夫子何恥之孔

子曰詩云觀爾新昏以慰我心乃歎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子貢問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女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女聞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己之才者也

讀詩第四十五

孔子讀詩至于正月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也既不遇天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王肅云局曲也蹐累足也）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

孔子惕焉如懼非以死生動其心也心無實體淸虛無我生不加益死不加損死生如雲氣聚散太虛常一然而白刃鼎鑊人心之所同畏聖人未嘗與人殊而其處死生之變聖人不以動其心而衆生昏而亂則不同也彼輕生樂死未離乎意非道之正得寂然

不動之妙而未得喜怒哀懼之妙猶未爲得道之全正

哀公問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對曰此猶未甚者也甚者乃忘其身公曰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祖之道壞其典法廢其世祀荒于淫樂耽湎于酒佞臣諂諛窺導其心（窺見桀心隨所欲而導順之）忠士折口逃罪不言（折絕也）天下誅桀而有其國此謂忘其身之甚矣顏淵將西遊於宋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於患

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正國豈特一身者哉

顏子是時其在其心三月不違仁之後乎其德成故欲自試出遊交物其心已無患所未知者爲身爾恐其亂世致患故問於孔子即孔子所答具見情狀若他人聞孔子所答往往多用心於外而失本惟顏子而後可以聞此言孔子隨宜致教如此恭敬忠信顏子所自有顏子內心純明而其於衆智不敢自謂已盡故以爲問至孔子告之乃即顏子之所自有

故夫不比於數而比於疏不亦遠乎不修其中而修外者不亦及乎慮不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

人於親數者多褻而於新交之疏者意方親故多不比於數而比於疏雖仁者容或有此蓋以爲未害於義故惟其情之所之然不可以言智矣知人之難堯舜猶病疏者終難遽信之或罹其禍親數者知之既詳則比之鮮患苟親數者不比而反比疏者所失遠矣恭敬忠信乃我中心所自有雖顏子本心純明恐因夫子答前而修於外故申言之遠於愚人愛之和於衆人任之此皆效之見於外者而修之乃自其內慮不先定臨事而謀仁者多有此患蓋仁者虛明不動乎意無思無爲多無先定之慮此亦顏子之所宜知必聰明睿智無一之不盡而後爲聖而後得道之全

孔子閒處喟然而歎曰鄉使銅鞮伯華無死則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人也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定天下也何難乎哉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可

也若夫有道下人又誰下哉子曰由女不知也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克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王肅云艸屋）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無下天下君子哉（孔子言銅鞮伯華之行亦見自吾篇）齊景公至魯舍于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子至公問政焉對曰政在節財公悅又問曰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其政中（言不僻也）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令不愉（愉渝也）首拔五羖爵之大夫（百里奚）與語三日而

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公曰善哉哀公問政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於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子曰省民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子曰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衞靈公問於孔子曰有語寡人有國家者計之於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子對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則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己之謂也孔子見宋君君問曰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得之吾欲使民無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理爲之奈何孔子對曰千乘之君問臣者多矣而未有若主君之問問之悉也然主君所欲者盡可得也臣聞之鄰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得之（君惠愛而擇忠臣任之則列都皆得其道矣）不殺無辜無釋罪人則民不惑士益之祿則皆竭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

欲雨暘時若農時無失本諸德次任賢次乃及於施政尊天敬鬼上旣先言德政此又因宋君於尊天敬

鬼有未盡歟

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賢黜否則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豈不然乎寡人不佞不足以致之也子曰此事非難唯欲行之云耳

昏庸之君略同孔子言之甚平易而宋君自以爲不足致之者己私窒之也雖知臣之未忠而姑任之不能去歟忤意則無辜者殺順意則雖有罪釋歟悋於財歟昏情苟且不知尊天敬鬼歟然此事實非難若宋君有志行之則甚易爾

子貢問曰昔者齊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夫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夫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政在異端乎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爲國奢乎臺榭淫乎苑囿五官伎樂不懈於時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

距拒也三桓外交諸侯諸侯親季氏而疏魯君是三桓實拒諸侯之賓以蔽塞公之耳目

故曰政在諭臣

三桓之情如石疑非言語之所能諭然人性本善以利欲故昏若魯君無忌害之志開誠順道以諭之庶可化導

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

天下事誠非一說之所能了隨時因事各有不同苟不便於民皆足致亂

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爲政殊矣詩云喪亂蔑資曾不惠我師（王肅云蔑無也資財也）此傷奢侈不節以爲

亂者也又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王以爲亂者也又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政之所欲豈得同乎哉

臣諫第四十六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二曰戇諫

廣韻集韻作戇呼貢反戇愚也戇呼貢反又音貢

三曰降諫

王肅云卑降其體取義未該簡謂卑降有體有言有色過爲卑恭歟

四曰直諫

直言以諫未至如戇諫之不敬

五曰諷諫唯度主而行之吾從其諷諫乎子曰夫道不可不貴也中行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而能禮賢以活其身

中行文子得罪於晉出亡後奔齊王肅注云文子無禮賢之事蓋肅無所攷見耳

聖人轉禍爲福謂是歟楚王將遊荆臺司馬子祺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於殿下曰荆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

拊子西之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願有言王肯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聞爲人臣而忠於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子祺忠臣也臣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焉王曰今我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耳若後世遊之何也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於荆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遊於父祖之墓以爲歡樂也王曰善乃還孔子聞之曰至哉子西之諫也入之於十里之上抑之於百世之後子貢問曰夫子之於子產

晏子可謂至矣敢問二大夫之所自爲夫子之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子產於民爲惠主於學爲博物晏子於君爲忠臣而行爲恭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

孔子於人不求備矧賢如子產晏子宜所愛敬雖史記載晏子沮害孔子程子華痛譏晏子情狀甚著與史記合而孔子心如太虛不以爲意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脚振迅兩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

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爲災居無何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惟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孔子謂宓（宓音伏姓也）子賤曰子治單父眾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語丘所以爲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恤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女未之詳也以賢代賢謂之奪以不肖代賢謂之伐緩令急誅謂之暴取善自與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

怨之所由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

上敬其下故民敬其上敬其命況以信臨之故民從命盡力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

賦役寬民信之安之故不偷惰牆屋完樹木茂

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

唯明察以斷故民服而訟簡諸下用命

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孔子曰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不終始無務多業記聞而言無務多說比近不安無務求遠孔子曰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孔子見齊景公公悅焉請置廩丘之邑以爲養孔子辭而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受賞今吾言於齊君君未之有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亦甚矣於是遂行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夫鐘之音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其志變者聲亦隨之故志誠感之通於金石而況人乎

人心之神如此人心即道故舜曰道心敬也哀也歡也信也威也仁也怒也憂也皆此心之爲直心而行則誠動乎意則僞孔子發明人心自有之神所以明道也

孔子適宋與弟子行禮大樹下（史記行作習）宋司馬桓魋欲害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六世孫子順曰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文咨曰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相魯人誦曰麛裘而芾投之無戾芾而麛裘投之無郵（郵即尤字古多此類）及三月政化既成民又誦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

芾蔽膝也章甫冠也袞芾章甫指衣冠即指孔子也投棄之亦無罪戾亦無咎尤惡孔子欲棄之也獲我所獲我心之所安

先聖大訓卷之五

先聖大訓卷之六

宋慈溪楊　簡敬仲輯

子路問第四十七

子路問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爲內私壻終身不嫁嫁則不嫁矣亦非淸節之義也蒼梧嬈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也不愼其初而悔其後何嗟及矣今女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乎後雖欲悔難哉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晳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晳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病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曾晳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納曾子自以爲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曰女不聞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女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子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復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祐善必報其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也（言其敗壞不可振起）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以是占之爲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廟也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夫子問之曰大雀獨不得何也羅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而獨以所從爲禍福故君子愼其所從以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隨小人之戇（呼貢反又音貢）而有危亡之敗也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

日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歟也（是此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天道成而必變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暑極則凉寒極則和

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昔堯居治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愈彰夏桀昆吾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滿也如在輿遇三人則下之遇二人則式之調其盈虛不令自滿所以能久也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之子夏問曰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丘賜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丘由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師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爲事夫子子曰居吾語女夫回能信而不能反

孔子謂昭公知禮又背蒲盟而適衛皆不信也

賜能敏而不能詘

詘者敏之反音屈

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弗與也

言大小之不等爾不以大易小以爲喻爾非果弗與也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但此道可以心通不可以言授

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也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强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待祿

顏子不干祿待祿之至雖將西遊於宋怵焉懼其或失節

慎於治身史鰌有君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己而曲於人曾子侍曰參昔者嘗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

道言也先行而後言之勤勞力行也

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以自知終不及二子也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

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若己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卽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愼其所與處者焉孔子曰富貴而下人何人不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發言不逆

人咸順聽

可謂知言矣言而衆響之可謂知時矣

衆應如響甚於不逆矣德性無二自人稱其善則有知言知時之不同

是故以富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也以貴而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也以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也

孔子此言非以利教人明天下之常理明由道之必致大利聖智無所不照知如四時而一氣

中人第四十八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逸從欲則敗是故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令此言疾之難忍急之難行也故君子不急斷不急制使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積有數車器有限所以防亂之原也夫度量不可不明是中人所由之令

孔子之旨謂制度足以防亂鞭朴刑戮不可專恃以治故善治者先立制度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

工作之精治曰攻

勇而好問必勝智而好謀必成愚者反之是以非其人告之弗聽非其地樹之弗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

言卽人也

非其人如會聾而鼓之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位高則危任重則崩可立而待孔子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沒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則傾是故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整也齊高庭問曰庭不曠山不直地

直猶遠也不以山為曠遠地為直遠而來見夫子

衣穰而提贄

穫草爲衣

精氣以問事君子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

貞正爲本

敬以輔之施仁無倦

高庭所問淺矣而孔子亦啟之以道貞正即道也幹謂本也敬亦道也慈仁亦道也仁大矣而此曰施仁無倦無倦者乃慈仁之意也因高庭所曉以告之慈恕亦仁心之發亦道也

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女惡心而忠與之效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行不效禮不修則對門不女通矣夫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惟智者能之故自修者必恐懼以除患恭敬以避難終身爲善一言則敗之可不慎乎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能治國家如此雖欲侮之豈可得乎周自后稷積行累功以有爵土公劉重之以仁及至太王亶父敦以德讓其樹根置本備豫遠矣

后稷公劉太王其道一也后稷見於功公劉成名於仁太王見於讓推其土地以與狄人而不爭也孔子欲言武庚終不能侮周由周積德久遠故取喻樹根置本又喻豫備

初太王都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於是屬耆老而告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也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吾將去之遂獨與大姜去而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天之與周民之去殷久矣武庚惡能侮

嗚呼夫道正而已矣不離乎日用之善心由是善而行天之所祐離是善而行天之所棄禍福存亡一自夫人君日用之心善惡邪正始而昧者不曉此明白簡易之道乃求之他嗚呼失之矣

孔子游於泰山見榮聲期

王肅曰聲宜爲啟或曰榮益期也

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爲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惟人爲貴吾既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

人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也

孔子之言可謂中矣榮叟年大長於孔子又能自得其樂非惡也安得不稱善然非知道者故惟曰自寬然榮叟亦異乎奔競不止者矣疑若可啟之以道而孔子不啟告之者非果不啟之也云自寬亦微見其未至於道之旨而榮叟又莫之覺則孔子已矣至是

而又強告之則爲動乎意而失道矣嗚呼孔子如天矣

季桓子穿井獲如玉缶（國語玉作土）其中有羊焉使使問孔子曰吾穿井於費而於井中得一狗何也孔子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蝄蜽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

韋昭曰或云罔象食人一名沐腫國語羵作墳唐云墳羊雌雄不成者柳宗元云史之記地坼犬出者有之矣近世京兆杜濟穿井獲土缶中有狗焉投之於河化爲龍宗元遂以國語爲誣箭竊謂傳記之誣者有矣亦安知非以古今氣類有變不可得而齊歟羊亦有無角似犬者又安知非傳聞之誤耶

吳伐越隳會稽

國語隳作墮史記越世家吳王擊越敗之夫椒越王句踐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進而圍之

獲巨骨一節專車吳王使聘於魯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也賓既將事乃發幣於大夫及孔子孔子爵之既徹俎而燕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爲大孔子曰丘聞

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

韋昭曰防風汪芒氏之君名也陳尸爲戮

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爲公侯山川之祀爲諸侯皆屬於王

舉其大者言之故曰羣神

客曰防風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山者爲漆姓在虞夏爲防風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翟氏今曰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孔子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

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孔子在陳陳惠公賓之于上館時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

砮石可以爲矢鏃故世因名鏃曰砮

其長尺有咫

八寸爲咫

惠公使人持隼如孔子館而問焉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而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物也以示後人使

永監焉故銘其栝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邾隱公朝于魯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又邾子出奔孔子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子貢學無本惟求諸外故孔子云

晏子第四十九

曾子從孔子于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遺人以財不若善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噉之則易之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湛者美矣願子詳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鄉游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修道遷

風易俗者嗜欲移性可不慎乎孔子聞之曰晏子之言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困依富者固不窮馬蚿斬足而復行何也（蚿胡涓反）以其輔之者眾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焉與子游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及宗廟以告孔子孔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之知之可矣未若傳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賜

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豈能爲亂孔子曰非女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求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季康子問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螽何也孔子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吳王夫差將與

哀公見晉侯

春秋魯哀公十二年夏公會吳于橐皋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

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率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率子男以見於伯今諸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景伯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也世有職焉（何景伯名）自襄以來未之改也（魯襄公）若其不會則祝宗將曰吳實然

杜預曰吳信鬼故以恐之

嚭言於夫差歸之子貢聞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以實獲囚以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爲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者之蔽非說者之拙也顏淵問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淵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也

武仲爲季武子廢其長子公鉏而立其所愛悼子後公鉏與孟氏合而譖之武仲乃出奔

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是智不足名也

魯襄公四年冬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伐邾敗於狐駘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武子短小故曰朱儒

文仲其身雖殁而言不朽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殁言立所以爲文仲也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顏子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

也

置六關

王肅曰六關關名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者故爲不仁傳曰廢六關非也

妾織蒲（蒲席）三不仁設虛器

王肅曰居蔡蔡天子之守龜非文仲所得有故曰虛器也

縱逆祀

夏公弗忌爲宗伯躋僖公於閔公之上文仲縱而不止

祀爰居

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文仲以爲神命國人祀之

三不智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

武仲奔齊齊莊公將與之田武仲知莊公將有難故辭之以避禍

是智之難也有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抑有由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廢長立少不順也己所不欲不施於人恕也使武仲爲公鉏則豈欲人之廢己乎

顏子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

愛者仁心之發知愛則知仁矣

度近智

遵先王之法度則智者也

爲己不重爲人不輕

去其己私則大公矣

君子也曰敢問其次子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小子勉之

所問次者又欲有所進也故孔子告之以弗學而行弗思而得之妙物我之私旣去則本有淸明之妙自著自無所不通視聽言動無非變化無思無爲覺者自知顏子勉之及其覺也三月不違

顏子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爲辯狡計懷詐以爲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

顏子第五十

顏子問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察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君子於爲義之上相疾也退

而相愛小人以爲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

之上今俗語猶有此君子惟義而已矣其有不合於義則相疾然而人皆有善退而相愛者愛其善也小人利而已矣故於爲亂相愛者苟目前之利也退而相惡者實知爲亂者之爲小人也或以猶有不利於己者也又詳於責人不思彼猶有善心故也

顏子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

人不能無過故心必有非焉非之則可以相規而弗可於他人之前言其非仁人於他人之前言吾不知其仁人也是訾之也非相規也弗能猶弗欲也

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

朋友相親之久其閒言語過差或不能無相失不能無怨是亦心必有非焉之一端也或行事有相怨久怨不思由本心純明靜止本無怨也不忘久德亦以本心純明有感斯應而不忘也故曰仁矣夫

顏子曰吾聞諸夫子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顏子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德於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子路初見孔子子曰女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

蓋孔子問其於學問中何所好樂也不料子路以長劍對徒猶只也子路年亞於孔子又好勇又其初見故稱其能順導之

子路曰學豈益也哉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

無相教之友則於所聞誤聽而差失矣

御狂馬不釋策

馬狂則策不可釋喻狂縱者必痛改

操弓不反檠

檠所以輔弓者王肅曰弓不反於檠然後可持

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必近於刑

謗毀仁者憎惡士人

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

達於犀革

言竹箭可以貫達犀革

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栝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益深乎子路再拜敬受教子路將行辭於孔子子曰贈女以車贈女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子曰不強不達

強力通達因子路之強導之使力學

不勞無功

勤勞乃有功亦因其強力就使之學

不忠無親不信無復

忠信亦子路所自有因以明之

不恭失禮

恭則子路之所闕言之於末亦不深違之

愼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敢問親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事而無犯若何子曰女所問包在五者中矣親交取親其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也長爲善事而無犯其禮也孔子爲魯司寇見季康子康子不悅孔子又見之宰我進曰昔予也嘗聞諸夫子曰王公弗我聘則弗動今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而屈節數矣不可以已乎子曰然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於是哉

孔子所以屈節而未去者以父母之國昭公君臣相攻大亂今雖小定而有司不治則將亂此其利害之甚大者康子雖不悅未至於甚故權其義之大小而留

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宰我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於耳故政事莫如應之

蟪蛄蟬屬又名蛁蟟以其聲名之也爲政不必以刑以力惟導之以德齊之以禮而民自默應而化亦猶蟪蛄之聲雖不及十里而聲猶在耳此理甚明而自漢以來君臣多莫之信吁可惜哉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賜之桃與黍焉公曰請食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王肅曰雪拭）非爲食之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夫黍者五穀之長郊禮宗廟以爲上盛果屬有六而桃爲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

今以五穀之長雪果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爲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哉子貢曰陳靈公宣婬於朝泄冶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於宗廟而已以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將悔悟其本志情在於仁者也泄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婬昏死而無益可謂損矣詩云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孔子相魯齊人患之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

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家語康樂作容璣）及文馬四十駟以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子曰魯今且郊若致膰於大夫是則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婬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膰俎孔子遂行宿於郭屯師已送（家語已作以）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家語婦下有人字謁作請維作聊）

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失之宰予

史記澹臺滅明字子羽狀貌甚惡孔子以爲材薄既以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所謂貌惡非謂醜陋司馬遷淺陋不識聖人之旨當自柔懦苟簡之類自是有不善之貌而知人之難自有中心之微

不見於外者

孔子曰君子以其所不能畏人小人以其所不能不信人故君子長人之才（長者上之也）小人抑人而取勝焉孔蔑問行己之道子曰知而弗爲莫如勿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樂之方至樂而勿驕患之將至思而勿憂孔蔑曰行己乎（心領其旨）子曰攻其所不能補其所不備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己之憂終日行無遺己之患惟智者有之

楚昭第五十一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于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拒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從者皆病孔子弦歌不衰知弟子有慍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率循也）吾道非乎奚爲至於此子路慍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女以仁者爲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女以智者爲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女以忠者爲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女以諫者爲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爲困窮而改節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晉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嘗困於曹衞）越王句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

句踐爲吳所敗以五千人保棲於會稽

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

重耳句踐之況蓋爲子路而發子路未知道故因以感之使進德若夫孔子則未嘗以困厄爲憂何所損益嘗詳觀孔子之言率因人而發論語所載甚簡殆約其辭而記之歟此取諸家語嘗有此情狀

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

種之爲稼斂之爲穡

良工能巧不能爲順

不能順從人意

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不必其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

不修其道意指子貢

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淵入問亦如之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之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謂非隱居不出）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

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子路問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修行也其未得之（謂未得爵位）則樂其意

意謂心也人心卽道故舜曰道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心無體虛明其樂無窮

旣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旣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趙簡子使聘孔子孔子自衞將入晉至河聞趙簡子殺竇犨鳴犢及舜華

史記作竇鳴犢徐廣注云或作鳴鐸竇犫

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犨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殺之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鳥不翔其邑何則君子諱傷其類者也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況於人乎遂還息於鄒作槃操以哀之

史記云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其注王肅曰陬操琴曲名也家語亦王肅注曰槃操琴曲名也

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旣墜吾將焉師周游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焉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鄹

鄒鄹通此操辭取諸孔叢子其不濟河還息鄹作操家語與孔叢子同

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翺翔于衞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子路問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

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順與色不悅與古之人有言曰人與己與不女欺

人與己與之言正中子路之蔽事親而不以孝稱豈親之難事與盡己猶有未盡其道故爾凡百皆然志曰治人不治反其智愛人不親反其仁此曰人與己與言不在人而在己此語不女欺

今盡力養親而無三者之闕何爲無孝之名乎孔子曰由女志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

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行修而名自立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何謂無孝名乎

前言三者之闕使求諸己次言行旣修而名不彰者友之罪使無出位而侵友之職又曰行修而名自立終欲使毋求諸外君子自當篤行交賢名自隨之

孔子厄於陳蔡之閒弟子餒病孔子弦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女君子好樂爲無驕也

君子謂貴人在位者樂所以節其淫是無驕也

小人好樂爲無懾也

小人謂失位而賤者孔子自謂也雖窮厄而無懾故好樂

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乎

諷子路不知我

子路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俗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歌予和女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

史記云孔子狀類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遂圍孔子

子貢問曰賜旣爲人下矣而未知爲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汨之深則出泉樹其壤則百穀滋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意（不以爲意）恢其志而無不容

子貢未知道故姑使恢之歟恢容習熟則復乎本有之大矣抑記者差其旨歟

爲人下者以此

夫道一而已矣隨所問隨所宜因以明之

孔子適衛路出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爲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喟然歎曰昔吾從夫子遇難于匡又伐樹于宋

王肅曰孔子與弟子行禮於大樹之下史記作習禮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

今遇困於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於難寧我鬬死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以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

史記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

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哉靈公曰吾大夫以爲蒲者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王肅曰無戰意）吾所伐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卒不果伐他日

靈公問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

五帝第五十二

季康子問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者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

木春火夏金秋水冬或曰土旺於夏之季或曰土旺四季或曰土偏於四時

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爲明王者死而配五行是以大皡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皡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大皡氏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

觀孔子之言則自大皡而上未有帝王出而統治天下者至大皡郎伏羲始作八卦造書契始修大君之政始稱木德以配天使後世知居帝王之位者必德

配天而後可

康子曰吾聞勾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之（是間疑闕神二字）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大皡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皡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爲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爲官職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

帝康子曰如此之言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所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

王肅曰怪木家而尙赤所以問也

孔子曰所尙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

自所王之德外餘皆爲次焉

夏后氏以金德王而尙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

鐵色馬戎事用馬多矣豈能一一皆驪其以三代時用衆不多其車寡耶

牲用玄

夏后氏不用金德之白而尙黑者何也本德不用其先聖王特以明道即使人思而覺耶易曰無思無爲者此也文王不識不知者此也或者難曰本德不可用也何必尊尙耶應之曰易代改號雖聖德足以服天下其間不無小人或有異志則更所尙之色以一天下之心此弭亂之道聖王憂民之心也

殷人用水德王尙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

王肅云白色馬

牲用白周人以木德王尙赤大事斂用日出

日中白日出赤

戎事乘騵牲用騂

騂赤色而周禮牧人陽祀騂牲陰祀黝牲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外祭用尨何也非皆用騂牲尙騂牲而貴之也與

此三代之所以不同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尙者何色

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尙黃舜以水德王色尙青

王肅謂土家宜尙白土者五行之主王於四季五行用事先起於木色青殷水家宜尙青而尙白者避土

家之尙青嗚呼王說穿鑿甚矣使古果有是說則孔子宜具釋康子必請所疑今孔子不言康子不疑而不問者以孔子所言明白無可疑者孔子所言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言其餘皆爲次惟王者所欲尙則尙之別無義也當時語話詳明記者約其言惟曰次焉致後學生疑古記多此類

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得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衆矣惟勾能兼食於社而棄爲稷神易代奉之無

能謚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大皞以降逮於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

命性第五十三

魯哀公問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人始生而有不具者五焉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

煦音詡又吁句反煦烝也俗謂之變烝

然後有見八月而生齒然後能食朞而生臏然後能行三年顋合然後能言十有六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齓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齓

本作齓又謹初靳二反說文云毀齒也

十有四而化

少陰之數八少陽之數七二七十四

一陽一陰奇耦相配然後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於此也

人之性命卽道而未有知之者故孔子因哀公之問以言之命者性之始虛名爾非有命性之二體也曰分者何也道則一人則衆因人之常情而言自一而散殊故曰分於道自形而言也人與道實未始分也分則異矣何以曰道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則人之用無非道者分形於至一之中謂之性故性未始不一以一陽一陰奇耦相配謂之道合化成嗚呼聖人之明道如此切的彼不知道與知道之未大明者安知斯妙易曰歸妹天地之大道也又曰男女正天地

之大義也昏禮行事必用昏昕所以示陰陽之交天人無二道也人惟動於意欲始邪始淫而失道矣有始必有終者形氣也性命之妙有淸明而無生死也曰形於此者於此著明也非形氣之形也惜乎哀公之不能深悟其旨又不能致疑而發問也孔子曰淸明在躬又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曾子曰皜皜此有所見矣亦可以言形矣而實無體

公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而禮男必三十而有室女必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晩哉

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自婚矣羣生閉藏乎陰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女窮天數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

正歲夏正九月霜降九者天數之窮又爲化育之始因時合偶所以配天也又況婦功是時亦成

冰泮而農桑始婚禮而殺於此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

易曰乾道成男男卽天道顧人自不知天生萬物男

子亦生子姓立萬事亦明天人一道

知可爲知不可爲知可言知不可言知可行知不可行者也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謂之知所以效匹夫之聽也（王肅曰聽宜爲德）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

勞勤而任其理之所當爲亦足以長益其家事

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旣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

鄭康成曰酌而無酬酢曰醮冠禮醮無酬酢婚禮父醴女而俟迎者不言女有酬酢故曰醮故再嫁謂之再醮與

教令不出於閨門事在供酒食而已無閫外之非儀也不越境而奔喪事無擅爲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游庭夜行以火所以效匹婦之德也

參知謂從夫而請於姑舅與

孔子遂言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者亂家子者世有刑人子者

遭刑之人有惡德

有惡疾子者

喪父長子者

慮其氣類相傳

無父兄主之慮無檢束凡此五不取之意所以謹其始故卒曰重婚姻之始也

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者無子者淫僻者嫉妬者惡疾者多口舌者竊盜者三不去者謂有所取無所歸與共更三年之喪先貧賤後富貴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孔文子第五十四

衛孔文子將攻太叔疾

文子使太叔出其妻而以女妻之疾誘其初妻之娣爲之立宮與文子女如二妻文子怒

孔子舍蘧伯玉家就訪焉孔子曰簠簋之事則嘗學之矣兵甲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乎孔子之始至衛也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音求）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悅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言問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乃所以失之也人旣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也

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爲亂不敢捨其重器而行盡寘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吾知其爲罪人未知其爲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素規去就尸利攜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衛孫文子得罪於獻公居戚公卒未葬文子擊鐘焉延陵季子適晉過戚聞之曰異哉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也懼猶未也又何樂焉君又在殯可乎文子於是終身不聽琴瑟孔子聞之曰季子能以義正人文子能克己服義可謂善改矣齊伐魯季康子使冉求率左師樊遲爲右師入齊軍齊軍遁冉有用戈故能入焉孔子聞之曰義也季孫謂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卽學之孔子孔子大聖無不該文武並用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季孫悅樊遲以告孔子子曰季孫可謂悅人之有能矣南宮說仲孫何忌旣除喪而昭公在外未

之命也定公卽位乃命之辭曰先臣有遺命焉屬家老使二臣必事孔子而學禮以定其位公許之二子學於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云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可則傚矣懲己所病以誨其嗣大雅所謂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是類也夫

昭公如楚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又不能答郊勞故懲己所病誨其嗣使學於孔子孔子前稱季孫此稱孟僖子不以人之悅己崇己爲嫌者聖人無己私故也

楚靈王汰侈右尹子革侍坐（子革鄭丹）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夫良史者記君之過揚君之善而此子以潤辭爲官不可爲良史臣又嘗問焉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將徧行天下使皆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春秋傳祇作祗）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乎（春秋傳無乎字）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式者發語助辭）刑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王肅曰刑傷民力用之不節無有醉飽之心言無厭足春秋傳刑作形

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孔子讀其志曰古者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子革之非左史所以風也稱詩以諫順哉叔孫穆子避難奔齊宿於庚宗之邑庚宗寡婦通焉而生牛穆子返魯以牛爲內豎相家牛讒叔孫二子殺之叔孫有病牛不通其饋不食而死牛遂輔叔孫庶子昭而立之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旣立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嫡立庶又披其邑以求舍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遂殺豎牛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以立己爲功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昭子有焉

寬猛第五十五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

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苻音蒲）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孔子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云民亦勞止汔（許訖反）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

孔子善子太叔能糾之以猛而言則悔以寬和始終

首言施之以寬次言平之以和又言和之至聖人深慮人之復偏於猛也

及子產卒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吳伐陳楚昭王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

杜預曰前已敗於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

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

申子西結子期啓子閭皆昭王兄

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昭王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

杜預曰日爲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爲當王身雲在楚上惟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

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及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

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

家語有作在其行作厥道滅而作底滅

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昭王無我惟道義之從略不以死亡爲義故曰知大道

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與子西

子期謀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衛孔文子之將攻大叔訪於孔子孔子曰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文子遽止之將止

聖人無意必

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孔子孔子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孔子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

此據春秋左傳國語云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家語先載國語次載左傳首言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賦焉聘禮十斗曰斛十六斗曰藪十藪曰秉今文藪為逾四秉曰筥四筥曰稷國語韋昭注曰缶庾也引聘禮十六斗曰庾十庾曰秉秉一百六十斛也稷六百四十斛也賈侍中云田一井也周制十六井賦戎馬一匹牛三頭一井之田而欲出十六井之賦昭謂此數甚多似非也下雖云收田一井凡數從夫井起故云井爾

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春秋哀公十二年用田賦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卽鋤字）商獲獸如麕而肉角以為不祥以賜虞人冉有以告曰豈

天之妖乎孔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魯人聞之乃取之子游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周宗將滅天下無主孰為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杜預謂反袂拭面稱吾道窮非事實曰吾無取焉簡則不敢傳記固多差訛而簡於此未見其為決然非

事實也以眾人而度之則曰何至于泣又曰何爲以麟自喻自矜也是安知聖人大公無私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未爲得道之全喜怒哀樂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豈眾人之所能識況語于游師弟子至情無僞非言於他人

齊陳恆弒其君簡公于舒州孔子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哀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

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春秋左傳公曰子告季孫政在季孫故云論語公曰告夫三子然則公必曰并告二子故論語云

衛孫桓子侵齊遇敗焉齊人乘之新築人仲叔于奚以其眾救桓子桓子乃免衛人以邑賞仲叔于奚于奚辭請曲縣之樂

諸侯斬縣闕其一方其形曲

繁纓以朝

馬纓見禮器郊特牲謂五采交錯如樊纓歟鄭康成改作鞶周禮巾車作樊

許之書在三官

王肅云司徒書名司馬書服司空書勳

子路仕衛見其故以訪孔子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安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樊遲問曰鮑牽事齊君執政不撓可謂忠矣而君刖之其

爲至闇乎孔子曰古之士國有道則盡忠以輔之無道則退身以避之今鮑莊子食於淫亂之朝不量主之明闇以受大刑是智之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傾向日隨日以轉）子貢問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夫子作春秋云天王狩于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爲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惟知者不失理子張問曰禮三十而室昔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何謂也曩者師聞諸夫

字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爲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能圖室家之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歿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爲天子其如舜何季桓子問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勵其世臣故稱焉桓子曰天子之

臣有大功者則既然矣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曰勞能定國功加於民大臣死難雖食之公廟可也桓子曰其位次如何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定公問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臣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

威威顯民何謂也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

　庸庸祗祗威威皆道

夫能用可用則正治矣

　正政也

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服刑恤矣

　其可以威畏之者則畏之是慎於用刑是謂恤也

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孔子見齊景公梁丘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臣

有辭焉是故遲公笑而目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慎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慎矣孔子對曰昔康叔封衞統三監之地命爲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敕誡之文其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并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己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有過言則安得聞君子之教也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及太甲祖乙武丁天下之

大君夫太甲爲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大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以除過太甲卽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於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季桓子以粟千鍾餼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辭旣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也對曰季孫以爲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爲季孫之惠且以爲寵也夫受人之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子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爲同官聞諸老耼昔者虢叔閎天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王及虢叔死四人者爲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禮者行之也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旣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尙賢哉子路愀然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己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爲尙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孔子適齊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旣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爲榮而降階以遠自絕於寡人未知所以爲罪孔子對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孔子使宰我使于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我以遺孔子焉宰我曰夫子無以此爲也王曰何故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尙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彫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靡麗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我歸以告孔子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

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子之言行事之實也子曰夫言貫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顔讎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之衛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爲多故二三子行其欲由也成其義非女之

所知也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恥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右手執轡左手運策不亦速乎若使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

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尙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川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爲內外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匱其其生飢寒切於身而不爲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眚夫赤子知慕其

父母由審故也況乎爲政興其賢而廢其不賢以化民乎知審此二者則上盜先息子張問曰書云茲殷罰有倫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每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爲限是故知法之難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獄今之知法者不失其罪不失其罪其於恕寡矣能遠於獄其於防深矣寡恕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爲德也書曰非從維從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況聽訟乎必

盡其辭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而民怨故善聽者聽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亡僭亂辭仲弓問書曰哀敬折獄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賤哀孤獨及鰥寡老弱

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音咫說文開也猶濫歟）故有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子張問書曰若保赤子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愛民而重棄之也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子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將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於夫子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夫子閒居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懈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

道德非外惟好學不懈而已矣書云后克艱臣克艱政乃乂民敏德

子思問曰爲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用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失能者由不明也其君以譽爲賞以毀爲罰賢者不居焉子思問曰亟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化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

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哀公使以幣如衞迎孔子而卒不能當故夫子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峛崺其阪

峛崺山卑長也或作邐迤音同

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回慮題彼泰山

題其題之訛歟視也音悌

鬱確其高梁甫回連枳棘充路

言天下有人欲用事如枳棘充路

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

賢如晏子子西猶以私不以公而況於他乎程子華故深責晏子

惟以永歎涕霣潺湲（霣音隕說文雨也） 孔子弟子梁鱣字叔魚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爲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子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琁年相比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

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悅曰聞子之名不覩子之形久矣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爲高淵海之爲大惜乎夫子之不逢明王道德不加於民而將垂寶以貽後世退而謂南宮敬叔曰今孔子先聖之嗣自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讓天所祚也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乃論百家之遺記攷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明易道垂後爲法文德著矣凡所教誨三千餘人或者天欲素王之乎夫何其盛也敬叔曰殆如吾子之言吾聞聖人之後而非繼世之統其必興者焉今孔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之無窮雖欲辭天之祚故未得耳子貢聞之以二子之言告孔子子曰豈若是哉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吾志天何與焉

孔子明此心卽道道者天人之所同而二子乃求諸外

魯哀公十有六年夏

左氏傳四月己丑孔子卒杜預注云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然一行謂長曆多差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

曳杖則手背而向後矣故曰負

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萎紆危反）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歿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封者焉

鄭康成云封築土爲壟堂形四方而高坊形旁殺平上而長夏大也鄭止謂門廡未安覆夏屋下廣而上

銳斧則下不廣而上銳夫子從若斧者取其易成而難登歟其狀似馬鬣

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先聖大訓卷之六

歲辛酉冬春鼎由武義調慈谿縣之北郊爲宋大儒楊文元公故里肅衣冠拜祠下詢訪後裔亦旣式微公之著述甚夥惟　先聖大訓六卷棃棗尚存然已殘缺失次輒而編之計少十七頁商之寧郡教授丁君杰思所以補之求之藏書之家鮮有存者積兩年始集原刻適如缺數是書自前明萬曆乙卯郡守張公與邑令陳其柱重刊於久燬之後今旣百九十餘年缺者補之存者猶未盡遺剝蝕固自有神靈呵護其間行將歸公之裔孫世世守之當與紫陽諸編並垂不朽也嘉慶九年甲子慈谿縣知縣楚黃袁春鼎謹跋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０４０
作者=
页数=７９６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